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八・經部・書類

尚書補疏二卷 〔清〕焦循撰 …… 一

尚書序録一卷 〔清〕胡秉虔撰 …… 二一

尚書隸古定釋文八卷 〔清〕李遇孫撰 …… 三五

尚書證義二十八卷 〔清〕周用錫撰 …… 七五

尚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 〔清〕劉逢禄撰 …… 一八五

書序述聞一卷 〔清〕劉逢禄撰 …… 三五一

尚書略説二卷 〔清〕宋翔鳳撰 …… 三七九

尚書譜一卷 〔清〕宋翔鳳撰 …… 三九五

尚書集解三十卷 〔清〕卞斌撰 …… 四〇七

書古微十二卷首一卷 〔清〕魏源撰 …… 四七五

尚書啟幪五卷 〔清〕黄式三撰 …… 六七九

尚書餘論一卷 〔清〕丁晏撰 …… 八一九

尚書補疏叙

東晉晚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援輯馬

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臯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臯陶若亦以臯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臯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曰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

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晳等之

本叙原缺

尚書補疏卷上

江都焦循學

曰若稽古帝堯傳若順稽攷也能順攷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循按謂堯同天固非謂堯考古亦未善伏容曼注周易蠱卦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見李鼎祚周易集解蠱通古古卽故也帝堯二字當不連上四字曰若稽古乃史臣之言於堯殂落後書其故事故云稽古乃自今述古之稱若書當時之事則不加此四字也

黎民於變時雍傳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循按傳以皆字釋於字正義解作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非傳義也廣雅釋言諸於也又釋詁諸衆也傳以諸義同皆故以皆字釋之其實爾雅訓於爲代代猶更也於變卽代變代變卽更變耳

共工方鳩僝功傳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循按傳中兩見字疑皆是具字之譌正義言僝然見之狀非是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

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

循按正義中夾以議論如此經放齊驩兜等辨其才實中品未為大惡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然則孔子手訂百篇乃首登此史臣不實之辭乎葢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羲農以前人苦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旣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辭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而堯典首指兩端一則靜言庸違一則方命圮族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績用弗成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於是指一丹朱曰嚚訟指一共工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指一鯀曰方命圮族所以告天下後世凡嚚訟者不可順天時而成民功也凡靜言者當察其庸違象恭者當察其滔天不可以聚諸職而具功事也方命圮族似正人君子而不學無術試之終績用弗成也聖人重事功彼嚚訟者徒以言爭而事不成靜言象恭者徒炫惑人之耳目而事不成即方正自命矯異於人者亦徒驚愚而竦衆而事亦不成故史書書之孔子手訂百篇而首冠之為萬世用人之法孔穎達識疏論鄙淺之乎測聖人矣

蕩蕩懷山襄陵傳襄上也

循按釋言以襄為駕駕猶加也上猶尚也尚與加同義尚於陵即加於陵加於陵即駕於陵也

方命圮族傳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敗善類

循按正義云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此讀傳中名字為句則經文命圮族三字連貫矣然傳以名訓命命字連名字經文自方命二字一頓葢鯀以方自命而毀敗同類之人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即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鯀以方正自命不能旁通絜矩自用侮物與共工又自不同故共工但一驩兜比之而鯀則朝臣共以為善四岳且特請試之則當時固多以正人君子許之而不知聖人之用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鯀之方命圮族正與虞舜相反後人自命君子與同類相傾軋即鯀之流也鄭康成解方為放謂放棄教命若果不遵教命志在姦回四岳何得特稱之堯又何必試

之經但云圮族不必是毀害善類亦不必有姦回之
志卽此自命爲方直而不與人同自專自用卽足以
誤事功而禍天下爲聖人誅殛所必及楚辭女嬃之
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鯀倖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
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以
鯀之婞直擬屈原正以其孤立不與人同耳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
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循按江氏聲古文尚書集注音疏云烝烝孝也惠松
厓先生曰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

古尚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
厚以奉養使不至於姦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
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葢孔穎達必見漢
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
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
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
故必厚以養之姦私也瞽瞍葢亦市井之人營營於
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
所欲而滿所願豈尚與人爭利乎所以不至於私聖
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今之孝者能養而

不能敬固不可以爲至孝舍厚養而但言克諧吾未
見其卽諧也菽水承懽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
也
釐降二女于嬀汭【傳】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
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循按傳訓釐爲理又以理爲義理卽史記謂內行彌
謹也序帝釐下土方傳云言舜理四方諸侯
【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循按閻氏百詩云今之堯典舜典原只名堯典、一篇
別有逸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愼徽五典直接

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
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
中而遂不可合矣惠氏定宇云伏生尚書無舜典自
粤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
書只如此故司馬遷撰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
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
八載放勛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徽五典以
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
與孟子相刺謬乎王氏西莊本此於孟子外備引王
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寵言晉武帝初幽州

秀才張髦上疏以及儀禮疏公羊疏凡引今舜典文皆稱堯典於是學者著書皆以舜典爲已亡而合曰若稽古以下陟方以上爲堯典惟毛氏大可作舜典補亡謂愼徽五典以後至放勳徂落尙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秪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徂落以前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眞舜典矣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撥皆不用原文苐襲其大略然踪跡可見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

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尙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然以序核之序也者馬氏鄭氏皆以爲孔子所作而皆爲之注其序堯典云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氏注則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居然堯典之界止於舜攝不闌入舜郎眞以後毛氏之言信矣而序舜典則本諸側微卽側陋有鰥云云也歷試諸難卽愼徽五典云云也鄭氏以入麓伐木注之入麓正指納于大

麓則不特序以愼徽等爲歷試諸難卽鄭康成亦儼然以納于大麓爲舜典則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者正不得專屬之僞孔如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共爲一篇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亦利刃不能截之使斷者也卽鄭氏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而其後王釋冕云云自與上麻冕黼裳相貫康王報誥卽向太保芮伯等而言則高祖寡命亦烏得畫然而止而顧命與康王之誥兩序明分序康王之誥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其原本於顧命猶舜典序原本於側陋有鰥也以此例之竊謂舜典之於堯典猶

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前亦無庸補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臣叙堯之首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史臣借衆言卽爲叙舜之首瞽子嫣汭共家世里居亦著矣釐降以下四罪以前叙舜事而堯仍在上則不得專爲舜典放勳殂落以後專叙舜事亦不得仍爲堯典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殂落爲終舜典以有鰥在下曰虞舜爲首以陟方爲終首尾並具了然兩紀而中間互相叙發此文中神品馬遷每效之而遠莫能企經生何足知之堯舜承伏羲神農黃帝其通變神化首以欽

明至時雍四十八字渾叙之乃命羲和以下詳述堯治秝明時之教迎日推筴雖自軒轅至堯創爲實測之法立表四方定中氣步分至綜歲實置閏月爲萬世授時者則其後則叙其求賢用人以互入舜事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十六字述舜家居孝友精微簡妙觀刑至烈風雷雨弗迷叙堯試舜即叙舜之才德在琁機玉衡制器以補堯治秝所未備類帝以下若班瑞若巡守若封山濬川若作刑皆前聖所未定舜攝代堯定之開三代制度之先既受禪命二十二人官無不備禮樂刑教無不章明其

平水土一事歸功伯禹別詳禹貢凡舜所創制已無不具別無所爲舜典矣毛氏據史記以定堯典舜典是也乃史記以舜攝堯在二十八載之事屬之堯而以父頑母嚚及四岳薦舜二女嬪虞出而屬之舜於互叙之指固已井然可見其塗㢛穿井元愷四凶等則雜取孟子左傳諸書毛氏以爲舜典所有取以補亡失之矣竊謂大學引克明峻德稱爲帝典帝則兼堯舜言之葢以一篇言則曰帝典以兩篇言則過密八音之前爲堯典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舜典固未嘗亡亦無容補也識者察之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循按史記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傳說與之異自以孔傳爲僞遂多從史記說孔傳之僞余不爲左袒若以二說審之則傳說爲勝是時舜已在位試司徒爲上賓矣本鄭氏注入山林豈一人徒行何必不避風雷聖人迅雷風烈必變舜乃不畏天怒先聖後聖義何乖異且舜是時必有輿從假令衆人同已冒於風雨之中不情甚矣余見村屺釣叟

往往乘大雷雨時頁蓬衣蓑行坐隈野未嘗或懼舜而如是亦仍歷山雷澤時之故習耳漢書于定國傳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以詔條責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能毋過者其爲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思惟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此詔正用舜事舜納大錄則雷雨弗迷災咎不發今定國納大錄而陰陽

不調是宜罷職去位漢帝作慰辭謂非顓定國一人之咎而歸咎於己乃因舜事而曲原之故曰不爲一端可見當時爲尚書說者同於傳說太史公每載異聞未可概也德合於天與孟子百神享之之義正同論衡吉驗篇云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此史記之說也其正說篇引說尚書者云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以大麓爲大錄與詔同而以疾風大雨

爲衆多並吉之譬喻則殊陰陽不調之說宜仲任以爲僞伏生書大傳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鄭康成注云山足曰麓麓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使大錄之此雖以大麓爲野而鄭兼以大錄解之則謂爲壇攝位之日無烈風雷雨猶云會朝清明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循按廣雅云象效也法與效義同有所效法則謂之象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像似也有所效法則有所似續象刑者古所傳之五刑舜似續之者也對下三作字而言作者古所無自舜創始之也墨劓剕宮大辟之刑自古傳之舜不廢之故曰象流宥五刑亦自古傳之舜象之而不廢者也然宥之爲流其罪已不可赦舜思小懲而大戒之作鞭扑贖三刑懲之於罪未成之先使之知耻知改不致罪大惡極則五刑雖不廢而犯者寡矣必小懲之而不大戒至於

怙終而後以五刑施之舜不廢五刑而作鞭扑贖三刑以刑免天下之刑非通變神化何以有此故封山濬川之後即詳爲叙述說者不知象字作字之義造爲蒙巾當墨草纓當劓菲履當刖艾韠當宮之說已爲荀卿所斥聖人制作之神詎書生之見所能測哉

分北三苗【傳】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循按三國志注虞翻云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傳以分北即分別耳正義以分爲別以北爲背非傳義益稷傳云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分別二字正用此經分北北從兩八與南北之北不同

序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傳凡三篇

循按今大禹謨信爲僞撰矣而分臯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馬鄭王所據書序名棄稷非益稷然則大禹謨棄稷兩篇俱亡其曰若稽古臯陶至帝拜曰俞往欽哉第皆臯陶謨一篇而已但序文有可疑者云作大禹臯陶謨以序稱康誥酒誥梓材例則大禹下省一謨字乃先大禹次臯陶而上則先云臯陶矢厥謨次云禹成厥功且以矢謨專屬臯陶而大禹不言謨似此三篇者大禹二字名篇與棄稷同不名大

禹謨也又卽臯陶謨一篇思之首紀臯陶之言所謂臯陶矢厥謨也帝曰來禹以下則禹自述其乘四載隨山刊木弼成五服曰各迪有功曰時乃功則禹成厥功似卽指此竊謂此一篇爲大禹臯陶謨經文先臯陶次禹故序依之爲先後而書作於夏史故先大禹而後臯陶今所分益稷篇正大禹述成功之謨原是臯陶兩人之言則分兩篇乃實是一篇故不曰臯陶謨大禹謨而曰大禹臯陶謨觀序文互爲先後可見其意至棄稷自紀稷契之言閻氏百詩云揚子雲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臯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邪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臯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作何語

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

循按堯典克明俊德鄭氏以俊德爲賢才兼人者兼人則不執一故下經言九經之目爲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然則徒寬而不栗徒彊而不義不可爲德洪範三

德高明柔克沉潛剛克鄭亦云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樂記云禮樂皆得謂之有德禮主敬樂主和皆得亦相兼而不執一矣德字始見堯典而其義莫明於此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得於身爲德道兼陰陽則德參禮樂九家易云陰陽交通謂之德素問氣厥論云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王冰注云食亦者食入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亦易也骨空論云易髓無空王冰注云易亦也列子黃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云亦當作易是古亦易通用亦行者易行也變易其行則寬而栗彊而義不執於一矣故

變易其行者有九德九而字卽變化移易之義所謂
君子有三變變者易也行爲易行指而目之卽爲易
言方指之爲寬爲柔爲愿又易而言其爲栗爲立爲
恭方指之爲亂爲擾爲直又易而言其爲敬爲毅爲
溫方指之爲簡爲剛爲彊又易而言其爲廉爲塞爲
義其行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行有九德因而言
之者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言其人有德乃言曰
載采采卽易言其人有德也上采字指寬柔愿亂擾
直簡剛彊下采字指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采采者
不一事卽不一行不一言鄭注謂上下相協乃成其

德是也亦本兩相須之意公羊昭十七年何休注義通於奕獨
斷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相連卽相兼亦奕奕二字皆
訓重采采不一采故重也乃傳以人性二字解亦字
鄭亦云凡人之性有異未詳所謂

夙夜浚明有家傳浚須也

循按傳讀浚爲逡遁之逡逡遁不進是有待之義故
訓須也

粉米黼黻絺繡傳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
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循按說文黹部云黹箴縷所紩衣黼黻粉三字皆從
之糸部云䌛繡文如聚米也釋文粉米說文作黺䊚徐本作䌛然則
黺䌛黼黻皆繡文凡繡以葛爲質箴縷密紩五色相
間故云絺繡伏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
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此五色爲上衣之文其下
裳用絺繡所爲黺䊚黼黻葢裳下齊緣邊之飾今俗
所云鑲邊掛線者正此遺制也其最下一層用青黑
相間繡作兩己相背形牽連爲折方今俗作亞字文
其遺象也是爲黻次一層用白黑相間繡作斧形牽
連爲半圓今俗作雲文其遺象也是爲黼又其上作
小圓爲粟文者䊚也作冰裂文者黺也觀商周彝鼎

其上文多有類此者可想見其象故虎蜼之文同於
彝尊卽以宗彝名之陳祥道禮書依此傳爲圖謂斧
刃白而銎黑兩己相背葢左青而右黑施之於裳殊
不成體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火三列黻三列注云
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
緣㡭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正義云緣荒邊爲
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黼文之上
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黻三列者又
畫爲兩己相背爲三行也按此云緣邊爲黼文是也
可知裳亦緣邊爲黼文黻文也火三列者爲璪火之

文三層也敵三列者爲亞字文三層也

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傳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

循按正義以頟頟爲無休息之意傳葢讀頟爲雒漢龍頟侯一作龍雒侯雒同洛廣雅云洛繹也洛繹猶駱驛成公綏嘯賦聲駱驛而響連文選注以駱驛爲不絕貌駱亦與雒通不絕即無休息也鄭康成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此以頟頟二字連下罔水行舟以罔水爲無水故解爲陸地行舟鄭云水已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氾濫已平亦是以罔水爲無水無水推行正與傳陸地之說同不然舟在水何用推行且使在江河溪澗之中則居舟而行何分水已治未治惟本陸地因鴻水氾濫人居舟中今水已落仍爲陸地而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如此推鄭義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鄭雖以頟頟屬行舟而上亦連罔晝夜謂無晝夜頟頟罔水行舟其讀頟頟或亦如傳讀爲雒雒爲駱驛無休息也

導菏澤傳菏澤在胡陵

循按說文菏澤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許叔重亦以湖陵菏水爲菏澤水下導沇又東至于菏傳云菏澤之水別詳禹貢班志鄭注釋

三百里蠻傳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禹貢此文師古曰蠻謂以文德蠻幕而覆之以幕解蠻以覆明幕師古以幕古通漫漫慢亦通馬氏訓蠻爲慢故顏氏變慢爲幕耳師古此注本諸孔傳而幕覆與蠻來之義終有未合玩傳用來字葢讀蠻爲攣攣之義爲係爲引彎亦訓引謂以文德引來之不以法制之不制以法法字對德字也鄭康成讀蠻爲緜詩以緜蠻爲雙聲緜蠻亦稱緜攣張衡思元賦云毋緜攣以倖己兮文選注引舊注云緜攣係貌讀緡讀攣其義一也攣係而來即羈縻其人正義謂緡是繩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尚未得鄭孔之指

姪廷琮琥校字

尚書補疏卷上終

尚書補疏卷下

江都焦循學

【序】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

循按說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方言廣雅皆以代訓庸代亦更也孟子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此序義與之合思庸謂思更改即悔過自怨自艾之謂

率籲衆慼【傳】籲和也

循按說文籲讀與籥同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

也又龢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調和之和即取義於龠龠與籥同傳讀籲爲籥故訓爲和謂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籲即裕是寬意故爲和未得傳讀鄭注禮云籥如笛三孔是籥即龠

不昏作勞【傳】昏强

循按鄭氏讀昏爲暋訓爲勉勉即强也正義謂與孔不同未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循按正義解爲和喻善言於百官是以吉訓善經云和吉言傳絕不解說吉字而增入喻字直以喻字夾入和吉言之中非傳義也推究傳義葢經文吉字傳本作告字說文廣雅皆云諭告也諭即喻傳以喻字解告言二字故云和喻百官禮記緇衣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春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云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然則吉告二字古多以傳寫互譌此吉言之吉孔傳本或作告或是孔傳讀吉爲告也

汝無侮老成人【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循按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以老字加侮字上是以其老而侮之故傳云侮老之必其人已老乃侮老

之則成人是老成人故傳以老成人解成人經用老字在侮上則成人之老可知古人屬文簡奥多若此今作汝無侮老成人失經文之妙傳義乃不明

無弱孤有幼【傳】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循按傳以易字解弱字左傳襄十七年華臣弱皋比之室杜注云弱侵易之

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

循按周禮司門四方之賓客造焉儀禮造于西階下注皆訓造爲至釋文引馬訓造爲爲則不可說矣傳慢字解褻字慢者綏也有綏慢不至者則不能咸至

矣余謂說文訓褻爲私服此勿褻之褻宜作私字解與上咸字爲對咸至欲衆民皆至於庭也下云勿褻在王庭五字連讀卽足上咸造之義皆在王庭則公不皆在王庭則私故云咸至勿私在王庭也

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循按楚辭抽思云何回極之浮浮王逸章句云浮浮行貌廣雅云浮浮行也

敢恭生生傳敢奉用進進於善者

循按盤庚凡四言生生傳皆以進進解之意殊不豁

余謂易傳云生生之謂易孔子正取此生生二字爲易字訓釋易者改變之義可與此經互明此經生生指遷徙言謂變通也汝萬民乃不生生謂萬民不肯從遷是不知變通也往哉生生謂往遷新邑則能變通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謂朕不任好貨而勇於奉此變通之道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謂爾等亦無聚貨寶其以變通之道自更改也鄭康成注泉府國服爲息言稱貸者加息以償貸者得取息以爲利則財貨生生不窮亦謂交易變通則財貨不窮

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傳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

循按傳以天曷二字貫下大命不摯故於下句壘用何以二字以明之史記云大命胡不至亦增胡字以明之未可依史記謂孔傳本經有胡字說文勢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勢讀若摯無胡字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子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循按釋文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正義以刻爲傷害之意蓋以馬氏侵刻爲傳解也然言其

賢而請立不可爲侵刻傷害之玩傳云病子不得立則當如堯舜其猶病諸之病刻之訓爲極爲急趙岐注孟子云病極也詩召旻箋云疾猶急也故刻之義與病同高誘注呂覽處方篇云刻亦急也注達鬱篇云刻盡也盡與極同刻訓盡猶該訓備傳以我久知子賢解舊字以言於帝乙欲立子解云字以病子不得立解刻子二字以宜爲殷後者子解王子二字不出我乃顛隮六字爲句然經止言我舊云刻子其他云云經文無之王充論衡本性篇引作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說尤

爲不辭於經文殊費辭說而不能達余謂刻子卽箕
子也易箕子之明夷劉向荀爽讀箕爲荄淮南子時
則訓爨萁高誘注云萁讀荄備之荄古荄萁音通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用起字明荄字以起荄聲相近也又侅奇侅非常也以奇連侅奇侅音近相疊也爾雅山無草木峐說文無草木爲屺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言峐猶屺字亥唐亦作期唐刻从
亥與孩荄同箕卽其字釋名亥核也核之與荄猶刻之與孩史記律書箕者言萬物根棋棋卽萁也毛詩傳棘急也與戒音義同棘之爲戒猶刻之爲急急爲箕之入聲戒爲荄之去聲陔亦作陔該亦該備曲禮梁曰薌萁釋文萁字又作箕同音姬語辭也以此推之父師既
云詔王子出迪則已勸微子去矣下云我舊云箕子
王子不出我乃顚隮此乃述其平素私自之言舊久

也謂不特今日因王子問我我始言之且不獨言王
子當去久已言箕子王子兩人皆當出若箕子王子
不出則我殷乃顚隮矣史記引微子不載此文而插
叙箕子佯狂一段云或曰可以去矣正本此舊云箕
子不去之說也父師少師別是二人所謂太師疵少
師彊也傳以當箕子比干而刻子二字遂莫能達耳
董仲舒賢良策云至于殷紂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
入于河海卽指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而言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
循按毛詩魯頌正義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
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
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傳】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循按傳以五是字指多罪逋逃之人尊字解崇字信
用之解是信是使此注當在是信是使句下上用字
解使字下用字解以字
鯀則殛死【傳】放鯀至死不赦
循按釋文殛本作極儀禮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
放也士喪禮纊極二注云極放弦也極有放義孟子

又極之於其所往趙岐注云極者惡而困之也極又
訓已詩鴇羽箋又訓窮樂記注極鯀于羽山放之使居東海
既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
之終死於是呂覽制樂篇注極終也故云至死不赦傳於殛字
之義實能體會至精說文以殊死解之則殛爲斬首
固非鄭志答趙商以爲至死不得返於朝是也而以
殛死爲箕子釋武王之愬所假言亦非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傳】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
守
循按戢字不可解正義云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

傳以戢言之乃上文斂時五福傳直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何得間隔三十餘言而以戢字訓者别斂屬於君此戢屬民殊相差錯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戢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作戢耳疏義強釋作斂戢之戢岳說是也

其作汝用咎【傳】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循按釋文其爲于僞反是讀爲相爲之爲作之義同於爲爲之義有二作之義亦有二爲是發爲之爲則作是動作之作爲是相爲之爲則作是作使之作韋昭晉語注云爲猶使也周禮司士注云作謂使之也

然則傳以爲字解作字其作汝用咎猶云其使汝用咎也正義讀爲平聲云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於爲汝下增入臣字非傳義亦非經義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循按昭二十年傳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仁即愛也謂彼愛其父必來與此經仁字義同傳以順父解若考而以能字加順父之上然則孔傳經文作予仁能若考否則以予仁若考能爲句正義亦云既能順父能字在順父上仁故能若考多材多藝故能事鬼神以多材多藝與仁字對以若考與事鬼神對兩能字相應

王若曰【傳】周公稱成王命

循按鄭康成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傳與王同正義引鄭規之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若是乎尚書正義每多正論王莽因翟義之討依大誥王若曰云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莽擬大誥以喻民必依天下人所共習之義然則西漢人說經固以王若曰爲周公

稱王踐天子之位後漢鄭康成延其說耳王肅之說遠勝於鄭顧西漢人不善說經遂啟王莽之逆後人抑王而右鄭不知其悖戾不特禍於經耳僞孔傳固有勝於眞鄭注者此類是也

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

循按傳以汝字解爾字以盡字解既字以聽訟之理解道字適字未有明解正義以適爲當云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經文適在爾字上正義汝在當字上汝當盡斷獄之道以極其罪則是爲督責之辭

非經義亦非傳義適訓當亦訓如宜解爲如得其情之如謂有大罪非終乃惟災眚如爾盡聽訟之道以窮極其罪之大然是人既非終乃惟眚災矣則不可殺傳以聽訟之理解道字則斯時所以勅康叔者勅其大罪之中知其非終非勅其窮極其罪也玩下云亦不可殺亦字從適字轉出傳雖未明破適字而適字之義自見

矧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循按廣雅崇宗並爲聚隱公六年左傳芟夷蘊崇之

杜注蘊積也崇聚也

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傳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紂衆羣臣用酒沈荒

循按正義云用者解經之自是自酒卽用酒正義申傳是也然經文庶羣自飲承上民怨則自字不必他解葢謂民則怨矣而紂之羣臣自沈于酒而不顧民之讟也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人者當寬宥之

循按戕敗人不可以宥惟過誤戕敗人乃可以宥傳於戕敗人上增加過誤二字者貫上君事知之也傳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爲字讀去聲謂因君之事而戕敗人非由有挾故行殘害所以爲過誤可寬恕也傳讀君事戕敗人五字一氣正義未得傳義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傳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

循按傳以敬養解敬字以寡弱解寡字以存恤解屬字以妾婦解婦字其意甚明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恩相連續卽存邮之意釋文音屬爲蜀妾之事妻也正義云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

於人故名屬婦此以傳之妾字解屬字非是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

循按廣雅效驗也傳以實字明效字謂驗實其所施也

天迪格保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

循按格之訓至固矣而格至均有變更之義故論語有恥且格謂民變化於善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變化君心之非也易至哉坤元至卽謂能變通含此以至彼格保者謂天改變其保夏而爲保

殷也

不其延傳言桀不謀長久

循按爾雅釋詁基謀也孔子閒居引周頌夙夜基命宥密作夙夜其命宥密注云詩讀其爲基基謀也此傳以長久解延字以不謀解不其葢讀其爲基正與孔子閒居同正義未能疏通證明漫衍云有夏桀不其長久日本足利學據疏反改傳爲不其長久而以爲唐以前古本不亦枉乎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循按正義云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又云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以傳衡之未能通達傳訓淫爲過見大禹謨傳葢讀淫字爲句勿用小民過謂勿用小民至於太過也用非彝冒上勿字勿用小民淫爲重民勿用非彝爲秉常也

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循按傳讀已一字爲句謂歎辭也已矣二字起下正義以傳讀予往已爲句非是公定予往一句予字旣屬上定字又屬下往字故傳言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也從公言卽從公之安定也

在十有二月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循按爾雅釋詁在卒同訓終釋名終盡也傳用釋詁訓在爲終故云盡也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傳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爲敬

循按爾雅釋言逸過也盤庚作乃逸傳云逸過也立政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傳云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傳於大淫泆讀泆爲逸於誕淫厥泆解泆爲過互辭也讀泆爲逸卽是解爲過解泆爲過卽是讀爲逸釋文泆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屑从肙同佾馬之訓過與傳同也

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傳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循按傳以遠字解遐字以惡俗解逖字葢以逖字與下宗字對逖指殷宗指周謂移爾於洛邑遠於殷而近於周也由遠而近遠於周則俗惡近於周則道順惡俗二字從下多遜立義不遜故俗惡遠其遠於周

之惡俗而比其近於周之多遜是自遠而移於近正義謂移徙於遠令汝遠於惡俗又云令去本鄉遠使汝遠於惡俗是以退爲徙於遠以遜爲遠於惡俗未得傳意

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循按釋文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却也釋文以傳讀如字爲賓客之賓也馬訓爲却則讀賓爲擯其音爲殯漢書中山靖王勝對云使夫宗室擯却師古注云擯却謂斥退也擯音必刃反傳云賓外正與擯却義同謂擯而外之也正義未明

王曰又曰

循按正義云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按正義蓋謂王曰又曰即王言又言王曰指以上所言又曰謂以下所言也推多方篇末亦有王曰云云又曰云云則王曰不指以上所己言竊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八字王兩次重疊言之有異辭則多方云王曰我不惟多誥云云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云云此無異辭則不必疊書之而但以王曰又曰標明之如疊書之則宜云王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古史簡而有法但以王曰又曰標之自明其爲疊言矣如石鼓文凡疊字則用二字於本字下不疊書君子員獵員獵員游則於員字下用二於獵字下用二自知其疊員獵二字無容複書也

乃諺（傳）乃叛諺不恭

循按正義引論語由也諺論語今作喭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畔喭即叛諺也邢昺疏引王弼云剛猛也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喭聲近相通

屑有辭（傳）惡事盡有辭說

循按多士大淫泆有辭馬注泆作屑此屑有辭猶云淫泆有辭也泆同逸彼傳解作過而以惡辭明之謂過即惡也此以惡事解屑字正是以屑爲泆以泆爲逸而逸爲過過惡也說文訓惡爲過下文爾乃屑播天命傳云汝乃盡播棄天命以盡解屑與此盡有辭說同屑何以爲盡盡亦過也凡事太過則窮盡傳既云惡事又云盡兼二義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惟我周王善奉於衆

循按靈之訓爲神亦爲善則善之義爲靈爲神易傳

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即此所謂靈承于旅也不執於一隨時爲變通爲靈乃爲善書於善多稱靈靈則能變化故惟人性能轉移則爲性善性善即性靈也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善則變通神化民無能名武定天下未受命故未能盡善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而亦盡乎善矣

自一話一言傳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

循按盤庚乃話民之弗率誕告傳云話善言然則話即言之善者此以一善解一話葢下已有一言則話

專取善義盤庚單云話不云言則話爲善言大雅抑詩愼爾出話毛傳云話善言也亦以詩云話不云言也左氏文公六年傳著之話言注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十八年傳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注云話善也單以善解話亦以經云話兼云言也抑詩又云告之話言毛傳云話言古之善言也襄公十八年傳引此詩注云話善也話言並舉若話爲善言是話言爲善言言不辭甚矣傳解盤庚話字爲善言猶毛公解出話之話爲善言也傳解立政一話一言之話爲善猶毛公解話言爲善言是以善字解話字也

在後之侗傳在文王後之侗稚

循按論語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葢爲僮字之假借釋文引馬作詷云共也在後之共於義爲不達說文詷共也周書曰在夏后之詷經文乃成王自稱之辭不得雜出夏后竊謂夏即後字之譌后則羨文耳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循按廣雅貢獻也獻同於進故以進字解貢字冒字不解而直云冒者康誥我西土惟時怙冒傳云我西

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冒之義爲蒙覆冒被猶覆被也冒進猶蒙進也謂蒙昧而進也無敢昏逾傳解作昏亂逾越即是冒貢于非幾傳以成王既無敢冒貢于非幾又欲保元子無敢昏越也王光祿後案謂傳以冒有進義而貢字無解於義不足未得傳義

鴟義姦宄傳爲鴟鴞之義

循按鄭氏注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與傳義同高郵王氏引之讀義爲俄解爲傾邪反側是矣見經義述聞 鴟字馬氏訓輕竊謂鴟即多方叨懫之

慣說文引周書作叨墾讀若摯忿戾也鴟从氏說文氏至也鴟之爲墾猶氏之爲至墾讀若摯摯卽鷙鴟鴟之鳥鷙戾所以名鴟鴟卽鷙矣墾之爲摯猶輊之爲摯小雅毛傳摯卽輦說文輦抵也廣雅周至也輦低也鄭氏士喪禮注輖墊也輖卽輊字輊卽輦字輦之爲低卽鷙之爲鴟矣鴟取鷙而名鴟亦鵰取鷙而名鵰周氏同訓爲至則鵰鷙亦鴟鷙也𩿨訓鴟爲輕輕葢輊字之譌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循按傳以詳字解清字說文詳審議也精擇也擇與審義相近傳通清爲精也下其審克之傳云其當清察又明清于單辭傳云當清審於單辭清審詳三字互見清問卽審問也民患二字民字解下民患字解鰥寡葢傳以皇帝清問下民鰥寡爲句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循按傳於私家上用成字疑傳之經文或字作成

善叙乃甲胄【傳】善簡汝甲鎧胄兜鍪

循按說文叙擇也擇義與簡同六帖引此經小字注云叙古料字又音僚說文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讀若遼釋文叙了凋反與料音近葢料本量米之名叙爲簡擇之字二字可通後但用料不知有叙耳史記以陳𤰞甲胄釋叙字夏小正十月一月陳筋革省甲兵也省甲兵正是簡料之義太史公用陳字明叙之爲料也六帖引書多不著名未知所出而叙之爲料賴之以明度尚碑敹敵制勝敹卽料亦叙也

我皇多有之【傳】我前多有之

循按傳以前字解皇字正義增成之云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非也詩信南山箋云皇之言往也少儀

注亦云皇讀如歸往之往傳讀皇爲往謂我往時多有之卽前多有之也

尚書補疏卷下終

孫授易詩校字

尚書序錄

尚書序錄　　續谿胡秉虔學

虞書 孔穎達等正義曰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錄曰孔氏序云伏生尚書以舜典合於堯典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據陸氏之云是十二字姚氏所增十六字又姚氏後人所增矣使尚書本有此二十六字伏生雖老何以合舜典於堯典哉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

傳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汨治作興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錄曰劉氏敞七經小傳云共當作丌古文丌與共相近誤爲共耳汨作言所以釐下土興工致治之道九丌乃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爲九篇篇言一州也薛氏季宣尚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記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艮庭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當於方字絕句詩商頌禹敷下土方正同此句讀秉虔案傳意亦似兩方字絕句

槀當從唐石經作稾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

釋文曰矢本又作夫

錄曰抱經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云夫古矢字隷釋成陽令唐扶頌惟直如夫隋書天文志天夫任夫皆作夫秉虔案說文解字無夫字夫葢漢以來俗體耳以爲古字非也

傳曰凡三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因以此二人名篇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宜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別有棄稷篇錄曰孔氏序云伏生尙書益稷合於皐陶謨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錄曰艮庭江氏云不言作禹貢蓋闕也秉虔案江說是也山井鼎七經考文載古本作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釋文曰有扈國名與夏同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錄曰艮庭江氏云太康啓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逸周書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馬融曰須止也書序云避亂於洛汭又云失邦之事無聞惟孔書言后羿距之於河案左傳言羿因夏氏以代夏政未見其爲太康時事姑闕疑焉秉虔案江說是也但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上有啓九辨與九歌兮句故王逸註云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攷墨子非樂篇亦有啓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萬舞奕奕章聞于天等語則五子之歌當爲史臣記五子淫樂之事明失邦之由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傳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錄曰據序云胤往征之則胤不當爲國名故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君尚書注爲人名顧命胤之舞衣鄭注亦云古人之名傳因後出書曰胤侯又曰胤后故以爲胤國之君耳然而地之所在無可攷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傳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釋文曰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正義曰周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未聞也言湯自商邱遷焉以相土居商邱其文見於左傳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邪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鄭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云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皇甫謐云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使亳衆往爲之耕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錄曰亳西沚王氏艮庭江氏皆主鄭注江氏又云亳近商邱故契所封也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契也與舊說異陸氏云五亡篇者謂帝告釐沃及湯征汝鳩汝房也攷大傳載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蓋伏生生當周末秦初之際百篇具有伏生全習之焚燒之後漢求遺書幾得二十九篇其餘簡策難亡而零章斷句伏生尚能記憶故筆之於大傳

耳定宇陳氏櫟曰帝告疑卽帝嚳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傳曰述始征之義也亡

錄曰殷本紀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此尚書之本文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故得載之史記也特序明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則篇中當有伐葛之事恐太史公所載亦非全文而傳以爲亡尤不可解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傳曰鳩方二人湯之賢臣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錄曰二方字史記皆作房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傳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正義曰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今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從而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安邑有鳴條陑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夏桀同以乙卯日亡昆吾在濮陽來安邑欲以衞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傳曰言夏社不可遷之意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正義曰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湯於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卽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疑至臣扈二臣名也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錄曰此變置社稷鄭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旣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傳則云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秉虔案二說不同傳義爲長或曰然則自湯以來革命者多矣何不聞再有遷社稷之事也曰上古人臣有功德於民者莫如句龍與稷故新王受命無所復用其更易耳至於孟子所謂變置社稷則古今注皆云毀其壇壝而更置之非必更易其配食之人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傳曰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錄曰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三朡卽三朡也聲相近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正義曰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

錄曰大坰本紀作泰卷陶徐廣曰一本無陶字索隱云鄒誕生卷作餉又作泂則卷當爲坰竹汀錢氏大昕云卷坰聲相近泰與大古文通仲虺本紀作仲䴉說文無䴉字疑本作䴉荀子作仲蘬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錄曰殷本紀仲虺作誥下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無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此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採入史記者真古文湯誥也與後出尚書迥異案本紀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蓋太史公語

咎單作明居 釋文曰單音善

傳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

正義曰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六

傳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凡三篇其二亡 正義曰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

錄曰艮庭江氏云成湯之沒久矣於此言成湯既沒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爾非謂湯沒之後即為太甲元年也孔氏乃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謚前王而給後學誕妄甚矣西征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眞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厤志所引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生誕資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敘撰三統厤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志的確可信偽作者取其文而失其旨孔傳又為踰月即位之說皆非也商人以丑月為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厤推是年為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厤家以為厤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作偽者改為即位陳訓以祀先王為奠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曾謂伊尹為之乎秉虔案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見於孟子與史記合惟外丙二年作三年為少異而崩年改元尤為失禮之大虛造故實或為後人所藉口者不可以不辨故錄江王二家之言如此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傳曰桐湯葬地也思庸念常道

錄曰蘇氏謂思庸思用伊尹之言也解與孟子合

伊尹作咸有一德

七

傳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錄曰堯典正義云鄭以咸有一德為在湯誥後於百篇為第三十二殷本紀亦於湯誥之下即云伊尹作咸有一德與鄭本篇次同賈馬古文之學太史公亦從孔安國問古文是孔氏古文篇次本是如此艮庭江氏云據禮記緇衣兩引此篇三復其文即可知是成湯時書矣偽孔氏別造一篇作伊尹告太甲語而以次太甲後妄甚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傳曰沃丁太甲子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錄曰咎單疑即前作明居者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傳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二木合生七

日大拱巫咸臣名皆亡

錄曰艮庭江氏云馬融注太戊太甲子案殷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然則太戊是沃丁弟太庚之子故漢書古今人表云大庚沃丁弟小甲太庚子雍已小甲弟太戊雍已弟馬云與史記漢書異者史記敘商家世系本紀與世表不同世表云太庚沃丁弟小甲太庚弟雍已小甲弟太戊雍已弟是沃丁至太戊皆太甲之子也世表本紀同出一人之手而互相違異馬據世表爲說也祥有吉有凶中庸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是吉祥也周易豐上曰天降祥也孟喜注云天降下惡祥也是凶祥此桑穀共生劉向以爲草妖則凶祥矣殷本紀言一莫大拱與此不同今案呂覽韓詩外傳以爲湯時事伏生大傳劉向五行傳又以爲高宗時事皆非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傳曰原臣名二篇皆亡

錄曰殷本紀云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則太史公所見古文多太戊篇無伊陟篇上序本當云作咸乂四篇太戊猶虞書云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也此序但當云作原命艮庭江氏云古文重字不再書止於字下加二畫此序太戊贊于伊陟承咸乂四篇之後太戊字下皆當有二畫作重文以兩屬俗儒疏忽誤作單文遂闕太戊之篇因於此序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事或然也馬融亦以原爲臣名江氏則云原之言再也伊陟謙讓不受故再命之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傳曰太戊子囂地名陳遷都之義亡正義曰李氏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錄曰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東經敖山北卽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傳曰仲丁弟相地名有河北亡釋文曰今魏郡有相縣

錄曰漢書地理志沛郡有相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釋文曰圮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

傳曰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亡

錄曰仲丁序正義云皇甫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但序明云圮于耿仍未可解爲遷于耿也或圮于耿而更遷他處書不詳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竹書紀年又云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遷于庇八年城庇邢庇地皆莫攷亦無他書可證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正義曰束晳云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但壁內之書治皆作亂與始不類知束妄說耳

傳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

錄曰五遷篇內傳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然據經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則五遷當在盤庚以前不應并數居亳卽湯遷亳在未有天下之先亦不應數馬鄭王注乃并數商邱謂與亳囂相耿爲五尤非已竹書紀年湯以後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已太戊皆居亳仲丁始自亳遷于囂河亶甲又自囂遷于相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又自耿遷于庇南庚又自庇遷于奄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殷則囂相耿庇奄恰是五邦上不必數商亳下不必數亳殷也但紀年後出又無他證難以遽信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而紀年不載豈邢卽耿乎本紀又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湯之故居武乙立復去亳徙河北鄭君注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爲君時事當別有據則紀年盤庚十四年遷殷之說亦非孔氏序云伏生尙書盤庚三篇合爲一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釋文曰說本又作兌音悅

傳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

錄曰傳說以地為氏鄭君注云得之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是也殷本紀謂之傅險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軨坂說執役於此地案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傳曰訓亡

錄曰成湯商之大祖也昵近廟也當時蓋有豐昵之事故祖己及之非謂成湯為昵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釋文曰黎國名尚書大傳作耆伯亦作柏戡音堪說文作𢧢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

傳曰受紂也帝相亂帝乙之子戡亦勝也

錄曰黎尚書大傳作耆史記作飢又作肌又作耆說文作𨚔西伯舊說皆以為文王宋吳棫等始以為武王據史記載膠鬲視師問曰西伯何來知武王繼文王為西伯也今攷竹書紀年明載帝辛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錄曰篇內傳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父師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正義云微子名啟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啟與弟仲衍皆紂之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春秋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偏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箕子則無文鄭王皆以為紂之諸父服杜以為庶兄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錄曰傳以正月解一月謂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此序武王伐殷下月或有闕文傳意乃分為兩截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觀兵也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十三年伐紂也上則年無所繫之月下則月無所繫之年宋儒不信觀兵咸以十有一年為十有三年之說字矣但觀兵之說尚書大傳載之史記周本紀載之漢初有今文泰誓三篇上篇觀兵時事首云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四月則非一月矣故尊今文泰誓者解此序亦分兩截與傳同馬融書序云泰誓後得案其文若淺露又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曰我武惟揚侵于之彊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曰獨夫受禮記引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是古文泰誓固僞而今文泰誓亦未必眞也然漢初婁敬說高祖已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亦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文泰誓之出為最古且伏生生周末秦初之際獲見全經今文泰誓雖不在所傳二十九篇之內而作大傳明載書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

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旋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凡百二十餘字使百篇中本無此文伏生肯載之乎卽太史公從安國問古文又自言不離古文者近是乃周本紀亦載泰誓與大傳及[illegible][illegible]所引略同是古泰誓三篇不但今文有之古文亦有之矣其諸書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或遭灰燼之餘或因流傳既久不免有遺佚耳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泰誓古文作大誓傳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閒衞包定古文始作泰定字惠氏曰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作泰彪字仲文隋煬帝秘書學士作泰非始衞包又曰大與泰異文起於後漢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釋文曰車音居釋名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辨釋名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牧如字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傳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錄曰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呂覽亦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爲禽故艮庭江氏謂三百人爲三千人之誤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錄曰西沚王氏云鄭注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固具在也劉向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藝文志云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厤引武成篇今見漢書律厤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此安國所傳之眞本幸存至今者志於此文分爲三篇各以他語周之僞作者何止見第一篇而二三篇竟爾遠闕王氏又云逐周書世俘解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又云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云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又云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其文與漢志引武成竝同但此一月朔日爲辛卯丙辰丁巳則二十六七日也丙辰旁生魄仍當作壬辰旁死魄丁巳仍當作癸巳傳爲誤耳國周廟國字亦當移在以庶下又案歸獸周本紀作罷兵西歸得狩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傳曰武庚紂子一名祿父

錄曰殺受立武庚是勝殷而未滅其國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蓋卽指此逮至武庚復叛而成王之黜殷命於是乎勢不容已矣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釋文曰班本又作般

傳曰亡

正義曰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

錄曰艮庭江氏云邦古封字周本紀言封諸侯班賜宗彝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卽周語所謂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序邦康叔正義云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是也詩云邦畿千里論語云且在邦域之中天子言封畿諸侯言封域皆謂封畺爾是足證邦之爲古封字今人讀詩論語皆讀邦爲百尨反由不識古字故也秉虔案說文邦國也以邑丰聲封爵諸侯之土也从

㞷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古文省作㞷籒文作丰从丰悉謂古文之㞷即籒文之丰也㞷从丰省从土非从㞢也小篆又加寸耳是邦封聲義俱通故經傳通用然不得謂邦即古封字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釋文曰獒五羔反馬本作豪酋豪也

傳曰西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　正義曰旅國名此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彊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

錄曰正義解旅字皆謬西戎之國未聞有名旅者而人保作陳獒亦覺不辭蓋此二旅字皆當爲賓旅之旅旅獒篇名非若下序芮伯作旅巢命下有命字故旅可訓陳也艮庭江氏謂二文義例正同殆未諦與或又疑召公爲太保在成王時此太保當別一人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傳曰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

錄曰困學紀聞載李杞解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于是巢始來朝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釋文曰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釋文曰誥亦本作𢍜

傳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黜絕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以三監爲管蔡霍

錄曰鄭君詩譜云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云王肅服虔皆依漢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以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監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書序唯言伐管蔡不言霍叔者鄭云義救之也見桃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云殷既三分三叔當分治之漢志既言管蔡監鄘衛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非謂武庚亦一監也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爲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雖與漢志異而言霍之監邶足補漢志之末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蓋二叔監之於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監之於內以定其服心嘗日制殷方略想應如此秉虔案三監殷民叢所以監武庚也至周公誅三監而霍叔非獨輕當則有故不可知矣傳家艮庭江氏亦云詩東山正義引鄭書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故知三監是管蔡霍三人　唐石經作將黜殷命案正義云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故特言將黜殷命是孔本有字各本脫　又此序始言將黜殷命則此篇前所載皆未東征以前之事可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傳曰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　正義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非去紂即奔周也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內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樂記言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爾時未爲殷後也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使祀湯耳

錄曰傳之謬不待言左傳世家所載亦非事實前人已辨之矣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傳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拔而貢之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亡釋文曰穗似醉反本亦作穟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錄曰西泚王氏尚書後案云嘉禾篇亡古今文皆無之漢書王莽傳引逸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或壁中書於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艮庭江氏譔尚書今注音延亦取此二十字以補嘉禾之闕且云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成王命書發耑之語也今其書亡餘文不可得聞矣又云王莽時羣臣上奏引逸書嘉禾文如此且文飾其詞以媚莽意其說雖褎辟然所引故是尚書逸文不得以其引自諂臣而遂廢之也故錄其文而解之秉虔案莽傳引逸書之語背謬較甚於明堂位其時劉歆陳崇一輩阿諛國賊眞所謂喪心病狂者何難肌造一書以欺天下同朝之人卽知其僞亦不敢斥言所引何足爲據不然嘉禾之亡久矣大傳本紀皆不載又何自而得其片語哉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

梓材梓材篇題傳云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釋文曰梓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正義曰此古杍字今文作梓

錄曰郭忠恕汗簡云杍尚書古文梓字孔氏本用古文則經傳皆當作杍矣然伏生大傳今文也正作杍材故馬云古作梓字蓋古文作梓今文作杍正義今文作梓當爲作杍之譌汗簡不足信

傳曰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衞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康國名馬王亦然惟鄭以康爲謚號以世家云生康伯故也

錄曰阮芸臺師校勘記云封康叔封上古本有邦字山井鼎曰邦封古或通用按注及疏意當作邦康叔封字衍文秉虔案說文邦國也傳云國康叔明以國解邦今注疏本皆作封康叔不知誤始何時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召公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戰國策顏率說齊王曰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

錄曰傳居焉上當脫欲字正義鼎之上上當脫一字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傳曰成周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與魯侯征之作費誓成王即政始封伯禽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叛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釋文曰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

傳曰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于蒲姑蒲姑齊地告召公使作冊書亡正義曰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

錄曰艮庭江氏云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蒲姑然則蒲姑奄君之名此序于乃衍字若夫遷奄君之處所則文不具秉虔棄江說是也昭二十年左傳云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爽鳩季萴有逢伯陵太公皆人名則蒲姑亦人名可知後或遂以人名為地名故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距作書時已數百年矣地有蒲姑其在遷奄後乎西莊王氏云大公所居非即蒲姑以齊封兼得其地約言之耳漢書劉盆子傳轉掠至姑幕李賢注云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蒲姑氏之國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錄曰奄即徐戎也徐戎總名奄則徐戎之一國淮夷又奄所糾約同叛者淮徐相近禹貢海岱及淮為徐州是也魯在徐州之境故徐戎起而魯東郊不闢左傳言魯公因商奄之民說文解字亦云郁國在魯奄非徐戎而何但助三監者奄與淮夷而茲之與淮夷並與者不止一奄費誓所以變文曰徐戎耳艮庭江氏西莊王氏皆從鄭注以為淮夷無再叛之事然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不言奄者咎之則周公攝政伐三監并伐淮夷與奄不言可知破斧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周公作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漢儒皆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孟子亦言周公伐奄皆其證也但周公東征成王莅未同往故有歸禾嘉禾等篇及成王親政封伯禽於魯淮夷又與徐戎共叛是徙也必徙是奄君主之於是成王親征淮夷而命魯公征徐戎費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是也成王既定淮夷遂由淮夷北行而至奄與魯公會而商安置奄君以為一勞永逸之計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蒲姑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是也當時事次原是如此至周官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則統前後而大略言之以見天下至此大定耳不然周公東征成王既未同行成王政將蒲姑序何以皆言踐奄多方序又何以言歸自奄哉此傳當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徐戎又叛魯征徐戎作費誓作者似亦知徐戎即奄而獨忘卻費誓篇中有我惟征徐戎之語何也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傳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錄曰奄助殷為虐黜殷命則伐淮夷自不必言但彼時未滅其國故見周公歸政而復叛成王所以亟亟殘之而遷其君與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釋文曰肅愼馬本作息愼云北夷也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傳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貉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愼氏來賀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愼之來賀釋文曰馯戶旦反地里志音寒貉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貉貉惡也正義曰成王伐東夷不知何時晉語文王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未知此榮伯是彼榮公否或是其子孫也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賜肅愼氏之夷也錄曰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則東夷卽淮夷耳西沚王氏云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愼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麗扶餘之名且駒麗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恐安國作傳時尚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艮庭江氏集注音疏本俾作卑謂俾字唐天寶中所改周本紀作王賜榮伯據賜誼字當爲畀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愼所貢分賜榮伯 按勘記云傳以弊賄賜肅愼之來賀來賀古本作夷也亡岳本宋板俱作夷亡疏標起訖亦作夷亡史記集解引傳云賄賜也疏述傳云以幣賜肅愼氏之夷也疏又云王賜以財賄蓋以財賄賜人因訓賄爲賜財賄卽幣也言幣言賜卽不必更言賄矣竊疑傳此句上當有賄賜也三字此句衍賄字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亡正義曰帝王世紀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傳曰君陳臣名因以名篇釋文曰鄭注禮記云周公之子錄曰西沚王氏云鄭注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東郊周之郊也蓋五十里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而知也又坊記注君陳蓋周公子詩譜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傳曰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釋文曰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爲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傳曰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錄曰正義云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以傳中正字當爲位字之誤然自宋以來各本皆作正號惟尙書後案引傳作主天子之位號蓋王氏改又案成王未葬君臣皆冕服爲干古之大疑亭林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書有脫簡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艮庭江氏辨之云天子七月而葬葬則有論成王以四月崩踰年則既葬而再閱月矣何下文猶稱新陟王乎且先王之顧命不宜遲至踰年而後傳於嗣王丁卯命作冊度必不踰年而始傳顧命矣推顧氏之意以其設華美非初喪所宜故有是說曾不思周禮天府職有大喪陳寶器之文典路職有大喪出路之文乎則周公之制固然也江說似長蓋王麻冕黼裳乃史臣追記之辭廟門卽路門以成王殯在寢神之先儒皆無異說 孔氏序云伏生尙書康王之誥合于顧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傳曰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篇首節傳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厤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推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傳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安作也

錄曰成周即下都也傳云成定東周郊境似非正義引漢志王命作策書豐刑今本漢志無書字又不同與此序相應句疑衍同字西止王氏云鄭所述古人逸書二十四篇之目載於尚書疏者有冏命無畢命冏氏若據遂謂畢命古今文皆無劉歆從何得之書大傳有帝告篇亦古今文俱無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之外復有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惠氏棟謂鄭所述篇目冏命即畢命之誤是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釋文曰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

傳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君牙臣名

錄曰禮記緇衣篇正作君雅注云書序作牙假借字也是鄭所據本書序亦作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釋文曰冏九永反字亦作臩

傳曰伯冏臣名太僕長太御中大夫

錄曰伯冏說文及史記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伯臩西莊王氏云臩古文冏字衞包因改作冏陸德明在唐初尚見古書臩必字作臩者刻誤今案盧氏文弨本釋文改作臩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傳曰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後爲甫侯故稱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甫刑

錄曰傳故稱甫刑七經考文載古本宋板皆作故或稱甫刑多或字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釋文曰馬本無平字錫作賜

傳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

錄曰宛斯馬氏繹史云史記周本紀及竹書紀年皆謂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世子宜臼宜臼奔申王立褒姒爲后褒姒之子伯盤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侯會衞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成申則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伯知其家嗣爲當立不察其輿弑爲可誅號公有見於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秉虔案馬說似本亭林顧氏而明人僞撰子貢詩傳秉雖序云王世子宜臼殺其君幽王自立於維又在顧馬之前伯盤史記作伯服惟左傳攜王奸命正義引竹書紀年作伯盤今本紀年亦作伯服二字古通用又攷紀年錫晉文侯命在平王元年故馬氏云望以殺攜王之故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釋文曰伯禽魯侯名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首篇正義曰鄭以爲費誓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傳曰魯侯征之于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

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錄曰據釋文云舊讀皆作開則序文本不作開可知而馬本作闕尤孔本不作開之明證以開與闕義雖同而字不同也攷說文解字開張也古文作闕開字也重文作闕虞書曰闕四門从門从𡿪尙書古文作虞書旣用古文作闕則此處亦當用古文作闕馬本及唐石經皆作闕者衛包改從今文耳古文開與闕相近開作闕可闕作爲者不𥠶遂誤闕作開幸有釋文可據說解字可證也　費周禮禮記鄭注及史記集解皆引作桀說文解字作桀桀蓋桀之譌史記作肸大傳作鮮皆傳寫各異西莊王氏云桀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縣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尙自爲國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後并於魯爲季氏邑漢爲縣東海郡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十里後人疑作誓卽在其地非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釋文曰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

傳曰崤晉要塞也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錄曰史記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與序不同潛邱閻氏云誓當作于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若封殽尸而還將霸西戎則志業遂矣豈復作痛悔之辭哉

嘉慶甲子

尚書隸古定釋文

寧儉堂臧版

序

李明經慶百以辪季宣尚書爲卽梅賾所上隸古定本博採書傳所引書古文証明辪氏之有據次其書爲八卷可謂好學深思通于小學者古文尚書凡有數本源流可述一曰鄭康成所注古文尚書卽伏生今文伏生書傳于七十子不在孔壁之後以有科斗古文出始稱今文其字用秦漢隸體爲之實古學也自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脫簡賈逵亦撰三家尚書古文同異鄭氏又注百篇之序合于今文則今文亦稱古文矣一曰科斗古文漢武帝末壞孔子宅所得多十六篇名逸書

漢世藏於中秘名中古文杜林漆書亦卽此本衛賈馬諸君子皆傳其學束晳引孔子壁中書將始宅殷是其文其書亡於晉代陸德明所稱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亡是也一曰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卽今所稱孔傳本梅賾僞爲孔安國序云以隸古寫定隸古寫定古文及孔安國作書傳之事不見于史記漢書但賾既託名古文必爲古字天寶詔所稱六體奇文舊規猶在又稱尚書應是古體文字其舊本仍藏之書府者卽梅賾本也其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賾書並非其舊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書高宗夢㝵說及翌日字多與今文

異者陸德明所稱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有古字韓愈科斗書後記所云陽氷子服之授余衞宏官書郭忠恕汗簡所引古文尚書皆即此本也宋爵季宣作書古文訓序云隸古定書最古又云唐明皇更以正隸敗定而不言其本何從得之按晁公武讀書志云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傅會穿鑿者所能到困學記聞引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豈即爵季宣所据本歟季宣此書既與汗簡集韻諸書所引古文多符合亦頗採說文玉篇所謂古文者蓋梅賾于晉代

猶見古書不盡羼壁虛造且爲唐天寶已前未改之本亦可取也惟其書有大禹謨五子之歌諸篇證明非孔壁原文而說文㝵引周書㝵若來卟疑不引虞書稽古如許氏所見書古文只作曰若稽古故馬鄭亦釋稽爲考爲同不以卜問之義釋之鵃叚鵃字說文所無起信險膚作驗膚又新附字揭从劵誤用折之異文不知折訓冰寒故折字从仌在艸中揭則何爲有此體佀恳雖本汗簡亦出僞書五子之歌是知季宣書之斷非孔壁科斗古文而孫強郭忠恕丁度等亦僅据梅賾隸古書入字部遂稱古文尚書非見孔壁眞古文也以李君之才之學所至固不止此此亦足以存晉代舊文唐宋相傳字體予嘗欲輯書傳所引伏生今文異字及史記所用孔安國古文說文所引孔壁科斗書勒成一編以示世卒之未暇他日得李君次第編輯冠此編以行世俾尚書小學源流大顯於世亦不朽之業也陽湖孫星衍撰序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嘉興李遇孫學

序

尚書古文原本科斗自唐孝明改後流傳絕少至宋開寶間別定今文音義則并釋文之舊亦不復存然宋史藝文志有孔安國隸古文尚書二卷古文未嘗亡絕故晁昭德王伯厚諸儒皆引之薛季宣書古文訓亦卽是本深奧古質確乎可信唐宋以來存古文於一綫者僅賴有此顧薛氏祇疏其義非釋其文字體詰曲讀者舌咋竊謂說文所載古文俱出孔壁馬班氏之史東西漢

之碑假借旁通並根經典以校此經靡不脗合於是博資羣書旁引曲證譌者正之疑者闕之有可援據必加采摭荒陋之識亦所不免元朗摘語音釋今依其例因合序論刊譌次爲八卷曰尚書隸古定釋文者以別陸氏之舊題云爾

通論

隸寫古文已趨簡易俗書改竄古制盡亡幸薛氏保殘守缺猶得見孔氏之舊吉光片羽愈當珍惜爰溯其源委列諸說於左而以案語是正之

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孔穎達正義云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也隸古者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

案梅賾所上孔傳東晉以來靡不尊信至宋始有異

議書序亦云僞造然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所定之本隸古並存後漢杜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說者謂漆書卽科斗科斗卽壁書賈馬鄭氏俱爲之注前漢書儒林傳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傳而授塗惲後漢書賈逵傳逵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又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氏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以是知逵所傳杜林本卽安國本也又王氏鳴盛曰漆書卽科斗古無紙筆以漆書作倘故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東晳傳汲冢人不準發魏襄王墓所漆書皆科斗字是也尚書惟安國壁中本用科斗則林之所得卽壁中本明矣然則梅賾所上增多二十五篇卽云可疑其二十八篇固伏生所傳也亦卽漆書古文也馬鄭所注漆書古文卽伏生今文篇目無孔安國增多之篇其字必存古體核之梅

蹟所上二十五篇之字已有八九安國本不識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對讀始以意揣而識其字定爲隸古是古文字即今文字也是科斗之體未嘗或亡玆不必辨二十五篇之眞僞其古文體固無可疑者

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孔序云云葢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爲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即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關少定者爲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爲隸古定不爲古字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條例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

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葢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今既依舊爲音其字有別體則見之音內然亦兼采說文字詁以示同異者也

案尚書注疏及陸氏尚書釋文俱從隸古定注疏改於天寶釋文改於開寶序錄中引愼徽五典愼猶作昚此古文而未盡改也今薛本今古字並書非全爲古字即古字之中旁通假借者居其半其實古字亦無幾核之說文史漢等書無不相符而又不盡屬依傍者如期三百有六旬不從說文作稘之類此薛本之可據者也陸氏所指穿鑿之徒葢必字字改爲古文務欲立異以惑後生耳

又案薛氏本與諸家所引古文尚書異者如匡謬正俗引古文尚書武成歸獸作歸嘼堯典鳥獸仍作獸今薛本歸嘼不誤堯典亦作嘼又云古文作於戲今文作嗚呼今薛本嗚呼字作綍虖說文綍字下注虞書肆類於上帝从此今薛本肆俱作綍與說文合而汗簡綍字下亦引說文又云今古尚書無之則郭忠恕所見之古文尚書又與薛本不同也葢古書流傳每多同異況尚書又有漆書古文石經古文之不同

能保後人之不稍爲羼入哉

新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三卷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冊府元龜唐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于書府

案自有此詔古文遂廢然尚書之有今文亦不始於

明皇脩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釋文序錄云後范甯變爲今文集註葢言范甯變古字爲今字也則魏晉以來已有其本雖未頒學官士子俱從古文自天寶後始詔天下盡改爲今文矣

宋崇文總目云始開寶中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葢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案自開寶刪改以後釋文之舊不可復見此與天寶改從今文同一蔑古之失也

宋史藝文志孔安國隸古文尚書二卷

王氏應麟困學記聞云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抜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

案呂微仲所得古文尚書卽薛氏本困學記聞引古文尚書十數條並同宋儒俱見是本亦卽藝文志所載之本也

王氏又云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案郭氏汗簡中所載古文尚書四百餘字俱是篆體非隸古定本也與薛本合者居多今悉采入所定釋文今亦不傳

晁氏公武讀書志云古文尚書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也葢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

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晁氏又云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貞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粤䂓之類學者可不知與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

案古文尚書若作粤上从三屮下从古文女字汗簡

亦載此字入女部晁氏所刻則不成字矣當時刊石之疏如此惜其石不傳無從攷核

辥氏季宣書古文訓序云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蹐駮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

盛氏熙明書法考曰古文尚書乃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不合古

案古文尚書所載古文與說文合者居多餘皆旁通假借之字非抄掇守書所能就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卽以郭忠恕汗簡分韻編次而成汗簡中所引古

文四百餘字皆確鑿可據餘與尚書無涉盛氏殆未讀隸古定并未細閱夏竦韻而妄言者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孔安國書序云云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元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晉書衞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案顧氏亦是縣揣之見安見元宗所改卽用正始之石經也詔中云傳寫浸訛明是別本況魏石經本有三體所效科斗亦近于篆唐時古文已從隸定書法亦不同也

閻氏若璩云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眞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也

案閻氏眞屬臆說魏三字石經有古文篆隸三體亦是疊書未聞隸古定作數行寫也孔疏明云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卽陸氏所謂以隸寫古文也果如閻說則尚書既有一行眞書明皇何必詔衞包改從今文耶

段氏玉裁云廣韻廿六桓鴅字下曰驩兜四凶名古文尚書作鴅說文口部吺下徐鍇注曰古文尚書驩兜字

作吺又後來郭忠恕所定遞傳至宋次道王仲至呂微仲晁公武刻石蜀中辥季宣據之爲書古文訓者皆不可信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古今一也

案段氏說亦是臆斷爲不可信不知鴅卽鴅字已見唐以前諸書又韓文公詩二字屢用之韓子嘗云讀書宜畧識字豈肯用不典之字必據天寶以前未改之本是可證也至宋儒所見古文卽宋史藝文志所載之本流傳不絕辥季宣用以成古文訓一書然經自爲經注自爲注並非據以爲說不過以隸古定最古用之何得槩指爲穿鑿之徒古今一也

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云據崇文總目則今尚書釋文已
非復陸氏之舊所標經註兩字者多刪去一字有必不
可省者而亦省之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足利學所藏古文尚書三本
每篇經文字體太奇今別摘取而特著於篇又云按馬
端臨曰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
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元宗詔衞學士包改
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
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由
此觀之則足利古文乃唐以前未經衞包之手者傳諸
吾邦而其字卽馬氏所謂隸書也祗唐志謂之古文而
不謂之隸書者葢以漢時隸文近古者而非唐代通用
之隸書耳
案攷文中所載古文考一卷承襲譌舛不一而足細
繹之與䛐本合者亦多不過展轉書寫失其眞耳如
堯典之稽作乩上下作丄丅德作㥁以作㠯旣作旡
和作咊時作旹天作兲星作曐夷作尸成作戍暨作
泉熙作熈齊作亝啓作启哉作才舜典之嗣作孠濬
作濬恭作龔愼作昚從作加雷作靁衡作奥度作宅
封作㞟流作𣲘災作烖海作𣶒播作㓌敷作旉居作

凥剛作但詩作訨歌作哥大禹謨之善作譱會作㕣
臯陶謨之義作誼常作㦂益稷之鄰作仏傲作奡起
作迟禹貢之草作屮洛作条織作戠陰作会溢作泆
甘誓之御作馭戮作𠟨五子之歌之豫作悆訓作誉
視作眎呼作虖仲虺之誥之恐作恐湯誥之佑作右
戾作㑦淵作囦伊訓之鬼作䰟國作㦸太甲之基作
至圖作圗龍作竜盤庚之怒作忞洪範之驛作圛金
縢之冊作笧君奭之滋作茡秦誓之云作員皆與䛐
本合至虞之作怘卽怂之誤族之作𠂢卽矦之誤厥
之作戎卽乓之誤西之作扃卽扄之誤違之作婁卽
莫之誤堯典使之作㞢卽㕜之誤類之作晢卽曽之誤
歸之作帰卽㷭之誤驩兜之作鳴叏卽鴅吺之誤舞
之作翌卽𦐇之誤舜典罔之作它卽亡之誤賢之作㪟
卽臤之誤大禹謨遷之作罨卽䙴之誤施之作仓卽仒
之誤臯陶謨刊之作栞卽琹之誤蒼之作㟁卽岺之誤
長之作兂卽兊之誤益稷岐之作埜卽㭉之誤皮之作
笈卽篗之誤齒之作肖卽𠚒之誤禹貢戰之作㚘卽㦸
之誤甘誓辟之作侵卽㑊之誤太甲飲之作衆卽衆之誤
酒誥此類甚多不可枚舉間以俗書混入聖經更不足
爲訓惜所存字數無幾不能一一考核然亦足見古

文之大畧矣

凡例

一叔重自云見孔氏書說文中所引尚書往往與今本異而與古文合是可取以爲證所載古文卽孔子壁中書尤宜采入是書先錄說文次汗簡玉篇集韻等書經史碑碣及諸儒之說有可考鏡亦必援引

一古文攺於衞包然晉人竄易於前陳鄂删定於後亦不能一一指出僅舉其可知者言之

一經文古字下先注一今之眞書後加證據以便簡閱若重見之字則不復再釋矣

一古文流傳絕少所見者惟通志堂刊本賴薛氏訓以傳顧徐氏經解非有力者不能購爰將經文校正分上下二卷附刻於後以便校閱至薛氏訓與古文無關不復錄焉

一古文轉相傳刻舛謬實多天寶之詔已云傳寫浸訛況於今乎今本摹寫失眞竟有不成字體者茲另附刊譌一卷於後其筆畫之稍訛者亦不能徧舉附刻經文中已一一校正

一古人字少往往通借後人立一義必以一字當之然字愈繁而義亦支矣此經通用借用之字猶見古先制作之源夫古字或可獵取字書此則無從依傍注者亦必穿穴諸書方能援証無遺淺見尠聞不無罣漏當博考以俟續釋

一是書悉依薛氏原本注釋不敢將字書所有古字妄爲竄入以蹈陸氏穿鑿之譏

一百篇之序本係總爲一卷孔安國引之各冠篇首此隷古定本也今薛氏另列一卷於後然觀伊訓經文後忽出肆命徂后二篇目字樣則知薛氏元本原依孔氏之舊後欲總說其義遂不復分耳茲亦附列于末但序中古字已見於經文者居多不能分卷特附於秦誓之後

目錄

尚書隷古定釋文卷一 序論
尚書隷古定釋文卷二 堯典 舜典
尚書隷古定釋文卷三 大禹謨 臯陶謨 益稷
尚書隷古定釋文卷四 禹貢至允征
尚書隷古定釋文卷五 湯誓至微子
尚書隷古定釋文卷六 泰誓至微子之命
尚書隷古定釋文卷七 康誥至秦誓 百篇之序
尚書隷古定釋文卷八 刊譌

附錄經文 續刻

尚書隸古定經文上

尚書隸古定經文下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海寧馬錦校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二

嘉興李遇孫學

扰 堯 說文垚部扰古文堯汗筋土部引古文尚書同

巽 典 說文丌部巽古文典从竹汗筋竹部引尚書同

炊 虞 汗筋入部引尚書虞作炊集韻虞古文作炊案左傳隱元年正義引唐叔有文在手曰虞云石經古文虞作炊又作華山神廟碑引虞書字亦作炊

書

粵 曰 介疋釋詁粵曰也案召誥孔疏引周書月令三日粵朏以粵爲曰又粲元帝金樓子典王篇曰若稽古作粵若稽古唐碧落碑亦作粵若北魏穆子容撰太公呂望碑其辭曰作其辭粵顧氏炎武云古曰字與日同一書法故變其文爲粵欲讀者之易曉也非是葢粵與曰古本通用非因日曰易亂而變文也

𦱶 若 案隸續載左傳石經遺字若作𦱶汗筋女部引尚書作𦱶集韻若古作𦱶俱卽此字隸變之異

乩 稽 汗筋乚部引尚書稽作乩案說文卜部叶卜以問疑也从口讀與稽同書云叶疑卽此乩字玉篇乙部乩古奚切今作稽卜部又載叶字云公分切卜以問疑也二字重見非又案碧落碑粵若稽古作乩古又蘇頲朝覲須乩虞氏亦以乩作稽

古帝 帝 說文丄部帝古文帝汗筋丄部引尚書作帝

放勛 勳 說文力部勛古文勳汗筋員部引尚書同史記堯本紀亦作放勛又周禮司勳注故書勳作勛

欽 欽 集韻欽古作欽

朙 明 說文明部本作朙照也从月从囧又載古文作明玉篇明部以明爲古文

夾 文 說文夾部藏也从彡从文集韻夾古通文案孔宙碑以夾脩之曾全碑陰徵博士李儒夾優俱用夾字

恩 思 說文息部本从心囟聲玉篇以息爲古文

允襲 恭 案漢書叙傳襲行天罰粲元帝告四方撫中權後勁襲行天罰庾信代齊王進白兕表臣之襲行實從陝畧俱以襲作恭古字通用古文尚書恭俱作襲衛包始改作恭

亨 克 說文克部亨古文克玉篇省作亨卽此字也案漢繁陽令楊君碑亨壓帝心隸釋云亨卽克字

擴 讓 案漢書藝文志合於堯之克擴師古曰古讓字又禮樂志盛撰擴之容太史公傳小子何孜擴焉俱作擴說文手部擴推也古葢以擴爲讓今作讓衛包所改

炗 光 說文火部炗古文光汗筋火部引尚書同

䙃 被 說文

皮部筤古皮字此偏旁古文三四說文四部三籀文四汗簡二部引尙書同裹表說文衣部本作
衺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賁以毛爲表汗簡引尙書同裁格汗簡戈部引尙書格作裁一切經音義大
智度論第二十三卷格字下云格右文裁同亐于說文亐部本作亐於也象气之舒亐从丂从一上
上說文上部云此古文上丅下說文上部本作丅底也指事又戴篆文作下暌俊案暌同俊
史記宋世家引洪範後民用穉作暌民悳德說文心部悳外得於入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古文作息
又彳部德升也从彳从悳聲今俱用德以悳爲古字㠯以說文巳部㠯用也从反巳玉篇巳部㠯今作以
漢書高祖紀乃㠯竹皮爲冠師古曰㠯古以字親親親集汗簡亼部引尙書親作顗親古作親案泰繹山
碑親巡䆷制九尖族汗簡止部引尙書族作尖无既說文兒部下徐注居未切今變隸作无汗
簡亥部引尙書既作无峇睦說文目部峇古文睦汗簡囧部引尙書同尕平說文亐部叒古文平
如此汗簡亐部引尙書同案平便辨等字古俱通用是以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索隱云今文作辨章伏生大

傳亦作辨章下文平秩同毛詩采菽平平左右毛萇作辯治解廣韻二仙平房連切辨治也十二庚平符兵切
正也和也易也或以平有便音故互用惠氏棟訓說文釆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乇與平相似孔氏蔡古文誤
以乇爲平遂以和平訓之毛詩平平亦當作乇說殊泥古字通用假借甚多安見平之不可通便也古文尙書
平俱作㔾無作乇者正與說文之古平字合百百說文白部百古文百从自叶協說文劦部叶古
文協从日十又或从口作叶案協時月白虎通引作叶周禮太史讀禮書而協事後鄭注故書協作叶㕥
和說文口部本作㕥玉篇古文和字汗簡口部引尙書和作㕥万萬廣韻万十千玉篇方部以爲俗
萬字宋衰氏文云萬者蠍也万者十千也二字之義全別維錢穀之數惟有攺移故万字須著借爲萬字益出
于不得巳初無他義其餘万字既不惟改移則安用借爲哉左氏傳云公以金僕始射附宮長萬又云宋萬弑
閔公於蒙澤恐是其名萬須著用如此寫若乖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苟非此万字何爲有盈數之言以至詩
書中如萬邦爲遠無以爾萬方萬爾攸同萬民是若用万字處最多皆誤借爲萬字耳如以万可借爲萬字則

四方亦可借爲肆方五行亦可借爲伍行乎以是推之二字之義不可以借昭然矣案袁氏說亦似太泥玉篇
以万爲俗字固非此字不獨見之書古文漢碑中亦有之建平郫縣碑買二万五千用此字也說文雖以萬爲
虫無數名之訓而言數名處仍作萬字心部意字下註云十萬曰意古碑中用萬字者不少曹全碑之紀綱萬
里華山廟碑之既成萬物尹宙碑之萬祀不泯桐柏廟碑之傳於萬億是也二字古通用峕邦說文邑部
峕古文羘汗簡田部引尙書同繇於案說文烏部繇古文烏象形又紒象古文烏省於字變隸卽於字是
則烏與於本爲一字後世于多作於說文亐部亐於也象气之舒亐烏部烏字下引孔子曰烏所呼也取其助
气之義于與於義相通故二字得並用也玉篇於字入从部夫於非从方旁亦非从从失之遠甚又玉篇烏部
載古文羿此卽說文之繇而稍變之而于从部於字下又蔽古文衰癸二字其上一字亦卽說文之繇兩部並
見隸法各異抑知烏於二字本同於巳爲烏之古文何從又有古文乎唐元度九經字樣从部於字下注云本
是烏烏字象形隸變作於本非从从此字樣之勝于玉篇也彰變汗簡彡部引尙書變作彰集韻變古

作彰峕時說文日部峕古文時汗簡日部引尙書同邕雍案一切經音義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下卷
雍字下注云又作邕同於恭反爾雅邕邕優優和也孫氏星衍曰邕从巛邑水字雝从隹鳥名字古人假借多
通用雍卽雝之隸省卤乃玉篇乃部載廼與乃同案說文卣部卤爲古文西則此卤字从古文西也隸辨
載漢繇陽令楊君碑卤共追錄厥勤與此合肇法徵異又案九經字樣之部廼字下注云說文作卤音仍驚聲
也或日往也今經典相承作廼音乃據此則說文音仍之卤字卽廼字也益古者乃仍二字通用故春官司几
筵云因事仍几後鄭云故書仍爲乃先鄭云乃讀爲仍侖作古文尙書俱命侖未見他書戲義
易繫辭下釋文云犧字又作羲孟京作戲史記趙世家㳘戲神農敎而不誅漢書太史公傳虛戲至淳厚作易
八卦俱讀作義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昊屰天汗簡一部引尙書天作屰玉篇一部屰古作天
厤歷說文厂部治也莊子天下篇不中麻物之靈釋文云古歷字又隸釋㣆湛頌麻世卿尹范鎮碑過郡
麻縣竝同爲象玉篇彔部爲古文象日月曐星說文晶部本作曐萬物之精上爲列星从晶从

生聲又古文作壁**敬**敬說文苟部从芈省从包省古文作蕭不省集韻敬古作敾**串**仲說文丨部串古文中字案中與仲通禮月令中呂即仲呂前漢書律歷志同**𡧇**宅說文宀部𡧇古文宅汗簡宀部引尙書同**堣**嵎說文土部堣字下註云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値之而出从土禺聲尙書曰宅堣夷與此合山部嵎字下又作嵎銕古益通用**𡰥**夷汗簡尸部引尙書夷作𡰥玉篇尸部𡰥古文夷字漢書高祖紀司馬𡰥將兵北定楚地師古曰𡰥古夷字史記同**畫**寅說文寅部畫古文寅汗簡畫部引尙書同**闓**賓說文貝部闓古文賓汗簡日部引尙書同**豑**秩說文豐部豑爵之次第也从豐从弟虞書曰平豑東作又禾部秩積也與經義不合今以秩代豑衛包攺也**東****𨑃**作說文辵部𨑃𨑃起也从辵作省聲玉篇辵部云今爲作**串****旾**春集韻春古作旾**氒**厥說文氏部氒木本从氏大於末讀若厥汗簡氏部引尙書厥作氒又廣韻氒古文厥字**民****斦**析汗簡斤部引尙書析作所案魯峻碑所薪弗何隸釋云以所爲析**鳥****嘼**獸案說文嘼部云㹌也象耳頭足厹地之形又獸字注云守備者从嘼从犬

玉篇嘼部音救又切云六畜牛馬羊犬雞豕也養之曰嘼用之曰牲今作畜又許又許六二切顏師古匡謬正俗載武成往伐歸獸獸作嘼且云嘼獸不同尒疋論牛馬羊豕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在釋獸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嘼爲獸也然攷天官獸醫註云獸牛馬之類疏云案尒疋在野曰獸在家曰畜言獸牛馬者對文則畜獸異散文通又云此醫維療家畜不療野獸但畜獸義通今以畜解獸故當倒連言之也則畜獸二字義亦相通古文从省俱作嘼字**學**孳、汗簡子部引尙書字作學案史記引書作字徵裴駰曰孔化曰字說文子部字字下注云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聲覈此則學爲古文字字尙書本作此後人誤加卄頭釋文亦必學音字以今文訓古文也後人并釋文而攺之惠氏棟九經古義引汗簡古文尙書字作孳以孳爲古文字誤葢汗簡作学非作孳也又云字有孳音引士冠禮字辭云昭告爾字讀爲滋與宜之協則古音可通也**尾**尾說文尾部本作尾微也从到毛在尸後**申**申說文申部本作申神也从臼**戲****㣈**叔集韻叔古作㣈案隸續載左傳石經遺字叔作㣈**𡧇****峑**南說文宋部峑古文南**峑****僞**訛案僞

與訛同周禮夏官馮相氏注中夏辨秩南僞漢書王莽傳每縣則薅以勸南僞師古曰僞讀爲訛化也又顧氏唐韻正云僞古音訛莊子知北游篇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詩小雅民之譌言石經作僞言郭璞注方言僞音訛又引漢書同**日****𠃵**永集韻永古作𠃵**㠯****𤴓**正說文正部𤴓古文正从一足足者亦止也**串****昰**夏集韻夏古作昰**希****諽**革說文革部革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爲一世而道更也臼聲又言部諽飾也一曰更也从言革聲讀若戒案諽亦有更義則二字古通也此偏旁古文又一切經音義出曜論第七卷云古文𠦫韡諽三形同**𡧇****卥**西說文卥部本作卥鳥在巢上象形日在卥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卥之卥**𣆪**昧汗簡日部引尙書昧作𣆪集韻昧古作𣆪**畫****淺**餞集韻餞馬作淺在演切案釋文餞字下注云馬云滅也段氏玉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寳依唐石經攺爲餞餞安得訓爲滅**丙**納集韻納古作內案周禮鐘師納夏注故書納作丙杜子春云內當爲納又孟子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又史記陳丞相世家予酒肉之貲以內婦漢書地理志賦內總俱納作內**卥****戚**成說文戊部戚古文成从午汗簡戊部

引尙書同**䏊**宵汗簡日部引尙書宵作䏊玉篇日部䏊古宵字**串****𥤚**秋說文禾部本作𥤚汗簡禾部引尙書秋作𥤚**髦**毛案髦與毛通儀禮士喪禮馬不齊髦注今文髦爲毛說文毨字下亦引作髦見後**𦙶**朔汗簡月部引尙書朔作𦙶集韻朔古作𦙶**匸**方說文匸部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六書正譌云本古方字借爲受物器又賈氏羣經音辨云匸放也甫妄切書匸命圮族**幽****𨝶**都集韻都古作𨝶案汗簡邑部引石經亦作𨝶**𡉚****垩**在說文土部在存也从土才聲又垩字下注云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曰垩从土从又讀若兎窟與在字音義迥別玉篇同同文舉要此字入又部訓居也術也今作在案此必隸變之誤非二字相同也**日****拒**短廣韻拒同短案漢逢盛碑命有悠拒郭究碑不奉拒祚俱短作拒**曐****鼎**昴說文丣部兆古文丣又集韻昴古作鼎**串****𠔇**冬說文仌部𠔇古文冬从日**民****炬**隩汗簡火部引尙書隩作炬集韻燠古作炬案隩與燠通史記引此作其民燠**𣯛**氄案說文毛部𣯛毛盛也从毛隼聲虞書曰鳥獸𣯛髦與此合又毳部𣯃字下引虞書鳥獸𣯃毛二部不同今作氄衛包攺也玉

篇毛部有䋣字注云同毯又氉部有𣯬字注云亦作毯毳又汗簡聲部引尚書作媵今史記亦作毳 帝曰
資 咨案資與咨同禮緇衣小民維曰怨資 女 汝案女與汝同詩誰謂女無家漢書曹參傳女歸試從
容問乃攵 戲 泉 暨說文㳟部泉衆詞與也从㳟自聲虞書曰泉咎䌛玉篇㳟部泉古文暨字 吞 期
說文月部吞古文𢍁从日丌汗簡日部引尚書同案說文禾部稘字下引虞書稘三百有六旬與古文不同
弎 三說文三部弎古文三从弋汗簡三部引尚書同 ナ 有集韻有古作ナ 六 旬 旬說文勹部
旬古文旬汗簡勹部引尚書同 閏 月 𤴓 正今作定說文正部𤴓古文正从二二古上字案史記引𤴓
典亦作正晁說之云古文作正衞包方作定 戚 歲 歲汗簡戈部引尚書歲作𢧢 允 釐 𨤏集韻
鏊同盭 百 互 工案婁機漢隸字原載孟郁修堯廟碑工作互 厯 庶集韻庶古作厯 纘 績
說文貝部責求也从貝朿聲糸部續緝也从糸責聲案責字本從朿貝隸變爲責玉篇貝部以賁爲古文責又
案隸釋載楊統碑考績作孜績 咸 熙 熙集韻熙古作熙 帝 曰 𠷎 疇說文口部𠷎誰也从口𠷎

又聲𠷎古文疇田部以𠷎爲𠷎之省文又白部𠷎字下引虞書作𠷎谷汗簡亥部尚書𠷎作𠷎 登 𦎫 庸
說文亯部𦎫用也从亯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庸汗簡自部引尚書庸作𦎫玉篇亯部𦎫今作庸集韻以𦎫
爲古文庸另載𦎫字引說文爲訓非是 放 亝 齊說文亝部本作亝汗簡引尚書齊作亝玉篇以亝爲
古文案史記秦紀亝桓公霸於鄄漢書天文志三能色亝君臣和並从此 肓 允說文月部肓古文允 学
子說文子部学古文子从巛以象髮也汗簡子部引尚書同 絑 朱說文糸部絑純赤也虞書丹朱如此
从糸朱聲 启 啓說文口部启開也从户从口汗簡引尚書作启玉篇口部启康禮切書曰允子朱启明启
開也本亦作啓又介疋釋天明丕謂之启明 号 吁汗簡口部引尚書吁作号玉篇号古文吁 𡁮 嚚
說文䀠部嚚古文嚚汗簡䀠部引尚書同 可 虖 乎案漢書楊雄傳超既離虖皇波師古曰虖古乎字刑
法志引論語攝乎大國之閒作攝虖汲黯傳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虖除作虖字者甚多 鵬 驩汗簡
鳥部引尚書驩作鵬玉篇鳥部鵬呼丸切人面鳥喙案韓退之遠游聯句開弓射鵬吺朱子註云史記鵬吺即

驩兜字古文尚書亦作驩兜爲鵬吺蓋讙歎駮等字古俱通用孟子驩虞如也檀弓三年不言言乃讙今史記
堯本紀驩兜作讙兜此鵬字音義亦同山海經讙頭國人面鳥喙有翼即玉篇鵬字下所引也管子侈靡篇鵬
然若謂之靜註鵬然和順貌則義亦同也又按鄭季宣殘碑虞放鵬口隸辨云按虞書放驩兜於崇山古文尚
書作鵬吺玉篇云鵬人面鳥喙賈載作鵬注同玉篇又鵬字注云鵬兜四凶名謂鵬爲鵬因分鵬兩字集韻作鵬
亦作鵬承廣韻之謂也注云鵬逖作鵬今通作驩鵬本從丹碑从舟廣韻從丹集韻從丹皆丹之謂變隸偏旁
舟丹字皆作月故致謂耳又案隸續載此碑作虞放鵬沙洪氏以爲用趙簡子放鳩事錢塘黄氏易親見鄭碑
放鵬下直接沙字並非空文以顧說爲非然其辨鵬字自明故錄之 吺 兜汗簡口部引尚書兜作吺案韓
退之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詩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吺餘見鵬字下註 共 𢀜 工說文工部𢀜古
文工从彡 乙 逑 鳩說文辵部逑歛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與此合又人部僝具也从人孱聲
讀若汝南潺水虞書曰方鳩僝功二部所引不同惠氏棟云疑古文鳩字作逑 孱 僝說文逑字下引作孱

見上 𢀜 功案此古文工字見上古工功二字通用魏志管輅傳注拙而不功也工作功又顧氏金石文字
記云周禮肆師凡師不功則助華王車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彭 靜說文彡部
彭清飾也从彡青聲案彭與靚通司馬相如上林賦靚莊刻飾玉篇訓靚爲裝飾也靚又與靜通賈誼鵩鳥賦
澹虖若深淵之靚楊雄甘泉賦稍暗暗而靚深師古曰靚與靜同古字俱可通用字彙補載彭爲古文靜云見
古尚書即此彭字也又一切經音義賢愚經第十四卷彭字下云又作靖竫姘靜四形同 丂 言玉篇言部
丂古文言汗簡言部引尚書作丂 𣌭 𧸑 違說文韋部冀古文韋案說文訓韋相背也與經義合韋與
違古亦通用前漢書郊祀歌依韋審服違作韋師古曰依韋諧和不相乖離也 三 𦉍 岳集韻㪟古作𦉍
𣶎 洪集韻洪古作𣶎 乙 创 割汗簡刀部引尚書割作創 褱 懷汗簡衣部引尚書懷作褱前漢
書地理志褱山褱陵師古曰褱字古與懷字同 𧜟 襄說文衣部本作褒从衣𤅢聲汗簡衣部引尚書作褒
隲 陵說文𨸏部本作皴从𨸏夌聲集韻陵古作皴 灝 灝 浩浩集部顥下老切音皓博雅云顥顥

大丁民亓其玉篇丌ナ耐能案耐能二字古同用
也部亓古文其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
一家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能無形注耐古能字此
以耐爲能也前漢書鼂錯傳胡貉之人性能寒揚粵之
人性能暑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以能爲耐也說文以能
爲熊屬類篇亦以耐爲熊屬又說文云耏或从寸集韻
耏耐同耐畀俾案畀與俾通隸釋載深陽長斁乂說
三字同潘乾校官碑畀誅日以畀爲俾文辟部
斁治也从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乂與此合按辟鮮
本訓法也故從乂聲爲治義今改作乂假借非斁
廣韻斁古本切音衮同鯀案禮祭法夏后才哉介足
氏亦鯀黃帝而郊鯀釋文云鯀本又作縣釋詁哉始
也疏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艸咗咊玉篇丿部亞
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古文弗此偏旁古
文造往說文彳部造古文往九𩕢說文孔部食
从往辵汗簡辵部引尚書同往說哉餁也从孔从食
才聲讀若𢦏按石鼓文𩕢車𩕢道亞弗汗簡亥部引
又𩕢西𩕢北音訓云𩕢古文𩕢尚書弗作𠀠玉篇
見上案此字即孔傳所云黻爲兩已相背也漢書韋賢
傳𢻃衣朱紱師古曰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二 八

字也故因謂之𢍏巽說文丌部巽巽也从丌从不否
紱字又作黻顛此易巽卦爲長女爲風者
釋文否方久反不也又音鄙案顧氏唐韻正云不字古
音本从一爲本从口爲否然古字多通用如詩中不顯
亦世不顯不丞之類皆是不字其未然之詞皆曰不轉
而上聲則曰否易師初六否臧凶晁氏曰先儒多作不
又引楊慎曰書否惪忝帝位注否不通忝說文心
言否之音義與不相通古二字多通用忝部本作忝从
心天敫部揚說文手𠬝側案前漢書五行志多治𠬝
聲敫古文揚𠬝法冠師古曰𠬝古側字也又貫
詭傳𠬝問屈原兮鼂錯傳險道㔽陋也說文匸部一側
傾𠬝息夫躬傳見之𠬝日俱是逃也从匸丙聲一曰
箕𠂡玉篇芇師汗簡部引古義雲章師作帝與古文
云亦作陋尚書合又集韻師古作帝即此字又隸績
遺字師作芇經ナ𡢁說文集韻字本古作作縣井𢇛
𢦏左傳石經案縣文韻師古作負舜舜部本說作文
𤔌今舜隸子𦥑文問从說文玉耳部昭古爲𢍏部做𢍏媄也从亦
變作舜今𦥑文問从說文玉篇作鄙𢍏部做𢍏也文从亦
百从亦亦聲虞書曰若丹朱𢍏讀若傲說
論語𢍏盪舟汗簡百部引尚書傲作𢍏言鍇文諧命部

鍇樂和鍇也从龠皆聲虞書亞不此古文兆字見上
曰八音克鍇玉篇云今作諧按不古音方彼反與丕
否二字通用無別古文悬𡡞說文女部悬成我
書不俱作弗否俱作不尚古文𡡞从心早聲說文
我部戒古文我型刑汗簡刀部引尚書式二部說文
玉篇隸作成刑作型集韻刑古作型二部式古文
文二汗簡二夅降說文久部夅服也从久午𢌿
部引尚書同相承不敢並也玉篇云今作降
婧汭案𢌿內即媯汭周語婍嬪汗簡女部引尚書
反及𢌿內以無射之上宮婍嬪作婍玉篇女部婍古
文嬪

舜典𢍏書

重𦳎華說文𦳎部濬濬玉篇水嘉哲說文口部
本作𦳎隸作華濬古文濬嘉古文哲从三
吉汗簡亥部允𡨦塞說文𡨦部本从𡨦古文作實玉
引尚書同篇云今作塞案說文从土部自有塞字
訓隔也先代切音義別又按𡨦字訓窒也8元說文
而穴部窒字下即訓塞也則𡨦作塞亦通也元部8古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二 九

文升𦳎閱汗簡耳部引尚書閱圖乃汗簡亥部引
元作𦳎玉篇耳部𦳎古文閱尚書乃作𢇛案𢇛
爲說文西字眷愼說文心部眷古文慎陸氏釋文㠯
加乚即𠃊字序錄引作眷徵汗眷簡日部引尚書同
五以說文又部本作戶二人說文刅部本作刅从
玉篇以𠫔爲古文五𠫔刅從玉篇隸作从注云刅今
作從又以刅爲篆文也从案說文从參穆部穆引尚書汗簡泉
部自有从字訓隨行也慈用切參作汗尚書穆作
𡨦變隸大禁說文林部禁古文𡨦剡烈通漢案書與
即參字从禁汗簡林部引尚書同剡烈烈書列貫
詭傳列士名烈作列又說風雷說文从雨本作
文刀部列士本作名烈从作刀列𡘋又聲說文从雨象回
形案从詩此般用部雨用古文雨雨𢀳從雷从雨本
其𢀳事說玉篇史部𡚶变考古通集迷心惑也或从批切音
古事文文史部作作𡚶从𡚶古文𢀳集韻僻从迷切詢
𡚶讙古作集顏𢀳𡚶从子汗簡子部引尚書同女僌部僌古說文終自𢍏
系部兵古文終汗𡨦从子汗簡子部引尚書同𡚶兵說文
𥳑亥部引尚書同𢀳𡚶古作集韻𡚶璿古文璿說文汗簡玉部璿

引尚書同　珖　璣集韻幾古作兇　玉　臭　衡說文角部臭古文衡如此汗簡六部引尚書衡作臭　𩰲
肆說文希部𩰲希屬从二希又戴古文𩰲作𢑚引虞書曰𩰲類于上帝與此合又案汗簡彖部𩰲字下注云
說文以爲虞書肆類于上帝之肆今古尚書無之則郭氏所見本又異也　𦞫　類汗簡肉部引尚書類作𦞫
說文肉部𦞫血祭也从肉帥聲又或从率作膟類篇力迷切音類義同又五音集韻所類切音帥一曰師祭
案尒疋釋天是禷是禡師祭也注引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二字古義同　禋　禋說文亓部丌古文示
此偏旁右文　朢　朢說文王部朢古文朢省汗簡壬部引尚書同　羣　神　神汗簡亓部引尚書神
作神　楫　輯史記五帝本紀漢書郊祀志引書並作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又漢書兒寬傳統楫羣元師
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古字俱通用　羣　坶　牧說文土部坶朝歌南七十里地
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坶埜从土毋聲玉篇云古文尚書作坶汗簡土部引尚書牧作坶　攽　班說文攴部
攽分也从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攽案班頒盼攽等字音義俱同禮明堂位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注頒讀若
班王制名山大澤不以盼釋文云音班說文所引洛誥又以攽爲頒古俱通用　東　衜　巡尒疋釋言衜徧
也玉篇訓巡字亦偏也案巡循衜道等字古俱通用又旬爲古文旬見堯典　㘸　至說文至部㘸古文至
案說文至本作㘸古文多一畫　代　岱案白虎通云東嶽爲岱宗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古但稱太山太
代音同借代加山　祡　祡說文示部祡燒柴燓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祡又木部另載
柴字云小木散材从木此聲　庀　度說文广部庀古宅字汗簡广部引尚書宅作庀亦度字按度宅二字
本同陳氏第曰禮記引詩宅是鎬京論衡引詩此維與宅竝作度漢書注古文宅度同顧氏炎武云周禮注書
分命和仲宅西作度西史記五帝紀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紀三危旣宅竝作度風俗通引書乃降丘宅土作
度書傳會選曰堯典宅字漢石經竝作度又唐崔鉉書北嶽神廟碑節度副大使度字作庀又易緯乾鑿度云
庖氏先文乾鑿庀注云古度字　㝵　量說文重部㝵古文量　攸　修案漢費鳳碑云曾祖父攸春秋又云
不攸廉隅隸釋云兩修字皆作攸字原云修字省文漢碑修字皆作攸又張表碑雅藝攸蔽字原云修義作修

叉　爪　禮說文示部爪古文禮汗簡示部引尚書同　弌　一說文一部弌古文一汗簡一部引尚書同
夙　死說文夙部本作夙从夕从人　摯　贄釋文贄音至本又作摯案王氏鳴盛云說文六下貝部無
贄字新附亦無十二上手部摯握持也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摯皆从手周
禮大宗伯六摯亦從手孟子又作贄古字同用又盧氏文弨云說文摯握持也正合執摯義無贄字　復　復
說文彳部本作復从彳从夏聲　卤　西說文西部卤古文西　歸　歸說文止部帰籀文省　蓺　藝集韻
秇古作藝此加艸案說文作埶从坴从丮漢書作蓺廣韻云同藝　𤰃　用說文用部𤰃古文用　三　𢾅
朝𢾅說文𢾅部本作从𢾅舟聲　尃　敷說文寸部尃布也从寸甫聲玉篇云或作𢾅漢書禮樂志尃與
萬物師古曰尃古數字汗簡寸部引尚書數作尃　𢾅　奏說文本部𢾅古文奏　車　𦨈　服說文舟部
𠈌古文服从人　肁　肇說文户部肁始開也从户从聿又攴部肇擊也義別今作肇後人所改　州　州
說文川部州古文州汗簡川部引尚書州作州　𡉚　封說文土部𡉚古文封省汗簡土部引尚書同　沵
流汗簡水部引尚書流作沵玉篇水部沵古文流　夋　鞭說文革部夋古文鞭　扑　扑汗簡艸部引尚
書扑作芔集韻支或作扑卉等字　金　金說文金部本作金集韻金古作金　肯　災　災集韻火古
作災又將之說文虫來切同災部本作虫　邮　恤案恤與邮同唐風羔裘小序不恤其民也釋文
云恤本亦作邮又盧氏文弨攷證云作邮是　幽　州　州今作洲案說文川部州字下注云水中可居曰
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臣
鉉等曰今別作洲非是又案盧氏羣書拾補云本是州字禮記注引堯典作州史記正義云尚書及大戴作幽
州洲云孟子作州張弨云居天寶間以隸寫六經遂雜用俗改字如州復加水之類　宩　崇汗簡山部引尚
書崇作宩案漢書郊祀志封宩高師古曰宩古崇字　𥨸　竄說文穴部𥨸塞也从穴數聲讀若虞書曰𥨸三
苗之𥨸又穴部竄匿也从鼠在穴中案王氏鳴盛曰凡自匿曰竄納之穴中閉塞之曰𥨸二字音義全別此經
本作𥨸作竄者衛包改也又案古文尚書从穴作𥨸汗簡穴部引尚書竄作𥨸集韻竄古作𥨸則从穴从广同

弎召 危　玉篇山部召五彪切在人山上今作危佩觿召古危字出古文尚書汗簡山部引尚書同 **亖**

臯 罪　說文辛部臯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臯人蹙鼻苦辛之憂泰以臯似皇字改爲罪汗簡辛部引尚書罪作臯

帝𠧢龍 殂　說文歺部殂往死也从歺且聲虞書曰放勛乃殂落又載古文殂作龍从歺从作與此合又汗簡歺部引尚書殂作龍

亖𣳫 海　玉篇水部𣳫同海又汗簡水部引尚書海作𣳫

朋 闢　說文門部闢虞書曰闢四門从門从𠬞玉篇云闢古文闢

柔遠 遠　說文辵部遠古文遠

耐迩 邇　說文辵部迩古文邇

惇 惇　說文心部本作悙从心𦎫聲

衛 率　汗簡行部引尚書率作衛說文行部衛將衛也从行率聲玉篇循也導也今或爲率案顧氏藹吉云率本捕鳥畢經典相承以爲率循之率或通作帥不更用衛字說文長箋云詛楚文衛諸侯之兵因借同音之帥俗轉去聲爲將帥石鼓文悉衛左右禮記衛性之謂道今省用率于義遠矣春秋凡諸衛師之衛石經並改从帥字非

蒷 使　集韻使古作蒷

𢜩 惠　說文叀部𢜩古文惠从芔汗簡心部引尚書同

柏 伯　案柏與伯同漢書古今人表柏封叔伯封又柏奮柏虎類供以柏爲伯

俞 禹　汗簡禸部引尚書禹作俞案漢書藝文志大俞三十七篇師古曰古禹字玉篇厶部俞同禹

楙 懋　案楙與懋通董仲舒天人策引尚書茂哉茂哉又楙尒疋釋詁注引書曰茂哉茂哉疏云書作懋茂懋古今字也楙爲古茂字律曆志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師古曰楙古茂字

俞㩗 拜　案周禮拜皆作㩗釋文云音拜廣韻云拜與㩗同

𩠐 稽　汗簡旨部引尚書稽作䭫案說文晉部本作𩠐从旨旨聲玉篇云今作晉又漢書諸侯王表厥角𩠐首从此

晉 首　說文晉部本作晉云百同古文百也

稅 稷　說文禾部稷古文稷省汗簡禾部引尚書同

禹 契　說文㚒部禹蟲也从㚒象形讀與偰同漢書畀姓諸侯王表乃繇禹稷又東方朔傳契爲鴻臚師古曰契讀與禹同字本作偰蓋後人省耳汗簡內部引尚書契作禹

告繇 臯陶　說文言部謨字下引虞書曰告繇謨漢書武帝紀告繇謨對禹又晁錯傳大禹得告繇而爲三王祖又案系部繇隨從也从系䇂聲臣鉉等曰今俗从岳

弃 棄　說文芊部弃古文棄

俎 阻　案思文疏引鄭注云阻讀曰俎阻厄也惠氏棟云鄭尚書郎馬融本當云祖讀爲阻傳寫之誤也段氏玉

裁王氏鳴盛又以爲古文尚書必作且故鄭讀若俎而俎音與阻同因訓爲厄今古文尚書作俎則古文竟作俎字鄭注必俎讀曰阻阻厄也詩疏所引亦必如是校刊者不知古文遂誤收耳

餞 飢　汗簡食部引尚書饑作餞

𠀤 播　玉篇丑部丑布賀切今作播揚也又載古文番作丑二字無別案說文采部丑古文番並番播二字古通用古文播卽古文番也玉篇亟載古文播字非是又按漢朱龜碑口丑徵鬱隸釋云丑卽播字隸辨載魏呂君碑將遂丑聲於方表亦播作丑其實皆番字也又楚辭九歌湘夫人㚖芳椒兮成堂洪興祖云㚖古播字本作丑盧氏文弨以爲字書不見有㠯字似當作丑从丑象皋手形四點米之象也亦引漢魏二碑爲設所釋字義甚是說文原从丑加四點也丑卽番字盧亦未攷

百槃 穀　案風俗通皇霸篇神農悉地利力種槃疏論衡偶會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九月紀皆作槃齊民要術第十卷引山海經廣都之野百槃自生楊用修謂今本山海經誤攺作穀篇海亦載此字下从禾作槃又集韻穀或从米作穀

亞悉 遜　說文心部悉順也从心孫聲唐書曰五品不悉與此合今爲唐人所攺

司䢔 徒　說文辵部本作䢔从辵士聲玉篇云今作徒

滑 猾　案說文無猾字當作滑荀子成相篇無鈹滑史記滑稽楊倞司馬貞皆訓亂是也又伏生大傳云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亦作滑知尚書本作滑作猾者天實之俗字也

夏 夏　說文夂部本作夏从夂从頁从臼又汗簡頁部引尚書夏作夏

悬𡚱 宄　說文宀部交古文宄汗簡九部引尚書同

𡰪 居　玉篇尸部𡰪古文居字

𡍮 垂　案說文𠂹部云艸木華葉𠂹象形又土部垂遠邊也从土𠂹聲二字不同玉篇𠂹字下注云今作垂又土部垂字下引說文云遠邊也二字無別又案此字漢碑已將邊垂之垂爲𠂹下之𠂹至隸辨所載校官碑之㮚化放虐歧周夏丞碑之㸚後不奻則又混入說文缶部之㮚字矣叓不可爲訓又說文金部鍾字下注云古者㘸作鐘則此處作㘸字不誤

柏𢍁 與　說文异部弁古文與

萘 益　前漢書百官公卿表萘作朕虞育草木鳥獸師古曰萘古益字也汗簡冉部引尚書益作萘萘說文口部載籒文嗌作萘注云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玉篇作嗾又云本亦作萘則萘爲籀文嗌字上卽象口字非艸頭也玉篇加口於旁非是以嗌爲嗌古蓋通用

朱勛 虎　說文虎部勛古文虎

熊羆

羆說文熊部以夙夙說文夕部本作㚈早敬也从
㷄爲古文羆从皮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臣鉉
等曰今俗夜夜說文夕部本㮚直說文乚夔龍龍
書作夙譌作夜从夕亦省聲部㮚古文直
集韻龍肓肖說去部肓養子使作善也从去肉聲
古作奄虞書曰敎肓子與此合按惠氏棣曰介疋曰
肓長也與孔馬同周禮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
敎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敎肓子今周禮注仍作肖
非也見釋文是鄭本尙書與說文同馬融書傳云肖長
也肓亦訓長見介疋字異義同鄭注尙書从馬本知馬
本亦當作肓周書王子晉曰人生而亟大夫謂之肖㮚
子肖子成人能治上官訶之士然則肖子猶國子與
栗說文卤部㮚古文㮚从西但剛說文刀部信古
二㮚徐巡說木至西方戰㮚文剛如此集韻作但
汗節人部引亾無案古有無之無作亾者居多詩何
尙書又作但有何亾論語亾而爲有是也說文亾部
彝亾也从亾彝聲古人益省彝而作亾後則省亾而歔
作彝不知彝爲槃彝之彝義訓又別未可从省也
虛說文虍部本作觚殘也从虍東節案苟子修身
虎足反爪人也王篇云觚同虛篇東理也𥢶依注

東與節同介疋釋詁東擇也文選注引介疋作節擇也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遴東布章師古曰古節字又
詩節兮申公作東云詘詩說文言忠志說文心部
伶官名二字古通用部詘古文詩本作忠从心之
聲玉篇以哥歌說文可部哥聲也从二可古文以衣
忠爲古文爲哥字案漢書𢻹文志書歌永言作哥
依古咻相案汗節云古殹奪說文攴部殹強取
文省孝經相字如此也周書曰殹㩅嫣皮从
支兒聲案今本俱擊石說文石部戴古文磬作歷
作奪後人所敀启則后亦古文石字也集韻不古
作故撫今作拊丨說文攴部故撫也从攴亾聲讀與撫
居同玉篇云或作撫案撫東拊通小雅拊我畜我傳
宣十二年王巡三年拊而勉之儀禮鄉射禮左右撫矢
而乘之注撫拊之也疏言撫者撫拍之義言拊者拊近
之理則撫亦訓爲拍也又拊子衛彝說文舛部𢆉
方言拊無疾也韻會撫通作拊翌古文彝从羽亾
𠀆彡說文步部𠀆古文彡分北案惑氏棣曰分
如此汗節亥部引尙書同北三苗北讀爲別古
文北字从二人作爪別字重八八作兆二字相似因識
作北說文於八部曰兆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节

部曰兆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逵傳古文尙書必得其
實虞翻曰鄭注尙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
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棣謂北字似別非古別字
又北與別異不得言北猶別也虞鄭皆失之又王氏鳴
盛曰鄭正釋古今字同有何可怪分兆三苗卽上文𢼸
五宅三居故鄭云分析流之其族最精虞駁非也
徵說文王𢼸光說文攵部
部數古文徵光古文𢼸如此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二

海寧馬錦校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三

嘉興李遇孫學

大命𧦅 謨說文言部𧦅古文謨从口汗簡口部引尚書同 **敓書**
祇 祇集韻祇古作祇 **囏** 艱說文堇部囏籀文艱从喜案周禮地官遺人恤民之囏阨史記楚世家子
熊囏立索隱云古艱字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用力如此其囏難也師古曰囏古艱字也 **允若丝** 茲
集韻茲古作丝 **宅** 罔玉篇宀部宅無鞅切古文罔汗簡宀部引尚書罔作宅 **甹** 攸案漢書地理志
酆水逌同又韋賢傳蒿國卣平師古曰古攸字汗簡攴部引尚書攸字一作卣一作卣 **埜** 野說文里部
埜古文野从里省从林 **遺** 遺案說文貝部貴字本从貝臾聲作贇 **臤** 賢說文臤部堅也从又臣聲
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案漢校官碑錢氏大昕跋尾云公羊經鄭伯堅卒釋文本作臤疏云穀梁作賢
葢臤賢本一字古今文異爾今本公羊穀梁皆作堅字與左氏同矣此碑親臤寶智師臤作朋皆从古文 **咸**

寍 寧說文宀部本作寍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又丂部寧願詞也从丂寍聲與安寧
字別今混用案釋文寧字下注云安也說文安寧如此願詞也段氏玉裁云經文本作寍開寶改爲寧釋文必
本作寍云安也說文安寍字如此寧願詞也 **乑** 眾說文乑部本作乑集韻眾古作乑 **朱窮** 上困
說文口部朱古文困汗簡木部引尚書同 **冏望** 神汗簡示部引尚書神作袝集韻神古作望案金
石文字記載崔錄書北嶽神廟碑神字作望下從旦顧氏曰禮記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康成曰旦
當爲神篆字之誤也莊子有旦宅而無情死亦讀爲神昔之傳書者遺其上半因誤爲旦耳 **皋** 皇汗簡
自部引尚書皇作皋玉篇王部皋古文皇 **弁** 奄說文大部訓奄爲覆廾部弇爲蓋尒疋釋言弇蓋也注謂
覆葢二字義同古葢以弇爲奄 **𠕒** 君汗簡口部引尚書君作𠕒集韻君古作𠕒 **屰** 逆汗簡干部引尚
書逆作屰亥部屰說文干部屰不順也从干下凵屰之也玉篇云今作逆 **景** 影案顏之推曰尚書曰
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云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

者因光而生故即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于景反而
世閒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又鄭季友曰影古文作景葛洪始加彡此天寶三載衛包改
古文从今文時所易也惠氏棟曰案高誘淮南子注曰景古影字誘漢末人當時已有作景旁彡者非始於葛
洪字苑景旁从彡已見顏氏家訓亦非衛包所改又案錢氏坫一切經音義拔陂經注云俗本非高誘注淮南子
有云景古影字此明人妄加藏本所無則惑說非也又大禹謨之改爲影響當始於衛包蓋顏氏亦就治書者
言之非謂其竟改經文也周禮測景字至今未見有改也 **𡨦** 響集韻鞫古作響案鞫與響同易繫辭其受
命也如鞫前漢書賈山傳天下鞫應又劉向奏神明之應應若景鞫古文尚書本作鞫衛包改作響字 **敬**
儆朱子云儆古文作敬亦唐所改 **金庀** 上法說文廌部金古文遊汗簡入部引尚書同 **迂** 遊
說文㫃部載古文游作迸案学爲古文子即迂字也集韻迸字下注云行也或从子从斿通作游 **佾** 逸
案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釋文云本又作佾則古字通用也說文人部佾舞行列也从人肙聲兔部逸失

也从辵兔兔謾訑善逃也故逸與佚同孟子四肢之於安佚也遺佚而不怨說文訓佚爲佚民論語作逸民
是也佚又與佾通揚雄蜀都賦其佚則接芬錯芳襂袺繼延訓佚爲行列又小雅舉醻逸逸傳往來次序也亦
有行列之義古字俱可通用又案佾即佾字金石文字記載季衛公碑佾作佾 **嵒** 淫汗簡王部引尚書淫
作岳集韻淫古通作坙 **衺** 邪案衺與邪同周禮天官宮正去其淫怠與奇衺之民又比長五家有皐奇
衺則相及注衺猶惡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公孫詭多奇邪計作邪邪本以遮切古音餘與衺有別當以衺爲正
疑基 謀汗簡心部引尚書謀作基集韻謀或作基 **衛** 道汗簡行部引尚書道作衛玉篇行部衛古
文道字 **亾巟** 荒汗簡川部引尚書荒作巟說文川部巟水廣也从川亾聲易曰包巟用馮河今易作
荒 **徠** 來前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師古曰徠古往來字也玉篇彳部徠字下注云今爲來 **譱** 善說文
誩部本作譱吉也从誩从羊玉篇云今作善漢書禮樂志安上治民莫善乎禮師古曰譱古善字 **𢼊** 養
說文食部𢼊古文養 **物** 利說文刀部物古文利 **屋** 厚說文旱部屋古文厚从后土汗簡后部引尚書

同 薑 薑案說文艸部薑鼎薑也从艸童聲杜林曰藕根玉篇作薑注云德孔切藕根又正也又另蔽薑字音童草名又多勤切介正釋詁云薑督正也釋艸云蘋蕭薑釋文云薑或作薑集韻云薑通作薑案說文止有薑字則薑爲薑之省文也蓋重童二字古亦通用檀弓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注重當爲童未冠者之稱則知薑與薑實一字也 書 威集韻威古作書 勿𣪊 壞說文土部數籀文壞臣鉉等按文部有數此重出 墬 地說文土部墬籀文地从墜漢書郊祀志祭墜祇師古曰古地字汗簡土部引尚書地作墜 允氶 治集韻治古作亂 万丗 世隸辨載漢高彪碑命丗作蕃从此集韻世古作丗 毦 耄說文目部毦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 朋 期汗簡月部引尚書期作朋 券 倦說文力部券勞也从力卷省聲臣鉉等曰今俗作倦義同汗簡力部引尚書倦作券案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刀古者刻木爲之故从刀从力者古倦字考工記輈人左不券是也 揔 總說文糸部總聚束也从糸息聲臣鉉等曰今俗作揔非是案漢隸字原總作揔出晉石將軍鄭烈碑玉篇手部載揔字云將領也合也此字見

古文尚書自非俗字並揔同總而揔又作揔也又廣韻揔與總同 [illegible] 種集韻種古作[illegible]字棐補載古文作欶此欶字或有誤況說文本从㪅非从重也 醳 釋宋醳與釋同史記管蔡世家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醳之魏世家與其以秦醳魏不如以魏醳魏張儀傳掠笞數百不服醳之索隱曰古釋字又戰國策王欲醳臣事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又郝閣頌醳散關之嶄潔隸釋云醳與釋同 弼 弼說文弜部弼輔也重也从弜西聲案說文載弦彆爲古文此則弼之本字也汗簡弜部引尚書弼作弻 宅[illegible] 愆說文心部[illegible]籀文愆汗簡言部引尚書同 [illegible] 殺說文殺部𣪠古文殺集韻殺古作敗 𡋡 辜說文辛部𡋡古文辜从死汗簡古部引尚書同 [illegible] 好汗簡丑部引尚書好作㚪說文女部㚪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㚪 三匚 方集韻工古作匚案古文尚書方皆作工此又工字之古文也 風遄 動說文力部遄古文動从辵 𢼸 微說文人部㪔眇也从人从攴豈省聲又彳部微隱行也从彳㪔聲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案惠氏棟云古文微字皆作㪔見娸氏鼎及敔樂彝說文亦然惟石鼓文作微 可豈 長集韻以書

爲古威字案長有二音詳見皋陶謨 戴 戴說文異部𢦏籀文戴 可顛 顛說文頁部顛顛頂也从頁眞聲又願大頭也从頁原聲案隸釋載楊統碑願從作願從二字古通 兲𣠽 祿此古文麓字見舜典案麓與鹿通易即鹿無虞釋文云王肅本作麓詩大雅旱麓釋文云本亦作鹿魏受禪表書陳納於大鹿是也鹿與祿亦通一切經音義善見律第十五卷云古者有耕祿民食野鹿在事之人閑於田獵官賜以物當其無鹿處後人因之謂爲食鹿變鹿作祿者取其神福之義又天鹿獸名或作天祿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爲天鹿二角者爲辟邪漢因獸名名立天祿閣藏秘書則二字本通也 枚卜 卜說文卜部卜古文卜 元龜 龜說文龜部龜古文龜 志 固汗簡心部引尚書固作志集韻固古作志 詞 辭說文辛部辭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辭之又辭訟也从𤔔𤔔猶理辜也𤔔理也又司部詞言內而意外也从司从言三字義別案說文辭雖訓爲訟經典中往往與詞同用易修辭立其誠禮其辭費是也以辭爲辭論語與之粟九百辭中庸爵祿可辭也及大禹謨之固辭羌也以辭爲詞楊修之趣

甚曰是也若以詞爲辭受之義未詳說文辛部又載籀文辭作𤕦汗簡司部引尚書辭作𤕦疑傳鈔者以司旁而誤作詞字然古字每多借用或三字可通用也 [illegible] 受集韻受古作𠬪說文受部受相付也从舟省聲古文殆不从省耳汗簡又部引尚書作取 趄 徂說文辵部𨒪往也从辵且聲或从彳 延 征說文辵部延正行也从辵正聲或从彳 岁 會汗簡山部引尚書會作岁玉篇會部岁古文會 [illegible] 誓汗簡止部引尚書誓作斮集韻誓古作斮又顏氏匡謬正俗引古文尚書同 濟濟 濟濟說文水部本作濟从水齊聲 𢧢 蠢說文䖵部𢧢古文蠢从𢦏周書曰我有𢧢於西汗簡戈部引尚書蠢作或 旦𢙀 上昏汗簡日部引尚書昏作旦集韻昏古作旦 傪嫚 慢案漢書高帝紀陛下嫚而侮人師古曰嫚易也讀與慢同 歐 敗說文攴部歐籀文敗从䀠 [illegible]㒸 保說文人部保養也从人从㒸省㒸古文汞又載汞保迖古文保又爪部㒸古文孚从汞汞古文保則㒸又爲古文孚字矣二部不同 介 爾說文八部介辭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象气之分散玉篇云亦作爾隸辨載漢校官碑界介以昌爾作介 奉罰 辭汗簡

言部引尚書辭作司集韻詞古作司**嗛**謙汗簡口部引尚書謙作嗛集韻謙或作嗛案莊子齊物論大廉不嗛注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史記樂書君子以嗛退爲禮前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師古曰與謙同又尹翁歸傳溫良嗛退**敃**田釋文田本或作敃**顛旲**上旻說文日部旻秋天也从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集韻云或書作閔通作顧又張壽碑額天不弔亦作顧**瞽𥉞**瞍說文又部叜本作叜**㮚**慄汗簡木部引尚書栗作㮚桼慄本作栗詩二之日栗烈論語使民戰栗漢書叙傳郡中震栗或从凓取寒之義加心爲慄說文所無仌**矤**矧說文矢部矤况也詞也从矢引省聲从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振𣄼**旅說文㫃部𣄼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㢟**誕集韻誕亦作㢟**网**兩說文网部再也从冂闕易曰參天网地又另載兩字云二十四銖爲一兩从一网平分网亦聲二字義別今通用兩廢网

咎繇謩謨玉篇言部謩同謨案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聖有謨勳莊子大宗師不謩士揚著碑綱紀典

謩倶謨作謩

欸書

粤弼說文弜部𢐀古文弼汗簡弓部引尚書同**勵翊**翼案翊與翼通漢書文三王傳往者傳相亦不能以仁義輔翌主以翌代翼翌即翊之變文也又禮樂志共翊翊合所思師古曰翊翊敬也與大雅小心翼翼翼同義又昱字說文訓明日也金滕王翼日乃瘳作翼王莽傳誠若翊辛丑作翊古俱通用又汗簡立部引尚書翼作翊**雝**難說文鳥部雝古文鷬案說文難字本从鳥或从隹**𠝣**則說文刀部𠝣古文則汗簡刀部引尚書同**詰**哲玉篇口部喆同哲案漢書叙傳聖喆之治从此**𢀯**遷汗簡卩部引尚書遷作𢀯又漢書律歷志周𢀯其樂師古曰古遷字案說文𢀯在异部遷在辵部俱自有古文**孔壬**上孔集韻孔古作孔隸辨載衛立碑儀問孔芬張壽碑有孔甫之鳳並作孔**原**愿案原與愿通論語作鄉原**𤔔**亂說文𠬪部𤔔治也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玉篇云亦作亂汗簡爪部引尚書作𤔔**忍**毅說文心部忍怒也从心刀聲讀若顡汗簡心部引尚書毅作忍**㢘**廉集韻廉古作㢘案隸辨載漢國三老袁良碑舉孝廉作廉**勥**彊說文力部勥迫也从力強聲又勥古文从彊又弓部載彊字云从弓有力也虫部載強字云蚚也則彊字自當从力今此字廢**誼**義案說文訓誼爲人所宜也訓義爲已之威儀也則義當作誼漢書董仲舒傳漸民以仁摩民以誼亦作誼**ナ𢗰**常集韻常本作𢗰汗簡心部引尚書作𢗰**ナ冡**家說文宀部冡古文家**仓**施汗簡彡部引尚書施作仓集韻施古作仓**㐅𡰥**辰說文辰部𡰥古文辰**冰**凝說文仌部冰水堅也从仌从水魚陵切臣鉉等曰今作筆陵切以爲冰凍之冰又凝注云俗冰从疑**兢兢**兢兢說文兄部兢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从丰聲讀若矜一曰兢敬也汗簡兄部引尚書兢作兢集韻兢古作兢**𤏬𤏬**業業說文丵部𤏬古文業汗簡火部引尚書作𤏬**兇**幾集韻幾古作兇**敕**勅案王氏鳴盛云此字古本作敕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敕誡也臿地曰敕从攴束聲此經及下文敕天之命康誥云惟民其敕懋和多士云敕殷命終于帝又告敕於帝并易嗌嗌象詞本告作敕毛詩小雅楚茨既匡既敕箋云祝釋嘏辭以敕孝孫蓋古者敕戒之辭亦曰敕漢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告督郵

何竝遣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章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尋朱博龔遂傳言敕者十數後漢書始變爲勅又韓勑孔廟禮器碑勑字叔節西嶽華山碑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椽霸陵杜遷市石沛相楊統碑云孝以勑內仙人唐公房碑云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作勑而諸經敕亦作勑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勑勞也从力來聲洛代切張參五經文字云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周禮樂師詔來瞽皐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蓋勑音賚與敕字音義迥別也以上王氏說俱本顧氏金石文字記所載**𤰈**威案困學紀聞云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从古又案釋文明畏二字下注云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又鄭周禮注盧辨大戴禮用兵篇注引此竝作威則畏威二字古本通用集韻以畏爲古威字畏爲古畏字古文尚書天明畏二句竝作畏

恭稷欸書

孳孳孜孜案史記夏本紀引書亦作孳孳又蕭相國世家尚復孳孳得民和漢傳同師古曰孳字與孜

同孜孜言不怠也禮記表記俛焉日有孳孳同兗乘　汗簡几部引尚書乘作兗說文桀部兗古文乘玉篇
隸作兗栞木上刊　說文木部栞槎識也从木䟗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篆文作栞鱻鮮
汗簡魚部引尚書鮮作鱻說文魚部鱻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魚徐鍇曰三魚也魚而不變是鱻也漢書敘傳
鱻生民之鮮在晉灼曰鱻古鮮字也睿濬　說文谷部睿深通川也从谷从歺歺殘地阬坎意也虞書曰睿
畎澮距川又睿或从水又載古文睿作濬𡿨畎　說文𡿨部𡿨水小流也古文𡿨从田从川篆文畎从田从
犬聲六畎為一畝巜澮　說文巜部巜水流澮澮也又川部引虞書曰濬𡿨巜距川距距　案距與距
通揚雄羽獵賦騰空虛距連卷師古曰距卽距字𩲡化　說文鬼部𩲡鬼變也从鬼化聲顧氏金石文字
記載崔鏌北嶽廟碑沐浴皇化作皇僞古蓋通用字𧥚補載古文化作僞卽此誤也丞民上烝　案烝與
丞古通用尒疋釋言烝塵也詩烝在桑野毛傳又烝寘也鄭箋古聲填寘塵同是烝丞二字聲義相兼也錢氏
金石文跋尾載唐于德方碑云烝相高門烝卽丞字𩚚粒　說文米部𩚚古文粒汗簡食部引尚書同惟

康康　說文禾部康字下注云穅或省集韻穅古作康弼弼　說文弜部弼古文𢐀汗簡弜部引尚書同
从鄰　汗簡亥部引尚書鄰作从玉篇厶部从古隣字案漢書敘傳亦从悳而助信師古曰从古隣字又幽
通賦東从虐而殲仁兮股厷肱　說文又部厷臂上也从又从古文乙又厷或从肉作肱案漢書王莽
傳日德元厷師古曰厷古肱字𨒅佮會　說文會部佮古文會如此璪藻　說文玉部璪玉飾如水藻
之文从玉喿聲虞書曰璪火粉米黺粉　說文黹部黺衮衣山龍華蟲黺畫粉也从黹以粉省衛宏說汗
簡黹部引尚書粉作黺𪓎米　案釋文粉米二字下注云說文作黺𪓎徐本作絲音米困學紀聞云古文
尚書及說文璪火黺𪓎黼黻艾軒曰黺𪓎黼黻當各爲一物璪當爲玉璪之璪璪圖物也意其爲璪之狀而以
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攷工記謂火以圜得非指璪火爲一物乎鄭司農謂爲圓形似火此爲近之希晃
謂黺𪓎黼黻皆從黹同謂之希晃陸德明希與黹同蓋有由來也以上深寧說案說文黹部無𪓎字璪字下所
引作黺米則古文尚書作𪓎說文仍作米也汗簡黹部引尚書米作𪓎亦作絲曶忽　案在治曶史記作來

始滑裴駰注尚書滑字作曶音忽引鄭注云曶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
五官則古文尚書作曶明矣又案曶與忽本通說文曰部曶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曶今
左傳作忽漢書古今人表中曶又楊雄傳神心曶怳[illegible]曶如神於時人皆曶之並與忽同說文又載籀文曶作
回省去曰字上一畫古文尚書與籀文合遏退　汗簡辵部引尚書退作趄案退字說文彳部本作復从彳
从日从夊或作衲古文从辵作退玉篇載退字以復退衲三字竝作古文遂後　說文彳部遂古文後从辵
汗簡辵部引尚書同𥎦侯　說文矢部𥎦古文侯𨔼撻　說文手部𨔼古文撻虞書曰𨔼以記之與此合
截識　集韻識古作截畏威　說文由部本作𢌿惡也从由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於胃切又古文省
作𢌿汗簡由部畏字下注云畏亦畏字見說文又呂刑德威惟畏禮記引德威惟威則此字本有二音蓋說文
訓威爲姑原借用作威嚴字耳泰嵎隅　案魯語注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註封山隅山在今吳
發永安縣說文山部嵎字下注云封嵎之山在吳楚之閒汪芒之國从山禺聲則二字古通用也峇生

上蒼　玉篇山部岺古文倉字案倉與蒼通體月合僞倉龍服倉玉史記蕭望之傳倉頭廬兒皆是傅敷
案傅與敷通史記夏本紀與人徒以傅土裴駰曰尚書傅作敷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又宋世
家用傅錫其庶民漢書文紀傅納以言宣紀傅奏其言師古曰俱讀作敷誰𢽾敢　說文受部敢古文𢽾
案𢽾卽敢字九經字樣云隸變作敢𢍰奏　說文夲部奏本字作𢍰奏進也从夲从収从屮屮上進之義汗
簡廾部引尚書奏作𢍰又作員奡傲　見堯典又釋文傲五報反字又作奡堋朋　說文土部堋喪葬下土
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堋淫於家亦如是刱創　集韻創古作刱
嵞山上塗　說文嵞部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嵞余聲虞書曰予娶嵞
山汗簡屾部嵞大叔切見尚書𤼾癸　說文癸部本作𤼾𠇎甲　說文甲部𠇎古文甲始於一見於十
成於木之象汗簡甲部引尚書同㔗弼　說文卩部㔗輔信也从卩比聲虞書曰㔗成五服與此合玉篇
㔗字下注云今作弼𡖄外　說文夕部外古文外𠑷長　說文長部亢古文長𠑷亦古文長珡琴

說文珡部⿱珡金古文珡从金

爽 瑟說文珡部部爽古文瑟

笙𩏀 鏞案此古庸字見堯典鏞本作庸詩頌庸鼓有斁傳云大鐘曰庸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氏曰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盧氏文弨云經本作庸開寶始改此疑後人所增

牄牄 蹌蹌說文倉部牄鳥獸來食聲也从倉爿聲虞書曰鳥獸牄牄又周禮大司樂疏鄭氏曰謂飛鳥走獸牄牄然而舞也茲與此合

箾 簫說文竹部箾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所角切又音簫又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注云舜樂疏云箾簫也尚書簫韶九成因學紀聞云古文箾磬今作簫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磬 韶案磬與韶同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

朋皇 上鳳說文鳥部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古以爲朋黨字

徠⿰立義 儀玉篇立部⿰立義魚奇切古儀字

尹 尹說文又部本作尹

歖 喜說文喜部歖古文喜从欠與歡同

𢓊 起說文走部古文起作𢓊

婁 屢案屢本作婁說文屢字列尸部新附云數也案今之婁字本是屢空字此

字後人所加从尸未詳立羽切又漢書多作婁公孫宏傳上方與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又元帝紀婁敕公卿又百姓婁遭凶咎注同

⿱少囧 省說文眉部省古文省从少从囧

㿝 良說文畗部本作㿝善也从畗省亡聲徐鍇曰良甚也故从畗呂張切

菆 叢集韻叢菆二字同案菆與叢又通介疋灌木叢木釋文云叢或作菆又漢書東方朔傳菆珍怪師古曰古叢字

㥲 憜玉篇心部㥲古文憜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三

海寧馬錦校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四

嘉興李遇孫學

禹貢夏書

壺口 上壺說文壺部本作壺

𡵉 岐說文邑部𡵉古文郊从枝从山案郊卽岐字並載說文汗簡山部引尚書同

嶽 岳說文岳字下注云字又作嶽案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引此並作嶽陽

易 陽漢書地理志交阯郡曲易縣師古曰易古陽字

覃 覃說文㫗部覃字本作覃篆文省作覃古文作亶

奧

章 漳案漢書引此作衡章師古曰謂章水橫流而入河也

𠂤 白說文白部𠂤古文白

𡨦 壤集韻壞古作𡨦

鎔 錯五音集韻古文錯字

大𨻰 陸說文𨸏部𨻰籀文陸

⿱𥫗皮⿰舟几 上皮汗箭竹部引尚書皮作⿱𥫗皮

𥖿后 上碣說文石部𥖿古文碣

泲 濟案漢書引此作泲河師古曰泲本濟水之字从水𠂔聲王氏鳴盛云濟當作泲二字音同義別漢志泲水出王屋至武德入河濟水出贊皇至虞附入泜

明列爲二出贊皇者不得爲四瀆之水自白虎通云濟出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似誤以爲瀆吳氏亦云導水章冀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通用不知禹貢所言皆泲也濟不見於經何云一水乎

沿州 上兖說文水部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泲从水允聲以轉切古文作沿案說文無兖字沇卽兖也又口部㕣谷字注云山閒陷泥地从口从水敗兒讀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地故以沇名焉又案史記濟河惟沇州漢書天文志兖允沇沇州並作沇集韻云兖通作沇非是兖爲後人所變古無是字也又案漢浮于長夏承碑錢氏販尾云沇州本是沇水得名今尚書沇州之沇作兖與沈水異文而說文無兖字篆書家不知兖字所从難以下筆于謂古文从水者或用立水如江河之類或用橫水如益類之類沇本立水或从橫水作兖而隸變爲兖爾此碑與曹全碑俱作兖亦二之變文也

逌 道說文辵部本作道

𩇓 雷汗簡田部引尚書雷作𩇓集韻雷古作𩇓

𠍿 夏說文夊部𠍿古文夏

臭 澤說文大部臭大白澤也从大从白古文以爲澤字

雍沮 上灉案史記漢書引此並作雍又周禮沇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雷夏既澤爲證

此亦衛包所改**巫**印說文巫部本作巫从北从一**丱**草案漢書引此作丱師古曰古丱字也後同**蘇**繇說文艸部蘇艸盛貌从艸繇聲夏書曰厥艸惟繇與此合**彰**漆汗簡彡部引尚書漆作彰集韻桼古作彰案說文桼部云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則桼絲應作桼今借漆沮之漆非是汗簡以彡爲漆之古文亦誤從改本也**棐**篚案漢書引此作棐師古曰棐與篚同**裁**纖集韻纖古作裁汗簡戈部引尚書作戣**䂮**略玉篇刼部䂮力灼切今作略說文刀部以此字爲籀文刱案詩載芟有略其耜釋文云字書作䂮傳云略利也與釋詁文同疑略無訓利之詁作利解者必䂮也古二字亦必通用又匡謬正俗引介正作刻略利也以略爲䂮**惟甾**濰淄案漢書引此作惟甾師古曰惟字今作濰甾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釋文濰字下注云本亦作惟又作濰胡氏渭云說文有甾字菑字而無淄字淄作甾或作菑周禮幽州浸曰菑時是也**彙頻**濵說文頻部云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水濵非是又詩大雅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頻當作濵**㡿**斥說文广部作㡿玉篇云亦作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四　二

斥又說文鹵部云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甽**畎釋文云畎工犬反徐本作甽谷又說文く部古文く从田从川**鉛**鉛案漢書引此作鉛**案**松集韻松古作案汗簡木部引尚書作案**會**梁案史記引此作會汗簡西部引尚書槃作會**藝**藝案史記漢書引此並作蓺**大埜**野見大禹謨案漢書引此作埜後同**豬**豬此古都字見堯典案都與豬同史記引此作大野既都後同酈道元云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釋文云豬張魚反劉東刱反**東邍**原說文辵部本作邍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录闕又周禮邍師掌四方之地名注邍地之廣平者案原爲泉原之原音同義別後人以其簡易借之非是又汗簡辵部引尚書原作邍**戴墳**上埴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戴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琥曰戢埴音義同案戢與戠又同晉成公綏天地賦海岱赤墽華梁青黎**蔪**漸釋文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說文引見下**苞**包說文艸部蔪艸相蔪苞也从艸斬聲書曰艸木蔪苞又釋文云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盧氏文弨云經文本作苞開寶乃互易之苞正是叢生安得云非其妄改之迹宛然**夓狄**翟

案狄與翟通史記漢書引此並作狄鄭康成天官染人注亦作羽畎夏狄又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閒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左氏傳作赤狄又六冏洩泰始小國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注賓同擯又揄翟后妃之服禮玉藻夫人揄翟雜記夫人稅衣揄狄**孤果**桐汗簡木部引尚書桐作果吳氏志伊云藥緐杊君古作果**玭珠**上螾案漢書引此師古注曰螾音步千反字或作玭說文玉部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者又重文螾字注云夏書玭从虫賓釋文螾字下注云字又作玭**泉**暨案史記漢書引此並作泉此古暨字見堯典**鐵縞**上纖汗簡戈部引尚書纖作鐵**滒**河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東說文水部菏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案金氏履祥云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菏胡氏渭云許慎時經猶作菏史記漢書並作河益後人傳寫之誤又云漢志山陽郡胡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於河水在南漢時湖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菏字之誤水在南謂菏水在縣南也酈道元泗水注引此文云菏水在南水經濟水篇言菏水過湖陵縣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四　三

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作菏也**卤屆**上攸見大禹謨漢書引此作逌後同**振臬**上震案振與震同史記舜本紀引書震驚朕師作振驚朕衆**厎正**定案此古正字見堯典集韻定古作正則又爲定之古文又韻會定古通正疑正定二字古本通用正仍爲正之古文集韻非是**筱**篠汗簡竹部引尚書篠作筱說文竹部筱箭屬小竹也从竹攸聲又簜字下引夏書瑤琨筱簜**篡**簜釋文簜徒黨反或作簜他朗反汗簡竹部引尚書簜作篛**篛**喬汗簡竹部引尚書喬作篛**𦀚**塗此說文徒字案古只有徒涂二字周禮俱作涂說文塗字列土部新附文內隸文別作途昔古所無也**屋**泥汗簡土部引尚書泥作屋**金**金說文金部金古文金**瑶璸**琨釋文琨音昆美石也馬本作璸韋昭音貫案漢書引此作環又說文玉部琨下取文璸字注云琨或从貫**𠚕革**上齒集韻齒古作𠚕**羽旄**毛案段氏玉裁云經文羽旄閞寶改作羽毛**𦬸𦨈**上卉史記司馬相如傳劉茌𦬸獄注古卉字漢書同**茐**荊說文艸部茐古文荊汗簡艸部引尚書同**沍滅**漢說文水部滅古文漢汗簡水部引尚書同**沱涔**

潛同史記引此作涔後漢書作灊古字通 **云**雲釋文徐本作云說文雲部云古文雲省雨 **寢**夢案說文寢部寢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疒夢聲又夕部夢不明也从夕瞢省聲九經字樣云寢寐見周禮夢不明也今經典相承通用之 **羽旄**毛史記漢書並引作旄 **杻**杶說文木部杶古文杻汗簡木部引尚書同 **栝柏**上栝說文木部栝檃也从木𠯑聲一曰矢栝築弦處古活切集韻檜古作栝通作栝案鄭孔訓栝爲柏葉松身介疋釋木檜柏葉松身說文檜字下訓同則二字通也又說文訓桰爲炊竈木从木舌聲臣鉉等曰當从甛省乃得聲他念切與栝字音義全別郭忠恕佩觽云以竈杖之桰爲栝柏其順非有如此者卽謂此也蓋因隸變凡偏旁从𠯑者俱省从舌适括活話等字皆然以致栝桰二字混用竝非桰省可通於栝也集韻不詳篆隸之文說殊非是五經文字手部載栝括二字注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 **砅**礪案說文水部砅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詩曰深則砅今毛詩及論語所引竝作厲則砅卽厲字又案礪應作厲說文礪在石部新附注云經典通用厲漢書引此亦作厲又一切經音義梵摩喻經引尚書砅砥砮石厲作砅 **晉**砥

篇海類編砥同砥加古作晉未詳 **箟**箘汗簡竹部引尚書箘作箟又楚辭招魂箟蔽象棊有六簙說文竹部箘字下注云一曰博棊 **簵枯**楛說文木部枯字注云槀也从木古聲夏書曰唯箘簵枯木名也楛字下上引詩榛楛濟濟爲證則此經本作枯 **苞匭**匭案匭爲古文簋匭亦爲古文簋見說文竹部注云古文簋从匚軌汗簡匚部引尚書同 **俞**逾史記引此作踰案逾踰喻等字俱通用同義俞亦可通介疋釋地北陵西隃鴈門是也戰國策作西俞 **条**洛汗簡水部引尚書洛作条集韻洛字下注云古書作条卽此誤 **瀍澗**上瀍案錢氏大昕唐王居士博塔銘跋尾云說文廛从广从里从八从土詩胡取禾三百廛兮釋文廛本亦作𢈪又作厘厘本廛之省文故唐碑魏遠聽字旁多有从厘者張敬誠墓志基于瀍澗之陽後周石幢日躔南斗隋舍利塔銘俱免蓋纏唐孔泰師碑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鴻慶寺碑病纏膝理李師訓碑愛纏家國陸東之蘭亭詩適足纏利害此銘亦有離蓋纏字廣韻以纏爲纏字之俗其實乃省文爾又宋顧氏金石文字記載許洛仁碑亦瀍作瀍 **滎嶓**波釋文云波如字馬本作播滎播澤名案史記亦

作滎播既都又困學紀聞云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播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也 **盟**孟案漢書引此作盟師古曰盟音孟史記作明都 **汶嶓**上岷案史記岷嶓既藝及岷山導江並作汶三國志蜀後主傳登觀阪觀汶水之流五代史王建貶衛尉少卿李綱爲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古通用 **蓺**藝案漢書作蓺 **驪**黎案史記引此作青驪 **𠁩**中汗簡丨部引尚書中作𠁩 **狐猍**狸集韻狸或作猍汗簡犬部引尚書狸作猍 **卤頃**傾案漢書引此作頃師古曰頃讀曰傾二字古通詩召南不盈頃筐漢書郊祀歌歲處頃聽王褒傳頃耳而聽竝以頃代傾 **徠**來見大禹謨漢書作倈 **沔**沔案沔與湎通史記樂書流湎沉佚前漢書禮樂志湛沔自若竝以湎代沔 **雝州**上雍介疋釋地河西曰雝州案雝卽雍字隸省作雍九經字樣以雍爲俗字 **渭內**汭釋文云汭又作內同如銳反馬云入也 **勿**物說文勿部云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案勿通物周禮春官司常九旗雜帛爲物六書正譌

云事物之物本只此字後人加牛以別之 **邍𨺅**隰集韻隰古作𨺅 **㚇壤**上黃說文黃部㚇古文黃玉篇隸作㚇 **璆**球案史記引此作璆又說文玉部球或从翏 **玪**琳集韻琳古作玪 **琅𤥚**玕說文玉部𤥚古文玕汗簡玉部引尚書同 **侖門**上龍集韻龍古作侖 **昆侖**崐崘案史記引此作昆侖漢書作昆侖說文崐崘二字列新附 **渠𢼸**搜玉篇手部𢼸古文搜 **衜**道今作導案史記漢書竝作道下同釋文云導音道盧氏文弨云必無此音理經本作道陸音導後人例易之外謬之甚下同 **朱圄**圉案圄與圉通說文㚔部圉囹圉所以拘罪人漢書東方朔傳圄圉空虛竝以圄作圉 **倍尾**上陪案漢書引此作倍師古曰倍讀曰陪史記作負 **嶓山**上岷案漢書引此作嶓後同 **華侌**陰案說文雲部霒雲覆日也从雲今聲臣鍇案漢書曰浮雲爲我陰於吟切又或古文作侌又玉篇黔今作陰與阜部陰字混用 **盟**孟案史記漢書竝作盟 **𦨈**津說文水部𦨈古文津 **大岯**伾釋文云伾本又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音郵郭撫梅反字或作岯 **瀁水**上漾案漢書引此

作洚 **歠** 斘說文辵部歠古文道从㞢寸 **漾** 漾說文水部漾古文漾从養案史記及裴駰引鄭注竝

作瀁 **滄浪** 上滄汗簡引尚書滄作滄玉篇水部滄古文滄 **東迆** 迆二字同案史記漢書竝作

迆 **為匯** 案今作于匯胡氏渭云俗本作為匯然古文尚書如是 **洪** 溢案史記及裴駰引鄭注竝

作洪漢書作轶古俱通用 **匋丠** 上陶說文缶部匋瓦器也从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匋案史篇讀與缶

同玉篇云今作陶又汗簡勹部引尚書陶作匋 **浓** 汶此偏旁古文 **亖坶** 塤今作隩說文土部坶

古文塤汗簡土部引尚書同玉篇土部塤於報於六二切四方之土可居夏書曰四塤既宅本亦作隩又史記

漢書竝作奧師古曰奧讀曰塤 **滌原** 源案史記引此作原原本作原後人復加水旁為源非是說見前

遺字下 **內總** 上納釋文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注如字案漢書作內師古曰內讀曰納下同

鍠 鍠說文金部本作鍠隸變作鍠 **內覓** 秸案漢書引此作覓二字同 **臬** 栗說文卣本作

臬汗簡卣部引尚書栗作臬 **𢒉厌** 上諸汗簡彡部引尚書部作𢒉玉篇彡部𢒉古文諸諸 **嫚觚**

上綏汗簡女部引尚書綏作嫚玉篇女部嫚乃罪切嫚嫚又思惟切尚書為古文綏 **嬰觚** 上要說

文臼部嬰古文要汗簡女部引尚書同 **勝舉鼎** 豎案漢書引此同 **𢆯珪** 圭說文土部珪古

文圭从玉案禮記王制賜圭瓚然後為鬯釋文云圭字又作珪珪古字圭今字又一切經音義勝天王般若經

後敘錫珪下引尚書禹錫元珪亦作珪

𠙴 甘集韻甘古作𠙴 **斮夏書**

大芔 戰玉篇止部芔古文戰 **目** 甘說文目部本作目案隸釋載西嶽華山亭碑甘尌弗希甘作目

告 告說文告部本作告从口从牛 **𠂇𡵍** 扈說文邑部𡵍古文扈从山弓 **侮** 侮說文人部

載古文侮从毋作侮汗簡人部引尚書同 **勦𢇍** 絕說文糸部𢇍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漢書路溫舒

傳𢇍者不可復續師古曰𢇍古絕字 **馭** 御說文彳部馭古文御从又从馬 **影** 馬說文馬部影古文馬

翳 戮匡謬正俗引古文尚書戮作翳玉篇羽部翳刀竹切今作戮 **祛** 社說文示部祛古文社汗簡

土部引尚書作墜 **伖** 孥說文女部伖古文奴从人汗簡女部引尚書同案周禮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

於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注引書予則奴戮汝則古本作奴後人始增作孥孥字說文所無又案困學紀

聞云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戮之以為奴也泰誓云囚奴正士旹及子之閒

予

㐅孚㞢哥夏書

佾 逸見大禹謨又釋文本又作佾 **悆** 豫說文心部悆忘也嘾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悆悆喜

也今書作豫則二字古通汗簡心部引尚書豫作悆 **威** 滅集韻滅古作威 **弍** 貳此古二字見堯典案

貳為借用字應作二孔傳云則民皆二心矣知古本原作二字衆 **廼** 乃玉篇乃部乃與廼同 **般** 盤

案盤應作般尒疋般樂也孟子般樂怠敖尒社志鴻漸於般說文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

也是則般旋般辟般樂游般般桓般折等字皆當从般盤本作槃器也籀文作盤見木部从般聲無他義又貴

棁字原云仲秋下旬碑般桓張納碑般桓弗就義作盤此應作般字原說非是 **逆** 遊說文㫃部逆古文遊

后珩 羿說文弓部羿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幵聲論語曰羿善射汗簡弓部引尚書羿作珩 **咸**

㘝 怨集韻怨古作㘝 **𢦔** 戒案說文戒字从廾从戈廾字玉篇隸作𢦔此从隸變也 **訔** 訓汗簡

言部引尚書訓作訔玉篇言部訔古文訓 **芹** 近說文辵部芹古文近汗簡止部引尚書同 **嵒** 本說文

木部嵒古文本汗簡木部引尚書同集韻作嵒 **眎** 視說文見部䀡古文視汗簡示部引尚書同集韻作眎

艕 艕說文舟部本从舟旁 **㐭** 懍集韻廩古文㐭又云懍古通㐭案廩懍二字漢書多通用食貨志可

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賈誼傳直為此廩廩循吏傳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遺風矣揚雄傳慘廩宋

玉九辯廩秋皆懍義又案說文仌部凜寒也从仌廩聲力稔切懍字說文所無凡用懍字義當从此古省作廩

或作凜 **㱙** 㱙說文歺部㱙腐也从歺丂聲或从木作朽 **餚音** 上嗜玉篇食部餚與嗜同 **峻**

寓 宇說文宀部寓籀文宇作禹 **彫廧** 牆玉篇嗇部廧同牆案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釋文云牆本

或作廥左傳狄人伐廥咎如穀梁作牆漢書鄭昜傳牽帷廥之制文選作牆紀松綱說文糸部松古
文綱咊鑾鈞說文金部鑾古文鈞从旬㐬隊墜說文自部隊从高隊也从自豕聲土部墜列新
附文訓陊也从土隊聲古通用隊直類切是墜爲隸文所加也案古多用隊隊檀弓退人若將隊諸深淵樂記下
如隊左傳周敢失隊漢書枚乘傳隊入淵深韋賢傳宗周以隊拉以隊作墜𢇍禩祀說文示部祀或
从異作禩汗簡示部引尚書同烏鳴說文烏部烏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
臣鉉等曰今俗作鳴非是虖呼集韻呼通作虖案漢書武帝紀鳴虖何施而臻此與从此害曷案害
與曷通詩周南害澣害否釋文云户葛切曷何也仌依見舜典案衣字篆體如是鬱匋上鬱集
韻鬱古作鬱忸怩怩汗簡心部引尚書怩作㞾集韻怩古作㞾㥏悔集韻悔或書作㥏
冐徑征集韻征古作徑夏書
攸脯輔汗簡示部引尚書輔作脯集韻脯古文俌案俌與輔通介疋釋詁弼棐輔比俌也註云俌猶輔

也蓺藝釋文藝本又作蓺季穐秋說文禾部籀文秌作穐汗簡禾部引尚書秋作穐集
集說文雥部本作雧或省作集防房汗簡户部引尚書房作防嗇嗇說文嗇部嗇古文嗇从田
集韻古作畬駥馳案此字左從古文馬字右從秦石刻也字俱見說文汗簡馬部引石經馳作駥同集
韻作駥稍誤㦲誅集韻㦲追輸切與誅同博雅殺也古蓋與誅通又汗簡戈部引尚書誅作㦲敢
殺集韻殺古作敢卽此字㩁殺說文殺部䘩古文殺坙炎說文赤部坙古文赤字案說文赤字
本从大从火作交與炎相似又古文作坙或傳抄者以形似而誤也㷉烈說文火部本作㷉隸變作烈
㤅愛說文心部本作㤅惠也从心旡聲玉篇云說文惠也今作愛案說文愛字入夊部作愛行皃音同義
別後人混用汗簡心部引尚書愛作㤅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四　海寧馬錦校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五

嘉興李遇孫學

湯斮䜭商說文商部䜭籀文商書
恖悉說文釆部恖古文悉爯稱汗簡爪部引尚書稱作爯玉篇冓部爯與稱同案仲秋下旬殊嘉爯
卓然綏民校尉熊君碑長子爯孝竝以爯作稱君𤔔亂集韻亂古作乿汗簡爪部引尚書亂作乿嗇
穡案穡古省作嗇禮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嗇同穡先嗇神農也司嗇上古后穡之官史記殷本紀
舍我嗇事而割政漢成帝詔服田力嗇律歷志稼嗇蕃息師古曰讀作穡害卷喪集韻喪古作卷亞
仰信說文言部仰爲古文信从言省
中㗊虺史記殷本紀中㗊作誥集韻仲㗊湯左相或作蹄㗊通作虺㞢𢍉誥集韻誥古作𢍉
䜭書

放坐桀汗簡土部引尚書桀作坐集韻桀古作坐慙慚說文心部本作慙予志恐說文
心部志古文恐口寔實案寔古或省作是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兩
邦若壹王之塗讀是爲寔秦晉是能咨之亦寔之省文禮記引作實詩召南寔命不同釋文云寔韓詩作實北
海相景君銘天寔爲之鄭固碑寔天生德二字古通緜鳴案緜卽鳥字見堯典恿勇說文力部恿古
文勇从心汗簡心部引尚書同知智案經典多以知爲智漢碑詞者景君墓表東修仁知戚伯著碑仁知
約身亦竝作知吕希布說文巾部本作希从巾从父聲案校官碑希政優優帝堯碑體別枝希華山亭
碑甘對弗希竝从此式䜭商說文㕯部商古文商汗簡㕯部引尚書商作䜭附埶勢說文丮部
埶種也隸加芸作藝力部新附文勢盛力權也从力執聲經典通用埶案禮運刑仁講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
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漢書地理志叙傳坤作墜埶高下九則高紀泰得百二地埶便利食貨志交通王侯
力過吏埶皆讀世音寔番繁案繁與番本通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寔番有徒

刖茾茜良夫解曰實蕃有徙蕃古或省作番史記卜式
傳隨牧畜番注同蕃又白石神君碑永永番昌隸釋云
以番宅䇱憖懼汗簡心部引尚書賜貨說文貝部
爲蕃懼作憖集韻懼古作憖賜資也从貝爲
聲或曰此古䇱丞客集韻客古作否案否與丞同漢
貨字讀若貴書晉恭王傳子安王晚節遂師古曰
遺與丞同猶亯忎仁說文人部忎兆兆案說文卜
言貪害也古文仁从千心部兆灼龜坼也
以卜兆象形仇餉餉汗簡食部引尚書餉作餉案漢
古文省作兆章帝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
注餉糧也耿惄慶集韻慶古作惄汗簡心部縣顯
古餉字引尚書作惄並同隸變各異說文
日部縣泉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䢔遂說文丕𥝢
以爲顯字汗簡絲部引尚書顯作㬎部𨖷古文遂
兼集韻兼古㓷制說文刀部㓷古集韻
从二秉作隸文制如此集韻作㓷祀古書作
夌呆金石文字記載夫子廟𨗨𦉪昆說文裕部𦉪周
堂碑及道因碑拉稀作衰人謂兄曰弟从弟从
眾集韻云𦉪得說文亻部㝵古文得省𦉪巳說
通作昰亻汗簡寸部引尚書得作夆莫乇文巳部

乇古玨好集韻維亓乿始汗簡乙部引尚書旦𧆂
文巳好古作玨始作乿集韻始古作乿
㬎釋文字或作𢦏案周禮司獻掌窻市之禁令禁其
關叕者與民獻亂者从此漢隸周作𢦏樊敎修華㱿碑
詠強澉攜豬民字原引周官大司徒以刑敎中川民不
獻語爲證說文日部㬎睎也本部㬎疾有所趣也獻字
列虎部新附文三字音同楊氏錫覲云泰李斯刻石文
以急㬎字代獻虐字後人又以睎㬎字代獻虐急㬎字
而獻㬎二字俱廢俗作㬎从恭并㬎之
形義亦失之矣隸文滅古之失如此

湯𢍏 商書

嗞𢍏告此古語字案語又爲古文告字禮緇衣尹吉
詰曰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
耳䌛獻案介正釋詁䌛道也又漢書敘傳讀先聖
也之大䌛分即用小雅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語二字壽說文少部𠜴祇案示同祇周
古通茶𠜴古文𢍏从刀書神示禮春官大宗伯掌
天神人鬼地示之既禍漢書五行志數其獻孚右
禮釋文示或作祇福師古曰既古文禍字佑

說文又部右手口相助也从又䇱晉偕汗簡曰部引
从口臣鉒等曰今俗別作佑尚書偕作晉集韻
偕古作晉案漢書王子侯表或獲獸戾集韻若
晉差失軌師古曰晉古偕字也戾古作獸叒案說
文叒部日初出東方暘谷所登榑桑叒將霝閑說文
木也象形而灼切今作若木二字古通雨部古文
貫作霝案隕與貫通左傳有死無貫史記宋史家貫星
如雨漢書司馬相如傳滑滑貫墜師古曰即隕字又北
海相景君銘貫絕奄忽夏深困淵說文水部困古文
承碑凤世貫祚並从此淵从口从水汗簡水部
引尚艁造說文辵部𢀖敢敢說文受
書同艁古文造从舟部敢籒文敢
𣪘伊說文人部伊
古文伊从古文死
𣅅 商書
䰟鬼說文鬼部代虍虐說文虍部虍古文与與
𩲡古文鬼从示虐如此玉篇隸作虐說文
勹部勹暘弓也一求荷備集韻甘哥上酣集韻弜
勹爲勹此勹與同荷通作備酣或作甘
巫說文巫逆田畋案田與畋通禮王制天子諸侯
部弜古文巫無事則歲三田孟子今王田獵於此

並以田㚘比說文比戜國集韻彡彡洋洋汗簡
代畋部㚘古文比國古文戜彡部尚書洋
作彡集韻彡美
善也通作洋
大太案說文水部泰滑也从廾从水大聲古文作太
隸省作太又大部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則
太泰本一字古與大通用莊子有虞氏不及泰氏即大
庭氏也漢書禮樂志橫泰河即大河楊雄傳作橫大河
泰收泰半之賦即大半洪氏适釋魏元丕碑云范蔚宗
避其父陳泰後漢書無泰字郭林宗鄭公業之名皆易
爲太漢人書碑廟號太宗官名如太尉太常太守太中
地名如太原太陽之類皆作大泰山亦作大此碑載魏
君之毋卻作泰夫人
其用字故相反如此

命 商書

宗庿廟說文广虒肅肅說文聿部肅𡰥晉監說
部庿古文廟古文肅从心从卩文臥部
晉古文耳侯辟汗簡人部引尚書𡈼基集韻基古
監从晉辟作侯集韻辟古作侯作至汗簡土部
引尚書𢆶忝案此从古文唆俊俊見堯典又込越越
作巫天字亦偏旁古文釋文木亦作唆

說文辵部越踰也从辵戉聲易曰雜而不越王伐切今作越二字古通㘡圖圖汗簡口部引尚書圖
作圂集韻圖古作圖兇機案幾與機通皐陶謨萬幾劉寬碑作幾訓導萬機徃往玉篇彳部徃古文往
省括括案說文手部本作括隸變从舌見禹貢栝字註彭變汗簡彡部引尚書變作彭玉篇彡部
彭古文變𢀜謚義見皐陶謨又釋文本亦作謚密邇邇集韻邇古作邇說文辵部邇近也从
辵壐聲人質切與邇義同音別

右上篇

繞晃說文日部晃或从糸作繞亾畺畺說文畕部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又重文疆字畺或从
壐土案白石神君碑萬壽無壐字原云卽疆字慾欲說文本作欲無慾字此作慾古文有此字與欲通用
緃縱集韻縱古作緃㠯誓速說文辵部誓古文速从欶从言氒䏍躬說文呂部躳躬同
乍作集韻作亦省作乍猻猶案猷與猻通見湯誥猶卽猷字偏旁轉移耳介疋釋言猷若也注引

詩寔命不猷爲訓詳見盤庚窮窮集韻窮或作窮𢀜兌悅案兌與悅通禮記引說命俱作兌命
鄭氏云兌當爲說惠氏棟云周易以兌爲說呂覽四月紀凡說者兌之也是二字通

右中篇

㞢亯享說文亯部本作亯岩陞升集韻陞通作升玉篇同升孫遜案孫與遜同論語奢
則不孫史記晉世家公曰鄭不孫漢書禮樂志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竝讀作遜辨辯說文辡部辨皐
人相與訟也从二辛集韻辨或从言作辯寵寵金石韻府引義雲章寵作寵

右下篇

咸ナ弌悳商書

鹵敎陳說文自部訓陳爲絆後攴部訓敶爲列也集韻敶或作敶通作陳案孔宙碑血盤不敶校官碑
匧豆用敶魯峻碑九江壽春敶冀竝从敶代陳兲難難集韻難古作難忱諶案忱與諶同詩大雅
天難忱斯說文言部諶字下引作天難諶斯厶私說文厶部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汗簡
亥部引尚書私作厶集韻厶通作私臤材才集韻才通作材案漢書賈誼傳吳公聞其秀材材與才同
盤盤說文槃古文从金籀文从皿庚商書
戻矢說文艸部菌糞也从艸胃省集韻菌或作戻屆屎屁等字通作矢案史記廉頗傳頃之三遺矢矣以
矢代屎又一切經音義出瞿論第四卷戻字下注云古書亦作矢急恪汗簡心部引尚書恪作急案說
文本作愙臣鉉等曰今俗作恪㞢㫁斷說文斤部㫁亦古文斷粤由說文丂部粤木生條也从
丂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粤枿古文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古文省丂而後人因
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从丂上象枝條華亟之形臣鉉等按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也用枿之語不通以
州切巿蘖說文木部㯿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㽕㯿又㯿或从木辪聲作㯿又古文㯿
从木無頭作巿又枿亦古文㯿汗簡木部引尚書㯿作巿紹紹說文糸部古文紹从邵大㒶業

集韻業或作㒶繇鹵上由案史記文帝紀福繇德與漢書武帝詔勸善刑罰五帝三王所繇昌遂仲舒
傳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竝以繇代由其㣥義當从遜从辵爲得義說文辵部遜行遜徑也从辵繇聲以周切
此與今訓由爲自也行也合由字反爲借聲蓋說文無由字只有粤字訓木生條也義別又說文系部繇隨從
也从系䍃聲余招切與遜字音義俱別今以繇代由此古文從遜而省湯誥猷字大甲猶字竝同𡉀亏
廷庭案此廷字及中篇王廷字俱應作廷江氏聲曰唐衛包始改作庭非譖播說文言部譖敷也从
言番聲商書曰王譖告之與此合聒聒聒聒說文心部懋譖自用之意也从心錯聲商書曰今女懋
懋古文从耳作𦗥汗簡耳部引尚書聒作𦗥案說文耳部聒讙語也與懋字義迴別祇因古文从耳遂省作聒
此亦衛包所改書疏引鄭訓聒聒如聒耳之聒則鄭本不作聒必改經時連注及之馬訓聒聒拒善自用之意
與敔文合說文少一拒字耳驗險案說文驗字列目部新附文曰上下驗也从目僉聲居奄切與險字
義迴別此必傳寫之誤蓋篆體險作驗與目旁相似耳𢀜懸惕集韻惕古書作懸汗簡心部引尚書

惕作悬 予亦烛 拙說文火部烛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烛謀讀若巧拙之拙與此合汗簡
出部引尚書拙作精筆迹稍畀 岩网 網說文网部本作网或从系作國 岩巖 農說文履部履古
文處汗簡州部引尚書作處 力畜 畜說文畜部古文畜作畜从用與積通見湯書 田晦 畝
說文田部本作晦或作祁案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與敢同漢書食貨志故必逃步立晦師古曰晦古
畝字 退 取說文辵部退數也从辵貝聲周書曰我與受其退今作敗古字通 個 個說文人部個大
兒从人同雍詩曰神同時個個他紅切今作個是二字古通 恩 憸說文心部思庚利口也从心从用書
曰相時思民汗簡心部引尚書同集韻憸或作思 散 猶案二字同哀艮碑平仲小國之卿其憸散稱隸
釋云以散爲猶尒疋釋詁言散載行訛言也釋文云散字亦从才 而胥墮 動汗簡止部引尚書動
从止旁作通 岩火出寮 燎說文火部以寮爲祡祭天以燎爲放火案漢書禮樂志雷雹寮師古
日寮古燎字 弫可訔 衞汗簡宀部引尚書衞作訔集韻衞古作訔 弫彰 靖韻會靜通作靖

案堯典靜字亦作彦古文通用 逞 遲說文辵部遲或从尸作追汗簡辵部引尚書作尸集韻追待夾切闕
人名尸任古賢人書追任有言 尒慭 勞集韻勞古从悉作慭 予弫貪 抱釋文本又作弁說文
廾部貪古文弁汗簡穴部引尚書奄作貪 予告女亏難 難集韻鷞古作離 若敧 躲說文
矢部躲从矢从身篆文从寸

右上篇

卤話 話玉篇舌部𤕌古文話 古成𦴗 前說文止部𦴗不行而進謂之𦴗从止在舟上集韻云
隸作前 胥儆 感案隸釋載武榮碑憖哀悲𢜶感作憖又楊秩碑作儆郎儆字此作儆亦隸變也 自
鞫 䩨案說文卒部鞫窮理罪人也从卒从人从言行聲隸省作鞫又草部鞫踢鞫也从草匊聲二字通用
作荊爲是 女弫洊 濟汗簡水部引尚書濟作洊 自忞 忞集韻忞古作忞 起嚱 䄠噱典
穟通未詳 迋 迋說文辵部本作迋 御 迋案御與迋通詩百兩御之以御田祖以御于家邦曲禮君

命召雖賊入大夫士必自御之皆作迋字音義又列子鄭氏御駭鹿而擊之注御音迋迎也匡謬正俗引盧庚
予御顏乃命於天音討詳見牧晉今本衛包所敗 資 𧷾說文系部資古文𧷾从庚貝聲臣鉉等曰今俗
作古行切汗簡庚部引尚書顏作資 𤕌 疾說文疒部𤕌古文疾 顛 顛廣韻顛同顛 戉 𢦏案此
爲斧戉之戉古文省通 劓 劓說文刀部劓刑鼻也从刀鼻聲易曰天且劓又臬或从鼻作劓

右中篇

𦨈及竺 篤說文二部竺厚也从二竹聲冬毒切亯部篤厚也从亯竹聲讀若篤音義竝同集韻竺篤
二字同列注通作篤案尒疋釋詁竺篤竝訓爲厚又楚辭天問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注厚也一作篤又隸續載
平與令薛君碑遺此竺晏㠭篤厚之篤似應作竺與篤說文訓篤爲馬行頓遲也義別此經竺字亦衛包改从
篤 弔繇霧 靈集韻靈古作霧 尚皆㥯 隱說文心部𢡱謹也从心𢡱聲自部隱𧃻也从自
𢡱聲二字音同義別古文省通 𦨈恐漻弫 否此古文弗字見堯典案古文尚書否俱作不不俱作

弫此獨否作弫荳亦通用 賜瑤 賚集韻賚古作瑤

右下篇

兊 說見太甲又釋文本又作兊音悅下篇同 兪
宅卣亩 臬案此說文廩本字經从臬而省廩與臬音義亦通 龔墨 默史記賈生傳于嗟墨
墨分生之無故漢書作默默是二字古通又奠書碑元墨有成字原云義作默 卣宋 審說文采部宋悉
也知宋諦也从宀从采篆文宋从番 兊筑 築案築與筑通金滕盬起而築之釋文云築音竹本亦作筑
謂築其根又築鄭馬于金滕訓爲拾釋言筑拾也則鄭馬木亦皆作筑 傅巖 巖說文叩部嚴古文嚴
山部巖岸也从山嚴聲無古文此从嚴之古文 鼂 朝案鼂與朝通史記儒林傳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漢書
作𦾔師古曰古朔字又通爲朝夕之朔漢書嚴助傳𦾔不及夕又汗簡引尚書朝作𣆀 內錯 諺汗簡
口部引尚書諺作響集韻諺古从口 聁 與說文宀部寗字下引書曰若築不聁貽作聁與此合 卣寮

僚古文省通案祇睦後碑彖屬欽熙魏元丕碑訓者羣彖竝从此**豖罰**疇說文田部疇或省作罰者集韻䍐雉名又爲壽之古文古蓋通用

右上篇

對樹說文木部尌籀文樹汗簡木部引尚書同**㤅常**裳說文巾部本作常或从衣作裳**厶尼**昵案尼與昵通尒疋釋詁卯尼也孫炎曰卯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遠來**亡息**患說文心部患古文患**惟醇**醇說文酉部本作醇集韻醇古作醉汗簡酉部引尚書醇作醇

右中篇

舊斅學說文敎部斆覺悟也篆文省作學則斆學本一字是以禮樂記引書作學學半後人以此經應讀二音遂攷从二體其賓一字也**遜**遯集韻遯古作遷**咊蕎**羹說文鬻部鬻五味盉羹也从鬻从羔詩曰亦有和鬻或省作羹小篆从羔从美作羹**盬棄**梅汗簡木部引尚書梅作棄集韻梅書作棄

丙招上旁說文上部丙古文旁**岩亏朩**市說文冂部本作㞢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冂从丂丂古文及彖物相及也之省聲**叀**專集韻叀通作專**嫩**美汗簡女部引尚書美作嫩集韻嫩通作美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嫩宮室又師氏掌以嫩詔王又冬官攷工記輈人輈有三理一者以爲嫩也注三理遂財之道嫩者共財欲美而無惡也

右下篇

高宗肜日

雊鵜雉說文隹部鵜古文雉从弟**兲鑒**監說文臥部以監爲臨下金部以鑑爲大盆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于月案二字古通用周書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詩大雅儀監于殷俱鑑之音義南齊武帝詔弗忘鑒寐梁武帝詔無忘鑒寐或作監寐後漢桓帝紀監寐寤歎劉陶傳不能監寐又華山廟碑周鑒於二代竝通用無別**夅秊**年說文禾部本作秊**亡豐亏尼**昵見說命又案盧氏文弨云經文本作尼衛包乃添日旁

鹵伯戡戡說文戈部𢧢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𢧢黎與此合又別出㦰字云刺也从戈甚聲伏生大傳亦作𢧢案惠氏棟云漢書載左氏傳云泠州鳩曰王心弗𢧢孟康曰古堪字今左傳作堪釋詁云堪勝也郭璞注引書曰西伯堪黎是堪與𢧢同孔氏傳云戡亦勝也說文戡刺非勝也當从𢧢書傳作𢧢**𥅆**黎說文邑部𨛫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𥅆聲𥅆古文利商書西伯戡𥅆與此合**弜𡠗**摯釋文摯音至本又作𡠗又說文女部𡠗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𡠗讀若摯同一曰虞書雉𡠗**多𠫚**參集韻參古作𠫚

𢼸学

沈酗酗說文酉部本作酌醉醟也从酉句聲集韻云或作酗又釋文引說文同**𢓜**敗說文引作𢓜見盤庚**屮敵**竊擬古遺文竊作敵**亙**恆說文二部亙古文恆从月詩曰如月之恆**敵讎**

讎集韻讎古作𢇍汗簡心部引尚書讎作𢇍**岩𡸒**涉集韻涉古作𡸒**𣿹𣾰**涯汗簡水部引尚書涯作𣾰集韻涯或作𣾰**𢽾粵**越案粵與越通漢書吳姓諸侯王表外攘胡粵與越同高帝紀吳芮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董仲舒傳粵王句踐貨殖傳粵王句踐又文選劉峻廣絕交論泊𢿱倫粵與踐竝以粵爲越**發出俇**狂說文犬部俇古文狂从心**𩵋**吾案此說文魚本字古與吾通列子黃帝篇姬魚語女注姬讀居魚讀吾此以魚通吾也晉語暇豫之吾吾注吾讀如魚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河有魚山或者是乎此以吾通魚也**𦓤**耄說文老部耄年九十曰耄从老从蒿省案耄字說文所無老字从毛从人从匕再加毛作耄則不成字矣或通作旄此經釋文云又作旄射義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竝以旄爲耄**顛𧿹**蹐說文足部跂登也从足𦧺聲商書曰告予顛蹐案史記亦作蹐說文自部無蹐字此經亦後人所攷**數**攘集韻攘古作𢿱**㕣**容說文宀部公古文容从公**多脊**瘠案瘠應作膌說文肉部膌瘦也从肉脊聲此從膌省**臣𨶹**僕說文菐部𨶹古文僕从臣**舊貟**云案員

與云通詩鄭風聊樂我員釋文員音云本亦作云正義云員古今字聊句辭也　亞鷃　顧說文隹部雇或从雩作鶚集韻顧古作鶚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五

海寧馬錦校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六

嘉興李遇孫學

大　泰見太甲案困學紀聞云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示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又案惠氏棟云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於衛包又云漢陽令楊君碑大夫人字始作泰知大與泰異文始於後漢

斲　周書

延勞　民集韻民古作勞案隸續載左傳石經遺字民作𢀍亦即此字

刎務　刖集韻刖古作務

腼　孕汗簡肉部引尚書孕作腼集韻孕古作腼案薙氏掌殺艸秋繩而芟之注云含實曰繩釋文云繩音孕字當作腼傳寫誤也管子五行篇腼婦不銷弃注云腼古孕字

僤　億說文人部本作僤汗簡人部引尚書作僤

右上篇

殉　徇案集韻殉徇音義竝通說文無殉字殉即徇之別體

𢧵　穖集韻穖古作𢧵

刖　剕說文刀部剕或从卜作川

戮　𢦏玉篇戈部戮古𢦏字一切經音義僧祇律第十九卷𢦏古文戮同

右中篇

𢿌　斮集韻斮古作𢿌

務滋　滋集韻滋古作滋

除亞　惡案惡與亞通史記盧綰傳綰孫他人封亞谷侯漢書作惡語林宋人有獲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劉原父曰漢條侯印古亞惡二字通用畢漢書以證又北夢瑣言梓潼縣張惡子神今圖志作亞子顧氏炎武云亞古音烏路反平聲則音烏考鐘鼎銘惡或爲亞古人之書假借從聲亞駝即滹沱也

右下篇

坶　牧見舜典又釋文牧如字徐音茂說文作坶字林音母

斲

戉 鉞見盤庚又釋文鉞音越本又作戉

逷 逖說文辵部逷古文逖汗簡辵部引尚書同釋詁亦作逷郭璞引此經以證詩抑篇用逷蠻方左氏襄十四年豈敢離逷史記引大誓離逷其王父母弟並同

𦍋 羌說文羊部𦍋古文羌如此集韻隸作𦍋

纑 盧案史記周本記亦作纑

旦棄 棄說文華部本作棄籀文作棄

亞畣 答集韻答古作畣

尚狟狟 桓桓說文犬部狟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與此合

亞御 迓案惠氏棟云匡謬正俗云牧誓篇曰勿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徐仙民音御爲五所反案御既訓迎當音五嫁反不得音御案此則孔氏尚書本作御訓爲迎也史記及馬融本皆作禦王肅又讀御爲禦非也古禦字作御古文春秋傳皆然毛詩谷風曰亦以御冬毛傳云御禦也御又與迓同大雅思齊曰以御於家邦傳曰御迓也鄭氏于鵲巢箋亦訓御爲迎曲禮曰大夫士必自御之注云御當爲訝迎也士昏禮注同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訝也世人亂之但御雖爲逆訓詁家當依本字釋之無直改經文之理唐石經亦仍其誤則知古文之亡久矣

武戉

旇 魄集韻霸古作旇案霸本普伯切說文訓月始生霸然也徐鉉以爲今俗作必駕切以爲霸王字又案漢律歷志亦作霸師古曰古魄字

𡉈亏豊 豐說文豐部豐古文豐玉篇作豊集韻作豊俱隸變之異

匽 偃案史記啓世家子匽立漢書郊祀歌與文匽武師古曰古偃字又王吉傳風寒之所匽薄又天文志五星同色天下匽兵並同

皀 華集韻華古作皀

蠻貉 貊說文豸部本作貉集韻云或从百

戹 俟案俟本作埃集韻埃或作此此作戹或從此而誤然古文通用亦未可知

瀏 漂集韻漂或作劉

散 散案說文林部散本作散分離也又肉部散雜肉也二字同音異義廣韻云今通作散

巨 鉅案巨與鉅通史記禮書宜鉅者鉅宜小者小前漢書食貨志庶人之富者累鉅萬此皆以鉅作巨

劉𪐴 爵說文鬯部本作𪐴集韻云古作𪐴

鴻 洪案伏生大傳作鴻範漢書五行志亦作鴻史記河渠書洪水作鴻水二字古通用

范 範案範應作范說文云法也通作範又通作范禮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禮運范金合土太元經矩范之動成敗之故也楊著碑攷茲師范劉衡碑師劉之范司空殘碑納我銘范並以范代範范字

笄 箕汗簡竹部引尚書箕作笄集韻箕古作笄

圣昝 昔說文日部本作昝隸作昔汗簡日部引尚書昔作昝

骸垔 陻說文土部垔古文垔案垔字下注云塞也尚書曰鯀垔洪水从土西聲古只作垔後人加自

震悠 怒集韻怒古作悠汗簡心部引尚書怒作悠

卣𢑚 斁說文攵部𢑚敗也从攵畢聲商書曰彝倫攸𢑚汗簡攵部引尚書斁作𢑚同案二字音義迴別作斁者誤也史記集解徐廣曰斁一作釋應云一作彝亦是偏旁傳寫之誤

次弍曰敬 敬見堯典案漢書五行志及孔光傳引此並作蕤用五事然鄭康成小旻箋引此仍作敬蓋因古數字似羞而誤也

次三曰叶 協見堯典案漢書五行志作汁師古曰汁讀曰叶和也

𦣝甫 上威見大禹謨案史記亦作畏漢書五行志及谷永傳並同

木曰凸 曲說文曲部凸古文曲

弌曰兒 貌說文兒部本作兒籀文作貌

恖曰睿 睿見益稷案五行志亦作睿

朙作晣 哲釋文哲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孔氏正義云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爲哲案說文日部晣昭晣明也从日折聲禮曰晣明行事旨熱切王氏鳴盛云攷哲字此經及儀禮哲明行事皆當之舌反詩陳風明星晣晣小雅庭燎晣晣易大有九四象傳明辨哲也當之世反然其義皆同則音彼此互易皆可故釋文于此經並列二音據疏王肅作悊則謬矣鄭作哲而讀爲哲訓昭哲與說文合又案今蔡氏集傳作哲

亞叶 協案大傳引洪範亦作不叶於極

旹人所 斯汗簡斤部引尚書斯作所集韻斯古作所

悖 㷊玉篇孔部㷊或作悖

毋 無案無與毋通史記宋世家亦作毋偏毋黨

毋頗 陂釋文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案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叶詔改爲無偏無陂冊府元龜天寶三載敕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于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

詁無別爲陂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揭領壁鈌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無偏無頗字宜攺爲陂使先儒之義去彼齊育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宜示國學主者施行文苑英華亦載此勑是孫遜艸但陸氏釋文成於唐初陂音秘云云宋人攺釋文時增也又案顧氏炎武云唐明皇攺尙書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復公儉信如何也禮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爲我而其見于他書者述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然監本猶存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書則曰無偏毋頗其本之傳于今者則亦未嘗攺也惠氏棟曰元宗據周易攺爲陂楚辭曰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曰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是古易本作頗故釋文又音魚何反攺頗爲陂失所據矣

㞢詛 義見皋陶謨案明皇詔及匡謬正俗所引義皆作詛今作義衛包所攺詛从宜聲宜古音魚何反正與頗協

迮妞 好說文女部妞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妞與此合又玉篇作妞

毋偲 黨集韻偲古書作能通作黨

兮兮 平平見堯典案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贊引此作王道便便徐廣云一作辨

頗辟 僻宋辟與僻通禮樂志傲辟喬志學記燕辟廢其學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孟子放辟邪侈漢書南粵傳南海辟遠並以辟爲僻又案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頗僻亦作頗辟

曰涩 齊玉篇水部涩古文濟宋濟與霽通爾疋釋天濟謂之霽琥濟止也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又宋世家及周禮太卜注並引作濟

曰圛 驛案太卜注亦引作圛王氏應麟云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尙書以弟爲圛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弟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鄭依賈氏所奏古文尙書曰涩曰圛與周禮注同

曰𠁩 悔說文卜部𠁩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𠁩从卜每聲與此合今混作心部之悔字非是

八庶政 徵案政與徵通周禮地官均人掌均地政注政讀爲征地政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征又與徵同地官閭師以時發其賦又三王世家非教士不得從徵古俱通用

番庀 廡汗簡广部引尙書廡作庀宋孔氏正義云廡豐也釋詁文今爾疋作蕪郭注錄蕪豐盛貌云洪範庶草蕃廡蕪廡音義同又說文林部森

字下引書作庶草繁無亦訓豐也又晉語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昭曰廡豐也與書同古字俱通用

曰旹 狂說文犬部本作狌隸作狂

畯民 上俊見堯典史記引同

弌曰㦰 壽說文老部本作𦒴从老省𠷎聲隸變作壽不成字

弍曰㾐 疾說文疒部㾐籀文疾

三曰㝈 貧說文貝部古文貧从宀分作㝈汗簡宀部引尙書同

㚔敫 㚔古文省

亞肖 貴集韻貴古作肖又說文女部妻字古文作㚖云古文妻从肖女肖古文貴字

亞矜綸 細說文系部本作絽从系囟聲

亣絫 累說文厶部絫增也从厶从系十黍之重也集韻云或作累案漢書吳王濞傳脊肴絫足爰盎傳吾不足絫公師古曰絫古累字

九刃 仞釋文字又作刃案刃與仞通儀禮士喪禮疏引禮緯天子之旂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無極山碑浚谷千刃竝以刃爲仞

金縢 縢說文系部本作縢从系朕聲

亞念 豫見五子之歌說文卽引此經作有疾不念

數 穆集韻穆古作數

史鳴 冊說文冊部篇古文冊从竹汗簡冊部引尙書同

冓 遘古文省

翌曰 上冀見皋陶謨又案一切經音義大莊嚴經論第七卷廖字下引尙書王翌日乃廖翼作翌又釋言翌明也郭注引書曰翌日乃廖竝从翌

亞辭 辟說文辟部辭治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辭與此合釋文引說文同

台 貽古文省案貽當作詒說文貽在新附文此從詒省

秋大𦏧 熟集韻熟古作𦏧

霝 雷說文雨部霝古文霝

霣 電說文雨部霣古文電

譩 噫釋文噫于其反馬本作懿宋王氏鳴盛云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箋云懿有所傷痛之詞也疏引此經爲說又大雅抑篇楚語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意噫懿抑皆同也

亓勿育 穆集韻育敬也通作穆

䙲 新釋文新逆馬本作親迎親作覲見堯典

竝 迎案大禹謨以竝代逆古迎逆二字通用春秋傳逆女卽迎

女說文辵部逆迎也从辵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 篁 案集韻筞古作篁

大弃 誥見仲虺之誥又釋文本亦作弃

大𩐴 類集韻類古作𩐴 越兹戠 𡖟集韻𡖟或作戠 殷小坱 腆汗簡土部引尚書腆作坱集韻坱同腆 大𠯑 兆案兆與兆同漢書翟義傳王莽自作大誥云故知我國有兆災師古曰誥作兆

兲役 役說文殳部古文役从人作役 尒丕肩遠眚 省案眚與省通史記宋世家引洪範王省惟歲作王眚公羊莊二十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並作眚康誥人有小罪非眚又乃惟眚災潛夫論引並作省釋文亦云本亦作省又案一切經音義佛本行集經第二十六卷瘠眚下引字苑作瘠同所景反釋名云眚瘠也則作省者或因瘠而減

休威 畢案豳風七月篇觱發下釋文云觱音必說文作畢則二字可通然說文仌部泼字下云一之日滭泼則作滭非畢也雖說非是抑或傳寫之誤說文訓畢爲田网訓戢爲畫訓觱爲羌人所吹以驚馬者訓滭爲風寒也則訓畫義者應作戢今止从畢威戢觱既以威代滭此更以威代戢古俱通用又郭旻碑洪纖威畢正同

肯堂 堂說文土部坐古文堂汗簡土部引尚書同 冋 肯說文肉部本作冋古文作冋汗簡月部引尚書作肎 𧮫悊 哲說文口部哲或从心作悊心部又另列悊字漢書刑法志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師古曰讀作哲

敉学㞢龠

愙 恪說文心部本作愙从心客聲徐鉉曰今俗作恪 𢘑 尹說文又部𢘑古文尹玉篇作𢘑集韻作𢘑又作𢘑俱同此隸變之異當从說文為正汗簡𢘑部引尚書尹作𢘑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六

海寧馬錦校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嘉興李遇孫學

康弃

商耇 上商說文冏部本作𠷎 乇亞憝 憝集韻憝古作𢽸 昔卣弔 引廣韻𢎘同引

敬忎 忌案玉篇心部忎古惎字案說文惎字下引周書曰來就惎惎忌惎二字音同古通 㠯斁 懌斁懌通見梓材

酒弃

越庶戜𠆩 飲集韻飲古作𠆩 𢀩亓蓺 上純案純作𢀩未詳拼見刊誤 醉𩜁 飽說文食部𩜁古文飽從采 佄身 上酣汗簡甘部引尚書酣作佄集韻佄同酣 𡈼佾 泆集韻泆古作佾案洪佾等字古俱通用見大禹謨 㐬𢍰 腆說文肉部古文腆作𢍰此从竹又从古文典

杍 梓釋文本亦作杍案尚書大傳亦作杍汗簡禾部引尚書同 材

𡣪婦 上屬說文女部𡣪婦姙身也从女𡣪聲周書曰至于𡣪婦與此合又廣韻引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屬婦亦用此字 垣𩫖 墉說文土部𩫖古文墉 斁 塗說文丹部雘字下引周書曰惟其敷丹雘塗作敷與此合又孔疏云二文皆有敷古塗字盧氏文弨云本作敷衛包所改釋文亦當有音宋人去之 堊 塈汗簡土部引尚書塈作堊集韻塈古作堊 甪斁 懌釋文上懌字云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則二字古通

召弃

𦝄 朏集韻朏古作𦝄 斱𢀚 上新案斱與新通莊子養生篇澤雉不蘄畜乎樊中荀子儒效篇跨天下而無蘄列子黃帝篇請蘄其術者十反而不告又案史記秦本紀蘄年宮注蘄年求年也並以蘄為新

条弃

丕眂 覗說文見部眂古文覗
耳逌焯 灼案說文火部焯字下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作灼
汗簡火部引尙書灼作焯古字通用 敾截 識集韻識或書作歡 惟亞伇 役見大誥案說文
古文役从人作俊此作伇隸變異也 攽 須見舜典案說文攴部攽字下引周書乃惟孺子攽與此合 朕
驩 歡案驩與歡通孟子驩虞如也左傳願結驩於二三君史記魯世家音乃驩竝以驩作歡 鬯 秬
說文鬯部本作鬯或从禾作秬 亡𠂇籌 遘二字義別通用未詳 牸 駢玉篇牛部牸思管切赤牛
亦作牸

多士

小國 國古文國作或此作國未見字書 㸒佾 泆釋文泆音逸又作佾
亡佾 逸見大禹謨案大傳作毋逸史記作無佚蔡邕石經于下文乃逸之逸作劮無淫于觀于逸作毋
劮則知篇首亦作毋劮古文尙書又作佾古字俱通用

逌彥 諺汗簡言部引尙書諺作彥集韻以彥爲古諺字古葢通用 嚴龔 上嚴說文吅部嚴古文
嚴汗簡品部引尙書作嚴 湛樂 上耽案論衡語增篇引此經亦作湛詩和樂且湛中庸引作耽古字通
用說文訓耽爲耳大垂也訓湛爲沒訓媅爲樂則耽樂字當作媅餘俱借用介疋釋詁妣樂也即此媅字 日
中仄 昃釋文昃音側本亦作仄 亞皇 遑案皇與遑同下文無皇日仍作皇說文遑在辵部新
附文 出共 供案共與供同漢書谷永傳引此經惟正之共正同蔡邕亦作共 徽 譸玉篇口部嚋張
誣也集韻譸古作徽案釋文云馬本作輈介疋及詩作侜同侜張誣也後漢書皇后紀孝仁董皇后胥何皇后
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此輈字又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李善曰輈與侏古字通善卽據馬本
也荐堅報恭容埀書侏張幽欺北彥源彪傳吳賦侏張竝同又太元經物咸倜佀注驚縱也音義與譸張同說
文言部譸字下予部幻字下引周書竝作譸字體數變古俱通用 幻 幻說文予部幻相詐惑也从反予
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汗簡予部引尙書幻作幻 𧄍祝 上詛案漢書五行志劉屈氂復坐祝詛要斬

師古曰𧄍古詛字汗簡示部引尙書詛作𧄍 函悆 上含案函與含通禮記月令羞以含桃釋文云本
亦作函又漢書宣帝紀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律歷志太極函二爲一師古曰讀與含同

君奭

惟醇 純案醇與純同漢書食貨志天子不能具醇駟梅福傳一色成體謂之醇竝作純解 峷宮
括 括見禹貢桰字注 𡴎汙 游集韻游古作汙 禺王 上偶案禺與偶通史記封禪書木禺龍
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索隱曰禺音偶漢書匈奴傳溫偶騂王胡三省通鑑注曰按後漢書匈奴有溫禺犢
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溫偶卽溫禺也當讀曰禺又後漢書劉表傳瀹猶木禺之
於人也注刻木爲人顧氏炎武云偶古音虞偶寓禺遇等字古俱通用 𡿭休芋 茲汗簡艸部引尙
書茲作芓 用憖 閔說文門部憖古文閔

蔡中㞢命

鼂 郭說文邑部本作鼂玉篇今作郭 同遍 歸案遍爲古歸字石鼓文舫舟西遍用此

多匸

丁豕 亥說文亥部古文亥爲豕與豕同 㥲𠙴 上感音同古通案楊統碑遺賁㥲專權㥲即㥲字
之發隸法各異 亞肓關 開說文門部關古文開案江氏聲以爲此篇關字俱當作閂古關字也 丽
麗說文鹿部丽古文麗 㶇荼 舒案荼與舒通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左傳釋文音舒又音徒
禮記玉藻諸侯荼前詘後直讀爲舒考工記弓人斲目必荼豐肉而短寬緩以荼注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
荼讀爲舒世本魏獻子名荼左傳作舒荀子大畧篇諸侯御荼注荼古舒字山海經神荼楊慎曰神荼神舒也
史記建元以來侯表荆荼是徵舒作荼儒林傳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荼亦音舒漢書高帝紀燕將
藏荼鄭氏音荼毒之荼如淳音舒尙書大傳厥咎荼厥爵但與讀若舒又困學紀聞云書洪舒于民古文作荼
薛氏曰大爲民荼毒也 饕 叨說文食部饕貪也从食號聲重文作叨 𧶠 懫說文至部𧶠忿戾也

从至至而復遜遜遁也周書曰有夏氏頚服上須案
之民叨蘁蘁讀若摯又集韻古作蘁說文立部
須待也介疋釋詁同又須部云面毛也徐鉉曰本須賓
之須借也爲所須之須則須當作頚左傳成二年日云暮
矣寡君頚矣用此字汗乇戠堪案戡與堪同郭璞介
簡頁部引尙書須作頚疋注引西伯戡黎作堪黎
漢書五行志王心弗戡孟康曰戡自遨速說文辵部
古堪字古文尙書西伯戡黎作戡籀文速作遨案
漢書曹參傳攻魏將遜遨諅忌說文言部諅忌也
軍東張師古曰遨古速字从言其聲周書曰爾尙
不諅于凶德與此合汗
簡言部引尙書忌作諅

立政

亓圣𠬪悳忞暋說文心部忞强也从心文聲周書曰
在受德忞讀若旻與此合釋詁暋强也與
忞同義古焯見上灼說文引此虎虎案隸釋𢧵魏
今字異經作焯見洛誥上舁虢表虎作虎
顧藹吉云說文作虎足象人足故下从人薇䔹上微
諸碑變从巾無从人者蓋古文有此體耳𢧵
與微通式語話說文言部本作䛡恖人上儉見盤
未詳隸變作話詳見禹貢庚又釋文本
又作戎𠈃兵說文艸部𠈃㞢蹟迹說文辵部迹褱
思古文兵从人廾干或从足責作蹟
䙈表說文衣部
褫古文表从麃

周官

卬惟上仰案卬與仰同大𡈼均集韻均龢和說
雅賸卬釋文卬音仰亦書作𡈼文龠部
龢調也从龠禾詥叓上議案詥與議通漢書𠩂僑驕
聲讀與和同董仲舒傳論詥考問從此
集韻僑日炪拙集韻
通作驕拙古作炪

𠱰敶

顧命

洮頮頮案頮與靧同禮內則子事父母面垢凭凴
燂潘請靧玉藻沐稷而靧粱釋文靧音悔說文

几部凭依几也从几从任周書凭𧇾虎說文虎弥彌
玉几讀若馮案凴俗字不可從部𧇾古文虎
玉篇弓部丽麗說文鹿部亞悉悟說文心部悉古
弥同彌籒文麗作丽文悟汗簡心部引尙
書中桓上仲中與仲通見堯典案囦席說文巾部
同漢書古今人表亦作中桓囦古文席从石
省芀仍集韻仍芀竝如蒸切引說文艸也彤雕案
一曰敫草相因則亦有仍義古蓋通用彫與雕
通作彫爲正義孔傳訓雕爲刻鏤說文彡部彫琢文賁
也釋器玉謂之彫彫謂之琢雕字說文隹部訓皺也
鼓上𤪌案賁與𤪌通詩大雅賁鼓維鏞傳賁大鼓也
顧氏炎武云賁古音墳說文墳濆轒賁豶鼖憤僨皆
以賁大路輅案路與輅同周禮鄭注引此經四輅字
得聲皆作路春官巾車典路明堂位禮器郊特牲
皆作路儀禮覲禮注爵弁上雀案爵與雀通孟子爲
云君所乘車曰路叢騶爵者禮問喪爵踊注爵
同綦弁上綦汗簡糸部絻執鈗鈒說文金部鈗侍
雀引尙書綦作綦臣所執兵也从金允
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陞隮集韻隮或蛾裳上蛾、案
鈗讀若允與此合作隮陞等字蛾與蛾同
禮記檀弓蝬結于四隅釋文蝬亦作蛾學記蛾子時術
之釋文或作蝬又揚雄長楊賦扶服蛾伏鄭注蝬漢隸字
原云仲秋下旬碑蛾附史記五帝紀鳥獸蟲妙妙眇眇
蛾漢書元帝紀白蛾羣飛蔽日皆與蟻同案
妙與眇通史記貨殖傳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
曰眇音妙與妙同中山靖王傳每聞幻眇之聲不覺涕
沕橫集注作要妙漢書元帝紀窮極幻眇又揚雄解嘲聲
之眇者不可闓於泉人之耳皆以眇爲妙又三老袁君
碑朕以妙身褻袞弍託吒說文宀部託奠爵酒也从
緇業是以妙爲眇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
託與此合又釋文云馬上宗曰亯饗案亯卽今享字
作託與說文音義同古與饗通六書故曰
經傳饗爲饗食之饗因之爲歆饗享爲享獻之享因之
爲享祀周禮儀禮二字之用截然不紊他書往往錯互
蓋傳寫誤也楚茨之詩曰以享以祀又曰神保是嗑嚌
饗此二字之辨也然二字雖有分別古皆通用
說文口部作昕卽引此以
證玉篇口部嗑古文嚌

康王㞢𢍰

畢命

淑忒　慝案說文心部訓慝爲失常也从心弋聲訓忒爲更也从心弋聲同他得切二字經典通用無別

慝卽忒之異文顧氏炎武云是俗攺字　章譱　上彰案詩小雅織文鳥章義作彰古文通用　申畫

畫說文畫部畫古文畫省　政臾　貴說文貝部貴物不賤也从貝臾聲臾古文蕢則臾爲古蕢字經

作臾益蕢之省文非臾蕢通　寔𢧐　悖說文言部𢧐籀文誖从二或　矜夸　侉二字音同通用

說文訓侉爲備詞訓夸爲奢則作夸爲是

君雅　牙釋文或作君雅案禮緇衣引同注云假借字也

𡔷　涉案說文涉字从步旁作𡔷石鼓文涉亦作𡔷是古涉字　旾仌　冰說文仌部本作仌冰是凝

字見豆稷　心呂　膂說文呂部膂篆文呂从肉从旅　𣅀　冬集韻𣅀古文冬經作𣅀隸變之異　祁

𡫳　寒說文宀部本作𡫳凍也从人在宀下以茻薦覆之下有仌

㒍　冏釋文字亦作㒍說文亦部㒍字下引周書曰伯㒍汗簡亦部引尚書同按史記周本紀亦作㒍　命

糾繆　謬案謬與繆通禮大傳一切紕繆釋文繆音謬本又作謬史記司馬相如傳臨卬令繆爲恭敬以

繆爲謬

呂刑

旄　耄案旄與耄通禮記旄期稱道不亂是也　𢀖　荒說文攴部𢀖字下卽引此經爲證　鴟誼

義釋文本亦作誼　數　攘集韻攘古作數　甬霝　靈集韻靈古作霝　𢾊　椓說文攴部𢾊去陰之

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刖劓斀黥與此合　剠　椓案尚書虞書標目下孔疏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剕刖剕

剠鄭云臏宮劓割頭庶剠集韻黥或作剠　馨香　香說文香部本作香从黍从甘　何懲　懲此偪

旁古文　匪詧　察說文言部詧言微親詧也从言察省聲與察音義可通　具𦺵　備音同借用

惟緢　貌說文糸部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與此合汗簡糸部引尚書貌作緢　屬丂

上屬案桐柏廟碑奉侍祠官屬楊統碑變社而屬劉寬碑陰大尉屬俱屬之變體或以爲俗字然尚書亦如

是必古相傳之省文也

文侯之命

義和　上義見皋陶謨又釋文本亦作誼　攼　扞說文攴部攼止也从攴旱聲周書曰攼我于艱類篇

敔或作攼　玈弓　上盧案玈與盧同左傳僖二十八年賜晉文公玈弓矢千說文玄部新附文玈黑色也

从玄旅省聲義當用驢

粊　費說文米部粊惡米从米北聲周書有粊誓廣韻作粊云魯東郊地名鄭氏周禮雍氏注禮記曾子問

注俱引作粊誓　𣃔

亡嚳　譁集韻譁或从口作嘩　戈戓　矛說文矛部戓古文矛从戈　𢾅　杜釋文本又作敜又鄭

氏周禮雍氏注引書粊誓曰𢾅乃擭敜乃阱漢書王陵傳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

敜音同　斂𠄎汬　穽說文井部阱汬古文阱从水　峙　峙余正釋詁峙具也俗从山作峙　餱粻

說文食部引周書曰峙乃餱粻與此合　𣥠　魯說文㫃部𣥠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案左傳隱元年

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正義引石經魯作𣥠　遂　遂集韻遂古作迷

𥝩　桼說文禾部𥝩古文桼从秝汗簡秝部引尚書同　𣃔

亡雖　雖集韻雖古作雖　員　云案正義云員卽云也據疏則此字確爲衛包所攺非晉人攺也　郘

郘　斷斷說文斤部郘古文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曰郘郘猗無他技與此合　亡它　他釋文他亦

作它案它卽蛇字說文它部云古艸居患它故相閒無它或叚借佗字剝作負何以當之俗以篆文也字似它

遂加人旁作他古無是字也　媢　冒案大學引作媢疾釋文云媢冒報反尚書作媢冒音同　㐬　机此字

未見字書說文自部引周書作阢陧玉篇云阢亦作峞或峞之誤

百篇之序

汨作

𠔁 別 說文八部𠔁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又艹部菲字下注云𠔁古文別臣鉉等曰𠔁兵列切篆文分別字也

帝告釐沃

八𢿰 遷 集韻與古作𢿰案與遷音義同古通用又案說文辵部古文遷从手𡿺作𢿰疑即𢿰字隸變之誤

女鳩女匚

北𨳇 門 玉篇門部𨳇古文門

串闓㞢奔

大洞 坰 案集韻大坰地名薛氏訓大洞滎澤也在鄭衛州界跨湖南北則應從古文尚書作洞

說命

夢𡨦 得 案一切經音義妙法蓮華經第一卷𢓍字下云𡨦又作𡨦音得說文𡨦取也尚書高宗夢𡨦說是也案衛宏詔定古文書云𡨦得二字同體得非此用

大斳

帇浘 渡 集韻渡或作浘

蔡𠂤㞢龠

蔡㳄无𠬛 没 玉篇又部𠬛莫骨切古没字說文曰入水有所取也案没與𠬛通

𦘔眘㞢龠

𧻚𧶘 賄 玉篇貝部𧶘與賄同

柴斳

柏龠 禽 集韻禽古作龠

凸扈 阜 說文自部扈古文自

東郊𢽙閞 開 說文門部引虞書闕作閞古文閞作閞案顏氏匡謬正俗云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仙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闢古開字開古闢字但闢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爲開亦猶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孔安國注云致法謂誅殺也豈得即音辟爲法此例多矣又案釋文閞字下注云舊讀皆作閞音則知元本釋文亦作閞字也今通志堂本及汲古閣注疏本並作閞皆從閞實改本也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海寧馬錦校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八

嘉興李遇孫學

刊譌

抗巽

粵䒸 案若字从三州下从古文女字汗簡入女部石經遺字同今下作車或作井俱係刻誤

𦯂 案於字古文尚書俱作𢒈與說文合今作𢒈或作𢒈惟舜典夔曰於之古於字尚存𢒈餘俱不成字體細校前後文始明

侖 案命作侖無可攷古文尚書中命字俱如是寫似非丞襲之誤或古有是體也

帝曰𠷎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案此節通志堂本脫去今擬另刻經文特補入除帝咨若時明五字上文已見及曰登訟放可五字無古體所補者𠷎庸齊允子朱啓吁嚚乎十字卽將下文所有移上不敢意爲羼入也

鳩 案鳩字應从丹旁辨見本文注然月旁亦見集韻今攷舜典放鳩吺亐崇山仍从丹旁則此處誤也故爲校正

异 案僻與异古文省通深陽長潘乾校官碑可證今作异刻誤也江氏聲曰隸古定本凡僻字與异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天實中詔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悉于正義本改爲僻矣江氏箋未細考以有此說果作异傳中安得解爲使乎此必异之誤也因校正

舜巽

帝𡆠䏙落 今誤作殂䏙案䏙爲殂之古文此必傳寫者誤以䏙爲落之古文故加殂于上刪去落字甚矣校書之難也

開亖門 案闢作開見說文引虞書此作𨳲刻誤

百㮚 案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穀亦作㮚字小變耳實一字也今書中往往誤作㮚上从殸非是當本作殸則㮚與穀筆畫並無增減止禾字在左旁者多遂覺禾居巾者爲變體其从殸者又後來傳寫之失乃成俗字耳盧說甚是然古文尚書作㱿又見之風俗通論衡呂氏春秋山海經諸書今未敢擅改仍從之舊寫惟古文尚書从米不从禾廣韻以爲俗字集韻竝收亦古有是體也

勳 案此說文古字此作勳不成字體

大命暮

𢓜扁 案御字古文尚書往往作𢓜未見他書

可顧 案顧與願本二字音同古通今作顧摹刻之誤

爰 案受字集韻汗簡竝作爰此作𠬪下更有不成字體者俱刻誤

顯兲 案旻與顯古通此誤刻耳旁作𦏁無此字

咎繇暮

擾而忍 案忍與毅音同古通此作忍則而軫切矣

勥 案彊應作勥勥爲古強字見說文此誤刻作勥

誼 案義當作誼見本文注此作諠卽誼之誤也下文作此者甚多

攴亐乄凥 案攴與撫拊字通用見舜典此誤刻旹旁作敄無此字

菻䅲

逡 案逡爲後之古文見說文此誤从多作逡

𡊳缶 案淫作𡊳見大禹謨此作垄刻誤

念才 案念字从今从心俗作念大禹謨念茲已見不誤此作忘不成字下文作忘者頗多俱係刻誤

命貢

𠂤壤 案古文壤見集韻此作𡐦刻誤

大𨺐 案說文籀文陸如是此作䧢刻誤

砯晉 案篇海類篇俱載砯字云同砥此作𥐻或有所誤

苞匭 案古文匭从飢見說文此作匭刻誤

渠𢿍 案古文搜見玉篇此作𢿍刻誤

自斯 案集韻古文析作𣂚卽此字隸變之異

亓影 案古文馬見說文此作𩡧刻誤

乄孚㞢哥

㞢戜案戒字下从艸隸變作𡿨見玉篇此作戜刻誤予䟣案說文汗簡竝作䟣集韻作䟣未有偏旁从身者此作䟣刻誤

肎徰

乓戜案聯作戜未見字書恐有誤䮂案古文馳見汗簡引石經此作䮂右旁也字全誤火坙案坙乃古文亦字與炎逕未詳疑有誤

串闢㞢算

㠯爷案說文木作爷隸變作布此作夆刻誤

凱嘗

代虎案古文虐作虐見說文玉篇此作𠩅刻誤大㒸乓宗䮞龠凱后案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孔氏元本以書序分冠篇首薛氏另列一卷於後以便總釋此二篇目字樣未經刪去混入經文亦足證隸古定元本如是又案凱后作䛖凱重一䛖字脫去后字此又校書者之過也

咸ナ弍悳

亯啚案享說文本作亯見太甲此作啚刊誤亦由上文亯字而誤也

盤庚

𠭁龠案古文𢿱見說文此作勯刻誤䛖可亶案古文亶攷汗簡集韻始知此作亶刻誤予䛖

穽案穽爲弁之古文見說文廾部釋文亦云掩木又作弁是二字古通今作宴刻誤介祖亓刅

㐫案與作与見伊訓此作与未見他書後亦有从此者或古有是體㢠嘰案蔵議與穢通見集韻从口未詳𠫓孫案幼字無作糼者此誤刊非古文也

大㪿案困學紀聞云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宋儒所見古文尚書即薛氏本泰誓俱云作大誓則此作泰者必後人誤改也因校正

鴻范

昍逝晰案晰應从日旁此作晰刻誤

㳄敹

惟亯鬲遒通衛亐九𡰥八蠻今作遂遺案遺爲遂之古文見說文仲虺之誥从此校者誤以爲通字加一遂字於上刪去通字與舜典𩓏落二字同一失也

金縢

秋大鎔案古文熟見集韻此作鎔又作鎔竝刊誤簹案古文築亦見集韻此作簹刻誤

康誥

𢀩敃侮巽寡今作鰥寡案巽爲鰥之古文見集韻堯典有鰥从此校者又誤以爲寡字加一鰥字

于上刪去寡字蔽時忱案蔽作蔽無此字疑刊誤時改作丂亦疑誤也

酒誥

𨽽元𢇁案純作𢇁未詳說文糸部纏績也从糸𢇁一曰反𢇁爲繼案說文以𢇁爲古絕字反𢇁爲繼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𢇁用此𢇁字音義以爲萬物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古文尚書以代純字疑有誤𢇁

圖允惟案允誤作兇此古文永字因形似誤刻

梓誥

㚖畣案畣爲荅之古文此作畗則享字矣形似誤刻下畣字亦同此誤祝案祝作祝無此字古文亓旁俱作亓亦因形似誤刻

亡㑥

㚇案幻从反予此作㚇不成字

酉奭
亞戓 案戓爲戡之古文此作戓則爲成之古文矣形似誤刻
酉敉
惟民生垕 案垕爲厚之古文此作垄誤刻
畢命
惟悳惟義 案義誤作誼此係古文訓字因上下文訓字而誤
吕刲
胥漸 案胥作㬰此字未見字書疑誤 遏𢇍 案說文以𢇍爲古絕字反𢇍爲繼若作㡭即繼字也此作㡭下文絕地天通及絕厥世俱誤 何庛非及 案宅爲庡之古文此誤作尼 上丁炑臯 案炑爲此之古文此誤作炑
粊誓
逨 案此古遂字今作逨刻誤後逨字同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八
海寧馬錦校

此書邑馬古共廷判所刊古書曾群禾中鮎吟社与唐百先生交好故爲刊定書序高氏文要又頤其書收藏名人尺牘勒石十卷今未見拓本此本亦罕見貴池劉氏以薛氏古古文訓經文全行附入刊入聚學軒叢書中今據此原刻知全附注文者乃劉氏所爲劉氏刊書皆然風老人注禮四氣承歲本刻劉氏本却出此本也壬戌五月永觀堂記
又案此本前有目錄五附錄經文二卷續刻則此本亦有注文但不知已刻否次月又記

尚書證義

六經之遭秦火受其厄者惟書後
儒之述經義家雖通者亦惟書備
也賢為聖譯經賴傳明詩有毛氏
傳春秋有左氏及公羊穀梁三傳
禮雖高堂生二戴慶普之記亾而

序　一

有鄭氏注則古義具存易雖讖緯
於漢黃老於晉河洛先天於宋而
孔子之十翼存則經存承學之士
由流溯原端緒可尋可以不迷所
從惟書則僅有伏生大傳錯采古

説不盡釋經而又多爲後人所亂洎乎六朝鄭注行於河朔夏侯歐陽遺説猶有存者至唐之正義專用僞傳而鄭注遂亡自宋而後蘇王林呂諸儒又各以己意主説句讀訓故

多異古人加以篆變爲隸文字傳寫流失愈多雖義理之同古今一揆闡微探賾時有名言正猶舉燭尚明紀無治絲求諸本旨邈若山河義訓未明遑言蘊奥欲通其學憂乎難哉我
朝經學盛昌通儒輩出晚出之書學士多所排擊而二十八篇古義罕有過而問者誠憾事也當湖周君用錫績學之士篤志是經覃思累

歲成證義二十八卷以延珍稍治古學郵以見示受讀卒業嘆其參考羣籍綜覈雅詁推聲音文字之原究古今假借之變言必有物義必師古雖三監八誥有與詞艱

其間轉注旁通曲折求解將謂冥
合符契或猶待於權商文若天文
地理各盡致精典物制度亦皆從
略此則力不並銳業有專攻要之
掃俗學之榛蕪彰前哲之典訓扶

持絶學引掖後賢其於經義殆非
小補昔唐李鼎祚輯周易集解自
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
扶衰述古蓋亦足多然而王溺於
元鄭荒於象齊楚得失未能相遠

是李氏之書雖有功於漢學未遂
裨於義經今周君此書貫穿羣言
折中經旨義無虛搆文必足徵至
如曰若稽古不用鄭說康誥錯簡
則取蘇氏析及薄違讀依介甫俾

我一日句準蔡傳擇善而從不分
畛域又若命以康誥是監非封遂
子南門或由出使若斯之類雖無
確證足備一義而且依經訓說不
崇辯論異同得失俟諸後賢庶乎

古人實事求是之學在近儒著述中惟陳氏毛詩稽古編差堪匹敵而創通大義則所謂功興齊而力倍之者好學深思之士習其讀而知之當不以僕言為溢美也嘉慶二十有一年閏六月浙江督學使者山陽汪廷珍序

尚書證義敍

尚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史記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後附益大誓一篇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案此伏生所傳二十八篇而史記乃云獨得二十九篇者殆因是時已于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為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言耳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尚書而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敍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皆科斗文字故稱古文尚書以其入于祕府故亦謂之中古文漢書藝文志師古注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于外耳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釋文序錄書者孔子刪錄凡百篇為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家語以為孔騰字子襄所藏漢紀尹敏傳以為孔鮒字子魚所藏未知孰是後漢書儒林傳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

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又云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然則安國所讀之篇數即伏生所傳之篇數其多得十六篇則以無師傳不能讀故司馬遷以爲逸書也史記儒林傳伏生敎齊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敎千乘兒寬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案此安國亦私淑于伏生先通今文者武宣之世今文立有博士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漢書儒林傳云古文則遭巫蠱事未得列于學官漢書藝文志云後漢書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然馬鄭之注亦惟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云其經字鄭依賈逵所奏詩齊風正義云

而十六篇則亦未嘗注也及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安國之傳隋書經籍志云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後得之大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則爲今之五十八篇矣當時即置博士釋文序錄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爰及六朝孔鄭竝行隋書經籍志云至唐孔穎達奉勑作疏歷代學者遂廢鄭注而尊信孔傳釋文序錄近惟崇古學馬鄭王注遂廢至宋吳氏棫始發其疑吳氏曰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書之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臨菴復昌言辨之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爲名耳自是數百年來考古之士羣起而力攻其僞明則梅氏鷟有尚書考異

國朝則閻氏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惠氏棟有古文尚書考宋氏鑒有古文尚書考辨然皆抉剔僞古文之采掇補綴未嘗即二十八篇而討論其奧義近世王氏鳴盛始輯尚書後案實爲鄭氏功臣江氏聲亦作尚書音疏然江則改從籀篆而失之畧王則辨駁孔傳而失之繁用是不揆檮昧覃思指歸稽諸古訓名曰證義凡句讀以孔傳爲正其有不從孔者則注明之凡引

馬鄭注後案已注明采輯何書故從畧惟以尋繹前聖之言不敢拘泥先儒之說異同得失亦不置辨以博通君子自可參觀而知也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孟春平湖周用錫自敘

尚書證義目

平湖周用錫述

卷一　虞夏書　堯典　舜典
卷二　虞夏書　皐陶謨　益稷
卷三　虞夏書　禹貢
卷四　虞夏書　甘誓
卷五　商書　湯誓
卷六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七　商書　高宗肜日

卷八　商書　西伯戡黎
卷九　商書　微子
卷十　周書　牧誓
卷十一　周書　洪範
卷十二　周書　金縢
卷十三　周書　大誥
卷十四　周書　康誥
卷十五　周書　酒誥
卷十六　周書　梓材
卷十七　周書　召誥
卷十八　周書　洛誥
卷十九　周書　多士
卷二十　周書　無逸
卷二十一　周書　君奭
卷二十二　周書　多方
卷二十三　周書　立政
卷二十四　周書　顧命　康王之誥
卷二十五　周書　呂刑
卷二十六　周書　文侯之命
卷二十七　周書　費誓

卷二十八　周書　秦誓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虞夏書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古史記載之體追述往昔故冠以曰若稽古其下或記事或記言如帝堯曰放勳記事也臯陶曰允迪厥德記言也釋文堯唐帝名放勳堯字史記作放勛說文勛古文勳馬注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釋名安晏也後漢書馮衍傳思唐虞之晏晏李賢注引尚書考靈燿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又第五倫傳陳寵傳注俱引考靈燿作文塞晏晏晏晏郅壽傳傷塞晏之化注引鄭考靈燿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

是塞即思晏即安也鄭注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光古文桄省爾雅釋言桄熲充也說文桄充也孫愐音古曠反光與橫通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王褒傳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馮異傳昔我光武受命橫被四表班固西都賦橫被六合皆讀光爲橫禮記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鄭注橫充也淮南子高誘注橫讀桄車之桄是橫被猶光被光橫竝讀爲古曠反也漢書蕭望之傳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詩周頌噫嘻箋云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蕭鄭竝傳古文是今文爲橫被古文爲光被也光又與廣通樊毅碑聖朔勞神日具廣被四表成陽合唐扶頌追維堯德廣被之思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又曰至德廣被周頌學有緝熙於光明毛傳光廣也是廣被亦猶光被皆文異音義同也釋詁格至也說文引虞書曰假于上下云至也音義竝同許叔重自敘云其稱書孔氏古文也光被四表若新書云堯化及雕題劉越訓及大夏渠搜也格于上下若中候時景星出翼醴泉出山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禮運故君者所明也注明猶尊也鄭注俊德賢才兼人者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尊俊德以親者若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于公族也平蓋古文亏之誤說文釆辨別也讀若辨重文亏云古文釆又亏部亏語平舒也从亏从八重文采云古文亏是古文之亏與篆文之亏形似古文之采與篆文之釆形似傳古文者遂誤亏爲亏也史記索隱云今文作辯章史記又作便章釋訓便便辯也辯便音義竝同則平之爲釆可知也古者黎民無姓左傳隱八年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是百姓世族之得姓者也平章者辯其氏族即章其才子也釋詁協服也黎衆也於代也玉篇雍和也黎民至堯代丕變一時皆和說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又楚語觀射父對昭王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蔡墨所云重爲勾芒犂爲祝融蓋在顓頊之時也又鄭語史伯對桓公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命曰祝融是歷高辛氏之世黎再居其職也楚語觀射父又曰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法言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和承黎也左傳襄九年士弱對晉侯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是

和卽閼伯也鄭注命義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人時伏生今文作民時史記漢書所引竝同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殺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嵎夷卽禹貢青州之嵎夷後漢書列傳以爲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舜典肇十有二州鄭注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州是堯時青州越海而有遼東也說文引虞書曰宅堣夷史記堯本紀又作郁夷正義郁音隅考靈耀又作禺銕銕亦讀夷皆文異音同說文暘日出也卽引虞書曰暘

谷山部又云暘山在遼西一曰禺銕暘谷不稱書蓋非古文也與漢書小異然叔重亦竝存其說非直斷其地也釋詁寅敬也釋文寅徐邈音儐儀禮鄉飲酒注古文儐爲賓史記作敬導文異義同寅賓出日卽史記所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也周制春分朝日天子親行之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是也平亦古文乎之誤周禮馮相氏注引書作仲春辯秩東作仲夏辯秩南譌仲秋辯秩西成仲冬辯其朔易蓋鄭注古文尚書于周禮注所引則皆今文尚書以其立于學官共相傳習者也廣雅秩次也平秩若小正月令所紀說文引虞書曰平豑東作云爵之次第也音直質切是文異音義同史記又作便程程秩聲相近鄭注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春秋言溫涼也廣雅析分也呂氏春秋高誘注厥民析散布在野也月令云毋休于都是也說文孳汲汲生也尾微也史記作鳥獸字微說文敘云字者孳乳而寖多也音轉義同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通典云漢初置交阯郡後置交州復禹舊號是本名交其曰交阯者後世增益之也鄭注夏不言曰明都三字者摩滅也釋詁訛動也謂勤動也史記作南譌今文同譌與訛古通小雅或寢或訛毛傳訛動也韓詩作或寢或譌小雅民之訛言說文引作民之譌言史記索隱又作南爲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是亦訓爲勤動也敬致若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鄭注謂以其景知氣至與不鄭注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長也星火大火之屬夏至之氣昏火星中說文因就也京部就就高也厥民因月令云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也希古稀省說文稀疏也鄭注夏時鳥獸毛疏皮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鄭注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漢書臣瓚注引伏生今文作度西曰柳穀度與宅古通舜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史記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禹貢降丘宅土風俗通山澤篇引作降丘度土三危既宅史記作三危既度釋言宅居也方言度居也是文異義同也大傳亦云秋祀柳穀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言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是伏傳今文作柳穀鄭傳古文作昧谷也困學紀聞云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卽其地說文餞送去也寅餞納日周制爲秋分夕月亦天子親行之魯語云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是也鄭注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釋詁夷易也厥民夷謂居易合云其皆入室也史記作其民易音轉義同說文毛部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又引虞書曰鳥獸毨髦云毨毛盛也从毛隼聲是音近義同以希革氄毛例之毛字當在下儀禮是

既夕禮注、今文髦爲毛、古文尙書毛皆作髦、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山海經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淮南子高誘注、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通典云、幽州因幽都山以爲名也、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列北荒矣、釋詁、在、察也、朔易、幽風云、曰爲改歲也、史記作便在伏物、大傳云、北方、伏方也、不言測候者、敬致同於夏也、鄭注、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昴、白虎中宿也、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擧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玉篇、隩、藏也、鄭語、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韋昭注、隩、隱也、訓義相同、厥民隩、月令云、無不務內也、鄭注古文作奧、云內也、史記作其民燠、文異音同、馬注、氄、溫柔貌、說文、𩌏羽獵韋絝、重文褻、引虞書曰、鳥獸褻毛、蓋因其温柔而借爲絝名、或以爲𦀚之異文、是未詳讀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釋詁、咨、謀也、說文、謀事曰咨、孔傳、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說文引虞書曰、稘三百有六旬、稘朞古今文、左傳文元年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擧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擧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蓋謂推步者必以十一月朔日冬至爲起算之端、故曰履端于始、而序不愆也、又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月內有冬至、斯爲仲冬十一月、月內有雨水、斯爲孟春正月、月內有春分、斯爲仲春二月、餘月竝同、皆以本月之中氣、正在本月三十日之中、而後可名之爲此月、故曰擧正于中、民則不惑也、若一月之內、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則不能名之爲何月、斯則只餘分之所積、而爲閏月矣、閏卽餘也、前此餘分累積歸于此月、而成閏、有此閏月、以爲此餘分之所歸、則不致春之月入于夏、且不致今冬之月、入于明春、故曰歸餘于終、事則不悖也、然惟以恆氣註歷、則置閏之理易明、何則、恆氣之日數皆平分、故其每月之內各有一節氣、一中氣、此兩氣策之日、合之共三十日四十三刻奇、以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多四十三刻奇、謂之氣盈、又太陰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實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奇、以較每月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共餘九十刻奇、謂之月閏、乃每月朔策與兩氣策、相較之差也、積此月閏至三十三个月閒、其餘分必滿月策而生閏月矣、閏月之法、其前月中氣必在其晦、後月中氣必在其朔、則閏其月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然後名之爲閏月、晁說之云、古文作正四時、衞包方改定、釋詁、允、信也、周頌、王釐爾成、箋云、釐、理也、廣雅、工、官也、釋詁、績、事也、熙、興也、此命羲和考閏法、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釋詁、疇、誰也、說文引虞書曰、帝曰𠷎咨、汗簡云、𠷎古文疇、釋言、若、順也、釋詁、登、成也、周禮司勳、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也、玉篇、吁、疑怪之辭也、倉頡篇、嚚、惡也、說文、訟、爭辯也、凡倉頡篇、三倉、埤倉、皆見衆經音義、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釋詁、采、事也、都、於也、鄭注、共工、水官也、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廣雅、方、大也、釋詁、鳩、聚也、說文、僝、具也、辵部引虞書曰、旁逑孱功、云逑、斂聚也、儀禮士喪禮注、今文旁爲方、是古文方爲旁也、說文、旁、溥也、孱卽僝省、皆文異義同、靜與竫通、釋詁、竫、謀也、滔當作慆、古文

心旁水旁形似漢儒因相傳誤周語無即慆淫韋昭注慆慢也史記作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象龔滔天皆文異義同帝言共工謀則能言用則相違貌則似恭心則慢天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周語四岳共之從孫呂氏春秋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廣雅割害也釋言襄駕也廣雅滔漫也釋詁咨嗟也釋言俾職也釋詁乂治也說文引虞書曰有能俾㚔云治也㚔乂古今文釋詁都於也是於猶都也說文咈違也方古文

放省鄭注方讀爲放謂放棄敎命釋詁圮毀也說文异舉也即引虞書以證釋言試用也說文乃曳辭之難也言用之或可難則已之也釋天載歲也唐虞曰載寰宇記云龍門山北有河口曁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績用弗成今名錯開河周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崇伯稱遂共工之過是共工與鯀先後任事皆無功者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否讀如鄙史記堯本紀作鄙德益稷否則威之釋文徐邈否音鄙論語子所否者釋文亦音鄙論衡亦引作鄙釋訓明明察也廣雅揚舉也說文側旁也釋言陋隱也更命察舉旁隱之人也鄭注師諸侯之師益稷州十有二師是也釋詁錫貢訓同是錫猶貢也古者上賜下謂之錫如錫馬蕃庶王三錫命是也下貢上亦謂之錫如納錫大龜禹錫元圭是也古質不嫌同詞故釋詁貢亦訓賜也師錫者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也伏生大傳即引此釋文虞氏舜名也釋言俞然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釋詁諧和也魯頌烝烝皇皇毛傳烝烝厚也廣雅烝烝孝也疏證云陸賈新語道基篇虞舜烝烝于父母光耀于天地後漢書章帝紀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和熹鄧后紀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宋意傳陛下至孝烝烝張禹傳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于岐嶷是烝烝形容孝德之厚也乂古艾省楊孟文石門頌

曰烝烝艾蓋本古文釋詁艾養也方言汝潁梁宋之閒曰艾益稷萬邦作乂鄭注乂養也是亦讀乂爲艾說文姦私也不格姦內則所云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也言舜處人倫之變能和以孝烝烝其養而不至有私也試書序云歷試諸難也左傳桓十一年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杜注以女妻人曰女女字絕句釋詁時是也于時屬下爲句大雅刑于寡妻毛傳刑法也列女傳堯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儀禮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釐賜也大雅釐爾女士毛傳釐予也釋詁予賜也是毛鄭訓相同也釋言降下也謂賜之下嫁也說文虞舜居嬀汭因以爲氏水部云汭水相入也釋親嬪婦也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大戴禮五帝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是重華舜字也隋書經籍志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增多二十五篇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僞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則爲今之五十八篇其舜典亡闕取王肅本愼徽以下之注續之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

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釋詁徵定訓同是徵猶定也愼徽謹定也鄭注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儀禮鄉飲酒注古文儐爲賓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曰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說文林屬於山爲麓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顏氏家訓書證篇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此山上有堯祠世俗呼宣務山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方言格來也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齊晉之閒謂之格釋言厎致也鄭注三載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釋詁陟升也弗嗣徐廣云今文作不怡李善文選注引作不台台卽怡之省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鄭注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政乃改堯正故曰月正元日史記堯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則此受終文祖在相堯之二十載上文命陟帝位則在賓四門之後三載舜弗敢嗣事非一時史策相比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釋詁在察也鄭注其轉運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璿機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今文作旋機伏生大傳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

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玉云肆遂也說文引虞書曰繇類于上帝繇肆古今文鄭注禮祭上帝於圜丘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徧以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史記作辯于羣神儀禮鄉飲酒衆賓辯鄭注今文辯皆作徧是辯徧古今文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史記作揖魏修孔子廟碑亦引作揖五瑞馬注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是古文爲揖今文爲輯晉語君輯大夫就車韋昭注舊

訓輯爲揖是輯揖古相通、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燎也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卽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周禮太僕掌諸侯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卒乃復卒事乃復于堯也馬注藝禰也史記作歸格于禰祖柴作祡者說文亦引虞書曰至于岱宗祡許鄭竝傳古文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鄭注四朝四年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敷奏史記作徧奏周頌敷時繹思毛傳敷徧也是文異義同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鄭注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衞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更爲之定界封山封每州之名山以爲鎭周禮職方云山鎭是也釋言濬深也益稷濬畎澮距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若周禮司寇云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也說文宥寬也正刑五其有疑者或以放流寬之此皆古之常刑故謂之典也玉篇鞭馬箠也馬注官刑爲辦治官事者爲刑扑當作朴說文朴木皮也鄭注朴檟楚也朴爲教官爲刑者養新錄云禮經朴字鄉射篇凡十五見大射篇凡二十一見石經初刻竝从木後磨改从扌今周禮司市大刑朴罰尚从木旁蓋朴爲木皮故射禮有取朴搢朴倚朴朴以撻人後人因改木旁从手不知古無扑字諸經皆爲朴也馬注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愼者此三刑皆特增之新法呂刑所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祇德故謂之作而別言之也孔傳眚過災害肆綏賊殺也過誤當災者則綏而赦之怙惡惟終者則殺而刑之此二者用法之權衡故重言欽哉也釋詁恤憂也史記堯本紀注徐廣曰今文作惟刑之諡哉諡與恤古通詳多士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釋地燕曰幽州說文州从重川徐鉉以爲今別作洲非是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于幽州居此城通典澧州澧陽縣有崇山卽舜放驩兜之所馬注三苗國名

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者。史記。三苗在江淮荆州。戰國策。吳起對魏文侯曰。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說文引虞書曰。竄三苗。云塞也。竄𥨍古今文。禹貢鄭注。引河圖及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左傳昭七年。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杜注。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漢書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後漢書郡國志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縣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卽羽泉也。俗謂此山爲懲父山。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說文引虞書曰。放勛乃殂落。蓋古文也。

呂氏春秋。堯葬穀林。皇覽。堯冢在濟陰城陽。皇甫謐曰。穀林卽城陽。述征記。城陽縣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釋詁。遏。止也。密。靜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傳。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釋詁。詢。謀也。說文引虞書曰。闢四門。匡謬正俗云。闢。古闢字。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大雅。柔遠能邇。毛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侞也。安遠方之國。順侞其近者。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注。能。善也。順侞則相善。二義相因而轉。釋詁。惇。厚也。易文言。元者善之長。左傳季文子曰。高辛八元。是也。釋言。阻。難也。是難猶阻也。釋詁。任。佞也。史臣記舜謀于十二牧。曰。政首重食。惟在因天之時。綏安遠方之國。順侞其近者。篤厚有德。信任元善。而阻遏佞人。使不得近。如此則四夷亦皆循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釋詁。庸。勞也。熙。興也。亮。右也。采。事也。釋言。惠。順也。疇。誰也。洪範九疇也。說文。懋。勉也。鄭注。初堯冬官爲共工。舜擧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強法必有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又云。稷。棄也。初堯天

官爲稷。舜登用之年。擧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擧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釋詁。暨。與也。說文引虞書曰。臮咎繇。云臮詞與也。臮。暨。古今文。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鄭注。阻讀曰俎。阻。戹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戹于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史記注。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漢書亦作祖。史記又作始。釋詁。祖。始也。文異義同。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百姓。世族之得姓者。詳堯典。鄭注。五品。父母兄弟子也。說文引虞書曰。五品不愻。云順也。史記作五品不馴。徐廣讀馴爲訓。廣雅。馴。訓。皆順也。祭法。契爲司徒而民成。鄭注。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曰。使布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廣雅猾亂也論衡引作蠻夷滑夏說文無猾字古當爲滑也鄭注猾夏侵亂中國也強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宄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五服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墨犯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宮者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也鄭注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宅讀曰咤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三居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也馬注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適甸師氏鄭注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

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顧命垂之竹矢明堂位垂之和鐘其器爲三代所寶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馬注虞掌山澤之官史記秦本紀伯翳佐舜調馴鳥獸鳥獸馴服伯翳即伯益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往欽哉

鄭注三禮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鄭語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鄭注秩宗主次秩尊卑釋詁寅敬也廣雅直正也釋詁哉始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鄭注胄子國子也說文引虞書曰教育子釋詁育長也是文異義同典樂之官兼教胄子者樂記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也周禮大司樂所掌亦以樂德教國子鄭注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也釋詁諧和也說文引虞書曰八音克龤云樂和龤也音義並同鄭注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說文拊揗也揗摩也是拊猶摩也考工記磬氏爲磬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鄭注大上聲清也

大下聲濁也是拊石諸磬聲之清濁也釋詁率循也率舞百獸應節而循舞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說文堲垐之重文云疾惡也殄古與腆通邶風籧篨不殄箋云殄當作腆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鄭注古文腆作殄說文腆多也釋詁行言也郭注今江東語通謂言爲行是殄行多言也周禮太僕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是虞之納言即周之太僕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馬注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勑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釋詁亮道也以時輔導天之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北篆文別字之誤。說文北字从二人作爪，別字从重八作𠔁，云分也，引孝經說上下有別。二篆相似，鄭傳古文尚書因誤𠔁為爪，故虞翻奏鄭解違失事目，以訓北猶別為可怪。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鄭注：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以史記合之，當從鄭作登庸二十。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臯陶謨

說文言部作咎繇謨，伏生大傳同。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鄭注：臯陶下屬為句。釋詁：迪，進也。惇敘若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也。廣雅：勵，勸也。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勵翼于尹氏八士。說文：昌，美言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釋言：哲，智也。說文：惠，仁也。釋言：孔，甚也。釋詁：壬，佞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當作尒，篆文尒與亦似，因相傳誤。說文：尒，詞之必然也。周禮大宗伯：則攝而載果。鄭注：載，為

也、釋詁采、事也、載采采、立政云、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也、皐陶言知人之法、必其人行有九德、必僉言其人有德、乃告敎于君、分職以任事、廣雅何問也、其請問其目也、史記注徐廣曰擾、本作擾、說文擾牛柔謹也、从牛夒聲、玉篇擾馴也、尙書擾而毅、如此、春秋傳乃擾畜龍、應劭亦音擾爲柔、鄘風秉心塞淵、箋云塞充實也、說文引虞書曰剛而塞、云實也、音義並同、義當讀如儀、周禮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釋詁儀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良善也、正義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擾謂事理擾順、直謂身行正直、簡謂氣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說文、日、實也、廣雅同、月令正義引春秋元命苞云、日之爲言實也、說文、夙早敬也、周語叔向曰夙夜恭也、夙夜屬上爲句、說文、浚抒也、徐云、抒取出之也、小雅祀事孔明、箋云、明猶備也、釋文嚴、音魚檢反、是嚴讀如儼、大雅有嚴天子、毛傳嚴然而威、釋文、嚴毛讀魚檢反、荀子儒效篇嚴嚴乎其能敬已也、楊倞注、嚴或作儼、嚴儼古相通也、釋詁亮右也、采事也、三德六德必言夙夜祗敬者、九德皆以敬爲本也、公羊何休注禮諸侯三年一貢士于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也、翕受若周禮地官云、卿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也、敷施若地官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鄭注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廣雅師師衆也、言得人之衆也、廣雅、時善也、小雅爾殽既時、毛傳時善也、說文、撫循也、小雅我辰安在、毛傳辰時也、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故爲五辰也、皐陶言官人之法、其實能宣著三德而恭敬者、則取之以備有家、而爲大夫、其實能儼然祗敬而有六德者、則佐事有邦、而爲命卿、合而受之、以廣選舉、分而施之、以治內外、如此則九德皆任、邦事俊乂並在庶官、百僚師師得人、百官惟善、厥職循五辰以布治、而庶績皆成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說文、敎、上所施、下所效也、釋訓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廣雅、工、官也、設官本於天、人代天治之、故不可曠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鄭注、五典、五教也、又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又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廣雅、勑順也、有庸、釋文馬本作五庸、廣雅、衷善也、說文、懋勉也、漢書董仲舒傳引作茂哉茂哉、釋詁、茂勉也、音義並同、古相通、言天之次序民有典、人君當順我之五典而各厚之、天之秩民有禮、人君當率我之五禮而各有用之、人臣當同其寅協其恭勉于和善、天命有德之民、人君當以五服次其尊卑而章之、天討有罪之民、人君當以五刑權其輕重而用之、典禮命討、皆出於天、凡大而政、小而事、可不勉勉哉、此皐陶言安民之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畏、當從釋文、馬本作威、廣雅、達、通也、鄭注、言天所善惡與民同、

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釋言惠順也厎致也鄭注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平湖周用錫述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說文孜汲汲也方言吁然也鄭注昏沒也墊陷也說文引虞書曰予乘四載云水行乘舟陸行

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釋詁曁與也說文奏進也周禮庖人注鄭司農云鮮謂生肉廣雅距至也釋言濬深也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甽與畎同說文引虞書曰濬く巜距巜く巜巜卽畎澮川之古文谷部又引作容畎澮距川容亦濬之古文先言決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也釋名艱根也釋文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懋遷有無若周禮司市云亡者使有也廣雅作始也釋詁乂治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予乘舟車欙輴隨山槎木以通道與益進新殺之鳥獸以爲民食予乃先決九州之川以至海然後濬畎以通澮濬澮以距川與稷教民播種進庶根生之食及決川所漁之魚鼈以爲食勉民遷有於無使相交易以化其居貨烝民乃復粒食萬邦始以治平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安汝止、猶論語云居其所也。釋詁、惟、思也。幾、危也。康、安也。弼、俌也。徯、待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云、志、謂記也。玉藻、動則左史書之、是也。唐虞時丞職志。禹言人君正位于上、思其危、思其安、其輔弼之臣、効忠直、惟君舉動、則應命惟謹、而待記載、以垂後、以是昭受上帝、天將重命之而用休嘉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言臣當勉鄰之職、鄰當勉臣之職、欲其竭忠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爲、當如呂氏春秋審爲篇高誘注讀相爲之爲大雅福祿來爲箋云、爲、猶助也、鄭注、會、讀爲繪、謂畫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謂刺也、宗彝、虎蜼也、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紩以爲繡、施于裳也、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有袞冕鷩冕毳冕、袞鷩毳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明服耳、袞是袞龍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是虎蜼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虎毛淺、蜼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六律、舉陽、陰從可知也、又云、曶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内政教于五官、史記索隱曰、古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鄭氏訓曶爲笏、是鄭傳之古文作曶、索隱所據古文、即梅氏孔傳爾、藻火粉米、說文王部引虞書曰、璪火黺米、云璪、玉色如水藻之文、黹部黺云、畫粉也、是音義同、此告以勉臣之職、汝翼、汝爲、作股肱也、汝明、汝聽、作耳目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如左傳昭德塞違之違、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是也、虞之四鄰、至周爲三公、文王世子、大戴禮、亦號四輔、此告以勉鄰之職、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廣雅、時、善也、考工記、梓人爲侯、說文、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重文達、云古文撻、引虞書曰、達以記之、說文、生、進也、工、古攻省、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鄭注、攻、猶治也、納言、命龍之官、颺與揚通、廣雅、揚、說也、說文、承、奉也、庸、用也、否、釋文徐邈音鄙、師卦小人否、釋文亦音鄙、云惡也、言庶頑讒說之人、若不在于善、則射侯以見其志、撻背以記其過、著于書以用爲識、凡此欲其並進于善也、而又治以納言之官、因時道揚以化誘、其能感格者、則奉之用之、其惡者、則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周頌學有緝熙於光明毛傳光廣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光光廣古通光天之下猶小雅溥天之下也左傳僖二十七年趙衰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杜注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與敷古通禹因帝言筋不肖而言考績之法明則天下孰敢不推賢讓能以敬應上命論語所謂不仁者遠也釋詁時是也廣雅同輩也敷同屬上爲句說文奏進也言帝不如是分其儕輩則人才雖曰進而無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

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敍皐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

史記夏本紀首有帝曰二字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論衡譴告篇舜敎禹曰無若丹朱傲是與史記合說文傲倨也夰部引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云嫚也字脫義同又糸部云絑虞書丹絑如此蓋古文也鄭注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玉篇朋羣也說文引虞書曰堋淫于家堋朋古今文釋詁殄絕也殄世絕子嗣也說文創刅之重文傷也傷痛丹朱之若是也史記作予不能順是下有禹曰二宋論衡問孔篇引書禹曰予娶塗山亦與史記合張守節云帝及禹相答極爲次序左傳哀七年禹會諸侯于塗山杜注塗山在壽春東北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治壽春有當塗侯國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墟說文引虞書曰予娶嵞山云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塗也句異音同鄭注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說文呱小兒嗁聲廣雅呱呱號也釋文子鄭讀爲字列子說符篇禹惟荒度土功子產弗字周頌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毛傳荒大也釋詁度謀也大謀敷土之功卽上文云予乘四載隨山刊木也釋詁弼俌也五服禹貢侯甸綏要荒服也洪水氾濫五服不能正其封疆禹治平水土俌成之每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說文引虞書曰卯成五服云輔信也文異義同十有二師卽舜典十有二牧也釋名薄迫也五長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也釋詁迪道也玉篇卽就也廣雅工官也乃汝也方古文旁詳堯典說文旁溥也方祇厥敍若周禮小宰之職以六敍正羣吏也方施象刑若大司寇之職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羣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也鄭注歸美于二臣

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鄭注戞櫟也戞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卽玉磬也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詩也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謂舜以爲賓卽二王後丹朱也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生也西方之樂謂之鏞鏞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

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蹌蹌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雄曰鳳雌曰皇儀匹來儀言其止巢而乘匹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釋言尹正也庶尹若周禮大師以下諸職也允諧舜典所云八音克諧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廣雅勑順也繫辭幾者動之微釋言興起也釋詁熙興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劇秦美新膠東令王君碑並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善不能樂學鄭注興之言喜也是喜起熙皆興也故下文皋陶曰率作興事也釋詁憲法也賡續也說文以爲古續字鄭注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說文目部脞目小也从目坐聲徐云尚書元首叢脞哉叢脞猶細碎也今从肉非是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禹貢

禹敷土

鄭注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史記夏本紀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索隱云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周禮大司樂注亦作禹治水傅土是傅與敷古通

隨山刊木

鄭注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說文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云槎識也漢書地理志作栞師古注栞古刊字說文以爲篆文

奠高山大川

奠當讀爲定周禮司市平肆展成奠賈鄭注奠讀爲定瞽矇世奠繫杜子春亦讀定史記集解引伏生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蓋所以表界使各州率民以趨事猶周禮云奠地守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鄭注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小雅俶載南畝毛傳載事也既載當從蘇氏屬下壺口爲句地理志禹貢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禹貢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龍門山在北禹貢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壺口龍門兩山夾河而峙逾河而東爲冀之壺口逾河而西爲雍之龍門而龍門在北梁山在南言壺口不言龍門者壺口之治即龍門之治也水經注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上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黃

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若墜復倚其中崩浪縣流鼓石山騰迄于下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尙存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東蓋禹于壺口之西鑿孟門而始事于壺口于梁山之北鑿龍門而終事于梁山大雅所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是也而循梁山而西濬畎澮距川餘功又及岐山焉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幷言於冀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鄭注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河東故彘縣東名霍太山岳陽太岳之南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流至永安縣西又東與彘水合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即霍太山矣是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修之者導汾也左傳子產曰臺駘能業

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即此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於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鄭注覃懷爲縣名屬河內地理志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釋言厎致也

厥土惟白壤。

說文壤柔土也辨其色與性周禮大司徒所云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錯如海物惟錯之錯謂納總納銍納秸粟米所賦非一種也鄭注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篡言云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爲上上

恆衛既從。

地理志禹貢恆水出常山上曲陽西北恆山北谷東入滱水禹貢衛水出常山靈壽東北東入虖池又云滱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合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從者二水從河入海也參合當作參戶志之誤也

大陸既作。

地理志禹貢大陸澤在鉅鹿縣北亦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是也又名廣河澤爾雅

釋地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書說云河未入海則恆衛合而爲瀰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壅恆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此二役當在兗九河既道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相屬而繫于田賦之下

島夷皮服。

島夷後漢書東夷傳所云三韓也馬鄭竝作鳥夷史記漢書同說文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讀若詩蔦與女蘿是鳥即島省正義云孔讀鳥爲島則唐初亦作鳥今本作島開元中衞包所改從隷也皮服獻其方物不言貢者不徵其常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說文夾持也地理志右北平郡驪成縣大揭石山在西南又遼西郡絫縣有揭石水按圖索之驪成在右絫縣在左曰右碣石者別乎絫縣之揭石以名之猶漢志之別爲大碣石也山海經

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于河蓋浮海來者持行右碣石之山由繩水以入于河碣石可達河非河由碣石以入海也九州之末各載其通道者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所可達使四海會同且以紀治水之成功也

濟河惟兗州。

鄭注言兗州之界在此二水之閒地理志序作泲河惟兗州師古注泲本濟水之字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東入泜又云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泲又云泲沇也東入于海地理志亦云濟水出贊皇至廮陶入泜泲水出王屋至武德入河是濟泲二水音同地異後人誤泲爲濟而不知禹貢所紀皆泲也兗史記作沇釋名沇州取沇水以爲名沇兗古今文

九河既道。

史記河渠書禹道河至大邳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

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釋水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皆禹所名也鄭注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杜注道通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地理志禹貢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水經注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元和郡縣志灉沮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鄭注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史記漢書亦作雍沮古雍與雝通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鄭注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又云此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馬注墳有肥膏也繇古蘇省說文蘇艸盛皃引夏書曰厥艸惟蘇唐風遠條且毛傳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師卦彖傳貞正也孟子征之爲言正也是貞轉訓爲征也作字屬上爲句如大陸既作之作兗當河之下流受害最深今水患雖平而沮洳未必盡去其賦但征其已耕作者餘寬之十三年地力復而人功興乃一律征之不言等者未成賦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八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揚荆最多兗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徵其所無所謂任土作貢也鄭注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說文桼木汁可以髤物者今經典相承同于漆水之漆篚地理志作棐師古注棐與篚同孔傳織文錦綺之屬

浮于濟漯達于河。

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張參五經文字云濕水今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濕爲燥溼之溼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濕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誤爲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漯沃

海岱惟青州。

鄭注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

嵎夷既略。

嵎夷、後漢書列傳以爲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舜典鄭注、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是堯時青州越海而有遼東也、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

濰淄其道。

地理志、禹貢濰水、出琅邪箕縣、北至都昌入海、甾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入泲、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道、如九河既道之道、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周禮大司徒、以周知地域廣輪之數、鄭注、東西曰廣、南北曰輪、說文、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今登萊之地、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以煮鹽、齊語云桓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是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海物、水族之可食者、種類錯雜、隨其所貢無定物也、孔傳、畎、谷也、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萊夷作牧。

地理志師古注、萊夷、萊山之夷也、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至春秋襄六年、齊滅萊、遷萊于郳、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說文、牧、養牛人也、作牧若史記秦非子事周孝王、牧馬于汧渭之閒也、左傳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是其地宜牧也、

厥篚檿絲。

爾雅釋木、檿桑、山桑、郭注、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史記作酓、蓋古文

浮于汶、達于濟。

地理志、禹貢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水經注同、蓋與甾水同出一山而異流也、達于濟、則由漯以入河、可知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注、徐州界、又南至淮水、

淮沂其乂。

地理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水經以爲出蓋縣艾山、釋詁、乂、治也、

蒙羽其藝。

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藝、孟子云樹藝五穀也、

大野既豬。

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壄縣北、水經注、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元和郡縣志、大野澤、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左傳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獲麟、即此、豬、史記作都、水經注、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是文異義同也、

東原厎平。

鄭注、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地理志、東平、故梁國、景帝六年、別爲泲東國、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亦即此、蓋在泲之東、汶之陽汶泲之所經也、釋詁、平、成也、謂濬畎澮距汶泲、其地致成、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釋名、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釋文、鄭作戠、讀曰熾、或作埴、晉成公綏傳天

地賦云、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墩釋文、漸包、或作蔪苞、說文、蔪艸相蔪苞也、引夏書曰、艸木蔪苞、釋言、苞、稹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

韓詩外傳、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漢書郊祀志、今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豬土山、夏讀若櫝、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染夏者、染五色、是夏翟、即爾雅釋鳥云、五采皆備成章、地理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水經注、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山、風俗通、梧桐出嶧陽山、采東南孫枝爲琴、聲甚淸雅、伏滔北征記曰、今槷根往往而存、地理志、泗水出泲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雎陵縣入淮、行

千一百一十里、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括地志、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今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

淮夷蠙珠暨魚。

鄭注、蠙珠、珠名、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魚也、釋文、蠙又作玭、說文、玭、珠也、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宋宏說、重文作蠙、

厥篚玄纖縞。

說文、纖、細也、縞、鮮色、地理志師古注、纖、細繒也、縞、鮮支也、即今所謂素、

浮于淮泗、達于河。

河、當作菏、說文、菏、菏澤水、在山陽胡陵、引夏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史記漢書、竝誤作河、水經云、泗水從淮陰入淮、此即禹貢浮淮達泗之道、云菏水從胡陵入泗、此即禹貢浮泗達菏之道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濟可知、

淮海惟揚州。

鄭注、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地理志、禹貢彭蠡澤、在豫章彭蠡縣西、亦名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周迴四百五十里、所受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或曰十川、水經注云、贛水總納十川、注于彭蠡、是也、呂氏春秋、禹爲彭蠡之障、乾東土、謂斯役也、鄭注、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釋言、攸、所也、彭蠡既豬之後、陂生蘆葦、陽鳥之來、不漸于陸、而止于澤、無逼人之患、故誌之、

三江既入。

越語申胥曰、夫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注、三江、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吳越春秋、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是三江在吳越之閒、與荊無涉也、蓋揚西偏之水、莫大於彭蠡、東偏之水、莫大于三江、與震澤、故舉彭蠡震澤三江而已、無餘事、入、謂入海也、松江即震澤之委、由吳淞口入海、浙江發源新都縣亙大末閒、至錢塘入海、浦陽江鍾于烏傷、環經諸暨、由餘姚入海、凡治澤宜障、故彭蠡書既豬、治川宜宣、故三江書既入、

震澤底定。

地理志、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亦名笠澤、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澤、水經注、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是也、釋言、底、致也、釋詁、定、止也、言致其止衆水、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爾雅釋草、篠、箭、簜、竹、說文、筱、箭屬、小竹也、簜、大竹也、筱、古文篠、敷與華通、古音華讀敷、釋草、華

緣也、馬注、夭、長也、釋木、上句曰喬、又小枝上繚爲喬、馬注、塗泥、漸洳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地理志作賦下上錯、則重文爲衍、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注、赤金、今丹陽銅也、鹽鐵論、丹章有金銅之山、說文、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漢書琨作瑻、音義同、篠簜、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島夷卉服。

島夷、地理志云、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皆以歲時來獻見、是也、卉服、亦獻其方物、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鄭注、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禮記曰、士不衣織、地理志、師古注、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錫貢者、須錫命而獻之、言不常來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說文、沿、緣水而下也、引春秋傳、王沿夏、史記漢書皆作均、裴駰集解、引鄭注亦作均、讀曰沿、揚之水道、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鄭注、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

江漢朝宗于海。

鄭注、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水經、江水東逕廣谿峽、注云、三峽之首、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江水東逕西陵峽、歷禹斷江、注云、南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閒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幷衡、此江遂絕、謂之斷江、今夷陵州西南有斷江山、是其遺跡、蓋江之有三峽、猶河之有龍門也、禹治冀之河、自龍門始、則治荆之江、亦必自三峽始、

九江孔殷。

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巴陵本漢下雋縣地、亦謂之洞庭湖、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之閒、蓋因山而異其名也、釋言、孔、甚也、殷、中也、謂不漲不涸、孟子云、水由地中行、是也、

沱潛既道。

爾雅釋水、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地理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寰宇記、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承天府志、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分流爲蘆伏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卽古潛水也、寰宇記、亦謂之白洑、宋乾德三年、升爲潛江縣、蓋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又謂之蘆伏白洑也、道如九河既道之道、潛之史記作涔、漢書作灊、潛涔灊古通、周頌潛有多魚、韓詩作涔、

雲土夢作乂。

雲土夢、史記漢書並作雲夢土、唐初梅賾本亦與史漢同、今孔傳可繹而知也、夢溪筆談云、石經作雲夢土作乂、太宗得古本尚書、詔改從雲土夢作乂、釋地、楚有雲夢、地理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藪、土當讀如杜、古文省、風徹彼桑土、韓詩作杜、大雅自土沮漆、齊詩亦作杜、是古多讀土爲杜也、地理志、江夏郡有雲杜縣、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注云

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

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左傳晉公子重耳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楚語王孫圉曰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周禮職方荆州其利丹銀齒革蓋土所出與揚州同也說文杶木也繫傳曰杶木似樗中車轅又云楢杶也是杶亦名楢左傳孟莊子斬其楢以爲琴是也鄭注榦爲柘榦考工記曰荆之榦又曰取榦之道七柘爲上是也集韻檜古作栝通作栝釋木檜柏葉松身柏鞠說文竝同鄭注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山海經曰荆山多砥礪漢書作厲說文砮石可以

爲矢鏃丹巴越之赤石也逸周書王會解卜人以丹砂說文箘簵竹名重文簬云古文楚語王孫圉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說文楛木也魯語武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二者皆矢笴之材

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

三邦未詳正義云鄭以厥名下屬名當讀爲命古名與命通左傳閔元年今名之大史記作今命宣四年改命曰生杜注易其名也說文匭古文簋管子輕重丁篇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名曰菁茅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謂之縮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命包匭者茅之爲物薄而用重也

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爾雅釋器三染謂之纁夢溪筆談云古人謂幣爲元纁五兩者一元一纁爲一兩元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元衣纁裳說文璣珠不圜者組綬屬璣組組貫以珠爲佩玉飾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史記龜策傳神龜生於江水中漢書食貨志元龜距髯長尺二寸陳氏曰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說文逾越進也漢與洛水道不相通遵陸而後能達故曰逾于洛自洛達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

鄭注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地理志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成縣暋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蓋三水入洛而洛入河也

滎波既豬。

正義馬鄭王皆作滎播謂澤名鄭注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周禮職方注引作滎播既都古都與豬通詳上文

導菏澤。被孟豬。

地理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說文菏澤水在山陽胡陵二說小異傅氏曰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地理志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胡陵在睢陽之東其流東合泗水以注淮

不入孟豬、定陶在睢陽之北、距孟豬百四十里、二澤本相通、導之以被于南、蓋治陶丘復出之濟也、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菏、史記漢書竝誤作荷、孟豬、左傳爾雅皆作孟諸、諸豬音同、漢書作盟豬、史記作明都、周禮又作望諸、聲轉字異、實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說文、壤柔土也、壚黑剛土也、蓋高下異性、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先言錯者、其錯異于冀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周禮職方、豫州其利漆枲、陸璣草木疏、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閒、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說文、纊、絮也、春秋傳曰、皆如挾纊、或作絖、小爾雅曰、纊、絮之細者、史記作纖絮、地理志師古注、錯、治玉之石、磬錯、可以治磬者也、

浮于洛。達于河。

禹時未有鴻溝、豫東之水不通河、其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鄭注、梁州之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九域志、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閒、若水出焉、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東至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自朱提至僰道入江、瀘本盧字、水經、盧水、縣注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是黑水、卽瀘水也、地理志、滇池有黑水祠、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逕朱提僰道、正屬梁州界、與雍州之黑水、名同而異、

岷嶓既藝。

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西縣、西漢所出、

沱潛既道。

梁之沱潛、與荆同名者、凡江漢別出、皆得名沱潛也、地理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東流、水經注、緜雒二水、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郫江者、沱水也、郭又云、有水從漢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括地志、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緜谷縣東龍門大石穴下、元和郡縣志、龍門山、在利州緜谷縣東北八十二里、潛水所出、

蔡蒙旅平。

蔡山、班志、酈注、竝闕、孔穎達司馬貞皆言不知所在、地理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涐、元和郡縣志、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今每歲貢茶、爲蜀之最、寰宇記、始陽山、本名蒙山、唐天寶六年勅改、高八十里、東道控川歷嚴道縣、橫亙入邛州火井縣界、論語、季氏旅於泰山、馬融注、旅、祭名、釋詁、平、成也、旅平、告祭成功也、

和夷厎績。

鄭注、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漢書如淳注、陳宋之俗、桓聲如和、故桓表謂之和表、地理志、禹貢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晉地道記、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厎績也、

厥土青黎。

馬注、黎、小疏也、青其色、黎其性、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所賦之種、錯雜有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璆當从古文作鏐、鄭注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釋文引韋昭、郭璞云璆紫磨金、是義與鄭同也、後漢書益州金銀之所出、華陽國志臺登縣山有砮石、禹貢所賦、元和郡縣志鐵石山在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砮石、火煉成鐵極剛、織皮、皮縫爲裘者、

西傾因桓是來。

地理志禹貢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通典山之西南吐谷渾之界、說文因就也、水經注桓水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亦名白水、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注于江、郭璞注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西傾爲雍州之山而南之戎則在梁域、故其道就桓爲便、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水經注西漢即潛水、自西漢遡流而居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

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居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徑、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地理志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釋水正絕流曰亂、河謂西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注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黑水詳下文、正義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以冀州西界、故王制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也、

弱水既西。

地理志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而不言所出、淮南子弱水出窮石山、元和郡縣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說文以爲出屾山、蓋窮石之異名也、鄭注衆水皆東而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

地理志禹貢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幵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十里、屬當讀爲注、士昏禮酌元酒屬于尊、鄭注屬注也、周禮匠人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注屬讀爲注、說文汭水相入也、召誥鄭注汭隈曲中也、凡二水相入其閒必有隈曲、謂涇水至陽陵注于渭水之隈曲也、陽陵故城在高陵縣西南二十里、

漆沮既從。

地理志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而不言其所入、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杜陵當從水經作杜陽、字之誤也、地理志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西、東入洛、洛水至馮翊褱德縣東南入渭、水經同、是從者二水從洛入渭、

灃水攸同。

地理志灃水出右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長安志灃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終南山豐谷、其源濶一十五步、其下濶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終縣界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攸同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地理志禹貢北條荆山在左馮翊褱德縣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禹貢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縣東、禹貢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梁岐之役渭亦既治矣、而自岐以西則未也、至是旅及于鳥鼠則滌源之事畢、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釋地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地理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壄澤釋詁績成也言荊岐以西之平原下隰皆致其成遂河極于休屠澤小雅所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水經注二十一卷引山海經云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四十卷又引山海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括地志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峰故名亦名卑羽山釋言宅居也三苗舜竄四門時所竄者也至是禹雍州治水畢乃秩敘之

厥土惟黃壤。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史記作璆說文球或从璆釋器璆琳玉也說文琅玕似珠者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地理志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晉永嘉後其地爲吐谷渾所據唐龍朔初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爲吐蕃地地理志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縣北呂氏春秋云龍門大禹所鑿下有禹門渡說文汭水相入也前渭汭在陽陵縣涇入渭之汭也此渭汭在華陰縣渭入河之汭也會于渭汭謂出渭之舟逆流而上與浮河之舟相會于渭水之北林氏謂此州達于帝都有二道是也蓋其西北境則浮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蘇氏云簡編脫誤其文當在浮于積石之上是也織皮當屬上球琳琅玕蓋亦貢物也與梁州同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崑崙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後漢書西羌傳羌地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水經注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漢書武帝紀北發渠搜應劭注禹貢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逸周書王會解渠搜以鼩犬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玉篇即就也即敘益稷所云咸建五長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

此下至導洛入河禹歷敘九州所經尋山之首尾脈絡水之源流會入而紀之以告成于帝其閒滌澗谷之源濬畎澮之水皆因其勢以利導非于敷土時先導之亦非于治水後復導之也鄭注導岍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岍史記漢書竝作汧說文有汧無岍地理志吳嶽在右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亦謂之嶽山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爾雅河西嶽是也地理志岐山在美陽縣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山之南周原在焉東西橫亙肥美寬平詩所稱周原膴膴者也水經注岐水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水北即岐山矣又水經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即襄德縣故城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即夏后鑄鼎處也荊山之麓直抵河壖故曰逾于河孔傳三山皆在雍州河謂龍門西河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雷首詳冀州地理志雷首在河東蒲反縣南水經注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一名首陽山論語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馬融注首陽在蒲坂河曲之中寰宇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也或稱首山地理志蒲反有首山祠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即此一名陑山書序湯伐桀升自陑即此也括地志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水經注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即霍太山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彘縣東亦名霍山周禮冀州山鎮曰霍山是也亦名景霍晉語景霍以爲城韋昭注今在河東彘是也孔傳三山皆在冀州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水經注厎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元和郡縣志厎柱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地理志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南水經注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生細竹寰宇記山頂有湯王池俗傳湯旱祈雨處地理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元和郡縣志王屋山周百三十里高三十里通志云形如王者車蓋故名其絕頂曰天壇濟水發源之處孔傳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壄王縣西北又云東太行山在山陽西北蓋支峰也括地志太行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其山延袤千里亙絕東西上有羊腸坂蔡澤所云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也元和郡縣志太行陘在懷州北濶三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實爲險隘一名五行山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高誘注太行山也周禮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地理志恆山在常山上曲陽西北有祠管子恆山北臨代南僻趙地理志右北平郡驪成縣大揭石山在縣西南又遼西郡系縣有揭石水南入官不言有山水經十四卷濡水注云濡水自欒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系縣碣石山是碣石山有二驪成之大揭石正別平系縣之碣石以名之文穎注武帝紀曰碣石在遼西系縣系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劉昭注曰碣石山在縣南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地形志曰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唐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曰盧龍縣有碣石山括地志曰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通典曰平州盧龍縣有碣石山自後漢至隋唐曰系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漢書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建安十二年曹操征烏桓過碣石作詩曰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皆即此漢書天文志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水經注系縣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世名之天橋柱也韋昭亦指爲碣石濡水于此南入海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西傾詳梁州地理志禹貢朱圉山在天水郡冀縣南梧中聚師古注圖讀與圉同通典朱圉山俗名白岩山元和郡縣志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六十里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鳥鼠詳雍州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郭緣生述征記華山從麓至頂升降紆迴凡三十三里寰宇記華岳有三峰直上數千仞基高而峰峻疊秀迄于嶺表三峰者芙蓉明星玉女也少華山在華州南十里東去太華八十里峰勢相連視華山差小故曰少華西京賦云綴以二華謂太華少華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地理志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括地志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西十里蓋此山自上洛以至盧氏縣亙二百餘里志家各就所在言之也史記封禪書齊桓公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即此地理志潁川崈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崈高爲外方也

桐柏詳徐州地理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元和郡縣志陪尾一名橫山在縣北六十里史記作負尾漢書又作倍尾古音讀負如倍多互通明堂位負斧扆史記魯世家作周公南面倍依漢書宣帝紀行幸負陽宮李斐注負音倍孔傳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

導嶓冢至于荊山。

地理志禹貢嶓冢山在隴西西縣西漢所出禹貢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漳水所出淮南子沮出荊山蓋二水同出一山也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荊山九州之險十二年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郎此元和郡縣志荊山三面險絕惟東南一隅纔通人徑

內方至于大別。

地理志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也後漢志同劉昭注引荊州記云山高三十丈周百餘里水經注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

也地理志禹貢大別山在六安國安豐縣西南續漢志水經同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地理志岷山在湔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括地志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連緜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史記作汶山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七有瀆山蜀之汶山也爾雅釋山江南衡水經注湘水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山經謂之岣嶁山爲南嶽也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九江詳荊州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師古注傅讀曰敷易古陽字導水云過九江至于東陵者紀水之流派也導山云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紀山之脈絡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詳雍州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酈注合黎山也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郡縣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地理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水經注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蓋正流自刪丹西流至酒泉合黎其餘波自合黎山峽口折而北流至居延流沙故經特別言之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地理志張掖酒泉燉煌郡下皆無黑水文惟山海南山經云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南流注于海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闕而不注正義引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師古漢書注並引此今水經無此文蓋其書有散逸耳括地志黑水源出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南流絕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二說未知

孰是通典云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涸無以詳焉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

漢書西域傳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括地志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元和郡縣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也水經注亦謂之唐述山龍門詳雍州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水經注河水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南流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

東至于底柱。

水經注河水又東過砥柱閒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河之右則殽水注之又東千崤之水注焉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閒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砥底文異音同。

又東至于孟津。

正義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史記漢書竝作盟津水經注河水東逕平縣故城北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左傳昭元年館于雒汭杜注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水經注洛汭即什谷張儀說秦云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是也釋山一成伾釋文或作岯鄭注大岯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臣瓚注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地理志上黨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水經注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爲濫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以絳降文異音同史記河渠書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其一爲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爲北過降水大陸詳冀州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道也水經所敍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也。

又北播爲九河。

鄭注播散也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師古注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然則太史馬頰覆鬴三河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簡絜鉤盤三河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

同爲逆河入于海。

鄭注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逆受也河渠書溝洫志皆作同爲逆河入于勃海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又南皮縣曰迎河亭是逆河在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滄州又地理志于金城郡言河至章武入海于魏郡館陶縣言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即屬勃海郡北距碣石五百餘里遠在碣石之南水經注乃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漢書注臣瓚亦云禹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然經於導山言至于碣石而不於導河言之於冀州言夾右碣石入于河而不言河入于碣石則河之入海不在碣石明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漾史記夏本紀及集解引鄭注作瀁漢書皆作養續志同說文瀁古文漾是瀁漾古今文也地理志隴西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隴西氏道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而不言出何山水經

云漾水出氏道縣嶓冢山華陽國志東源出武都氏道縣漾山爲漾水水經注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蓋一山跨二縣之境在西縣者爲西漢源在氐道者爲東漢源亦名漾山因水而異其名也地理志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說文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續志水經竝同然則武都以下江夏以上漾水東合沮縣之沔水而爲漢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鄭注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水經注引劉澂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魰父所歌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水經夏水篇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然則夏是江之別派從江之北岸分江至江夏合上流武都之沔水而名別爲滄浪之水故繫之漢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鄭注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縣界史記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水經注引地說曰漢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鄭注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廣聽錄云漢在北而南來入江因名爲北江吳氏云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相匹配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于荊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竝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濆也三濆皆自爲一濆惟江與漢共爲一濆故于漢于江竝言入海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華陽國志岷山一名汶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益州記羊膊嶺水分二派一東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林氏曰自江水溢出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梁荊二州皆有之也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馬注澧水名地理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九江卽洞庭湖詳荊州水經注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于洞庭之陵東陵亦名巴陵水經注巴陵故城西對長州元和郡縣志巴陵城對三江口岷江爲西江澧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又名巴丘山水經注湘水北至巴丘山入江是也

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說文迆袤行也卽引夏書以證江自九江東陵而東大勢袤行向北及至彭蠡入江處則南會于匯彭蠡在江之南北字當屬上讀絕爲句也胡氏云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

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經先漢後江東匯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曰東迆北會于匯言與漢所匯之彭蠡會也邵氏云江水滄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江竝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地理志湔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此以北岸言之也會稽郡下云北江在毗陵縣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地理志禹貢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水經注引晉地道志云泲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澤蓋水各有性泲性獨勁故能與濁河竝流不爲所亂仍橫截而南也軼泆竝與溢通水經河水篇云又東過成皐縣北泲水從北來注之鄭注成皐大伾山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卽經所謂濟水從

北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即濟沇之故瀆矣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

釋丘再成爲陶丘地理志泲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禹貢菏澤在定陶東胡氏云菏澤在陶丘之東北相去不遠濟水伏流至陶丘北上奮馳波跳沫東北滙于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瑯槐入海者爲濟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菏水說文菏澤水在山陽湖陵引夏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菏此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水經泲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來注之地理志泲水至瑯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地志言桐柏又言大復水經言胎簪又言桐柏說皆與禹貢似異其實皆合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風俗通言上源略胎簪不數而漢志則竟以下源大復言之惟水經則溯其原而系以胎簪寰宇記謂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而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大復在平氏故城東南復陽故城又在桐柏縣東蓋胎簪最在西大復最在東漢志言出桐柏大復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此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言出胎簪則指最西一峯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流者言之桐柏乃總名耳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睢陵入淮是沂先入泗泗乃入淮經云泗沂者文從畧也地理志淮水至臨淮淮浦縣入海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酈注引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閒是以鳥鼠同穴爲二山與地理志異元和郡縣志渭川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有三源並下灃涇漆沮並詳雍州水經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云又東與高陵分水又東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焉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地理志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西東入洛洛水至馮翊褱德縣東南入渭是漆沮合洛入渭故闞駰即以洛水爲漆沮之水其實禹貢豫有洛雍無洛雍之名洛始于周禮職方故經不言也地理志渭水至船司空入河

導洛自熊耳。又東會于瀍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地理志禹貢洛水出宏農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山在東北元和郡縣志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五十里水經注洛水東與獲水合又東逕熊耳山北又東逕盧氏縣南是熊耳非洛之源乃禹功之所自施也瀍澗伊並詳豫州水經注引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倍尾與瀍澗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瀆存焉又云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

九州攸同。

祭法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韋昭云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閒管子神農作殖五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釋文引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播

九州帝王世紀曰顓頊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是州分爲九自羲農以迄帝堯並同其州名與疆域容或有異故曰割曰制也彼同正義云水土既治天下大同也

四隩既宅。

釋丘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李巡注厓內近水爲隩史記漢書並作奧釋言宅居也厓內近水者皆可居則天下無不平治之水土矣

九山刊旅。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胡氏曰刊者隨山之事旅者告祭之名

九川滌源。

呂氏曰滌源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爲經久計也金氏曰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

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

九澤既陂。

陳風彼澤之陂毛傳陂澤障也呂氏曰凡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轉相入以達于海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不達則捐數百里之地以爲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

四海會同。

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即蠻夷戎狄亦皆會同于京師矣

六府孔修。

左傳文七年郤缺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孔修若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曰五行之官不失職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正當讀如征周禮大司徒制天下之地征是也庶土交征若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也釋言底致也底慎財賦若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也說文則等畫物也鄭注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咸則三壤若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也蘇氏曰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于四夷者賦止及于諸夏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錫土姓者周語云賜禹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史記契封

于商錫姓子稷封于邰錫姓姬是也金氏曰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也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勳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釋詁祗敬也台古怡省釋詁怡樂也鄭注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鄭注百里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謂刈穗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謂禾又去其穎惟藁秸也四百里粟五百里

里米遠彌輕也王氏曰服者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金氏曰服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為轉輸粟米之賦也故四百五百里不言納正義既言法壤成賦更敘弼成五服之事句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釋詁侯君也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名侯服也禮運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漢書刑法志師古注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即百里采流即二百里流也舉采流以包侯綏要荒四服此即禹貢之制度殷人因之至周始于王畿千里之外析四服為八服各五百里而益之以藩服是為九服又移采地于畿內耳蘇氏曰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傳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奮武衛天子所以安金氏曰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正義要者約束之義金氏曰要約也其地遠于畿甸雜于夷狄雖州牧侯伯為之控制而其文法則畧于中國矣釋詁夷易也謂其民多簡易也蔡當從吳氏讀為粲說文粲散也左傳昭元年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粲音同張參五經文字云粲春秋多借為蔡是蔡者謂其民多放散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孔傳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畧金氏曰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畧之者又簡于要服矣王注蠻慢也謂其民多簡慢也孔傳流移也謂其民多流移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鄭注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史記言顓頊之地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其稱禹功則言南撫交阯北戶西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息慎東長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蓋南北長于東西也聲教屬上為句漢書賈捐之曰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晉書地理志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文選李善注亦引書朔南暨聲教是漢魏人皆屬上讀也錫如九江納錫之錫璇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是元圭天所錫禹因貢于堯以告成功也益卦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是古者臣之告君有用圭者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地理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水經注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于是亭鄭注天子之兵故曰大六卿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注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曲禮約信曰誓周禮大司寇誓用之于軍旅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

左傳昭六年趙孟曰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史記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有扈氏鄭注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釋文勦馬本作巢蓋古文省說文引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云絕也音義同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鄭注左車左右車右正義云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左傳成二年晉伐齊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于矢未絕鼓音是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說文祖始廟也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左傳定四年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出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以行也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商書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釋詁台我也釋言稱舉也殛誅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說文割剝也豳風八月剝棗毛傳剝擊也是割猶擊也孟子征之爲言正也是正猶征也此湯述其有衆之辭而告以奉天伐夏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史記作夏罪其奈何台何聲相近班固典引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此湯述商衆詁問夏罪之辭而下文答之也釋詁遏止也史記夏本紀云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也說文割剝也多方云剝割夏邑也白虎通天子所居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釋詁協服也鄭注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爲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伊尹舉觴告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曰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其事又見韓詩外傳諸書所載皆同鄭注此湯述夏桀拒諫之辭而明其必往而征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釋詁賚賜也食僞也鄭注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尚書證義

盤庚上

平湖周用錫述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鄭注，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即今陝西商州。史記契生昭明，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其地無考。史記昭明子相土，商頌云，相土烈烈，左傳襄九年，士弱對晉侯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杜注，商丘在宋地。其後微子封此，漢書地理志云，梁國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也，即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史記相土至湯十二世，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蓋從契父帝嚳所都也，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續漢志，偃師縣屬河南尹。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又曰，尸

鄉在縣西三十里，是湯之都亳，在偃師。盤庚復遷之，其地亦謂之殷。鄭注書序云，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今偃師是也。王注，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慼當讀爲戚。說文籲，呼也。引商書曰，率籲衆戚，後案以爲貴戚之臣是也。史臣記盤庚將由耿遷于亳，殷民動于在位之浮言，而不往有居，盤庚先呼衆貴戚之臣而出誓言。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左傳僖十五年，晉於是乎作爰田，服虔注，爰易也。史記張湯傳劾鼠掠治，傳爰書，韋昭注，爰換也。訓異義同，玉篇盡終也，釋詁劉暴樂也，大雅捋采其劉，毛傳劉爆爍而希也，釋言匡正也。言我先王祖乙以來，既易居于此，所以重我民，爲邦本，欲其繁庶而不終患寡，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不能相正以生，用卜稽之曰，如之何則可，蓋謀遷于天命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釋詁，服事也。鄭注，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此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合盤庚遷殷爲五遷也。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故數盤庚遷殷而爲五。矢言述先王之居，云五邦不云五遷，故鄭數商丘而爲五。五邦五遷言各有當，不得強合爲一也。此言天命之當遷。

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由，古文𢎘省。說文，𢎘，木生條也。引商書曰，若顚木之有𢎘枿。又云，古文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作由枿，蓋古文省𢎘，而後人因省之之通用爲因由等字。釋詁枿餘也。方言晉衛之閒曰枿。釋文引馬注，肄生曰枿。是馬本亦作枿也。說文木部，又引書若顚木之有𢎘巘，云伐木餘也。重文櫱云，巘字或从木辥聲，是櫱巘枿古今字。並同商頌苞有三櫱，漢書敘傳注，亦引作苞有三枿。此言天命遷殷之吉。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說文斆覺悟也。釋詁由自也。盤庚知民之不適有居，動於浮言，乃覺悟其民，而先自在位之臣用常舊之事，而齊其法度，恐民有作箴規諷者壅於上聞，乃先戒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王乃命在位之衆，悉至外朝之庭，以聽訓。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釋言，猷，可也。說文，黜，貶下也。王言來汝眾臣，予告以訓典，汝可貶下乃心，無傲亦無從康。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說文，播，布也。言部引商書曰，王譒告之，云敷也。字缺，義同。廣雅，指，意也。漢書孔光傳，不希指苟合。三篇丕字凡十，皆語辭。周書亦多丕字，凡語辭皆從畧。釋言，逸，過也。馬注，聒聒，拒善自用之意。說文引商書曰，今汝懖懖，云善自用之意也。蓋脫落拒字，文異義同。信讀如伸，考工記引而信之，欲其直。起信，引信其說也。小雅，以奏膚公。毛傳，膚，大也。說文，訟，爭辯也。言古我先王亦惟謀用舊人以共國政，凡先王播告之修明，能宣上德，而不匿其意，先王用是尊崇奉命，惟謹而

罔有過言，民亦用是感化。今汝聒聒拒善，引伸此危險夸大之言，予弗知汝何爲而爭辯乎。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說文，含，嗛也。含德，猶訟卦云食舊德也。說文，惕，敬也。玉藻，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觀與爟通。周禮司爟，鄭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呂氏春秋本味篇，爝以爟火。說文，拙，不巧也。火部引商書曰，予亦炪謀，云火不光也。義爲暗於謀，意同。言非予由是廢茲德澤，惟汝世食舊德，而不敬予一人。予心之攸困，譬若爟火，予亦拙於謀國，以起汝之過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有條不紊，喻我之謀遷正法度，不必畏難，乃亦有秋，喻爾之從遷共喜康，不可惡勞。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言汝傲言世有積德，然汝能貶下乃心，而布實德於民，并及於婚姻僚友，始可以大言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釋詁，戎，大也。昬，強也。粤，于也。越與粤通。其古期省。言汝不畏大害於遠邇，而從康不遷，如惰農之偷安，不勉強以作勞苦，不有事于田畝，至于收成之期，則無有黍稷矣。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

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和，讀如鄭風倡予和女之和。說文，吉，善也。百姓詳堯典。周禮大司馬，以先愷樂獻于社。鄭注，先猶導也。說文，承，奉也。是奉猶承也。釋言，恫，痛也。說文，憸，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心部引商書曰，相時思民，云疾利口也。文異義同。釋言，逸，過也。戰國趙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沈如周語沈伏之沈。廣雅，靖，安也。言汝不和善言于百姓，惟汝自作孽，乃甘爲敗禍姦宄，害人而適自害。乃既導民以惡，則必承其怨痛，汝雖後悔，而身已無及。相此利口之小民，猶瞻顧于人之箴規，而默不發，其發之，則有督過其口，矧予爲元后，能制汝殺生之命，汝何弗告朕，而相動以險膚之浮言，以嚇伏于眾，譬火之燎于平原，其烈若不可近，而終可撲滅。此則爾之自作不安，而非予之過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鄭注，遲任，古之賢史。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左傳昭元年，弗去懼選，杜注，選，數也。邶風，不可選也，毛傳云，不可數也。從享，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也。言古我先王，與乃祖乃父相共此安逸勤勞，予豈敢用不當罰之罰。世世數爾動勞，予亦未嘗掩爾之善，茲予大烝以享先王，爾祖其從配享，則善作福，惡作災，予亦豈敢動用不當德之德乎。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釋言，阻，難也。是難猶阻也。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儀禮既夕禮，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鄭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引一書，若射之有志。左傳成十五年，蕩澤弱公室，襄十七年，華臣弱皐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周禮外饔，邦饗耆老孤子，鄭注，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有幼，猶下篇云有衆也。廣雅，長，善也。言予告汝以阻艱不前，則當如習射之有志矢，姑試其發，汝無侮慢老成，無侵易孤子，及凡幼者，各自善于其居，勉強出力，以聽予一人之作爲。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佚，古與失通。周語，淫失其身。游俠傳，遂行淫失。漢書杜欽傳，失欲生害，皆讀失爲佚。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度，古文𢾺省。說文，𢾺，閉也。閉口無浮言。

平湖周用錫述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釋詁亶誠也其有衆當從蔡傳合下咸造爲句釋言作造訓同是造猶作也史臣記盤庚既啓行由河北渡河南以民遷殷乃再話民之弗從者大告而開以誠其衆臣咸作勿得褻慢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其民使盡遷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

浮于天時

說文后繼體君也承奉也釋名浮孚也聘義孚尹旁達鄭注孚讀爲浮是孚與浮古通君奭若卜筮罔不是孚是也言古我前后無不以民命爲奉民亦保佑其后而相感君民憂樂相同是以凡事無不信合于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釋言殷中也懷如左傳懷與安之懷聞讀如孟子仁聞之聞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鄭注已行故事曰比比例也言中葉天降大害先王不敢懷安其所舉動惟視民之所利即用遷汝何弗思我古后之聞其奉汝使汝者惟欲以喜康相共非以汝有過失而例之於罰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釋言若順也懷來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云志謂記也言予順先王之事招呼共來此新邑者亦惟汝喜康之故以從前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釋言試用也說文忱誠也動予一人合上爲句釋言鞠窮也濟渡也倉頡篇臭敗也與殠通廣雅殠敗也載釋文讀如代反臭厥載猶小雅云載輸爾載也說文屬連也其古期省說文稽留止也後漢書馬援傳何足久稽天下士言今予將用汝以遷安定其邦域汝不憂朕心之所困

乃皆不宣布乃心敬念以至誠感動予一人爾惟自窮自苦譬之共乘一舟汝中流不渡則必敗壞其載今爾不以誠心相連屬惟皆及于溺不及期同遷而或稽留雖自怒曷有愈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說文誕詞誕也徐云妄爲大言也廣雅勸助也言汝不計長久以思災害而妄爲大言以助人之憂是但有今日而罔顧後患其何有生理於在上乎言天之斷其命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一屬爲一也周語郤犨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漢書五行志載此語師古注迂夸誕也賈子禮容語篇迂作訏說文訏詭譌也訏迂聲義竝同言今予命汝屬爲一無作穢惡以自敗恐人有倚汝之身誣汝之心者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釋詁、迓、迎也。言天將斷汝之命、予迎續乃命于天、予豈以汝威用以奉養汝眾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釋詁、羞、進也。如後漢書和帝紀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之進、言予念爾舊勳、欲特進爾用來爾于新邑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釋詁、塵、久也、孫炎云、古者陳塵同、釋詁、崇、重也、言予若失于政令、而久于耿邑、高后乃重降以罪疾、曰、何爲而虐朕民乎、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

罰汝。汝罔能迪。

說文、生、進也、王注、生生、進進也、進進、同心願欲之意、釋言、爽、差也、釋詁、迪、作也、言汝萬民乃不進進從遷、與予一人之謀同心、先后則亦降與汝罪疾、曰、胡不與朕幼孫協比、故有差忒、自上其罰汝、汝又何能作爲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作、當從集韻讀子賀切、釋言、作、爲也、爲之假借、呂氏春秋審爲篇高誘注、讀如相爲之爲、大雅福祿來爲、箋云、爲猶助也、作之假借、後漢書廉范傳、不禁火、民夜作、音義云、讀若佐、是聲轉而義仍相訓、古人訓詁多通於音也、君奭、作汝民極、立政、作三事、呂刑、自作元命、音義亦皆如佐大雅、侯作侯祝、亦讀子賀切、訓義則異、則當作賊、說文賊字、从戈則聲、簡策脫落、傳誤也、則在乃心、屬上爲句、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鄭注、綏當作緌、字之誤也、又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此蓋誘字之誤、釋言、誣誘累也、釋文引孫炎云、楚人曰誣、秦人曰誘、說文繫傳云、誣誘、謂不能自決、而以屬累於人也、言我先后既勤勞乃祖乃父、汝當共佐我畜養斯民、汝或有戕賊、包藏乃心、我先后不自決而誘之、乃祖乃父、乃祖乃父遂棄絕不顧、而不救汝之罰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釋詁、亂、治也、說文、具、共置也、漢書食貨志、金刀龜貝、所以通有無也、鹽鐵論、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釋詁、迪、道也、道與導同、言予有治政共天位者、或共置貨貝寶玉、而坐擁不遷、乃祖乃

父告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相導高后、而重降以災禍、表記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故三傷之以高后之降罰、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易讀如樂記慢易之易、玉篇、設、置也、中、左傳成十三年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古與衷通、廣雅、衷、善也、言今予告汝不可慢易、當永敬此大患、共遷新邑、而無相絕遠、汝分予之猷念以從往、各置天衷于乃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說文、吉、善也、釋詁、迪、作也、左傳哀十一年子胥諫吳王曰、其有顛越不共、杜注、顛越、不共、從橫

不承命者也、廣雅作暫也、是暫猶作也、釋言遇偶也、釋詁偶合也、是遇猶合也、我乃劓漢書刑法志云、當三族者先黥劓也、易讀如大雅施于孫子之施、箋云、施猶易也、延也、言有不善之人既不肯作、從橫不承上命、作焉糾合以爲姦宄我先從劓辟、然後刑亂用重典、殄滅之而無留遺或生、不使延易其種類于新邑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作般庚既遷、般盤古通、鄭注、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鄭注、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堯典正義云、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按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盤庚作優賢揚、歷管寧傳奏左思賦、亦用優賢揚歷語、是憂腎陽乃古文優賢揚歷字屬上爲句、正義所引鄭本有脫誤、百姓、詳堯典、此開誠以釋前嫌、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立政三亳、鄭注、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是其地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釋詁、降、落也、嘉、美也、言古我先王成湯、將光大前人之業、由商丘往依于亳之高山、用脫落此凶德、美其功于朕之邦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鄭注、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是祖乙之時已患河圯至盤庚而爲害滋大其勢不得不遷而衆臣反以爲震動萬民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廣雅越治也周語汩越九原說苑指武篇城郭不修溝池不越皆謂治也釋名及急也公羊傳隱元年及猶汲汲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釋詁弔極訓同是弔猶極也由從訓同是由猶從也廣雅靈善也賁讀如賁卦之賁廣雅賁美也言肆予沖人非棄汝之謀乃極欲從謀之善者爾衆亦非敢違卜稽用是光大此新邑之美耳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釋詁伯長也邦伯卿也釋詁師衆也師長衆大夫也廣雅隱安也方言隱據定也歎息言大小之臣庶幾皆安定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相如周禮上春相簭之相鄭注謂更選擇其蓍是簡相猶簡選也釋名念黏也意相親愛心黏著不能忘也言予懋其簡選以親愛欽崇我衆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周頌佛時仔肩箋云仔肩任也方言鞠養也廣雅聚居也是居猶聚也周禮小宰六敘鄭注敘秩次也言朕不任好貨之人惟勇敢奉命進進養人謀人之保聚者秩次欽崇蓋錄敘從遷之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釋詁羞進也釋詁若臧訓同是若猶臧也若否即大雅臧否否讀若鄙屬上爲句臧即上文云敢恭生生否即上文云不肩好貨也大雅邦國若否文義相同言今我既進告爾于朕志之所臧否如此爾其罔有弗欽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說文總聚束也周禮司勳民功曰庸言無聚貨賄寶玉惟進進以立民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釋言式用也言汝用布民德永任以一心

平湖周用錫述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月令鄭注、雊、雉鳴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鄭注、祖己謂其黨、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說文、監、臨下也、廣雅、典、主也、義、當讀如儀、周禮肆師注、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釋詁、儀、善

也、有不永爲句、廣雅、夭、折也、中、讀如射中之中、言天之臨下民、惟主其善、降年使有永、其有不永者、非天之短折其民、乃民適中其絕命爾、此言善人之修短亦有數、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孚、當作、俘、節、策、偏旁摩滅也、釋詁、俘、取也、俘命猶奪其魄也、漢書孔光傳引作付命、而釋之云天既付命罰之、亦此意也、言民有不順德不聽罪者、天既取其命、以正其德、乃曰其如何、是無所禱也、此言凶人之年數乃自折、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廣雅、司、主也、釋詁、昵、近也、

平湖周用錫述

西伯戡黎

釋詁、戡、克也、說文引商書西伯戡黎、云殺也、漢書引泠州鳩曰王心弗戡、孟康注、戡、古堪字、釋詁郭注、亦引作西伯堪黎、是戡堪古今字、音義竝同、黎、說文邑部又作𨞲、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𨞲、象文國名多从邑、如奄之爲𨛬、許之爲鄦、正相同也、大傳又作西伯戡耆、史記殷本紀又作飢、徐廣曰、飢亦作𩙿、皆未詳、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鄭注、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應劭注、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通典云

路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卽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于此、又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諸說、則漢魏唐宋之壺關上黨黎城三縣、皆古黎國地、蓋商畿內之諸侯、而其故墟、則實在黎亭、故九域志云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也、蔡澤謂應侯曰、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王莽命王嘉曰、羊頭之阸、當燕趙卽此、元和郡縣志、太行陘在懷州北濶三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實爲險隘、是周之戡黎、既得太行羊腸之險、去朝歌僅三百餘里、故祖伊恐而奔告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玉篇、訖、畢也、罔敢知吉、論衡云、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廣雅虞安也儀禮士虞禮注虞猶安也廣雅迪蹈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周南關雎箋云摯之言至也史記作大命胡不至唐石經命字下旁增胡字是初時脫誤後來旁增今本復脫也說文引商書曰大命不摯云至也讀若摯是摯摯至音義俱同此祖伊述民之怨言而以爲今王其如之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史記殷本紀云紂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玉篇厽累墼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是本作厽讀若參後遂改厽爲參又說文參字从厽汗簡卷中亦有參云見尚書是古文本从厽玉篇之厽已爲隸變也說文責求也左傳桓十三年宋多責賂于鄭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玉篇卽就也說文戮殺也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鄭注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說文或邦也重文域是或卽域也釋詁亂治也域治正四方卽商頌云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海也釋言底致也小雅飢成不遂毛傳遂安也古者句陳相同小雅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周禮鄭注引作維禹陳之微子呼父師少師而言殷其弗復正域彼四方矣我祖成湯致安治于上而我用沈湎于酒用是亂敗其德于下言我用者不斥言紂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商頌降予卿士實惟阿衡竹書紀年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六年命卿士傅說是卿士殷之執政者也度讀如小雅周爰諮度之度非度猶不問也釋詁恆常也方讀如旁鄭注士喪禮云古文方爲旁說文旁溥也史記宋世家作小民並興義正同越于至于今屬上爲句左傳成二年其左越于車下杜注越隊也言殷民無論小大皆樂爲草竊姦宄其執政之卿士師師在位而置之不問凡民之有辜罪無有以常法捕獲者于是小民竝起報復相爲敵讎今殷之淪于喪亡譬涉大川其無濟渡之處涯岸之依殷遂喪墜其天命至于今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

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狂當讀爲往、史記宋世家作我其發出往、集解引鄭注、我其起作出往也、馬注、卿大夫稱家、家耄、康誥云、商耇成人也、釋言、遜、遯也、告字當屬上爲句、說文足部云、躋、升也、引商書曰、予顛躋、史記宋世家、今女無故告予顛躋、集解亦讀告字絕句、予顛躋爲句、躋訓爲升、反其義亦爲墜、左傳昭十三年、知隮于溝壑、是也、顛隮謂死難也、隮躋音義同、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說文、毒、厚也、史記作天篤下菑亡殷國、釋詁、篤、厚也、文異義同、前漢書張騫傳、身毒在大夏東南、李奇注、一名天篤、是毒與篤古通、廣雅、畏畏、敬也、說文、咈、違也、大雅告爾舊止、箋云、舊、久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鄭注、犧純毛、牷體完具、用、如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用、釋詁、將、大也、災、如舜典眚災肆赦之災、言今殷民甚敢攘竊郊社之養牲、于以容隱其大嚼、而不爲之罪、刑罰之縱失如此、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釋詁、降、下也、說文、監、臨下也、釋詁、乂、治也、用乂讎斂、大雅云、會是彊禦、會是掊克也、召敵讎、大雅云、寇攘式內也、不怠、大雅云、女興是力也、罪合于一、大雅云、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也、多瘠罔詔、大雅云、無陪無卿也、詔、若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之詔、言其下臨殷民、則又治之如讎、以暴斂凡足以召敵讎者、不遺餘力、於是罪惡皆集于一人、而民之疾苦、亦無有告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廣雅、有、取也、玉篇同、說文、敗、毀也、辵部引商書曰、我興受其退、云、數也、義相同、廣雅、迪、蹈也、左傳哀二十一年、使我高蹈、廣雅、刻、分也、言商今其自取災、我起而適當其數、商若淪于喪亡、我以宗人位三公、義無爲臣僕、今指告王子出亡、高蹈我舊日曾言分封子、而王子弗就出封、我將來乃惟顛隮耳、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釋詁、靖、謀也、又享、孝也、享、獻也、是獻猶孝也、言善自爲謀、各人自孝于先王、我則不敢顧念行遯、爾、蓋微子爲王子、無職守、箕子爲三公、義不可去、

尚書證義

周書牧誓

平湖周用錫述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史記甲子上有二月字周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漢書律歷志據以爲說云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書序曰十一年武王伐紂泰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周之分野也

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城篇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也說文昧闇也爽明也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呂氏春秋貴因覽云武王至鮪水毀使膠鬲侯師武王告以甲子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據此諸書是戊午師逾孟津逹日天雨晦冥至甲子其眛忽明故大雅云會朝淸明毛傳以會朝爲甲朝鄭箋亦卽引牧誓昧爽以證淸明也鄭注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野紂南郊地說文作坶野云朝歌南七十里地武王與紂戰于坶野玉篇云古文尚書作坶野說文逖遠也重文遏云古文逖釋詁遏遠也郭注引書作遏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命于亞旅杜注亞旅上大夫也正義引牧誓爲證成三年晉賜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以一命之服杜注亞旅大夫也周禮地官師氏掌以媺詔王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其官中大夫而職任綦重故特舉之也鄭注千夫長師帥也百夫長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左傳宣七年凡出師與謀曰及文十六年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杜注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華陽國志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商頌自彼氐羌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小雅如蠻如髦毛傳髦夷髦也箋云髦西夷別名山海經積石山有髳民後漢書西羌傳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牧野微見立政他無可考左傳桓十三年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注盧戎南蠻釋文盧如字本或作廬音同據此則文十六年傳楚使盧侵庸者卽盧也史記又作纑蓋古文左傳桓十二年楚伐絞楚師分涉于彭杜注彭水在新城昌魏縣孔疏引釋例云彭水至南鄉筑陽縣入漢水經注筑水出梁州新城郡昌魏縣界杜預以爲彭水也鄭語史伯曰叔逃難于濮而蠻又楚蚡冒始啓濮韋昭注濮南蠻之國左傳文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於選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又稱叟濮後漢書

李𠆸傳、賦、出叟淺、是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方言、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閒謂之戈、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戈卽戟、干卽楯也、考工記、廬人爲廬器、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孔傳、索、盡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王父母弟、釋親謂之從父昆弟、釋詁、迪、進也、不迪、史記作不用、義同、左傳宣十二年、欒武子曰、師叔、楚之崇也、杜注、楚人所崇貴、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鄭注、好整好暇、用兵之術、釋詁、勖、勉也、方言、齊魯謂勉曰勖、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鄭注、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

釋訓、桓桓、威也、說文引周書曰、尚狟狟、釋文、迓、馬本作禦、鄭注、禦、強禦、謂強暴也、是馬鄭同、史記亦作禦、釋詁、克、殺也、穀梁傳隱五年、戰不逐奔、言不得強禦殺奔北者、以勞役我西土之人、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廣雅、戮、罪也、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洪範

釋詁洪大也範法也伏生大傳蔡邕石經竝作鴻鴻洪古通洪範武王所訪故史臣錄之以列周書箕子所作故傳記所引皆以爲商書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釋天商曰祀周曰年此周書而稱祀者武王克殷之初尚未改祀爲年故史書仍商之稱猶逸周書柔武解云維王元祀大開武解惟王一祀小開武解惟王二祀寶典解鄷謀解惟王三祀大匡解文政解惟十有三祀也釋詁訪謀也說文氾謀曰訪王制鄭注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鄭志答張逸問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汗簡云笄古文箕

見尚書莊子大宗師篇箕子胥餘司馬彪注胥餘箕子名也書序云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是訪範在宗周不在商邑孔傳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史記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公羊傳宣八年乃緩辭也漢書五行志此武王問洛書于箕子是武王知箕子衍範故特鄭重訪之也廣雅騭定也釋詁相勵也協和也史記宋世家作陰定下民相和厥居王言惟天陰定下民助之合和其居我未知聖人之則天其彝倫果何如得所敘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五行志此箕子對禹得洛書之意也孔傳陻塞汨亂也周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陻庳以害天下崇伯稱遂共工之過是也說文引商書曰鯀堙洪水云堙塞也堙陻古今文音義竝同釋詁震動也畀賜也斁釋文讀多路反大雅耗斁下土箋云斁敗也說文引商書曰彝倫攸殬云敗也汗簡云殬古文斁見尚書五行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九疇劉歆班固皆以爲九章鄭注孔傳皆以爲九類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釋文引馬注五行至六極是洛書文劉炫以爲洛書龜文惟二十字其初一曰二十七字敬用農用一十八字禹所第序是劉與馬同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正義謂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是也敬五行志及孔光傳竝引作羞說文敬肅也从支苟會意古文作苟隸遂譌敬爲羞以形相似也敬用五事卽皋陶謨云愼厥身修也廣雅農勉也左傳襄十三年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皆古者謂勉爲農也農用八政卽益稷云率作興事也協五行志作叶應劭注叶合也說文叶古文協今漢書誤作叶協用五紀卽堯典云欽若昊天也釋詁皇君也周頌莫匪爾極毛傳極中也商頌四方之極箋云極中也建用皇極卽論語云允執厥中也釋詁乂治也五行志作艾師古注艾讀曰乂古乂艾通詳堯典乂用三德卽皋陶謨云能官人也釋訓明明察也明用稽

疑即左傳引夏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也釋詁念思也念用庶徵即益稷云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也嚮如說卦嚮明而治之嚮威如益稷否則威之威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即舜典云黜陟幽明也凡用皆謂人君用之五行不言用者左傳襄二十七年子罕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故不必言用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鄭注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漢書五行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也蓋洪範所敍五行之生數月令所舉五行之成數繫辭所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五行生成之數也至于水

火金木土者六府孔修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四時相生之序也木金火水土者五德相勝之序也史記宋世家五行以下無一二等字漢石經竝同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釋詁爰曰也王注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正蒙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變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爍得水之精于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月令鄭注鹹水之味凡鹹者皆屬焉苦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酸木之味凡酸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甘土之味凡甘者皆屬焉五味言作者夏氏謂五行之初未成五味久之而後變爲其味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鄭注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漢書五行志五事配五行謂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也董仲舒劉歆睦孟之言災異鄭注大傳及孔傳孔疏竝同此說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孔子閒居氣志既從鄭注從順也左傳文十四年趙宣子曰其詞順襄二十五年趙文子曰其

辭順是言貴順也說文叡深明也通也睿古文叡鄭注睿通于政事漢書五行志作容應劭注容通也容蓋睿之誤說文㕡深通川也引虞書曰㕡畎澮距川是㕡即古文濬也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篇云思曰睿言王者心寬大無所不容是直讀睿爲容蓋今文正論云己之貌使人視之而可畏可象是曰恭己之言使人聽之而有倫有脊是曰從人之貌己視之而知其邪正是曰明人之言己聽之而知其是非是曰聰當貌思貌當言思言當視思視當聽思聽而能通乎徵以致其恭從明聰是曰睿貌言視聽思蒸民所謂有物也恭從明聰睿蒸民所謂有則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鄭注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昭晢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哲五行志作悊小雅小旻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五事之德見于他經者惟此而已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注、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先食、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故即次之、食貨既足、民生厚矣、咸民而後致力于神、故次祀、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教而後誅、故司寇在司徒之後、德立刑行、遠方賓服、故次賓、其有暴虐無道、不率化者、則六師征之也、按八政言司寇、不言士、皇極言遵王、不言帝、則自一五行以下、箕子衍以廣九疇之義、而非禹所敘之辭、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霸、紀於月者也、永短昬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昬旦中、日月躔逡、紀於星辰者也、盈宿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歷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暨星與黃赤道相値、紀於歷數者、察之圭槷、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釋詁、斂、聚也、說文、敷、施也、數錫、若漢書鼂錯云、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也、豳風晝爾于茅、毛傳、于、往、取也、其曰汝者、九疇天錫、箕子推天意以垂法戒、非稱武王之辭也、敷錫是上錫下、錫保是下錫上、古者上下通稱錫也、詳堯典、言人君建立中德、聚天之五福于一身、用是施錫諸庶民、惟時之庶民、往取汝極、而歸心、亦錫汝以保安此極、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人在位者、淫朋、若史記游俠傳、是也、比德、若漢書黨錮傳、是也、言在野之民無淫朋、在朝之人無比德、惟人君有以作之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釋詁、猷、謀也、方言、念、常思也、罹、史記引作離、大傳引作麗、罹離麗古竝通、說文、咎、災也、釋詁、皇、君也、淮南子、轉化推移、得之道、而以少勝多、高誘注、而、能也、呂氏春秋士容論、柔而堅、虛而實、高誘注、而、能也、而與能古通、屯卦象傳、宜建侯而不寧、鄭注、而作能、履卦六三、眇能視、跛能履、

虞翻注、能作而、說文、予、推予也、釋詁、時、是也、釋言、斯、離也、離卦象傳、離、麗也、言凡厥庶民、有謀有爲有守者、是爲全材、汝則常思其人、其或不協于中、亦不罹于災、是乃中材、君則容保之、其能平康正色、辨論推爲攸好德者、汝乃錫之以爵祿、是在位之人、亦附麗于惟皇之極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馬注、高明、顯寵者、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也、言小民之孤苦者、不可虐、強宗之尊顯者、不可畏、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釋詁、羞、進也、正、長也、古者一官之長皆謂之正、國語、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左傳、五行之官

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而稷爲田正虞思
爲陶正滕侯爲卜正周禮天官之屬有宮正酒
正皆是也富周禮太宰云祿以馭其富也釋詁
穀善也說文好美也論語室家之好好無
好德猶不好德也言人之有能有爲者勸之使
進其行則國事治而克昌凡百官之長既富其
祿方善其職汝若弗能使之贍足于家則無以
養廉是人將罹于罪矣然厎祿以德苟于不好
德之人汝雖錫之以福其反爲汝用災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布爲言以敎民所謂敷言也陂孔傳及漢石
經竝作頗唐元宗以上下文皆協韻惟頗字不
倫據周易泰卦詔改頗爲陂然周禮肆師注鄭
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吳才老韻

補儀牛何反古皆音俄則頗與義本相協也馬
注好私好也說文引商書曰無有作玫玉篇又
作玨云古文好鄭注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
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
中之君而事之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
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

廣雅訓順也史記宋世家作于帝其順古者訓
順馴多互其讀周禮土訓鄭司農讀訓爲馴易
馴致徐邈讀馴爲訓史記能馴俊德索隱云徐
廣讀馴曰訓廣雅馴順也蓋音近義同說文近
附也春秋繁露王者民之所往也說文王天下
所歸往也言人君于皇極之敷言是法是順而
于天意其順則凡厥庶民亦于極之敷言順之
無偏黨行之遵道路以附天子之光成相典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所歸往此言錫保
之敎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
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正之以直也釋詁克勝也言君之治臣用
此三德其性行平康者則正之以直而使不流
于唯阿性行彊弗友者克之以剛而使不涉于
驕蹇性行燮友者克之以柔而使不至于畏葸
性行沈潛者亦克之以剛而使激于發揚性行
高明者亦克之以柔而使歸于篤實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釋詁辟君也鄭注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
也玉食備珍異也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

亂下民此言君治人之權不可下移臣職不可
上僭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廣雅稽問也說文引書曰卟疑云卟卜以問疑
也讀與稽同卟稽古今文左傳引夏書曰官占
祖伊奔告王曰格人是夏商亦立卜筮之官也
左傳晉侯使卜偃卜之秦伯使卜徒父筮之是
居此官者乃命之不使不立者占古之制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
用二衍忒

鄭注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霽者兆如雨止
之雲氣在上也周禮太卜注引作曰濟史記宋
世家亦作曰濟釋天濟謂之霽是濟霽義同也
蒙古文作雺鄭注雺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宋世
家作霧說文霧地气發天不應雺籀文霧省是
霧即雺也太卜注又引作曰蟊蓋聲之假借鄭

讀𩃬聲近蒙孔傳遂改𩃬爲蒙也驛今文作圛鄭注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齊風載驅箋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正義云洪範卜兆有曰圛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爲圛也說文引書圛讀若驛孔傳遂改圛爲驛也宋世家又作涕蓋古文悌之誤其史記引鄭注及太卜注皆以驛在蒙之前鄭注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周禮太卜注引作曰剋剋克音義並同鄭注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左傳僖十五年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杜注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晉語得貞屯悔豫皆八韋昭注內曰貞外曰悔是杜與韋皆同鄭也說文引商書曰貞曰𠧧云𠧧卦之上體也𠧧悔古今文音義相同說文占視兆問也宋世家作占之用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鄭注衍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十有八變而成卦大雅鞠人伎忒毛傳忒變也說文忒更也訓異義同古文忒作貣豫卦四時不忒京房易亦作貣是貣與忒古通鄭注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圉𩃬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蓋言總計之凡七其卜之兆象有五爲占者之用貞悔二者則演其六爻參伍之變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周易是卜筮各有三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禮卜葬日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是古者三法並卜也從二人左傳成六年欒武子曰善鈞從衆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謀及乃心左傳引夏書曰惟先蔽志是也卿士詳微子謀及庶人周禮小司寇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是也子孫其逢當與上文從同叶音爲句吉字當與下文五吉例爲句馬注逢大也儒行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揚倞注逢大也是子孫其逢猶其後必大也稽疑不能皆大同故三從二逆亦得爲吉若盤庚之卜遷殷成王之卜東征是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而人謀或違始可以信蓋以鬼神無私而人心或有欲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

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鄭注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釋詁時是也曰時屬下爲句廡古文作無說文引商書曰庶草蕃無云豐也讀文甫切玉篇蕃無豐盛也今作無爲有無字按說文廡堂下周屋也蕪薉也𣞤亡也四字義各相別後人以無爲有𣞤之𣞤以蕪爲蕃無之無復借廡爲無而𣞤字遂廢而不用言是五者之來具備無闕各應節候則萬物莫不遂其生雖庶草之徵亦有蕃廡之象矣此言庶徵之休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若月令云寒氣時發風災數起也極無若月令云時雨不降方冬不寒也凶若月令云其民大疫其國大水寇戎來征蟲螟爲害也此言庶徵之咎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此言五事之得應休徵、孔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此言五事之失應咎徵、不言極無者、恆雨無暘、恆燠無寒、言極備則極無可知也、孔傳、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又漢書五行志、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晢、厥罰恆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

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惟木金水火沴土、是五事應庶徵、亦應五行、以雨暘燠寒風、本由五行之氣、其理相爲貫通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省若漢書天文志云、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也、卿士詳徵子、釋詁、師、衆也、釋言、尹、正也、師尹、衆官之正、言王當省察一歲之庶徵、卿士當省察一月之庶徵、師尹當省察一日之庶徵、以修五事而答天意、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易如樂記慢易之易、言歲月日時之庶徵、君臣各修省而無敢慢易、則禍除福至、其休嘉有如此者、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說文、微、隱行也、郎坤卦云賢人隱也、言歲月日時之庶徵、君臣不修省而盡慢易、則福去災生、其敗德有如此者、上言歲月日、此言日月歲、蓋休徵必合一歲之功始成、咎徵則雖旬日之變亦害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民不繫于卿士師尹之下者、庶民惟觀象以占風雨、其所省有不同焉者、故別言之、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風師雨師、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漢書天文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又云、軫爲車、主風、史記天官書同、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小雅云、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是箕與軫好風、畢好雨也、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又云、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言王及卿士師尹之所省有如此矣、若庶民愚賤、則惟省星以占旱潦、星各有所好、有好風者、有好雨者、而日月之行、則冬夏各有其道、若月失其中

道而從好風之箕軫則必有恆風從好雨之畢星則必有恆雨當於未至之先預爲之備也天文志又云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不言日之節可以占寒燠者以晷景非庶民所能測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注、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張氏晦之云、福有五而極有六、其義相反、不必數之相敵、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極而反二福也、五福曰富、六極曰貧、此一極反一福也、五福曰康寧、六極曰疾、曰憂、五福曰攸好德、六極曰惡、曰弱、此二極而反一福也、蓋亦各盡其意而已、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釋詁、豫、樂也、說文引周書曰、有疾不悆、悆、喜也、是音義同、汗簡云、悆古文尚書豫、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

釋訓、穆穆、敬也、穆卜、猶左傳云虔卜也、釋詁、功、成也、如左傳求成之成、史記作質、釋詁、質、成也、文異義同、

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馬注、壇、土堂、孔傳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于中爲三壇、正義除地爲三壇、又爲壇于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立、當讀爲位、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鄭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位立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鄭注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植、古置字、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商頌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是古者植置同也、說文植字重文亦作櫃、孔傳璧以禮神、植、置也、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爲贄、告謂祝辭、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冊、史記作策、冊策古通、鄭注、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者、由成王

讀之也、釋詁、遘、遇也、厲、作也、虐、古瘧省、月令、民多瘧疾、有、古宥省、見論衡引書、說文、宥、寬也、丕、當讀爲負、史記魯世家作負子、丕負聲相近也、白虎通、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子、公羊傳桓十五年曰、屬負茲、子茲聲相轉也、說文、責、求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仁、古與人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釋文、桓元明僧紹作仁、魯論語、古之賢人也、古論語作仁、考、當讀如巧、史記魯世家作予旦巧、說文老部、考从丂聲、丂部、丂、苦浩切、讀考、又以爲巧字、是古者丂有兩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隸寫爲巧、伏生授鼂錯、隸寫爲考也、釋名、巧、考也、義亦相訓、言予之爲人若巧、多材多藝、事鬼神、賢于元孫、故敢以身代、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廣雅、敷、廣也、釋詁、安、定也、是定猶安也、言三王以身代之情、請命于上帝之庭、廣佑四方、用能安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亦罔不敬畏、列祖在天之靈、鄭注、永有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玉篇、卽、就也、魯頌、元龜象齒、毛傳、元龜尺二寸、史記龜策列傳云、龜千歲乃滿尺二寸也、俟命、俟三王請命于帝庭也、孔傳、屏、藏也、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是古者三兆並卜、洪範所云三人占也、坎卦、習坎、釋文、習、重也、一習吉、謂一卜再卜之兆皆吉也、說文、籥、書僮竹笘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廣雅、籥、笘、籤也、是籥者簡屬、所以載書也、書、太卜所云其頌皆千有二百也、玉篇、幷、同也、言以三兆之法、三龜次第更卜、其一卜再卜之兆未見占書、已識體吉、其三卜則開籥視占書、乃知亦同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鄭注、體、兆象也、郊特牲、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是神事尚新、故言新命也、釋詁、永、長也、攸、古悠省、釋名、念、黏也、意相親愛、心黏著不能忘也、玉藻、天子稱予一人、言視龜之兆象、王其無有害、予小子絜新命于三王、惟王長其壽、惟己終其年、圖之于帝庭、茲當靜俟、必能親愛予一人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鄭以壇在于豐、則歸者、從豐歸鎬、正義謂壇所卽卜、故從壇歸是也、周禮占人、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鄭注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鄭注、縢、束也、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鄭注、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論語孔子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時周公爲冢宰、攝政、管蔡在東、流布此言

于豐鎬也、孺子詳洛誥、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鄭注、辟、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于我先王、言愧無辭也、說文引周書曰、我之弗辟、云治也、與鄭異、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鄭注、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也、罪人、管蔡也、得、得其流言之情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于後、罪人既得之後也、豳風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是時雖得流言之情、而武庚之畔未作、鴟鴞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蓋欲成王救亂于未然也、說

文、誚、古文譙、方言、譙、讓也、凡言相責讓曰譙讓、未敢誚公、成王尚未知周公之志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鄭注、秋、謂周公出二年後之明年秋也、漢書嚴延年傳、吏皆服弁、師古注、服戰若弁、弁謂撫手也、王莽傳、予甚弁焉、注、弁、撫手也、言驚懼也、以啓金縢之書、因天變、將以穆卜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鄭注、問者、審然否也、諸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也、小雅、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是噫猶抑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鄭注、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正義謂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鄭注、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亡失、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禮士師之職二曰誥用之于會同釋文弔如字讀左傳穆爲不弔君子以吳爲不弔有君不弔敢告不弔杜注皆以爲不相弔恤蓋哀憫之辭也天字屬上爲句猶小雅云不弔昊天廣雅割害也延延洪孔傳云凶害延大釋詁歷數也服如大雅昭哉嗣服祭統纂乃祖服之服釋言造爲也格來也格知猶中庸云前知也史臣記成王將伐武庚會同諸侯而作誥曰今不相弔恤

之天降害于我國家者不小其禍蔓延滋大惟我年幼沖人嗣茲無疆大歷數之服弗能爲明哲以道民于康况曰其有能前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釋言濟渡也廣雅賁美也釋言棄忘也是忘猶棄也言予惟小子譬涉深水惟往求我之所渡布其休美且布前人所受之命茲不棄牧野之大功予豈敢掩天降之威用而不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禮器諸侯以龜爲寶公羊傳定八年何休注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西土人亦不靜左傳定四年祝佗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也釋詁蠢動也言寧王遺我以寶龜前此嗣位繼天之明而就龜請命其兆曰將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之人亦有不靖安者及今而武庚果動矣此成王卜于即位之初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小腆猶史記周本紀云小醜也敘如周禮六敘之敘復如公羊復讎之復左傳宣十四年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杜注以我比其邊鄙成十八年宋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襄八年鄭子展曰鄙我是欲註義皆同言殷以小醜妄敢復紀其官敘天已降之以威而知我國有流言之疵民心未安遂大言予將復讎而反邊鄙我周邦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翼如益稷汝翼之翼謂周公也日當作曰形似傳誤論語文獻不足故也鄭注獻賢也伏生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儀釋詁儀善也是儀與獻義同古通大雅周王于邁箋云于往也釋言敉撫也左傳成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釋詁休美也周禮大卜凡國大師則貞龜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使卜偃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大有之睽是古者用兵必卜也鄭注幷吉者三龜皆從也言今已蠢動今翼告予曰得民之賢者有十夫予翼用之往征以撫安武王所圖之功人謀既從我戎事又有天休朕所卜之三龜皆吉也此成王卜于將伐武庚之日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釋詁肆故也說文逋亡也逸周書成開解今商孽競時逋播以輔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釋詁、在、察也、越與粵通、釋詁、粵、于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故周公稱考翼也、王害、當從蔡傳屬下讀、如曷、言予得吉卜、以伐殷、而爾庶邦君臣、反謂伐殷之事艱大、西土之民、且不靜、亦惟近察王宮、以防內變、外察邦君之室、以折與謀、于予小子、及寧考輔翼之臣、不可以出征、王曷不違卜乎、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

造、古與遭通、漢書翟義傳、作予遭天役、呂刑兩造具備、史記亦作兩遭具備、文侯之命、嗣造天丕愆、孔傳亦訓造爲遭、廣雅、役、使也、釋詁、卬、我也、恤、憂也、廣雅、義、宜也、釋詁、綏、安也、毖與秘通、廣雅、秘、勞也、說文引周書曰、無毖于卹、卹與恤通、言故予沖人、亦長思其事之艱、而曰嗚呼、武庚信動、則鰥寡其哀哉、予遭天之所使、而遺大投艱于朕身、于予沖人、固不以我一已爲憂、而宜爾庶邦君臣、則安慰予曰、無勞于憂、惟當成乃寧考所圖之功、責其不以成功綏予、而反言不可征、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釋言、替、廢也、周語、單襄公引泰誓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左傳昭十七年、衛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釋詁、相、導也、釋訓、丕丕、大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丕、當讀爲不、漢書翟義傳、作爾不克遠省、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讀丕爲不、召誥、其丕能誠于小民、說文引書作不能誠于小民、蓋丕本從不聲、古多相通也、魯頌閟宮有侐、箋云、閟神之、釋詁、毖、慎也、閟毖、猶默戒也、君奭云、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也、詳

君奭、三倉、所處也、釋詁、卒、終也、說文、化、敎行也、釋詁、誘、進也、棐、俌也、說文、忱、誠也、釋詁、考、成也、有古俌省、儀禮聘禮、俌幣、鄭注、古文俌皆作宥、左傳僖二十八年、命晉侯宥、卽聘禮俌幣也、管子文有三俌、卽周禮三宥也、古宥字亦作有、見論衡引今文尚書、是俌宥有古相通也、周禮膳夫、以樂俌食、鄭注、俌、勸也、王言爾皆舊人、爾乃不能遠察前事、爾亦知寧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若此勤勞、天實有默戒我成功之處、予何敢不極終寧王所圖之事乎、今予大敎進我友邦君、天之輔相、卜吉誠信有辭、其兆云成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而圖其功之所終、今天亦惟用勞以戒我民、若勸其速征、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之天休而畢之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

越卬敉寧王大命。

釋言，若，順也。底，致也。朕言艱日思，猶上文云肆予沖人永思艱也。廣雅，略，法也。是法猶略也。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構，蓋也。杜林以爲椽桷。釋地，田一歲曰菑。說文，播，種也。穫，刈穀也。言順昔日之事，則朕當往征。朕亦言其艱而日思之。譬如考欲作室，既致其經略，其子乃弗肯築堂，矧肯蓋屋乎。又如其父已稽田爲菑，其子乃弗肯播種，矧肯刈穀乎。其考翼肯反曰，予有後人弗棄始基乎。故予曷敢不及我而撫敉寧王之大命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史記李斯傳，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儒林傳，兒寬常爲弟子都養。公羊傳宣十五年，厮役扈養。何休注，艾草爲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言若兄考而或有友攻伐其子，爲之厮養者其可但勸諭而弗救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當作肄，玉藻肆束及帶，鄭注，肆讀爲肄。周禮小宗伯肄儀爲位，鄭注，故書肄爲肆，杜子春讀肆爲肄，皆形似之誤也。邶風既詒我肄，毛傳，肄，勞也。爽如左傳二惠競爽之爽。方言，爽，猛也。齊晉曰爽。越與粵通，釋詁，粵，曰也。日天棐忱，大雅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易讀如樂記慢易之易。說文，孜，詞也。孜，矧彖隸文。人字屬下爲句。說文，誕，詞誕也。王又歎息言勞哉，爾邦君及御事，我周邦之競爽，由有哲人，亦惟十亂其輔道，能知帝命于天之輔我，誠信不疑，爾時牧野之誓罔敢慢易法。介今天降災戾于周邦，實爲大難，而人妄言鄰國胥伐于王室，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再改易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言天惟喪殷，譬如農夫，予何敢不終事我之田畝。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釋詁，率，循也。說文，僭，假也。周禮太卜，凡旅陳龜。釋言，若，順也。言伐紂之師，天亦惟用休于前寧人，故予究之于卜，不敢不從以撫循前寧人經畧之疆土，況卜惟從二，今三龜幷吉，故朕大以爾東征，天命斷無假借，卜陳惟當順之。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康誥

書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左傳定四年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自漢以來、諸儒皆據以爲成王誥康叔。然經云朕其弟小子封、曰寡兄勖、而篇中皆言文王、無及武王之語、則非成王之誥可知矣。先儒又以爲武王封康叔于衞而作誥、考之經傳、俱言康叔封于成王之世、若武王時、武庚封殷墟、康叔安得受土、且封國、曰命、不曰誥、詳讀經文、康誥曰予惟不可不監、酒誥曰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梓材曰王啓監、蓋康叔爲司寇、武王慮殷民之畔而出爲監、故于用刑三致意焉。史記衞世家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有側心、是也。逸周書作雒解云、建管

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路史云、康叔故城在潁川。水經注、潁水東歷康城、是康叔與管蔡同時分監殷之畿內、故馬融王肅並以康爲畿內地也。其後管蔡流言、康叔不從。史記三王世家云、康叔扞祿父之難、後漢書蘇竟傳云、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也。及成王既殺武庚、乃以衞封康叔、史記衞世家宋忠注云、康叔從康從封衞、是也。其篇第錯在大誥之後、書序遂以爲成王所作、祝佗數典、口給一時、其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者、蓋合監殷封衞兩事爲一、以致千古聚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釋詁、哉始也。鄉飲酒義、月三日而成魄。說文引周書曰、哉生霸。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釋詁、基謀也。周制九畿、不數蠻夷鎮蕃者、遠未至也。說文、士事也。白虎通、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見士、若左傳云受功也。勤若詩序杕杜以勤歸之勤。咸勤、五服之人皆慰勞之也。洪與鴻通。釋詁、鴻代也。鄭注、周公代成王大誥。蘇氏以爲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是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釋詁、孟長也。史記衞世家云、衞康叔名封。左傳成二年申公巫臣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

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釋詁、庸勞也、祗敬也。釋言、怙恃也。冒字屬下爲句。論衡初稟篇、趙岐孟子注、竝引作冒聞于上帝。說文、冒冢而前也。邢部云、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是冒聞猶升聞也。殪戎殷、合上爲句。釋詁、肆今也、在察也。言文王之愛民、惠及鰥寡、勞益勉勞、敬益盡敬、威益著威、乃昭顯于民、用開創我方夏、於我一二友邦、修和我西土、惟時向化相依恃、升聞于上帝、帝休美之、乃大命文王誅大殷、誕受其命、至於其邦其民、惟時大定攸敘、則寡兄克殷之所勉、今命汝小子封察茲東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

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漢書蘇林注將者甫始之辭也釋言適述也孫炎云適古述字聞讀如孟子仁聞之聞衣古依省學記不學博依釋文依或爲衣衣德少儀云士依於德也廣雅敷廣也大雅周敷求先王箋亦訓敷求爲廣索丕當讀如不古者丕不多同文詳大誥不遠近也釋詁惟謀也近謀商耇成人若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武王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也釋名宅擇也別當讀爲辯古別與辯通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鄭注傅別故書作傅辯士師荒辯之灋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朝士有判書以治鄭注故書判爲辯鄭司農讀辯爲別大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辯異之大戴禮朝事篇竝作別辯卽古文偏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鄭注今文辯皆作偏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辯偏也是別求猶偏求也大雅無易由言箋云由於也釋言若順也若德屬上爲句天若德卽酒誥云天若元德謂順天之德服于周也

裕乃身爲句晉卦初六裕无咎鄭注裕寬也不廢在王命卽酒誥云永不忘在王家也言今之治殷民其始在敬述文考之丕顯繼宣聞以依德之言其往事廣求于殷先哲王用以保治其民近則謀商之老成人擇于心以知訓民又偏求聞于虞夏之先哲王用以安保其民若恢宏于天順之德則寬宥其身而見用在王命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釋言恫痛也瘝與鰥通釋詁鰥病也莊子天地篇不同同之謂大釋言惠順也說文懋勉也言汝受命監殷如痛病之患在乃身可不敬哉天命之弼我雖忱而民情之不同可見況小人至爲難保汝往盡乃心無以爲安而好逸豫乃可以治民我聞古人言怨不在于大亦不在于小今汝弭民怨在順其不順者勉其不勉者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釋詁服事也宏與鴻通釋詁鴻代也廣雅應受也應保殷民合上爲句言汝惟小子監殷之事惟代王者受保殷民亦惟助王者安定天命鼓舞新附之民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釋言試式也訓同是式猶試也式爾嘗試于爾也左傳昭十五年民知所適杜注適歸也適爾歸死于爾也廣雅道說也既道極厥辜盡說其情也言刑罰之明不在罪之大小當權其情之輕重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左傳僖二十二年卜偃引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亦引書曰乃大明服是時字當屬上爲句釋詁時是也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鄭注勑猶理也整也有古侑省周禮以樂侑食鄭注侑猶勸也詳大誥釋詁畢盡也言有敘是用罰之輕重則人皆明服惟民其整齊而勉於和矣若勸之能速則民盡棄其前咎矣若保之如赤子則民其進於安治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言刑罰之斷權操於已而不可下移於人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出郊爲外
事、陳與臬通、釋詁、臬、久也、廣雅、臬、法也、司字屬
上爲句、師字屬下爲句、廣雅、倫、順也、禮器鄭注、
倫之言順也、師茲殷罰有倫、正義云、若今律無
條、求故事之比、是也、言郊外之事、汝久是司寇
職、當參法茲殷罰之順者、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周禮鄉士注、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
左傳襄十年、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
能舉其契、杜注、要契之辭、周禮云、小司寇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
旬、乃蔽之、鄉士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
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
三旬而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
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是也、王制云、刑者
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小爾雅、蔽、斷也、
左傳昭十四年、邢侯雍子爭田、叔魚攝理、蔽罪
邢侯、杜注、蔽、斷也、言爲罪法之要辭、當服念五
六日、其有疑者、或至于一旬、或至于三月、乃斷
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廣雅、義、宜也、方言、次、代也、左傳昭十六年、子產
曰、庸次比耦、是也、亦作佽、說文、佽、遞也、廣雅、佽、
代也、音義同、釋詁、惟、思也、言汝久是臬事、罰之
斷以殷法者、盡心詳慎、用其宜刑宜殺、弗用諈
諉以代汝封、乃汝之用罰已盡順、僉曰是攸敘、
尚再思曰、或未有順于事、以上六節、誥以用刑
之詳慎、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蓋武王之心、欲寓德于刑之中、而辟以止辟、故
曰惟乃知、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左傳成二年、射其左、越于車下、杜注、越、墜也、緇
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鄭注、越之言
蹷也、訓義同、豳風、晝爾于茅、箋云、于、往取也、說
文、暋、冒也、即引書以證、心部、憝、怨也、亦引書以
證、言凡民非人所脅、自犯大罪、爲寇攘姦宄之
事、殺墜其人、而往取其貨、其冒犯不畏死人、無
不怨恨、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

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廣雅、服、任也、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鄭注、于、猶
爲也、聘禮、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爲、釋言、鞠、
稚也、釋詁、弔、至也、泯、如呂刑泯泯棼棼之泯、猶
亂也、言寇攘姦宄、固爲元惡而大可恨者、況不
孝不友之人、父子相夷、兄弟交惡、惟至于此、雖
其家風忿戾、不于我政人得罪、而天所與之彝
倫、則大爲泯亂、汝其速用文王所作違敎之罰
刑茲亂常者、無得赦、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釋詁、戛、常也、正義、外庶子、即周官之諸子、文王
世子之庶子也、以政敎國子、故云訓人、釋詁、正、

長也史記周本紀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集解引馬注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別當讀如辯辯即古文偏詳上文言此不孝不友固爲不率大常者況外庶子職在訓人惟長官及小臣之諸受符節者乃偏爲播敷以干民之譽弗思其謀之不足用而病及其君是乃引人以惡惟厥怨恨汝乃其速用此義以先殺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注能善也古者謂不相善爲不能左傳文十六年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成十一年蘇氏卽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衞襄二十一年范鞅與欒盈

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十一年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穀梁傳宣十一年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皆謂不相善也小爾雅放棄也由與猷通方言裕猷道也東齊曰猷或曰裕鄭注敬忌祇祇威威也說文及逮也徐云及捕人也釋詁懌服也如呂刑下服上服之服言亦惟殷之君長不善其外內惟肆威虐大棄王命此非德之教所以治者汝爲殷監惟克敬其典常用猷裕之斯民亦惟先之以文王之祇祇威威乃裕其民曰我惟有罪者逮繫則歸于司寇予一人以之服于刑以上五節皆誥以用刑之明決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說文爽明也釋詁迪道也學記發慮憲求善良鄭注求謂招徠之也左傳昭十五年民知所適杜注適歸也言凡明民之心惟在道以善康我時其思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斯民以爲招徠矧今殷民無以道之則不知所歸且不道則是我國家無有政教及于其邦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監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釋詁悅服也說悅同大雅民之未戾毛傳戾定也爽字屬上爲句釋詁惟思也廣雅尚上也言予惟民不可不立之監告汝德之服人卽在于罰之攸敘今惟殷民不靜未定厥心道之屢而未能同明此惟天之罰責我我

亦不敢怨民祇自思其罪罪不在于大亦不在于多況其上顯聞于天者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小爾雅蔽斷也廣雅時善也方言忱信也說文則等畫物也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德以爲行本鄭注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裕字屬上爲句詳上文儀禮鄉射禮主人以賓揖鄭注以猶與也周禮稻人夏以水殄草鄭注殄病也不汝瑕殄猶左傳云不汝瑕疵也言無作怨于民勿用非辟之謀勿用非辟之法惟果斷以善其信等畫之以敏德用是安其心觀其德久其猷裕乃與民相安而不汝瑕疵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

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釋詁、殄、絕也。享、當從蔡傳屬上爲句。史記周本紀、武王封武庚、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是革其命、不殄其享也。言天命無常、今雖殷既墜命、汝當念之哉、不可以我周絕其享祀。明乃服命而不廢、高乃聽而不偏、用安治其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釋言、替、廢也。典字屬下爲句、與酒誥典聽朕毖同。皆言終丁寧之意。汝字屬下爲句。

平湖周用錫述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鄭注、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云明大命者、蓋誥康叔以往明王命。竹書紀年、武王十五年、誥于沬邑、是也。說文、肁、戶始開也。肁、肇篆隸文。少正、正之貳。若周禮小宰小司徒也。釋詁、元、始也。言穆考文王、始開國在西土、爲雍州之牧、其誥戒庶邦之庶士、及少正之官、御事之臣、朝夕戒之曰、祭祀始用酒。蓋惟天降命以開我民之草昧者、禮始于祀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言天之降威、凡我民喪其德、人君喪其邦、罔非由酒之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正與政通。舜典以齊七政、史記律書作七正。論語、政者正也。文王誥教國之小子、爾或有政、或有事、不可常于酒。于是庶國用文王之教、飲酒惟祭祀、皆以德將之、而無有醉者。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釋詁、臧、善也。文王誥教其民曰、凡我民啓迪小子、惟土田之稼穡是愛、其心常善、聰聽祖考之

彝訓而無違于小大之德小子惟專一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

鄭風子寧不嗣音毛傳嗣習也左傳隱元年潁
考叔純孝也杜注純猶篤也純其藝黍稷左傳
成十三年劉子曰盡力莫如敦篤是也釋詁肇
謀也汗簡云肇古文尚書作肇廣雅服行也漢
書律歷志洗潔也說文設膳腆腆多也致送詣
也此謹酒以迪妹土之民、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
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
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

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釋詁正伯長也說文羞進獻也廣雅主君也是
君猶主也丕當讀如不古丕不多同文詳大誥
觀如學記相觀而善之觀釋詁省善也大雅帝
省其山大傳省於其君毛鄭竝訓省爲善廣雅
作始也稽合也衷善也中與衷通鄭注饋祀助
祭于君也釋詁介善也逸與佚同倉頡篇佚樂
也釋言若順也釋詁元首也天若元德首先侯
服之德若大雅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是也釋
言棄忘也是忘猶棄也言殷之庶正庶伯其爾
常聽朕教爾大能進獻于耇老而爲主乃可以
盡宴飲之樂然不惟曰爾能長觀摩于耇老之
善始合善德爾庶幾能進獻而來助祭爾乃始
善用其佚樂茲乃信惟王者政事之臣茲亦惟
天順之首德而永不棄于王家矣此謹酒以進
妹土之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

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釋詁棐俌也徂存也文王爲西伯佑輔以存之
邦也言我西土輔存之邦君御事小子尚能用
文王之誥教不多于酒故我東征用其力至于
今能受殷之天命、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
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釋詁迪道也廣雅畏敬也咸如史記司馬相如
傳上咸五下登三之咸史記殷本紀帝乙崩子
辛立是帝乙紂父也逸周書謚法敬順事上
曰恭釋詁崇充也大射禮曰主人不崇酒有司
徹曰再拜崇酒言在昔殷先哲王其君道敬畏
天命小民經其德以建中秉其哲以制事自成
湯同至于帝乙成王者之德敬輔相之臣惟時
御事之臣其輔弼亦皆敬順不敢自暇自逸矧

曰其敢充飲乎此言殷君相之謹酒、

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
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
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五服不數采者省文耳釋詁伯長也邦伯侯國
之卿大夫也釋言尹正也亞次也尹之貳釋詁
服事也廣雅工官也宗工若周禮都宗人家宗
人也百姓世族之得姓者詳堯典說文湎沈于
酒也卽引書以證釋詁祗敬也辟法也此言內
外臣工之謹酒、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
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

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說文酣酒樂也小雅亦祇以異毛傳祇適也說文任保也是保猶任也左傳襄二十一年欒盈曰不能保任其父之勞越與粵通釋詁粵于也縱淫泆若史記殷本紀云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也學記燕朋逆其師鄭注燕猶褻也燕喪威儀若史記殷本紀云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也說文血部盡傷痛也郎引書以證隸省从皿玉篇盡痛甚也義仍同廣雅息安也釋言逸過也說文很不聽從也釋詁罹憂也惟思也廣雅自從也民當讀為昬簡策曰體摩滅也言我又聞在今後嗣王酣樂其身其命令罔有昭顯于民適任于怨而不知改易大惟其縱淫泆

于非常以燕褻失其威儀民無不痛傷于心紂惟荒多于酒不惟自安于過惡其心之很戾以為有命在天而慇不畏死凡四方之多罪逋逃萃在商邑于殷國之滅亡不憂弗思以明德之馨香為祀升聞于天大惟民之怨氣及羣臣所之從酒腥穢發聞在天上故天降喪亂于殷無愛恤于殷惟其縱逸之故非天之為虐惟其昏亂以自速罪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于人毋監于水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于水者見面之容監于人者知吉與凶蓋亦本此古語也說文撫循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廣雅劼勤也釋詁毖慎也侯甸男衛白虎通引書作侯甸任衛大戴禮本命篇男者任也是文異義同說文友从二手繫傳曰友有佐佑之義故从二手周禮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春官大史亦掌建邦之六典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亦掌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是大宰為正大史內史以官聯佐佑之故云友也百宗工詳上文說文士事也是事猶士也廣雅服任也釋詁休息也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漢書刑法志師古注因官食地曰采戰國策今髦賢者之疇也絕彪注疇類也前漢書宣帝紀疇其爵邑師古注疇者等也訓異義同若疇卑之之詞也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周禮大司馬小司馬以下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都司馬家司馬蓋尊卑通稱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

甲之戒令是圻父乃都司馬也薄讀如左傳楚師薄于險之薄杜注薄迫也豳風田畯至喜毛傳田畯田大夫也釋言畯農夫也郭注今之嗇夫是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是農父卽農夫也父夫古相通亦謂之農率夏小正云農率均田又謂之農大夫周語云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又謂之農正周語云農正再之是也釋言若順也說文宏屋深響也方言南楚東海之閒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後漢書百官志十里一亭亭有亭長持更板以劾賊索繩以執賊亭長舊名負弩改為亭長或謂亭父漢書高祖紀應劭注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是宏父猶亭父也釋詁定止也左傳昭六年楚辟我夷若何效辟杜注辟邪也孟子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定辟卽所謂捕逐盜賊也說文剛強斷也廣雅制折也若疇當從蔡傳屬上讀圻父農父宏父皆屬下讀言汝勤戒殷之賢臣及侯甸男衛諸服矧太史內史佐佑汝職及周之賢臣百宗官矧惟爾之庶士或任燕息之使令或任都邑

之職守、別惟若等、圻父掌戒令、迫民之違命、農父主田賦、順民之保息、宏父捕盜賊、止民之辟邪、惟汝斷折之、使不腆于酒、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如左傳欒盈之觴曲沃人、釋言、囚、拘也、是拘猶囚也、說文引周書曰盡執抲、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廣雅、迪、蹈也、謂殷亡後出迪者、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大戴禮誥志篇、明、孟也、史記律書、明者、孟也、釋詁、孟、勉也、勉孟明皆一聲之轉、義亦相轉、訓故

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勉謂之孟、亦謂之明也、釋詁、享、獻也、即上文云羞耇羞饋祀也、釋言、蠲、明也、言有此勸勉其享上、乃不用我教辭、予一人亦不相恤、其有陰謀不明之事、則罪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廣雅、辯、使也、辯與俾通、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釋文、馬本作辯、孔傳、勿使汝主民之吏湎于酒、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梓材

此篇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孔傳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先儒多疑其辭氣不類、以爲非康叔之誥、或以爲似洛誥之文、詳讀經文、王啓監以下、乃康叔答王之辭、首有脫字、非錯簡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臣、監所辟召之屬也、達、如儒行推賢進達之達、前漢書黃香傳、在位多所薦達、大家若伊巫之族、達王屬下爲句、逸周書皇門解、惟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

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即此意也、言汝爲監、當以其庶民及其臣之賢者、薦達于大家、以爲家邑之宰、或以其臣薦達于王及邦君、以爲公朝之臣、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釋言、越、揚也、王風、亦莫我有、箋云、有、相識有也、釋詁、肆、故也、徂、存也、謂存問也、王篇、往、古往也、漢書武帝紀、稽諸往古、左傳成十七年、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肆往姦宄殺絕爲句、釋詁、歷、相也、謂相助也、說文、宥、寬也、左傳昭二十年、齊豹見宗魯于公孟、杜注、見、薦達也、事、立政云三事、也、鄭注、戕、殘也、說文、敗、毀也、殘毀之人、王制所云、瘖聾跛躃也、言汝若常揚言我識之有之師師所

三卿大夫衆士，曰予爲天子之命監，而不以猛厲殺人，亦必其君先之以敬勞，斯人鮮犯法，故我存問其敬勞，故往古姦宄則殺，凡人之助人爲從者，法從寬，故即比以爲例，達之于其君卿凡形體殘毁之人，罪亦從寬，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玉篇，啓，開也，啓監，猶蜀志諸葛亮傳云開府治事也，釋詁，亂，治也，敬，古與矜通，呂刑哀敬折獄，伏生大傳作哀矜哲獄，矜，古讀爲鰥，大雅不侮矜寡，王制，老而無妻者謂之矜，孔鮒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說文引周書曰至于嫋婦，嫋屬聲相近，由古與猷通，釋詁，猷，謀也，容，如易容保民无疆之容，合而謀其容保，王制所云皆有常餼也，左傳昭二十六年，宣王有志而後

效官，杜注，效，授也，命，若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也，說文，恬，安也，釋言，若，順也，監字當屬上讀，辟如孟子放辟邪侈之辟，言自古王者順茲以監，故其民無所邪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集韻，稽，治也，釋地，田一歲曰菑，廣雅，陳，列也，周禮稍人，以列舍水，鄭注，列，田之畦畤也，說文，疆，界也，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說文，垣，牆也，釋宮，牆謂之墉，廣雅，墍，塗也，玉篇，墍，仰塗也，塗墍蓋一事，說文，茨，以茅葦蓋屋也，馬注，治木器曰梓，說文，樸，木素也，斲，斫也，丹，巴越之赤石也，雘，善丹也，引周書曰惟其敷丹雘，敷塗聲轉義同，此言爲監者惟當修明前法，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懷，如中庸懷諸侯之懷，三倉，夾，輔也，作字屬上爲句，微子小民方興，史記作小民並興，是方猶並也，釋詁，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釋言，式，用也，典，集，若成周之王會也，言今王惟曰，先王既勤勞於用明德，懷柔諸侯以爲夾輔，於是庶邦之享皆作，兄弟之國並來，亦既用明德，繼體之君惟率舊典，以會同，則庶邦莫不來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說文，付，與也，肆字當從蔡傳屬下爲句，釋詁，肆，今也，懌，服也，言皇天既付中國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今王亦惟德用和服先後未爽之民，用服先王所受天命，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言尚德不尚刑，則可祈天以永命，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馬注、周鎬京也。史記索隱云、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于豐立文王廟。大雅有聲箋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至于豐以作洛之事告文王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相宅、周禮云辨方也。考工記云、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

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也。越若猶粤若、語辭。釋詁、來至也。漢書律志引武成粤若來三月。逸周書世俘解越若來二月是三月當屬上爲句。說文、朏、月未盛之明引書文以證。漢志引月采篇三日曰朏。郎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也。卜宅卜其宮廟之位、周禮云正位也。得卜、洛誥云惟洛食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多方所誥之殷多士、踐奄後遷于洛者也。詳多士。大雅、庶民攻之、毛傳、攻、猶治也。攻位、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說文、汭水相入也。洛汭、洛水入河處、二水相入有隈曲。禹貢東過洛汭、是也。左傳謂之王城、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逸周書作雒解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牛二、帝牛一稷牛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逸周書作雒解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周禮宰夫注、三牲、牛羊豕、共爲一牢、郊用特、社用牢者、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是也。郊不言新邑、郊兆于南郊、不在國中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用書、若左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

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也。釋詁、伯長也。侯甸男邦之長、官見士于周者、康誥篇首數五服、此不言采衛者、文有詳畧耳、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此記庶殷之應命、召公所以作誥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以庶邦冢君出者、前此入受命也。釋詁、旅、陳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曰御事者、不敢直言告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元子、猶元后、惟王受屬上爲句、命字屬下爲句、言天位惟艱、當居以敬、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釋詁、在、終也、民當讀爲昬、簡策日字摩滅也、智藏、微子云我家耄遜于荒也、瘝在、微子云卿士師師非度也、釋詁、知、匹也、檜風樂子之無知、箋云知、匹也、是夫知猶夫妻也、說文籲、呼也、亡、逃也、言天既久訖大邦殷之命、此殷之多先哲王皆終天、及其後王昬亂、服行命令、其終智者退藏、瘝者在位、民之多痡罔詔、夫與其匹、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呼上天、往而逃亡、出又被執、嗚呼、天亦哀憐此民、其眷命于我周、用懋王庶幾速敬德哉、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魯語、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釋詁、迪、道也、從、如洪範龜從筮從之從、稽、盤庚云卜稽、洪範云稽疑也、釋言、若、順也、格、君奭云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也、面稽天若、史記龜策傳云、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是也、言相古昔有夏、天道從其傳子而保之、夏先王親稽之天心而順、今時既墜厥命矣、今相有殷、天道感格而保之、殷先王親稽之天心而順、今時既墜厥命矣、言天命之無常、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儒行、古人與稽、鄭注、稽、猶合也、釋詁、從、自也、是自猶從也、言今沖子嗣位、不可遺壽耇之臣、蓋壽耇合我古人之德、況其又能合謀從天心、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有王、猶皋陶謨云有邦有家也、說文、諴、和也、引周書曰不能諴于小民、古不與丕多同文、詳大誥、釋詁、休、美也、今休謂庶殷丕作也、說文、碞、磛嵒也、引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巖同、書序、得諸傅巖、史記殷本紀云、得說于傅險中、是碞猶險也、民碞、康誥所云小人難保也、歎息言有王雖幼沖、誠君天下之天子哉、其大能和于小民、今殷民初美、而王之誠之、必先任用壽耇、顧畏于民情之危險難保、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釋詁、來、勤也、大雅、遹追來孝、毛傳、來、勤也、釋詁、服、事也、稱旦者、禮、君前臣名也、言王勤民以繼天、將從事于四方之中、故旦言于洛建大邑、其自是對皇天、愼祀于神祇、其自是宅中圖治、王其有昊天之成命、治民今休美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周禮形方氏、大國比小國、鄭注、比、猶親也、釋詁、介、善也、廣雅、邁、往也、言王之治民、先以德服殷之御事、使親善于我有周之御事、觀摩以節其性、則惟日其往于善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三倉所處也敬作所猶禮運云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也言王者以敬爲居不可不敬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方言延長也凡施于年者謂之延言夏殷歷年之修短我不敢知所知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其命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釋詁嗣繼也惟思也釋言若順也言今王嗣受天命我亦思此二國之命善繼以順天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釋言貽遺也宅新邑合上爲句言今王初事于洛邑譬若生子無不在其初生之時遺以睿知之命今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修短皆可知之於今我初事宅新邑故惟王速敬其德德之施行能祈天以永受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左傳襄十四年師曠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昭六年叔向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杜注淫放也敢如賁卦无敢折獄之敢乂民屬下爲句文言元者善之長也釋詁刑法也小民乃惟刑爲句釋言越揚也言惟王勿以小民放辟爲不法亦果敢以殄戮施行其治民若易有功其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之長人小民乃觀感相法施行于天下揚王之顯名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釋詁替止也言君臣相與勤憂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之歷年用勿止如有殷之歷年欲王左右小民受天之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說文讎猶應也今經典相承作應讎民應命之庶殷也百君子侯甸男邦之伯也友民友邦之民即四方和會之民也蓋洛邑之作所以賓諸侯亦以威殷民召公之誥因庶殷已丕作應命欲王疾以敬德誠民而不至再用刑戮則能祈天以永命故復拜手稽首言之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禮太僕、掌諸侯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此周公往營洛邑、既得卜而遣使復命成王之辭、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弗敢及、周頌云成王不敢康也、基命、太王肇基之命也、定命、武王大定之命也、大相、召誥所云達觀也、釋詁、基、謀也、周語、后稷始基靖民、韋昭注、基、謀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白虎通、天子所居周曰京師、公羊傳桓九年、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今洛之作大邑、即稱洛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司馬彪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是也、言卜不言食者、不吉也、孔傳、澗瀍之閒、南近洛、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瀍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也、其後平王東遷王城、至敬王又自王城遷都成周、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鄭注、召公所卜處名王城、蓋召公以戊申卜王城之宅、周公以乙卯至再卜成周、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復卜、是也、召公先卜、而周公皆云我卜者、公羊隱七年、我入邴、傳曰、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釋詁、伻、使也、言予以三月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先卜河朔黎水之密邇商邑者、其兆不吉、繼卜澗水東瀍水西之閒作大邑于洛汭、其兆順食墨、我又卜瀍水東、再作下都于洛陽、亦兆順食墨、今使者來、以此兩地之圖及獻卜兆、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釋詁、休、美也、言相洛邑之宅、為周京之配美、小雅、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曲禮、幼子常視無誑、鄭注、視、今之示字、恆卦、恆、久也、恆吉、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也、釋名、貞、定也、此王因使者答公之辭、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釋言、偁、舉也、稱、偁同、公羊傳僖三十一年、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無文、殷禮尚質也、言王始舉殷禮禋祀于新邑、皆秩次之、從殷家質、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玉篇、卽、就也、宗、古崇省、當從蔡傳屬上讀、以功屬下讀、以功作元祀、祭法云、以勞定國、則祀之、也、弼、當從蔡傳屬上讀、視、讀曰示、詳上文、功載、記功之載書、猶周禮司盟有盟載也、說文、悉、詳盡也、釋詁、遵、自也、是自猶遵也、言予整齊洛邑之百官使從王于周、予惟曰、王庶幾有事于洛、今王乃就命曰、記功之崇者、以其功制在祀典、且命曰、汝受命篤勉以弼成、丕視記功之載書、汝其詳盡遵此教百工、蓋周公之意、欲王往洛撫事而成、王以篤弼就命之周公、故述其使命

而下文告王以往洛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爲童稺之通稱蓋本于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滕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欵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于庶子也齊子尾之

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產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于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也玉篇朋羣也荀子王制篇君子者善羣也說文燄火行微燄燄也漢書梅福傳作無若火始庸庸庸文異義同玉篇灼明也釋詁順敘也是敘猶順也絕如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釋詁若善也撫事撫綏四方之見士于周者若康誥錯簡云咸勤是也如予如公之代王誥治也鄭語史伯對桓公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周語布施優裕是惇大成裕即上文所云功宗也言王以篤弼命予而孺子其亦善羣庶邦其親往洛邑以撫綏無若火燄之使人難邇其所明白承順者弗可以絕其善以典及撫綏五服之伯則如予之代王誥治今不使百工從王于周惟以在周之工往新邑使嚮就有僚奮勉有功其功有惇大成裕者汝長有褎嘉之辭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記言復冠以公曰者言非一日也釋詁惟謀也謀終下文所云成績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時五服皆至故又誥王以敬識其享不享多如漢書袁盎傳皆多盎之多享多儀享以儀爲多也儀不及物謂威儀之簡不及其庭實之備如此即是不享以未能役其心于享也釋言爽差也說文侮傷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

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頒鄭孔竝解爲分說文引周書曰乃惟孺子頒云分也文異訓合不暇若史記魯世家云二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也釋文蘉莫剛反鄭注勉也馬王同養新錄云說文無蘉字經典亦止一見更無他證考釋詁孟勉也古讀孟如芒戰國策有芒卯淮南子作孟卯是蘉乃孟之轉聲也周禮小宰六敘鄭注敘秩次也正父即侯甸男邦之伯逸周書成開解云正父登過是也甲子用書同受命故篤敘釋言若順也罔不若厲上爲句廣雅農勉也詳洪範釋詁裕安也戾至也言乃惟孺子分朕營洛之勞從朕敎汝于輔民之常汝乃于此不勉則殷民之應命是惟不能久哉至於論功篤敘凡侯甸男邦之伯班罔不順子亦奉王之命不敢廢汝往其敬之哉茲予乃開誠相勉則彼益修職貢有以綏安我民而庶邦之在遠方者皆用是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釋詁、揚、續也。周禮司弓矢、恆矢、庳矢、用諸散射。鄭注、恆矢、安居之矢。是和恆猶和安也。師、洛師也。宗、古崇省。釋詁、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說文、旁、溥也。釋詁、穆穆、美也。釋文、迓、馬鄭王皆音魚遽反。蓋古音御讀爲迓、亦迓讀爲御。大雅以御于家邦。鄭箋、御、治也。漢書律歷志、衡、平也。旁作穆穆迓衡、溥作休美之治平也。以上二節、王答周公輔治功德之盛。予惟夙夜敬祀、所以不即往洛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言公功輔導篤勉、無不順時之宜也。詳讀經文、蓋王至新邑、而贊美公功之辭。不書王至者、史臣記其言于前、記其事于末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玉篇、退、去也。釋詁、辟、君也。即辟、謂即政也。命公後、公羊傳文十三年曰、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言予小子其去洛邑、即政于周。策命伯禽爲公之後。此下三節、蓋成王至洛撫事之後、將歸鎬京、策命伯禽、而留周公治洛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釋詁、迪、作也。亂、治也。周禮大宗伯、夏見曰宗。鄭注、宗、尊也。欲其尊王。釋言、敉、撫也。小雅、不遑將父。毛傳、將、養也。玉篇、工、官也。獨舉士師官者、刑尤重也。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漢書谷永傳、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注、即引書文以證亂爲四輔。大戴禮保傅篇云、周公立于前、爲疑也。言今四方和會、雖作于治、尚未定尊王之禮、則亦未能撫順公之功、故必作養其已後、監我士師之官、大保文武所受之民、佐治兼四輔。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弗替刑。四方其世享。

釋詁、定、止也。已、絕爲句、與上文公曰已同。祗、古與多通。復卦、无祗悔。九家易作多。左傳襄二十九年、祗見疏也。服虔本作多。廣雅、歡、樂也。困、悴也。說文、斁、厭也。釋言、替、廢也。釋詁、刑、法也。言公止治洛。予往歸鎬。又發歡言、公之功嚴肅相將、而人多歡樂。公其無過于勞悴哉。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弗廢先王之法、則四方其世世奉上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逸周書謚法解、敬順事上曰恭。宏朕恭、謂以太宰兼四輔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釋詁、惇、厚也。惇典、厚禮之也。逸周書作雒解、俘殷獻民。孔晁注、獻民、士大夫也。釋詁、辟、君也。作周恭先、爲周恭命之率也。此周公因四方之新服、而勉王以成績。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釋詁、多、衆也。正義、大夫稱子。多子、衆大夫也。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

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是洛邑武王克殷後所欲經營故云篤前人成烈也答讀如合諸侯之合古答與合通左傳宣元年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答也釋詁師衆也合其衆召誥云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也釋詁孚信也作周孚先爲周示信之先戩大雅云萬邦作孚是也釋詁考成也昭子昭考之子謂成王也釋詁刑法也考朕昭子刑謂成昭子之法武烈也單古殫省小雅俾爾單厚箋云單盡也乃單文祖德謂盡文王之顯德也此周公明洛邑之作新所以繼志述事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毖如酒誥誥毖之毖使者來誥毖殷之多士將再遷于成周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是也乃命寧合下爲句釋詁寧安也問公之安也釋草秬黑黍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注秬鬯不和鬱者釋器卣中尊也說文精意以享爲禋釋詁休美也曰明禋者伻述王命言享公也拜手稽首休享者公拜稽首受茲美享也此下四節周公紀受君命竝受君賜而授史官以載于策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如論語不宿肉之宿不敢當王之享已即以此秬鬯潔祀于文武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

釋言惠順也惠篤敘即上文所云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也釋詁遘遇也如漢書蒯通傳漢王遇我厚之遇大雅旻天疾威毛傳疾猶急也說文猒飽也釋詁引長也考成也言王之治洛順以篤敘無有遇之以急切故萬年飽于王之德殷人乃長此平成此謂多方已遷之殷而下文則謂多士之再遷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楚語倚相將奔走承敘是承敘猶承順也觀讀如左傳觀兵之觀釋言觀示也子如子庶民之子懷如懷諸侯之懷言王之毖殷使殷人乃承順萬年其示我以子庶民懷諸侯之德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戊辰劉歆三統歷以爲十二月戊辰晦蓋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推之中置閏九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之晦周正建亥之月也釋天冬祭曰烝正義云鄭以烝祭上屬鄭注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三統歷云成王元年正月已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歲也賓侯甸男邦采衛也殺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是也釋詁格至也咸格五服之賓因王割特牲潔祀而皆至廟中序從也王注太室淸廟中央之室月令明堂聽政而太廟太室爲中央所居是在四堂之正中周禮匠人鄭注宗廟明堂同制則此太室自是文王淸廟中央之室也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周禮司尊彝四時皆用祼鄭注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鄭注一獻一酳尸也祼而王始命者一獻酳尸禮畢之後乃命伯禽也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鄭注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爵其臣則于祭焉賈疏云諸侯命臣因祭宗廟命之天

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爲祭命之祭統正義竝同是戊辰烝祭乃時祭歲用騂牛乃特祭以命伯禽也上云作冊告神之冊此言作冊誥伯禽之冊于神謂之祝于人謂之誥左傳定四年祝鮀曰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冊也此史臣記王在洛之事而繫之于篇末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釋詁在終也史臣復紀自武王既喪周公誅武庚伐奄遷頑民營洛邑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而致政其明年則成王即政周公留洛伯禽受封而侯于魯漢儒皆以即政爲成王元年其前此周公攝政之年鄭注顧命以爲年端此不知其何所據也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詳讀經文東征之後周公已遷殷之頑民于洛今成周既成再遷其餘民而用告詳下文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旻天屬上爲句詳大誥廣雅佑助也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鄭注勑猶理也一云整也終如坤卦代有終之終謂武成大告也周公述王命曰爾殷遺多士惟不爲弔恤之旻天大降喪亂于殷我有周助天之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大罰整理殷命以告終事于上帝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孔傳弋取也祭統畀之爲言與也月令國多固疾鄭注有久疾是固亂猶久亂也言故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取殷之大命惟天心不與爾殷而天運信無久亂乃弼我以與我其敢于求天位乎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釋詁秉拱訓同是秉猶拱也爲當如集韻讀于僞切論語夫子爲衛君乎鄭注爲猶助也言天心既不與殷民心乃拱向助周天亦顯之以威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

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逸導之以安逸若歸藏云桀筮伐有唐枚于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是也三倉適悅也不適逸若史記云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也格當讀如鶴妖也史記天官書妖星有格澤索隱云格音鶴降格國語云回祿信于聆遂韋昭注回祿火神再宿曰信聆遂地名也鬻如繫辭受命如鬻之鬻讀許兩反鬻于時屬上為句墨子非攻篇云夏桀時天有軸命鶴鳴十夕餘也格讀為鶴故墨子通作鶴鳴十夕餘故國語云信也夏字屬下為句夏弗克庸帝多方云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也大淫泆若新序云桀作瑤臺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是也有辭若伏生大傳云桀言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我亦亡新書云桀自謂天父是也釋詁元始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俊民立政云三有俊也小雅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甸四方立政云用丕式見德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恤古與溢通周頌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恤我釋詁溢慎也是恤祀猶召誥云毖祀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言亦惟天大建殷之國保乂有殷殷繼世之王亦罔敢失帝命罔不配天之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倉頡篇泆蕩也樂也罔顧于天當從蔡傳合下為句小雅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毛傳祇病也與疷通降大喪微子云天毒降災荒殷邦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言天已不與殷命受終不悟其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喪如大雅殷之未喪師之喪絕為句罔非有辭于罰史記云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矣言四方小大之邦盡失其心同辭于致天之罰此上七節言殷之所以興與所以亡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廣雅靈善也說文承奉也割剝也豳風八月剝棗毛傳剝擊也是割猶擊也告勑于帝王制云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也言惟我周王善奉天之事天命我以擊殷乃告勑殷命于上帝此言周之伐殷奉天命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廣雅貳二也適當讀如敵雜記適者曰鄭注適讀匹敵之敵荀子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倞注適讀為敵史記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音征敵之敵我敵謂武庚叛也言惟我歸馬放牛不再爾敵而爾王家則反與我為敵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說文度法制也言爾大不法我仍封武庚于殷未嘗以爾震動而叛亂起爾邑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玉篇即就也釋詁戾罪也周禮大司馬注正之者殺之也詳湯誓言予亦念武庚之蠢是天就

于殷大罪，故不忍爾殺。此上三節言其孽由自作，而罪則從輕。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妹邦在成周之東，故云遷西。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殷之先有典冊可考，革夏之命，亦嘗遷其民也。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廣雅：迪，蹈也；服，任也。學記：發慮憲，求善良。鄭注：求謂招徠之也。釋詁：率，從也。左傳襄九年：肆眚，

杜注：肆，緩也。言今爾有辭曰：夏之高蹈者，商先王有選在王庭，爲正伯；有任在百僚，爲師旅。但予一人惟從簡用有德，今予招徠爾于天邑商，予已從緩刑矜全爾，此非予之罪，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奄，說文邑部作郁，云周公所誅郁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廣雅：降，減也。降民命，猶漢書刑法志云減死刑也。豳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說文：愻，順也。今經典相承通作遜。多遜，謂甲子用書命庶殷，丕作也。詳讀此，則知多方在多士之前，當次大誥之後。其曰昔朕來自奄，即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也。其曰我大降爾四國民命也，即多方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也。其曰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即多方云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也。蓋踐奄之後，成王降殷士之死罪，而遷之于洛，故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即逸周書作雒解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也。其後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周公朝用書命庶殷，即此多方遷洛之民。至成周既成，周公又作多士，再遷殷之餘民，故下文云予惟時命有申，云繼爾居也。經文甚明，書序錯其篇第，遂致千古存疑。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釋詁：申，重也。謂踐奄後作多方，命遷于洛，今申命遷成周也。賓，周禮大行人云：以賓禮親邦國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釋言：土，田也。說文：幹，築牆耑木也。言今之遷西，亦仍有土田居室。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言爾違天命不遷，則不畀矜而致罰。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釋言：宅，居也。繼爾居，謂踐奄後先有遷于洛者，今相繼以居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上曰字蓋衍。廣雅：時，善也；或，有也。釋言：攸，所也。言善予保有之言，則爾得所居。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三倉、所、處也。大傳作毋逸。史記作無佚。皆古通。言君子之居處其無敢逸豫、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公羊傳宣八年、乃者何、緩辭也。乃逸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依與庡通、廣雅、庡隱也。亦與衣通、白虎通、衣者、隱也。依與庡與隱聲之轉。爾、則知小人之依、周語所云勤恤民隱也。周公七月之詩、召公公劉之詩、皆欲成王知小人之隱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說文、諺、傳言也。誕、詞誕也。徐云、妄爲大言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商頌序、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釋詁、遵、自也。是自猶遵也。自度、遵先王之法度也。治民屬上讀、祗懼屬下讀、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釋詁、時、是也。中論引作是舊勞于外、則時字當屬下讀。鄭注、舊猶久也。時舊勞于外、國語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是也。作字屬上讀、如盤庚作勞之作、廣雅、或、有也。小雅、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史記亦作乃有亮陰。釋詁、嘉、善也。靖、治也。漢書五行志云、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並云高宗享百年之壽。蓋高宗以四十二歲卽位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殷本紀、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祖甲、武丁子也。義當讀如儀。周禮肆師注、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說文、儀、度也。周語、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不義惟王、祖甲以祖庚傳世、不圖及爲王也。作字亦屬上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或四三年、中論引作或三四年。漢書杜欽傳引此釋之云、言失欲之生害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釋訓、抑抑、密也。二王能自謙抑敬畏、則無逸可知、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康功、孟子云教之樹畜也。田功、孟子云制其田里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說文惠仁也周禮施其惠鄭注賙衣食曰惠釋詁鮮善也說文𣅀日在西方時側也咸古諴省說文諴和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盤與般通商書盤庚國語作般庚釋詁般樂也鄭注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釋詁則法也鄭注淫放恣也觀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之觀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皇古遑省釋言遑暇也廣雅訓順也釋言若順也釋詁則法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訓告即文王世子太傅之審示也保惠即太保之輔翼也教誨即太師之諭也說文譸訓也讀若醻幻相詐惑也兩引書文以證釋訓侜張誑也譸與侜通此下六節又戒王之聽讒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釋名厥逆氣也內經有厥論王砅注厥者逆也篆文从疒說文瘚屰气也廣雅訓順也言此三者逆而不聽則人乃將順之釋詁刑法也祝讀如詋說文詋詶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釋詁迪道也言四人君道明哲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鄭注皇謂暇言寬暇自敬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釋詁辟法也說文叢聚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君奭

說文奭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詳讀經文蓋召公欲退老周公勸諭以留之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天字屬上爲句詳大誥言周受殷命其將來之休咎我不敢知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陳風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曰當作日洛誥今王即命曰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日勤釋文皆茲存日曰兩讀蓋因形似傳本多互誤也廣雅時善也如左傳華元善于合尹子重向戌善于趙文子之善越與粵通釋詁粵曰也左傳襄十五年宋向成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杜注尤責過也表記事君三違而不出境鄭注違猶去也玉篇惟有也後嗣後之爲卿士者周法世卿故云子孫佚與失通詳盤庚前人前之爲卿士者言君去日善我故我同心輔政亦不敢安于上帝既命遂弗永念天威而曰我民罔責我去去位則有人在我嗣事子孫大弗能恭奉上下廢失前人之烈光我即得謝在家豈能誘爲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釋詁諶信也正如孟子一正君之正大雅施于孫子箋云施延也易也釋文道馬本作迪釋詁迪道也禮器釋回鄭注釋猶去也古與舍通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釋服鄭注古文釋作舍大射禮獲而未釋獲鄭注古文釋爲舍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鄭注舍即釋也言天命惟艱天棐難信殷之所以墜命者後之人弗能經歷于事以繼前人恭明之德故在今予小子旦非能有以正君其輔道惟前人之光烈延易我沖子又以天不可信故我之輔道惟寧王之德是延使天心不用去于文王受命此上三節周公自述其不去之意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

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說文人部云伊商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乂部云尹治也春秋繁露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尹鄭注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竹書紀年太戊元年命卿士伊陟臣扈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祖乙三年命卿士巫賢史記殷本紀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大紀祖乙遷都于耿爲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爲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竹書紀年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路史國名紀甘盤小乙臣高宗學焉後受遺有大

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商頌有虔秉鉞，箋云，有之言又也，古有與又通，內則三王有乞言，鄭注，有讀為又，鄉射禮惟君有射於國中，鄭注，古文有作又，孫炎云，古者陳塵同，釋詁，塵，久也，書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是伊尹卒于沃丁之世，歷相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君也，史記殷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太戊立，竹書紀年，伊陟始見于太甲七年，至太戊元年命卿士，凡六十二年，是歷事六君也，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竹書紀年，湯十八年，屋夏社，疑至臣扈之篇，作于此時，以紀年核之，又十一年崩，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太甲立，十二年，沃丁立，十九年，小庚立，五年，小甲立，十七年，雍己立，十二年，至太戊元年命卿士，凡八十二年，是歷事九君也，殷本紀，太

戊崩，子仲丁立，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巫賢為咸子，相祖乙，是歷事五君也，竹書紀年，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是甘盤在小乙之世，已是舊臣，作師傅，其歷事數君可知也，巫咸服官之年莫考，史記殷本紀云，巫咸治王家有成，則亦必久于其職也，釋詁，陟，升也，升配天，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也，多歷年所，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曰，載祀六百也，言六臣率職又久，以保治有殷，故殷禮升祖配天，載祀歷六百之永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左傳隱元年杜注，純猶篤也，廣雅，商，常也，說苑修文篇，商者，常也，戰國韓策，西有宜陽長阪之塞，史記蘇秦傳作商阪，是商與常古相通也，說文，實，富也，百姓，世族之得姓者，詳堯典，即伊巫六臣之子姓也，盤庚曰，具乃貝玉，又曰，無總于貨寶，則商之世家富厚可知，春秋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衞，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明恤當從蔡傳屬上讀，小臣屬下讀，禹貢，五百里侯服，百里采，傳氏謂虞夏時天子卿大夫之采邑在侯服近畿百里之內，與周制在畿內者異，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是殷因於夏，采亦在侯服也，玉篇，惟，有也，釋言，俾，舉也，俾稱同，釋詁，辟，法也，言六臣保乂，以格天，天亦篤佑其命，則常富其族姓，凡內而王人之微，罔不秉德而知勤恤，即外而小臣之列在采邑公邑者，亦皆勤于奔走，惟此有德者，選舉用治其法令，故天子或有大事于四方，若卜若筮，以稽謀，罔不天人相合。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逸周書諡法解，布綱治紀曰平，是平即乂王家也，格即格皇天格上帝也，固命即上文云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也，言天壽此平格之六臣，以保乂有殷，及殷受嗣位，天滅之以威，今汝永思前事，則我周家獲有固命，其治明我洛邑新造之邦，此上四節，言殷之享天下，由六臣之保乂。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割當讀如蓋，緇衣鄭注，割之言蓋也，蓋割雙聲，古多互讀，釋言，蓋割同訓，義存乎聲，釋詁，申，重也，廣雅，勸，助也，申勸，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天意再助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晉語，文王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孟子，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閎夭

泰顚于冝網之中授之政說苑君道篇文王以
泰顚閎夭爲臣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釋詁迪道也教字當從蔡傳屬上爲句設言此
五人不在其位無能奔走後先以相道文王之
彝教則文王亦無德澤下及于國人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
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純佑康王之誥所云不二心也秉德周頌云秉
文之德也迪即上文所云迪彝教也冒釋文馬
本作勖釋詁勖勉也言亦惟五人篤輔文王秉
文之德其迪教能知天威乃惟是昭顯文王而
五人之迪教亦著其篤勉聞于上帝用是受有
殷之大命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

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四人墨子尚賢篇云武王有閎夭泰顚南宮括
散宜生也不及虢叔者已死也釋詁無祿死也
則有祿乃克壽也釋詁劉克也史記周本紀武
王克商散宜生泰顚閎夭皆執劍衛武王又命
南宮括散財發粟命閎夭封比干墓冒亦從馬
本讀爲勖說文引周書曰昭武王惟眀云低目
視也文義俱異小雅俾爾單厚箋云單盡也言
武王繼立虢叔先死惟茲四人庶幾輔道克壽
其後王牧野之師與武王奉將天罰克敵有功惟
茲四人昭顯武王亦惟篤勉盡稱同德此上五
節言周之得天下亦由五人之迪教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
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
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釋詁濟渡也其濟當從蔡傳屬上讀小子屬下
讀同古侗省論語侗而不愿集解孔曰侗未成
器之人釋名未昧也漢書律歷志昧薆于未收
字屬上讀吳語收文武之諸侯韋昭注收復文
武之諸侯以奉天子時新作洛邑東方諸侯初
來和會故云收也釋詁勖勉也鄭注耇老也造
成也左傳哀二十六年六卿三族降聽政杜注
降和同也唐韻古音讀降洪小雅伐木丁丁
鳥鳴嚶嚶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今四人
皆喪在予小子旦譬如泝游大川予惟與汝奭
共渡予小子以侗昧而在高位無以我一人責
收諸侯若罔有勖所不及老成之德不和同我
則嚶嚶之切直且不得聞況曰其能如商臣之
格皇天上帝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
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釋詁肆今也方言裕猷道也東齊曰猷或曰裕
釋言迷惑也歎言君今其監于天威我受命固

有無疆之美亦大惟艱告君其在位輔道我不
以後人而疑君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說文悉詳盡也釋詁命告也作當從後漢書廉
范傳讀如佐詳盤庚民極周禮云惟王建國以
爲民極也儀禮大射禮揖以耦鄭注言以者耦
之事成于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鄭注以
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鄭注相
人耦賈疏竝云以人意相存耦是偶者親愛之
意也耦偶同釋詁亶誠也惟思也言前人布其
腹心乃詳盡告汝佐汝王之建極且曰汝明勉
愛王在以誠信載茲大命思文王之明德繼此
未竟之憂勤此周公述前人告召公之言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
大否。肆念我天威。

釋詁、允信也。保奭屬上爲句。言朕深信不疑保奭也。左傳僖二十年能左右之曰以。否讀如否卦之否。大雅其風肆好、毛傳肆長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升卦允升大吉、王弼注允當也。有當讀如又。詳上文。釋詁合對也。左傳宣元年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答也。哉當作我。洛誥公無困哉、漢書元后傳及杜欽傳皆引作公無困我。蓋形似之𠀤誤也。言曰合上爲句。說文戡勝也。在讓當從蔡傳屬下讀。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鄭注于猶爲也。聘禮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爲。廣雅時善也。言予不當若此誥語。予前日曰贊襄在我二人。汝又對我言曰在是二人。若天休之滋至、則我二人尚恐德薄弗勝。其汝克敬厥德、明揚俊傑之民。在讓後人爲大善。此周公述召公對己之前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冒亦當從馬本讀爲勖。釋詁率循也。釋言俾職也。漢書武帝紀莫不率俾、師古注皆循其職貢。言篤輔是二人、用能至于今日戡定之休。若我共成文王之功于不怠、相與加勉、則海隅出日之地、莫不循其職貢。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與慧通。前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蘇林注色理清徐而心不慧。後漢書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章懷注惠作慧。論語好行小慧、鄭注魯讀慧爲惠。今從古。周南汝墳序婦人能閔其君子、毛傳閔傷念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廣雅乃汝也。此上八節反覆勸諭以同心輔政。

尚書證義

多方

平湖周用錫述

書序此篇之上有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之序此篇之下次以周官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注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鄭意蓋以四序相因皆一時事當在大誥之後乃列於此自是篇第錯亂故疑之而云未聞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豳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大傳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是武庚之叛奄實黨惡之首故踐滅之而遷其君于蒲姑孟子云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王來自奄即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也至于宗周豳風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釋言尹正也廣雅降減也降爾命猶漢書刑法志云減死刑也周公述王之言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之諸侯及臣民典刑本皆當殺我惟減爾死刑諒爾亦無不知我之寬典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釋詁惟思也言大思圖度天命弗敬念其廟祀責其不知滅亡之禍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格當從史記天官書索隱讀若鶴詳多士說文誕詞誕也釋言逸過也誕厥逸呂氏春秋云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也廣雅勸助也言惟天降妖以警夏夏桀矜過善非不特不能保民弃不肯出憂慼之言于民乃益甚其淫昏不能終日助于上帝之道此乃爾之所聞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說文開張也若管子四維不張之張麗字書凡五見此文及下愼厥麗乃勸顧命奠麗陳教呂刑越茲麗刑匪察于獄之麗竝論用刑孔傳竝訓爲施詳讀諸經王制郵罰麗于事鄭注麗附也周禮秋官麗字凡八鄭注竝訓爲附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鄭注已行故事曰比比例也麗與比義同麗與例音同蓋古者爲麗今者爲例也釋詁崇充也釋言甲狎也衛風能不我甲韓詩作能不我狎是甲與狎古通內亂呂氏春秋云桀聽于妹喜管子云女樂三萬人是也

廣雅靈善也丕讀若不詳大誥釋名恭亦言供給事人也舒當讀若荼困學紀聞云古文作洪荼魯頌荆舒是懲史記作荆荼是徵玉藻諸侯荼前詘後直鄭注荼讀爲舒遲之舒考工記寬緩以荼鄭注荼古文舒鄭司農云荼讀爲舒是舒與荼古相通也洪舒于民若史記龜策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呂氏春秋云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是也說文叨貪也即饕之重文懫說文引周書作有夏氏之民叨墊讀若摯云忿戾也墊懫古今文欽古文廞省釋詁廞興也玉篇劓割也言夏桀度天之命以臨民不能張于用刑之例乃大降重罰以充亂有夏因褻狎於內嬖之淫亂凡不能善奉衆者求介女寵罔不進用以供給事而大肆荼毒于民於是下化其惡亦惟有夏之民貪戾者日興起以割害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魯語大刑甲兵言天因夏桀淫昏惟時鑒觀四方求民之主乃大降昭顯休嘉之命于成湯用甲兵之大刑以殄滅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釋詁純大也周禮肆師注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多若漢書袁盎傳皆多盎之多言惟天不畀桀以大命乃惟以爾多方之圖度其民亦或偶享天心而不能永于天之多其享惟夏之給事多士更不能明保享于民之天意乃皆惟暴虐于民至于百事廢弛不張故天不降以顯休之命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

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簡如論語簡在帝心之簡當從蔡傳屬上讀周禮士師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言惟成湯能以爾多方簡在帝心故代夏爲民之主慎其刑罰之例以爲勸其民刑之而用勸至于繼世之君亦皆明其德慎其罰凡刑故宥過各當其情而民皆明服、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鄕射禮主人以賓揖鄭注以猶與也禮器釋回增美質鄭注釋去也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杜注淫放也方言屑猶也言今至于爾辟紂弗能與爾多方共享天命周公不禁長歎息而復述王之言曰誥告爾多方非天用去有夏亦非天用去有殷乃惟爾辟與爾多方大放僻以圖天命狡猾有辭故天去其命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小雅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不集享猶孟子云不成享也釋詁閑代也釋言逸過也蠲明也釋詁烝君也大雅文王烝哉毛傳烝君也言惟夏桀圖政不成于享故天降此喪亂而湯以有邦代之乃惟爾商後王過其淫佚圖其政不明君道故天亦降此喪亂、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汗簡云須古文尚書作頿說文頿待也須面毛也二義本別後人以須鬚之須借爲頿待之頿而頿字遂廢而不用須字當屬上讀五年須者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立至十三年伐紂是須之五年也說文可肯也釋言肯可也是義相訓也言聖者罔念天卽爲狂狂者能念天卽爲聖故天惟五年待紂冀其能改以寬暇之子孫而紂以誕罔爲民主終不肯念聽天、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敎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鄭注顧猶視念也廣雅典主也釋詁神愼也說文尹治也言紂既罔有悛心天乃求民之莫于

爾多方、震動以災異之威、啓其顧天之命、惟爾
多方、無有能顧天者、惟我周之先王、善奉其民、
能用明德、惟主敬天、故天式教我用其休嘉簡
畀以殷之大命、使治爾多方、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說文、忱、誠也、方言、裕猷道也、東齊曰猷、或曰裕、
說文、夾、持也、釋詁、介、右也、釋言、宅、居也、說文、畋、
平田也、釋言、惠、順也、釋詁、熙、光也、言今我曷敢
多誥、我惟減爾四國民之死刑、爾當感恩懷德
曷不開誠告道之于爾多方、曷不扶持左右以
安我周王享天之命、今宥女以遠、爾尚得居爾
宅、平爾田、爾曷不順我周王光顯天之命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

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
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
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釋詁、迪、道也、宅、古與度通、詳堯典、方言、忱、信也、
釋詁、正、長也、要囚、詳上文、至于再、至于三、康誥
云、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言爾前日之事、
屢道之而不靜、爾心未知自愛、爾乃不大度之天
命、爾乃詐稱天命、爾乃自作不法、圖謀約信于
其長、我惟時稱其先之以教告、教告不從、我惟時
其用戰、凡四人罪法之要辭、鄭重至于再、至于
三、其有終于頑梗不服之不用我之降爾命、我然
後以大罰誅之、此非我之執德不康寧、乃惟爾
之自召其罪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
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
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
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
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釋天、商曰祀、周曰年、稱祀者、順殷人也、胥、若周
禮大胥小胥、多正、若康誥云外正、酒誥云少正
也、廣雅、臬、法也、不讀若丕、詳大誥、表記鄭注、忌
之言戒也、說文引周書曰爾尚不惎于凶德、云
惎、忌也、文異音義同、釋詁、則、常也、釋訓、穆穆、敬
也、說文、閱、察也、釋詁、介、善也、遵自也、是自猶遵
也、廣雅、服、任也、王又歎息言告爾有方多士、與
殷之多士、今爾奔走臣服我命監、以五祀爲期、

于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若能奉法、凡殷民有
自作不和者、爾惟和之哉、爾巨室之有不睦者、
爾惟和之哉、能和則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無怠爾庶幾大戒于凶德、亦常以穆穆居乃位、
克察于乃邑、而相謀爲善、爾遵循是洛邑、庶幾
永力耕爾田、則五祀之後、天惟畀矜全爾、我有
周惟其大善賚爾、其有道者、將簡在王庭、庶爾
多士仍有任在大僚、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
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
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方言、忱、信也、釋詁、探、取也、說文、逖、遠也、王又歎
息言、爾前日不能勸勉信我之命、令爾亦則惟
不能奉上、凡民效之、惟曰不奉上、爾乃縱逸頗
僻、放棄王命、爲叛亂、則惟爾多方自取天威、我
則致天之罰、離遠爾土、以遷汝于洛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言我不惟多誥我惟敬告爾命之生殺。又言若再如前日之不能敬于和則必用殺無我怨。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咸卦彖傳咸感也感動嗣王也常伯常任準人之名不見于周禮王制孔傳以常伯爲三公常任爲六卿準人爲士官並無所據正義亦不能證詳讀經文周公先言王左右而後舉此三官又與綴衣虎賁並列則是左右親近之臣位不甚尊而所繫實重故舉以爲戒也漢書谷永對策云習善在左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師古注常伯侍中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爲長也後漢書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劉琨詩注引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古文苑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是常伯常任即漢之侍中說文引作常政常任古今文異也漢書律歷志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史記武帝置平準官籠天下鹽鐵是準人即漢之平準以周禮考之常伯即宮伯常任即宮正準人即大府也顧命狄設綴衣正義云綴衣是黼扆之類以周禮考之即幕人也皆隷于天官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隷夏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宮正掌王宮之戒合糾禁大府掌關市之賦以侍王之膳服幕人侍帷幄虎賁司宿衛皆左右親近者也此蓋文武時之官其名多與周禮異者周公制一代之禮有仍其舊官名者有仍其職而改其官名者且有所增有所省或因或革故不同也釋詁休美也恤憂也周公復歎息言此左右五官固多休美然知憂勤者少哉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釋詁迪道也釋言競彊也說文籲呼也忱誠也方言恂信也宋衛汝潁之閒曰恂九德之行皋陶謨所云亦行有九德虞夏官人之法也告教厥后周禮所云太宰詔王爵以馭貴也說文矣語已辭也釋名宅擇也事即下文云三事也牧即下文云牧夫也準即上文云準人也謀面若王制云爵人于朝也訓德若周禮云內史策命之也釋詁則常也說文義已之威儀也周禮肆師注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漢書翟方進傳曰民儀九萬夫孟康注民之表儀是義民民之有威儀者也言在昔夏之大臣相道有夏乃王室大彊旁招俊乂以敬事上帝然必以道相知以誠相信于九德之行乃敢詔告其后拜手稽首而言曰擇乃事擇乃牧擇乃準惟后爵之朝以謀其面用策命以訓其德而常任其所擇之人如此則三宅皆有九德而無徒有威儀之民矣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弗當讀爲拂拂簡策偏旁摩滅也如大學是謂拂人之性之拂拂作往任多方所云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也暴德多方所云洪舒于民也後如書序命微子啓代殷後之後史記夏本紀云湯封夏之後是桀不得有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周頌王釐爾成箋云釐理也玉篇即就也釋詁于曰也是曰猶于也王制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學曰俊士升諸司馬曰進士王制爲殷法三俊蓋即三升也大傳收族故宗廟嚴鄭注嚴猶尊也史記游俠傳諸公以故嚴重之釋詁惟謀也說文式法也言亦越成湯陟位順理上帝之光命乃用三有宅而能成就其宅于三有俊而能成就其俊尊重之以諸謀大法實能善用三宅三俊是以內而在商邑則用和于其邑外而在四方則用大法以顯湯之德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釋詁暋強也說文引周書曰在受德忞云彊也字脫義同釋詁羞進也逸與佚同欽即厥省釋詁厥興也歎息言其在受德疾很惟進用刑殺暴虐之人同于其邦亦惟羣習淫佚之人同于其政于是上帝興起罰之乃使我撫有諸夏法商先王之受命大治萬姓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玉篇灼明也說文引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云明也義同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任人屬上讀五官獨言準者掌貢賦之出入尢重也廣雅牧養也謂牧民之官若周禮鄉大夫遂大夫也作當從後漢書廉范傳讀若佐詳盤庚天子六卿甘誓云六事之人諸侯三卿文武時尚爲西伯故云三事言文武時立政任用人材內而準人外而牧夫其職事佐助三卿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虎賁綴衣詳上文周禮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釋言尹正也小尹正之卑者若膳夫上士而爲庖人以下九官之正酒正中士而爲酒人以下八官之正周禮射人注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引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檀弓注卜當爲僕聲之誤也是左右攜僕若太僕射人也周禮司會以下官名司者凡三十九百司言其多也庶府若玉府內府外府也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疆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小伯大小都之伯互文以見若都宗人都司馬也藝人若占夢眡祲句祝司巫之屬表臣當從蔡傳合下百司爲句表之言外別乎上文以言之也周禮太史下大夫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其職聯六官位非卿而任重故特舉其官尹伯正之尊者若司會中大夫而爲司書以下六官之長大司樂中大夫而爲樂師以下十九官之長釋言庶衆也言文武時內外臣工其衆皆有常之吉士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司徒司馬司空上文所云三事也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來聘公與之宴辭請承命于亞旅杜注亞旅上大夫也成二年會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杜注亞旅大夫也左傳昭十七年五雉爲五工正夷民者也杜注夷平也微無考左傳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注盧戎南蠻釋詁烝君也大雅文王烝哉毛傳烝君也鄭注三亳阪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漢書地理志成皋即虎牢左傳襄二十一年使侯出諸轘轅杜注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戰國策張儀曰塞轘轅緱氏之口輿地志其阪有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名今河南鞏縣西南有轘轅山降谷未詳所在或以爲即續志穀成縣函谷關釋地陂者曰阪說文陂山脅也地理志密故國有大騩山應劭注密人不恭密與成皋緱氏穀成地理志俱屬河南郡壤相錯按是三亳阪者文王伐密所闢之地也言文武時三卿大夫共平國微盧遠服之蠻則置其君

三亳新闢之阪則設之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釋名宅擇也言文王惟能擇之于心乃能建立茲常伯常任三事及司牧之人以能進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漢書王莽傳縣宰鈇者數年守兼師古注不拜正官令人守兼也罔攸兼即皋陶謨云無曠庶官也庶言若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也庶獄若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司刑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也庶慎若司刺掌三

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有訟則珥辟藏也有司之牧夫若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也言文王權職任之輕重凡庶言庶獄庶慎無有曠其官令兼攝者而于鄉遂之大夫是訓戒其用命之違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說文知詞也言庶獄庶慎文王惟制之以九刑不敢意爲輕重之詞于茲康誥所云慎罰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釋言敉撫也替廢也義當讀如儀詳皋陶謨釋詁儀善也言亦越武王惟率循文王撫民之功不敢廢其善德惟謀和平有德者以並受此丕丕之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

釋言、若順也。廣雅、時善也。詳皐陶謨。釋詁、閒代也。歎息告孺子王、繼自今我其立政、建立茲三事準人牧夫、我灼知其順、丕乃使治以助我所受之民、平我庶獄庶慎、凡善其職者、勿使更代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玉篇、末盡也。釋詁、惟思也。釋訓、美士爲彥、史記魯世家云、周公見士、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釋詁、徽善也。云文子文孫、不敢斥言成王也。說文、誤謬也。謬言用獄之輕重也。釋詁、正長也。若

周禮大司寇小司寇也。說文、是直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釋名、宅擇也。廣雅、由用也。郊特牲、有由辟焉、鄭注、由用也。方言、繹長也。釋言、俾職也。言自古商人、及我周文王立政、建立茲三事牧夫準人、則能擇之、克用長其任、故其職多治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說文、憸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廣雅、訓順也。詳洪範。說文引周書曰、勿以譣人。蓋古文音同假借。說文、勱勉力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周禮大司寇、詰四方。鄭注、詰謹也。陟、古文騭省。廣雅、騭定也。陟禹迹、定禹所畫之封域、令諸侯不得相侵伐也。方當讀爲旁、詳堯典、說文、旁溥也。釋詁、揚續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垂示將來、常人、皐陶謨云、彰厥有常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凡辨灋者攷焉。左傳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說文、式法也。廣雅、由用也。王讀如中庸王天下之王。有當讀如又。邶風、不日有曀、毛傳、有又也。以列屬上爲句。周公復言太史及司寇蘇公二人、能以法敬爾所用之獄、以長我享祚、茲刑法再命其詳慎、以陳用以中罰、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漢書劉歆三統歷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也按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說文月部引周書曰哉生霸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是諸書皆以哉生魄爲三日蓋王以壬子三日不懌至甲子十五日而病危乃發顧命故下云病日臻既彌留也歆之三統推日則密而以生魄爲

望則與古法不同且與經文未合也馬注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鄭注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憑玉几也說文引周書曰凭玉几云依几也讀若馮音義同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鄭注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蓋召公兼太保畢毛稱公則兼太師太傅也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鄭注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彤伯經傳未見通鑑周紀胡三省注彤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今陝西華州西南有彤城蓋亦畿內采地也史記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于畢是畢公名高高也左傳杜注畢在長安縣西北衛康叔所封左傳定四年祝佗曰康叔爲司寇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毛叔鄭奉明水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年秋毛懿公薨是毛公名鄭謚懿也左傳僖二十四年狄伐周獲毛伯是毛亦畿內采地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媺詔王者虎臣虎賁氏下大夫掌守王宮者釋言尹正也百尹御事衆正之官與其治事者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序卦傳漸進也列子力命篇季梁得疾七日大漸釋詁幾危也說文病疾加也釋詁臻至也說文彌久長也从長爾聲隸从弓釋言誓謹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宣重光文侯之命云丕顯也奠當讀如定周禮瞽矇世奠繫杜子春讀奠爲定詳禹貢麗古文

例詳多方奠麗定九刑之例陳教布五品之教也邶風既詒我肄毛傳肄勞也說文達離也達讀如商頌撻彼殷武之撻古文省說文達古文撻或達誤爲達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論語侗而不愿集解孔曰侗未成器之人說文引周書曰在夏后之詷蓋古文作詷夏后則傳寫之誤也釋詁迓迎也說文逾越進也郎引書以證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釋詁殆危也釋言興起也漢費鳳碑不悟奄忽終是弗興廣雅時善也楚語觀射父曰夫人作享韋昭注夫人人人也釋詁亂治也說文冒家而前也釋文貢馬鄭王作贛馬注贛陷也古貢

與贛通。論語子貢，樂記作子贛。非，如玉藻非辟之非。非幾，非辟之微者。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還，羣臣既受顧命而還反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是綴衣，帷幄之屬。帷幄，人所依，必以綬相聯綴，故謂之綴衣。將發顧命，卽王寢而張焉，事訖，徹去出之于庭中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論語：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時召公以冢宰兼太保，故書太保命也。周禮敘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仲桓、南宮毛時蓋居其官也。漢書古今人表作中桓、南宮髦。中、髦皆古文。說文爰引

也。史記齊世家：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齊太公子伋謚曰玎公。玎、丁，古今文。書齊侯者，明爲外諸侯而入覲在朝也。周禮敘官虎士八百人，鄭注：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此書虎賁卽虎士，百人自是八百人中之百人也。釋言：逆，迎也。公羊傳莊三十二年：君薨稱子某。桓、毛官卑，不得徑迎元子，故使引導齊侯各執干戈，率虎士百人，備兵衛以往迎也。文王世子：若內豎言疾，則世子必親齊元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是王哉生魄不憚，元子當侍疾。今甲子同召六卿顧命而元子不與，當必王未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崩，憂危之際，故以兵衛迎之于南門之外也。翼室，路寢兩翼之室，卽東西夾室也。檀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既殯在西，則宅憂自當在東。但既殯之後，居倚廬在中門外東方，此時未殯，暫居翼室，當亦在東可知。釋詁：恤，憂也。小雅：出則銜恤。箋云：親亡，不得見，恤憂也。白虎通：宗，尊也，爲先祖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周禮內史掌策命，是命作者，命內史作也。作冊，將以書成王之命詞，卽下文太史所秉由賓階躋以御王者也。度，冊長短之數。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

鄭注：癸酉，蓋大殯之明日。王注：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須當讀爲頒。小爾雅：頒，布也。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釋文：須音班。須與班音義相同。頒與須形似相誤。材，檀弓云：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是也。頒材，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是也。喪大記：狄人設階。鄭注：狄人，樂吏之賤者。祭統作翟，古通。周禮司几筵：王位設黼扆。鄭注：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幕人職：大喪共帷幕帟綬。鄭注：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蓋設黼扆于路寢之戶外，聯綴帷幄，張于其所。不言命者，蒙上文命士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周禮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釋宮：牖戶之閒謂之扆。是牖閒卽依前也。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是敷重，布五重席也。馬注：篾，纖蒻。說文引周書曰：布重蒖席。云：纖蒻席也。讀與篾同。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緣謂之純。鄭司農云：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司几筵：加次席黼純，加繅席畫純，設莞筵紛純。今四坐敷重之制異者，鄭注：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司几：左右玉几。鄭注：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又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鄭注：吉事，王祭宗廟，祼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畧。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釋宮：東西牆謂之序。說文：序，東西牆也。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堂兩旁爲東西夾

室中翼室中有牖以隔之謂之東西序後室之兩旁則爲東西房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堂以南向爲尊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閒南嚮之坐也厎古蔑省集韻蔑蒻說文蒻蒲子可以爲平席玉篇引書作敷重茂席廣韻茂蔑同綴如商頌爲下國綴旒之綴綴純其緣半下垂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王注豐席莞孔傳同司几筵畫純鄭注畫畫雲氣也釋器玉謂之雕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馬注筍箬說文箬竹箬也楚謂竹皮曰箬鄭注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

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玉蓋王所服用者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全純玉也瓚讀爲饕餮之餮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然則全玉五玉也玉重石輕故曰五重鄭注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說文引周書曰陳宲云藏也音同赤刀以下周禮天府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是也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注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今成王崩殯陳設之地正是天子之路寢其制乃與世室明堂之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窻異而與燕寢同者鄭志答趙商張逸問以爲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路寢明堂於洛邑若鎬京宮室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於鎬京故喪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有東西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同明堂制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輅周禮巾車典路及禮記明堂位禮器郊特牲皆作路說文輅車軨前橫木也巾車王之五路鄭注王在焉曰路儀禮覲禮注君所乘車曰路是輅當从古文作路綴古文作贅鄭注大路玉路贅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路門內之東北面贅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于朝祀而已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路禮也又鄭志答張逸問此傳顧命陳設器物在路門內之路寢下文云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即路門是經有明文也以賓階在西阼階在東皆是路寢之堂階南嚮

則西爲右東爲左塾是門側之堂在路門之兩旁北嚮則西爲左東爲右故在左塾前者與在西階者相對在右塾前者與在東階者相對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鄭注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儀禮士冠禮賈疏云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雀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則雀弁似無旒之冕而微有低昂之分也周禮弁師注士變冕爲爵弁是二人雀弁者士也閽人注鄭司農云路門一曰畢門朝士注同又名虎門師氏居虎門之左鄭注虎門路寢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會讀如士會之會會縫中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云其弁伊綦是也鄭注

又云韋弁皮弁再命之大夫璂飾二士變冕爲
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是四人綦弁者
大夫也說文戈平頭戟也廣雅戺砌也西京賦
云金戺玉階是也夾兩階戺蓋夾階者二人一
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相嚮而立夾戺者
二人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西南堂隅
之西當前廉之兩旁匡下皆南嚮經合言之者
以四人兵服同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周禮司服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是服冕者皆
大夫也鄭注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
曰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說文戣周制侍臣執戣兵也垂遠邊也蓋東西
夾旁之堂廉也鄭注瞿蓋今三鋒矛

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鄭注鋭矛屬說文引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讀若
允云侍臣所執兵也鄭注凡此七兵或施矜或
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
側階東下階也東下階惟一人者康王方恤宅
于東翼室兵衛宜盛且將從翼室出受顧命必
當從東階降至庭中然後再從賓階至殯前
則東下階乃王升降之處與西階不同故特置
此一人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公羊傳莊三十二年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今
書王者緣即位之義所以大居正也鄭注麻冕
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周禮享
先王則袞冕鄭注袞之衣五章裳四章是九章
王備有焉今裳用衣八之黼蓋示變于常也孔
傳用賓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卿士邦君之冕當各以其驚冕毳冕希冕元冕
如助祭之服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
纁裳今服蟻形色者正義云改其裳以示變于
常也鄭注蟻色元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左傳文三年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云夏
父弗忌爲宗是宗伯亦稱宗其與太保太史同
稱太者古太大多通也說文彤丹飾也蟻形止
以色言皆無文者爾王黼裳則臣當殺矣說文
承奉也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亦名鎮圭考
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釋詁
介大也不曰大而曰介者別于大圭之長三尺
也介圭天子所寶今將傳顧命并傳此守位之
圭也鄭注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
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
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蓋圭瓚可盛鬯酒者周
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鄭司農云于圭頭
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考工記玉人之事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注祼之言灌也

謂始獻酌奠也是奉同用以祼也周禮大宗伯
涖玉鬯鄭注玉禮神之玉也又大宗伯以玉作
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鄭注禮謂始告神時薦于
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又大宗伯以蒼
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
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鄭注禮神
者必象其類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執冒四寸
以朝諸侯鄭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
也是禮神必有玉薦于神坐玉必象其類用瑁
者象先王之德能覆蓋天下也儀禮凶事設洗
于西階西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
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由阼階升也釋詁秉
執也廣雅御進也小雅飲御諸友毛傳御進也
鄭注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
西南隅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曰。王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廣雅揚說也王注大卞大法孔傳率羣臣循大
法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

方言眇小也班固幽通賦咨孤蒙之眇眇兮釋
詁亂治也言我微末小子其何能而治四方乎
惟敬畏天威以守天位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受同瑁者正義云上宗于王西南北面奉以授
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也不言受介圭者孔
傳云太保奉以奠康王所位也宿當讀為縮簡
策偏旁摩滅也周禮甸師注鄭大夫云束茅立
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
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縮或為莤說文禮祭束茅加于祼圭
而灌鬯酒是為莤春秋傳曰無以莤酒祭統君

執圭瓚祼尸是祭者祼祭也祼有二將祭用圭
瓚盛秬鬯酒灌地求神然後迎尸及祭用圭瓚
秬鬯獻尸尸受酒不飲但沃茅灌地此非吉祭
不立尸蓋王代尸祭酒也咤當从釋文馬本作
詫說文詫奠爵也丁故反周禮小宰凡祭祀贊
王祼將之事鄭注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孔
傳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

孔傳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說文盥澡手也
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是異同
璋瓚也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是璋亦禮
神之玉也太保秉璋者小雅載弄之璋毛傳臣
之職也周禮司尊彝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
注昨讀為酢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
之神靈共尊是酢者人臣之獻加吉祭之亞祼
也文王世子宗人授事鄭注宗人掌禮及宗廟

也魯語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又魯語宗室之
謀不過宗人韋昭注此宗人則上宗臣也亦用
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孔傳太保拜白已傳
顧命王答拜尊所受命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于既拜之後復受宗人之同而祭者王三
祭太保再祭也說文嚌嘗也即引書文以證玉
篇嚌至齒也亦引書文王書上宗曰饗太保書
嚌者太保飲福至齒宗人不讚宅釋文徐邈音
殆故反蓋亦讀為詫咤與宅皆簡策偏旁摩滅
之誤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入見之省
文也收者太史收冊書上宗收同瑁也諸侯卿
士邦君也諸侯實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殯所在
神之故謂之廟俟者俟王出視朝也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康王之誥

正義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釋宮正門謂之應門考工記匠人應門二徹參个鄭注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周禮天官宰夫閽人夏官司士大僕秋官小司寇朝士考工記匠人諸職及禮記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篇竝言三朝及門以鄭注考之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皐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皐門內庫門外爲外朝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肺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於斯斷獄訟於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雉門閽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設兩觀釋宮謂之闕冢宰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亦郎此蓋一物三名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大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爲燕朝郎路寢大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于斯圖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爲外朝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無皐應魯亦無皐應但庫門爲天子皐門制雉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是王出在應門之內者正治朝也公羊傳隱五年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王

注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廣雅布列也鄭風乘乘黃毛傳四馬皆黃也朱鄭駁異義以爲朱鬣伏生大傳云西伯既戡耆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陳於紂之庭是古者獻馬貴朱鬣也馬惟二王之後享禮用之而云皆布乘黃朱者覲禮諸侯享天子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因喪禮而行朝享故從署弁從同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鄭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注六幣所以享也曲禮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是先朝後享地有不同而言賓稱奉圭兼幣者鄭注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蓋二禮同時竝行於朝以喪中變其常也壤奠覲禮云庭實惟國所有大戴禮朝事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

正義凡享禮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此既諸侯總入因新朝嗣王兼行享禮故云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明非一也義當讀如儀周禮肆師注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王義司儀所云詔王儀也言王儀以嗣先王之德答諸侯之拜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說文羑古文誘進善也釋詁誘進也亦與牖通史記西伯囚羑里大傳作牖里大雅天之牖民韓詩作天之誘民老子鑒遠篇不窺羑見天道釋詁若善也誕受羑若受羣臣之進善也倉頡篇恤憂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

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稱新陟王者、時未謚也、釋詁、戡、定也、戡定厥功、謂誅武庚伐奄也、說文、敷、敒也、引周書曰用敷遺後人、敷、篆隸文、釋言、皇、正也、小雅、以作六師、大雅、六師及之、整我六師、鄭志答趙商問、釋臨碩難、並以爲卽六軍也、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盤庚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是古者以受命之君爲高祖、周之高祖、文王也、寡當讀爲宣、說卦、巽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寡又作宣、虞翻注爲白、故宣髮、考工記、半矩謂之宣、鄭注引易巽爲宣髮、是寡與宣古通、宣命、卽顧命云宣重光也、成王之末年、承平日久、召公恐弛而不張、故于康王嗣位之初、敬告以張正六軍、無壞高祖宣命、雜記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

釋文、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說文、富、厚也、言文武和平篤厚、不務咎人、釋言、厎、致也、廣雅、訓、順也、釋文、訓亦作馴、馴、古訓字、史記索隱云、徐廣讀馴曰訓、

乃命建侯樹屛。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曁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釋詁、在、存也、聘禮記、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在、存也、左傳襄二十六年、衞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在、存問之也、又隱十一年、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成四年曰、君若辱在寡君、襄三十一年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子一人、並同此義、曲禮、天子同姓曰伯父、釋詁、曁、與也、綏當讀爲緌、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讀爲緌、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鄭注、綏當作緌、字之誤也、又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釋詁、緌、繼也、言庶幾相與顧念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恤、憂也、若、善也、釋言、鞠、稚也、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鄭注、羣公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呂刑

周語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心膂也說文昔太嶽爲禹心膂之臣故封呂侯是呂四嶽之裔也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嶽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於呂史記齊世家徐廣注呂在南陽宛縣西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兩國相距蓋四十八里有奇也禮記孝經引此篇俱作甫刑孔傳云呂侯見命爲卿後爲甫侯故稱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此後人以其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封唐其子燮父遷晉史記因稱晉世家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鄭注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史記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是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也曲禮八十九十曰耄篆文作𦒷說文老部年九十曰𦒷亦與眊通說文目部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詔云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師古注眊古髦字髦老稱也平帝紀元始二年詔云及眊悼之人師古注眊者老稱又與旄通射義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是也荒字當从蘇氏屬下爲句釋名荒大也晉語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說文度法制也荒度者舜典之金贖惟官刑教刑今寬大其法制凡入五刑者皆得以罰鍰贖也周禮大司寇之職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鄭注詁謹也引書曰王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大傳又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大雅度其鮮原毛傳大山曰鮮是鮮亦大也竹書紀年穆王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史記五帝本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暴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逸周書嘗麥解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名之曰絕轡之野水經注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卽于是處義讀如儀周禮肆師注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義庚桑子曰人實鴟義鴟義亦卽鴟夷史記伍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揚雄酒箴不如鴟夷蓋頑兇之目漢書武帝紀矯虔吏因勢侵暴注引韋昭曰詐稱爲矯強取爲虔說文引周書曰敓攘矯虔云敓強取也義同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

史記三苗在江淮荊州戰國策吳起對魏文侯曰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

南衡山在其北鄭注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靈古與令通緇衣引作苗民匪用命命猶令也謂不用天子之命令也釋詁淫大也如左傳襄十四年云增淫也說文刀部劓刑鼻也重文劓云劓或从鼻刵斷耳也攴部斀去陰之刑也引周書曰刖劓斀黥蓋古文作斀今文作椓也下文五刑有剕無刵則刵亦當从說文爲刖也黑部黥墨刑在面也重文作剠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鄭注麗附也刖劓椓黥本先王之典刑苗民始增淫此四者以附典刑謂凡罪之輕者增入于刑之重也差若周禮保氏注九數差分之差罔差有辭若周禮朝士注鄭司農云不得乞鞫也鄧展曰漢律有故乞鞫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

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
攖盜而漸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
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是漸之爲言
欺詐也逸周書祭公解泯泯芬芬孔晁注泯芬
亂也芬棼同中讀如月令律中之中說文詛訓
也周禮詛祝作盟詛之載辭鄭注盟詛主于要
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廣雅方大也德字當從
蔡傳屬上讀說文腥肉中生小息肉也胜犬膏
臭也張參五經文字云胜先丁反腥先寧反今
經典通用腥爲胜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堯也說文報當罪人也史記張釋之傳廷
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索隱曰崔浩云當謂
處其罪也報虐以威舜登用之年報其虐以兵
威國策云舜伐三苗是也遏絕舜典云竄三苗

于三危也無世在下不使世世及其國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楚語觀射父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法言羲近重
和近黎是羲承重和承黎重黎即堯典之羲和
也伏生大傳舜巡狩四岳祀太山霍山皆奏羲
伯之樂華山宏山奏和伯之樂是舜徵庸攝位
之年羲和仍居其職也絕地天通楚語云民神
不雜也降格若左傳有神降于莘申生請于帝
也釋詁逮與也釋訓明明察也釋詁棐俌也蓋
當讀如割釋言蓋割裂也蓋割雙聲古多互讀
詳君奭廣雅割害也蓋三苗復九黎之惡家爲
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堯命重黎復其舊職
司天以屬神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于是罔

有假託鬼神之降格凡羣后之與在下者皆明
明以俌典常而鰥寡遂無有害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釋言察清也是清猶察也大傳云鰥寡困于三
苗之虐有辭以訴也表記鄭注德所威則人皆
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
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典舜典云五典也降典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
曰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也折如賁卦折獄之折釋詁惟謀也惟刑若王
制云王命三公參聽之也漢書刑法志引作悊

民惟刑平水土孟子云水由地中行也主名山
川釋水云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廣
雅農勉也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
赦農殖大戴禮五帝德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
穀是也廣雅殷大也殷于民墨子尚賢篇引此
說之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不言皐陶者舜登庸之年皐陶未爲士也後漢
書楊震傳震孫賜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咎繇
不與焉百姓世族之得姓者詳堯典後漢書梁
統傳引作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而說之云衷之
爲言不輕不重之謂衷與中古通蓋即舜典所
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也周禮朝士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條狼氏大夫不關鞭五百小胥巡舞列而撻其
怠慢者說文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是鞭朴皆
所以懲不敬故云以教祗德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

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釋訓穆穆敬也釋詁率循也釋詁典彝訓同是彝猶典也言天子穆穆恭己于上羣臣明明布行于下用照臨四方諸侯罔不以德勤其職故乃明于刑之不輕不重循此治民而以弼五典之教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大雅何神不富毛傳富福也郊特牲富者福也古富與福通謙卦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作富謙表記鄭注忌之言戒也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太元經揑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是擇言亂言也逸周書謚法解愛民在刑曰克作當從後漢書廉范傳讀若佐詳盤庚配享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于大烝也言當時

典獄之臣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必敬必戒罔有亂言出于其身蓋惟矜恤以天德故功佐大命而祭于大烝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廣雅牧養也左傳襄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釋詁時是也播刑若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也釋詁迪作也麗古文例詳多方釋名庶摭也庶威摭威虐也奪貨取貨賄也小雅吉蠲爲饎毛傳蠲潔也左傳襄九年明神不蠲要盟杜注同周語明神弗蠲韋昭注並同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釋文曰亦作曰勤上文云惟德之勤也廣雅或有也齊如論語齊之以刑之齊釋言俾職也俾我當從蔡傳屬下一日爲句釋詁在察也廣雅休喜也周語爲晉休慼韋昭注休喜也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左傳閔元年卜偃曰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釋詁寧安也永長也言凡我同姓之人皆聽朕言庶有以感

格天命今爾無不用相安慰曰惟德之勤爾無有相戒以不勤者蓋天之以刑齊民職于我之一日其有大罪非終小罪惟終者當詳察其人爾庶幾敬逆天命以承予一人事雖可畏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敬伯夷所播之五刑以成師氏所教之三德苟予一人有福則兆民皆有依賴其治安可以久長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祥古文作詳鄭注審察之也後漢書劉愷傳亦作告爾詳刑祥與詳古通履卦視履考祥釋文云本亦作詳君奭其終出于不祥漢石經作不詳說文及逮也徐云及捕人也言何所擇者非用人乎何所敬者非用刑乎何所度者非捕逮乎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

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鄭注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史記徐廣注造一作遭古遭與造通詳大誥釋詁師衆也辭不以數限而云五辭者刑以辭定凡入于五刑各有辭因爲五辭也師聽五辭周禮云鄉士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是也遂士縣士方士竝同王制鄭注簡誠也謂罪狀實也釋詁孚信也謂有信驗也言訟者兩造俱備鄉則旬遂則二旬縣則三旬都則三月大司寇小司寇羣士司刑衆聽其入于五刑之要辭五辭得罪狀之實有信驗者則考正之于五刑而成其獄訟其或考于五刑與所犯之罪不實則從輕典而考正于五罰使出金贖罪其或考于五罰而其情不能甘服則恐有冤抑之隱而考正之于五過其無五過者則仍罰之有者赦之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釋詁疵病也玉篇惟有也官威勢也反報復也內讀若納漢書路溫舒尚德緩刑書云鍛鍊而周內之也貨賕也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漢律有受賕之條來當从釋文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漢律諸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言五過之病害于法蓋鄉遂士之聽獄訟有因威勢抑制者有因報復嫌怨者有因周內文致者有因受賕鬻獄者有因聽請瞭徇者此五罰之所以不能折服而必有以正之凡此五者之過其害法不同而其昏墨之罪則惟均當詳審矜恤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王制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鄭注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簡孚有衆周禮小司寇云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也周禮小宰聽師田以簡稽鄭注稽猶計也合也惟貌有稽小司寇云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說文引周書曰惟緢有稽云旄絲也蓋古文無簡不聽王制鄭注云簡誠也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言聽五辭者必誠信于有衆不可獨信于一人又必即其容貌之流露而合之其無罪狀之實者則不論以爲罪凡此俱所以敬天威而不敢妄刑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釋詁辟罪也說文鍰鋝也即引書罰百鍰又鋝字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考工記冶氏戈重三鋝鄭注引說文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又桃氏爲劒重九鋝謂之上制鄭注重三斤十二兩是鍰與鋝同也史記周本紀作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列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注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注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史記平準書有白選索隱云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一千饌漢書食貨志

作撰音同周禮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鍰說云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或作率或作選或作饌或作撰皆鋝之異文音近而假借者也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金與銅相敵故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也說文閱察也剕史記周本紀作臏伏生大傳同是今文爲臏古文爲剕也馬注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劓罪宮罪刖罪殺罪各五百鄭注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則三千乃夏刑之屬穆王又變周從夏書序所云訓夏贖刑也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鄭注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漢書陳忠傳有決事比說文僭假也僭亂辭漢書路溫舒尙德緩刑書云四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也不行已除之刑屬也若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也察王制云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也言五刑之屬總計三千或上刑或下刑必例于罪不可假借錯亂其辭勿用已除之屬惟明察其法而詳審矜恤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左傳昭十五年民知所適杜注適歸也世輕世重周禮司刑掌五刑之灋凡二千五百此三千復變從夏刑墨劓則增于舊宮大辟則減其半詳其小而寬其大因世制宜也有倫王制云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也有要王制云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也言或比上刑而情有歸于輕者則減等以下刑服之或比下刑而情有歸于重者則加等以上刑服之宜輕宜重有權焉以酌其平不可執一也蓋刑罰之輕重因世制宜惟在齊其所不齊使有倫理有首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敬當讀爲矜伏生大傳作哀矜哲獄釋言隱占也是占猶隱也漢書師古注占謂自隱度說文輸委輸也廣雅尙上也是上猶尙也言罰鍰所以懲戒未嘗至死而其人已極于病故非佞人能折獄惟良士折獄輕重罔不在中或察辭于參差不從其辭而惟從其情蓋良士以哀矜折獄明啓刑書相隱度皆期于中正其用刑用罰能詳審矜恤之故獄成而可信或以罰鍰輸者亦可信其刑又以備爲尙有一罪而介于兩刑者則并之以告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釋詁惟謀也相視也配對也釋言察清也是清猶察也小雅傳爾單厚箋云單盡也釋詁亂治也家皋陶謨云有家也廣雅府取也說文報當罪人也尤古訧省說文引周書曰報以庶訧云罪也釋詁在察也令善也王又歎息言敬之哉凡百官之正伯同族之子姓朕言多戒懼者朕敬慎于刑而以有德者謀刑也今上帝監觀有赫典獄者對天在下當明察于辭之盡凡治民之獄在權其輕重以中聽兩造之辭不可瞻徇有家者于獄之兩辭鬻獄之貨非可爲寶徒取

罪狀報之者有五過、當常常戒懼其罰、蓋非天德不能以折中、惟人審察其死生之命、若天罰不能權于至當、則庶民弗克用勸、亦罔識新播之善政在于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非德屬上爲句、哲人謂呂侯也、釋詁、惟謀也、說文屬連也、五極五刑之至法也、釋詁嘉善也、王又歎息呼嗣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者、非天德乎、能監天德、則于民用刑之中、庶幾能明聽之哉、蓋朕命哲人謀刑、從夏刑之輕、增周刑五百、凡未竟之五辭附屬于五刑之至法、咸不輕不重、而有慶爾受王者之善法、其視于此詳刑、

平湖周用錫述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鄭注、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王風懷哉懷哉、箋云、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造、當讀如遭、大誥予造天役、漢書作予遭天役、呂刑兩造具備、史記徐廣注作兩遭具備、蓋古通、方言、戎、拔也、江淮南楚之閒曰戎、戰國秦策樂羊拔中山、甘茂拔宜陽是也、純字當屬下讀、考工記、諸侯純九、大夫純五、鄭注、純猶皆也、即古文節省、說卦傳、節、止也、凡戰而被獲曰止、左傳僖十五年、輅秦伯將止之、晉語將止不面夷死是也、史記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并殺鄭桓公、則其時御事之被獲者多矣、廣雅、或有也、釋詁、伊維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釋言、肇敏也、釋詁、刑、法也、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方言、修長也、言汝戰功長扞衛我于艱難、左傳

隱六年、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是也、說文引周書曰、斁我于艱、云止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圭瓚、然後爲鬯、簡恤、周禮大宗伯、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

尚書證義

平湖周用錫述

費誓

說文米部、引周書作粊誓、蓋古文、周禮鄭注、引作棐誓、粊與棐形似相誤、史記作肸、大傳作鮮、其異無考、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徂當作伹、形似之誤、說文、伹拙也、廣雅、伹鈍也、伹茲猶蠢爾、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說文、敹擇也、敿連繫也、皆引書文以證、釋詁、弔至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說文、牿牛馬牢也、釋文、杜、又作敷、說文、敷閉也、音義同、鄭注、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說文、敜塞也、廣雅同、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廣雅、風放也、左傳僖四年、惟是風馬牛不相及、賈逵注、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釋言、復返也、廣雅、商度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

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釋詁峙具也說文糗熬米麥也糧穀也食部引周書曰峙乃餱粻釋言逮及也馬注大刑死刑若陳羣新律序云乏軍之興要斬也馬注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鄭注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舂稾不殺之說文茭乾芻也

秦誓

平湖周用錫述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曾子問今之祭者不首其義鄭注首本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釋詁從自也是自猶從也釋言若順也釋詁般樂也與盤通釋詁俾從也言凡民之情盡以從順為樂蓋責人不難惟受責從如流是惟難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廣雅云有也山井鼎考古本作員云與員古通商頌景員維河箋云員古文作云鄭風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小雅昏姻孔云釋文云本作員廣雅員有也是文異義同言我心之憂日月逾往若弗有來雖欲改過無及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忌當讀為惎說文心部引周書曰來就惎惎今經無此文詳讀之來蓋未字之譌而古文忌作惎少一予字也廣雅惎志也言不肯就予之意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古皤省史記秦本紀正義番番當作皤皤白
貌旅古膂省左傳昭二十年是不有寡君也杜
注有相親有也說文仡勇壯也郎引書以證公
羊傳宣六年祁彌明力士也仡然從趙盾而入
何休注仡然壯勇貌說文諞便巧言也郎引書
以證戔部又引書戔戔巧言云賊也公羊傳文
十二年又引作惟諓諓善竫言戔郎諓之省文
賊郎截之聲轉皆形容巧言之貌公羊傳文引
作俾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猶輕惰也史記亦
作俾君子怠籀文辭作辝从台蓋形似之誤也
多若漢書袁盎傳諸公聞之皆多盎之多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公羊傳文十二年引作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
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說文斤部
古文斷从𠧪𠧪古文叀引周書曰㫁㫁猗無他
技是斷與㫁古今文釋詁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說文隉危也郎引書邦之阢隉是古文杌作阢
也

尚書今古文集解自序

尚書今古文集解何爲而作也所以述舅氏莊先生一家之學且爲諸子授讀之本也嘉慶初先生歸自沛南余始從問尚書今古文家法及二十八篇徵義析疑質奇每發神解忽忽數十年久不省錄今年夏先生子循博來京旋卒旅寓啟其行篋而先生所爲書序說義一卷尚書授讀一卷在焉尋繹雒誦音容如在先生學通倉籀温故知新其所創獲近轢諸儒遠質姚姒所恨記錄過疏引而不發亦有親承口授或反缺然緒論微言不著竹帛傳而不習自古歎之湮沒駿奔玩愒滋懼爰推舅氏未竟之志綴爲是編其例凡五一曰正文字尚書已罹七厄（見段氏撰異序）故經文之下必先辨其音訓別其句讀詳其衍脫析其同異段氏旁徵蔓衍煩賾爲患芟蕪存英什僅二三從簡要也二曰徵古義馬鄭王注采自後案不復疏其出典其差繆過甚如以夏侯等書轉爲古文孔壁本轉爲今文之類悉爲釐正嚴家法也三曰祛門戶孫疏好古雖史記周公奔楚揃爪沈河之說必偏信不疑後案祖鄭雖延篠在元圭告成之後金縢誅官屬黨與之誣必曲申其是還周孔以就服鄭實爲大惑至僞孔傳于導渭條漆沮亦曰洛水顧命篇夾兩階戺爲堂廉致爲情確不可以人而廢言集思廣公益也四曰崇正義六宗四載三江九江諸家聚訟詳載博辨體同考索至于因中星而及歲差之西法說璣衡而詳後世之銅儀有乖說經概從薙汰攘支蔓也五曰述師說凡闡自莊先生及外王父莊宗伯公者皆別出

序　一

之獨下已意者以謹案別之其書序說義亦詳爲引申附諸其後明授受也予自束髮治春秋所擬議禮決獄答難諸書至今未能卒業又爲詩聲衍若干卷以明六書音韻之學創稾粗就繕寫未遑復以炳燭餘明旁及是學人壽幾何簽洂難磬望古參同知後人能董而理之否耶姑藏篋笥以訓子孫云

序　二

尚書今古文集解一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鄭元書贊云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
若天書然尚書緯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
堯典第一說文堯高也以垚在兀上高遠也古文作㚁典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古文作𠓓謹案禮大學引作帝典
堯典舜典異序同篇三代史臣之書非始於孔子也夏書一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左氏春秋
引此篇多云夏書說文或引作唐書書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段玉裁云三科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謂
唐虞夏商周也蓋三科古文家言五家今文家言
曰若稽古謹案爾雅云粵蓋通若古文作𦍋即榑桑叒木之若怳忽之詞也馬鄭訓爲順說文引申之謂擇叒借爲
杜若香艸俱非本訓馬鄭以帝堯二字屬上讀今以曰若稽古四字絕句
鄭曰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　馬曰堯

順攷古道放勳堯名　段曰曰若稽古四字爲句不特臯陶
謨也蓋堯典亦然逸周書武穆解可證也漢策文亦多云粵
稽古謹案孔子序三統之書首夏書唐虞者夏之三統也則
曰若稽古四字當是孔子尊加之辭或周史臣所加太史公
述五帝本紀無此四字於夏商亦稱帝說詳呂刑皇帝注則以此四
字屬下讀者由白虎通不得其說馬鄭從而誤之也說詳臯陶謨
帝堯曰放勳釋文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勳史記作勛說文勛古文勳
謹案白虎通引諡法翼善傳聖曰堯放勳號也馬融以爲堯
名名即號也帝者三王以前尊加之辭堯當時亦稱王也孔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大傳云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
丹朱爲尸是舜即位亦稱王也義詳董子又案帝堯曰放勳

即五帝紀帝堯名放勛虞舜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本紀
體也大禹臯陶謨益稷篇首臯陶曰臣謨體也
欽明文思安安案段據後漢書馮衍第五倫陳寵郅壽傳注引皆作文塞晏晏以爲今文作文塞晏晏後人據
說文改塞爲悉非也古思塞同部
鄭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
慮深通敏謂之思　馬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
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段曰郅壽傳注引
考靈耀鄭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道德純備充實之意也故
以訓塞此今文說也鄭注尚書慮深通敏謂之思此古文說
也各如其字釋之若馬注則用今文說注古文讀思爲塞易
其字也馬注雖薄今文家言而不盡廢其說如馬此條是

謹案考靈耀鄭注寬容覆載謂之晏晏安同聲同訓
允恭克讓段云尚書恭肅字皆從心供奉供給字皆从共漢石經無逸篇嚴恭與龔恭惟正之共各體可證讓漢藝
文志作攘師古云攘古讓字曲禮鄭注攘卻也或者據古讓字說文攘推也讓相責讓也許君以从手者謂謙讓字矣
鄭曰不懈於位曰恭推賢讓善曰讓　傳曰允信克能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段云古文作光今文作橫說文引虞書曰假于上下蓋所見壁中本今文亦當作假
鄭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傳曰光充也　段曰鄭就光字本
義釋之僞孔就假借釋之用今文注古文也僞孔義爲長
克明俊德俊大學作峻或駿假借字鄭注大也峻無大訓史記訓爲馴徐廣曰馴古訓字段曰古馴訓順三字通用
或今文作訓德
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鄭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馬同釋文　謹案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不從又據喪服小紀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知皆同姓也汪容甫云古人言數之多者概以三五九形容之辭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作便章索隱云古文作平今文作辨詩釆菽正義書傳作辨章惠氏云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辨說文釆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兮與平相似僞孔誤爲平耳段曰鄭讀平爲辨从今文也王伯申曰古平便辨音義皆同惠說非也

鄭曰辨別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兄子弟

協和萬邦本紀作合和萬國段曰合訓也國是今文本非爲本朝諱也後案說文邦从邑丰聲邦雍協韻黎民於變時雍於如字變漢成帝詔作蕃孔宙碑作卞段云今文本也

傳曰協合黎眾時是雍和也言天下眾民皆變化从上是以風俗大和　謹案中庸九經之旨本此節推演之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昊說文昦春爲昊天元氣昦昦从日夰夰亦聲厤段云字本从止衛包改从日人時史記漢書引作民時亦衛包所改謹案厤象史記訓爲數法

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氏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　馬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傳曰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厤象其分節敬紀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天子視四星之中知民緩急故云敬授民時也

分命羲仲

鄭曰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王曰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

宅嵎夷曰暘谷正義夏侯等書篇宅嵎鐵○釋文考靈耀及史記皆作宅嵎鐵謹案今史記作居郁夷曰暘谷索隱史記舊本作湯谷○段云宅今文作度下同嵎說文作堣

馬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釋文寅徐以眞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平如字馬作苹下倣此○說文豊部豑爵之次弟也从豊从弟虞書曰平豑東作謹案史記作敬道日出便程東作索隱尚書大傳曰便秩東作段云鳳官爲相氏鄭注平作辨下並同

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　馬曰賓從也苹使也

傳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日出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仲史記作中下同

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春秋言温涼也　馬曰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

厥民析
呂氏春秋仲春紀耕者少舍高誘注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
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段云古通用
傳曰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鄭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者摩滅也　尚書大傳中祀大交鄭注中仲也古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狩仲祭大交氣于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
平秩南訛史記作便程南爲段云馮相氏注辨秩南僞釋文僞五禾反今本作訛衛包改也今本史記亦依衛包改僞正義索隱可證

敬致
傳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謹案僞傳云云與王肅云夏無明都避敬致意合非也敬致者卽周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舉一隅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鄭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夏則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　馬曰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
厥民因鳥獸希革
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　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民壯以助農也革改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正義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三國志虞翻傳注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此翻奏鄭氏解尚書違失之一也莊氏述祖曰說文丣爲古文酉字丣爲春門萬物以出酉爲秋門萬物以入故秋曰丣谷伏生書借柳作丣如字讀之今文之誤書本作丣鄭氏誤以爲丣而讀昧翻又从今文以改古文今當从古文正作丣桼鄭注周官引此作度西曰柳穀亦用今文也書大傳正作柳穀史記居西土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
鄭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集韻寅餞馬作寅淺段云此乃釋文舊本今本寅餞衛包所改又云淺馬讀如踐納古文當作內史記訓爲敬道日入便程西成書大傳作寅餞入日辨秩西成
鄭曰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　馬曰餞滅也滅猶沒也

傳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敘其政助成物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
厥民夷鳥獸毛毨本紀作其民夷易臧氏琳曰當是以易代夷傳寫誤兩存之易平也周官司裘注中秋鳥獸毨釋文毨音毛惠氏曰毨當爲毨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云中秋鳥獸髦毨中冬鳥獸氄髦毨下而誤耳段云毨从隹毛毛亦聲當是髦中古文禮注未可議改說文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也从毛先聲讀若選
傳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本紀作居北方
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都謂所聚也

平在朔易本紀作便在伏物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云北方者伏方也
大傳云便在伏物史公據之而書段云古文作朔易今文作伏物
王曰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言人物皆易　謹案此用大傳考靈耀史記義今文家言也
古文朔易之義鄭謂堯正建丑也儀徵阮尚書云馮相氏鄭
注引東作南僞西成朔易以解序事會位非說農事也元謂
在朔易主合朔而兼推日食言之東作南爲西成皆言測日
躔發斂主中氣而言作爲皆造也言造曆法成言作爲既成
也平秩者言羲和設儀器測量逐日刻記辨醫之也朔者月
測日但同經度不同緯度爲合朔經緯度皆同日月人目三
相值則爲日食朔望弦分四位則朔必以正北爲定說文引

秘書說日月爲易在察也日月食非朔望不定朔望亦非日
月食不定東西南北里差時差交會高下亦非日月食不能
同定于一度一日之間萬世天算皆始於此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昴音柳一音霤詩小星徐邈音茅釋文音卯
鄭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昴白虎中宿
也東方南方俱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
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
馬曰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
厥民隩段云字本作奥作隩者衛包所改又云馬讀爲燠
鄭曰奥內也　馬曰隩煖也
鳥獸氄毛釋文氄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說文毛部毴毛盛也从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毴髦段云壁中本如是
今本氄蓋別體說文衣部引虞書曰鳥獸㲝毛从毛从衣段云蓋今文尚書
馬曰氄溫柔貌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說文云稘復其時也虞書曰稘三百有六旬本紀作歲定本紀作正允釐本紀訓爲信飭徐廣云飭古勅字熙本紀訓與與爾雅釋詁合律厤志訓美段云汝當作女釐當作𠩺餘並同
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
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　王曰期四時也一朞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
十六日也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
中氣故以爲閏也　傳曰咨嗟暨與也帀四時曰朞一歲十
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

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
節成一歲之厤象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
時成歲厤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嘆其善
王萱齡云歷代歲分消長不同舉其中以該其變則四分爲
常法故顓頊周髀用之史記厤書述爲四分術曰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月行三十度十九分度之
七減日一度餘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以月分母十九乘十
二度入分於七得二百三十五爲章月以分母四乘章月得
九百四十爲日法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
三十五爲一歲日行數以分母四乘三百六十五日入子一
得一千四百六十一以月行分母十九乘之得二萬七千七

百五十九爲周天分數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四十九爲合朔日數十二乘合朔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全日六九百四十分之日三百四十八共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爲一歲月行數三百六十日者一歲常數也日行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爲氣盈月行一歲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爲朔虛日法九百四十得三百四十八少五百九十二矣合氣盈朔虛得多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一歲閏數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以三乘十日得三十日以三乘分子八百二十七得二千四百八十一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

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以五乘十日得五十日以五乘分子八百二十七得四千一百三十五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六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以十九乘十日得一百九十日以十九乘分子八百二十七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十六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是爲氣朔分齊爲一章以七乘二十九日得二百三日以七乘餘分四百九十九得三千四百九十三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三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并二百三日亦得二百六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爲氣朔分齊故三年不置閏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由成乎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說文㠯部𢀛詞也虞書帝曰𢀛咨段云此壁中本下𢀛字當同本紀訓爲誰可順此字竊咨二字本當倒易古人文字不拘也下疇咨若予采同

馬曰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以代羲和

放齊曰允子朱啟明說文𥁕字下曰虞書丹朱如此段云壁中故書也啟明本紀訓爲開明

帝曰吁嚚訟可乎釋文訟馬本作庸段云假借字本紀訓爲頑凶不用張守節正義凶訟也段云爾雅說文皆云詾訟也疑本作訩誤爲凶

鄭曰帝堯允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馬同　傳曰放齊臣名允國子爵朱名启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曰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帝曰疇咨若予采釋文予音餘又羊汝反本紀訓爲堯又曰誰可者

馬曰采事也　傳曰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者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廣韻鴅字下曰驩兜四凶名古文尚書作鴅說文吺字下徐鍇云古文尚書驩兜字作吺集韻吺部鴅吺四凶之一通作鴅今通作驩段云此出宋次道王仲至家之本辨之以曉好古而藏者說文辵部逑斂聚也虞書曰㫄逑孱功人部引虞書方救僝功段云㫄逑孱功者今文本方救僝功者壁中本故作鳩者孔子國以今文讀之本紀訓爲㫄聚布功靜段云當作靖此衞包所改左氏春秋作靖譖庸回本紀訓爲善言其用僻惠氏引楚辭康回即庸違王逸注共工名誤也詛楚文熊相康回無道董逌釋康爲庸是也象恭滔天本紀訓爲似恭漫天

鄭曰共工水官也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　馬曰僝具也　傳曰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靜謀滔漫也

帝曰咨四岳咨本紀訓爲嗟岳本紀作嶽

鄭曰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始羲和之時堯既分陰陽

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謂之四伯羲和子死分四岳爲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割詩唐譜正義引作害懷漢地理志作褱谷本紀訓爲憂說文辥部乂治也虞書曰有能俾乂段云壁中古書孔安國易爲乂

傳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鯀世本作鮌釋文徐云方鄭王音放本紀訓爲負命毀族

鄭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釋文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說文异舉也虞書曰嶽曰异哉本紀訓可爲不可錢少詹辛楣曰古人語急以不可爲可也

馬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　傳曰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無成乃退堯據眾言可試故遂用之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段云巽鄭訓入如字馬讀爲遜本紀作踐

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　馬曰朕我巽讓也　傳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

岳曰否德忝帝位否本紀作鄙釋文又音鄙

傳曰否不忝辱也言不堪　謹案漢百官表四岳謂四方諸侯聚於四方謂之四岳宋翔鳳云其號非一人其職非一定其人非一時也時四岳中當有姜姓許由者故史記又言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之說許太岳之後也或即伯夷書傳所謂陽伯儀伯

曰明明揚側陋文選沈休文恩倖傳論明敭幽仄李注引書敭明敭側陋段云衛包改敭作揚仄作側本紀訓爲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段云悉舉訓明揚貴戚訓明疏遠隱匿訓側陋蓋今文作明揚明側陋

傳曰堯知子不肖有禪讓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本紀訓爲眾皆言于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

鄭曰師諸侯之師　馬曰舜諡也舜死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諡　王曰虞地名也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民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眾舉側陋眾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於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　傳曰師眾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　謹案諡法解仁聖明盛曰舜本紀虞舜名曰重華馬所本也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本紀堯曰然朕聞之其如何岳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段云傲當作敖格當作假

恐亦天寶所改

傳曰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竝惡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謹案汪氏容甫以瞽爲官名孫氏伯淵据蔡邕九疑山碑以孝烝烝爲句廣雅釋訓烝烝孝也王伯申云言孝德之厚美也又案孟子引父母使舜完廩諸文皆傳紀之類而非帝典之經經文簡要數言已盡矣

帝曰我其試哉本紀作堯曰吾其試哉書正義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

鄭曰試以爲臣之事　王曰試之以官　傳曰言欲試舜觀其行迹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讀如貫刑于當如詩大雅解本紀訓爲觀其德于二女非是

鄭曰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　謹案夫婦爲人倫之首堯以舜爲人倫之至故觀示其德於天下所謂愼徽五典也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本紀作舜飭下二女于媯汭如婦禮堯善之僞孔傳本其說

馬曰水所入曰汭媯汭媯水之曲　本紀正義括地志云媯源汭水出蒲州河東南山許愼云水厓曰汭按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媯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源合流出谷西注河媯水北曰汭也　謹案嬪婦也有舅姑之辭嬪于虞則已見舅姑矣舜本紀又云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訓降字嬪字義甚當帝曰欽哉者飭戒二女之辭史錯舉記之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東晉分愼徽以下爲舜典後人又增二十八字於其首謹按古文今文本皆不分也本紀作乃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愼釋文敘錄云從音徽五典以下字正作音段云衛包改作愼開寶中又删音義並注

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　馬曰徽善也　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本紀訓爲乃徧入百官百官時敘段云納當作入下同

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于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　王伯申曰時敘承敘也承順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鄭曰賓讀爲儐謂舜爲上儐以迎諸侯　馬曰四門四方之門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傳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本紀作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鄭曰麓山足也馬同　王曰麓錄也堯納舜于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萬機之政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是也　傳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謹案納于大麓孟子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烈風雷雨弗迷謂風雨時節百穀順成神享之徵傳說是也其訓麓爲錄說爲大錄萬機之政本之鄭

注書大傳論衡則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汝段曰當作假女本紀作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嗣女登帝位弗嗣作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太史公自序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段云今文作不台史以訓史爲懌也文選典引李善注云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班固傳注前書曰不台音義曰台讀爲嗣莊云古文嗣從台故借台爲嗣斯干毛傳似嗣也古文㠯篆作㠯今本王莽傳作不嗣蓋後人所改是古今文皆作台今文作怡古文讀嗣也孫氏伯淵云据史公文及北堂書鈔引乃底可績疑古文乃形迆乃乃言二字衍文

鄭曰三年者賓四門後之三年也　馬曰底定也　王曰底致也謹案于德弗嗣猶云否德忝帝位也

正月上日釋文正音政又音征

鄭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馬曰上日朔日也　王曰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

受終于文祖本紀下訓二語文祖者堯太祖也段云蓋謂黃帝

鄭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馬曰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王曰文祖廟名　傳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段云釋文璿音旋又作璇璣字無音蓋鄭馬王僞傳釋文本皆作機作璣者後人所改政史記律書作正字

鄭曰其轉運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

馬曰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筩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機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殺土謂塡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曰七政皆以璿機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　謹案在察也本紀訓爲乃作則亦似指儀器書大傳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旋璣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史記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以齊七政索隱云春秋運斗樞曰斗第

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按斗爲中宮大辰古以爲北辰恆星之宗也然則察斗建以齊二燿五緯之行度卽羲和數法日月星辰之事今文家說也孔子國在漢初亦當同此馬鄭指爲渾儀後儒以爲古亦有其法遭秦滅者恐未必然本紀作字疑在字之誤

肆類于上帝說文希部𢑚希屬也从二希𢑚古文𢑚也虞書曰𢑚類于上帝段云此壁中故書字孔子國以今文讀爲肆本紀訓爲遂

鄭曰禮祭上帝于圜丘　馬曰上帝太乙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傳曰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

祭天謂之類許愼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　月令疏引今文尚書夏侯說云類祭天柰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

禋于六宗 段云禋魏碑作𡏖梁時作𡎺或作𡏖書大傳作煙注煙當爲禋

鄭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馬曰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　謹案王肅以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僞孔傳從之司馬紹統駁之曰除其天地于上

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謂六宗可乎六宗之說紛如聚訟惟今文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 一本作四方 居中央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故郊祭之 周禮大宗伯疏引 最爲近古卽覲禮所謂方明也段云公羊莊三十一年何注以祭天宗廟六宗五嶽四瀆其餘山川並稱知其六宗亦用今文尚書說

望于山川

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以一時望祭之

徧于羣神 徧本紀作辯徐廣音班段云今古文本蓋皆作辯今文讀爲班僞古文易爲徧也

鄭曰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如丘陵墳衍之屬

輯五瑞 輯本紀作揖漢郊祀志同段云从耳者衞包所改

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本紀封禪書郊祀志皆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

馬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釋文守或作狩說文示部祡燒柴尞祭天也虞書曰至于岱宗祡又𥛚字下曰古文祡从隋省段云此壁中故書孔子國讀爲柴今本作柴漢以後人改肆本紀諸志皆作遂

鄭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考績尞也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　馬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

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于上而燔之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協白虎通後漢律志作叶段云叶古文今文尚書未嘗不用古文也段又云馬王以同字領下句玩周疏鄭訓同爲陰呂則禮疏於正字漢律志引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馬王是也

鄭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　馬曰律法也　王曰同齊也律六律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 玉書大傳漢郊祀志作樂師古注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與本紀諸書所引不同生封禪書漢郊祀志俱作牲贄釋文本又作摯說文女部摯至也商書曰大命不摯讀若摯同一曰虞書雉摯段云壁中古文假借字孔子國讀爲摯作贄者俗字集韻箇部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鄭康成讀

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五玉卽瑞節執之曰瑞

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
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
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摯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
執雉死士所執也摯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如者以物相授與
之言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
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　馬
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二孤所執也摯二生羔雁卿大
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　王曰三帛纁元黃也
附庸與諸侯之嫡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
孤執元諸侯之嫡子執纁附庸執黃

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

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釋文如西禮方輿本同馬本作如初公羊本疏鄭作如初公羊何注引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或今文家說非經文也唐虞時當以霍太山爲中岳嵩高爲中嶽殷人及東周之制

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
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
相遠故也　馬曰卒乃復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
也　傳曰卒終復還也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
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　謹案史記以南岳爲衡山
大傳以爲霍山水經云霍山在廬江灊縣西南卽今灊山縣
天柱山

歸格于藝祖用特段云格當作假藝祖今文作禰祖

鄭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嶽卽歸也
如尙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嶽之後而云歸者因叙四嶽禮
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後乃始云歸耳　馬曰藝禰
也　傳曰巡守徧四嶽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
則考著特一牛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鄭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
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　馬曰四朝四面朝
於方岳之下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漢宣帝引作傅古通

公羊桓元年疏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

以言者謂諸侯來朝徧奏以言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
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
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段云公羊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月東巡守皆引鄭注此亦當是鄭注順四時當作分四年

肇十有二州段云肇書傳作兆

鄭曰舜以靑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衞一作魏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更爲之
定界　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
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在九
州之後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濬本紀爲浚

鄭曰濬水害也　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象以典刑

鄭曰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　馬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　謹案今文家說畫衣冠異章服爲象刑荀卿非之

流宥五刑

鄭曰其疑者或放流之四罪是也　馬曰流放宥寬也三宥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鞭作官刑

馬曰官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

扑作教刑

鄭曰扑檟楚也扑爲教官爲刑者

金作贖刑

馬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愼者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本紀爲眚災過赦

鄭曰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段云惟今文作維恤當作卹此字衞包所改本紀訓爲靜徐廣引今文作謐索隱曰古文作卹今文是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也、段云卹謐同部假借訓爲靜亦爲愼僞孔訓憂非也

傳曰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流共工于幽洲　段云洲當作州衞包所改幽州本紀爲幽陵莊子作幽都

鄭曰幽州北裔　馬曰幽陵北裔也　後案括地志曰在檀州燕樂縣今爲密雲州恐臆說也

放驩兜于崇山

馬曰崇山南裔也　後案杜佑云在澧州澧陽本漢零陽地今爲澧州永定縣恐臆說也

竄三苗于三危　段云竄今音七亂反古音七外反王氏据誤本說文改爲𥨾非也孟子作殺非殺戮也經典竄𥨾殺桀四字同音同用皆謂放流之也

馬曰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三危西裔也　後案三危詳禹貢鄭注

殛鯀于羽山　說文殛誅也虞書殛鯀于羽山洪範多文釋文殛本作極段云殛乃極字之假借爾雅訓誅爲是

馬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後案左氏昭七年杜注羽山在

東海祝其縣西南漢志續志晉志同今屬江南贛榆縣南有漢祝其故城

四罪而天下咸服　段云本紀作辠周字也尚書作罪秦文也蓋漢人以俗行字改之

鄭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驩兜爲渾敦共工爲窮奇鯀爲檮杌三苗爲饕餮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　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　謹案舜流四凶蓋在詢事考言三載之中左氏所

謂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史臣類紀在攝位之末所謂先德教而後刑罰非順時事洪範亦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鄭氏之說王肅駁之當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三載作三年段云凡二十唐石經作廿三十唐石經作卅本之古文秦刻石漢石經今不從說文殂往死也引虞書曰放勳乃殂王莽傳引放勳徂乃當是馬鄭王本今本帝乃殂落恐是姚方興本堯典之紀堯也始言帝堯曰放勛終言放勛乃殂其書舜之即眞也始言舜格于文祖舜曰咨四岳終言舜生古史文法精嚴如是遏繁露作閼

傳曰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

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　本紀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孟子亦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

謹案僞孔除去試舜三載又云十六即位於書傳皆無徵正義疑之是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段云格當作假

王曰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夏而上皆寅正　傳曰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後案鄭以正月爲改正而王云夏以上皆寅正鄭以文祖爲明堂而僞孔以爲祖廟二義不同當以鄭爲是　謹案朱錫鬯以此爲舜典篇首非序意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闢說文引作闢段云壁中故書孔子國以今文讀爲闢本紀及漢書梅福傳作辟達本紀訓爲通聰左氏十八年杜預作聰風俗通十反篇同蓋古文本作囪也

鄭曰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　謹案四門者謂治朝之四門非國門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任咎繇謨作壬釋詁食事也爲也任壬佞也率漢書引作帥

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視故謂之牧旁立三人段云旁即方字謂每方立三人也按謂四岳之三監凡十二人

蔡氏曰牧養民之官十二州之牧也　鄭曰能恣也　王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　傳曰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

敎授民時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　後案詩民勞柔遠能邇箋云能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　謹案此亦讀能爲如也

舜曰咨四岳

段曰首言舜曰已下乃言帝曰者以別於前文之帝曰且下言熙帝之載故不敢言帝曰以著舜之見堯於羹牆之心也堯典之書堯舜如天地然天地並尊而地必包於天如日月然日月並照而月必兆於日也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本紀訓爲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

馬曰奮明庸功也　鄭曰載行也　王曰載事也成也　傳曰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
謹案亮明也相也采事也惠順疇類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
鄭曰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強法必有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　謹案禹稱伯者蓋時年已五十代鯀爲崇伯也
帝曰俞咨禹本紀作嗟然禹段云疑今文咨在俞上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說文引虞書曰時惟懋哉本紀作維是勉哉段云古今文之異懋茂古文通用馬本蓋作茂

馬曰懋美也　王曰懋勉也　傳曰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段云稽䭫之假借字契古文作偰蓋壁中古書漢人或借尚暨臯陶說文㐺部臮衆與詞也引虞書曰臮臯陶蓋壁中本如是也
鄭曰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時天下頓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之中
謹案稷不稱棄者周史以諱改之
帝曰俞汝往哉
鄭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是官不聽其所讓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段云阻壁中故書作狙鄭本作狙今文讀作阻姚方興經用鄭讀易作阻舊僞孔用鄭讀昧谷不作丣谷也

鄭曰狙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　馬曰祖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說文引唐書曰五品不愻愻順也此古文本今文作訓本紀作馴索隱云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遜本紀作訓又五教下重五教二字亦今文本
鄭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　馬曰五教五品之教　傳曰遜順也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獨斷唐虞曰士官引史記曰臯陶爲理呂覽高注引書女作士師多師字宄本紀作軌鄭同
鄭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強取爲寇殺人爲賊由外爲姦起內爲軌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馬曰士獄官之長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鄭曰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　馬曰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
謹案國語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示無隱也大傳同其說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本紀宅作度
鄭曰宅讀曰咤說文咤作吒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周官以五種用之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也　馬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者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

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惟明克允
馬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　鄭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
禹讓述其前功
帝曰疇若予工
馬曰謂主百工之官也
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釋文垂如字徐音睡字
馬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漢書古今人表作朱斨伯與
案諸古通借下同
傳曰殳斨伯與二臣名
皇清經解續編《尚書今古文集解一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馬曰上謂原下謂隰　傳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謹案上下兼及天文地理之正夏小
正詳之
僉曰益哉僉正義曰馬鄭王皆作禹詩秦誼正義文選羽獵賦李注同段云作僉者姚方興所改本紀作皆或今本作僉益漢公卿表作森師古曰古益字秦師讖又作翳云皋陶之子
揚雄曰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艸木茂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莊云朕虞王莽傳作予虞按說文㑓送也从人灷聲古文以爲訓字當爲訓虞言訓庶虞之官也漢時不諳古文誤以㑓爲朕王莽又易朕爲予也又云古文虞字作𢘓部小篆爲字轉寫作𢘓形近火孟子舜使益掌虞誤爲火益列山澤而焚之謂表列山澤而蒸籬之也今列誤烈焚誤㸚本義遂乖象有齒以焚其身未本北堂書鈔焚作㸚可證

馬曰虞掌山澤之官名　鄭曰言朕虞重鳥獸草木　謹案
虞官主歲虞計月之事非重鳥獸草木也鄭亦誤解朕字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本紀此下補一句云遂以朱虎熊羆爲佐
傳曰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俱在元凱中　段曰
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卽益所
讓之虎熊羆蓋朱虎熊羆四人名方興采馬王說爲二臣名
謹案殳斨伯與垂之佐朱虎熊羆益之佐故於此七人獨
言女諧而不別命以職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馬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鄭曰天事地事人事之
皇清經解續編《尚書今古文集解一
禮也
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本紀作嗟伯夷
傳曰伯夷姜姓　謹案國語言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
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伯夷在堯時已居四岳之列此
時齒最尊也
女作秩宗
鄭曰主次秩尊卑　傳曰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釋文寅如字徐音夷
傳曰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御覽引中候作讓于益歸往歸讀曰夔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段云說文育養子使從善也虞書曰教育子此今文也本紀訓爲穉子馬
鄭王本作胄古文也詩豳風鬻子傳稚子也王氏伯申云凡未冠者通謂之稚子育鬻鞠胄古通
馬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鄭曰胄子國子也
直而溫寬而栗 段云栗壁中故書當作㮚徐巡說木至西方戰㮚也
馬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傲漢志作敖
傳曰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漢禮樂志歌咏言聲依咏藝文志作哥詠言本紀訓爲長與班異說文引作龤段云今作諧猶龢今作和也
鄭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
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也神人以和祖考來格

夔后德讓其一隅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釋文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段云本紀正義音烏絕句是
也宋蘇氏以爲益稷簡文脫簡復見於此
鄭曰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音聲
之道與政通焉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本紀作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齊說殄
行振驚衆
鄭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　馬
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　傳曰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
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段云二納字當作內下內字本紀作入漢百官表同今文
也
鄭曰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　傳曰納言喉舌之官聽
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 二十唐石經作廿　、
鄭曰十二牧禹垂益伯夷夔龍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二十二
人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　馬曰稷契皋陶皆居官
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
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　謹案禹稷等九人中當
有兼四岳者三人其四岳一人蓋彭祖也五帝德云堯舉舜
彭祖而任之本紀云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
堯時而舉皆用未有分職舜命九人而不及彭祖則彭祖惟

爲四岳不兼他官可知矣國語其之從孫四岳佐禹祚四岳
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則伯夷者堯時爲四岳舜
命爲秩宗仍兼岳也鄭以崇伯鯀爲堯時八伯禹嗣崇伯周
書亦稱崇禹其宅伯揆而仍兼岳如周公爲太宰仍分陝也
大傳紀孔子曰昔者舜左禹右皋陶則皋陶爲右相亦兼岳
也殳斨等蓋七人必不在二十二人之數
欽哉惟時亮天功 本紀訓爲相天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本紀黜爲絀幽明訓遠近熙訓興
傳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
者升進其明者考績法明衆功皆廣　書大傳曰積不善至
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

之

分北三苗釋文北如字又音佩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訓北猶別也誠可怪也段云說文八猶背也韋昭吳語傳北古之背字虞翻不如鄭用古義而欲改注文作八玉篇𠔁簡用其說皆云八古文別非也

鄭曰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北猶別也

謹案紹堯卽位始於舜庸熙載終於庶績咸熙四十年間無爲而治終繫之以分八三苗蓋末年南巡守別生分類之事非西裔諸侯猶爲惡也檀弓鄭注以爲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亦非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段云今文本作徵庸二十鄭从之讀爲二十與大戴禮五帝德史記本紀論衡孟子趙注皇甫謐帝王世紀韓退之佛骨表合姚方興用馬王說不破三十爲二十非也徵庸古蓋作登庸、

鄭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

王曰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　傳曰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　本紀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二終

仁和邵順國
桐城姚永槩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三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臯陶謨第二　夏書

曰若稽古正義鄭以臯陶下屬爲句

白虎通聖人篇何以言臯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臯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　段云帝堯曰放勳此本紀記事體之祖也臯陶曰云云此記言之體也皆以曰若稽古先之夏史所作故皆云稽古也作僞大禹謨者不得其句讀開端便非體矣

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說文引作咎繇夏本紀訓爲信其道德謀明輔和莊云今文當爲允厥迪德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本紀俞訓然都訓於永訓長正義曰身修句絕

傳曰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段云正義以鄭王傳訓厲三者各異說衞包改厲爲勵以合傳勉勵之訓非也當從蜀志引作厲〇本紀訓爲厲爲高茲爲已

鄭曰敘次序也庶眾也厲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謹案禮大學修齊治平中庸九經之義本諸帝典此四語亦總攝之

禹拜昌言曰俞孟子趙注引書曰禹拜讜言逸周書祭公解作讜言僞孔訓爲當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傳曰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鄭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也　後案孔壬即公羊所謂甚佞也傳以巧言爲靜言庸違令色爲象恭滔天則是共工之行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段云本紀曰字下作然於則今文本多一俞字人字衍唐元度覆定石經亦刪人字

乃言曰載采采本紀訓爲始事事

傳曰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本紀恭作共段云共訓供與恭敬字別當是今文本本紀徐廣注擾一作柔段云管子擾桑即毛詩柔桑擾說文作犪隸變從憂耳玉篇引作犪云牛柔謹也從也安也又馴也塞說文引書作寋段云壁中故書孔以今文讀爲塞彊而義後漢書楊震傳引作彊而誼王伯申云唐初本當作誼此衞包所改義通儀善也

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疑簡剛謂事理剛斷彊謂性行堅彊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擾馴也致果曰毅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

彰厥有常吉哉本紀彰作章

鄭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謹案立政庶常吉士本此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夙夜浚明本紀作蚤夜翊翊段云翊今文爾雅翌明也重言之猶無逸之皇暇也馬及傳嘗是俟字之誤嚴釋文馬徐魚檢反祗本紀作振古通用

鄭曰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　馬曰浚大也亮信采事也　傳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敷本紀訓普釋文僚

本又作寮

鄭曰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　傳曰翕合也能合受三爲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能治之士並在百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鄭曰凝成也　馬曰凝定也　傳曰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　朱武曹云五辰卽四時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段云無今文多作毋教王嘉傳引作敖逸作佚邦作國幾作機亦今文本紀作毋教邪從奇謀或尚書本作教而博士讀爲教

馬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　謹案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先見者也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言萬幾者令庶官言之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曰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五經文字敕古勑字今相承作勑釋文有典馬作五典

謹案典常也白虎通性情篇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惇厚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釋文有庸馬作五庸

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　王曰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　傳曰庸常也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後案此經五禮泛言平日通於天下故鄭兼天子及庶民言之傳專指五

等諸侯非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鄭曰并上典禮共有此事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鄭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　書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鄭注元或疑爲華蟲五色之蟲藻水艸蒼色　謹案漢輿服志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討說文作㪣段云壁中本用後漢梁統傳引作庸懋董仲舒傳引作茂爾雅釋文茂哉或作茂才

傳曰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故人君聽政治事不可不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孫云自疑古𠶷字說文𠶷用也讀若庸釋文畏徐音威馬本作威後案鄭同馬

鄭曰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

謹案孟子引太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義本此明威言賞罰呂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本此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傳曰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釋文績本亦作迹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王案曰如字本紀作思贊道哉

傳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馬曰襄因也　王曰贊贊猶贊奏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孜孜本紀作孳孳後案東晉分帝曰來禹下爲益稷今就鄭氏原本

王曰帝在上皋陶陳謀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鄭曰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予乘四載本紀無乘四載三字但云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河渠書引夏書乘橇爲蹈毳乘檋爲卽橋溝洫志引夏書乘毳爲則橋餘同夏本紀說文木部樏字下引虞書山行乘樏澤行乘𣂔餘同夏本紀尸子樏作蕝

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楯山乘樏　段氏曰蕣楄橋同字樏與蕣異字同義一物而異名也蕣自其乘載而言樏自其輓引而言纍大索也此聲義之皆相倚者也𣏐漢書作毳如湻注毳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　謹案蕣裴駰引如湻注云楄謂以鐵如椎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

隨山刊木說文木部栞槎識也从木𣏟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栞篆作栞段云栞壁中故書李斯改栞爲栞則孔子國以今文讀爲栞說文云槎識者槎衺斫也衺斫木使其日多以爲道路高下表識如孫子斫樹白書之類唐石經改爲刊非是本紀爲山行栞木

暨益奏庶鮮食本紀爲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又云與益予眾庶稻鮮食蓋删之未盡也

馬曰鮮生也　傳曰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段云距當作歫本紀訓爲致作距者衛包所改說文川部引虞書濬〈巜距川此壁中故書谷部引作容畎澮距川此孔子國以今文讀之者也濬本紀作浚

鄭曰畎澮田間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　王曰九川者九州之川也　孫氏伯淵曰河入北海濰淄泲入東海江漢入南海弱水入西海不得以海晦之義解之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釋文艱馬本作根段云鮮食本紀作食少疑今文本作食鮮屬下調有餘補不足與古文說絕異

鄭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眾鱻

食謂魚鼈也　馬曰根食根生之食謂百穀

懋遷有無化居懋書大傳作貿漢食貨志作楙師古曰楙與茂同漢志兩引皆有無爲句

王曰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謹案化古貨字懋遷有無謂行貨爲商史記訓爲調有餘補不足也化居訓居貨爲賈史記訓爲徙居王子雍訓易居即何休說井田之義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亦通

庶民乃粒萬邦作乂本紀訓爲衆民乃定萬國爲治段云今文粒蓋作立詩思文作立毛不改字乂思文鄭箋作艾王伯申云粒古文假借字鄭訓米失之

鄭曰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邦作相養之禮　王氏伯申曰立定也作之言乍乍者始也乂治也承上決九川以下言之

臯陶曰俞師女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女止師汝昌言本紀作此而美也段曰師蓋今文或作斯而之言女古通用女止本紀作爾止

鄭曰安女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　孫云愼釋詁靜也大學靜而后能安在止于至善義本此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弼直本紀作輔德段云弼輔訓也直今文當作悳徯志本紀作清意段云清與徯于音韻支清通轉

鄭曰天將重命女以美應謂符瑞也　莊曰禹重在君德言九德之人皆所以輔成君德然後動則天下大應之帝又歎息而求助于臣鄰也史記云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徯亦訓待是今文徯志二字屬下句讀　孫云釋詁惟思也幾殆也康安也徯志如管子九守篇云虛心平意以待須也上帝下疑

脫命字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鄭曰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鄭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予欲左右有民女翼

馬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

予欲宣力四方女爲

王伯申云爲讀如相爲之爲爲猶助也言助君宣力四方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釋文會胡對反馬鄭作繪藻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黺米徐本作絲音米絺徐勅私反又勅其反馬同鄭陟里反○段云孔本本作繪孔訓爲會馬鄭本亦作繪馬鄭讀曰繢書大傳係今文家說亦作繪說文玉部引書璪火黺米當是壁中故書今文作藻作藻作粉者孔子國以今文讀也書大傳亦作璪又云說文系部有絲字云繡文如聚細米也黹部無黺字絺鄭本作希讀爲黹蓋希黹古今字

鄭曰絺讀爲繢謂畫也希讀爲黹黹紩也謂刺也宗彝虎蜼也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紩以爲繡施于裳也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有袞冕鷩冕毳冕袞鷩毳者各是其

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袞是袞龍也袞冕九章以
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是虎蜼也毳
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虎毛淺蜼毛深故以蜼言之毳亂毛也
王曰舜時三辰即畫于旂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傳曰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以五采成此畫焉
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
若粟米米若聚米黼如斧形黻爲兩已相背爲之精者曰絺
五色備曰繡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女明（彰鄭注大傳作章）
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爲
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

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馬曰此經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尊者在上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天子服日月而下
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聞書大傳五行傳鄭注作同在治忽夏本紀作來始滑集解鄭本滑作忽音忽索隱古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漢律志引作七始詠段云古文在治今文作七始亦作七政七亦作泰或訛來或訛采索隱謂來采形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訛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謹案古文在作才與乊相似治始字相似孫云忽或作囪與采相似今案周鼎忽作曶从爪从白說文作曶無忽笏字皆借此故鄭爲訓笏納本紀作入漢志又引作內）
鄭曰六律舉陽陰從可知也曶者忽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
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于五官　傳曰在察天下治
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音施于民以成
化　段云漢志引書大傳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詠以出內五言女聽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
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
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
樂莫不同乎一惟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
蓋七始即七政左氏謂之七音周語謂之七律楚語謂之七
事安世房中歌亦作七始　王伯申云漢志以七始爲天地
人四時之始鄭注書大傳以爲七律二說本不同至隋鄭譯
始合爲一黃鐘天始林鐘地始太簇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爲
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鐘爲冬是謂四時四時三始是以
有七如其說則天地人有始而四時無之於七始倘闕其四

何以謂之七始乎若謂十月應鐘爲冬始則姑洗蕤賓南呂
非春夏秋之始且七律出周初國語固有明文不應虞時已
有之鄭注及鄭譯之說不足信
予違汝弼女無面從退有後言（弼本紀作拂段云古弼弗音同古文弼字亦作𢐀）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鄭曰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　謹案本紀曰予敬四輔
臣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此訓欽四鄰三句也若詞
也禮云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論語舉直錯諸枉不仁
者遠矣
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說文手部撻古文遽周書曰遽以記之段云周書當是虞書之訛古文撻）

从虎未詳恐是違字之誤格當作假

謹案侯以明之以下八句本紀無文正義及他書俱不出馬

鄭注說文又引作周書莊氏級甲疑王肅等羼入不爲無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傳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艸木言所及廣遠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段云古文黎獻今文當作黎儀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堂邑令費鳳碑斥彰長田君碑多用黎儀字大誥民獻書大傳莽大誥作民儀謹案儀獻同聲同訓敷漢書成帝紀及敘傳引作傳左氏引作賦庶左氏引作試誰疑本作疇轉寫者以訓改之其張衡東京賦其惟帝臣李善注引經文作具

傳曰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

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上惟賢其用

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

於無功以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　謹案帝不時謂察言而

不試其功也敷同日奏罔功蓋言敷奏同日罔功華言而無

實也古人文義不拘耳潛夫論考績篇曰群言應對各得其

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下引此經文

而說之是也同日如成周三年大比漢廷對策百有餘人之

制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

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本紀無若上有帝曰二字予創若是作予不能順時論衡以予創若時屬下讀傲釋文字又作奡段云奡與說文合蓋壁中故書孔子國以今文讀爲敖管子引作敖作傲者衛包所改傲虐之傲釋文五羔反傳釋爲敖戲說文敖出遊也今作傲亦衛包所改額額潛夫論引作鄂鄂朋說文引作堋王肅引後漢書樂成靖王傳作風注風放也謹案風與朋古同音古鳳字即朋字當是今文本

鄭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

推行之朋淫淫門內　謹案漢書劉向上奏臣聞帝舜戒伯

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論衡遣告篇用之

又問孔篇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勑禹毋

私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

予娶若時當是塗山二字之誤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

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蓋今文家說

有帝曰禹曰者義爲長而今文本之有無四字不可知也罔

晝夜額額詩大雅所謂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也罔水行舟如

孟子所謂流連荒亡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之類

僞孔取論語奡盪舟孔注陸地行舟解之非是奡盪舟即天

問所謂覆舟斟尋奡有勇力而善泅水亦非陸地行舟也予

創若是當從本紀屬上讀帝以已子商均不肖故亦不以繼

世也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本紀娶上有禹曰二字娶于作予娶辛壬誤在娶上說文屾部嵞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俗上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屾余聲虞書曰予娶嵞山段氏云嵞壁中故書塗俗字釋文予如字鄭將吏反讀與樂記子諒同列子楊朱篇惟荒土功子產不字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　謹

案舜知天命在禹禹功遠當傳子而啟之賢不肖未可知孟子以爲賢立教也墨子非樂篇以爲淫佚康樂或得其實故申命禹曰女子無若丹朱乃

可繼世禹言八年于外三過門而不入己所教育子者萬萬
不及二帝然而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莫之爲而爲
莫之致而致人何容心哉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夏本紀訓爲輔說文引作𢐀段云壁中故書作𢐀孔安國以今文讀爲弼）
鄭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
之去王城五百里爲甸服於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去王城
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于周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
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于周爲
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
外五百里爲要服于周爲蠻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

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
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于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去
王城五千里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
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
各守其職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
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
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治水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
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
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
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
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

諸侯也其制特設牧以諸侯之賢者爲之師蓋每一師領百
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
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
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
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歟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
率封公侯百里之國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
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　王曰
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曲直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
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
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
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

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
萬人者大都通塞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
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　傳曰五服
甸侯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
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薄迫也言至海諸
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
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攷之自黑水至東
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
許同也（王制疏）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爲
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

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繇役無怨曠之歎矣御覽六百廿六　謹案五服方五千里孫子司馬遷用今文說王肅及傳從之許及馬鄭從古文說正義又引賈逵馬融以爲每面三千里四面相距爲方六千里則非也蓋堯時疆域禹蹟所至雖廣與漢同特以聲教所訖而言其實甸侯綏三服卽王制所云方三千里爲建侯樹屏之地其要荒二服已有蠻夷錯雜流放罪人之處矣州十有二師者卽舜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之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五服之外立其君長因其俗治之使不猾夏而已其詳蓋在汨作九共等篇　書大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家不行三

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鄭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謹案此紀戶口之數亦得備一義若後世土斷之法也

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功帝其念哉本紀迪訓道工爲功爾雅迪作也

傳曰九州五長各道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白虎通崔駰大理箴引作旁段云今文

鄭曰歸美于二臣　傳曰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行九德考績之序于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謹案本紀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蓋

今文家異說傳所本也不及鄭義爲長　書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鄭注純緣也屨履也幪巾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使不能冠飾以恥之也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又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謹案荀子愼子孝經緯春秋緯說象刑義皆同大傳周書白虎通刑德放皆以象五行相剋而作五刑馬融說象天道而作刑蓋兼二義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釋文戛徐古八反揚雄長楊賦引作拮隔韋昭注拮擽也古文

隔爲韋段云古文拮爲戛韋不言者或當時古今文皆作拮也明堂位作揩擊鄭注爲柷敔後案彼下無柷敔故二文異解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周官太師禮記樂記謂之拊亦謂之相史記禮書爾之拊膈徐廣曰一作搏膈書大傳謂之拊革荀子謂之拊鞷

鄭曰戛櫟也戛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卽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之上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詩也　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淸廟之樂以韋爲鼓謂之搏拊　禮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段云格當作假書大傳後漢肅宗紀引作假

馬曰言祖考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　鄭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謂舜以爲賓卽二王後丹

朱也羣后德讓者謂諸后助祭者以德讓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謹案孫氏伯淵曰說文德升也德讓言升降揖讓無失容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鼗白虎通作鞀敔大司樂注作梧

鄭曰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言柷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

笙鏞以閒鏞大司樂注作庸毗㖖頌磬大射儀頌磬注古文頌爲庸禮釋文及疏引書並作庸段云作鏞者衛包所改或今文本假借

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生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亦

是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　傳曰鏞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鍾

鳥獸蹌蹌蹌說文引作牄大司樂注同段云蹌壁中書孔子圜以今文讀爲蹌說苑又引作鶬

鄭曰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　馬曰鳥獸筍虡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簫說文音部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竹部又引虞舜樂曰箾韶左氏引韶箾段云尚書古今文皆作簫左氏用假借字

鄭曰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雄曰鳳雌曰皇儀匹來儀言其止巢而成匹　傳曰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備鳳皇靈鳥儀有容儀　宋均注樂說曰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舞舜樂者其秉籥乎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鄭曰夔語舜曰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言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史記樂書記爲君臣相勑維是幾安段云今文家說勑本紀作陟

鄭曰以戒臣　傳曰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幾微　謹案段以作歌句絕云目下文庶以勑天二句非歌詞不用韻也戚文學鏞云勑與之韵天與命韵兩惟字爲韵時與幾合韵孰謂詩歌之祖而不用

韵者乎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王石臞云喜起熙皆興也故下云率作興事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颺本紀作揚

鄭曰使羣臣念帝之戒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段云屢當作婁唐石經詩式居婁驕婁豐年尚不誤此乃衛包所改

傳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

乃賡載歌曰賡本紀作㪅說文系部賡古續字謹案王尚書云說文賡當爲賡轉寫者以形近賡致誤耳說文無

賡字許春秋考異宣三年陸渾下毛詩長庚傳庚續也古文尙書當作庚作賡者孔子國以今文讀之或衞包所改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鄭曰載始也　傳曰賡續載成也帝欲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成以成其義　謹案此皋陶叓始作歌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本紀又歌上有舜字釋文墮許規反段云中論引作隳俗人所改脞徐鉉据說文脞字欲改从目段云非也孫云或借姓說文姓眇疾也廣雅釋文叢湊聚也說文奏古文作[illegible]疑脞卽[illegible]字

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　馬曰叢總也脞小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謹案帝答皋陶之拜而然其賡歌之意責難于君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三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尙書今古文集解三上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禹貢弟三上　夏書

禹敷土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索隱大戴禮作傅土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段云敷古文傅今文荀子成相篇作溥上楊倞注溥讀爲敷

鄭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　馬曰敷分也　謹案大司樂注云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商頌禹敷下土方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鄭注皋陶謨云奄大九州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鄭意葢以斥大九州疆界爲禹功非書序禹別九州之義亦不如今文命諸侯興人徒之說爲長

隨山刊木段云刊當作栞說見皋陶謨本紀訓爲行山表木

鄭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謹案鄭訓刊爲除亦得備一義

奠高山大川奠本紀訓爲定

馬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　謹案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荅謂導其脈絡正其主名不止秩視公侯而已

冀州馬鄭王傳皆以既載屬上讀壺口治梁及岐爲句今不從

鄭曰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之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　謹案兩河閒曰冀州者爾雅釋地文其實冀州之界南面亦距河若書之當同周官職方

稱河內曰冀州也不書其界者宋晁以道曰亦所以尊京師
示王者無外之意　正義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水性下流
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從冀起而東南次
沇而東南次靑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
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
自沇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靑徐揚三州
並爲東偏雍高於豫豫高於靑徐雍豫之水從靑徐入海也
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入海也沇州在冀州東
南冀沇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水不經沇州以冀是
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沇若使冀州之水東入
沇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蓮案九州

之次先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者順五行相生之序也其實
施功先後當是治九河治壺口同時並舉故冀沇二州首言
之孟子述禹貢亦以疏九河爲第一義也後案以今輿地約
之山西全省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
定順德宣化承德等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東北則
奉天錦州等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
東訖於大遼水皆冀州域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馬曰載載於書也　孔王同　鄭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
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
北梁山西南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
易也　後案漢北屈縣隋改吉昌元改吉州隸平陽路明屬
平陽府今改直隸州吉州壺口山在州西南七十里上連孟
門下控龍門當路東流爲河之扼要處故禹首闢之孟門在
今隰州大甯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龍門在今河津
縣西北三十里壺口山盡處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
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水經注云龍門未闢河出孟門之上
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卽龍門之上口實黃河之巨阸此
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其水崩浪萬尋渾浩贔怒
迄於下口是也漢夏陽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今爲陝西同
州府韓城縣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詩所謂奕奕梁
山維禹甸之者也爾雅曰梁山晉望穀梁春秋梁山崩壅河

三日不流皆謂此漢志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中水鄉
周大王所邑今爲岐山縣山在縣東北十里禹治壺口梁山
以開河道岐雖與河無涉但既至河西工宜並舉及岐者蓋
治汧漆岐雍州諸水以入渭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鄭曰岳陽太岳之南于地里志太原今爲郡名岳太岳在河
東彘縣東名霍太山　正義引應劭漢志注彘縣周厲王
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職方冀州鎭曰霍山卽此太岳也
後案漢晉陽縣屬太原郡爲刺史治所今爲太原縣屬太原
府太原汾水所出既修者言禹導汾水因鯀之功修之也是
時帝都平陽太原據其上游鯀必極意崇防然必河道既通

而汾水始有所受餘但知治太原不知道壺口功用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山而後修餘舊蹟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漢彘縣在今爲霍州屬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言岳陽直抵南河也汾水原流詳水經注　胡云太岳蓋唐虞夏之中岳也　謹案史記諸書述堯舜巡守有還至嵩如初禮又釋云中岳嵩高也是周末人說顧炎武云太原卽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春秋荀吳敗狄於太原今甘肅固原州也漢太原郡始於子產所謂臺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同名而異地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漳漢志作章

鄭曰覃懷爲縣名屬河內地理志漳水出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　馬曰衡水名

疏曰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　後案今懷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卽覃懷也其地當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沁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爲河北沃壤蓋太行乃河北之脊脊上諸州並山險惟太行南瀕河地平衍洪水時亦受河患今日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　又案水經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以下歷敘所過縣凡十八至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入濁漳則是濁漳流遠而清漳反短矣此猶小誤若言濁漳入海則魏時水道幷非東漢之漳流矣今以漢志爲主參水經以推之清漳水出沾縣今平定州樂平縣大要至鄴縣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合濁漳水又東過列入縣故城在今廣平府肥鄉縣北歷敘所經至阜城縣北東入於河今河間府也此疏所謂漳水橫流入河也

厥土惟白壤

馬曰壤天性和美也　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厥賦惟上上錯

鄭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

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一井稅五夫　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　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等之賦　後案夏不書井鄭以九夫爲井者便假借言之馬注非　謹案夏時正月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蓋畫井肇於黃帝夏雖行貢法亦兼助法故有公田公劉當夏時徹田爲糧則徹亦夏制龍子所譏貢法蓋夏季之弊政其初蓋亦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

厥田惟中中

鄭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萬物白土壤人功作力競得而田

之則爲之田田者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馬曰同　王曰言其土地各有肥瘠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九　後案鄭以高下言不論肥瘠以肥瘠於賦之多寡可見也王肅務與鄭違故變言肥瘠則與賦之多寡儳互不合矣傳疏兼之尤非也

恆衞既從

鄭曰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衞水在靈壽　後案地理志恆水出上曲陽西北恆山北谷東入滱水衞水出靈壽東北東入虖池上曲陽今曲陽縣屬直隸定州其故城在縣西恆山在西北靈壽縣今屬眞定府其故城在縣西北恆既入滱滱入易水衞入虖池其下流滱水與之合皆在今文安縣合爲一

以入河而入海恆衞二水源流甚短大約不過在東西數十里之間蓋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紀禹貢之例如此　說文滱水起北地靈丘東入河滱水即漚夷水幷州川也　胡云滱即職方之漚夷按滱漚同部字衞即職方之虖池水經有自下目上互受通稱之例會謂幽冀二大川禹曾不一及之而僅施功於恆衞小水耶又云恆衞大陸施功於九河既道之後故變例書於田賦之下

大陸既作

鄭曰大陸澤名在鉅鹿北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　正義釋地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爾雅廣平曰陸澤形卑下得以廣平名陸者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　後案廣河呂氏春秋高注作廣阿鉅鹿戰國時屬趙程大昌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爲大陸自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始竊謂言邢趙者得之幷深州言者失之　謹案晉之大陸即左氏傳魏獻子田於大陸杜注疑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淮南墬形訓亦分大陸鉅鹿爲二藪水經注合而一之誤由鄭氏此注也

島夷皮服釋文鳥當老反馬云鳥夷北夷國正義云孔讀鳥爲島段曰馬鄭王孔本俱作鳥大戴記五帝本紀夏本紀漢地志皆作鳥作島者衞包所改

鄭曰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　傳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民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蔡氏曰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本紀河作海徐廣云海一作河

鄭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於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　王曰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　傳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正義地理志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傳於下文導河入海云入於勃海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　後案驪成碣石在今永平府撫甯昌黎二縣界

濟河惟兗州（濟河當從說文漢志作泲兗當作沇隸變之誤段云古文當作㕣或作[illegible]）

鄭曰兗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　王曰東南據泲西北距河

正義泲河之間相去路近沇州之竟跨泲而過東南越泲水西北至東河也　後案泲自滎至菏此沇州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菏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至逆河入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此鄭義也疏據漢志以泲陰山陽二郡屬沇州則以後世改流上擬禹迹非也爾雅泲河間曰沇州則殷制與禹貢同職方河東曰沇州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葢言河不言泲則越泲而東得岱矣岱南爲徐北爲青禹貢徐州曰大野既豬而職方沇州山鎮曰岱山澤藪爲大野故知周沇

州方跨泲也又案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沇州曹州泲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沇州域也

九河既道

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殺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　正義爾雅釋水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漢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北至徒駭相去二百餘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葢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春秋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尙書中候同鄭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後案河渠書曰禹道河至大邳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二渠者一出貝丘一漯川也禹穿九河歷夏商周至齊桓始塞之桓卒於襄王九年至定王五年甫四十餘年而溝洫志王橫引周譜云是年河徙則知下流壅閼上流乃決實齊桓之過也漢志弓高縣屬河間國鬲縣屬平原郡班自注平當以爲鬲津又勃海郡成平縣自注云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縣自注云有胡蘇亭今直隸河間府交

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灉後案史記漢書及周禮鄭注引此并作雍此與衆縣灉水本不相涉晉人始改作灉遂生謬解）

鄭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云雷澤在泲陰成陽　後案今山東曹州府菏澤縣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雷夏又在其東北史記云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卽此雷澤下流未知何往大約不南注泲則北注濮濮亦終歸於泲也雍沮二水漢志不載葢泲之別流平地涌出五代後河流經此蕩然無存　孫云爾雅水自河出爲灉說文河灉水在宋濮州南則宋地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風俗通引作民乃降丘度土本紀作於是民得下丘居土段云今文當作民乃降丘度土
鄭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此
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
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厥草維繇厥木維條繇說文引作䌛大徐本作䌛
馬曰墳有膏肥也繇抽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釋文載馬鄭本作秊本紀亦作秊
鄭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
功難也其賦下下　馬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
而禪舜鯀既九年又加三年爲十二年惟兖州未得盡平至

明年乃畢　後案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
入門謂治九州之水非指此也馬并鯀之九載數之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漆依說文當作桼經典多借漆篚依說文當作匪地理志食貨志多作棐
鄭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
貢篚別之嗣征曰厥篚元黃昭我周王
浮于濟漯達于河張參五經文字云漯說文作濕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濕爲燥溼之溼顧氏隸辨云累卽㬎之省而謂曰爲田耳後案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濕水所經故地里志譌爲溼惟水經注作濕沃當從之達本紀訓爲通
鄭曰地理志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　傳曰順流曰浮因水
入水曰達　後案前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
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續志則但云東郡東武陽濕
水出鄭與續志同也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其故城在今

縣西過郡三三當爲五謂東郡泲河平原泲陰千乘也以今輿地
言之朝城屬曹州府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並屬東昌府禹城臨邑
泲陽章丘鄒平齊東並屬泲南府青城屬武定府高苑屬青州府漢爲千乘諸州
縣界中皆古濕水所經也自宋時河決濬滑東之商胡朔城
流絕舊迹不可復見惟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爲故濕
水小清河爲故泲耳
海岱惟青州
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　傳曰東北據
海西南距岱　疏曰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之間青州之
境非止海畔而已漢末公孫度爲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
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後案據三國志改正堯時青州

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
案爾雅九州以青爲營者孫炎以爲殷制職方正東曰青州
鄭云青州則徐州地蓋以其山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
之周官疏云周青州於禹貢侵豫州地蓋以澤藪曰望諸知
之望諸卽豫州之孟豬也地理志琅邪長廣縣西有奚養澤
琅邪郡屬徐州按長廣故城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於東漢
爲徐州實禹貢青州職方幽州澤藪曰豯養疏謂幽侵徐實
幽侵青也又幽州其川河泲其浸菑時亦皆侵地也蓋今青
登萊三府地在青域者周皆割入幽其西又爲沇所侵乃以
徐爲青地而又割豫之東南境以益之然徐之岱山大野皆
入沇則青亦不全得徐也鄭言其大略耳　謹案爾雅燕曰

幽州齊曰營州燕齊之界見於左氏春秋諸書者皆與職方
鄭注爾雅孫注多不合說見春秋輿地圖記　後案以今輿
地約之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泲南泰安二府之北境
東北跨海爲今奉天錦州等處及朝鮮國皆青州域也
嵎夷既略嵎夷段云今文當作禺銕
馬曰用功少曰略　王石臞云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略
治也馬注失之
濰淄其道濰本紀作維地志或作淮淄地志作甾職方作甾其本紀作既
鄭曰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
山萊蕪縣原山　傳曰濰淄二水出故道疏曰地理志云濰
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

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後案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
州府莒州東山在州西北九十里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
都縣西南近分置博山縣原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博昌入
海當從漢志作入泲博昌今爲博興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斥本紀地理志作潟徐廣云一作澤又作斥段云潟今文序古文隸變作斥河渠書澤鹵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
鄭曰斥謂地鹹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鄭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段云畎小篆文也古文當作巜籀文當作甽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供之
萊夷作牧
傳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厥篚檿絲檿本紀地志作酓
傳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
浮于汶達于泲
鄭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　後案元
引汶絕泲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邨壩遏汶盡出南旺
濟運而水經安山出泲故道久廢　孫云今東平州安山鎮
古汶達泲之道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曰徐界又南至淮水　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後
案徐之西境至大野東原而止大約在今東平州及汶上鉅
野等縣境與兗分界　又案爾雅泲東曰徐州郭注自泲東
至海似爲禹貢徐州舊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
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商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
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職方正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
徐州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於兗也
又案以今輿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
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甯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
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沂其乂 乂本紀訓爲治段云今文作艾

鄭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泰山蓋縣 淮詳導淮 正義地里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後案職方沂山注云沂水所出在蓋疑沂山即班志臨樂山水經則云艾山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朐縣界隋唐後祀爲東鎮寰宇記云東泰山無沂源臨樂山即艾山一名雕崖山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蒙陰縣東北一百三十里今沂水出此山水經又云南過下邳縣西南入於泗今邳州東三十里有下邳故城沂河舊在州西一里水自郯城入運河 孫云過郡五五當爲四泰山城陽琅邪東海也

蒙羽其藝

鄭曰蒙羽二山名 傳曰二山已可種藝 疏曰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後案蒙陰故城在今縣南屬沂州府山在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羽山見堯典

大野既豬 野地理志作壄段云古文豬今文作都俗作瀦、

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 馬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 後案漢志云沇州藪據職方而言周無徐州夏徐州西北境皆入沇州也左氏哀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即此今屬曹州府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泲泲之所鍾是澤爲大藪自漢元光迄元至正凡河決皆入之及河益南徙乃爲從洪所不及又是澤本汶泲所鍾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遏汶泲入運澤涸無存

東原底平

鄭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 後案漢東平郡本侯國景帝亦名泲東國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州及泰安縣西南境皆古東原地在岱之西南泲之東汶之北

厥土赤埴墳 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云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正義戠埴音義同段云御覽引亦作戠本紀地理志作埴埴今文今孔本用古文當亦作戠而以今文釋之鄭王則否韋昭所据漢書亦作戠漢書多古字也

鄭曰戠讀曰熾熾赤也 傳曰土黏曰埴

草木漸包 說文引書曰艸木蔪包後案馬本同段云玉篇廣韻同古文也紀志作漸今文也裔包改苞爲包非也

馬曰包相包裹也 傳曰漸進長包叢生

厥田爲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鄭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 王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 孫云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云城陽姑幕有五色土姑幕今山東莒州

羽畎夏翟 段云畎見岱畎下翟周官染人注漢志皆作狄古假借字

鄭曰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 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嶧陽孤桐

鄭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葛嶧山也 傳曰孤特

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後案山在今江南徐州府邳
州西北六里　孫云括地志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
此非邳州之葛嶧山也
泗濱浮磬濱地志作瀕說文顯之變體
鄭曰泗水出沛陰乘氏　傳曰泗水厓水中見石可以爲磬
正義地里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
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　後案自卞縣至方與泗也自
乘氏至方與沛也而漢志目以泗者方與至胡陵菏沛泗三
水合流不過幾十里湖陵以南自是泗之正流而沛菏反假
泗以入淮矣此沛是支流故以泗目之　孫云乘氏今山東
鉅野縣地泗水至此分爲二一入菏水一入淮其源實出泗

縣泉林鄭據分流處言之也
淮夷蠙珠暨魚說文玭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者蠙夏書玭字段云玭今文蠙古文玭之有聲脫蚌字暨當從本紀漢志作臮
鄭曰蠙珠珠名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　馬曰
淮夷二水名王及傳同　後案馬王傳非也
厥篚元纖縞
鄭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　傳曰元黑繒縞白繒纖細也
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菏云水出山陽湖陵南从水苛聲水經注同
後案此節鄭馬王注俱亡又無傳無疏史記漢書傳寫之誤
并與今本同幸說文有一條釋文得引爲證說文所據當是

孔氏古文致爲的確漢湖陵在今魚臺縣之東南菏水在縣
南禹行巡州境南浮淮北浮泗又北達菏則徧菏本澤名鄭
氏謂卽沛水之所豬以成湖澤者也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
北爲豫之東北徐之西北境導沇水之東至於菏是主澤言
卽豫州之菏澤也此達於菏則是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菏澤
之枝流說文名曰菏澤水者也　又案水經敘泗水原委甚
詳泗水從淮陰入淮卽禹浮淮達泗之道菏水從湖陵入泗
卽禹浮泗達菏之道也菏卽沛也達於菏達於沛矣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金氏履祥通鑑前編曰菏澤與沛水相
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達泗自泗達
菏也青州書達于沛則達菏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沛

可知渭按沛水豬爲菏澤此經兼青之文曰達于菏則由沛
入濟可知矣況青徐揚四州之貢道前後相承不復不亂汶
與沛連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沛徐揚道由淮泗從泗入沛必
由菏澤故書曰達于菏澤若作河則複而無理河濟青且不
言矣而徐復云達于河陵亂失次禹貢爲此書法而人猶以
作河爲是者總由不知菏澤之原委耳
淮海惟揚州段云揚當作楊
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　傳曰北據淮南距海
後案杜佑通典云揚州東南距海自晉以後皆以五嶺之
南至於海爲揚州域然荆州南境至衡陽則嶺南宜屬荆益
交廣但爲聲教所暨在九州之外故鄭但言海以東不言南

也七閩職方已有於禹貢揚州則不可知　又案殷割淮南江北地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視夏之揚州爲小然其西又得夏荆州地爾雅漢南曰荆州葢大别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大别以東江水之南也荆揚於此分界則殷揚州境縮於北而贏於西與夏之廣狹適相當矣職方揚州藪澤川浸與禹貢同以今輿地約之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西則河南之汝甯湖北之黃州等府皆揚州域也

彭蠡既豬（段云蠡當作蠡）

鄭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南方謂都爲豬　後案漢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

縣地澤周四百五十里浸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名是湖受江南徽州及江西各府之水其下流北過星子都昌（並屬南康府）德化及湖口（並屬九江府）入江彭蠡所豬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

陽鳥攸居（攸本紀訓所漢書作逌後同）

鄭曰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三江既入（孔合下句爲一節）

鄭曰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初學記地部引作孔安國鄭元注阮氏伯元曰非鄭注也今孔傳正義亦無說具浙江圖攷）　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正義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　胡渭云漢志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卽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志誤以爲南江耳郭璞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原葢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也渭按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是通湖於江卽闔閭所開之胥溪石城分江水亦是此類古時大江與震澤元不相通也

震澤底定（夏本紀索隱云震本作振底本紀訓致）

傳曰震澤吳南太湖名　正義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太

伯所封國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太湖名葢縣治居澤東北

篠簜既敷（篠說文引作筱簜釋文或作蕩本紀篠簜作竹箭敷作布）

鄭曰篠箭簜大竹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馬曰夭長也　傳曰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釋文塗本作涂）

馬曰塗泥漸洳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鄭曰三品銅三色也　王曰三品金銀銅也孫云禹貢鏐鐵錫鉛銀各表其名而不言銅故知鄭義爲的

瑤琨篠簜 釋文琨音昆馬本作䈞

王曰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傳曰瑤琨美玉

齒革羽毛惟木 段云毛當作旄此字及傳毛字皆衞包所改本紀漢志皆無惟木二字今文也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

島夷卉服 段云島本亦當作鳥後漢書度尚傳注鳥語謂語音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漢志亦不誤

鄭曰此州下溼故衣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

厥篚織貝

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　傳曰織細紵貝水物

厥包橘柚 段云包當作苞柚山海經列子作櫾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

錫貢

鄭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王曰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篚也　後按職方揚州產錫攻工記攻金之工執金錫之齊是錫以柔金也豫州錫貢自錫命乃貢同文不嫌王肅鑿空琢臆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釋文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均平也段云本紀地志皆作均今文也均沿一聲之轉馬訓平非也鄭本作松葢壁中文形相近而誤

鄭曰松讀曰沿沿順水行也　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後按禹必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者爲欲徧巡州境非爲邗溝未開江淮未通之故然通江淮之迹亦不可不攷左氏哀元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東口入淮通糧道也哀十三年吳會晉于黃池國語云掘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泲然其水蓋未能深廣故哀十年公會吳伐齊徐承率舟師將自海入齊齊敗之而還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王命范蠡陟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蓋邗溝以北至沂泲水道猶淺狹故必沿海也至隋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大業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三百餘里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也以上所叙通江淮始末乃自周季迄隋代

事近儒閻若璩胡渭爲詳著之而此道之非禹跡乃明

荆及衡陽惟荆州

鄭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南　後案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漢臨沮地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　又案殷有荆無梁爾雅漢南曰荆州郭注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東至大別凡在漢之南者皆爲荆州按李巡言殷時雍兼梁地郭氏此說則荆亦兼梁不盡歸雍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爲揚所侵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豫荆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西南也職方正南曰荆州其山水皆合禹貢惟藪湛則斗入豫域七八百

里故鄭注闕疑周承殷制亦有荆無梁賈公彥言雍豫并兼梁地顏師古言周并梁合雍而皆不及荆殆未察漢南曰荆之意蓋荆豫以漢水爲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嶓冢以西則雍兼之故無梁也　又按以今輿地約之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荆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皆荆州域也

江漢朝宗于海

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彊故紀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段氏云說文淖水朝宗於

海也从水朝省聲淖者今之潮字此今文說也滓水之時江漢不廝軌至禹治之江漢始與海通波於揚州曰三江既入北江者漢也既入者入於海也於荆州曰江漢朝宗于海言海淖上達直至荆州也（今海淖上至安慶而止）海潮上迎江漢之水下赴朝夕往來如君臣一德一心呼吸相通與前此壅閼者異矣二州之文相與表裏　謹案段說本論衡書虛篇易習坎有孚虞翻注云水行往來朝宗於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亦今文說也

九江孔殷（孔殷本紀訓爲甚中）

鄭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　後按釋文曰九江尋陽地記云一烏白二蚌三烏四嘉靡五畎六源七廩八提九箘索隱引張須元緣江圖說略同又云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按楚考烈王徙都壽春秦滅之以其都置九江郡高帝更爲淮南國尋陽縣屬焉文帝析爲廬江郡尋陽改屬廬江武帝又復淮南國爲九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故班志於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漢尋陽在江北東晉移於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非漢尋陽也今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江中鄂陵今黃州府武昌縣寰宇記云畎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百十里是尋九江遺迹唐宋猶存也又來釋文引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湖漢豫章

源異流同地志諸書每互稱彭水即豫章上源亦非有二水是前志所載豫章湖漢與鄱餘修盱蜀南廬爲九水也水經則總稱贛水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郴州經南安贛州吉安臨江南昌五府入彭蠡也與大江經流無涉故通典以湖漢水隸揚州非荆州也　蔡氏曰胡氏曾氏以爲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導江之東陵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以是名九江也　謹案漢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正義亦以九江之名起於後代未足據也　謹案山海經洞庭山帝之二

女居之在九江間水經注引同　朱子據以辨史記漢志尋陽九江之誤劉歆以彭蠡當洞庭亦誤

沱潛既道潛本紀作涔地志作灊段云古通用

鄭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出於江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馬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　後案地志水經皆以枝江爲沱而鄭不取乃以夏水當之者寰宇記云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考南江自枝江縣南歷涔水澧水入赤沙湖又入洞庭與北江會北江至枝江縣北歷南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北江爲大江之經

流而夏水出焉自爲一派以入於漢與爾雅合故以夏水爲沱也馬以沱爲湖非是

雲土夢作乂釋文雲徐本作云段云古文作雲夢土孔傳本同今文作雲土夢見史記索隱單行本晁公武石經考異序沈括夢溪筆談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後案左氏定四年楚子涉雎與沮同濟江入於雲中奔鄖鄖今德安府治安陸縣則雲在江北昭三年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則夢在南江孔以爲一澤專在江南非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北之荊門京山沔陽監利安陸漢陽黃岡麻城蘄州古雲所在江南之枝江石首巴陵古夢所在也　段云必加土於作乂之上者大壄大陸孟諸震澤雲夢爾雅十藪之五藪澤者地兼水土云震澤底定大壄既豬導菏澤被孟豬皆自水言水治而土治在其中矣云大陸既作雲夢土作乂皆自土言土治而水治在其中矣大陸不言土雲夢言土者亦詳略互見僞孔多襲馬鄭王之舊此雲土夢作乂必馬鄭王本固然又云索隱大書雲土夢三字小注雲土夢二澤名引韋昭漢書音義云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也古土杜通用如韓詩桑杜毛作桑土毛詩自土齊作自杜楚語雲連徒洲郎雲土也雲土長言之爲雲連徒洲猶穀於菟之類皆方言也史漢多用伏生今文今文與楚語合然亦不訓作雲僅土見而夢可耕治也　謹按段氏分疏今古文本皆得其本訓殊於郢書燕說者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段云毛當從本紀作旄

傳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杶榦栝柏杶說文重文作櫄攷工記鄭注引同栝說文作桰檃也一曰矢桰檃弦處也傳訓同檜聲相同假借也

鄭曰杶榦栝柏四木名　馬曰栝白栝也　傳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段云礪當作厲

鄭曰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　王曰丹可以爲采　傳曰砮石中矢族

惟箘簬楛三邦底貢厥名段云簬壁中古文小篆作簵楛許鄭用古文尚書作枯箘簵枯本紀徐注

一作箭足杅今文也正義鄭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謹案馬屬上讀與史記合
鄭曰箘簵聆風也楛木類周之始肅愼氏貢楛矢石砮此州
中生聆風與楛者衆多三國致之　馬曰楛木名可以爲箭
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　傳曰箘簵美竹楛中矢
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
包匭菁茅段云包作苞江云鄭讀匭爲糾匭从九得聲與糾音近
鄭曰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
旣包裹而又纏結也　王曰包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
也　傳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　後案左氏
齊桓責楚包茅不入管子輕重篇稱江淮之閒一茅三脊名
曰菁茆王及僞孔以包爲橘柚孔又以菁茅爲二物皆非也

厥篚元纁璣組孫云璣讀爲車不雕幾之幾
馬曰組文也　傳曰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
水組綬類　謹按段氏以馬注文字下恐有脫字今謂元以
爲衣纁以爲裳馬注當云璣組文也脫璣字耳璣組者組爲
璣文以爲純緣冠弁之飾也猶織貝之爲錦文也與元纁爲
類故皆貢於篚若徐州蠙珠雍州琅玕皆不入篚必別有緘
縢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納當爲內錫本紀訓爲賜
馬曰納入也　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龜不常用
錫命而納之　段云錫賜古皆上下通稱非錫命也
浮于江沱潛漢潛漢本紀作涔于漢釋文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本或潛下有于誤耳段云今文本當有于字

與無逸無文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句法同陸孔誤絕其句耳
逾于洛至于南河洛本紀作雒下并同隸釋石經多士殘碑兩言雒字天官序官注引召誥亦作雒是古文今文本同作雒也段云此豫州之川尙書及周官職方幷皆當從此黄初以下始改從洛說文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漢志同詩瞻彼洛矣職方雍州其浸渭洛從此謹案禹貢雝州之洛亦名漆沮古文尙書豫州之洛不必從作也
傳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後案浮
江沱潛漢荆州境巡行已遍洛與南河則豫州地逾洛至南
河者將治豫也　謹案每州末記水道鄭以爲禹巡行州境
孔以爲還都白帝後儒以爲志貢賦之道鄭義爲正貢道亦
得兼義孔說非也
荆河惟豫州

鄭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　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
河水　後案爾雅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荆州孫炎以爲殷制
荆豫二州禹以荆山爲界殷以漢水爲界河南漢北則殷豫
州也殷無梁州蓋豫亦兼梁地職方河南曰豫州山川澤藪
與禹貢同惟其浸波溠可疑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
旣都春秋左氏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
在此非也按波即滎播說詳下文水經敘溠水合溳入沔則
溠在漢北鄭云宜在荆者蓋周時豫州不全得漢北地割以
屬荆故於豫州曰河南與爾雅同而於荆州曰正南不曰漢
南明兼有漢北與殷制異也又按周亦無梁州豫亦兼有其
地當在華山之陽嶓冢之東也　又按以今輿地約之河南

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甯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府江南潁州府之西境湖廣襄陽府德安府之北境鄖陽府之東境皆豫州域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瀍江氏叔澐曰此字說文所無淮南本經訓作廛段云衞包所改）

正義地理志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成縣朁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　後案漢上洛縣卽今陝西商州治盧氏縣今屬河南陝州新安縣今屬河南府穀城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　又案漢志伊水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洛陽界中皆伊水所經也洛水過郡二行千七十里以今輿地言

之商州盧氏永甯伊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界中皆洛水所經也瀍水澗水見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周東都王城漢爲河南郡之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春秋謂之王城下都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周時又稱成周敬王自王城徙都此東漢都此爲河南尹治魏晉及元魏亦都之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而南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而南入洛故澗東瀍西爲王城而瀍水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猶禹跡也

滎波既豬（本紀作滎播既都書正義馬鄭王皆作滎播段云熒作滎者衞包所改播作波者東晉古文用周官波溠改之江叔澐云當從說文作潘段又云鄭注周官滎雒波溠爲四水注書滎波則一之豬古文都今文也）

鄭曰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衞侯及狄人戰于熒澤此其地也　馬曰熒播澤名　傳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　後案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熒陽北地中卽熒播也漢有熒陽縣無熒澤縣隋始分置漢熒陽故城在今滎陽縣西南澤在城北歷城東故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也隋滎澤故城在今滎澤縣北五里澤在城南此經熒播之澤本在河南閔二年衞狄戰處在河北當別是一熒澤杜預謂滎澤跨河南北亦非惟宣十二年楚潘黨逐晉魏錡及熒澤則在河南卽經之熒播也

導菏澤被孟豬（本紀作導荷澤被明都段云導衞包所改下導汧以下皆同孟豬古文職方注作望諸爾雅作孟諸明都今文石經亦作孟諸詩陳譜作明豬地志作盟豬古音同釋文菏徐音柯韋胡阿反）

傳曰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後案菏澤當依地志在泲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菏澤之西南傳疏誤也定陶今屬山東曹州府漢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爲商邱縣河南歸德府治其故城在今治南二里（通典宋州虞城縣有孟豬澤元和志孟諸澤在虞城縣西北十里周回五十里）此一節紀禹治陶邱復出之泲也菏澤在定陶之東孟豬在睢陽之東北相距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以殺泲瀆之勢水經注引晉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是也若胡陵但

有菏水非澤所鍾其故城在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
北五十里交境處上距定陶之菏澤幾三百里距睢陽之孟
豬幾五百里矣安云胡陵反在睢陽西北而其水得東出以
被孟豬哉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合
泗以注淮與孟豬全無關涉說詳徐州又案望諸周青州澤藪此
屬豫者周無徐徐并於青青在豫東故得兼有孟諸爾雅左
氏春秋皆屬宋自漢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孟豬包在其
中元至元後歸德府城南北屢被黃河衝決澤更不可問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鄭曰壚疏也　馬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豫州地青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枲本紀作絲段云絲今文二字同音纊本紀訓絮
傳曰纊細綿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　孫云郊特牲曰琫玉磬諸侯
之僭禮也詩那箋云玉磬尊故異言之則治磬之石必待錫
命而貢示諸侯不敢有治玉磬之器也
浮于洛達于河洛本紀作雒說見上
華陽黑水惟梁州華說文作崋
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也　傳曰東據華山之
南西距黑水　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

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此山
之西雍州境也　後案黑水在西徼外故梁雍皆以是爲西
界但梁在華陽雍在華陰故雍但以爲西界梁則兼以爲西
南界地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縣南八里黑水經
凡三見今無考　又案殷周皆無梁州通典云梁當殷爲雍
雍州遂廢賈公彥曰雍豫皆兼梁地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
爲荊州川則荊亦兼梁地然三州雖兼梁地而禹貢梁州山
川無一入職方者大約羈縻不絕非九州內地比也　又案
以今輿地約之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州商州甘肅鞏
昌府之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內敘州重慶夔
州等府江南境宜屬荊及雲南貴州北境皆梁州域也

岷嶓既藝本紀作汶嶓既蓺段云岷俗字古文作崏今文作汶漢時或作文悲回風王逸注引書崏山道江崏一作崏一作汶地志作崏嶓說文無或作番或作播山海經漢水出鮒嵎藝當依夏本紀漢志作蓺
鄭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嶓冢山在漢陽西
後案漢湔氐道唐爲松州嘉誠縣廣德初陷吐番宋亦仍
爲吐蕃地今爲龍安府松潘廳在府西三百里成都府西北
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廳西北二百二十里山有大分水嶺
即古羊膊嶺江源所出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
所出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續志西縣改屬漢陽郡
但漢有東西源下道水歷敘東漢源流絕與西漢無涉而首
言嶓冢道漾東流爲漢似東漢亦出嶓冢然漢志於氐道於
武都於沮縣於沔陽縣應注四條皆言東漢而皆不言有嶓

冢穎志亦惟於西縣言有嶓冢山西漢水他縣皆不言至後魏於漢沔陽縣地置縣名嶓冢唐李吉甫杜佑則於上邽縣金牛縣分列兩嶓冢然則漢有二嶓冢亦有二東西分出意東漢上源從氐道來逐路納衆流以成川非始出沔陽之嶓冢故班志鄭注皆不著此山若西縣山實西漢源故專舉之與氐道水以西縣之嶓冢爲東漢源者蓋東漢自西而東流西漢則自北而東南流東漢自氐道而武都而沮縣而沔陽自是而東直至江夏沙羨方入江流甚長西漢自西縣而廣漢而江州即入江流頗短二水源流各不相涉但西漢流至通谷與東漢會而西漢至葭萌縣又有一水從沔陽東漢分支從漢壽西南流來穿石穴出至此又與西漢合故鄭於下

節注以此二水皆爲潛論水則西漢是別東漢是主故經詳言東漢即以嶓冢冠之因下流潛源以目漢源也論山則西縣之嶓冢實西漢源故班志鄭注皆專舉是山爲水源也漢武都縣在今成縣西沮縣今略陽縣沔陽縣今沔縣沙羨縣今漢陽縣西縣今西和縣廣漢郡即今重慶府通谷即唐金牛縣今甯羌州地葭萌今甯羌州及廣元昭化二縣地江州今重慶府治巴縣也　又案括地志岷山在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

沱潛既道潛本紀作涔段云地理志作灊安陽縣下作鬵谷水今文通用

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　傳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後案爾雅江出爲沱地志蜀郡江原縣𨙸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元和志劍南道蜀州唐興縣本漢江原縣地郫江一名皁江經縣東二里在今崇慶州曰首受江正與江出爲沱合故鄭獨取此爲沱之類也爾雅漢出爲潛馬融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曰潛是潛與沱不同沱分派別行者也潛伏流重出者也鄭據前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隴西武都廣漢巴郡行二千七

百六十里目爲潛但志以爲西漢水不名潛而鄭目爲潛者西縣嶓冢所出雖是西漢鄭因東漢有別出而伏流之潛從廣漢葭萌入西漢以達於江故連西漢始源亦目爲潛也荊州疏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此即東漢今漢中府沔縣東南有沔陽故城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與鄭合疏以爲與鄭異者非也漢壽即漢廣漢郡葭萌縣故城在今保甯府昭化縣東南大約此水伏流出下亦不過二十餘里蓋西縣嶓冢所出本是西漢非潛水因下流與潛合則源流皆可稱潛後世但稱西漢唐又稱嘉陵江潛之名遂晦故鄭又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廣漢郎指葭萌鄭舉郡言耳水經注桓水條又云葭萌西漢即鄭康成之所謂潛水

者也鄭注殘缺宋輯乃有端緒參互觀之則沱爲江原之郫
水潛爲西漢合葭萌之伏流可知矣
蔡蒙旅平釋文旅如字韋音廬
鄭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傳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
平言治功畢　後案前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
即沬水也東南至南安入渽渽當作涐續志云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
年改名漢嘉有蒙山蓋蔡蒙本一山傳云二山非也今雅州
府治雅安縣北有青衣廢縣蒙山在縣南是山盤跨邛州即
雅州府之雅安蘆山名山四州縣境也
和夷底績釋文和又作龢後案鄭讀和曰桓一聲之轉
鄭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

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　馬曰和夷地名　後案地志於
蜀山繫郡下不繫縣下蓋徼外山也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
漢廣柔縣地蜀山在縣東北八里漢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
蜀山在此爲桓水所自出則與湔氐道徼外江水所出之岷
山相連鄭注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即蜀山桓水
也又謂因桓之桓乃西傾桓水則非也
厥土青黎本紀黎作驪
馬曰黎小疏也　段云黎之言離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鄭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
上中下者差復益多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段云璆本紀及馬本傳本同鄭本作鏐韋昭漢書注同謹案鄭以織皮屬下西傾讀傳以屬上狐貍讀今從鄭
鄭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　傳曰璆玉
名鏤剛鐵貢四獸之皮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傾漢志作頃來漢志作徠
鄭曰織皮謂西戎之國西傾雍州之山也地理志西頃山在
隴西臨洮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
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桓是今其下民謂
阪爲是曲爲桓也段云是氐古通用末二句據段校正　馬曰治西傾山惟因
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　傳曰桓水自西傾山南行　疏曰
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志桓水出蜀郡

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不知南行幾
里得桓水也　後按漢臨洮在今爲甘肅洮州廳治所三面
臨番南與四川松潘廳接界外連蒙古邊境西傾山在其界
內鄭云桓是隴阪名者郭仲產秦州記謂隴西郡隴山東西
百八十里後漢隗囂傳謂之隴坻章懷注坻阪是也諸書言
此阪大率皆就今鞏昌府隴西縣東至隴州汧陽一路而言
此經言由西傾因阪以浮於潛水則當由今洮州廳東北行
歷鞏昌之漳縣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西和縣浮西漢水以
入沔西和縣今屬鞏昌府即漢隴西郡西縣西漢水即潛也
織皮諸國及西傾山雖皆雍州境然欲由本州浮積石則西
傾之西北距積石千里皆重山疊嶂道險難達況欲東至京

師反取西北路以往舍近圖遠必無是理惟因桓是來則過
阪卽入西漢徑行甚便故鄭云然也下文浮潛逾沔自是禹
巡行州境非爲欲達帝都馬及傳疏皆非也　又案鄭道元
謂蜀山西傾俱行桓水以和夷之和爲蜀山桓水以因桓之
桓爲西傾桓水其說據馬王注因謂自西傾至葭萌入西漢
卽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屆於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
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所謂浮潛而逾沔矣鄭此條所謂桓
水卽白水水經注白水出西傾山流注漢水以今輿地言之
白水自洮州衞流經文縣平武龍川府治劍川至昭化縣東入西
漢水近人以爲此卽禹貢桓水然桓是乃山阪之稱究以鄭
說爲確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閻云經逾于沔逾當爲入入于渭入當爲逾傳寫之誤也
鄭曰或謂漢爲沔　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
河正絕流曰亂　後案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
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漾於是兼有沔稱凡水有隨地異
名者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而
互受通稱者漢曰沔是也道水之文凡互受通稱者不志故
道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
上故特稱沔以別之渭水詳道渭河謂西河也以今輿地言
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嶺
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棄舟至沔縣南經所謂浮潛逾沔也
以上梁州巡境事畢以後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

水登陸絕褒水行百餘里入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
亂河則至雍州矣　又案漢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
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縣屬
武都郡卽今漢中屬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
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
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
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
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
不可漕此經俗儒指爲轉輸重運不應有從陸處其實則是
禹巡行梁境畢乃從梁至雍治水耳有陸何不可由乎自灌
逾沔歷岡穴不過二十里自沔逾渭泝褒入斜所歷山陵亦

不過百里合兩處僅一二日程耳禹豈必欲盡從水而畏此
一二日之陸程哉逾沔入渭昔人多以經例由水而陸以入
水曰逾由水入水曰入傅氏寅以上逾河該下變文言入爲
確非沔渭水道可通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釋文於用反

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也　後案雍之西境如
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殷周皆沒於戎翟矣爾雅曰
雝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
殷周之雍寔小於禹貢也　又案以今輿地約之陝西之西
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甯夏西
甯涼州甘州鎭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鄜州綏德肅州迪

化安西八州洮州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兩當爲
梁州餘皆雍州其在邊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逾三危北至
沙漠遼闊不可紀矣
弱水既西　段云釋文道弱水一本作溺說文引桑欽說作溺蓋壁中故書後人以溺爲沈休字因用弱爲溺字
鄭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　釋文汭本又作内馬云入也
鄭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
入於河地里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
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　後案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
府治平涼縣西南幵頭山在縣西一百里涇水出　史記黃帝西至於空同登笄頭之山是也
東南流逕其縣南又東南逕華亭縣東北　華亭在府南一

百二十里本漢汧縣地
又東南逕州南　涇州在府東一百五十里本漢安定縣唐爲保定縣涇州治
又東逕長武縣北汭水入焉　長武在邠州西北八十里本漢鶉觚縣地唐爲宜祿縣汭水源出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茲蒲藪東流過長武縣南而東注於涇
又東南逕邠州北　邠州在西安府西北三百五十里本漢漆縣唐爲新平縣邠州治
又東南逕涫化縣西　涫化在州東少南一百四十里本漢雲陽縣
又南逕永壽縣東　永壽在乾州北九十里本漢漆縣地
又南逕醴泉縣東　醴泉在西安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本漢谷口縣
又東南逕涇陽縣南　涇陽在府北七十里本漢池陽縣晉惠帝析置涇陽縣
又東南逕高陵縣西南入於渭水　高陵在府東北七十里
陽陵故城在高陵縣西南二十里卽涇入渭處也　又
案汭說文云水相入也閔二年左氏杜注水之隈曲曰汭雍
州有二渭汭此渭汭當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爲漢褱德
縣地　今朝邑　高陵者涇渭二水之合褱德者河渭二水之合均

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也
漆沮既從
傳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　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
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
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謂發源遠以渭爲主故云
既從從于渭也　後案大雅自土沮漆周頌猗與漆沮傳云
岐周之二水也豳譜云豳今屬右扶風栒邑其封域在禹貢
雍州岐山之北毛詩疏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然則
毛鄭雖分言漆沮其實一也豳譜疏引杜預云豳在新平漆
縣東北則大雅箋云漆在豳者卽漢志在漆縣者矣然皆不
言其源流說文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

入洛杜陵當作杜陽以上所言皆此經既從之漆也而沮則
無攷漢右扶風有漆縣又有杜陽縣今長武邠州麟游三州
縣地卽漢漆縣及杜陽縣地也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
俞山　俞山疑卽岐山山海經又云揄次之山　而鄭注引闞駰十三州志分爲二
漆水其說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
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蓋所出所入各別
自是兩水元和志云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　漆縣唐爲新平縣今邠州是
北流注于涇今麟游縣東南亦有漆水與此異寰宇記引水
經注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漆縣北　元和志宜祿縣東至邠州八十一里今長武縣是
卽今邠州所治也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經
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注涇水恐是漢之漆水古今異

名耳麟游之漆水南流與杜陽水合非漢之漆水也今考涇水自邠州北東南流入永壽縣界漆水東北流必注于涇言入渭者非也二漆之中在麟游者當是沮水一則注涇以入渭一則合杜岐雍以入渭皆在涇水之西而道渭云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乃在涇水之東蓋有二漆沮雍州之漆沮非道渭之漆沮也正義於此節解爲扶風漆沮於道渭解爲馮翊北之洛水是也　孫云說文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地志瀘作沮漢直路縣在今陝西中部縣西北二百里懷德縣在今陝西富平縣西又案漆沮一水洛水一也說文又有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洛水詩緜所云自土沮漆者此漆在今陝西岐山縣經文于涇屬渭汭下云漆沮既從似以瀘水從洛入渭爲是若此漆入渭又在上流也

灃水攸同 灃詩有聲作豐封禪書漢郊祀志水經注渭水篇同漢地志作酆段云加邑者漢人字加水者衛包所改 攸地志作逌

傳曰灃水所同同之於渭　疏曰地理志灃水出右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後案鄠縣今屬西安府其故城在縣北二里上林苑在今長安縣西南水經渭水篇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 槐里今爲興平縣在西安府西少北一百里 又東至鄠縣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漢書音義張揖曰鄷水出鄠縣南山鄷谷北入渭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 咸陽縣在西安府西北五十里 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鄭箋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相去蓋二十五里上林賦李注引闗中記云涇渭灞滻酆鎬潦潏凡八川八川惟涇在渭北餘皆在渭南出南山谷口北入渭灃水禹功所及故獨著於經

荆岐既旅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　疏曰地理志禹貢北條荆山在左馮翊襃德縣南下有疆梁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惇本紀地志水經皆作敦

鄭曰地里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傳曰三山名言相望　疏曰地理志云右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 孫云垂當作岳 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也　後案詩周南傳云周之名山曰終南亦名中南左氏亦曰中南九州之險淮南俶眞訓又名終隆以今輿地言之此山西起秦隴東跨長安咸甯藍田盩厔四縣之境然緜亘雖廣而以武功之太一爲主峯故漢志以太一當之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 武功故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逕其北南對太白山 去長安二百里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卽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荆岐鳥鼠並詳道山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豬本紀作都水經廣雅同野地志作壄

鄭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

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　疏曰地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　後案漢武威縣屬武威郡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地也漢志武威郡休屠縣有休屠城元和志云在涼州姑臧縣北六十里今涼州府治卽姑臧故城也北至鎮番縣一百九十里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宅本紀作度丕訓大敘作序

鄭曰河圖及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東南　疏曰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允姓之姦居瓜州杜注允姓之祖與三苗俱

放於三危瓜州今敦煌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謹案太史公言雍州積高爲神明之奧則田上上者鄭以高言是也賦中下者禹時人功未闢沃野尙少且雍州西北境苦寒多不毛之土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本紀作璆說文球玉也或从翏琳段云鄭本作玪音同義異

鄭曰球美玉也玪美石也琅玕珠也　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後案金城郡昭帝時置孔子國所不能知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疏曰地理志云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西至於龍門西河也地里志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傳言禹白帝訖從此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後案地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在今甘肅西甯府西甯縣西南甯塞外夏陽今同州府韓城縣龍門山在縣東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北魏志梁山北有龍門山故龍門亦兼梁山之稱黃河

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寰宇記云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績用弗成今名錯開河龍門在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後周時所立最爲險阨關之下卽禹門渡渭汭在河岸西岸華陰朝邑韓城皆是葢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於華陰故曰渭汭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崑崙本紀作昆侖段云說文山部無崑崙字唐宋人所加析支大戴記五帝德作鮮支析鮮雙聲後漢西羌傳賜支賜析同音搜本紀作度地志作叟敘紀志皆作序

鄭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昆侖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　馬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　後案漢書西域傳贊引此而解之曰禹

就而序之非上咸服致其貢物是也傳記言昆侖凡四處一爲河源山海經云昆侖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水經注云自昆侖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本紀所謂昆侖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大山名曰昆侖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昆侖山祠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西南昆侖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鼎元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蕃曰悶摩

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按山海經所云昆侖虛至積石一千七百里正河所出非西戎所居鄭與馬合蓋以西戎所居昆侖在臨羌也水經注云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千里皆羌地賜支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漢人以西域兩河合流至鹽津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析支之地後爲党項所居漢河關縣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地也渠搜亦西戎周書王會渠搜以鼩犬孔鼂注渠搜西戎之別名漢武紀應劭注禹貢渠搜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釋文以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當之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四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五

尚書今古文集解三下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南菁書院

禹貢第三下　　夏書

道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岍釋文字又作汧馬本作開紀志皆作汧本紀云道九山汧及岐逾本紀作踰

鄭曰四列道岍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地理志岍在右扶風　馬曰三條道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　疏曰地理志吳岳在右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褱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　後案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惟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今鄭此注所分四列皆在隴蜀正所謂維首鄭順經文先後之言其實當正陽次陽次陰正陰爲列而至于碣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碣者鄭注與史漢合此古義也馬云三條者漢志有北條荆山南條荆山是古有此說但以嶓冢岷山二列并爲一條恐不如鄭義長也續漢志汧縣有吳嶽山本名汧職方雍州山鎭曰嶽山詩疏引鄭志周都豐鎬以吳嶽爲西嶽據此知西周以吳嶽爲中嶽亦不數嵩高也漢汧縣唐汧源縣隴州治明省縣入今爲鳳翔府之隴州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汧山在州南七十里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云水決之澤爲汧也岐山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

里岐陽鎭在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唐貞觀七年置周大王居岐之陽卽此漢志右扶風褱德縣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今朝邑縣有褱德故城荆山在其竟也

壺口雷首至于大岳　段云大岳霍大山史漢善本俱作大唐石經以下作太誤也下大行同

傳曰三山在冀州大岳上黨西　疏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大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大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後案蒲反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漢縣舜所都大岳卽霍山漢上黨郡今山西潞安府是霍大山在今平陽府霍州東北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底本紀作砥段云說文同字

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疏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大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後案濩澤今在山西澤州府陽城縣其故城在縣西三十里垣縣今絳州垣曲縣其故城在縣西四十里大陽今解州平陸縣其故城在縣東北皆漢縣大陽關今在河南陝州東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唐王屋縣地西與垣曲接界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後案大行列子作大形行古讀若杭既因變讀若形非古音恒本紀避文帝諱作常

傳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疏曰地理志云東大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西大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恆山在常山上曲陽西北大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故傳云然山旁之水多入海山不入海也傳又解治水言山之意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大行經底柱析城泲出王屋淇近大行恆衛滹沱滱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後案道山本言山脈傳言治山旁水與鄭異疏附會之皆非也漢山陽縣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故城在縣西北壄王今河內縣故城卽今懷慶府治太行自此起緜亘山西澤州迤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

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諸州縣界中皆是上曲陽今爲直隸定州曲陽縣故城在縣西恆山在今縣西北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碣石遼西郡絫縣有揭石水南入官不言有山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志劉昭注碣石山在臨渝縣南晉省臨渝入肥如隋唐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盧龍後僑置營州柳城縣遼改曰廣甯金又改曰昌黎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甯縣西南絫縣故城大約在今昌黎縣北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 圉本紀索隱一作圄

鄭曰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大華山在宏農華陰南　後案前志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曰圄與圉同鄭不言冀縣言漢陽者志云天水郡明帝改漢陽續志亦云永平十七年更名鄭據續志非前志益州部犍爲郡之漢陽縣也續志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鄭不言京兆言宏農者亦据續志也漢冀縣唐爲伏羌縣元和志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六十里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最是今伏羌縣治宋熙甯三年以伏羌寨爲城較唐故縣移向西南三十里故縣志云朱圉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漢冀縣故城在今縣南五十步鳥鼠漢志在首陽縣西魏改首陽曰渭源隋屬渭州唐因之今屬甘肅蘭州府山在縣西七十里若從傳爲治山旁水則自西而東應先鳥鼠後朱圉經似誤倒若以山脈言則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

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是山脈緜亘於伏羌西南者甚眾可與鳥鼠錯雜舉之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爲村落中一小山亦非也西傾已見梁州山在今甘肅洮州廳西南　譔案呂祖謙以爲依山次當先鳥鼠後朱圉史倒文耳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陪本紀作負漢志作倍顏師古云倍讀曰陪段云倍負古音同

鄭曰屬豫州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州崈高崈高山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後案鄭所引地志前後二志略同又引外方云云者潁川郡崈高縣注云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爲外方山也續志則云潁川郡陽城縣有嵩高山鄭氏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漢地志南陽郡平氏

縣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出又江夏郡安陸縣注
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周禮保章氏賈疏博物志隋唐志皆以爲溳水陪尾北又一陪尾與漢志鄭注不合元和志云一名橫山盧氏今屬河南陝州山
在縣西南五十里詳道洛宗高今爲河南府登封縣山在縣
西十里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縣亘百五十里平氏
今爲南陽府桐柏縣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山在縣西東南
接湖北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詳道淮安陸
今德安府治

道嶓冢至于荊山

鄭曰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　後案前志南郡臨沮縣禹
貢南條荊山在東北續志同漢臨沮縣隋唐改臨漳縣今爲

南漳縣屬湖北襄陽府嶓冢見梁州

內方至于大別

鄭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疏曰地理志立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
也　後案前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此縣後
漢改屬廬江郡不屬六安國故鄭云廬江安豐也大別在安
豐則揚州界傳疏以爲荊州非也漢竟陵故城在今湖北安
陸府鍾祥縣南安豐故城在今江南六安州霍山縣西北
謹案大別辨詳道水桐城姚鼐以爲漢志此條誤大別當入
安陸下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後案江水
南距荊州五六百里山乃湘水所經於大江無涉岷山地志
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湔氐道今爲四川龍安府
松潘廳山在廳西北已見梁州衡山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
東南湘南縣今爲湖南衡山縣屬衡州府山在縣西北三十
里已見荊州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敷漢志作傅段云作敷者淺人所改徐廣史記音義曰淺一作滅

傳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後案漢志豫章
郡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則傅淺原乃
一水也段云水經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九江東陵傅淺原大邳三澨皆爲地班合傅易山川釋傅淺原亦地之也通典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

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考唐武德八年於潯陽縣置蒲塘
驛後改爲場五代時楊吳升爲德安縣今治故驛也屬江西
九江府在府治德化縣西南一百五十里

道弱水釋文弱本或作溺說文引作溺

鄭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凡言導者發原于上未成流凡言
自者亦發原于上未成流此經自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
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　後案言過會至于
皆是水之先後非施功之次第蓋施功先下流不先上原益
知道山言山脈非言治山旁水也

至于合黎黎地理志作藜水經作離

鄭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馬曰

合黎地名　後案鄭例言至于者皆非水名馬與鄭合傳云合黎水名在流沙東非也　謹案今有合黎河在肅州西南會弱水入合黎山卽傳所云在大流沙東者也然非經文弱水

餘波入于流沙

鄭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疏曰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

不得在其西也　後案漢張掖郡今爲甘肅甘州府治張掖縣刪丹縣今爲山丹縣屬甘州府在府東一百二十里弱水自此出酒泉郡今爲肅州會水縣故城在州東北合黎山在其東北居延縣故城在今甘州府治東北一千五百里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自刪丹西流至酒泉合黎其餘波自合黎東流至居延流沙合黎明在流沙之西傳曰在東者蓋因弱水爲西流之水不當東北入居延故改之耳然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是漢志古文說居延謂禹貢流沙灼然可據鄭又云通于南海者淮南墬形訓云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是也顏師古杜佑承傳之誤謂流沙在敦煌西敦煌縣今近安西州治人因遍徵西域流沙以當之不知王制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惟其在居延故耳若西域之流沙距西河且萬里安得云千里哉今弱水實入居延而嘉峪關外並無西流出塞入大流沙之水則傳疏皆無稽之言也　謹案雍州云弱水既西者謂在州界之西不入中國也鄭以爲西流僅指其發原至合黎者言之鄭此注引地記以爲通於南海古以夷狄戎蠻爲四海意以爲餘波在西域界耳今弱水原出山丹縣之窮石山西流入合黎山復出而東北行歧爲二股皆入居延澤則淮南所云絕流沙南至南海蓋指居延澤東南之休

屠澤大宛傳索隱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曰河塞外得水曰海也山海經但言流沙西南行昆侖之虛又西南入海也與禹貢弱水無涉說文屼山或曰弱水之所出卽張掖雞山蓋亦本之地記與鄭合也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鄭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其出南裔　疏曰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今本無　後案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此地山川已渺茫矣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酈道元亦不過順經爲義

與他水懸殊所過郡縣者相去遠矣惟据鄭說可知三危在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而已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城氏女簡狄浴于元止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今甘州府張掖縣界漢爲觻得縣地然今張掖縣西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縣西爲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此乃弱水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爲黑水耶括地志云黑水原出伊吾縣北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絕三危山在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此所言黑水源與張掖雞山又別唐伊吾縣今爲哈密並無黑水源所謂南流絕三危者亦無考是諸說皆不

足据當從杜佑闕疑爲是　孫云鄭氏泥于地說三危在鳥鼠西南不用敦煌有三危之說耳括地志所云伊吾縣今爲哈密出美瓜左氏所謂瓜州允姓之戎所居正三苗所竄之三危故天問云黑水元阯三危安在設詞以告君非竟不知處也　謹案今至鎮西府者多目驗得之此雍西界之黑水也至梁州之黑水胡朏明以金沙江合若水瀘水當之其一枝南流入滇池即經所云入于南海地志云益州滇池有黑水祠是也弱水黑水二條源流俱不入中國故略記于河道之前圳記西藏總傳衛在打箭爐西南俗稱前藏藏在衛西南俗稱後藏喀木在衛東南三處統名三危即禹貢道黑水至于三危也近人或以瀾滄江怒江雅柯諸江當之要皆臆度未足爲信

道河積石至于龍門

馬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　後案呂覽古樂篇云禹鑿龍門降通漻水以道河墨子兼愛篇云禹北爲防原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淮南子云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賈讓奏云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也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段潁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鬭且行四十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里所言皆禹貢之積石自東晉後河關故縣爲吐谷渾所據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

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即西平郡湟水縣今爲西寧府治）又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故城在今西寧府南一百八十里）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故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杜佑通典皆以龍支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非也龍門漢志在馮翊夏陽縣北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也　又案自古言河出昆侖而雍州昆侖在臨羌非河源爾雅山海經皆無指實惟於寘之西水西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爲河源見史記大宛漢書西域傳言河源者以此爲正唐人刱新說謂河源昆侖在吐蕃

境內吐蕃傳載劉元鼎所見元史載都實所窮又大同小異皆非禹迹所至今略不辨　謹案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山海經謂之泑澤在今鎮西府闢展西南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段類傳云出塞二千餘里蓋言追羌至積石又出塞二千餘里非積石在外二千餘里也

南至于華陰

後案水經河水篇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此下歷敘所經至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正此經所謂南至于華陰也

東至于底柱

鄭曰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閼流今世所謂底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　傳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後按水經河水篇歷敘所經至東過底柱閒注云砥柱山名昔禹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大陽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　鄭云砥柱當在西河西河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灘以上其閒球石桀出一百二十里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鄭以底柱即三門元和志同而唐王鶚遊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底柱也神門最修廣木安安隋唐舊迹之道山崗上有閣道牽挽石深尺許驗蓋目驗知之然則砥柱與三門異地鄭之分析當亦爲此鄭以三門爲底柱五戶諸灘爲閼流則非也西虢今爲陝州傳總括言之不復分析也

又東至于孟津孟紀志皆作盟古音同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後案漢志河內郡河陽縣孟津在其境河陽本晉邑漢置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謹案薛綜注東京賦孟津四瀆之長武王爲諸侯約誓于其上尚書曰東至于孟津下云云與傳同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段云洛當作雒汭漢溝洫志作內伾釋文本或作岯字又作坯爾雅釋山一成坯說文

土部同夏本紀水經作邳疑卽伾之異體

鄭曰大坯地喉也沇出坯際矣然則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沛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　疏曰鄭云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　後按洛汭左傳杜注在鞏縣南皇甫謐世紀在鞏縣東北三十里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三十里據元和志隋時鞏縣移治東界則洛汭在其西矣修武武德漢屬河南郡修武縣今爲河南懷慶府武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張揖云在成皋縣水經注同成皋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蓋鄭以河北

岸之山言之張以河南岸之山言之惟臣瓚謂在黎陽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北山在其東南周五十里高四十丈瓚蓋以修武武德無山可當不知山僅一成臨河南北闕阜豈無足當之者成皋差高大張說尤的顧氏閻氏胡氏俱沿臣瓚及隋志之誤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釋文降如字鄭戶江反後案降漢書作洚此傳寫之譌地志作絳說謬然亦不從水也

鄭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此桑欽說今河內共縣北山

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絳水也降讀如鄭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其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　後案鄭据地說以駁地志以絳水爲禹貢降水之非也地說云降水至大陸千里而地志既言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又言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鉅鹿縣今爲順德府平鄉縣兼得邢臺縣地信都今爲冀州平鄉在冀州西南僅三四百里安得有千里故鄭云相去不容此數也且信都絳水本章水之徙流而漢志乃以爲此經之降水則經當云北至于大陸過降水矣其謬顯然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說文水部淇字注與志同續漢志不言共水而言淇水疑後人以共是水名加水又轉寫作淇耳鄭當實驗而知是共水也漢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鄭據當時河道黎陽淇口去大陸雖遠猶僅六七百里未合地說之文若從屯氏則道尤迂遠其水入河之處去大陸千里故因地說而疑屯氏爲河故道也　又案水經注河水篇於氾水滎陽下歷敘所經至延壽津今滑縣境乃云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宿胥口在濬縣西南又淇水篇於會宿胥故瀆下歷敘至頓丘縣故城西在今濬縣東又東北逕枉人山東俗名上陽三山在濬縣北二十五里又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即漢志所謂淸河以上皆言淇口河過之鄭以此爲

降水者淇口爲禹河北折之始故曰北過降水蓋特記之也若依漢志降水在信都則折北已八九百里卽酈注以漳水爲降水亦折北四五百里矣何足以識北折之始乎酈於淇口下言舊河水北入也足見鄭注之確乃仍主衡漳爲過降不信淇口之說而駁之曰稽之羣書共縣本共和國是有共名不應降而改稱禹著山經淇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違當非改降革爲今號但共和在禹貢後不得執後之爲共而疑前之非降淇澳更在後安知非降改耶酈駁皆非也　又案水經言淇水東過內黃縣爲白溝而向北禹河不可得聞注云內黃故城右對黃澤卽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疑今內黃安陽界中亦禹河之所經河

徙乃錯爲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去相居耿適與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所居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間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故大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鄴縣今彰德府臨漳縣自此東北歷成安肥鄉亂漳水後大河南徙漳水乃行河之故道故水經歷敘漳水至北逕鉅鹿縣故城東卽今大陸所在也（鉅鹿故城卽今平鄉縣）祖乙遷耿史記作邢杜佑云卽邢州今爲順德府葢亦瀕河之地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然則謂禹河自淇口過降由鄴東至大陸似無不可鄭乃不取而必以屯氏爲禹河者鄴東河雖見漢志其實是河與漳水亂流酈注云徙駭瀆連漳絳是也若屯氏河漢志雖言河水別出但此河從濬滑之北

出內黃清河之東至滄景閒與大河故瀆合自是禹河故道河渠書云禹廝二渠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濬滑之閒河渠書又言漢武道河北行復禹舊蹟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漢志水經俱以屯氏河實出大河故瀆鄭不直以故瀆爲禹河而以別出之屯氏當之者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此所徙卽大河故瀆而非禹河故鄭以別出者爲禹河較河渠書直以北瀆當禹河尤爲精確也　孫云禹河至天津入海卽漢章武地今濬縣滑縣開州內黃清豐南樂大名元城冠縣館陶堂邑清河博平高唐平原德州青縣靜海天津皆大河故瀆所經蓋自周時河徙至漢王莽時絕則今山東海豐入海之河俗稱老黃河衞河在其東北入海故鄭氏以爲禹河故瀆

又北播爲九河

鄭曰播散也　後案九河徒駭爲最北之經流其餘八支皆在兗域又案鄭以淇口爲降水至大陸千里以屯氏河爲河故道考今館陶臨淸淸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此河行淸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一路皆向東北行大約至今景州大河故瀆與之合自此而東至交河南皮以下則播爲九矣許商曰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然則太史馬頰覆釜三河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簡絜鉤盤三河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成平今交河縣東光卽今縣鬲縣今德州詳沇水至酈注徒駭瀆連漳絳曰瀆連則非正流近儒因謂漳水卽九河之經流曰徒駭者并卽

禹河故道恐非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河渠書溝洫志皆作同爲迎河入于勃海）

鄭曰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逆受也　後案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徐堅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地志于金城郡言河至章武入海于魏郡屯氏河亦言至章武入海章武屬勃海郡治浮陽卽今滄州但九河故道皆在德棣滄景閒此處已迫海口似無復有地可容逆河者溝洫志引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閻云當作逆）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葢海之西南岸所漸者漢絜沃瑣槐廣饒鉅定壽光

平壽界今爲霑化利津蒲台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南
北殆二百餘里則古之逆河當北起天津靜海滄州鹽山海
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至其入海則禹河與漢河同也　又案
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而不詳其所以徙鄭以屯氏爲禹河則
漢之北瀆是定王時徙矣至王莽遂空自後代有變遷歷東
漢至唐及宋橫隴之決河已改流然猶存京東故道至和二
年李仲昌開六塔河北流遂閉至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
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汲胙之流遂絕元至元閒
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合泗奪淮河又一大變時會通河
成資河以利漕明孝宗時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汴
泗沂亦全注之此河徙之略也

嶓冢道瀁東流爲漢段云說文漾古文瀁壁中故書作瀁孔以今文讀爲漾漢志作養今文也淮南墬形訓作洋高注洋或作養
鄭曰地理志瀁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
水　後案地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
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云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
羨入江過郡五武都廣漢漢中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荊州川瀆志說文則
以沮水爲沔水氐道今已無考武都在今成縣西北沮縣今
爲略陽縣然則出氐道爲瀁東至武都爲漢又爲沔又東至
沮縣爲沮四名同實雖東狼谷有別源其實一水也志又云
漢中郡沔陽縣應劭云沔水出至武昌東南入江沔陽縣今
沔縣自略陽東南約三百里至沔縣然則班志氐道武都沮
縣沔陽四條源流是一言入江處曰江夏曰沙羨曰武昌亦
一也　又案嶓冢在西縣鄭注與志合此節東漢是正派嶓
冢西漢是別源以今輿地言之自略陽縣南甯羌州北故葭萌地
流經沔縣西南爲沔水又東逕沔縣襃城南鄭縣南經所謂
道漾東流爲漢也其冠以嶓冢者水經敘西漢源流云漾水
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乃東漢源
而插入嶓冢山三字是氐道亦有此山水經作於魏晉閒人
因班志似不合禹貢故錯互其詞其實非也常璩華陽國志
漢中志則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西源出隴
西嶓冢山璩心知氐道嶓冢係後撰故改爲漾山但氐道本
屬隴西如璩說則曾改屬武都又於西源舉隴西不舉西縣

皆未詳惟酈注引劉澄之郭景純云東漢從沔陽分支南流
入穴通山入西漢一說又引庾仲邕東漢通谷水自武遂川
至關城合西漢一說二說可以調停尚書與班志不合之處
以今輿地言之秦州西和禮縣成縣略陽甯羌廣元昭化劍
州蒼溪閬中南部蓬州南充定遠合州巴縣諸州縣界中皆
西漢水所經也而水經注歷敘西漢水至槃頭城南與濁水
合則二漢已有流通之道又西南至通谷通谷上承漾水西
南流爲西漢水即庾仲邕云漢水自武遂川至關城合西漢
也至寒水注之則即郭璞所謂東漢一支從沔陽南流至漢
壽春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而入西漢者亦即鄭梁
州注所謂漢別爲潛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者水經

注云葭萌西漢鄭康成所謂潛水者也西漢出自山源似非漢別但從沔陽伏流至葭萌者的係漢別之潛潛既與西漢合則通西漢上源皆得名潛故可以西漢之山源冠東漢首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本紀作蒼）

鄭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卽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焉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是此水也　後案地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鄭說荆州之沱爲夏水而此滄浪之水亦以爲夏水者葢夏水介江漢之間既爲江別亦爲漢別也水經夏水篇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

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卽經所云又東爲滄浪者也而酈注於沔水篇敘至武當縣下別撰滄浪之義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州名滄浪州（今均州）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酈說非也地說滄浪近楚都楚詞哀郢言出國門發郢都下言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注夏首夏水口也龍門楚東門也然則夏水出江陵東南故曰近楚都若在均州則與楚都何涉卽屈原遊江潭遇漁父並不在均州之境又思念楚都而託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以爲楚都切證又地說滄浪出荆山按地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陽水卽夏水水經注名夏楊水王粲在荆州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山海經云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然則漳本出荆山夏本分江二水異源而同流故自下通稱漳流至楚都爲陽又爲夏至入漢處爲堵口隨地異名漳之爲陽實卽滄浪古語有類翻切者左氏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北漳繫冀州南漳未繫荆州故別見於此滄浪之爲夏水無疑也　又案水經沔水又東過城固縣南以下歷敘所經至又東過荆城東卽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南鄭城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興安洵陽白河鄖西鄖縣均州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荆門皆漢水所經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鄭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界　後案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水經注引地說曰漢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是三澨水名也鄭云在江夏竟陵縣界者水經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地在南郡邔縣之北酈注引春秋左氏有句澨漳澨雍澨薳澨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地也惟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邔縣北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邔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今並無所謂三澨竟陵今天門縣索隱曰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也大別鄭前注云在安豐漢志續志同京相璠亦曰大別漢東山名杜預酈道元皆不信其說而又不能言其所在左氏定四年吳伐楚舍

舟于淮泗自豫章與楚夾漢杜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小別大別皆在漢東矣安豐故城在今霍山縣西蓋今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西南趨江漢水東北迤行漸及大別之陂而入江耳元和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此卽水經注所云古翼際山也則今漢口西岸晴川閣畔瞰江之山與南岸黃鶴樓相對者非古義也　謹案大別胡朏明從元和志說爲是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　後案此言道漢故曰北江下文道江曰中江知彭蠡爲南江矣此條傳疏言三

江入震澤謬不待辨水經亦顛倒失倫漢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水經亦附會漢志言之今貴池分江水已滅沒不可見以地理言之大江自石城分派萬無至餘姚入海之理鄺意蓋以毗陵之北江吳南之南江合此餘姚之江與浙江通者爲三江當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要皆與鄭注不合　謹案三江之說惟鄭注爲合彭蠡自受章貢諸水而成北入于江劉歆以爲湖漢諸水是也鄭云漢與江會而成澤非也

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岷本紀作汶詳見梁州

後案水經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此下應敘所經至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此經所謂東別爲沱者于梁則江原之鄣江于荊則夏水兼二水言之也

又東至于澧澧紀志皆作醴裴駰引鄭亦作醴段云馬王及傳本皆作醴而訓爲水名作澧者衛包所改

鄭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　馬曰醴水名　後案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南長沙府醴陵縣之北江湘之閒郡有零陵武陵縣有零陵孱陵沅陵遷陵茶陵昭陵容陵地以陵名者甚多則臨湘有醴陵不足怪矣　謹按水經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敘所經至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於江注云澧水流注於洞庭湖蓋澧水注湖由湖達江在今洞庭湖北澧字今古文皆作醴楚詞亦曰醴浦經言東至于澧

當在今澧州界非長沙之醴陵縣北境也

過九江至于東陵

傳曰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　後按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　謹按九江說見荊州東陵蔡氏以爲巴陵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水經注以爲在廬江金蘭西北東陵鄉者非是

東迆北會于匯釋文迆以爾反馬云靡也

鄭曰東迆者爲南江　後案說文迆衺行也卽引夏書此文爲證江自九江東陵而東大勢衺行向北然至彭蠡入江處則南會于匯鄭云云者猶言東迆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上文言東爲北江下文言東爲中江則此匯爲彭蠡自是南

江故鄭稱言之也今江自黄梅縣東南德化縣北又東會彭蠡所謂東迆北會於匯也　孫云鄭云東迆者爲南江者地理志丹陽郡石城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水經沔水注沔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注云地理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甯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歴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據此則鄭以會於匯爲入於具區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　疏曰地理志南江從會稽吳縣南

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後案傳謂出南江疏引地志三江當之實皆似是而非也江水發源甚遠其下流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三江實一江而南江不勞致功故從略也　又案地志湔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云有江水祠海陵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之毗陵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臯通州海門皆漢海陵縣地武進江陰常熟及太倉瀕海之壖皆漢毗陵縣地班氏所言大江原無訛漏而志又以吳松爲南江荆溪爲中江吳松震澤之下流固與江無涉荆溪所受皆宣歙山原以入太湖至周廬始開以通江禹時亦不通也班氏別而言之並不指爲禹貢三江後人牽而合之遂至大謬非班氏之過也惟石城分江水從今貴池青陽宣城涇縣甯國廣德至安吉入太湖矣而班又云至餘姚入海此水至太湖口不得復至餘姚則不可解者此水今已湮滅不必致詳且班自繫此水於石城縣下並不與北江中江南江相關更可置不論惟水經河水敘至石城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水經不自石城分江水爲南江者以漢志別有南江即松江在吳縣南耳酈注意則用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故取石城水而實以南江之名且分南江爲二派上派皆自石城分

江而下流入太湖之後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岐分爲三江口以入海一派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合浙江浦陽江以入海二派合岷江爲三江如其說則以岷江爲北江浙江爲南江又將遷松江班志以爲南江爲中江矣夫漢志水經分江水至餘姚之說若謂徑至則中隔宣歙難以越過若謂由太湖而至則太湖下流何嘗有入浙江之水酈意又以松江亦承石城分江水欲使並列爲二以配大江爲三北人言南水故謬至此皆不可從　謹按近金氏輔之錢氏學源孫氏伯淵阮氏伯元多主地志水經郭璞之說詳各家書

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段云沇山海經作瀞郭注音瀞水經注作瀞古同音假借字許漢志作泲　案泲出河東垣縣濟出常山房子二字各殊漢人已淆亂矣惟詩風周禮尚作泲也溢爲滎職方氏注

引作泆爲熒疏引禹貢同水經注亦同
此乃衞包所改夏本紀作泆地志作軼
鄭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内武德入河
泆爲滎　傳曰泲爲滎澤在敖倉東南　後案前志河東垣
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
北地中又東至瑯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續志同
鄭注大伾滎播同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四
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隋
置本漢軹縣及垣縣地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大伾山在
修武之西武德之東其南岸則成臯成臯春秋虎牢漢置縣
屬河南郡今爲汜水縣泲從此入河滎陽本韓邑漢爲縣屬
河南郡今屬開封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唐

又析二縣地置河陰縣明移滎澤治於隋故城之南五里
本朝改河陰爲鄉并入滎澤縣括地志云滎陽城殷之敖地
也亦曰鄗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城敖
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今滎澤縣治在隋縣南五里則敖
倉去今滎澤縣東南當二十里滎澤至東漢已塞見豫州
又案由禹以來泲水入河之道凡再變愈徙而西河渠書云
周末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
泲汝淮泗會而河始與泲亂鴻溝首受河處一名蒗蕩渠亦
名汳渠隋又名通濟渠即今河陰鄉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
自滎陽引河後七國及秦遞加疏道曰蒗蕩渠曰陰溝曰汳
水東入泗曰鴻溝曰沙水曰百尺溝東入潁曰沙汭南入淮

曰睢水至宿遷入泗曰渦水至懷遠入淮諸水同源于出河
之泲津渠交絡滎瀆爲河所亂禹迹無存矣以今輿地言之
滎澤屬開封府原武屬懷慶府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並開封府菏澤曹州府治諸縣皆泲瀆所經也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段云出說文作至本紀無上于字
鄭曰地理志陶丘在泲陰定陶西北　傳曰陶丘丘再成
後案漢志濟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南當依鄭作北陶丘亭
今縣屬山東曹州府縣治又徙於東北故陶丘與漢故城皆
在西南七里也漢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今曹
州府治菏澤縣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泲水自陶
丘北匯於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泲瀆其一

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菏水湖陵今魚臺縣
地此至於菏即豫州菏澤在定陶者與菏澤水在湖陵者異
水經注誤信孔傳混而爲一不知禹貢三言菏惟徐州達于
菏爲湖陵豫州及此皆主澤言與湖陵無涉也
又東北會于汶
後案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泲水經於泲水又
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
入鉅野澤注南爲菏水北爲泲瀆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汶水
從東北來注之今東平州西南有壽張故城西北今壽張五
十里及會通河逕鉅野東北七十里去故城已遠泲水會汶
故道亦湮矣

又北東入于海本紀作東北

後按地理志泲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是也山海經曰泲水絕鉅野注勃海入齊琅槐東北河水枝津謂漯川注之郭璞云泲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泲水仍流不絕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並屬泰安府長清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皆禹貢泲水入海所經也

又案泲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甯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南清

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泲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濼東行始今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攷之泲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河所經皆古泲瀆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亦古泲瀆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川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漯二瀆而小清則古泲瀆也

道淮自桐柏

後案地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風俗通云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行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胎簪寰宇記謂在桐柏西北三十里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胎簪最在西水經以其始源潛流者言之大復最在東漢志以其出陽口者言之桐柏其總名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後案沂入泗泗入淮於文宜言沂泗古文不拘耳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漢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郡劉宋蓋省入山陽縣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有漢淮浦故城自元時河奪汴泗入淮而淸口水經注謂之泗口以東又以一淮受全河强淮弱退不敢爭乃穿高堰入高郵寶應山陽泰州興化鹽城間以入海河無淸淮之刷沙積河淤必堅築高

堰使淮不南溢畢趨淸口借淮刷黃黃淮並治矣

道渭自鳥鼠同穴

鄭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　後案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水經渭水注引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閒蓋其山脈聯屬二而一者也山在今渭源縣西渭水出東流逕其縣北又東入鞏昌府隴西縣界船司空故城在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本紀作又東北至於涇殷云今文

傳曰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　後案水經渭水篇白鳥鼠下歷敘所經至槐里縣南澇水注之下云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豐水今自長安縣界西北流逕咸陽縣東南三里入渭漢志涇水東南至陽陵入渭陽陵故城在今高陵縣西南二十里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左馮翊北　疏曰地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此漆沮不同矣此云會於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

水東流注於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地考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

後案直路故城在今鄜州中部縣西北二百里懷德今同州府朝邑縣縣西南四十三里有漢懷德故城禹貢豫有雒雍不言洛洛水之名起於周初雍州其浸渭洛詩瞻彼洛矣毛傳云宗周溉浸水也漢志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入河又匈奴傳武王居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注此洛即漆沮之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泰冒山東南入渭殷本紀西伯獻洛西之地正義云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洛西及丹方等州也以上皆闞駰所謂此經所謂東過漆沮也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甯縣界東逕臨潼縣北渭南縣北同州南華州北華陰縣北又東入河是曰渭口水經注云春秋之渭汭也

道洛自熊耳 段云洛當作雒說見前

傳曰在宜陽之西　後案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酈注漢地志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又東尸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於龍餘之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與獲水合又東逕熊耳山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西商州西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 商州春秋晉上洛邑漢爲縣 又東北逕洛南縣北 本漢上洛縣地 所謂道洛自熊耳也

東北會于澗瀍

傳曰會於河南城南　後案河南即周王城洛水至其城西南澗水自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自城東來注之所謂澗水東瀍水西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逕陝州盧氏縣南河南府永甯縣南宜陽縣北又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 漢河南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城西北 經所謂東北會於澗瀍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為死穀及漢明帝復堨澗瀍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為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洛而禹貢東會澗瀍之蹟無存矣

又東會于伊

傳曰合於洛陽之南　後案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從偃師西來注之所謂又東會於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於鞏之東　後案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二十餘里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水經注云謂之洛汭即什谷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鞏縣故城南今縣在河南府東一百二十里隋所遷也又東北至洛口入河洛口在鞏縣故城東北三十里今縣北少東入里漢志雒水至鞏入河過郡二宏農河南行千七十里所謂又東北入於河也今洛水自鞏界東過氾水縣北氾水故城皐西至鞏縣界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爲縣治又東從滿家溝入河洛口乃移於東非古之什谷矣　正義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史文詳略無義例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段云隩當从說文玉篇作墺紀志大傳正義本作奧今文也衞包及石經以下作隩刊當作栞開母廟石闕銘作甄源當作原陂河渠書作灑古音同

傳曰攸同所同事在下四方之土已可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九州之川已滌除泉原無壅塞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四海之內會同於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

庶土交正厎愼財賦

鄭曰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愼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咸則三壤成賦傳連下中邦爲句今從鄭讀

鄭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後案於三等中又分九等也上文財賦兼貢賦言賦重於貢故又別言之咸則三壤而成正交正厎愼之實也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孔紀志皆作國下男邦同錫紀作賜釋文台徐音怡朕當作佚古文訓字

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說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後案說文女部云神農居姜水黃帝居姬水虞舜居姚虛嬀汭皆

以爲姓國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是胙土乃賜姓也

五百里甸服

段云夏本紀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按天子之國千里加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面三千里爲方六千里賈逵馬融說同此若孔傳說甸服千里加侯綏要荒四服每服五百里而二千五百里爲方五千里與史記賈馬不同正義謂馬遷與傳意同誤也　謹案本紀天子之國謂王城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納釋文如字本或作內音同經詩前明疏作納段云俗字秸稭文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頴曰秸段云禮器鄭注引作納秸服地志作內戛服

鄭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其稾也三百里秸秸又去潁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　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銍刈謂禾穗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後案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九數有粟米法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供米物有穀曰粟無曰米總銍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粟宜於藏米不可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男邦本紀作任國段云古音同

馬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　傳曰侯侯也斥候而服事采供王事而已不主男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　謹案王制千里之外曰采百里采者去王畿百里食采邑而不受國也二百里男邦者周制寰內諸侯曰子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殷制也于夏則曰男邦蔡氏曰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蔡氏曰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段云蔡殺粲同音後案蔡乃粲之誤

馬曰夷易也蔡法也受王制者刑法而已　鄭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　傳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蔡氏云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特羈縻之而已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馬曰荒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儀簡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　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堯之時土廣五千里五服服別五百里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別至於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於周爲甸服其弼當男

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衞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　王曰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云綏萬邦又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於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采合二事亦爲謬矣禹之功在乎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

焉則鄭元創造雖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四國甘心三方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槀非其義也司馬遷以諸小數皆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得之矣　傳曰荒簡略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蔡氏曰流流放罪人之地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段云暨當作臮聲教漢人屬上讀後案鄭以聲教屬下讀

鄭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段云賈捐之引此文說曰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暨與也古無上去之別師古讀曰預荀悅漢元帝紀引作豫地志暨作臮說文臮者眾與詞也　後案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注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四海以地言非以水言也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本紀作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

尚書旋璣鈐曰禹開龍門道積石山元珪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 太平御覽八十二　謹案本紀之說爲正中候亦出七十子猶箕子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五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甘誓第四　夏書

大戰于甘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　大傳說戰者憚警之也　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後按漢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元魏改屬京兆郡唐爲府故釋文云京兆鄠縣即有扈也水經渭水注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呂覽說此事以爲與有扈戰于甘澤爲夏后相說苑又以爲禹皆誤也孫云墨子明鬼篇莊子人間世皆以爲禹說苑所本也惟淮

南齊俗訓云昔有扈氏爲義而亾高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亾之與書序夏本紀合

乃召六卿

鄭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孫云墨子明鬼篇引禹誓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周官大司馬鄭注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書大傳鄭注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嗟說文作䰂段云堯典作咨此作䰂詰言之別也

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　馬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釋文正如字徐音征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馬曰姒姓之國爲無道者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　大傳三統三正也若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者貴形也

天用勦絕其命 勦說文引作剿釋文馬本作巢段云當作劋漢武賦作橤唐石經以下誤作勦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恭當從墨子引禹誓殷本紀漢書作共故訓供訓奉也下同呂覽作龔作恭者衛包所改

左不攻于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命 攻墨子作共正史記作政墨子同詩出車箋同史記于左下無女不恭命四字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　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治其職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

我命　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弗史記作不周禮注引同蔡氏本用之戮史記作僇下同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奔北則戮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

予則孥戮汝 釋文孥音奴周官司厲鄭注引作奴段云古奴婢妻奴字皆作奴孥俗字衛包所改唐以前本或借帑字說文以帑爲金帑所藏字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女身辱及女子言恥累也　後案司厲疏後鄭以尚書奴爲子爲罪人之子孫沒入縣官與孔傳同

戮社爲殺帑戮爲辱古人語質連文不嫌異解也　孫云三代以前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秦始有連坐收帑之法周官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七十未齔本不服戎有爵者蓋別有罰故言奴僇以誓衆也　謹案夏時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莊氏珍藝說以司馬法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𥙿穀梁子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然則此篇及五子之歌允征三篇爲夏書之變猶詩風雅頌俱有正變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二十六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二十七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五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湯誓第五　商書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段云今文蓋作湯曰史記衆庶下衍來女二字孫云以訓格爾二字而轉寫者誤耳

鄭曰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

傳曰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　孫云此將伐桀而稱王者殷本紀載此誓下云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詩長發云武王載旆是改號在伐桀前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服虔王肅據左氏相土居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爲縣名非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史記非作匪稱作舉多罪下作予惟聞女衆言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　莊云多罪二字衍校書者以今文妄增入也

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史記爾作女后作君穡作嗇正作政無夏字江氏聲云夏衍字僞傳云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是其本亦無夏字莊云此夏當在敢行稱亂有下

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史記此十八字在今夏多罪之上段云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共廿三字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共廿二字適與商書先後倒易以漢書攷之尚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禮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間編湯誓正間編之一證謹案段氏此說近是莊不從

今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勿

協（史記夏罪作有罪如台作奈何遏作止割作奪邑作國弗協訓不和莊云史記無今字此今字當在夏多罪上）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亾（史記時作是曷作何時及訓與）

鄭曰桀見民將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曷嘗喪乎日亾我與女亦皆喪亾引不亾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謹案鄭說本之大傳蓋今文家舊說孟子曰民欲與之偕亾此本義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史記輔作及莊云今文當作暨史記賚作理莊云今文或作釐釐賚古通是今文讀釐故訓理鄭注賚賜也知古文讀賚）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史記爾作女無作毋孥戮作帑僇罔訓無）

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謹案軍法固異於常刑然夏商之初已有此語盤庚亦劓殄無遺育之語末孫桀紂乃竟用為常刑文武行寬大之政曰罪人不帑故大誓無帑戮之言牧誓亦惟云爾躬有戮所以革除夏商之弊暴秦又加厲焉漢初有約法三章之詔文帝始除收帑連坐之法王莽篡漢乃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書曰予惟則奴僇女唯不用命者被此辜矣所以不旋踵而族滅也

後案論語予小子履篇孔安國注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考墨子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為湯說不云湯誓然國語內史過引湯誓還在墨子之前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為據蓋湯誓必別有一篇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所以重言申明之此篇當在百篇之外如堯曰咨爾舜一段今堯典所無不得以此疑論語也墨子尚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僇力同心以治天下豈非別有一篇之明證乎國語韋昭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亾矣今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絕無譌闕此必別為一篇無疑東晉古文乃一概撰之入湯誥中則妄矣　謹案王氏此論極正莊珍藝先生別有攷定一篇今附錄於右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句）予惟聞女眾言夏氏有罪（古文今文皆當作舉）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

一人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台何聲之轉）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勿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亾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莊云史記所載湯誓與東晉古文前後錯互以文義求之史記近是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云今夏多罪天命殛之辭似重故東晉古文移改夏予惟聞以下二十字在而割正下女其曰上以正今文錯簡不知湯誓本有闕文非錯簡也今從史記本衍來女二字多罪二字校正東晉古文錯簡從墨子尚賢篇補闕文十四字從周語補闕文十七字共一百七

十五字爲成學治古文者攷正焉

皇淸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七終　仁和邵順頤　桐城姚永槩校

皇淸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八　南菁書院

尙書今古文集解六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盤庚第六　商書

盤庚遷于殷釋文盤本又作般段云隸釋引石經殘碑作般周官司勳注引亦作般孫云堯典疏鄭本分三篇唐石經每篇空一格蓋今文舊式

史記說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馬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從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於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

庚爲之臣乃謀從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　後案書序祖乙圮于耿史記作祖乙遷邢邢卽耿也今順德府邢臺縣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傳云亳殷之別名是也今偃師屬河南府鄭主此說的然可信亳地依山故下言先王適于山也　謹案殷本紀云帝般庚之時殷已都河北般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耿作邢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絳州能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漢地理志河東皮氏耿鄉故耿國在今山西河津縣杜篤論都賦云盤庚去奢行儉于亳張衡東京賦亦曰云盤庚作誥率人以苦鄭所云奢侈踰禮也盤庚之遷以辟河患者從民欲也以易風俗者違大臣之私心也蓋肯遷

者從之其不肯遷者亦止黜其爵祿聽之而已詳莊宗伯尚書既見

民不適有居

傳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

率籲衆慼出矢言曰 段云慼當作戚古千戚親戚憂戚同字此衛包所改後案易晉卦矢得勿恤虞翻注矢古誓字

莊云說文籲呼也商書曰率籲衆戚是古今文衆戚絕句不從者三篇中以民與衆爲告羣臣告庶民之別故特著之出當爲㪙說文咄㪙無慙一曰無腸意讀若屮戚出猶咄㪙不憂事貌言衆皆無遷意也故盤庚順陽甲命誓之即中篇所謂予若籲懷茲新邑也 謹案宗伯訓戚爲憂出爲咄嗟之

咄戚出矢言即多方戚言於民也較孔傳訓衆憂孫觀察訓貴戚近臣爲的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傳曰我王祖乙居耿爰于也言祖乙已居于此 謹案傳非也我王謂陽甲宅度也茲即下文茲新邑謂亳殷言度邑於亳殷者乃我王之意即下文所云也

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謹案劉殺也匡救也稽考也台何也言我王敬民恐鄉於耆侈沈溺之患而爾等不能相救以生其如卜稽所云何度邑者必先龜卜下篇所謂敢違卜用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馬曰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 鄭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王氏石臞曰猶由通用也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謹案承嗣也斷命對下承我命繼乃命言烈業也

若顛木之由蘖 釋文蘖本又作枿段云說文顛頂也槇木頂也一曰仆木也顛字可包木頂仆木之訓說文𢎘部𢎘木生條也引尚書𢎘枿古文言由枿木部櫱伐木餘也引尚書𢎘櫱或櫱字不古文櫱从木無頭梓亦古文櫱也蓋壁中古文作由枿枿或梓偽體今文作𢎘櫱皆萌生之意孔訓由爲用失之

馬曰顛木而復生曰枿 後案由訓爲生毛詩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惠定宇說由訓生儀訓宜也 段云昭八年左氏傳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由亦當作𢎘顛生與滅相對爲義杜預亦誤由爲用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謹案盤庚述卜稽之云鄭氏所云爲臣時作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傳曰斅教也教人使用女在位之命 莊云說文斅覺悟也篆省作學學可讀戶教反不必從支然後訓教也此斅當如字讀盤庚舊勞于外如武丁之自河徂亳彝其德至于神明故曰斅于民 謹案由乃在位猶無遯之作其即位也以常舊服正法度者遵成湯之德以正大臣之不率典刑者也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鄭曰耆儉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 馬曰箴諫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

傳曰衆羣臣以下

王若曰

謹案王盤庚也言若曰小辛時史臣追述之

格女衆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孫云予告女句訓女猷句猷道也

謹案黜絀也時衆臣驕侈各懷二心故首出以謀去私心無傲慢苟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說文譒敷也商書曰王譒告之　孫云修遵也指當作恉與旨同意也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皇清經解續編卷　尚書今古文集解六　四

謹案欽讀爲廞周官鄭注廞之言興也匿厥旨則德意不下逮有逸言則民聽疑惑舊臣無之故能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也

今女聒聒段云聒說文懖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銛聲商書曰今女懖懖古文从耳作聲此壁中書衞包改爲聒

馬曰懖懖拒善自用之意　鄭曰懖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　段云言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非多言讙聒之謂也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謹案言汝羣臣既潰潰回遹而又與信險詖膚淺之言以沮撓國事予不知女所爭何事

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孫云含史記作舍惕白虎通引作慊

予若觀火予亦拙

周禮司爟注爟讀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熱火皃莊云爟火史記封禪書作權火爟權觀古通借字說文炪火光也商書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是謀字古今文皆絕句今改向下讀

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段云穡當作嗇

謹案作始也言作事謀始始于憂勤終于逸樂無逸所謂艱難乃逸也

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

皇清經解續編卷　尚書今古文集解六　五

鄭曰昬讀爲暋勉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及相時憸民悔身之身漢石經作命憸作散說文作思疾利口也从心从冊書曰相時思民莊云小徐本作冊聲是思从刪省聲與憸異也段云古文作思今文作散枚氏古文作憸

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莊云沈當作抌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爾衆唐石經作女衆宋本同王石臞曰靖通竫竫善也段云嚮當作鄉此字衞包所改

馬曰靖安也　謹案言相乃小人猶相顧于箴戒之言其發

言恐有口過況予操生殺之柄而女等包藏禍心播造遙言以誠衆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也乎對下度乃口言之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段云遲集韻引作迟此改迟爲遲石經殘碑作人維舊無求字下求字作救古通用　采自未改釋文也衛包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釋文掩本又作弇石經異義引作絶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絶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謹案三十里二十里十五里皆朋方之敏與董子說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說合　鄭曰大享謂烝嘗也　謹案公羊何氏說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與毛詩序長發大禘及阿衡義合詳禘義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漢人引若矢之有志朱武曹云志古通識索隱引作幟幟猶準也

鄭曰我告女于我心之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巳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

女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唐石經作老侮古文馬鄭孔本皆同漢石經殘碑作翕侮翕狎也假借字弱石經作流孫云鄭飲酒義鄭注流猶失禮也　謹案有古文當作又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　孫云趙充國傳上老之臧西成云左氏華臣弱皋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王伯申云老侮與弱孤對弱孤猶弱寡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釋文長竹丈反後案當如字

謹案傳訓猷爲謀段云爾雅釋古猷巳也作猷猶作輟也若後世言進止指揮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女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釋文佚音逸段云爾雅釋言逸過也郭注引書曰女則有逸罰

傳曰有善則衆臣之功佚失也是巳失政之罰罪巳之義後案周語內史過引之韋注義與傳同佚彼作逸恐作佚者非也　謹案佚逸同都古[illegible]用佚[illegible]孔[illegible]訓爲失罰[illegible]當罰較韋孔義爲當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段云恭石經作共孔訓奉是古今文皆作共也度釋文徐如字亦作渡渡疑敳字之誤集習杜乃擭亦作敳孔訓居疑古文作宅乃口之乃石經殘碑作爾又云石經殘碑于下篇般庚遷之上空一字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當空一字今文雖合爲一篇而固區別書序殷本紀皆云作般庚三篇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鄭曰作渡河之具　王曰爲此思南渡河之事　謹案作起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釋文誕馬造上報反馬右早反爲也段云馬讀單爲亶故訓誠也衆經音義引尚書咸造忽媟孔曰媟嫚也傷也忽字之誤褻本作

（娛其引孔傳亦與今不同莊云亶當爲膻勿古文觴造當爲遊皆假借字發讀曾我暬御之暬）
謹案周官司常通帛爲膻襍帛爲物鄭注通帛爲大赤從周
正色無飾襍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
皆用絳司常又云孤卿建膻大夫士建物大司馬云師都載
膻鄉遂物鄭注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膻或載
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今按爾雅因章曰旃孟子曰招庶人
以旃旃膻同說文勿古文觴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襍
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般庚上篇主于告羣臣此
篇主于告萬民用膻以令鄉遂九夫率其民而聽暬其羣臣
前受訓戒者以次各就其旗而立王庭者耿都之外朝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莊云上朕當作佚古[illegible]字下朕如像）

（失當爲矢江氏聲讀爲佚）
嗚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江氏聲讀承保絕句漢石經作后胥高鮮今從之）
謹案胥相也高鮮鮮原也毛詩傳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
浮過也言天時雖有霖潦泛溢之患而鮮原之地足以避之
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鄭云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　莊云殷當爲慇說文慇
痛也懷回也往而不回猶言徂格　謹案言遭家不造我王
徂謝俟忍又已三年不獲親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
民利用而遷之甄稱陽甲以動萬民思慕之意而晉賢循之

徒猶謂盤庚不序陽甲之廟抑何誣聖亂經之甚也
女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女俾女惟喜康其非女有咎比于罰（段云曷字盤庚凡見俱當作害）
謹案承奉也俾讀如顧命俾爰之俾猶引也或讀承女絕句
俾女惟喜康其絕句今不從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女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女遷安
定厥邦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漢石經女憂之女作爾邦作國女不上有今字）
謹案今女不憂以下謂民之乖率者也
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莊云欽當爲廞忱當爲抌說文抌深擊也讀若告言不正曰

抌古文借廞爲歆歆貪也言貪念以不正之言揺動上心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
其或稽自怒曷瘳（漢石經稽作迪怒作怨見隸釋當從之畢以田云臭敗壞也迪進也）
謹案爾忱不屬言爾心不一也對下命女一言之
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誕勸憂（漢石經誕作永）
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在上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
倚乃身迂乃心（段云倚玉篇引作踦曲也說文踦戾足也孫云穢當作歲臭同齅倚同踦說文踦偏引也朱武曹以今予命女絕句一詞也）
孫云無以敗穢之物自齅喻浮言之不可嚮邇也恐人倚引
女身迂迴女心言牽制誘引之使不得自由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迓匡謬正俗作御段云迓字說文所無此衞包所改）

予豈女威用奉畜女眾泄云眾衍文或古文作泉屬下讀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丕漢石經作不

謹案羞進也懷安也羞爾懷爾即上承女俾女多方所云宅爾宅畋爾田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丕漢石經作不崇作知

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王曰生生進進進同心願樂之意　謹案莊子大宗師云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云常營其生為生生蓋卿士大夫皇皇求利有取死之道若萬民而不開其麗則非厚生之事故此責以不生生下云往哉生生敢共生生生是肩皆言利用厚生之事王云猷詞也

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莊云幼孫句有比故句女罔能下脫或爲任字今文脫亂在父字上迪字屬下讀畢云迪久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戕漢石經作臧謹案則當作賊古假借字

孫云畜民順于道不逆于倫是之謂畜　謹案戕賊即下文暫遇姦宄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說文具共置也从収从貝省古以貝爲貨蔡氏曰此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乃父之乃唐石經作先宋本同釋文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段云乃祖乃父丕乃告絕句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絕句朕孫唐石經作朕子孫崇降句弗祥漢石經作興降不永

嗚呼今予告女不易嗚呼漢石經作於戲謹案易鄭讀如字王肅讀難易之易今從鄭

鄭曰我所以告女者不變易言必行之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莊云敬當讀儆戒也下念敬同分漢石經作比設漢石經作翕

謹案絕遠所爲爾忱不屬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段云恭當作共莊云滅之二字當衍王伯申云暫讀曰漸漸詐也遇讀曰偶淮南原道篇偶𥈞智故曲巧詐僞是以偶爲奇衺之稱也亦通恩隅荀子正論篇上幽隱則下漸詐矣呂刑民興胥漸漸亦詐也宄說文姦也外爲盜內爲宄古文作𡧱劓說文劓之或字廣雅劓斷也王伯申云劓殄猶多方之刑殄劓割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漢石經乃家下空一字段云獻陽尚書篇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鄭曰從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綏爰有眾

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眾也　謹案此篇亦告眾臣之辭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漢石經作曰女罔台民勛建大命江氏聲曰台當爲殆段云懋勛古同部字

鄭曰勉立我大命使以識教令常行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漢石經予作我堯典疏云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揚文選魏都賦注引尚書般庚曰優賢揚歷三國志管甯傳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漢唐扶頌優賢颺歷袁良碑優𠬝之寵皆用今文尚書說文𠬝古文以爲賢字謹案今文心字屬上讀優賢揚歷爲句勝古文本莊云困學紀聞云伏生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之皆古文所無按若德明哉四字當在今我其敷下

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莊云言卑應言匹字或在予一人下卑俾通協
比讒言句予一人屬言卑應言讀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漢石經嘉
作綏
謹案古我先王謂湯也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
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立政三亳鄭注東成皋南轘轅
西降谷亳地依山故曰適于山也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
故曰用下我凶德也漢志河南有成皋縣卽虎牢也轘轅在
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今偃師
降谷或云卽今永甯縣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爾謂漢石

經作今爾悳震作祗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
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謹案說文遹至也今通用弔又省作弔說文弔从人持弓莊
渠魏氏謂當从人執弗弗卽弜字莊云古文叔字从人从弟
作弔經典不弔多係不淑之譌莊子俶詭亦譌弔詭此的當
爲叔亦俶之假借釋詁俶始也毛詩四月傳廢伏也由用靈
善也各爲格之假借正也賁讀爲奔謀弔句各非句卜用句
茲賁句言我非多大其謀始獨斷於爾卿士庶民之言善則
用之非則正之卜用之云必不敢違以宏此大遷也此洪範
所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皆從者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漢石經作乘
傳曰國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也庶幾相隱括共爲善
政　謹案隱讀勤恤民隱之隱猶言恫瘝乃身視民如傷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懋漢石經作勖莊云念讀爲諗告也敬讀爲儆戒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恭段云當作共莊云欽當爲廞
興也詞與賢與能也卽上所謂優賢揚歷是也下弗欽如字
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　謹
案勉選左右詰戒眾臣明示以好惡我不任捨克聚斂之臣
惟克開民瞻使萬民安居樂業者則其以爵等登用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謹案總聚也貨寶卽具玉民功曰庸言無聚斂貨財惟務爲
民謀生乃爾功績也用布民德兼正德利用厚生言之永任
一心所謂咸有一德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一十八終

仁和邵順頡
桐城姚永樸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七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高宗肜日第七　商書

高宗肜日釋文肜音融說文彤船行也从舟彡聲玉篇祭也又舟行也詩絲衣鄭箋作融思元賦李善注融彤古字通案彡聲在古侵部融聲在古冬部毛詩合用最近也

爾雅釋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

越有雊雉雊史記作呴俗字越于也段云古文作粵

漢五行志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爲羽蟲之孼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

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孫云南方近火祥火爲禮是爲宗廟失禮之應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史記作祖己曰王勿憂先正事格漢五行志孔光傳外戚傳俱引作假

鄭曰祖己謂其黨　孔光云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更改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莊云光父霸及光皆傳大夏侯尚書是今文作假也假讀爲嘏此與逸書嘉禾篇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皆嘏王之事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史記無民字

謹案禮喪服大傳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天尊而不親故主義穀梁于以文公先禰後祖爲無天言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中史記作中絕其命江云民字當衍

鄭曰年命者懸屬之人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　孫云殷自陽甲已來兄弟相及皆不永年此不敢斥言前王故泛推天命人事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孚史記作附孔光作付漢石經同如台史記作奈何

孫云孔光說爲正德以順天也付說文與也德說文外得于人內得于已祖己以爲天命雖有修短之殊旣付于我當修德以待之先王兄弟相及多不永年有不修德者亦自修德

者未可以不永年而請其失德缺其常祀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惡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受命保慶即付命正德之謂如奈也台何聲之轉　謹案乃曰其奈何者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言天命以五德之正性而不順德不罪已者乃責命于天也

烏乎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司史記作嗣胤訓繼典訓常豐作禮昵訓棄道段云今文嗣古文司也惠徵士引晉姜鼎司朕先姑劉原父釋司爲嗣也昵本當作尼是禰之假借正義本同馬本衛包改作昵羣經音辨引此經作尼是未改之釋文本也

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　謹案殷本紀高宗武丁成湯十世孫小乙之子祖乙之元孫也禮稽命徵云殷五廟立子孫而

六世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公羊何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何氏又云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是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按成湯至祖乙爲七世祖乙至帝乙爲十世皆不數兄弟爲後者殷自成湯至帝辛凡十七世若數兄弟爲後者凡三十王推何劭公說毀廟之義兄弟同爲昭穆殷高宗時四親廟祖乙爲昭祖辛沃甲同爲穆祖丁南庚又同爲昭供一廟二室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同爲穆一廟四室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孫觀察以高宗繼父小乙慈良于喪其于父廟祀必獨豐而世父之廟不序既戚祖巳之言乃修建寢

廟所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也經云罔非天允百當爲天子者廟號祀典皆有常法味經宗伯云王爲下士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隕厥元命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九終

仁和邵[illegible]讀　桐城姚永樸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八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西伯戡黎第八　商書

西伯既戡黎　釋文伯亦作柏惠定宇云穆天子傳郭注云古伯字多从木釋文戡音堪說文作𢧢云殺也此戡訓剌音竹甚反段云壁中本作𢧢後易爲戡爾雅郭注引作堪文選李善注或引作　古同音字黎說文云𨛫皆後人改之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戡𨛫段云此戡字本作𢧢彼黎字本作𨛫皆後人改之古文尚書作𨛫後易爲黎今文作耆亦作飢亦作飢書大傳作耆殷本紀作飢徐廣曰飢一作飢孫云飢不成字卽飢之誤字周本紀作耆莊云據字書常作卽

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　王曰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

王伐而勝之　謹案書大傳以戡耆之後紂囚文王于牖里史記以出羑里之後始命西伯得專征伐而伐飢國滅之于事史記爲信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後案黎亭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縣爲府治而說文云上黨東北者其時郡治長子今之府治非漢之郡治也黎侯不知何氏左氏宣十五年晉滅潞氏數以奪黎氏地之罪杜注同此若呂覽武王封帝堯之後于黎詩序黎侯寓于衛水經黎陽縣注引之黎陽爲漢魏郡屬縣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西南三里非此黎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傳曰文王率諸侯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

迪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史記格爲假潛夫論作假爾元龜罔敢知吉集解曰徐廣曰元一作卜）

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

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戲史記作虐孫云虐或謔之古文莊云詳鄭注是古文亦作虐）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史記虞下有知字莊云詳鄭注本無知字）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

德不修教法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釋文摯本又作鷙說文鷙至也商書曰大命不鷙讀與摯同段云壁中本作鷙後易作摯史記訓爲至作大命胡不至唐石經旁注胡字于命不之間誤也如台本紀作柰何）

王曰烏乎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烏乎乃罪多參在上乃

能責命于天（反說文引作迈釋文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段云此條蓋經開寶中竄改文理不可解玉篇厽力捶反累墼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此未經孫強輩改竄處蓋尚書本作厽而孔讀爲參釋云厽七南反馬力捶反累也罪多累在上厽絫古通用積累字古多作絫累乃俗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絫字見石經尚書儳絫儳孔傳或有厽譌爲參之譌衞包并刪之耳）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謹案指乃功言紂自作不典帝乙以前無失德也戮于爾邦

言災必逮夫身詩召閔亦言不烖我躬也此及下微子篇爲

商書之變垂戒深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終　仁和邵顧穎　桐城姚永樂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一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九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微子第九　商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史記作太師下同）

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時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

爲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

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微與箕俱在圻內

箕子比干紂之諸父　謹案鄭說微子與紂同母本之呂覽

與史記異史記以父師作太師說爲太師疵少師彊與論語

太師摯少師陽漢書古今人物表禮樂志董仲舒傳淮南說

論訓合馬鄭用論語三仁義較正馬融論語注微箕二國名

子爵也水經注汳水又北逕微鄉東京相璠曰公羊春秋經

莊二十八年冬築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

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元和志則云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

去縣六十有五里未知孰是或東平之微鄉爲微子采邑沛

縣之微山古宋地成王命微子爲殷後因以名之耳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宋世家或作有亂訓治正作政）

我祖底遂陳于上

馬曰我祖湯也孫云底致也遂成也陳道也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酗宋世家作湎說文酗醉醬也醬酗也無酗字東晉古文所改世家酒下有婦人是三字厥作湯段云今文以婦人是用爲句）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方世家作竝段云今文當作旁）

馬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　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敵讎言更相攻奪　孫云鄭氏無逸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竊猶鈔掠也師師如梓材我有師師言衆長也凡有辜罪乃罔恆獲者言紂爲逋逃主致民相仇怨卽牧誓所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是也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世家作典莊云今文淪作倫聲近而誤錢辛楣云攷工記典鄭司農謂典爲殄燕禮不腆注古文腆爲殄是典腆與殄通段云孔傳以匡廓訓津字正義以前經文無涯字世家徐廣注一作涉水無舟航亦訓津字釋文涯五皆反自爲孔傳設非爲經文設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

曰父師少師

馬曰重呼告之

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狂世家作往鄭本同耄遜于荒世家作吾家保于荒喪徐廣曰一云下是家保莊云今文遜作保撫耄字正義引鄭注耄昏亂也是鄭讀保爲耄東晉古文改保爲遜又從鄭作耄曲爲之說其義更支釋文耄字又作旄王氏後案耄字說文所無鄭本或作旄或作耄）

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馬曰耆大夫稱家　謹案出狂讀如詩大雅及爾出王之王卽左氏嶲旁之逞傳訓爲發疾生狂非也鄭訓耄爲昏亂則耄非耆者之訓當從史記作吾家保于喪言吾家保安于喪亂也

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指世家作故段云當作旨說文引作躋說文無隮字謹案石經有隮字告予絕句王伯申云指或通致或通底通耆當讀無指告句予顚隮句）

馬曰隮猶墜也恐顚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　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禮記曰何居　謹案顚頂也而訓仆隮升也而訓墜古人制字之義相兼也凡顚墜者升極高而墜必死易明夷上爻所謂於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也

父師若曰王子

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　傳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毒世家作篤降訓下災作菑荒訓亡邦作國江氏聲曰方興沈酗于酒亦字衍莊云當在以容將食下文有脫亂也）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

用以容將食無災（攘竊世家作隨淫一本下有侵字莊云將當讀爲蕭說文蕭養也从鬲羊聲史記封禪書作鬺莊子作饔鏞鼎作鼒古文字異今讀以容將食句言以祭祀之牲飾爲常高食之資也無災當作天災古無作无形近而誤大災屬下讀）

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　傳曰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　鄭曰犧純毛牷牲體具　謹案公羊傳何氏說成七年乃不郊之義曰成公當坐盜天牲用此經義也父師言殷君臣廢天地大神祇之祀以犧牲籩豆之薦共相容隱高食之而無有災疾者明神祇旣不享殷將厚其毒而降之罰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皋合于一多瘠罔詔（釋文讎如字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莊云用乂句召敵句瘠讀脊）

馬曰惻數也斂賦斂也　莊云天災降監殷民用乂言天之下災于殷邦罔下視殷民用悔皋自怡也讎斂召敵讎不怠者言讎民之事衆于上致民與上爲敵是有以召之而上讎民之事猶後日甚不懈怠皋叢于一人脊脊大亂告不勝告況告者必死終不得治乎　謹案詩大雅所謂炰烋中國斂怨爲德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釋文臣僕一本無臣字敗 說文引作退敗也段云壁中尚書敗字蓋皆作退說文古文僕从臣作𦡍段云此臣字當刪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 刻子論衡作孩子又作微子曰釋爲紂爲孩子之時微子覩其不善之形今不從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　莊云詔王子出句迪我舊云刻子

句舊當爲咎刻當爲亥釋詁迪作也言咎之作在亥子之辰也　謹案殷本紀叙微子謀去在武王觀兵之後是時紂惡已稔八百諸侯皆曰可伐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復歸文王繫易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謂伐紂也又曰亥子之明夷利貞傳曰亥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是文王武王箕子皆知周黜殷命之數在癸亥甲子之朔國語載伶州鳩之言即箕子所稱迪我舊云非小數書也

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馬融論語注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　莊宗伯云武王克殷時面縛銜璧者武庚也故武王封之以續殷祀箕子知紂卒無後誅君之子不立無繼也故洪範云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至武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而受封于宋以續殷帝乙以上之祀箕子所云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至是乃驗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釋文靖馬本作清顧徐音故孫云靖乃瀞之省

馬曰清潔也　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于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一終

仁和邵懿頴　桐城姚永槩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二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大誓第十　周書

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史記作東觀兵至于孟津大傳孟作盟

大傳注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馬曰畢文王墓地名　鄭曰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允哉

大傳司徒在司馬前今從史記允哉大傳作亢才誤允哉史記作信哉　謹案詩大明疏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後案及孫觀察本俱誤以司馬在前四字作經文疏意

言牧誓司徒在前此變文司馬在司徒前也　馬曰諸節諸受符節之有司也

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 大傳作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史記作先公功

莊云釋詁公事也言受之文王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 史記必作畢古通御覽引大傳作戮功下有明字力說苑正理篇引作協抱朴子用刑篇作立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意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正稽古立政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周官太祝疏漢書郊祀志刑法志班固傳注說苑臣術篇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

大子發再拜稽首 太誓疏

師行 齊世家周本紀作遂興師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周本紀號曰齊世家作以誓案鄭注古文同本紀索隱蒼兕本或作蒼雉

鄭曰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法重者　馬曰蒼兕主舟楫官名

大子發升于舟 大傳白虎通同周本紀作武王渡河

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大傳董仲舒傳終軍傳天問王逸注休哉下有周公曰雖休勿休

馬曰魚者鱗介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眾

與周之象也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與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然五至以穀俱來 周本紀大傳思文疏董仲舒傳注繁露同類相應篇

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鵰鷙鳥也明武王能伐紂　鄭曰五日燎後數日王屋王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作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色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

命曰爲伞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
已三年矣穀蓋伞麥也詩曰詒我來牟
周公曰復哉復哉大傳上有武王喜諸大夫皆爲復者茂
大傳曰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顏師古曰復報也言
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一說周公以天意示紂尚未可
伐當還師復歸也
使上附以書太祝書上有周公二字彼節去上文故加周公以明之
報告于王王動色變士昏禮疏檀弓上疏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咸曰受可伐矣王曰
爾未知天命未可惟丙午王還師周本紀大傳大明疏閟宮疏文王世子疏漢律志還或作
建或作逮皆誤也

十一年莊云太誓不記年故劉歆謂誤以爲十三年也此三字太史公據書序言之
惟十有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師乃鼓鼓譟師乃搯前歌後舞
格于上天下地大傳大明疏大司馬注說文手部蔡古通搯譟大傳作譟搯作慆注喜也搯譟王還天問注作
鬼譟格一作極
說文搯搯也周書曰師乃搯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也詩曰
左旋右搯禮祭統曰舞莫重于武宿夜皇侃云師說書傳云
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
名爲武宿夜其樂亡
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周本紀詩大明
疏詩譜序疏鴻雁箋說文攴部孜本紀作孳
孔穎達曰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

有安居
王乃誓曰格爾眾庶史記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莊云疑文當如是孫云史記前云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是徧告諸侯之辭疑是太誓中篇史公約其旨卽誓傳所引大誓然則中篇之佚久矣此下篇武王以紂罪告于眾庶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
馬曰動逆天地人也
離逿其王父母弟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周本紀徐廣曰
怡一作辭孫云禮樂志怡作以
今予發今上史記有故字莊云故今二字當作肆

惟共行天罰勖哉夫子勖史記作勉　不可再不可三周本紀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
莊云今文太誓柰書古文同故馬融鄭康成王肅皆有注王
肅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眾馬融曰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
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
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
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
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
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
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

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勿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所引書傳皆同東晉古文益爲孔疏改從今本矣墨翟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武王受文王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伐爲大誓上篇大明即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冉受天命爲中篇與今文大誓辭雖不同亦互有存佚可參考下篇當爲商誓武王入殷爲商庶百姓新命于天告之以周自后稷至于文王所以受命及紂之所以亡在逸書三篇皆明天命故曰大誓其非全文不錄爲記溥著于左方

於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於本作惡有當爲右助也言天之助明德其行事甚章著鑑當爲監詩云殷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九有九州諸侯皆去殷而歸周上帝不順祝降其喪祝斷也言天將斷棄其身惟我有周受之大商商本作帝言天改殷之命而周受之大誓太子發見墨翟書

我武維揚揚續也文王有武功武王續之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國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密須犬夷黎邘崇于君殘其民以殺伐自張大文王侵其疆取之孟子所謂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者也一說于即詩所謂阮也密須侵于之疆文王取之于湯有光　大誓見孟子言文王之功亦太子發文

紂越厥夷居居蹲也不肯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一作禔不祀乃曰吾有命一作我民有命無僇一作褻鼻務一作排扁天下僇且也鼻當買居天棄而勿保弗一作不　大誓大明見墨翟書

獨夫紂荀子所引大誓當在越厥夷居之上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大誓亂下有臣字論語無左傳又有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管子引大誓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大旨亦相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引大誓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大誓文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引大誓故文韋昭云故故事也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引大誓文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也字疑誤發舉鈞墨子引大誓文商王大亂沈于酒德避遠賓于爰近姑與息妲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不辜謂九侯鄂侯比干也守法之臣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　呂不韋書言武王告諸侯之辭亦大誓類也

趙岐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

也

莊曰古大誓篇雖亡然以書序推之知亦不記年故特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今文太誓雖晚出然去古未遠視克殷世俘爲近實亦周史記之文不過非百篇中大誓耳其記月皆用商正故曰惟十有二月戊午史記從書序加十有一年記月則仍今文大誓故不曰一月戊午若篇中已記年則劉歆輩不得謂云十有一年會諸侯十三年伐紂矣至其得白魚赤烏之瑞君臣相戒及武王數紂之惡曰毀壞其三正尤非三代以下所能言故以今文大誓充學愈於以世俘爲武成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二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樂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三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一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牧誓第十一　周書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說文引作坶段云壁中本孔安國以今文讀爲牧坶姆字體小異耳徐邈云牧一音茂史記甲子上有二月字徐廣曰殷正月周二月也漢歷志作粺

鄭曰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詩大明疏引書序注段云十七字此亦鄭注　馬曰昧未旦也　謹案呂覽武王至鮪水殷因膠鬲候周師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

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天問會朝爭盟何踐吾期王逸注引此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周二月四日癸亥甲子則五日也說文坶野朝歌南七十里地孟津至牧野蓋百五十里武王以一月戊午渡孟津古者師行日三十里故癸亥夜陳甲子將旦而誓昧爽詩言清明也古者戰必結日國語所述較呂覽爲信王逸不引其學疏矣毛詩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箋會合也莊云古文命與會合字皆从亼王肅以爲甲子疏引定本作會甲兵皆非也古文鼂从龜省从日即天問鼂字借爲朝廷之朝又加水作潮以爲潮汐之潮其作鼂从舟聲者小篆也謹案天問爭盟即詩明釋文一作會晁請盟非也古文淸字作瀞亦或省作㳍小篆作淸亦作淨天問作爭古文明字作囧上从𠃊即鼏之偏旁下與向同意或从二目作朙或加日作明天問作盟古文姓作星詩曰星言夙駕漢天文志作暒史記天官書作精淸明亦兼二義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釋文鉞本作戉說文引作戉旄作氂又旄作麾牛尾也古旄麾通說文鉞車鑾聲非斧也麾說文作摩

馬曰白旄旄牛尾　傳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

曰逖矣西土之人逖爾雅釋詁郭注詩抑疏文選李善注俱引作逷段云僞孔據說文逖爲今字逷爲古文改之

謹案韋昭國語注武王始發師東行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距戊午度孟津三十一日鎬京至牧野千二百里故云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史記友邦作有國

馬曰冢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史記無御事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　謹案伏生說爲天子三公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卽公羊何注百二十官應十二子說合蓋古制也

亞旅師氏

傳曰亞次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

門者
千夫長百夫長
鄭曰師帥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史記盧作纑
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孫云庸左氏文十六年杜注
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蜀華陽國志蜀之爲國肇于
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取蜀山氏之女生子高
陽是爲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其地東接越南接巴
北與秦分西奄岷嶓羌說文西戎牧羊人也髳詩角弓作髦
箋云西夷別名盧左氏桓三十年盧戎杜注南蠻濮周書王
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左氏巴濮吾南土鄭語叔逃難于濮

而蠻又楚蚡冒始啟濮韋注濮南陽之國微見立政惟彭不
見傳記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
也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以西羌也姚府以
南古髳地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也濮在楚西南有髳州
微濮州瀘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　後案晉
上庸今湖北鄖陽府房縣彭今四川眉州彭山縣即漢武陽
縣濮王會解卜人以丹沙王應麟補注卜人即濮人通典辰
州貢光明砂則今湖南辰州府古濮地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爾雅郭注引作偁說文作爯
爾雅偁舉也攷工記戈祕六尺有六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
三之注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干爾雅扞

也孫炎注所以自扞敝說文戟盾也矛說文酋矛也建于兵
車長二丈古文作我攷工記酋矛長有四尺鄭注酋發聲直
爲矛
王曰古人有言曰
鄭曰以古賢之言爲驗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釋文牝頻引反索徐又扶死反
傳曰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無外事　釋名索素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史記作殷王紂
婦謂妲己見晉語殷本紀及列女傳
昏棄厥肆祀勿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昏王伯申讀曰泯猶蔑也史記作自棄其先祖肆祀不荅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莊云据史記厥下遺下皆有闕文今文同王漢石經作任莊云古

文讀王今文讀任
鄭曰肆祭名荅問也　謹案禮祭有腥肆爓腍之別鄭注肆
解牲體以祭此舉肆以該諸祭也荅報祭也莊云今文言任
父者任保也保父即父師少師也母弟兼母兄言之謂微子
微仲呂覽以爲皆紂之同母兄也謹案古文言王父者大誓
鄭注謂祖父母之族非也古稱王父猶言伯父叔父晉語年
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是也王伯申
云迪用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史記無是以爲大夫卿士宄作軌邑作國崇漢書谷永傳引作宗師古云古通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惟恭史記作維共段云衞包所改）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愆史記訓作過下同藝文類聚引作弗僭下同藝文也勖史記訓爲勉下同）

鄭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　後案樂記天子夾振之而駟伐鄭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伐五伐六伐疏及曲禮疏引此經皆無六伐七伐疑鄭本古文無此四字而史記及蔡邕石經有之今文之異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桓說文引作狟段云壁中字孔讀爲桓番本無正字或借犬行之狟或借亭郵表之桓也貔史記作羆熊作豺羆作離說文离字下曰獸陽喬說离猛獸也段云离正字離螭皆其借字彭蛇皆螭之別字說文羆古文作㷱羆离丽它皆古歌部字）

鄭曰桓桓威武貌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釋文迓馬作禦書疏王肅讀御爲御作迓者衞包所改奔史記作犇禦史記鄭本皆作禦段云孔本作）

馬曰禦禁也役爲也　鄭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　後案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不殺降見其仁王師所以異於霸術也鄭深得之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史記勖訓勉躬訓身）

鄭曰所言且也　謹案言爾躬不言奴戮守文王罪人不奴之法仁於夏殷之制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三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禾纂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二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洪範第十二　周書　左氏春秋說文引爲商書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　莊云武王卽位之十一年克殷立武庚以續殷祀釋箕子囚箕子不忍見殷之亡走之朝鮮武王封之而不臣其後二年紂喪畢于是箕子朝周不曰來朝曰歸者喜之也

王乃言曰烏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史記騭作定協作和彝訓常攸訓所五行志攸作逌段云逌說文逌字

馬曰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　謹案陰降也古降讀戶隆切與陰爲雙聲陰騭猶言陟降堯典言黜陟左氏叔父陟恪亦陟降之異文也協合也言天升降下民各因其材而篤之王者承天布化當理敘其五常五倫我不知其次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陻說文引作垔又云古文𡋯段云壁中文孔讀作垔衛包改陻漢石經作伊段云雙聲汨漢石經作曰段云今文从段借字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史記畀作從疇作等漢五行志訓爲九章斁說文引作殬敗也史記徐廣注一本作釋

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釋文本又作極段云當作極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漢五行志曰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尚書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沈于雒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中背有赤文朱字鄭注大傳曰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

初一曰五行

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　鄭曰行者順天行氣

次二曰敬用五事 敬五行志孔光傳引作羞蓺文志釋爲進段云敬古文羞今文孫云羞蓋蓺字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爲醲　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王同　傳曰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五行志作叶說文叶古文協字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大傳作王五行志說爲君說見後

孔光曰蝕對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思聽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段云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

次六曰乂用三德 乂五行志漢石經作艾後案說文引堯典俾𢒼壁中書凡訓爲治之字皆當作𢒼

次七曰明用稽疑 說文卟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小徐繫傳疑今文借疑字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谷永傳作饗段云經當作饗嚮漢人字威史記五行志皆作畏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一五行史記無一至九九字漢石經爲天下王三德相連無六字蓋今文九章無一至九九字古文有之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左氏疏洪範以生數爲次六府以相剋爲次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　馬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　王曰穡之曰稼斂之曰穡　白虎通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

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包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母又云五行所以二陽二陰何土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蔡氏曰五行有聲色氣味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段云今文尚書思下有心字

異義今文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同古文鄭駁之五行傳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董劉歆班鄭說皆同此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

江氏聲曰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以知其所視所聽且可以知其所思是相見之次也　後案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要以伏鄭爲定易四正卦東震爲木爲足爲動西兌爲金爲口爲說言北坎爲水爲耳南離爲火爲目虞翻易象坤爲土爲思離爲見爲光爲明坎爲慮爲入爲納皆其證也素問爲醫家言月令言五藏位次言各有當與八卦九疇言理氣象數者不可強合爲一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段云今文尚書作思心曰容洪範五行傳鄭注睿容當爲睿以古文正今文也漢五行志應劭注容古文作睿繁露說苑戰國策高誘注荀悅漢紀晉書隋書五行志引洪範傳皆作容詩凱風傳小旻箋作叡睿之小篆也顏師古漢書注改容作容以傳合古文尚書不知容與睿形音義皆異也史記與古文同或後人以今本改之

鄭曰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

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剌也睿通於政事　馬曰發言當使可從睿通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史記乂訓治哲訓智五行傳乂作艾睿作容正義鄭本哲爲晢鄭讀爲哲五行志王肅作悊云悊智也王伯申云謀敏古同音

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上聽則下進其謀　鄭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　書大傳鄭注曰心明曰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後案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爲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能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氣之粗者也聖人終不以爲用也其不離乎氣而不

雜乎氣者乃五行之精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
則智土神則信見中庸鄭注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所謂形色
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天性也肅乂哲謀聖踐其形
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於食味別聲被色之
閒至於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
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事是謂能用五行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七曰賓八曰師
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　鄭曰
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
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

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
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
司馬也　大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　鄭曰星五星也　謹
案星辰隨時刻而不同所以紀歲實月離日躔後世以之分
天部也歷數上推往古下推萬世後世所謂運算轉歷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洪範五行傳作建用王極下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同鄭注王極或皆爲皇極五行志
作皇極傳曰皇君也莊云諸本皆有一誤皇極當作皇皇建其有極當作王卽下文王極之數言是也五行傳建用皇極
當作皇王之不極當作王
洪範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

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
以一體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
人爲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不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建
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史記敷作傅
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　疏曰五福生於五事
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云敬
用五事而云斂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故以勸民
惟時厥庶民于女極
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

錫女保極
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後案古錫賜上下通稱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釋文比毗志反段云漢石經此兩無
字作無下無偏無黨字作毋最有分別古文尙書則皆作毋謹案此皇字亦當如大傳作王說見王極之數言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釋文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疏曰時人下或有德字鄭王諸本皆無德字疑衍字也莊云文義當有德字諸本脫○罹史
記作離大傳作罹段云古離訓分亦訓合漢隸變始作有罹字蓋離字之或體馬本當同史記衞包以俗字改之開寶閒
又改釋文也協大傳作叶謹案此節兩皇字皆當作王
馬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
也　謹案有守有所不爲故馬曰舍也念卽念用庶徵之念

鄭訓徵爲驗則傅訓法也言臣民之實者汝以官人之法試之其未合於中行而亦未麗於咎徵者汝以寬大之法容之而汝也汝常和汝顏色曰予所好惟德則所念所受之人已知表率汝又斂五福以法則爵祿之斯人皆日進於德而協於王建之大中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史記作毋侮鰥寡大傳作毋侮矜寡列女傳引同釋文無虐馬本作亾侮畏鄭音威孫云詩正月釋文惸本又作煢蓋假借字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段云鄭以古畏威通威讀恐嚇與馬孔說異　謹案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馬說爲長　後案揚雄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爲此注所本與下高明柔克同文異解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謹案潛夫論作循段云循爲脩之誤形近也脩又爲羞之誤聲近也邦史記作國無好下史記無德字孔疏無好對有好又云傳以好德言之又云定本作無惡疑誤耳是正義本無德字也定本亦無德字但好誤作惡蓋後人從傳文增入德字宜改正王覲案云好與咎爲韻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　謹案而女也正人有爵祿方能布善行于下女弗使有好于而家謂未封微子爲殷公以續殷祀與周爲賓客時人斯其辜言殷民受紂之餘殃將自作不靖也無好箕子所謂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者謂祿父也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箕子知紂卒無後武庚終不能續殷祀武王雖封爲二王之後而卒叛亂覆宗絕祀也此義本之尚書既見又案箕子自稱我稱武王爲女以賓師之道自處也示周爲臣也本紀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此數言存殷祀之大者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釋文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段云衛包奉元宗詔改爲陂宜更正此條釋文開寶間李昉等語也史記玉篇尚作頗義唐時尚書多作誼義古音義宜誼同魚何切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好說文女部引商書曰無有作㚖段云壁中文孔以今文讀爲好有呂覽韓非引皆作或古同韵字

馬曰好私好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鄭定字云當作采見堯典無漢石經作毋

鄭曰無朋黨　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傳曰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曰皇極之敷言史記皇作王敷作傅下同謹案馬本皇亦作王

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謹案極之敷言卽上文無偏以下四十八字是也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彝史記作夷下訓字史記作順下是訓同謹案馬本同史記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爲順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王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蔡集言王者常以極之敷言爲教訓斯順於帝則庶民亦順行是言則可以近天子盛德之光輝也馬王義似曲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克後漢書鄭興傳引作剋

馬曰克勝也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燮史記作內段云古內入通用入燮同部字此今文作內也

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潛左傳史記作漸段云谷永傳作湛漸益今文作漸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

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杜預左氏注曰沈漸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　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漢石經凶上有而字段云漢人引此三見皆無其字僻史記石經王嘉傳作辟後案說文無慝字古止作忒

鄭曰害于女家凶于女國亂下民　馬曰忒惡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說文作卟筮說文作簭周官省作簭

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釋文蒙武工反徐亡鉤反正義鄭本蒙作雺聲相近○霽史記作濟鄭本同蒙史記作霧大卜註作蟊當以鄭王作雺衛包改作蒙驛史記作涕說文作圛回行也尚書曰曰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段云詩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正義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定爲圛古文則爲悌故鄭云驛史記從孔安國所受古文作涕東晉古文參用古今文作圛今古文曰圛皆在曰蒙之上段云霧即霧之俗字與雺一字今古文同也克太卜注作剋悔說文作射壁中本也孔安國以今文讀爲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史記作卜五占之用句二衍忒句鄭同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雺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將立

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
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
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雺者氣
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爲貞貞正
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卦家多變故言衍貣也
馬曰占用二占筮也　王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圛圛
驛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入也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
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
極其意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立是能分別卦兆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卜筮各三人大

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故必
深

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庶人漢石經作庶民）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謹案則法也於常法有變動必有
大疑先竭其心思詢於卿士庶民而必決之蓍龜者示不敢
專以尊天也易所謂人謀鬼謀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高郵李惇云逢字句絕與上从同爲韻史記身字子字上皆有而字）

馬曰逢大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竟內則吉竟外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暘史記作陽燠史記漢志王莽傳公羊何注皆作奥下同）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
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
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　謹案書大傳以貌
配雨言配暘視配燠聽配寒思配風鄭所本與下休徵咎徵

合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曰時五者史記作是後漢書李雲傳作五氏來備荀爽傳作五韙咸備僞孔以曰時絕句屬上讀非也敘史記作序蕃作緐說文引同後案是氏古通廡史記作蕪釋詁作蕪假借字）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無史記作亾古通）

江聲曰極備卽所謂極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
聖時風若（乂史記作治晢史記作知五行志作悊蔡氏作哲）

書大傳鄭注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所謂聖聖
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
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後案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

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釋文豫徐又音舒正義鄭王本作舒史記作舒五行志公羊何注同大傳作荼蒙史記作霧大傳作雺後案鄭當作雺正義改鄭以就傳也恆史記皆作常

鄭曰狂倨慢也恆常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急急促自用也雺雺見冒亂也　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不悊厥咎荼厥罰恆燠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不聖厥咎雺厥罰恆風鄭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恆雨也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恆暘也君

不視聽則荼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恆燠也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促迫故常寒也雺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雺冒矣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納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恆風也　謹案五行傳於維金木水火沴土之下又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疴乃七十子所傳微言大義夏侯勝以諫昌邑王者足以補經正義以左氏天有六氣陰屬天陽屬風雨爲庶徵之三晦明即寒燠不及太傳鄭注之精確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省史記作省馬同古通俊史記作畯

馬曰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　鄭曰所以兼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傳曰師尹衆正官之吏　孫云易者賈子曰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俊者說文俊材過千人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鄭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爲妃尙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

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金尙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土十爲木三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雨滂沱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閒合於黃道也王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漢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

夏夏至南從朱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
可見故也　後案漢天文志曰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
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
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
失中道而東西也五行傳以恆陰配王之不極下又云時則
有日月亂行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正日月亂行之事王省
惟歲以下皆言皇極之得失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心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

是人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康
甯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
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
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　孫云說苑河間獻王曰尚
書五福以富爲始蓋今文尚書一曰富二曰壽　謹案攸好
德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失其所養好惡遂遠惟聖人根
心生色所謂性之也考終命者堯命舜曰天祿永終詩既醉
備五福之應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振驚之以永終譬大誥之
攸受休畢用公之成文武德成康所以畢命皆是也蓋如堯
舜三王之受命子孫賢聖則能敬承之不肖亦不能損其令
名大德受命其量無極包上四者而言之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馬曰凶終也　鄭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愚懦不
壯曰弱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
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
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
致康甯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
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
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令
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甯不明以擾
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
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

大中故弱也　謹案鄭以六極配五事皇極本之五行傳五
行志又以心思不容其極凶短折反之爲考終命言不從其
極憂反之爲康甯視不明其極疾反之爲壽與鄭異義者蓋
今文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四終

仁和邵順灝
桐城姚永槩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三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金縢弟十三　周書四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弗史記作不馬本同說文引作不悆段云壁中書孔安國讀爲豫釋文本又作忬忬段云忬卽悆也

謹案既克商二年卽洪範之十有三祀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穆史記作繆一切經音義引作睦古通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　傳曰穆敬也戚近也　謹案言二公分疏未可近我先王也莊宗伯云吾與爾三公之卜非武之夢也据逸周書史記武王是年六十有二矣

公乃自以爲功 功史記訓爲質

謹案功事也公爲王請命又請以其身成文武之德也

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馬曰墠土堂　鄭曰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　謹案不於廟而爲壇墠者特禱而卜非常事也

植璧秉珪 植史記作戴珪作圭下同鄭曰植古置字段云秉古以爲柄字

謹案璧珪以禮神祇非祀先王所用也周官三公執璧上公執桓圭蓋周公以三公兼分陝之事故以二者爲質也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冊史記作策其作王發遘厲虐疾作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莊云是有二字屬上讀丕史記作負

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　謹案有史古文作又通右丕子何休公羊注諸侯疾曰負茲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冊言於爾二王是保右之其負子之責在天請以旦代請假年於武王旦以身終其事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考史記作巧

謹案仁存也考壽考也不與丕古通言予存而且壽固能制作禮樂致三王之德於大平而今天下未洽元孫之材藝遠過於旦存一年則祖考子孫臣民蒙一年之福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謹案敷傅通助也段云佑俗右字孫云說文祐助也

馬云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祐助四方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烏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史記祗訓敬寶作葆朱云寶保古通作葆段云墜俗隊字

鄭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莊宗伯曰墜寶命非失天下之謂言東方未靖再動兵革恐文武之

受命既純而後之人釋之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謹案言成德永終之事命不在我則三公分陜我亦不敢任
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文選引作襲注云襲習通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莊云史記謂卜乃見書籥吉論衡卜筮篇作公曰乃是是吉又曰卜日逢吉日遇并
古文作籥詳古文甲乙篇

馬曰籥藏卜兆書管　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
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王伯申云廣雅籥管
籥也是籥爲閉屬馬鄭失之
公曰體王其罔害史記無體字周官占人玉藻鄭注罔皆作無史記亦作無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莊云惟永終屬上讀是圖二字屬下讀史記作茲道能念予一人段云古訓猷爲道今文蓋作茲猷
馬曰一人天子也　鄭曰茲此也　莊曰周公開籥見書知
許所請故言兆體王其無害言新者若再受天命然受三王
之命告以天祿永終是圖謂占書龜所告之謀也茲益也周
公言歸俟爾命及見書所示之謀知三王所以命周公者曰
艱大日益若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事亦見占書能任也任

念予一人言不許周公死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史記翼作明段云爾雅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周官注引書漢書文選注引書及孔傳並作翌說文昱日明也从日立聲翊从羽亦立聲翌昱假借字尚書此字凡六見此及大誥翌日召誥二翌日顧命翌日翌室皆當作翌衞包概改作翼不知翼訓輔訓敬從羽異聲與翌音義各別不可不辨正也
鄭曰縢束也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　謹案武
王遘疾甚危公精誠卜禱一日而瘳易緯所謂陽感天不旋
日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謹案喪如字
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于

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
崩時年九十三矣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
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
非之故流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　謹案武王崩年蓋六
十有四說見上經不曰崩而言既喪鄭以爲三年喪畢服除
是也周公時爲太宰武王喪畢成王年已及壯百官仍總己
以聽於周公管蔡因之啟商甚闚王室曰流言者不知其主
名也史特書管叔及其羣弟而不言武庚淮夷與奄者著其
首惡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說文辟法也說辟從井周書曰我之不辟馬鄭音辟傳用說文

鄭曰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有謙讓之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於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　謹案說此經者墨子衆括下至馬鄭及僞孔諸說謬亂不可縻辨惟魯世家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得之此即公羊子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又云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蓋聖人所在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周公豈得避謗言而出奔乎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　王曰東洛邑也管

蔡與商奄共叛東故鎭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謹案史不書東征而曰居東不斥管蔡而曰罪人緣周公之心而爲諱詞也魯世家言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平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詩毛氏及王肅皆本之此定論也鄭氏之誤于寶易注從之意以成王感悟迎周公歸而後東伐耳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即此所云居東二年也又曰三年踐奄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也蓋成王感風雷之變親迎周公於兵所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皆三年事也東伐雖毀皆周公奉王命以行踐奄則成王親莅之非重奄與多方也爲親迎公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貽俗詒字詩序作遺段云鄭亦作詒說也說讀如稅詩正義多誤作怡悅也非是

鄭曰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鴟鴞也嚮子斥成王　謹案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鴟鴞巧鳥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謂奄與五十國未定建侯衛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不能比隆於唐虞夏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公皆未及知故公作詩以貽之

王亦未敢誚公誚史記作訓段云玉篇云信古文作訬集韻口信古作誚皆本說文　玉篇從立心非從小也史記作訓乃訃之誤莊云古文尚書作誚今文當作信作訓作誚作譙皆誤也

鄭曰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謹案成王以爲天下既定矣即奄與五十國之蠢動公自可不血刃而定之何或敢侮予未有室家之維音嘵嘵爲哉蓋王仍未知公之志而逸豫之心萌矣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斯史記作盡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　傳曰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

之說史記徐廣注說一作簡

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釋文噫馬作懿云猶億也謹案懿億音讀抑古皆通用莊云信句抑公命我勿敢言句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史記無新字釋文新逆馬本作親迎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 謹案我國家禮亦宜之者詩伐柯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九罭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周官上公之禮冕服九章八壺八豆八簋是也大傳以爲賜魯郊禘非也成王於周公親則叔父尊則保傅非若湯之於伊尹也雷風動威而著親迎之禮孟子所謂尊德樂道必有不召之臣豈僅得禮之謂哉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 馬曰反風還反也 謹案出郊者著新迎之速傳謂以玉幣謝天非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釋文築本亦作筑謂築其根

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禾 鄭曰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禾乃無所亡失也 傳曰此以上大誥後事因武王喪并見之 謹案書大傳大誥在金縢前傳本之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五終

仁和邵順頵
桐城姚永概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大誥第十四　周書五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釋文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鄭王本猷在誥下案王莽大誥訓猷爲道亦在誥下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王曰稱成王命故稱王傳同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釋文弔音的又如字莊云弔爲叔之譌古文弔弟字相近釋文割馬作害馬讀弗少延爲句正義鄭王同馬讀傳以延洪屬讀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　謹案弗弔猶言遭家不造也不少延謂武王之享國不久也造哲言作哲也迪道康安格至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已漢書作熙師古曰嘆辭蓋古今文皆讀若嘻下同賁釋文扶云反徐音憤閉漢書作比莊云蓋今文作毖訓比毖字絕句此閉字東晉古文所改于天降威用甯帝室于乎通則此當于威絕句王絕　段云據莽誥及傳疏今古文皆無于字某案天降威三字屬下讀

段云漢武詔云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用此經也敷賁江氏聲讀敷爲傳賁爲奔以爲疏附奔走之臣　謹案敷舒也賁讀如憤言爾邦君御事發憤以布文武所受之命當不忘黜殷大事予不敢壅閉汝　王伯申云忘與亡同失也

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鄭曰受命曰甯王承平曰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謹案用說文卜中乃用也天降威猶言天降割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說文云古人蠢從戈周書曰我有𢧵于西段云壁中文孔讀爲蠢此引書乃許君記憶之誤

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紀莽作犯

馬曰腆至也　鄭曰腆謂小國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鄙莊云一切經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鄙啚二形同此鄙古文圖字也

馬曰疵瑕也　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　謹案國有疵者謂管蔡也王肅及傳以天降威謂三叔流言非是左氏春秋

曰鄙我亡也　莊云翟方進傳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覆右我漢國也蓋今文說今文鄙作啚即古文圖言天反復圖謀我周邦金縢曰是圖茲攸俟即三龜習吉之告猷也

今蠢今翼日段云翼當作翌說見金縢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大傳獻作儀說見皋陶謨段云莽誥作民獻儀並存今古文也

謹案言有賢者十人輔予以德必能撫安武王所圖之功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幷莊說見前

鄭曰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

邦于伐殷逋播臣
傳曰尹正也正義卽顧命百尹也　謹案逋亡播散之臣謂
祿父蓋武王崩商奄五十國俱不會葬卽成王卽位又不朝
故曰逋播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
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艱魏石經作囏
鄭曰汝君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畔其爲
難大　謹案艱大民不靜前卜辭也在王宮邦君室謂管蔡
也考翼謂父之所敬遠卜後卜辭也此阻撓國政之言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烏乎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莽誥作遭恤說文作卹古通
馬曰造遭也　後案予造天役猶文侯之命言造天丕愆也
謹案義宜也綏安也無毖毖也毖慎也誠也言于我不知
自憂爾君臣猶宜勸予曰其誠于憂不可不成前寧人所圖
之功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替莽誥作僭師古注僭不信也段云魏三體石經作替是今文作僭
古文作替篇末天命不僭則今文爲長
傳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
民矧亦惟卜用烏乎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畏莽誥作威釋文徐音威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丕莽誥作不古不丕通

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閟毖莽誥作毖勞段云閟毖古通用慎也蓋今文
多一勞字今文當衍一字猶民獻今文作民儀莽誥作民獻儀兩存今古文也毖兼慎勞二訓
謹案天慎勞我於成功所言大功之成未有不慎勞者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化誘莽誥作告
謹案化誘猶言誥猷也
天棐忱辭忱孔光引作諶古通
釋詁棐輔也忱誠也
其考我民莽誥作天其累我以民
謹案考成也考民猶言天其相民也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曷莽誥作害下同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莽誥作天亦惟勞我民段云今文少一毖字廣雅毖勞也毖有勞訓則勞字或後人
所增

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畢莽誥作輔
謹案曰卒曰終曰畢皆所謂成文武之德也至康王畢分居
里成周郊作畢命而後前寧人攸受休畢洪範所謂考終命
也此繫殷命亦前人未竟之事故曰若有疾莽誥不識此義
而改爲輔失之遠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傳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
之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
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正義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字孔傳衍之鄭王本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其子有後弗棄基一節蓋先儒妄增之後案莽誥無此一節晉人據以妄增之耳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
謹案考翼之名乃邦君御事首鼠兩端者所造以阻撓國
政者故言今若手無策以任三監之敗壞武功爲考翼者肯
曰吾父兄有賢子孫弗棄前人之基業乎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甯王大命卬莽誥作身敉作撫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養莽誥作長
謹案兄考猶言父兄也友親友民養指邦君御事上節責難
於身此節深責邦君御事之徂東征者
王曰烏乎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謹案肆恣也直責其自恣適己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爽邦由哲莽誥作助國道明法莽誥作定後案說文廌部定古文法形相似而誤
蔡氏曰爽明也十人謂十亂
矧今降戾于周邦惟大艱戾莽誥作定傳訓爲罪
謹案天降戾即天降割也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釋文易以豉反謹案如字
謹案人指武庚鄰指管蔡所謂在王宮邦君室也胥相也言
三監同謀欲代我室正天之黜殷命而使之自伐也爾乃不
知而爲之辭其有愧於十亂多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
甯人甯莽誥作寧古通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甯人有指疆土指莽誥作旨顏注美也王肅及正義並同段云作指者衛包所改
蔡氏曰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弗征　謹案順前王美
意欲盡天下疆土而安之
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後案武庚罪非首禍管蔡惡不忍言歸之於卜以順天命而
已聖人之公且誠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六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五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康誥第十五　周書六

傳曰康圻內國名　鄭曰康謚號　孫云史記衛世家索隱引世本宋忠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說文邡潁川縣漢志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邡集韻又有鄘地名即康也今河南汝州是漢志又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分其畿內爲三國鄁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還鄁鄘之民於雒邑

惟三月哉生魄 魄說文引作霸古鐘鼎作周莊云易納甲震三日出庚之形詳古文甲乙篇

馬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書大傳曰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劾其力爲是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　章謙存曰經言大邑指王都言新邑指下都王都起四年三月成於五年三月下都起五年三月乙卯成於六年此鄭氏善推伏生年數脗合經文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　後案百工五服諸侯之百官也說文士事也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莊云案正義鄭本洪作鴻

鄭曰鴻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莊云其當爲迓詩往迓王舅傳曰迓已也箋云迓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侯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

傳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謹案鄭注之誤辨見書序說義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

傳曰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惠恤窮民不慢

鰥寡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

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莊云釋詁顯代也酒誥惟天降命肇我民與此皆言周之始受命代商本由大王一二邦謂自邠遷岐當讀　一二邦句以修我西土句孟子趙注引冒聞于上帝是惟時怙爲句　謹案孔傳同論衡同胡廣侍中箴同冒勖古通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莊云殪當從禮記作壹同也統一大殷而受其命也左氏古文劉歆所改不可從

乃寡兄勖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

莊云釋詁在終也言康叔往此東土終文武所受之命與厥邦厥民也

王曰嗚呼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

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江氏聲云衣讀爲殷孫云宅占通度宏荀子引作宏覆乎天宋本荀子王命作王庭王伯申云衣讀若士依於德之依段借字別古輿辯通周官小宰注故書別作辯辯乂通徧鄉飲酒禮注今文辯皆作徧則徧求猶數求也
馬曰遹述也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　謹案今民兼治民
耆言之宏覆如天君道也不廢王命侯度也周公三王之道
授之康叔兄弟兼師友矣故左氏言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
爲相睦也王伯申云敷求徧求也別亦徧也由於也
王曰烏乎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後漢和帝詔引作恫矜或作瘝段云瘝俗字
鄭曰刑罰及已爲痛病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

乂民畏風俗通爾雅郭注引作威古通康漢書武五子傳引作桐顏注通脫輕寃之貌也史記作侗段云今文
孫云天威之明惟誠是傅驗之民情大可見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懋左氏引作茂古通
惠順也懋勉也
已女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伯申云應與膺同受也洛誥曰承保應膺承同部字易傳曰容保容應聲之轉
謹案服事也宅度也
王曰烏乎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潛夫論述赦篇引此節烏乎作於戲非眚作匪省式作戒非終作匪終眚災作省哉辜作辠乃作亦段云今文

後案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
離者爾式用也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所以殺
不殺異堯典怙終眚災鄭注意同
王曰烏乎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
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左氏荀子引乃大明服江氏聲云據此知時字不下屬莊云勿庸以次下女封二字當承時字下時是也是女封正對下非女封又宋本荀子引勑作力若有疾之若作而楊倞注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効上之急也段云與古文尚書異
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
刵人莊云凡言又曰者皆授讀時省文如秦碑大夫字只作夫二是也僞以又曰入正文讀之非也下並同此　王伯申云刵當作刖字形相近而誤呂刑同
莊宗伯曰非女封刑人殺人者言不得以私意刑殺人也無

或刑人殺人非女封者言女之國及大夫卿士專刑殺人
不以告女女亦竟罔聞知也非女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非
女封義亦然　鄭曰刵臣從君坐之刑　孫云古者刑不上
大夫春秋時淫刑以逞未可爲經證鄭氏律學据漢法故以
沒官從坐解經非三代仁厚之政也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宋云司事也臬司句絕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書大傳甫刑篇引又曰茲殷罰有倫莊云丕蔽要囚句下當重讀師茲殷罰有倫六字正應上非女封四句又曰二字衍文
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
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王曰女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

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致士篇引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宥坐篇書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惟勿庸以即予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又云己賊暴虐三者然後刑可即也莊云罰蔽殷彝用句女封二字承有敘時下曰於古通殺云遜當作愻愻順義同即次古通

謹案殷彝常法也義刑義殺因時制宜周官所謂重典輕典不常用也故曰勿庸以即

已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敃不畏死罔弗憝敃孟子引作閔憝作譈罔弗憝上孟子說文俱有凡民二字

謹案凡民自得罪荀子解爲民自服罪孟子說爲不待教而誅趙注凡民無不得殺之不待君之教令孫云若今律登時殺死勿論矣說文憝怨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謹案元惡猶首惡也顯代也長兄於天倫有代父之道故曰天顯鞠子稚子也弔至也左氏檃括此經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經言子弟不孝不友父兄亦不得自罪之必於政人得罪且親親得相容隱與寇攘姦宄殺奪人於貨者異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謹案別與辨徧通王伯申說是也播當作譒說文譒敷也此敷字衍文後讀者以訓詁字入經耳造字下疑脫獄字讀爲乃辨譒造獄

鄭曰訓人師長　謹案正人即政人三卿也庶子諸子也諸節馬注大誓諸受符節有司也乃別播造漢王尊傳尊曰經所謂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蓋不循常典別造非刑者也

民大暨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莊云民下疑脫有字念當爲諗諗念古通毛詩傳諗念也箋告也說文諗深諫也率古律義率謂以義起法非常法則官所謂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者也凡言義者皆當議之故曰其義刑義殺勿庸以即

謹案民有大暨者非以告而以勿庸用病其君是所引進者皆非善類矣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受顯戮乃我之所大惡女國中大小臣工有若此者是大背乎明德慎罰之訓矣由義律而殺之可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謹案左氏云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宋昭公自知無道也康叔爲孟侯其所屬之侯伯有不能以道治其家人或專殺大夫大夫士相殺而不能禁止是大廢王命非德教可治言當以九伐之法正之也

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莊云由猷通由裕句乃裕句懌荀子引作擇涉呂刑文而誤耳說文無懌字凡懌本皆作斁陳第云斁當訓終本之廣雅

鄭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　孫云典常法也由裕道也敬忌謂明德慎罰也　謹案民穢治民者言之下及上後及前之

謂及言女君臣咸能薦遹文考則我天子之業以成　莊云梓材所云用斁先王受命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正義鄭云迪下讀今不從

孫云爽明也迪道也求終也適善也在存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後案屢當從說文作婁段云殛當作極

王伯申云于猶越也與也適及之詞行道也言告女德之說與罰之道也　謹案此以明之未戾天之降殃責之於躬以終明德慎罰之旨言宜尚德緩刑也孫云迪作也婁亟也數

也

王曰嗚乎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女瑕殄王伯申以遠乃猷裕為句

孫云蔽塞也敏疾也猷裕方言云道也瑕遐通遠也殄絕也言女無作怨於民勿用非道之謀非典之法以蔽是誠心丕乃疾敬德以安女心顧省汝德遠慮汝道乃以民安則其德雖遠而不絕言世享也

王曰嗚乎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孫云享獻也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山川社稷所謂命祀也明勉也服命謂七章七命也　謹案高乃聽傳謂遠先王道德之言是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女乃以殷民世享告唐石經作誥古通

莊云勿替句敬典聽朕告句女屬下讀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七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檕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六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酒誥第十六　周書七

王若曰 釋文馬鄭本作成王若曰段云馬氏所言俗儒謂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是今文亦曰成王

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　鄭曰成王所言成道之王

謹案馬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是也此後世孔子慮後世有周公攝政稱王之邪說別嫌明疑而加也詳書序說義

明大命于妹邦

馬曰妹邦卽牧養之地　鄭曰妹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諸國屬鄘故其風言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王觀察云毖同必廣雅必敕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王伯申云正官之長事官之屬周官萍氏注引作政古通

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大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又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莊云我民迪句

謹案迪道也周道重稼穡惟土物愛謂不爲酒醪以糜穀也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莊云妹土嗣妹邦之嗣君也爾股肱純言其臣下皆純一也藝黍稷事父兄欲以周道化之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白虎通引以遠服賈用爲句孝養下有欽字

馬曰洗盡也　段云肇敏也　謹按洗腆美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後案羞耇養老也惟君君燕其臣也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其臣燕飲則得飲酒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鄭曰饋祀助祭於君　謹案介右也爾助祭於公得自擇左右用燕安逸樂不廢政事此則飲福受胙而禍害不生者也

以上三節言沬土之農工商賈以孝敬爲教值父母喜慶之事可以洗腆用酒豳風所謂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也其臣工有養老燕享之禮助祭旅酬之事飲酒亦不爲量非是則祟

飲羣飲矣方重禁酒而列不禁之條者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所謂作稽中德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謹案棐俌也徂往也臣任奔走之事稱徂亦稱往梓材肆徂
肆往是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莊云迪屬上句畏入顯句
謹案殷道重教天顯天之明命也經常秉執哲知也毁教尚
敬畏相君之敬大臣也有恭臣之敬君上也傳曰崇聚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白虎通引侯甸任衛作男伯
傳曰宗工尊官也尹正也亞貳也百姓里居百官族姓致仕
居田里者　鄭曰飲酒齊色曰湎說文湎沈于酒也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傳曰祇辟敬法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
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
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莊云厥蹶通言顚覆其命

在今後嗣王句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句保越怨不易句誕惟厥縱以下二十字宜在不惟自息乃逸下不惟誕惟文義相應與下弗惟誕惟文義同也不克畏死辜句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句自酒之自古通鼻眉說文眉臥息也从尸自聲文泆又作逸亦作佚說文衋傷痛也从血聿皕聲正義自酒俗本多誤爲嗜酒
謹案言紂沈湎其身顚蹈其命不顯於敬民任其斂怨而不
悛荒湛於酒不惟安息逸樂而已又爲長夜之飲以酒爲池
縣肉爲林使男女裸而相逐民無不衋然傷心者乃其心疾
急敖很又作炮烙之刑明知災咎及身下邑都城將底滅亡
而不憂懼不念殷先哲王之明德恤祀一旦而下民怨毒其
政腥臊馨香不登維天不饗喪亂並興酒之流禍如此反覆
咨嗟爲後人監言至深痛蓋悲管蔡之漸染餘風而禍亦不
旋踵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段云墜俗隊字莊云撫讀爲憮然之憮
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定辟矧女剛制于酒孫云毖同必疇鄭作壽圻詩小雅作祈違白氏六帖羣經音辨作韋
劼爾雅固也說文慎也毖敕也　後案殷獻臣殷之故家殷
士膚敏者也　鄭曰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孫云友讀爲
右左右史比近於君故曰友　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
朝祭之近臣順壽萬民之圻父謂司馬主封圻之事　馬曰
違違行也　傳曰薄迫回邪之農父謂司徒順安萬民之宏
父謂司空諸侯三卿愼擇其人而用之則法制定况女剛斷

於酒乎　孫云矧詞也傳皆釋爲況非也
厥或誥曰羣飲女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王伯厚漢藝文志考云漢人引作女無失段云王莽傳引君奭遏佚亦作失釋文佚音逸古失佚逸通拘徐鍇說文引作拘獻拘擣也江氏聲曰獻當爲𤢔說文𤢔議辠也从水獻與法同意莊云小篆𤢔隸變从言尙書古文借臬今文或借獻也孫云殺同粲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莊云又惟殷之迪句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句
謹案殷道尙教諸臣惟工之湎於酒者乃既往不咎者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數教在寬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莊云惟我一人弗恤弗蠲句乃事屬下讀
鄭曰斯析也　謹案傳訓斯爲此較鄭爲順有斯謂率教者明享謂受福保其祿位也　孫云恤收也蠲潔也　莊云乃事卽謂殷之諸臣惟工也

王曰封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段云書序王俾榮伯馬本俾作辨辨讀如徧雒誥平來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之轉皆訓使
傳曰辯使也　莊云乃司民讀殷民也
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困學紀聞引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脫簡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卽此等句後案王伯厚此說非也劉向見有脫簡卽應補入且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圭璧之句想是伏生別得逸文所無其俄空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考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揚雄據別本以爲酒誥亡耳　古者詐之

皇淸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八終

仁和邵順頖
桐城姚永槩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七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梓材弟十七　周書八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

謹案大家殷大族孟子所言巨室其有小賞罰辟除得專達也王謂天子下厥臣謂天子之命卿及三監邦君有大事詢謀之以達于王而後行也

女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莊云女若恒句越我有屬下讀曰字衍

謹案若恒言順常師師衆長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尹大夫旅士也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論衡引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段云今文尚書乖異如此

謹案彊戕同聲有宥古通開漢避景帝諱改賢監形相近亂率形相近爲化同聲

謹案厲害也徂往皆謂臣也言君先敬勞民其臣罔不從之其臣之能用輕典以宥過者亦見其君之用輕典以赦過宥罪也懋廣雅釋詁過也馬云戕殘也上二篇言刑亂國之法此篇言刑新國之法

王啟監厥亂爲民

謹案言王之建牧立監爲治民也自此至篇末乃周公告成王之言其意與誥康叔者相屬故合爲一古人文法不拘猶康誥酒誥之王爲成王而所言仍周公之言也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屬說文引作媰云婦人妊身也汪氏喜孫云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折獄此敬亦矜字矜寡即鰥寡堯典有鰥史記作矜詩桃夭序鰥民疏或作矜何草不黃之矜韓詩作鰥古鰥矜同音通用後案廣雅釋詁媰身也廣雅引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媰孀媰是妊身孀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並言之

鄭曰無相殘賊無相暴虐　謹案大傳說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合由以容者謂仁政先及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謹案效考績也以用也引長也恬安也辟法也言自古王者

立監之意若此無所誅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正義二文皆云斁即古塗字夏侯古文四聲韻塗字下引籀作斁莊云隸古定本塗本作斁僞孔讀塗衛包改斁爲塗遂失劉向文子及杜林衞宏相傳之書案斁當如字讀說文斁終也言塈茨丹雘所以終垣墉樸斲之事也起下用斁先王受命說文雘字下引周書曰惟其斁丹雘段云古文尚書作斁本或說文本作斁轉寫者誤之

謹案稽計也詩曰文王既勤止三言既勤以興下先王既勤也田一歲曰菑陳修皆治也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茨以茅葦蓋屋也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塈亟也梓古作杍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雘善丹也

鄭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　大傳伯禽與康叔

兄商子覲橋梓而知父子之道段云今文家說不必盡合書
義　後案周公丁甯康叔欲其善繼文王之志故有此三喻
猶大誥堂構播穫之說也馬本梓爲杍杍有子道此篇命名
獨取梓材者正以杍之樸斵丹雘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
業成于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明乎此
則前二篇之詳于文王略于武王亦無疑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
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莊云毛詩使不挾四方傳夾達
也此夾亦當作挾與毛詩同挾浹通釋文付如字馬本作附
懌又作斁下同莊云說文無懌字凡作懌皆俗改也孫云作
始也享作猶言作享王
伯中云用以也屬下讀

後案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
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約束也曰今王曰王誥成王曰先
王曰后謂文王武王此一節言先王用德以懷庶邦故能格
于皇天有人有土以受命今王亦當以德和民以終先王所
受命也其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故舉先
王之時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
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染于舊俗者故以和懌先
後迷民言之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謹案已讀如噫詞也言殘侯衛之意欲其夾輔王室與國同
休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即此意也

後案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儆戒諸侯且
以勉王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九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八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召誥第十八　周書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後案望說文作朢）

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言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後案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史記周公行政七年作召誥洛誥鄭從大傳說劉歆三統術及僞傳用史記說鄭云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者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正義以既望爲十六日以是月朔是乙亥望是己丑既望是庚寅據乙未溯之本漢志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　鄭曰于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

後案說文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史記索隱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鄭曰相視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朏漢人或作䨏段云今文之異洛當作雒）

說文朏月未盛之明月三日也漢志推得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五日戊申正義二月乙未而發豐至洛十四日也　後案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也　王氏伯申曰越若詞也越若來三月五字爲句逸周書世俘篇漢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文法與此同

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鄭曰汭隈曲中也逸周書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後案古者大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路其奇數也云郛方七百里者誤當作七十里郛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郛下云制郊甸方六百里謂王畿也郛出畿外五十里必不然矣孔鼂注五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路寢王所居明堂在國南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段云翼當作翌下同）

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無事也　謹案下文郊社之事王親主之洛誥亦云恭孺子來相宅則是時王亦至洛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疏曰丁巳月十四日也　傳曰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正義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地稷皆省文也不言告廟亦省文也

孫云洛誥言騂牛此時尙稱殷禮用白牡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後案舉社以見稷也傳謂社稷共牢又云句龍后稷祀爲社稷皆誤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謹案三月甲子二十一日也距乙未三十日傳曰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之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鄭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實玉大弓此時所賜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思齊養引越乃御事無自字

鄭曰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　後案王既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摯見之幣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陳王及公之意　蔡氏曰誥告殷民其本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烏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烏乎曷其奈何勿敬

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段云瘝俗字爾雅郭注引作鰥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鰥字莊云智當作知藏當作臧

鄭曰鰥病也　傳曰賢智隱藏瘝病民者在位言無良臣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莊云猶文知疾相近知當爲疾害也徂讀爲狙伺也

莊云夫猶此也民攜持其妻保抱其子以哀呼天而此在位之病民者惡其害已何其逃亡而出執之　孫云知匹也夫知猶言匹夫

烏乎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

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段云墜俗字當作隊下同

鄭曰面猶回向也　孫云子字也格升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烏乎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段云小徐本說文引丕諴于小民無能字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段云說文石部碞磛碞也从石品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巖同又山部嵒字音義畧同品部嵒字讀與聶同多言也音義與嵒別王伯厚誤爲一字江氏聲云漢人以顧字屬上讀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鄭曰自用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

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論衡引作初服厥命　莊云今文脫乃字東晉古文脫今厥命三字

嗚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孫云貽俗字當作詒知詞也張詞也俗刿字與知字形相近而誤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為句王伯申云用以也

謹案左氏春秋言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史云周過其歷秦不及期故召公反覆于天命之修短而歸本于敬德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朱武曹曰小民乃惟刑句刑法也

潛夫論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說喜而增歷數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莊宗伯云周道親親商道尊賢商有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命哲不逮也成康守尚德緩刑之戒故天下安康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厲幽壞之而宗周滅矣雖有東都命歷安得如夏商哉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後言也百君子王之諸臣與羣吏　莊宗伯曰召公稱予小臣周公未嘗稱臣緣成王之義不敢臣周公也讎匹也讎民謂二王之後友民友邦之君威命刑法明德禮教也末猶終也成命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詩頌所謂昊天有成命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傳曰我非敢獨勤而已　蔡氏曰奉璧幣卽上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終

仁和邵順國校
桐城姚永樸覆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九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洛誥第十九 周書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莊云復白也辟法也禮盛德記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

謹案荀卿伏生諸人說周公攝政致政之謬辨見詖義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謹案基始也謀也基命定命詩頌所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弗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者也如弗敢及即夙夜宥密也允嗣保安也或云太保召公也其謀作民明法嗣制作禮樂之事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禹貢瀍瀍俗字當為廛

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眾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先卜河北黎水者近于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說之 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瀍水東今洛陽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後案河朔黎水謂黎陽也續漢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北續志又云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羣經音辨平使也引書平來以圖段云此賈氏据未改尚書釋文采入者伻俗字下同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 馬云貞當也 莊宗伯云二人文武也正義拜手稽首施于極敬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謹案作周匹休者言制度與鎬京相匹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

班乾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王曰秩序也 謹案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時洛邑初造禮樂未制故先用殷禮也咸秩無文者如以宗高為中嶽之類翟方進傳引此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咸祭之是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莊云曰記功之曰當為越越記功句宗以功作元祀句

謹案宗以功作元祀者孝經詩序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以義創夏殷所未有也明堂之禘惟文祖烈考配位在堂上與享者十亂文母亦在臣位所謂受命篤弼在功載者也惟命曰者成王命周公與享明堂若商阿衡之

與享于大禘也俗儒遂以為成王賜魯郊禘矣
乃女其悉自教工教工大傳作學功謹案學从臼聲與教效同類異部可假借壁中書孔馬鄭本不可見王肅用伏生訓改其文也
莊云大傳引此作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白虎通釋名皆云教效也是今文雖作學亦讀胡孝反同東晉古文說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易傳太初篇曰大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又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此言明堂為天子所自學學讀如字　王肅曰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同　謹案伏生蔡邕王肅三說大義略同大傳當得本訓此汝周公誚成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奚延上封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段云燄燄左氏傳杜注及唐石經作炎炎不知此字衛包所改梅賾傳引作庸庸蓋今文本炎庸本雙聲

傳曰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段云伻當作平嚮當作鄉

傳曰若彝謂順常道伻鄉即有僚使臣下各鄉就有官汝永有辭長有美譽于後世

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正義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女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頒說文引作攽莊云朕當作伕古文以為訓字暇當作瑕乃當作適說文適驚聲也或云適往也讀若仍經典借作乃蘉即讓之訛七隹反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句予不敢廢乃命句不暇不永之不讀丕餘如字乃是之乃讀仍餘如字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蘉勉也　莊云頒訓不暇謂布文武之大訓遠也仍是不寢謂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也不永永也正父謂公卿三事大夫若順

也　孫云毛詩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偁孔以正父謂武王不通古義

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段云廣雅釋詁農勉也章云農厚也孫云明勉也傳云裕寬裕戾來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大傳烈上有德字荅作對四方上有萬邦二字民下無居師二字

王石臞曰明勉也釋訓亹亹勉也禮器鄭注亹亹猶勉勉也詩江漢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

謹案公言明農言自勉勉也王言公明保予言勉輔予也居師言四方民之居洛師者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謹案謂肇稱祖文王而宗武王之大禮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段云旁古文尚書作方此衡包以今文改古文也廣雅方大也迓釋文馬鄭王皆音魚駕反魏文帝紀漢獻帝詔引御衡不迷段云古文作御僞孔讀爲訝衡包改爲迓謹案漢讀以御衡不迷爲句孔傳以不迷屬下讀今不從
鄭曰稱上曰衡　謹案御衡不迷言致太平而風雨時節卽
堯典烈風雷雨不迷之義也
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莊云文王之勤武王之教予沖子所夙夜慎祀者也中庸所
謂成文武之德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謹案言公之功備道予甚厚予無不順是此答篤敘乃正父
罔不若之言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莊云予小子其退卽辟句于周命公後句
莊云退逡循也言少緩也　謹案言當逡循就法于周謂成
周命公後謂封魯公以爲周公主封凡蔣邢茅胙祭爲賽內
子入爲王卿士也章謙存引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
伯禽弟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伯申云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敉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云說文引亦未克敉公功今從王讀
鄭曰敉安也　謹案迪適也適事也言四方致治未定于祖
宗祀典亦未成公功事大其後猶言克開厥後謂大封公諸
子士事也師工衆官也言入爲卿士監我治事之衆臣以大
保文武所受命民世爲疑丞輔弼以治內也春秋有宰周公
凡伯祭公祭伯祭叔皆周公之後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書祭公解公無困我哉漢書元后傳杜欽傳引公無困我蓋哉我形相近而致亂也
謹案定謂公定宅也往卽退卽辟也肅進將大祗敬歡樂也
斁厭也康事安民之事公勿替刑言公自制法而舉行之以
答予不敢廢乃命之言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宏朕莊云朕當作佚古文訓下考朕與朕同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句大傳曰以揚武王之大烈謂是今文本作訓也段氏孫氏俱采之
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烈威
也
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段云恭孺子之恭孔訓奉字本作共衛包改之莊云恭孺子來相宅句其大惇典句殷獻民屬下讀
莊云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卽召誥所謂庶殷丕作是也故
曰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孫云曰同欥說文云詮詞也釋文單音丹馬丁但反信也莊云朕當作訓

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皥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

伻來毖殷乃命甯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謹案鄭以乃命甯爲句今不從

鄭曰周公謂文王爲甯王成王亦謂武王爲甯王此一名二人兼之又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皥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王命周公攝主祭故以秬鬯二卣周禮廟用卣精意以享曰禋蔡氏以敬則用祭器以秬鬯爲賜周公則文侯之命江漢之詩皆以一卣且亦賜之以祭告其前文人也鄭以爲告五帝

太皥之屬非也周官上公之禮再祼而酢鄭注爲宗伯攝主瓚璋瓚祼王與后賓乃酢王亦非此禮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莊云自當作阜周書祭公曰女無以戾罪疾孔鼂注罪疾謂己所行是彼亦從洛誥讀自矣不必破字朕當作訓厭唐石經宋岳本作猒

馬曰厭飫也　謹案此禋祀報辭曰殷乃引考殷乃承敘順王毖殷之意曰萬年猒于乃德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順二王保佑子孫祈天永命之意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釋文傳及馬以王在新邑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正義鄭以烝祭上屬後案釋文鄭讀脫祭字莊云烝蒸通禋祀用燎非冬蒸之烝祭歲屬上讀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漢書律志引作策祚云騂當作垟

鄭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　莊云夏時初歲祭郊也此歲祭卽禘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蓋先郊後禘郊以稷配天禘以文武配上帝曰烝者周禮所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禘嚳之禮當是五年一禘而周頌無樂章可考或卽雝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曰維羊維牛此用特者蓋變禮也周公不之魯封伯禽以爲周公主魯于是有六廟亦變禮也鄭以此爲禘祭文王意王于清廟恐未然矣成王以七年十二月初至洛邑至明年

文武於廟命周公後成王本欲于鎬之辟雍命公後而以秬鬯二卣使周公于洛之明堂告太平于文武以明公功是當己不敢當之意周公則以毖殷之事爲成王命己者至于太平制作乃王之成績非臣下所敢專故成王卽以其年十二月至洛也成王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宜先郊後廟而以十二月告文武于廟八年正月朔旦冬至祭天者蓋以命公後而告文武于中宮與時祭異故用特牛蓋戊辰烝祭歲南郊之祭卽夏時之正月肩藝初歲祭也入太室祼明堂之祭也戊辰爲八年之元日明堂特祭文武告周公後爲七年十有二月自是二事劉歆鄭康成說俱非也　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年夏之仲冬始于新

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
後案傳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故召誥三月丙午朏
推之于中間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術歸餘
于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據歆則爲閏九月非也大傳召誥
在五年洛誥在七年以五年三月丙午朏推至七年十二月
幾而三年必有一閏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自
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
月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莊云殺當爲杀古文杀與杀形近而誤格假瑕古通王賓杀禋句咸瑕句釋文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今不從

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　王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

賓故封其子太室清廟中央之室　莊云王賓二王之後乘
禋即奉璋也瑕王致瑕辭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室中二祼
以此祭文王武王王初祼各一王賓亞祼亦各一詩云殷士
膚敏祼將于京是也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謹案命公後作册在成王即位之七年十有二月戊辰烝祭
歲爲八年之元日史先書郊祭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
不敢過其數也　馬曰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

謹案誕保文武受命謂武王崩後周公總百官喪畢定東土
建侯衞作洛邑以終武王之志至此制作禮樂告成太平凡
七年也葢武王崩踰年成王卽位稱元年此七年卽成王之
七年也若周公踐阼稱王改元紀年之邪說自孟子沒後大
義乖反皆託洛誥復辟明農之文而不察其本訓馬鄭諸儒
又從而播其狂瀾莊先生旣辭而闢之余復順經文疏通證
明之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一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多士第二十　周書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　謹案元年當爲八年或七年說詳洛誥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王侍郎伯申云大誥弗弔天及此弗弔旻天皆當連讀莊云弔古文弟字讀爲淑善也弗淑猶言不造不弔也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孫云佑釋詁作右

孫云佑助也將奉也勑同飭正也言天周佑助天命奉天明威致王者之罰勑正殷命以終上帝之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釋文馬本作翼義同正義鄭王本弋作翼王云取也段云弋翼古音同僞孔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

馬曰翼取也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莊云惟天不畀允句與多方惟天不畀純同固江氏聲从薛季宣書古文訓作忎云古怙字郭夏皆以忎爲尚書固固不當从心郭夏又無古文怙江說是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釋文畏如字一音威莊云讀威是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釋文于時夏馬以時字絕句莊云庸帝之帝當爲適壞字也釋文泆音逸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段云嚮當作鄉衞包所改佚泆佾屑逸古同音字

江氏聲云引逸謂引進遺逸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曰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言湯責伊尹于桀桀不能用也　孫云格同假釋詁升也降格猶言陟降有辭言有罪狀也論衡曰天無爲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此今文家說也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　謹案王充以上帝爲舜非也傳意本之不如江說爲長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恤史記作率

孫云明勉也恤顧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莊云失當爲泆澤當爲斁史記作帝無不配天者帝字屬下讀殷王亦罔敢泆句

謹案董子說三統之前推而遠之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鄭注同之天神毛詩傳審諦如帝帝與禘諦通言殷賢聖之君無敢淫泆故其終也大禘之禮無不配天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傳曰帝乙以上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泆魯世家作佚

史記訓爲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　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

謹案天顯天之明命酒誥所云畏天顯也民祇民事所當敬

者酒誥所謂罔顯于民祗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謹案孟子所謂滅國者五十也有辭有辜狀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傳曰周王文武也丕靈承帝事言明德恤祀天命周割絕殷命告正于天謂既克紂祡于牧野告天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蔡氏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事不貳適之謂也殷士膚敏祼

將于京王家我適之謂也　傳曰不正紂不能正身念法

莊云此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之事也公羊春秋誅君之子不立三王通義禮喪服小記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鄭注爲誅君也武王念殷受身爲天子而立武庚以奉殷祀非也天惟五年須暇之武王何敢遂黜之孟子所謂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甯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隸釋漢石經殘碑有縢天命元朕不敢有八字下闕

莊云不敢有後卽無違今文義長召誥曰位在法元是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肆矜論衡引作夷憐段云夷肆古音同部矜當从漢碑作矜讀如鄰今文也經典說文矜字皆譌从今而古音亾矣王伯申云肆矜二字連讀下文畀矜二字亦連讀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　論衡曰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尙書曰予惟率夷憐爾　孫云簡擇也敢猶言不敢也　王伯申云率同聿詞也肆緩也言我惟緩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漢石經多士上有告爾二字奄說文作鄣移同迻遐俗字當借瑕逖古文作逷遜當作孫或作孫下同

莊云此言成王黜殷命殺武庚誥庶邦之事卽多方是也當

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閔于乃邑謀介接讀移爾遐逖句下比事臣我宗多遜卽召誥之庶殷丕作洛誥之殷獻民亂爲四新辟是也　謹案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　王肅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　後案降命謂下令卽作誥王注非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莊云當移入多方篇

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釋文賓如字徐音擯馬云卻也漢石經洛皆作雒惟皆作維賓作賓

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甯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幹俗字當作榦釋文啻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

莊云宋王柏書疑謂多方篇自王曰烏乎猷告爾有方多士以下是此篇錯簡亦宋人改經積習但謂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與多方迪簡在王庭尚爾士有服在大僚是二篇前後相應不爲無見成王伐奄時未營洛邑不得云自時洛邑此爾乃尚有爾土四十字與多方爾乃自時洛邑三十九字彼此互錯當改正　謹案多方作于成王三年商邑甫定故辭氣多駿厲嚴肅多士作于成王八年成周既定故詞氣加和風甘雨莊氏珍執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閱于乃邑謀介十三字及爾乃自時洛邑至有服在大僚三十九字入此篇而以此篇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十三字接此爾乃尚有爾土以下四十字入多方篇文義如天衣無

縫質諸聖人而不易者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江氏聲曰居居業也詩曰職思其居　孫云幹體也楚詞云去君之恆幹廣雅釋詁幹事也　王肅云女其有安事有長久年于此洛邑　謹案殷民之未爲惡者可以迪簡在王庭習惡者身雖有之而不可用其小子之去故取新者乃可興起之夏時書鳴隼之義成王所以命蔡仲也從爾遷言從女爲始遷成周之祖以誘勸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莊云王曰下當重讀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句又曰二字衍說見康誥又云古文孚弓故字形相近或卽古文國字言我也言我與爾子孫居洛日久今雖新邑攸卽古國自我與爾爲始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二終

仁和邵順穎校
桐城姚永槩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一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無逸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曰烏乎君子所其無逸段云無逸書大傳作毋佚史記論衡同今文也漢石經作毋劮漢書師古注引作亡逸

鄭曰烏乎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稽漢石經作嗇王伯申云古依隱同部聲白虎通衣者隱也

論衡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

文王以爲常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釋文相息亮反彥五旦反○乃諺既誕漢石經作乃憲既延否作不莊云不當爲丕石經丕否皆作不

莊云史記云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訓憲爲業訓延爲久是史公從安國問者亦同今文矣

周公曰烏乎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昔在中論作在昔釋文嚴馬作儼段云古通用自度漢石經作自亮治作以祗史記作囊享史記石經作饗莊云依傳疏讀畏天命句自度治民句荒甯句

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鄭曰中宗大戊也又曰恭在貌敬在心　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傳曰言大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疏曰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時中論作實屬下讀暨古文當作息商頌譜作洎亮陰論語作諒陰雍記作諒闇書大傳作梁闇漢五行志作涼陰雍禮記史記作讙嘉史記作蜜邦作國無時或二字九年作五年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論衡同

馬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又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

宰信默而不言　鄭曰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又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又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小人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大小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鄭同　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傳曰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
稱祖正義殷本紀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
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備彪傒曰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則
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
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
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鄭元云云妄造此語也
傳稱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
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孫云呂氏
春秋後漢書邳㣶傳有殷高宗放逐孝子孝己之事書傳史
記或作祖庚馬鄭所本也司馬貞索隱據紀年以爲祖甲亦
同馬鄭王肅說本劉歆毀廟議皇甫謐帝王世紀僞孔傳同

之或今文家異說也　段云今文祖甲當爲太宗序亦當爲
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今本史說或淺人用古文改
之下文今文當是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實勝古文鄭
注失之誤王肅失之瞽矣

自時厥後立王漢石經或作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下闕洪氏隸釋云此碑獨缺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立王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
三年生則逸中論引不重出勞下有苦字耽論衡引作湛之從後漢鄭崇傳論衡中論皆作是從亦罔或克壽鄭崇傳論衡引作時亦罔有克壽無自時厥後句段云古文或今文有同韻字四三中論作三四

周公曰嗚乎厥亦惟我周段云大傳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毋佚白虎通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茲古文厥亦惟我周今文厥兆天子爵今文即肇基王迹之謂孫云兆亦字形相近顧廣圻以爲脫天子爵三字惟我周屬下讀莊云宋元本引書逸篇非無逸篇也王伯申陳恭甫說同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釋文卑如字馬作俾俾使也
孫云抑抑愼密也服功皆事也文王就卑賤之事安居之功
田作之功　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
就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段云恭漢石經作共孔傳亦不訓敬與恭別漢石經民作人鮮作于谷永傳引同今文也鮮恐于之誤羊于字形近又因下鰥字魚旁而誤增之漢石經鰥作矜朱武曹云齊魯之間鮮聲近斯斯于皆辭也
傳曰以美造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釋文昃本亦作仄遑楚語作皇段云遑俗字衛包所改楚語引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是約舉之古政正通供當作共盤于遊田晏子引作盤遊于田田西京賦引作敗莊云江氏聲據國語漢書谷永傳漢石經謂以庶邦以萬民皆衍文然據石經自克以民即以萬民惟政之恭義此庶邦與上萬民互錯耳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朱云中終古通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

周公曰嗚乎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漢書谷永傳引作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供石經殘碑有酒毋劮于游田維下闕二字是今文經作酒于逸作劮游下無于字供作共與谷永傳同亦無以萬民三字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

無皇曰今日耽樂皇漢石經作兄況通孫云況益也皇暇也謹案耽當作湛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
于酒德哉謹案訓順古通段云今文無作毋受作紂孫云酗當作酌唐石經作酗
周公曰烏乎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
胥譸張爲幻譸釋文馬本作輈莊云說文言部子部兩引此句皆無民字胥字譸毛詩爾雅作侜郭注引書亦無民字胥字段云後人用傳文而增之也莊云二字當衍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
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聽漢石經作聖又作人乃訓變亂正刑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莊云不聽當爲否聖下同詩云或聖或否訓當作馴假借字兩否字俱讀丕王觀察云違與偉同亦怨也
周公曰烏乎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
謹案迪哲猶言由聖與否聖相反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
時不啻不敢含怒皇自漢石經作兄曰
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　王曰況滋益用敬德　鄭曰不
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
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身
謹案辟法也綽緩也叢聚也
周公曰烏乎嗣王其監于茲漢石經烏乎作於戲無其字匡謬正俗云古文烏虖今文皆作於戲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三終　仁和邵順嶽　桐城姚永槩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四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二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君奭弟二十二　周書

周公若曰君奭說文奭盛也从大从皕皕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後秦明卿又有奭字形相似又有皕字古文以爲醜字皆从二目故史籀以爲名醜奭則名奭也
孫云史遷說召公不說在周公當國之時後漢書申屠剛傳
注以爲在致政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編次在多士後疑非當
國時矣　謹案莊氏書序說義以爲此篇作於成王未迎周
公之前最當豳風序所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可破一
切妄說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

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莊云弔古文叔字說
見大誥段云墜俗字當作隊終漢石經作道釋文馬本作崇云充也祥石經作詳
鄭曰言與君奭同知舉殷與亡以爲戒
烏呼君已曰時我釋文已音以莊云當音記卽說文㠯字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
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莊云遏佚前人光在家句不知天命不易句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孫云經常歷久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
沖子
孫云迪道也施延也

又曰莊云施于我沖子句重讀又曰二字衍謹案王肅謂重言天不可信亦通

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甯王者卽文王也

莊云甯王武王也德得通延長也庸用釋舍也言我爲甯王祈天永命惟得永延而天不可信僅止二年文王所受純佑之寶命不幾失隊乎哀痛迫切情見乎辭矣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燕世家格作假乂訓治盤作般

馬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　鄭曰皇天北極大

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以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孫云率同聿詞也陳道也　謹案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子孫而六謂三宗之廟親盡則毀而明堂大禘聖賢之君皆升配天此六臣亦與享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孫以天惟純佑命則爲句實當爲寔古通王褒四子講德論引作迪一人使四方李善引孔注迪道也孚信也今傳無之是今文故作迪事作使無有字于字李善引書亦無于字釋文奔赱又作本奏

謹案純右命則承上多歷年所言之所謂命歷年也商實猶言王家百姓百官族姓也王人江氏聲云王同姓之臣也恤愼也孫云小臣微者屏侯甸之爲屏藩者矧詞也奔赱毛詩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稱舉也乂同艾相也辟君也孚信也稱商之多賢臣以明已之不敢辟相位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　謹案謂殷之賢臣與天同壽可以保治有殷于萬億年有殷嗣謂紂也天天位也孫云滅棄也威則也滅威與命相則反天位殷適顚覆典刑雖有

輔相而殷命既隊矣今女長思其所以興亡則能保固天命其治理亦顯于新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引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爲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莊云今文無明我新造以下十五字鄭讀割爲蓋按割害字之誤害曷通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釋文南宮馬本作南君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莊云若虢叔五句當重讀又曰

二字衍謹案當重讀無能往來句茲迪猶言迪茲古語也
鄭曰蔑小也　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
臣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　謹按朱
武曹云無能能也重言之者猶大雅云予曰有疏附有先後
有奔奏有禦侮也逸周書祭公解追學于文武之蔑孔晁注
蔑微德也迪茲彝教謂道文王之彝訓故能使精微之德降
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
時受有殷命哉釋文冒馬本作勖勉也段云冒勖懋古同音
孫云昭同詔相也　謹按迪見冒聞于上帝所謂格知天命
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
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說文䀮氐目視也周書曰武王惟䀮莊云䀮當爲冒聞于上帝之冒古文作䀮假借字也天在上視下故曰䀮與康誥同惟冒之冒當爲勖與康誥乃寡兄勖同勖从冒亦假借字下丕冒同咸王伯申云滅通讀加克滅矦宣多之滅
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
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莊宗伯以收字屬上讀
鄭曰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
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
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莊宗伯曰小子同未在位家人之
辭收卽假以恤我我其收之之收誕無我責收者謂成德之
事無乃我二人之責乎言當勉我以不及也
公曰烏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　謹按是時東土
未定禮樂未作周公之憂方大而召公及王以嘉禾旣獻鳴
鳥常聞以爲天下已安已治矣何皇皇乎若未定爲故曰告
君乃猷裕不以後人迷謂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乃能御衞不
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女明勖偶王在亶乘
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在亶乘茲大命句惟文王德丕承句

莊云此述武王之顧命以屬召公也言文武未竟之志悉以
命女作民之極明勖皆勉也偶輔也乘承通
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奭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
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
人于丕時莊云朕當作俟不允之不讀丕
謹案襄成也二人文武也合謂同志也天休茲至所謂假以
溢我也戡勝也明我俊民言興賢也丕時言太平時制禮作
樂告成太平後賢後王守之不迷而後予與女之責可紓也
烏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傳曰厚輔文武之道用能至于今日休美　孫云冒懋同勉
也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
可使也　謹按咸讀克咸厥功之咸和也文武之德未洽天
下周公主陝以東而後東至淮夷海邦莫不率從也爾雅俾
從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江氏聲云惠古通慧
孫云言我不智惠故憤有煩言我惟用悲閔于天命民心之
不易保卽篇首我亦不敢安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
民罔尤違惟人之義　謹案不惠之不讀丕惠順也猶皋陶
謨朕言惠此上文予不允惟若茲誥句法正同
公曰烏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

用治莊云祗當作振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
剴切之　謹案言凡民之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與君爲
左右相當振古如茲以丕承文武受命民而敬成其德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四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五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三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多方第二十三　周書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
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　毛詩正月傳宗周鎬京也　謹案
此成王五年詩東山序所謂三年而歸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孫云猷與繇通道也大誥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
謹案大誥奉成王命以東征其辭亦出周公鄭氏謂周公稱
王非也此凱還後其辭疑出成王故特加周公曰以明之四
國毛詩傳曰管蔡商奄也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後案殷侯尹民殷諸侯之不叛者降命謂下令卽指作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書大傳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
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　謹案據
此是圖度帝命隊其宗祀奄實五十國之首惡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
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段云慼俗字當作戚釋文迪馬作攸云所也謹案迪攸古同部假借字迪道也訓也馬訓所是攸字本訓非假借之義今不從
孫云帝彤降于中夏有夏大其逸豫不肯有憂戚之言及于
民乃大淫泆昏亂不能一日勸勉于上帝之訓乃爾所聞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疏曰鄭王以甲爲狎段云甲古文假借字後案開逸周書有九開文開蓋猶大開小開諸篇孔晁注通也

傳曰麗施也謂施政教　孫云麗麗於獄也周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注杜子春讀麗爲羅下文慎厥麗乃勸是也言夏桀圖度帝命不能開釋民之麗於罪網者乃大下誅罰終亂夏邑　鄭曰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莊云丕當爲不進賮古通倉頡云賮財貨也見史記呂不韋傳索隱漢書高帝紀師古注文選注恭當爲共舒江氏聲从書古文訓作荼云苦也

孫云言夏桀君臣不克善奉其衆無不進君之欲以財賄進奉其職大爲荼毒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莊云說文懫忿戾也周書曰亦惟有夏之民叨懫夏

下當有氏字蓋讀若摯欽當爲廞曰廞屬下讀孫云叨說文饕之重文貪也

孫云劓割言殘害如湯誓所云率割夏邑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王觀察云古義與俄同聲謂衆民也段云恭當作共朱云純大也亦辭也屬下讀

謹案純一也專也言天命不于常易姓革命之時爾多方義民世食舊德既不臣桀亦不臣湯乃不能保其祿位守其祭祀矣惟夏桀之共職多士亦大不能勉安其祿位于民乃相爲暴虐于民至于百事皆不能通而夏自亾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孫云簡同閒代也代字或後人所增

王曰湯以大道代夏爲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段云據孔傳帝乙下當有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

孫云慎其麗于罪者刑罰其有罪者明德慎罰要囚俱見康誥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烏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謹案多士大淫泆有辭馬本泆作屑泆逸屑古同音此大淫二字錯在圖天之命上

謹案言爾君以爾多方圖天之命卽紂自云我生不有命在天也圖天之命卽弗克享天之命矣大淫屑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也有辭有罪狀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釋文蠲吉元反一音圭案詩天保釋文蠲舊音圭蠲从益聲益圭古同部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　謹案言紂所登用皆四方之多罪逋逃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莊云暇鄭本作夏今古文同東晉古文从鄭讀改爲暇也詩頌武疏引作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多湯字思文疏引鄭注大誓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謹案天惟五年須夏之句子孫屬下讀

鄭曰夏之言假天覲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　傳曰武王服喪三年還

師二年　後案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洪範傳貌之不恭厥咎狂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徐幹中論引此以譬其威儀說之　謹案言紂本才智通明而不念先德用喪威儀武庚本有狂狡之志武王猶冀其克念先德永保商祀故承天意立之以續殷祀後四年而武王崩成王元年遂畔二年而誅之故曰五年須暇之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鄭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眾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　謹案此

言成王終武王之事以大一統也孟子亦以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為周公相武王之事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孫云忱信也裕道也莊云夾挾浹古通毛詩大明傳達也介善也孫云乂艾通相也　謹案夾介乂我周王猶云夾輔周室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段云屢俗字當為婁愛說文作㤅惠也

孫云惠順也熙廣也迪作屢數也見康誥宅安也屑逸也播散也圖忱于心正[illegible]所取信于正長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釋文殛本又作極

謹案戰憚警之也

王曰烏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大傳伯作賦正作政臬釋文馬作劓

江氏聲曰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　大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　孫云鄭注地

官序官正師胥皆長也引此經是胥伯為州里之伯也古文以史胥州伯官長言今文以繇賦言皆通也臬法也言汝無不能奉法謂奉正長供繇賦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　說文𢘓忌也周書曰上不𢘓于凶德段云壁中文東晉古文增爾字上改尚𢘓改忌猶須夏之夏改暇以訓詁同音字也

孫云明勉也爾能勤事長上不忌疾汝往時之惡行矣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莊云克閱于乃邑謀介移多士篇內爾乃自時洛邑至在大僚三十九字易多士篇爾乃尚有爾土四十字說見多士在乃位下當接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

矜痛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孫云忱信也享獻也致其歲功于王謂之獻凡民惟曰不享亦效汝不供王事也逸放也頗衺也探取也離逖爾土鄭曰分離奪汝土也孫云謂放流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莊云又曰二字衍當重讀我不惟多誥句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五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六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立政第二十四　周書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烏乎休茲知恤鮮哉說文攺迮也書曰常攺常任段云墍中文孔穎爲伯準漢石經作辟綴楊雄冀州牧箴崔駰北軍中侯箴作贊後案鮮當作尠

王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其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茲此五官美哉　傳曰常所任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王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嘆此五者知憂得其人者少

後案據應劭漢官儀揚雄胡廣侍中箴常伯常任如漢侍中之職　謹案準人如傳說則周爲司寇漢爲廷尉也蓋古者諫無專官漢以御史大夫爲三公或改名司空其準人之職與常伯蓋三公兼分陝者常任蓋六卿牧爲諸侯之長入爲卿士亦在王左右故下並稱三事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王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　孫云兢愼也籲呼也俊髦也忱誠恂信也九德之行卽臯陶所陳畢以田云二迪字當訓爲適迪卽由字由適也亦語詞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宅度古通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面上漢石經有亂字莊云不當作不訓順通王觀察讀義爲俄衺也訓奇衺之民也今不從

謹案謀面言以貌取人用不順德以居三事則三事多非義人矣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莊云弗怫通戾也歺方謂之堊覂亦戾也桀德惟乃弗句往徂也君所任使往來也言往任不言常任亂世所用無常人也後當作俊字形相近而誤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莊云三有俊之俊今文作會下三有俊心漢石經作會孫云陟同勑丕語詞釐理也

傳曰三有俊剛柔正直三德之俊　俊衆善三英衆今毛傳

三英三德也鄭箋以爲剛克柔克正直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名故亦以三俊爲三德也

烏乎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暋說文引作忞彊也

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　謹案羞刑暴德謂任刑棄德庶習逸德謂貨利聲色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莊云欽嚴也獻說同聲轉注字本通也夏古文作會與會字相近故以會爲夏卽上三有會也式商言法湯之大法也乃伻我有會式商句受命奄甸萬姓句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俊漢石經作會莊云會台也衆也言俊乂今皆聚于其官也上三有俊下俊有德之俊同東晉古文以三宅三俊相對改會爲俊不知三俊乃言會于三宅之俊本不與三宅並舉而言僞孔誤解三宅經義爲晦矣說文焯明也周書焯見三有俊心或據此以駁石經然說文亦有傳寫之失以大義求之石經爲長段云灼焯同音假借字莊云論語卓爾之卓當作焯附記於此

謹案賢俊者上帝之心也文武能官人所以事天治民卽夏王之籲俊尊上帝也傳以郊祀建侯解之於義愈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王伯申云政正通官之長也下凡言立政者並同皆謂建官也　謹案古者官制六卿師保四輔牧伯有專職者有兼官者三事大夫在王左右者常數十人不皆專職傳以常任準人牧治天地人三事卽漢書引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之說非周初官制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謹案小尹句左右攜僕百司句

謹案虎賁掌宿衞者綴衣掌衣服者趣馬掌王馬者各數百人立小正以統之若今領侍衞內大臣內務府總管是也左右攜僕百司者如僕人師射人師之屬其屬亦百司也

庶府大都小百藝人表臣百司

謹案庶府周官有九府主貨財者周官鄭注大都在畺地爲公及王子弟所食采邑立小伯以統之藝人表臣百司者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若今科道亦百司也

大史尹伯庶常吉士

謹案周官大史副二大宰尹伯對上小尹小伯言之董子以周召太公與史佚列四輔則大史非下大夫尹伯者若今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者也庶常吉士謂九德之士總

上三事以下言之傳疏據周官以趣馬爲下士左右攜僕謂寺人內小臣等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士券契府藏之吏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庶常吉士謂眾掌常事之善士爲長官者不爲長官則百司也皆非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謹案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參傅其五陳其殷置其輔是也

夷微盧烝

謹案夷微盧皆從武王伐紂者烝君也立之君而不爲官制從其俗春秋夷狄無大夫本此義

三亳阪尹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謹案三亳究不可考鄭泥阪字以爲山險之處分爲三　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後案駁之當矣經意蓋以前代舊都亦不以封諸侯阪則九州之險王制所謂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者皆立尹以統之漢制郡國雜治本此史記序立政在周官後則此乃周公相成王時所定制鄭以爲文王時涉下文而誤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漢石經殘碑有王維厥度心乃六字蓋今文無克字凡古文宅今文作度莊云俊當作曾

謹案常事司牧人謂三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謹案訓順通

傳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謹案庶言者毀譽之言出納之責在準人庶獄者訟獄之事輕重之科在司寇庶慎者財賦之則出入之總在司會有司百司也牧夫其長也牧夫職其要以達於王其言是者則順之其言非者用違之言夫王務持大體不以苛察爲明也庶獄庶慎言罔敢知而不及庶言兼言亦人君之事惟獄訟財賦事有專職陳平爲漢相亦言有主者不敢兼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

丕丕基此漢石經作茲基作其今文省丕也王伯申云古並替聲相近並替也徧也率聿通詞也

謹案敉撫也安也替廢也謀心也容寬也言武王率循文王安民之功不敢廢其義勝之德循其心志順從其寬容覆載之德以偏受此大業也

烏乎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莊宗伯云丕不通讀若否我其克灼知厥若否句乃俾亂相我受民句勿論衡引作物後案謂災物也何屬下讀

傳曰大曰政小曰事　蔡氏曰勿以小人閒之使得終始其事此任人之要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孫云乂艾通相也

謹案末終也成德之彥卽九德之吉士也

烏乎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漢石經殘碑旦以前人之微言後案徽言精微之言亦微言也

謹案正長也卽有司之牧夫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謹案自古夏也宅度也　孫云由用也繹縯通終也乂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漢石經殘碑訓德是罔顯故厥世無于字在作哉古通東觀餘論同莊云訓順通哉載通訓成也在終也

馬曰憸利佞人也　孫云顯光也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說文譣問也引周書曰勿以譣人無其字段云壁中文譣乃今之險字古文多假借也釋文憸又作思孫云說文憸詖也思疾利也譣憸思同音假借字國說文引作邦勱勉力也小徐本讀與厲同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齊語方行於天下韋昭注方當作橫孫云方旁通溥也段云橫充也漢石經殘碑耿作鮮書大傳洛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覲作勤耿作鮮東觀餘論亦引鮮光段云今文如是

馬曰詰實也　後案王制九州方三千里鄭注以爲殷制周公相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九服亦方萬里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九州故曰陟禹之迹也　謹案周公以周家忠厚開基慮後王積弱爲蠻夷所逼故大建親賢以守衛中國特著詰兵之誡於勿誤庶獄之後示戒深矣然覲光揚烈所謂耀德不觀兵也祭公謀父之詩書眞善述先訓者哉

嗚乎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謹案敬矜古通列古迾字禮服問上附下附附列也鄭注等比也

傳曰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後案左氏春秋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杜注溫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畿內以賓內侯爲卿士也國語已姓有蘇顧溫董則蘇公已姓也　謹案言蘇公能矜愼用獄以永延國祚茲用其條列著爲中典刑平國用之若世輕世重則上附下附可也戒後人無毖獄至暴秦用商鞅法令如牛毛不旋踵而天下亡矣敬愼之訓勿誤之戒非保邦永祚之大本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六終

仁和邵順顥
桐城姚永槩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七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五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顧命第二十五　周書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漢律志引作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段云今文釋文懌馬本作釋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至此三十年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回首曰顧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　後案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劉歆三統術以爲十五日孔傳以爲十六日下文甲子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考其何日矣

甲子王乃洮頮水說文沬古文作頮段云今本說文多誤作湏脫収字

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　謹案虞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成王疾困馮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是鄭本訓洮爲濯同音假借字也虞云洮字虛者以洮爲頮之重文後錄書者旁注之字欲衍之也此條虞義爲長

相被冕服憑玉几說文几部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段云凭本字馮假借字憑俗字衞包所改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漢書人表彤伯作師伯虎臣作龍臣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爲司馬王曰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衞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御事蓋羣士也　傳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召芮彤畢衞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謹案畢公名高毛公或即毛叔鄭閻據左氏五叔無官以爲或鄭之子稱公者天子三公也蓋畢公嗣周公爲大師分陝之職毛公爲大傅也　莊曰毛伯彝王孚嗣孫左氏毛爲文昭故曰王孚毛伯嗣世爲諸侯故曰嗣孫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

孫云漸劇也幾危也病疾加也臻至也彌終也誓謹也審詳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達漢石經作通集作就莊云案說文引在夏后之詞在夏二字宜屬上讀奠麗陳教則句肄肄不違句段云小徐本說文無夏字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　謹案言文武相繼宣昭重離之德奠民之附麗陳民之教法勤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集大命於中夏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莊云詷說文共也一曰譀也玉篇懇愚也凝也說文偕悠作譀譀訓誕非漏義也釋文侗馬本作詷云共也按論語孔安國注侗未成器之人也釋文音通說文大也音同意異是說文不以侗爲本字也後當从說文作后言繼體之君也詷訓諴諴訓恐謙詞也迓當作禦役案祭統設同几注同之言詷是詷即同也孫云今本作侗假借字

謹案庶欲之極備極無皆天威也言予沖人敬修人事以禦天之降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泯棄逾越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 孫云悟與寤通明勉也 莊云朕當作俟訓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釋文冒馬鄭王作勖貢馬鄭王作贛馬曰陷也莊云貢當作贛愚也冒贛句于非幾茲句非當讀爲棐俌也

謹案夫人言羣臣冒貢言冒沒愚戇也于往也棐俌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臯陶謨曰惟幾惟康又曰惟時惟幾謂輔之於微也茲詞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莊云茲字屬上讀既當从漢石經作卽段云翼當从漢律志作翌釋文馬本王上有成字段云漢律志同

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漢書古今人表仲作中毛作髦莊云說文爰引也與援通俾爰句逆子釗句宗當作崇終也段云蔡邕與引注翼作翌恤宅作郵度今文也

謹案俾爰者扶掖之名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葢天子諸侯世子居喪皆扶而不杖天子諸侯老者有疾亦皆扶而不杖記曰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桓毛則其人也呂伋康王之元舅以諸侯領虎賁氏二干戈書呂伋之佐南門路寢之南門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於位爲寄公國賓出葢成王之喪有二王之後來弔祭康王宜拜送於南門之外翼室路寢之東夾室有梁闇曰恤宅

丁卯命作冊度

孫云冊以書成王命度法制也葢謂喪儀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 須江氏聲据王蕣注讀爲頫狄翟通莊云狄設句

鄭曰癸酉葢大斂之明日也　王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　謹案相卽相被冕服之相伯長也伯相卽太僕正射人師也士其屬也須材者爲大葬之用記曰虞人致百祀之木狄者樂吏之賤者也狄設者卽下黼扆至次輅諸事也

黼扆綴衣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扆漢石經作衣周官作依明堂位作斧依古通段云嚮俗字當作鄉篾字俗當作蔑說文引作布重蔑席讀與蔑同

馬曰蔑纖蒻　鄭曰蔑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

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　王曰蔑席纖蒻苹席蒲席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疏曰禮天子之席三重此牖閒之坐卽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則繅席畫純其下則莞筵紛純也周禮天子有左右几諸侯惟右几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緣謂之純斧謂之黼鄭云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周禮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時几不改作也　孫云此綴衣卽中庸設其裳衣此重篾席上下不異故鄭云不用生時席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馬曰底靑蒲也　鄭曰底致也篾纖致席也　王曰此旦夕聽事之坐　謹案爾雅釋宮東西牆謂之序釋魚貝之種類

有八郭注今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皆文貝也汀氏聲以
綴純當用宮繢純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鄭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　王曰此養國
老饗羣臣之坐　後案文王世子養老於東序燕禮小臣設
公席於阼階之上西鄉檀弓疏云燕饗皆在阼階西面王所
本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釋文筍徐云子竹也子竹爲席於貧反段云鄭時筍筍不分後人別作筍
馬曰筍箬䈚　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筍
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　王曰此親屬私燕之坐　後案祭

畢而燕自在東序此當是平日無事而燕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 說文宀部宲藏也从宀禾聲禾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段云壁中書作宲後人易以同音之寶字又云文選褚淵碑文序作野李善注引洛書天准聽作杼今文段借字
馬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　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
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
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　傳曰越於也
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三玉爲三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
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
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　馬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
玉磬
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鄭曰大貝者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
也鼖鼓大鼓此鼖非謂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
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曰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莊云路
寢之制如明堂皆五堂五室室之有北戶者曰房南有戶牖
北有牖無戶者曰室居中者曰太室居東一室曰木室火室
居西一室曰金室水室木室即東夾室水室即西夾室中堂

有兩楹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牆爲東西序直火室之東金
室之西序之外亦曰東堂西堂又曰東箱西箱古宮室可考
之制如此鄭以鎬京無明堂以考工記之明堂爲周公作洛
之制恐未然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
之前 段云輅經傳皆作路此字衛包所改綴周官典路注引作贅錢氏辛楣云說文無綴字當用埻字後漢書劉伯升傳注塾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段云說文無塾字而垛字注堂塾也蓋許君以埻訓垛今吳人以門牆之伸出者謂之門垛頭又以箭垛頭爲埻頭埻之允反莊云門側之堂謂之埻蓋士夫之家塾北向則直廟堂南向則直廟門內有箭垛子弟以習射焉天子諸侯則以亡國之社爲廟屏戒子孫也天子諸侯路寢門旁之左右埻直賓階阼階如埻中階平而不切直射侯故射侯後世名箭埻也
鄭曰大路玉路贅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

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夾路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於朝祀而已　馬曰不陳戎路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　後案馬以綴路爲金次路爲木惟不陳革路王肅僞孔同之與鄭異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　傳曰士衞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釋文綦馬鄭本作騏戺音俟徐音士 莊云戺當爲𦣝形聲相近而誤

鄭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戈即今之句孑戟　傳曰堂廉曰戺　莊云今本說文誤以𦣝與戺爲一字異體爾雅落時謂之戺戶樞也說文𦣝廣𦣝也从𦣞巳聲此經當从𦣞不从戶傳曰堂廉曰𦣝是也古者天子之堂內階其堂廉有似人兩頤內陛似口故名堂廉爲頤也　謹案說文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戟有枝兵也詳戈戟圖考上刃刃向前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後案鉞俗字說文作戉

鄭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　後案說文垂遠邊也蓋東西夾旁之兩廉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說文引作鈗云侍臣所執兵也段氏據廣雅玉篇廣韻無鈗字疑說文此條爲徐楚金增入鈗讀如兌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傳曰側階北下疏曰側猶特也　謹案鄭以爲東下階據明堂有九階之制傳謂北下即據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之制自小寢適路寢必由側階當以傳爲正也王自翼室易服由西戶至東房降側階下堂由賓階隮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後案說文阜部無隮字詩書之隮當作躋謹案石鼓有隮字是籀文小篆作躋蓋說文脫耳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傳曰由西階升不敢當主　後案周冕服九章黼裳當其弟八司服注毳冕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則此當是毳冕之裳刺黼黻二章者下蟻裳彤裳皆無文疏云暫從吉不純如祭服也　謹案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王由賓階隮則鄉殯而即祭主位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　後案卿士邦君入畢門以聽傳顧命也卿西面在中庭之東諸侯北面在中庭之南

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莊云同瑁是古文冒字之訛詳五經小學述

鄭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　虞翻別傳云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弟一事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同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謂之酒杯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　後案鄭注闕略推其意同蓋圭瓚盛鬯酒故以為酒杯也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其差也　孫云白虎通說圭瓚秬鬯取金精玉德芬芳之意以銅凶玉瓚飾金為名江王說是

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莊以御王絕句

鄭曰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於殯西南隅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莊云命女嗣句訓臨周邦句君字衍變和天下卽率循大卞重文率為變大為天卞為下和是變之訓傳亦率之訓本文當以率大卞為句無循字謹案堯典於變漢孔宙碑作於卞是今文以卞為變也變與變形相近隸古定本或以卞字釋變字轉寫者誤為變耳率循為轉注循順為同音假借循變卽節哀順變之意詳經意當衍率字變字訓順大變和天下以天下為重用對揚文武之明訓也

王曰大卞大法　謹案繼體之君稱后謂成王末終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謹案古能而通用壁中古文益作而孔安國讀為能也而字當衍

謹案忌戒也卽敬忌天威之義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同白虎通作銅莊云同瑁作毕下同字皆作毕江氏聲云宿當作肅說文酉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象神歆之也春秋傳曰無以莤酒案當為摍引也音同莤咤說文作詫奠爵酒也从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詫釋文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王孔並同馬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徐行前曰宿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後案酢當作醋醋酢字隸楷互錯莊云二同字皆當作毕下同

謹案上宗告神饗也傳謂讚王曰饗福酒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疏因增出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諸儀江氏聲據士虞禮特牲饋食禮鄭注謂勸彊王嚌酒皆非也疏又引祭統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則是

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璋瓚可特名璋也以酢者既亞獻則自酢也周官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注謂臣獻尸尸不酢臣臣自酢也茲成王未葬不立尸雖異於吉祭亦必自酢傳謂報祭曰酢酢訓報本爾雅不得訓報祭也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謹案宅當作詫奠爵也

後案此言祭謂奠之地也太保既亞祼自酢將飲福酒復祭之地也說文嚌嘗也雜記小祥之祭主人嚌之眾賓兄弟皆啐之鄭注嚌至齒啐入口此則嚌而不啐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莊云收當為以字形相近而誤以諸侯出句廟門俟句

謹案大保下堂以堂下諸侯出畢門應門雉門而於文王廟

門侯者侯王受朝享也古者朝享皆受之於廟周公宗祀文王爲文祖文子文孫受終之禮皆於是行焉傳解收爲有司徹解廟謂殯之所處皆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疏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爲一篇馬鄭王本以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後案馬鄭王本爲孔氏之書今本乃東晉安改謹案當從伏生本

謹案應門之內謂治朝之庭中王以成王在殯未可之文王廟行受終之禮故出畢門至治朝之庭辭諸侯也

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白虎通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段云此今文異文說文玠大圭也周書曰稱奉介圭段云蓋引大保承介圭又誤涉此句而合之也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 傳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諸侯也

後案庭實惟國所有不在圭馬璧帛之內傳非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莊云嗣當作詞字之誤詞辭古今字也王義辭句德答拜句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 莊云義辭謂固辭非禮辭也下堂而辭不受朝禮德升也升亦進也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說文㕗或作誘或作𧦝古文作羑進善也

馬曰羑道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敷政也周書曰用敷遺後人無休字謹案寡當爲宣易巽爲寡髮虞翻本作宣列女傳以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御覽宣作寡形相近而誤也陳氏奐曰寡特也朱武曹據緇衣鄭注寡當爲顧聲之誤也此取篇末二字名篇馬鄭本宜如此

王曰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謹案張皇六師即立政克詰戎兵之義成康之閒刑措四十餘年不用人情安樂則怠情忘創始之艱難四夷強侯將有不軌之志則文武之鮮光大訓幾敗壞矣故羣臣進戒嗣王首以天黜殷命文武之大受善道在能撫安西土成王終協賞罰戡定武功以施於子孫而要之以張皇六師無忘宣重光之訓也宣王整我六師以復文武之業詩人美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亦此義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釋文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 疏曰大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曲禮疏曰厲命成王殯未踰年稱予一人者熊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 孫云既稱予一人又稱名亦以未踰年故 謹案古者三年之喪君不言此誥亦史臣所作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莊云丕平句富不務咎句釋文馬讀底至齊句
謹案丕平言致太平也務猶言當務洪範曰予其無好女雖
錫之福其作女用咎言文武致太平錫福不及於用咎謂善
人是富也底止也齊中也止於至中誠用光明於天下端正
也訓順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
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無遺鞠子羞孫云綏說文作綏繼也
王觀察云在謂相顧在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孫云恤收也

若善也鞠稺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白虎通引此無反字
鄭曰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
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謹案白虎通曰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繼體爲君也
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公羊桓元年何注先謁
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
謂踰年卽位之禮禮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公羊子
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
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以諸侯之
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
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蘇子曰天子三年然後稱
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
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禮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
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
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
祭郊特牲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　又案先王既大
斂嗣王受冊命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主易義冕黼裳卽祭主
位告祭之禮視朝夕饋奠有變送出畢門以見諸侯於朝覲
之禮亦有變事畢而反喪服上體先王敬奉天祖俯答臣民
之義此蓋周公制文家法變古之質爲百世通行者也曾子
問君薨而世子生之禮孔子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

盡等不升堂命毋哭鄭注將有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
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
服大祝裨冕則大夫又三日負子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是
無於禮者之禮於經禮有變也得援吉凶異道不得相干之
說以譏之乎宋孫覺蘇軾等以爲使周公在必不爲此非禮
之禮孔子特取其訓戒之詞耳殆未達於節哀順變因時制
宜之義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八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六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費誓第二十六　周書十七 堯典疏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鄭以爲在呂刑前今从鄭費說文作粊鄭注周官雍氏亂記曾子問引亦作粊史記作肸徐廣云一作鮮一作獮書大傳作鮮段云許鄭用古文史記用今文鮮獮如斯獮古音如徙故與肸音近僞包用索隱粊卽魯鄭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其實粊在曲阜東郊費去曲阜且三百里索隱非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徐周禮雍氏釋文劉昌宗本作郤音徐說文郤邾下邑也魯東有郤城

鄭曰人謂軍之士衆及粊地之民　傳曰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

後案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僖十三年左氏淮夷病杞故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淮夷來求春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淮夷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江南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卽詩之淮浦大約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古淮夷而此經淮夷則在淮北者也魯頌淮夷攸服又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云遂荒徐宅是魯世有淮夷徐戎之征也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 說文攴部敹擇也从攴㝤聲周書曰敹乃甲胄网部罬从网米聲或从占作寀釋文敹了雕反段云古者讀如彌說文攴部敿繫連也周書曰敿乃干讀若矯段云弔遇也遇至也至敿也謹案說文無善字是也敹古文叔字假敹字皆借敹爲之善也敹史記訓陳

鄭曰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弔至猶善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段云礪古作厲鋒說文作鏠

今惟淫舍牿牛馬 說文牿牛馬牢也鄭引今惟牿牛馬脫淫舍二字

鄭曰牿爲梏梏之梏施梏于牛馬之足使不得走失　傳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牧放　謹案傳用說文義與鄭異鄭是也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女則有常刑 釋文杜本又作敜後案說文攴部敜閉也敜塞也二字相連則說文作敜也

鄭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女則有常刑 祗史記訓敬徐廣曰一作振釋文商徐音章後案商章古通說文商从外知內也从冏章省聲

鄭曰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也　傳曰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女則有此常刑　疏曰僖四年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後案僖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杜注同易睽初九云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言逐則有悔也詩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言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無刑也周官朝士凡得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在朝尚然在軍可知晉有董逋逃之法楚作僕區之法說文匸藏也品眾也品在匸中踦區藏匿也僕臣妾也亦隱匿逃臣之法　孫云臣妾者墨子備城門篇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疏云古或以婦女從軍

是也公羊何注艾草爲防者曰厮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
扈炊烹者曰養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
有餘子二十五人卽厮役也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
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亾失曰攘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段云峙當作峙爾雅
具也卽說文偫字之義糗說文引作餱乾食也糧說文引作粻說文無粻字謹案史記逮訓及或及爲下文多字異文形
近而譌
馬曰大刑死刑　傳曰乏軍興之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遂史記作隧謹案卽闕之省文國語晉文公請隧韋昭注請六隧之制蓋欲作六軍也
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

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
郊　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
也疏曰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
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
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則六遂亦當出
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
爾雅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
爲郊則諸侯亦鄉在郊內遂在郊外　後案小司徒疏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賦不止則有偏境出
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今此淮夷徐戎兩寇並發故悉起鄉

遂之兵應之然猶不至總徵竟內也王肅謬謂東郊留守故
不言四傳曲附王義皆非也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女則有無餘刑非殺段云供當作共
此俗字衛包所改
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　傳曰甲戌日當築攻
敵壘峙塈之屬　鄭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
其種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槀不殺之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鄭曰茭乾芻也　謹案曾子問鄭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
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柴誓疏謂遭母喪也魯世家以
爲伯禽卽位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反伯禽帥師

伐之于肹作肹誓案成王踐奄滅淮夷而後封伯禽書序甚
明世家誤也段云據說文魯東有𨛭城𨛭爲徐之或體魯世
定頃公十九年上距獲麟之年計二百四十餘年楚伐我取徐州後五年楚滅魯徐
廣謂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謂說文𨛭邾之下邑在晉東
紀年亦謂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
戎在魯東切近擊柝相聞故曰東郊不闢成王周公旣平東
土乃以青兗冀三州之地封太公召公伯禽爲三州諸侯之
長以革其俗伯禽秉周公之訓報政遲至三年周公嘆曰後
世其北面事齊矣以魯之爲國迫近戎夷禮樂難以施干戈
難以靖故春秋時齊晉强則依以立齊晉衰則依於吳楚其
勢然也孔子序書百篇皆三代廢興之大政于侯國之書惟

柴誓泰誓二篇柴誓雖在周初視甫誓則誓周公成王之書則偏矣奚取乎爾奚取而序之穆王之書中爾曰此周書變書之始志荆猾猾夏之萌也說在周史伯之對鄭桓公矣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平王没而齊晉秦楚代興是四國者東遷後之四伯也楚入春秋始大雖同晉襄秦穆之世而詩書不足錄詩頌魯僖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春秋貶荆外楚之志也魯之享國久遠與周相終始故特序柴誓志徐夷之並興以卜其終滅於楚上繼蔡仲之命蔡爲誅君之後後亦滅於楚也疏通知遠之教卽春秋寓王於魯楚不書葬之義也孟子曰詩亾然後春秋作吾亦曰書亾然後春秋作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八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九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七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呂刑弟二十七　周書十八

惟呂命

鄭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　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

謹案大雅崧高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周本紀曰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則此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云者謂呂侯命穆王猶緇衣鄭注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也本篇首曰呂命此周史特加之詞言是時穆王耄荒命由呂也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卽呂侯所作之贖刑亦謂之辟刑言重罪亦不死也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故書傳記孔子

之言曰甫刑可以觀誡申呂齊許皆炎帝太岳之後周之外戚觀其述三后舉伯夷明刑以攘皐陶之功且加諸禹稷之上蓋伯夷呂侯之祖也目無周室代王爲政是呂侯或呂伋之子若孫此篇著外戚專政變亂典刑亦志齊晉代興之始爲變書之次故鄭本書序以呂刑次柴誓不以次冏命明此爲甫侯之書非穆王之書也僞孔不知而移之豈知編次之旨哉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釋文耄本亦作𦒿段云說文𦒿字之誤周官大司寇鄭注引作旄漢刑法志作眊古通用大宰大司寇鄭注刑上有詰字釋文度待洛反馬如字云法度也莊云詳辭通

傳曰穆王以享國百年眊亂荒忽穆王卽位過四十矣疏曰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　謹案

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卽呂侯所造之贖刑謂之祥刑言重罪亦不死也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潛夫引此鴟作消奪說文引作敓大傳同矯周官司刑鄭注作撟漢武詔同

馬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鴟輕也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盜賊狀如鴟梟抄掠良善刧奪人物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垂謂刧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緇衣引甫刑弗作匪靈作命段云命乃令之譌古靈令通用墨子引呂刑弗作否靈作練制以刑作折則刑虐作殺段云靈練雙聲練亦訓善折制古通用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曰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　後案馬及傳以蚩尤爲九黎君名鄭則九黎與苗民爲一與蚩尤爲二其說最精黎與苗皆南蠻之名今日猶然蚩尤在涿鹿與三苗九黎無涉況蚩尤在炎帝末九黎在少昊末其時又相去甚遠也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堯典疏劓刵劅剠夏侯等書云臏宮劓割頭庶剠說文劅去陰之刑也周書曰刵劅敬黥段云刖當是刵之誤傳疏刵在劓上鄭本同今本劓在刵上衛包所改敬作椓刵作黥亦衛包所改

鄭曰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謹案并制罔差句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也　謹案麗刑周官所謂麗於法也漢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自古及今皆然并制罔差者如李斯之具五刑不分差等故曰五虐辭罪狀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論衡漢書敘傳作湎湎紛紛今文祭公解作芬芬後案泯在說文新附古作㴱杜子春小宗伯注讀㴱爲泯是也芬芬紛同

傳曰民濱於亂政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於信義以背盟詛之約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戮論衡引作僇方作旁上帝作天帝少上字後案腥當作胜从星別一字

後案苗民無有馨香德惟濫刑之氣腥聞於天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釋文君帝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案君帝對上帝而言此謂顓頊下謂帝舜於周法宜稱帝也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淸問下民無皇字今文當從者也墨子尚賢篇引羣后以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亦當從者也墨子下民下脫鰥寡二字有辭於苗作有辭有苗曰有卽於也鰥寡謂下民此舜代三苗事也帝淸問下民鰥寡句有辭於有苗句二句接罔有降格下逮墨子作四棐作不無作不古棐皆作非非常猶非彝酒誥言

村之惡亦曰非彝此非常謂有苗也正義鄭以皇帝哀矜至
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是漆書
本亦同墨子也羣后之逮在下明明句棐常鰥寡
無蓋何清錄綠傳引作親釋文馬曰清問清訊也

鄭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言上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論衡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　傳曰乃報爲虐者以威誅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畏表記引作威墨子同段云唐以前不通聲音訓詁者改作畏不始於衛包也

表記引此云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釋文折馬鄭王皆作悊馬云智也後案命墨子作名古通降作隆古音同殷作假形相似而誤段云折大傳作折蓋古今文同作折而馬讀爲悊也墨子作哲陶潛羣輔錄作制正如論語魯讀折爲制也

書大傳曰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漢刑法志云言制禮以正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蓮案伯夷呂侯之祖也明刑者皋陶之功者也舉伯夷以攘皋陶之功且加於禹稷之上呂侯之目無周室欲代王爲政也此義幼聞之於莊味經宗伯宗伯云成親王神解此其一也　高郵王氏曰廣雅農勉也大戴記五帝德作務勤嘉穀務亦勉也左氏春秋小人農力猶努力語之轉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經作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後秦楊震傳震孫賜辭廷尉曰三后成功皋陶不與焉蓋亦作爰僞孔妄改作士非也衷中通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莊云率音律棐亦讀非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表記引罔上有而字身作躬王伯申云擇讀爲斁斁說文作殬敗也而女也

傳曰主獄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皆能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王伯申云訖終也富讀曰福威福相對言非終於作威惟終於作福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莊云緇衣引播刑之不迪鄭注不衍字耳按上文云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既引康誥言愼刑又引甫刑證褻刑不非衍字鄭以古今文皆脫不字而不察耳上兩言刑之中此五刑之中五字宜衍

王曰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　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

王曰烏乎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釋文日人質反一音曰

傳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徒念戒而不勤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俾馬本作矜矜哀也後漢書楊賜傳引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注我謂君也大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莊云今文尚書當從之東晉古文以俾我絕句誤也馬本假作矜亦非

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

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蔡氏曰非終惟終即康誥大罪非終小罪惟終之謂畏威古迪休有之也言我雖威之爾惟勿威我雖有之爾惟勿有惟敬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王伯申云休喜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

非刑何度非及釋文吁馬本作于於也後案墨子作於有邦有土史記作有國有土莊云土義勝或古今文異非及墨子作不及墨子云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以義求之非人當從今本不及當從墨子史記作何居非其宜與是度為宅訓居及訓與也墨子作訟刑又作而安百姓訟當為頌古文以為容字頌刑者寬刑也釋文

度待洛反馬云造謀也作傳者誤會史記改與為乎訓及為宜失之矣後案詳鄭作詳古通鄭曰詳審察之也見後漢書劉愷傳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傳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于五刑之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傳曰不簡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　後案五過即下文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幸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來馬本作求

馬曰求有求請賕也　傳曰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　後案馬云云者漢律請為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然有求必以貨二者相因故馬兼二義言之傳作來非也　謹案惟官者畏其高明也惟反也者謂有意反案故出入囚辭也惟內內讀

如納謂深文周內也惟求謂洗人求請也四者皆枉法與受賕當獄同科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刑法志元帝詔引克作核古音同段云古今文之異傳訓能非也孫云核又通覈

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莊云言五過不犯此五者則所謂刑疑罰疑也鄭以為過不赦非也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史記孚皆訓為信貌史記作訊說文引作緢旄絲也聽史記作疑莊云今本作聽據王制注改非此經義史記具訓共

莊云簡誠也言五過之疑必誠信于眾無徵不察故訊于眾

而自察之然後入于疑而赦之無其誠不可以信于衆則不可以入于疑疑與信相反而一以誠誠即情也　孫云言無情者則非疑獄也亦不可壓出入罪當具儆敬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鍰史記作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平準書索隱云大傳作饌）

馬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　傳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　謹案今文夏侯等說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百鍰爲三斤考工記冶氏注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彼疏云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

銖爲太半兩也舜典疏古贖罪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兩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比附　後案今以白金爲幣銅四百六十斤十兩有奇價直白金百二三十兩金黃金三斤直白金千兩古文家以百鍰爲銅三斤可贖黥罪千鍰爲銅三十斤可贖死罪則太輕故馬鄭許王孔皆用今文說說古文也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惟倍史記訓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莊云此似倍差義）

傳曰倍百爲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段云古文剕今文作臏鄭云周改刖爲剕刖說文作跀）

馬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傳曰倍之又半爲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六百史記正義一作五百）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疏曰實則刑之疑則罰之　謹案傳意言疑則赦之實則罰之疏非也　後案司刑五刑凡二千五百而此改從夏爲三千孝經同此數也　江氏聲曰墨則倍于周初宮與大辟皆減焉此詳刑之意也　孫云罪之條目各有定數者恐後世妄加之故律所無輒比附以定罪今例猶云比照某律也律則古今不易例則頻輒刪除之今令甲猶然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周官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如今時決事比也疏曰成邦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　漢刑法志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差亂因辭及決獄之辭也　朱云僭差也亂辭紛糾難理之辭兩造互相攻詰是亦易淆惟心無差忒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推而用刑罰亦無行矣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孫云不行者謂蠲除之法晉書刑法志引春秋保乾圖曰王

者二百年一鐲法若已鐲又行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
足惟察惟法謂惟以明察惟用今時之法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後漢書劉般傳劉愷曰尚書曰
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段曰挾今文也如筴字隸多作筴謹案適筴爲文之人夾夾皆侵之人古音之亂多由隸變也
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
而輕幷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　後案鄭注大傳云數罪
以上一罪刑之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　謹案蔡氏
說以康誥小罪非眚乃惟終不可不殺下刑適重上服也大
罪非終乃惟眚乃不可殺上刑適輕下服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傳曰刑罰隨世輕重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

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後案大傳說呂刑云殷罰
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故法難也是
刑貴有倫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非從惟從
傳曰察囚辭其難在于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　大
傳說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獄訟乎必盡
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後案尉繚子云善審
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
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是亦言
察辭不如察情之義也

哀敬折獄大傳敬作矜折作哲漢書于定國傳贊作哀鰥哲獄段云矜鰥古同音通借
大傳說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寬宥老幼不肖
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
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不赦有過謂之賊
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
罪寧失過以有赦又說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
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莊云咸庶中絕句
莊云咸悉也明啟刑書相占驗詳悉庶獄成之得中者以正
其刑罰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

謹案獄成而信必使罪人輸其情而信也其刑上備謂具其
爰書上之王府有幷兩刑者如漢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
之異于苗民之幷制罔差也亦幷上之爾
王曰烏乎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
天相民作配在下
馬曰相助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疏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已曲彼搆辭誣人特難
聽也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　孫云能
明察一偏之辭其聽於兩造之訟更無不中矣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莊云家古通嫁高誘國策注嫁賣也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尤說文引作訧

謹案府聚也辜罪也功公通事也言寶獄貨者必枉法枉法必叢罪事上亦以聚過報之上言五過之疵此獨申言惟貨蓋賄尤易犯且方訓贖刑恐人引比輕重鬻獄尤多也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莊云非天句惟人句命天宜作大命

謹案惟罰非天不中惟人者言罰罪不奉天命不用中聽則民無所措手足畏威通言當威之也在天命罰不極極究也在天討當究極之而故縱之則民亦無所措手足矣言用法當準乎天理不可意爲輕重出入　孫云王罰不中則衆民無有善政在天下

王曰烏乎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傳曰嗣孫諸侯嗣世子孫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五極五常也　孫云極中也　莊云書言五極猶詩言五際爲際皆會也　朱云哲人惟刑卽上言折民惟刑古折哲通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九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㮣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八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文侯之命弟二十八　周書十九

王若曰父義和釋文義本作誼

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謹案馬本書序作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無平字故史記晉世家劉向新序善謀篇皆誤以爲襄王賜晉文公命馬亦同誤也蓋孔安國所傳書序無平字去平者孔子特削之使不得繼於武成康穆也猶春秋王不稱天則儕於吳楚蓋深痛簒弑之禍始於平王故於詩則降爲國風次於邶鄘衛之後序書則貶去平字以著春秋寓王建元之義微言大義孟子傳之左氏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此亦

志晉伯之始也

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史記克訓能升訓登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史記文王作文武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孫云越于也猷道也率循也從順也肆故也懷安也

嗚乎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孫云造同遭愆同𠍴古屯純同莊云閔于小子嗣句

謹案殄資澤于下民者當幽王時京國已傷於財大東所爲刺也侵戎猶言戎侵申人繒人以犬戎伐周殺幽王而立平王犬戎侵掠無厭爲我國家屯難也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謹案言幽王在位十一年而宗周之故家耆老俊人之士誅夷殆盡矣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烏乎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史記續訓繼孫云綏俗字說文作綏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女多修扞我于艱若女予嘉謹案昭紹通扞說文引作戰

傳曰顯祖謂唐叔乃辟平王自謂也戰功曰多扞我于艱謂

救周誅犬戎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爾說文引作介盧三體石經作旅古通

禮緯含文嘉說九賜云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簡三體石經作柬

鄭曰都國都也　馬氏驌曰左氏內外傳毛詩序史記竹書具載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大子奔申王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伯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鄭秦衛定王于成周厥後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于申自申遷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弒爲可誅虢公有見於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　謹案莊宗伯毛詩說以雨無正之二章云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刺攜王之奸命也卒章云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正月之九章云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刺平王之不復宗周也合詩書以觀而平王之罪自見春秋所以作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終

仁和邵順穎
桐城姚永槩　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二十九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秦誓第二十九　周書二十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女羣言之首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疏曰員郎云也謹案云來之云與下云然之云本皆作員作云者衛包所改

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說文心部惎毒也周書曰來就惎惎莊云就字下脫予字下惎字下脫教也二字經文未字爲來字之誤

莊云來就予教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漢書韋賢傳注引此云作員猷作猶孫云詢俗字當爲恂愆同諐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謹案番說文作皤此古文旅卽膂之古文傳訓番番爲勇武旅爲衆非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釋文仡仡馬作訖訖無所省錄之貌後案傳訓爲壯勇之夫與公羊宣六年何注合說文亦同馬非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公羊作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說文言部諞言便巧言也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便佞戔部戔賊也周書曰戔戔巧言莊云截截古文戔戔今文釋文諞馬本作偏辭公羊作怠者說文辭籀文作辭形聲相近誤作辭也史記三王世家策文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也皇況兄古通

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

王石臞曰有之謂親之也左氏昭二十年杜注有相親有也自悔其親佞人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釋文介音界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技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後案說文無个字竹部箇竹枝也今又別作個个尤不成字大學竟作个彼釋文个古賀反向書作介俗學之盛唐初已然公羊仍作介說文斷古文作𢇍从𠧪𠧪古文叀字周書𢇍𢇍猗無他技又作𣃔猗大學作兮公羊作爲他俗字當作它古蛇字或借佗訓負何者以當之

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　大學鄭注斷斷誠一之貌也

他技異端之技也　公羊何注他技奇巧異端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大學容下有焉字公羊作其心休休能有容後案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

曰如

鄭曰休休寬容貌　公羊合注美大貌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大學注彥一作盤是大學作寔下同保上有能字亦職作尚亦論衡引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兩黎民屬下讀

大學鄭注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已有不啻口出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曰彥黎衆也　王伯申云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媢違作通

大學鄭注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于君也殆危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孫云杌俗字說文引作阢孫云懷安也尚主也慶善也皆自責之言　謹案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之書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為孱弱之音一為發憤之氣與亾之象昭昭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公羊子曰謂之秦夷狄之也詐戰書日盡也穀梁子亦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秦穆不用蹇叔百里子之謀千里襲鄭喪師遂盡晉襄背殯用師亦貶而稱人序書何取焉取其悔過之意深美闕約貽厥孫謀將以霸繼王也詩書皆由正而之變詩四言始文武之盛而終于商頌志先世之亾以為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于文侯之命秦誓志秦以狄道代

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由極變而正之也其為致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一終

仁和邵顺頤
桐城姚永棨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二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三十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書序弟三十

大史公說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又說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馬鄭皆曰書序孔子所作謹案馬鄭本合為一篇東晉本各冠篇首今依鄭次序其與史記東晉本異者附考於下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　謹案在三統前故曰昔在即曰若稽古例也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段云遜當作孫

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曰舜之美事在於堯時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段云微玉篇作微

鄭曰虞氏舜名又曰入麓伐木又曰舜典逸　謹案丙于大麓說在本篇趙岐孟子注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漢人多以百篇為尚書二十篇為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及完廩一篇不稱堯典曰又不稱書曰其祇載見瞽叟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以猶典也言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古今文二典皆合一篇惟東晉梅本始分慎徽以下為舜典非也大史公親見孔安國所

得古文尚書而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又馬融書傳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即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正義載其目云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蓋此十六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于孔壁劉歆輩增設之以抑今文博士耳東漢初治古文者衞賈諸子皆不為注說故遂亾佚要之据舜典皋陶謨序讀之則典謨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等等必歆等之偽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釋文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今書亾難以定之孫云汩傳訓治當从日槀傳訓勞當从木飫[illegible]省文釋文王注本經文下更有汩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段云偽傳己行之後或識王本如此而誤羼入於經

馬曰釐賜也理也共法也　鄭曰汩作逸九共逸槀飫亾段云逸者不立學官逸在祕府也亾者有序目而無書也故漢人云逸十六篇亾於晉永嘉時也大傳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益馬鄭本作棄

鄭云大禹謨逸棄稷逸莊云言漢學者多從之不知百篇聖人所定稷爲周配天之祖周人以諱事神雖詩書不諱而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篇之理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謹案任土絕句段云下疑有作禹貢三字非也釋文貢或作贛

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馬曰有扈姒姓之國為無道者甘有扈南郊地名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記邦作國釋文汭本一作內

馬曰須止也　鄭云辟亂于洛汭又云五子之歌逸　謹案左氏春秋夏有觀扈楚語啟有五觀韋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啟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墨子非樂篇于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勿式惠定宇云乃或子之譌莧或筦之譌將將上或有闕文食力翼式為韻竹書紀年注武觀武觀也國在今頓邱縣段云左氏斟灌夏本紀作斟氏戈氏觀歌雙聲五子之歌即五觀也之歌謂往觀也觀即洛汭韋注甚明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畔觀縣非洛汭觀地也觀之為歌猶甫之為呂歆之為肸作偽者泥于歌字造為五歌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鄭曰允臣名又曰允征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史記告作誥一作俈孫云告嚳俈通史記無釐沃二字亳大傳作薄

鄭曰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又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
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湯所都　王曰契孫相土居
商邱故因以爲國號　孫云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
邱城南亳陰野中地理志東郡濮陽故帝邱顓頊墟在今河
南濬縣西北湯遷偃師云從先王居者括地志曰亳邑故城
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今偃師
縣與濬縣相近史記無釐沃疑帝告釐沃本一篇釐來聲相
近言帝佑始來治此沃土耳僞傳既云告來居治沃土又云
二篇恐未足據　後案鄭以契封商者在今陝西商州王肅
以湯取商邱爲國號非也八遷無考湯從商邱遷亳則馬鄭
王孔說並同也困學紀聞引大傳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

下　鄭云帝告亡釐沃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後案孟子述其事引書葛伯仇餉又引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當是此篇文今東晉古文入仲虺之誥矣殷本紀所載湯征
蓋殘章斷句馬遷受諸安國而記之者　鄭云湯征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
作女鳩女方史記無乃字方作房孫云傳云二篇非釋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
孫云伊尹蓋爲湯貢士而適夏也醜惡也　鄭云女鳩亡女
方亡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孫云史記夏社大典寶後中鸓之誥前與鄭篇次異無疑至臣扈篇名東晉書夏社大湯誓後典寶前從史記而小變之案馬鄭王本書序本是一篇其編篇次弟鄭往往不得其說此湯既勝夏與武王既勝殷序例不符又臣扈爲大戊臣篇名次此亦當闕疑
鄭曰當湯伐桀時大旱致災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
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鄭曰夏社亡疑至亡臣扈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後案陑字說文所無未詳
鄭曰鳴條南夷地名　傳曰地在安邑之西　馬曰俗儒以
湯爲謚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
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

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史記朡作㚇誼作義仲作中
鄭曰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曰典寶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中虺作誥大坰史記作泰卷陶又作泰泂虺作鸓荀子作蘬
謹案左氏春秋引中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墨子非
命篇引中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
增用爽厥師荀子引中蘬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
者霸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鄭云中虺之誥亡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史記黜作絀
殷本紀載其文曰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

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泲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徐廣曰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　鄭云湯誥逸　後案此孔壁眞古文也　孫云此史記從安國問故得之者馬鄭諸儒不據以編入二十九篇中以爲逸文漢人家法如此　謹案此篇亦晚周諸子所爲其東爲江四語卽四瀆注自古禹皋陶至有狀多襲甫刑文然以禹皋陶后稷爲三公不數伯夷則亦知呂命之僭妄矣不道毋正在國亦襲康誥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之語必非眞古文湯誥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史記次明居前鄭同

鄭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又曰咸有一德逸　謹案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暨湯咸有壹德注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書以爲咸有一德今亡又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今案周或君之誤篆形相近錢大昕云注云今亡或今逸之譌　段云是篇本逸而亡今亡者逸篇十六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全見十六篇也

咎單作明居

馬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鄭云明居亡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又云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　謹案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荀子引書曰從命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楊倞注書伊訓也漢律志引伊訓篇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堯典疏載鄭注典寶序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自三朡右零文斷句見于子史者如此律志本于劉歆託年月日以證其三統術耳鄭所引載孚在亳卽朕載自亳征自三朡卽遂伐三朡用是見逸十六篇毫無意義故絕無師說且疑劉歆僞託以厭伏今文博士者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

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又曰大甲三篇亡史記說帝大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乃作大甲訓三篇襃帝大甲稱大宗　謹案表記引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緇衣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大學引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鄭注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孟子引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引作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

追案追括雙聲古人讀書以口授大義爲主文辭小異不屑
屑拘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鄭曰沃丁亾　謹案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
八里伊尹周公功高震主後世必有誣其不善終者聖人序
書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曰公薨成王葬于畢皆特筆也後
世開國之主必有祔葬元勳于此矣竹書猶有大甲殺伊
尹鄭注金縢猶有成王殺周公官屬之邪說誣聖亂經不已
甚哉　傳曰沃丁大甲子正義引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
卒年百餘歲案周公告君奭所謂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者也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

篇大戊　又史記作艾大戊篇目據史記增段云史記譌衍作大戊三字下序脫作伊陟三字
馬曰大戊大甲子　傳曰伊陟伊尹子大戊沃丁弟之子
後案史記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馬據世表傳
據本紀故異也　鄭曰兩手搤之曰共巫咸巫官　馬曰巫
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艾治也史記說巫咸治王家有成作
咸艾作太戊江氏云下文大戊贊于伊陟大戊下當有一畫
作重文俗儒疏忽去之遂闕大戊篇目矣　鄭云咸乂四篇
亾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莊云史記有大戊無伊陟是大戊篇卽伊陟篇史公從安國
問故猶得聞百篇之說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勿臣伊陟

讓作原命是也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
也　江云原再也伊陟原命爲一篇　段云史記譌脫作伊
陟三字　鄭云伊陟亾原命逸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仲丁書闕不具　囂史記作隞
莊云史記云仲丁書闕不具當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卽有
錄無書否則漢時亾逸者甚多不應獨舉仲丁一篇也　孫
云車攻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沛水注云沛水又東經
敖山北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
所遷也　鄭曰仲丁亾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殷本紀河亶甲中丁之弟正義引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

黃縣東南三十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所名殷城也漢地理
志相縣屬沛郡　鄭云河亶甲亾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史記圮作遷耿作邢索隱邢音耿本亦作耿
馬曰圮毀也　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
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改政而不徙又
曰祖乙亾　孫云地理志宏農郡皮氏有耿鄉括地志絳州
龍門縣東南十一里耿城故耿國也在今山西河津縣西一
里段云說文邢鄭地有邢亭也祖乙所遷當是此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治亳正義引束晳云壁中書作始宅
左氏春秋周官大祝注引此作盤庚之誥
鄭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又曰民居

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孫曰史記項羽本紀洹水南殷墟上集解云駰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注殷墟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此孔安國故書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釋文說本又作兌說文敻營求也从夏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傅巖巖史記作險孫云得當作尋

史記說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險　馬曰高宗始命為傅氏

孫云括地志傅巖即傅說版築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胥靡漢書

注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　鄭曰說命三篇亾荀子非相篇曰傅說之狀形如植鰭楊倞注植立也如魚之立說形本異故可以形求也

大傳引兌命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又曰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無余棄也

禮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學半又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又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純或為煩　莊云高宗梁闇二句或高宗之訓篇首文爵無及者及謂世及春秋譏世卿之義也惡古通亞亞德言當以德大小詔爵次序也民立而正事句純當為蕝形相近而誤謂茅蕝而祭祀士大夫之祭從略也王侯以之是為不敬矣又云武丁父小乙以上四世皆兄弟相及或修四親廟禮或廢而不修故至武丁而五世之廟無恆祀高宗肜日曰典祀無豐于昵兌命曰爵無及亞德其義一也爵謂天子諸侯惡次也德升也王者繼先君之統

為天之子雖及亦繼也昭穆皆以次升民亾國及無主後者也立位同無廟故為位無廟則無常祀此所以正爵與民祭祀之事也比而同之不敬莫大焉祭祀無恆而卜筮之用所謂龜筮不能知者也故曰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漢五行志飛作蜚升作登史記成湯下有明日二字雊作呴

鄭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又曰高宗之訓亾　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名篇在尚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黎大傳作耆史記作饑又作阢又作耆戡說文作𢦟字

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
惡之拘于羑里又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
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馬曰咎周者爲周所咎又曰
受諡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鄭曰紂帝乙之
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
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段云據正義馬鄭本百篇之序別爲
一篇在後受字始見大誓此馬鄭注當在大誓篇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馬曰錯廢也　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
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莊云渡當

作度
史記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乃遵文王
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
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
歲矣　王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眾　辨詳莊氏書序說義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三百孟子作三
千受說文作紂牧說文作坶
鄭曰牧野紂南郊地名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　莊云大
誓三篇告諸侯及商庶百姓皆明天命廢興坶誓則申嚴軍
令而已故別爲次與湯誓同例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識其政事作武成莊云狩本皆作獸以歸馬放牛當之而周書世

俘又言武王狩禽之事其篇有于征伐紂之文劉歆三統術以爲武成未知鄭氏所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者即此
否也要皆非百篇之書今從史記作歸狩言西歸行狩也釋文獸本或作嘼莊云嘼或禪之訛嘼單即時邁詩是也
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釋文班本又作頒史記邦作封莊云鄭本此序在洪
範後今從史記與武成相次在洪範前蓋史公從安國問古文說也
鄭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又曰分器
亡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莊云東晉古文在分器前蓋本之劉歆三
統術以爲即在伐紂之歲此誣聖亂經之一端也今文大傳太史公皆以爲在克殷後二年儒林傳以遷書洪範爲古文
說是今古文皆無異但自劉歆一人臆說以爲十三年伐紂而班固王肅皆從之是不可不辨者又云已當作祀易已事
遄往本亦作祀事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釋文獒馬作豪
馬曰豪酋豪也　鄭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
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又云旅獒逸　後
案武王時召公未爲大保史以其所終之官追言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
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又云旅巢命亡
後案魯語桀奔南巢韋注南巢揚州地今廬江居巢縣是
也正義引世本曰芮姬姓地理志左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
國　孫云在今陝西朝邑縣南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釋文馬本有疾下多不豫二字段云大傳大誥在金縢前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段云正義黜殷下有命字

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數已解矣黜貶退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宋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微子之命亾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禾本紀作嘉穀畝魯世家作母歸世家作餽

周本紀說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　鄭云二苗同爲一穗又云歸禾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魯世家作嘉周本紀作魯案魯嘉古通

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又云嘉禾亾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後案此或壁中書于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　謹案逸嘉禾篇必劉歆僞造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封正義作邦梓釋文音于本亦作杍

鄭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赦之也康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　馬曰康國名在畿內

段云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謂酒誥無序非謂酒誥闕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鄭曰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誥史記作告晉世家無逸在多士前

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無知之稱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鄭曰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召公以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　馬曰左右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踐周本紀作殘奄大傳作揜釋文政如字馬作征云正也

鄭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爲翦翦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又曰成王征亾　謹案鄭注禹貢引嗣征曰篚厥元黃卽成王征非夏

書允征也下曰紹我周王爾雅郭注誤作釗周王謂武王紹
嗣也孟子載其文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蒲史記作薄馬同江云據大傳蒲姑爲奄君名于乃衍字
馬曰蒲齊地名　鄭曰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
之于齊地使報于大國又曰將蒲姑亾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堯典疏孔以周官在立政後弟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弟八十六魯世家云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孫云是今文周官亦或在立政前也
鄭曰周官亾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釋文肅馬本作息後案鄭同史記同傳史記作賄馬作辨慎漢書顏注作存
馬曰息慎北夷也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鄭
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又云賄肅慎之命亾　江云王
辨榮伯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
段云王俾榮伯四字句絕文當有賄息慎三字史官語未完
謂使榮伯賜于肅慎史官乃作賄肅慎之命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鄭曰亳姑亾　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
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
周之近郊也半遠郊坊記注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也又曰
君陳亾　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
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緇
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又曰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鄭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釋文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周本紀作康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周本紀畢下有公字莊云淺人所加
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畢命亾
孫曰漢律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
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謹案
鄭所見逸篇不可考要非此篇也三統術劉歆所造不可信
開之師說康王命作冊句畢分居里成周郊句畢命非命畢
公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所謂曷敢
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梓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公成
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
不用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釋文牙或作雅

鄭曰君牙亾　緇衣引君雅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冏說文作㒿史記漢書古今人表同後案作冏者衛包改也釋文字亦作㒿俗刻誤也

鄭曰冏命逸　史記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㒿申誡大僕之政作㒿命復甯蓋孔安國故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堯典疏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于賈氏所奏別錄爲次

鄭曰蔡仲之命亾　謹案鄭本次此當是壁中本此周書變書之第一篇也說詳集解費誓篇左氏春秋載命書曰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恐亦祝鮀所道以壓蔡者說詳左氏春秋疏證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釋文開周本所闕後案費周禮禮記鄭注皆作粊大傳作鮮史記作肸說文作粊

後案伯禽與穆王不同時上下皆穆王書忽間以成王伯禽書二篇此壁中書之錯亂魏晉人移于文侯之命下乃欲使諸侯之書從其類而與秦誓附近以比魯頌之居詩末耳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傳曰訓暢夏禹贖刑之法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釋文平王馬無平字錫作賜孫云史公劉向誤以文侯爲文公是今文古文俱無平字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本紀穆作繆崤作殽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五十二終

仁和邵廣穎
桐城戴宗槃　校

尙書今古文集解校勘記

第一卷

月行三十度十九分度之七 八頁十七行　原本三十作十三

左氏伯虎仲羆叔豹季貍 二十八頁六行　原本羆作熊

第二卷上

尙是治九河 二頁十三行　原本治作疏

能吐萬物白土 五頁二十二行　原本作能吐生萬物曰土

馬曰同 六頁一行注　原本無曰字

盍別有碣石於此名同 七頁十三行　原本於作與

濟河當從說文漢志作沛 八頁一行注　原本無河字

濕水所經故地理志謂爲溼 十頁十八行注　原本故字下有

名字譌作訛

浮海入海之間 十一頁九行　原本作入海浮之間

亦皆侵地也 十一頁十九行　原本作亦皆侵害地也

出此五物皆供之 十三頁二行　原本供作貢

其源實出泗縣 十六頁十二行　原本縣作水

珠之有聲脫蚌字 十六頁十四行　原本蛛之有聲下有當作

蚌之有聲六字無脫蚌字三字

又案水經敘泗水原委甚詳 十七頁六行　原本泗水下有菏水

二字

達於菏達於泲矣 十七頁八行　原本達於菏下有即字

故書曰達於荷澤 十七頁十五行　原本無澤字

禹貢爲此書法 十七頁十六行　原本作禹貢必無此書法

馬本作憒 二十頁三行注　原本憒作瑣

是尋九江遺迹 二十三頁十行、原本尋字下有陽字

歷南監利縣南 二十四頁十行　原本歷字下無南字

商州盧氏丞甯伊宜陽 二十八頁十二行　原本無伊字

本紀作滎播旣都書正義馬鄭王皆作滎播 二十八頁二十二行注

原本兩滎字作熒

西漢所出入廣漢白水 三十一頁十九行　原本入字上有南

字

即雍州府之雍安 三十四頁八行　原本即作及

道果使近便 三十七頁八行　原本道果便近無使字

遼闊不可絕紀矣 三十八頁三行、原本無絕字

一日洛水 四十頁十行　原本作一曰入洛

故千里而東千里而西 四十三頁四行　原本西作南

西甯縣西南甯塞外 四十三頁九行　原本西南下無甯字

渭汭在河岸西岸 四十三頁十六行　原本作在河之西岸

大山名曰昆侖 四十四頁五行　原本大山上有有字

合流至鹽津 四十四頁十九行　原本津作澤

第三卷下

先後之言 一頁十三行　原本作先後言之

恆山在常山上曲陽西北 三頁四行　原本曲陽下有縣字

山在縣西十里 五頁五行、原本西作北

又西南入海也 八頁十三行 原本也作耳
黑 其出南脅 八頁十九行 原本作出其南脅
四十里至河首積石山 十頁九行 原本里作日
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 二十八頁二行下漏刻一行
原本有桐柏縣西北四十里大復在平氏故城東南復陽
故城又在二十三字
鳥名爲鵌似鵽而黃色 二十八頁十五行 原本作黃黑色
禹貢鳥鼠同穴在西南 二十八頁十七行 原本同穴下有山字
不主男任也 三十三頁十六行 原本作不主一男任也
受王制者刑法而已 三十四頁五行 原本無制字
而別王於五千里 三十四頁二十一行 原本作面別

第五卷
辭似重 三頁九行 原本作辭似複重
第六卷
張衡東京賦亦曰云 一頁二十一行 原本無曰字
後案易晉卦矢得勿恒 二頁五行注 原本作勿恤
若顛木之由櫱 三頁五行 原本若顛木之有由櫱
爟讀予若觀火之觀 五頁二行 原本讀下有若字
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也乎 六頁二行 原本無也字
誕告用誕 七頁二十一行 原本誕告用亶
馬右早反 七頁二十二行 原本作在早反
鄭逆物 八頁五行 原本作鄭逆藏物

言卑應言 十二頁一行注 原本作言卑應之
屬言卑應言讀 十二頁二行注 原本下言字作之
則其以爵等登用之 十三頁九行 原本無其字
第八卷
皆後人改之 一頁六行注 原本無此五字
第十一卷
漢歷志作壄 一頁五行注 原本漢歷志上有野字
第十二卷
僻史記石經王嘉傳作歷 十頁十一行注 原本僻史記石經
王嘉傳作僻成王嘉傳作歷
第十三卷

我之不辟馬鄭音辟 四頁二十二行注 原本辟作避
第十四卷
卽成王卽位 三頁二行 原本無上卽字
今文當衍一字 四頁二行注 原本今作古
故言今若手無策 五頁五行 原本作今若東手無策
此節深責邦君御事之徂東征者 五頁十行 原本徂作阻
第十五卷
周公三王之道 三頁六行 原本周公下有以字
此以明之未戾 七頁十行 原本明作民
第十六卷
此後世孔子 一頁九行 原本無後世二字

小篆𡙇隸變从言　五頁四行注　原本少一隸字

莊云乃司民讀殷民也　五頁十六行　原本讀作謂

想是伏生別得逸文所無　六頁一行　原本所無上有乃古文三字

第二十卷

告爾有方多士　五頁一行　原本作有多方士

彼卽有國　五頁二十二行注　原本有作故

第二十一卷

自時厥後立王　三頁十九行　原本無立王二字

第二十二卷

與命相則反　三頁十三行　原本作則相反

言我不智惠　六頁七行　原本惠作𢡟

第二十六卷

魯世定　四頁十四行　原本作魯世家

第二十七卷

皋陶之功者也　四頁十七行　原本無者字

爲四百一十六兩　八頁十四行　原本兩作斤

銅四百六十斤十兩有奇　八頁十五行　原本六十作十六

亦無行矣　九頁二十行　原本作亦無不行矣

第二十九卷

公羊合注　二頁十三行　原本作公羊何注

第三十卷

遷歸在豐　十六頁八行　原本作遷歸在豐

釋文闕馬本所闕　十八頁十四行　原本所闕作作闕

書序述聞

侯甸男邦采衛咸若在　三十五頁一行　原本無若字

明著之周公　三十五頁十七行　原本作明著之曰周公

亦可見周公未嘗履天子之籍　三十七頁五行　原本嘗作嘗

稱在以接諸侯　四十九頁一行　原本在作王

文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　四十九頁六行　原本文作又

曰其克詰爾我兵以陟禹之迹　五十一頁一行　原本我作戎

甫刑可以觀誡　五十三頁五行　原本誡作誠

尚書今古文集解校勘記終

孫葆楨
韓藻　敬校正

第 54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54 版 文 内

書序述聞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太史公有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謹案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注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莊先生曰唐虞三代之事莫備于書以其紀事者驗之知不然矣其言載者帝典曰九載績用勿成又曰五載一巡狩禹貢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言歲者帝典曰歲二月東巡狩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言祀者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年者金縢曰既克商二年又曰周公居東二年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呂刑曰王享國百年皆紀事之文也洪範之言祀用商正也故春秋傳謂之商書多方以告殷侯尹民故亦稱祀義猶可通虞夏傳云惟元祀巡狩鄭注云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也是虞亦稱祀商書云降年有永有不永是商亦稱年釋文謂禹貢十有三載馬鄭本載作年是夏亦稱年東晉古文斤斤守之罔敢出入烏足語唐虞三代之通義哉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謹案禮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故序言將孫于位讓于虞舜卽前半篇咨岳舉舜之事也又序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卽下半篇賓四門納大麓以下之事也古今文本二典皆合爲一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篇則亦一書而兩序也惟趙岐孟子注乃云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攷漢人多以百篇爲尙書二十篇爲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完廩諸事不稱典曰又不稱書曰其祇載見瞽瞍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皆不足爲舜典之證卽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而不言其確數不詳其篇目且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始云逸書有十六篇而書正義載其目云舜典汨作九共大禹

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然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孔壁中本且劉歆至造逸嘉禾篇假王涖政咸和天下之文以傅會居攝且出逸十六篇之外則其作僞亦何所不至烏知非其增竄以抑今文博士者乎要之據舜典皋陶謨兩序讀之則典謨今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之篇疑出于歆未必孔壁之原目是以衛賈馬鄭諸儒皆不爲之注遂以亡佚宜哉又案左氏春秋引堯典之文多曰夏書墨子明鬼篇云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鄭元書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五家謂唐虞夏商周也孔子序三統之書首夏書而唐虞者夏之三統也故皆以粤若稽古首

之以別于三代而其序則云昔在帝堯昔在者卽粵若稽古之飼也太史公述五帝三代本紀無此四字而以帝堯者放勳帝舜曰重華首之可見曰若稽古非周史所載卽孔子所加乃三統以前之特筆自白虎通論皐陶稽古而不得其說馬鄭皆誤屬下帝堯爲讀而有同天考道之訓于是僞大禹謨因之遂有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之文矣

莊先生曰白虎通義以爲皇帝王之號時有質文德有優劣孔穎達書正義亦以唐虞稱帝夏殷周稱王謂名號與功德爲優劣謹案春秋董仲舒說德侔天地者稱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有一謂之三代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雖絕也廟號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六經之通義也鄭衆周禮解詁云四類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荀卿子禮論曰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所謂列于郊號也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謂無懷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項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太史公亦云所謂宗于岱宗也　然則由王而帝而皇而民親疏之稱遠近之辭尊卑之號也此百王之所同也有功德者三代以來則有禘郊祖宗之禮子孫雖至絀絕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百世祀也董生書又云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三代之制以是推之太史公聞春秋于董生故夏殷紀表皆稱帝而周稱王褚少孫等不得其說遂于殷本紀孱入周後世

畀帝號號爲王以爲之解由不明春秋之義也春秋傳云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尚書大傳云惟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注云帝謂舜也是帝在當時亦稱王也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是皇亦稱王也從後錄之或謂之帝或謂之皇非當時紀事者所稱名號然也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錄唐虞稱帝夏商周稱王其帝典及大禹皐陶謨益稷上紀唐虞之際首以曰若稽古者所以別之于三代也故皆謂之夏書聖人述而不作六經之所論定卽周魯列國所紀載而託諸微言以示後世云爾帝王之號古今之稱無優劣之別也彼以名號別優劣者圖緯之說家人之言非六經之通義也

帝釐下土方句設居方句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謹案商頌禹敷下土方則釋文一以方字爲句者是也設居方者葢卽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成五服之事別生分類者卽咸建五長分北三苗之事定其疆域設其君長區其土俗典謨舉其綱汨作九共等篇詳其目故十一篇同序也舜承堯洪水方割之後平地成天治人辨物功同開創大傳引其佚文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得其序而通之其書雖亡其義未嘗不存也讀堯典而知舜之功皆堯之功讀汨作九共之序而知禹之功皆舜之功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也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謹案此卽今書一謨三序非三篇同序也其言皆禹皐之言故

以誤歸之所述兼益稷之功故復以名篇之例至昭然以是知典謨皆完書也逸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棄稷然書序孔子所定稷爲配天之祖周人以諱事神故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必無以棄稷名篇之理其可信乎其可信乎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謹案別九州卽禹貢之敷土也鄭注大司樂及商頌之禹敷下土方皆以斥大九州疆界爲禹功非此序別九州之義命諸侯輿人徒今文之說優矣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蓋謂導其脈絡正其主名亦豈第定其差秩視公侯而已乎九州之次先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者順五行相生之序以語施功先後則當先疏九河治壺口同時並舉故冀兖二州首言之孟子述禹功亦以疏九河爲第一義必謂禹功莫先冀州者亦非也任土絕句作貢卽作禹貢也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蓋畫井肇于黃帝夏雖行貢法亦兼助法故有公田公劉當夏時徹田爲糧則徹亦夏制龍子所譏貢法蓋夏季之弊政其初蓋亦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太史公言雍州積高神明之奧故厥田上上鄭以高言之賦中下者禹時人功未闢沃野尙少且雍州西北覓苦寒多不毛之地班固乃謂九州之上腴殆未然與

又案近日說尙書者于僞孔傳及蔡傳若將浼焉然孔傳以導渭之漆沮亦曰洛水在涇東其說本于水經與毛詩之自土漆沮各別蔡傳以洞庭爲九江其說本之山海經及水經捲地記

與後人據漢世尋陽九江之名以釋經者孰優稽古求是而門戶不除亦通人之弊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謹案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莊先生說曰革以爲甲筋以爲弓不言金者未用兵之刃也司馬法曰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然則此篇及五子之歌允征三篇爲夏書之變猶詩風雅頌俱有正變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莊先生曰論語予小子履篇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攷墨子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十三句爲湯說不云湯誓安國蓋據國語內史過引湯誓與墨子同而知之耳墨子尙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僇力同心以治天下豈非今所傳湯誓已非完書之明驗乎史記所載湯誓與東晉古文前後錯互求以文義史記近是惟格爾衆庶衍來汝二字蓋以訓格爾二字而轉寫者誤入耳又有夏多罪與下文今夏多罪辭似複重亦衍多罪二字故東晉古文改夏予惟聞以下二十字在而割正下其曰上以正今文錯簡不知湯誓本有闕文非錯簡也今從史記本衍來汝多罪四字據墨子周語補其闕文以正東晉晚出之本爲成學治古文者攷正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句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事求元聖與之戮力同

心以治天下予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予一人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凡百有七十五字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謹案殷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疏引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餘歲周公告君奭所謂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者也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伊尹周公功高震主後世稗說傳記必有誣其不令終者聖人序書特筆之曰沃丁既

葬伊尹于亳曰公薨成王葬于畢所以著元勳祔葬之禮所以明君臣始終之義而竹書猶有太甲殺伊尹鄭康成猶有成王誅周公官屬黨與之邪說誣聖誣經莫甚焉

中丁遷于囂作中丁中丁書闕不具

莊先生曰史記之中丁書闕不具當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即已有逸篇非完篇也否則漢時書亡佚大半何獨于中丁言之哉

般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謹案史記殷本紀帝般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鄭康成謂般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中下篇般庚爲君時事又杜篤論都賦云般庚去奢乃儉于亳張衡東京賦云般庚作誥率人以苦皆與鄭說奢侈踰禮之義合則是般庚之遷都其辟河患者從民之欲以易風俗者違大臣之私心故三篇內以稱民稱衆爲告羣臣告庶民之別率籲衆句慼出矢言句出猶嗟咄之咄即多方之慼言于民也上篇原陽甲命誓之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謂陽甲也言度宅于茲新邑亳殷者乃我王之意恐民盡陷溺于水土風俗而爾不能體德意相救以生其如卜稽所云何度邑者必先龜卜所謂敢違卜用也般庚數于民以下所謂王乃般庚也言王若曰者小辛時史臣追述之也衆謂羣臣以下也般庚數于民數古學字般庚舊勞于外如武丁之自河徂亳貿其德至于神明

故曰學于民也中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句褻在王庭句亶當爲擅勿古文旃褻讀曰我誓御之誓皆叚借字周官司常通帛爲旃襍帛爲物注通帛爲大赤從周正色襍帛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又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大司馬云師都載旃鄉遂載物鄭注所以將衆屬軍吏也孟子招庶人以旃旃旜同說文勿古文旃州里所建旗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般庚上篇主于告羣臣此篇主于告衆民用旃以令鄉遂大夫率其民而聽誓其羣臣前受訓戒者以次各就其旗而立王庭者耿都之外朝也罔不惟民之承保句后胥高鮮句慼鮮漢石經作高鮮胥相也高鮮原也毛詩傳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以不浮于天時浮過也言天時雖有霖潦泛濫之患而鮮原之地足以避之殷亳依山爲都故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鄭注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名莊先生云殷痛也懷同也往而不同猶言殂落言遭家不造我王殂謝倏忽又

已三年不獲親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民利用而遷之重稱陽甲以動萬民思慕之意而晉賀循之徒猶謂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誣聖誣經莫甚焉

莊先生曰晉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以爲殷之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又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也夫以昭穆位同四親廟不應迭毀禮固有以義起者至謂般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則害禮傷義之大者也彼別立廟者皆遣臣下祭之而天子不親其禮故晉太興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于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

夫情之有不安卽禮之有不行者也時太常恆議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宜還復豫章潁川全七廟之禮溫嶠議以爲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烝嘗于繼既正于情又安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斯亦禮之近人情者也惟以策名而議則臣子一例深有合乎經義矣唐開元初姜皎陳貞節蘇獻亦執循議改建中宗廟于太廟之西一孫平子爭之卒貶謫以死當時亦以般庚光武爲口實也夫繼世而立之不同于光武之再受命不待辨而自明然光武之時議者固以元成哀平四帝代春陵以下四親之廟矣特以宗廟處所未定祠成帝以下于長安故高廟未嘗別立廟也若般庚于陽甲臣也于其先君庶也禮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是般庚固不得以其弟戚陽甲矣于其生也以臣事之于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不祭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般庚不繼陽甲且不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廟哉鄭氏古文尚書注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殷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都般庚爲陽甲之臣卽謀遷殷是遷殷陽甲之志也故經曰丕從厥志又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先王謂陽甲臣子一也般庚歸善于君親則祀陽甲以禰廟明矣或又謂般庚繼祖乙者特以篇次祖乙言之耳殷本紀

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般庚故鄭氏注曰般庚湯十世孫祖乙曾孫又安得舍祖禰而上繼祖乙也凡言禮者必推本于仁之至義之盡然後揆之人情而安施之天下而準仁有其殺義有其等禮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夫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者尊祖之義也高曾祖禰五世始遷者親親之仁也親未盡而廟毀是無親也繼祖之體而使不序乎昭穆之世是無祖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大夫士受命于君無祖則無命也以天臨之以祖臨之而親親之恩固有不容不殺者矣且兄弟相代非受之于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受之也無所受者篡也有爲此說者幾所後之君而陷其君于大惡皆得辠聖人之經

者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
宗之訓
謹案禮喪服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
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天尊而不親故主義穀梁子以
文公先禰後祖爲無天言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
殷本紀高宗武丁成湯十世孫小乙之子祖乙之元孫也禮稽
命徵云殷五廟至子孫而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
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公羊何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又謂弟無
後兄之禮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
是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案成湯至祖乙爲七世祖乙至帝乙

爲十世皆不數兄弟爲後者殷自成湯至帝辛凡十七世若數
兄弟爲後者凡三十王推何邵公說毀廟之義兄弟同爲昭穆
殷高宗時四親廟祖乙爲昭祖辛沃甲同爲穆祖丁南庚又同
爲昭俱一廟二室陽甲般庚小辛小乙又同爲穆一廟四室詩
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
道故新路寢焉高宗繼父小乙慈良于喪其于父廟祀必獨豐
而世父之廟不序既感祖已之言乃修建寢廟所謂殷衰而復
興禮廢而復起也經云罔非天允言嘗爲天子者廟號祀典皆
有常法王爲下士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
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隕厥元
命矣

莊先生曰百篇之序商書十四篇自帝告至于微子惟成湯稱
謚武丁稱謚稱宗夫太甲太戊皆不以宗名篇爲武丁獨書
高宗金履祥因據史記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作高宗肜日而
以書序爲誤惜其言之勿深攷也高宗肜日者百世宗廟之禮
之大法也天子之所以事天也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
也世嗣所以相繼昭穆所以相序也史記曰自中丁以來廢適
而更立諸弟子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仲丁至陽甲九世而
殷庚復興陽甲至小乙四世皆兄弟相繼武丁者小乙之子也
以四親廟論之則祖乙爲高祖而以世及之次論之則祖乙以
來九世矣將迭毀乎孫不祭其祖可乎將不毀乎與契廟湯廟
將爲十一廟乎沃甲南庚非四親廟太甲太戊宗廟也孰毀乎

孰不毀乎序曰高宗祭成湯契爲始祖湯爲烈祖殷祭乎抑時
祭乎肜爲祭之明日乎抑與祭同日乎釋天曰繹又祭也周曰
繹商曰肜言肜日則爲祭之明日矣殷祭始祖東向昭南向穆
北向不言祭契非殷祭也祭成湯者犆祭也時祭也祭成湯之
明日繹賓尸故曰肜日成湯爲始受命之王祭始祖而後祭成
湯祭成湯而後祭四親廟祭成湯之明日四親廟猶未祭也時
則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鼎者宗廟之器也鼎耳所以貫鼎鼎非
耳不行故易曰鼎耳革其行塞雉羽蟲也羽蟲火之屬也火爲
禮雉雊爲震示宗廟之禮有不行者以恐懼之變見祭成湯之
明日則四親廟之禮有失也故曰唯先假王正厥事事謂宗廟
之事也殷中丁以後諸君降年不永子弟爭立其宗廟之禮

固莫有修之者矣推殷庚以嗣廟事陽甲故其書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先王謂陽甲也又曰古我先王古我先后謂祖丁以上也又曰古先神后謂成湯也自小辛小乙皆兄弟相及至武丁而以子繼父此宗廟之禮亟宜修正之時也禮喪服四制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高宗諒闇喪禮之大法也高宗肜日祭禮之大法也彼謂祖庚祭高宗之廟者高宗諒闇又將何說乎三年之喪以兄弟相及而廢即繼世者亦廢矣四親之廟以兄弟相及而祀無常即繼世者亦無常祀矣其無常祀奈何記曰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殷祭敘昭穆而四時之祭無常祭者則筮之故兌命曰爵無及 句 惡德 句 民立而正事 句 純而祭祀 句 是爲不敬 句 事煩則亂 句 事神則難言爵無及者兄弟相後謂之及王者繼先君之統爲天之子雖及亦繼也惡古通亞亞德言以德次序也兄弟相後昭穆皆以次升也民者國君無主後者之稱立讀爲莅莅而正事卜從而後祭也無廟故無常祭純讀爲均繼先君之統而使同于無主後之民不敬莫大焉祖已訓諸王以正其典祀所及之君親未盡者其祭之禮與親廟同祀事有恆則不煩不煩則治治則習習則敬無恆則煩煩則亂亂則難難則不敬原其禮之所以失者厚于親廟故簡于所及之廟也厚于親廟而簡于所及之廟知自仁率親不知

自義率祖也以爵言之則皆天之允也以義言之則皆祖之繼也大義之常必推本于天監在下之始而究其極于降年之永不永明開創之君受命爲天之子繼體之君亦莫不受命爲天之子也不幸而其命中絕然六極之末下亦莫不有災異以譴告之或德之不順或辠之不聽知天之付命可畏如此之甚也孰敢不正厥德以是爲宗廟百世不易之常法故高之宗之謂之高宗而載之書中也商頌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言武丁受命不解怠敬爲人子孫也又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言其正殷之典祀自成湯至于小乙受命之君無不宜之也此武丁所以爲高宗也史記殷本紀云祖已嘉武丁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蓋百篇之書多出于

後錄書者加之或聖人所定不獨高宗肜日爲然故成王東伐淮夷作成王政而以謚名篇其見于書者酒誥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亦稱謚董生春秋玉杯曰以其得應知其間之不妄彼謂祖庚祭武丁作高宗肜日然耶否耶難者曰謂祖庚繹祭高宗之廟固妄矣武丁修復四廟于經何以明之曰尚書大傳曰武丁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傳以爲桑穀生于朝祖已曰桑穀野艸也野艸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云云按桑穀其生于朝在書大戊序傳誤是興滅繼絕之政以復修四廟而推之周可知矣商頌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者蓋小辛小乙是武丁以前四廟不修之明徵也孔子刪詩魯之閟宮言新廟奕奕則逆祀者可以爲戒商之殷武言寢成孔安則

復古者可以爲法詩書之大義昭昭如此議禮者又何疑焉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成湯外丙太甲沃丁
中壬　太庚小甲
雍己
太戊中丁
外壬
河亶甲祖乙祖辛祖丁陽甲
般庚
小辛
小乙武丁
沃甲南庚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謹案此二篇爲商書之變垂戒深矣書大傳以伐耆之後紂始囚文王于牖里史記以出羑里之後始命西伯得專征伐而伐飢國滅之于事史記爲信史記以父師作大師說爲大師疵少師彊與論語太師摯少師陽漢書古今人表禮樂志董仲舒傳淮南氾論訓合馬鄭用論語三仁訓爲箕子比干于義馬鄭爲正篇中以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爲大事者公羊何氏說成七年乃不郊之義曰成公嘗生盜天牲用此經義也莊先生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子當爲亥子言紂禍當在亥子之辰也殷本紀敘微子謀去在武王觀兵之後是時紂惡已稔八百諸

侯皆曰可伐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復歸文王繫易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謂伐紂也又曰亥子之明夷利貞傳曰亥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是文王武王箕子皆知周黜殷命之數在癸亥甲子之期箕子通作亥子見漢書儒林傳國語載伶州鳩之言即箕子所稱迪我舊云非小數也莊宗伯公曰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武王克殷時面縛銜璧者武庚也故武王封之以續殷祀箕子知紂卒無後誅君之子不立無繼也故洪範云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其後武庚誅而微子始封于宋以續先王之祀王子不出我乃顛隮豈非聖人前知之神哉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作大誓三篇一月史記

作十二月商之十二月周之一月故甲子咊爽在二月或作正月亦商之正月也

莊先生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一年也鄭氏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九年會諸侯于孟津十有一年伐紂說者以禮文王世子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又以大戴有文王十五生武王之說詩譜疏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許愼五經異義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書大戴記文王世子之文謂武王卽位年已八十餘在位僅十年不得至十一年伐紂遂統文王受命之年數之是皆傳記所說不見于經說又不一其言文王受命或以爲七年或以爲九年言武王觀兵或以爲九年或以爲十一年伐紂或以爲十一年或以爲十三年今文尚書傳太史公書鄭氏古文尚書注及劉歆三統梅賾所獻孔安國古文經及傳說頗異皆未必合于經

皇清經解續編　書序述聞　七

書鈇有閒矣雅頌之文可推而知葢武王卽位乃作鎬行辟雍之禮四方莫不歸心然後卒文王之伐功此非三年內所得爲明甚而人閒小書遂謂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誣聖亂經皆起東周之末葢自七十子後大義乖并孟子抉其蔽陷則堯舜禹湯文武及益伊尹周公之事好事者輒趐騰造說固不待暴秦燔詩書而學士已憒然兆莫知其本末可憒也今可考者大誓序曰十有一年洪範經曰十有三祀金縢經曰既克商二年是武王在位之年見于書者也周公作金縢之後又三年而武王崩多方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又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商奄諸國在武王之世守臣職成王立而遂畔以是推之武王克殷之後五年而終也文王世子謂武王年九十三

按逸書度邑云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則武王受命之時僅六十耳惟年之不少延故曰未受命必以爲既耄亦謬也班固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其書多古文說而周本紀以爲西伯卽位五十年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史記作十年葢七字之譌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而東觀兵至于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辠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作大誓皆今文泰誓說也無所謂從安國問者劉歆欲立古文尚書移讓諸博士不肯置對者則所

皇清經解續編　書序述聞　大

云書十六篇歆得其眞矣而三統以爲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而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與今文說異同東晉古文太史公書序洪範次分器先金縢在克殷後二年與書序今弟異伏生傳亦云祀劉歆以洪範之十三祀爲伐紂之歲于義爲長其說在洪範序惟以太誓序所云十一年統文王受命數之其誤則一存其說太誓經以燕其疑俟後之君子又曰趙岐云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

也古大誓篇雖亡然以書序推之知亦不記年故特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今文大誓雖晚出然去古未遠覩克殷世俘爲近實亦周史記之文不過非百篇中大誓耳其記月皆用商正故曰惟十有二月戊午史記從書序加十有一年記月則仍今文大誓故不曰一月戊午若篇中已記年則劉歆輩不得云十有一年會諸侯十三年伐紂矣至其言得白魚赤烏之瑞君臣相戒及武王數紂之惡曰毀壞其三正尤非三代以下所能言故以大誓今文充學痛于以世俘爲武成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說文作紂）戰于坶野（許慎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作坶誓本皆作牧說文作坶）

謹案大誓三篇告諸侯及商庶百姓皆明天命廢興坶誓則申嚴軍令而已故別爲次與湯誓同例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周二月四日癸亥甲子則五日也說文坶野朝歌南七十里地孟津至坶野蓋百五十里武王以一月戊午渡孟津古者師行日三十里故癸亥夜陳甲子將旦而誓昧爽詩言清明也古者戰必結日呂覽武王至鮪水殷因膠鬲候周師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曷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天問會朝爭盟何踐吾期下逸注引此毛詩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古文會與會合字皆從亼王逸以爲甲子疏引定本作會甲兵皆非也古文朝從龜省從日卽天問鼂字借爲朝廷之朝其作翰者小篆也天問爭盟卽清明釋文一作會晁請盟非也古文淸字作瀞小篆作清亦作淨故天問作爭古文朙字作囧或從二日或加月作明故天問作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以歸馬放牛畜之而周書世俘又言武王狩禽虎貓犀犛熊羆麋鹿之屬其篇首亦有于征伐紂之文劉歆三統以爲周書武成未知鄭氏所謂武成逸書亡于建武之際者卽是篇否也要皆非百篇之舊今從史記作歸狩言西歸行

狩也何以明之周頌時邁曰武王克商周文公作是頌言巡守告祭柴望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又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非歸狩之政乎善乎祭公謀父之推言之也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致戎商毋非務武也昔我盟津于有命之不易以告諸侯謂之觀兵可乎司馬遷所記齊東野人之語非從安國問也不可列書之教周自后稷中葉不窋公劉及太王王季世序其德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嗣文考式在位恤民之隱以除其害戢干戈櫜弓矢保世滋大惟懿德是求歸狩之政不從可知乎耀德而不觀兵與孟子仁者無敵之言其義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

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本作千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此孟子論武成往伐之事也六埶皆論定于夫子而傳之者非一人自微言絕大義乖迄乎戰國權謀變詐縱橫之術與慘刻鉤鈲名法之習亟善戰善陳者皆爭起爲諸侯師儒有談禮樂者則歐瘉而笑之然猶非君子之所懼也知後世必有竊六埶文姦言吡𧬈自喜坐亂天下故于聖人之用征伐也言之尤兢兢焉于聖人之用刑罰也言之尤兢兢焉今武成之篇雖亡然莫不知其不可

信者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血之流杵也其可信者武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仁人之無敵于天下其威猶至今若存誠無所用戰無所用陳也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興廢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皆述周之政事武成二三策略具矣墨翟書言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辠維予一人與論語所記相類雖謂武成篇未亡可也由武之伐殷推湯之伐桀可也由二三策推之百篇亦可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班本又作般史記邦作封書序在洪範後今從史記與武成相次在洪範前蓋太史公從安國問古文說也

謹案邦諸侯者分殷以爲諸侯之國也立武庚爲殷後使管叔蔡叔監殷民是謂三監班分也彝宗廟之常器也分器者分其祭也墨翟書言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事疏者受外事以爲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邑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壇場祭壇也置猶措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菆位修長也菆位社也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祝太祝宗宗伯也必擇六畜之肥腯倅毛以爲犧牲倅當爲粹純也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與歲上下珪璧琮璜稱財爲度此邦諸侯班宗彝之事也與夏社同例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莊先生曰已當作祀易已事遄往本作祀事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是也勝殷殺紂立武庚祀十有一年事也大誓坶誓武成分器詳矣曷爲于是言之于是益見聖人之于天道也文王武王周公聖人也箕子聖人也非聖不足以知天道武庚之立不宜立者也湯勝夏卽黜夏命矣桀以其屬去之南巢子孫世居要服爲二王後者非桀子孫也紂之辠過于桀武王勝殷紂自燔死武庚面縛銜璧輿櫬而迎武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封以爲殷侯使之行商禮而復其所傳記誤以武庚爲微子以封殷爲封宋武庚之事不見于經口說相傳故妄記也禮誅君之子不立既誅紂則不宜立武庚然立之者何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天惟須暇之武王何敢黜之故曰聖人之于天道

也及成王黜殷命殺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而王子弗出我乃顛隮箕子早知之天其有割命武王亦早知之說者乃謂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亦醜故問以天道不亦誣乎其言箕子歸何也歸者猶言來歸也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見殷之亡走之朝鮮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其後二年紂三年喪畢是時武王明敎通于四海海外息愼北發渠搜氐羌莫不來服于是箕子朝周不曰來朝大傳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劉歆乃謂武王伐殷以箕子歸誣聖之甚者也曰歸者何也箕子中國之聖人也巢伯言來朝矣息愼言來貢矣箕子中國之聖人也曰歸者喜之也

謹案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本作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案史記云所謂狡童者紂也鄭注尙書大傳亦同然史記既云箕子不忍言殷惡矣黍離之詩曰此何人哉不忍斥幽王而此直言狡童何自相矛盾也蓋言武庚有壯狡之志無德以續殷祀我我殷也尙書大傳以爲微子義異又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問箕子以天道在克殷後二年宋世家又謂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作洪範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云云蓋史記雜采百家異說故多舛錯尙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來朝而問洪範斯信而有徵者也漢書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其說本劉歆三統譜卽在伐紂之歲故梅賾所獻古文在分器前此誣聖亂經之一端也今文傳太史公皆以爲在克殷後二年儒林傳以遷書洪範爲古文說是孔安國及歐陽大小夏侯皆無異義倡自劉歆一人之臆說而班固王肅皆以爲十三年伐紂是不可不辨者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獒馬作豪云酋豪也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然西旅獻豪不辭當爲獒也狗四尺爲獒

莊先生曰西旅者西戎也商頌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高宗既沒殷道衰遠方不至至是而來獻太保召公奭也召公相成王與周公爲左右于是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武王之時召公曷稱太保曰從其後書之也曷爲從其後書之春秋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召公在成王康王之世以太保主西方故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而周召之爲左右二伯自武王時已然矣周公之治東方終于息愼來貢召公之治西方始于西旅獻獒非周公先治內而召公之治及遠之速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自陝以西被化已久東方之國屬紂者習惡深至康王畢分居里成周郊而後有以終文武所受之命故周公之治東方大者在黜殷命而伐淮夷奄之于是乎命微子于是乎封康叔于是乎作洛邑營成周于是乎遷殷頑民而召公歷文武成康之世治西

方成文王之化純被日久易于及遠詩大雅之末繫以召旻其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觀西旅獻獒知國之日闢及西方日蹙而周以東遷詩人閔其衰而思其盛自文武之受命召公以甘棠治內旅獒治外者皆勖德施于成康故從其後書之曰太保作旅獒百篇之序存書未嘗亡也而揚子雲乃謂書序不如易周哉旅陳也陳德廣所致也獻獒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鄭氏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魯語云桀奔南巢韋昭曰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

莊先生曰巢伯南方之諸侯要服也不在九州之外非若西旅息慎比也與旅獒賄息慎之命不同而從同者何湯放桀于南

巢以其地封之其子孫不用中國之禮則亦以遠人之例例之而已曰伯者進之也文王德廣所及美化行乎江漢汝墳南方諸侯皆用禮教于其來朝進爵爲伯遠諸侯之來朝者衆矣曷爲旅巢命巢桀之後也湯放桀而黜夏命復封禹之子孫爲二王後武王誅紂立武庚殷命猶未黜也夏命黜而桀之後爲蠻夷芮伯以其來朝乃陳夏商之所以隊命爲後王監孔子錄之以爲有天下者不可不戒慎也巢雖降爲蠻夷猶帥舊德殷命黜而紂卒無後以天下之大至無所容其身處其子孫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莊先生曰武王周公之事後世多疑之或以爲百篇亡學者不見全經不能得其實竊謂不然武王之伐紂雖頗缺有間雅頌之文具在而孔子子思孟子言之蓋詳周公之書則自金縢至誥姑存者十一篇讀書而不能必知其意雖百篇如之何金縢者周公之書之首篇也居東卽東征也周公作鴟鴞之詩在東土已集之後伏生書傳毛公詩故訓太史公書皆同王肅云東征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鎭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辠人皆得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辠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而鄭氏乃謂居東待罪以須君之察已又謂辠人爲周公之屬黨此固不辨而知其謬者彼特以辠人既得矣鴟鴞之詩奚危言爲不知所謂于未有室家者非僅爲三監淮夷之畔言也太史公說我之弗辟以爲我所以勿辟者恐無以告我先王周公未嘗辟也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益辟禹

之子矣伊尹周公未嘗辟也周公終始不離成王使伯禽代就封于魯欲天下之一于周豈有救亂之時乃居東以待罪乎是誣成王且誣周公也逸書度邑曰辰是不室我未所定天保鴟鴞武志也故不讀度邑不知金縢奄與五十國未定建侯衞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不能比隆于唐虞夏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公皆未及知故公作詩以貽王史記作王亦未敢訓公訓當爲訬古文信字從立心譌作訓又譌作誚也成王以天下既定矣卽奄與五十國之蠢動公自可不血刃而定之何未有室家唯音嘵嘵爲哉蓋仍未知公之志而逸豫之心將萌矣蒙恆風若故有上天動威之異自新往迎遷改速于風雷至是而王與周公咸有一德矣彼僞官屬黨與之

說不亦愚且誣之甚哉

羼案史不書東征而曰居東不斥管蔡而曰罪人緣周公之心而爲之諱也魯世家言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平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以書大傳證之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此所謂居東二年也三年踐奄卽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也蓋成王感風雷之變親迎周公于兵所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皆三年事也東伐黜殷皆周公奉成王命以行踐奄則成王親莅之非重奄與多方也爲親迎公也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所謂我國家禮亦宜之者也尊德樂道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豈僅得禮

之謂哉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莊先生曰讀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知非聖人不能作也誣聖亂經自孫卿始其言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屛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偃然如固有之教誨開導成王使諭于道而能掩迹文武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而天下不輟事周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以枝代主而非越君臣易位而非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謂之大儒之效後世亂臣賊子襲是迹而文其姦言以竊天位開其端者孫卿也孟子之時未有是說故辨益伊尹而不及周公漢初諸儒多出孫卿故言周公之事大抵以爲攝天子位假王者號積積禰禰莫知其非僅拘覷夫文辭而遂以貽滔天之惡言顧可不愼哉書序明著之曰周公相成王相也者臣道也非假攝之謂也自歸禾以至息愼之命再言天子再言王命曰黜曰伐曰遷曰命曰封曰告皆繫之成王始自大誥以至于君奭大誥曰相成王君奭亦曰相成王何乃有假攝之說哉然則孫卿言亦有本與曰所謂讀書而不必知其意者是也度邑曰兄弟相後用建庶及武王所以命周公也孫卿遂謂以枝代主而周公及武王不知新命三王永終是圖數年之閒明教通于四海息愼氏羌莫不來享卒之武庚叛于外管蔡惎于內而天下晏然猶駸駸乎必兄弟之相後植璧秉圭之請何爲乎故錄金縢而度邑可删何也度邑曰惟帝神

授朕靈期又曰惟天不嘉寻降來省金縢曰無墜天之降寶命惟初克商天下來集若武德不少延四國之變將不可知故曰惟天不嘉寻降來省而以申授之靈期命之周公周公及武王踐天子位管蔡流言何自至哉殷孽其亦未敢蠢武王所以行權欲建庶也周公恐懼于武王有疾以寶命之墜告于三王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其命龜之辭以國之存亡是卜周公之必不兄弟相後明白豈有成王既立而乃踐天子之位哉三龜襲吉納冊金縢帝與爾三周公之卜非武王之夢也于是乎文武所受之命成王申之周公誕保之七年而有餘矣武王以天命命周公故周公自以爲功此成王所不知二公所不知而欲千百世後學者知之吾見其難也書序存則百篇不亡讀書序

而猶不能心知其意雖百篇若之何

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見于書者也今文尚書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堂位記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書作雒記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建于岐周周公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三年乃作師旅臨衞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

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宗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其說皆在孫卿以後而作雒稍近之年月亦頗疎闊要其大旨以爲武王崩而三監徐奄叛既除喪而東征至鄭氏則爲武王之喪服除而管蔡流言周公辟居東都二年其明年秋有風雷之變成王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懼誅道淮夷與俱畔其說異似密而實疏古文說在太史公書以爲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皆以書序爲次而召誥洛誥在成王七年不繫之周公攝政雖已總之尚書年月不盡可考故傳記成殊異本諸經東征三年其二年誅武庚伐管蔡命微子明年伐奄成王迎周公于奄歸宗周告多方封康叔然後相宅洛邑營成周遷殷頑民制禮作樂凡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信而有徵者也其曰攝政致政者僭也孫卿以後之言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莊先生曰說者謂武王克殷徙微子于宋鄭氏樂記注又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鄭氏發墨守皆非也武王伐紂之時微子已去殷無所謂徙樂記黃帝堯舜夏后氏之後皆曰封而殷之後獨曰投武庚不當封者也降王者之後爲殷侯故武庚之立投也非封也微子之命代也非投也當時多以殷爲宋而以武庚面縛銜璧之事爲微子夫微子之去時箕子未奴比干未死其詔父師少師見于書至武王伐紂何自而持其

祭器造于軍門哉信傳記而不本于經其去街談巷語無幾耳蓋抱其樂器奔周者太師疵少師強也呂氏春秋云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而面縛銜璧者武庚也奈何誣微子其謂六年而後封宋者又不知聖人之心者也入殷之時未及下車而封先聖之後武庚既黜商先哲王不祀忽諸微子之命可一日緩哉既黜殷命卽命微子代殷後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誅紂殺武庚己日乃革也命微子已日乃孚也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烏有二年黜殷六年始命微子哉故曰不知聖人之心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莊先生曰讀歸禾序益見傳記之妄鄭氏注金縢以爲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年八十三于文王受命爲七

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攝政羣叔流言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遭風雷之變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自伐紂至此十六年其意欲傳會書傳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之說夫周公相也而謂之天子成王天子也而謂之太子何其剌繆乎成王年二十二而後卽政旣以爲幼不能蒞阼矣東征之時成王年十六耳唐叔小弱弟也獨能傳王命以作書乎桐葉之封謂之戲嘉禾之獻謂何也故曰信傳記而不本諸經其去街談巷語無幾也王肅則謂文王受命九年而終武王年八十三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作大誥二年克殷三年而歸制禮作樂至十年而成七年

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其說益疎不過與鄭爲異耳謂武王崩年時成王年十三及二十而周公致政皆非攷信于經者也

許愼五經異義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辟之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愼不從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冠是喪冠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周公冠之而出也以許說爲非鄭謂許說最爲近理鄭氏王肅譙周諸家之說不一要皆傅會傳記而不本諸經諸家所據者大戴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今小戴已無此文又云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及禮公冠記有成王冠祝辭合以文王武王受命之歲遂謂武王八十三而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爲必不可易不知公冠記卽后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非曲禮之正篇成王冠辭後系以孝昭冠辭亦見于劉向新序此與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皆出于一時者也孫卿後儒者代有增益遂以爲故事耳經云王與大夫盡弁則成王非幼不能蒞阼明矣如傳記所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而武王有兄伯邑考武王八十三生成王而成王有弟邗晉應韓不悟其非而曲爲之說晉之失誣不信然與今文尙書傳及韓太傅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朶大幾滿

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書傳作民得而獻諸成王與序異又作王召周公而問亦非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爲一朶和氣所生意者天下殆同爲一也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比幾三年果有越裳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曰書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本作公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成王以歸周公周公辭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見賜也見賜書傳作獲此賜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書傳作耇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書傳作別風淮雨海之不溢波也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書傳有周公乃歸之于王稱先王之神以薦于宗廟周既衰于是稍絕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史記作魯古文旅魯通

謹案鄭氏漆書古文增多篇目無嘉禾而王莽引書逸嘉禾篇漆書無畢命而三統引畢命豐刑不知孔安國所獻劉歆所論王莽所立杜林所得何儳差不齊若是惟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凡酒誥召誥之脫簡皆具焉是漆書古文之信而可徵者亦僅二十八篇而已舜典以下二十四篇之目固不足盡據也

莊先生曰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王成王也假王卽高宗肜日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也古文假格通作假者誤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故格君者涖政之本而佞邪傅會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是

所云十六篇者歆等各以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宜博士之不肯置對矣

又曰讀歸禾嘉禾序而知天命之可畏也周公相成王黜殷命正彼反側式化式道圖功攸終天示之應胥翕稷政嘉禾以生咸曰天子降休周公曰天之降格也惟王涖政以勤勞和一天下天其申命之弗終朕敢是過佚前人光也天難諶斯降命降威永念一日陳此以戒嗣王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風雷之變遂動以威故周公之誕保文武受命者以大誥始以洛誥終而休咎之徵于金縢嘉禾著之說者但謂異畝同穎爲越裳氏重九譯而至之應不知鴟鴞危言乃作于辠人斯得之後卽嘉禾旅命之時也在易旣濟之革曰繻有衣袽終日戒坎水也乾爲乾天也有需之象焉險在前矣能無須乎川爲澤矣其能涉乎衣上也袽敝也乾則惕而坎則勞也勞乃敝矣說以先民民忘其死非東山之詩乎須之須之公歸無所九罭所爲諫也戒之戒之曰予未有室家鴟鴞所爲作也當此時也一以爲信一以爲疑使成王有幾微未喻于周公之志辠人雖得天下猶未定也況又能格知天命乎故曰于嘉禾見聖人之畏天命也非後世陳說符瑞者所得與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音義云梓本作杍

莊先生曰大誥序曰三監及淮夷畔成王伐東夷之事在成王征及將蒲姑武庚殷後也既黜矣命微子代之管叔蔡叔監殷

者也既伐矣殷之餘民不可不深念是民也是邦也是命也皆文考受之於天者也成王周公之使管蔡也固以命康叔者命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齎咨涕洟以是爲聖人之過矣猶有否焉何敢一日少安周公居東殷之餘民既安輯而鎮撫之破斧之詩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大誥曰允蠢鰥寡哀哉盡重念斯民也在易離之同人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則爲否及覺悟而迎周公則爲同人自是而王與公若重明之相麗矣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非周公其孰能龍之離明也乾君也兌辭也以君命明命之有頤之象焉引養引恬所以教邦君御事者皆哀痛之辭也閔管蔡之失道出涕沱若矣撫餘民其如傷戚嗟矣是時也公初歸

鎬謀作洛邑侯甸男邦采衛咸若在告康叔命妹邦教邦君御事而申以進戒嗣王稽田惟疆畎室家惟暨茨梓材惟丹雘在嗣王修文武之所勤而終之率甯人有指疆土定天保依天室制禮作樂以告太平萬年厭于乃德可謂吉康者乎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宏于天若德裕乃身周公以三王之道授之康叔兄弟兼師友矣故左氏言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孰知其出涕沱若戚嗟若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成王周公有如是之丙怨孔悲者哉讀康誥酒誥梓材者知封康叔已耳必曰旣伐管叔蔡叔又必曰以殷餘民而聖人之心見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詔萬世者也漢儒誣之于前宋儒亂之于後賴有序耳安在書序之不如易哉

又曰康誥經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康誥酒誥梓材皆周公初謀作洛代成王大誥治之書也酒誥今古文皆作成王若曰是從後書之博士說及衛賈諸家皆失之鑿馬融謂後錄書者所加最爲近之夫聖人固知後世必有誣聖亂經如孫卿之徒者矣康誥酒誥梓材周公歸自東之書歸政之說萌芽於此明著之周公明著之曰成王別嫌章疑微而顯矣而邪說橫議悍然罔顧誠何心哉凡聖人著之於經者使後人信不使後人疑故度邑有建庶之文恐學者不得其說不以列於百篇百篇義皆可知恐學者亂之後系以序蓋讀百篇而明其義則所刪之餘皆可讀也傳之者人各異說至孟子時經已亂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疏通知遠之教如是其難哉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欲論其世非孔孟無由也

遂案梓材篇王啟監以下至篇末皆周公與王言蓋因誥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辭古人文義不拘猶康誥酒誥之王爲成王而所言仍周公之言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追述先王時之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沖人與康誥序首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始終相應乃三篇之總歸也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徧戒諸侯且以勉王如此

班先生曰凡書言又曰者皆重文省讀如秦碑大夫字只作夫二之例康誥篇非女封刑人殺人者言不得以私意刑殺人也

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者言女之屬國及大夫卿士專刑殺人女亦竟罔聞知也下當重讀非女封三字言非女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非女封（刵當爲刖詳經義述聞）其義亦然舊以又曰入正文讀之非也書大傳甫刑篇引又曰茲殷罰有倫例知康誥丕蔽要囚下當重讀上文師茲殷罰有倫六字與上非女封四語相應舊以又曰入正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多士篇末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下亦當重讀上文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句舊但以又曰爲衍文而不知重讀亦非也君奭篇又曰無能往來亦當重讀上文號叔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五人無能能也言此五人豈無能往來乎重言以起其能猶大雅予曰有疏附有先後有奔走有禦侮之意舊以又曰入正文而不知重

讀亦非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莊先生曰宅洛邑者武王之志周公成之在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必推其所以作者曰成王欲宅洛邑亦可見周公未嘗攝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矣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雖周公之聖而不能無所疑詩曰公歸無所言周公未得禮也又曰無以我公歸兮言無與公歸之道也皋人既得東土以甯定天保依天室公其不廢顯服之命者于是焉而成王勿及知公雖歸如天下何故必曰成王欲宅洛邑而後周公克以誕保文武受命也有聲之詩曰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享帝立廟纘志述事莫大焉在易渙之彖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風以散之坎以勞之衆以衞之艮以居之王乃在中爰假有廟公功肅將祇歡實惟曾孫篤之然非承之者渙其羣則上下不交之象也故曰无咎其之訟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渙體自否否二之四其否乃離否之貞其羣陰也坤丘也丘之渙坎也有震之動艮成之中明勛偶王繫保奭是賴巽爲乾天也震爲離明也艮之思不出其位爲巽則入入而不傷坤渙而成坎也稽謀自天所思卒合于周公王居之正位實渙其羣者之光大也故曰元吉觀召公告成王所以祈天永命者知風雷之變雖震于天之動威而匡過弼邪啟迪者非一日也尚書于召公終始書之曰太保其以此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莊先生曰洛誥之書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于是乎成周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太平告文王之詩也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洛誥備矣文王受命而郊以后稷配故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公致太平宗祀明堂告成功于上帝以文王配故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元祀者配天之祀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洛邑既成尊文王爲太祖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又曰乃單文祖德書之稱文祖始于此周公之制禮作樂成文武之德也禮中庸記已推言之天之所以爲天曰不已文王所以爲文曰德之純純之爲言大也天之命惟聖人格知之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是不知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也非惟文王爲然武王告周公曰昔皇祖底于今勛厥遺德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自后稷以來世世修德惟不已也又曰子又不顯朕皋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女幼子庚厥心三聖之相代惟不已也使其或已寶命隊矣后稷且不得配天況文祖明堂之享乎周公居東所憂患者此也文王蒙難周公救亂皆在于易文武之再受命周公告成功有雅頌之文本之幽攙逸書傳著其義使尚論者有考焉今文尚書傳云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

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辟法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搦弁者爲文（搦弁或爲振非當言拚帚）糞竈者有容椓杙者有數（杙者繫牲者也）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琢文章之範）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于殷九州諸侯之數）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磬樂器其音曲折玉音金聲言其宏毅之調也）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伋讀曰播播然變動貌）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子成王也）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卑賤者尚然況尊貴者乎）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和恆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謹案莊先生初說曰夏時初歲祭郊也篇中祭歲即禘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蓋先郊後禘郊以稷配天禘以文武配上帝曰烝者周禮所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禘嚳之禮當是五年一禘而周頌無樂章可攷或即雝與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曰維羊維牛此用特者蓋變禮也周公不之魯封伯禽以爲周公

上祭于是有六廟亦變禮也鄭以此爲祫祭文王武王于清廟恐未然此先生初說以爲先郊後禘也其後又曰成王以七年十二月初至洛邑至則告文武于廟命周公後成王本欲于鎬之辟雍命公後而以秬鬯二卣使周公于洛之明堂告太平于文武以明公功且言已不敢當之意周公則以毖殷之事爲成王命已者至于太平制作乃王之成績非臣下所敢專故成王以其年十二月至洛也成王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宜先郊後廟而以十二月先告文武于廟八年正月朔旦冬至始祭天者蓋以命公後而先告文武于宗宮與時祭異故用特牛蓋戊辰烝祭歲南郊之祭即夏時之正月啟蟄初歲祭也入太室祼明堂之祭也戊辰爲八年之元日明堂特祭文武告周公後爲七年十有二月自是二事劉歆鄭康成說俱非也此先生後說以爲先禘後郊也今從後說

謹案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時洛邑初造禮樂未制肇稱殷禮先用殷禮也咸秩無文者如以宗嶽爲中嶽之類翟方進傳引此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咸祭之是也宗以功作元祀者孝經詩序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以義創夏殷所未有也明堂之禘惟文祖烈考配位在堂上與享者十亂文母亦在臣位所謂受命篤弼在功載者也惟命曰者成王命周公與享明堂若商阿衡之與享于大禘也俗儒遂以爲成王錫魯郊禘矣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王命周公攝主祭故以秬鬯二卣周禮廟用卣精意以享曰禋蔡九峰

以敬則用祭器以秬鬯為賜周公則文侯之命江漢之詩皆以一卣且亦賜之以祭告其前文人也鄭以為告五帝太皞之屬非也周官上公之禮再祼而酢鄭注謂宗伯攝圭瓚璋瓚祼王與后賓乃酢王亦非此禮也王賓殺禋句咸格王句入太室祼句王賓二王之後殺當為秉古文秝與秉形近而誤秉禋卽奉璋也格王謂假王格假古通致假辭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室中二祼此祭文王武王王初祼各一王賓亞祼亦各一詩所謂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也命公後作冊在成王卽位之七年十有二月事在前而史後書後禘祭也戊辰烝祭歲謂八年之元日事在後而史先書先郊祭也誕保文武受命謂武王崩後周公總百官喪畢定東土建侯衛作洛邑以終武王之志至此制作禮樂告成太

平凡七年也蓋武王崩踰年成王卽位稱元年此七年卽成王之七年也若周公踐阼稱王改元紀年之邪說自孟子沒後大義乖反皆託洛誥復辟明農之文而不察其本訓馬鄭諸儒又從而播其狂瀾莊先生旣辭而闢之矣引復順經文疏通證明之如此

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莊先生曰周公之相成王黜殷命也殷遺民旣建侯而撫之至其大夫卿士埒誓所謂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者也武王赦而不誅及成王立復助四國以畔非頑民而何周公東征所誅者武庚而已奄君則遷之頑民則遷之比事臣我宗多遜自一話言至于十話言猶武志也康誥酒誥梓材繫之成王多方亦繫之成王而多士特著明之曰周公以王命告蓋至成周旣成而後文武所受之民有以和協而先後之也經曰商王士序曰頑民唐虞之三苗周之淮夷一也而商王士漸紂之餘習故同謂之頑民而或乃云周之頑民商之義士豈其然乎

又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室云云此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之事也公羊春秋誅君之子不立三王通義禮喪服小記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鄭注謂誅君也武王念殷受身膺天討而立武庚以奉殷祀非正也天惟五年須暇之武王何敢遂黜之孟子所謂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云云此言成王黜殷命殺武庚誥庶邦之事卽多方是也當移多方篇爾惟克勤乃事克

夙于乃邑謀介接讀移爾遐逖句下比事臣我宗多遜卽召誥之庶殷丕作洛誥之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是也多方作于成王三年商邑甫定辭駿厲而嚴肅多士作于成王八年成周旣成辭和風而甘雨故此篇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與多方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二篇前後相應惟多方述成王伐奄時事未營洛邑不得云自時洛邑此爾乃尙有爾土四十字與多方爾乃自時洛邑三十九字彼此錯簡當互易之余非敢蹈宋人改經故轍亦以五誥錯簡昔人已言存疑載疑以俟來哲云

周公作無逸

莊先生曰周公之戒成王也初來自奄作立政謀作大邑作梓

材成周既成作無逸此三書者萬世持盈守成者之鑑也序例同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莊先生曰說者謂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故作君奭太史公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同其說固起于孫卿之後或又謂周公既攝政不宜復列臣位故召公不說馬鄭尙書注徐幹中論同即前說而小變之要皆不明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疏通知遠之教者也漢儒毛公學最醇或以爲其傳自孫卿故于豳亦言攝政然詩故訓傳有孟仲子高子無孫卿其說維天之命伐柯小弁諸詩本之子思孟子孫卿且非之則其傳授之次序不盡足信且無論雅頌即豳風言之曰遭變曰救亂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曰諫朝廷之

不知曰周公未得禮此豈履天子之籍云爾哉如馬鄭諸家之說周公歸而後攝政不當復云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也是所謂攝政者其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之謂公劉序云成王將涖政亦三年免喪之時與七月陳致王業之艱難同義而七月序云周公遭變者成王未迎周公以前于詩皆爲變風也毛詩雖出于孫卿以後其傳自子夏故視三家爲最醇其言攝政涖政必不同孫卿明乎孫卿之說之妄而後君奭之義可得而說夫周公之遭變豈獨成王未之知即召公亦未之知周公爲言天命不可恃而先王之道大行在乎人與維天之命之詩相表裏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堪所謂誐以溢我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我責者顧不大哉苟非至德何以收之周公收之召公勗之成王篤之威成文王功于不怠非所以駿惠文王之德之不已與于時周公之志惟以告召公鴟鴞之詩君奭之書皆作于一時成王未敢信而召公已說風雷之變啟金縢蓋自太保發之矣序君奭于成王征之前所以著召公之不失成王之善補過也必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者本之武王之命且著周召之同心以俌成王也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皆見于此此疏通知遠之教也章句之儒何足以明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釋文政馬作征

莊先生曰周公之書始于金縢自大誥以至無佚所以育成至德誕保文武受命者備矣而成王所以爲成則有成王征以至顧命康王之誥故特著之曰成王征與太甲高宗肜日同例成

王未知周公之志天戒之以風雷之變遂感悟而親逆周公于奄踐之爲言履也履之爲言禮也我國家禮亦宜之天下之人莫不以爲宜也鄭讀踐爲翦翦滅也今文尙書傳云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皆非是既殺其身矣將猶始序所云遂其君者何人也蓋周公東伐淮夷時成王至奄故題曰成王征他如黜殷命伐管蔡序皆繫之成王豈皆成王親往征之邪鄭謂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亦聽說也成王之踐奄非以伐淮夷之故以踐奄爲伐淮夷從而曲爲之說甚者并舉末世殘暴之事以誣聖人適爲亡新作俑耳立言可不愼哉豳詩有之曰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又曰我遘之子袞衣繡裳酒食之需非衣裳之戒矣是爲需之泰自是上下交而其志同矣成王親逆周公詩書皆明載之以示周道安危所繫故序以爲成王之書首篇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又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鄭康成注禹貢引允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蓋誤以成王征爲允征云耳否則夏書不當云周王也雖增多篇目有允征無成王征然馬鄭諸家皆未嘗爲之注又與劉向父子所引互有此成王征同異孔疏以爲僞書知非無據鄭所引卽孟子文也將蒲姑之逸篇也不爲臣謂商奄五十國周公東征之詩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安其民以禮無有間諜微行之事紹繼也成王之至共見其德之美復繼武王莫不中心說而誠服是固文武啟佑之四國既正天下遂無缺乎丕顯丕承所以紹文武之謨烈者猶大有事也周公告召公蓋卽申無疆之恤以反復於天命之不易與豳詩之卒章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公孫成王也必言成王之德音不瑕而後周公不失其聖故成王征洛誥之本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義已見成王征篇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

莊先生曰成王迎周公至周宗周作書告四國多方多士經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周公之東征惟是敎告之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三年之中多方以定所誅者武庚一人而已其餘或遷之或廢之謂之迷民務和協先後之孫卿子曰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于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成王之致刑措讀多方者可不念哉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莊先生曰成王歸自奄至于豐以黜殷命滅淮夷告文王廟遂以作洛之事命百官洛誥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是也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又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言周之在位多賢天所以申命成王也夫繼體守文之君莫不受命而太平之基在于得賢序周官而次以立政七年之閒制禮作樂周道大成豈非得人之效哉

周公作立政

莊先生曰讀立政而知聖人之有作必集衆賢而後成也大臣之事君必進衆臣以其治也人主之立政必擇賢而俾乂勿以已意閒之勿以憸人誤之也周頌與書相表裏訪落嗣王謀於

廟也于書爲周官所謀者周公之志文武之事也既朝于廟以訪羣臣四國不靜多難始平至於恭武王之大訓以誕保文祖受命民猶未成也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明堂之饗敢或緩乎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所謂誐以恤我也非周公孰能收之聖人之作禮樂必徵諸庶民況羣臣乎修身事親知人知天有一不備道不虛行天之命不已而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前王之所受命後人不緝熙之則遏佚之也安可恃乎保厥家者監厥士日就月將尊所聞行所知以至于高明廣大惟嗣王厚行之故敬之之詩所以答羣臣進戒者尤兢兢焉周公復申之以立政夫庶獄庶慎一有不乂恐王國之不克長況能致太平作禮樂故立政者洛誥之先事也不可不知也

謹案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古者官制若六卿若師保若四輔若牧伯有專職者有兼官者三事大夫在王左右者常數十人不皆專職傳以當任準人牧治天地人三事卽漢書引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之說非周初官制也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者虎賁掌宿衞綴衣掌衣服趣馬掌玉馬各數百人立小正以統之若今領侍衞內大臣內務府總管是也左右攜僕百司者如僕人師射人師之屬其屬亦百司也曰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者庶府周官有九府主貨財鄭注大都在畺地爲公及王子弟所食采邑立小伯以統之藝人表臣百司者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若今科道亦百司也曰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者周官太史副貳太宰尹伯對上小尹

小伯言之董子以周召太公與史佚列四輔則太史非下大夫尹伯者若今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者也庶常吉士謂九德之士總上三事以下言之傳疏據周官以趣馬爲下士左右攜僕謂寺人內小臣等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庶常吉士謂衆掌常事之善士爲長官者不爲長官則百司也皆非也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者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是也曰夷微盧烝者夷微盧皆從武王伐紂之國烝君也立之君而不爲官制從其俗春秋治夷狄無大夫之義也曰三亳阪尹者鄭云三亳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云云此泥阪字而爲之說言蓋疑辭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後榮駁之當矣經意蓋以前代舊都亦不以封諸侯阪則九州之險王制所謂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者皆立尹以統之漢制郡國徠治本此史記序立政在周官後則此乃周公相成王時所定制鄭以爲文王時涉下文而誤也曰庶言庶獄庶愼者庶言毀譽之言出納之責在準人庶獄訟獄之事輕重之科在司寇庶愼財賦之則出入之總在司會有司百司也牧夫其長也牧夫職其要以達于王其言是者則順之其言非者用逆之言文王務持大體不以苛察爲明也庶獄庶愼言罔敢知而不及庶言聽言者人君之事惟獄訟財賦事有專職陳平爲

漢相亦言有主者不敢兼也末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者列古例字禮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鄭注等比也言蘇公能矜愼用獄以永延國祚茲用其條列著爲中典刑平國用之若世輕世重則上附下附可也戒後人無造獄至暴秦用商鞅法令如牛毛不旋踵而亡敬愼之訓勿誤之戒非保邦永祚之大本與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謹案今文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蓋異序同篇也古文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篇故鄭注緇衣引作無壞我高祖顧命寡顧聲之轉耳蓋取篇末二字名篇也白虎通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二君故吉冕受銅（古文同瑁今文作銅）稱在以接諸侯明繼體爲君也釋
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公羊桓元年何注先謁宗廟
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謂踰年
即位之禮禮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公羊子曰緣民臣
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文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
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
內三年稱子也董子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
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
之辭也禮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郊特牲

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案先王既大斂嗣王受冊命以
爲天地社稷宗廟主易黼冕黼裳即祭主位告祭之禮視朝夕
饋奠有變遂出畢門以見諸侯于朝覲之禮亦有變事畢而反
喪服上體先王敬奉天祖俯答臣民之義此蓋周公制文家法
變古之質爲百世通行者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之禮孔子
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鄭注將有
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
絺冕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又三日負子太
宰太宗太祝皆裨冕是無于禮者之禮于經禮有變也得援吉
凶異道不得相干之說以譏之乎宋孫覺蘇軾等以爲使周公
在必不爲此非禮之禮孔子特取其訓戒之詞耳殆未達于節

吉順變因時制宜之義矣
又案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句）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
人逆子釗（句）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句）俾爰者扶掖之
名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
蓋天子諸侯世子居喪皆扶而不杖天子諸侯老若有疾亦皆
扶而不杖記曰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桓毛則其人也
呂伋康王之元舅以諸侯領虎賁氏二千戈者呂伋之佐南門
路寢之南門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于位爲寄公國賓出蓋成
王之喪有二王之後來弔祭康王宜拜送于南門之外翼室路
寢之東夾室有梁闇曰恤宅也莊先生曰路寢之制如明堂皆
五堂五室室之有北戶者曰房南有戶牖北有牖無戶者曰室

居中者曰太室居東二室曰木室火室居西二室曰金室水室
木室即東夾室水室即西夾室中堂有兩楹東堂之東西堂之
西有牆爲東西序直火室之東金室之西序之外亦曰東堂西
堂又曰東箱西箱古宮室可攷之制如此鄭以鎬京無明堂以
攷工記之明堂爲周公作洛之制恐未然也又曰太保降（句）收
諸侯出（收當爲以形近誤）廟門俟（句）太保下堂以堂下諸侯出畢門應
門雉門而於文王廟門俟者俟王受冊享也古者朝享皆受之
于廟周公宗祀文王爲文祖文子文孫受終之禮皆于是行焉
傳解收爲有司徹解廟爲殯之所處皆非也又曰王義嗣（句）（嗣當爲
詞字之誤詞辭古今字也）德答拜（句）義辭謂固辭非禮辭也下堂而辭不受
朝禮德升也升亦進也

又案立政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曰其克詰爾我兵以陟禹之迹顧命太保所以戒康王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何哉周公以周家忠厚開基慮後王積弱爲蠻夷所逼故大建親賢以守衛中國特著詰兵之訓召公以成康之閒刑措四十餘年不用人情逸豫則怠惰而忘創業之艱難文武之宣光大訓幾何不墜于地矣故于嗣王新政之初首戒以天命之不假易祖宗之不忘危亡者俾敬受此丕丕基厥後穆王遠征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宜王整我六師以復文武之業則詩人美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是知揚耿光大烈者在于振乾綱不在勤遠略矣

康王命作冊句畢分居里成周郊句作畢命

莊先生曰鄭康成謂畢命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則非此篇也劉歆三統術引畢命豐刑不可信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所謂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梓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謹案曾子問鄭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粊誓疏謂遭母喪也魯世家以爲伯禽卽位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與反伯禽率師伐之于肸作肸誓案成王踐奄滅淮夷而後封伯禽書序甚明世家誤也段氏據說文魯東有郱城郱爲徐之或體魯世家頃公十九年上距獲麟之年計二百四十餘年楚伐我取徐州後五年楚滅魯徐廣謂徐州在魯東今薛州索隱謂說文郱郱之下邑在魯東紀年亦謂梁惠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戎在魯東切近肸慄相閒故曰東郊不開成王周公旣平東土乃以青兗冀三州之地封太公召公伯禽爲三州諸侯之長以革其俗伯禽秉周公之訓報政遲至三年周公嘆曰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以魯之爲國迫近戎夷禮樂難施干戈難靖故春秋時齊晉強則依以立齊晉衰則依于吳楚其勢然也孔子序書百篇皆三代廢興之大政于侯國之書唯粊誓秦誓二篇粊誓雖在周初視商誓坶誓周公成王之誓則徧矣奚取乎爾奚取而序之穆王書中爾曰此周之變書之始志荆蠻猾夏之萌也說在周史伯之對鄭桓公矣姜嬴

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平王沒而齊晉秦楚代興是四國者東遷以後之四伯也楚入春秋始大雖同晉襄秦穆之世而詩書不足錄詩頌魯僖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春秋貶荆外楚之志也魯之享國久遠與周相終始故特敘粊誓志徐夷之並興以卜其終滅于楚上釋祭仲之命蔡爲誅君之後後亦滅于楚也疏通知遠之教卽春秋寓王于魯楚不書葬之義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吾亦曰書亡然後春秋作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謹案大雅崧高篇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周本紀作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命曰甫刑則此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云者謂

呂侯命穆王猶緇衣鄭注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也故篇首曰呂命此周史特加之詞言是時穆王耄荒命由呂出也左氏春秋載叔向之言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即呂侯所作之贖刑亦謂之祥刑言赦罪亦不死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故書傳記孔子之言曰甫刑可以觀誡申呂齊許皆炎帝太岳之後周之外戚呂侯或呂伋之子若孫觀其述三后舉伯夷明刑以攘皋陶之功且加諸禹稷之上蓋伯夷呂侯之祖也目無周室代王爲政是此篇著外戚專政變亂典刑亦志齊晉代興之始爲變書之次故鄭本書序以呂刑次棐誓不以次冏命明此爲甫侯之書非穆王之書也僞孔不知而移之豈知編次之旨哉

莊先生曰墨子尚賢篇引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正義稱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則鄭本亦同墨子也趙岐注引甫刑帝親問下民蓋今文尚書名甫刑無皇字古文尚書名呂刑作君字其作皇者蓋衞包所改故孔傳釋文皆作君帝釋文云君宜作皇字帝堯也蓋君帝對上帝而言前謂顓頊後謂帝舜于周法舜宜稱帝不宜稱皇也此即舜伐三苗之事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謹案馬本書序無平字故史記晉世家劉向新序善謀篇皆誤以爲襄王賜晉文公命馬亦同誤也蓋孔安國所傳書序無平字去平者孔子時削之使不得繫於武成康穆也猶春秋王不稱天則僭於吳楚蓋深痛簒弒之禍始於平王故於詩則降爲國風次於邶鄘衛之後序書則貶去平字以著春秋寓王建元之義微言大義孟子傳之左氏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此亦志晉伯之始也又案馬驌曰左氏內外傳毛詩序史記竹書具載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王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伯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鄭秦衞定王於成周厥後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戍申則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弒爲可誅虢公有見於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

自見莊宗伯毛詩說以雨無正之二章云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刺攜王之奸命卒章云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正月之九章云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刺平王之不復宗周也合詩書以觀而平王之罪自見春秋所以作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謹案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之書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爲孱弱之音一爲發憤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公羊子曰謂之秦夷狄之也詐戰書日盡也穀梁子亦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穆不用蹇叔百里子之謀千里襲鄭喪師遂盡晉襄背殯用師亦貶而稱人序書何取焉取其悔過之

意深矣闕約貽厥孫謀將以霸繼王也詩書皆由正而之變詩四始育文武之盛而終于商頌志先世之亡以爲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秦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由極變而之正也其爲致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

尚書略說一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九族

白虎通宗族篇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昆弟子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翔鳳謹案今文家皆以九族兼外親言書歐陽

夏侯儀禮並今文也儀禮喪服本九族以究其恩以父之姓爲一族則上自高祖下至元孫服之隆殺昭然可知故爲一族也若母之父母昆弟昆弟子疑可同爲一族則推母昆弟之法而母之祖父母亦當爲服矣推母昆弟子之法而母之從父兄弟亦當爲服矣推母昆弟之法而從母之夫舅之妻亦當爲服矣數者皆無服故各爲一族以別嫌明微也母昆弟昆弟子男女合言者從母及從母姊妹雖適人無降服以本在外親故不別也妻之父母爲二族者妻之父爲外舅其妻嫌爲舅之妻妻之母爲外姑其夫嫌爲姑之夫別爲二族以別嫌明微也詩葛藟正義春秋桓六年正義並引異義禮戴說尚書歐陽說云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此說非也若云母之父姓則當由母所服以推之不僅外祖及舅也母姓亦不僅外王母也然不在服制之內則不得爲族故通義言母之父母不言姓所引異義當有誤也（通典引白虎通以母之女昆弟爲三族而無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八字亦脫誤）故九族當兼外親言則親疏辨恩義究而制服之理亦昭然矣

中星

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正義引馬融鄭元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正義又引書傳云（伏生尚書大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此馬鄭所本也四星

皆舉四方之中宿案天文家言南方七宿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是南方中星爲七星而書傳言張唯史記律書先言西至於七星後云西至於張亦互易其位與書傳正同然七星是七在西張是六在東天象昭然彼此互易未知所由義從蓋闕鄭作七星或當然矣其云春分七星中月令則云仲春昏弧中季春昏七星中云夏至心星中月令則云仲夏昏亢中季夏昏火中云秋分昏虛中月令則云仲秋昏牽牛中季秋昏虛中云冬至昴昏中月令則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後世言歲差者據此謂唐虞與周末中星輒差一月案歲差之法出於後世聖人之所不言兩漢儒者亦未嘗言也劉歆三統術推昏旦中星（見月令正義）二月節昏井廿二度中春分昏柳五度中三月節

昏張二度中淸明昏翼四度中則春分之後七星已中月令頒月朔之令故紀月初之中星堯典敬授民時必俟一月之中氣季春之初二月中氣未盡故可云七星中三統術推五月節昏氐二度中仲夏之初四月中氣未盡故月令五月言昏亢中也五月中昏房二度中六月節昏尾七度中季夏之初五月中氣未盡故月令言昏火中也則夏至後大火已中三統術推八月節昏斗十六度中八月中昏女三度中九月節昏虛二度中則秋分後虛星已中是堯典與月令未始相差也唯三統術言大雪昏壁五度中冬至昏奎十度中小寒昏婁十度中大寒昏昴二度中馬鄭以爲冬至昴昏中三統術冬至則昴實未中似未可通案大寒前一日昴初度已中節氣可入前月是昴星中適是十一月晦則是月爲無中氣之月而閏月生焉堯典紀星昴於仲冬

乃閏月定四時之法也說歲差者又云夏小正星象與堯典合與月令輒差一氣此更不然小正正月初昏參中與月令孟春昏參中未嘗差也小正唯四月南門正五月大火中與月令昏中星不合然小正正月始啓蟄十月記時有養夜其節氣已入前月則南門大火亦是後月之節氣於前月紀之也至小正八月辰則伏辰是房而非心周書周月冬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中氣而非節氣月令仲冬日在斗三統術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冬至日在牛初度其節氣與月令同其中氣與周月同後儒必謂周初在牽牛周末在南斗者俱不辨自明

案夏小正正月啓蟄莊氏說推正月甲寅朔旦啓蟄爲秝元以夏正建寅也周書周月篇惟一日既南至此以朔旦冬至爲日月權輿此周正建子也故推朔旦冬至于堯正建丑故推朔旦大寒以定秝並據中氣也

一行日度議曰梁武帝據虞鄺術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閒而冬至昴尙未中以爲皆承閏後節前月卻使然翔鳳案謂節前月卻者是也然惟昴中爲承閏後以見建丑之法以爲四仲皆承閏後則爲支離宜一行以頓有四閏譏之也

四岳

虞書言四岳者何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四岳謂四方諸侯繫於四方謂之四岳其號非一人也其職非一定也其人非一時也周禮疏序引鄭尙書注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

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時卽是四岳故云四時之官也云八伯者尙書大傳稱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闕焉鄭注以陽伯爲伯夷掌之夏伯棄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羲和仲叔之後堯典注言驩兜四人者鄭以大傳所言在舜卽眞之年此在堯時嘗別自有人而經無所見故舉四人例之蓋四岳始有四伯其後爲八伯因繫於方岳之下不主中岳故變五稱四猶言四方諸侯數繫於岳故不嫌伯之或四或八也堯甞總咨八州之伯其中遂有公舉鯀者亦猶舜之總咨四岳而公舉禹矣同列相薦古今皆有不必以舉鯀之文遂謂鯀不當居岳位也故曰其號非一人也下文云帝曰咨四岳朕在

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曰言女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下者乎觀鄭意正謂咨四方諸侯令自舉其中能庸命者故下文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正謂四岳諸侯無稱舉者故及側陋之舜爾若僞孔諸家直云欲使四岳順行帝位之事是則天子之位將禪四人有是理乎又女二十有二人正義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僞孔傳同案馬云不數稷契皋陶與鄭同其幷數四岳與鄭異考當時無敕四岳之辭蓋四岳之官內爲王朝之卿外爲諸侯之長非有

專職如羲和及共驩等是也故是時伯夷棄皋陶垂亦爲四岳號八伯非別有四岳之人且經文堯巽位則咨四岳舜求宅百揆典三禮則咨四岳事重故廣咨眾人不在命官之數故曰其職非一定也案唐虞四岳有三其始爲羲和之四子爲四伯其後共驩等爲八伯其後伯夷諸人爲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案班氏說尚書知伯夷逮事堯故居八伯之首而稱太岳春秋左氏隱十一年夫許太岳之允也申呂齊許同祖故呂侯訓刑稱伯夷禹稷爲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染篇並云舜染於許由伯陽由與夷夷與陽並聲之轉大傳之陽伯墨呂之許由伯陽與書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本莊子正傳會咨四岳巽朕位之語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語太子晉稱其之從孫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尚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蓋伯夷稱太岳遂號爲四岳其實四岳非止伯一人也故曰其人非一時也

大麓

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傳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案東晉尚書經傳出於僞撰其二十八篇之傳大約本古文舊說也此古文說也尚書大傳堯尊舜而尚之屬諸

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此今文家說也鄭注大傳云山足曰麓此順今文義而說之也又云麓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子之事使大錄之此鄭引古文說以備大傳之義也書納于大麓音義引馬鄭注麓山足也此馬鄭以今文說注古文書也王肅又引古文說以改馬鄭故亦以爲大錄萬機之政後人以逸書多古文說見漢書儒林傳而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遂以山足之訓爲古文訓而不知史記說書不盡古文也王充論衡言大麓之野凡兩見論衡吉驗篇云使入大麓之野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又亂龍篇云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蛇不害此當時博士所傳今文家常說故不著尚書說云云也又正說篇

云又曰（上有引尚書說語）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當作錄）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引書古文說也正說篇又辨之云令人庶之野（人庶當作入大麓傳寫脫誤）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案此謂校古隨舊知其說出古文家矣否則大麓之野見伏生之傳反屬之古文家乎又小爾雅廣言云禁錄也王氏刪以爲說文麓古文作禁禁與禁相近當作禁錄也小爾雅與古文家同王說是

古禮巡守封禪

梁書許懋傳云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案此傳先言舜幸岱宗又云鄭引鉤命決者知是康成注堯典所引也毛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箋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遂行也案康成以前多以巡幸岱宗爲封禪如張純班固盧植之說具在後漢書張純傳云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閒郊祀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班固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又云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後漢祭祀志注云禮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案此二家確指詩書禮皆有封禪而輒言泰山封禪者以太平巡狩必先至岱宗故言封禪者輒言岱宗但專其首其實巡狩四嶽皆封禪也故易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惠徵士注云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是言太平封禪之事隨二四易位成既濟定亦是太平告成之事故云王用亨于西山也詩般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毛傳云高山四嶽也此四嶽皆可封禪故班固以般爲封禪之詩至管仲稱封泰山禪梁父者以齊於泰山爲近且桓公即欲效巡守封禪亦安能盡至四嶽故唐以泰山爲說況先儒言太平封禪而巡守亦必俟太平白虎通云

王者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宣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守也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也案此知封禪巡守爲一事也況尚書下文云封十有二山可知名山皆可封漢書武帝紀注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下禪梁父祀地言地示增厚案此說與白虎通之說已是漢人附會之談其實封者訓若幾封之封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謂不以封諸侯凡十二州之山使皆在天子之封內故曰封鄭注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掌管亦賦稅之而已此謂非諸侯之所得管故不以封諸侯也禪是祭天故許氏說文云禪祭天也即經文亦祇有柴望無祀地之言知祀地爲穿鑿强說封禪一名管子及鈎命決封禪分言互文以見義也考封禪之名之失一誤

於管仲之對齊桓再誤於始皇之絀儒生三誤於漢武之絀偃霸四誤於建武中梁松爭封禪之禮而封禪爲帝王誇侈之事遂與古義日以不合案史記封禪書管仲先言受命得封禪者謂受命爲天子乃得巡守封禪正與晏子舉天子巡守事以諫景公欲觀轉附朝舞之意相同而桓公方侈其山戎大夏召陵之功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案管仲此言亦謂太平乃巡守封禪所謂鄗上之黍云云者言太平所致非封禪實事而後世悉依爲典故此一誤也封禪書又云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案郊特牲言祭天埽地而祭焉又言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應劭注封禪書云稭禾稾也去其皮以爲席則儒生所言正是祭天之禮後人詆始皇之封禪遂幷儒生之議而斥之此再誤也封禪書又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案春秋以後朝聘會盟饗燕尚有其禮而巡守希闊其事故封禪之禮曠絕又云羣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上於是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案以尚

書周官言封禪似宜近禮忽有丁公爲不死之說此與李少君輩無異而西京百餘年郊祀明堂之禮無不廢壞於邪議不獨封禪爲然安得獨疑於封禪乎又云羣儒說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牽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案言不與古同蓋以武帝不能用埽地葅稭之制偃霸之議出於魯儒生當猶具古禮自其絀能遂益衰滅太史公言不能辨明者言羣儒之力不能與朝廷辨明古禮言拘牽不能騁者言拘牽禮意不能騁情以順俗此二誤也後漢祭祀志云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

松欲因故封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案光武之意但欲循堯典二月東巡之故事行柴望之禮而松必欲依緯說刻石紀功則封禪之禮祭天爲輕刻石爲重後儒明堂郊祀事事復古而獨封禪終不異乎秦世此四誤也有此四誤而後世輒謂封禪爲妖淫之說欲斥其謬遂并其不謬者而絀之安知封山之名堯典已有埽地之禮記說分明許懋之徒校之盧鄭祇見其疏矣

太原

案太原見詩書春秋國語並與秦置太原郡不同處禹貢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案當讀冀州既載絕句壺口絕句治梁及岐既脩太原絕句梁

岐太原皆雍州地壺口岳陽覃懷衡漳皆冀州地孔傳所謂壺口在冀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是也其謂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此說非也漢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爲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治又云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爲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縣西北九十里有梁山在山西吉州西一百餘里又云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爲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治東北十里卽太王所邑在韓城西南三百餘里皆從壺口循山西行至太原更當在梁岐之西水經汾水注引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又引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案此則凡高平之地皆得蒙太原之稱不必以春秋之晉陽秦置爲太原郡今爲太原府者當之也禹貢之太原當卽漢志安定郡高平縣等處爲今甘肅平涼府固原等州在陝西岐山縣西北三百餘里漢縣稱高平正取高平曰太原之義蓋治梁岐脩太原則壺口以西之功既畢又從壺口東治岳陽經文治梁及岐既脩太原事繫壺口之下故不嫌以雍州之地入於冀州也禹貢九州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惟梁岐太原則先績後地明此三地皆不在冀州而施功不可不及所重在績故先績後地也鄭注云岳陽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此說誤同孔傳鄭注又云岳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案漢彘縣在今山西霍州直隸州太岳在州東三十里正在吉州東三百里吉州壺口所在雷首在吉州南三百里爲漢河東郡蒲反縣治卽

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治卽下文導岍及岐至于荊山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是也蓋先岐後壺口後太岳太岳之導正從壺口來與冀州之文適合若以脩太原後卽至于岳陽爲文不特以今平涼之太原爲窅遠不合地理卽以漢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府當之亦不應舍壺口而遠溯七八百里之晉陽也故知至于岳陽之文語意上承壺口記之始與導山經文密合而於地理亦無不順矣小雅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傳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玁狁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又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又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毛傳朔方北方也六月正

義云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云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案正義所言知鎬方地相近鎬已不可指名朔方約在涇陽以北漢武因之置朔方郡在今陝西榆林甘肅甯夏二府地適在今平涼古太原以北又案漢志安定郡涇陽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涇陽故城在今平涼府城西四十里涇水今出固原州西南山東南流逕平涼府城北知朔方涇陽之所在則鎬與之相近而非鎬京可

知太原爲漢之高平而非晉陽亦可知顧亭林云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北不過太原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則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案顧氏此言甚確然又以禹貢春秋之太原爲在晉陽亦誤春秋昭元年經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公羊穀梁經並同公羊傳云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春秋左氏經文大原作大鹵說文鹵西方鹹地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以安定有鹵縣證之知春秋大鹵亦在安定中國以爲大原者蓋禹所主名故著於禹貢也春秋時涇原之閒久爲戎狄所據荀吳與師遠伐敗之於其地故公羊云地從中國名從主人以狄爲主人知非晉陽晉陽自爲晉地狄安得爲主人況春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如地從中國自當書曰敗狄于晉陽幷不得云大原也要以晉陽爲大原實如子產之言昭元年左傳子產謂叔向曰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不過謂能治汾洮之水以處高平之地大原與大澤對文俱不可實以地名上林賦言布濩閎澤延曼大原與子產語正同大原亦非地

名後人見汾洮出晉陽遂謂春秋時以晉陽爲大原眾喙同聲莫能政矣漢志太原郡秦莊襄王三年置蓋卽取子產之言以名之不可以當詩書春秋國語之太原也

導菏澤被孟豬

或以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豬亦先積後地爲難荅曰後人見禹貢菏澤孟豬皆在豫州章內遂以兩地爲禹貢屬豫州爲不思職方氏非禹貢之徐州入青州而於青州云其澤藪曰望諸鄭注望諸明都也在睢陽疏云案禹貢云道柯澤被明都字異彼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案春秋宋藪澤有孟諸明都卽宋孟諸也則孟豬於禹貢自屬徐州又鄭氏職方氏注云此州幷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幷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菏澤在孟豬之北則屬兗州禹貢豫州滎波

既豬即下文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之地正在豫州職方豫州亦言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蓋濟水伏流溢出爲滎濟水又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以溢爲滎驗濟水之伏流故施功於豫州因迹其再出之地而有菏澤遂被及孟豬自滎至陶丘伏流凡五百餘里而至菏以後會汶入河更不伏流顯然可見爲濟水所謂濟河惟兖州者是也則菏澤當在兖徐之閒以其施功始於豫境故并及之而先績後地以見菏澤孟豬並不在豫州也

夾石碣石入于河

夏本紀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于河正義引鄭注曰禹由碣石山西

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案禹必親行乃能定田賦九等知地宜所有是爲任土作貢故以禹貢名篇禹貢先言九州即禹敷土也敷分也（馬融注）分別九州之土宜以作貢作始也（廣雅）言貢賦至是始定也隨山濬川皆以任土作貢故先紀分爲九州專言作貢導河以下乃言山川而王肅以爲凡每州說諸治水禹貢土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乘涉之水名其說已非僞孔傳謂禹治．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胡渭駮之曰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身入帝都何難陸行而必循迂回之水道（案江河淮濟經歷數州豈能半塗舍而入白無是理也）林之奇曰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下言所由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以河爲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案林氏以貢賦與康成爲近然言轉輸之道即非敷土之義如兖州之濟漯不能徑入於河則朝貢未必盡用舟楫惟相土宜則必就水之淺深以測土之薄厚而知其肥瘠分爲九等且陰陽向背形於川瀆禹貢九州惟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菏（說文）揚言浮于江海達于淮泗六州皆言河江淮濟爲四瀆中國山川之脈絡也曉其脈絡而肥磽高下皆可知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四終

湘陰吳光堯
長沙王先愼校

尚書略說二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般庚

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鄭注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地毀改政而不徙蓋當時溝洫不治故有河圮之患祖乙改脩溝洫之政故得不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鄭注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又盤庚篇鄭注祖乙居耿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如以奢侈踰禮爲宮室衣食之奢淫則盤庚爲政雖徙都耿法度可繩

何必謀徙則奢侈踰禮者謂溝洫不脩井田形改奢侈者大也如春秋漷移而魯得取邾地耿民侵溝洫之地以侈大其田踰先王之禮地遂迫狹而無以容溝渠土壅川瀆其患易至何以知溝洫不脩以河圮而知之也何以知井田踰制以土地迫近而知之也故經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攸居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此居民之法地謂井地地不必正平高庳廣狹畸零之數必執度以度之而後可以畫井又求地防使水屬理遂用磬折句矩之法而後可以爲溝洫小司徒經土地必先井牧其田野既有井田必治溝洫則水土演而民用然必相其山川之勢遠近之宜大戴禮主言云三井而句烈與裂通三句烈而拒當爲矩句謂句股烈謂割圜用句股割圜之法正參差不齊之地而井田之制乃定故九數始於方田田不能方以矩之數求其方司空不得其職隄防溝瀆惰其事而又水旱不時山川形易變巨室齊民漸侵其經界遂有土地迫狹山川時圮之患殆哉岌岌乃謀遷都移民均地方能一復舊制在夏民初離昏墊人無爭心故但以溝洫之法護民田殷民世業已久侈意漸萌乃以井田之制護溝洫王畿之內謂之甸服周語韋昭注甸王田服其職業夏后氏用貢法故甸服之內但什一而取無公田私田之別商用助法始於井田之中分公田私田井田之制至商先王而始善故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使民如借亦恪謹之義也又言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謂度地居民之政也又言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謂民各共其舊服農事不廢也其言今不承于古即下文言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惰者謂惰於溝洫而不能盡力不服田畝謂田畝之度非先王之舊服相與貪田疇之私利而忽惰溝洫之大患故云越其罔有黍稷也要必厥臣大家先惡于民故曰敎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常經也舊久也甸服井田之制先王立經常之法行之已久今取以正定其法度則自在位者始有井田而後有夫家正法度而夫家有永利故曰永建乃家下篇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注曰徙主於民故先定其田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君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故曰徙主於民經又言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謂溝瀆壅山川圮井田壞土地迫水土蕩析田疇仳離遂無一定之中制故經又言用永地于新邑謂必遷新邑而後能以常舊服正法度蓋井田一定而溝洫不壞河水順流斯為永地經又言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金玉曰貨（周禮注）生生謂田穀民生所繫敢共生生謂不貴金玉而重五穀鞠養也惟井田為養人故易言井養而不窮井地均則民安其居保其性命當大敘而敬之以戒世世子孫守其法而勿替此以井田行助法為商先王之大政按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

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按書序商書首篇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帝告者當述帝舜命契之事故尚書大傳引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即使契為司徒敎以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曰明上下釐沃者居亳為沃土湯始都此即分疆畫井定七十而助之法（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就其畿內制之辨別見）故曰釐沃釐者分也此湯之首政而盤庚之所行者也按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武王乃恐懼太息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亾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所謂盤庚之政者湯之政也惟復盤庚之政故雖周亦助蓋自盤庚遷殷以至春秋之季五服之內未嘗一日廢井田即不能一日廢溝洫而長無河患逮至戰國諸侯兼并井田不脩溝洫不治至定王五年河徙（即定王介世本作貞王）其後魏李悝有盡地力之說秦商鞅開阡陌而井田溝洫之制遂不可復矣

武王伐殷年　伯禽受封年

按史記周本紀云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上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

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本作十年七與十字之誤）而崩謚為文王案太史公本魯詩說伏生書大傳亦謂七年而崩（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紀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案自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此皆古文太誓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云云案此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觀兵十一年十二月伐紂書序作一月戊午者周正也此作十二月商正也次年二月亦商正至牧野殺紂作牧誓十一年之誓則

大誓也其云太子發上祭于畢者追敘九年之事也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上篇追敘九年觀兵時事中下二篇敘渡河伐紂時事周本紀僅存兩篇故馬融疑之並是十一年所作故序幷記之書序又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本作以葆琛先生讀作祀箕子歸作洪範案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案此以洪範經文十有三祀為克殷後二年也述箕子歸周之由故追敘殺受立武庚祀也金縢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即云武王既喪其云翼日乃瘳是暫瘳而即崩也故史記封禪書云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甯而崩則武王崩即在是年也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

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尚書大傳亦言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則武庚之殺在武王崩後周公居攝之二年距武王殺紂立武庚祀將五年多方篇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指武庚之立也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立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五年須暇則殷命未黜也殺武庚而既黜殷命矣魯世家又言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即召誥之文召誥與洛誥相接為一時事此當周公居攝而稱成王七年則周公居攝成王

即政俱無改元之事況書序明言周公相成王相即攝也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攝為佐助之義相亦助也周公既相成王則大誥之王若曰自代成王言鄭君以為周公攝政稱王者周公既稱王矣而召誥洛誥之王皆成王也士無二王之說安在乎尚書經文及序於周公則稱周公於王則稱成王而漢人猶混淆若此則劉歆實亂之也歆作三統術於周公攝政七年之後接以成王元年而云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案魯世家伯禽就封在攝政之一年即成王元年故世家又言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云云遂平徐戎定魯案此與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同時同事歆則以為周

是一時歆假飾書以傅會王莽而鄭君說書於武王周公之事多惑於劉歆而又參以已見不如太史公得古文舊說之爲可信也

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午宮故詩正義推是年太歲在庚午而淮南兵略篇云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高誘注云太歲在寅亦見荀子儒效篇又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則當時人人異說三統秝言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目下爲紀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案魯世家無伯禽年數則亦歆所肊度又三統術引魯世家考公以下年數多不與史記合後漢尚書令忠奏言歆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則共和以前上推武王伐殷之歲其數已不可得但可存周語歲在鶉火之說而已

周公攝政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案經傳皆不言武王伐奄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以讀作祀箕子歸作洪範以後武王更無討伐之事書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按立武庚者使爲殷後又命管叔蔡叔與武庚爲三監言三監及淮夷叛者管蔡商奄也尚書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

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豳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武庚管蔡皆藉奄以叛奄蓋淮夷之長帥故東征以伐奄爲急言黜殷命殺武庚時奄尚存討伐未畢也故書大傳言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踐之言踐滅之蓋踐奄則東征事已此東山之詩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矣即三年討其君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欲得管蔡商奄之情則必居東奄與淮夷在兗徐之間大抵爲荆楚蠻夷之地故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皆有周公奔楚之說奔楚與居東實一事傳記說之各異不若詩書之可按也漢儒以洛誥已復子明辟遂謂洛誥以後若多士諸篇皆成王即政後所作不知自大誥以至洛誥皆言黜殷之事自多士以至多方皆言踐奄之事故書序於多方篇後總之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凡言成王者皆周公攝爲之非成王即政淮夷又叛也案史記燕召公世家言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書序君奭在多士無逸之後成王政諸篇之前則皆攝政時事此太史公所傳古文說也況攝政但代成王施令行政其位仍列於師保不必如漢人言周公稱王也說見前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管蔡商奄也民命謂君也奄在淮夷之北淮夷非一君同時遷滅之故云滅國者五十王制鄭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正義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爲惡者皆黜退之不

得復爲諸侯據此知滅國五十亦爲周公攝政時事是成武王之意也此相成王時事而孟子繫之於相武王者大誥曰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則周公相成王之事皆武王之事亦皆文王之事故下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則雖曰相武王而文王武王成王胥統之矣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舞以嘉其德案商人商奄也東夷淮夷也蓋淮夷能服猛獸以助商奄之虐而周公驅之江南又案秦本紀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石王伯申尚書讀爲使）北方

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與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案此則飛廉不與殷亂武王但殺惡來孟子言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當亦如鄭語戮之於路之戮不必殺也或者飛廉於紂亾之後仍從武庚爲之合淮夷與武庚相應故周公驅而戮之凡江淮之南與海相近皆可謂之海隅其後仍得北還故葬于霍太山則驅飛廉亦與伐奄同時矣中潏在西戎生蜚廉驅飛廉即戎狄是膺也伐奄即荆舒是懲也魯世家言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即費）作肸誓徐與舒音相近則伯禽之伐淮夷徐戎亦周公命之費誓之作與成王踐奄一時一事也伯禽封魯早矣其先則爲方百里三年踐奄滅國五十之後乃益魯以殷民六族有奄淮夷之地而有地方五百里因又命之故洛誥有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之事非至是乃封伯禽也定四年左傳言伯禽之封魯在封康叔唐叔之前則在管蔡未流言之始也其書傳所謂一年救亂事乎古今文說者各異遂未必皆得其實在讀書者折其衷矣

唐人引今文尚書皆馬鄭古文

隋書經籍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陸德明經典序錄引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又云永嘉喪

亂眾家之書並滅亾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隋書經籍志亦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亾案今文既亾古文以僞孔亂眞見馬鄭篇目絕異僞孔而並伏生所誦故二書並以爲今文如司馬貞顏師古之流所引今文尚書皆據馬鄭往往失實其誤有由乃錄而辯焉

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姓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平（案此僞古文）此文蓋讀平爲浦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章（案所謂遷書多古文說辯字之義非古文如此）其今文作辯章（案此馬鄭古文後漢劉愷傳注云尚書曰辯章百姓鄭元注云辯別章明也又班固傳注所引同此爲馬鄭古文作辯之證雖後便程東作索隱引尚書大傳作辯程則今文亦當作辯章蓋今文古文並作辯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辯遂爲辯章鄒誕生本亦同也

又居郁夷集解尚書作嵎夷案此引馬鄭古文而史作郁夷乃古文讀也　又案堯典宅嵎夷釋文音嵎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案史記帝紀自作郁夷夏本紀嵎夷既略又同古文則此云史記作禺銕者誤

夏本紀嵎夷既略集解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索隱曰孔安國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案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鐵在遼西鐵古夷字也案此引今文卻不誤蓋據帝命驗考靈耀而得之其云鐵古夷字者當謂古字從夷作銕故古文尚書作夷字也

尚書正義卷二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句夏侯等書句宅嵎夷爲宅嵎鐵句案說文鐵古文从夷作銕此作鐵者俗字注疏本誤眯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優腎陽案腎當作賢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案此云鄭注不同則知鄭

注非今文孔穎達正義本劉焯之舊故未嘗誤以馬鄭爲今文也　又案正義爲宅嵎鐵曰柳谷之類皆指夏侯等書閻徵士王光祿並誤其句讀以嵎夷爲夏侯書嵎鐵爲鄭注下眯谷三事並同此誤如嵎夷果爲今文則馬融正作嵎夷馬鄭同注古文安得反同夏侯也況三國時鄭學方盛而虞翻見鄭解尚書正作眯谷裴松之魏志注引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即此云優賢陽裴劉宋人去晉未遠引今文尚不誤　又案說文堣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則堣之正字从土作堣其从山作嵎經典叚借之字說文又云崵崵山在遼西从山易聲一曰嵎銕崵谷也又云嵎封嵎之山在吳楚之閒汪芒之國从山禺聲錢詹事曰說文稱書曰者孔氏古文直載書辭者歐陽夏侯也臧君庸曰古文尚書作宅堣夷今文作宅嵎銕古文堣从土爲本字今文嵎从山叚封嵎山字或省作禺考靈耀帝命驗皆今文說史記所載亦多今文故俱作禺五帝本紀作郁此又是今文之異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互有不同陸德明云史記作禺銕此當指夏本紀言之今夏本紀作嵎夷俗人以尚書改耳毛本書疏二銕字宋板正義作峓據說文釋文二書知峓必銕字之誤

禮記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

正義曰云今尚書者尚書有古有今壁裏所得膠東庸生所傳者謂之古文尚書晁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謂之今文尚書鄭據而引之故云今尚書案孔氏以今尚書爲卽今文尚書遂以宅嵎夷爲今文然漢時但有古文尚書以別於歐陽夏侯列學官之書無今文尚書之名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云云所謂今文字者指當時所行隸書之字以讀古文書非指歐陽夏侯爲今文尚書也東晉僞古文出而伏生所傳微滅其後乃有今文尚書之目漢人引歐陽夏侯書從無以今文別之者以學官所立功令所用也則鄭所云今尚書以古文自馬鄭作注始顯於世謂古文尚書爲今所出之書故謂之今尚書非晉以後所稱之今文尚書也

五帝本紀曰眛谷集解徐廣曰一作柳谷案此眛谷同鄭本所謂遷書多古文說也徐廣所據正是夏侯等書

三國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中云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案此益可證鄭氏古文作眛谷而夏侯等書作柳谷仲翔親見古今文所言必不誤江方正聲謂虞氏誣鄭以柳爲昧當時鄭書大顯若果不作昧豈能妄糾違失形諸

章奏必不然也

周禮天官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翣柳作接檟疏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案賈公彥親見馬鄭古文無此文故據爲伏生書唐代鄭本尚行賈氏必不誤柳文故云度西曰柳谷見今尚書云宅西曰眛谷案唐代書惟鄭本及僞孔本見存故云見今尚書謂見今所行之書也若今文久亡唯伏生傳爲可據故云濟南伏生書賈氏於古今文書絕不混度亦居也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引之者見柳有諸色案鄭欲證改檟爲柳之義故引伏生書

三國魏志管甯傳王基薦甯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案此卽書正義夏侯等書優腎陽腎陽當作賢揚合下歷字也今文書亡於永嘉隋志約略之言其實宋初猶未滅絕故

裴氏得而據之其時始有今文尚書之名

文選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試也案淵林晉初人時今文顯於古文故但云尚書其時猶不稱今文尚書也

漢書郊祀志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注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以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案今文家歐陽有大誓大小夏侯無大誓說詳與陳編脩書然唐時並亾師古所據今文仍是馬鄭古文也

後漢班固傳注引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元注云丕大也律法也案此正引馬鄭古文尚書

漢書董仲舒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注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案陳編脩壽祺

曰仲舒對策在建元元年大誓未出而仲舒引之或本之他傳記非出本經也如繁露玉杯篇引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即本坊記稱書厥辟不辟忝厥祖之文也竹林篇引書云爾有嘉謀嘉猷云云即本坊記稱君陳之文也翔鳳案繁露同類相動篇云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御覽引尚書大傳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並古文大誓之辭伏生從朽折散絕之餘猶憶其文著之於傳若經文有之必不錄入大傳矣如九共傳引書予平下土云云帝告傳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並經文所無也正緣大誓之文不絕於傳記故婁敬在漢初已引其文但不可據此謂伏生今文已有大誓也　又案後漢班固傳注引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史記封禪書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五至以穀俱來文選石闕銘注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鄭元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中候等書出於古文尚書前載聖錄經解以易緯爲易則仲舒容或以書緯爲書也

又周公曰復哉復哉注師古曰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大誓案說見上

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舟中索隱曰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案唐人信僞古文尚書太誓遂以馬鄭古文大誓別爲周書其說出梁武帝其實古文大誓未嘗在逸周書也

又流爲烏索隱曰案今文泰誓流爲鵰鵰摯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曰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業文各隨文而解也案流爲鵰自爲古文大誓元文太史公作烏乃古文說也非大誓有古今文之異司馬貞且不見今文書安得獨見今文大誓乎其偁今文亦馬鄭古文鄭君作烏乃是改讀見詩正義

詩周頌正義尚書大誓云至于王屋流之爲鵰注云鵰當爲鴉鴉烏也案古鴉烏同音故爲鴉又爲烏此直云尚書大誓者孔仲達亦知馬鄭書爲古文也

漢書敘傳書云迺用婦人之言注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案此亦馬鄭古文

漢書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注師古曰逸書也案此文與說苑臣術篇引大誓附下罔上語氣正同當並是大誓下篇之文唐時已佚去故顏氏止以爲逸書而不知爲大誓也

漢書律秝志下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案此與東晉古文書武成同然劉歆自據孔氏古文也

又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注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案今文無武成篇歆所據實古文益可證小顏以古文爲今文之實

又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月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注師古曰亦今文大誓案辯同上

書武成正義漢書律秝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

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文亾其篇鄭元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謂彼僞武成也案武成爲馬鄭古文增多十六篇之一孔氏正義以東晉古文爲眞則不能不以此爲僞

皇淸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五終

湘陰吳光堯
長沙王先謙　校

尚書譜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篇目	今文	古文
唐堯堯典弟一	有	有
虞舜舜典弟二	無	有馬鄭注無說詳後
汨作弟三	無	有馬鄭無
九共一弟四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余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無	有馬鄭無
九共二弟五	無	有馬鄭無
九共三弟六	無	有馬鄭無
九共四弟七	無	有馬鄭無
九共五弟八	無	有馬鄭無
九共六弟九	無	有馬鄭無
九共七弟十	無	有馬鄭無
九共八弟十一	無	有馬鄭無
九共九弟十二	無	有馬鄭無
稾飫弟十三	無	無
大禹弟十四案書序大禹無謨字作大禹謨者僞書所加	無	有馬鄭無
臯陶謨弟十五	有	有
益稷弟十六葆琛先生曰益稷鄭作棄稷言漢學者皆宗之不知百篇乃聖人所定稷周配天之祖也周人以諱事雖詩書不諱而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稱名耳此皆據周立法決無以棄稷名篇之理也	無	有馬鄭無
夏禹禹貢弟十七	有	有
啟　甘誓弟十八	有	有
太康五子之歌弟十九墨子非樂云于武觀曰后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無奕奕章聞于天案當是此篇逸文	無	有馬鄭無
中康允征弟二十堯典正義引鄭云允征臣名又引鄭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	無	有馬鄭無

右虞夏書二十篇今文古文並傳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四篇古文有錄無書者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益稷五子之歌允征十五篇

堯典正義云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此指僞孔所分鄭元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案鄭以虞夏同科知堯典幷非虞史所錄也堯典有舜事臯陶謨舜時所陳並冠以曰若稽古謂順古文考古道以記之非當代之語矣虞夏所以同科者董生之言曰孔子曰

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又曰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此以發明虞夏同科之義由於政教相因而其道如一矣至於三正文質之變關乎五德之運又不在此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鄭康成亦云序孔子所作細繹書序之文疑孔子時惟有堯典皋陶謨二篇而舜典大禹益稷卽具於是未始別出三篇也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卽經文三載汝陟帝位乃讓舜之事當在堯典中而晚出書分爲舜典非也作堯典又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經文有緜在下及賓于四門云云卽側微歷試之事鄭注歷試諸難爲入麓伐木卽納于大麓也不具於堯典中乎則可不必別出舜典矣又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凡皋陶禹帝舜之辭及暨益暨稷之事不具於皋陶謨乎則可不必別出大禹益稷矣馬鄭王據書序分益稷於皋陶謨然據書序正不必分篇且序言作大禹皋陶謨不言作大禹謨皋陶謨者正以禹皋之謨同在一篇中也竊謂孔子序書有數篇合爲一篇者如堯典舜典及大禹皋陶謨益稷是也有一篇分爲數篇者如盤庚大誓是也嘗聞諸葆琛先生曰堯典紀事之首也皋陶謨紀言之首也故並加之曰曰若稽古若順稽考也謂順考古道以錄之云爾案論衡書須篇云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則漢儒有以堯典爲孔子之言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人之王絀虞而號舜曰帝舜典謨之文堯舜稱帝知並以周法錄之也尚書大傳舜元年稱王入唐郊伏生以舜在當時稱王亦必以尚書之帝爲周法所定也堯典鄭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馬融以爲堯順考古道同天之訓疑出緯候遂書多古文說五帝本紀帝堯曰放勳不言曰若稽古疑亦謂爲序書所加故史去之是古文家不以稽古爲同天並不以爲堯之順考古道也御覽八十一卷引尚

書中候考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此緯候效經而失之者遂爲晚出二十八字之所本而曰若稽古之義亡矣

正義云鄭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孔穎達據東晉書賾十六篇古文爲僞書鄭注書序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當作畢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以上正義文案此二十四篇之目當見鄭氏書序之注鄭注古文書並無此二十四篇也正義又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古文家雖名有二十四篇而無師

說馬鄭亦不傳之故唐人以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遂引以爲今文也（案東晉古文書因僞而漢時得多十六篇亦本是真如劉歆所引諸文太史公不著於史記馬鄭又不作注正以不可信也）

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據歆書似十六篇至天漢後始出然伏生大傳已引九共逸句大誓全文董生亦引大誓則不出自魯壁也太氐十六篇者在秦漢之閒去周爲近諸子百家所記往往可傳合於經學者補綴以比於二十八篇足以考究前聞而已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尚書仍闕是篇亦以爲正經之所無而出於百家之雜說遂不以涵於二十八篇也

篇目	今文	古文
商湯帝告弟二十一（困學紀聞云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無	無
釐沃弟二十二	無	無
湯征弟二十三（殷本紀有引湯征文）	無	無
汝鳩弟二十四	無	無
汝方弟二十五	無	無
夏社弟二十六	無	無
疑至弟二十七	無	無
臣扈弟二十八	無	無

湯誓弟二十九	有	有
典寶弟三十	無	有（馬鄭無）
仲虺之誥弟三十一	無	無
湯誥弟三十二（殷本紀有湯誥文）	無	有（馬鄭無）
咸有一德弟三十三（堯典正義引鄭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	無	有（馬鄭無）
明居弟三十四	無	無
太甲伊訓弟三十五（漢律歷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堯典正義引鄭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	無	有（馬鄭無）
肆命弟三十六	無	有（馬鄭無）
徂后弟三十七	無	無
太甲一弟三十八（孟子禮記並有引太甲文）	無	無
太甲二弟三十九	無	無
太甲三弟四十	無	無
沃丁 沃丁弟四十一	無	無
太戊 咸乂一弟四十二	無	無
咸乂二弟四十三	無	無
咸乂三弟四十四	無	無
咸乂四弟四十五（殷本紀咸乂下）	無	無

有太戊篇		
伊陟弟四十六	無	無
原命弟四十七	無	有 馬鄭無
中丁　中丁弟四十八 殷本紀云中丁書闕不具 孫琛先生曰中丁書闕不具乃太史公引書序之文蓋孔子時已闕此篇故獨著不具之言若太史公時書闕不獨中丁矣常時有太戊闕中丁乃適有百篇也	無	無
河亶甲　河亶甲弟四十九	無	無
祖乙　祖乙弟五十	無	無
陽甲　盤庚上弟五十一 隸釋載熹平石經殘字般庚下篇與上連接知今文合爲一篇古文乃分爲三	有	有
盤庚　盤庚中弟五十二	有	有
盤庚下弟五十三	有	有
武丁　說命一弟五十四 禮記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書篇名也	無	無
說命二弟五十五	無	無
說命三弟五十六	無	無
祖庚　高宗彤日弟五十七	有	有

高宗之訓弟五十八	無	無
帝辛　西伯戡黎弟五十九	有	有
微子弟六十	有	有

右商書四十篇今文傳湯誓般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古文分般庚爲三篇凡七篇古文有錄無書者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六篇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亾矣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身爲犧牲以祠祝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墨子七患篇引殷書曰湯五年旱卽此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𨟖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案此知周語墨子之湯誓乃因旱禱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韋昭說非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于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案增多十六篇中無湯征則子長所受於安國者當多於劉歆以後所見之書矣

盤庚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案鄭此注明盤庚分篇之故以合書序

殷本紀云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案鄭義三篇事不同時明是盤庚後人集而錄之皆盤庚事故名盤庚葢告戒行於當時而編次成於没世史記之言與序不

違乃索隱云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百姓思之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此說大非太史公豈不見古文者亦以見司馬貞全不識今文古文之別也

殷本紀云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案高宗以廟號名篇故定爲祖庚時書以立廟稱宗爲祖庚時事也與盤庚例異

篇目	今文	古文
武王大誓一弟六十一	無 歐陽經有	有
大誓二弟六十二	無 歐陽經有	有
大誓三弟六十三	無 歐陽經有	有
牧誓弟六十四	有	有

武成弟六十五 漢律歷志三引武成文	無	有 馬鄭無書武成正義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洪範弟六十六	有	有
分器弟六十七 周本紀序分器在洪範前	無	無
旅獒弟六十八 鄭注獒讀曰豪謂是豪酋之長	無	有 馬鄭無
旅巢命弟六十九	無	無
金縢弟七十	有	有
成王大誥弟七十一	有	有

微子之命弟七十二	無	無
歸禾弟七十三	無	無
嘉禾弟七十四 漢書王莽傳引書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案此古文所無故王莽時亦以爲逸篇也葆琛先生曰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也古文假格通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之非故格君者隷政之本而佞邪倂曾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是所云十六篇皆歆等以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宜博士不肯置對矣	無	無
康誥弟七十五	有	有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17 反之十

酒誥弟七十六	有	有
梓材弟七十七	有	有
召誥弟七十八	有	有
洛誥弟七十九	有	有
多士弟八十	有	有
無逸弟八十一	有	有
君奭弟八十二	有	有
成王政弟八十三釋文政如字馬作征云正也	無	無
將蒲姑弟八十四	無	無
多方弟八十五	有	有
周官弟八十六	無	無
立政弟八十七	有	有
賄息慎之命弟八十八	無	無
亳姑弟八十九	無	無
君陳弟九十	無	無
顧命弟九十一伏生書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古文分爲二	有	有
康王之誥弟九十二釋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有	有
康王畢命弟九十三三統術有引畢命豐刑文	無	有馬鄭無

穆王君牙弟九十四釋文君牙一作君雅	無	無
臩命弟九十五本作冏命今依說文解字所引改	無	無
以下五篇別錄　蔡仲之命弟九十六	無	無
費誓弟九十七	有	有
呂刑弟九十八	有	有
文侯之命弟九十九	有	有
秦誓弟一百	有	有

右周書四十篇今文傳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粊誓呂刑文矦之命秦誓十九篇古文多大誓三篇又分顧命爲康王之誥凡二十三篇古文有錄無書者武成旅獒畢命三篇

案周本紀尚書大傳並載古文大誓其一篇爲九年觀兵時事蓋大誓弟一篇其一篇爲十一年師度孟津時事蓋弟二篇也並載本紀及大傳至馬融稱書傳所引五事及他書引大誓當並是弟三篇文在孔安國時則分三篇馬鄭時文更殘闕並爲一篇故經典序錄稱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正以馬鄭並爲一篇也伏生所傳書經文無大誓故以諸儒所傳述者入大傳中歐陽生始以古文增入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校大小夏侯經多大誓三篇也劉歆三統術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

克殷與史記異案三統術之年數皆附會損益以遷就其術漢人已言之不足憑也附錄與陳編脩壽
祺書云據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治宮室壞壁得書在景帝初
而藝文志言武帝末蓋據天漢後孔安國家獻古文而更追
述前事非季世之誤七略記武帝末民間獻大誓正是一時
一事緣古文但較今文多大誓一篇故云爾也大誓諸今文
無大誓而有序確不可移謂古文有大誓乃由後羼入疑未
審矣馬氏謂大誓後得正謂古文出於今文之後鄭氏云民
間得大誓猶謂古文不立學但行民間也非古今文書之外
別出大誓也大著云孔氏古文果有大誓別錄七略何以獨
歸之武帝末民獻而無一語及孔壁書然別錄已明云武帝
末民有得大誓於壁內獻之此正指壞宅得書不得云無一

語及孔壁也其云武帝末者亦指獻書時與藝文志同有誤
宣帝本始中得大誓者此傳譌之說別錄又云與博士使讀
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蓋伏生無大誓全文而大傳述之
秦漢學者多能傳其說故婁敬董仲舒並引之今尼下又考
其在周書甚明是以古文初出屋壁唯大誓一篇易讀其餘
十六篇迺絕無師說故劉歆書云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別云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
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
滋多於是矣案西漢古文不立學官安國仍爲今文博士時
又未獻古文但以私授兒寬史記儒林傳兒寬詣博士受業
受業孔安國寬受今文書於歐陽和伯又以授歐陽生之子

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漢志文正目寬目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
篇錄入也別錄與歆書所云博士讀大誓卽指歐陽博士大
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古文故大小夏
侯經二十九卷漢志文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卷數
皆並序計之唯歐陽經多大誓三篇大著謂大小夏侯亦有
大誓恐無顯證耳大著精博膏肓多起茲錄副奉還而匳匳
獻疑有此數事如蒙采擇而敎之則幸甚

案漢書律歷志三引周書武成文此本劉歆三統術歆讓太
常博士云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藏在祕府伏而未發
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云
是向歆父子在西京時悉見此十六篇至建武之際祕書散

亾衞宏等所傳遂不說此十六篇而其文不傳矣書武成正
義引鄭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蓋偶於武成序注中及之
其實十六篇之逸書並亾於建武之際也如馬鄭大誓亦建
武時所殘闕遂并爲一篇矣

東晉古文武成篇云惟九年大統未集正義曰伏生司馬遷
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元等皆
依用之案所云韓嬰卽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
王後七年而崩益詩十年爲七年之誤蓋韓詩內傳之言也劉歆亦謂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此僞古文之所由出也

案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亾箕子不
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據史記知

觀兵爲九年事師度孟津克殷爲十一年事定洪範經文十
有三祀爲克殷後二年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
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
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此歆刪
改書序之文謂十一年乃觀兵十三年乃克殷不知史記引
古文大誓明言九年觀兵遂以克殷而追敘其事然後言十
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孟津序言一月戊午者明周之改
正故言一月惟爲古文大誓有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正建子不得爲春即本歆說不可据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
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

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箕
子既封朝鮮而後來朝則在克殷後二年矣
周本紀十一年伐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二年問箕子
作洪範則分器在洪範前書序分器在洪範後太史公以百
篇之序列二帝三王之事其先後當可據也
案周本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自夜
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
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逸周書度邑同此在克殷後則武王克殷年未
六十本紀又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
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乃瘳後而崩封禪
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則子長考信詩書見金縢年月知武王崩

年亦六十內外耳此古文家說也劉歆據二戴記謂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文王世子正義引此作大戴禮今本無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
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年而崩故禮記文王
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
一年此本二戴爲今文家說然案之事理多有齟齬不如古
文家之爲當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於作嘉禾下云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
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是作鴟鴞在伐
奄得嘉禾之後與鄭注金縢謂在武庚未叛管蔡未誅之前
不同案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即魯世家所載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

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爲罪人斯得之事詩毛氏以
周公居東爲東征罪人斯得爲管蔡與史記同爲古文說鄭
君以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此蓋出今文家博士
相傳之誤亦若戴記述文王武王之年所當辯正者也金縢
一篇分三節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爲一節明周公踐
祚攝政乃新命于三王所云以旦代某謂代成王即代武王
也武王既喪至罪人斯得爲一節明周公攝政東征誅管蔡
之事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至歲則大熟爲一節魯世家云
周公在豐將沒曰必葬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
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即未敢誚公之事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

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未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此載金縢卽古文說也案此卽亳姑序云周公葬畢之事也而世家以金縢篇文爲說者周公攝政之事以金縢始以亳姑終故錄金縢卽終言其事所以明周公之志也周公之志以三王命其始以天彰其終處

變而正反亂而治微乎微乎不詳言之則本末不得而明也金縢篇云我之弗辟辟治也本許叔重言欲告先王卽當治殷民之罪罪人斯得東征事已于後嘉禾旅命周公歸報鴟鴞貽詩恩勤鬻子不敢離王王亦未敢順公卽葬公于畢之事也雷電以風爲葬周公後事以非郊時天災卜祭啟籥金縢執書以泣故云其勿穆卜也云朕小子其新逆者讀如天子降心逆公之逆謂自新以迎天意也此記命魯得郊祭知周公攝政天意所與也而孔子序書於誅紂則闕其文於周公攝政則微其辭以見聖人處變非常異說也故儒者以十八篇尚書爲備其諸知刪書之意乎

鴟鴞首章取予毀室以喻管蔡之誅次章桑土牖戶以喻成周之營三四危亂以喻救亂之難而不敢離成王之意亦可見矣金縢終記周公之事而序書在大誥諸篇前者以冊祝爲金縢正經也公言以旦代某但欲代武王死而新命于三王則永終是圖之命啟籥見書之言也永終是圖謂當終文武之事公則曰三王之命也成王則曰天之威也終金縢之篇而周公之所以事成王與成王之所以康周公者無不可白焉此周家一代之大經也

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鄭注云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案克殷雖在居攝二年而將黜殷作大誥自在一年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

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詩東山詠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則往東之時在居攝之一年克殷殺管叔在二年故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伐奄在三年故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

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案黜殷在二年則命微子亦在是年樂記言武王克殷投殷之後於宋時武庚尚存微子封宋不得爲二王後至黜殷命始以微子爲二王後微子之命殆陳此義與有客之詩相表裏矣漢書梅福傳載匡衡議曰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更封他親爲始封君

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案此合黜殷命微子代殷後之義

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本紀云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案史記書序並次歸禾于微子之命後則是時已克殷兵所謂代奄時

書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困學紀聞云伏生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案揜與奄同音字通周公伐奄時得命禾卽陳天命以誥奄民故嘉禾亦名揜誥否則百篇中無揜誥之目益知揜誥卽嘉禾猶畢命卽豐刑矣

魯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

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案周公攝政之七年而稱成王七年則成王卽政未嘗改稱元年況書序於大誥稱周公相成王至微子之命序首稱成王歸禾序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嘉禾序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天子者成王也周公攝政者相成王也 攝訓相義辨別見 孔子序書正名之義實見明顯而劉歆據假王蒞政之逸文傅會周公攝政稱王又以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始稱元年康成亦惑於其說遂就不經之談疑誤後來不可不正惟伏生傳稱攝政五年營成周蓋五年始有新邑之圖至七年經營乃定故不同也

魯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周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是伯禽就封在攝政之一年魯世家又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 注駁案尚書作棐今書作費編書費誓在後者說見後 此伯禽封魯在管蔡流言之前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鄭君注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皆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於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

史記燕召公世家云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則君奭成王征皆在周公攝政時而編篇在洛誥誕保七年之後者蓋自金縢至立政皆周公相成王之事金縢總言周公之始末大誥至洛誥舉救亂克殷踐奄建侯營

洛致政數大端多士至立政皆告誡語言之事故敘列於後其實同時無先後也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三統術曰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鄭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序相應案序云康王命作冊當作康王命作豐刑豐字脫豆與冊相近而誤下又脫刑字也三統術引逸篇王命作策豐刑策字衍文讀古文者涉序中冊字而誤又轉寫作策也周公黜殷降辟三叔故霍侯至康王時始命豐文王廟霍文之昭故作豐刑而命之刑法也畢分居里其作豐刑之法乎 堯典正義載鄭二十四篇目有冏命無畢命今案鄭嘗引畢命逸篇三統術亦引畢命則二十四篇中是畢非冏正義字誤耳

謹案孔子序周書自大誓訖畢命皆書之正經以世次以年紀其末序蔡仲之命粊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五篇者幼嘗受其義於祿琛先生竊聽佔畢未能詳紀犇走燕豫留滯梁荆南丈斯隔七年於茲茲譜尚書細繹所聞而識之曰尚書者述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蠻夷猾夏王降爲霸君子病之時之所極有無如何者也蔡之建國東臨淮徐南近江漢伯禽封魯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不意蔡侯一虜熊貲始大楚之霸業先於五邦呂命穆王實作自呂征彼九伯浸及齊桓晉秦之興復在其後霸者之業相循而作帝王之統由此一變史伯之對鄭桓言秦晉齊楚代興史儋之見秦獻言別五百載復合運會所乘惟聖賢能見其微孔子序五篇於

書之終中侯之文究於霸免所以戒後王制蠻夷式羣侯不可以不昚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八十六終

湘陰吳光堯
長沙王先慎校

尚書集解卷一

賜進士出身誥授通議大夫光祿寺少卿歸安[illegible]述　男[illegible]

伏生口誦授鼂錯者今文尚書也夏侯等傳[illegible]據壁
中書作傳說者古文尚書也馬鄭等述之[illegible]自民
問當時亦令傳士誦習馬鄭等亦為之注漢代今古文各
有師說均此二十九篇合以百篇書序凡三十卷今仍其
舊夏侯等書亡于西晉之末馬鄭等書序亡于唐後今從
正義本刺取馬鄭等書綜其散亡之注並以史漢傳說補
漢義不致終湮正義本大誓非漢時書也然
諸姑從近人補葺至于今古文可辨者識之

虞夏書

伏生以堯典為唐書馬鄭皆以為虞夏書

堯典

伏生傳堯者高也饒也馬融曰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曰本亦作粵尒疋釋詁粵于也若順也易繫辭傳於稽其類於猶粵也若者順
也馬氏曰堯順考古道鄭氏讀至帝堯為句云稽同也古天也
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也勳

說文引作勛史記同此孔氏古文也尚書中候曰天
子臣放勛古者天子吾天自稱名馬曰放勳堯名也

欽明文思安安

馬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
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馬訓據諡法也鄭注考靈曜曰道德
純備謂之塞其注堯典曰慮深通敏謂之思據漢人引文思多
作塞馬鄭解同者字當作塞今文也鄭氏異解者從古文作思
也安安漢人亦引作晏晏又尒疋釋訓曰晏晏柔也

允恭克讓

鄭曰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釋詁曰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鄭曰堯德光輝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也說文引虞書假于上下假至也此孔氏古
文也光被漢人多作橫被尒疋釋言曰光充也亦橫被之廣

克明俊德

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說文曰俊才千人
也左傳滿十足也禮記大學引作峻德鄭彼注云峻大也此古文也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鄭曰自高祖至
元孫凡九族也禮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也歐陽書說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氏謂異姓不當在族中矣說文曰睦
一曰和敬

辨章百姓百姓昭明

辨章伏生傳或作辯章說文義字注
采古辯字是今文作辯古文作采或
又訛作平鄭曰辨別也百姓者鄭以為羣臣之父子兄弟白虎
通曰書曰辨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古之聖人吹律定姓以紀
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五五二十五氣
備四時故姓有百也楚語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實能
言能聽徹其官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
謂百姓據此鄭即以百姓為百官矣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說文協眾之和也萬邦堯時封建統公侯伯子男有萬國
也黎民據詩毛傳黎齊也鄭箋黎眾也於語辭於變漢人
引作於蕃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馬曰羲氏掌天官和
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
黎為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居舊職
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此命羲
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棄作后稷契為司
徒伯夷秩宗皋陶作士已備六官其先即羲和居此職也伏生
甘誓傳鄭注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昊說文
作昦春為昦天元氣昦昦也厤象者蓋天儀也舊說黃帝為蓋
天堯紹之顓頊為渾儀舜紹之是也日以候中氣月以候朔氣
星辰以候四時鄭曰星辰是一但是二
十八宿也人時漢儒引作民時

分命羲仲

鄭曰分堯四
時命羲和四
子為之且主方岳
之事是為四岳

宅嵎夷曰暘谷

史記宅作度春分日出卯于
東方度之也說文曰嵎夷在
冀州暘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虞書曰宅嵎夷此許氏引古文
孔氏說也馬氏以嵎夷為海嵎萊夷則正在南青州矣嵎史
記作郁夷鄭作禺銕皆今文也暘谷淮
南書以為日所出處為嵎夷之近地

寅賓出日辨秩東作

鄭曰
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史記以寅賓為敬導請賓如擯矣辨秩
說文引虞書為采[illegible]采別也[illegible]之次弟也此古文也伏生傳
作平秩今文也史記作便程詁訓也馬
曰辨使也使次弟東作也辨與俾通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馬曰
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張衡曰春分
秋分日在赤黃二道之交中去極俱九十一度強日出卯入酉
晝行天上宵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強是也鄭曰星鳥鶉火之
方殷中也春秋言溫涼也謂春分初昏南方朱鳥七星全見也
說文春為陽中秋為陰中

厥民析鳥獸孳尾

史記厥為其孳尾
為字微語訓也

申命羲叔宅

南交 伏生傳以中祀大交霍山當夏伯之方霍山即大山一曰大岳則知大交慶祿上中冀鄭云夏不言曰明都者三字摩滅也鄭意朔方有幽都南交必有明都也史記以孟諸為明都職方作望諸鄭復注亦以望諸為明都然則明都正在豫州 辨秩南譌敬致 史記漢書譌或作為南為猶東作也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大司徒職曰夏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謂今潁川陽城正當其處然則南交明都皆在豫州即是得地中所在冬夏致景皆必于南交故宅朔不言敬致矣左傳曰日官居卿以底日辰亦致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鄭曰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馬曰日見之漏六十刻星火大火之屬按作定曰大火房也大火三月出辰七月流申九月入戌至五月正見午位仲夏初昏蒼龍七宿全見於南方 厥民因鳥獸希革 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史記作昧谷古文也伏生傳作柳穀周禮注作柳谷今文也虞翻議鄭氏改柳為昧翻不識古文故也淮南書蒙谷為日所入處蒙谷即昧谷此古文說也周禮注秋祀柳谷之氣于蒙山與伏生傳合

今文說也 寅餞納日 馬曰淺滅沒也馬讀淺如逐踐奄之踐史記以寅淺為殺導據伏生淺作踐踐有殘義故訓為導也鄭曰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夕月必殺導于日入之時然則古史作淺今文作餞或又為餞也納伏生今文作入 辨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鄭曰宵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也虛元武中宿 厥民夷鳥獸毛毨 說文引鳥獸雜也古文也周禮注引鳥獸雖統今文也說文雅毨皆訓毛或訓皆仲秋特六朝人請雅為毛或請為擣大謬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幽都山名見山海經據伏生傳以幽都儀宏山則與恆岳相近 辨在朔易 釋詁曰在察也史記以朔易為伏物北方伏方也萬物之所伏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鄭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昴白虎中宿也東方南方以三次言鶉火大火在其中西方北方以七宿言虛星昴星在其中亦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互言之 厥民隩鳥獸氄毛 鄭曰奧內也馬氏依史記讀為燠燠也氄俗字當作毴說文引虞書鳥獸毴毛此孔氏古文也 帝曰咨汝羲

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說文引虞書曰稘三百有六旬稘復其時也此孔氏古文說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史記定為正古文也又以允釐為信飭庶績咸熙為衆功皆興詁訓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咨說文引作𠷎諮古文也鄭本疇作𠷎古文或字也史記從詁訓作誰 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馬曰羲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已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用以代羲和允嗣也帝堯之子曰丹朱也來古文作絲 帝曰疇咨若予采 官也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說文引虞書方述僝功此孔氏古文也述聚也僝具也鄭曰共工水官也其人名字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堯末時羲和之官死庶績闕而官廢驩兜共工更相厲舉也靜言漢文人引作靖言恭或作龔从龍下以 帝曰咨四岳 鄭曰堯既分陰陽為四時使羲仲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謂之四伯羲和子死分四岳為八伯皆王官其八

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按唐虞五岳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南岳衡山北岳恆山中岳霍太山即冀州之大岳也伏生傳以中祀霍山當夏伯之方是夏伯既主南岳兼司中岳故官止四岳也左傳稱大岳之允亦稱四岳之商知大岳在四岳中矣然則四時之官司天者也四岳之官司地者也方有司天地之官各一伏生傳所稱八伯是已八州八伯唐虞時已然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湯湯大水流皃詩曰江漢湯湯是也說文洪洚水也水不遵道也方當為旁溥也割猶害也大尼詩笑蕩蕩收壞皃說文懷夾也釋言襄駕也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咨嗟也說文引虞書有能俾雙雙治也此孔氏古文 僉曰於鯀哉 鄭曰於馬聲馬曰鯀臣名禹父也按鯀字熙封于崇為伯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 方馬鄭皆讀為放謂放棄教命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說文异舉也引虞書曰嶽曰异哉此引古文說也鄭讀异如異以今文也史記引堯與謀不可用而已古人語急以不可為可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馬曰堯以大聖

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原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于鯀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馬曰朕我也巽讓也鄭曰女諸侯中有能用天命入處我位予鄭訓巽為入也堯以唐侯入嗣帝統年十六歲至是堯年已八十六矣
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德不德也古否不同用史記否作鄙說文忝辱也
曰明明揚側陋
唐李賢引作明明敭仄陋
師錫帝曰
鄭曰師諸侯之師
有鰥在下曰虞舜
鰥史記作矜古文也舜名重華見楚辭本紀曰舜顓頊之後微為庶人父曰瞽瞍母曰握登年三十未娶以孝聞虞者舜登庸後所封國因以為氏舜謚也謚法仁聖盛明曰舜山海經亦稱帝俊也此曰虞舜史臣所追錄
帝曰俞予聞如何
帝先有聞知因究問之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左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傲說文作奡嫚也舜母握登先死象其異母弟亦不克恭兄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詩魯頌箋曰烝烝備進進也言舜能和孝家庭日進于治不至相化也乂古文作嬖格古文作假
帝曰我其試哉
鄭曰試以為治之事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二女堯長女娥皇次曰女英也鄭曰不書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皇甫謐曰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汭至蒲坂縣南入河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嬀以舜居嬀水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慎釋文序錄引作昚古慎字也詩毛傳慎誠也馬曰徽美也鄭曰五典五教也試以司徒之職左傳曰五典克從無違教也伏生今文慎徽五典至涉方乃死皆為堯典鄭本同說古文別有舜典也晚晉末析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又增廿八字于其首與兩漢本絕不相應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納[illegible]入也史記以納于百揆為編入百官續漢書百官志引古史考曰舜居百揆領百事據此則冢宰之職也堯始為舜特置是官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馬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朝者舜賓迎之鄭讀賓為儐史記以穆穆為敬左傳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馬曰麓山足也鄭于書序舜典歷試諸難注曰入山伐木即其事也按堯歷試以職終使作虞入山伐木雷雨不迷俞知其聖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不台
格汝備假爾也詢常作恂謀也馬曰厎定也鄭曰三載者[illegible]四門之後三年也不怡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或作不台詔
正月上日
馬曰上日朔日也鄭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以[illegible]故正月上日即政乃改堯正故日月正元日
受終于文祖
史記堯本紀文祖堯太祖也蓋謂黃帝馬曰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曰文祖也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
在璿璣玉衡
伏生傳作旋馬鄭皆作璿璣伏生傳曰旋者環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是也馬曰璿美玉也機可轉旋者衡其中橫筩所以視也璿為璣玉為衡青天象也鄭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
以齊七政
伏生傳七政天地人四時之道也馬曰七政北斗七星鄭曰七政日月五星按日月五星皆係于二十八宿故鄭前注歷象日月星辰曰星辰是一俱指二十八宿也
肆類于上帝
史記肆類肆覲肆皆改遂今文訓也說文引虞書禷于上帝古文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今尚書說類祭天何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周禮鄭注曰類者依正禮而為之也類說文作禷
禋于六宗
伏生傳禋作煙天神之祭也司馬彪曰湮本作垔瘞地之祭也詩毛傳曰精意以享曰禋賈逵古尚書說曰六宗者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宿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天宗三地宗三也宗尊也馬融曰六宗天地四時也今尚書說虛空六合謂之六宗按此即殷周方明之祀六色六玉者也唐虞時已然
望于山川
山川五嶽四瀆也迎待之平各祭于其方若有大事則於方澤望而祭之所謂天子方望無所不通也
徧于羣神
徧史記作辯古文也漢人或引作班羣神謂有功德于民載在祀典者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史記漢書揖五瑞馬本同馬曰揖斂也瑞者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

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獻之使舜覲班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馬曰舜受終後二年之二月始巡守也柴祭時積柴牲上燔之鄭曰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東后東方諸侯也按馬以先試舜三年舜受終又二年乃合五載一巡守之朝鄭以二月建卯者堯建地正其朝會祭祀仍用人正也說文引虞書至于岱宗柴訓曰燔柴燎祭天也此古文祁[illegible]也孔氏說也望秩山川者東方山川非方岳遠者次弟望[illegible]之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鄭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有失誤即晦朔有不同者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

五禮者馬曰吉凶軍賓嘉也鄭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即五瑞也伏生傳漢郊祀志五玉皆作五樂據伏生說東方樂曰晳陽南方樂曰初慮西方樂曰蔡俶北舞據伏生說東方樂曰方樂曰歸來是也三帛馬曰三孤所執也鄭曰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陟之為纁也二生一死者馬鄭皆曰卿大夫執羔雁士執雉雉則死也白虎通謂古以麑虎後世方用羔雁也摯說文引虞書雉摯古文也五器馬以為即五玉古者謂玉為器說文珣一曰器[illegible]瑁器也是也鄭曰如者以物相授予之言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有飾節未閒所用也周禮毀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按鄭分三帛薦玉五器授摯與馬說異鄭又讀如字若茂乃簡切

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馬曰卒乃復者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此馬據伏生傳侯氏無故乃還其圭之說也如西禮馬鄭本皆作如初禮古文也何休公羊注引作如西禮今文也按公羊注人有還自嵩如初禮六字唐虞時霍太山為中岳尊而名之曰太岳大岳在帝都平陽舜從守歸當祀太岳非嵩高山可知詩曰崧高維嶽周禮則然

歸格于藝祖用特

馬曰藝禰也伏生傳史記並作禰祖從今字也鄭曰藝祖文祖也歸用特者明每巡一岳即歸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馬曰四朝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曰四朝四年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諸侯分年來朝京師矣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故伏生傳作兆鄭氏彼注曰兆域也為兆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按周禮分星注角亢氐兗房心豫尾箕幽斗江湖牛女揚虛危青室壁并奎婁胃徐昴畢冀觜參益井鬼雍柳星張三河翼軫荊

封十有二山濬川

伏生傳鄭注曰祭山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按封所以祭山因高增高㬎明濬即所以祭川因深增深數

象以典刑

馬曰皋陶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刑也漢文帝罔但有其象無其刑也漢政詔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弗犯伏生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犯苗民虐刑而民興犯漸

流宥五刑

馬曰流放也宥寬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伏生傳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犯宮者屝[illegible]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呂覽引慎子曰有虞氏以蒙巾當墨以艸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按禮云縞冠元武不齒之服亦其遺意也

鞭作官刑

馬曰官刑為辨治官事者為刑也按庶人在官者之刑

扑作教刑

朴說文作攴或從用朴字鄭曰檟楚也為教官者為刑禮學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金作贖刑

古時貨以銅其名曰金禹貢金三品皆銅也馬曰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也

眚災肆赦

史記作眚災過赦鄭亦曰過失者赦之也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是也

怙終賊刑

鄭曰怙其姦邪終身為殘賊明用刑之左傳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是也終史記作衆

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

徐廣曰今文作謂釋詁曰謐靜史記從詁訓作靜說文靜審也

流共工于幽洲

孟子及漢唐人皆作幽州史記作幽陵莊子作幽都幽都小名馬鄭並云幽州北裔

放驩兜于崇山

馬曰崇山南裔杜佑謂崇山在澧州澧陽

竄三苗于三危

孟子作殺三苗正當如左傳古文䊮蔡叔之䊮[illegible]文䊮戮也說文戮字讀若虞書竄三苗按竄讀若竄誤也說文原本當引䊮則䊮為古文證以孟子益信矣馬曰三苗國名也三危西裔也按三危在雍州西境

殛鯀

于羽山鄭氏周禮注引殛作極島詩呂覽注亦謂鯀先殛後死殛極也山曰羽山東裔左傳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地理志曰羽山在東海祝其南四罪而天下咸服劉向言舜有四放之刑是也鄭曰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驩兜為渾敦共工為窮奇鯀為檮杌三苗為饕餮禹治水既畢舜乃流四凶先鯀禹後殛鯀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引堯典曰放勳乃殂落勳依說文引作勛此古文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孟子以為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也趙岐孟子注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堯崩三年之喪畢舜始即位鄭曰即位用天正改曰月正元日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也說文引虞書闢四門古文也舜與四岳謀寫道四方諸侯明四目者明我以功也達四聰者敷納以言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

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十二牧十二州之伯也詩大雅柔遠能邇寔能御也揖順適也鄭讀能若而也此舜勅州牧以撫民親善遠佞之事任當作壬佞人也蠻在荒服夷在要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此舜即位後倣堯故事起用望哲熙天之命使宅百揆也亮今字止作諒助也采事也疇謂百工也僉曰伯禹作司空伯禹鯀之子帝顓頊之後舊說禹名文命舜嗣禹以注封為夏伯鄭曰初堯時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賢定必有成功既即司空以寵異之非常官也僉白岳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以舜嘗居百揆所當欽懼故舉禹司空使宅百揆前功使以司空兼百揆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鄭曰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舜舉棄為矣之天下所宗稷之功能以官名通舉八元使布五穀契在八元中說文引唐書曰皋咎繇此古文也帝曰俞汝往哉鄭曰舜不聽其讓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馬本黎民祖飢

祖始也徐廣謂今文作祖鄭本作阻阻厄也據馬鄭本恐古文但作且也時鄭讀為蒔說文蒔更別種也五穀之屬有百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說文引唐書五品不遜古文也史記漢書引敬敷五教在寬今文也馬曰五教五品之教也左傳曰舉八元使布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蠻夷謂三苗居刑者也猾猷伏生傳本鄭曰滑夏侵亂中國也左傳曰亂在外曰姦亂在內曰宄汝作士馬曰士獄官之長伏生傳曰蠻夏滑夏寇賊姦宄責之司馬伏生以皋陶為司馬禹為司空契為司徒古三公之職也然唐虞三公未有明文皋為司馬出自臆說舜辟官制當即以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作虞秩宗典樂納言為次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伏生傳曰上罪赭衣無領中罪雜屨下罪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據上罪大辟中罪宮下罪墨劓剕五刑之服有三就也剕者但赭其衣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刑皆流宥之故曰五流也

王制曰鄉簡不帥教者左鄉移之右右鄉移之左不變移之郊遂不變屏之遠方證以伏生傳曰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說蓋下罪居州里中罪移郊之大罪屏遠方乃流之宅三等居之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馬曰共工主百工之官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漢書古今人表殳斨作朱斨伯與作伯譽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僉曰馬鄭本皆作禹曰舊說益為皋陶子禹治水時使益掌火故禹薦之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馬曰虞主山澤之官鄭曰言朕虞者重草木鳥獸也鄭意重虞官也舊說納于大麓舜嘗為虞官矣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左傳高辛氏才子八人有伯虎仲熊季貍狸即羆也朱未詳鄭以朱虎熊羆為二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馬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白虎通曰先王老臣不名書曰咨爾伯獨不言名也按圖

語稱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是也特爲注也汝作秩宗鄭曰主爵秩尊卑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說文引虞書教育子訓曰育使作善也此孔氏古文說也漢禮樂志曰胄子者卿大夫之子弟皆學詩習舞故帝命夔典樂教育子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說文栗古文作㮚徐巡說木至西方而戰栗古文說也傲漢志作敖古文作奡舜命夔教育子以此四德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志意也漢志歌作謌永作詠鄭曰詩所以言人之意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聲之曲折又依長言爲之聲中律乃爲和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八音金曰鏄石曰鳴球絲曰琴瑟竹曰管匏曰笙土曰搏拊革曰鼗鼓木曰柷敔後世土曰塤非虞庭之樂也說文引虞書八音克龤此古文神人以和鄭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夔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鄭曰百獸率舞言音和也聲音之道與政通帝曰龍朕

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說文引虞書朕堲讒說殄行堲惡也凡古文讀堲爲疾也殄行史記作殄僞釋詁訛言也僞即訛也讒說僞書亂惑及衆舜疾惡之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主出入言語之官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帝曰咨汝二十二人禹以稷契皋陶皆奉舊非親新命新命者垂伯益夔龍六人與四岳十二牧當此數也鄭亦同禹又不數四岳而以朱虎熊羆二人佐益受牧伯與二人佐伯禹以當岳之數按時亮天功任之二十三人禹鄭皆不數稷契皋陶在內說不然也十二牧九官二十一人四岳本是四人當時公卿有衆領四岳者傳說伯夷爲四岳伯爲對夷伯卿是其一東岳無考年若欽哉惟時亮天功史記以爲相天事也相助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熙伏生據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然陟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分北三苗鄭曰流四凶者

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北別也說文𠔁古文別字以連八隊此古文作北鄭以今字詁之後人不識𠔁字遂訛作北是虞翻所識也舜生三十句登庸二十句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鄭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位攝位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史記又云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位帝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鄭注檀弓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按鄭志云舜竄三苗在西裔後又分別徙之南野故舜征有而征至于南岳也

尚書集解卷二

虞夏書二

皋陶謨皋陶古文作咎繇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鄭曰皋陶下屬爲句白虎通引曰若稽古皋陶爲句釋詁曰迪道也史記述此文信其道德謀明輔和詁訓也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惇叙一作敦序勵今字史記作厲鄭曰敘求序也庶衆也厲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賢明作輔翼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禹拜昌言曰俞孟子趙岐注引禹拜讜言按讜亦今字周書祭公解引周公拜黨言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鄭曰禹爲父隱故不及鯀也史言帝堯其知如神能哲也其仁如天能惠也故當堯之世共驩在庭三苗並立堯舜同德而遷之而放之此所以言惟帝其難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一本無人字謂行有九德其言亦然也皋陶將備陳九德之事禹急叩之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擾應劭音柔馴也說文作擾直而溫簡而廉禮記鄭注引簡而辨剛而塞說文引虞書剛而塞古文也彊而義義宜也鄭曰人之性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爲成德按說文曰悳慤也慤恭一義非相協也當讀爲原源黠也有智慧者失在不恭亂治也有治才者失在縱肆簡略者失之無所辨察外剛者失之不思古塞字通作思彰厥有常吉哉鄭曰明德有常則成善人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史記浚明作翊翊翼也馬融云浚本作陖陖大也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大夫三德以上諸侯六德以上天子備有九德出納皆是俊乂在官鄭曰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乂漢書引作俊艾艾老成人也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或作寮時識論引此二句下有庶允諧句撫于五辰庶績其凝五辰五星主五行以應天下其時五事者治有五行之官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illegible]邦則說故無教逸欲一日二日猶日日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工漢律厤志引作天功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敘序也勑當爲敕敕飭也五勑惇也二字不同人亂之五典五教也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五禮天子諸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也有庸馬本作五庸同寅協恭和衷哉寅寅也敬也敬在心恭在貌和由衷也能敬以和何事不行乎鄭曰并上典禮共有此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鄭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按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諸侯七章伯與卿五章子男與大夫三章士爰衣無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說文曰書古文政以殺爲討政事懋哉懋哉懋哉作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畏馬本作威鄭注周禮引同鄭曰天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有未知思曰贊贊襄哉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也言予未有知思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按說文曰贊見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是也日釋文義疏並作曰帝曰來禹女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伏生本帝曰來禹至俞往欽哉合爲皋陶謨篇馬鄭本同據書序皋陶謨外別有稷契篇漢時已逸本即分帝曰以下爲益稷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說文洚引虞書曰洚水浩浩是古文無滔天二字下民昏墊鄭曰昏沒也墊陷也洪水之時人有設沒陷之害予乘四

載說文引虞書曰予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澤行乘𣃁山行乘欙此引古文孔氏說也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
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隨山刊木刊說文引古文作栞槎識也謂山行
斜斫樹皮表識道路暨益奏庶鮮食禹治水益掌火焚山林進庶鮮麋鹿為食予決九川距
四海濬畎澮距川九川九州之川也說文引虞書睿く巜距巛此孔氏古文也今字く作畎巜作澮考工記匠
人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方百禮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者所以達川畎者所以
成畝濬澮禹事也濬畎稷事也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呂覽曰后稷始畎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馬作
根食根生之食謂百穀也鄭作艱食也謂種澤物難厄之食也鮮食謂魚鼈也懋遷有無化居伏生傳作貿遷
食貨志作根遠史記以為食少之方調有餘補不足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粒粒食也又或作𥹳食養
也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皋陶曰俞師女昌言禹曰都帝慎
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幾微也康虛也微以察幾虛以受物可以輔惠矣史記直作惠古義
也志作意古字也言能安女止則其動也下應天下徯待之意上受天命申錫之美帝曰吁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鄭曰反復言此欲其識心入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
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
色作服汝明古者畫物象形為文章之始說舜言欲觀古人之象也古人日作⊙月作☽星作∴皆象物也星辰北
斗也華蟲雉也會馬鄭作繪說文引同訓曰會五采繡此古文孔氏說也諸家繪訓為畫衣畫裳繡彰施不稱也宗彝粢[illegible]
唐虞兩奐一虎飾一蜼飾藻或作薻火繡文如半環粉米繡文如叟聚米說文引作𥻆火黺米古文也黼斧也形如斧古字作
乂黻弗也兩弓相嬌古文作弜絺鄭讀為黹紩也唐虞元衣纁裳天子十二章衣裳數均羣后九章七章五章三章皆衣用奇
數裳用偶數郊特牲曰王被袞以象天周制也冕服十二章四代所同夏尚黻故稱黻冕殷尚黼故稱黼冔周尚龍故稱龍袞
山龍青色華蟲五色藻蒼色火赤色黼白黑相次黻青黑相次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裂
曶曰鄭本尚書作在治曶按漢律麻志引作七始詠則史記來字即忽字之誤漢人七忽同用也六律兼六呂以配十二月伏
生傳曰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漢志曰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按六律黃鐘為天統林鐘為地統太蔟為
人統統者建始也首春律中太蔟首夏律中仲呂首秋律中夷則首冬律中應鐘以是為七始也漢志詠字下屬為句謂詠詩
五常之言則順乎天地應乎四時察乎人倫故舜欲聽之按聽之以五聲角仁商義徵禮羽智宮信五言皆聽也伏生漢志作
七始詠者今文也鄭本尚書作在治曶古文也曶古勞字鄭解為書思對命之勞以出內政教于五官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鄭曰鄰近也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為四近伏生傳曰古者天子必有
四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者不祭于庶頑讒說則虞庠有擇士之射可明識也禮曰射侯
者射為諸侯也雖諸侯亦可祭撻以記之鄉飲酒禮有撻罰說文引虞書[illegible]遷以記之古文也書用識哉
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書者善惡皆書納言者時揚其言格則承之庸
之否則威之承舉也能至于善者舉而用之否則威之以刑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
于海隅蒼生六朝人猶蒼生民也萬邦黎獻漢人多引作黎儀獻皆訓賢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于以言明試民以功車服以以庸說文引夏書明試以功左傳引夏書
亦作明哉漢成帝詔王潛夫論引皆同晚晉本誤作明庶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

日奏罔功舜意重察禹意重舉也帝不時者考不如是之舉無若丹朱傲史記無若上有帝曰二字劉向亦言帝舜戒禹無若丹朱說文引虞書丹絑朱古文也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頟古額字罔水行舟鄭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鄭曰朋淫淫門內說文引虞書堋淫古文叚借字也予創若時娶于塗山史記作禹曰予娶涂山論衡同說文亦引虞書予娶嵞山據古今文皆無創若時于四字僞孔本誤衍也世紀曰禹娶塗山氏曰女嬌說文曰嵞山國在九江當嵞辛壬癸甲呂覽曰禹娶嵞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說文曰當嵞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謂遵禹事成風俗也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列子曰禹子産弗字謂讀子為字也樂記易直子諒鄭讀子如予弗子之子徐邈音將吏反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說文引虞書卿成五服古文也卿輔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賈逵馬融說甸服在王所內外面各三千里四面相距各六千里然經言五千則非方六千可知許慎鄭元謂甸服在王圻內百里納總之類在甸服外每服皆有千里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史記及今尚書說甸服在王圻內百里納總之屬即在甸服內而各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然王制則謂四海之內方三千里古者開方之法上測斗極中揆日景下據田數若以四海之內舟車道路言之四面相距亦動有萬里故言方三千里者田數也王制夫子之田方千里是也言方五千里者北極高低徑直之數山川澤藪城郭宮室溝涂皆在內也言方萬里者人路迂曲之數也鄭氏以方萬里三分去一定為方七千里每州三等建國千有二百八州九千六百國其四百國在王圻內皆子男也古者建國大小相維不必如王制三等適均且古稱萬國蓋從大數不必足有萬數州十有二師伏生傳曰古之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鄉十鄉而為都十都而為師鄭氏彼注謂州有四十三萬二千家也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依伏生傳說五里為邑邑有長也鄭氏謂九州之內百國一師其外四海五國一長按百國一師未知所出各迪有功苗民弗即工帝

其念哉禹貢雍州三苗丕敘此言苗民弗即功者言其初不能即功耳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白虎通引方施作旁施翦淳也帝言三苗丕敘禹之功也皋陶又溥布象刑以化苗民之虐鄭曰歸美于二臣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戛櫟也鄭曰鳴球玉磬也堂上樂搏拊以韋為之裝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伏生傳曰古者升歌以韋為鼓鄭彼注曰象其德寬和按搏拊明堂位作拊搏荀卿書作拊鞷白虎通作拊革即伊耆氏之土鼓也祖考來格虞賓在位舊說唐虞五廟舜以顓頊為太祖瞽瞍為考廟祭法不言瞽瞍者舜即位時瞽瞍猶在故但宗堯耳鄭曰虞賓丹朱也白虎通曰王者不臣二王後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漢律麻志曰唐帝讓天下于虞舜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是也格伏生傳作作假〃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者堂下樂也說文曰古者管以玉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以廣也儀鄭曰合樂用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以物擽之所以止樂也敔或作梧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笙鏞以閒笙柷樂也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正月之音也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鏞周禮注引作庸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東方生長之方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成就也亦謂之頌頌即古庸字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鳥獸蹌蹌說文引虞書鳥獸牄牄古文也馬曰鳥獸簨虡也鄭曰鳥獸牄牄舞也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說文引虞書箾韶古文也韶左傳作招周禮作磬箾者舞士所執竿左傳見舞招箾是也韶樂一終韶舞一成以至于九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也孟子言徵招角招興歌曲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鄭曰擊石大磬拊石小磬也說文作磬也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當作敕鄭曰以戒臣也史記敕作陟謂舜在位二十二年薦禹於天使陟帝位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鄭曰汝羣臣念帝之戒依史記當是汝禹念也率作興事慎乃憲欽

省乃成欽哉屢唐石經作婁依說文正作僂也說文屢今文作屢可證尸為僂人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說文賡即續字鄭曰載始也鄭又以下賡續歌二章此其始也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馬曰叢總也脞小也鄭曰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天政也惰說文作憜或作媠不敬也墮說文作隓或作墮毀城阜也唐韵許規切帝拜曰俞往欽哉拜而爲尚于天

尚書集解卷三

虞夏書三

禹貢貢或作贛禹主名山川著于是篇後世山川名實湮移惟漢書地理志最為近古孔氏古文說猶散見地理志及許氏說文中至鄭氏禹貢舊注亦極精核其餘諸家節取可也

禹敷土史記曰禹命諸侯興人徒以傅土大戴記亦作傅土裴駰曰尚書作敷土鄭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隨山刊木刊古文作栞奠高山大川伏生傳曰高山五岳大川四瀆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曰定其祀禮差秩冀州鄭曰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應邵曰堯都平陽在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鄭曰載之言事謂作徒役也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梁山西南于此言治梁及岐者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接壺口山在西河之東冀

州境內與夏陽北之龍門山隔河相望梁山在西河之西雍州境內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禹道河自下而上由壺口治梁制龍門即在其中矣道山自上而下脩梁及岐則漆沮水亦治矣尸子呂覽淮南書並云龍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據堯時冀州水患全由于此故禹施工最先也梁山皆緣以為古呂梁司馬彪亦以呂梁為龍門既脩太原至于岳陽鄭曰出陽太岳之南尹地理志太原今以為郡名太岳在河東故彘縣名霍太山據脩者脩鯀之功也太原分水所出舊有鯀障禹脩太原至岳陽自北而南而汾水入于而河矣覃懷厎績至于衡漳鄭曰覃懷為縣名屬河內地理志漳水出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于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衡流入河按覃懷地當孟津之東少北大行之南泲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為河北沃壤今日厎績則岳津洛汭之河治矣水泛注清漳至鄴縣合濁漳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將此即禹所循東河故道也禹至大陸厥土惟白壤馬曰壤土性和美也厥賦惟上上錯此州入穀不貢也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

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
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馬曰冀賦上下相錯通率第一　厥田
惟中中　馬曰土地有高下鄭曰地著高下之等當為水害備也
按以土地高下定田九等則雍徐青豫冀兗梁荊揚于為
次雍地最高田上上揚地最卑田下下是矣梁州地勢僅亞于
雍而田第七等地多沙石故也以道路遠近定賦九等則與豫
荊青徐兗揚梁兗為次冀賦上上豫賦上中是矣兗近而梁遠
兗賦出梁下者以兗州水害所鍾故也[illegible]
恒衛既從　鄭曰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按二水皆在
漢之常山郡恆水入滱滱即嘔夷川衛水入滹沱河
皆冀州之北境　大陸既作　鄭曰大陸澤在巨鹿北鄭所
據地理志也文[?]東河在　島夷皮服　史記馬鄭
並作鳥夷人積為島其字馬云島夷北夷國鄭曰東
方之民按此在東北方與于揚州也其育狐貉狸子之類　夾
右碣石入于河　鄭曰戰國策碣石山在九門縣蓋別有碣石與
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高驪由碣石山西北
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周視土地肥瘠
定賦高下按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西南文穎曰今枕海瀕

畔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巨海中世名
天橋柱按禹遵碣石東南行山在其右此由冀入沇之道
泲河惟沇州　鄭曰州在兩水之間謂泲水自泰至泲在沇州西
南與豫分界自濟至會汶在沇州之南與徐分界
自會汶後東北行在沇州之東與青分界河自大伾北過降水
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在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也
九河既道　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為九
以衰其勢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
鉤盤鬲津往往有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
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按漢溝洫志載許商說古記
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中自鬲津北
至徒駭相距二百里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
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地理志渤海郡成平縣自注云虖
沱河民間言徒駭河又東光縣自注云有胡蘇亭續志成平改
滹河閒即為弓高縣東光在成平鬲津在平原南縣按
作駭在冀州東南境九河不分係于沇州并言之也　雷夏
既澤灉沮會同　灉[?]史漢如作雝曰灉水沮水相觸而合
入于澤中　志禹貢雷澤在濟陰成陽西北

按史記堯作漁成陽舜漁于雷澤即此也據水經志雷澤在郕
子故瀆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閒壚之西南歷山之西東北也
括地志灉沮二水出雷澤西北平地
按二水亦即泲水之泆流旁出者　桑土既蠶　鄭曰其地宜蠶也
桑今濮水上地
有桑間者是已按桑土喜燥　是降丘宅土　鄭曰此州寡于山而
水害既去於地宜蠶桑也　在河泲之間洪水尤
因至是光于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馬曰墳有膏肥也
厄故記之　草漢志作屮說文
作艸引夏書曰厥草艸惟蘇
蘇艸盛兒此古文孔氏說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　句　貞作有十三
載乃同　栽馬鄭本作年乃漢志作濮通鄭曰貞正也治此州正
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漆桼也木汁可以染也絲蠶所吐繅之成
絲也篚古作匪漢志作棐織文者繒有文
隱起也鄭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篚者入
故別之名征曰篚厥元黃昭我周王　浮于泲漯達于
河　古濕水俗作字漯地理志濕水出東郡東武陽東北至
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河渠書禹道河至大伾以河

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注一出
貝丘西南即河經流于其一漯川也河故瀆王莽時遂空惟用漯
耳按水漯首受河水于東武陽又有出高唐者桑欽
說也泲水經漯皆通于河故可浮而達漯之支流也　海岱惟青
州　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按碣石海在東北冀州界泰
山汶水在西南徐州界泲水在西與沇州為界
嵎夷既略　嵎夷見堯典說文曰略經
略土地也左傳吾將略地　濰淄其道　說文作濰漢書淮
作維或作惟鄭
曰濰淄二水名地理志維水出琅邪箕縣屋山淄水出泰山萊
蕪原山按志云維水北至都昌入海淄水至千乘入海水經云
淄水東北過淄縣東又東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注云淄水
至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水
繩之水互受通稱又東
北至皮邱坈入海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說文作[?]斥作
[?]東方謂之斥西
方謂之鹵古文池史記
作潟今文也周禮鹽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
物惟錯　青州瀕海煮鹽即周禮之散鹽也絺者
細葛為之海物若鮑鱐[?][?]蜊骨之屬　岱畎絲枲鉛松

怪石畎或作甽[?]釋名曰山根文涌處曰畎畎吮也即所[?][?]因畎隔解不必盡博谷字講求注于平[?]非[?]谷所注也
鉛可為粉燒盡所用松諸除材怪石文石也石之珍異者萊夷作牧左傳疏萊[?]在東萊黃縣厥篚檿絲
史記作禽絲萊黃所有也浮于汶達于濟鄭曰汶水出萊蕪原山西南入泲按水經云汶水西南至安民亭入泲
即尚有浮汶達泲之道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鄭言乂者承青州而言之淮沂
其乂鄭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泰山蓋縣按漢志又沂水出蓋之臨樂山也淮詳道水蒙羽其藝
漢志作蓺說文作埶或作藝鄭曰蒙羽二山名按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西南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其下是也魯有龜蒙齊
聚曰蒙山在龜山東故捕語曰東蒙也羽山見堯典大野既豬野漢志作墾豬史記作都南方謂豬曰都也鄭曰大
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何承天曰鉅野河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達清泲舊縣故城皆在澤中東原底平鄭曰
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按東平郡漢時亦為泲東國在岱山西南泲之東汶之北魯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即其地也

厥土赤埴墳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埴鄭作戠戠讀曰熾熾赤也草木漸包說文作蔪艸相蔪
苞也夏書曰艸木蔪包此引古文說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鄭曰土五
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周書作雒曰大社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之土以為
土封羽畎夏翟史漢翟作狄釋鳥曰翟山雉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曰夏染五色也則知夏翟為五色雉[?]也
嶧陽孤桐地理志曰東海下邳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陽也說之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夏書曰嶧陽孤桐[?][?]許
所引皆古文孔氏說泗濱浮磬鄭曰泗水出濟陰乘氏此鄭引地理志至湖陵入淮之泗也指地志云泗水至呂梁
洪出磬石見也按名梁洪在湖陵下淮夷蠙珠暨魚說文引夏書蠙从虫[?]古也又引宋宏曰玭珠珠
之有聲者今文說也史記作[?]玭[?]蚍曰蠙蚌[?]珠可作[?]厥篚元纖縞鄭曰纖細也祭服材尚細浮
于淮泗達于河地理志山陽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菏水在南說文菏澤水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

達于菏班鄭[?][?]古文作菏也水經注曰菏水與泗水合于湖陵縣東南入淮淮海惟揚州揚古作楊鄭曰揚州
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揚州北與徐界東北淮原界[?][?]水之來自荊[?]彭蠡既豬史記作都鄭曰地理志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按劉歆所謂[?]之贛九水入彭蠡是也湖漢等水地理志謂之豫章水水經[?]漢等水皆會彭蠡澤
北入江陽鳥攸居攸漢志作[?]鄭曰陽鳥之屬隨陽而南北謂鴻雁三江既入鄭曰左右
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中為中江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彭蠡九江南北合治江稱中也三江分于彭蠡為三
孔按鄭解南江舍荊江而合彭蠡治稱中澤誤也是以詳見荊州及道水傳震澤底定史記[?]地理志曰會稽吳縣故[?]
周泰伯所封國具區在西古文以為[?]也澤此孔氏說也郭璞曰具區太湖也[?]
篠簜作竹箭爾[?]竹周禮稱南東揚州[?]是也蔟炎田簜大竹也竹節相去一丈篠簜既敷篠古文作[?]史記作[?]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天楔也亦作芙喬杵也也木上句者謂之杅厥土惟塗泥塗當作涂馬曰涂泥漸洳也厥田惟下下

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鄭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謂銅有赤白黃三色若梁州銀鐵鏤
異品不言三品●瑤琨篠簜說文引夏書瑤琨篠簜可為矢簜可為幹古文說也史記漢書琨作瑻異文也瑤
琨美石中為[?]齒革羽毛惟木齒者象齒中為[?]革者犀兕中為甲羽毛翠羽犛毛以飾旌旄也史記漢書無
惟木二字島夷卉服此又揚州瀕海之[?]也卉服者島夷所有若叢紵之屬可以為絺綌也厥篚織貝
鄭曰貝錦名先染其色而織之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厥包橘柚說文橘出江南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厥包
橘柚此引孔氏古文說也錫貢鄭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也錫所以共金也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沿于
江海達于淮泗沿鄭本作松松讀曰沿順水行也史記漢書及馬本作均均平也荊及衡陽惟
荊州鄭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陽地理志曰禹貢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
江漢朝宗于海鄭曰江水漢水其流湍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會之荊楚之域國

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強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據鄭云先強後服據揚雉荊州敉感也

九江孔殷

殷盛也史記改孔殷為甚中亦詁訓也趙按道山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illegible]水曰岷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據經文九江[illegible]相衡山澧水之交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常遊于澧沅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水經注曰湘水合資沅微澧四水同注洞庭而北會于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所謂三苗之岡左洞庭者也巴邱在其東世亦謂巴邱湖巴邱即巴陵書所謂東陵也因按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者經以漢水東流合彭蠡為北江也岷山道江東[illegible]北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者九江在岷江之南即南江也曰東迆北會于匯者江與漢會在岷江之北也又曰東為中江入于海者岷江南過九江北與漢會至是得稱中江也荊州為揚州上游先言江漢次言九江則三江之名皆具矣然後揚州得稱而言之曰三江[illegible]既入也揚州特舉彭蠡總舉三江知三江不蒙彭蠡[illegible]經明言彭蠡為澤即不得以彭蠡蒙三江之名漢志九江九江既譌鄭注三江亦誤後世江湖異稱九源湮失是以難稽耳

沱潛既道

潛史記作涔漢書作灊鄭曰尒疋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別為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首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按鄭而言江沱皆據地理志也枝江有大洲江水首分尾合縣即在洲上詩召南之江有沱荊州沱也又曰江有沱沱水決復入也又曰江有渚渚洲也水中可居者此亦枝江水為沱之證也按枝江派分其南江自枝江縣南又東南流為涔過澧州東北由赤沙湖入洞庭北與江會即道江東別為沱東至于澧過九江之道也若華容夏水首雖出江尾不入于漢歟

雲土夢作乂

尒疋十藪楚有雲夢左傳或稱雲中或稱夢中又稱江南之夢因謂夢在江南雲在江北也雲土夢史漢並作雲夢土索隱本仍作雲土夢云是二澤名引韋昭曰雲土今為縣屬江夏地理志江夏郡有雲杜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俱詳揚州

杶幹栝柏

說文引夏書如是考工記注引杶作櫄一字也尒疋釋木檜柏葉松身檜即栝也幹者鄭曰木名也栝幹為

礪砥砮丹

礪說文作厲鄭曰厲摩刀刃石也精者曰砥說文曰砮石可為矢鏃夏書砮丹又曰丹巴越之赤石也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說文引夏書惟箘簵楛古文也鄭曰箘簵聆風也楛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楛矢砮石按箘簵堅竹[illegible]材[illegible]中為矢也三邦未聞

包匭菁茅

鄭曰匭名下屬為句匭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illegible]包裹又纏結也按[illegible]稱楚貢包茅管子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謂之菁茅

厥篚元纁璣組

元為衣纁為裳織組以係冠纓

九江納錫大龜

納入也吝者下于上亦曰錫吝師錫帝是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雒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荊州川也逾雒至南河荊豫州之境

荊河惟豫州

鄭曰豫州界自荊山北至于河

伊雒瀍澗既入于河

淮南書伊雒廣澗如是作地理志曰伊水出宏農盧氏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按伊水經過伊闕中兩山相對如闕實瀆所稱為治水闕伊闕者也地理志雒水出宏農上雒縣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志又云禹貢瀍水出河南穀城替亭北東南入雒澗水在宏農新安東南入雒按三水皆由雒遂入于河

滎波既豬

馬鄭作滎播澤名也史記作滎播漢書作滎波依說文波當作潘水在滎陽也鄭曰沇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滎播也在其縣東春秋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即此地也豬或作都

導菏澤被孟豬

導史漢作道菏史漢作荷孟豬伏生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地理志荷澤在沛定陶東盟豬在梁國雎陽縣東北按二澤相距百四十里水經注引書曰道菏澤被孟豬闞駰曰不言入而言被明不常入也水盛方能覆被矣按徐州湖陵南之菏水上承荷澤約三百里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馬曰豫州地有三等也下者墳壚豫州地青鄭曰壚疏也呂覽曰耕始于壚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

漆枲史記作漆絲織方豫州林漆絲枲也絺以葛紵以麻左傳紵衣

厥篚纖纊

史記纊為枲按纖纊者染采細纊也筦制天子獻纊諸侯青青纊

錫貢磬錯

[illegible]儆州皆厝石也詩曰他[illegible]之石可以為厝

浮于雒達于河

達河則至華陽

華陽黑水惟梁州

[illegible]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按梁雍黑水為雍梁西

界今不知黑水所在岷嶓既藝岷史記漢作汶說文作䮾嶓俗作嶓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嶓冢
山在漢陽西縣按府志西縣隴[illegible]西郡續志西縣後屬漢[illegible]後志沱潛既道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
理志今蜀郡郫縣沱江皆有沱水漢中安陽有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江出原有鄣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
支沱之類毗潛參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
廣漢流通即為西漢也按鄭據氏道漾水為東漢水其別流狀出之水從廣漢葭萌為西漢水為潛故并目西漢始源亦曰潛
括地志潛水一名沈水出蔥領山石穴中是也馬融曰沱分流別行者也潛伏流重出者也蔡蒙旅平鄭曰地理
志蔡蒙在漢嘉縣按蒙山前志屬青衣後志屬漢嘉縣大渡水所出和夷底績鄭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
曰桓地理志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者也晉地道記梁州南至桓水自桓水因桓水以南皆夷也厥土
青黎馬曰黎小疏也史記黎作驪按土色黃為正故經于白壤黑壤赤埴青黎皆別之厥田惟下上厥

賦下中三錯鄭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中下者是後蓋少厥土貢璆
鐵銀鏤砮磬璆鄭本作鏐黃金之美者也說文曰鏤剛鐵也可以刻鏤夏書梁州貢鏤此引古文說熊羆狐
貍皆中為裘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鄭曰織皮西戎國也西傾雍州山也地理志西傾在隴西臨洮雍戎
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阪為是曲為桓也
按古氐是同川說文曰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墮落者曰氐也漢書西傾作西頃來作徠浮于潛逾于沔入
于渭亂于河鄭曰謂漢曰沔也按水經注自西傾至于葭萌入于西漢謂沔也即潛也自西漢溯流屆于漢壽界
沮枝津南歷山穴池源而接漢沿此入漾所謂浮潛而逾沔也自沔入南鄭縣界旅褒城東褒水陸[illegible]行百里許入斜水
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渭而東亂于河則至雍州黑水西河惟雍州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弱
水既西詳道水涇屬渭汭鄭曰涇[illegible]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illegible]屬于渭而入于河按地理志

涇水出安定涇陽西汧頭山東南至左馮翊陽陵入渭行千六百里按涇自陽陵入渭又自[illegible]德入河皆謂之渭汭也漆
沮既從地理志漆水出右扶風漆縣說文曰漆水出杜陽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illegible]沮作瀘水出北地直路東入洛
地理志洛出北地歸德至左馮[illegible]德入渭據此漆沮入洛洛水為大同入于渭故左傳國語稱周三川或謂此三水也禹貢
雍州無洛直以漆沮當之詩曰倚與漆沮周倚然灃水攸同漢書作鄷詩但作豐攸古作適地理志鄷水出右扶
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按水出鄠縣終南山鄠谷源闊十五步流闊六十步深三尺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是也文
王作豐在灃水西武王治鎬在灃水東豐鎬相武二十五里荊岐既旅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左馮翊褱德
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扶風美陽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地理志曰右扶風武功縣太一山古文以
為終南山垂山古文以為敦物山志稱古文即孔氏說也鄭曰地理志太一者終南之主山也鳥鼠山見道渭惇物史漢皆作
敦物原隰底績至于豬野鄭曰詩度其隰原即此原隰也郇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武威

縣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壄也豬壄也史記本作為都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鄭曰河圖及地記書
三危之山在鳥鼠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尒疋史漢俱作璆鄭本琳作玲尒疋釋地曰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玉也琅玕
珠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地理志曰積石山在金城河關西南羌中河
行塞外東北入塞內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北諸家言為鑿龍門山以通河是也此褱德渭汭與夢塗相近織皮崑
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馬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鄭曰織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
三山之野皆西戎也昆侖謂別有昆侖非河所出者也按昆侖渠搜皆國名見周書王會解渠搜或作渠廋析支或作賜支
河首自積石至析支[illegible]地[illegible]理河行塞外正指此[illegible]道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
岍或作汧俗字也馬曰三條道[illegible]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為南條鄭曰四列道汧為陰列[illegible]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

岍山為正陽列地理志吳嶽山在右扶風汧縣古文以為汧山此孔氏說也岐荊皆雍州山壺口以下山脈皆自西而東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三山皆在冀州地理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厎史記作砥地理志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王屋山在河東垣縣獨不載厎柱所在孔穎達曰厎柱在大陽城東析城之西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地理志大行山在河內山陽縣恒山在常山上曲陽天文志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渤海碣石是也按尚書以水性自高趨下山首所起向背各殊分為多列以準度地勢之高下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圉史漢作圄鄭曰地理志朱圉山在漢陽南大華之山在宏農華陰南鄭所據後志也漢陽郡縣同名即前志之天水冀縣也華陰前志屬京兆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鄭曰地理志熊耳山在盧氏東外方山在潁川嵩高縣嵩高山也桐柏山在南平陽平氏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然皆屬豫州按前志稱嵩高縣大室山古文以為外方山安陸縣橫尾山古文以為倍尾山倍尾

史記作陪尾經言西傾東南行迆邐至陪尾而平導嶓冢至于荊山嶓冢荊山皆見前內方至于大別鄭曰地理志內方山在江夏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山在廬江安豐按前志稱竟陵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也廬江郡于前志為六安國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地理志豫章歷陵傅陽山古文以為傅淺原此孔氏古文說也導弱水說文引作溺水孔氏古文也水出張掖刪丹桑欽說此地志所據也山海經弱水出昆侖山淮南書弱水出窮石山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鄭曰地說曰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弱水流入合黎餘波于流沙地理志所云張掖居延縣居延縣古文以為流沙凡班志所稱古文皆孔氏說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屈原天問曰黑水元趾安在蓋戰國時已無知之者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雒淮泗南條行江漢說文曰河敦煌塞外昆侖山此即尒足山經所謂昆侖墟也去昆侖山[?]遠舊說昆侖去嵩高五萬里

今自積石至龍門不過五千里近也南至于華陰水經河水篇南出龍門口汾水東來注之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西來注之東至于厎柱鄭[?]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地所謂砥[?]乃開流耳砥柱當在西河柱水經注砥柱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昔禹破山分河謂之三門自砥柱以下五戶灘以上跡石桀出百二十里疑此即閼流也唐王翰三門記曰禹鑿三門通河南為鬼門水勢峻急北為人門水稍平綫中流有砥石柱小山中為神門最滑廣水安隋唐漕運之道輸乃謂得自目驗與鄭說正同耳又東至于孟津地理志河內河陽縣孟津在其境內史記亦作盟東過雒汭至于大伾鄭曰大伾地喉也沇出伾涂矣滎則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鄭蓋引地說也河內以下申明地說之義雒汭內以下申明地說之義者在華縣東北雒水入河大伾史記作大邳說文作坏邱一成也鄭謂大伾在河北張揖之[?]黎道元謂在成皋則河南山也方言北過降水則大伾在河南可知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鄭曰地說曰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

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實見降水則以為絳水非也今河內共縣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陽所謂降水也蓋周時國此者思言降改稱耳按說文曰洪水出河內共北山地理志河內共縣北山淇水所出至黎陽入河按此鄭所引共水實即淇水周時國此者[?]洪水[?]首降洪聲相近故[?]後稱淇水然自淇水即古降水洪水在覃懷之東大陸在衛漳之西云降水至于大陸者猶云覃懷至于衡漳也尚東河故道如此鄭注較漢志尤確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鄭曰播散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迎受也史漢皆作迎河在勃海中地理志又曰河自積石至章武入海行九千四百里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漾史記作漢漢書作養鄭曰地理志養水出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至江夏謂之夏水按志云漾西[?]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鄭不引者東流為漢以下皆東漢[?]漢水不涉西漢水即潛也志又云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汚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志又云沮縣東狼谷沮水南至沙[?]入江續志則謂沮縣汚水出東狼谷然則漾水流為漢漢又[?]汚汚或為沮實一水也夏水

即滄浪水矣地志氏道為漾東流為東漢水西縣嶓冢山為西
漢水氏道漾水不指源山漾同出嶓冢也應劭有沔陽沔水
為東漢古源之說流人鄉其
別指一山為嶓冢山臨不足信
又東為滄浪之水滄史記作蒼鄭曰滄浪之
水毋謂之夏水即夏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為地說曰
出荊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荊登之永初山川記曰
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鄭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縣界地
說曰漢水東行過三澨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按史記索隱曰
今竟陵有三澨水俗呼三參水是也大別山在安豐水經注以
為決水巴水所出世謂之分水山左傳楚子常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按小別即地說所云大別之後也
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滙回也沔漢入江之後得稱北江經言合彭蠡為北江則知鄭以彭蠡
為南江誤矣沔漢即地志武都沮水至沙羨入江行四千里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此荊州之沱也又
東至于澧馬曰澧水名楚辭遺余佩兮澧浦是也史漢澧並作醴鄭以醴為陵名據水經注枝江沱水過澧州而後

至九江也
過九江至于東陵已詳荊州東迆北會于匯迆斜行也北會沔漢而為匯也鄭以
東迆北會為彭蠡南江也按漢沔為北江
為中江三江自西南東道路均形勢似非彭蠡九水所能擬
東為中江入于海地理志江自汶山至江都入海行七千六百六十里
導沇水東流為濟
入于河溢為滎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為滎此志所謂軼出滎陽北地
中者也沇從大伾入河並數十里絕河而南東南出為滎澤在滎
陽北地河渠書謂周末有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
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而河始亂自此以後泲濟
東出
透指水經注所說類非禹迹道史記作泆漢書作軼也
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鄭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說文曰陶再成丘也夏書東至于陶丘北
此古文孔氏說也據地理志菏澤即在定陶菏水在湖陵南
又東北會于汶地理志陶丘在泲陰定陶西北
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按泲水自陶丘東南流為
菏水入淮一水東北流從鉅野澤又東與汶水會
又北東

入于海地理志泲水至乘氏入鉅野是也後世泲濟無考自會
河復分以後唐時謂之清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北清
為二
導淮自桐柏地理志淮水所出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風俗通又謂淮出平氏桐柏山潛
流地下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水經注又謂淮出平氏胎簪山
按桐柏大復二山地連古時止稱桐柏後世又改稱胎簪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地理志曰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
縣入淮按淮浦而下即淮入海處
云淮水行三千二百四十里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鄭曰鳥鼠之山
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是二山也鳥名
為鵌似鵽黃黑色鼠名為鼵如家鼠短尾穿地共處鼠內而鳥
外按地理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
出說文云渭水出首陽渭首亭南杜林說夏書以為鳥鼠山
小也按鳥鼠同穴一山二名鄭以為二山者或別有所據也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
漆沮已詳雍州
入于河地理志渭水至船司空入河行千八百七十里
導雒自熊耳據地理志禹貢

雒水出宏農上雒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山在東北伊水
所出與禹貢不相應然則志所謂冢領山者即禹貢熊耳山也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詳豫州
九州攸同四
隩既宅攸漢書作逌隩王肅引夏書四隩既宅說文曰隩四方土可居也宅史記作度
九山刊旅刊古文作栞山曰旅也九山者汧岐至于荊山為一旅而終南惇物梁山在其中矣壺口雷首至于
太岳為一旅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為一旅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為一旅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為一旅而昆侖積石在其中
矣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為一旅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
大別為一旅岷山之陽至于衡山為一旅而蔡蒙在其中矣
在青徐者岱宗蒙羽嶧山為一旅山海經岱宗小之禮顏此
九川滌源源史記作原九川者弱水與渭為雍州川
黑水為雍梁之川河為雍冀沇之川江漢為梁荊揚之川
流為豫兗青之川淮為徐揚之川雒為豫川九川不可以州分
九山亦然岱跨青徐荊分荊豫此必不可以州分者
九澤既陂冀之大陸也兗之雷夏也徐之大野也揚之彭蠡也

震澤也荊之雲夢也豫之滎播[illegible]菏澤也孟豬也雍之豬野也凡十澤而青梁[illegible]經但約舉耳四海會同六府孔脩左傳說夏書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庶土交正厎慎財賦鄭曰眾土美惡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咸則三壤成賦鄭曰三壤上中下三等皆法定制而入之也中邦錫土姓鄭曰中邦下屬為句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國胙之土而賜之姓中候握河紀曰堯封稷契皋陶賜姓錫考河命曰舜與賜稷契皋陶益土地是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鄭曰台說也朕我也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米里米天子圻內千里四面各五百里為甸服也百里之內帝藉田所在故納總禾以共粢盛貴其誠也二百里銍去禾根及稾以共芻薪三百納粟及去秸之稾以供稾秸之事也曰粟去粟曰米甸服之內納賦有此五等遠者彌輕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侯服內有采者伏生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諸侯有罪其國黜采地不黜使其子孫之賢者守之以祠其始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男邦在二百里內諸侯在三百里外小大相維扶衛帝圻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自甸服至綏服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三千里所謂中邦也外則夷蠻而已要揆文教以洽中邦奮武衛以威夷蠻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馬曰夷易也蔡法也言撫四夷易以興之也蔡者如竄三苗之竄中國有罪人竄之此地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鄭曰蠻夷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已耳故曰蠻蠻之為言緡也按流亦四裔之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鄭曰南北不言所至容廣之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圭或作珪史記以為帝錫禹也據尚書璇璣鈐曰禹開龍門得元圭元圭瑞應之寶也禹納諸堯

尚書集解卷四

虞夏書四

甘誓

史記漢書皆謂啟伐有扈

大戰于甘伏生傳曰戰者鄉誓之也鄭曰天子之兵曰大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地理志右扶風鄠縣古扈國有扈谷甘亭呂覽以為甘澤乃召六卿鄭曰六軍之將周禮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鄭注伏生傳云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王曰嗟六事之人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容軍吏下及士按詩以三事為三卿此六事亦即六卿予誓告女馬曰軍旅曰誓有扈氏馬曰姒姓之國按楚語觀射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恃其親而不恭者高誘淮南注以有扈為啟之庶兄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衍也政也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也按五帝以來皆循五行之官迭建三正以亮天功授民事

天用勦絕其命勦馬作劋今文也說文劋絕也引夏書天用勦絕其命古文也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恭史記作共漢書作龔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正或作政鄭曰左車左右車右詩箋曰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是也軍將亦然將帥居左持弓故子濯孺子侵衛曰疾作不可執弓也右人持矛故鐵之戰衛太子為右曰蒯聵備持矛焉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史記弗作不戮作僇古者天子必載廟社之主載於齊車書必有尊也左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知天子征伐必有祖與社予則孥戮女史記孥作帑鄭眾周禮注引書予則奴戮女謂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鄭元以為子孫之從坐者

尚書集解卷五

商書　鄭曰契始封偏湯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也地理志河南偃師尸鄉湯所居亳都也契始封商在太華之陽湯亳在雒水之西

湯誓　湯名履字天乙諡曰武湯亦曰成湯匡繆正俗曰湯誓古作湯斲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格古文作假史記格爲來從今文訓　非台小子敢云稱亂　馬曰台我也史記非作匪古文也稱爲舉昔訓也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說文曰殛誅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史記穡作嗇正作政古今字也　割政下無夏字用夏衆言無不斷閔事而爲割奪之政也無夏字爲畏　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予當依古文作台正征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史記如台爲奈何詁訓也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率遮也遏止也史記割爲奪邑爲國詁訓也言夏桀遮先遏抑羣臣之力割奪夏衆之生　又有衆率怠弗協　馬曰衆民相率怠惰不和同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曷孟子作害古文也伏生傳曰夏人歌曰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桀聞之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亡吾亦亡矣言桀見民欲叛迺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夏衆聞而惡之因指日喻與俱亡孟子曰民欲與之偕亡是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無史記作毋釋詁食僞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孥戮史記作帑僇

尚書集解卷六

商書二

盤庚　書序曰盤庚三篇楊雄傳及周禮注俱引般庚漢石經殘碑盤亦作般

盤庚遷于殷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也祖乙居耿後奢侈逾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廼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據陽甲乃盤庚之元兄也殷即亳也詩元鳥篇湯始居亳之殷地是也杜篤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　民不適有居　序曰民胥怨咨　率籲衆慼出矢言　說文籲評也商書曰率籲衆戚此古文說也戚謂近臣也矢言誓言也矢古誓字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祖乙宅耿以來至陽甲耿地多圮無使民盡被水害而又不能相救以生　卜稽曰其如台　稽卜也卜問也如台如何也國有大事則貞龜以卜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　服事也先王有事必卜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馬曰五邦商丘亳囂相耿也按商丘者相土所居杜預以爲梁國睢陽即微子所封也亳即偃尸鄉囂即敖地相在內黃耿史記作邢言盤庚以前商邦五遷不遑寧居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天已絕命于茲邑若今不繼遷是無所永命矧曰繼美乎　若顛木之有由櫱　顛木仆木也櫱馬本作枿唐石經同馬曰顛木而肄生曰枿說文引作甹櫱甹木生條也櫱伐木餘也此孔氏古文也說文甹字注又云古文言由枿者後人欲以今字移之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謂遷殷亳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斆于民　此稱盤庚斆于民下又稱王命衆悉至于庭故鄭謂此篇盤庚爲臣時事甲矣說文曰斆覺悟也　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斆民自始馬曰箴諫也鄭曰奢侈之俗民或苟從欲王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

焉故教以無伏之按盤庚重遷衆故用舊事正法度而詢萬民王命衆悉至于庭庭謂羅門外外朝之庭王若曰格女衆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說文播敷也引商書王播告之古文也脩不匿厥旨脩長也先王播告之舊人脩長飾不匿其意無有過言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說文引商書今女懖懖拒善自用之意此古文說也馬訓正同鄭讀聒如聒耳之聒知馬鄭本皆從古文作懖也起信險膚險當作憸疾利口也膚即臚字謂臚言也予弗知乃所訟乃女也訟爭也不知所爭為何非予自荒茲德荒大也循誇大惟汝含德含當依史記作舍謂舍去其德白虎通作施德施即弛也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周禮司爟鄭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湯熱謂觀然則觀火之猶熱火也予亦拙謀說文引商書予亦炪謀讀若巧拙是古文作炪今文作拙也炪火不光也作乃逸書予亦自

時于謀不起女之過予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綱者網紘也綱所以振網也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穡漢書作嗇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丕不也乃猶其也言女能去私從我于遷爾徙友及民不其敢大言有積德于言必利于爾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戎大也毒害也惰農自安不昏作勞鄭讀昏為暋暋勉也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黍稌也稷粢也皆穀土所宜也言爾不從我于遷大毒貽于遠近必至如此爾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恫猶怨也汝悔身何及石經殘碑身作命今文也言不遷必先禍于爾身相時憸民說文引作憸民古文也石經殘碑作散民今文也散民齊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言[illegible]顧民言猶不敢胥發過言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沈深也恐猶之言深入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嚮左傳引作鄉古文也其猶可撲滅言長惡之易救之甚難惟汝衆自作不靖馬曰靖安也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鄭曰遲任古之賢史人惟求舊石經殘碑無求字器非求舊惟新石經殘碑求作救古求救同用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詩疏述五經異義引書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掩或作弇五經異義引作絕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鄭曰大享謂烝嘗也凌天子祫當禘皆祫祫者廟主合祭于太廟配以功臣商頌長發詩序以為大禘禘而詩中歌及河衛其明證也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志古作識既夕禮志矢一乘軒輖中鄭注志猶擬也書曰若射之有志王應麟謂漢人引書射或作矢也

此言事之難者若志矢度其中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鄭以老弱對舉知鄭本如唐石經作母老侮成人矣左傳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是老侮之也作老侮者古文也石經殘碑作母翁侮今文也石經殘碑弱亦作流各長于厥居所謂永命于新邑也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伐誅伐也用德彰厥善漢書引彰作章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國語引作逸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石經殘碑恭作共齊乃位度乃口度或作敷石經殘碑乃作爾罰及爾身弗可悔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殷在河北殷在河南故涉河也作者鄭曰作渡河之具乃話民之弗率話會合之言也此謂會合民之不率循者誕告用亶亶馬作單亶誠也其有衆咸造江徵

君請其有衆偽下為句馬曰造為也謂咸為渡河具勿褻在王庭勿者忽遽也言衆在王庭有忽遽褻嫚之狀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無大失我之意指嗚呼古
我前后祖乙以上罔不惟民之承承拯也惟在拯民之患保后后古後字胥感鮮感近
也鮮善也石經殘碑感作高江澂君偽下鮮字為句胥高鮮者
前后保我後民用視高山鮮原居之用不生天時汎溢之災下
篇所云適于山是也胥相
也(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以不浮于天時以用也浮謂汎溢也殷降大虐
鄭曰殷者將遷于
殷先正其號名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懷安也視古示字汝
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古后不安于舊其所作為示民利遷之意咸所聞知承汝俾汝惟喜
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之遷乃拯汝益汝惟喜與汝安于無患非于汝有咎罪罰也予若
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

邦汝不憂朕之攸困石經殘碑汝遷作爾遷邦作困又汝不上有今字乃咸大不宣乃
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若能憂我之憂者當明于汝心欽念以誠信感動予一人今爾皆大不然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鞠窮也臭敗也爾忱不屬惟胥
人以沈言予雖與共濟者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石經殘碑稽作迪怒作怨今文也或有也不有道焉
雖自怨肅愈予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石經殘碑誕作永永長也勸憂樂憂也憂必及
之矣汝何生在上今其有今罔後女不自思何以生而得居民上今予命女一與予一心無起穢以自
臭穢當作薉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倚掎也人將掎引汝身迂違恣予迓續乃命于天
匡謬正俗引迓作御御請迓迎也予知天之斷命方將迎而繼續之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先神后先后乃祖乃父咸勞于遷邦之事予丕克羞爾用懷句

爾然句失于政陳于茲丕不也羞進也陳久也今不克進爾效用之心安爾故然之態是于自失于政
久用于茲邑矣石經殘碑丕亦作不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高后即先王若不遷是
虐我民也先后不將重降罪疾于予予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若爾萬民
自失生生之道不暨予一人同心以謀遷邦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先后不將降罪汝萬民且責爾以不比予一人謀同心予幼孫盤庚自謂也故有爽德故者故使為之也爽
差也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自天罰汝汝豈能迪予馬氏多方注作迪作攸攸長也本篇崇降弗祥今
文作興降不永即此謂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祖父及
汝身俱是國家畜養之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害也今汝有害必見存于汝祖父之心我先后綏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我先后既安汝祖父往日之生汝祖父豈

即斷棄汝不救今日之死乎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今予有治政在位之臣總于貨寶者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由)高后丕乃崇降弗
祥今本有由若茲臣之祖父不將告我先后降大刑于其孫子乎言高后亦必降罰也石經殘碑崇作興祥作永嗚呼今
予告汝不易嗚呼石經殘碑作於戲鄭曰我所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永敬大恤無胥絕
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石經殘碑分猷作比偕設亦作翕乃有不
吉不迪顛越不恭顛越狂踰分也暫遇姦宄左傳引無此四字我乃劓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邑杜預注顛越不共謂縱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
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處所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曰無戲怠怠即怡也石經殘碑作女罔台民今文也懋石經作勖古字通用鄭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予石經殘碑作戚今文也心腹腎腸歷▲字漢人引作優賢揚歷今文也孔疏謂鄭氏等作心腹腎腸則古文也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我勿罪爾爾亦無我諺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殷邦先王謂湯始居亳殷也前功謂湯之先已之遷也適于山者亳殷依山而居用降除不祥嘉定我邦也嘉石經作綏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圮于耿故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殘碑爾上有今字謂作惠震作祗今文也史記作振同言今爾咎朕震動萬民以遷是猶未諒朕志也肆上帝

將復我高祖之德肆今也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茲邑亂治也越于也永倚拯也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沖人盤庚謙稱也廢置也厥謀謀及卿士庶民也弔至也靈善也謀之至者當用龜卜之靈盤庚遷殷既卜吉而卿士庶民先逆後順故曰非敢違卜也用宏茲賁者用龜卜遷邦之事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此純內外臣工徧告之也邦伯州伯也師之言師五國有長十國有師故曰師長也尚皆隱哉隱蔽也石經殘碑作乘疑讀也復偵蔽也盤庚自言于衆臣尚未周知予其懋簡相爾敬念我衆簡閱也相視也懋石經殘碑作勗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肩任也恭之言共也朕不任用好貨之人敢以萬民生生之道與爾同勉之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鞠養也謀與惟通撫也欽讀為廞興也言養民撫民安居之事我與爾次弟興之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羞進也事有順道罔有弗與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庶我好貨自用為生生之計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有能式布安民之德者我一心者我則永任之也

尚書集解卷七

商書三

高宗肜日

高宗武丁廟號也史記言書作于嗣王祖庚時故稱高宗

高宗肜日肜說文從舟作肜商曰肜周曰繹也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享賓也是越有雊雉漢書越作粵說文雊雉鳴也伏生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野鳥也不當升鼎而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傳終言武丁降己之事是篇祖己所言則主修缺祀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鄭曰祖己謂其黨也格漢書引作假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典主也義宜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于其中自絕生命也鄭曰年命者人情尤愒焉故引以諫王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不若不順也民有失德不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史記作附孔光傳引作付石經殘碑同言天付民以正其德民有不善不知聽罪曰其知所改其如台辭史記作不永當王兄終弟及降亦有不永者故祖己以發其端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胤嗣也言殷王嗣位者無非天之胤也胤繼也祖庚不學湯甲之廟而上祀己多以弟不繼兄也別數曰鼎宗廟之器主器者長子雉開雷而鳴雷亦長子今雉升鼎耳而雖是訣長子之祀也按湯甲盤庚皆祖丁之子盤庚自以當立祖丁考廟湯甲之祀故禰已為言兄典祀無豐于昵馬曰昵考也古無禰字讀昵如禰也祖己言常祀之禮不當獨厚禰前武丁為小乙之子小乙之兄陽甲盤庚小辛皆先小乙為王至武丁時四親廟小乙為考祖丁為祖祖辛為曾祖祖乙為高祖其中缺祀者非止湯甲也當時必有以兩盡其義遂今亡無可考耳

尚書集解卷八

商書四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說文引西伯戡黎古文也史記黎作飢作阢人作耆當今文也黎既諸國在上黨東北戡克也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雍州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畿內按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是言文王作州伯也伏生傳曰戡黎之後紂囚文王于羑里懷史記謂文王釋歸之後受命之年斷虞芮之訟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伐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其明年西伯崩其說較伏生似確祖伊恐祖伊說文引作祖甲祖伊奄紂宗族之臣也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訖脩終也格人史記作假人元或作下王符潛焉曰元龜大龜也天子之龜尺二寸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相助也戲史記作害故天棄我不

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鄭曰王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脩教法史記不虞下有知字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說文引大命不摯古文也史記作大命胡不至今文說也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說文引作祖甲返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馬曰參字疑在上接疑即古絫字言紂之罪多絫聞于天尚能責命于天乎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祖甲自言周也身必見辱

商書五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左傳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時母猶未正及生紂時母已得正為妻故微子長而庶紂少而嫡也父師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微與箕皆圻內國箕子比干紂之諸父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史記或為有亂為治詁訓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 馬曰我祖湯也史記無底字陳敷也 我用沈酗于酒 我謂紂也酗說文作酌醉醟也史記作湎飲酒齊顏色也 用亂敗厥德于下 馬曰下下世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馬曰非但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以下悖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 凡有辜罪乃罔恒

獲 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厚相攻奪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方興史記作並興今文當作方興也敵匹也讎對也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淪喪史記作典喪謂典法俱亡之津涯史記作舟航殺大今日津渡也舟航所以濟也依古訓求之今文當無涯字 殷遂喪越 至于今 喪越間越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史記及鄭本狂俱作往鄭曰發起也言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吾家耄遜于荒 馬曰卿大夫稱家鄭曰耄昏亂也古文作眊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 史記馬融云作濟馬曰隮猶墜也解如擠于濟墜之隮說文引告予顛隮隮升也 若之何其 鄭曰其語詞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 父師若曰王耆子 鄭曰少師不咨志在必死 天毒降災荒殷邦 史記毒為篤荒為亡詁訓也 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江徵君曰當作畏威 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說文引咈其耇長咈違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犧牷牲用以容食無災 賈逵曰犧非古字也古止作羲鄭曰[illegible]也牷體完具也按羲牷牲用天子祭天地之大物乃容隱竊將食無罪之者此言廢神祀之事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讎斂馬作稠斂稠數也斂殷斂也按此言亟斂下民民之與上皆敵讎然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下一撤民若無所控告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說文引作我興受其迺迺數也此古文也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一本無臣字言殷喪之後我不為他人僕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 刻子克家之子也說文克有刻訓知二字通也唐曾至微子廟碑云帝乙元子始在擇嗣箕子譬焉此箕子所謂舊云刻子也 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我謂殷宗 自靖 靖謀也馬作清潔也 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言王子常出以存殷宗我不顧是也史言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剖其心箕子佯狂紂囚之是其事也

尚書集解卷十

周書一

大誓三篇 漢武帝時于民間得大誓令博士習之合于伏生今文其後馬鄭所注亦即民間所得太誓也然伏生傳引大誓丙午王還師前師迺鼓譟是今本文有大誓說文引孔氏本大誓師乃搯王出涘是古文亦有大誓史記所載白魚入舟火流為雕索隱以為見周書今文大誓唐代大誓猶未亡也晚晉書別出大誓而真大誓亡矣近人王西莊江叔澐輯諸書所引大誓集綴三篇今錄仍之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鄭氏伏生傳注曰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承文王年數不改元至九年四月觀兵以卜諸侯之心按發武王名也未除喪故稱太子畢文王墓地也古者天子諸侯出則造于禰此亦上祭于禰之意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 馬曰諸受符節有司也 齋栗允哉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遂興師 畢力賞討爾命作畢協賞罰 師尚父 鄭曰文王于渭濱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大師號曰尚父尊之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左杖黃鉞右把白旄 馬曰白旄牛尾也 麾以號曰蒼兕蒼兕 馬曰蒼兕主舟楫官名也 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鄭曰號令之軍法重者 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正色言殷之兵眾與周之象也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說文引周書王出涘此孔氏古書文說也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雕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 屋古幄字馬曰王屋王所居幄也雕史記作烏馬鄭本作雕索隱曰烏今文作雕鄭曰雕當作雅雅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變為天報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五至者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曰懋哉懋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王充論衡曰先得白魚後得赤為商之紀色移于周矣 王動色變 得周公報誥誠懼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皆曰帝紂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惟丙午王還師

惟十有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孟津前師乃鼓譟師乃搯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鼓伏生傳作拊拊形如小鼓以韋為之著以糠此軍師所擊之聲也鄭曰譟讙也詩大明正義引作鼓譟說文引周書師乃搯搯者抽兵刃以擊刺此古文孔氏說也伏生傳作慆鄭曰慆喜也此今文說也 諸侯咸會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說文引周書孜孜無怠古文也有侑之也天侑武王將立以為民父母 司馬在前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誓哲王之格言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天子發拜手稽首

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曰今殷王受 荀子引大誓作獨夫受 乃用其婦人之言周自絕于天 婦人怛改也 毀棄其三政正 馬曰動逆天地人也 離遏其王父母弟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

先祖之樂謂湯樂韶濩也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紂使師延作靡靡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肆予發惟共行天罰勖哉夫子鄭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左傳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十人同心同德又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孟子引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覩我民聽又引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即馬融所云書傳引太誓而不在太誓中者漢時大誓已逸此文故也

尚書集解卷十一

周書二

牧誓

時甲子昧爽馬曰昧爽未旦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牧說文作坶野漢書作埜坶埜朝歌南七十里地乃誓鄭曰將戰而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麾說文作邏曰逖矣西土之人逖或作逷王曰嗟我友邦冢君馬曰冢大也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司徒司馬司空侯國之三卿也亞旅者左傳成二年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杜預注亞旅大夫也師氏周禮師氏中大夫一人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在野則守內列鄭曰內列蕃營之在內者守之如守王宮也千夫長百夫長周書曰二十五人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和即千夫長伯即百夫長也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盧或作廬史記作纑庸蜀盧戎百濮皆西南夷皆見左傳氏羌見商頌髳即髦也髦蠻屬見小疋微彭無考疑微即巴彭即百濮也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戈平頭戟也干戚也矛酋矛也長丈二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鄭曰以古人之言為驗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史記帝辛天下謂之紂紂猶亂也古文作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石經迪俾作任鄭曰肆祀祭名荅問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崇漢書引作宗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恭或作共愆或作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鄭曰伐為擊刺也一擊一刺為一伐

始有款獻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則四伐多則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按樂記夾振之而駟伐鄭注駟當為四舞者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不過四伐本亦也五伐合而注觀之鄭本似無六伐七伐句疑史記石經有之

勖哉夫子尚桓桓狟說文引尚狟狟古文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史記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說文引歐陽喬說猶獸也此今文尚書說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馬迓作御桀也鄭曰御強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古迓多作御馬鄭皆讀為禦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鄭曰所猶且也

釋箭百本多作治範金貴文中尚以程之步風致之下消而上釋治之意也周書傒 金用程華

尚書集解卷十二

周書 三式傳引洪範多作商書

洪範

伏生傳史記作鴻範漢書五行志作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此武王勝殷之年也釋箕子囚因訪洪範則在封箕子于朝鮮之前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馬曰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呂覽引此文高誘注曰言天覆生下民明之以仁義也漢志應劭注陰覆陽升相助協和我不知其彝倫攸敍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石經戏碑陰作伊今文也說文引作垔古文也石經洪又作鴻汨又作曰按曰越同越有淺亂義也洪範九疇皆五行之理之用故箕子將陳九疇光明鯀汨陳五行不復聞此九疇也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鄭曰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數敗也史記以九籌為九等等亦類也劉歆班固又以為九章彝倫攸斁說文引商書作殬殬敗也此古文說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劉歆曰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鄭注書傳曰禹始居攝之年帝舜命禹推演天道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雒于是盡得天地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據此箕子所陳洪範本之于禹初一曰五行五行者九疇之綱也白虎通曰五行言為天行氣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漢書敍作苟說文苟自急敕也字以此唐韵巳力切今漢書誤羞次三曰農用八政馬曰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鄭曰農讀為醲厚也次四曰協用五紀協五行志作旪應劭曰合成五行為之條紀次五曰建用皇極伏生傳作王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漢志乂作艾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此三德舊說皇極者大中也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說文

作卟疑次八曰念用庶徵言庶不舉其數者休徵五咎徵五也念驗也徵驗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古文作鄉人情所嚮也威史記作威畏人情所畏也劉歆謂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史記簡之為四十三字也一五行史記漢石經五行五事上皆無一二等字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序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金皆有二性土爰稼穡史記爰亦作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鹹為斂藏之味苦為長養之味酸為生發之味辛為消落之味甘為調和之味二五事本亦無二字一曰貌或作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序伏生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五行志睿作容寬也伏生傳作容容亦寬也鄭

曰本作叡曰叡通于政事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鄭曰居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治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思叡則臣賢智也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哲五行志作悊說文作晣三八政本無三字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按食者五行所化也貨亦五行之材也八政之職皆五行之官掌之四五紀本無四字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所會也鄭氏曰星即五星五曰厤數術數之法所以定歲者日月星辰而已分至啟閉紀歲者也朔望朏魄紀月者也永短昏星紀日者也伏見中旦紀星辰者也章會統元紀厤數者也五紀皆天事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本無五字皇亦作王鄭注伏生傳曰王居也不名體而曰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斂猶總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于女取中正以歸心也錫汝保極鄭曰又錫女以守中之道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漢石經作倗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馬氏曰當驗其行有所趣舍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伏生傳協作叶罹作麗史記罹又作離汝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言有能安和其顏色示人以好德者如是之人斯其可以輔佐王極者已無虐煢獨伏生傳引作毋侮矜寡史記作毋侮鰥鰥寡此今文而畏高明馬曰高明寵顯者不枉法畏之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羞進也潛夫論引作偱偱猶馴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而女也辜罪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宋世家曰

于其無好汝鄭曰無好于汝家之人雖錫之爵祿其動作為汝用惡也據此史記鄭本無德字無偏無頗遵王之義頗古文作詖漢石經唐舊本作頗唐明皇詔改作陂說文曰詖古文以為頗是也唐本義作誼無有作好說文引商書無有作好古文也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史記作不偏不黨鄭曰黨朋黨也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辨辨今文辨古文作采史記作便徐廣曰便一作辨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曰皇極之敷言史記作王極馬曰王者當極盡行之使臣下敷布其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史記彝作夷其訓作其訓順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為順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馬曰亦盡極布陳其言于上是訓是行史記訓亦作順以近天子之光漢石經無以字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

三德本無六字一曰正直鄭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馬曰克勝也鄭曰剛柔相濟以成治立功也平康正直平康之世以中適應之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二者皆順以克之使協于中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潛左傳史記皆作漸古文也杜預左傳注沈漸猶沈滯也高明猶亢爽也接二者皆逆以克之亦使協于中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馬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石經注凶上亦有而字鄭曰害于汝家福去家凶于而國亂下民人用側頗僻漢石經作辟民用僭忒馬曰忒惡也七稽疑本無七字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史記霽作濟驛作涕亦作涕在曰蒙之上鄭本亦圛今本驛蒙疑倒也驛說文引商書曰圛訓為升雲半有半無此古文孔氏說也詩齊風箋古文尚書以悌為圛是弟為今文也蒙史記

作霧又作蟊鄭曰將立卜人乃先命兆而別之審此兆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氣如雨止雲氣在上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蟊者色不澤鬱冥冥然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曰貞曰悔悔說文引古文作𠧢鄭曰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猶終也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鄭本卜五占之用為今本脫之字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蟊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易卦象多變故言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二人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據傳稱虢公為王卿士是也謀及庶人周禮注引作庶民漢石經同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史記身上子上俱有而字馬曰逢大也馬讀逢為龐釋詁云龐大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士逆吉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吉汝則從龜從筮從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曰此逆者多故舉事于境內則吉作外則凶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可以舉事八庶徵本無八字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暘為金氣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也燠火記作奧曰時五者來備王應麟曰史記作五是來備後漢書五氏來備氏或作韙按氏韙皆與是通是即時也各以其敘庶草蕃廡說文引商書廡作緐橆古文也橆即無字古以為緐無字其有無字古作凶字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宋世家無作凶古文也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鄭氏注書傳引孔子說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謂兼四則五時來備矣曰咎徵曰狂恒雨若伏生傳不肅之咎也鄭氏彼注君臣不肅則侮嫚如狂矣木主春生氣失則逆其性故恒雨若也恒常也若順也按恒若者極備凶也恒雨無暘一極備則一極無此至理也曰豫恒燠若伏生傳作荼不愆之咎也宋世家作舒鄭曰舒舉遲也人君舉事太遲則有常燠之咎氣亦順之據此證當為舒曰急恒寒若不謀之咎也鄭曰急促自用曰蒙時風若伏生傳作霿鄭曰霿冒也宋世家作霧漢志作霿曰王省惟歲馬曰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省史記作眚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師尹庶尹也師衆也歲月日時無易易差忒也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俊民有材能者史記作畯民歲月日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美應如

此其道失則斂德如彼非徒雨暘寒燠而已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曰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土為木妃故箕好風也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木為金妃故畢好雨也推此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好寒各好其所妃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荀悅漢紀引多有寒有暑四字鄭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按二十八宿所躔次謂之赤道二極中等之處也日所行謂之黃道春秋分日所行之黃道與赤道交夏至日所行之黃道去赤道北二十四度冬至日所行之黃道赤道南二十四度左傳所謂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是也月所行者春行黃道之東日在西陸夏行黃道之南日在北陸秋行黃道之西日在東陸冬行黃道之北日在南陸朔則日月同度望則日月相距百八十二度強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鄭曰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也九五福本無九字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鄭曰福是人君所欲尤以欲者為先徐幹中論曰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能此二議則知福極通于天下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鄭曰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魯懦不壯毅曰弱凶短折思不叡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言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

尚書集解卷十三

周書四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詩豳風譜義引鄭注曰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據史記武王有疾亦在克殷之後二年也說文引周書有疾不念念喜也此古文孔氏說也二公曰史記以為太公召公我其為王穆卜穆史記作繆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也按文王稱穆考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鄭曰周公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吾與爾三之期知必瘳止故止二公之穆卜公乃自以為功國有貢卜必于禰宮公自為卜則不于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除土曰墠封土曰壇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皆南鄉周公北面立支子不敢告廟故為壇也鄭曰時為壇墠于豐故處猶存焉植璧秉珪鄭曰植古置字史記作戴璧秉圭詩曰圭璧既卒古祈禱用圭璧也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史記冊作策鄭曰策周公所作簡書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鄭曰諱之由成王也魯世家某作王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有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責欲使為之請命也丕子史記作負子白虎通曰天子疾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此今文說也以旦代某之身鄭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聽命于天中心惻然為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予仁若考能五字魯世家作旦巧能三字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馬曰言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敷佑四方佑作右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

依歸（鄭曰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史記寶作葆也）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馬曰待汝命者武王當瘉我當死也據屏璧與珪是我不我待死也得事鬼神于爾亦無所利也）乃卜三龜一習吉（習重也三卜皆吉）啟籥見書乃幷是吉（馬曰籥藏卜兆書管鄭曰開兆書藏乃見三龜占書亦合於）公曰體王其罔害（史記無體字）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公自言新敵受命于三王將以身代武王也）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茲此也攸史記作道以爲猷迪猷也公將俟後人有能念我一人自以爲功者）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于匱必以金緘周其表）王翼日乃瘳（翼日諸引本作昱日或作翌日翌即翊字）武王既喪（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瘳後二年崩崩年九十三矣既喪謂既免喪）

管叔及其羣弟（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即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冄季載也皆太姒所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鄭曰武王既免喪周公以冢宰將攝政于時管蔡在東流布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師孺子謂成王也周書作雒曰武王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故鄭云管蔡在東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說文引周書我之不辟古文也今文作辟史記馬鄭皆讀如避史記解弗辟爲弗避往居東爲東征罪人斯得爲誅管蔡鄭氏不取直解辟爲避居東都以俟成王之察已者鄭意是時管蔡懼止流言以尚在未叛無須東征迨成王感悟公歸攝政管蔡懼誅挾商以叛公至是始東征大誥是可懷也如史記說周公弗辟卒相成王東征罪人已得則周公之心迹已明尚須鴟鴞貽王王猶未懼必俟啟金縢而後感泣我周公[illegible]聖相成王賢君鄭蓋決其必不若是矣）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據罪人公所得爲管蔡流言者）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鴞之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曰寧取我二子無毀我王室也二子謂管蔡也鄭曰于後于二年後也詩今豳風鴟鴞也成王意未解欲讓之亦未敢按貽鄭氏作怡說也誚說文引同史記誚作訓今文也）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史記斯作盡詁訓也）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開金縢之書爲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史記說作簡）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句）噫（句）公命我勿敢言（噫馬本作懿詩懿厥哲婦懿者有所傷痛之詞也）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其勿穆卜史記作自今後其勿穆卜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新迎馬本作親迎鄭曰更自新以迎周公）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馬曰反風還反也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築本亦作筑築者扶其木立之築實其根旁土）歲則大熟（言禾盡無傷也）

尚書集解卷十四

周書五

大誥詩東山箋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征三年而歸耳史記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猷本作繇馬鄭本猷在大誥下今本猷在上越爾御事思齊箋引爾作乃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割馬本作害讀不少延為句鄭本同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幼沖人成王自稱也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漢書王莽傳造為遭此經亦言弗遭逢明哲已予惟小子已漢書作熙以為嘻字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漢書敷為傅賁為奔江徵君因解傅奔為疏傳奔走之臣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天將降威用者言將有征伐之事也寧王遺我大寶龜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時既卜然後出誥故先云然也按召南傳平王為文王大誥寧王鄭以為文王者文王興周若考作室以聲管蔡毀及堂構之罪也成王卜作龜于武王之廟受命于文王之廟故稱寧王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說文引周書曰我有載于西古文也今本作有大艱于西土鄭曰西土人亦不靜者其心騷動以兵應之也殷小腆鄭曰小腆小國也誕敢紀其緒紀統也天降威知我國有疵疵瑕也伏生傳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殷小腆造惑予于民而騷動也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武庚蠢動已聞之明日周之賢者十夫我敬用往彼撫安百姓繼嗣後功也于往也敉撫也武繼也

民獻伏生作民儀謂賢者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戎事也休美也鄭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尹氏卿大夫也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于伐往伐也不斥言管蔡為親者諱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鄭曰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艱大也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王宮指成王邦君室謂管蔡越予小子考翼越當作曰管蔡于成王叔父也行故曰考翼翼猶行也乃若考武王所征伐事不可征王害不違卜當時邦君等不必為此言成王設言以曉之耳肆予小子肆故今也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言不以周親棄萬姓予造天役造遭也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卬我也言不暇自憂其身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義儀也儀度也古者書儀但為義綏予曰無毖于恤說文引周書無毖于卹卹憂也此古文也毖本訓慎從禮訓勞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漢書替作僭顏師古曰僭不信也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言天意助民亦茲卜用必不可違也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畏讀曰威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丕讀曰不爾知寧王若勤哉文王愛民故征伐四國若是其勤天閟毖我成功所閟慎也慎誠也毖神也神勞也天誠勞我周邦成功所在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江徵君曰極讀曰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誘進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棐輔也忱一作諶漢書考作累考辭如夏璜不能無考之考言天輔我以諶信之卜辭必無有累于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

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 言惟文王昔日之事而往征之 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說文曰構蓋也杜林以為椽桷字此杜林書說謂弗克為堂基于下矧克為椽桷于上矧肯構一作矧弗肯構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 鄭曰其考翼者其父敬職之人也成王言予若棄前功亦叔父所不取也鄭本矧肯構下亦有此十二字今本刪去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越于也卬我也 若兄考 管蔡以武王為兄文王為考 乃有友伐厥子 友謂管蔡之友邦商奄也厥子謂成王兄考之後也 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漢書作民長言管蔡長民作邦君于商奄之數其勸勉之弗救[illegible] 王曰嗚呼肆哉 肆遂也遂至此事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說文爽明也猶勉也 亦惟十人 十人即民獻十夫 迪知上帝命 迪進也 越天棐忱

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爾時棄時也漢書戾為定言天降定命于我周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大艱人三監也鄰祿父也商奄叛伐王室不知天命豈爾友邦亦不知乎不易謂定命無改易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不于從 天休美前寧人在此予何用極卜乎極卜再卜也于往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 率道也指漢書作旨美也前人土宇之美予不敢棄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僭疑也 卜陳惟若茲 管蔡啟商未易斥言友邦御事所未知也故大誥重以寧王時之天命一于卜決之

尚書集解卷十五

賜進士出身階通議大夫光祿寺少卿歸安[illegible]述

周書六

康誥

馬曰康圻內國名宋衷曰康叔從康徙封衛圻內康不知所在衛世家康叔子亦稱康伯知康為國名矣

惟三月 伏生傳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居攝四年之三月也 哉生魄 說文引周書哉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此古文說也馬曰魄朏也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蓋據今文作魄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初基謂始也岐鎬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來作雒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是時居攝四年隆平已致此周五服建邦之制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說文士事也此言百官布事庶民同心即功而見事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勤者勞來之也洪作鴻釋詁鴻代也周公既勞諸侯乃封康叔于衛代武王作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侯派略說太子年十八稱孟侯呼成王也按康誥述文王之明德慎罰以告康叔兼呼成王乃周公代武王作誥耳趙岐孟子注亦云康誥為周公戒成王及康叔而作也鄭曰文王崩時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將攝政羣叔流言周公居東時成王年十三也周公居東三年成王迎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成王年正十八也說本伏生傳史記漢書則謂康叔作牧伯故稱孟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左傳引周書不敢侮矜寡所以明德也虞書曰格則承之庸之明德之事也否則威之慎罰之事也承拯舉也祗與振通振亦舉也言二者皆所以顯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 句 冒聞于上帝 王充論衡趙岐孟子注皆引為斷句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殪彼大商也左傳引同中庸引作壹戎衣 誕受厥命 承武王之意故以伐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殷之事歸功文王也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帥武王也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遹古述字紹繼也衣猶被也言今民惟在紹述文王聞明德之教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言女之國治殷民又廣求殷先王治民之道汝不必遠求也商有老成人稽以審度于心克知殷先王之訓丕不也度宅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由道也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宏于天荀子書引作宏覆乎天言近述文王遠法殷王更法古王如此則宏覆如天覆于德寬裕于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鄭曰恫瘝痛病也天畏棐忱尔疋注引畏作威風俗通引忱作諶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順者順之不勉者勉之則寡怨矣左傳懋作茂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已古作厥與嘻同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段大令讀乃服惟宏為句王字下屬為句言王家應天保殷民女亦助之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宅度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自作不典所為非法也王符潛夫論嗚呼作於戲非作匪式作戒論曰恐人有罪雖小匪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王符作省哉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道極厥辜治當其罪也極中也潛夫論曰言人雖有大罪匪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可殺也雖赦之可也傳稱康叔為司寇故康誥于慎罰一事三致意也焉王曰嗚呼封有敘時次序是也總上二罪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左傳引乃

大明服為句勑當作敕和即惠也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荀子引書若有疾訓為疾述言慎罰化民其敘連致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孟子引若保赤子而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岐注赤子無知故殺之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二字衍文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刑罰天討非女所專也殺為重者劓刵為輕者王曰外事此言外事者即後所云外正之事若鄉遂有獄必質諸司寇也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說文臬射準的也汝為司寇陳是刑罰之準的謂司事者法此也荀子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曰康誥云殷罰有倫是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者鄭氏周禮注云為其罪法之要辭是也服念為服罪者有證驗也十日為旬三月為時丕大也蔽決也周禮鄉士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王曰汝陳時臬句事罰

蔽句事罰蔽謂有事于有罰而斷決之也殷彝用其義刑義殺殷所常用之刑殺合于義者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引作誼刑誼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楊倞注當先教後刑據楊說以先教為順事也荀子引書與今本不同江徵君即據荀書所引為定本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汝以先教後刑為心諸司刑者當即以順女之心乎朕心朕德則與汝同志汝所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敬不畏死罔弗憝越于也于取也謂殺人取貨者也孟子引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異文也說文引殺不畏死凡民罔不憝殺冒也憝怨也此孔氏古文也孟子引書而曰是不待赦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此所謂元惡大憝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曰刑三千莫重于不孝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于父

于弟猶言為父為弟也鄭氏儀禮注于讀曰為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釋言曰鞠稚也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弔茲言至于此也此不字厥我正人責以不教民之罪也正人訓人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古作湣言天所賊之民彝豈可如此之大泯亂乎曰汝其速由由用也速用其刑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文王作罰刑即左傳所引康誥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刑也文王迪彝教故五刑皆有赦惟此罰刑獨無赦不率大戞言此外又有不循大常者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外庶子訓人皆以正教人之官越小臣諸節小臣掌君之小命或受節以出故曰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別播謂非君命所授別布教言也敷造謂傳造獄辭不以情也以此二事博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造獄則無撿驗造言則無功用病及其君君乃見惡于下惟朕懟此臣不忠于其君乃惟朕所大懟也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義宜也率先道也此宜殺其倡率者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家人執御之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君無禮于其臣亦朕所大懟也非可以德治當誅罰之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五典之教汝克敬之所由裕民也敬忌循敬戒也大學言文王敬止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子止孝為父止慈此文王所由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荀子引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與今本不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孔穎達曰爽惟民迪鄭以迪屬下讀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詩世德作求箋作為也求終也矧今民罔迪不率不迪由不率故不迪也迪道也則罔政在厥邦王曰予惟不可不監惟思也監謂視監視文王之德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

心戾定也迪屢未同戾迪于民未能治也屢唐石經作婁爽惟天爽明也前言爽惟民此言爽惟天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其罰殛我天其罰我不能迪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自思罪不在大與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尚上也罪多且大則上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蔽塞也猶實也丕是懋信大法于文王以敏其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不汝疵瑕不汝殄絕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肆今也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立國固則享祀久遠明乃服命服命以祗賢則明高乃聽聽高毋塞塞則聰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唐石經告作誥

尚書集解卷十六

周書七

酒誥

紂為長夜之飲民俗化之故周公誥康叔使為政教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鄭曰妹邦紂所都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詩譜曰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此注沫鄉屬鄘康叔封域不及鄘故云連屬之監謂衛為州伯也妹沫字通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王懷祖先生曰此毖當訓敕廣疋釋詁必敕也是也詁敕庶邦敕文王為雍州伯南兼梁荊故得總誥庶國也庶士即庶子官少正者大正之副官周書有大正正刑書左傳鄭有少正之官朝夕曰祀茲酒論衡曰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言民間非大祀

不用酒伏生傳曰聖王治天下五十以下非祭社不敢游飲六十以上惟飲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國子也正謂正官事謂事官韓非子曰康誥無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伏生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傳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祭畢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漠宗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又詔民自迪其小子也祖父愛子孫甚于愛土物其心欲善也迪道之也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德有小大在小子無貴賤皆戒彝酒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妹土居民[illegible]之[illegible]弱爾股肱之力[illegible]藝黍稷[illegible]酒醴[illegible]母奔走事厥考厥長庶人奔走在官祿足

以養其父兄者有兄則弟可奔走于外肇牽車牛遠服賈用白虎通曰行曰商止曰賈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遠行可知方言欽厥父母故留供養之也書不言商即此意也孝養厥父母[illegible]曰之民與奔走服賈者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惟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慶猶喜也馬曰洗盡也說文曰腆設膳腆腆多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庶伯[illegible]伯也君子者大夫以上所稱也典常也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羞進也耇老也君長也言爾大克進于耇[illegible]為家之長乃可飲酒易傳曰家人有嚴君焉觀省雖飲酒亦德將矣丕不也作為也稽同也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既長年克永爾尚克羞饋祀自祭其先也鄭曰助祭于君爾乃自介用逸介介福也逸宴飲也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如是之臣天必順之主家必敬念之王曰封我西土棐徂棐匪同俱往也匪徂

猶言不遠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克畏天顯小民上畏天道下畏民碞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帝乙紂父也成王畏相成就王道敬畏輔相惟御事厥棐有恭棐輔也不敢自暇自逸臣亦敬輔其君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亞副倅也服謂服事者宗工宗族之官越百姓里居百官致仕在里者罔敢湎于酒鄭曰飲酒齊色曰湎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助成王德顯明于以正人于以敬法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紂始縱飲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祗衆于怨不變所為誕惟縱淫泆于非彝紂為酒池肉林男女裸逐之樂

用燕喪威儀燕樂無度民罔不衋傷心說文引此文曰衋傷痛也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不思息止其淫泆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備罪惡于王都越殷國滅無罹罹憂也當作羅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于上天惟[illegible]衆[illegible]殷紂[illegible]自縱酒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惟紂淫泆故也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民亦人也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監于水知形容監于人知吉凶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撫循也監紂之所以亡稽殷先哲王之所以治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劼固也毖慎也說文引無汝字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越獻臣百宗工獻臣賢臣也百宗工親臣也矧惟爾事服休服采鄭曰服休宴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矧惟若疇圻父鄭曰順壽萬民之圻父謂司馬主封圻者薄違農父馬曰違行也按薄亦迫也迫行萬民之農父謂司徒主農政者若保宏父順安萬民之宏父謂司空主民居者宏空聲相近定辟侯國三卿能定一國之法矧女剛制于酒況女一國之主必能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女勿佚勿縱放之盡執拘以歸于周說文引作盡執抲獻古文也抲手甬作可請火何切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殷諸臣工化導于縱飲之風久姑先教之有斯明享鄭曰斯析也鄭意羣飲之中又分析之也明享即朋享之謌詩曰朋酒斯饗饗享字通言歲時饗飲不在執拘也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此非我所憂弗蠲乃事時同于殺弗潔志以從事彼乃自同于可殺王曰封女典聽朕毖毖敕也勿辯有司民湎于酒辯猶俾也書序王辯榮伯馬融曰辯使也此言勿使司民

者湎于酒民亦不敢湎于酒又伏生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酒誥逸此文

尚書集解卷十七

周書八

梓材語康叔也馬曰梓古作杍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惟邦君之事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上達王下達大家汝邦君常如此則上下情通于是曰我有所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鄭曰諸侯並六卿為三或兼職焉按左傳李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三卿也羽父求太宰似是兼職夏之父弗忌為宗伯臧孫紇為司寇此即亞旅尹當常作焉曰罔厲殺人邦君之大家咸言如此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言君先敬勞于事故大家往即教勞行事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往本作徂後人改也歷人者經見之人也墨子引太誓小人見姦巧不言發罪鈞是紂時虐刑凡姦宄殺人者不宥及歷人肆亦見君事戕敗人宥馬曰戕殘也按戕如邦于戕饋于之戕謂殺害之賊書說文曰毀也猜毀傷之言大家治殺人宥歷人亦見邦君于戕人者宥敗人故也所謂我有師師王啟監厥亂為民鄭氏周禮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是也亂治也論衡引作寅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敬寡伏生傳作鰥寡亦作矜寡至于屬婦說文引周書至于媰婦媰謂婦之孕人妊身此古文說也合由以容由道先王立監治民其教命曰無戕無虐至于老能中有矜寡妾婦中有任婦皆解道寬容之王其效邦君越御事效當作效古教字也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有辟王教邦君以長養民安民之事古王皆戒邦君不可有偏僻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敷菑者田初耕拔去其艸曰菑敷備論也陳或作敶治也既菑之田當脩治其疆畎畎深尺廣尺長竟畝倍種于畎中必為隆以界之疆界也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塈堊色也按涂牆用堊苫屋曰茨說文塈作摡仰涂也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木工也馬曰治木器曰梓樸未成器雘善丹也山海經青丘之山多雘說文樸木素斲斫也木素既斲則成器矣塗說文引古文作斁段借字今王惟曰析成成王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懷來諸侯以為夾輔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享獻也作作賓也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后謂後王也式用舊典以集諸侯皇天既付馬融作附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天既以人民疆土付界于先王肆王惟德用肆今也和懌先後迷民懌本作斁字當為釋說釋也用懌先王受命已嘆詞若茲監言王若視此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尚書集解卷十八

周書九

召誥召公姬姓名奭周之支庶食邑于召為召伯諡康公其子孫封于燕召公壽一百八十歲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言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言正月也漢律志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得乙未蓋是月望在十六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鄭曰從鎬京即至豐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堂下謂之步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文恭也按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惟大保先周公相宅伏生傳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也鄭曰相視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漢律志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朏說文曰朏月未盛之明引周書丙午朏又引周書月令三日粤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召公自二月乙未發于豐至三月戊申朝至于雒歷十四日也言行日五十里自豐至雒七百里卜宅厥既得卜卜吉曰得也易繫辭傳言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則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經涂里步廣袤之位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攻治也鄭曰汭隈曲中也按即澗東瀍西越五日甲寅位成周書作雒曰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若翼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朝至于雒則達觀于新邑營達通也鄭曰史不書王至者至于相宅無事故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說文引周書粤三日丁亥亥乃巳之誤也郊用特牲此日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周書作雒曰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也禮家言社稷皆大牢有羊豕稷不言羊豕從天言之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將作雒告于郊社也祀天于郊配以后稷祀地于社配以句龍天子曰郊社諸侯曰社稷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周公量地命役量功命日量材命賦乃為書以令殷衆及三服諸侯也不言采衛者遠服不與役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言出則知召公先率諸侯入奠摯于王矣取幣復入享用六幣及其國之所有也以者召公擣延之錫周公曰古者下致上亦曰錫庶邦致幣于王召公奉幣周公受幣召公後稱奉幣共王是也鄭氏言召公以成王命賜周公非是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旅陳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御事即執事也不敢指斥成王故稱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首也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古無遐字當作瑕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殷紂以俞厥終知藏鰥在其終則也于時賢哲退藏病民者在位古無藏字通作臧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保緥也小兒衣也言匹夫知皆緥負其子提攜其妻哀呼于天恐往而流亡出又被拘執也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天哀斯民用是眷命提拔于我周也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天道尚又保其子孫面稽天若考之于天無不順也鄭曰面猶面向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保格格至也天迪湯至于後嗣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天之于人至親至近無可終恃今冲子嗣謂成王也則無遺壽耇漢書孔光傳引無遺耇老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有又也以耇老稽古又考之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小幼冲也其丕能諴于小民說文引周書不能諴于小民古文也諴和也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說文引周書畏

于民碞請興歲同暫碞險貌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孝經說曰八方之廣周雒為中周禮謂之地中是也呂覽引南宮适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余一人有善易見也有不善易誅也此即婁敬所云雒陽當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者也旦曰召公述周公于成王之前稱周公名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時自中乂作雒邑上應天和下得地中中均治化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成命在天王能應天治民自今其休美矣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殷尚有速民故以服殷御事為先比于周御事之善者可以日節其情性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再言我不敢知者欲成王知之我不敢知曰有殷

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曰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夏歷年四百殷歷年六百皆以後王不敬德而亡今王受命亦惟是繼二國之事其可不敬德乎王乃初服論衡引作今王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生初自貽哲命嗚呼論衡作於戲貽當作詒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天有智愚禍福脩短三命皆以今王初服知之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勉王永命于茲新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言王亦勿敢用殄戮治民自以為有功也其惟王位在德元王者位居首則體德之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天下之民皆儀刑于王德之顯創底沕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

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上下謂大小臣工皆欲王受天永命如夏殷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予小臣以下召公拜訖言也讎或作酬讎如若疇圻父之疇疇民百君子謂永保民之百官也友有也有民者謂庶邦君也成命明德謂畏天命以明其德王末有成命末終也王亦顯我非敢勤言非敢自惟能勤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今日奉庶邦幣以共王王其保此永命矣

尚書集解卷十九

周書十

雒誥漢人雒皆作洛東都洛陽推五行火德忌水故改洛為雒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周公居攝五年營雒卜吉致命于成王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始命者文王也定命者武王也成王幼沖自以不及武王也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允繼也保大保也相宅之事召公先之周公繼之傳稱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周書度邑曰武王曰我南望至于三塗北望顧于有嶽顧瞻于河宛瞻伊雒無遠天室據此宅雒者武王意也而周公成之其基作民明辟自是中乂天下予惟乙卯此系召誥文若翼日乙卯也鄭氏據伏生傳雒誥作于攝政之七年今按雒誥始于五年相宅記于七年致政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周公營雒將遣民先卜河北黎陽鄭曰為其懷土重遷先卜其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此召公所得卜之成周周公所達觀者也澗水詳禹貢豫州惟雒食者鄭以為民服田相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此周公所卜下都也伻來以圖及獻卜伻漢儒引作辨或作苹堯典馬注苹使也皆叚借字古苹辨與俾通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周鎬京也周公作成周與鎬京媲美伻來來鄭曰伻來來者遣使二人也鄙意二卜皆遣使更番送至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視古示字馬曰貞當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下武箋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前代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成待明年即政後頒行故告神且用殷禮也白虎通引書曰斅脩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與鄭說不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周公作雒既成欲成王舉新祀告成功也咸秩無文者孟康漢書注諸廢祀無文籍咸祀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有事謂王當來有祀事于雒邑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脩賢也宗謂親也二者之中擇功最者使主元祀成王以周公宗親功最大即命主祀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視古示字功載記功宗之書成王以示周公生傳作學功學斂也傳曰當其斂功也于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制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來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盡其天下之諸侯之志而敍天下諸侯之功也據此伏生亦謂成王衰大周公之功使主元祀也孺子其朋孺子其朋鄭曰孺子幼小之稱謂成王也按周公戒成王無黨比于其宗朋猶黨也其往魏其當往新邑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絕燄疏杜預左傳注及唐石經石注皆作炎炎定本也祿福得引毋若火始庸庸今文也此言當慎其始句即滅其次序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在周工即百工之諸臣也其順常循于故事所為惟當以在周工之眾臣往勞之伻嚮即有僚伻使也嚮向也使所嚮往即有官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其永有辭周公不言宗欲成王明功以裕惇大之典俾有辭于後世可法可傳公曰已歎詞汝惟沖子惟終言當終成前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識記也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孟子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志古亦作意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貢篚多而威儀簡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爽明也侮偽也志不在享明有侮偽之事乃惟孺子頒頒說文引古文作放部分也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朕不暇聽句朕教汝于棐民彝民彝常道也識百辟享之以敬所以輔是常道也汝乃是不蘉乃是惟不永哉鄭曰蘉勉也說文無蘉身方曰茫遽也廣足崩遽也于爾足為孟勉之錢宮詹曰蘉字當依說文作崩按新邑既成有元祀之禮有觀

侯之禮汝不比之勉何以永有辭于後世乎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周書曰言父典祭顯父登德正父登過據此正父周之官名也言無不若予則知正父之官非止一人為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成王往即政于新邑周公自欲退休也伏生傳曰大夫七十退老歸于鄉里餘子出學傳農事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彼在周之臣皆能裕民無胥遠之常用定之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稱舉行也言公制禮作樂俾予顯揚文武之烈克對上帝之休命和恆四方民公作新邑和集四方民而常久之伏生傳引作和恆萬邦四方民此今文也居師周稱王都曰京師前書雒師此言居師謂新邑猶周京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王以周公德業甚美即以惇宗之意使行元祀之禮告成功于文武之廟也將者行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伏生傳四字為句迓衡不迷紀觀

注元康誥引此為句迓俗字古作御鄭曰稱上曰衡鄒陽傳懸衡天下如淳解為懸法度于其上文武勤教予小子夙夜毖祀言文武勤教也思予夙夜毖祀非敢有懈也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功輔道之厚無不若是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言予小子其敢退予即政于周京當封公之後留公輔政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迷公功迪道也亂治也四方已進治尚未定惇宗之禮亦未克安寧于公功言未有所酬報也鄭曰敉安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公既輔道于前備宜迪將于後視我執事眾官大保文武之業受民猶言受命將助也士事也亂為四輔四輔者周公立前曰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大公立左曰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召公立右曰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史佚立後曰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大戴禮保傅篇云王曰公定定止也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舊讀予往已為句江徵君屬下為一句言予往

以公功既敬奉之且祗說之公無困哉漢書元后傳杜篤傳皆引作公無困我周書祭公解亦曰公無困我哉此成王言公無欲去以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儀刑勿替四方世世享公之德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也按鄭主五府之說故以文祖為文明堂孺子來相宅來視已成之功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時自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成王意在惇宗先定宗禮周公則以大惇典在建殷賢為周家恭奉之先自是萬邦皆休美矣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周公七子長伯禽及凡蔣邢毛胙祭皆執事于王室故曰多子也或曰多子謂同姓子弟也師者眾御事之臣也周公言以多子為周家孚信之先孚由中出故以同姓言之恭由外見故以異姓言之考朕昭子

刑乃單文祖德考成也昭子成王也單厚也馬曰單信也伻來毖殷乃命寧予毖勞也成王使來勞安殷眾自教公功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秬鬯秬黍和鬱鬯為酒卣中尊也二卣者文王一武王一也王以秬鬯命周公禋祀文武拜手稽首致之敬也作雒為周公功故王使公告成公亦不敢宿也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惠篤敘以下周公為王頌禱之辭也厭厚石經作猒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殷乃引考言殷長成為周也朕子成王也戊辰王在新邑烝鄭氏讀至烝字為句冬祭曰烝歆以為冬十二月戊辰晦也晏子曰日自天子至士皆祭以有時按周十二月即夏之孟冬祭歲鄭氏據劉歆以為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按誥終言在十二月恐非正月矣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于時始用周禮故用騂牛在召誥時備用殷禮[illegible]言騂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

公其後鄭曰袷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書告神以周公宜立後將封伯禽也王賓殺禋咸格王賓諸侯作賓王家助祭者禋之言煙也既灌殺牲取膟膋合蕭焫黍稷燔之使臭旁達故曰殺禋也王入大室祼大室清廟中央之室也祼者用圭瓚酌鬯以獻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為周公後史逸作冊誥之也凡賜爵祿其禮曰祭之日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成王謂周公拜前伯禽拜後命以伯禽之誥是也在十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明堂位曰七年致政于成王

尚書集解卷二十

周書十一

多士

此遷殷頑民于洛邑頑民眾故誥告其士也

惟三月鄭曰成王元年三月也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時在成周將遷殷民于下都用播告之也周書王會盛言成周之會在宜王時則曰東都平王東遷居之此即周公所作澗東瀍西之新邑也周公所作瀍水東者下都也成王時遷殷民居之其後敬王復徙此亦曰王城皆濱于雒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馬曰秋曰旻天秋氣肅殺也方曰降喪故稱旻天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將奉也勑作敕正也終成帝之事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馬融本弋作翼翼殷也鄭曰翼猶驅也按翼者覆也覆有傾覆之誼故訓為敗也翼為驅者驅亦逐也若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是也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天不與殷也固亂猶言怙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天輔我耳非我敢求天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帝亦天也畏亦作威言民所奉行皆去殷歸周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也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言天欲長安是民夏桀失德不適安則惟天降至罰于是也夏弗克庸帝弗用天戒大淫泆有辭泆馬融本作屑屑者動作切切也備瑣屑也有辭若曰何嘗亡之言也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俊民民獻也甸治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恤與謚溢通慎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古無懌字或作澤亦作釋詩曰其耕澤澤亦作即作釋釋釋為郝郝釋則悅懌也在今後嗣王

紂也誕罔顯于天(昧于天道)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有又也又無所聞念于先王之道)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泆魯世家作佚馬曰紂大淫逸無所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按天顯天道天顯也民祗民敬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紂有昏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皆有可數之罪)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靈善也古靈令字通)(割剝絕也)告敕于帝(敕正殷命告于上帝也禮曰牧野既事柴于上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江徵君讀適為敵言我周既革殷命不復與武庚為敵惟爾武庚反與我為敵也貳復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言我不爾動動自爾邑邑謂紂故都也白虎通曰夏商曰邑周曰京師湯誓率割夏邑酒誥辜在商邑是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戾止也肆故也)

(正誅也予念天降罰于殷即有所大止故不爾誅也周禮大司馬鄭注曰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曰猷告爾多士(猷道也)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雖在殷西)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奉德秉德也)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唐石經作後誅蔡亦摩去誅字)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殷革夏命具在典冊爾所知也)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女又曰夏人進擇在殷王之庭有服命在百僚者怨周不如殷)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于惟殷之有德人是聽是用今予敢求多于爾天邑商邪)予惟率肆矜爾(率常也肆矜備肆赦也論衡引作哀憐)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漢石經作告爾多士)昔朕來自奄(踐奄事在周公攝政三年奄說文作郁云郁國在魯鄭曰奄在淮夷之北)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管蔡商奄也命謂教命)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逖(遐古作假逖或作逷)比事臣我宗多遜(言移爾遐心比近事我宗周無有不順)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申重也)今朕作大邑于東茲雒予惟四方罔攸賓(馬曰賓卻也言四方之人無所不容)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土田廬也)爾乃尚寧幹止(幹事也爾庶幾安居樂業)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止(不啻不止也啻或作翅)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子孫相繼)爾厥有幹有年于茲雒(有幹謂服奔走有年謂服稼穡)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小子殷民之子孫也)王曰又曰(此有脫文)時予乃或言(或有也)爾攸居

尚書集解卷二十一

周書十二

無逸周公戒成王也伏生傳作毋佚史記作無佚漢石經作毋劮佾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鄭意卿大夫稱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漢石經穡作嗇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言君子任位無手足勞苦之事常先知小民勞苦之事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論語鄭注喭吸喭也喭諺通漢石經諺作憲猶欲也誕亦作延長也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漢石經否作不古字通也言不知稼穡艱難者在小人且不可況君子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昔在中論引作在昔鄭曰中宗大戊也詩烈祖序云祀中宗也鄭箋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嚴史記中論及馬本並作儼矜莊貌漢石經度作亮依字當作諒信也寅史記詁為敬鄭曰恭在外敬在內心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治史記漢石經並作㠯用也祇史記作震漢石經作祇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享漢石經作饗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中論時作寔桉時寔並訓是也史記舊作久亦詁訓也馬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勞苦也鄭言武丁為其父將師從于外蓋據易高宗伐鬼方詩殷武伐荆楚言之毛傳曰殷武殷王武丁也作其在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作起也或有也亮陰論語作諒陰喪服四制作諒闇古文也論語孔注曰諒信也陰默也伏生今文作諒梁闇鄭曰諒陰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伏生傳引說命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檀弓坊記史記並作言乃讙鄭氏禮注讙喜說也詩譜作言乃雍鄭氏此注雍和諧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史記嘉作密詩毛傳云密安也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曰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皆無怨王者也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史記五十五年漢石經高宗饗國百年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馬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鄭注同史記舊作久人下有于外二字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鄭注亦同作其在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史記中論皆無于字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漢石經殘碑高宗享國百年自時厥後二文相連後人遂謂祖甲寔太甲本在中宗之前且謂國語史記皆言祖甲亂殷非哲王也桉史記索隱云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以享國之久為言不必專主三宗果述太甲亦當稱太宗不得稱祖甲也言後史不知信偶書且馬禮注亦必有所據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中論論衡皆引耽樂是從論衡耽作愖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鄭宗傳引詩亦罔有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中論作三四年杜欽傳亦作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方言文王故推本祖德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服用也即就也就成也文王謀卑是用注者世祿成安人之功耕者九一成力田之功馬融卑作俾使也讀亦通徽柔懿恭漢書作共懷保小民漢石經民作人惠鮮鰥寡漢石經作惠于鰥寡今本作鮮鮮民也鮮民者寡養之民謂孤獨也自朝至于日中昃朝旦為朝日午則中日昳為昃不遑暇食國語引遑作皇皇亦暇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墨子引作盤遊于田田或作畋以庶邦惟正之供古無供字漢書漢石經俱作共國語引作惟政之恭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鄭曰

受命受嗣位之命中身即中年也按文王受命時年四十七八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漢書谷永傳引維自今嗣王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漢石經同此今文也當從之無皇曰今日耽樂漢石經皇作兄兄況也況滋也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酗當作酗[illegible]師古漢書注引此文酗作配按配讀與酒同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古王于民大事訓告之保惠之常事教誨之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說文引無或譸張為幻古文也郭璞尒疋注同今本民字胥字皆衍文譸張欺誑也楊雄作侏張馬融作輈張郭璞作侜張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漢石經作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此今文也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否則猶言否則也否亦作不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鄭解皇為暇言寬暇自敬其德所謂寬綽厥心也漢石經皇作兄兄況也滋也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之得失此厥不聽人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辟罪也猶愆也不長自省愆不惟害己之得失亂罰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漢石經於戲嗣王監于茲無其字又伏生傳白虎通皆引無逸曰厥兆天子壽今本闕此文

尚書集解卷二十二

周書十三

君奭

史稱周公攝政召公疑之周公稱湯有伊尹云云召公乃說此史遷據孔氏古文說也馬鄭注皆不從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鄭曰殷周興亡與君奭同知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終馬融本作崇按崇亦終也詩崇朝其雨崇朝終朝也漢石經終作道祥作詳按道當為迪迪釋詁迪亦終也嗚呼君已曰時我君以為是我責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予不敢稍安亦不敢不計久遠越我民罔尤違惟人越曰同言民之無所尤違者惟人有以治安之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漢書引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illegible]在此今文也[illegible]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非有斷正政也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鄭曰又曰人又曰周公偁人言也我道惟寧王德延道馬融作迪寧王文王也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庸常也釋懌也言我迪文王之德延長之天其不常說懌我文王之受命乎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鄭曰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大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師也皇天北極大帝言伊尹功至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馬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

天時也鄭曰伊陟伊尹之子按臣扈見于湯時大戊為湯元孫臣扈倘在作相也書序咸乂巫咸所作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咸之子世賢巫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古今人表甘盤傅說並列竹書紀年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三年夢求傅說得之率惟茲有陳率與聿同詞也茲殷臣也陳久也蘇數人皆殷舊臣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故當作肆後人改也禮陟配天謂升祖配天之祭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純大也釋詁則商實則即也實富也富備福也淮後君如此斷留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百姓百官也王人亞旅以下之官小臣屏侯衛矧咸奔走內而小臣之微外而屏藩侯衛無不奔走服事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惟茲殷臣惟德是舉用相其君稱舉也乂當作艾相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故當作迪四子講德論引書曰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今文也李善注亦引迪一人有事四方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伊尹

壽百有餘歲卒于沃丁時咎單與伊尹同時沃丁時猶在臣扈見于湯時作相大戊皆眉壽之臣也天壽茲數臣治平之功至于天有殷嗣天滅威殷嗣謂紂也紂一無道天即滅之以示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謂克享遐壽厥亂明我新造邦亂治也明勉也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引書曰周田觀文王之德古文也鄭注曰古文周田觀為割申勸博士讀為厥亂勸按周形似害又蓋為割田觀與申勸形似博士無古文割申勸即今文也古文無說今以證通之周塞也古田塵陳三字同用田亦从也言天靜深中久觀文王之德也鄭用今文其注緇衣曰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德天蓋申勸之漢人引割或作刏銷即說文劊也古外切劊有割誼亦同蓋普釋言曰蓋割裂也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據此虢叔文王弟也國語亦云文王敬友二虢此不言虢仲有若閎夭墨子曰文王舉泰顛閎夭于罝網之中而授之政有若散宜生大戴

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是散宜生其氏散宜也文王枸于羑里散宜生求珍物獻紂得釋歸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云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文曰者人又言吔人亦有言茲數臣若不能往來迪教文王亦無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迪知迪知也迪見从見也言天大助文王秉德迪知天威者乃惟是五臣昭文王之德从見于四方迪見之迪讀與攸同冒聞于上帝冒馬融作勗勗勉也崔瑗侍中箴亦云勗聞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咸劉厥敵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按墨子稱武王有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蓋其時虢叔已死矣馬鄭論語十亂注亦不數虢叔在內釋詁劉殺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說文

引周書武王惟眀古文段借字依今文則勗字也單盡也大盡于道克稱文王之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小子成王也雖已即政與未在位同誕無我責收江徵君讀至收字為句收斂也言大無責我斂身以退罔勗不及無勗我不及前人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曰耇老也造成也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曰有能德至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鳳皇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肆今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難告君乃猷裕鄭曰召公不說似隨急故令謀于寬裕我不以後人迷不敢以後人迷亂前人之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江徵君曰前人謂武王也周公召公蓋並受武王顧命命輔成王者使女立民之中明勉輔侑于王惟在亶誠也作使也極中也偶之言侑也乘茲大命惟

文王德句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女朕允告女以我通誠信保奭其汝克敬能敬其職以予監于殷喪鄭氏梓材舊注以讀為與大否肆念我天威讀否當作丕為不肆長也召公與予監于殷喪其大不長念我天威乎言必畏之也予不允惟若茲誥謂予不信而若此相告乎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予勤襄王事我二人之責也汝不當相合哉人亦有言在是二人為輔天休益至矣茲益也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勝也若不勝也又言我二人後任女當敬德明揚之俊民以讓後人則大是耳今即退則非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篤輔王室有是二人我周用克休美至于今日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謂予不愛而若此多告乎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閔猶悲也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民德皆有初無終汝所知也鄭曰周公以召公不說故依託民德以劉切之祇若茲往敬用治我所告祇如此

尚書集解卷二十三

周書十四

多方周公作新邑于雒遷殷民故此誥告四方民居之曰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此五月伏生傳以為攝政之三年史記又以為七年反政之後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來歸枚鄭說依伏生也宗周鎬京也來遷以前無稱雒邑為宗周者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王命告之其辭出周公也殷侯謂殷諸侯尹氏謂殷正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洪惟嗣也言王者圖度天命弗長敬念嗣祀乎惟帝降格于夏降至有夏誕厥逸大其縱佚不肯慼言于民不肯憂慼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不能一日自勸勉于天道此夏桀之失爾無有不知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麗離也謂夏桀不能開釋無辜離于罪也言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大降誅戮終亂有夏因甲于內亂鄭本甲作狎言習為亂之行于內為淫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共丕作不恭作共言淳斂于眾洪舒于民舒古作荼言大為荼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叨貪也懫古作懥說文引周書曰有夏之民叨懥懥忿也此古文說也欽興也劓割殘害于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純讀為屯猶吝也言天不畀當夏命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江徵君曰義民猶言民儀謂賢者也夏桀乃使爾多方之賢者不能長久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祿位乃胥惟虐于民保安也胥皆也

至于百為大不克開（諸所作為皆閉塞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成湯代夏天所簡實由爾多方簡畀也）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刑罰而民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言商先王無不明德以慎罰）今至于爾辟（謂商王受）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此可嘆也）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釋詁曰庸常也說文釋為今懌字說懌也言天命不于常非能常說有夏常說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圖謀也大淫謂淫佚之事備後妄恃天命有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不克集爾多方享天之命）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間代也湯起自有邦代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蠲明也烝升也詩毛傳蠲潔也書言商王紂不蠲德不潔升聞于天）天惟降時喪（夏喪如彼殷喪如此）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徐幹中論曰隨其威儀恍其聽視忽其辭今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洪範傳曰睿之不恭從答狂惟聖兼五事故去狂）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暇假也鄭作夏須待也天覲紂能改過自修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之事也）罔可念聽（紂無可顧念乃絕之于天）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天以災異開其能顧念天命求于四方者四國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此之謂也能勝任用德主神天之祀）天惟式教我用休（作教天惟式教我周用致休美）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簡擇也畀付也尹循君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命教命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曷不以信自裕）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輔也介善也乂安也）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說文引畋爾田詩疏引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惠順也熙廣也）爾乃迪屢不靜（屢唐石經作婁）爾心未愛（不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宅度也不度天命）爾乃屑播天命（屑切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自作非法信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若是者我猶告之戰懼要囚所獲者）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用我降爾命此今三有不我）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極本亦作殛）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一方皆有五祀詩所云以多士監之）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胥伯書傳曰古者什一而稅之大率小一謂之一大什稅一多于王者什一而稅謂之大桀小桀大貉小貉此言一方有賦胥賦小大之政作賦者故）爾罔不克臬（臬法也言無不自作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不能和者二者當和之女皆有士各有室乃能一邑者和一方有自作不）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能明勤于其事也周之多）爾尚不忌于凶德（說文引周書上不棊于凶德古文也棊忌古今字）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穆穆敬也則循即也）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閱爾能）尚永力畋爾田（集謀于善自今以始置其舊惡勉其新善）天惟畀矜爾（予爾）我有周其大介賚爾（善爾賜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言進擇在王庭）

敬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者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汝不能自勸勉信于我之教命即汝不能享天之命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人盡知其不享汝猶縱佚偏頗自探于天威乎探讀如探湯之探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鄭曰分離奪爾土地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敬告汝以天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以和則無我怨爾自遷雖始尚克敬以和哉其或不能則無我怨言必罰殛之

尚書集解卷二十四

周書十五

立政

周公戒成王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說文引周書常敀古文也漢石經作常伯今文也伯敀也[illegible]常任也準人準夫也準平也平法之官漢石經作辟人辟法也執法者也綴衣虎賁綴衣漢人作贅衣典服事帷幄者也虎賁守王門王出則從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言美哉此侍從之職也然知憂患者鮮矣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古人迪有夏謂桀閉也卿大夫有室者大競于政治籲呼賢俊以奉上帝為能進知信誠于九德之人也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劉熙釋名曰宅擇也言后何以迪知九德乎擇秉事之臣擇牧民之臣擇執法之臣全此三者乃為君道謀面用丕訓德漢石經作亂謀而用丕訓德今文也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義民猶民義謂賢俊也言若卷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以此擇人則三擇皆無賢俊矣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不為往昔任賢之事惟用暴德人以至絕世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陟升也釐理也耿猶明也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克即宅者君能擇其人克即俊者臣能盡其才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近者和說遠者以為大法嗚呼其在受德暋暋或作昏說文引周書在受德忞忞強也此古文說惟羞刑暴德之人羞進也同于厥邦乃惟庶習

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致典也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伻讀爲畀有夏謂中國也式教也奄覆蓋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居道有三宅匡道有三俊皆見知在心也說文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焯明也古文也漢石經俊作管今文也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宅乃事擇任人也文武立政擇此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見詩庶尹也左右攜僕攜猶貳也若道僕田僕皆太僕之貳百司庶府謂百司之官及以府名者大都大邑之長小伯小邑之長藝人百工執藝事在官者表臣百司未詳大史尹伯庶尹之長庶常吉士貢士造士司徒司馬司空此侯國三卿也文武時猶未立六卿亞旅三卿之貳夷微盧烝蠻夷若微盧者皆有君長三亳阪尹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軒轅西降谷文王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維厥度心今文也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立三事人以克俊有德用三俊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庶言任人主之庶獄準人主之庶慎牧伯主之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牧伯統百司以其用者違者訓誥于君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文王勞于擇人逸于聽政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率循文王勿替而已從容德順德也謀于順德不謀于不順德故克知三宅也漢石經此作茲基作其今文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句立事準人牧夫我其灼知厥若立政在三事當法文王克知三宅灼見三俊若順也當用順德丕乃俾亂相受我民和我庶獄庶慎亂治也相助也時則勿有閒之閒代也灼知可用之三俊宜久任用勿有閒代自一話一言凡知庶言以上者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末猶終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徽言昌言也漢石經受作前徽作徽今文也據此已印同以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誤謂兼知庶事也正謂立政三事也告成王務治大政勿兼小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句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由繹紬繹也茲乃俾乂國孫觀察讀至國字爲句則罔有立政用憸人馬曰憸利佞人也不訓于德訓順也是罔顯在後世漢石經在作哉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說文引古文勿以諭人無其字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說文引周書用勱相我邦家古文也勱勉力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又申戒之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馬曰詰責也此言王能詰問戎兵上追禹跡方行五千里之內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詰戎兵征不服又三事之所不廢者故備言之以覲文王之耿光伏生傳覲作勤耿作鮮漢石經亦作鮮猶顯也以揚武王之大烈伏生傳烈作訓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克用常人常人吉士也皋陶謨彰厥有常吉哉周公若曰大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國家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司寇蘇忿生也左傳所稱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者也再生除也讞成猶有可疑曰由獄也蘇公敬式由獄可以爲法故呼大史識之若舊由獄法尚宜慎例用中罰謂量予末減

尚書集解卷二十五

周書十六

顧命 書說見序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漢志魄作霸古文也馬本懌作釋漢志又引作豫皆今文也古文不豫作不悆見金縢說文曰周書故生霸承小月三日大月二日此古文說也漢志曰成王所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此今文說也鄭氏以爲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端鄭氏以成王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而崩崩時成王年四十九與漢志亦異 甲子王乃洮頮水 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鄭曰洮爲濯也頮文由說文沬云古文作湏按說文止作頮 相被冕服憑玉几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冕元冕禮玉藻天子元冕視朝是也說文引周書凭玉几古文也凭依倚也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六卿同召也畢毛皆文王庶子芮彤畢毛並圻內封邑世本云芮伯姬姓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 漸進也 惟幾 幾殆也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 言恐不獲矢言于嗣子 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聯珠故曰重光言文王德備成道此日月星之瑞應 奠麗陳教則肆 奠麗謂定所麗之刑罰陳教謂敷五教肆習也 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漢石經達作通集作就今文也言能通達有殷興衷之道成就我周之大命 在后之侗 說文引周書在后之侗侗共也此古文也說也說文本作侗或術夏事 敬迓天威 迓當作御 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興起也悟寤也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亂治也 無爾以釗冒貢于非幾 馬鄭本冒作勗貢作贛馬曰贛陷也贛乃贛之誤贛與坎通故得訓陷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善也言無使嗣陷于不善 茲既受命還 羣臣既受命退 出綴衣于庭 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按小斂衣十九稱尊卑皆同大斂衣君百稱皆循期滿之 越翼日乙丑王崩 馬本作成王崩漢人引皆同 大保命仲桓南宮毛 人表作中桓南宮髦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 爰引也呂伋率虎賁百人仲桓南宮毛公執干戈道引之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翼室路寢東夾室路寢前堂兩旁之室勢如兩翼故曰翼室周人殯于堂上西階故使元子入居東夾室爲憂喪主 丁卯命作冊度 冊冊命度禮書也爲元子將受命使預作冊命禮書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按王崩之明日壬申七日而殯其明日癸酉也伯相召公也以二伯作相故曰伯相須備待材椁材也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也 狄設黼扆綴衣 狄樂吏之賤者也黼扆者明堂位鄭注爲斧形屏風于戶牖之間也綴衣蓋是連綴冕服衣裳誤之據周禮注引此篇設几筵及陳寶皆是癸酉日事則亦伯相所命也 牖間南嚮 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堂之兩旁爲東西夾室有牆隔之爲東西序也堂後室之兩旁爲東西房室中東向爲尊王位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堂以南向爲尊王位在戶牖之間所謂斧扆是也 敷重篾席黼純 馬曰篾纖蒻也說文引周書布重莫席莫席纖蒻席也掎與蔑同此古文說也黼純緣之以黼文采繡也 彝玉仍几 鄭曰彝玉五色玉也周禮曰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馬曰底青蒲也按底平也鄭氏禮注苹今之蒲苹也說文蒻蒲子可爲平席也綴純爲謂雜綴爲緣 文貝仍几 文貝貝有文者之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鄭曰豐席刮湅竹席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按湅竹即班竹其班文亦似雲氣 雕玉仍几 雕玉飾几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粉純 馬曰筍箁箬也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筍元粉純以元組爲緣按以上四席二蒲二竹 漆仍几 古梨

之几桉諸家說舜始為漆器削漆几虞制也又言禹始為彫俎削彫玉几夏制也以此推之貝几為殷制華玉几為周制周制兼虞夏殷為四

越玉五重　馬曰越玉越地所獻之玉桉五重者天子之席五重

陳寶赤刀　說文引周書陳宗赤刀此古文也鄭曰陳寶將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

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　鄭曰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伏生傳引序作杼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玉色如天馬曰球玉磬也蔡邕典引注引書曰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此今文也周禮鄭司農注引此文同今本

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曰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名造此物者也大貝者伏生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前代之物王西莊曰陳寶以華國必不以器于扉隱處東房即東墉下西房即西墉下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次輅在右塾之前　鄭司農周禮注引輅作路綴作贅[illegible]曰門內也禮記有大路先路次路獨不見綴路左傳有大路之服先路之服次路之服又有戎路之服戎路當綴路商頌曰約軧錯衡八鸞鶬鶬詩亦曰約軧錯衡然則戎路殷路也以此推之大路周制先路夏制次路虞制依次而陳之

（按塾為俗字正作孰）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鄭本雀作爵曰赤黑曰爵言如爵頭色爵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按畢門即路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馬本綦作騏鄭曰青黑曰騏戈即今之句孑戟桉鄭訓騏弁色如騏之青驪也廣足戺坳也王西莊曰兩人夾階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當前康垔下兩人夾戺一在東南堂濂之東一在西南堂濂之西當前康垔下之兩箱垔島九尺兩人皆南鄉也桉雀弁綦弁皆衛士所服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冕大夫服也鄭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桉說文戣兵也不言所屬依字形戣如癸形句于瞿交瞿形如戟而刃外出說文作㮷兩刃臿也此兵似之東垂西垂謂東西序外之堂廉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木關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說文銳侍臣所執兵周書曰冕執銳讀若允此古文也說文又有戣字長槍也銳戣當是一字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孔氏指掐注麻冕以三十升布為之桉王麻冕其服龍袞也黼裳裳積素裳有朱繡也隮當作躋升也躋在西階上元子將受命于殯前此升西階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桉卿士邦君朝祭服皆元衣纁裳茲服蟻裳色元變于正禮也入入畢門也即位謂位在路寢庭

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　彤裳纁裳

大保承介圭　玠圭尺有二寸天子之鎮圭也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白虎通引作銅瑁也今文也鄭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梠也桉鄭以同為酒桮者即圭瓚也挹鬯酒以祼祭周禮謂之祼圭此篇大保異同秉璋以酢即璋瓚也圭瓚以黃金勺青金外故今文同為銅也瑁者考工記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說文曰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冒以冒之指似犁冠桉此所謂合符是也

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鄭曰御猶嚮也王此將正立賓階上稍東大史東面于殯西南隅讀冊書以命王嗣位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皇大也后君也謂成王顧命之際憑玉几以命于六卿末終也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　嗣訓謂嗣守文武之光訓

率循大卞　卞法也

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　眇眇微也

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而如也亂治也言予小子其能如前人治天下以敬忌天威乎謙若不敢必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言受同瑁知先受介圭矣受圭受瑁蓋度諸鉆然後受同以祭也江微居曰宿當為莤字或作縮說文曰禮祭加束茅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說文又曰莤酒爵也周書曰王

三宿三祭三乾此孔氏古文說也今作咤俗字上宗曰饗鄭注士儀禮可饗強之也王以初喪不嚌酒故上宗授禮強之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盥洗也秉謂柄也大保受巳嚌之同洗而潔之爵于篚復自以異同柄璋以酢是為亞獻禮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饗禮故大保亞祼必異同者臣不敢襲君器也授宗人同拜王荅拜為將拜故授宗人同宗人小宗伯也大保受同祭嚌宅還從宗人受之也大保祭酌嚌酒仍授宗人同無宅字誼說文引周書大保受同祭嚌亦無宅字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大保降收大保既降則大史大宗皆降矣收謂斂圭瓚同與冊書諸侯出廟門俟出至應門之外也廟即應字之誤王出在應門之內路門之外治朝所在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自外而入以西為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于時召公為西伯畢公為東伯皆布乘黃朱鄭駁異義曰顧命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其鬣也按周正尚赤赤馬不易得故用黃馬朱其鬣也白虎通引黼黻衣黃朱紼即此文也今文也賓稱奉圭兼幣圭玢圭也諸侯以玢圭入覲韓奕詩可證說文引周書稱奉玢圭是古文本有玢字也覲禮諸侯執玢圭為摯其享禮束帛加璧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隸唯國之所有書所謂壤奠是也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土壤所出奠之為幣皆再拜稽首鄭曰此朝聘享禮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再拜稽首而已王義嗣德荅拜此擯者釋辭于侯氏且道王拜也虞夏制三年喪畢即位殷周制同時成王初崩元子受命未即位以諸侯咸在元子既宜嗣位故荅拜也繼嗣定先正其名故稱王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此謂召公揖使羣臣皆進戒于王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說文羑進善也此言文武受命進而順天克恤西土惟新陟王陟升也成王初崩未葬故稱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言成王賞罰悉能合宜克定前人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說文引周書曰用敷遺後人無休字高祖寡命言文王少有及之者棫樸詩美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戒今王克詰戎兵以方行天下

康王之誥正義曰馬鄭本皆以高祖寡命以上納于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偏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遵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昔君文武丕平富天下大平兆民殷富不務咎說文務趣也此言不使趣于災咎厎至齊馬本靖為句厎止也齊中也言文武之政止至于中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端命于上帝端命正命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訓順也乃命建侯樹屏眾建諸侯樹為屏藩在我後之人王懷祖先生曰在相顧在也今予一二伯父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不及伯舅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綏當作緌維也言庶幾顧及爾先公繼嗣其臣服我先王之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谷永傳乃作迺傳罔作無用奉恤厥若說文恤收也釋詁若善也言用奉收其善以藩輔我周無遺鞠子羞鞠子稚子也嗣王自稱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鄭曰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白虎通引王釋冕喪服無反字

尚書集解卷二十六

周書十七

費誓說文引周書粊誓鄭氏禮注引同此古文也伏生傳作鮮誓史記解作肹亦作獮皆今文也裴駰史記集解引孔安國書傳曰粊魯東郊地名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鄭曰人謂軍士及柴地之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周禮雍氏注伯禽出師征徐戎劉昌宗本作鄣說文曰魯東有鄣城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鄭曰敹謂穿徹之說文引周禮書敹乃甲胄敹擇也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凡甲札屬之處必縫以線古敹剸擇者視其綻裂處紩周之說文又引敿乃干敿繫連也干盾也盾鼻曰敿以紛係之以為挽弔至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礪作厲鋒作繼鍛者椎鍊也厲摩厲也使鮮明且銛利也今惟淫舍牿牛馬說文引周書今惟牿牛馬牿牛馬牢也是古文無淫舍二字鄭曰牿為梏牿之梏施梏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也是今文有舍字杜乃擭敜乃阱周禮雍氏春令為阱擭秋令塞阱杜擭鄭注曰穿地為塹禽獸超踰則陷焉謂之陷阱擭作鄂也堅地阱淺則設作鄂以遮禽書柴誓曰敜乃擭敜乃阱時秋也按古文作敞今文以訓牿敗杜說文引敜乃穽敜塞也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曰風走逸也臣妾斯役之稱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商章也賚賜也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鄭氏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踰垣牆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惟我征徐戎峙乃糗糧說文引峙乃餱糧餱乾食也此古文也峙从止不從山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不逮逮誤也馬曰大刑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供作共廣雅三軍出于鄉遂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故曰三郊三遂也伏生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三十里之遂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傳軍法師次則築壁壘攻城則築距堙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鄭曰無餘刑非殺者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芻茭以飼牛馬者鄭曰茭乾芻

尚書集解卷二十七

周書十八

呂刑 孝經禮記引是篇多稱甫刑惟墨子引作呂刑

惟呂命 甫侯見四岳之後姜姓呂其氏也鄭曰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伏生書說傳王以甫侯為相是也詩言申甫傳稱申呂甫呂即國名潛夫論曰申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曰亹亹申伯王于邑于謝也宛西三十里有呂

王享國百年耄荒 漢刑法志引作肥荒此古文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禮大宰句注大司寇注兩引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古文也詳刑恤刑以詰也伏生傳本無詳字今文也刑法志又引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王若曰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 殺蚩尤為此為者九黎之君在少皞之世楚國語云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此鄭所據也 鴟義姦宄 鄭曰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鄭蓋讀義為儀釋詁儀善也潛夫論鴟義作消義此消而鴞之誤馬曰鴞輕也與廣足寅輕也同義 奪攘矯虔 奪說文引作敓敓取也此古文也鄭曰有因而盜曰攘撟謂撓擾左傳曰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撓擾也周禮司刑注引作橋撟與撟謂撟昧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緇衣引苗民弗用命制以刑墨子引苗民否用練折則刑皆古異文也鄭曰苗民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皞之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皞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四裔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三苗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按鄭謂苗即九黎之後國語也今苗與黎皆在南蠻 爰始淫為劓刵椓黥 說文引作劓刵斀黥古文也歐陽等書作臏宮劓割頭庶剠今文也鄭本刵作刖刖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黥黥人面 越茲麗刑并制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罔麗施刑並制其無罪者 罔差有辭 雖有辭者無所辰別 民興胥漸 伏生傳曰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 泯泯棼棼 漢書叙傳及論衡俱作湎湎紛紛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罔中于信即左傳所謂信不由中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 論衡引虐戮旁告無辜于天帝此今文也王西莊讀罔有馨香德句 刑發聞惟腥 惟暴德腥聞于上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用威 鄭曰皇帝顓頊也論衡曰報虐用威虐威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大焉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顓頊懲其惡用遏絕之無使繼世謂誅其身又流放其子孫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瀆亂齊盟無有嚴威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江聲君據墨子此三句移在有辭于苗之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鄭曰此以下說堯事也墨子引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此言堯除有苗之刑清訊下民之有辭者皆曰羣后之肆陳在下帝明察非常鰥寡之刑情咸無覆匿伏生傳曰古之德民者哀孤獨矜寡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罰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幼而受刑謂之虐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緇衣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于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墨子折作哲馬鄭作悊伏生傳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以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百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三后伯夷禹稷也伯夷制禮以止刑禹除民

禹稷與民利其成功也皆以為民之中釋言殷中也後漢揚賜傳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後漢梁統傳引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者不輕不重之謂也今本爰
作士非是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乂于民上下君及臣也四方萬國也言無不勤德明刑以中道導治于民棐彝典獄
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棐彝不常也言無常治法以典獄也訖止
也富備也典獄非止用威但止于備謂悉盡其情也中有敬戒之心口無自擇之言乃能明于刑之中矣表記引書敬忌而
罔有擇言在予躬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元大也鄭曰大命者謂延期長久也按此
詩所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也文王篇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呼四方司政而告之也言爾非徒典獄實惟爾為天牧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今言

爾何視乎非是伯夷施刑之道乎緇衣引伯夷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此衍不字其今爾何懲惟時苗
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
制五刑以亂無辜匪不也麗附也奪給奪也貨賄也亂備淫者也上帝不蠲降咎于
苗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穢不潔故下禍誅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
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悉聽朕言庶有格命鄭曰
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由自也爾但自慰曰勤無
有戒及不勤者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俾馬本作矜當文也楊賜傳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
維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色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觀之天之于人豈不符哉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其明
徵也此言天整齊于人亦能假我年壽非終惟終在人考終命與否皆人是取爾尚敬逆

天命逆迎也猶向也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漢宣帝詔引作雖休勿休祗事不怠此今文尚書也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大戴記兆作萬其寧惟永久安之道王曰吁來馬融吁作亐於也墨子引作於音為有邦
有土告爾祥刑史記土作士鄭本祥作詳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
刑何度非及能擇吉人而敬忌用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皆圖度之可及也史記度為居及為宜兩造
具備師聽五辭史記造作遭依說文作曹獄之兩曹也師士師也五辭五刑之獄辭五辭簡孚正
于五刑王制鄭注簡識也按此以簡孚連文簡非識也簡者簡書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注云劑今券
書也不入券書是自服不直也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契即券書王叔氏不直試不具券書也然則
兩造所具之簡書即周禮注之券書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刑與簡書不應者當從五罰五罰

不服正于五過罰已輕矣猶有不服當求之五過其無五過者乃赦之五過之疵惟官惟
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罰罪惟鈞官謂庸覺猶而畏高明也反為縱姦究而濫無辜也內謂周內
也來馬融作求謂求請也以此五過出入人罪厥罪惟鈞其審克之漢元帝詔引作其審核之此今文也核覈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其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貌說文引作緢古文也緢猶細也史記貌作訊今文也訊當作汎揗如王制疑獄汜
與衆共之汜無簡不聽無簡是自服不直故不待聽史記聽作疑亦言無可疑也具嚴天威具共也史
記具為共墨辟疑赦伏生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適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史記墨作黥其罰百
鍰史記鍰作率或作選伏生傳作饌鄭曰出銅鐵也馬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謂達說俗儒以鋝重六
兩大半兩按馬鄭說鍰鋝皆同說文亦然戴東原先生以周禮證之謂矢重三垸弓膠三鋝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

戈戟三鋝鍰重九鋝者六兩大半兩也說文北方二十兩為三鋝俗儒說如是即今文尚書說也賈逵用古文說百鍰為四十八兩鄭氏伏生傳注用今文說百鍰為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之二閱實其罪言墨辟之屬疑者赦贖實者罪之也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伏生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史記惟倍作倍灑一作倍蓰按倍者百鍰為二百也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史記剕作臏漢書作髕伏生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盜畧者其刑臏按說文引作刖古文也伏生作臏今文也周禮義疏臏本苗民虐刑皋陶改腓周又改為刖按臏為剕臏剕為斬趾然刵刖罪更輕當是以鐵鉗脛曰鈦而漢法仍之也馬曰倍差倍二百為四百又加三分四百之一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伏生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某刑宮也六百本一作五百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伏生傳曰降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也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此周制五刑也周禮司刑注以大辟二百宮刑三百剕辟五百墨劓各千為夏刑據周禮五刑屬各五百墨劓減少而宮與大辟增多此末世之刑非周制也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上下比罪無僭亂辭輕重比附其辭必孚也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晉書刑法志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若又行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罪在上刑其情輕當從下服罪在下刑其情重當從上服若近代減等加等之法輕有權則刑罰得中刑罰世輕世重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世有治亂刑有輕重也一說世治則人重于犯法世亂則人輕于蹈刑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倫倫理也要簡要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罰之懲也不至于死而人已極病者侫也王應麟謂漢人引此文作侫極于病是也非侫折獄

惟良折獄侫口給也良慈良也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伏生傳曰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也皇于獄訟乎必盡其辭矣故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哀敬折獄伏生傳曰聽獄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刑書五刑之書胥相也占相隱度也咸庶乎中正庶庶幾也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江徵君曰獄成而信矣乃輸汝信于上謂讞獄于王也其刑當備上有一罪疑輕疑重介于兩刑之間者即許上之以侍決于朝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官伯謂司政典獄者也族姓伯父伯兄之屬也徧呼而申儆之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惟天鑒在上民在其下作配也馬曰相助也明清于單辭敬天畏民乃能明清于單辭矣謂兩造不備片言折獄曾無備聽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亂治也無或私

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執法之官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尚有私家之念以聽獄之兩辭以獄取貨豈可寶乎自衆罪辜之實天將報以多罪說文引周書報以庶就罪也此古文也伏生傳曰徵皆非可罰也貪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擒其上者也親下以擒其上未有能其功者也伏生請府為誣刑辜為孫今文說也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之報罰至中所以制人之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政令在于天下極亦中也政使天罰不中天下庶民尚有政令乎王曰嗚呼嗣孫又戒及後嗣也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非不也德得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吉人之言刑也辭雖無窮偏于五刑情刑有極成使得中皆歸于善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嘉善也師衆也祥作祥審也穆王惟廣虞夏贖刑之法轉轉以自作元命庶有假命惟人在命為言穆王有好生之德天即假以假壽享國百年天人之際豈不信哉

尚書集解卷二十九八

周書十九

文侯之命 書序曰平王賜晉文侯命呂覽曰平王東徙晉文贊王高誘注平王宜臼徙雒邑晉文侯名仇左傳所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也魯僖公廿八年晉文公重耳城濮之捷獻俘于襄王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乃是實王依平王勞文侯一事而行之左傳所謂用平禮是也史記新序皆誤合為一事

王若曰父義和 字儀按古文書儀但為義也古者名字皆相應義一作誼鄭曰義讀為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 史記升作登蔡邕同 敷聞在下 馬曰上謂天下謂人 按依班固典引上謂文武下謂平王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史記文王作文武 亦惟先正克左右 鄭曰先正先臣公卿大夫也按谷永稱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此與鄭說異

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肆故也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造遭也丕大也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殄絕也純猶甚也史言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大子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殺幽王于驪山下是其事 既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漢成帝詔引卿我御事罔克耆壽咨在厥服今文也此言我國家用事者無有耆壽賢俊在執事服之中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予無能謂予之祖父其必依倚收恤朕躬也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史記績為維詁訓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謂唐叔虞 汝肇刑文武 肇敏也刑法也 用會紹乃辟 合諸侯匡王以紹乃邦君之職 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 前文人謂文侯以前有文德者也戰功曰多脩長也 扞我于艱 扞衛也說文引周書毀我于艱毀止也此古文也 若汝予嘉 干我之功若汝者予嘉稱之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盧弓墨色弓也揚雄作黸弓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鄭曰都國都也 用成爾顯德

尚書集解卷二十九

周書二十

秦誓 秦穆公聽杞子之言違蹇叔之諫潛師襲鄭晉人禦之敗于殽獲其三帥穆公悔過作誓書序及左傳說以為誓作于三帥還歸之時史記白虎通謂作于伐晉封殽之尸時

公曰嗟 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于其國中褒其君為公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我士聽無譁 鄭曰誓其其羣臣下及萬民獨言士者舉中言之 予誓告女羣言之首 善言為首者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訖止也若順也盤樂也言民多以順已為樂不受逆耳之苦言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受人之責使如流水之順是為難耳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唐本云作員正義曰員即云字此穆公憂往事恨遲恐來者亦不可追 惟古之謀人則曰

未就予忌 古之謀人百里奚蹇叔也公穀謂襲鄭之時二諫也說文引此文作來就惎惎古文也惎毒也來訖就予謀反以為甚閑吾事也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將大也今之謀人不如古且大以為可親謂從杞子之言 雖則云然 云唐本作員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詢謀也猷即今猶字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史記以番番屬黃髮番讀為皤老人頗白也愆過也老人旅力過時則衰也詩曰申伯番番以番番為武勇貌依此謂旅力既愆辭為旅力過人此指孟明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說文引仡仡勇夫古文也馬本仡作扢今文也此言西乞術白乙丙之流次于孟明 惟截截善諞言 馬融諞作偏今文也馬曰截截辭語截翦簡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辯佞之人此今文說也說文引作少也辭約褒褒善諞言古文也國語賈逵注諓諓巧言也按諓俗字公羊傳作諍言此異文 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公羊傳辭作急古辭字作肆與急相近皇亦作況漢石經皇多作兄兄即況也 如

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 唐本介或作个或作我个亦俗字也左傳國語皆稱一个馬曰一介耿耿端慤者禮大學如作若猗作兮他作它說文引周書詔詔猗無它古文也詩魏風亦以猗為兮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大學容下有焉字 人之有伎若已有之人之彥聖 大學鄭注彥或作盤盤大也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大學如作若是作寔秩寔亦是也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職主也大學保上有能字亦職作尚亦猶衛讀黎民亦尚有利哉為句 人之有伎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大學冒作媢達作通是作寔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杌當作杌動也說文引周書邦之阢隉古文也徐巡說隉凶也班固說隉不安也賈逵說隉法度也賈逵以隉為臬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白虎通以邦之榮懷知秦穆公之霸

尚書集解卷三十

書序 今文夏侯等書無書序書序出自孔壁中馬鄭皆曰書序孔子所作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鄭曰書以堯為始獨云在昔使若無先之典然也將孫于位者堯尊如故舜攝其事也舜之美事在于堯典按鄭言無先之典者左傳稱三墳五典典不始于堯也說文曰典五帝之書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 鄭曰舜典逸今文堯典無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自慎徽五典至陟方乃死皆合于堯典馬鄭本亦如是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其明微也趙岐曰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謂別有舜典也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麻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逸舜典中孟子引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又引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又引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蓋亦在逸舜典至孟子稱父母使舜完廩至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史本紀所載畧同所謂歷試諸艱也

帝釐下土方 馬曰釐理也 **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 汩治也鄭曰汩作逸 **九共九篇** 馬曰共法也鄭曰九共九篇逸伏生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傳又曰九共者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人民好惡為之貢賦政教傳又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骨魚幹北海魚劍魚石擊闕河魷江鮮大蟜五湖元唐巨野蔆巨定麤濟中詹諸孟諸靈龜隆谷元玉大都經魚魚刀咸會于中國 **槀飫** 槀勞也槀即古槁字飫燕飲酒也鄭曰槀飫篇亡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 禹下脫謨字鄭云大禹謨逸梅左傳莊八年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皋陶邁種德僖廿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文七年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襄五年引夏書曰成允成功廿一年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廿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十七年引夏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韋昭杜預止云逸書又孟子引書曰降水警予荀子引舜曰惟予從欲而治戰國策引書曰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呂覽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諸家亦無稱大禹謨者

皋陶謨棄稷 棄稷今作益稷鄭曰棄稷逸今文皋陶謨自帝曰來禹至俞往欽哉合為一篇馬鄭本皆如是蔡邕獨斷曰漢明帝詔有司采皋陶謨作量疏其明證也揚子法言曰合稷契謂之忠行合皋陶謂之嘉擬此稷契別有一篇且篇名當作棄契不當作益稷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脫作禹貢三字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詳本篇

大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鄭曰五子之歌逸夏本紀國語注引此書序皆同王逸亦云此逸篇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王荐潛夫論曰夏后啟子大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降須雒汭是謂五觀國語亦以五觀為姦子此古訓之可媿也說晉書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疑不然也左傳哀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賈逵服虔杜預皆云逸書周語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又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晉語引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韋昭皆以為逸書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鄭曰允臣名也允征逸按例以湯征成王征和允是人名也夏本紀羲和湎淫在仲康時左傳襄十四年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廿一年引夏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昭十七年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杜預云逸書鄭注禹貢引允征曰篚厥元黃昭我周王此真古文允征也晚晉允征無此文荀子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引作周制晚晉書乃以為夏之政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鄭曰契本封商國在大華之陽世本云昭明居砥石昭明契子也左傳云相土居商邱相土昭明子也三世三邦國語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自契至湯凡十四世中閒四遷近不可考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 括地志曰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也帝告即帝嚳伏生傳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鄭曰帝告亡 **釐沃** 鄭曰沃亡

釐湯征諸

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湯曰予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此司馬氏約舉古文湯征也鄭曰湯征亡鄭注此于[illegible]或撰引有誤歟孟子引書曰葛伯仇餉當在此篇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方

殷本紀方作房鄭曰女鳩女方亡釋文曰帝嚳臺沃湯征女鳩女方五亡篇依解是夏書馬鄭以為商書正義曰鄭序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於鄭為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陑當作陖陑者桀此陞也湯桀師陞攻安邑城桀走鳴條遂與之戰鄭曰鳴條南夷地名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朡國名誼伯仲伯史記及古今人表皆作義伯中伯鄭曰典寶逸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殷本紀夏社次于湯誓典寶之後今從之鄭曰義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既致其禮而備旱至七年故湯遷社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代者乃止伏生傳曰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于桑林之野而雨大至鄭曰夏社篇亡

疑至臣扈

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鄭曰疑至亡臣扈亡

湯歸自夏至大于坰仲虺作誥

殷本紀湯歸至于泰卷中鸓作誥荀子仲虺又作仲蘬左傳曰仲虺為湯左相孟子注萊朱一曰仲虺也鄭曰仲虺之誥亡按左傳宣十四年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荀子引中蘬之言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墨子引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是惡襲喪厥師按諸引皆在漢前其時仲虺之誥未亡也任漢後是篇亡孟子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趙岐謂皆尚書逸篇若漢時虺誥未亡趙何未之見乎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鄭曰湯誥亡按殷本紀曰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皆有功于民故后自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國女毋我怨據此逸湯誥具在鄭言亡誤也論語引子小子履四十五字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如此又周語曰其在湯誓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亦謂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又墨子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僇力同心以治天下周語單襄公曰先王之命令每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帥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韋昭注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懥晉湯誥利取論語則親校古文作傳說之孔氏何不于論語注嘗言出于湯誥予且懥晉湯誥又龍取逸湯誥誓逸周今全與殷本紀湯誥不應其為偽造又奚辨哉

伊尹作咸有一德

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德咸有一德鄭彼注曰吉當為告吉古文語字伊尹之語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緇衣又引尹吉曰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鄭注天當為先字之誤也據此尹躬三句亦咸有一德文晚晉書移入大甲上篇誤矣呂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晚晉書無竄入此篇五廟為七廟亦非是

咎單作明居

馬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鄭曰明居篇亡

成湯既歿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殷本紀同太甲湯孫大丁子也孟子曰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按漢律曆志引商書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冬至言雖有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志又釋之曰言十二月乙丑朔冬至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而祀先王也志不言仲壬故大甲有此三服也班志據劉歆三統曆歆乃親見古文者從晉書然竄其文並去方明句誤矣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牧宮桀宮也荀子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楊倞注曰此伊訓也鄭氏書序典寶注引伊訓曰征是三朡又曰載孚在亳此真古文伊訓悅晉書成遺斯語又墨子引湯之官刑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今文書康

入此篇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

鄭曰桐地名有王離宮也大甲三篇亡殷本紀伊尹迎放大甲于桐三年伊尹攝政朝諸侯大甲悔過反善伊尹迎大甲而授之政作大甲訓三篇禮記大學引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緇衣引大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表記引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孟子引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緇衣引活作逭皆真大甲也又左傳昭十年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孟子引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趙岐杜預皆本紀不以為大甲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帝大甲稱大宗大宗崩子沃丁立鄭曰沃丁篇亡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伊陟伊尹子馬曰大戊大甲子也按殷本紀沃丁大庚小甲雝己大戊繼立小甲雝己大戊俱為大庚子三代世表又以沃丁五人皆兄弟並大甲之子馬注據世表也桑穀二木名或云一暮而大拱或云七日而大拱皆災祥也伊陟訓大戊脩德桑穀枯死鄭氏曰咸乂四篇亡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鄭曰伊陟亡原命逸殷本紀云作咸乂大戊原命按大戊即伊陟

仲丁遷于囂

殷本紀大戊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遷于囂鄭曰仲丁篇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殷本紀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居相鄭曰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殷本紀河亶甲崩子祖乙立馬曰圮毀也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于是脩德以禦之不到復涉也祖乙篇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殷本紀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祖辛子祖丁立崩沃甲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盤庚祖乙之曾孫也左傳哀十一年稱盤庚之誥馬曰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録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鄭曰民咨胥怨者耿俗奢淫民不樂徙也漢石經盤庚中下兩篇各空一字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傅巖

高宗武丁也帝小乙之子祖丁之孫說文引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傅巖此引古文書序也孟子曰傅說舉于版築之間史記說為胥靡築于傅險胥靡者古遺坐輕刑之名溥險傅巖以說得名也傅巖在虞號之間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流運傅巖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顏軨阪有東西絕澗于空鑿中築成道世謂之軨橋

作說命三篇

鄭曰說命三篇亾楚語稱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厲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又曰必交脩余無棄余也賈逵唐固皆以此即說命也禮記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引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又引兌命曰學學半緇衣引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又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云純或為頻鄭又于禮記所引謂傅說所作以命高宗者按國語所述是高宗告羣臣又命說之事後三篇則傅說所陳以訓高宗也左傳襄十一年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昭六年引書曰聖作則定元年引啓寵納侮此皆說命亦刺取之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史記祭成湯下有明日二字漢志飛作蜚升作登鄭曰鼎三公象也又以耳行雉升鼎耳而雊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也高宗之訓亾按坊記引高宗曰三年其不言言乃讙坊記引高宗即是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

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于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伐黎明年伐崇也按三伐皆勝者謂邘與犬戎密須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馬曰受讀曰紂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受耳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馬曰錯廢也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母本帝乙妾生啟及行後立為后又生受德

惟十有

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鄭曰十一年本文王受命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按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承具年數史記言武王九年觀兵者謂文王喪未除猶稱大子發也漢志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鄭注謂天覲紂能改政假其終至五年使復傳子孫五年者八年至十三年是須假五年之事然則此序五年之云十一年者觀兵也云一月戊午者伐紂也一月上有脫文大誓三篇漢武帝時得自民間令博士習之夏侯等書皆有大誓一月本紀所述馬鄭等所注許氏說文所引皆此大誓古今文一也自馬融大誓可疑之說晚晉時書逸別出大誓三篇而漢時大誓亡矣晚晉大誓剌論語雖有周親四句孔安國注不云出大誓也剌孟子天降下民六句趙岐亦漢人不以為大誓且尚書紀年及月日無紀時者獨大誓紀春尤非其類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革車一乘虎士十人春秋時兵制如是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伐歸獸謂毆虎豹犀象若虎殷解禽虎之屬是識其政事若發粟散財遷九鼎之事作武成鄭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按漢律麻志引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又引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廼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按班志時武成已亡志所據劉歆三統厤乃親見古文者也孟子譏武成血之流杵趙岐注云逸書岐未見武成故也左傳襄廿一年引周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昭七年引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論語所重民食喪祭孟子有攸不為臣東征六句晚晉武成竊亦雜取之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周本紀洪範在分器後漢儒林傳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並次說文引洪範作引微子作周書雖與商周書各四十篇之數合然非書序之次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邦即封也班又作般鄭曰宗彝宗廟尊也分器亡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馬曰作豪酋豪也鄭曰獒讀曰豪西戎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也旅獒逸左傳僖五年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晚晉旅獒采之

巢伯來朝鄭曰巢南方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聞武王克商慕義來朝按魯語桀奔南巢韋昭注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是

芮伯作旅巢命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圻內旅巢命亡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說詳本篇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鄭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為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事繫之武王崩者忍之和自崩始

成王既黜殷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鄭曰黜殷命殺武庚也微子殷紂同母庶兄武王投之于宋成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微子之命亡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史記禾作嘉穀獻作母東作兵所歸所餽皆詁訓也母與梅同足大指也喻苗之根鄭氏曰二苗同一穗此其訓也作歸禾鄭曰歸禾亡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史記旅作魯古文魯作㫖與旅同用作嘉禾鄭曰嘉禾亡按王莽傳引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據此嘉禾乃先逆而後亡者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遺民封康叔封一作邦鄭曰言代管蔡者因其地也不言霍叔蓋赦之也康為號諡初封衛至子孫并邶鄘作康誥酒誥梓材楊子法言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俄空焉今亡夫韓非子引酒誥以為康誥彼時酒誥或不別出故雖言如此然劉向校今古文酒誥有脫簡豈古文在祕府雖乃未之見[illegible]歟

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前視所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申卜卒營築居九鼎焉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鄭曰此皆士也雖周謂之民

周公作無逸詳本篇

召公作保周公

為師馬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按馬說非也書稱召公為大保詩稱尹氏大師皆三公之官明矣相成王為左右馬氏曰分陝為二伯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馬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大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臣位故不說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作召公疑之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伏生傳曰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鄭曰成王征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鄭曰將薄姑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本紀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在豐作周官周禮小宰鄭注謂前此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即在此篇也鄭此注曰周官亡

周公作立政詳本篇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辨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息慎一作肅慎國語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來貢楛矢砮石音約漢書注曰肅慎今挹婁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按馬氏堯典注辨使也辨與俾通史記辨作賜以辨為古班字有賜義也鄭[illegible]也鄭曰賄息慎之命亡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伏生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遠敢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鄭曰亳姑亡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鄭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雒陽相此則然君陳也按坊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是乎惟良顯哉緇衣引君陳曰出入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又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此真君陳文也論語引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又引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于一人左傳僖五年引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周公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注云若猶乃也按諸書所引不稱君陳而晚晉君陳亦襍采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鄭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尸者主其事而未即位也

康王命作冊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周本紀分上有公字今從之里即理也作畢命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事序相應非也畢命亡按漢律麻志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據此畢命在漢時亦先逸而後亡者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周本紀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南巡卒子穆王滿立君牙臣名古作君雅鄭曰君牙也緇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資此貞古君雅也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不稱君雅而晚晉君雅引之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命伯臩申誡大僕之政說文引周書伯臩此孔氏古文也鄭曰冏命逸也

蔡叔既歿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鄭曰蔡仲之命亡按左傳定四年稱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于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之王而命之蔡其命書曰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是也若左傳僖五年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襄廿五年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不以困杜預止云逸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興東郊不闢作費誓古文闢作開費作棐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周本紀曰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命曰甫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平王幽王子穆王八世孫也始東遷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說詳本篇

尚書叙說

孔子删書斷自堯典訖于秦誓凡百篇七十子之徒咸誦習之至秦始皇時易詩而外皆燔禁尚書在禁中漢興文帝求得故秦博士濟南伏生伏生壁藏尚書已遭兵燹乃口授鼂錯二十八篇亾其十數篇二十八篇者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費誓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武帝末得民間太誓亦令博士習之于時有大小夏侯大小歐陽之學皆立於官置博士次小夏侯書二十九卷以伏生書二十八篇益以太誓為二十九卷一篇為一卷也大小歐陽書三十一卷蓋始分盤庚為三篇後漢熹平蔡邕石經為今文尚書所書盤庚中下篇皆空一字乃仍歐陽分為三篇之旨而復合為一篇故凡說伏生書者皆曰二十九篇也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科斗文（科斗文尚書）者漢代所謂古文武帝時博士孔安國以古文校伏生書析盤庚太誓各為三篇又于顧命篇析出康王之誥伏生書凡三十四篇其時既獲古文始目伏生書曰今文尚書古文又增多于今文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劉向別錄所云古文尚書五十八篇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尚書五十七篇四十六卷者武成亡于建武之閒作漢志時又缺其一耳孔安國古文傳說成獻而藏諸秘府未立學官成帝時劉向校今古文尚書號曰中古文哀帝時劉歆欲立孔氏古文博士不肯置對乃中止其後桑欽衛宏徐巡杜林賈逵馬融之徒皆為孔氏學古文書說遂顯于時北海鄭元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馬融馬鄭皆為尚書注鄭不盡與馬同鄭又注伏生書傳則亦不專守孔氏師說也馬融謂古文增多十六篇絕無師說古文增多二十四篇併九共九篇為一適止十六篇劉歆班固亦云此十六篇皆逸當時孔氏于十六篇未立傳說故謂之逸也古文四十二篇已亾但有書目而已然則孔氏作傳馬鄭作注之古文尚書志是今文尚書之二十九篇耳鄭氏尚書仍漢志五十七篇四十六卷之舊唐代馬鄭本俱存孔穎達猶親見之皆在正義中真

孔氏古文編次也堯典卷一舜典卷二逸汩作卷三逸九共卷四逸大禹謨卷五逸臯陶謨卷六益稷卷七逸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逸允征卷十一逸湯誓卷十二湯誥卷十三逸咸有一德卷十四逸典寶卷十五逸伊訓卷十六逸肆命卷十七逸原命卷十八逸盤庚卷十九高宗肜日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太誓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武成卷二十五亡洪範卷二十六旅獒卷二十七逸金縢卷二十八大誥卷二十九康誥卷三十酒誥卷三十一梓材卷三十二召誥卷三十三洛誥卷三十四多士卷三十五無逸卷三十六君奭卷三十七多方卷三十八立政卷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冏命卷四十一逸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凡四十六卷隨書及兩唐書志並云馬鄭尚書注九卷十卷或云十一卷蓋本書已為後人所併省且並無逸篇經文是以晩晉尚書得以售其欺也然則馬鄭書比夏侯等書增多書序一篇耳夏侯等書亡于晉永嘉兵燹之際隨經籍志已不載其書馬鄭書亡于唐貞觀正義本專主晩晉尚書之後由今核之今文古文參伍俱存四代謨勲宣聖刪述鬼神呵護歷劫不摩於戲若是其徵信偺哉後漢班固得讀秘書地理志引孔氏古文說凡十一事皆禹貢一篇賈逵親校秘書又奏定尚書古文汝南許慎學于賈逵凡孔氏古文載諸說文尤備若堯典之釆𩁹褎毛𩁹類闢門咎繇謨之璪火黺山丹絑𨚵成禹貢之簬枯箘簜達于菏甘誓之天用剿絶盤庚之愻民咢𢚩𢤱𢝊炪謀西伯戡𨞺之大命不埶微子之我興受其退大誓之王出涘師乃搖𢻱𢻱無怠毋誓之尚桓桓洪範之曰圛曰𦔾𢻱𢿀金縢之不念不𨐨大誥之我有截于西康康誥之𡨦𢰄不憝酒誥之𦘦執柯𦣻梓材之𢾺丹臒𨤲于嫣婦召誥之丙午朏王𢦏于小民洛誥之乃惟孺子攽君奭之武王惟冒多方之上不𢎘民叨𦣻立政之常㪔焯見譣人顧命之凭玉几布重𥳫席陳宗奕刀費誓之今惟牿牛馬呂刑之攽𢭃矯䖍度剠刵𢻱𪒠惟貓有稽文侯之命之𢾁我于𩡧秦誓之來就惎惎𧫞𧫞𢁋無它技皆孔氏古文亦即今文二十九篇馬融謂古文逸篇絶無師說故漢儒亦鮮得而稱述之哉太誓得自民間馬融以其淺露神怪疑之然說文三引太誓古文皆與馬鄭本合此孔氏真本無可疑者非晩晉太誓所可亂也亾篇逸見于左傳國語孟子荀卿等書皆在漢以前惟仲虺之誥尹吉即咸有一德伊訓大甲兊命高宗之訓君

陳君雅蔡仲之命標見篇名漢司馬遷從孔氏問尚書故所作
史記載湯征湯誥皆原本孔氏漢諸儒引逸篇者伏生書傳之
九共律歷志之武成鄭氏禹貢之注允征其引及亡篇者伏生
書傳之帝告說命王莽之傳之嘉禾律歷志之畢命說文引商
書若藥不瞑眩即兌命鄭氏書序注引伊訓七八事而已魏高
堂隆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出自尚書中候或者尚書本
有此文而中候引之未可知也然則今文古文漢代師說均
二十九篇合百篇書序一篇凡三十卷今仍其舊復剌取伏生傳
孔氏古文說曰益以史漢馬鄭諸家傳漢義不致終湮而已正義
本太誓非漢時原書姑從近人補葺者存之稍分今文古文兼
及異文識其小徐其缺頗附於漢學之末耳
道光龍飛著雍淵茂之歲夏五月中澣歸安下裱謹序

此書同門李伊秋茂才兄贈于杜村塾中
見一重子作詩未圖然恭付易之其先人事
也藏之數十年矣　子瑩志

書古微

十又二卷

光緒四年八月
淮南書局刊成

書古微序

書古微何爲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尙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闢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也自伏生得尙書二十九篇於屋壁而歐陽夏侯傳之後人謂之今文尙書孔安國復得古文尙書四十五篇於孔壁校伏生本多佚書十六篇而安國從歐陽生受業嘗以今文讀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司馬遷亦嘗從安國問故是西漢今古文本卽一家大同小異不過什一初非判然二家其稱伏生所授但謂之歐陽夏侯尙書從無稱爲今文者也自後漢杜林復稱得桼書古文尙書傳之

衞宏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判然二家動輒詆今文歐陽夏侯爲俗儒今文遂爲所壓及東晉僞古文晚出而馬鄭亦廢國朝諸儒知攻東晉晚出古文之僞遂以馬鄭本爲眞孔安國本以馬鄭說爲眞孔安國說而不知馬牛水炭之不可入今畧舉其不可信者數大端後漢杜林傳言林得桼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期諸生復能傳之此古文本所自出考桼書竹簡每簡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書桼書於簡則其竹

僞必且盈車乃謂僅止一卷遭亂挾持不離不足欺三尺孺子其不可信者一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藝文志敘曰孔安國悉得壁中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而東漢諸儒亦謂佚十六篇絕無師說夫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之訓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嘗別自成家其佚書之無師說猶可言也東漢古文力排今文之本而自有其桼書之本力排今文之說而自有其師說則必此佚十六篇者卓然皆有師說而後可以壓倒今文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亦無師說乎十六篇既無師說

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既不出於今文又出自何人豈其陰襲其歐陽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乎其不可信者二段氏玉裁甚至謂佚書增多十餘篇孔安國皆通其說盡得其讀并此外壁中所出佚書劉向別錄桓譚新論及藝文志所謂五十八篇者孔安國亦盡得其讀則是安國佚書較伏生更多三十篇不止十六何以史遷問故不傳一字而衛賈馬鄭傳古文者亦不傳一字乎矢口猖言不顧其後漢書儒林傳言史遷嘗從安國問故而遷書所載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史遷爲安國眞古文之傳皎如天日今馬鄭堯典皋陶謨微子金縢無逸諸篇無一說不與史遷相反以堯典璇機玉衡之天文而改爲銅儀以微子篇之太師疵少師彊而誣爲箕比以無逸篇滛

亂之祖甲誣爲賢君列於三宗周公攝政十年不並居喪居東數之以爲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南轅北轍背理害道豈史遷所傳安國壁中之古文反不如馬鄭杜撰肊造之古文乎後儒動以史遷之異馬鄭者擠之爲今文學豈孔安國亦今文非古文乎西漢之古文與今文同東漢之古文與今文異上無師傳且皆反背師傳其不可信者三西漢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史遷所載孔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此漢儒

師說家法所最重若東漢古文則不然馬融不同於賈逵賈逵不同於劉歆鄭元又不同於馬融一稽古而馬以爲順考古道鄭以爲同天一七政而馬以爲斗七星分主日月五星鄭以爲天地人四時一六宗而劉歆以爲乾坤六子賈逵馬融以爲日宗月宗星宗河宗海宗岱宗鄭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一五器也馬以爲卽五玉鄭以爲卽五贄一舜咨二十二人也馬取六官十二牧進四岳而去四佐鄭以爲九官十二牧兼四佐而去四岳一舜登庸在位之年也鄭作二十年百歲馬作三十年增百有十二歲試問何爲古文鄭師馬而

異於馬馬師衞賈而酒誥成王若曰異於衞賈賈馬衞杜古文應本劉歆而六宗異於劉歆孰眞古文孰非古文乎且鄭注大學康誥帝典之克明德與尚書堯典康誥之克明俊德判然不同堯典之以同天爲稽古與皐陶謨之以考道爲稽古不同則鄭亦自異於鄭孰古文孰不古文乎有師傳家法乎無師傳家法乎鄉壁虛造隨肊師心不知受自何人其不可信者四儒林傳述古文尚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瑯琊王璜平中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是安國之傳授與杜林衞宏逈

不相承不知杜林所得之本即安國壁中之本乎抑別自一本乎伏生得自複壁孔安國得自共王廢宅河內女子得自老屋何以杜林本不言得自何所其師說亦不言授自何人既無師傳何有家灋其不可信者五近世治尚書者江聲王鳴盛多祖馬鄭孫星衍持平於西漢今古文而段玉裁則凡史遷本之異於馬鄭者皆擠爲今文說專以東漢鄉壁虛造之古文爲眞古文且謂今文之說皆不如古文而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微言大誼幾熄滅於天下予尋繹有年深悉東漢杜林馬鄭之古文依託無稽實先東晉梅傳而作僞不惟背伏

生背孔安國而又鄭背馬馬背賈無一師傳之可信正猶易古文家出自費直費直易無章句但以彖象文言繫詞解易而荀虞鄭則卦氣消息爻辰各自創樹不知何本其義理凡獎君德者必推而躋之外事故注大學康誥堯典之明德則皆以爲自明其德及改注尚書則又指明用才俊之人洪範沈潛剛克不言其德性之互濟而謂專攻其陰潛之人以防亂臣賊子違經害義弊等申韓君奭篇則以召公不說周公謂其復辟以後即當去位不當專位固寵周公亦自白言我不以後人迷實不爲子孫計皆以世俗之腹度聖賢之心視西漢今

文家誼不可同年而語予既成詩古微二十二卷復致力於尚書墜緒茫茫旁搜遠紹其得於經者凡四大端一曰補亡謂補舜典補九共而並補湯誥又補泰誓三篇武成二篇牧誓下篇以及度邑作雒爲周誥之佚篇二曰正譌如正典謨稽古而並正殷高宗肜日爲肩嗣而非爲祭禰微子所問爲大師疵少師彊而非父師箕子金縢之弗辟爲自任而非疑忌梓材爲魯誥而非康誥三曰稽地如考禹河而知有千年不決之瀆稽江漢而知下游有三江分流入海之口上游有江在荊州夷陵有分爲九江之事中游至尋陽別分九派不謂九江

且彭蠡在江北不在江南而瀕爲北江江水由胥溪滙震澤吳松爲中江之豪定又知雍州黑弱合流潛入靑海自合黎視之謂爲南海自雍州望之謂之西海地理志西海有黑水祠有西王母石室此尚書家傳說至今靑海不通舟楫不勝鴻毛惟冰合可度入小島此弱水之明證四曰象天知黃道極爲維斗之極旋繞乎北極周建乎四時終古無歲差故可爲外璇機亦可爲大玉衡而非北斗之玉衡即北斗之三建亦皆指北方而正子位以佐璇機之用而並非建子建丑建寅之建於是天文地理皆定位於高高下下之中孔思周情各呈露於

噩噩渾渾之際天其復明斯道於世盡黜僞古文十六篇並盡黜馬鄭之說而須西漢古誼於學宮矣乎抑猶不可復明矣乎先王先聖之靈倘其鑒之咸豐五年正月邵陽魏源序於高郵州

書古微總目錄

卷一

堯典釋經

卷二

堯典釋天

卷三

舜典補亡

臯陶謨釋經　辨五帝本紀述二典異文夏本紀述臯陶謨異文

卷四

通釋禹貢

釋道山三條四列

釋道山北條陽列一

釋道山北條陽列二

釋道山北條陽列附

釋道山北條陰列一

釋道山北條陰列二

釋道山南條陽列

釋道山南條陰列

釋道山南條陰列附

卷五

釋道北條河水
釋道北條沛水
釋道北條弱水黑水
釋道南條九江
釋道南條三江
釋道南條漢水
釋道南條漾沔
釋道南條淮水
釋江源
釋雲夢
釋禹錫元圭 續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今古文異同 又水經注載禹貢出水澤地記

卷六
甘誓篇發微
湯誓序發微
湯誓佚文
湯誥補亡
盤庚篇發微
高宗肜日發微上
高宗肜日發微中
高宗肜日發微下
說命篇佚文
微子篇發微
西伯戡黎篇發微
卷七
泰誓三篇發微
泰誓補亡上
泰誓補亡中
泰誓補亡下
泰誓武王觀兵克殷蒙文王元年共十三祀發微

牧誓上補亡
牧誓下補亡
武成補亡上
武成補亡下
卷八
洪範明義 辨周禮大卜占法
洪範外傳
卷九
金縢發微上
金縢發微中

金縢發微下
卷十
周誥發微上
周誥發微中
周誥發微下
周誥分年集證一
周誥分年集證二
周誥分年集證三
周誥分年集證四
周誥分年集證五

卷十一
無逸篇古文發微
君奭篇發微
顧命篇發微上
顧命篇發微下
甫刑篇發微
卷十二
書大序集義　附祭公解　芮良夫解

書古微例言上

東晉晚出之孔安國古文尙書僞經僞傳僞序三者並發端於朱子語錄中嘗疑孔書所增大禹謨仲虺之誥咸有一德伊訓太甲說命泰誓武成君陳周官畢命等十六篇皆伏生所無不應伏生耄年所記皆其難者而易者反不記且西漢以前經與傳皆別行至馬融始以注附經豈得西漢已有附經之傳其孔序膚沓不似西漢文蒼古之體甚屬可疑言之鑿鑿乃其徒蔡沈奉命作傳不知引申師說以判正僞遂仍舊轍貽誤後學惟宋末吳氏澄著書經纂言專註今文而古文則但云嗣

出蓋託詞以斡旋功令也明人梅鷟始力攻古文而義多武斷考證尙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擊盡發癥結者則始于　本朝閻若璩閻書已收入四庫全書而惠棟江聲孫星衍王鳴盛段玉裁亦皆有疏證惟孫氏知伏生今文書大傳說之勝於馬鄭古文而尙存兩歧今更廓其曀蔀窮其閫奧以盡發馬鄭之覆而闡西漢伏孔歐陽夏侯之幽使絕學復大光于世夫毛傳尙可與三家詩並存若僞古文之肊造經傳上誣三代下欺千載今旣經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古文尙書疏證下嚴詞斥駮實證鑿然便當黜之學校不許以晚出十六篇出

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且熾僞孔傳僞孔疏別頒新傳新疏而後不至於惑世誣民至馬鄭傳注之故背今文肊造古文說者亦不足以相代則欲立學宮舍西漢今文家專門之學其將誰歸夫知東晉梅賾之僞以返於馬鄭古文本此齊一變至魯也知馬鄭古文說之肊造無師授以返於伏生歐陽夏侯及孔安國問故之學此魯一變至道也自非我 國家經學昌明轢唐凌宋安能有此辭𨦟闢雺之幸爰附書其端末于目錄後以告承學治古今文之士惟此書專析西東漢異同其無關今古文者則并經文不載乃書大傳韓詩外傳之體非

歐夏侯書章句薛君韓詩章句之體也

書古微例言中

嘗謂伏生口授今文尚書傳自七十子微言大誼炳若日星歐陽大小夏侯祖述之各不離其宗西漢上自人主下至公卿無不以今文博士爲師者故漢書言自歐陽生傳伏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他儒之傳歐陽書者亦往往入傅太子如桓榮以稽古之學勸其徒疏廣疏受以黃金之賜娛老鄉里門人弟子會葬輒數千人經學之盛未有過此者何以一至東漢教輒殤歧劉杜衛賈馬不足道鄭康成以親注大傳之人其服膺伏生不爲不至何以一旦改歸賈古自甘矛盾而不顧且令天

下靡然從之不及百年今文書及齊魯詩並歸亾佚惟韓詩序二卷歷唐及北宋而亦亾於南渡何哉及讀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說者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二字之文至十餘萬言說若稽古三萬餘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此學者大患也而後知今文之敝非盡東漢古文家敝之乃今文家先自敝也夫堯典若稽古有何奧難而漫衍至三萬言十萬言之多蓋猶後世之制藝

講章也夫歐陽夏侯不做而習其支葉甘爲利祿者做之馬鄭斥利祿之號謂俗儒可也並斥歐陽大小夏侯之師授淵源于七十子者亦爲俗儒可乎並畔伏生大傳而不問且肊造矯誣使微言大誼盡變爲膚淺可乎斯則又東漢馬鄭古文家之失也即僞孔傳亦乘馬鄭支離臆說之極弊而乘虛以入者使今古文兩敗俱傷誰之咎歟烏乎古學之廢興關乎世教之降替主持師道者固不可有毫釐之弊苟忘其本教而稗販聖經以博衣食未有不累及先師者可勝歎哉故因論今古文而慨喟再三也

書古微例言下

西漢今古文既阨於東漢馬鄭之肊說矣至今存什一於千百而微言大誼緜緜延延竟能同千鈞於一髮使古誼復還者何哉則全賴有史記漢書及伏生大傳殘本三者爲之命脈也爲璇璣以平衡爲佐助之說史記與大傳符淮南子天文訓周髀算經與史記符故銅儀玉管機巧之說終西漢世不能惑荊州九江即九穴在巴陵西不在巴陵南有班志所引桑欽古文說可憑揚州九江有太史登廬山覩尋陽九江可憑其自荊至揚江漢分流有鸚鵡洲及尋陽桑落洲分九派可憑江行

各洲之南漢行各洲之北始知彭蠡之在江北而不在江南爲今太湖望江等縣之諸湖蕩以至皖江上游爲漢水之大螺旋故有彭蠡之名又音轉爲大雷池及其三江歸宿則又有漢志毘陵北江入海揚州川丹陽中江入海揚州川之語至黑水則地理志西海有黑水祠西海即青海自雍州東望之爲西海自合黎言之爲南海自黑水言之爲青海今乃並知此水不勝鴻毛不通舟楫中有二島惟冬日冰合番僧裹一歲糧入定其中是知天然弱水弱黑並爲一川皆潛源重發於此湖而不流此皆漢書地理志西海黑水祠之力也況地理于

他山水亦皆於其下注明禹貢作某古文以爲某與桑欽禹貢山水澤地相符其有功經義甚大不然盡以後世之江漢爲禹貢之江漢如蘇氏蔡氏胡氏之一江三名者以黑水爲滇黔之水者其錯謬尚可問乎至北條之水則史記河渠書禹釃二渠一爲冀州高地之河一爲漯川入濟之河後世冀州九河盡没而漯川千乘之河自東漢至唐末五代千年無患非史記何由知爲禹迹乎此又史記河渠書之力也惟是天文輿地皆必須圖而璇機之不用北斗而用維斗其玉衡北斗又止用其建北方而定子位故初昏夜半平旦杓魁衡三建而皆非建寅建丑建卯之建且建有所窮則濟之以中星中有所窮則助之以斗建此自來圖天文者所未有同里鄒孝廉漢勛字叔績精天文學千里相訪爲我審疑兼爲余繪唐虞天象總圖次璇機內外之圖次玉衡三建皆建北方定子位分平旦夜半初昏及中星用事分繪各圖於金陵付梓而江寗告變圖板皆燬於兵燹鄒君亦殉節於廬州滄桑之感愴恨至今今所存祇大槩俟有道君子質正焉

一是書爲西漢今古文專門起墜掘幽固多前人所未發而祖述于龔哲麗澤于師友者亦復不少如洪範則

全錄漳浦黃子之書顧命則全錄武進惲子居二篇金縢大誥多取武進莊侍郎遺言書序則兼采武進莊述祖劉申受緒論至于孫淵如段若膺江艮庭王西莊諸家或借以發難或引申其未備皆甄錄姓名以從徵實

書古微卷一

堯典釋經一　邵陽魏源著

[seal]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義

問稽古之訓馬鄭宋儒異義鄭釋爲同天不可通於臯陶謨馬氏順考古道亦望文生義近儒終無定說者何曰周禮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則是唐虞之書周史嘗修治之矣鄭氏書贊謂尙書有三科之條五家之敎五家者唐虞夏商周也三科者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左傳引堯典愼徽五典爲虞書又多引堯典臯陶謨之文爲夏書是堯

典爲虞夏科矣三科即三統也周以夏商爲三統三統以前謂之三古故周史重修時以曰若稽古別之董子春秋繁露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下存二王之後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周人之王上推神農爲九皇因存帝軒轅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又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董子春秋繁露止此）故左傳曰今之王古之帝書大傳曰帝乃稱王而入唐堯舜當時亦稱王也至周始尊之爲帝在夏商二王之上而其書則皆以曰若稽古冠之使別於三統之外堯典曰若稽古其爲周史臣之詞明矣周命五史修五帝蠱事與董子傳說三統之義皆闇符堯典之文後人不明此誼望文立義說若稽古三萬言不出於同天考道何貴焉且緯書引舜典佚文曰曰若稽古帝舜欽翼顯象與堯典欽若昊天同義至臯陶謨之曰若稽古則王鳴盛仍守同天之說不與下文相屬謂古文蹇澀難以意測江聲則以典爲同天謨爲考道訓說經當望文生義遁辭知其所窮何責焉

問堯及放勳或以爲名或以爲謚或以爲號而僞古文

遂有重華協於帝文命敷於四海以是爲頌德之詞者何大戴禮五帝德皆父子一姓相傳無禪讓無征誅至堯舜而始變爲官天下之局商周而始變爲家天下之局者何曰上古世世家天下亦數世後即有征誅並非一姓非自堯舜商周始也堯舜皆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徽號也師錫帝曰虞舜堯曰假汝舜帝曰咨禹僉曰伯禹作司空君前臣名故國策有以堯舜爲名之語說文舜草禹蟲皆象形無德美之誼古者生無諱死無謚自周公始作謚法解好事者遂於解中別增堯舜禹湯桀紂之謚故白虎通謂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謚何

嘗謂堯舜非名乎大戴記五帝德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帝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帝嚳元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帝堯帝嚳之子也曰放勳帝舜蟜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史記本紀宗之以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一例白虎通曰帝嚳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軒轅（今文作自然當爲軒轅聲誤自然二字不見於五帝德帝繫姓又不見周秦諸子及五帝本紀也）唐蕩也虞樂也夏大也殷中也周至也皆以國號爲有天下之號也百王所同天下無以相別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異非所以著功業故受

命之君必擇天下美號以明著天意也（古今人表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帝少昊金天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湯殷商氏按班固今文說己勝馬鄭然尚未悉氏與號之辨氏者姓也黃帝有熊氏號軒轅唐堯伊耆氏號放勳虞舜姚氏號重華夏禹姒氏號文命以及商子周姬皆氏也即夏后商周亦國號非徽號也少昊氏金天號少昊如此則氏號不得相混矣）禮大傳曰帝王南面而治天下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蓋古王者受命必會諸侯於東嶽天下公上徽號刻石紀之所謂封禪七十二君皆得以其有天下之號紀諸泰山然後得爲民所歸往之王太皞少皞言其德之廣大高陽高辛言其德之高明以及軒轅放勳重華

文命皆然湯之號曰成湯言其成功之蕩蕩也故堯典曰放勳乃殂落孟子引放勳曰離騷託重華而陳詞皆徽號之明徵又殷本紀有吾甚武自號爲武王東伐桀之語武王之號曰寧王成王亦生存之號沒因以爲謚（詳此書周誥解及詩古微周頌）史記舜本紀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后蓋唐虞以前帝者始無國號中無年號沒無廟號其初即以徽號爲國號以之紀年即爲年號其沒即爲廟號其子孫相傳十餘世皆襲其號不改故春秋緯少昊傳八世

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及易緯黃帝傳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帝嚳世爲高辛氏則帝俊必高辛後世之君爲摯堯稷契之父漢書引帝繫曰顓頊五世而生鯀今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鯀鯀產文命蓋淺人刪去五世字以求合於五帝德之文迨唐虞夏商周兼以其所起侯服之地爲名於是徽號外有國號矣自殷推太甲太戊武丁爲太宗中宗高宗並稱契爲元王湯爲武王於是徽號外有廟號矣至漢武太初建元於是又有年號矣國號年號廟號並起於後世於是反疑徽號爲虛名遂至釋徽號爲旗幟

禮大傳鄭注與器械服色相重而不知後世之年號即上古襃號之變文也至東晉僞古文益昧古制遂有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之文甚至以堯舜爲謚法皆起於東漢之肊造亦猶光被四表漢書今文皆作横被四表横即充義充横光古音通用而馬鄭釋爲光耀四海之外口耳傅會望文立義何貲焉

至於帝王三統古誼莫精於董生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凡有天下者皆稱王惟三統以上始推爲帝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周人之王絀神農之炎帝𥬇爲九皇不與帝數而改軒轅爲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是爲五帝存夏殷之後俾爲三恪地方百里爵皆稱公使皆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後作賓王國故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也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爲三王上絀則爲五帝再上絀則爲九皇至附庸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于岱宗故曰聲名魂魄施於虛極永壽無疆此之謂也案此七十子所口受於夫子微言大誼傳之董生與書大傳舜乃稱王而入唐與堯舜獨稱曰若稽古若合符節明爲周初乃命五史所書五帝之蠱事皆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太史公問故於孔安國又問春秋於董生略知斯誼故五帝本紀首黃帝至帝舜且皆著其有天下之號曰軒轅曰太昊少昊高陽高辛曰放勳重華文命而冠二典謨以稽古此尚書微言大誼西漢惟伏孔董生得聞之豈東漢馬鄭諸儒所聞乎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義

問鄭氏於禮記大學解帝典克明峻德爲大德謂皆自明其明德孔疏亦謂康誥太甲帝典皆人君自明其德之事及鄭注尚書典誥則又改釋爲明用才俊之人自相牴牾者何史記作能明馴德徐廣讀馴爲訓古堯能明其訓九族之德者何白虎通引歐陽夏侯今文尚書說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氏則謂高祖至元孫爲九族者何曰鄭氏解書凡人君自修已德之事皆必移之於臣下雖與其禮注矛盾而不顧近日曲阜孔氏又引中庸尊賢在親親之前以曲申鄭說而置大學

自明之文與鄭氏禮注自明之語於不問並置中庸九經修身在尊賢之前亦不問此皆漢學陋習惟恐自明已德之涉於大學不值置辯獨史記古文說則從未有能申明之者後漢平當傳今文尚書其上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以此見帝王之德無以加於孝也凡今文尚書作順者古文皆作訓訓順假借馴順詁義孝之爲言順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溥之而橫於四海推諸東西南北而無不準故德莫大於孝亦莫順於孝堯惟能自明其孝德啻帝嚳親假於上下巨室所慕一國慕之一國所慕天下慕之故九族親而百姓章黎民雍皆一孝之所致史記所傳古文說與平當所傳今文說皆與大學自明若合符節觀鄭氏才俊兼人者孰勝乎至九族之說五經異義云（左傳桓六年疏引）歐陽尚書說九族兼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服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許君謂禮爲妻

父母有緦服明九族不得施於同姓此今文說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知高祖至元孫是爲九族鄭君據之此古文說也近人申鄭謂妻兄弟止稱黨不得稱族何以禮記言睦於父母之黨乎何以昏禮請昏詞惟是三族之不虞保傅篇言取婦必取世有行誼者則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乎同姓昏姻不通始於周制自周以前堯舜同出黃帝而堯二女妻舜是妻族即父族母族均出帝胄邦君伯叔甥舅無甚懸隔豈得據漢制夷九族之刑駁唐虞上古數姓旁通之典乎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義

問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不言入山林爲何事書大傳曰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淮南泰族訓全用此文）始言納大麓爲會諸侯之事又曰禹乃興九招之樂于大麓之野是大麓爲行大禮奏大樂之地郊祀朝會壇壝在焉且有宮室臺榭明堂辟臺囿之屬始能大錄萬幾之政無所爲山足之麓也至桓譚新論（劉昭百官志注引）曰昔

堯試舜於大麓者總領天子之事如今尙書官矣漢書于定國傳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論衡正說篇云尙書言大麓者言兼三公之位方總錄天下之事衆多若疾風大雨此以麓訓錄而風雨爲喻詞或疑是歐陽夏侯說與史記不同爲今古文之區別者何曰史記所問安國古文與今文無別此其小異者望文爲義以麓爲山足風雨不迷爲實事不知其義甚狹淺非典謨之體也書大傳兩言大麓之野皆未嘗以大麓爲山林自鄭注大傳曰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有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門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始合二說爲一是則歐陽夏侯推廣伏生師說明知山足非錄政之區平陽無山林之地且以入麓於天攝相傳禪之臣無故而入之山林乘之風雨以試其迷不迷無此待聖臣之法且三公之位天下事衆多若疾風烈雨正歷試諸艱之事孟子言舜相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皆即大麓不迷之謂也大麓之野決非山林之足史遷所說略而不明而欲以此易大傳朝諸侯錄大政之誼失之遠矣至魏代受禪其公卿上尊號表引大麓爲禪壇是則王莽周官假託經義更無足道

書古微卷二

邵陽魏源著

堯典釋天（此篇得吾友新化舉人鄒君漢勳助成其義）

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古義（璇機玉衡爲堯典天象之主故移於義和四宅定閏之前使人易曉）

問璇機玉衡齊七政之義書大傳及星經皆謂璇機北極星玉衡斗六星七政則天文地理人事四時史記周髀算經淮南子天文訓皆同之從無儀器之說至馬鄭始創釋爲渾天儀以璇飾機以玉作衡而七政爲日月五行東漢以前初無此說者何北斗有歲差不能常應月建而尚書以玉衡爲北斗者何曰史記歷書曰堯耆年禪舜申戒文祖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中者極也以觀象則璇機居天之中以置歷則中氣居閏月之中七政以此齊庶績以此熙北辰爲天之樞機謂之北極居所不動而近極之星旋轉乎其側乃指以名極謂之太一亦謂之帝星亦謂之天極星雖有古今歲差之小殊（唐虞時以上溯少皞爲極星周以庶子爲極星今以勾陳爲極星而又有天皇大帝者乃唐虞以前上古璇機帝星退位故猶以帝稱之太一爲天神最尊即所謂上帝耀魄寶也漢人有太一下行九宮之圖謂八方八宮及中宮皆太一所主）而值其位者即可稱之是爲內璇機書大傳及周髀經所指也其繞乎北極星之外在常見垣者二十餘星皆曰紫宮亦曰紫微垣而垣下斗六星晝夜循紫微垣以繞乎北極者謂之維斗（見莊子）亦謂之斗極（見爾雅）亦謂之天綱（見素問）亦謂之天一（見史記及淮南子）亦謂之神斗（見尚書緯）亦謂之太乙（見乾鑿度鄭注）亦謂之斗母（見道家書）亦謂之黃道極（此皆以後天文志所名）所謂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與垣外之北斗判然不倫蓋北辰爲赤道之極而斗極爲黃道之樞北極爲左轉天行所宗黃極爲日月五星右轉所宗終古無歲差故北極星爲內璇機而斗極則外璇機也唐虞時則不以此爲璇機而以此爲玉衡者黃道一周是分七衡外衡爲南至之跡內衡爲北陸之程其中衡爲赤道維斗循環旋指以成四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十二月各隨其建歲一周天終古不忒故惟此可爲天之玉衡蓋北極璇機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天之體也斗極玉衡周旋建指猶帝王經緯萬端宰制羣動天之用也若北斗七星則在紫微垣之外正當午方其斗杓所建有歲差不能與月建相應其杓衡魁三建皆非建寅建卯之建惟可正北方之子位以佐維斗玉衡之用故北斗爲小玉衡而斗極則大玉衡也然北斗玉衡不起于唐虞而起于周周時北斗每月所指適與斗極月建相符故周公作周月解以北斗柄定閏月史記天官書兼存二斗以維斗爲唐虞天

象之玉衡以北斗爲成周天象之玉衡其實說尚書者止可用斗極不可用北斗也別詳下文史記條下此與中星定月皆唐堯羲和數十載講求測量立此簡易之法使民皆仰觀而得之憑天象不憑儀器天文以此正地理以此分人事以此齊四時以此定故曰以齊七政自唐虞三代西漢厤法皆如此自周髀算經甘石星經淮南子天文訓史記天官書律書說苑書大傳說皆如此及東漢馬鄭沿哀平緯書羲和立渾儀之說遂以漢武時洛下閎所創銅儀解唐虞之機衡易天象之自然爲人事之機巧以統貫三才之七政爲日星七緯之七政無與民時何關敬授而說一謬孟康等解史記玉衡不知中央帝車之北極而混于垣外之北斗又不知歲差因以建北方之建同于每月建寅建丑之建而說再謬祖沖之沈括等知斗建有歲差不足以齊七政而又不知爲斗極璇機古義遂謂月建得名殆以氣之所秉徐氏發雷氏淇力申斗建玉衡之義而亦不知爲斗極乃以四正三合傳會之支離漫衍治絲愈棼而說三謬戴氏震本周髀書之北極璇機謂是黃道極可謂卓出諸家矣而亦不會指出斗極循宮十二建之實象但謂理自當然空談無證是以仍不得不歸諸儀器謂唐虞時爲儀器

以擬夫黃道極仍墮馬鄭緯書之窠臼況全不用周髀之北極星爲內璇機而專以黃道極爲璇機又將以何者爲玉衡故雖不信北斗之月建而又無他象以代之遂於玉衡一字不提從古說經無此詞遁是誤以唐虞之玉衡爲唐虞之璇機而說四謬故堯典天象之精宏莫要於此而歷代異說之紛拏亦莫甚于此今舉其大綱而以諸書詳證于後

尚書大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旋機本字璇機叚借字東漢古文作璿又同聲叚借也旋機非北極乃旋繞乎北極最近之星也極星居天之子位所以定天極而正維首也攷工記曰晝攷諸日夜攷諸極星以正朝夕呂氏春秋日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動此謂極星有歲差但有近極者即可名之唐虞以來以北辰勾陳樞星皆迭爲北極星矣要必在常見垣內說苑辨物篇曰璿機謂極星北辰鈎陳星樞星也以其魁杓所指二十八宿爲天文列舍盈縮之占此言玉衡雖謂北斗而璿機亦謂近極星魏志魏王上書曰堯禪重華舜授文命然猶下咨四岳上觀璿機又蜀志先主傳羣臣勸進上言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機下來又管寗傳王基薦寗云上正璿機協和皇極是漢魏人多不以璿機爲渾儀也自馬融注書曰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箭所以視星宿也以旋爲機以玉爲衡盖貴天象也鄭注亦從之是則天象昭垂反賴機械之器虞夏之質已同叔季之文此東漢古文家俗儒肊創之說西漢前未之有也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璇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見漢書律歷志盖今文說也案大傳脫玉衡之解今漢志此文必出大傳故補輯于此以完伏義又鄭注大傳日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事所以爲七政此今文家說也及鄭自注書又用馬融說以日月王星爲七

政星經曰璇機謂北極星也玉衡斗六星也舊作九星案此但言斗不言北斗則是極下維斗六星合之詩含神霧言斗上一星即天一星亦可言七星今但言六星者免與北斗相混也北斗杓前又有二星故又曰斗九星然皆與唐虞玉衡之斗極無涉蓋淺人從後改之今校正說苑引書曰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璇機謂北辰勾陳樞星也玉衡謂斗六星也以其魁杓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見說苑辨物篇舊脫玉衡斗六星句從孫星衍校補但孫亦作九星則誤也北辰即史記之天極四星今名帝星也勾陳即史記之後句四星也樞星即今之左樞右樞此皆紫宮內近極之星可謂璇機者也堯時則以北辰內庶子為極星而維首之斗為玉衡亦有魁杓可以建指且終古不忒非北斗七星之謂

史記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

三星三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此所謂璇機也天極星為璇機之主而紫宮內環繞之星亦皆可迭為璇機以其終古不得遍天極而南也紫宮即後世所謂紫宮微垣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北斗極之斗唐虞時以為玉衡者也北斗為帝車下九句舊錯簡在下文故讀者以與北斗相混試思北斗直紫宮之外並非中宮之星能為帝車而運中央乎北斗有歲差不合並月建能運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乎陰德二星天一四星合為四維斗于北斗何預乎今移正之斗取象形維斗居北極之下綴二十八宿考工記蓋弓二十有八以象天也注蓋弓今之橑斗是蓋車之弓亦可謂斗正符斗為帝車之義非必取譬于酌斗之斗也北斗七星所謂璇機玉衡以齊七政此總承上文言之中宮天極星為璇機環中宮之斗極為大璇機亦曰大玉衡中宮外之北斗為小玉衡此史記以成周時之天象佐唐虞時之天象合而釋之非專以北斗為玉衡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此專謂北斗也孟康注謂孟春斗杓夜半建寅則衡夜半建寅魁亦平旦建寅以斗建為月建自沈括盛百二沈彤梅文鼎無不力駁之謂北斗恆星有歲差斷無孟春初昏常指寅之理亦無杓魁衡三星于昏夜旦三時同指一方之理即商周時有此天象亦不可以商周之法為唐虞之法以斗之指寅申巳亥至商周乃與春夏秋冬四立相值虞夏四立斗方指卯酉子午不可用不相值者齊交節之日也其說雖是然諸家皆不知唐虞玉衡之斗即史記中央帝車之斗本謂維首斗極而非北斗又不知史記所謂北斗之三建皆所以佐助璇機正北方定子位而非建寅建卯之建或曰察璇機既可以定天極正子位察維斗玉衡己之可知月建又何用北

斗之玉衡為助曰此謂用兩法以參攷者也堯時冬至日躔歲璇機在子方下值虛乃於其午方取北斗之衡焉察之以知其與璇機相衡於其辰與申取北斗之杓與魁焉察之以知其與璇機相合夜半睹璇機之在午知其為午月矣又察其子方之斗衡焉而其為午月益信夜半睹璇機之在申在辰知其為申月辰月矣又察其子方之斗魁在申子方之斗杓在辰而其為申月辰月益信是為夜半三建又於初昏見杓之指子方焉以方計其辰知其為亥月也而璇機即在亥朔前而衡昏指子則為酉魁昏指子則為未是為初皆三建又於平旦見魁之指子焉以方計其辰知其為丑月也而璇機即在丑自是而衡旦指子則為卯杓旦指子則為巳是為平旦三建是則有杓魁衡三星與昏夜旦互攷九月以定子位而正天極皆取其建北方非建十二月之謂也建窮于子寅戌則決之以中星中窮于午辰申則決之以斗建攷又必取十二宿內之鳥昴參虛四星而後可以中建互攷即謂北斗之玉衡亦唐虞一法矣不可也曰逸周書周月解曰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月行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二辰終則復始是為日月權輿及

史記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楚詞攝提貞于孟陬其言皆明以斗柄爲月建就謂玉衡必維斗非北斗乎訛謂斗柄所建爲北方而非建十二次乎曰此周漢時天象也周時北斗初昏所建寅與維斗無二故周公兼用二斗以宜民用即唐虞之法而引申之也其時冬至日躔斗建子之月初昏斗杓北指而建于子適與維斗夜半所建者合且隨月建轉移間有差忒而初昏之星又人人易見故周公於維斗建月之外增一斗柄之昏建以示民而下文言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不言柄不言昏則猶然維斗夜半建月終古不忒之常法並行不悖但北斗之指方實有歲差而維斗之指方則終古無差周公時兩斗方位適合故兩斗並用因時制宜使民易知以待後人之修改非謂北斗之用同于維斗也自西漢哀平以後漸混維斗于北斗其時斗柄之昏建尚未移宮故二斗相混而人不覺及六朝將已差半次祖沖之始覺之乃不能攷古法以月建歸之斗極復唐虞玉衡之舊但謂月建得名諒以氣之所秉名隨賓著非謂斗杓不應春羲義方秋麗仁域宋時沈括亦覺之謂古時正月北斗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緣古人不知歲差當知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斗建夫二家謂月建不用斗杓是矣而一則曰氣之所秉一則曰理自當然無象可徵空談元理何以便人之仰觀豈古者敬授民時之義使知月建出于斗極所建乃唐虞玉衡之古法而北斗玉衡不過一時參用可有可無則天象不步空談二斗不致相混而斗建玉衡之用萬古不忒矣北斗之衡實不因南斗或係建星或張七星皆可當之至徐氏發雷氏洪力主斗建明知其歲差而創爲四正三合之法以逶通史記之二建支離漫衍非經術所關不暇辨稽

淮南子天文訓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神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帀終則復始又曰太微者太乙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

又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此漢人言斗極

玉衡之最詳者也此言左右旋者以北方爲首向東而行謂之左旋向西而行謂之右旋與曆家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正相反莊子曰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忒維者即報德常羊等四維故名曰維首也此星居四維二十八宿之中極故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黃道之子午卯酉皆會于此六是之中故爲四時根若北斗七星則終古不得合黃道二繩之中又安得爲四時根哉淮南子又言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指丑則大寒加十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

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此分十二辰爲二十四亦見史記歷書非維斗不足當此乃祖沖之沈括以來認作北斗而譏淮南爲不可信然與淮南所言者固黃道所宗之斗極而非北斗乎史記于市斗門之星曰陰德即天一蓋以居四維之中爲四時根故曰天一蓋以太乙爲北極星天一爲黃道極星也後世混維斗于北斗故星圖并移斗口所値之陰德于北斗之上去黃道三十餘度終古不値北極試思文耀鉤曰陰德爲天下綱即素問黃帝坐明堂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者也若今星圖之陰德距黃極三十餘度烏足以綱天下哉爾雅釋地北戴斗極爲空同若北斗可稱斗極乎鄭康成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尚書帝命驗曰五府者五行之帝所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祀五帝之所也五行之帝布精四方爲二十八宿故漢又有太乙下行九宮之圖而中宮居

北方乾位之中卽中央土之黃帝卽黃道極之維斗于五帝最尊不然何以五府之名獨黃曰神斗乎淮南子曰東方木也其帝太皥執規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執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北帝黃帝執繩而治四方又曰子午卯酉爲二繩帝居中央爲四時根文耀鉤曰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機中宿之分也皆指黃道極之維斗而言彼北斗亦可曰黃帝居中央土乎或曰以維斗爲月建每月遷地左旋一周必當與右旋之日躔爲合神如堯時冬至日在虛子位而斗極夜半亦建子則二至黃赤同綫不子與子合午與午合乎及次月移宮則季冬日右旋過亥斗極左旋建丑季夏日右過巳斗極左旋建未不又丑與亥合未與巳合乎若用今法移冬至日在丑初夏至日在未初以爲合神則不以中氣過宮而以節氣過宮又似閏無中氣斗指兩辰間不斗月合斗月不合乎日古所謂過宮原是節氣若以中氣過宮則中氣不得居一月之中不名中氣矣堯時冬至日在虛躔元枵必是子丑之間故雖與黃極同綫而轉瞬卽子自子丑自丑全月中氣皆應合神午未亦然試謂斗月合斗月不合乎況周世冬至日起斗牛則先星紀矣今法冬至日在箕則先析木矣甚至徐光啟用西

法則列宿可以遞居各宮女虛不必常爲元枵斗牛不必常爲星紀如徐光啟定堯時赤道星圖冬至日在虛七度入星紀室九度入元枵曆家屢欲改合神以就月建改之則斗極之用愈彰然非經義所及也

周髀算經曰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 樞者卽北極中不動處璿旋也言北極周旋四至 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 原注游在樞南之所至 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 原注游在樞北之所至 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 原注游在樞西之所至 冬至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 原注游在樞東之所至 此北極璇機四游 原注北極游常近冬至而言夏至夜半者極見冬至夜半不見也 正北極璇機之中正北天之中正極之所游 原注極處璿璣之中天心之正旋轉幾微故曰璇璣也案正北極卽赤道極天之不動處所謂北辰在帝星環繞之內也正北天之中卽黃道極爲日月五星所宗故曰天之中黃極循繞中宮皆北極星四游所至也 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及旦明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相去二尺三寸 北極中大星卽在于樞上之大星亦謂之帝星卽旋機也 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 原注影寸千里故對東西所致之里數也 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加此時者皆以漏揆度之此東西南北之時又曰其繩致地所識去表丈三寸又曰置外衡去北極樞二十三萬八千里除璿機萬一千五百里其不除者二十二萬六千五百里以爲實以內衡一度數千九百五十四里二百四十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九百三十三以爲法實如法

得一度置中衡去北極樞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爲實以內衡一度數爲法實如法得一度置內衡去北極樞十一萬九千里加璿機萬一千五百里得十三萬五百里以爲實以內衡一度數爲法實如法得一度 此璿璣最古之義爲尙書大傳所本蓋所謂正北極北極樞者北辰也所謂機則旋繞乎北辰之大星也夏至冬至夜半北大星游在樞南樞北所至冬至卯酉此大星游在樞東樞西所至而北極樞則處中終古不動其崇之之法則以表以羃以揆漏而已無所謂銅儀也今載天[illegible]于冬至日前後用儀器測勾陳大星出地之度酉時此星在北極之上候其漸高至不復高而止爲最高之度卯時此星在北極之下候其漸低至不復低而止爲最卑之度乃以所測最高最卑之度折中取之卽北極出地之度也蓋北極無星其高低皆不可見故取星之環繞乎北極上下者測之唐虞時所希望之大星卽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明者太一常居也晉宋諸志皆曰帝星周

辨時在赤道子位之末距北極七度有奇與所言加卯加酉不違攷周髀言璇機徑折半之法求之內衡度數千九百里有奇為一度計之為五度餘則今之術星近之其必用璿機星測北極高一度者蓋北極天之樞紐居所不移其出地有高下則因人所居之地南北不同是故寒暑之進退晝夜之永短皆因之各異璿機星必居北極之北子線之上者所以指正其時冬至日躔也冬至日躔既定則十二月昏中旦中之星皆正而一歲之氣候不差矣動者天之道而以不動為樞故北極樞日辰極亦曰天極靜者地之道而以常動為樞故黃道之極為斗極亦可曰地極周髀之璿機則專指北極星而未及乎黃道極也黃道二極相去二十四度而弱二十三度而強故璇機者軌赤極尤重也曰戴氏震斥斗柄月建之說直以周髀之璇機為黃道極謂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機每晝夜環之而成半規是黃道極又以赤極為樞均公之為十二宮冬至夜半璇機為黃道極起正北子位昇為建子小寒過丑宮大寒值丑位是為建丑立春過寅宮啟蟄值寅位是為建寅以後中氣節過宮歷十二建而冬至復起於子位如是終古不變非若斗杓所指虞夏至今已差兩亥也冬至夜半在北

極下是為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北極左是為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為南游所極此璇機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于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天之一則春分夜半是為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此璇機一歲之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但舉卯酉則每日必四游可知唐虞時蓋設為儀器以擬夫黃道極也其說若何曰戴氏以璇機為黃道極亦無不可但黃赤二極相去二十三度不合於周髀北極中大星距極五度之近且唐虞敬授民時故機象必憑仰觀今戴氏所謂黃道極者無象可徵仍同于氣之所秉理自當然之空談是以仍不得不託于儀器仍同馬鄭玉飾以漢武帝時耿壽昌洛下閎之制上官往古銅儀之實曰則機衡仍非星象何益民昨且于玉衡七政一字不提詞窮道虛從來無此解經之法由其不知尚書璇機有二周髀所測近極大星乃內璇機也黃道斗極旋繞乎北極乃外璇機也玉衡亦有二北斗佐助建子為小玉衡而維斗則大玉衡也間日天極星之為璇機古書多言之黃道極之為外璇機有本乎北斗之為玉衡古書多言之維斗之為大玉衡亦有本乎日有之文耀鉤曰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機中宿之分也淮南子曰子午卯酉為二繩繩居中央為四時根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執繩而定四方鄭注尚書以文祖為五府之大名而尚書帝命驗謂五府者上行之帝所居若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此非以神斗即黃道極而黃道極即璇機之明證乎抑斗極之為大璇機而其建指不忒者之為大玉衡不待言矣

尚書大傳曰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

此伏生本義也玉海天文書又引大傳云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蝕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為政深此條專主天文占驗不及地理人事不如前誼之該括觀蕭吉五行大義引尚書考靈耀七政篇全同玉海此文則此條本是緯書誤引為大傳實與大傳不同也又史記律書曰七政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又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自上古建歷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尚書緯曰斗居天之中當昆侖之上運轉所指隨二

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為七政又蕭吉引尚書說曰五威五行也五威在人為五命七星在人為七端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曰七政此皆西漢以前說經舊義兼天文地理人事四時而言之天文莫大於造歷律凡推步陰陽皆必由璇機斗建主之八風七十二候皆必由璇機斗杓所指定之地理則分野里差皆必以二極四正四隅攷之人事則稟受之五行五性政事之生殺發舒四時則寒暑之進退晝夜之永短物候之生長收藏必于陰陽樞紐司之自顓頊之衰重黎失職孟陬殄滅攝提乖紀紊與叢和歷考天象而定之三才萬象綱于機衡乃馬鄭說書既以銅儀飾玉易璇機玉衡古訓又以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法天第二主月法地第三熒惑火第四辰星水第五填星土第六歲星木第七太白金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無論羲和立玉儀之說出自書緯為周官周髀淮南史記所無凡北斗七星無主日月五星之理惟黃道極居二十八宿之中日月五緯行道皆宗之故古有斗主七曜之說正謂維斗然以七政為二屬五緯義偏天文尚不如伏義之賅博況北斗乎古歷不步五星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不及五緯洪範

五紀星辰同于堯典孔疏云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五星後代漸推漸詳周時尚未及此何況唐虞則推之不失亦非定時成歲之要何得與日月并爲七政乎

乾鑿度曰易一陰一陽合于十五之謂道故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鄭注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閒曰太乙或曰太乙出入所遊息于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故星經曰天乙太乙主氣之神行猶待也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天乙下行猶天子出巡守省方嶽之事每卒則復太乙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

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行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而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乙天乙之宮而反於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于離宮數自太乙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源案鄭注乾鑿度之太乙行九宮明言北辰之神因以名星可謂確矣惟未明指其爲斗極故後人不知爲何星張惠言曰此卽後世所謂[illegible]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者自漢師說之以爲太乙行九宮之數而已十五之數起於七八九六七八九六起於在天之八卦有在天之卦卽有八卦用事之位有八卦之位而後有太乙之九宮由太乙下行之先後而後有九宮之數康成所謂數自太乙行之坎爲名耳言自其所行而數之爲一二三以至九也緯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是太乙取八卦之數非八卦之數出於太乙也後儒乃謂宓義則此而畫卦不亦誣乎源案宓義畫卦仰以觀于天是八卦實出于天象今乃謂太乙取八卦之數非八卦出于太乙可乎由于不知太乙卽天象斗極之主星故也

靈樞經太乙九宮卽璇機中運之圖

坤（立秋 玄委）	兌（秋分 倉果）	乾（立冬 新洛）	立秋二	秋分七	立冬六
離（夏至 上天）	中央（招搖）	坎（冬至 叶蟄）	夏至九	招搖中央	冬至一
巽（立夏 陰洛）	震（春分 倉門）	艮（立春 天留）	立夏四	春分三	立春八

太乙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元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常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張惠言曰太乙以八卦爲常居以九宮爲日遊則先有八卦而後有九宮審矣若取數于河圖不當超越以從卦也源案靈樞之言與淮南天文訓言斗爲帝車運于中央紫宮執斗左旋十二月終于復始之行度若合符節卽鄭注所謂北辰之神出入遊息于紫宮之內下行于八卦之宮乃還于中央故日九宮者也乃謂先有八卦後有九宮則是非聖人則天象而天象反則乎聖人總由不知太乙爲斗極故以爲杳虛之神展轉肊度無著也

大戴禮記言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北齊盧辯注云法龜文也

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即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張惠言曰肩足戴履以別前後左右未言龜文朱儒河圖洛書之說誤會此文也源案張氏知九宮之數不出于龜文而不知其太乙九宮出于天象則究是何神何宮乎總由漢以後璇璣玉衡之義久晦故于其能齊七政該四時天文地理人事之說皆茫然莫之識焉然則堯禪舜文祖告以機衡之誼可知矣

史記謂舜受堯禪傳歷數于文祖者明堂祀上帝及五帝之所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之萬象綱乎帝帝之宸居位于北極故乾居西北亥爲天門古之聖帝法天出治無不仰觀乎天象而允執其中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禮運篇曰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太一非即北極上帝所謂下行九宮者乎北極與黃極皆有太乙之名維斗氣母之義見于莊子其言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孰主宰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又曰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

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烏乎氣母何物而維斗得之終古不忒乎極之爲言中也北極天之體辰居其所而不動黃道極天之用晝夜旋繞以成規帝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經緯萬端宰制羣動不天象之法而誰法哉文祖者明堂祀上帝之所黃帝素問言帝坐明堂以正天綱而出治謂法斗極爲萬象之綱維也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三才萬象羅于中央帝天臨上穆穆皇皇故不明于周易洪範者不可以讀堯典又按道家書有斗母經于南斗北斗東斗西斗之外別有斗母謂主人生死而斗母何物則秘不輕以語人故又謂之陰斗凡禮拜斗母者必俟其師口授而後得之蓋即維斗爲天之氣母爲萬物受命本原故有斗母之名此雖術家相傳不見經典而實暗合古義亦猶太乙下行九宮其祀典見史記封禪書而圖則存道藏也

叒和四宅古義

問宅嵎夷曰暘谷宅西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馬鄭以暘谷昧谷幽都爲地名而補明都于宅南交之下葢本大戴禮誥志時幽都朔方來服南撫交趾之語此東漢古文家說也書大傳元祀代泰山（注元始也二月東巡守始祭代氣于泰山）中祀大交霍山（注五月南巡守祀大交之氣于霍山）秋祀柳穀華山（注八月西巡守祀柳穀之氣于華山）冬祀幽都宏山（注十一月朔巡守祀幽都之氣于恒山）故說者謂今文尙書作宅南曰大交而柳穀卽西谷（古文酉作丣故叚作柳又谷穀通用）皆非地名此今文家說也既曰祭暘谷之氣又祭大交西谷幽都之氣皆屬天上而非地名則當爲何

氣考淮南子曰東出暘谷是爲晨明歷悲谷（餔時坤方）虞淵（黃昏亥壬方）蒙谷（定昏子方）等共十六所大禹以爲朝昏晝夜是所謂暘谷悲谷卽書之暘谷柳谷皆日行躔次之名以一日之出入推爲一歲之躔次以測日景之長短爲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本所謂卯爲春門萬物以出酉爲秋門萬物以入然與立春日行西陸立秋日行東陸之方位不合者何曰此所謂紫宮執斗而左旋與天行左旋同而不隨日躔之右轉者曰行雖春西陸秋東陸而其每日之東升西沒如故也其環繞乎黃道斗極如故也璇機之黃道斗極爲日躔之所宗爲八方之氣母每月建指歲一周天春卯秋酉夏午冬子終古不忒則所云春祭暘谷之氣于東夏祭大交之氣于南秋祭西谷之氣于西冬祀幽都之氣于北者非璇機斗極之氣母而何南方者何任方也物之任謂之夏夏假也假大也吁荼萬物而脊之外也西方者何鮮方也物始入謂之秋秋者愁也物方愁而入也北方者何伏方也萬物方伏謂之冬冬者中也萬物方藏于中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陰盛則吁吸萬物而藏之內也吁吸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也巡守所祀氣者在此則仲叔所測景亦在此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

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東方也巽東南方離正南方坤西南方兌正西方也乾西北方也坎正北方也艮東北方爲一歲之所以成始成終也所謂帝者卽中央之黃帝居九宮之中宮隨天左旋大氣皆隨之運轉不隨右旋之日躔爲運轉也此陽氣恒與斗極所建同方卽日天之心也日右行而不及一度斗極左行而過日一度故同一圈而分行惟子午則相會故春月風皆從東夏月風皆從南秋月風皆從西冬月風皆從北觀呂覽史記所言八風則是天氣樞紐于維斗矣呂覽大樂篇曰樂所從來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

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太一即璿機星周游乎北極以
挈曰天而凝聚大地者也呂覽音律篇曰天地之氣合
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一律生五音十
二律生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以當一歲之日
故律歷之數天之數也案天地之氣合謂夜半之府也
斗極在天陽氣在地惟冬至夜半斗極居正北是夕風
氣自北而南天下皆然陽氣循赤道而行八風依地平
以轉八風既按方位而轉故每節之日影一至則鍾其
風于月所建之方史記律書曰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
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于危十

月也律中應鍾其于十二字為亥廣莫風居北方東至
於虛日冬至東至于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其于十
二子為子其于十毋為壬癸東至于牽牛于建星十二
月也律中太呂其于十二子為丑條風居東北南至于
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其于十二子為寅南至于尾于心
于房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鍾其于十二子為
卯其于十毋為甲乙南至于氐于亢于角三月也律中
姑洗其于十二子為辰清明風居東南維西至于軫于
翼四月也律中中呂其于十二子為巳西至于七星于
張于注五月也律中蕤賓景風居南方其于十二子為
午其于十毋為丙丁西至于弧于狼涼風居西南維主
地六月也律中林鍾其于十二子為未北至于罰于參
七月也律中夷則其于十二子為申北至于濁于留八
月也律中南宮其于十二子為酉閶闔風居西方其于
十毋為庚辛北至于胃于婁于奎九月也律中無射其
于十二子為戌案此篇于虛宿下獨有日冬至堯時冬
至日在虛也律書所言乃堯命舜在玉衡之遺法當是
孔安國受于伏生傳之司馬遷者故與堯典伏傳無一
不符實唐虞之古象也八風從乎八方之氣而八方之
極維繫乎斗極之柄則羲和四測蓋立表測景攷律候
氣而兼用之乎至鄭康成誤以丣谷為丣谷而讀為昧又誤以南交為交趾而于宅南交下謂當有日明都三字語並無稽全違大傳宅南日大交及柳穀之義不足辨焉

閒近日阮氏元陳氏壽祺皆力斥漢書王莽傳以作訛
成易為農事之說而阮氏則以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為
造作儀器而朔易尤為不詞至陳氏又以東作西成為
春秋致月之事南訛朔易為冬夏致日之事而誤認為
日春行東陸秋行西陸不知正與日行春西陸秋東陸
者相反此全借于天文不足與辯然則東作西成南訛
朔易伏生究何所指乎曰史記作便程東作便程南為
便程西成便程伏物皆本于伏生大傳大傳曰萬物非

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作生也東方動方也物之動而始出謂之春南方者任方也物之方任呼茶爲物而養之外也西方鮮方也鮮訊者始入之貌秋者愁也物方愁而入也北方者伏方也冬中也萬物方入于中也此伏生釋東作南爲西成朔伏之明文皆謂四時之氣而非專謂耕作至大傳釋平秩之誼則曰辯秩西成者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訟獄斷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辯在朔易者大傳作伏物與史記同此文忽作朔易或後人以古文本改之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佐冬固藏春夏

文鈇而案之月令周官可以類推條法甚廣非專謂農事而農事亦在其中皆所以助春夏秋冬之氣故聖人測景候氣皆敬授民時之實政也至于大傳又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卯昏中可以收斂蓋藏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此則以四時中星主農事乃釋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文並非釋作訛成易之文後人或誤以此爲伏生釋四辯秩之詞又或以此議伏生專屬農事之先皆未詳考大傳率爾譏談于伏生無涉也

問二十八宿日一周天本無東西南北其言東方蒼龍七宿南方朱雀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者專以冬至日在子時言之蓋日星歲一周天惟冬至各還其本位自後則每日天周常過一度星漸移其時刻以至昏旦易位非逾年不能復元何得以冬至例一歲至于太陽右旋則又惟二至與冬北夏南方位相合過此則春反行西陸秋反行東陸故不獨北斗有春躔義方秋麗仁域之疑且與卯爲春門萬物以出酉爲秋門萬物以入之說不合者古聖舍太陽而用斗極爲月建斗極左旋故得春指卯方秋指酉方之象非指日躔而

言也

問月建外又以中星定四時者何曰中星之法所以佐斗極而尤便民用也恆星天每月過太陽一度故星宿之春見東方者至夏而皆見于南至秋而皆見於西至冬而皆見于北無論夜半平旦初昏其星皆四時而一周因于其中取中星以定中氣而佐斗建是于無定位之中而立此定法也然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合爲一次者有以三宿合爲一次者或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其餘各居一偏故占宿少然考律歷志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百

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何以懸絕若是月令仲春之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孔疏弧星近井建近斗不取井斗而取弧建者以井斗度多不可的指昏旦之中故舉弧建則星有近乎正中者皆得預二十八宿之列而可爲中星也天體無可名古人但視諸星運轉卽謂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九道三百六十五度之類皆以意區分使人易識并非天生一定不可增減之位設使當日分周天爲二十四宿每方六宿定之爲九十度有奇每次二宿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爲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不至多寡相懸夫誰曰不可是有待于後之整齊歷法者

閏月定四時成歲義

問史記歷書堯書年禪舜申戒文祖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說者謂堯傳歷數于舜以置閏之中氣寓帝王執中之心法是既以璇機爲天象之中又以置閏定時居節氣之中者何曰帝王出治必法乎天而法天之要不出于觀象與置閏二者皆以執中爲主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逸周書曰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閒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自歲前天正冬至迄歲終天正冬至歷家以分至啟閉匝二十四氣者謂之歲自歲前天正經朔至歲終天正經朔歷晦朔弦望匝十二月者謂之年中數恒多十一日謂之氣盈朔數恒少十一日謂之朔虛積至三年則多一合朔而閏餘生矣夫日之二十四節歲實一周本與月之十二合朔各爲一事兩不相蒙何不竟用節氣紀歲以二十四節爲一年則立春爲孟春之第一日驚蟄爲仲春之第一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可置月之盈虧于不問何必强合二者爲一而後別爲閏月以齊其不齊哉曰西法卽若是也有太陽年而無太陰年有閏日而無閏月故有三十二日爲一月者有二十八日爲一月者然節氣過宮人所

難見而晦朔弦望人所易見如不憑仰觀而憑推算豈聖人前民利用之義故不得不用其易見之事不用日而用月而爲之閏以通之且不但用月而已并且用斗建用中星故曰履端于始則測斗建以紀啟閉在四孟月也舉正于中謂測中星以紀分至在四仲月也歸餘于終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也淮南子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正月指寅二月指丑此謂黃道極之維斗非北斗之謂故常月有中氣則斗極必於其月指一辰之中而節氣在其前後閏月無中氣而但有節氣則斗建漸指兩辰之閒而中氣在其前後聖人執兩用

中之心法非出于此而何故璇璣北極者聖人執中之體而玉衡斗建者聖人用中之法也讀尙書堯典不明璇璣玉衡之古誼無一而可者

書古微卷三

邵陽魏源著

舜典補亡

舜典佚篇未嘗亡也其見史記孟子書大傳猶引者全經具存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欽翼皇象宋書禮儀志高堂生引尙書亦見御覽猶堯典欽若昊天也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不可得即求常在側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舜冀州之人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

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觀其外周禮太卜疏曰堯將降二女于嬀汭使爲舜妃以歸藏筮之遇坤之變不言何爻其時歸占七八不占九六也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五倍其初堯乃賜舜絺衣鼓琴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喜以舜爲已

死象曰誒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琴朕干
戈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
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史記作象鄂不
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亦非本旨今全取孟子不易一字舜復事瞽瞍愛弟
彌謹瞽瞍亦底豫舜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
若于是堯薦舜于天使宅百揆攝相事舜尙見帝帝館
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
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初舜年五十居瞽
瞍之喪終身孺慕及即位封弟象于有庳使吏治其國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于南河之南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以上皆見孟子史記與書序虞舜側微帝堯聞之聰明歷試諸難之義正相符合維元祀鄭注祀年
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源案唐曰載夏商曰祀此當曰元載其曰祀者夏史臣追叙
之詞也巡守四嶽八伯鄭注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時得羲和命爲六卿主
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鯀殛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八伯者據畿外八
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壇四奧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
四方之神也沈四海沈牲而祭也祭水曰沈封十有二山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
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十有二州兆域也爲營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是也壇坎封
兆皆因所宜爲之濬川樂正定樂名樂正樂官之長周禮曰大司樂元祀代泰

山貢兩伯之樂焉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岱代氣于泰山也東嶽代書曰至于岱宗柴源案
言貢樂者謂貢詩以觀民風之事陽伯之樂舞侏僞名曰晳陽陽官猶言春伯
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晳當爲析春厥民析析陽樂正所定名也爲時假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
儀伯之樂舞䍃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南任也中祀
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仲夏祭大交
氣于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
名曰初慮夏伯夏官司馬之樂掌之謾猶曼或貌言象物之滋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探陰始謀也
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羲伯羲叔之後將陽
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八月西巡守祭柳穀
之氣于華山源案柳旁从丣乃古酉字酉爲秋門萬物以入後人誤丣爲卯而鄭注讀卯爲昧宜乎虞翻斥之

也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秋伯秋官士也
皐陶掌之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
謠名曰歸來元鶴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幽都宏山祀貢兩伯
之樂焉去山恒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祀幽都氣于恒山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之冬伯
之樂舞齊落曰緩緩冬伯冬官司空垂掌之齊落言象物之終也並論八音
四會此上下有脫文其說未聞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
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
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情性因論十有二
俗今詩國風是也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爲八
此八伯之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篪柷敔也七始黃鐘太簇大呂南呂姑

洗惠鑿爨賓也歌辭不應此則去之案猶如也蔟猶聚也樂者多聚之以爲八也分定于五此
五嶽之事也以上但言巡守貢樂采風觀民之事以下乃覲陳巡守黜陟之事凡巡守
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告于祖禰遂奉以載于齊車
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
間書曰歸告于禰祖用特案舜時遷廟主謂堯以前毀廟也不知何帝見諸
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
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
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
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之有功者當
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天子執圭冒以見諸侯諸

侯執所受玉以朝于天子無過行者猶復其圭以歸其
國有過行者當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三年圭不復少
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削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諸侯有功者賜弓矢得專征賜
斧鉞得專殺賜圭瓚得爲秬鬯以祭此正言觀風省民之事古今行之者
推舜禹唐堯無巡守之事夏殷周漢唐以下亦無巡守之事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唐明皇宋眞宗偶一封禪
巡守則勞民傷財故巡守之勢雖見於周禮王制而從未有行之者惟舜之五載一巡守見于尚書巡守而陳
風貢樂行黜陟見于書大傳竝至禪禹以後猶自出巡守而崩于蒼梧焉故曰舜勤民事而野死計舜在位三
十載五載一巡守凡巡守方岳者六次計中閒九州之地無所不至凡燔柴燎類禋祀之典亦無五年不舉與
禹之治水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舟山行乘欙泥行乘橇隨山刊木浚畎澮距川決九

川距四海雖受薦攝相之後大傳猶歷書其報事還歸蓋自古憂勤未有如舜禹之甚者而徒曰恭己南面無
爲而治哉故巡守之制雖載於周官王制而實則舜禹一朝之事故當爲舜典經文維五祀此舜在位
之第五年舜自南河入都蒲坂以後親政十七年合前在位爲三十年至是又薦禹於天舊作維十有三祀與
維五祀之文互錯今校正互易之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
於時百執事咸昭然知王世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
君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
道興蓋舜居南河以南二十餘年之久雖即尊位受朝覲聽訟獄來謳歌尚在唐都也未嘗居堯之宮
偪堯之子也其營蒲坂爲帝都不知始于何年成于何年亦未遽徙居之也至是始徙都京師其唐之舊都仍
令丹朱都之永作虞賓故郊堯配天猶以丹朱爲堯尸也維十有三祀舊作維五祀與十有三祀
之文互錯今校正互易之奏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於前乃淳然興

招樂于大麓之野禹報事還歸二年談然乃作大唐之
歌樂正進贊曰尚攷太室之儀唐爲虞賓歌者三年昭
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
奏肆夏納以教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于時俊乂百
工相和而歌卿雲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載歌曰日
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物允誠於予論樂配天
之靈遷乎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
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循通卿雲藂藂蟠龍賁信于其
藏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鱉咸出于其穴維十有四祀帝
乃雍而歌者重篇鐘石磬笙變聲樂未罷疾風大靁雨

帝乃沈首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于鐘石笙筦乎乃還虞而肆夏也舜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舜既禪禹猶歲出巡守勤民事而野死故書曰陟方舜卒于鳴條塟于蒼梧之野以上經文止此合前此在南河蒲坂之三十年共爲十載集解引劉熙曰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使禹攝政並攝主祭祀云云豈有卽位初年舜方親政禹未攝政之前若是之駿與孟子薦禹攝政爲相十七年不合皆由于編大傳者不將禹五祀十三祀攝政之事撥敘于舜巡守之下而遠附于臯陶謨之後隔截爲二五祀十三祀十四祀之文遂與舜之元祀相蒙不知夏史臣紀唐虞事不曰元載而稱元祀者此夏史之偶疏也五祀以下祀禹攝政十七年內之事始當稱祀與史記禹與招樂合益禹亦精于音律故曰禹聲爲律身爲度而史記本紀于臯陶陳謨下終之曰于是天下知禹之明度數聲樂或復與韶樂也其兩言報事還歸者皆禹治水及代巡守畢歸報於舜之事共言虞賓在位者舜薦

禹初年猶以丹朱爲虞賓末年薦禹主祭而舜自爲虞賓與堯之饗舜迭爲賓主相同此舜爲禹攝政末年之事也特大傳五祀十三祀年數傳寫錯互又遠隔于臯陶謨之後與舜事不相接而鄭注大傳亦未指明五祀爲禹受薦之年其兩次報事還歸亦不指明爲禹事故後人疑爲舜巡方歸蒲坂故都之事遂與情理不順于孟子不合今移禹攝政十七年之事于臯陶謨之前與舜巡守諸大政相接並改正其年數之顛倒者使先後秩然舜典今日渾然具存可以正僞古文分堯典半爲舜典之妄可以正後人殺大傳所載舜典末篇經文歸于臯陶謨末之失

臯陶謨釋經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句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問書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又說云天子至士皆有山龍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無華蟲子男無作繪大夫無宗彝士無藻火史遷說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句作文繡服色句是皆據唐虞五服五章之制及本文五

采章施五色之文並無十二章之說王肅亦謂唐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章服此兼采今文說也鄭氏則以虞夏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上六書之於衣曰繪下六刺之於裳曰繡至周變爲九章别以日月星三辰爲旌旗與今文相反者何王氏鳴盛力駁伏生今文之說謂遺其日月星辰于上置其粉米黼黻於下以五色爲五章既非虞之十二章又非周之九章不分衣裳繪繡而以作繪爲一章並藻火山龍四章爲二共稱五繆者何曰五服五章本於經文唐虞十二章出何典記古今制度皆由質趨文豈有唐虞已十二章

至周反滅爲九章之理豈夏后氏已用三辰爲旌旗不預章服而獨論虞制不許除日月星辰于章服外之理史記本紀迹此亦以象日月星辰爲一句作文繡服色爲一句許氏說文序引此亦止以觀象日月星辰爲六書象形之始夫衣服旌旂之制畫繡皆取其新何預於古人古人所傳日月星辰之象必上古天文之圖傳至虞世已有闇晦故舜欲修治而重觀之非衣裳之飾古人斷不敢以日月星辰爲衣服也山龍藻火析二爲四出自後儒不可以轉議虞制山龍青者東方蒼龍之色宗彝白者彝則虎西方白虎之色藻火赤者南方之色

華蟲黃者鞠衣亦南方之色作繪黑者天元地黃尊天質爲五色之本也正如六宗方明之祀亦以木四方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黑出於元合爲一色亦以元尊天也此皆古傳精義豈淺儒所知乎粉米黼黻絺繡爲刺繡之文衣裳皆可用之衣已有山龍華蟲宗彝藻火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曷謂遺之乎九章十二章皆後人所析與唐虞五服五章不合伏生止釋唐虞經文安能預知東漢諸儒十二章之肊說乎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天元地黃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此其分合由人而說經則惟可以唐虞說唐虞而已請以今文五服五章五采五色定斯篇之詁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
聽

問此經文索隱謂古文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鄭注作在治曶史記作來始滑漢書律厤志作七始詠若是乖異者何曰書大傳云聖王巡十有二州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七始天統也鄭注七始謂黃鐘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此今文最古之義蓋經文原作七始詠史記作柰治猾其作來作采者皆柰之形譌柰又七之音譌其始作治忽作滑采作在者則聲之譌故史記古文之柰始即漢書今文之

七始合於大傳是經文本義也漢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倡肅和聲孟康注七始天地人四時之始又漢書叙傳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注七始天地人四時之始楚語觀射父以五色六律七事並言而以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周語七律韋昭注云周有七音故景王問七音之律此皆七始並乎五聲六律八音之明證也律厤志說之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惟聖人能同天下之情故帝舜欲聞之也五言者五聲之嘗也協之爲五行則角商徵羽宮爲木金火水土於五常爲仁義禮智信五事爲貌言視聽思以君臣民物事言之則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五言合於五行則聲爲律矣此今文博士家發揮七始詠之義至爲明晳使無律厤志以證明之而僅狥馬鄭在治曶之本甚至如鄭以曶爲書思對命之笏此等謂之古文則烏焉亥豕厫說郢書孰非古文乎或又謂律厤志作七始詠而稱爲[illegible]以出內五言證非是

帝曰無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至用殄厥世予
創若時禹曰予取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至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
叙

問此章經文及說馬鄭無改偽孔則删去帝曰禹曰而概謂伯禹戒舜之詞與史記古文不合且以丹朱之敖虐荒淫戒其君而以過門弗入荒度四海揚已之績疑入不倫者何曰此章之前為帝戒禹後為禹戒帝不但史記古文如是即東漢今文家西漢古文家言無不如是劉向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謹若丹朱敖論衡譴告

篇問孔篇曰尙書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帝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塗山時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史記則舜謂予不能順是禹言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是則舜以傳子傳賢之誼丁寧告戒言已懲創丹朱之事故不以天下傳商均而欲禹教啟敬承毋蹈朱均之覆轍禹則謂啟方生時予已過門不顧至今日敢以天下私其子乎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一堂之上穆穆皇皇憂深忠遠宜君宜王而偽孔敢以臆說改經文誣聖狂顛君臣父子至千百年之長尙可對夏侯歐陽乎

皋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問皋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舊以爲帝舜之詞而屬之上節今别移於下爲叙事之詞者何夔曰戛擊以下舊以爲夔自言今改曰爲爰亦以爲叙事詞者何鳳凰來儀以下舊有夔曰予擊石拊石句今直以鳳凰百獸連文而衍此七字者何此皆述舜事而史遷說簫韶九成謂禹乃興九招之歌於大麓之野又於帝末曰於

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者何曰史記舜本紀釋帝曰迪朕德云道吾德乃女功叙之也而即繼之曰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是上文帝詞此文叙事之明證若概屬帝語則禹方以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勉舜而舜乃推之皋陶若不自任者然其不合者一史記又曰於是夔行樂是以夔曰至末爲虞史之言考爾雅釋詁爰曰也洪範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稼穡是古字通用若以爲夔詞則舜未嘗咨夔而忽然自陳其末又無帝俞而詘然自止且書序止稱大禹皋陶謨益稷無后夔矢謨在

內其不合者二蓋上文舜禹君臣交勉於是皋陶仰承帝意敬明象刑必使苗頑教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然後已夔亦仰承帝意修明禮樂昭假神祇民物必使苗頑格于干舞而後已史臣書之以見君臣咨儆皆實政非虛文且史記止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無夔曰予擊石拊石之語東漢明帝詔亦引書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文無闕闕是今古文尚書皆無夔曰予擊石拊石之句不知馬鄭本何以衍之若史記所載古文本漢明帝詔所載今文本則均無之也其衛宏譌本衍文與以叙事爲陳謨其不合者三堯典成于虞史故舜在位五十載其事皆叙于堯典之末皋陶謨成於夏史謨末雖叙舜事而禹實在其中故夏本紀於賡歌颺言之下終之曰於是天下知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

五帝本紀述二典異文 附錄

五帝本紀曰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為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

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張氏正義湯湯洪水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張氏正義作載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悳忝帝位

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玉裁按四門穆穆四字當是淺人妄增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

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祡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烖過赦怙終徐廣曰一作眾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

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强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燮）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

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

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

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

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弃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

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唯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穉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謌長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衆）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

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弃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

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夏本紀述臯陶謨異文附錄

史記夏本紀曰帝舜朝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臯陶述其謀曰信道其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臯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臯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智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臯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

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厎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行臯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臯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乘檋行山栞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臯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乃

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
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
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
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
女聽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
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時布同
善惡則毋功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
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
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
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

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於是
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於是
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凰來
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
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
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為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為歌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

三終

書古微卷四

邵陽魏源著

通釋禹貢

問子治尚書必崇西漢今古文家灋至禹貢山川地里
豈有今古文之別史遷夏本紀僅易訓詁西漢師說寂
寥將以何者為家灋曰是何言也夫今古文家灋又孰
有晰於禹貢者乎班固漢書皆用今文說其地理志特
稱禹貢山川者三十有五皆歐陽夏侯書說也又特稱
古文說者十有一如汧山終南惇物外方內方陪尾嶓
陽震澤敷淺原豬壄澤流沙是也其不繫禹貢而實指
禹貢之山川者二十有八如太華熊耳雷首霍太山太

行岱山積石碣石弱水沮水灃水絳水濁漳水漯水沂
水淄水泗水灃水故大河九江南江中江北江雲夢澤
大壄澤徒駭胡蘇鬲津則亦尚書家遺說而絳水漯水
汶水淮水弱水易水凡六述桑欽之言則傳古文尚書
于東膠庸生者也桑欽水經末特書禹貢山水澤地所
在凡六十事與地理志古文說合則是禹貢今文家言
備於班固之地理志禹貢古文家言備於桑欽之水經

新唐書志水經桑欽撰或疑欽成帝時人何水經有後
漢魏晉地名鼂公武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
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傳而有豫章朱厓趙國
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所產皆後人所附益如管子
書及身沒以後之事左氏有三家分晉之文爾雅作於
周公而曰張仲孝友倉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

豈可以是而概疑今書哉至注中又引桑欽說者經自經說自說注桑氏之經而引桑氏之說猶之註說文而引五經異義注公羊傳而引公羊外篇也據是二書以釋是經旁參漢碑終南惇物之義則西漢今古文師說又孰有備於禹貢者乎說經以近古為得實舠地里有沿革陵谷有變遷以後世之輿地釋禹貢猶之以西洋之厤象釋堯典以平水之官韻叶毛詩以王安石之字說詁爾雅格不相入則譚經師家瀠又孰有亟於禹貢者乎近世治禹貢者首推胡氏惟其沿史學之地志而昧經學之斷限故惟考河濟故道與歷代遷徙有功於史而江漢則紕繆百出益知今日之河濟不可以

說禹貢之河濟而不知今日之江漢不可以說禹貢之江漢說河濟則力求漢以前舊說而說江漢則惟徇宋以後之虛談如三江九江嶓冢諸案皆力排漢志九江雖宗水經而誤會水經此外黑水菏水流沙碣石諸訓皆信道不篤以櫝還珠胡氏渭曰氐道之漾水非嶓冢之所導西縣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菏水非東至之菏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絳水安陸之陪尾非淮水所經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因而漢志皆係以禹貢沿襲舊聞不可盡信又謂漢志之三江九江非禹貢之三江九江云云今案安豐大別當與安陸陪尾互易非漢志原文蜀郡桓水本指桓夷不關西傾所因皆胡氏誤也嶓冢菏水三江則志不誤而胡氏誤也九江則漢志今文說與桑欽古文異說亦兩可並存非若胡氏洞庭九江之說矯誣不合形勢也

黃宗羲之序今水經錢坫之注漢地理志皆不信古之三江分道入海宿學專門且如是又況下此者乎譚高會之掌故則雲礽不如祖禰述都邑之傳聞則鄉野不如郊郭鄭氏說書好與先師獨于禹貢不敢違地志而志凡見故較他篇之注為少瓶後學所宜鑽仰焉語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今使語人曰江與漢自大別以下未嘗合流直至潯陽以下始暫會而復分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彭蠡古之彭蠡在江北岸非江南岸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江水分道入海今揚子江非岷江由震澤出吳松入海震

澤又分南江自錢唐入海有不啞然笑者乎更語人曰古無洞庭洞庭止謂之湘水而湘口之西澧水之北大江自分九道是為九江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大別不在漢口在其上游漢自大別以後始分二派一派入江一派不入江而別行東下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梁州潛水非沔之入西漢而西漢之入沔沔水以西漢為上源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黑水不遠南海不遠皆近在雍州敦煌之域黑水即弱水之下游其所入之南海即青海為黑弱二水之歸宿至今不通舟楫不勝鴻毛有不啞然笑者乎其笑也囿于所習聞習

見而震于所不聞不見也以今日之水道概古人之水道不考古書全憑耳目則豈獨聞是說而笑即如道江道漢二章道黑水一章使不知爲禹貢聖經而但稱爲山經水經之說未有不笑其誕且妄者也而不知古時之水道本如是也聞古時河濟非如今之河濟則信之聞古時江漢彭蠡非今日之江漢彭蠡則不信又況弱水黑水之僻在要荒者乎謂經中古訓古韻異于今韻古制度異于今制度則信之謂經中地理異于今日之地理則不信又況今文古文之家法久廢不理者乎

釋道山三條四列

問道山之義或謂其敘在道水之前必先濬澗谷之水由畎澮距川故即山以表之或謂其敘于九州之後是必懷襄已奠乃隨其山勢首尾而經行之或謂即道水施功之次第但山川各有奠定故分二篇以紀之者何曰以爲道水之前乎則禹自言決九州距四海而後言濬畎澮距川苟大川未治畎澮安歸且壺口底柱則大河之經流岷嶓衡陽豈畎澮之功役其不合者一以爲道水之後乎則懷襄已奠跋涉重勞且岍岐與鳥鼠將近乃舍之不巡東至海碣而後復及於西傾西傾與嶓

冢相近乃舍之不巡及東極陪尾而後復及于嶓冢嶓冢與岷山相近乃舍之不巡及東至大別而後復及于岷山此不合者二以爲即道水施功之次第乎則禹之治水自冀河而外皆先下游而後濬源故兗青徐揚最先荆豫次之梁雍最後以水例山則宜先東後西雍州之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是其明證今道山皆先西後東全逆施功之敘其不合者三然則如之何曰禹隨刋之次第已分見九州皆以人工先後爲主而山川從之此則隨刋已畢總紀山川條列皆以山之幹支水之源委爲主而禹迹從之使徒分見各州則散而不

屬顓而不叙非所以奠山川之位垂萬世之經故史臣於禹告成功之時大書特書曰凡九州之山則南條北條中條禹之所隨刊者從首至尾有如此凡九州之水則四瀆五川禹之所疏道者從源竟流有如此貫數千里之山川爲一條分九州之山川爲四列見圖副說告成於帝帝不下堂而悉九域之經緯五服之平成焉不然何以青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終南皆各州功役所及而反不見於道山惟雍之荆山龍門該於壺口之內弱水之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積石大伾江之東陵皆見於道水而亦不見於道山豈非以隨刊雖及而非大瀆之所

經與岡幹脈絡之所重則雖施功而不叙乎至若壺口大岳底柱碣石西傾熊耳桐柏大別衡山與北條之荆則一見而再見鳥鼠岐華岷嶓與南條之荆則一見而且三見岍山雷首析城王屋太行恒山朱圉陪尾外方內方敷淺原則他州不見而獨見於道山豈非以大瀆之所經與岡隴脈絡之所重則雖重見而必書雖從不見者亦必特舉乎故知道山之文猶道水也因山以紀瀆明山川之本末而非述功役之次第也

問岍岐以下渭河濟水所經西傾以下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以下漢水所經岷山以下江水所經其爲因山以紀瀆則聞命矣至若孔傳以荆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太行恒山之脈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則蔡傳闢之以爲地脈之說始於蒙恬成於郭璞僞訓爲禹之逾河禹之入於海禹之過九江今仍主山川脈絡之義者何曰此所謂目不見其睫者矣漢書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懷德南條荆山在臨沮此今文尚書師說而馬融王肅用之以道岍爲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者也馬王同用今文說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沒於勃碣自河山以東南者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

歲星熒惑塡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狐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此古文家說而鄭氏注用之以道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道嶓冢爲陽列岷山爲次陽列唐書天文志復祖之曰山河兩戒其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至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越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是也以經文質之于北列書

道岍而次北之西傾冢其文于南列書道嶓冢而次南之岷山蒙其文則四列之義實本於大禹粵自庖犧畫卦俯察地理言九州地理之書謂之九丘地理者地之條理脈理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推之兩小川之間必有小山兩小山之間必有小川小山者大山之分大川者衆小川之合使三條四列非關脈絡則岍岐遠在大河以西五六百里安得與河東諸山并爲北條壺口厎柱不過河中之石脊安得與雷首析城爭高並峯豈非渭北荊山之麓左自壺口石脊逾河而爲雷首太岳渭南華山之

脈右由潼關函谷分厎柱石脊逾河而爲析城王屋乎道水之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明謂江水過之至之迤之會之非謂人過之至之也何以道山言岷山之陽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必非南條五嶺山脉過之而必爲人過之乎北條之山盡于碣石逾海爲島嶼諸國故經言入于海正所謂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而說者乃以爲禹之入海則導河至海口忽航溟渤而東行將何往乎道水篇入于流沙入于南海亦皆禹入之乎

釋道山北條陽列一

問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地理志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今鳳翔府隴州地）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是殷周以岍爲西嶽華爲中嶽而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七則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元和志因之隴州志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其實峯巒延亘東隣岐岫西接隴岡在禹貢時止名岍山周都岐豐尊爲西嶽則總名嶽山至漢武時始析嶽山與吳嶽爲二自唐以後崇祀皆五峯爲首仍合爲一此則祀典代異猶太華少華太室少

室之本一山也岍嶽在華山之西故說者皆謂周以岍爲西嶽華山爲中嶽獨近日金氏鶚謂四嶽之名自古不改惟中嶽隨帝都爲遷移唐虞以霍太山爲中嶽周初以岍爲中嶽而華山仍爲西嶽考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此華爲中嶽岍爲西嶽之明證若如金氏說豈有華爲西嶽反屬豫州岍爲中嶽反屬雍州者哉豈有豫不爲中州而雍反不爲西州者哉且周都豐鎬東距華山不過二百里而西距岍山四百里中嶽既爲帝都之鎮乃舍近取遠反在西嶽之西乎若謂西方諸侯朝覲西嶽之

下不應使越京師而遠赴岍隴不知畿內虞虢之屬原可就近朝京師若巡守而會西諸侯則隴西漢南之國取至去岍近而去華遠且金氏力主衡山爲南岳則偏在五嶺何不虞南國朝覲之僻遠而反虞西畿之岍嶽乎或又謂禹貢北條荆山漢志係諸馮翊懷德縣下而富平亦有懷德故城亦有荆山者何曰此三國時所移立非漢之懷德且朝邑有洛水歷疆梁原入渭在荆山下同州志謂之華原俗謂之朝坂自荆山麓直抵河壖東連壺口故荆山之脉從此逾河若富平並無洛水且東距河二百餘里安得即爲逾河之壺口乎或又以富平縣無高山欲

以三原之嶻嶭山當之見漢志池陽下俗名嵯峨山則更在富平之西距河逾遠北條山脈至此安得即逾于河且岐山東麓爲九嵕甘泉嶻嶭以盡於荆山故禹貢西舉岐東舉荆以包之豈得因洛水亦有漆沮之名遂以後世漆沮入渭之處爲洛水入渭之處並荆山而移之乎

問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皆北條逾河之山也而龍門在壺口西岸言壺口不言龍門者何漢志雷首在蒲坂則其東脈爲中條山盡于垣曲王屋在焉不言至王屋而東北至太岳者何析城在濩澤今澤州府陽城縣王屋在垣縣今平陽府絳州垣曲縣則析城反在王屋之東北而言析城至于王屋者何曰漢志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本一山連亘禹鑿之以納河故兩山夾時東西而經以壺口屬冀龍門屬雍此欲言山脉之逾河自當舉東岸之壺口以表之也雷首一山九名亦名首陽山大戴禮伯夷叔齊二子生於河濟之間此首陽即雷首在冀州之說亦名隔山書序湯代桀升自隔注在河曲之南是也或亦謂即中條山見元和志又名首山又名薄山見穆天子傳封禪書又名堯山見水經注今有王官谷者是也雖遞迤數百里隨地異稱三方志各書所聞而其正麓則自臨晉絳州溯汾水北走平陽諸縣以達于霍州之太岳蓋大禹主名山川知霍太山雷首之脈自壺口逾河爲北條之左支王屋析城

之脉自底柱逾河爲北條之右支各有其紀而不可亂又唐虞以霍山爲中嶽而沇水出自王屋皆冀州之望故兩書至於以表之蓋王屋東接太行而霍岳北走恒山也王屋濟水所出自當在今濟源陽城二縣界內其水南入濟北入沁若垣曲則并非濟水所源何得王屋在其境內疑漢志本以析城在垣縣王屋在濩澤而後人傳寫誤互之歟且如城如屋皆山形方正得名故或誤以析城爲王屋歟析城亦名中條山正與雷首中條相近之故苟謂析城山東在陽城不特於山幹東西不合即謂禹之道山亦豈有由底柱渡河先東行至澤州

陽城始復折回西至垣曲者耶

釋道山北條陽列二

問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說者多謂太行爲天下之脊自河內走幽州凡有八陘皆謂之太行而恒山則僅上曲陽之一峰是北條陽列幾可以太行盡之者何曰是從來之謬試以禹貢質之則太行自太行恒山自恒山不能并恒山爲太行猶之道岍及岐至於荆山不能并岐荆謂之岍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不能並朱圉以下謂之西傾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不能并外方以下謂之熊耳恒山以恒水所出得名即今之渾河發自渾源州與滹沱衛河夾恒嶽而東行故禹貢並稱

恒衛凡大山皆有大川界之黃河以北沁濟以南王屋之幹也濟沁以北滹沱以南太行之幹也滹沱以北桑乾以南恒山之幹也桑乾東北灤河西南燕山之幹也灤河以東遼河以西醫無閭碣石之幹也歷代諸史據太行言之謂之山東山西據恒山上曲陽言之謂之山左山右據燕山言之謂之山前山後雖分三幹並祖于大同府外之陰山而分脉於寧武府之管涔山故朱子言冀都山脉發自雲中不言發自太行此精于北條脉絡者漢地理志惟于河內之埜王山陽二縣言太行在其西北即今懷慶府之河內修武二縣而他處不言太

行又于上曲陽縣但言恒山北谷在其西北而不直言恒山在其西兩山間有谷皆恒水出自恒山行數百里山谷中至上曲陽始出山行平地故北谷在焉此精于言太行言恒山者今人尙執太行直抵碣石之說與北嶽在上曲陽之說請列數證以闢之列子湯問篇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仭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是自古太形王屋兩山合記亦僅方七百里安得有太行東走千餘里直至海濱之說乎證以郭緣生述征記謂太行自河內逾中山盡于幽州凡有八陘考山中絕曰陘太行縣亘上黨河內二郡又東北跨逕州迄今獲鹿井陘之地磅礴雖廣實止五陘一軹關陘在濟

源縣二太行山在河內縣三白陘在輝縣左傳亦謂之孟門四滏口陘在彰德府磁州爲自鄴至晉陽要道五井陘在真定府獲鹿縣皆在滹沱以南故淮南子稱太行爲五行之山正以五陘得名若第六飛狐陘已逾滹沱上游在恒山之北不得復爲太行今宣化府蔚州飛狐口第七蒲陰陘在今易州第八軍都陘今昌平州居庸口則更踰桑乾爲燕山在恒山之東謂之恒山且不可況太行乎其辯一也史記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使諸子求之無郵還曰已得之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地記曰恒山北臨代南俯趙晉隆安五年魏主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鑿恒嶺至代五百

餘里即倒馬關路若上曲陽之山能俯臨代乎燕世家燕聽張儀之計獻常山之尾五城於秦正謂代北之地若真定常山郡地則燕都近畿豈能獻之而秦亦豈能有之乎其辯二也恒山之幹亦分三支其南支自神武泉東出盡於真定而滹沱與滋河界之其中支自五臺東出倒馬關盡於上曲陽之大茂山而沙河與滱河界之北支由蔚州東出盡於大房山而易水與桑乾河界之三支以中支爲正故渾源之元嶽爲祖五臺爲禰上曲陽之大茂山爲子孫實則一幹自相首尾自長城築後遂盡渾源之山與五臺爲二考名山記恒山有五名一曰蘭臺府即南臺也

二曰列女宮即北臺也三曰華陽臺即西臺也四曰紫微宮即東臺也五曰太乙宮即中臺也水經注崞縣南面元嶽漢雁門郡崞縣爲今渾源州地五臺正當其南是五臺爲元嶽之中峰故靈異埒於岱華即不祀諸渾源亦當祀諸五臺若大茂山謂元嶽中支之麓則可謂即是元嶽則以孫爲祖以足爲首其辯三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鎭曰恒山其川滹沱嘔夷是并州無太行嘔夷即恒滹沱即衛恒水上源出渾源州衛水上源出五臺恒衛二水夾恒岳東行至真定始出平地是禹滌恒衛之源必在恒山上游若上曲陽之山所出何水大禹施功何所其辯四也王制中國疆域

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是南以衡山包五嶺北以恒山包燕雲故策士以常山之蛇喻中國形勢亦謂首尾蜿蜒之遠是王制逃中國北面以恒山界華夷不以太行界華夷況區區上曲陽一山能爲中國北界乎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其時禹河未徙上曲陽至南河大伾山五百里耳若非渾源州之恒岳安得距河千里乎其辯五也漢唐望祀北岳於上曲陽不過因古昔巡守之舊帝王巡守方岳不必升造其顛猶祭岱山於博祭華山於華陰止取廣平便於朝會非即以華陰爲華嶽奉高爲岱宗若後世不舉巡守不覲方岳歲時遣官

秩祀則衡處南徼尚不謂遼況渾源密邇燕都反以爲遼乎會稽山在秦望廟在覆鬴豈可即以覆鬴爲會稽乎秦漢置常山郡於眞定正猶九江郡治壽春會稽郡治吳蒼梧郡治粤其地望皆距郡治千百里豈得謂九江在壽春會稽在吳蒼梧山在粤乎豈得以常山郡治所在爲山之所在乎金明議者尚據詩崧高疏謂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五嶽之名應無代不改試問唐虞四嶽見尚書大傳軒皇五嶽證據何書唐以霍太山爲中嶽周以岍山爲西嶽華山爲中嶽殷及兩漢以嵩高爲中岳何

謂五岳不隨帝都而改況渾源之與上曲陽同祀恒山不過一在其支麓一就其主山幷未合恒別祀何謂遷改本朝順治七年移祀北岳於渾源州一正前世之譌謬而閻氏若璩翟灝猶襲孔穎達之譌謬斷之曰後世帝王舉巡守朝會之典則望祀北岳宜于上曲陽如僅遣官特祀則北岳必在渾源州次則或于五臺山

釋道山北條陽列附本雍州文附論道山下

問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或謂起隴山及南山皆謂終南或謂止太乙一山而惇物則莫知所在者何曰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武功今郿縣太壹山亦作太乙山今日太白山垂山古文以爲惇物錢氏坫曰垂山當作岳山卽今武功山俗稱敎山敎岳聲之轉傳本誤作岳今據封禪書郊祀志正之水經隴山終南山敦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此並以太白山卽終南其武功山爲惇物故古有武功大白去天三百之諺此古文尚書說也隸釋載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皆宗之松揚越之篠蕩洪氏适謂以惇物爲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

歐陽夏侯書說程氏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惇物非別有一山考此文與原隰底績至于豬野耦文對舉惇物正與底績對文此今文尚書說也其釋惇物雖殊而釋終南爲大壹山則古今文無異說僞孔傳及括地志皆本之武功志復云太白山一名太乙山此並以太乙山爲太白山兩名一實自家法不明信道不篤于是有析終南與太乙山爲二者張衡西京賦潘岳西征賦皆以太一終南並列唐六典又以終南大白並列有以長安南面之山自盩厔以東皆終南者自盩厔至藍田之山禹貢但謂之華陽漢人但謂之南山無謂之終南者地理志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東方朔傳諫起馳道抵南山云云皆指華陽而言而胡氏渭乃力主南山爲終南誤矣華陽之南則皆秦嶺今并以秦嶺爲南山者更誤有并西起隴山東及秦嶺凡南顏太華皆謂之終南者見柳宗元終南山祠堂記因有謂華山爲惇物者水經注索隱寰宇記因垂字誤作華有謂惇物宜近南山而以太乙山及武功山爲皆惇物者胡氏渭請以經正之禹於雍州治水自北而南列山則自東而西故從荆而岐而終南惇物而鳥鼠則終南必在岐山以西鳥鼠以東明矣若秦嶺南山則反在岐山之東曷爲列次其後西跨汧隴則包鳥鼠在內曷言至于鳥鼠證一也秦風終南美襄公始有岐周史記曰襄公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以兵破戎闢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蓋岐在渭北終南爲大

白山正在渭南地相準直故秦人美其始有終南若岐以東之南山則襄公兵未至其地其子文公又以獻諸周安得爲秦有哉以詩之終南證禹貢之終南非太白而何證二也詩古微古人封山表鎭取尊特不取袤延故冀不嶽太行而嶽霍太雍不嶽南山而嶽岍吳南祀不嶽五嶺而嶽衡霍今雍州之山莫雄於太華莫峻於太白不應不列於經賦家或以太白太乙與終南並列者蓋以終南爲總名而太白則終南之主峯一而二二而一然終南亦至岐而止後入侈之遂有始隴終秦之說不知終南毛傳左傳皆作中南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也潘岳關

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天之中在都之南淮南子俶眞訓作終隆高誘注訓即終南盖太白居羣山之中隆然獨高故名中隆其中終隆南皆同聲假借不以爲隴終秦爲義證三也盩厔盩田之南山爲貢但謂之華陽盖皆華山之來脈故曰華陽梁水爲梁州若以此爲終南曷不曰終南梁水爲梁州乎華陽以炭谷龍湫之山爲主峯俗呼爲南五臺神秀冠峙南山皆其屏障正在華山之陽乃或因雍大記稱五臺太乙谷有太乙元君湫池漢武帝元封二年祠太乙於此建太乙宮又山有太乙峯太乙池遂以南五臺爲太乙山則不知古言太乙者

猶言第一山今南五臺雖秀安能與太白爭高且置華陽於何地證四也至惇物之訓則必從洪适漢隸釋所引無極山碑有終南之惇物云云盖導山異於導水若空迹脈絡不預隨刊則與導水篇何異九州無是列也故荆岐必言既旅蒙羽必言其乂蔡蒙必言旅平原隰必言底績終南必言惇物此今文家無上精義鴻荒之世終南與阻人迹不至雖材產殷阜無由顯於人世自隨刊滌源以後樏橇四通於是終南材木金銅取給不窮西至鳥鼠之山皆秦隴所仰供資用故以惇物與旅績並書乃從來但據漢志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岳山

古文以爲惇物從未有表章今文家說者何哉盖上文灃亦攸同止治涓南患甚之一水時荆岐終南鳥鼠則并滌渭南渭北山谷之源而後循治原隰以終道渭之績故知禹之治水皆先下游而後滌源也古文家不察經誼强以惇物爲山名而自來楊馬左思詞賦侈鋪名勝以及秦人土語從無一言及於惇物之山者鑿空之詞終難徵實證五也

釋道山北條陰列一

則北條陰列之山起岍岐盡碣石而不及隴西諸山首短而末長其次陰列之山起西傾止陪尾而不及岱東諸山首遠而末近者何鳥鼠朱圉太華皆渭水所經若西傾非渭源在鳥鼠西六七百里地理志禹貢朱圉山在天水郡冀縣今伏羌縣地則又在鳥鼠之東南二三百里道山乃先西傾朱圉於鳥鼠者何曰龍門未闢以前河由孟門左右分抉雍冀泛濫岐陽之地挾渭水而東則岍岐固洪水所支溢也故北條始岍岐終碣石皆以道河為主而岍岐以西之皐蘭祁連諸山陪尾以

東青萊諸山皆非隨刊所及焉至西傾雖非河渭所經而洮水出其東北其入河之處距渭源甚近（今臨洮縣是）桓水出其東南入潛（詳梁州下）則西傾因桓目與道渭為一役且其山在嶓冢之北非南條陽列之山安得不與鳥鼠並舉乎朱圉為渭水所經而伏羌縣志稱縣西南諸山皆朱圉之列峰隨地異名則是山或曰白岩或曰石鼓禹貢總謂之朱圉西接洮水與鳥鼠南北相直其山脉橫行自南而北則朱圉固可為鳥鼠之來脈故道山先朱圉於鳥鼠漢志謂在冀南梧中聚者就其盡處而言或祀典所在猶上曲陽之不可以盡恒山西縣之不可

以盡嶓冢而閻百詩泥之謂一聚可容陛必非廣則經曷為繫諸鳥鼠之上西傾之下即謂禹道水循行次第亦豈有循洮水至渭源乃不道鳥鼠而先東至朱圉始折西至鳥鼠復折東至大華者耶胡氏渭至謂經文必作鳥鼠朱圉而傳寫倒互是不以經求地而反改經以殉地耶雍州刊旅先荊岐下游而後上至于鳥鼠道山則先鳥鼠上游而後至于太華益知道山篇文皆以水之原委為山之條列矣

第3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5　版反外

釋道山北條陰列二

問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漢志嵩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山金氏履祥謂大雅崧高維嶽安得與江夏之山相爲內外因别取陸渾縣之方山爲外方或又謂中嶽崇高之名始於漢武者何志言江夏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安陸今湖北德安府屬縣）而孔傳謂皆在豫州界淮在桐栢經陪尾者何導山于嶽有華恒衡嵩而不及岱東者何曰嵩高古不名嶽止名外方唐虞巡守所不及殷都豫州始以嵩高爲中嶽故爾雅五嶽前條爲周制後條爲殷制至周室東遷雒邑始尊之曰太室取明

堂五室太室居中之誼則復用殷代中嶽之制故左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是太室在四嶽之外不在五嶽之外至漢武遂案古圖書復禮崇高爲中嶽非創也大雅毛傳山大而高曰崧通指四嶽因申甫齊許世掌四嶽之故此西周時語自應劭（風俗通）劉熙（釋名）始混崧嵩爲一而釋大雅爲嵩山金氏履祥遂以殷及東周之五嶽上例禹貢而疑其不當名外方疏矣至漢志安陸之橫尾並非淮水所經姚氏鼐謂當與安豐之大别互易乃傳寫者誤移其文謂大别漢水當在安陸陪尾淮水當在安豐（此說亦未盡善詳大别條山）考經凡言至于者皆相

距甚遠至于鳥鼠至于太華至于太岳至于碣石皆千里數百里以導淮之桐栢東會于泗沂推之則陪尾當從水經在卞縣泗水所出之說（隋志泗水縣有陪尾山今山東兖州府）周禮保章氏疏曰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蓋本春秋緯文則漢人本以陪尾爲泗源豈有班氏作地志近據圖籍上本禹貢周官反不知陪尾所在而屬之江夏安豐者哉蓋淺人校漢書者妄取僞孔傳入之地志蓋以爲孔安國眞古文與安豐大别之增竄正同一例知陪尾爲泗源則陪尾正岱宗之來脈至于陪尾即至於岱宗也近日曲阜桂氏馥曰岱山爲中條之盡其脈

自泗州徐沛間漸起閼阜由呂梁穿過而起沂嶧諸山再峽爲嶧縣之陰平嶺而起東蒙山三峽爲泗水縣之陪尾而起徂徠新甫諸山四峽爲萊蕪之原嶺再轉即東岳插天矣正幹逆轉西南經東阿肥城以盡於東平州而曲阜正當其環抱之處汶泗拱合鍾生至聖濟水東行岱脈西轉與濟相逆而鉅野大澤則其匯水之區（以上桂說）案嵩山之脈盡於成皋桐栢之脈盡於汝甯此後河南淮北一望曠衍幾無蹤跡漸起於徐泗而突起於山東後世黃河橫決而南逕河復橫截而北使人忘其所自至有岱脈自遼東渡海而來之說豈知禹貢熊耳

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已包盡中條之脉絡乎陪尾志泗
源之山而不及汶源之山者汶不入淮而泗入淮仍以
桐栢之淮爲主也

釋道山南條陽列

問道嶓冢以至大別此南條之陽列漢水所經也地理
志隴西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或謂當在沔陽
者何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臨沮
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八十里有荊山江夏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
內方山漢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鍾祥縣南與荊門州接界考荊山起南漳迄荊
門與內方相接何不援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之例
而必以至于荊山與至于大別並舉者何漢水至大別
入江而地理志云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非
江漢所會或以爲漢陽翼際山則在漢西而非漢東又

與左傳不合者何曰隴西嶓冢兼跨氐道西縣二境西
漢水出其西東漢水出其東二水潛通互受故漢志互
舉以明之禹貢導水有東漢無西漢者東漢入江流長
路遠自以遠者爲正流凡沔漾皆東漢之名而西漢止
浮于潛一語耳胡氏渭據後魏所置沔陽之嶓冢縣以
駮漢志東西相距五六百里使漢源反短于潛水南條
不起於隴西別詳于道漾章下至道山經文凡言至于者皆以
志水之原委至于太華志渭之入河也至于王屋志沇
之發源也至于太岳志汾之上游也至于碣石志河之
入海也至于陪尾志泗源也至于衡山志湘源也至于

敷淺原志彭蠡之治也江漢沮漳爲楚之望而涓漳皆出於荆山以入江而景山卽荆山之尾故水經注出沮陽縣西北景山而淮南子以爲沮出荆山則景山卽荆山也荆山爲荆豫二州之界兼沮漳二水之源首尾數百里安得不特書至于以見爲南條之中脊乎至以章山爲內方則種種不合漢志謂古文說則今文不然也章山不過荆山之盡麓其山所出並無著名之水舉荆足以包章且大別實在漢東與章山隔水其脉安能至于大別且漢北漢東名山無數何獨此詳而彼絕不及攷楚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則內方自當爲方城楚之

方城有三一在上庸漢中之地居荆山上游非此所舉一在漢北卽屈完拒齊師之地在今南陽裕州葉縣連山相接六百餘里號曰長城而漢水流其南一在漢南卽吳楚夾漢時楚左司馬戌欲出方城外毀其舟又塞城口斷其歸路在今信陽州及應山之地居大別上游而禹貢內方則專指漢北葉縣之方城蓋導荆山者導漢南沮漳之水入漢也導內方者導漢北丹河唐河諸水入漢也至于大別則導漢東溳滍諸水入漢也至大別山則書正義謂地理志無大別惟鄭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糾其與漢水不相近疑後人取鄭注以

增入漢志且志果有此條杜預豈有不知而託爲或說者正義豈有不見地理志而直言其無者酈注於漢志無條不引豈有獨闕此文而但引杜預者故知此注必在鄭氏以後而其混爲班志原注又必在唐本以後孔穎達時尚未羼殺也水經注亦不信安豐大別之說而所言江水東逕魯山南地說所謂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亦不言是大別元和志始言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百步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則今魯山實在漢岸之西與左傳吳楚夾漢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之說不合蓋楚濟漢東則大別當在漢之東

岸（別詳導漢章下）姚氏鼐謂今漢志安豐大別當與安陸陪尾互易則近淮近漢各得其所云云亦善於解環考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子常不從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不利敗于柏舉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不如俟其半濟從之又敗之又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考春秋吳楚爭戰皆在今潛霍六安之地由淮而不由江蓋古尋陽九江及大雷

彭蠡之間江面横廣各百餘里浩瀚沮洳洲渚縱横爲舟師所憚行故皆泝淮而上寧由陸越山而不敢戰于江也或謂柏舉在麻城清發在德安府安陸縣西之溳口（見水經及元和志鄖水即清發水）雍澨在京山縣東南皆與左傳兵形不合蓋柏舉即在大別小別之地不應東隔三百餘里清發當齊鄖之津不應遠在孝感雍澨則已涉漢而西不應反在漢東以爲禹貢道漢章證左傳則三澨在大別上游當爲今宜城以下入漢之夷水口（水經注夷水入漢俗名蠻河口）淯水口（古鄀國故城俗曰蠻河）權水口（逕荊門州東南入漢俗曰荊門河）此三口皆在均州滄浪水之下（此據水經注引地說所謂滄浪之水出荊山者）天門大別山之西北而權口爲自陸安府赴郢必由之道則權口當即雍澨與左傳合而水經及索隱並言三澨在郘縣之北郘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正當此三水口而鄭康成謂三澨在江夏竟陵之界漢竟陵爲今天門縣亦正在此三口東岸于古書無不合楚師戰敗于天門縣（大別柏舉皆在此）由權口濟漢（當即雍澨）轉戰荊門州五敗而及江陵之郢及左司馬自息還則漢東已無吳師故齊漢救郢而吳師自郢東禦之于雍澨以左傳證禹貢則大別之在漢東不在漢西無可疑者內方當爲漢北之方城山不當爲漢南之景山亦無可疑者

釋道山南條陰列

問岷山之陽爲南條之次陽列故蒙道嶓之文而岷不復言道然岷山至衡數千里中隔繩若沅澧諸水且衡山非江所經而言至於衡山者何衡在湘水之南其麓盡于洞庭之西而孔傳謂衡山之脉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何大別以下南條之循江北下者未盡敷淺原以東南條之循江南走者未盡而道山中止者何敷淺原或謂在九江或謂在鄱陽其說不一者何曰道山之文有于一條中復分二支者荊山逾河一爲壺口雷首以至太岳一爲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皆爲荊山之所分是也南條則岷山之陽爲五嶺一由桂嶺而爲衡山以盡於洞庭之口一循庾嶺而爲廬阜以盡於彭蠡之口皆爲岷山之所分是也岷山史記作汶山盤亘松潘茂州灌縣及陜西岷州衛將千里與太行無異故陸游言自蜀郡以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大江出其東大渡河源出其西是岷山所包甚廣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五嶺皆在岷山之東南則皆以岷山之陽統之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是以五嶺爲衡山矣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若祝融一岳距江不過五六百里安得千里而遙惟五嶺

始能爲中國華蠻之界非衡岳一峯所能界南紀也衡
者横行之名禹貢衡山盡上連桂嶺郴嶺九疑諸山總
謂之衡山故可南抵巴陵之大江東走廬阜之敷淺原
道山之條列卽道水之條列岷山道江東至于澧過九
江至于東陵卽此之至于衡山過九江也東迆北會于
匯卽此之至于敷淺原也古時三苗之國左彭蠡右洞
庭五嶺之山禹未深入惟紀岷江所經則上游所受南
條諸水莫大於三湘故舉衡山以表之下游所受南條
諸水莫大於豫章故舉敷淺原以表之水經注引地說
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則自巴至武昌凡沿江南

岸諸山皆衡山之麓則孔傳謂衡山爲江所經亦未可
非也蔡傳既斥孔氏蘇氏地脈之說而又謂岷山之脈
一支爲衡一支爲敷淺原吾不知山脈與地脈有以異
乎無以異乎謂道山書至書過皆禹至之過之吾不知
道江書別書會書過書至亦入別之會之至之過之而
非言水乎大山之盡必有水以界之大水之會必有山
以紀之因流坎之自然行所無事何得道山之文獨異
道水之文乎豈但闢地脈而主山脈自相矛盾乎至地
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
敷淺原通典以江州潯陽縣之蒲塘驛卽漢歷陵故地

敷淺原當在彼考其地正當潯陽大江之盡又適當匡
廬山麓之盡猶敘中幹云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爲
岱宗支脈舉陪尾卽可證岱山也又猶荆山下有嶓冢
原亦名華原也（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正謂廬山南臨彭蠡北接敷
淺原也胡氏謂引此以證山南之原非是）其地有望夫山南有湓口水入江
與漢志傅陽山傅陽川亦無不合乃後人因漢歷陽兼
有後世潯陽德安星子三縣地于是馬端臨謂德安有
敷淺水則不但遠隔潯陽江且在未起廬山以前不應
道山過九江反遺廬阜胡氏渭又以星子縣之落星石
當之則在廬山之南麓而非其北麓但瀕湖而不瀕江

與潯陽大江無涉與漢志傅陽山傅陽川亦不合故知
通典之言確不可易（至晁以道謂在饒州之鄱陽縣則并非漢歷陽縣地且中隔大湖于
潯陽于廬山皆無涉更不足辨）自此以下爲揚州吳越三江震澤之域
地勢卑濕決川之功多於隨刊猶之大別以下爲徐陪
尾以下爲青兗皆道山所不及敷固知疏瀹多在下游
之東隨刊多在上游之西矣

釋道山南條陰列附 嵩入堯典巡守四岳下

問衡岳史記以爲衡山尚書大傳以爲霍山此古今文異說爾雅釋山一曰江南衡而無霍一曰霍山爲南岳而無衡或謂殷周異制者何曰尚書大傳唐虞以霍山爲南嶽伏生在漢武之前知非漢武始移衡於霍蓋古時衡山有二有江南之衡有江北淮南之衡江南之衡五嶺是也江北淮南之衡卽霍山也漢高帝文帝並于六安置衡山國中屬淮南武帝時別爲六安國此漢初衡山在淮南六安地之明證秦本紀始皇帝東行上太山並勃海以東窮成山登之罘南登琅邪遣徐市入海

求僊人還過彭城西南渡淮之衡山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不得渡怒伐湘山樹赭其山乃自南郡由武關歸是始皇並未渡洞庭安有至衡陽之事其所叙衡山在渡淮水之下南郡浮江之上則知是淮南之衡非湘南之衡明矣再以封禪書證之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北至琅邪皆始皇所巡之舊道以兩文參校則秦紀之衡山卽封禪書之灊霍非漢武始移其祀益明矣水經山水澤地紀亦以霍山爲南岳是古文尚書說與今文同史記五帝本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南岳者衡山也亦卽指灊之衡山明矣古帝王南巡守不過江北淮南于朝會差近若蒼梧九疑之地秦皇漢武所未至故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岳而謂唐虞五載巡守必朝會于三苗之地乎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謂在壽春東北爲今鳳陽府亦江北淮南之地距灊霍不遠而今霍丘縣之山亦名霍山與灊連界意者古者霍山包舉廣大塗山卽其北幹天柱則其南幹專就天柱峯稱之曰霍取大山宮小山之誼連淮南諸山總名之曰衡取橫行之義蓋本虞夏南巡朝會之地而秦漢皆襲行之歟至道山篇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過九江王制南不盡衡山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則並指江南之衡五嶺橫行故曰衡亦非專指祝融峯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曰灊霍天柱孤立而四面皆大山宮繞之故名曰霍若衡山則祝融主峯高出諸峯之上何得名霍乎並存其說備參考焉

書古微卷四終

國立北京大學藏書

書古微卷五　　　　邵陽魏源著

釋道北條河水

問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爲南北幹中之大界水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而尸子言古者龍門呂梁未闢以前河出孟門之上是禹河皆冒中幹出者由于開鑿竟莫知大禹未鑿以前古河故道安在者何曰洪水以前古河故道書傳無徵核以雍冀山川脈絡亦無路可尋然傳言堯有九年之水是九載以前無洪水也孟子言堯時洪水横流汜濫於中國使禹治水然後中國可得而食是堯以前古大河由塞外不入中國故三

皇五帝之世與堯即位初年皆未聞懷襄昏墊也此天地氣運之大變蓋顓頊絶地天通爲古今天人一大界限堯時塞外之河忽伏流潛行冒出于中國之積石此古今水地一大界限其時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渭洛相鬭不知作何胅非神堯在上神禹在下斷不能濬此非常之災故禹功在萬世也至河既入中國以後則惟有因勢利導輔相裁成除闢龍門更無别法而漢書齊人延年乃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云云不知陰山千里亘障其外此則悠謬之論使其可行大禹何不早行之宜爲漢

武之所拒蓋河源葱嶺經西域匯于蒲昌海今日羅布泊在天山之南于闐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東隅一面可爲泄水之口故古謂爲不周之山天柱即崑崙河源也計古時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即北幹中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瀦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繞玉關東會盧朐河黑龍江之上游以入海水草豐茂靈淑所鍾人物蕃茂故黄帝都于上谷畫井始于遼東而崑崙亦有黄帝遺跡無如千萬年之久沙漠瀚海水不即滲水大即瀦計自上古至堯其沙漠故道漸已淤廢枯

絶如弱水之不西黑水之不南皆陵谷遷變及堯末年遂潛源重發于星宿海始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爲一變至雍冀間而中幹左右兩脈交會界水愈狹不足受河于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既不能塞其星宿海之重源又不能冒決北幹之山脊不得不鑿中幹之呂梁以納洪流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于中幹之底繼則顯截于中幹之脊是爲再變此禹功之以人力奪天工利賴萬世者豈齊延年輩欲開鑿陰山從河塞外之謬議可比乎或曰桑乾河發源于甯武府燕京山之天池池東爲桑乾源北爲大澗河源大澗

河行百餘里至河曲縣入黃河是則桑乾之源距入河之水不過數十里使禹移其鑿能門闢呂梁析底柱之力以通大澗河于桑乾則河不經冀豫兗之境全行山谷中千餘里由直沽碣石入海即使如桑乾河泛濫無定亦不過以雄霸兩淀直沽間爲受水之地而中原永無河患何致殷室五遷金元南徙貽千載未竟之功耶曰大澗入河之處有天橋峽相傳有禹迹在今河曲縣西南則大禹當日亦常相度至此其不可行必由地勢然今日黃河在雍豫上游並不爲患所患在大伾以下則後人不遵禹釃漯川之道爾使守王景千乘入海之

口則不必復禹冀州之故道而已復漯川之故道即可收東漢至唐千年無患之效何至宋金元明累歲告潰哉歷代河濟之變遷無關經誼但知今漳水所行爲禹九河之故道今小大淸河一濟一漯爲禹河釃渠之故道則禹貢明而河濟之利害得失亦無不明非如三江九江之分合不極力部析則且啟疑經謗經改經之漸故說禹貢不難於河濟而難於江漢也其次則黑弱亦禹貢之鉅訟今一一剖決之而治河則別詳籌河篇見文集中不入經說

問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胡氏渭以梁岐皆兼治雍域之山而首叙于冀州者何曰堯都平陽外水莫大于河內水莫大于汾禹治冀之功莫大于闢壺口呂梁以治河次則莫大于導狐岐諸水至太原岳陽以治汾皆冀州首務何乃舍之而別指雍州之山洪潦之時河挾汾爲患故禹先決河而即從事于汾一志西河之治一志東河之治也尸子呂覽淮南子並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鴻水云云則孟門以西河由鄜延而南注于渭自孟門以東河由吉州而南注于汾平陽蒲坂數百里間皆河與汾所懷襄也孟門爲河之上口龍門爲河之下口二門

相距百六十里石脈綿亘崩塞河流而壺口則孟門之東山也呂梁則龍門之南山也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分出則其東之壺口南之梁山皆橫峙亘隔實非水道所經禹西闢孟門而始事于壺口東闢龍門而卒事于呂梁導東西兩派于兩山石峽之間俾不潰溢平地爲害而後東及狐岐決太原岳陽之汾流使盡出于河槽水經注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是以道蔡沈皆據此爲冀州之岐但不知爲治汾而以爲治河則狐岐參孝義介休之界去河三百里安得爲河流之所經蓋治岐爲道汾入河之首事太原岳陽所以終治汾之功即

所以終壺口呂梁之功也畢狐岐則汾之上下游𢁉山皆此山所盤旋非一峯一巠之謂也乃胡氏渭以梁為河西雍域之山且并岐為雍州之岐則曷為不書於雍州而首書于冀州乎漢賈讓言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則是禹鑿斷梁山為二而河出其中故爾雅以梁山為晉望而大雅詠梁山于韓奕且春秋晉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使梁山非隔河兩岸橫亘如梁安能壅河三日不流乎晉時所謂梁山之石至今尚存在龍門下數十步水中浮石如鼎俗呼禹王𡢃則梁山卽龍門山名自後人不知河西夏陽之梁山東麓抵河者卽壺口矣

南之呂梁山與孟門龍門異名同地于是讀禹貢者遂疑梁岐皆非冀域夫梁山果獨在河西則禹但導河逕其山之東南可矣何必鑿闢呂梁出其中間哉雍之岐山遠隔涇渭漆沮之西誠越諸水至岐則自渭以北無所不治而雍州之旅荊岐治涇渭為贅文矣且治水施功之時南亦可及豫東亦可及兗豈無相連之勢施功同時者何禹貢冀州經文不兼及兗豫而獨兼及雍域之梁岐乎至若寰宇記以孟門為太行東之孟門元和志以岐梁為岐西古公所踰之梁山酈道元又兼以壺口為汾陽西南之壺口以梁為離石之呂梁甚至傅同叔以為徐泗之呂梁皆與禹河渺不相涉且或非冀域之山矢口妄臆未遑縷詰焉

問九河既道惟徒駭為大河經流冀兗所共其餘八枝並在兗域而孔疏以為堯時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可先冀次兗者何曰孔疏此條胡渭推其精絕實則不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伾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胡氏據此謂禹未治水時洚水大陸九河之區皆未為河所經河患專在青徐故尙不經兗不知禹未引河北注之先洪水但不經冀

東北高地耳若兗州平地則正受大河之衝故青惟治濰淄及汶徐惟治淮沂及泗兗則經十有三載之功田賦乃同于他州方其桑土未蠶民未降邱宅土昏墊巢窟耕桑無所受患獨重于他州故禹雖道河北行冀東而九河皆在兗域所厮漯渠亦在青兗之交則漯渠必大河之正溜九河必皆洚潦之支流不能盡挽歸北故禹于正河北注之後因而留之疏之俾不泛濫橫溢非本無而禹新鑿之也不然禹以前河行平地數為敗兗地不高于青徐豈有青徐受河患而兗反晏然完域者耶孔胡二氏之說正與河渠書悖由執九河漯川為禹

功開鑿之新河而不知爲洪水自趨之正溜且以二渠九河爲分洩盛漲而不知爲洚潦餘波也濁河之水合則力專流迅分則勢緩沙淤茍可全導歸北則禹于孟門以上方東兩河歸一豈有大伾以下反分一河爲二爲九既必分爲二爲九何必又合爲逆河以入海哉直至殷室避河五遷至周末而九河盡塞于是東漢王景改河由千乘入海即漯川古道未聞復釃爲二播爲九也何以王景之河反能千年無患哉故知禹河以北奪橫漳爲新道（橫漳即降水）東行漯川爲初道

問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亦皆治河之事而紀于田賦之下漢志禹貢衛水出常山郡靈壽東北東入滹沱又禹貢恒水出上曲陽恒山北谷東入滱而鄭注惟舉恒衛所出不及所入則與滱滹沱爲四水蔡氏因以恒衛爲小川者何漢志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而或以爲大陸是地非澤者何曰恒即滱衛即滹沱禹貢時但名恒衛後世變名忘實反以恒衛爲入滱入滹沱之二水水經注僅言其下游曰滱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水經注滹沱篇佚僅見他書徵引其亦必以下游受衛兼納通稱可知）惟是禹主名山川實非下游互受始得通稱蓋滱本名恒以源出恒

山得名也滹沱本名衛其淇水不名衛也（逸周書作雒解又作師旅臨衛攻殷始名淇水爲衛水）至周始名恒水爲嘔夷衛水爲滹沱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滹沱嘔夷嘔即滱之音轉禮記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惡池即滹沱之假借也國策曰燕南有滹沱易水易亦即恒滱之下游也雖仍以二大川爲并冀之經流而名與禹貢不復相應後世又名恒水上游爲滱并以上曲陽之山爲恒山而名實益不相應（辨詳導山太行恒山下）于是鄭氏釋書舍冀州二大川止以未入滱未入滹沱以前東西數十里之原流當之（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滱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曲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東西相距四十里）王氏尚書後案務申鄭誼以黜鄭義遂謂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紀會是濫觴之谿澗反務而滔天之巨浸反略乎漢志滱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入河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古時恒合滱易亦入滹沱之衛合而爲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漢時猶然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不然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而不可得二水不治平地巨浸雖欲作大陸而不可得況大行恒山滌源之功何從而施倘謂禹治恒衛止于數十里間乎恒水止名渾河發源恒岳故渾源州以此得名知恒在渾源州而

不在上曲陽則知恒水之出恒山者實滱易之上游而非入滱之小水矣恒衛二水共夾恒岳自并至幽恒水之名正則衛水爲滹沱之本名亦正矣

釋道北條泲水

問濟水一作泲水歷代遷變一變于人力之引導一塞于河流之淤廢胡氏渭旣辨酈注執後世滎陽引渠爲禹迹之失而又自謂滎澤陶邱之濟非入菏之濟不必以沇水爲上源且不必信三伏三見之說又與經戾者何禹疏九河瀹濟漯漯在九河之南濟又在漯之南漯川爲今大清河而濟即小清河胡氏皆斥之爲非濟者何曰胡氏史學非經學忞其肊見不顧經文如其所言濟水各自爲源隨地涌見不必以下游貫上游陶邱之濟非滎澤之濟且更非道沇之泲則是河南河北數水

本不相連而禹貢强連之且泲自入河并非獨行入海之瀆而禹貢强瀆之乎山海經濟水出共山南東丘絕鉅鹿澤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雖地名稍殊同爲絕河注海之義蓋河之上源有鹽澤一名蒲昌海渟而不流故知下游星宿海爲重出濟之上源有泰澤亦渟而不流故知滎澤陶邱爲屢伏屢見爾雅濆大出尾郭注言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濆以上郭注郃陽亦有濆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復有一濆其源皆潛相貫注與濟之逾河溢滎理同一轍道光元年武陟決口塞後隄底清水涓流不息百計塡之踰年乃止其地正古濟水

入河故道此又至今潛通河底之驗但其性力抗駛示
注故能使濁行其上清貫其下橫截九淵兩不相混蓋
水行地下猶血脈周行于人身惟神聖能知其性情如
執庸夫俗目之見不信其出沒潛通何怪疑經非聖而
不悟乎至職方氏其川滎雒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奏
廣樂是滎陽以下渠道爲古時濟水所經徐州貢道浮
于淮泗達于菏卽可由菏澤以溯于滎澤而逾河也乃
胡氏謂禹時滎僅爲澤至周始導之爲川以接于陶邱
之菏職方貢道非禹時貢道而徐州之貢必淮通泗泗
通菏菏通濟濟通漯漯通河迂行千餘里則請以二端

質之滎澤卽渟而不流則陶丘復出之濟諒亦不盛甫
行至菏澤卽有北口以赴汶有南口以會菏尚何分泄
不及而又導其溢潦以橫被之孟諸乎惟禹時已導滎
爲川則外方以南之水皆道入淮外方東北之水皆道
入滎故至陶丘而其流已盛非導被孟諸不可其下游
受泗者貢舟至菏達滎僅數百里逾河僅十餘里與逾
沔逾洛無異與兗州之浮于濟漯達于河者各不相謀
乃畿兗徐爲一道合衆川而達汶漯則沔水自褒斜而
逾渭視滎菏孰易禹乃導褒斜而不導滎乎是又必至
使人疑經而後可至唐以後滎澤菏澤孟諸并淤於河

故通典元和志並謂河南無濟水惟山東定陶邱以北
之濟水猶存會汶逕鉅野鉅野卽梁山泊又合歷城七十二泉
之灤水灤水之源曰趵突泉凡濟南城西北諸泉合流貫城中爲大明湖而東出爲清河者皆灤水其實卽濟水之異名也而東出爲大小清河大清河之上游卽濟水
之上游其下游則漯水入海口也小清河爲濟水故道
濟本由此入海而後徙于漯則今日之大小清河皆謂
之濟可也胡氏則並謂山東亦無濟水謂大小清河不
可爲陶丘滎瀦之濟則是上游既擠之不許絶河下游
復擠之不許存其故號以河南中段之淤塞而並廢其
源委否不知其何心宜唐人有濟水不當爲瀆之議勢

又必並廢祀典而後可

釋道北條弱水黑水

問道弱水見地理志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水經山水澤地記及酈注同之孔疏謂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屬酒泉則流沙在合黎東與經言弱水西流不合胡氏渭因謂流沙當在敦煌以西不信漢志居延之流沙者何黑水隨地可名至弱水不勝鴻毛古今書傳並未指實何水或遂臆爲枯絶或謂字取諧聲不以柔弱爲誼者何曰弱水以西逝者爲正流而東入流沙者特其餘波則流沙之不當在西明矣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離騷所云夕次於窮石也）說文謂之岍山亦謂雞山卽祁連山之異名在今甘州府山丹縣西南弱水出其山南又西逕合黎山與黑水合水經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西北案會水縣在今肅州之東北高臺縣之西北有溜糊河下游與山丹河合卽古之合黎水今俗通名黑河蓋山丹黑河卽弱水之正流及至合黎而會禹貢之黑水故經曰至于合黎蓋禹功所施止道入黑水而止也至弱水說文作溺水亦取柔弱爲義山海經注不勝鴻毛之海卽今之青海故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則亦指

羌谷水爲弱水而西海卽青海也（西海一名鮮水羌谷水亦名鮮水）青海周七百餘里羣山繞之瀦而不流不勝鴻毛不通舟楫中有二島惟冬月乘冰度海至岸儲一歲糧與外人不相往來此弱水之明證其敦煌黑河之枯絶者蓋伏流直出瀦於青海也自黃河言則謂之西海自弱黑二水言則謂之南海且其性弱其色黑實二水之尾閭是青海爲雍西之地望爲華夷大界故禹貢特取二川有至勁之黃河卽有至柔之弱水自古至今有伏流而無枯絶可息一切之諍青海並無上源凡玉關外水皆伏流潛入之故黑水弱水皆以青海爲歸宿其弱水餘波兼瀦於居延澤在合黎東北千餘里者與西被之流沙各爲一地而其正流自由合黎之黑水西逝同瀦不行而伏流潛入於青海後世不知青海卽不勝舟楫之弱水故謂之枯絶胡氏渭遂反以居延爲正流而以其伏流枯絶者爲餘波別入敦煌以西之流沙遂排漢志居延澤爲流沙之說則豈經言弱水旣西者不謂其正流而反謂其餘波乎豈居延澤之瀦於沙而不行者可不謂之入於流沙乎敦煌以西之流沙在玉門關外卽古之白龍堆今之沙州衛並枯磧無水王制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惟在居

延故耳若敦煌以西之流沙距龍門西河豈止千里而邈乎至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西海有弱水而未嘗見本疑詞非指實且中隔葱嶺非禹服所及非經義所關儒者所不道而程大昌輩竟謂弱水雖在雍地而實於西海條支弱水貫爲一川則是水必倒流上葱嶺而西且所入亦西海而非南海孟浪之言野等齊東誕逾鄒衍何足與辯乎

問黑水三危皆在雍州偽孔傳謂過梁州而至南海則黑水無絶河源踰隴岷而入南海之理於是說者謂禹貢黑水有三一雍州黑水二梁州黑水三道川入南海

之黑水而三危亦非雍州之三危鄭注謂三危在鳥鼠積石之西南黑水逕滇池非中國之水說者多取潞江瀾滄江洋洞江以當禹貢入南海之黑水其說似善於解環而漢志水經皆不言及者何曰果如是說則弱黑二水當敘於道川之末當紀於梁州之內何反居道河道江之前何爲均在雍州之域考經文先弱黑次河次江次漢皆自北而南則知弱黑必在河源以北且皆敘於雍域之內則其道川之黑水卽雍域北條之水三危卽雍域北條之山而南海亦雍域之海也禹貢東漸於海其西朔南三面皆不言海是其中國惟有東海無南西北三海明矣至聲教所訖之四海卽爾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者也易卦兌西方之卦爲澤而不爲海禮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右之無海明矣弱水餘波入於流沙之居延澤而淮南及地記均謂弱水南流注於海黑水與弱貫爲一川水經注曰澤水逕武威縣故城東界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爲東海通謂之都野矣是武威卽有西海東海皆瀦泊渟瀦之名故曰北人得水皆謂之海此等小泊皆得海子之稱豈敦煌以西之黑水獨不可有南海乎然括地志所

稱黑水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絶三危山而入河考伊吾今哈密地並無南流至三危之水況入河與入南海無涉至杜佑謂其年遠湮涸則水之枯者不過如泲之斷續不常如九河之故道遷徙未有源流涓滴不存之事然則黑水當於三危左右求之水經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峯黨河自鳴河山西流十里逕三危山（肅州舊志曰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海是爲西極要路）春秋傳曰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古瓜州此杜林古文尚書說是敦煌戎爲三苗

之裔山海經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雞山卽說文弱水所出之杌山乃祁連山之別名也祁連山亙甘州肅州之南漢張掖酒泉二郡地弱水出其東南黑水出其西南卽今之酒賴河土名黑河至肅州東之合黎山古酒泉郡會水縣地而與張掖之弱水會自蔣注誤以黑水之雞山亦在張掖於是括地志史記正義皆因之皆以張掖城北之河名羌谷水者爲黑水旣局弱黑於一地又局雞山於一縣且禹貢言導弱水至於合黎則合黎以上皆弱水之源無黑水之源故水經山水澤地說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蓋弱黑二水至此始會故縣名合黎是其明證在今肅州之東高臺縣之西古酒泉郡地非張掖郡地蓋祁連山横亙酒泉張掖二郡之南豈僅局於一縣故知黑水爲肅州東之沿賴河土人亦名黑河者合黎在此則黑弱相會亦在此

禹時導二水西行逕今玉門縣安西州之黑河黑河至玉門縣名蘇賴河至安西州名布隆吉河皆黨河上源古黑水古道隨地異名耳而至敦煌受三危山之黨河西南流以注於黑海卽今大小色騰海也再伏濟潛入於青海青黑同色地當正南且與弱水同歸宿也後世肅州之黑河與玉門縣之河隔絕不通反同弱水餘波皆北注於居延海之河於是黑水無上源惟以玉門安西州之河與敦煌黨河爲上源及出關外又止瀦於西黑海名喀喇泊番語喀喇黑也而不通於南黑海卽大小色騰海更不通於青海於是黑水無尾閭而說禹貢者遂求三危南海於雍州之外然今日肅州黑河雖與玉門蘇賴

河中斷不接相去百餘里而二河之間尚存二泊爲舊日黑水相通之故蹟是上源非無迹可求也西黑海雖不通流於南黑海相去一二百里然南黑海卽青海並無上源皆以爲潛流之所瀦則是沙下暗通也禹貢言弱水既西又言導弱水至於合黎皆不言其所至蓋弱旣入黑則黑水之下游卽弱水之下游黑水所入之海卽弱水所注之海而青海卽黑海又卽南海明矣但知弱黑貫爲一條青海爲黑弱潛流之所入則不但禹貢無不合卽淮南地記水經所言弱水黑水亦無不合或以合黎河至青海中隔大山及大通河爲疑則葱嶺河

源何以先匯於蒲昌而又洑絕大山出於星宿海濟水何以貫河底而重出於滎澤今許河濟之伏流潛發而獨不許弱黑之伏流潛發此何理也矧青海周圍七百餘里至今不通舟析不勝鴻毛惟海中有小島每歲冰合時番僧裹一歲糧入定其餘時斷無一葉之渡是青海卽弱水之明證以其色黑言之謂之青海自三危合黎言之謂之南海自雍州望之謂之西海漢書地理志雍州西海有黑水祠有王母石室此自古祀黑水於青海之明證惟僻在西羌春秋爲鮮水羌所據故離騷天問已有黑水元趾三危安在之言禹貢山水澤地記曰

溺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此所言南海皆青海故不言入而言通與漢書地理志之西海黑水祠若合符節是黑弱二水之在雍州青海明如星日至僞孔傳不考故籍無稽妄肊指爲梁州入南海之水後人遂釋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則禹貢何爲列於雍州之地叙於導河導山之前乎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黑水弱水出其南於是競以黑水爲梁州北徼外之水試思梁州導江自岷山近源始豈有遠越金沙江外導及荒服南瀕之黑水而又叙之雍州者哉使禹貢經文言導黑水至於三危又南入於青

海則人人一覽瞭然古書簡質故但以入於南海爲詞然山水澤地記曰溺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夫言山腹則是合黎中有孔穴相通如東西瀠水之比故止曰通於南海而不言入此山谷潛流通洑之明證苟必合雍州所瀦之海而泥指大海則使禹貢當日倘書曰導黑水入於西海將逾葱嶺而注雷翥海乎倘曰導弱水入於北海將貫絕大漠而滙於冰海乎一字失詁千秋聚閧求諸萬里之外而失諸耳目之前未有瞀繆若斯甚者

釋道南條九江

問九江聚訟一謂在荆之上游一謂在荆之下游而東陵滙澤即隨九江而上下若謂大江水派別爲九則一水之中沙水相間横列十有餘條將無以容若旁計横入之小江則所受不知當爲幾千百江古今聚訟無所折衷者何曰荆州上下游各有九江尚書今古文各主一說而洞庭及鄱湖水皆不與焉蓋九江猶九河九河爲河水之自分爲九則九江亦必一江自分爲九而非九水之入乎江故淮南子言禹鑿江而分九路朱子所謂一水間當有一洲沙水相間者是也其在上游者見

山海經而水經山水澤地記宗之此桑欽所傳尚書古文說此西漢眞古文非馬鄭古文此荆州隄防考言古有九穴十三口今多淤廢其十三口乃外水之入江而非江水之泄於外與九江無涉如漢陽之沌口青灘口江夏之金口嘉魚之六溪口石頭口皆是水經注中更有數十口今尤淤攻惟九穴即古九江蓋江自百里洲而下江分南北北江爲沱其南江正流東至於澧者則洲渚紛岐分爲九派曰虎渡穴章卜穴郝穴皆在江陵又楊林穴宋穴調弦穴小岳穴皆在石首赤劍穴在監利皆昔時分泄江漲之地分布江陵石首監利之間今惟江陵對岸之虎渡穴及石首之調弦穴尙存餘盡占爲圩田計今江南岸公

安石首華容安鄉四縣皆古九江洲渚故道漢許商言九河自鬲津以北距大河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大江去澧亦二百餘里正與九河廣狹相等故水經言禹貢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即巴陵）不言在下雋之南也（洞庭則正在南非北矣）山海經澧沅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不言九江在澧沅瀟湘之間也自圩垸日興洲渚盡化民田設立城邑於是南岸大江距澧平陸二百餘里而禹貢大江至澧之文遂不可通（自松滋至巴陵江隄長亘六百餘里）九江亡其六七而諸水盡鍾於洞庭於是以洞庭為九江而水經及山海經皆不可通其北岸則大江別出之沱自監利夏

首受江逕沔陽州潛縣入漢謂之夏口今則北岸長隄亦亘七百餘里夏首不復受江而東別為沱之文亦不可通（漢志以枝江為沱鄭注別夏水為沱蓋以江分於洲南北皆經流無甚賓主必別行入漢方可為沱耳水經注引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為夏水以冬竭夏流得名案北江沱水通入潛沔故荊州貢道以浮於江沱潛漢為言其又東至澧以下曰說大江正流）北沱漸塞南岸九江亦塞惟存虎渡一口至澧遂反以南江至澧者為沱則下文曰過曰至曰逌曰會豈皆承江沱言之而不及大江耶至以九江為洞庭無論洞庭是湖非江且入湖之水惟沅湘資澧故洞庭在古止謂之三湘謂瀟湘沅湘資湘其君山則謂之湘山湖口謂之湘江口（見水經注）國策又謂

之五渚若五口然安得有九（水經注五渚並澧水微水數之今巴陵東南微湖是也若並上游入沅之五溪數為九水則資湘澧所受溪各有數十何獨數入沅之水耶）故欲明上游九江之是必先闢洞庭為九江之妄洞庭之妄明而九江故道明即古三湘七澤之說亦無不明（七澤今無一存亦為圩田所占與九江同）九江既在荊州上游則東陵當從漢志水經注在今蘄州之東地名田家鎮兩岸石山抱江曲折有如巫峽正當尋陽上游（水經注江水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尚書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江夏有西陵故此言東矣案下雉縣為今興國州大冶縣地其東則為蘄州在尋陽之上游鄖注以此為東陵則不以尋陽為九江可知）此九江在荊州地界之說也至尋陽九江在廬江郡本屬揚州與禹貢荊

州九江不合然其名則見於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漢書地理志（九江在廬江郡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應劭曰江至尋陽分為九派）考尋陽北岸為廣濟黃梅歲修隄防之地占水為田在昔隄防未設時江必自廣濟隄穿入武山連山諸湖下達黃梅之太白張家二湖包涂縣治挾源湖感湖涉湖以東至宿松廣於今之江面數倍是尋陽在昔原有江分數派之事然秦立九江郡則實仍楚都壽春之舊（兼有淮九江廬江豫章三郡地以尋陽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為郡望如治吳而名會稽治粵而名蒼梧皆距郡治百千里）蓋楚徙壽春仍命之曰郢如鄢郢郊郢陳郢之例隨地僑置因并故都郢中之藪澤而徙之秦漢因楚於是九

江遂移於尋陽太史公登廬山觀九江蓋今文家說至王莽以豫章爲九江而尋陽他屬則九江已不在界內於是劉歆又創湖漢九水并入彭蠡爲九江之說遂以莽制傅會禹貢而鄭注用之謂九江孔殷爲山溪之水孔衆繁多岐之又岐繆之又繆故欲明禹貢則必先明尋陽九江之後起即欲明尋陽九江亦必闢彭蠡九水之妄蓋鄱陽在昔不名彭蠡止謂之湖漢水故漢志言豫章郡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俱入湖漢水爲九水東至彭澤入江水經注湖漢水會豫章總謂之贛水贛水總納十川同輳一瀆俱注彭蠡而

北入江亦猶洞庭在昔止名湘水正同一例也其時彭蠡澤則在湖口下游小孤山左右爲今彭澤縣對岸山海經贛水出聶都東山東北注江入彭澤西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皆彭澤在九江下游北岸之明證桑欽禹貢山水澤地記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此尤彭蠡在彭澤縣北岸之明證山海經贛水又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於江漢志豫章郡彭蠡縣禹貢彭蠡在西考今彭澤縣對岸爲宿松望江二縣尚有泊湖章湖青草湖武昌湖等水又太湖縣舊有大湖小湖五湖之名皆魏晉時所謂大雷池也彭者盛大義蠡者旋螺義與雷音近蓋江水

至此成大螺旋語音轉展呼蠡爲雷遂以彭蠡爲大雷其池下抵今桐城之樅陽爲漢武南巡射蛟之處秦始皇亦由此浮蕪湖丹陽入震澤出中江之地惟其澤在北岸故曰東迤北會於匯經以彭蠡之匯專屬於漢而江水時迤北往會之鄭康成注所謂漢與江鬭轉成其澤豈有彭蠡反在江南之理豈有漢水截江而南匯爲湖又貫江浙而北仍自爲漢之理自楚考烈王徙都壽春並名尋陽爲九江故太史公有登廬山觀禹疏九江而禹貢荊州之水藪遂移於揚州秦漢於此置九江郡加以後世隄岸日興江南日狹自鄂渚自桑落州沙水

參差分爲九派之事皆不可考而九江郡之名則今古如一豈能以湖漢水爲彭蠡移江北之澤於江南而漢水東匯澤爲彭蠡之文遂不可通乎有謂古三苗之地左彭蠡右洞庭大禹未嘗深入特遣官屬巡行故紀報不實夫禹貢導山明言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舜崩蒼梧爲巡守之地何言三苗之地乎江水東迤北會於匯亦不可通而以爲經之誤文岐繆又岐繆並非劉歆所及料歆雖以湖漢水當九江未嘗以湖漢水爲彭蠡也且入鄱陽湖之水有四無九猶之洞庭也韓江修江錦江婺江今即欲仍秦漢尋陽之九江以說禹貢亦必先闢鄱陽爲彭蠡之妄方合於江水

迤北漢水東匯之文庶猶較劉歆彼善於此此九江在荆下游之說也程氏瑤田既從鄭氏以九江在尋陽而又以彭蠡及會匯爲鄱陽則是江水過北而合於鄱陽漢水截江橫過而匯爲鄱陽貟不值一笑尋陽九江之說雖亦尚書今文家言凡地理志繫以禹貢者皆今文說史記本用古文因漢人習稱尋陽九江故亦從而稱之無關今古文說也然較之古文之九江則於經種種不合何者前後漢地理郡國二志廬江郡九江郡并屬揚州不屬荆州及元和志因其不合禹貢始改彭蠡以東爲揚州界尋陽九江以西爲荆州界又顯戾漢志不合一漢志廬江郡金蘭有東陵鄉是地名非縣名前志廬江十二縣後志十四縣均無金蘭酈注始以爲縣自是魏代所置漢西陵爲今黃岡正北岸有山瀕

江之地則東陵鄉亦必北岸瀕江之山據水經東陵鄉在下雉縣以東明即今蘄州東數十里之田家集或蓋田家磯之聲譌與道士洑爲上下游是爲長江下游第二關鎖亦爲荆州一大戶闥蓋羅田英山諸山盤亘淮南江北數百里其山北之水由光州固始出淮山南之水由蘄州出江其山自麻城羅田連延南趨至此橫插入江自酈注繆魏世金蘭縣謂東陵鄉在其西北則在今固始縣地水經注灌水導源金蘭縣西東陵鄉大蘇山至蓼縣入決水蓼縣故城在今河南固始縣南距江數百里中隔叢山豈有江水踰嶺越嶺至固始之理亦豈有固始水南通大江之理耶後世置縣多非古地且往往一縣兼兩三縣之地如魏世嶓冢縣距漢世隴西之嶓冢數百里華容古在江北今在江南夏口古在漢陽今在武昌九江郡秦治壽春王莽時治南昌廬陽郡秦治舒湖後世治州徙至胡氏渭謬謂漢東陵鄉南值黃梅豈知江漢自過蘄以後豁然浩瀚其北岸豈有橫插入江關鎖結束之岡陵謂在廣濟且不可況黃梅耶是東陵實今蘄州東廣濟西距尋陽九江上游不應尋陽九江反在東陵之上且導山導川凡言至於某者皆相去千里數百里北過降水至於大陸漢人或謂千里從無書過書至同在一處豈有九江東陵同在尋陽左右之事不合二鄭氏既用劉歆湖漢九水之說而又以東迤者爲南江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海

則北會於匯勢必指中江所匯之震澤然震澤實在中江之東南何言北會不合三是故今文家尋陽九江之說雖係一江自分爲九差勝於洞庭彭蠡而尚不及山經水經之荆州九江上符禹貢以是知考古之事據唐宋不如據兩漢據兩漢又不如據周秦也

釋道南條三江

問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古今聚訟不出三科一則別於其源謂北江中江南江至彭蠡合爲一而入海是始分而終合爲此說者亦有一正二旁一則徐堅初學記引鄭元云江水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爲中江云云本與江至彭蠡分三孔入海者嫌爲一條與蘇軾味別之說風馬牛不相及乃胡渭諸人皆以鄭說爲蘇說實爲大謬其旁說有二一則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徐鍇說文注宗之則是同一大江特以上流中流下流三次異名與揚何涉與彭蠡以下入海之三江何涉甚則郭璞山海經注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崍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此釋海內東經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本不言禹貢而揚愼據之謂求三江於下流不求尋之上游三江同源於蜀而注震澤則是梁州之水越荊而紀之揚至謂

同注震澤瀰不足拂悖鄭氏差勝焉一則別之其流謂江自彭蠡下分爲三道北岷江中松江南漸江以各入海是本合而末分爲此說者亦有一正二旁正說者班固地理志桑欽水經及書疏引鄭康成注酈氏引郭璞注及周禮賈公彥疏皆溷時今古文師說是也其旁說者一則不得地志之本意如胡渭謂班氏以中江盡於震澤而其下游謂松江別爲南江不知班氏言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正禹貢之南江也一則不得水經之本意如酈注見桑欽言南江北江不言中江因謂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其南出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是又以中江爲南江之支流且以浙江爲南南江則誤漸浙而全通望諸人以錢唐江爲浙江即南江者所本也更與震澤無涉若孔疏中僞孔傳言三江至彭蠡後分流共入震澤出澤復分爲三北水遂爲北江而入海水道皆加盍無識焉一則更別諸震澤之下流謂自震澤出爲松江東江婁江皆在中江北江之外故既入底定其文相連爲此說者亦有正有旁庾闡揚都賦注陸碑文引吳地記並以婁江東江與松江爲三江於禹貢職方之三江無涉故酈注孔疏皆不取其說誠職方揚州宜舉大川不應舍岷江而記小水至史記正義始以解夏本紀而南宋蔡沈諸人並從之虞詡水利無關經義一則國語吳越爭三江五湖之利韋昭注以爲吳松江浙江浦陽江亦皆在大江之外全氏祖望又以岷江松江錢唐江爲三大望而中江北江則仍止爲一江均與禹貢經文無涉是三科皆北宋時禹迹已湮班鄭不講而孔傳又難依違於是咸信異源同流之義自北宋蘇氏書傳以後皆然南宋後承吳越財賦之區中江堰斷之後則咸主震澤下流三江之云自蔡傳以後皆本郟亶單鍔吳松水利之議　國朝講明經學師法始知執後世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後世所行大河以求九河於是信地志水經所述禹迹謂江分於彭蠡

爲三孔東入海者蓋今古文師說近古得實顧氏炎武金氏榜錢氏塘姚氏鼐阮氏元孫氏星衍並從之然尚有可疑三焉下游以震澤底定爲主則惟中江易明南江次之而北江不可通上游以江分三道於彭蠡爲主則惟北江易明中江次之而南江分流了無其迹乃班志桑經並言之鄭元郭璞賈公彥述之者何曰說經必以經文爲主禹貢岷山導江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漾東爲北江入於海則並南江爲三道入海可知地理志申其說曰北江在毗陵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兼今武進江陰地此言北江爲岷江也中江爲丹陽蕪湖西南今縣屬太平府東至陽羨今宜興入海揚州川此言

中江爲松江也分江水自丹陽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今會稽山陰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云南江在會稽吳縣南今長洲常熟吳江地東入海揚州川此言南江爲浙江也是爲鄭注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及東迤者爲南江之所本亦爲賈公彥九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陽羨復分三道入海之所本亦爲郭璞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及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入海爲浙江之所本世人惟知北江爲大江經流而莫知中江南江古爲大江之分流者以由蕪湖至陽羨之中江自南唐築五堰蓄水濟運而流始狹自明始築東壩於高淳之胥溪偪宜歙廣德州諸水盡西出蕪湖大江而東流遂絕惟溧水一支尙逕荊溪以達於太湖即永陽江自是三吳水患少息而中江上游之故道漸不可尋胡氏渭不知漢志所言至陽羨入海者明由震澤以入海顧謂中江止於震澤而以吳松爲南江之下游則志曷不言中江入澤入湖而直言入海乎史記河渠書吳通渠三江五湖正以胥溪爲春秋吳楚舟師要道闔廬所鬭實因禹迹不知中江即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興之荊溪西迆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達荊溪震澤宋單鍔建議言修

五堰則蘇常之水可十去七八則當洪水時其浩瀚更可知故嬰子言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此禹導淮入洪湖道中江入太湖之明徵吳人所開因禹舊迹疏而廣之並非鑿空開鑿是中江南江同以蕪湖胥溪注震澤爲東迤會匯之證鄭言東迤者爲南江不須別覓源流蓋中江以大江爲源而南江又以中江震澤爲源也乃漢志別有分江水過吳縣南至餘姚入海者水經注指爲禹貢之南江謂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此敘南江原委然分江水由貴池蕪湖倒流入江無與震澤中隔萬山無繞避震澤而至海之理惟南江下游之逕湖州餘杭至海甯入海者水經注漸水篇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下注浙江浙江又東逕禦兒鄉浙江又東逕柴辟南阮氏元曰此條可爲南江即漸江之證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通名漸江非浙江之證胡氏渭力辨酈注之失抑未之思也南江自以震澤爲源不必藉分江水爲源震澤受甯國廣德湖州之水非盡中江荊溪之水荊溪故道五堰匯於震澤由吳松江婁江即劉河口黃浦江凡松江以北錢塘江以南受廣德州湖州萬山之水由嘉興

杭州海甯入海者是爲南江以其水平淳湖演不當急駛故謂之平江路此南江名浙江之明證與錢塘江之潮水逆流曲折而上名浙江者判然各異浙江由常至山發源與震澤無涉惟下游繇龕海門入海之處會合爲一故說文漸及漢志及水經注均言江水至會稽餘姚入海此指漸浙二江相會處言之非指其上游以南之漸江爲浙江也自北魏石門仁和流寨唐初築海捍潮於是海潮不至震澤震澤下海口不會於錢塘江而漢志鄭注之言漸浙會同者亦皆襲舊其實駸駸并三江爲一江皆由揚子下海而震澤底定之言亦無所屬

會亦思范蠡曰吳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言吳越之地三江環之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是皆可謂三江即是一江否耶吳與越爭戰可謂不在南江而在北江否耶秦本紀始皇東游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塘渡浙江上會稽秦丹陽郡爲治在今太平府當塗縣其地西有今湖州甯國二府東有江甯嚴州湖州杭州山陰內地是由蕪湖浮溧水出震澤而渡浙江尤中江南江古道之明證中江與北江分於彭蠡下游而南江中江則分於震澤南江無上源即以震澤爲上源職方國語皆謂震澤爲五湖猶洞庭之爲五渚皆以所受五水口得名中江爲荊溪口左則常州滆湖之水由無錫入湖右則廣德州南溪合溪之水由長興入湖苕溪之水由烏程入湖南江爲震澤所分非中江所分今分江水故震澤無可分則今日謂南江不如直以震澤爲源之愈也震澤以潮水震盪得名苟南江之水不沛然東注則力不能敵海潮必至由嘉興直抵太湖沙岸坍爲巨浸平壤漲爲斥鹵震澤其尚能底定乎苟北江之水尾閭不通則大江泛溢必且由蕪湖挾宣歙金陵諸水貫胥溧荊溪以入太湖非吳松一江所能受而浙西且淪爲巨壑震澤其能底定乎論衡釋江漢朝宗於海爲潮水說文及康成易注同云潮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始騰爲濤云云故後世築五堰以遏中江之下游不使入震澤築嘉興海塘以遏南江之下游

不使倒灌震澤觀後人遏江保澤之迹益徵禹導三江關震澤之利害故墨子言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以利楚荊越南夷之民苟無中江水則江漢何由注之於各湖苟南江非由太湖入海之浙江則禹但能利荊楚何由利越南夷之民乎書言江漢朝宗於海孟子言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苟如後世漢水入江距海尚遠安得云朝宗於海孟子亦安得舉江淮河漢而不及濟水乎荀子言禹通十二渚疏三江與禹疏九河同功一治河之委一治江之委水不兩行久必淤廢苟執今之松浙上游無通江之源何異疑九河故道非

禹迹乎若謂漢志於中江南江北江皆不槩以禹貢是職方之三江非禹貢之三江豈知班志正以職方證禹貢故三者其爲揚州川正所謂考迹山川綴以禹貢周官者也今不以三代職方證禹貢反以後世臆說證禹貢乎人知今日之河不可以言禹河而不知今日之江不可以言禹貢之江蔣宗義王鳴盛錢坫全祖望皆號通儒乃其所說皆不出以岷江松江錢塘爲三大望之說至胡渭則更傅會鄭氏以自張漢幟而實與蘇氏之說無以異且謂鄭氏之說非班志之說不學無識眞不足辨若三江合流入海則何不用導河之例書曰又東

播爲九江同爲一江入於海乎至鄭氏謂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初學記孔安國鄭康成說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兼明書引此二條本一條先言其上游次言其下游但初學記參合鄭孔爲說竊意鄭注原文當云左合湖漢水爲南江右合沔漢水爲北江蓋古時彭蠡非鄱陽止謂之湖漢水若鄭君以彭蠡爲南江則不當云江分於彭蠡爲三孔矣經不當以彭蠡爲漢之所匯矣豈彭蠡既爲北江之委又爲南江之源耶南江不見於經猶西漢水以對東漢水得名則湖漢水亦必以對沔漢水得名姚氏鼐阮氏元言三江皆主漢志及鄭注惟疑初學記所引前半條爲誤江氏聲孫氏星衍始知其同條共貫源更校正右合彭蠡字爲湖漢水以申經文及今古文之誼

釋道南條漢水

問禹貢除四瀆入海外其小水源委皆入大水而止如渭洛入河即不復爲渭洛獨道漢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則江漢已合流矣又稱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若江自江漢自漢終始別行者何彭蠡在大江南漢在江北乃能匯之者何宋儒謂果如禹貢經文則漢水入江後當別有一洲界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今無之因疑末二句爲衍文並謂三澨之地禹未親入遣官屬巡行誤報者何曰此皆由誤以大別在江濱爲今漢陽府之翼際山全漢由此入江其南入之漢水即東匯之

漢水又誤以禹時之江漢即今日合流之江漢中無洲渚又誤以彭蠡爲鄱陽湖在江南不在江北是以重紕疊繆遂至以聖經爲不可信請一一疏通證明以廓千載之蔀漢水自襄陽安陸而下至潛江分爲二其南流逕沔陽諸湖分出青灘口沌口所謂南入於江者也其東流者逕天門漢川二縣而至漢口所謂東匯者也其南流之漢與江合其東流之漢古時尚未與江合何者水經注言江水東逕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迆謂之驛渚三月以末下通樊口水又曰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上自谷里袁口受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餘里此古時江水支分之第一證鄂縣即黃岡縣蓋鸚鵡洲據漢口之上游而樊口值黃州之東南禹時漢口以下兩岸皆湖而江心爲洲斷續綿長數百里江水自鸚鵡洲右迆出樊口夾青山在中武昌南岸小峽邐迆俗名青山西東長百餘里又鸚鵡洲舊與漢口鎮相連明崇禎間始爲水齧無存青山南有賽湖梁子湖首尾皆與相通此禹時江水所行也江北岸尤衍平漢口自後湖下通涵口陽邏各湖以東至黃岡皆在鸚鵡洲之北此禹時漢水所行也至蘄州兩岸忽峽束而江漢始一合過蘄而廣濟黃梅爲古尋陽地江復出東陵峽後奔放淤漲分成數派故秦漢時亦號九江陸氏釋文引尋陽記曰九

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此又自鄂渚至尋陽江中洲渚連縣江漢仍未全會之第二證鄂陵鄂渚皆謂黃岡胡渭曰緣江圖尋陽所記九江今已無考桑落洲在今九江府東北大江中鄂陵今武昌縣縣界有崢嶸洲蘆洲楊葉洲舊志云江入縣境播爲三江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崢嶸洲過硝磯至火洲爲三江口又案水經注江水東逕軑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五洲相接即今蘄水縣界也又寰宇記吠江五卓洲在黃梅縣南五十里縣東北有尋陽故城桑落洲在九江府東北尋陽記曰桑落洲在宿松縣東南九十里與尋陽分中流江水自鄂陵派而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爲武林洲即桑落洲之尾也可考者惟此而已唐藝文志有九江新舊錄三卷今佚不存在當時沙水相間自必實有其形然陸云參差長短則非九派相并亦非至尋陽截然即止也直至德化之桑落洲而後洲渚始畧斷江漢始大會匯成彭蠡鄭注所

謂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其地在今彭澤縣北岸宿松
望江太湖各縣之地凡泊湖章湖蕲草武昌諸湖自皖
江以上至今爲江漲所泛溢古謂之大雷池者其皆古
彭蠡所匯歟（晉人守江者曰毋過雷池一步亦以北爲上下江之扼要也）南岸小孤
山北岸彭郎磯彭郎即彭蠡之音譌是彭蠡至今屬彭
澤縣所轄北岸之地蠡者旋螺義彭者盛大義言水大
回旋如螺其後大螺譌大雷亦即彭蠡之音譌以在北
岸知爲漢水之所匯故不言過不言會而言爲者猶濟
之溢爲滎江之別爲沱河之播爲九河同爲逆河皆水
之自爲而非此水過彼水會彼水之謂也若江以南之

鄱陽則江漢但過之而已可言匯之爲之乎漢九江郡
本治江北之尋陽後世始徙治江南之柴桑是古時尋
陽九江均在江北江勢自尋陽以東折轉趨北故言東
迤北會於匯猶言北會於漢漢爲北江匯於北岸而中
江迤北徂會之若鄱陽在大江之南江方當南會之何
反會於北乎至下游而桑落洲之尾斷者復連如采石
磯大江洲中有陳家洲隔爲二於是江漢復分行蕪湖
一由東壩出震澤一東下爲揚子江故鄭注言江分於
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今日洲渚變遷非復禹貢之舊而
由池洲下至蕪湖江面皆闊三十餘里又有楊家洲黃

天落白鷺洲皆江水岐分與采石磯之江洲相仿蓋古
時各洲在蕪湖以上今時在蕪湖以下東漲則西坍凡
古時截江逕渡者今則各隔長洲亘百餘里滄桑變易
故江至采石以下南北分流南即夾江與禹貢之漢陽
尋陽事同一輸古時江分於蕪湖以上故北江行北中
江行江南而中江由蕪湖以入震澤是上游北岸彭蠡
爲江漢所共匯又爲江漢所從分若彭蠡爲鄱陽在江
之右隔以廬山湖可入江江不入湖可言江漢分於鄱
陽乎水經注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與
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

渚縣南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大
江江漢始終各自分行其舊跡見於秦漢魏晉者如彼
經言江漢朝宗於海又曰東爲北江入於海東爲中江
入於海其炳諸經者又如此昭昭乎經天緯地之不可
殺自後世與水爭地既岸日增江面日狹洲渚日少鸚
鵡洲著名自古自鄂渚自桑落洲沙水相間爲尋陽九
派者蕩然無存於是江漢合於上游不得復分二水而
經之受疑者一尋陽彭澤北岸諸湖盡化爲田不通於
江於是諸水盡鍾鄱陽遂以鄱陽爲彭蠡且以彭蠡爲
九江而經之受誣者二五堰築而中江不通於震澤游

塘築而南江不達於浙濱獨有北江爲正流安得專屬漢水於是三江又合爲一而經之受誣者三漢水自潛江縣以下始分二道入江則大别自當在潛江以上當漢水之東北今天門縣城東南有大别山土名大月山其西有二小山當有一是小别（漢志六安國安豐之大别山是淮非漢與江夏安陸之横尾山又是漢非淮說者謂傳寫之互易是大别之當在安陸東南徵諸漢志適得反證而天門正當安陸之東南其大月山亦見府志）蓋山勢至此而盡漢水至此而分又距內方山不遠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别之陂南回入江（鄭注每用地說必西漢古書孔傳亦用之）可見漢水在大别之西大别在漢水之東故春秋吳楚夾漢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别至

於大别若如今漢陽翼際山在漢西則東行之漢水何由觸陂南回且楚郢西來之師已濟東岸與大别山偪水安得反依西岸之山況吳師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或云在今六安州然無據）則吳師不由江而由淮自息縣登岸踰義陽三關至安陸漢水東岸而楚師自郢東出禦之則當先在荆門州地與吳師夾漢故楚司馬戍欲子常　阻水勿戰而自悉方城外之兵往焚其淮上之舟并塞三關城口之險斷其歸路而後夾攻以敗之（義陽三關即左傳之大隧直轅冥阨也在信陽州之南應山之北自淮至漢行山谷中二百餘里必次第歷三關方出城口）若如今之大别南瀕大江則吳師已距淮

千里安用焚舟塞隧之迂圖而禹貢南入東匯之文更不可通其誣經者四爾雅水自江出曰沱漢别曰潛今潛江縣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洑河又曰白洑河皆取别行似沱非必伏流潛出故荆州貢道浮沱入潛浮潛入漢是南入者爲潛東匯者爲漢自後人專以全漢在翼際山入江其上游更無分注於是荆州更無潛水可指其誣經者五去此五誣則知潛自潛漢自漢分道入江江自江漢自漢分夾洲渚而東復分道入海彭蠡自彭蠡大别自大别非今南岸之鄱陽與下游西岸之翼際山而知禹貢之江漢迥不同於後世之江漢而凡執今

日之水道者皆不可以洽禹貢（案隄防考云瀟湘河離漢口北岸十里本漢水正道久淤其水舊分二道一入後湖夏秋水漲游船偶至惟北河乃其經流夏漲時舟至後湖達瀟湘河應馬河以入江鳥程范鍇漢口叢談曰漢口鎮在前代一蘆洲耳即古之鸚鵡洲明時尚未有民居漢水由後湖出江未遷其前面也迨成化間淤自上游衝開而後河遂淤然前後兩水並行尚可爲泊舟之所後又衝改而漢口遂盛甲於天下又隄防考曰漢陽之水舊從排沙口全郭師口曲折繞抱凡四十餘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於排沙口衝開經通郭師口僅長十里而故道遂淤祟頓末又將鸚鵡洲衝嚙漸次坍卸無存源案江漢變遷之蹟以上游證之荆州枝江百里洲古建縣治明嘉靖末衝斷爲二再以下游證之揚子江舊澗四十里瓜州本在江心今洲與揚子橋相連江而僅七八里矣靖江縣治江洲大江分繞其南北故縣爲常州明末瀕沙湧積北江竟成平陸遂與揚州泰興接壤矣黃天蕩舊膚數十里爲大江巨險今則中亘大洲多有田廬占江面三分之二一葦可航矣江乘即今龍潭舊爲六朝津渡今盡化洲田去江二十餘里矣以此推之則昔日江

漢分流之處則鸚鵡洲亦如瓜洲靖江之舊亘江中袤長百十里江水分流其南北與今日黃天蕩之白鷺洲相錯而今日之漢口鎮市廛相連鸚鵡洲蘆葦一片豈如今日之北岸烟火萬家哉今日之江面且不可以語昔日之沙洲靖江黃天蕩況以譚禹貢之九江三江乎又考漢陽府志大江環抱郡境其自沌口過城南經魯山東北與漢合流者江之正流也又一支自沔陽播爲陽湖諸湖接太白湖由沌口入江一支自沔陽播爲黃蓬湖由新灘入江一支自孝感之石潭河至鄖波河口出江此古漢水瀦匯江水別出之花江弱則下流歸江江盛則逆漾而入於各港皆今日之江漢互相灌注之紛也案此可爲古時漢游上游分支入江下游經流並來入江之明證

釋道南條漾沔

問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地理志有東西二漢一出隴氐道即禹貢之漾謂之東漢水至荊州入江一出隴西西縣即禹貢之潛今嘉陵江謂之西漢水在梁州入江是嶓冢山跨二縣分出二源皆在今秦州之地水經注華陽國志旅因之後世求東漢上源于隴西而不得惟據沔水出今漢中府之寧羌本漢沔陽縣地後魏于此置嶓冢縣以爲東漢正源距隴西嶓冢三四百里魏隋二志通典元和志並同且謂禹貢岷嶓既藝屬梁不屬雍且斥漢志隴西嶓冢之誤然沔既爲漢之正源禹貢何止言導漾爲漢反不及沔者何

曰東西兩漢始異中合而末復分後人致誤有二一則不知其中會合流必欲于西漢外別求一獨流至沔之水遂疑上源之枯絕二則不知緜谷之潛水即廣元龍洞也杜甫詩緜谷原通漢爲漾水正流會沔之道而以爲沔水支分入潛之道遂疑漾沔之不相通請一一疏通而證明之水經注沔水篇引山海經漢出鮒鰅山鮒鰅即嶓冢同聲假借又東北流得獻水口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東北合沮口同爲漾水之源關城即陽平關在今沔縣西北又曰通谷水上承漾水西南流入西漢水胡渭曰唐分緜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羌州之金牛驛有通谿上承漾水即獻水口也是即漾源與西漢合流及至沮口別行會沔

之明證（水經注沔水一曰沮水）嘉定錢氏坫于乾隆間曾奉檄秦隴親至嶓冢知有東西二源東源曰黑谷水可當漾水然撫解于酈氏黑谷水入濁水濁水入西漢水之說則但稱山坂糾錯二水互通究未明指漾沔相接之地以釋衆惑蓋錢氏僅至其上游而未沿其下游考漾沔相通在廣元之龍洞郭璞爾雅注史記正義（今廣元縣隋改曰埶江郎）西水也鄭康成書注緜谷大石穴西南潛出者皆以為沔之入潛不言潛之入沔惟華陽國志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漢葭萌今廣元地）與水經注漾水合西漢水東北行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皆可為潛水會沔

之實據蓋漾者泉始出山之名漾水出嶓冢行成縣山中百餘里至沔陽西界即與西漢水合流逕陽平關朝天關之西凡二百里至廣元始分流潛行會沔故西漢上游即東漢之上游正猶漾既會沔之後沔水下游即東漢之下游長于西漢水一倍予嘗仲秋之月經朝天驛至龍門山石穴高數丈水聲浩浩出洞東北流入沔所謂第三洞也詢之土人言水從最北第一洞通嘉陵江伏流數十里經第二洞至此出口然此偶值嘉陵江暴漲故水東出若水落時則仍西南流入洞注嘉陵江余始悟山谷互受之水彼漲此落東西無定漾沔相通

端在于此故古今以西口為第一洞而東口為第三洞則首尾秩然可見禹貢時水本從第一洞入口至第三洞出口若如後世水勢何反名入口為第三洞出口為第一洞首尾倒置乎洪水時西漢之水本高于東漢漾可注沔沔不能注漾蓋地勢西高東下源流西短東長故二水互受潛通而漾獨專其源委西漢為漾之別不為沔之別也況古今陵谷遷變夷水受魚復大江為荆州之沱戰國時舟師繞此避峽山之險今則淺塞不通于江褒斜二水支灌于彭嶺為自沔入渭之貢道自漢世已湍急不可行舟湖南辰州之大酉山豫章之龍虎

山閣之武夷山岸壁至今留有木柱桔槔臼竈牀等物高二三丈舟中仰望峭壁無階朱子謂上古巢居遺迹蓋上古山谷未開高于後世二三丈及後世泥沙漸去僅存巢穴遂指為仙跡此尤古今岸谷變遷河底日深之明證至若邗溝之水昔自江高于淮今則淮高于江是以從北至南變泝流為順流尤潛沔今昔異形之切證（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淮受江水江不受淮又李翱南來錄從高郵泝流百里而至廣陵是唐時尚江高淮下）潛江沔陽之地漢水由此入江江沱亦由此入漢是江之沱即漢之潛枝分互受尚無主客況漾沔山谷灌輸之水漲落無恆乎或曰漾水既由西漢分

流潛行會沔則何不名東漢爲潛而反以潛名西漢曰西漢名潛據水經地志皆以下游受巴郡宕渠水之故卽今之渠河至合州入嘉陵江者酈注指爲入西漢之潛水是潛在下游與東漢上源無涉況爾雅水出江爲沱漢別爲潛不言伏而復出爲潛也西漢既從漾水分出別行正合爾雅故荆州亦有沱潛止以出漢入江得名豈荆州亦有潛穴伏流之水耶又考禹貢諸水皆始終一名惟濟水則又名沇名滎且絕河而不混于河漢水則又名漾名沔名滄浪之水且入江而不混于江非以二水伏見不常異于他水乎夫如是然後可以知漾

沔之本通可以知嶓冢之無二可以知東西漢之皆可名潛水　問漢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地說謂水出荆山鄭注謂是夏水酈氏皆斥之謂經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蓋漢沔以下通稱滄浪惟是無端變名而特書于經者何曰滄浪乃襄字之反切猶不聿之謂筆楚人至今概呼漢水曰襄水卽滄浪之水耳樂史曰荆楚之地凡水冒陵阜而過者皆呼爲襄本無定地故陸澄之地記曰襄陽無襄水也案襄取懷襄之誼漢水善潰決歲歲災潦既曰襄陽無襄水則襄陽猶漢陽沔陽皆遡經流大瀆隨地異名非關外水故酈注言纏絡鄢郢地連紀郡皆滄浪之水非秦漢以來所謂襄水而何

釋道南條淮水

問淮爲四瀆古不相通故貢道必沿江海以達淮泗其溝通江淮自吳夫差始孟子乃言禹排淮泗注之江以邗溝爲禹迹者何曼子言皆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是不獨明言淮有通江之道且明言中江入震澤之道或據泗州志載洪澤湖以南有禹王河自盱眙之聖人山分受淮水逕天長下江沈括以爲禹時泄淮故道宋熙寧中嘗遣使求之明代及本朝屢議疏通未果禹時江淮既有相通之道乃貢道必沿江海而達淮泗者何曰禹王河通江之道予

嘗躬勘并無其跡須由盱眙天長六合平地開河三百餘里鑿岡掘陵有深六七八丈者勞費無算而泄漲難期絕無可因之勢不知何人爲此鑿空之誕說蓋盱眙老子山爲禹治淮水鎖支吾祁水怪之處故有聖人山之名後人遂展轉傅會爲禹王河豈知百聞不如一見乎故禹貢舟道必由江沿海以泝淮而後至泗口以入泗（泗口一名清口今爲黄河所奪）蓋江淮二海口相去祗五六百里沿岸而行無風濤巨險此後世海道行舟之所祖且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則吳之邗溝亦但引江入淮而非引淮注江其時地勢江高淮下所掘未若隋世之深廣故止通運道不勝戰艦左傳公會吳伐齊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國語黄池之役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使邗溝可通則餘皇戈船曷不由江以入淮而必遠海道以泝淮乎不寧惟是即唐時高郵至廣陵百餘里尚須泝流而上見于李翺南來錄其時邗江之水尚南高北下淮受江江又受淮何況春秋戰國故知夫差告周所謂余沿江泝淮者即揚州沿于江海之貢道若吳語夫差起師北征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南屬之濟者此則自淮通濟之道與自江通淮本屬二事烏得傅會爲黄池舟師所行乎

春秋吳越江舟尚不入淮更何問禹迹乎然則墨子所謂江漢淮汝注之五湖者自兼洪澤湖高寶湖太湖而言之合彭蠡巢湖而爲五惟嘉定錢詹事大昕曰孟子所言排淮泗注之江者古時射陽湖以下之海通可謂之江斷無江淮上游可通之理也斯通儒之論歟

釋江源

問江有三源最遠爲繩水一名黑水卽金沙江次爲若水卽鴉龍江又次爲岷江凡水以最遠爲正源而禹貢敘江源舍遠取近者何曰禹貢華陽黑水爲梁州以黑水爲梁州南界蓋金沙江名麗名瀘皆取驪盧黑義爲入滇必由之道卽諸葛亮五月所渡之瀘是禹貢非不言及黑水之源也（此水出金沙故曰金生麗水）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水名若水卽黃帝次子昌意降居若水之地西介金沙江東介青衣江故曰黑水青水之間其上源曰鴉龍江中游曰打沖河最後會金沙江始名瀘

水故漢志言若水入繩自以金沙江爲正源金沙江出西藏未入雲南以前已行二千餘里及經雲南之麗江永定武定三府至四川境始會若水又經東川馬湖敘州三府始會岷江距發源已四千餘里受大水小水無數較岷山遠逾一倍且若水已爲昌意所居不得謂非內地然禹貢但以爲梁州之界而導江不及者瀘水以上瘴重難入灘石無可施功而岷江古號沫水于成都利害最切故導江自岷始非卽以岷爲江源猶河非以積石爲源也知金沙爲江之正源則知河出葱嶺之東江出葱嶺之南同源于崑崙（崑崙卽葱嶺也）非河源長江源短矣

然金沙江爲滇蜀要道鉅石亘塞不通舟楫實不可強施疏鑿乾隆二年四月據大學士鄂爾泰之奏諭雲貴總督尹繼善巡撫張允隨委員察勘俱言江通四川瀘州爲運銅運餉所必由除東川以上無計行舟不必勘估外自東川小江口起至四川屛山縣之新開灘止計千三百二十里又自小江口至湯丹廠百五十里雖崎嶇險阻要皆人力可施化險爲平以利行旅自乾隆四年興工至十三年惟此江上游蜈公嶺等十五灘水勢尤險議從陸轉搬過北岸再下船雖奏請開濬旋不成而中止乃師氏範作滇繫于此江再三言之鑿鑿謂滇

銅運京歲費距萬若開通此江可省陸運夫馬費之半卽可抵工程之用功不在禹下豈知金沙江之不可通運猶底柱三門之不可通漕且亂石礧砢有百倍此者謂禹功所施不如書生坐論乎

釋雲夢

問史記索隱本作雲土夢（索隱注曰雲土夢二澤名）又引韋昭漢書音義亦作雲土（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也）是史漢舊本皆以雲土夢爲澤名蓋西漢今古文所同自顏師古後始用僞孔之本以改史漢而訓爲雲夢之土（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宋儒因分江北爲雲江南爲夢近儒段氏玉裁亦以雲夢爲馬鄭古本而唐石經雲土夢爲俗本甚且以雲夢爲古文雲土夢爲今文者何曰段氏校史漢孔傳本與同甚核惟于僞書經師家瀌不明專據馬鄭本爲眞古文因以史記之不同馬鄭者皆武斷爲今文此

係知史記作雲土夢同于漢書則肌度馬鄭本當不同于史記而同于僞孔遂以作雲夢者爲古文重紕貤繆乖遊經義何者雲土澤名卽地理志江夏之雲杜亦卽楚語之雲連徒洲皆同聲假借單言之曰雲長言之曰雲土又長言之曰雲連徒洲猶山之名醫無閭名華不注藪之名昭餘祁也若以雲夢爲古文本而望文立義以土爲高邱且或曰雲地惟方見土而夢地則已堪耕作以是爲地勢之高下水落之先後（王氏炎蔡氏沈王氏鳴盛說並同）豈有江南之卑濕反高于江北之郢隨乎其繆一段氏謂必加土于作乂之上者大壄大陸雲夢震澤居爾雅

十藪之四皆地兼水土故大壄既瀦震澤底定皆自水言而土治在其中大陸既作雲土夢作乂皆自土言而水治在其中然則大陸又何以不言土古者藪澤所占極廣皆瀦于夏秋涸于冬春不與水爭地故宋楚田于孟諸魏獻田于大陸衛狄戰于熒澤鄭楚田于江南之夢其事皆在冬春安得雲夢獨土而他澤不土乎於經不詞于例自亂其繆二一書傳雲夢互稱雲可兼夢夢亦可兼雲從無江南江北之別左氏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蓋對江北之夢而言邧夫人生子文使棄諸夢中邧子田見之邧都今江北安陸縣豈有涉五百里

而棄諸江南而田諸江南是跨江南北皆謂之夢又吳師入郢楚子涉雎濟江（雎卽沮水也涉雎是西奔濟江乃南渡）入于雲中盜攻之遂奔鄖又奔隨蓋吳師循江北岸而西故昭王奔郢西走自雎渡江而南東至雲中遇盜始復奔江北之鄖隨是江南亦可謂雲今以土爲水土遂分雲與夢爲二一又分江北爲雲江南爲夢王氏鳴盛至謂郢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又謂禹貢分紀雲夢其時尚未爲澤邧夫人諱其生子故使人打漿渡江而弃諸夢地是則禹貢春秋水地易位職方爾雅藪澤迷方一字亾羊千岐觸霧其繆三漢志南郡之華容（今江南石首江北監利皆其地）

江夏郡之編縣西陵皆有雲夢（編縣今荆門州西陵今黃岡麻城皆在江北）水經注夏水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陀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雲杜今京山縣州陵今沔陽州沌陽今漢陽縣）是則苞川亘隰水草沮洳方八九百里其時未有洞庭故名不見于禹貢皆以是藪爲金木竹箭羽毛齒革鱗介之所匯焉自作乂以來陵谷代遷犂田涸陸雲夢日失其舊而諸水並匯于洞庭于是五湖五渚始見于國策楚詞遂以後世洞庭說禹貢之九江而不知置雲夢于何地況他澤不言土而夢澤獨言土幾疑古時雲夢之外別有洞庭其綫四至僞孔傳以雲夢爲江

南之澤益無識焉

釋禹錫元圭

問元圭之錫史記夏本紀曰帝乃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此古文家說未見其爲天錫而漢武梁祠堂石刻符瑞圖云元圭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又御覽皇天部引尚書旋機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是則今文家說以元圭爲上帝之錫矣考禹號曰文命堯典受命文祖先儒說文祖爲明堂祀五帝之所則文命即天命矣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是河中龍馬所負之圖尚爲天錫何元圭之不可錫乎惟有是天命故能鼎鑄神姦役使童律鎖支祁于

淮中鎮息壤于江許夫是之謂神禹

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今古文異同 附錄

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在南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褒德
禹貢北條荊山在南洛水東南入渭按洛水即禹貢漆沮水也右扶風鄠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
入渭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
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新安禹貢澗水在東
南入雒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山在東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
南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
又東至琅槐入海彘霍太山在東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
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
大河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壄王太行山在西北河南郡穀成禹貢

瀍水出潛亭北東南入雒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潁川郡崈高
太室山是爲中嶽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
東南至淮陵入海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華容雲夢澤在南枝江江沱
出西東入江江夏郡竟陵大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按大字各本脫今補安陸
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山陽郡
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菏水在南鉅壄大壄澤在北濟陰郡禹貢菏澤在定陶國
東定陶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
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常山郡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池上
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平原郡鬲平當以爲鬲津高唐桑欽言漯
水所出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萊蕪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

入泲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琅邪郡朱虛東泰
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箕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
爲嶧陽祝其禹貢羽山在南會稽郡吳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按此
禹貢三江之一也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
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按北江南江中江禹貢之三江也水經無南江豫章郡彭
澤禹貢彭蠡澤在西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漢中郡安陽鬵谷
水出西南北入漢按此鬵水繇之涔水禹貢梁州之潛水也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
海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青衣禹貢蒙山按此下當云在某而脫梁州蒙山也湔氐道
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
夏謂之夏水入江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

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臨洮禹貢西傾山在縣西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
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
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
澤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
流沙安定郡涇陽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至陽陵入渭北地郡歸德洛水
出北蠻夷中入河按河當作渭此即在馮翊褱德之洛水也此言其源彼言其委右北平郡驪
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信都國信都禹貢絳水入海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按沛當是泲誤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

水經注載禹貢山水澤地記附錄

嵩高爲中嶽在潁州陽城縣西北　泰山爲東嶽在泰安博縣西北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　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　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也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大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汧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　隴山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　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外方山嵩高是也　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　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　菏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　蒙山在泰山蒙陰

縣西南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　大邳地在河南城皋縣北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　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　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

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書古微卷五終

書古微卷六　邵陽魏源著

甘誓篇發微

淮南子齊俗訓曰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
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其子故伐啟啟亡
之此今文家誼以經文考之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
三正案書大傳曰三正者正色三而復也三正之相承
若順連環也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宋均注會文
嘉曰三正謂朱白蒼象三正宋書禮志曰三而復者正
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
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

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故夏啟數有扈之罪曰
怠棄三正謂不守三統迭王之義而思自僭號也有扈
但見唐虞官天下禪賢不傳子欲責夏以不師唐虞不
知上古黃帝傳千三百年子孫十四世顓頊五百年傳
九世少昊四百年傳八世帝嚳三百五十年傳十世自
古繼統者皆有家而無官開創者皆有征誅而無禪讓
安得少見多怪妄思角立此史記淮南之說不可易也
且有扈氏自恃禹庶子以爭兄國豈啟不當王而庶子
當王乎此誓與周公征管蔡同名正言順無可議者至
傳說傅會則有推之啟以前者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

曰日中吾與有扈爭一旦之命莊子人間世篇禹攻有扈
氏國為虛厲呂覽召類篇曰禹攻曹魏屈鰲有扈以行
其教說苑正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
於是修教二年而有扈氏請服又有移諸啟以後者呂
覽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則更
在仲康之後少康之前傳聞異詞與書尤相矛盾夫禹
功告成舜薦于天攝政十七載禹末年復薦益益避于
箕山之陰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
安得禹時即有不服之諸侯三陳不勝退而脩德之陋
事乎況甘誓曰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用

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義正詞嚴安有所謂爭一旦
之命及不勝引退久而後服之事乎淮南謂有扈為義
而亡已為無識況呂覽等乎古書皆在竹帛不得家置
一編惟憑口授故每逃一事人各一詞要惟以經文為
斷耳易彖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箕子之明夷利貞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及大橫庚庚予為天王夏啟以先
皆當初占卜得此兆古者國有大事必康于卜卜而驗
則傳為盛事而繫之易占耳惟少請中興纘禹之績祀
夏配天何以無一書曰五子之過即紀少康之書但有
其目而佚其文耳帝王世紀仲康崩子相立相即位夏

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鄩氏以上世紀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後漢書羿不修民事淫于原獸而用寒浞寒浞殺之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遂滅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有虞國之君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伯靡夏之忠臣出奔有鬲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少康復使女艾伐過殺澆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以上左傳繫世紀及楚詞王逸注及紀年所載爲尤詳自太康失德夷始畔夏后相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門獻其舞樂後漢書五子即五觀亦作武觀皆啟子仲康之弟歌即過字之聲譌兩言之過兩次逃難往過地也書止有典謨誓誥訓命六體從無歌體僞古文之可笑未有甚于是篇者蓋用原序過字則書必有事實何從作僞惟改作歌而後可空言敷衍近日段江孫三君注本雖皆知當作之過而尙疑歌是假借豈知僞孔凢改乎至少康中興必有誓誥至周時杞已衰微非宋之比文獻雖無可徵然左氏述羿浞澆傾危之迹虞思相

靡匡救之忠合之書序已足當少康本紀是五子之過一叙雖其書不傳實爲太康失位少康中興之張本孰謂無少康之書乎問禹功在萬世至今猶懷明德何以啟後即爲太康仲康及相相爲羿篡后緡逃仍不絕如綫而少康以後直至癸桀並無賢聖六七作之君亦無卜世七百年之祚反不若商周者何曰唐虞商均一世尙不能下逮何況世德作求天之報聖人者或不在是抑或契至成湯十四世而後王稷至太王千餘歲數十世而周始興興愈遲者祚愈久天道不可得聞姑存其說而已至姒姓分封用國爲氏故夏后氏外有扈氏斟鄩氏杞氏戡氏戈氏又少康封少子于越並見史記杞世家越世家

商書七篇

湯誓序發微 並攷三亳都

問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鳴條之野作湯誓僞孔傳謂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陑在河曲之南湯師從亳繞出桀西乘其不意近日金氏鶚禮說據汲冢紀年不都安邑而都河南並據孔疏謂鳴條在安邑之東爲今陳留地以糾正僞孔傳繞出桀西乘其不意之說兵形地勢判然不同者何曰以升陑爲繞出桀西險塞不倫金氏欲糾正僞孔傳繞出不意之說而不知先鄭僞孔傳湯都東方之失皆由誤讀帝告釐沃

之序也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鄭注謂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爲戰國商於之地今陝西商州故史記六國表序言禹興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是湯都西亳爲元王契始封商州之地故曰從先王居從此升陑渡河孔疏陑是山阜之地在今蒲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戰鳴條薄安邑抵三朡皆自西而東形勢歷然此尙書最古之誼自僞孔傳謂湯從相土之商邱遷偃師之景亳爲從先王帝嚳之居契父帝嚳於是亳在安邑之東不得不謂迂道險阻出桀不意而金氏又改桀都河南洛陽以文其失請

列八證以闢之書傳惟言相土居商邱乃帝嚳孫也而嚳都何處並無明文皇覽稱帝嚳冢在東郡濮陽爲今河北濬縣非河南之偃師何得以偃師爲嚳都國語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史記契至湯止十四世荀子成相篇契元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故書序以湯復契都商州爲從先王居無緣降嚳稱王且遷諸侯不祖天子之誼是元王所都必是始封之商州而非商邱非景亳庶符史記三代皆起西方之誼證一也湯以前八遷不可考可考者一爲契所遷之蕃見水經注爲今華州渭水篇汭蕃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又世本契居蕃注云在鄭西卽蕃城今華州也一爲昭明所居之砥

石見荀子成相篇疑近砥柱在今陝州皆在西方契封商地大得至蠡闕以北聽其遷湯伐桀時甫復先業受小大共球奄有四方始渡河伐韋顧昆吾伐夏故升陑戰鳴條皆在安邑之西寰宇記雷首山卽陑山湯伐夏所升也乃師行所必由以東征西怨徯我后后來其蘇之日何待迂行詭道出其不意屢以慝德誣聖豈奉天伐罪仁者無敵之師證二也史記湯歸至泰卷陶中虺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明是自東歸于商亳若景亳在桀都之東則湯當歸至西郊何爲反至于東且湯聘妃有莘聘尹莘野皆在洽陽渭涘擧柝相聞若湯都商

邱都偃師距華皆千餘里中隔數國無緣遠聘證三也
偪書緯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商頌疏引雒予命尚書中候云
天乙在亳諸鄰國繦負歸德東觀于洛降三分沈璧藝文
類聚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今商州地是亳爲商州舊
名故史記秦本紀寧公二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亳王
奔戎遂滅湯封禪書雍西亳社有三社主之祠說文亳
爲京兆杜陵蓋商之裔孫有世居亳地者故自稱祖號
證四也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御覽皇王部引韓詩內傳湯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葬于徵
今扶風徵陷是也其地縱非天乙之陵亦必後裔亳王之墳吳起對魏文侯曰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考桀都
安邑在今解州河環其西南東三面而受濟水于懷慶
正在其左地理志上黨郡壺縣有羊腸在安邑北而洛
陽同州皆在畿輔是爲伊闕峙其南太華峙其右至汲
冢紀年桀始居斟鄩夏同姓國漢北海郡平壽故城今山東萊州府濰縣地十三
年遷于河南古無以河南名地者蓋河內之譌而金氏
據此爲桀都洛陽之證考洛陽東以成皐爲阻不以河
濟爲阻且國語伯陽父言昔伊洛竭而夏亡韋昭注言
禹都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地伊洛皆經其北入河故
以卜夏之存亡苟桀都洛陽韋昭何爲舍桀溯禹故知
桀都河內決非河南證五也書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

之遂伐三朡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云韋彭姓顧
昆吾皆己姓三國黨惡于桀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
桀則同時誅也考三朡爲周之西國今定陶水經濟水注昆
吾爲周之舊許國今河南許州左傳昭十二年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
許是宅孔疏許旣南遷故云舊許其地此時屬衛哀十七年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是也金
氏據史記桀敗走鳴條之語知鳴條非桀都并以舜陟
方乃死卒于鳴條東夷之人爲證無論書序湯戰鳴條
在勝夏遷社之前則鳴條自當在安邑之西距舜都蒲
坂二百餘里故爲近畿巡省之地其所卒之鳴條或謂
即皇甫謐所謂安邑之鳴條或謂舜崩蒼梧見于檀弓
史記故曰舜勤民事而野死與禹葬會稽同義故曰東
夷之人但非桀所戰之鳴條自在南巢放地也湯師自
太華之陽渡河升陑以敗桀于安邑桀走渡河東依昆
吾于鳴條又走依三朡正符湯師自西乘勝東追之事
若湯都商邱偃師更在鳴條昆吾之東興師西向則桀
敗當走西湯師亦當西追何反愈走愈東直至南巢今廬
州府巢縣且平原曠衍何得有升陑之事金氏不能指實陑
地可謂詞窮盾陷證六也書序曰湯與桀戰鳴條之野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
朡夫太社王社皆在安邑國都湯既勝夏於安邑桀尙

擁衆東行故尚未可遽屋其社若湯從東來桀東出拒戰敗于鳴條距洛湯之都尚七八百里距安邑之都千餘里湯尚未至夏都何由欲先遷其社金氏于此不措一詞證七也皇甫謐又據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寧陵之葛鄉則亳理不得遠故以南亳穀熟爲湯舊都尚書說無論長葛繻葛地多同名何處不可傅會且契至湯八遷湯初不常厥邑初征雖自葛始至十一征無敵于天下豈尚始終皆繞葛國且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而至湯僅以七十里起則國嘗中微相土何以東遷商邱箋言其入爲王官出長侯國殆因此改封畿內然詩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毛傳訓業爲危正謂中葉衰弱之事湯起相土故

墟伐葛伐韋伐顧初年用兵或在山東河北韋卽豕韋今衛輝府之滑縣顧卽魯哀公盟齊邾之地在今曹州范縣至僞汲冢紀年克顧之年皆不可信及彼桀因于夏臺既而釋之諸侯來朝者六國書大傳漢南諸侯聞而歸者四十國呂覽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則自汝漢闢地益西三分有二遂復居于元王始封之商州受小大共球已將朝諸侯有天下故書序特存帝告釐沃以著成湯受命之本豈得以初年鄰葛之事疑中年從先王居之事證八也帝告釐沃者疑述上帝眷顧以告戒臣下史記作帝誥商頌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言湯既有天下始以商邑翼翼爲四方之極此指景亳偃師而言明伐桀以前未能正域四方至伊尹

告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謂夏在亳西此有天下後分建三亳之詞蓋從都偃師之景亳而建東亳于商邱仍西亳于商州各設尹以治之與景亳相輔是爲邦畿千里故亳訓爲大與京同誼若僅以距偃師百十里之地分爲三亳立政三亳阪尹鄭注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爲三亳降谷卽新安之函谷關也或分商邱四十里爲南北二亳而反廢初年從先王居之古亳以忘王業所由興則是周棄豐鎬漢棄豐沛南陽唐棄晉陽皆本撥中衰之勢豈開基創業所宜有乃閻氏若璩謂伊尹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與商邱連界而去偃師八百里伊尹既總已聽政於偃師又焉

能常訓太甲于桐因力主湯都商邱之亳不知三代建都皆在河洛中央禹都陽城湯都偃師武王營雒邑三都相去皆不過百餘里故度邑解武王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於三塗北望嶽鄙瞻顧有河粤瞻洛伊而商頌亦曰景員維河惟偃師僑瀕孟津足以當之夏商河皆自大伾北出冀州豈有古河逕歸德商邱間者哉毛傳釋景員爲大均謂可均四方之道里若不居中土河洛安能均馭四方哉劉向云殷湯無葬處然知放桐所在則知湯陵所在且太甲在桐自必妙簡保傅豈必尹舍總已之任而朝夕親訓于南亳哉後世圮河五遷盤

庚復還景亳以從成湯之舊故其書有適于山將復我高祖之德正以景亳依山負河湯所經營勝于商邱邪相亳衍之亳若湯都商邱何得有適于山多於前功之語耶故知東亳則知初年征葛征韋顧之形勢知西亳則知中年升陑克夏邑還夏社攻鳴條之形勢知景亳則知有天下後負河適山正域四方之形勢而後可以盡釋僞孔傳之誣通書大序從先王居之誼

湯誓佚文論語所引與墨子湯誓同文孔安國謂伐桀告天之詞今輯于誓師之前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鳴條之野此書序也案皆當有維某年月日湯上祭于亳之文今佚以書序補之　王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論語注曰此湯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國語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江氏聲以此文附于湯誓之末但誓末予其孥戮女罔有攸赦誓文已完不應復有佚文當在誓衆之前蓋古者出師必先祭告天地而後誓衆如太誓武王先上祭于畢又大雅棫樸及皇矣詩是類是禡說者謂文王先郊天而後發崇司馬法亦有將用師必告于皇天上帝禱于后土山川家社造于先王之詞是湯誓伐桀必有告天之詞書經泰火止存誓師之文佚其告天之詞故孔安國注論語據墨子知為湯誓而僞孔傳乃以此文入之湯誥其非孔安國本明矣或曰今本墨子此文作湯誥不作湯誓說詳下篇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篇引此稱湯誓當在簡在帝心之下即序所謂伊尹相湯也僞古文以入湯誥其失同上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下二輯天命以誓衆明誓在告天之後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再舉天命以誓衆也史記殷本紀予惟聞汝衆言二十二字在今夏多罪二十二字之前考藝文志言尚書每簡或二十二字或二十五字今此史記所行與尚書互倒各二十二字劉歆移博士書曰得此逸禮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今此湯誓文倒兩行正脫編之證亦猶無逸篇大甲祖甲今古岐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

曷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此言順天命以誓衆也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是時伊尹仕于夏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去無日桀僩然歎啞然笑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伊尹遂去夏適湯劉向新序韓詩外傳均述此事此是桀平日以日自比殷民亦以日況桀爾毋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鄭氏謂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引周禮其奴男入于皋隸女子入于舂槁以證從坐之法江氏聲謂周禮司厲職謂當身而沒為奴者男女以僇辱之非子孫從坐也此孥字當為奴鄭注漢世習見秦法不可以釋經

書古微　卷六　商書　十三

湯誥補亡前半見史記殷本紀後半即論語所引或以為湯誓或謂墨子引作湯說見湯誓本無佚文當入湯誥之末今分輯為二篇以備采擇

書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言蚩尤擾亂百姓帝乃震怒弗賜予土地以蚩尤罪狀昭著也此湯以黃帝征蚩尤譬己之征夏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述先王訓

書古微　卷六　商書　十四

典不可不遵其言曰凡不道之人毋使在國此天所命人毋得怨也史記述湯誥文止此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聿求元聖以下十四字論語所引無之見墨子尚賢篇作湯誓然湯誓無闕文而帝臣不蔽以下正當有此文義乃足蓋論語括述其文不全今以墨子補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毋以爾萬方論語引止此或以為湯誓不云湯誥然誓止三軍而誥則萬方所同今此文似誥語不似誓語且湯誓始則戒衆末乃要之以刑首尾完具何由闕佚至諸子引誥為誓或誥文便故墨子又稱此文為湯說今分輯屬于二篇各存其說蓋王者出師必先祭告于天而後誓衆邪太誓武王上祭于畢然後誓師又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征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師至某國是伐國必告天之明證湯之伐桀也史臣錄其告天之辭謂誥

師之詞孔子敘之丁書秦火後誓存誥缺引者遂以誥爲誓幸賴史遷問故孔安國得見殘篇今合之所缺無幾矣至呂覽稱湯伐夏歸後五載禱桑林之旱亦有此數語則告天罪已同詞不必以彼疑此

附墨子非攻下篇引商書一則

夏王桀此下舊有天有誥命四字今移于下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天有誥命四字舊讀在上今移于此乃命湯于鑣宮用受夏之大命曰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予必使汝堪之此神述上帝誥命詞也堪讀西伯戡黎之戡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閒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此神所述天帝誥命之詞

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於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薄通用亳薦章天命通于四方案此雖非尚書而殷人尚鬼文詞古質在墨子之前必佚書之類姑附以備攷

盤庚篇發微商書第三篇

問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殷民咨怨作盤庚三篇鄭注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下二篇是盤庚爲君時事五遷者商邱亳囂相耿爲五邦漢地理志河東皮氏縣耿鄉史記正義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有耿城故耿國案耿今絳州河津縣地此東漢古文爲自西河之耿而遷于河南之殷也史記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舊解皆謂自商邱遷洛之偃師復帝嚳之墟辨詳下篇帝中丁遷於隞索隱隞亦作囂正義殷時敖地即滎陽在

鄭州滎澤西南河亶甲居相正義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祖乙遷于邢通典邢州古祖乙遷於邢即此地亦春秋時邢國滅于狄齊桓遷之今順德府邢臺縣盤庚時殷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此西漢古文爲自河北之邢而遷於河南之殷也耿邢東西相去千餘里圮遷二文又相刺繆且同一古文說而判然燕越雖諸家調停其說或謂邢即是耿史記正義或謂圮于相遷于耿偽孔傳或謂圮于耿遷于邢邵氏皇極經世任肊附會無一左證者何書疏又引汲冢古文盤庚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皙謂壁中古文書序作盤庚將宅殷不云治亳殷以申殷在河北之說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應

劭謂在湯陰界即汲冢古文盤庚所遷之殷非亳非朝歌近日桐城姚氏鼐力主其說且據揚雄州箴盤庚北遷牧野是宅以證殷在河南自盤庚遷後終殷世不復遷并以武丁自河徂亳爲即位後祭于湯廟之事盡斥史記殷本記書序將治亳殷之妄者何曰馬鄭所據圮于耿之書序乃衞宏所造之古文本非馬遷所受安國度于邢之古文本也束皙所稱將始宅殷之書序託于壁中古本尤無稽之談兩漢今古文家所未見者也信衞宏束皙必不信史遷安國而後可且古今河患皆在大伾以東下游土疏平行之地若孟津以上水深岸峭

土堅自夏至今數千年從無潰決況河津之耿偪處龍門兩厓壁立安有圮壞城邑之事其不可通者一書序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盤庚遷殷皆因遷都作誥若祖乙圮耿不遷何用作書鄭氏曲申之爲修德禦災故錄其書之說則唐堯之德豈讓祖乙何不以德禦鴻水而必亟咨疏道且書序既嘉祖乙之不遷即不當錄前後諸君之屢遷進退無據其不可通者二張守節謂邢耿同字然通耿于邢可也今反通邢于耿移下游河患之邢臺于上游無河患之耿地不可也況謂圮于相遷于耿圮于耿遷于邢與史記馬鄭說無一合與今古文序

無一合其不可通者三至鄴南河北之殷墟在相安陽界內距河亶甲所居之相僅百餘里蓋盤庚後王所遷故武丁又自河北而徂亳晉人誤以殷後王之都爲盤庚之都不但與書序亳殷不合且與經文涉河適山復高祖之義不合姚氏并以盤庚所遷之殷爲即朝歌之殷而不能言自何處遷至若由耿邢河北之地仍遷河北可言涉河適山乎可言復高祖之業乎其不可通者四然則當如之何曰從史記古文說而已證禹河故道者莫切於殷都禹河自大伾山折而東北初行相州安陽內黃之間即河亶甲所居之相有故殷城通典元和志並同

有黃澤方數十里環之以隄即禹河所經河去水鍾爲澤水經注故祖乙避相之圮而遷則禹河初經相州內黃之明證也自此而北則爲鄴東故大河所謂洹水南殷墟者在安陽界距內黃不過百餘里別是盤庚後王渡河所遷之殷則禹河經臨漳東之明證也自此東北歷成安肥鄉而合漳是爲北過降水降水即漳水自後漳河即禹河故道漳水逕鉅鹿縣境而爲大陸澤殷祖乙所遷之邢在焉即今順德府之邢臺是禹河行鉅鹿邢州東之明證也其後邢又圮于河盤庚始去邢而遷于河南之亳殷蓋殷世邦畿千里中葉以後衰于東北而縮于

西方其商州西亳久已委之戎羌壺關以西卽非畿內故西伯得以戡黎而數世播遷皆不出河北河南之境乃謂龍門西河曾有殷都且不圮于大伾以下而圮于三門以上此理所必無者也凡賢聖之君欲朝諸侯而運諸掌必據中原形勢之地故盤庚自邢遷亳殷武丁又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國語）皆去河北而都中州盤庚既没其後王卽去亳而遷於河北之殷（其地去覓甲之相州不遠故史不書）武丁既没其孫武乙又去亳而遷于河北之朝歌至紂遂亡其國蓋以形勢則邢相偏辟不如河洛之留腹以土地則亳殷磽瘠不如河北之沃饒

英主務攬全樞中主惟耽安逸若果祖乙居耿踞上游以臨天下且介平陽蒲坂安邑諸都之間盤庚何必舍之而適亳殷此又理之必無者也今黃河桑乾河滹沱河漳河決口所過之地膏腴倍舊畝收數鍾（俗號爲鋪金地）且東決則西淤南決則北淤漢武時河決瓠子亟相田蚡食邑鄃在河北岸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乃言于上曰河決殆天意非人力可強故決口久不塞是小民蕩析離居之患正豪族爭占膏腴之利也不遷都去邢則不能奪世族采邑公田豪占之利散均于小民若絳州耿地既無河患又堯舜故都憂深思遠安有風俗

奢淫之事而必去之惟恐不速此又理之必無者也考之經文其隱言圮河者曰重我民無盡劉曰天降大虐曰罔知天之斷命其顯言圮河者曰恐沈于衆曰惟胥以沈曰蕩析離居其言世族貪利者曰總于貨寶曰具乃貝玉然則盤庚遷殷不爲圮河則已爲圮河則必在下游河北之邢而不在上游西河之耿不爲風俗豪侈則已爲風俗豪侈則必在下游瀕河與民爭利之邢而不在上游瀕河無害無利之耿尤不當在無稽無證之南殷而遷於無山無高祖之北殷請以斷衛宏馬鄭東晉古文鄉壁虛造之失而申史遷安國古文之誼

盤庚上篇率籲衆慼出矢言以下至底綏四方以上皆敘殷人不願遷之詞非誥語也自盤庚斆于民以下始敘盤庚之誥商書言其如台者四史記有其三而皆改曰其奈何此皆不願遷者之言謂先王祖乙去相來邢重我民生無盡虔劉于水會稽之卜曰河水無能如我何也次篇新邑殷也盤庚詞也首篇新邑邢也殷民詞也不然中篇方云盤庚作維涉河以民遷下篇方云盤庚既遷豈有首篇未遷之始卽云茲新邑曰既爰宅于茲乎豈有盤庚未斆于民未命衆悉至庭之前卽於宮中無人之地自出矢言乎故知上篇乖我命于茲新邑

決非亳殷而為邢都矣鄭武公遷新鄭以後其子孫世世稱為新鄭晉去故絳以後世世稱新田為新絳此歷代稱新舊都之恒詞何不可以例祖乙之邢乎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矧曰其克復成湯之亳殷乎顛木厥根不移率生由枿烏知天不永我命于茲邢邑乎自偽孔傳蔡傳均以篇首即盤庚誓詞故所釋全與經義相反至風俗貪侈由占河徙膏腴之產而不顧小民蕩析之慼民專其害世族亯其利並非二事鄭孔以來並以圮河與風俗為二彌與經誼不貫故無論之以正馬鄭不考地勢私造古文之弊又按昔人議盤庚誥曲聱牙者以弔由靈藉口不知此訓詁句讀之譌非經之詰曲也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句曲靈格非句敢違卜用宏茲賁句弔乃弔字古叔字近弔凡書傳所稱昊天不弔及若之何不弔皆奈何不淑之謂也此盤庚言肆予沖人非廢眾王淑謀不用也靈訓善言于謀之善者則由之非者則格之敢必使人謀與卜筮相合其敢違卜用而宏茲賁大之功乎自弔失叔詁格存各旁又譌其句讀何怪讀經者之聱牙乎是若今文尚書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而馬鄭本譌為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此則今古文之雅俗不辨而明者

高宗肜日發微上 商書第四篇

問高宗肜日篇典祀無豐于昵馬融注昵謂禰廟王肅亦曰高宗豐于禰有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偽孔傳亦以昵為近廟考史記書序及伏生大傳并謂高宗祭成湯明日有雉升鼎耳而雊武丁懼夫繹祭太祖何謂豐于禰廟且雉不升于禰廟之鼎而升于祖廟之鼎者何禘祫疏數有常期籩豆俎彝有品制高宗無緣意為增損且高宗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慈良于喪三年不言即豐于禰斷無薄于祖仁者之過易辭而遽天變于上至謂亯年不永民中絕命者何史記述古文說曰烏乎王嗣敬句民罔非句天繼常祀句無禮於棄道鐘鼎古文司為嗣豐禮形近未嘗以昵為禰廟與馬鄭偽孔乖異者何曰以昵為禰廟不但非今文說并非古文說也西漢古文家自史記外莫古于劉歆五行傳釋此篇曰雉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野鳥自外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亦引高宗肜日祖乙之言為飭掖庭椒房之徵杜欽上成帝論災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妾爭寵相害為患引高宗遭雉雊之戒飭已正事殷道復興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以銷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博士庭歷階升

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官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其備深切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洪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庶繼嗣可立災變可銷也皆以雉雊應宮闈繼嗣從無豐于禰廟之說古今人表以孝已祖已列于武丁傅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言將廢世子孝已家語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昔高宗信後妻之言廢孝已尹吉甫信後妻而放伯奇帝王世紀亦有斯語又考殷世惟天子得以干支名次則王世子亦得名之孝已禰已是也降年有永有不永事關宗社之脩促天變于上臣諍于下言王嗣克敬則民罔非心天胤典嗣以長以賢奈何以立儲大禮施於棄道昵愛之人豈徒豐禰祀之謂而太史公王音劉歆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融僞孔乎其釋肜日篇之禮昵爲豐禰已大繆矣及其釋無逸則又改爲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馬注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鄭同馬義是謂高宗之欲立祖甲立賢非立愛也祖已諫爲立昵且孝已究未嘗立是高宗未嘗從祖已之諫而夫

子述其書無逸頌其賢非馬鄭之大繆乎高宗享國百年孝已長子諡亦不下七八十歲先高宗而卒故祖庚繼立并非違祖已之諫也乃祖庚享國不永而卒傳孕祖甲以淫亂衰國祚此殷家兄弟世及之常高宗所不及豫料殆若有天意焉立妃如立太廟立子如設宗社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烏乎天胤典祀敢不戰戰兢兢哉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官天下傳賢之誼于舜戒禹啟毋若丹朱見之見皐陶謨解家天下傳子之誼于高宗肜日天胤典嗣見之易以高宗伐鬼方分爨之既濟未濟蓋當朝諸侯有天下極盛之時而履霜堅冰卽伏于其際故書列西伯戡黎之前著殷周二代興亡之本焉序書者其有憂患乎殷人尚鬼占驗必詳傳及箕子洪範五行于五事爲視之不明其變爲羽蟲之孽其應爲不祥昵惑後妃厥咎孔章王嗣天胤主器皇皇于禰廟何預焉馬融詭異鑿空訓昵爲禰因并改無逸篇太甲爲祖甲以淫亂之主冒爲賢君移於高宗之下誣經不祥誣賢聖之君無法非孝者無親立一誼而不道者三罪豈在僞孔下哉文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自謂三宗後世諸王皆在武丁之後乃孔氏廣森忽謂不壽諸王自太甲數之則殷阼不能六百以此申馬鄭祖甲居末之說豈太甲後中宗高宗皆在不壽諸王之列乎違心舞文不顧經義以狥其私良可嘅也

高宗彫日發微中 商書第四篇

問五行傳自劉歆說外又一云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懼謀于忠賢脩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書疏引鄭康成曰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是不以繼嗣為占而以用人為占也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于祖已祖已曰野鳥不能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將無遠方及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

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是不以繼嗣為占而以懷遠為占也諸說乖異者何曰高宗之書不止一篇且書稱廟號亦不作于高宗之世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彫日高宗之訓史記高宗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而雊武丁懼祖已曰勿憂先脩政事祖已乃訓王武丁崩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作高宗彫日及訓則是事諫于武丁之初書作於武丁之後誼皆主於省懼似二篇而實一篇也首篇專論繼嗣天肩之事次篇則脩德行政用人振武綏服中外彌綸畢舉此朝諸侯有天下運諸掌之實政似三事而實一事也故孔子曰吾於高宗彫日見德報之速也金氏履祥誤會史記之說遂以此書為繹祭高宗之廟斥書序為不足信豈史記書大傳及西漢今古文家之言祭成湯者皆不足信乎為說部書說經通弊何怪焉金氏說見尚書表注及通鑑前編

高宗肜日發微下 商書第四篇

問豐禰之說既無稽而近世武進莊氏述祖陽湖孫氏星衍又據通典賀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者以弟不繼兄故也殷本紀祖乙子陽甲陽甲弟盤庚盤庚弟小辛小辛弟小乙小乙子武丁是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相及盤庚既不爲陽甲立廟小辛繼世父值殷衰未能脩復廟禮高宗繼父小乙居喪盡禮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時失故有雉雊之異既感祖己言乃脩建寢廟故殷武詩箋謂高宗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

焉以此申豐禰之說若何曰是尤謬之謬者賀循所謂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者以弟無後兄之誼墨子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是殷世天子惟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僞古文始據周制改爲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如使四人繼立分占四親廟將有祭不及禰之患故兄弟同堂異室共爲昭穆而不序父子相後之位莊氏孫氏乃改不序陽甲之廟爲不立陽甲之廟則是生則君之死則絀之歷四世而無廟此曾桓僖所不忍于隱閔明嘉靖所不忍于武宗者曾盤庚高宗之賢而爲之乎盤庚篇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言遭家不造我王徂謝倏已三年故重言先王以動萬民之思故昔人謂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作下二篇是爲君時作曾有虛主不祀之禮乎總之諸儒皆惑于馬融祀禰之文求其說而不得故展轉傅會彌縫彌遠然則正之如何曰有西漢史遷劉歆古文說在有漢石經無逸經文在有書序大戴禮及各今文家說在至金氏榜禮箋謂兄弟同昭穆不相爲後乃士大夫禮不可通於天子諸侯此僅據周制言之也若殷制則自成湯至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凡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故易乾鑿度曰殷六代王也是殷制兄弟同昭穆不數入正代之明文

不可以周禮爲殷禮

說命篇佚文 商書第五篇

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于是三年默以思道政事決定于冢宰卿士患之曰王言惟順令不言臣下罔攸稟命（楚語）時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視羣臣無是者乃命百工負求之野（說文作夐史記作營）得之傅巖（史記作險說文作巖云巖穴也墨子尚賢下篇曰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于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傅巖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名聖人窟又水經云河閒水北虞山南逕傅巖傅說隱室處前俗名聖窟其地在虞虢之閒）武丁先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弗類故茲不言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予罔予棄（見楚語此尚未得傅說時所告下之詞也）于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誨（此亦楚語乃既得說以後詞）傅說乃訓于王曰念終始典于學（文王世子作說命）惟斅學半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樂記引說命）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緇衣篇引說命鄭注曰兌當為說殷高宗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文也）爵罔用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皆既得說之文也）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坊記引高宗天王作讙論語作諒）武丁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

老之禮諸侯重譯來至者六國（史記殷本紀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巖中是時說為胥靡以築于傅巖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以傅巖名之號曰傅說竊案此事在尚書中最奇楊賓謂武丁嘗居民閒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故託于夢商俗信鬼因民所信以神道設教乎源案此論不近人情明知側陋中有高隱士如光武子陵高祖四皓之布衣交何妨聘以常帛如湯聘伊尹之例且以胥靡版築之徒並無成都成聚之化何以知其為聖此必高宗實有是夢夢中神告以姓名指以方向示其巖穴始得令百官負求而得之不然九州億姓何從負求而得之乎文王之得太公也以出獵卜之曰今日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為王者之師果遇大公于渭陽與語大說立為師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武王克殷維師尚父乘載歸於夫以卜得聖與以夢得聖何異焉且太公久望更在卜獵之前豈不更神乎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見乎蓍龜善不善必先知之故

至誠如神又何異焉曰君奭篇歷舉湯之保衡大甲之伊陟臣扈太戊之巫咸巫賢武丁之甘盤而不及傅說何也篇首又止言求傅說而不及甘盤何也曰殷本紀高宗三年不言政事皆決定于冢宰是傅說未獲以前冢宰即甘盤為之也君奭所舉皆耄老之臣以勸召公或傅說之壽未永與莊子天運篇曰傅說得之以騎箕尾為列星則又莫知其所極矣）

微子篇發微 商書第六篇

問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殷本紀宋世家所載微子事必古文尚書說明矣殷本紀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母爲后辛嗣立是爲紂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既而紂殺比干剖其心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樂器奔周宋世家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周西伯昌滅阢國祖己諫不從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若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箕子佯狂爲奴比干諫死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周本紀紂昏亂暴虐愈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是微子所問者乃樂官太師疵少師彊且其去在比干已死箕子已囚之後乃馬鄭古文本作父師少師而注爲箕子比干者何曰此馬鄭古文本衛宏所僞造斷斷非安國古文之明證也請列五證以明之父師不可名官卽曰禮亦無太師少師之名惟司徒所屬有師氏保氏掌[illegible]禮六樂以教國子詔王媺諫王惡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惟大戴禮保傅篇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周公爲太保召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立三少皆上大夫與太子宴此乃太子官屬一時權設爲周官所無故周禮止有孤卿而無三孤之名自王莽始立三公三少官載于百官公卿表劉歆遂肊造箕子在父師之位與洪範之說以傅會之而鄭氏遂以莽制說尚書謂父師三公之官少師者孤卿爲太師之佐以箕子比干當之于是東晉僞古文遂撰周官篇

三公三孤以實其制豈知周官所無何況殷制史遷孔安國所未知何謂古文況在殺比干之後何得尚有比干可咨其謬一也箕子微子諸父家人相語例當呼名漢疏廣兄子疏受直稱父子況箕子答武王之問曰而曰女豈有自詔其從子乃一則曰王子再則曰王子之理又豈有一問不答再問不答直待出令爾無指告予顛隮之詞而後語之之理惟其爲師氏保氏樂官以疏遠之臣對貴戚之臣故慎密不敢輕言其證二也呂覽當務篇紂之同母兄弟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師衍其次曰紂紂母之生啟衍時尚爲妾已而爲妻生紂

帝乙欲置微子啟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
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論衡本性篇曰微子篇云
今本脫篇字 我舊云孩子紂爲孩子之時太師知其不善之
性太師今本譌作微子是今文刻子一作孩子保傅篇曰古者胎
教王后腹之七月太師持銅而御戶左王后所求聲音
者非禮樂則太師縕瑟而稱不習太子生而泣太師吹
銅曰聲中某律故能知其不善于孩子之時蓋欲立微
子啟不立紂者太師也欲立紂不立啟者太史也且其
詞鄭重乎殷民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亦太師職掌所及
非箕子父兄之詞證三也商其淪喪我罔爲僕釋文云一本無

臣字蓋古文僕作䑣故誤認爲二字言不忍爲俘虜也我不顧行遯言不
獨王子當出我亦不顧慮而行遯於荒也此太師少師
將抱樂器出奔之詞與箕子之佯狂不遯者無涉證四
也古今人表以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少師陽
鼓方叔播鼗襄列於微箕比干伯夷叔齊之次在膠鬲
微仲商容師涓之上故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弃先祖
之樂遂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
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對策云殷紂逆
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故
天下去殷而歸周蓋抱祭器遯荒者微子也抱樂器遯

荒者太師少師也皆未嘗奔周及武王克商求殷遺賢
而後微子及太師少師皆以其器歸周史從後書則謂
之奔周試觀楚逆伯對楚子之言則知遯荒在前歸周
在後皆符西漢今古文說證五也至微子遯荒蓋同於
太伯之遯荊蠻或與太師疵少師彊等抱樂器祭器同
遯武王克商時求微子箕子不得故先立武庚及事定
訪知微箕所在乃封箕子于朝鮮微子于宋皆賓之而
不臣焉有肉袒牽羊輿櫬銜璧之辱而仁人爲之乎左
氏逆伯之言蓋因鄭伯目前之事傅諸古人以動楚子
矜釋之心詎可泥爲實事猶太師摯等所適齊楚秦蔡

各國皆叙事者從後書之以今名加於古事耳夫於是
而鄭注父師箕子少師比干之誣於是乎釋呂覽先識篇殷內史
摯載其圖法去之周孫氏星衍據史記今殷其典喪謂典卽圖法卽史摯奔亡之事源案典殄同音典喪卽殄
喪之謂此時微子止有太師少師無綠文及史摯也

西伯戡黎篇發微（商書第七篇也。黎，大傳作耆，史記作飢，戡一作戩）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書大傳曰文王受命
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崇四年伐密須
五年伐邘六年伐耆國七年而崩是文受命稱王改元
之明證也受命者受商紂之命爲西伯賜弓矢斧鉞俾
得專征伐西伯所節制陝以東六州之諸侯此分天下
爲二伯之伯非雍州之伯也左氏春秋襄四年傳曰文
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小雅四牡毛傳文王率諸侯撫
畔國而朝聘乎紂楚詞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號衰者謂號呼以救殷室之衰稚王逸注以牧爲雍州牧則非也）若止一州之牧能三分

天下有其二乎文王以西伯所治三分有二之民心即
以其所有者還事乎殷當此王室如燬之時他人雖願
拯之而不能惟文王至德足以感孚乎上下而又以難
得之多才濟其至德此皆非聖人不能也逸周書典解
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
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宗當作崇，崇謂崇侯虎也）蓋文
王初與鄂侯鬼侯同爲三公及諫爭後二人死一人囚
羑里此時文王已聽之天命矣既而散宜生閎夭南宮
适等廣求珍奇得文馬駮身朱鬣曰雞斯之乘江淮如
車渠之大貝及白狐騶虞之獸與有參氏之美女二以

獻紂一見大悅曰即此一物足赦西伯矣況其多乎（史記、書大傳、呂氏春秋大同小異）翻然立釋文王其釋之者以能遂已欲
狗已好非若前此之汪淵諍諫也文王既出羑里見紂
心甫轉機會可乘即迎其善意再獻洛西之地請除炮
烙之刑紂亦翻然而從之遂命爲西伯總帥六州賜弓
矢斧鉞得專征伐此時紂已自稱爲帝並追帝其父乙
故書有自成湯于帝乙及周語有商王帝辛之語（武王牧誓數紂罪曰昏棄其三正，謂不守三統迭建之義，乃擅王僭帝，並改元爲帝辛元年也）紂既已自帝
則以不甚惜之王號賜封西伯其視王號亦猶後世吳
楚之王不過蠻夷大長而已己之臨其上乃益尊如天故

書大傳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謂受殷紂之命非自受
天命也其受命一年聽虞芮之訟二年伐犬戎三年敗
耆國四年伐邘五年伐崇六年伐密須七年而崩其四
征不庭皆所謂率諸侯征畔國而使朝聘乎紂故紂益
喜其攘除不服使已得專恣淫湎不虞外患至黎即書
大傳之耆國爲上黨壺關之地已入畿內亦任其用兵
者彼黎侯據險要踞上游形勢倔强跋扈不貢不朝紂
之臣下無能制之者即飛廉惡來亦不敢自任其責文
王奉命移兵戡之突其巢穴獻俘告捷除肘腋腹心之
患亦紂意中所深快故祖伊恐奔告于王亦惟欲紂之

警懼而不能歸咎于西伯也易大畜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箕子有文王之德而無其權文王有箕子之心而有其地使六州頳尾之民得父母以紓其困所謂陰行善事又能使天驕之主傾任而不疑正猶後世北齊書所謂主亂於上政淸于下者紂之言足拒諫辨足飾非爲之臣者止有遵養時晦之一法可以稍解毒痛矣必攖其逆鱗再蹈比干鄂侯之轍而無裨捄于痌瘝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皆八虞二號以才難濟至德之明證大雅出車采薇杕杜皆宣王時毛詩誤剿

文王詩內詳詩古微予曩著詩古微力主文王無稱王改元之事及治尚書大傳始知不用稱王改元則詩書所至閡礙難通不敢護前故用鄭君注禮時用韓說及箋詩从毛不復追改之例而別箸其誼使如天日之可信焉

書古微卷六終

書古微卷七

邵陽魏源著

太誓三篇發微周書第一篇

問太誓之篇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曰太誓後得皆以太誓非伏生尚書所有伏生尚書當止二十八篇矣于是馬融王肅以書傳所引太誓不見太誓者甚多疑其不眞僞古文遂別撰泰誓三篇以實之然無如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粲有明證于是孔疏爲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史記總并

歸之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爲民間所得近代朱氏彝尊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內一篇爲書序此並曲申劉向父子謂伏生書原無太誓之說也王氏引之則謂伏生書本有太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不待益以民間所得而篇數始足二十九篇皆經文亦不待并序計之而始足引董仲舒對策在武帝七年民間未獻太誓之前而策中已引太誓火流爲烏周公茂哉之語爲證又引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卷爲證又引平當受歐陽尚書班伯受小夏侯尚書而皆引太誓之辭爲證又引藝文志伏生求得二

十九篇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且安國卒於武帝中年民間末獻太誓之前爲證又引漢書儒林傳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成數十爲證又引尙書大傳兩引太誓之文且言周書自太誓訖召誥而盛於洛誥及言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皆數太誓在內爲證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皆今文所有以知伏生書二十九篇早有太誓在內而斥向歆父子太誓後得之說爲傳聞失實二說泮然冰炭者何曰書序作太誓三篇上篇述初年觀兵之事中篇爲第二次告諸侯之詞下篇爲誓軍士之詞諸儒所訟皆由忽太誓

之有三篇而皆執爲一篇佚則全佚得則全得是以執伏生二十八篇之說者無以處夫董生大傳所引太誓之詞又司馬相如封禪書及終軍麟木對皆在武帝初年而皆引太誓及儒林傳藝文志歐陽夏侯卷數之全執伏生二十九篇之說者又無以處夫向歆民間後得之語殊不知二十九篇之內如金縢太誓皆非全文伏生所得者太誓殘本故書大傳歐陽夏侯董生所引皆上下二篇之文而中篇無一字武帝天漢間孔安國所得及末年民間所獻亦太誓殘本故史記所述馬融所見亦不出上下二篇而書傳所引太誓中篇不在其內惟其皆非全本也故後得之文

或與初得者有出入他書所引間爲此書所無惟其皆曾得殘本也故不可謂後得之書不當爲先未得者所引知此則諸家之訟不排自解矣或以白魚赤烏流火類於讖緯則書序例有桑穀雉雊嘉禾異畝同穎之文亦可謂非孔子之書乎武成可取惟二三策尙未嘗以武成爲盡不可信況太誓乎惟江氏聲王氏鳴盛孫氏星衍所輯太誓零襍件系不成章段不足以補古經今別區爲三篇各注出典以息爭訟而弭遺憾

太誓補亡上　周書第一篇

惟九年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史記周本紀有九年無四月書大傳有四月無九年今合用之東觀兵三字亦本史記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必力賞罰以定厥功遂興師此據周本紀及書大傳參用之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此據齊世家及周本紀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此據書大傳及周本紀楚詞注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

俱來見周本紀及大傳烏作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都茂哉茂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此書大傳文而董仲舒引作周公曰復哉復哉周禮疏引作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皆引此文互有詳略茂復懋三字同音段借丕天之文律謂天討有罪大刑用甲兵是即天監之大灋也此正稽古四句可據書郊祀志引即所謂格言也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見周禮太祝疏引文漢書劉輔傳云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即謂此經也遂至明津見齊世家王郊祀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王郊祀三字據晉紀總論引周書曰武王將度河不期同時一朝會于武王郊祀之下者八百諸侯餘見書疏引太誓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太誓補亡中　周書第一篇

乃還師據史記以伯夷叔齊扣馬而諫知義士猶未歸心故還師也蓋孔安國古文說

居二年商王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犇周王曰毀有重罪不可不畢伐乃徧告諸侯據周本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引太誓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詩烝民箋疏引太誓昔有古訓四字書僞據下文引古語此處當有此文故以意補之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引太誓此述先王天命天討不敢自作聰明之旨也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愛近姑與息妲己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

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商王九句見呂覽引武王告諸侯之詞三不辜謂九侯鄂侯比干也小人以下三句見墨子尚同篇引太誓以爲紂之苛政蓋見知連坐之法紂創之以監謗古無此刑也此二條皆紂賞罰不平之罪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弃殷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毋廖排漏天亦縱之弃而弗葆見墨子非命篇天志篇引太誓凡三見此數紂不敬天神之罪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政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篇引太誓紂有臣億萬人維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文王若日若月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墨子兼愛篇引太誓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左傳昭元年及國語周鄭語引太誓惟爾有邦冢君尚克相予此處當有號令諸侯之語以意補字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東伐紂此據周本紀○中篇告八百諸侯蓋初篇觀兵以占人心之向背及諸侯至而夷齊義士猶諫是以還師及二年比干死箕子囚然後決計征商也

太誓補亡下一周書篇

維十有一年王伐殷書序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佚周書和寤解文也借取太誓之首補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周禮肆師疏引大傳鄭注曰惡讀亞亞次也鼓鐘所以觀號令故居前觀臺所以占候故次之將舟載社主司殺戮又次之宗廟卽文王木主載於車中者故又次之周禮疏引此不言太誓而文非傳體故入經文升舟入水當從渭順流而下也維十一月戊子諸侯之師初發越五日

癸巳王啟行惟丙午王逮師十二月戊午度于孟津此據漢律歷志也書序作一月戊午師度孟津者商之正月夏之十二月也書大傳及書疏惟引丙午王逮師六字前師乃鼓鼗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格于上下據書大傳及詩大明疏引作格于上天下地又後漢書杜周傳劉陶並引鼓譟作鼂譟聲近義同十一年十二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據周本紀乃詩大明疏引太誓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譜序疏引太誓王乃作太誓王曰告爾衆庶司馬在前今殷王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此據周本紀惟四方之多罪二句從谷永傳引增司馬在前四字從詩大明疏引增重言淫聲樂是在太師抱器奔周之後也故今予發惟恭行天罰周本紀采太誓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昭二十四年引太誓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單襄公引太誓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引太誓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周本紀采太誓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服于大邑周趙岐曰此道武王伐紂時事皆尚書佚篇文故注也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言士民所往無不念親臣子之節也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引太誓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池商庶

若化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見佚周書武成解與孟子所引太誓相類故附于此篇之末公與饗古音同部

案上篇曰惟九年中篇曰居二年卽書序之十有一年也序惟據下篇克殷之歲故曰十有一年師渡孟津作太誓旣克殷又二年而訪洪範于箕子曰維十有三祀皆據武王卽位之年非并數文王受命之年也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禱之作金縢又三年而崩故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又曰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禮記所謂吾與爾三年亦從此傳會佚周書武寤解曰惟十

有三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命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及典寶云云葢周公禱於三王而延武王之齡共時武王亦有延齡三載之夢故立嗣託孤于周公而後世傳聞失實與然度邑解作于克殷二年而云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則武王即位時年四十有七居文王喪畢而生成王武王在位十五年而崩年六十有三（禮記武王九十三而終當爲六十三之誤其上文當云我百爾六十）時成王年十有三明年十有四歲周公冠之而後出征此見于經文書序及逸周書章章可考者至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與劉歆再期大祥伐紂并文王受命稱王數之爲十一年之說皆於經無稽君子所勿道焉

泰誓武王觀兵克殷繋文王元年共十三祀發微

周書第一篇

文王猶可不伐殷至武王則不可不伐矣史記周本紀曰詩人道西伯葢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案十當爲七之誤史遷問故于孔安國安國受之伏生葢不與書大傳合者此傳寫之誤也）武王即位脩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紂惡故問以天道據此知武王克殷在西伯即位之第三年用商正則在二年三年冬春之間史漢所同也小異者漢書據書序謂十三年克殷以箕子歸史記謂十一年克殷十三年始訪箕子耳考尚書大傳曰武王克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去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史記問故于孔安國所本初無不同也但旣以武王上承文王之年而于七年後加以武王觀兵克殷四年僅十有一年于書大序十三祀克殷以箕子歸之言不合故史記于四年之數外增述九年十一年以詳十三年之數葢書序以訪箕子在克殷之後渾括言之而

史記則詳述之矣豈有書序之文亦必如史傳之詳耶亦豈因書序渾括而遂并二事爲一事兩時爲一時耶考國語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韋昭注曰歲在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謂戊子日月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謂戊子日月宿箕七度也辰在斗柄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爲十二月是日月合辰柄前一度也星在天黿謂周正月辛卯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

三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晨星與須女伏黿之首也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此可知武王伐紂在即位之第三年春而其行師則于第二年之歲杪夏爲十月殷爲十一月是時固未改元借以周正言之則爲十二月也蓋于二年之建亥月戊子日起師是爲周正十二月之二十八日晦前一日也師先行武王自後從之武王之行則于三年之建子月癸巳日是爲周正之正月初三日親行也漢書賈捐之傳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至丙午日逮及師前而進月之十六日也戊午渡孟津則周之正月二十八日矣後五日癸亥至牧野夜陳師是爲周正之二月初四日之夜也即于甲子昧爽合戰是爲初五日也國語所言與劉歆三統歷相符是知文王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爲十一年又逾二年爲十三祀而訪箕子但史記所述與書序有詳簡之殊豈能以史之詳責書序之簡亦豈能以書序之簡疑史傳之詳哉

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齡者鈴之假借蓋以於夢中舉上帝以九鈴手賜文王而文王會其意占爲年齡猶夢書所謂夢棺得官之類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當作我百爾六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

七而終武王六十三而終古文六九形近六譌爲九傳寫之譌年齡脩短天賦非人力從古帝王無減年錫子之事蓋亦必夢中錫鈴之時帝命文王以三鈴與子故文王會其意可減已三鈴以益子因豫以告武王也天之厭商甚矣使文王再延三齡則朝覲謳歌訟獄盡歸于周其克殷之期不能延至武王而有服事不終之恨使武王不益三齡則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何能有禱卜請命之靈蓋周公不禱于天而禱于三王者亦以文王嘗有錫齡之夢家庭相傳蚤非一日故欲於此驗之也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夫太王當獯鬻迫逐奔走岐陽喩

復陶穴未有家室之時旦值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後安得遽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亦安得有讓商之心爾雅釋詁翦勸也國語元王勤夏十四世而興周之勤商猶契之勤商也太王王季其勤王家故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云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千匹三十五年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王季爲殷牧師太丁七年歲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季歷功賜以圭瓚九命爲伯皆世勤王家之事

周之王業實始文王太王王季特肇基之始耳至泰伯之於周則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泰伯王季相友之明文並無辟讓之誼而夫子言泰伯三以天下讓何耶且父病而兄弟託詞采藥于二千里之外不侍一問太王之薨兄弟奔喪至周王季亦不留之聽其自去自來何謂因心則友不情二以端冕開文明之君而太王即以國傳之命異日轉傳文王如殷人兄弟世及有何不可而居夷遯世迹類朝鮮不情三夫子且謂民無得而稱而今于百世下欲尋至德無名

之證其可得乎以無名名之亦即以不解解之其惟諸聖人能知聖人與

牧誓上 周書第二篇馬融注謂牧野卽妹邦以牧馬牧飼得名不知妹邦毛詩作沫以水名地沫邦王都人名牧野乃其小地況今文牧木作坶何得傳會牧地又何會爲沫邦耶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司晨維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牧誓下 見尚書大傳名大戰篇卽牧誓之下篇也

武王與紂戰于坶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乎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焉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 胥餘里落之壁 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武王曰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方知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式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于在者乎王之于財也取者散之況于復藉乎在者歸其父況于復微乎

謹案牧野雖誓止及武功而所以齊民致其崩角稽首誕敷文德以開八百之祚者尚未見于經卽逸周書所載眞武成篇亦有後人增竄不可盡信

是猶開國之遺憾也惟大傳是篇所述賢臣聖主勗謀莊議上繼皋謨覩逸周書又嶢然而出其類自非命世大儒亞聖鄒幾之學烏能吐辭爲經使百世下如目覩者乎謹輯以爲牧誓下篇次于泰誓之後可謂武亦盡善無遺憾矣

武成補亡上周書第三篇即克殷篇也

史記周本紀全用克殷篇在汲冢書未出以前則孔安國古文書則以克殷篇爲武成無疑史遷問故于安國而知之故全載於本紀與漢書律歷志之引世俘爲武成者各爲一事疑古武成爲上下二篇故今分輯之以補其亡而正僞古文之贋其脩侈不可信則附注焉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孔晁注十二年正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武王使師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以上逸周書有之以下史記多五句今補於正文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急入皆倒兵以開紂師此五句史記文血流漂杵四字見孟子明承史記倒兵之下佚周書無史記數語故孟子之論無所著東晉古文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蓋合史記孟子兩文兼用之也商辛奔內登于鹿

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紂取天智玉琰縫身厚以自焚凡告焚玉皆銷天智玉不銷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既自焚已乃使人帷而守之原文云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懸諸太白乃適二女之所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懸諸小白云云史記亦同案上文既言登臺屏遮而自燔于火又世俘解云紂取天智玉琰縫身厚以自焚凡告焚玉四千皆銷惟天智玉不銷則是焚燼之餘玉石俱焚何況骨肉尙何有首可斬有二妻首可斬一篇之中自矛自盾顯爲兩人之蓋死于自焚者周史原文也焚後加鉞懸旗者戰國陰人竄入也武成之書春秋戰國迭有竄入故孟子以爲不可盡信而僅取二三策則孔子所錄之武成已非周初原本矣桀奔南巢湯就而放之使紂不死武王必封以邊服小國如成湯放桀之故事紂之自焚死武王之不幸也賈子連語篇言紂鬬死紂之官衞與紂棄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其言已不情況又爲兩鉞兩白之斬懸乎市中行刑國君猶爲不舉遺體縱潛成煨燔武王必舉哀斂葬封樹比干亡社之屋何有手又逞仇而後快心乎況武王克商下車卽求紂子武庚封以故都及武庚畔又求微子封於宋爵上公列三恪脩禮樂作資王家與國終始周家仁厚開基待先代之原如此而獄武王以斬鉞懸首之詞誣聖欺天而謂史佚之徒有此謬文乎蓋又戰國所竄入故孟子不信歟

乃出場于厥車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注素質白旗前爲王道也一作以前于王王叔振鐸奉拜假孔注羣臣諸侯應拜假者則曹叔振鐸奏行也又陳常車孔注常車威儀車也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史記作畢公泰顚閎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即位於社南大卒之左孔注輕呂劍名執王輕呂當門衞大卒也兵以衞也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

水衞叔封傅禮傳禮相禮也史記衞叔封布召公畢贊采師尚父牽牲孔注贊佐采事也佐王也伊逸策曰殷末孫受德迷先王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紂字受德書曰其在受德瞀與此正同史記作殷末孫紂殄廢先王明德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曰史逸讀策語未終而武王先拜也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史記引至此止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衞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南宮忽史記作南宮适振散也即論語周有大賚之事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百達即論語之伯達晉語文王諏于八虞注周有八士皆在虞官三巫孔晁注地名史記作遷玉乃命閎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

祝崇賓饗禱之於軍孔晁注宗祝主祝賓徵也饗祭前所禱之神案史記作命宗祝享祠于軍也乃班孔注還鎬京也

武成補亡下周書第三篇即世俘解也

維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維三月既旁生霸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凡八十二字亦律歷志所引其文見逸周書世俘解則世俘之為武成下篇亦無疑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孔注言成者執殷俘通之以為國也此克紂還歸所作案武成名篇即取篇首二字也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丙午丁未舊作丙辰丁巳盧校改從一月丙午十六日數至二月五日甲子方合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孔注旁廣也大月大時也此本紀始伐紂師度孟津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孔注越來也朔後為死魄則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孔注劉克也矢惡臣崇侯之黨也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孔注太公受命禦紂黨方來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孔注禦循追祀以克紂告祖考壇而祭是日立王政布于天下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孔注侯來亦將也靡陳紂二邑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孔注百弇亦將辛亥薦俘殷王鼎孔注殷國之鼎案通鑑前篇作薦殷俘正殷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孔注矢陳也王不革服格於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孔注不改祭天之服以告所考急於語治也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告殷罪孔注虞公虞仲邑考文王長子也皆升主于王祀告殷罪籥人造于秉黃鉞正國伯孔注于籥人進至王所正伯之位也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孔注正諸侯之位也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孔注王士紂之十所俘囚者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終孔注入自獻爵奏庸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孔注謁告也明明詩篇名武以干羽為萬舞也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孔注崇禹生開皆篇名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源案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時因先王之樂宜于事者用之故周世以大武與大夏並奏及所奏九夏皆夏樂之名此崇禹生開等皆夏樂章可知已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陳本百韋新荒三將也磨及宣方及蜀皆國名路史國名紀云歷商時侯國從地從邑本作磨也戰國秦策黃歇云濮磨之地新序作濮歷是磨近濮在商畿內之地黨紂故征之舊誤作磨乙巳陳本命新荒自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孔注此復說克紂所命伐也庚子閏二月十二日禦紂大臣名虛文弱曰此復說克紂所命伐故曰不與上戊或以庚子為庚申乙巳為乙丑非也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源案自此以上皆書序所謂武王往伐歸獸及孟子所謂周公相武王誅紂滅國者五十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之事以下原文尚有武王狩禽虎貓犀麋熊羆豕貉麈麋麋鹿等各數十數百數千乃孟子所謂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事書序武王

伐殷作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此正歸獸之事但其數過多也又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馘磨億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孔注皆疑其大言不情辭然古者得人之國必籍其版籍人名之數而史臣侈之遂以所籍民數為俘數所謂武成三策不可盡信孟子所見武成即此篇不可轉以此疑來武成也故不為正文而附注於此孔十日質勝文則對文脈質則史左衞鄰之戰川並出王贊夷之君歷舉周頌大武各章有同繹師宿學書出公與晉文同時而使人稱哲其公之詩皆人已樂其詞左氏浮夸其明證矣

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孔注此皆屬紂也時四月既旁生于此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冲子綏文孔注此於甲乙四月二十二日也先旅後天者功業已成故也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孔注使史佚用書進禱俘於天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孔注廢其惡人伐其小子及鼎之黨也伐厥四

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孔注言初克紂于商郊號令所伐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孔注言陳列俘馘于宗廟南門夾道以示眾也武王在祀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祀下舊有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十五字皆與登豪自燔死玉皆厥辭不合又與上篇太白小白皆藏圖人所竄入今不取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律歷志引至此止孔注此詳說庚戌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籥衣事也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冲子斷牛六斷羊二孔注曰於辛亥五日以諸侯祭其有斷設者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告朕文考循商人典以克紂告于天于稷孔注告諸侯竟殺牲告周廟天稷也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孔注百神天宗水土山川誓告也曰惟予冲子綏文考

至于冲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孔注及宗廟山川也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孔注所用甚多皆史所增益與上文民數為俘數皆戰國時人竄入周初史臣似不至是也

附錄孟子墨子呂覽論語佚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爾雅郭注引篚厥二語為逸書偽孔增益作泰誓文案不為臣非克商事乃周公相武王滅奄之事也

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見墨子兼愛詩周頌墮山喬嶽允猶翕河鄭箋謂信考山川之屬而次第祭之是武王于諸山皆望祀而未親祭故管子數古者王封泰山不及武王墨子此文與論語出入當

是武成篇望祀泰山之詞

然後於濟河而西歸報于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見呂覽慎大篇即書序往伐歸獸作武成之佚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此武成篇佚簡見於論語者與墨子所引相出入孟子所取二三策殆其是矣

書古微卷七終

國立北京大學藏書

書古微卷八

邵陽魏源著

洪範明義

明漳浦黃道周著凡四卷皆崇禎中進呈之書其下卷皆衍圖書象數[illegible]

紀不關經義今惟取其初遂按本改上卷訓

釋實出諸家之上復令錄進改[illegible]

洪範明義序

臣聞五帝三皇之道備在易象自易家[illegible]列惟有洪範一書爲堯舜所授於禹務[illegible]王周[illegible]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推崇其于明義[illegible]之道在箕子非它作者之府教眾也[illegible]伏[illegible]其厥後諸儒皆因伏勝以證古簡是以訛謬相沿失其倫脊與武戒雜詰未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爲非獨洪範一書以理義古奧係貫錯綜沿二千年末之有改使禹箕之結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徵言爲耄日所亂良可惜也臣故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數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數言錯而在前訛字如農爲晨弌爲式歷爲極之類皆伏鼂之所不稽鄭孔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賢未竟厥緒臣下愚定昧釋愚

此義近二十年幸逢聖主留神經籍奉旨纂輯乃復不揣爲明義四卷其上卷皆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皆言陰騭相協彝倫係其務及陰陽曆數之務初始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以及聖神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下愚迂昧私意以爲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敢宗細繹未有過於斯書者也

洪範明義目錄

初卷

原本古文一篇

正定今文一篇

再定今文一篇

上卷

訪其章第一

敘疇章第二

五行章第三

五事章第四

八政章第五

五紀章第六

皇極章第七

三德章第八

稽疑章第九

庶徵章第十

福威章第十

洪範

洪大也範法也言天地之大道百世所取法也書序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孔安國以是書箕子所作蓋自夏商而下聖賢之筆儘有存者獨是篇耳神禹既殁至道難聞湯伊之所傳極於人事是篇統括天人綱紀萬象信易學之闓奧聖道之要領也後世聖人有志於堯舜之道傳神禹之學者必在是篇焉篇中有錯簡三四處讀者相沿迷其條貫今先爲致別釐正而後明辨其義皆加精覈莫違背祖訓庶可質諸無疑俟而不惑焉

原本古文 上卷皆依古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農舊作晨極疑作殛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宋臣蘇軾云此下有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自洪邁張九成葉夢得皆云然當從之爲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蘭谿金履祥云此下有皇極之敷言自無偏無陂至以爲天下王一百字理亦當然其斂時五福至作汝用咎三段一百四十六字宜在本章五福五極之下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臣按此三段一百四十六字皆言好德錫福之事爲敘于既敘九疇又申錫其義以明皇極爲九用之宗豈書淺陋誦習既稀間有斷落遂取諸有錫極字類者皆繫于建極之下不知其爲申明福極

之說綿繹先後其條貫自明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臣按此皇極敷言猶周公致戒孺子其朋之意即繫皇建有極之下與金縢祥說合無疑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臣按此兩段一百字皆皇極之敷言箕子既述敷言又申其說猶五紀之下有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也凡厥庶民下有皇字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臣按此一段三十六字皆本王道以成三德與下文威福之義無涉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按此一條四十八字即在斂福錫極三段之後蓋合福殛從威而言之以明兩用之歸于皇極以終九疇之意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式

衍式猶大衍之掛一也因上文有忒字遂誤作忒字相近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民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臣按此一段八十七字為五紀錯簡如蘇軾之說也宜在第四疇五紀之下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六極（極當作殛）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臣繹二條文義求之古人立言各有綱紀次第其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三段一百四十六字宜在此下無射也又推辟作福四十八字皆總成之義與剛克無涉亦與是相聯則文義條然條貫備舉矣或疑無偏無陂兩段與是鄉義亦然相聯當爲此篇一大綱束則文意悠揚前後無憾然而下人文字不作一修傍只要總紀分明自四五紀而下各有演疇則皇建其有極而下亦須分疏但不得了保極作會極歸極之類雖于一處耳個定中除爲皇極之敷言凡演一百字自五福六極而下有段時五福三段一百四十六字結以惟辟作福一一四十八字三體嚴義足無所復疑凡洪範一篇一千二百九十五字無有闕衍但段落錯亂耳今定爲經文如左

正定今文（下卷皆依今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農用之農疑作辰　六極之極當作殛）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此下依蘇軾門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此下依金履祥無偏無陂一百字）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臣按此五十六字爲皇極敷言下段四十四字宜爲終篇之末簡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臣按此四十四字宜在成福篇末詳定于後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舊本推辟作福四十八字今移在五福六極之後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三段一百四十六字言斂福好德以終建極之意成威福相勝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按全篇文義曰皇極之敷言一段四十四字移足於此則條貫完好先儒未聞此義姑以敷言兩段相承世遠文佚無徵弗信尚俟聖明獨斷定其式序以貽來人也

此乃黃氏

再定今文所自定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上三疇皆未有敷言至五紀而有者五行之用存於五紀詳五紀以協五行之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皇極敷言皆在末段此處提綱只用一語足以上包四疇下該五用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此亦提綱不用敷言九疇惟皇極有敷言五紀庶徵福極雖有敷言猶之提綱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條舊在三德之下定本移爲終篇其實篇意未盡當與福威相聯而終於好惡之義蓋威福之源出於好惡五行之用著於喜怒帝天所謂命聖人所謂性合而建之以爲皇極故五建之文未用敷言至是始合闡其義細繹其文久當自見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爾用咎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臣按自斂時五福至天下王二百四十六字文氣聯屬原彙一處不須動移惟王省一段移歸五紀惟辟一段移歸威福則通篇條序燦然更無乖錯矣想古人著範別有成圖逐段分繫既合成篇則段數差池若依再定之文則首尾完好意義具足雖分繫圖象而皇極敷言自爲一處五紀福威各有綱領更不相溷也臣研思十載終存是說著於終篇亦因先儒之緒以俟聖明鑒定不敢自謂臆據焉

訪箕章第一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殷曰祀周曰年逸周書大匡篇亦曰十有三祀則是周未改年也武王成文王之統致辟于殷釋箕子于囚因而訪道易言箕子之明夷明禹湯之道在于箕子也道在箕子則武王必就學于箕子古稱武王師於箕子大戴禮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則訪道之禮或當然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湯於伊尹武王於箕子蓋皆師也舊書序稱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云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

其彝倫攸敘

陰靜隲定也相助協和也彝倫常理也言上天靜默品隲下民作君作師以相助和協其天下必有常理敘布其間循之者治紊之者亂是以天人感應百世不爽是聖學首務也蓋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形質不齊因其生克以爲倫敘而人所受于天者曰命曰性性命之原本於太極至善不雜至一不二陰陽五行以是分化廸吉逆凶而不知其條理倫次毫髮不爽嘿操其柄品隲于上謂之帝天精明其道敘布于天下謂之聖人聖人之於天道猶日用之於飲食也武王生備聖德老紹家學於天人感應陰隲相協之道蓋深知之而猶云不知將以發其義類彝憲百世盛德之至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陻塞汨亂也畀與斁敗也九疇即洪範之目其文縱橫如田畝之有疇列也

箕子承武王之問乃答言在昔堯時鯀恃其力不率水性陻塞洪水亂五行之列上帝乃震怒不畀以洪範九疇民既不得安居彝倫亦以斁敗蓋五行生人水爲之始水既亂行則土不稼穡火不炎上金木因之不遂其性蓋天地之有五行猶人之有五質五質循敘而後性命之理可求也鯀持其力以撫天地之性其始以爲物皆可以力爭其終至於敗壞不可收拾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順水性以修幹蠱之業不樂其有奇功而樂其有常理上帝知禹不拂人性以汨天道乃錫禹洪範九疇以隲下民奠厥居而五帝之理無復紊亂是禹順水性即所以順天地之性順天地之性即以立萬民之命其道不敝其理一也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壞王宮王子晉論共工伯鯀之意亦若此程頤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物各止其所而天之彝倫乃敘故曰相協厥居蘇軾曰隲升也通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然命之則家爲巫史矣惟達者默然心通謂之陰隲君子不默通天道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王肅曰陰隲者上天之事相協者人君之事言上天深定下民與以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協其居以遂天性也先臣劉三吾書引王肅之說以詆蔡傳其實陰隲相協皆本於天書曰協和萬邦詩曰克定厥家雖人事亦天道也自三代而下皆以五常爲性本人而得其體故有仁義禮智信之名三代而上皆以五常爲命本天而得其用故有雨暘燠寒風之貴稽其淵源皆根本太極分布二五命之曰性率之曰道修之曰教歸于至善好德而已故洪範一書言天人感應一以好德爲主孟子言人性好善猶水就下周敦頤言五行本於太極意亦如此其一六二八三七四六縱橫十五皆貫串皇極以敘九疇自人視之則爲至道自天視之則爲常理自聖人視之則以爲皆上天相協之事陰隲之心而已

敘疇章第二

初一曰五行

此敘疇之綱也洛書九疇始於天一天一爲坎坎以從坤萬物所生天子負扆而立嚮明出治昏旦中星皆見於南方故離乾者聖人所爲治坤坎者聖人所爲宅也萬物之生各有從始五行既具陰陽始著其理以爲五德五性其質以爲五體五色其氣以爲五聲五味聖人本於太初以立命始以得五行精一之致以辨德性氣質之類以進其不及裁其太過是爲相協之始事後世人主以八柄在握威福自用未有原本五行而稽天若者故初一曰五行所以陰隲下民先立其命也一與九合昏旦之星南北反易太史治之先儒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二者西南之位也坤與巽合萬物之所從入人事動于朝而息于夕五行晦于晝而辨於夜故天所謂五行人所謂五事萬物成形禍福以分則敬用者立極之始也帝王敬身即以敬天事身即以事天天道而後次以帝德則敬立而體用乃備矣二與八應坤艮震巽互相爲治此天人之要路也天

子有道師
保傅治之
臣按武王克商既訪道于箕子及踐阼之三日召
士大夫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可萬世爲子孫
恒者乎諸大夫對于師尚父乃召師尚父問曰黃
帝顓頊之道猶存者亦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
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
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師尚父曰先王
之道不北面王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
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
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
則滅廢敬者萬世王聞之惕若恐懼於席四端爲
機鑑盤楹帶履觴豆戶牖杖劍弓矛皆爲銘儆焉
此二事皆若相發明而洪範之言大備矣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疑作農師古曰農厚也鄭元曰農讀爲醲重用
之也諸以農爲八政之首者非是三者正東方之
位也震與兌合人官與鬼神互相爲治故有天命
則有人官有五事則有八政五事以正性命八政

以正禮樂人訖於坤而出於震自黃鍾而林鐘而
太簇六律之序也自姑洗而夷則而黃鍾五位之
等也故卯辰之間先王所以重
其事也天子有道冢宰治之

次四曰協用五紀

四者巽東南之位也巽與乾合帝天神人之交也
二氣五行分佈爲治故有八政則有五紀八政以
仁天下五紀以仁萬世協者天人之合也自震而
巽順行以道于極焉是則萬物皆協矣天子有道
卿士師
尹治之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天也極即北極君象也洪範以天道治天下附
而垂象故八政在左右而建本故五行在後以人
道南面而則之則東西南北互爲用也聖人本
天以爲體太心以爲用建於不動以爲衆動之樞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蓋此謂也天體中分一百八
十三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南極入地亦三十
六度人不見南極而見北極皇在上至精至微至
中至一凡萬物之所謂命謂性謂心皆出于此也自
其分布流行合理與氣而言之則爲五行自其運持
移易動靜不分而言之則謂皇極大學之所謂至善
中庸之所謂獨也後世儒者不知其說以爲王者建
事皆用大中無太過不及之弊因時調停爲羣枉取
衷率使邪正混淆賢奸并用而維皇之極始不可建
今觀日月運行春秋之中去極各九十一度北進二
十四度日永而暑暑則萬物勇榮民得免於沴陰微
滯之患南進二十四度日短而寒寒則萬物歸根民
得免於癘疫耗泄之患天地之意皆以生人也而所
裁制其間損益進退不爲寒暑燥溼所動者率於
極六十七度之端凜凜乎見之學者不觀於極則不
知天地所以立心不知天地所以立心則不知生民
之所以立命推其原本則正要執樞淵然不動無喜
怒哀樂之私有戒愼恐懼之實是建用之微旨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六西北乾位也乾秉三德以應五紀有三德而後
五紀成其功乂治也剛柔正直與陰陽共爲治也

君子成德于身以協五紀雖歲月有百世之治焉
乂協亦敬也非徵則無以治身無以治身則無以
治卿尹士庶人故乂協之通于皇極乾坤之順治
也自乂協而外竊之異數曲折殊位矣以乂道承
之則乂協敬念亦互爲用也其
在先天託於艮兌岳牧治之

次七曰明用稽疑

七正西兌位也兌爲明澤以稽八政天下之叢疑
者莫八政若也明以稽之明農互用明農之猶言
明農也古之尊神集于西首神人參稽而哲后謀
夫無有自專其智者矣故兌者悅也明而後不疑
不疑而後悅悅而後天子有以正其德庶民有以
厚其生天地有以利其用八政之行行于流水則
明用之效也其在先天託
于坎離太卜太祝治之

次八曰念用庶徵

八東北艮位也艮成萬物以徵五事人事盡于下
符驗充于上念省也省亦敬也人之精魄天之和

氣互相為治省懼多則民寡過和順積則物無厥其協于歲月稽于卜筮驗于災祥非過也亦猶是天性之自為命令也其在先天託于震巽太史太師治之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明也威畏也極疑作殛九為乾離以納坤坎故八方分用而九得二焉其五福之用嚮于皇極六殛之用威于五行故南北正治嚮明操柄則取諸此矣皇極不言福五行不言威而九以乾離併而取之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治夫是二者皆天用之非君之用也天之所嚮則福之天之所威則殛之一本之五行若云其命則然自取之耳詩曰自求多福書曰自作孽夫是則亦天子之所自治也然則五行不言一用九位兼言二用何也五行藏用者也九位總仁也藏用則歸于一歸于一則無所不用驗仁則合於兩合于兩則無所不用者皆化矣故人君之八柄皆非人君之所自用也五行之數根伏於地而動善於南方為人君者敬以居之慮以取之嚮之威之與天下共聽與天下共睹如

此而已矣

五行之根伏於地而動著于南方何也人著地而生嚮明而立見其用則藏其體見其體則藏其用故見北極不見南極而下者猶艮之止其背也故體者極也用者日也不見其體則其用著見其用則其體隱矣日在于于五行之所從始一歲之月一日之辰經緯所歷于是藏用猶人主之有後宮故後天謂之坎先天謂之坤萬物所宅故謂之初日在于午五行之所從著一歲之月一日之辰經緯所歷于是顯仁猶人主之有前朝故後天謂之離先天謂之乾萬物所治故日威日嚮日在于卯五行之所觀從一歲之月一日之辰經緯所歷于是利見猶朝廷之有東序八政出焉夙夜匪辯以厚其事故謂之晨日在于酉五行之所離舍一歲之月一日之辰經緯所歷于是靜定猶朔廷之有酉序疑事稽焉動靜吉凶不逆其物故謂之明酉者天地日月之正位也冬至前後日出辰而入申五事五紀互相為治天人于是辨其端夏至前後日出寅而入戌三德庶徵互相為治天人于是晝

其緒五事五紀三德庶徵四者皆五也寅戌馭一辰申馭九皆十有五也然而不貫于極故五事庶徵五紀三德以坤艮巽乾自為治也凡疇之為象三疇相乘而謂之兆太卜有原兆玉兆瓦兆相乘之兆七百二十有九其縱橫十五者得八而已天子所執以治八方非聖人則莫之能用也因天之象俯以示人則九乾一坤南首北尾三震七兌左肱右臂人仰而睹之以皇極見天之心因地之象仰以際天則一坎九離北首南尾三震七兌左肱右臂天俯而矚之以皇極見人之心故語天道則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下五行所宅初一之用皆不可見為嚮威之根自出地而上六十七度夏至以南福殛所宜皆聖人體天與天下之所共見語地道則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而五行所宅初一之閉皆不可見為嚮威之根自出地而上三十一度冬至以北福殛所宜皆聖人體天與天下之所共見天下之所共見非所不見者用之不神故敬一之要俯之於深宮仁義禮智之端藏之于幽獨左有賓師右有蓍龜事紀在前德徵在後是以福殛不大袞黻不試而天下治平詩曰帝謂文王予

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天載錫範于文王者乎

臣觀漢唐諸儒以皇極為大中不知精一危微之旨本於辰極即所謂以敬作所者也皇極之義不明所以曾布王淮亂之于始韓侂胄涸之于終唐之建中大中宋之建中政和宰是亂也今既原本天地取表日月以至善為建極之準以慎獨為建極之要則紛紜之論庶有折衷邪說詭行可以不作西漢諸儒惟董仲舒達于性命然其時舜典未著不聞精一之旨其論中和者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不廢是故北方之中陰合陽而生始動于下南方之中陽合陰而養始美于上動于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發于上者不至于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生至南方之中而所主小成養至酉方之中而所主大成一歲四時發而必止于中中之所生而必就于和故和者天地之正也陰陽之萃也陽之首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陰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于處而皆止于中中者天地之極日月之所至而却也仲舒此論亦

與建廢之義相參然天侑一中歲有四和日月之運行以寒暑爲冬夏以兩一爲春秋如二中不過晝夜所爲卑節亦天地建中立極之義如云中者天道之極日月所至而則又達于居所不動之作矣大約漢唐而下此義久湮求其精要莫明于大學莫精于中庸而大學之始篇言明新歸乎止至書中庸言閑誠歸于振辭鼻至矣至者極也雜皇極進不復淵淺不頃省終爲性命之淵源中和之極氏自深淵外無得而闕爲周敦頤作太極圖言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至靜而立人極焉宋子深信其書以爲出于洪範然洪範所備皇極備有建用之文濂溪所補無極已陵元虛之藏五性感動仁賢氣質之間主靜立入亦乘故一之行也古人觀象至精不以一主爲太極而以一爲五行不以五爲五編而以五爲皇極

明以一皆當五五所爲一人包五氣五質而生心不在五氣五之數此極既建則萬象環生先儒曰皇極不言數不可以數明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明于二詩則矩建用之義矣

五行章第三

一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五行分佈序其生者所謂初也陰陽之精見于水火剛柔之義著于金木土載其下以通地天有是五者以別男女以正性命陰陽相交剛柔相推發化錯綜或當或衰而治亂出焉帝王之生皆本五德以長天下而其誠與妙不可復措但以徽而言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爲生成之次以象而言則一北二南三東四西五中爲分布之等故人生而有一體賦氣侯榮衛經絡推于四海日月出入

無不同者于支所配日用所資皆是物也聖人形以知理觀性以知命觀其生勝配合以知陰相協之意故生者以協父子勝者以協君臣故以協兄弟因君臣以協夫婦因兄弟以協朋友綜此出禮綜此作仁綜此舊義綜此制信綜此脈臟官骸縣此以理道政則著此以設于以器利用則大備矣聖人雜不明者其事而徧莚所錄生變然可見要以原本太極修道明教綱于至善之成則非聖人不足以語此也

孔疏達曰萬物成形自微漸著五行先後亦以著爲序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體固爲四土質博爲五五行之形布于地其氣行于天故其宿次分野禍福驗于人事劉向曰發于地而形于天易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非聖賢格物窮理何以知此

朱子曰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而語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曰木火土金水又曰河圖以生爲序故自北而而南而中而西雒書以克爲序故一六在西北七在西南四九在東南三八在東北此但語其

耳其實五行之理無所不周以類族辨物正位方則其序備在圖書若舉五德之運而主所以降爲物所以動其變化依洪範爲序如人初生一而生津液二月而生氣息三月而生體質四月生骨髓五月而成膚肉人道之成先有男女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兄弟朋友親戚上下貴賤在天以爲常理在人爲彝倫大易序卦亦依此意諸云生克者按圖索不足稱也

臣按古樂少言天道其言天道者推洪範堯典篇爲千古歷數之所從出仲尼子產未之談也仲尼言殷禮夏時皆謂之曰禮子產言陰陽五皆以禮明之故洪範者夏之禮書也子大叔吉也聞之先大夫曰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故六牲五畜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婚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

為刑獄捷罰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温慈和惠以劾其生育長有是故好惡不忒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故人能自曲直以赴于禮者謂之成人此章語意粗與範合至如鼓氏五德之說鄒生五勝之運莫之能詳也開寄術賢曆數紬繹義類自夏殷而上文獻無徵綜周而來二千七百餘歲以易象推之天地之數上下各二千一百八十七歲前盛者後衰前分者後合五行之令各以成數經其體數滿其體數而去其生數凡得五德之運皆一水二火三木四金土居兩端以承前後水德之運二百四十其行潤下以六經九自九而八而七而六而十又與五合其餘作鹹作鹹之數九十火德之運二百八十其行炎上以七經六自六而七而八而九而十去其五生其餘作苦作若之數一百有五木德之運三百二十其行曲直以八經八自八而七而六而九而十去其五生其餘作酸作酸之數一百二十金德之運三百六十其行從革以九經九自九而六而七而八而十去其五生其餘作辛作辛之數一百三十有五三分損益以復于土其金德不敗不復于土土德之運兩復兩藏五百九十其行稼穡自五而九而六而八而七而十復以十經之升其五生其餘作甘作甘之數二百七十五以合于水前後二千四百七十五歲損益二百有五而五德再周德盛者一姓而再與德衰者一運而數妨前並則後離前減則後萃把宋有徵則絕嬗而上猶可屈指也故知聖神之文必無虛設書意之間常未盡言重叠影響傅會以求精微失之遠矣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言五行之質繫質而性見舉性而德亦見焉水居北方質潤而善下火居南方質炎而善上善下則物以生善上則物以熟木居東方善曲以直金居西方善從以革曲直則物得其用從革則物得其利土則無所不周也凡人之生水降而下以受其精火升而上以受其氣左于曲直為柔以便右于從革為剛以利脈驗受物縱德吐納若稼穡也聖人觀于五行得其常質又推其德性以施于物故于潤下得其智于炎上得其禮于曲直得其仁于從革得其義于稼穡得其信人主智不足以治物則為水不潤下禮不足以興文則為火不炎上仁不能秀達蘖生芭孽則為木不曲直義不能裁決作作止則為金不從革詩書不御人民不殖政令變更教諫不入則為土不稼穡也

五行傳曰田獵不反宿飲食不饗出入無節奪民農時作為姦謀以奪民財是為木不曲直信道不篤惑權虛偽讒夫昌邪勝正棄法律縱情欲是為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是為稼穡不成貪欲恣睢務立威勝輕百姓好攻戰是為金不從革簡宗廟廢禱祠廢祭祀逆天時是為水不潤下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言五行之氣舉氣而理見舉理而功亦見焉古人之味道也微有舍聲色而得其用者矣視元而聽羽視赤而聽徵視青而聽角視白而聽商視黃而聽宮人所能也味智而得其鹹味禮而得其苦味仁而得其酸味義而得其辛味信而得其甘與夫味甘而得信味辛而得義味酸而得仁味苦而

得禮味鹹而得智此非人所能也天人之間以氣相取能者用以作福不能者用以作天殃不待察其聲色而氣先取之矣人主不納忠言見利速功則水不作鹹不賓儀物簡眾便嬖則火不作苦壅細過易入人之罪則木不作酸好姑息讒間得入則金不作辛仁賢在野莫與盡力則土不作甘子產言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子產之智足以知此也古之聖人觀物之質而知其性觀物之氣而知其命觀其所作而知造物者之性之命體之察之服習既久則彝倫畢見仁義禮智皆根於心而後發為事業猶五臟之達于面川雲雨之發于山川之色聲臭味之發于物則也若是而後可通于五行之用者矣

五事章第四

二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天道言行天之所自行人道言事人之所有事也天有災祥惟水最大而火次之人有吉凶惟貌最著而言次之物有利害惟木與金人有邪正惟視與聽火之爲災烈于水言之取凶迅于貌金之害人重與木聽之人邪深于視此四者行事之所以相配也以事從行取其用者以察災祥辨吉凶審利害別邪正則亦兼所不用矣賊者思之權量也五事皆敬則無所不休五事皆肆則無所不咎以敬爲事因之以爲德性因之以爲學問而後天人之事可得而言矣先儒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夫是之謂質又曰人之生而形質具既生而聲音發久之而後能視久之而後能聽又久之而後能思五事之有先後猶五行之有微著夫是之爲氣氣與質皆可以辨體未可以明用也體用之原出於動靜動靜之本出于陰陽陰陽之用出于剛柔水以陽用陰體動而用靜貌得其事故以貌爲水天下之作態多姿者皆水也火以陰用陽體靜而用動言得其事故以言爲火天下之著筆著舌者皆火也木以柔用陽以動而爲靜金以剛用陰以靜而爲動視以動爲靜陽而近柔聽以靜爲動陰而近剛故以視爲木以聽爲金天下之接而易合者皆木納而易斷者皆金也古之聖人達觀近取或得之意或得之象醫者得之意卜者得之象卦以象爲體範以意爲用亂屬不齊又何怪乎

按五事配屬諸家互異素問以生爲序則貌土言金視水聽木思火五行傳以尅爲序則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然以五事庶徵推之則洪範之序自有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與二家者宜自分行也諸說參差俗情取似但謂貌以作書似宜屬木視爲內景自宜屬水耳漢唐諸儒皆謂震東方爲木震爲足以動容貌西方兌爲口兌以出詞氣南方離爲火火以離爲目北方坎爲水水以坎爲耳其實不然者易有易之序範有範之序其一二三四的然不爽豈宜背馳且如醫家以木屬肝肝屬目萬物齊潔以魂相視以汗屬水汗發于膚顙發于四肢又何疑于貌之非水視之非木乎黃幹曰五行之序所配與所屬不同配者對峙爲體猶易之先天卦圖屬者流行爲用猶易之後天卦圖洪範對峙言其所配二家流行言其所用是說近之然自古聖人立言有確然不易之處非苟然分繁而已凡人先氣而後質先精而後魄五氣之用藏于腑臟爲五行之實人所以生五精之用達于顏面爲五行之華人所以榮天人交應皆取其華實如主客然而相競也天道仰而成圖以南爲首人道立而成象以北爲首南北交濟精神在面面有鼻口耳目物有臭味色聲人物之生始于鼻神鬼之通始于臭故身主貌而潤下口主言而炎上目主眂而曲直耳主聽而從革心主思而稼穡內發于腑臟外達于事物次第較然不可易也知其不可易者而後以稽于或易不易之故而後天人交應之義可微言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人道者天道之精神也天人之精神皆聚于敬非敬則五事無其體非敬則五行無其用貌敬則恭言敬則從視敬則明聽敬則聰思敬則睿貌言視聽思五者皆人也人而天之恭從明聰睿則皆非人也貌恭不在于潤下言從不在于炎上視明不在于曲直聽聰不在于從革思睿不在于稼穡善變其氣質則氣質皆變矣縱橫稼穡以爲睿思與化從革以爲聰聽以道曲直以爲明視炎上不熒以爲從言潤下不流以爲恭貌善存其德性則德性皆存矣古之聖人載籍簡少皆未有所學學水之善下以爲恭貌學火之善揚以爲從言學木之曲直不蔽其質以爲明視學金之從革不主先入以爲聰聽學士之稼穡耕之耨之以爲睿思如此則可謂之知道矣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天道者人事之精魄也敬其體則其用具敬其用則其體備寧矣恭從明聰睿猶有其氣質焉肅乂哲謀聖則無復有其氣質焉身口耳目之化於心思猶水火金木之化於太極也天下之人食于鹹苦酸辛不知其爲水火木金也猶食于肅乂哲謀不知其誰之身口耳目也聖人自敬其身以及其身之天地亦因而天之天下之吉德美事則皆以爲聖人之爲之故其恭從明聰發于一身而肅乂

哲謀著于天下天下從之以爲聖人是則思之爲用與皇極同用無不敬儼若思是之謂也朱子曰洪範五事以思爲主四者可見思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然其操存之漸必自可見者爲之曾子告孟敬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故君子之學自外以歛之內自其可見以歛于不可見者繇貌而言繇言而視而聽而思彌近彌覩以爲操存之序凡若是者所以爲仁也仁則誠誠則天天與人合故行事不二神化不測也傳曰五行之秀爲人人之精神爲聖書曰睿聰明作元后然其操存之序皆與下學同功孔子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說詩曰思無邪此五者又敬事之實也

八政章第五

三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立而後五事備五事備而後五行之用得其所民生而有食有食而後有貨食貨具而後有以明報祀死養生而後有以安其居安居重遷而後可教可教而後可禁可禁而後可與禮樂也可與征伐故八政以緩急爲次八政之始于食猶五行之終于味也五行之用鹹若辛酸皆可以食要之于甘可以養性鹽鐵泉布皆可以貨要之穀稼可以養命故五祀皆可報也而重于社稷五土皆可居也而詳于墉虛五教皆可陳也而僨于徒衆五禁皆可勅也而嚴于寇攘五等皆可賓也而尚有德五戒皆可師也而要止亂周公生于夏殷之後彝倫廢斁故其典制詳于官師大禹生于唐虞之聞愼徽尚存故其闕揚精于性命孟軻與庸主論說故以田畝樹畜留八政之餘箕子與聖人敷陳故以政事福威寓五行之內是以九疇皆行演說而八政獨否將其大者存于典謨精者存于皇極太宰所職總在官師未足以醱天德王道之旨歟

臣按八政叢在堯典依洪範不復敷詞后稷播穀伯夷秩宗禹平水土契司親遜皐陶明允龍作納言通于賓益作朕虞通于貨總師之人通于徂征則務倫成在矣又加以貢之致詳于食貨時迪之成秩于禮望古今八政從在二篇是以作者不復敎詞也王義曰八政皆以及民非獨王家之事食貨祀賓師旣皆指事爲名司空司徒司寇又皆指官爲號者三卿所典多方意非一義所肅也周禮食貨出于司徒統在太宰賓祀皆在宗伯協于司徒司馬總六師之職司寇與克詰之征獨司空無事從力于虛危之間夏人尊司空以尚司徒故特所三卿也攻洪範之意皆以五行爲主人事天工皆爲五行之相協舉三卿以治五行則食一爲水貨二爲火賓三爲木師四爲金祀五爲上也舉三事以正五官則司空爲水治北方司寇爲火治南方賓政爲木治東方師政爲金治西方司徒爲土治中央也

臣按易之爲道與範表裏範言天德以章王道體九而用八易言王道以章天德體八而用九易之

體八者如乾以自強坤以厚載坎以常習離以繼照震以修省艮以止思巽以申命兌以麗澤皆藏道而顯德未嘗及政也巽一及之而非其至也範之用八者如食一貨二祀三司空司徒司寇七賓八師皆藏德而顯道若未嘗及于性命者間以五行屬之而亦非其至也今觀二書互爲體用易言其體範言其用綱領各八其別六十四以六十四乘之四千九十六如食以養生貨以阜財祀以報本司空掌土司徒掌教司寇掌禁賓以柔遠師以除暴每政之中又有八政八八相起而禮樂變化旋于無窮唐虞成周官制相參猶爲未備矣八政之中賓爵于祀祀爵于貨然是三者精微相依猶金木之於乾坤風雷之于水火不因徵著以爲次序必如易象所屬則乾兌兩金震巽兩木坤艮兩土司空兩水司徒兩土司寇兩火因而重之多寡饒乏各不相礙也因別爲圖著于後篇

五紀章第六

四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五紀者五行之總也人生于五行而紀于五歷天德王道繇此以協不協五紀則天德王道亦無以終始也歲首陰陽五行分合夫氣乘之各以往來五陽之年或先天是爲大過五陰之年氣或後天是爲不及平氣之年不害主客聖人皆先有以處之後或不爲厲月有交會是生薄蝕因其經次以測分野定其閏積以正氣候觀其明視以別早晚故天道之親人者莫如月也日有剛柔聽人察之外事用剛內事用柔先甲用辛後甲用丁庚之申令成之差焉聖人亦採之以正刑德以度內外使知攖文因日出眠其煇氣以察善敗故天道之可尊者莫如日也是有離合五行變犯災眚所生視其纏次以別分野或水或火或荒或兵皆先設之以前民患四者既備而後歷數可得而舉也凡聖人之爲是四者皆以憂民意不主于歷數然而歷數告是矣古之秀民遵道就路自餘躬斯行而外無復文守技巧累其心思惟是二氣五行猶飲食之有醻酢也二氣明而後二氣節宣鬼神不好其

令五行明而後災祥告救天地不違其和有是五者以協五事紀八政而後帝王之歷數修飭次第燦然可數矣

臣按五紀不復數詞其文盡在堯典或云逸在下章也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申命羲叔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宵中星虛以殷仲秋申命和叔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咨爾羲暨和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則歷數之義大備然觀千古聖人欽若天憲覽時對物推閏考婁古星正物不過就數年上下測驗取合因前揣後下失纏次而已至其終始損益象有定理理有定數十年億世猶之一日決非占風步景之所能知易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始作易其初無有古籍不過以紀載司日星歷數之事今推其義亦本乎自然使人知有體統分殊之理而已凡易與律律與歷三者同質而異名律以九起易以八乘七八九六各自相因律歸于九易歸十八周方相割以歸日歷八卦九律凡十八變而歲月日時

帝王歷數一

一可運也凡論歷數之道須先明方圓之極方起于卦圓起于律三分徑圍得其餘分以爲損益方五損一生內而闓觚圓四益一生外而方觚方九益一生外而圓之凡紐圓十去一生內凡置方田四徑一自二十八以規規之而得天行之常度徑一之數不及三圓日嬴于天月嬴于日火嬴于水木嬴于土日月星辰和嬴之數皆從此起也古之聖人不貴難知之事不作無益之器如使歲月日時果無當于政事則璿璣玉衡可發矣歷家推歲星左右之設已久歷不驗管子春爲歲德夏爲日德秋爲月德冬爲星德之說又于義未該考洪範之法以九乘九得八十一以九乘八十一得七百二十九以六乘七百二十九得四千三百七十四故以四千三百七十四爲歲以七百二十九爲月以八十一爲日以九一爲星辰以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爲歷數凡一歲之日退九辰八十一歲之日退兩月之辰二百四十三歲之日退半歲之月凡四百八十六歲而退一歲之辰四千三百七十四歲

而退九歲之月于是而五紀之數大略可考也自上元以來至于春秋甲子己巳甲戌己卯千九百四十四歲在軒轅之初日纏營室又歷有八元甲申己丑甲午己亥甲辰己酉甲寅己未凡十有一元五千三百四十六歲斗癸之退八十一度故周在婺女虞夏而上在于虛危春秋而降際于牛斗五紀之所從文則必在此矣古之聖人仰觀天道退遂初知歷數之所在有道以持之慎之于初保之于中犨之于終若申伯仲山甫衛武公其人也不知五紀不知歲月日星歷數之所在與氣浮沈動或違時若趙孟萇宏單襄公其人也今以範通卦爲五紀之法約有三等凡卦六十四爲爻三百八十四名自相乘爲卦四千九十六爲爻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通乘之數一百二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四以爻協日則爲四千三百六十九歲之日以爻協時則爲四千三百六十九月之時以其歲月約其日時進退氣朔則爲一歲十有二月之月十有九歲一章七閏之月也此一等但取每卦二乘之爻酌定六十七歲餘分之日以爲歲月日辰歷數而閏餘朔交斗差之法定又易卦六十四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體反覆

爲七十一步自相乘爲卦五千一百八十四爲爻三萬一千一百四通乘之數二百二十三萬九千四百八十八以爻協歲則爲五百一十一歲之辰以爻協月則爲六千一百一十二月之間兩其日餘四分之一減其餘分一之六于以上追斗柴下齊朔會則不出卦爻之內以日通歲以月通時而可坐得四千三百六十九歲之大都乏成五百一十一歲之客步也此一等但取本卦三乘之爻定爲九成餘分之積又成七歲成歲之積無復餘分順其盈縮以定差閏以爲歲月日辰歷數而爻集大小羨閏之法亦定合于疇法以并悉律刻方削圓爻致其用協是三者而倫倫容成大意盡矣故五紀之道非可意爲加損也亦非可隨時更革自爲明治也知其損益以得差數明其消長以證常度右之聖人不出戶竊知天道不越闕書見百世暌此故也易大傳曰夫確然示人易矣如必比會備蒜若求巧合雖雜首猶爲勞矣至于五緯道行各自爲度體質有重輕則行離有運速去日自達近則伏見有斯逆煞或七十九年四十二周歲昱八十三年七周議爲九十九年二周皆在三萬一千一百四爻之內含水依月躔次易推諸星變犯或雖悉數要觀于圖書之相加徵于一三著于三九極于五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四而五行相診爻會之說大備間有次合分對不齊皆可義取以古坤分未爲濁也聖人觀歷而知其紀知歲月日辰之所分屬與卿士師尹分合爲治洛如延侯行師作樂般時勅法省方裁過宥罪治戎防忠勞民勸相之類一一得其綱月傾時絲布使于孫率繇雖于散無弊可耳或曰卦家出于文周嗃範本于虞夏嗃有數無文範有詞無抃安得以文周之卦爻合于虞夏之歲月其賛畫卦有象巳在義說之時尋象遺詞並可坐合文周之指但以五行配于五紀三變之內文義巳多况以八政領其五行倍乘之餘歷數與在世有情能之士以是紀歲紀月紀日紀星紀辰授之天子卿士師尹庶民則天人之故悽加指掌至于治王五德盛衰之治斷月五行中分蟲象二千四百九十一哉左順右逆一貞一勝推有德者能持其後不至困窮其精義與是相北云

臣按先儒蘇軾洪邁張九成葉夢得金履祥皆稱庶徵章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五字宜繫于此今未敢遽定別正後篇

皇極章第七

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

皇即天也箕子初言帝天爲鯀畀之也因舉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次第言之而天人之道已略可見至于柄建用者必有一柄確在二氣五行之上以爲二五樞要元運綱紀乃質言以明之曰所謂五皇極者乃皇天所建其自有之極即北極也二氣五行無此北極不能自立人君雖尊猶如帝星猶極而動容思皇大所建之極以爲極主故上日建用皇極者人君之事此曰皇建其有極者上天之中也六賢皆不言用此猶言建以明君用之爲天體大之所建所君之所樹人君舍天所建必無復有以自勝者故敬指而質言之若天之所命人君者然陰騭之至也極者至也止也大學曰止於至善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聖賢學問皆從此出而王者又爲長養之本所以立性造命錫福於天下當涵養德性又加以學問取法北極無一毫搖或偏倚之私久而造于至精至微至純至一之或故謂之至善善即德也德即福也天建有此至善以發皇其用至于極廣極大極高極明而皆不離此物王者法之以建極于心故曰建其有極雖爲天之事亦即王者之事也下文所稱皇者皆天所稱予者爲帝所稱汝而者爲君乃上天訓君之詞非箕子對王之詞也金履祥曰皇建其有極而下即宜次以無偏無陂之文爲皇極之敷言備上文五紀歷數之下即宜次以王省惟歲之文爲五紀之數言也別定後篇今依原文序次如左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天度中分九十有一北氣出地三十六度餘五十五度在北極之前所謂天地之樞闔也五十五度中剖二十四度爲夏至前後日道餘三十有一併于天中三十六度得六十有七天地之中數也天以此道立性造命錫福羣生北極不動喻之于上以德歛福凡在天地之中吉祥善事皆歛發于皇極之前皇天用此敷錫庶民庶民以此各正性命環拱歸緫無有遂咈于極上者深知此意以此歛亟敷錫天下故聲色不動而天下從之也先儒疑建極而下遵稱五福條貫未明其實皇極在于五中五即福也五常五德五餘五氣天子與庶民同一紛序天子能建其極則庶民咸受其福考其微義當以敬爲建極之本蓋萬物之生非敬不聚敬而後靜靜而後一一而後變化不測故福雖有五極一而已時雖有九敬一而已天以一極敬而歛五福分界庶民使庶民共知其有王王以一敬而歛五福分界庶民使庶民共知其有天子是庶民皆以王爲極顧保王爲萬年之主蓋天所錫民與民所錫王者皆本于至善純一不二性命之故還相與也

書古微　卷八　周書洪範　三四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受命于天以天爲極即有淫比之心以天示之無不惕然敬念者蓋上天皇皇三五運行鬼神二師各其爲治庶民不見主德惟利是視從利者爲恩背利者爲仇恩仇分而朋比立其所嚮來皆歛福之力少而敷錫之義廢也君既建極以善于人協于善者君錫之福雖五臣相推十六族並舉不謂之淫朋不協于善者君示之威雖共工滔天伯鯀圮族不謂之專德猶之皇天爲民作極禍福善敗一無所私聽民自取民亦何私之有惟環向歸命于天而已此所以至善立民之性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此所謂中德也中德即天德也凡人有私不能密別賢否惟天無私居高視下庶民賢否齊如草木善則畀福不善則畀威然天實以生物爲心養民爲事善善之意常多惡惡之威間用猶雷霆之于雨露時有之耳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此得于天性天所鍾美以命于君君則念之君不敢自以爲福民之未有猷爲操守亦未有顯過敗類此得于物命天所深惡以深于君君雖不用天則受之君不敢自以爲威蓋君雖有威福之柄而皆命之于天民雖有賢否之殊亦皆受之于天必如共鯀兜苗則與衆棄之謂是天之所謂受也此所謂以至善立民之命也臣按古今庶民以朋比取敗者多矣然是皆無猷無爲無守之人欲以罔利營官故朋謀共敗如其人尚有猷爲操守又無可營罔取利之事必不宜以朋比曰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此天德之原帝道之總也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風霆暘冥非天之正色也厥色示民則民滋懼矣古之聖人迪之天心謂惟皇天好善故天之訓君

書古微　卷八　周書洪範　三五

若曰而康爾之顏色開示民心但曰予帝天所好者德耳人知天之好德則人歸于好德雖不必盡與以爵祿而可共免于罪咎是即汝錫之福也凡厥庶民皆天所生皆天所養與之善則無不善與之至善則無不至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所謂人者天之心也舊說小人革面則大君錫命皆文義背違小人之所藉口可爲鑑戒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凡淫朋比德在下位者極少而處高明者爲甚位處高明則權勢足恃羽翼既成依附者衆雖明主德有畏懼之心或見一二特立之士意見不侔反以朋比傾之聖人以天爲心所好惟德德之所在煢獨可尊惡所不在高明可黜何私之有水之于火火之于金不避其高明金之于水水之于木不傷其煢獨而光于皇極乎聖人在上與煢獨者造命天下皆至命與高明者治性則天下皆至性無他爲以歸于善如是而已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皇極之中不著一物其若有物者惟賢才及諸庶民耳斂福之中不繫一事其最有事者惟念人才及受諸庶民耳箕子親見賢人在野遯于荒商室所以亡四友在御十亂成列周室所以興故大書懇懇以上天好德暨念才為言蓋上天所職惟在生人其人之有能有為則山川之精奕日星之光華皆在焉生之甚難用之不易自舜禹以來其齋措顧復大意如此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才者天也情亦天也君用人才亦用人情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人君所惡臣下者不過二端一曰朋比一曰貪黷然比德之興始于違才賢能失職則疑謗者多小人之害君子必皆以朋比害之人君好德則賢能並用何朋比之有貪行之興始于祿薄家食不肥則人有市心不肖之徒用盜

竊不擬人君制祿足好其家則廉隅其礪何驗辜之有故好德而錫福時人斯則曰皇之極福歸于天也不好德而作辜則曰時人斯其辜辜不敢歸之天也高宗肜日曰王司敬民民與天而已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天之錫民凡為好德耳人無好德而君錫之福則下拂人從上違天心雖雨暘時若寒燠得敘猶謂之作咎也凡皇極之篇專言好德好德之用見于知人用人好惡一以偏則人才喪收人才喪敗則邦家隨之古之聖人以天生才敬思其用乖戾之氣不茍于中念疾之意不形于色但曰予攸好德故舜舉皐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四凶殛殄則不才之才不可勝誅付之天耳至于天所寶措何忍忘也學未造于至德則皆謂之偏才皐陶言九德六德三德舉德以包才兼于言有雖有為有守舉才以進之德也其實上天愛才人若好德以好德之才亦求才則有全德以苟才之心言德則無全才亦合其性命才情以歸于善有當于天而已篇中再言凡厥庶民再言時人斯皆以反復丁寧

上天敬民愛才之意又歸于好德以要其極負千古之道去百王之模範也全篇辭曰自此以上皆五福之敷詞今依原文歸于皇極者皇極體亷以建大用五德五福于九著其文于五著其實故前代諸儒皆謂之中德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此皇極之敷言也皇極之不建皆生于好惡好惡者仁人之大用作好作惡者小人之私情作好惡則不能作極惟皇作極皇無私者也人則有私有好而後作好有私惡而後作惡作好作惡而偏陂橫生皇途廢塞矣凡好惡偏陂皆生于利不生于義也利之所在眾皆好之雖共惡而謂之好利所不在眾其惡之雖爽孫而謂之醜聖人虛心極慮極平其取義極精去私極微上揆天心下揆天性因好惡之自然而一無所作焉故自皇建之為極自王制之為義自庶民孫之謂之道路其致一也

臣按春秋傳楚莊王既立孫叔敖為相王召而問國是焉孫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何如孫叔敖曰君驕士士亦驕君則是非好惡無辭定矣夏桀殷受不定厥是而以一已之好惡取舍為國是故危亡而不知楚王曰善吾願相國與大夫國人共定國是矣吾終不敢以好惡取舍為國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道即天也有天德而後語王道聖人之好惡本于天德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利之所在以義裁之故正直而蕩平眾人之好惡本于人欲好復作好惡復作惡道之所在以意裁之故偏黨而反側萬物之生如是麗天雖有好惡或風或雨至于天氣病明娃炎消減平旦北極燦于天中纖毫不動誰敢撓之又誰敢干之故極者天道之所會歸也惟皇作極而天下會歸賢愚有一定之性貴賤有一定

之命爲攸好以念賢才而人不識以爲私爲皇受以寬中人而人不敢以爲縱爲時辜以鄉下士而人不敢自爲貪爲用咎以徵無良而人不敢自爲號故曰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反復推明欲萬世人君知辰極之道不依左右不分中外一以敬郝明健爲本所以樞紐天下轉運六合非如臣庶一念阿私則天道人事共得而彈治之也詩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偏爲爾德德則福也人君能爲天下造德而後造福彼于天下

臣按古今朋黨之論皆從此出周公作洛誥重言儒子其朋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序弗其絕武王作泰誓先言搖棄黎老昵比罪人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朋比之類皆生于君心之有偏頗君心無有偏頗朋比間族黨一奸一惡官師能治之大小臣丁與主同好者必榮與主異好者必辱誰樂以一身之戮辱殉下民之好惡者後世小人欲空人國必先唱爲朋黨之論以惑主聽遂使聖賢建極伐心之詩移爲奸邪蒙敝攬權之貧今致書中所稱好德錫福壼行昌邪念才容衆無一語欲使人

才孫立者所稱無偏無陂無偏無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皆自君心直言之以明皇極之靜專至中至正非爲臣庶設也大臣責難不敢以此匡君而樂于以此匡下其說易而行之得決所欲是以朋家作仇燄燄弗絕不至于賢才盡去貨賂公行罰禍加市不止雖有明君悔而挽之難爲力矣臣考春秋傳范宣子滅欒氏因叔向樂王鮒欲救之叔向不許室老怪之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救我祁大夫外舉不避讐內舉不失親其祁大夫乎于是祁奚救之祁奚不言叔向亦不謝也先是祁奚請老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代者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左氏曰君子謂祁奚爲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夫漢文帝時有田叔者守漢中上召問天下長者何人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舒守雲中不自堅士卒陷死長者固殺人乎叔頓首曰是乃舒所爲長者也方貫高反時舒自髡鉗隨張王敖自知齋爲雲中守哉匈奴寇

雲中孟舒愛士卒欲戰不忍言士爭致死如子弟爲父兄以故死者數百是孟舒所爲長者也上曰賢哉復召孟舒號曰有馮唐者以代人爲中郎署上過之問知其代人也曰吾居代時聞李齊之賢戰于鉅鹿吾每飯意在鉅鹿也公知之乎唐曰是尚不如廉頗李牧也上拊髀歎曰嗟乎吾不得如其人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恐陛下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良久召唐曰公何以知我不能用頗牧唐曰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用饗士百金之士數萬令魏尚爲雲中守用其市租養士五日一椎牛殺虜甚衆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罰作之夫士卒田家子安知尺藉伍符終日力戰一言不相應文吏法在必用臣愚誠恐陛下得廉頗李牧不能用耳上說即日赦魏尚復爲雲中守史遷曰二君所稱說近而不黨書不黨不偏王道便便二公有焉其實田叔馮唐皆生值聖主虛懷好問心無偏黨故二臣得畢其說非二臣之能也方貞觀時太宗勵精求治魏徵屬有諫諍一日召魏徵問曰今日所行何如往者魏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常導使諫三年以後見

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雖免聽受終有難色上曰何至如此魏徵一一陳之上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公未道時都謂不差聞公說乃然覺但存此心終不違公是則太宗虛心先無偏黨故納魏徵之諫非魏徵之能也及魏徵既死不聞讜論卒謂魏徵阿黨傾仆其碑故小人之害君子必以阿黨爲說蓋君子好善好善則寡于錄人之過小人營私營私則深于文法之求君子與小人並居則水火之形必立水火之形既立則門戶之禍遂分天下既未有不邪不正之人則古今亦未有不治不亂之事以皇受之量施于不好德之徒亦經文所謂用咎也歐陽修不知朋黨之所從來皆由于建極之說故不求端于君心而借遁王之文取舉于臣庶是以好惡日生寒暑反易猶移北極以代冬夏之行進風雨以過何陳之路欲其正直蕩平豈可得乎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以上皆皇極之敷言也皇極敷言百九十二字可細繹者八可詠歌者七皆丁寧于好惡用舍之際

使人得其性情如天之愛人人之好善以德爲福而已凡人性本善生而好德告以好善好德雖凶邪之人無不可歸于道義者孟子曰禹聞昌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取人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敷言中如曰予攸好德一語質可以消融羣心其登至極箕子恐人視爲敷陳之言故又申之曰是彝倫之訓即帝天之訓所教誠聖賢垂範百世親切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天子于庶民性一而已天子錫福庶民保極天子好德庶民亦好德上無作好作惡之君則下無淫朋比德之民雖其禀受使然亦資彝訓之力也凡天子居高體虛初無好惡其好惡偏黨皆生于左右暬御親近之人不稽古訓不告彝言時作好惡以嘗天子久而天子信之至以明比歸于下民反側歸于臣庶世道係此不能蕩平其實天生五行各自爲稟一水二火三木四金雖相連類意義不

同得其用者異稟相資不得其用同類相棄天子但宜憂其相競不必憂其相比要以性情之歸于好德則四海一也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天子之愛臣庶猶父母之愛子臣庶之敬君甚于君之敬天故雖天子有父之親有天之尊親之則曰父母尊之則曰天下王極親極尊而皇極亦進矣

臣按古今無有訓詁暬御之法其訓詁暬御僅見于此周書立政曰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休茲知恤鮮哉天文志句四星名四輔謂之抱極星極東一星曰柱史傍一星曰女史垣匡十五星爲宿衛周廬之官太微垣中近五帝坐曰幸臣四星曰內平後聚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天市垣中有候星在帝座東北微茫四星爲宦者去極雖有遠近而皆得依帝座之光既依帝座之光而不得踰伸靜專之理則或有傾側之耀變易常度悖于義訓者矣聖賢措意精微蓋選士秉教自其爲庶民時已漸于禮樂日就親近俟明廷記惟修惟和猶周家所謂三德六行皆少而習之以備獻朝廷敝

其好惡消而是非定性情平而道義立也人之性情不平學術不正又非其素所訓討者娶見勢之利則顛倒無心而好惡混淆是非紊亂了不自覺如久坐日下瞻視日光以人靜定別黑白論蒼素無後常度非其目力不同其耆情不濟爲日光之所耀奪也洪範一書直指皇極爲天子之心猶天之有北極日月所曜爲水火之精達擾而行天川嶽二藏爲金木之府秉極而居地諸有猷有爲有守者皆天地相盪分窮上下不可不自愛惜但恐有左右比暱作好作惡以利破義以衛破道遂至是非消亂顛倒邪正而不自知故又深以敷言爲詭是乃帝天之訓可言可行無論庶民皆當以攸好德爲心攸好德爲事不攸好德則必有偏陂之心偏黨之事不能蕩平正直以事天子必不可近天子之光蓋天子乃天之極爲天下性命才情之所從出從其生人而言則曰父母從其成人而言則曰天下王父母帝王乃生成天下之統名非可竊其光耀以倫氣天下也上文專曰皇者稱天以告君所謂統體之極此曰凡厥庶民者若稱庶民以告左右所謂各錫之極其要于好德以定性立命原

本一也

三德章第八

六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三德者五紀所取衷也天子以道治天下而終不能廢刑罰不能廢刑罰而欲以剛治天下則敗矣天下神器還以天治之故禮樂刑罰道德三者同治而聖人之意常恐自治不如治人之嚴故或取之二氣或取之五行天所自治聖人之師也聖人欲使天下士皆知所自治而後有以治人故有選舉之法以治之于先有譏賤之法以治之于後譽如人皆正直可以無過然亦有正直而過于剛者亦有正直而過于柔者正直而過于剛則禍忠中之正直而過于柔則陰邪牽焉君子皆有以自克而後有以克人猶二氣五行之自相治也治人而不言刑正直而不言克聖人之意益猶不敢云治

也云安之耳其行阜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衆三者皆可以選士可以選人亦可以明試矣詩曰好是正直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三德之謂也凡三德者聖人皆以自治半以治人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二五之意皆在于生而其功皆在于克正直雖不克而準繩所及匡扶大矣平康之世平康之人不康之事斧斤鍼石皆可不用置準繩焉無克之人有克之功古之大人皆用之矣至于君子小人天下雜有氣質之變遷化不齊約之曰陽剛陽柔陰剛陰柔而已克陰柔者以剛克陽柔者以柔此正用克之也克陰剛者以剛克陽剛者以柔互用克之也故以剛克施于彊弗友以柔克施于燮友沉潛高明者或以對治或以交濟對治若施于小人交濟若施于君子凡以變其氣質成其德性去偏頗歸于至善之域而已凡姦邪盜賊僞言僞行皆世間恒有之事恒有之物聖人先示之正直

服而不變然後用克焉剛克之用鈇鉞柔克之用鍼石其于繩準之義一也先儒曰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聖以納天下風俗範于皇極者如此皇極章中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三段亦此意大抵皇極章中通舉九疇之義非如五紀威福易別出也

臣按古今經義彼明三千年來最蒙晦者莫如洪範八政不明其端皇極不明其本如三德者不明其用遂不知三德于九疇中何屬也其實九疇一體一用惟皇極無不爲體無不爲用此三德則所謂五紀之用也五紀一歲二月三日四星辰五歷數此五者損遜征詠假滿綦遜之所從出也歲德之大貨蓍于土日月之德著于水火星辰之德著于金木五行合德見于歷數天下之道未有不于二五焉取五者也不取其數而取其義下取其物而取其意故君子之于制勝皆用之矣堂皇之間縣象布和正直之德取于稼穡過此以往金木水火互爲治也非禮兆順竊禦不共金火治之委隨處

疏從習若流水木治之頑冥鈍遲處錯善疑金火治之陽驕褻中剛視似高水木治之夫是所謂不德者也聖人所治則其德也而猶以從革治非交曲直治燮友炎上治沈潛潤下治高明故五行之用聖人無日不以自治也治己以及于鄉士師尹而後以及于百姓金之克木木之克土火之克金水之克火聖人皆取以自治而獨以平康正直者厚嬪稼穡以道福于天下百世故汪者萬物之所從克萬物之所從生也土爲水克又復生水故不以克木木旣克土土復生木故不避木克聖人之發賢人以阜萬民蕃取諸此也後世爲治者直以訊獻聽察之一事耳何德之有然則是于五紀何協焉曰五紀之皆以剛柔爲用也干支方位爻象則皆有取焉然而聖人不用者聖人之用以治天下不以治書數然則刑德之在陰陽無育歟曰治則其則也則而服之則其德也歲德治之不服則有月刑月德治之不服則有歲刑剛柔四用則是太少者自爲陰陽也然則五刑所聚下有勝罰聖人從之可取天下爲德爲數何居之乎曰吾從德焉耳歲月從德日星從德歷數從德德者五紀之

所從協也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則又何取于刑德而服之乎先儒皆以此下惟辟作福四十八字宜在九疇之末今依原文序次如左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聖人不樂用威不得已而用威五行之克勝非樂勝之也謂德不勝物則物亦無賴焉上天建極以授惟辟陰陽剛柔惟所用之而臣下與之汨陳則紛矣天之勝日日之勝月月之勝星此終古而不變也木重而勝金金重而勝火火重而勝水水重而勝土此則朝夕而變矣聖人防其甚重思其終變故于所生之中而常有以勝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景福正直則受福不正直則受禍聖人非樂禍之以爲人臣既不正直家凶國極我人民則皇天降威其禍有甚于我禍

之者故定之以名分制之以等級使貴不逾上禍不踰德其循有過差則五行之吏自足克之剛以制剛柔以制柔陰陽剛柔又或用制是以金木不滿水火就治土居其中入得衣食也晏子曰夫福加布帛之有幅焉民生厚而利用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過則爲敗吾不敢貪所謂幅也人臣如晏子者可矣仲尼于管仲譏其不儉于晏子無譏蓋猶近于正直者焉

稽疑章第九

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用人則無不擇人者至于卜筮而末矣謂是神明所馮而擇之建之立之鄭重乃命之夫以敬天亦以敬身也蘇軾曰是將與卿士共謀之可不慎乎夫將與天地鬼神共謀之而況于卿士乎庶民乎夫是則皆爲八政設也八政何疑而卜之筮之曰祀曰戎兩者而已夫皆民事也民事之受于天者

子室之于父母不知其磬咳則過而伺之不敢不掬則循之予道也貨衍可寇可徙司寇及賓則其成憲焉取之何卜之有曰成憲之更弊則守創其制古之爲中古者且謀之卜之而況于其大者乎周禮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若足則八政通卜也九筮曰筮口筮咸筮式筮目筮易筮比筮祠筮參筮環若是則八政通筮也右之聖人不敢自謂神明故常以神明季人如仁以庶蘇明則天下無復神明者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大謂其存之者也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則可以成信矣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五占不言所屬約如五行之次而蒙爲中土也驛驗曰地氣作而天不應曰蒙故蒙與聖對爲風先儒以蒙昧爲木落驛爲金交錯爲土云右法皆然姑用之

曰貞曰悔

貞不動者也悔動者也或曰貞內也悔外也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貞風而悔山則是貞內而悔外也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則是體貞而之悔也八者坤也言兩卦一貞一悔八皆動得坤也禮先筮而後卜此先言卜而後言筮何也曰是其體象皆有之之也何謂皆有之之坎之似兩離之似齊坤艮相蒙震巽落驛乾兌之似兌今之均龜兆之成或變體色墨坼各有內外故曰皆有之也聖人之爲此者何也悔吝吉凶皆生乎動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貞也而動悔焉聖人立乎無悔以御其有悔者曰貞者得其正焉耳吉凶則不于之也然且不敢不卸之者以示大疑之未爲害聖悔之末爲生道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忒字誤當作式

卜筮皆卜也五占者五行之占用二者二氣之用卦象之成離有陰陽亦以五行爲占及其用之則曰九六大衍五十去其一數故四十九一者行也九疇之一無異文而大衍之式有異文何也別其

爲洪也天地中際二百八十三歲其中際四十有九以爲二至之日道兩極端餘各六十有七故以二十有四爲二分之赤道以六十有七爲一卦之歲數參差微蘊爲二五之餘分而卜筮生焉故筞者天地之情蘊也筮十有八變內六以御冬至外六以御夏至中六以御二分坤初之履霜乾上之亢悔泰否之交際筮皆取之故以一二三四觀五行之生以九六八七觀二氣之應凡內卦之數八十自八則自冬至南來當春分前三日而交赤道外卦之數九十有三則自夏至北來當秋分後三口而交赤道內卦之數九十有一則自春分南上九十三日而交夏至外卦之數八十有八則自秋分其下八十八日而交冬至三九而贏三六而縮七八加九而贏七八加六而縮縮者前進贏者反卻此其大略也聖人之于天道蓋觸于樂指而無其是也故以諷陰陽以念寒暑以吉凶與民同患以先天不違後天奉時以施于百辟物土庶民各欽天若無敢攜貳蓋亦陰騭之在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三者天地之參也參而從兩是天道也傳曰莫三人而迷益謂時人也是伐鄭欒武子書救鄭楚師還晉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皆不欲戰于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盍從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耳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從衆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乃遂還甚矣武子之通于道也建立極者也極立善者也善立而天地從之而况于人乎而况于鬼神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乃心王心也而謀之而及之謀之者誰及之者誰也右人之事心也如其天焉如其君焉如其祖禰師保焉故尊而謀之不謀及之則其言教猶未可親也何也謂其猶知有王也卿士庶民猶知有王也龜筮則不知有王也其皆謀及之何也謂其皆天也天者萬物之極也

臣按卜筮之法至秦漢而廢秦漢之主不賢于三代而斷大疑立大謀獨果于三代者其敬慎之意

書古微　卷八　周書洪範　四七

微而聖神之號著也盤庚之三誥東山之徂征此二卜者皆可以不設然且聖人質爲之仲尼則存之仲尼周公箕子此三人者并時立而同迷也以畋地于河民生盡劉非稽靈卜盤庚不敢遷于殷以西土不靜獻夫同心非休卜并吉周公亦無以諸大衆以至營雒而卜澗瀍還鼎而卜郟鄏或以爲聖人有所託而爲之則是聖人爲僞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于民下不褻于上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句吉

源案近日王引之以逢字爲句合于古音與上文從同彊三韻協今從之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雖龜筮之靈不驗于人故始謀也先人而後龜筮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無私故定謀也先龜筮而後人夫聖人之定謀非皆爲身與其子孫也而天愛其身必及其子孫聖人之謀周于天猶天之謀周于聖人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

龜筮之信于庶民何也士民之智繫于天也惟君同天不拘士民君敬天焉耳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君之繫于卿士何也天同卿士吾敬卿士焉耳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君之繫于庶民何也庶民同天吾從庶民焉耳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之用終也龜爲前列而著爲周神內外之作等也內之吉靜而微外之凶動而著天子之事內祀而外戎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曰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此三者則無所別內外也

書古微　卷八　周書洪範　四八

令有六衆大役外不可已之事君龜已告士民參同而筮獨違則爲之乎曰是在士民矣有內寧亦有外憂君子不以內憂圖外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夫以古之君臣誥戒洗心斂福敷民古之庶民遵道遵路誦行彝訓而共不如一蓍龜者何也天下之事可靜而不作者多矣不得已而作之得已而靜之以聖人之聖而因靜于蓍龜則亦莫之敢動也故天下之斂福者莫如敬天下之去咎者莫如靜也益之初九利用爲大作何也曰是必龜筮之所其子也若春至之于耒耜啟蟄之于風雷不假龜筮而天下舊動聖人謂是不作則下不原事云服落擾式內變爽不恭聖人十此勢不得靜然亦有靜之而得者大禹之彝千般宗之恭嘿是也聖人既有聖德又據尊位常若欲作而莫之敢違推龜筮有墨色繇兆之遠故聖人皆重之仲尼曰夏道尊命敬鬼神而遠之殷道尊神率民而事神夫是其殷道敢則徇大禹之遺也成王立于明堂周

公常立于前謂之道史佚常立于後謂之承太公常立于左謂之克召公常立于右謂之疑皆游心無事體道秉德以待天子之疑問夫是則猶賢于著龜矣後世君德不如三代亦屏著龜不用而後天子自爲神聖將釋不設羣臣緘默前後左右之臣又勞于簿書頓于庶務譬爲蓍龜終日叩索猶十應九錯而況于人乎況于卿士庶民乎然則所貴于作睿作聖者何也曰古之聖人有睿聖之事無睿聖之心

庶徵章第十

八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疑有曰恒二字省文也

庶徵之序皆與五行五事相次孔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是五氣之效也語其效不語其本則疑五氣之與五行殊用矣是皆本于太極也以陰陽而分寒暑則謂之

二氣以燥溼而分剛柔則謂之五行水是生雨火是生暘木是生燠金是生寒土是生風故雨宜潤下暘宜炎上燠宜曲直寒宜從革風宜稼穡也然則土是生風何也曰地別天中一日不及一度高下異軌南北殊勢埃軋摩盪而風生焉風有紓疾以別寒暑災祥所出天地所爲聖度也百果五穀視風以爲生熟雨暘燠寒視風以爲司化樹本穀列宜疏以風稼穡從之乃與時逢或曰風發于土蘽之曰是其噓氣濕軋之所從出也聖人有道八風從序風亦特也然而風下謂之特者風有時恒猶思之有聖蒙五行因之以爲休皆五徵用二曰時曰恒時恒之于五徵偏貞悔之于五卜也然則貞悔猶之時恒有正變而無內外敗曰猶之笙也少者多貞老者多悔少者乃正老者乃變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正義曰所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而夏須漸熱冬須漸寒雨足思暘暘極思雨亦無定時故時非恒也極暘之時必皆無雨極燠之時必皆無寒雨暘猶可相須

而寒燠必難參用令使燠時徵寒寒時徵燠必有逆令之占違時之咎而是言極備凶極無凶何也曰是即言恒者也雨暘燠寒歲僅此數有極備則有極不備者矣天子之慶賞盡于貴近則其赦與必鈇于臣下天子之威怨歸于臣下則其誅討必缺于箴敵籍備寒之必有偏燠備雨之必有偏暘非謂雨須微暘寒須微燠也故聖人以極備極無互見而言之所以本于至當建中初之極也然則是極備極無猶之六極也而必以六極爲極者何也曰是爲過失之文非爲威極之用也天過則人誠人過則天刑然則五徵之序不與四時同致歟曰猶之四時也春雨夏暘秋燠冬寒八節四時各以其風然則周春子丑時不得雨是金沴木臭正卯辰反多得雨是水沴火五徵異序而四序愆期何以正之曰猶是夏令也周人改正而不改令改名而不改實觀于豳風之詳月令春秋之記冰蒸而四時五徵先後之序槩可知矣子丑之月間多雨雪草木之所勾萌卯辰之候陰陽始中日月之所界道午未之間木繁將落而稱明視酉戌之際蟲吟將寂而稱聰聽雨暘燠寒或言其生或言其

成宋爲悖也要自成其洪範之敘而已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作肅之時雨猶作鹹之潤下火滅而敬恭雞鳴而束身蹈雖鵲巢之詩是也念德而不刑于色則天下之水德可得而治也作乂之時暘猶作苦之炎上教令以時不教不揚文王大明之詩是也秉禮而不違循誦而不怒則天下之火德可得而治也作哲之時燠猶作酸之曲直能賢布列職采裔庸若鹿鳴伐木之詩是也致和而審其材則天下之木德可得而治也作謀之時寒猶作辛之從革與義是臨無有偏聽皇華常棣之詩是也當則從之否則違之若匪則天下之金德可得而治也四德與治則聖颸時至易繹云冬至四十五日而條風至立春四十五日而明庶風至春分四十五日而景風至立夏四十五日而颸風至夏至四十五日而涼風至立秋四十五日而閶闔風至秋分四十

五日而不周風至立冬四十五日而廣莫風至大平之時五風十雨蓋風以五爲候五九四十五猶作廿之土縱横稼穡在九疇之內也五行傳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孔皆以爲然然劉歆又以燠屬土劉向又以風屬木雜取諸書無有定論惟休咎二徵言之甚明蓋以雨暘分于南北則水火正其位燠寒分于東西則金木莫其體五行之著命咸福之著令入政之可明親七卜之可聰聽分奕較然不可易也然則董仲舒夏候始昌所別五行五事大抵與洪範差池何也日當孝武時壁經末著諸儒以闔于伏生者轉相援受閉有差池雖歆向父子不復相囊則它可知矣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休咎之與敬肆恆相反也肆非性也人之始肆曰性既肆若習久而後若其恆性然則不可改矣雨衆所望也恆雨則泄泄而後謀謀則人望而厭之狂者不肅無復時雨則不如不雨也雨之將止也

書古微　卷八　周書洪範　卌九

肅然而止其不止則狂故敬者常念狂也見恆雨則若謂吾恆狂者然繇是無所不念也知狂則知僭矣知僭則知豫矣知豫則知急矣知急則知風矣僭之恆暘若火之燥金也傳曰譆譆出出又日無若火之炎炎豫之恆燠若寐之不寐也詩曰或息偃在淋或不知叫號或棲遲偃仰或湛樂飲酒急之恆寒若莅之屢絕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之顛之自公令之蒙之恆風是不思也詩曰終風且霾惠然肯來終風且曀不日又曀古之聖人考德于詩書出觀于風雨陰晴寒暑皆慽然深念見火氣恆暘必曰吾得無有不久之言長讒破禮者乎見木氣恆燠必曰吾得無有不明之視冥豫長蔟者乎見金氣恆寒必曰吾得無輕于戮人聞言不詳乎易曰發蒙利用刑人君子之刑人用以自刑也見天地之咎徵而推過于羣下則是羣下之氣足以撓五行之柄是故聖人不爲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龜孽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爲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則有犬禍

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水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贏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咮

臣按五行傳伏勝所作爲宋室諸儒括摯盡矣然放昌邑王時大將軍有步王方出游夏侯勝當乘輿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出將何之王怒以爲妖言縛屬吏霍光召問之勝曰語出鴻範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又當其時有狗冠赤眚施于後世龍蛇之孽常應

書古微　卷八　周書洪範　五十

君上夏侯勝去伏生不遠已習其書則書必古人所作非伏生無疑也但其繫屬不類先木金而後水火偏序既殊則繁言無稽矣諸儒以皇極不宜與庶徵同建六極不宜與皇極分徵文義近之然冬夏寒暑皆生于極極居中央以運二五使陰陽亂行五行汨順皇極之中不爲無過也古人著書不資錄兩但取其用意累其偏蔽可也至于五行之序則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見于明文不容置喙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先儒謂王省以下五紀之敷詞也然自漢諸儒不然者五行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祀將其次受之鄭元曰二辰謂日月也如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

之即顓曰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上公卦也蓋于省
月之中又分公卿大夫古人節理不避夜節遑遑
如此所以救攝身
心得其實用也
臣按春秋五始之義與五紀相協洪範傳分屬之
例卻于經文背馳攻其災有大小則應有遠近或
于月得歲或于日得月或于星辰得歲日月如魯
□公丁卯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丁卯之刑著于癸酉下卿犯其君公子翬受之
莊公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辛卯夜中則辰皆庚子中午之刑著于庚子天子
失其民列國受之文公二年丙申自十二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月在甲午可雨矣歲朔至歲向朔大
夫皆受之公孫敖公子遂叔孫得臣皆與有咎也
丁未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月在丙午則遂不
雨矣兩而世室屋壞季孫行父獨受之國之上卿
天子之上大夫也春秋雖不著事應而書其歲月
日時則必有義存焉不然則庚甲巳日古人皆可
以不取也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
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時皆以參

稽得失分慮歲事亦獨就庶徵言者亦以分別諸
悉亦加太卜灼龜玉之眡雲辨五色大夫眡墨
卜七眡坼不相瀆也譬如風雨雷雹災眚變怪淩
祀皆可以日計不可以月計旱潦燠寒皆可以月
計不可以日計饑饉豐歉皆可歲計不可時計不
正以春秋之義而空舉周官之法則省念甚疏而
功不劾矣虞夏建官爲數甚簡必如周制爲孤
卿十二師尹三百六十庶官四千三百二十歲時
省念誥誠于王則春秋
之法與周官同旨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薄蝕各有其數風雷霜露各有其候以歲統
月以月統日三時無易五滿來序則是五事敬用
建極之報也觀百穀以知歲觀乂明以知月觀俊
章以知日觀平康以知時統言之則爲休徵析言
之則細有
其應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有易歲無易也日月易則歲亦易矣自歲月
析之日時可以舉其目自日月統之歲時可以舉
其綱故曰互言之不然則無所取之也聖人于庶
之中而貴百穀于庶民之中而貴俊民其所側身
脩行敬言敬動若不敢寧者咸爲俊民百穀耳無
百穀則無用庶草無俊民則無用長民庶民貌言
視聽一皐于上雨暘燠寒終亂于下三德八
政昏賢人微而天下徵始于一念之不敬而僻忒
政成凶家害國
一至于此也
臣按康節之禍自三代而下必稱文景方文景時
亦數有災文帝已巳長星出于東方庚午大旱
癸酉河決東郡景帝二年星孛于西南庚寅冬大
雷南癸巳甲午星孛于西北丙申秋東閩災戊戌
夏地大震雍雉之變衡犯之警其時君知敬民
尊賢禮士亦稱富庶亞于成康之狂僭豫急蒙之罰
亦務節省也洪範帝三十一年之間五咎之訓
不見其著惟薄蝕星犯聞之不失其軌而天下淩

夷遂至易姓故人主惟敬五穀以及百草敬俊民
以及庶民則國有寧家有寧國矣權貴之臣威
福玉食俊乂之臣熱誠不飽雖風雨式序寒燠以
時猶未免于凶害也故古之聖人日夕糾虔稽疑
念徵勤省不懈無非教敬教者以
事上帝不敢有汨陳自用之心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庶民之可敬敢徵之在上也大學傳曰君子
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庶民既與師尹分念于時
日又自懷其好惡極合變遷若風雨然然其性受
于人其命定于天歷于歲月日時之下視天以爲
居曬視時以爲好惡非有幾幻不可省念也凡天
之微星爲有一千五百二十各依列宿以爲分野
有北則視兩極中間則視日月五緯領之以察災
祥別善惡而其體貴不動與極滑通近極者多暑
暑則多雨遠極者多寒寒則多風寒暑風雨生于
日月之行不生于星辰之次也上古日在虛危仲

春躔于畢是時多雨謂之好雨季秋躔于箕是時多風謂之好風其實星無所好猶之北極但知環極不知風雨日之從星一歲而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明歲日至復逢是星月之從星一歲而行四千六百四十五度明歲朔夕復逢是星星則一也而日月異矣堯舜之側無衆民桀紂之則無仁者夫豈其人之常異哉其所率而行之異也故卿士師尹未必有常行授之皇極皇極不動即極燠極寒亦南北定理不爲庶民惡寒而轉其冬百姓庶民未必有好觀之日月日月乘遊即從箕從畢亦東西殊途不謂師尹徇民而守其故要于無偏無陂無反無側各止其所而已凡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每度差地三百六十里出地所治一萬三千里過此不占殽函之中不占海外兩冀而上不占越裳或在萬里之內風雨寒燠從于日月不占可也

臣按星辰分野之說起于戰國而降非復保章之舊伶州鳩以鶉火爲周裨竈以鶉尾爲楚萇周以實沈爲晉梓慎以大火爲宋雖昔有所據至如大梁爲趙昴畢占胡疑非春秋時書矣僧一行以兩戒分河漢之流祖有統紀然如析木屬燕而在河南星紀屬吳反分河北失其義矣欲其法觀四輔星抱極之口以爲南向居乾向巽以分天下南北覆首東西反易故曰在牛斗而首當井鬼晉趙魯衛齊宜左而反右周楚宋鄭宜右而反左也吳越爲三江之道燕碣爲九河之委天漢分流故亦互易河漢之分南北猶陰陽之分左右也今日在析木則首在實沈左右之勢未變也然而洪範無稱焉史稱日變脩德月變脩刑星變結和又稱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庶民旣無詰和之權又無脩禳之職惟以風雨寒暑仰聽于日月自非五緯凌犯隕雨不見則亦不占矣蘇軾日月在箕則多風月在畢則多雨言歲之寒燠緣日月其風雨緣星辰以明卿士之能爲國休咎庶民之能爲家禍福也其實不然者風雨寒暑皆生于日月不生于星辰禍福休戚皆生于卿尹不生于黎庶古者月在箕而風在畢而雨今在箕而寒在畢而燠建極之世君敬其民民敬其君卿士師尹共爲著龜偏黨反側無所置之則亦但曰居所星共而已古人所訓惟爲是言王省是歲

卿士是月師尹是日庶民是星象其繁簡以爲辨重亦以去極遠近上下進退爲中和之軌而先儒曰王職大故以歲卿士次大故以月師尹次小故以日若一月一日之間天氣不順而歲事無傷則卿士師尹之責而王者不爲憂矣又曰卿士師尹各有常職豈能徇民之欲王者大德博施不能從民之異欲如日月有常行不能從星之殊好此則亂世之言不可爲王者道也

福威章第十一

九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夏道尊命一之與九終始皆命也壽富康寧考終四者皆命也有性焉好德之謂也天子建極嚮明出治斂用五福敷錫兆民使二氣五行各適其時災沴不作又爲節其嗜欲謹其婚娶去其蠱慝放老慈幼不傷其生則天下皆壽矣賦斂有恆施敷及下貴農而賤貨則天下皆富矣簡重工徒士不

亂行暫御守和寧由舊章則天下康寧矣甄拔俊明尚禮樂下技藝見過則改聞昌則拜與賢士大夫處則天下好德矣刑罰不頻郵往厚終不盡人之力不窮人之情無酧飽之心則天下考終命矣凡此五者皆天子之所得爲而又皆奉之以歸于天若曰此皆人之所自取天子得而斂之不得而私之所以廣德示人克敬也內經曰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是謂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腎爲蟄藏之本精之處也人之壽妖必起于腎智慧所出以爲命門其富逆必見于聲禮樂所出以爲心竅其和澤必發于肝肝仁也其感通必發于肺肺義也其終始皆載于脾脾信也失信者凶終失義者敗德失仁者蹈禍失禮者窮失智者折若是則皆人所自取也聖人又皆爲斂之以告于天而後敷錫于天下故九五之位天下所正其性命也而不知者以爲權府故聖人以是教敬云爾

蘇洵曰九疇之于五行可以條人者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于五事事之貌言

視聽思一出于五行此理之自然箕子已明言之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端雖無涉于五行非可條而八之也條而入非理之自然必鉤援交致而強附之立言如此亦勞矣其實古聖言皆無虛下庶徵之應五事曰雨暘燠寒風以水火木金而歸之土三德之應五紀曰正直剛克柔克以中德而領陰陽剛柔一爲五行一爲六氣五行之福歸于九之陽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氣之威歸于九之陰曰凶短折疾憂貧惡弱統言之則曰五行六氣分言之則水壽火富木康寧金好德土考終陰之太剛曰凶短折其少剛曰疾曰憂陰之少柔曰貧其太柔曰惡曰弱愈析愈精安可易言乎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極疑殛之誤也經傳無以極爲咎者素問極作竭蓋襲用之誤或曰極備極無不時之咎易云失時極也五福之命得于五行六殛之命受于六氣氣有剛柔剛畏其驟柔畏其竭雷雨不時暴橫憤爲凶短折陽氣亢熱逆于心督其咎爲疾燠氣煩寃勾萌不達其疾爲憂寒邪交搏不能自和其咎爲貧四時之風人居榮衛變色發厲其咎爲惡受氣不固如枯蔓離于敗纊其咎爲弱漢儒言極不建爲弱蓋謂柔之過也天子既能建極不偏不頗無怨無惡以就道路而見賢不舉舉不能先見邪不退退不能遠不能自克斂福以乂萬民故辰極不移而五行災沴世世未絕也天子敬治水德愼房闢道溝瀆避淫去熱使人多壽當其時冬無發蟄萌芽勾固及冬而後道無橫夭天子敬治火德雩祀焚耕守圭蟄去殺飾使人多富其時夏無伏慝閭巷條達及夏而後蟲賊不作天子敬治木德拔幽滯去譏佞剔蠹去翳使人康寧其時春無棄種根務朽敗及春而後百族蓄悅天子敬治金德通帛布斥賄賂陳詩納賈使人好德其時秋無封靡遺秉滯穗及秋而後人有厚藏天子敬治土德不增高益庳與山川爭明使人正命其時四季和平肢體無孽閭巷生子者無復醜怪變惡疾狀至于

五德和威六時式序人生剛柔皆能自克故危不至凶困不至疾居憂如素居貧如吝惡而能棄弱而能立則行健之用衆可知也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十二官者與主相得不相失也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爲天下大危其宗此雖衛生之言其于思爲木好德錫福之首一也思不敬則心不治心不治則五臟不治五臟不治則六腑不治六腑不治則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不絕于世矣凶短折惡極備之咎疾憂貧弱極無之咎大剛不克是有凶折少柔不克是有疾憂少剛不克是有貧惡大柔不克是名曰弱君子以敬治思以思治貌言視聽而後克復之道可得而言也

臣按此章以好德當福以憂貧當殛是曰人立教之精心調燮之大事益州父老曰人身國也心其主也旁列臟腑宰輔也外具九竅羣臣也君亂于上則臣下咸病故心病身不可救也欲身無病則必先正心心不使氣索不使思狂不使嗜慾迷惑心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難療而外九竅亦無慾受病矣人主百疾只生于不好德小人百病只生于憂貧憂貧之病雖人主亦有之是難不近天刑而亦稱殛者無好德之樂受作私之害也聖人在上不能使世無六殛之民必不忍使世有六殛之事故斂福則皆君之福斂禍則皆君之禍君向德則天下皆德偏威則天下皆威爲君代天陰騭下民不能使雨暘得時寒燠循序使抱疾痛于水火災沴之中已爲過矣而又從威以逞若與二五分咎者然其非辟之意也先儒曰以王道言之凶短折者凶惡之人戕之使短折也疾者墨劓剕宮殘其體也憂者徒流髡鉗以梏其情也貧者籍其所有使之貧也惡者錄其過惡申明之彰其罰也弱者剪其羽翼使之弱也甚矣斯言之不仁也聖人建極必使天下蕩平家錫之福於

變時雍比戶可封必不得已又制為衛生之說弭患之方以俾二五所不逮猶之官師布和治事又考之卜筮綏之史亟以丁寧其說故于天人性命之際詳哉言之然且云匹夫匹婦不獲其所痌瘝乃身而謂箕子教武王以六極之刑是辛受接踵于世也凡箕子爲上天陰騭相協而言推本于二氣五行四時寒暑吉凶貞悔豹以爲未足而原始于北極上下窮精極微教人以善之即性性之即命命之可以化氣性之可以化質性命合而爲德氣質化而爲福未暇及于政刑之末蓋自武周孔孟而外末有續其緒釀者而諸儒猥以陋說

洪棣其間其矣韻畏之聽言不可不慎也

又按上文雖行威福惟辟之言然不過爲貴臣申鑒未嘗以作威作福爲建極之事其曰嚮用威用稽言趣嚮畏惡爲好善惡惡之實耳好善惡惡爲世問第一要事庶民之趨福避禍與人主之嚮明畀幽性情相若慶威好惡上下皆同所不同者人主則能造命庶民則不能造命耳人主敬命一偏則二氣五行一齊汨亂民彝斁敗所傷極多難有咸福安施于故九疇皆有斁言而八政獨否以明八政即二五之命吏二五即八政之令旨嚮用取南威用取北嚮用以東南參于西北威用以東北又于西南皆相居互宅之

義專言威福者何足知此

又按此章爲洪範之終篇九疇之要宿所以備學五行氣質變化而歸之二氣陰陽其陽者本性而得善其陰者依質而問惡貧則有惡而性初撫惡故爲善則天降之福肅人多壽又人多富哲人多康謀人多德聖人永命武王曰火滅脩容愼戒必恭恭則壽自前代聖賢如堯舜伊尹召畢諸公皆百二三十歲爲惡則天降之禍狂人多折偕人多疾祿人多憂忌人多貧蒙人多惡不克之人多弱陽以致生陰以致克五福多生六極多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盜路難有有年之壽而攖疾惡之實雖不短折已備諸凶德若世有世人則跖壽顏夭聖人皆正其性命非必加之威福而陰陽生克自有得其平者矣劉陶曰天之與民猶首之與足相須而行聖人建極于首足之際獨得本心

觀于龜文盡其義矣

周禮大卜占法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鄭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爲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疏曰先兆者灼龜發於火者此依下文華氏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是以火灼龜其兆發於火也云其形可占者則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之等彼不云占玉瓦原體色中含之是其形可占也云象似玉瓦原之璺罅謂破而不相離也謂似玉瓦原之破裂或解以爲玉瓦原之色云是用名之爲者謂用是玉瓦原名之爲玉兆瓦兆原兆也云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有是三者但卜筮是先聖王之所作當伏犧時已有其時未有此玉瓦原之名至顓頊以來始有此名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趙商問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杜子春何由知之鄭答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既爲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註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如是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宓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易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春宓戲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克釋曰云頌謂繇者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之書曰繇云三法體繇之數同者上云三代兆有異此云皆百有二十皆千有二百故云體繇之數同也云其名占異者上云玉瓦原是名異其云占異者三代占兆無文異否不可知但三易名異占亦異則三兆名異占亦異可知故鄭云名占異也云百二十每體十繇也者鄭欲解體百有二十而繇有千二百之意體既有百二十每體十繇則得千有二百也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者按古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彼註云體兆象色兆

氣璺兆廣坼兆璺若然體色墨坼各不同今鄭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也何者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璺又因璺之廣狹支分小璺爲坼是皆相因之事也今每體有十繇其體有五色曰雨曰濟之等其色紀得體每色皆有璺坼則五色中各有五繇坼合得五色不復別云五色似若八卦卦別非得七涖本爲八卦總云八八六十四卦不復別云八卦以其六十四卦合有八卦故也云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克者彼鄭注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曰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曰蒙者氣不澤鬱冥也曰圛者色有澤曰似者氣色相犯八此鄭義若孔注則云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蟊謂陰闇圛氣落圛不適屬客兆相交錯與鄭異也**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以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按易繫辭云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此是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就易文卦畫七八爻稱九六用

四十九蓍三多爲交錢六爲老陰也三少爲單錢九爲老陽也兩多一少爲單錢七爲少陽也兩少一多爲坼錢八少陰也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按襄九年左傳云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詁云交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但周易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殷不變爲占之事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市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必以三者爲首者取三正三統之義故歷律志云黃鐘爲天統黃鐘子爲天正林鐘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太蔟爲人統寅爲人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首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也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者鄭志答趙商云非無明文改之無據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三易卦別之數亦同者三代易之卦皆八而別皆六十四亦如上三兆禮別之數故云亦同云其名占異者其名謂連山歸藏周易是名異也占異者謂連山歸藏占七八周易占九六是占異也云每卦八別者重之數者據周易以八卦爲本是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何者伏犧本畫八卦直有三爻法天地人後以重之重之法先以乾之三爻爲下體上加乾之三爻爲純乾卦又以乾爲下體以坤之三爻加之爲泰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坎卦於上爲需卦又以乾爲本上加離卦於上爲大有卦又以乾爲本上加艮卦於上爲大畜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兌卦於上爲夬卦此是乾之一重得七爲八又以坤之三爻爲本上加坤爲純坤卦又以坤爲本上加乾爲否卦又以坤爲本上加震爲豫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巽爲觀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坎爲比卦又以坤爲本上加離爲晉卦又以坤爲本上加艮爲剝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兌爲萃卦是亦通本爲八卦也自震巽坎離兌艮其法皆如此則爲八八六十四故鄭云別者重之數後鄭專以爲伏犧畫八卦神農重之諸家以爲伏犧畫八卦還自重之

洪範外傳曰外傳者不敢謂經本誼而其文古奧亦漢儒傳經一家之說也

漢書五行志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虙已而問焉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時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漢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

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鄭注王謂禹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注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命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反復也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注言此時禹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咎凶也民其祀之令消也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注而乃也舜任禹禹能治其道若無其神舜知禹敬神之怒可知已若六沴作若是其禦注若順也其讀曰恭帝用不差神則不怒注差爽也舜見禹知人力能禦之無復疑也五福乃降用章于下注降下也章明也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注侵陵也庶幾六極行罰殺萬物也言人不能修德禦沴則有凶也禹乃其辟厥德受命休令注禹于是恭明其德夙夜孳孳受舜之美令恭行之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注王極或為皇極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盡得天地陰陽之用至是恭帝而陳之源索經文先五行後五事傳文先五事後五行各史志并從經文

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董仲舒春秋蕃露五行相生篇曰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逆之則亂順之則法東方者木春農之本也司農尚仁執規而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政進經術之士挺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淫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以奪民財則民病疥搔溫體足胻痛咎及于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敗毒水渰羣漉陂而漁則魚不為羣龍深藏鯨出見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春秋蕃露曰南方者火也本朝也司馬尚智執矩而長聚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于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為黃鵠出見鳳皇翔如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誅不辜婦妾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災摘巢探鷇咎及羽蟲則飛鳥不為冬應不來梟鴞羣鳴鳳皇高翔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春秋繁露曰土者中央成孰之官也司營尚信執繩而制四方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于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淫泆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臺榭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于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則倮蟲不爲百姓叛去聖賢放亡

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春秋繁露曰金者西方秋殺之始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執權而伐出則祠兵入則振旅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于金石則涼風出恩及于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嗽筋攣鼻鼽塞咎及于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出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春秋繁露曰水者北方冬藏至陰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執衡而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闔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于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黿鼉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脹痿痺孔竅不通咎及于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黿鼉呴

五行總論

春秋繁露曰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濕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挺羣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澤無興土工金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

又曰火干木則蟄蟲蚤出蚿雷蚤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鳥蟲多傷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則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金則地動金干土則五穀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蟲不爲火干土則大旱水干金則魚不爲木干金則草木再生火干金則草木秋榮土干金五穀不成木干水冬蟄不藏土干水則蟄蟲冬出火干水則星墜金干水則冬大寒。案淮南子亦有此語而水火等皆易以支幹以更易推測所宜參攷

又曰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賦斂出倉穀振困窮矣

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賞罰不當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之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大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弟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溼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宄誅有罪搜五日

又曰王者能敬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干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斂斂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秋多雨五穀不熟。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罰民不犯則禮義成于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收之其然後萬物成就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風不解雷不發聲。王者能智則知善惡知善

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施明則道不過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黑白于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審事謀慮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滅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于下于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五穀疾枯

次二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恭作肅從作艾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

八庶徵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漢志曰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

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火沴金漢志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漢志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土沴水漢志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壽

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漢志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曰考終命

漢志曰每一事云時則以紀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源案漢志所敘劉歆說固不足存其所引劉向以前諸說傳自夏侯尚書違有多緒但頗多附會詞繁不條難仲舒春秋蕃露譌括大誼姑別存之

春秋蕃露曰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

者水氣也其音羽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故應之以雷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於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經文皇極敷言文不具錄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曰王省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鄭注所以承休徵告徵言之者休告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獨風雨寒燠而已

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瞀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注不言診天天至尊無能診之者離逢非診維鮮之功此之謂也

漢志曰皇之不極謂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下疆盛而蔽君明故厥罰常陰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于易乾為君為馬君氣毀故有馬旤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診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大不敢診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命之意也　漢昌邑王賀即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賀以為泄語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源案漢志載京房易傳詳占天變多識前近傳會今不備錄祇據史記天官書于後

史記天官書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分中國為十二州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有列宿地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來所見天變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宏鄭則禪竈在齊甘公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論其書傳占驗米鹽凌雜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

所從來久矣自河山以南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大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故甘石歷五星法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宮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
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
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
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
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
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
熒惑熒惑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爲勃
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
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
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反而不至當小
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
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鬬光相逮爲害不
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
致天下
歷斗之會以定塡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
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塡一宿其所居國吉未
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否乃
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

土否則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
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
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
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
天下德禮義兵刑盡失
而塡星乃爲之動搖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
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
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
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
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則
有篡國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出東方
至角而入復出入畢箕柳東西各五爲百歲二百
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大率歲一周天其始
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
合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
庳近日高遠日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
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
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高遠日出以辰戌入以丑
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

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所居久
其鄉利疾其鄉凶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
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
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正晝皆從太白而
聚于一舍其下之
國可以兵從天下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
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
四時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
星及天矢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
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
黑爲水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其與
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
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
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
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

總論五事六診

傳曰維五位復建辟厥診鄭注君失五事則五行相診違其位復立之者

當明其吉凶變異知此爲貌爲言輒改過以共祭
之至司之日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攘其神則凶咎
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
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
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維王極是司
鄭注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元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五月主視六七月主言非也論五行王
相之次則八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劉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
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正月維王極是
司于四時之氣以近其類也凡六診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
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
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自正月盡四月

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為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注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夕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星辰莫同鄭注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為朝夜半為中將晨為夕或曰將晨為朝初昏為夕也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鄭注離憂也逢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禦貌于喬忿鄭注止貌之失者在于驕忿是不恭之形也謂若敖狠明德忿戾無期之類是也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從順也三祭之其神乃順不怒也禦言

於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訖止也言眾者不從之刑謂若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忽似者視不明之刑謂若亂于是非象龔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怵讀為訹攸讀為悠是聽不聰之刑也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之類也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尤過也是思心不容之刑也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于尊用始禮之法不言其惡者人性備于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鄭注

禮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謂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為致齋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中堂明堂之庭或曰即朝廷之廷此祀五精之神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禮鄭注格祀篇名今亡曰某下大祀贊主人詞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為藩謂藩國諸侯相助祭禮也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鄭注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此其詞也大神靈即五行之精謂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佐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為也方沴是神所為也無差無傾無有不正鄭注言沴靈正直無有偏私若民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鄭注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固合推納之于六沴天子以天下為任者也六事之機以縣示我鄭注六事貌言視聽思及王極也機

謂天文也天文運轉以縣象示我我謂天子也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鄭注言君民皆侮過也王君也上无祀五天帝下君祀五人帝及佐

附錄以下五段見明黃佐六藝流別引之題曰伏生尙書大傳紀舜命禹攝政初祀事然他書無引者惟皇覽引逸禮與此大同故附存于後

逸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大皞神句芒司之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旐尙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牡索祀于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待優游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于戶索祀于貴正朔令曰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其禁田獵出入奪民農時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于艮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于郊以禳春氣

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
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
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旐尚赤田車載
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鼗此迎夏之
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彘索祀于竈
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
良舉力農其禁毋隳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
先肺設主于竈索祀于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
寡慮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妄黜殺乃
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于中
霤索祀于坤隅思必容厥休時風朔令
曰起毀宗立無後廢國立賢輔卿喪疾
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太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
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氣于中室樂用黃鐘之
宮爲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毋
虐其禁治宮室嘉榭內淫亂侮父兄
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
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
里堂高九尺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旐尚白田車載
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

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于坤
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奸
邪飭羣收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之月御總
章正室牲先肝設主于門索祀于兌正朔令曰謹
功築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攻戰乃
令民田醮庶吡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爵
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
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
成梁以
利農天
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
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
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旐尚黑田車載
甲鐵號曰助天誅倡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
之樂也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于
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
積聚繫牛馬收澤騶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
元堂正室牲先腎設主于井索祀于坎正朔令曰
拔外徒止夜樂誅詐偽省醞釀謹閉關其禁蹊祭
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

薦用魚索祀于艮隅朔令曰省牲牷修農器收秸
薪築囹圄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
三族君子
說小人樂

書古微卷九

邵陽魏源著

金縢發微上（周書第三篇 互見詩古微）

問金縢之書古今聚訟馬鄭以鴟鴞貽於三監未征之前而以罪人斯得爲成王誅周公之屬黨許慎王肅以鴟鴞作於三監已誅之後而以罪人斯得爲流言起自二叔故辟位與辟法異訓東征與東都東魯殊文皆以爲流言疑謗君臣之大變獨西漢今文尚書家則不然謂成王以孺子繼統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成王不疑周公猶孝昭沖年即位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漢書昭帝紀贊）又謂周公東征四國

是皆以三公出爲方伯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白虎通義）與馬鄭古文說判然不倫如其說則君臣初無疑間公何爲而貽詩天何爲而風雷王何爲而始誚終泣各相乖刺者何曰是說之不明蓋二千載矣語徵實則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語知道則衆人之見不可以測賢人賢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請先明秦漢尚書家之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此夫子之言也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歲十二月崩鎬肂於岐周（孔晁注乃歲謂乃後之歲也肂權塗）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俘獻殷民遷於九畢（孔晁注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此尚書逸篇也書

大傳曰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封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又大傳以大誥列金縢之前此尚書今文家言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旅同聲字）作嘉禾初管叔畔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

事在周公之篇魯世家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我所以爲此將以成周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二叔殺武庚封康叔微子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復宗周天降福祉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同母)獻(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東土已集周

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又宋微子世家管蔡世家皆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此史遷問故孔安國葢尚書古文家言也源於是爲之說曰書序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者一言成王黜殷伐管蔡伐淮夷踐奄歸自奄者六是成王年不甚少故能讀鴟鴞之詩悟金縢之策勝爵弁之服有歸禾之弟豈有襁褓負扆之朝故周本紀魯宋蔡世家皆咎管蔡流言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誅武庚二叔周公在朝未嘗踐阼被疑出征未嘗專命明矣唐叔獻禾王命以歸周公於東而已不敢尸其功卽尊二公亦不如尊周公其萬無疑忌明矣武王崩三監淮夷卽叛周公卽相成王黜殷與逸周書元年葬武王二年作師旅合與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合與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合與書大傳大誥列金縢之前合與周本紀魯衛管蔡宋燕世家皆合是攝政七年并居喪居東數之其非居喪二年居東三年而後迎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明矣史記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以貽王與金縢於後公乃作詩之文合其作

於東征事定以後非作於東征以前且并不爲武庚流言之事又明矣善乎魯世家述周公之謂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斯言也其知聖人之心乎昔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益辟禹之子矣而伊周不敢辟者太甲成王之賢且長不如啟而天下懷明德又未若禹之世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孟子言伊尹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復反之民大悅使成王果疑周公蹈太甲之故轍周公必用居桐故事使其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而後已豈有貴戚之卿反不如異姓

之卿乎昔者武王欲兄弟相後固薦公於天而公不受矣度邑解王告叔旦曰自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未定天保依維朕達弟乃今我兄弟相後筮龜其何所卽今用建庶叔旦恐涕泣共手云云禱身請代仁智材藝自任而不疑公之能自必於天審矣公羊子曰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白虎通義巡守篇曰周公入爲二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後漢書班固傳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聖人所在朝覲謳歌訟獄皆歸往焉聖人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文王由方百里起化行六州虞芮質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矧周公以大聖叔父之尊且親

主少國疑一旦先去以爲民望公出而二叔入二公不以疏間親武庚反得以外應內人心其尚歸沖人乎天下不歸沖人則必歸周公西周治曰敝東魯化日行天下方習於殷人弟及之舊而震於周人傳子之新朝覲謳歌訟獄者皆不之武王之子而之公公雖欲使天下復宗成王而不可得雖欲終守南河陽城之辟而不能天下雖得聖人以爲君而聖人反不能以天下讓其若以身告三王之初心何故僴然以身任天下而不敢辟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弗辟而流言不行三叔遂畔矣畔而成王命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天下復

大定矣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管蔡武庚皆誅而曰罪人斯得者史臣緣周公心所不忍而渾其詞耳東山詩但曰我心西悲何嘗明言其事哉然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何以復貽鴟鴞之詩史則曰成王亦未敢誚周公尚書凡今文作順者古文皆作訓順之爲言從也訓則順之叚借誚則訓之形譌段氏尚書撰異曰玉篇古文信作訃集韻作訫從言從立心與誚訓皆形近成王亦未敢信周公鴟鴞之詩也此說作訃於誚亦通武進莊氏述祖同之成王亦未敢信從鴟鴞之詩者三監已平東土已集嘉禾之天庥已至區區淮奄自可不勞師而定何至有下民侮予之亟何至有拮据瘁瘏之苦僑翹漂搖嘵音之

慼以大聖處小醜以事後追既往若發危不可旦夕者然此成王所未敢信從詩意者一也曰予未有室家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皆志在遷都作維夫舍文武豐鎬之安而爲勞民動衆之舉非有般庚圮河之迫而同太王去邠遷岐之事此成王未敢信從詩意者二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則志在制禮作樂以爲億萬年苞桑之固夫三后創基於前予小子止當守成於後不沿襲而創造後人能勝前人乎得毋謙讓未遑乎伊尹曰予弗狎於弗順成王之未能順周公猶太甲之未能順伊尹童心未去畏難苟安以聖王之事爲非已所及誠

恐一旦讒從公言則心目勞身日瘁焦然無復爲君之樂此未敢信從詩意者三也未信從殷頑未革之說將月侈未信從作雒遷都之說將目佚其尙可進於耿光大烈乎聖人之於天道賢人有所不知卽二公殆亦未之深喻焉於君奭不說見之矣乃於度邑解武王憂天保未定不遑假寐獨以告周公見之矣史記周公告二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我所以攝政者將以成周詩箋曰寧亡𡯁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成王不知其意云云案此詩鄭箋謬誤王多節取此數語者鄭氏注禮書大傳又習韓詩此今文家舊義偶用其意耳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作

將大作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鴟鴞之詩正優游三年不能作之心事也觀王德未成殷頑未革祈天永命之基未固文王之德猶未洽於天下使後世論者曰禮樂則謙讓未遑甚至王銹雜用逆取順守慙德於禹湯遜降乎虞夏卑之毋甚高論纖志述事之謂何其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喪亡期而喪亡至使嗣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惟耽樂之從浸蹈太甲之覆轍其又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衆人以不

得天下爲墜天之降寶命聖人以雖得天下而不獲堯舜其君民爲墜天之降寶命鴟鴞與七月同列於豳風與無逸同誨於成王無非勖其敬天命畏民喦而易其逸豫宴安之志何暇追計於小腆之誚流言之瘢從以鴟鴞斥武庚乎韓詩章句曰鴟鴞鸋鴂鳥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堅固其巢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蓬蔚風至蔚折巢覆子破是其病也文選注毛傳鴟鴞鸋鴂鳥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口病手病故能免於大鳥之難趙岐曰鴟鴞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小鳥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

綿牖戶文選張悛表曰鴟鴞䘏功愛子及室易林曰鴟鴞鸋鴂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勞是四家詩皆以爲鴟鴞自言爲周公自比不以爲恥鴞斥武庚說詳詩古微天下小宴然無慮處堂巢幕謂已有室家皆所謂託居於叢蔚而不知綢繆於桑土致巢雖新愛子雖恩風雨漂搖禍來自門以此思危危可知矣無曰今日崇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其知作易之憂患乎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懼執詩不悟而執書始泣天變懼其外金縢告其內始知二聖人之畏天命憂

天下若是其岌岌也始知太王以來多難典邦至今日其未艾也予小子偃然不知猶有童心厝火積薪之下而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何怪公之嘵嘵其音乎自新以迎天意鄭孔新迎如字馬鄭說以親迎反風爲成王迎周公而歸夫風雷一時之事西京反東土千里而遙安能立刻迎還與成王郊相見乎故迎還而後攝政攝政而後出征之說斷不足信郊天以謝上帝孔傳以王幣告天也用今文說即所謂禮亦宜之者也遷改速乎風雷鄭注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斯之謂也翻然東徂以親周公之誨以躬踐奄平淮夷浙姑之勞營洛遣伻獻圖告卜明明穆穆精白一心以仰繼三后在天之志詩頌之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洛誥曰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蓋至是而成王與周公咸有一德矣人知征四國爲公之功而不使成王能化四國始爲公之德故曰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措漢書王莽傳夫孰知其憂勞拮据綢繆豈至此乎夫孰知其使成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乃至此乎知鴟鴞與七月同在豳風之志則知無逸之志并知訪洛敬之小毖之志并知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未遑假寐周公坐以待旦之志并知多士多方梓材召誥洛誥之志故孔子讀是詩而歎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苟第皇皇於一身

之流言而國家之治與未治王德之成與未成曾不干於其慮曾若是爲知道者乎毛詩序曰鴟鴞救亂也若全詩皆爲周公自救何與於救國家之亂乎季札聞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或淫於觀於佚於游於田斯樂而淫矣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何淫之與有讀詩者如無書讀七月鴟鴞者何必更讀無逸乎孟子論是詩亦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豈非以意逆志知詩深儆成王毋恃陰雨之未至以流於般樂乎辟嫌之事賢者不爲二公在朝流言易入諸儒未達賢人之心

而欲論聖人之志或謂周公辟流言或謂刺朝廷不知周公烏乎千載以下尚不知是詩而謂當日沖人其遽知之乎

或曰說文訓辟爲治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也猶漢書治梁獄治淮南獄之治周公初意但知有武庚及居東二年窮治流言所自乃知釁啟管蔡故云罪人斯得源案武庚叛亂之當治何待質諸三王而始決流言但可以惑衆人豈能惑三王在天之緘說三王尚不知公心而待其自白乎武庚殷後也孺子之利與不利何與武庚事二叔與武庚

同城而謂流言之起但知有武庚不知有二叔東征二年而後知之豈二年間同城之二叔尚未叛獨武庚一人叛乎大誥篇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是武庚之叛以興復殷祚爲辭二叔之叛以翼戴冲主爲辭同城舉事名號歧舛成王縱不悉二叔之奸乃并不悉武庚之悖乎含先王顧命託孤之聖輔而惑小腆桃蟲之狂孽不但不如漢昭乃并不如劉禪乎周公不如伊尹乃并不如霍光諸葛乎故委曲以徇馬鄭之誣何如正大以求聖人之志

金滕發微中 周書第三篇

問成王即位之年鄭氏謂年十歲三年免喪年十三周公將攝政避流言居東三年感天變迎歸年十五是爲周公居攝之元年東征三年歸又攝政四年乃致政成王年二十一是攝政七年在居喪居東五年之外也許愼引古文尚書說成王即位年十三明年葬武王於畢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而出征東征三年歸營洛制禮樂而致政成王年十九是攝政七年并居喪居東五年數之也若斯舛異者何曰鄭氏之謬不可勝數君薨攝於總宰百官總己以聽此上古之制乃不攝於居喪居

東王幼之時而攝於東征既歸五年已長之後別爲居攝之元年而又非成王即位之年大謬一 成王開金縢時已勝弁冕之服悟鴟鴞之詩明在已冠之後大戴禮公冠篇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詞故宋王儉諒闇議據之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春秋之誼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不在譏貶自是而讙昏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行烝嘗朝聘之典卒哭而備舉南齊書禮志 葢天子之禮與士大夫異三年之喪祭天地越紼而行事若不冠何以祭天故知元年夏葬武王於畢周公即冠成王於文武

廟而後出征年十四矣金縢在三監已平之後成王年十五除喪弁服周公亦黼裳赤舄矣論衡率性篇曰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烏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謂國君十五生子之年亦今文尚書說今乃謂成王冠時周公不在京師與大戴禮公冠篇相違大繆二佚周書序篇曰武王有疾命周公輔小子誥告以政要作武儆五權武王既歿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雒是成王元年明年三監未誅之前乃移於三監已誅攝政復辟之後大繆三若夫襁褓負扆之言由誤讀保

傅篇以成王爲太子時事誤爲天子時事保傅篇言古者太子始生卽舉以禮教之於赤子之時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又置三少以道習之故太子生而日見正事聞正言此謂武王時教太子誦之法也又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而後繼以三代天子之禮引明堂之位曰道者導天子以道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弼者弼天子之過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承者承天子之遺忘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此則成王卽位以後周公夾輔之證也故曰殷周所以輔翼天子者如此後人誤以保傅太子之年爲天子之年以周公在前之位爲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漢書霍光傳大繆四而荀卿至謂周公屏成王代天子以遂其放言高論處士橫議之習漢儒傳授類出於荀卿馬融因删保傅所引古明堂位別爲明堂踐阼諸侯之記誣聖畔經公相祖述人知李斯以卿學亡秦不知歆莽以卿言代漢盍大儒之效如此也眾言殽亂則折諸經書序百篇夫子所手著試平心讀之其將何從焉問周頌作於周公攝政制禮樂之時故多與召誥洛誥相表裏猶

豳風之於金縢也至周公攝政則荀卿韓詩外傳並有其說而書大傳逸周書淮南子并有其年非始於鄭氏也顧質其疑曰鄭氏攝政之年非同於逸書大傳之年而荀卿之說又大詩乎夫子之說考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匡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其年數卽成王卽位之年數且但言攝政未嘗言踐阼受朝稱天子也逸周書明堂解曰旣克殷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尹天下尹俗本作君誤弭亂六年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

面立天子成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周公率之明堂明諸侯之尊
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
此雖稍遜書大傳之詞旣而亦攝政於成王初年即嗣
君諒闇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事而特入其任非如
鄭說不攝於初喪沖幼之年而攝於年長還朝之後也
至荀卿以攝政爲踐阼稱王顯與書敘及周頌周誥南
轅北轍信荀卿則必不信聖人而後可書敘曰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
左右作君奭曰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曰

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非荀卿所
謂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君臣易位矣書敘曰成王
旣黜殷命曰成王伐管叔蔡叔曰成王使唐叔歸禾於
東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曰成王東伐
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
作多方曰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非
荀卿所謂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枝代主矣
孔子曰書之重詞之復嗚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
焉春秋繁露聖人固預知後世必有假託以行其僭快其私
者故其敘書百篇於成王周公之際別嫌明微大書特

書不一書昭昭若揭日月故孟子不復辭闢焉不圖猶
有藐思孟爲亂道儕子弓於仲尼憪然訶周公君臣易
位以枝代主爲大儒之效者不知大儒之效則臣之極
也子道之盡也繼志述事成文武之德達孝是也非君
臣易位以枝代主也周頌周公所作清廟祀文王時成
王未至洛則稱顯相不稱天子雍詩禘太祖時成王主
祭則天子穆穆而相維辟公顯相辟公皆周公詳後周誥紀於史
臣而酒誥稱成王若曰多方稱周公曰王若曰召公取
幣旅王若公又召公稱旦者一成王稱公者十有三金
縢諸史及百執事則曰公命我勿敢言公羊傳曰周公

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正攝政四年封康叔伯之事於此
而猶以王若曰爲周公稱王則誣矣愚矣灼然不惑者
伏生一人而已親見百篇之書傳百篇之序引保傅之
文言攝政而不言稱王故明乎書序保傅而後可以讀
洛誥明乎洛誥而後可以讀周頌明乎詩書而後知惟
孔子能言周公保傅篇蓋出於古之禮經故漢時與孝經論語並教太子見漢昭帝紀而後人
又以賈子新書語攙入之耳閒據書序成王命唐叔歸禾於周公以
證東征時王無疑公之事並證成王唐叔非襁褓之年
然書序歸禾雖在康誥之前而左傳祝鮀言命以唐誥
而封於夏墟實在命以康誥封於殷墟之後國語咸在

大火唐叔以封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武王崩至成王九年歲始復在大火則周公東征時唐叔未封安知非康叔之誤與書序之錯簡爲晁成王即位之年非沖幼耶曰書序次第自史記以及兩漢今古文家並同此序唐叔則史記大傳同文並無參錯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史記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爲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日（呂覽說苑並作周公）皆不言何年然天子親弟即位可封不必就國安知非元年滅唐即受桐圭之命而九年歲在大火始之國乎若康叔則武王時已封於康（書疏引馬融詩疏引王肅並云康國名在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成王平三監特改封於衛豈至是始封哉即使唐叔此時未封史從後追書亦當曰唐叔史記武王克殷即位社南衛康叔封布茲豈彼時已封康叔於衛乎且三監平時成王年已十五唐叔年十四得民閒嘉禾（書大傳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爲一穗民得而獻諸唐叔）獻諸成王王命其自鎬京往省周公於東土自是家人父子之事豈必就國始可餽禾若九年大火之歲則周公早已致政復何東土之可餽復何兵所之可往乎（史記王命以嘉禾餽周公於兵所）則知書序不可移唐叔不可改而成王周公之一德一心天日其麗矣

問周書皆稱王若曰惟酒誥稱成王若曰顧命稱翌日乙丑成王崩今古文本並同（僞孔本始皆刪去成字）歐陽夏侯說謂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歿因以爲謚馬融斥爲俗儒之說而以成王爲後人所加者何曰書序於成王之書九篇皆大書成王主其事以釋周公稱王之疑而經文則於酒誥成王若曰以發其凡於多方則以周公曰王若曰發其凡以釋假王莅阼之疑此聖人特筆至今文家說以成王者生存之尊號而歿因以爲廟號斯誼也自古惟受命之君有之倘受命之君日不暇給則繼體之君能致太平亦可巡守泰山而受尊號書序作成王征篇首成王若曰夏侯歐陽說皆以爲生存之稱此七十子微言大誼惟西漢諸儒知之大雅周頌皆作於周公而下武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周頌成王不敢康國語叔向及賈誼新書皆以爲道成王之德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云云明指王誦（別詳酒誥篇首）惟是古受命之王必大會諸侯於東嶽告天即位勒石紀號以爲有天下之稱所謂封禪七十二君皆開國一定之典禮其號乃天下諸侯所公上民所歸往之謂王至周成王則實無封太山之事何以亦稱徽號蓋武王未受命未遑制禮樂會諸侯故度邑解告周公受天保之未定

周公相成王既化殷頑營雒邑制禮樂以成文武之德卽在成周爲上此成其王業之號乎乃管子曰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大戴禮保傅篇曰周成王時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有天下史記封禪書曰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白虎通義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詩曰式序在位明堂之謂也殆因成王已受尊號遂以古者巡守告天受命之事傳之乎梁許慈駁管子曰吾言推受命之君得封禪而所述十二君有神農炎帝成王成王非受命君何得封禪神農與炎帝是一主何分二人不知炎帝謂神農後世之君有據亂中興如少康允武者與受命何異史言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指蚩尤僭號而言豈是戰神農乎成王成文武之德豈以武王未及封禪而成王不可繼志述事乎或又以左傳引載戢干戈二語爲武王克商後所作遂據書序往伐歸獸史記作罷兵西歸行狩爲武王巡狩之事殊不知罷兵西歸行狩可當升中大會之盛典乎或又謂般詩爲大武之四成而曰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是頌武王巡狩祭告山川之事不知鄭箋訓允猶爲信考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故度邑解云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明皆望祀而未親至不然武王果有巡守之事何管子論封禪反不數武王而數成王乎況國語引載戢干戈二

書古微　卷九　周書　十九

語爲周文王之頌而周公制作禮樂皆在營雒以後則桓般賚皆大武之樂章而篇中桓桓武王保有厥士可謂作於武王之世乎古人文詞閎略凡述開國之事往往兩朝不分尚書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文王豈有殪殷之事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武王豈有伐奄之事然則凡周秦人述武王之事而兼稱文武述成王之詩而兼及武王舉可推也周頌必皆周公作於成王之世無武王時詩舉可推也

書古微　卷九　周書　廿

金縢發微下 周書第三篇

問金縢篇予據西漢今古文說以正東漢馬鄭諸儒之失是矣惟秋大熟未穫以下則西漢今古文說并以爲成王改葬周公之事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史記魯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佚以戒成王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

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以明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偃木拔成王開金縢書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主復風雨禾稼盡起此外梅福傳杜鄴傳谷永疏見儒林傳周舉傳張奐傳白虎通喪服篇論衡感類篇並謂成王以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及葬以王禮即有反風之應此並今文家說以金縢天變在周公身後與東漢馬鄭古文說以金縢天變在周公居東時者鑿枘不入予於前半篇從西漢今文說後半篇用東漢古文說自亂其例者何史記魯世家末又兼采襍說謂成王少時病周公揃爪沈河以禱於神成王病瘳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反周公易林亦有植璧秉珪請命於河周公克敏沖人瘳愈之語蒙恬傳及琴操亦大同小異此則更出今古文說之外若斯乖異者何曰伏生所得二十九篇內太誓金縢皆殘缺不全而書序言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則大傳史記所述周公卒後秋大孰未穫以下或是亳姑篇之佚文合於金縢篇內未

可知也惟是亳姑篇既不存而突以周公卒葬之文承於王亦未敢訓公之下則上篇無尾下篇無首橫决不屬且成王啟金縢與周公納策金縢事比詞屬亦無以決其必爲亳姑篇之文竊疑未敢訓公之下必有缺文合之兩美離之兩傷故後半篇不如從馬鄭說以定經義而息鬬諍非如前半篇鄭注之支離害道斷不可用西漢今文千得豈無一失東漢古文千失豈無一得並行不悖也至蒙恬傳禱成王疾奔楚奔魯之說則樵周所謂秦既焚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以武王禱病事傅之成王此則緯義外傳聞之失更不足辯

墨子耕柱篇言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
奄亦沿襲傳聞以居東爲避位而列子揚朱篇武王旣
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
年誅兄放弟此則正本經誼足正墨子之疏況自新郊
天之解仍主今文原非全用馬鄭出郊親迎之說乎問
予仁若考史記以考爲巧如馬鄭說周公自言仁智才
藝過武王且善事鬼神以冀代武王之死得事三王于
天上則是三王在天之靈果眞欲武王之死侍奉左右
乎周公又以能事鬼神自薦於三王冀其代役轉同兒
戲且旣謂武王仁智才藝皆不己若又安能奉天命奠

人心不且祈代死而適速武王之死請代而適以自任
乎曰所云若爾三王以旦代某之身疑當謂代武王之
位乃推原三王之意所以不壽武王者殆以旦之仁智
才藝爲元孫所不及欲兄終弟及以旦代之必能制禮
作樂以享天祖三王之意如此殊不知元孫者乃天命
之所敷佑也子孫之所依保也四方之所懷畏也若旦
則非天命所屬非四方所畏當此革命之初天命人心
去留未定一旦而失新主則天之降寶命幾於危墜矣
我先王將罔所依歸矣歸俟爾命俟天命修短也不得
請則屏璧與珪暫不敢爲當璧代立之事故曰以身爲

質乃王瘳而公亦免死則是至誠感神出度邑解滌泣
其手以辭武王傳位之命金縢植璧屏珪以邀三王在
天之靈聖人之於天祖無不左右陟而呼吸通所謂某
禱已久非一旦倖邀之事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

書古微卷十　　　　　　邵陽魏源著

周誥發徵上周書第四篇第五篇大誥多方

問多士多方書序次洛誥之後偽孔因以為再叛再征在周公歸政之後西漢今古文家均無是說馬鄭亦無是說但即從西漢今古文一叛一征在武王崩時然多方不蠢動於克殷之時而蠢動天下久安之後者何在管叔挾武庚忽稱欲忠殷室忽稱翼戴孺子進退無據罔不足道乃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曷不違卜皆以殷後武王所立不可黜二叔之罪不厭聲討

同詞阻諫者何周公以王命大誥不剖示以殷罪之不可不討三監反覆之不可任乃僅諄諄於吉卜之不可違基業之不可棄者何曰武進莊侍郎存與尚書既見有曰吾於大誥知聖人之逆天休奉天命若斯其不易也苟有幾微毫髮之未盡善即有遺憾於目前日後也書大傳曰武王克殷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儲胥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吾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同說苑蓋文王化行六州惟青兗冀為王化所未及酗酒寇攘且奄薄姑淮徐戎夷皆紂餘黨怙惡好亂終必不靖太公召公固早見及之故欲乘克殷震疊之威一舉而芟夷滌蕩之永不貽患於異日使從其言固可一勞永逸而有威無德其能躋隆盛於三王祈天永命於奕世則未敢必也武王周公有兵不耀有刑不黷有太公召公之謀不用因殷都以立殷後紹殷祀興滅繼絕發政施仁罷兵西歸天下之民翕然歸心焉在武王周公豈不以為上承天意下順民心毫髮無遺憾哉

至於武庚之不克紹殷天意不欲使紂有後於妹邦則未計及也三叔之才之德不足靖殷頑化殷俗則未計及也其時微子遯荒尚未至軍門康叔齒少於管蔡未可越次未封有治法無治人千慮一失卒作不靖此武王周公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與天下共見之者也武王方崩三監果叛成王周公征之而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皆以為不可何哉立殷後者武王盛德之事考翼之而子黜之狐埋狐搰近於德為不卒也以王宮邦君室之惡不掩覆之而推刃於同氣恐大傷厥考心也武王伐紂諸侯不謀同詞者八百國同心同德者三千今庶邦

卿士無一人與周公同心若之何其可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黜殷之事不合於武王不合於舊臣者也既而知三監之蠢動者非武王措置之不善而用人之未得其宜蓋未嘗圖艱於易圖大於細以輕心掉之也使當日舍武庚而立微子於故都以奉殷祀康叔名公畢公之徒一二人相之則數載中早已風移俗易同於六州安於磐石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惟干戈省厥躬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人治人改而止翻然知前此經畫殷墟之未盡善曉然知卜筮天意之不可違決然知殷頑污俗之

必可化確然知以微子康叔易武庚管蔡之不合於甯王而實合於甯王所謂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者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小過大過聖人所不免也洪範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況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是卿士皆相從又庶民未嘗與卜筮相違哉成王周公處艱大不懼有四國流言不畏有召公之不說不願不徒以保全殷後姑息懿親養奸目前為苟且之計必使前甯人圖功攸終出於毫髮無憾而後已必使文王六州之化行於青兗冀而後已若考作室必肯構若考

菑畝必終穫自王師渡河而東又不亟亟一朝掃蕩而需之至三年之久誅其貪虐禮其賢士除其苛政齊其禮俗孰謂殺人歷人戕敗人之醜類孰可教告之而聽孰戰要囚之而聽孰至於再至於三而卒不聽然後明致天罰惟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失天下之心蓋討三年之久市不易肆農不失耕還師衽席之上而殷民之負固不服有罪不誅者亦寡矣周公日日以艱大之心處之以恐懼修省之心持之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予惟小子若涉淵水拮据捋荼羽譙尾翛室翹音嘵周公知之成王未必知也成王未知艱大之可懼則未知天命人心之不假易是

以貽詩成王請王東征躬親艱大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蒲姑周公告召公作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舉凡行陣銜枚零雨獨宿之苦破斧缺斨反側寇攘之狀使王皆一一親歷之與士卒同甘苦與臣下同志難猶敢謂鴟鴞漂搖為已甚之詞

乎由是力懲前此聽任武庚三叔之失封微子於宋以從民望封康叔於殷伯禽於奄召公於燕皆文王教化未行之地又分衞以殷民七族分唐以殷民六族遷殷餘民於雒邑俾各宅爾宅田爾田有幹有年於茲士殷之讐民百君子翻然景從四方民大和會太保乃以攻位於雒汭祀后稷文王配天以祖德宗功明示天下虜敏祼將駿奔走在廟周公所以成文武之德登殷民於禮樂之化躋成王於三后之隆者在此猶得曰觀兵非耀德乎彼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所謂考翼不可征者孰驗孰不驗乎故公羊傳曰昔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南

征而北國怨公孫宏曰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吪化也言周公所過者化也籩豆有踐袞衣繡裳蓋至是而殷民咸化於禮樂矣書大傳曰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書聖人處患難不難於勝敵而難於使殷民革面洗心風移俗易聖人處富貴不難於豐亨豫大而難於使沖人知遹大投艱而亦易其逸豫晏安之萌即武王周公當日克殷之初狃於戡定之易亦未知天命人心若斯之艱大若涉淵水也夜以繼日仰思而得之假年學易可無大過非甚盛德孰能克己修省以至於此故知周書五誥艱大涉淵之志則知無逸金縢之志並知豳風七月鴟鴞之志知周公頌敬之訪落之志並知周公繫易既濟未濟之志故聖人之信卜筮信天命也畏天命也彼僞孔以書序多方伐淮踐奄在洛誥之後遂謂再叛再征在周公歸政之後則聖人東征三年主化安在制禮樂之功安在鄙書燕說野人之言何算焉

周誥發微中（周書第六篇第七篇第八篇康誥酒誥梓材）

問書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史記衛世家亦同惟康誥篇首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文似洛誥篇首而冠於康誥者何書首以王若曰發端而朕其弟小子封非成王之語宋儒遂以康誥爲武王書者何康誥酒誥三篇皆誥康叔之書乃梓材不附於康誥而別自爲篇別自命名且左傳祝鮀對萇宏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

下分魯公以殷氏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職事於魯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宗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墟分康叔以殷氏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啟以商政疆以戎索此康叔封於成王不封於武王之明證乃夫子刪書録康誥三篇而不録伯禽之誥其序書又分殷民專屬之衛而不及魯者何梓材上半篇爲君戒臣之詞篇末又爲臣誥君之語首尾不屬者何曰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序且伏生大傳以梓材爲命伯禽之書（見金縢辨通鑑前編及尚書表注）與祝鮀康叔伯禽康叔同封之言合則康誥篇首乃三篇之總序故言宏大誥治非專誥康叔一人也鄭注書大傳以此爲周公居攝四年建侯衛之事又以王若曰孟侯爲總告諸侯之詞（孟與勉同聲猶言勉哉諸侯也別詳本篇）不但伯禽康叔在其中卽侯甸男邦采衛亦在其中此時洛邑未成先營明堂爲文王之廟有宗宮無考宮故康誥酒誥止述文考而不及武王也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者封爵必於祖廟示不敢專封既有明堂之清廟然後可於廟中册封侯衛成王此時在洛故酒誥篇首有成王若曰之文梓材篇有陳誨成王之語故知封諸侯大事周公不敢專行必與成王共之也書大傳以康誥四方

大和會爲周公將營洛邑在五年攻位經營之前僞孔傳妄以康誥召誥皆七年致政後之事豈王城下都兩大役並成於一歲中耶豈遷殷頑建侯衛制禮樂諸大政亦皆遲至七年致政以後而攝政時竟無所事事耶且營建皆在七年則未攻位以前庶邦冢君覲於何所錫儕於何地耶此其繆妄殆不足辨而宋之淺儒多信之皆移康誥之叙於洛誥之首並以康誥爲武王命康叔之書豈武王已知三監殷民叛亂之事耶豈左氏祝鮀魯衛並封於成王之語亦不足證耶總之周公相成王大政在此數篇而康誥梓材分建魯衛以安殷民七

族之心召誥營建王都以定四方之志洛誥營下都制禮樂所以終化殷之政而成文武之功似數事而實一事似數篇而實一篇其大旨皆在康誥篇首一序此伏生大傳勝於劉歆律厤志及僞孔傳者一至伏生大傳以梓材爲誥伯禽之書此今文說之必當從者論衡效力篇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即馬鄭本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之語今古文字句若斯乖異彊戕同音宥有同音爲化同音開啟同義賢監形近古文亂作率與率形近而敗字則古有今無汙文也漢丞相御史大夫劾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皆用今文梓材開賢之語而和裕則概括全義也則知今文梓材王曰下必無封字或别呼伯禽之名矣其今

文之序亦當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伯禽作康誥酒誥梓材與古文序本不同矣祝鮀述此書不名魯誥而名伯禽後世又名爲梓材者伯禽代父之國父前子名故不敢曰魯誥伯禽以字行沒又無謚魯人止稱曰魯公既不敢斥先君伯禽之名故别取書中梓材二字名篇也若使爲誥康叔之書何不一曰康誥上一曰康誥下乎大誥之篇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與此梓材篇詞意同爲父子之詞蓋魯分商奄之民封

商奄之地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伯禽初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非席豐履盛之國而久亂新造之區也周公三年東征据拮瘏勤菑勤垣墉勤樸斵於其前伯禽三年報政糗糧楨幹脩牆昳塗塈茨塗丹雘於其後豈一手一足之爲烈哉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告其達商奄下情於卿士達卿士之情於天子凡此皆邦君之責也如此則卿大夫皆不敢虐殺人皆由其君先敬勞百姓而後臣亦從而敬勞之凡民有姦宄殺人者閱歷其罪可宥則宥之此亦邦君之事也彊人有王開賢以率化民此用今文本言士民中

有彊毅之人能佐右於王者有古通則開揚其賢使倡率化民之事使曉告於百姓毋相戕虐凡矜寡屬婦皆包容周恤之王之所責效於汝邦君及三事大夫者厥命何以哉惟欲其長養長安民而已自古王者無不如是何嘗有以刑辟從事者乎此治國數大端乃稽田作室之基本既悉以詔伯禽故今王惟曰以下遂以告諸侯者轉告於成王此乃通康誥酒誥三篇而總結之與康誥敘首相爲終始是時成王立於上康叔伯禽拜於下周公立於旁五服諸侯環而觀聽者千百計所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故舉先王時之庶邦

不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期之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康誥叙首曰乃宏大誥治而鄭注王若曰亦謂總告諸侯之詞古義何嘗專爲康叔一人哉況梓材之誥與康誥旨趣判然不同康誥曰元惡大憝刑茲無赦曰其速由茲義率殺酒誥曰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其肅然火烈也如彼而梓材則一曰歷人宥二曰戕殺人宥三曰監罔攸辟四曰罔厲殺人五曰和懌先後迷民其煥然春溫也如此蓋沬邦承淫酗之後宜重典以肅之會奄承暴君之後宜矜

有以恤之一猛一寬判然一倫豈是一國之誥若如古文說概歸之康叔則康誥酒誥有何不足而復贅此篇于義何取取誥康叔者彙彙錄之而誥伯禽者一篇不錄于義又何取同誥康叔之文而重典輕典前後相違者何取既專一國之書無預他國而首以侯甸男邦宏大誥治之叙終以庶邦兄弟萬年保民之語于義又何取故知梓材篇中三言監者通指以侯伯子男各監一國之君周公誥康叔伯禽而背告侯甸男邦采衛且幷誥成王而當日宏大誥治之誼始著此伏生書大傳遠勝東漢古文說者二周抹邦染紂污俗紂以婦言亡桑

濮以淫靡著殷頑以好亂稱乃不誥戒於淫亂而惟誥戒於酒者何文王化行六州不及沬土彼何知有文王之彝訓乃諄諄以教未被王化之民者何同一湎酒或執拘而殺或勿庸殺而姑教之寬猛不倫者何曰吾讀朱子語錄言管叔何以從武庚之畔此必管叔舊有酒德武庚以酒酗之使人乘醉離閒謂弟秉國枋兄投閒散徼其忿而訹以邪謀斯言也吾於酒誥經文得之前半篇惆管叔違文王之教以酒亡身後半篇始言殷人違成湯諸先哲王之訓以酒亡國其條理有畫然不紊者前此一則曰穆考文王肇國西土誥毖庶邦庶士朝

夕祀惟濟再則曰文王誥教小子無彝酒德將毋醉三則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此皆明明述文王誥西土諸臣之事于沬邦何預焉則知管叔夙有酒德在文考時奉命戒酒武王亦未見其失德故付以三監重寄逸周書大匡解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旅之以上東隅又文政解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注曰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化也此武王時二叔效力之明證至武王崩而二叔翻然破戒以違文王之訓染沬土之

俗隆命亡氏踣其國家此酒之爲害于西土人至章章者後文自殷先哲王以下始述成湯諸賢君之訓以戒沬邦之人歎息痛憾于後嗣王之酣身燕喪荒腆腥聞使長夜之飲流爲民俗殄及後嗣至武庚復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于西土之人何預焉篇末自王曰封水監民監以下復呼西土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百宗工而通戒之嚴以大辟之刑專治周之臣下毋蹈管叔之覆轍所謂罰先行于親貴也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湎酒者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始專謂沬土之人毋沿舊俗所謂刑新國用輕典罰恕于疏遠不遽以親貴之罰治之也

酒誥一書其戒殷民酗酒者猶後其戒周臣酗酒者最先且嚴若非懲管叔釀禍之由何以至是使管叔荷遵文考之彝訓剛制于酒原不失爲才臣世固有醒時精明遇酒輒昏瞀如出兩人者楚之子反漢之灌夫身名俱喪衛武賓筵飲酒悔過是故禹飲旨酒而㦤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今古務邱何獨管叔乃自來說此書者但知爲誥沬土之人甚至以此篇在周公復辟之後偽孔傳或謂武王封康叔之誥燕說郢書何貴焉

周誥發微下周書第九篇第十篇召誥洛誥

問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於成王而偽孔傳則據劉歆三統歷以召誥洛誥皆作於攝政七年者何召誥太保先相宅周公繼至於洛不書成王同至而太保取幣旅王若公者何鄭注以康誥爲四年建侯衛事召誥爲五年營成周事洛誥爲六年作禮樂事然首書復子明辟已在七年而下文追叙卜洛卜瀍遣伻獻卜之事若皆指營洛豈四年基之五年營之及是已三載尙未畢工而詳敘於復辟之下者何卜筮再

三瀆則不告太保已得卜於前周公胡又重卜於後遣伻獻卜二人共貞不及太保明在前卜之外者何五年營成周庶殷攻位已成若如偽孔傳七年尙未竣役則前此兩載中庶邦冢君錫幣立於何所郊社祭祀行於何地成王周公告戒居於何處經不書其年歲而但書月日致後人無從稽考者何復辟既在七年冬而王與周公往返推讓則皆在六年遣伻獻卜制禮之時鄭注用書大傳而於攝政以前又增出居武王喪三年居東二年與書傳不合後人遂解復子明辟爲告成王以明堂大法全反鄭誼者何曰書大傳言周書自泰誓就召

誥而盛於洛誥是二誥爲周書之極盛亦爲周書之極譌自朱子呂東萊以來即疑之幾於不可復讀一亂於劉歆之厤以康誥召誥月日皆在七年復子明辟之歲而僞孔傳宗之并三年爲一年濶兩地爲一地再亂於宋儒蔡沈以康誥爲武王書移篇首錯簡於洛誥之首分一朝爲兩朝裂一事爲二事致四篇次第四年時事二邑營建訖明堂坐落以及成王周公往來蹤跡與二公陳誥納誨心事盡霾没於聱牙詰曲中而其要領則一在伏生書大傳之分年足與康誥多士篇首相表裏二則在召誥爲先營王城都邑之事洛誥爲周公繼

營成周下都以遷殷民之事兩處相去四十餘里而明堂則介于二邑之間二公分主二大役皆定謀於四年小地興工於五年竣役於六年不可殽爲一役三則王與周公四次至洛四年爲謀度都邑先立明堂封諸侯於文王廟作康誥五年爲營洛相宅遷九鼎卜厤年之事作召誥六年爲洛邑下都告成制作甫定成王來舉郊禘朝明堂不允周公歸政之事作洛誥上篇（即前半篇）七年冬王復洛允公歸政王自留鎬京留公處洛專典制禮樂化殷民之事作洛誥末篇（即下半篇）惟是記言之史不詳於記事有月日無歲年藝文志言酒誥脫簡二召誥脫簡二洛誥亦必有之故其事或有首而無尾或有尾而無首凡周公遷鼎宗祀成王朝明堂舉郊禘諸大典皆不知行於何時後儒各生臆測而皆始於劉歆三統厤以武王爲在位十有一年（武王克殷五年而崩并觀兵爲七年）以召誥之二月乙未三月丙午皆在七年復辟之歲（大傳以爲皆攝政五年事）以伯禽俾侯于魯爲成王親政之元年（左傳祝鮀以伯禽與康叔唐叔皆封於攝政四年）而僞孔傳宗之遂以康誥召誥爲皆作於復辟之歲甚至以多方多士等篇伐淮踐奄爲皆在復辟之後再叛再征不但與伏生大傳枘鑿并馬鄭亦自相氷炭潰潰禰禰此經遂不可讀宋儒因之移康誥

篇首於召誥而以康誥爲武王書經益不可讀今據經文疏通於前而後以書序書大傳及逸周書孝經周頌分年集證於後以待世之成學治古文者至逸周書度邑解宜登諸經爲召誥上篇以明武王營洛薦周公于天兄弟讓位之盛心其作雒解則宜登之於經爲洛誥上篇以詳成周制作之典盡黜僞古文而以眞古文代之此有待於世之在上能頒功令者

東共十年之對證王氏後案於此不能一詞申鄭則謂五祀當闕疑不可強解其窮遁有如斯者至僞孔傳因多士多方武王征蒲姑等篇書序次於洛誥復辟歸政之後又臆創爲再叛再征之說傅會經文至再至三戰要囚之文臣我五祀之文旁牽費誓伯禽封魯淮徐並興之事而於書大傳逸周書史記無一字之合與左傳祝鮀伯禽康叔唐叔并封亦無一字之合安得據劉歆一人以成王復辟之元年爲伯禽侯魯之歲以誤證誤動輒鄉壁虛造耶總之說周公成王諸誥當以書序史記逸周書書大傳爲不刊之典

周誥分年集證一　周書第四篇大誥第五篇多方乃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之事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將作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又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此成王初年周公居攝前三載之事書序逸周書史記書大傳無不同自鄭氏創爲居武王喪三年居東二年成王迎歸而后東征之說與諸書無一合至多方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此武王克商五年崩後即叛之明文斷非五年崩後又加居喪居

周誥分年集證二周書第六篇康誥第七篇酒誥第八篇梓材也書大傳四年建侯衛之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鄭注曰此時未作新邑居謂謀也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岐鎬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詳召誥上篇度邑解下

逸周書作雒解曰周公彥黜殷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尚書大傳以梓材為周公命伯禽之書

左傳定四年祝鮀對萇宏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殷氏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殷氏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九宗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此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之事與營洛邑遷殷民同為首尾故敘於康誥之首後儒不知妄移於洛誥之首遂以康誥為武王之書

王若曰孟侯鄭注王若曰孟侯總告諸侯之詞源案孟侯者勉也猶言勉哉諸侯今本鄭注脫孟侯之二字則但據王若曰三字何以知為總告諸侯之詞鄭又引略說太子年十八號為孟侯之語蓋以總告諸侯為正誼而以略說為旁義略說見書大傳乃舜典賓于四門之職非正解康誥之文此蓋先呼諸侯總告之而後以殷民之事專告康叔也孟勉之訓出于爾雅爾雅所以釋經經所無則不虛設其訓而六經自康誥而外無可訓孟為勉者其為此書專訓無疑

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

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此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于洛邑明堂文王廟之事武王時先封于康此時自康徙封于衛者成王之命而其誥則皆周公之詞稱文王不及武王者册于文王廟中無須及武王之理寡兄助在周公自稱則可亦無以寡德之兄稱武王之理武王既以監殷事屬之三監無又以殷民諄屬康叔之理故以康誥篇首為錯簡以康誥皆序為非孔子作者皆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也經文于此已發其凡以下不復重錄

酒誥　成王若曰書疏引馬融注云成王若曰者三家俗儒以為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為成王沒因以為謚衛賈亦有成字吾無取焉蓋後錄書者加之云云案馬所指三家俗儒者謂歐陽大小夏

侯今文也又云衛賈亦有之是古文今文本同也成王
生前之稱後因以爲謚之義東漢後儒者罕知而自泰
以前周人之書西漢初大儒之說無不合按者國語叔
向與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曰昊天有成命全引此篇
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
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之始也始於德讓中
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賈子新書曰昊天有成命
頌之盛德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
之孫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
成王承嗣不敢怠安夙夜寐以繼文武之業九州之
民四荒之國謂諡文武之烈述詩誦朝致貢職以與祭
祀故曰二后受之也大以周人說周詩如此以西漢初
魯詩家說如此何議而韋昭附會鄭箋之義謂文
武脩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試令月誦國語
作何文義寧道經錯毋言傳非鄭章之謬如此豈非由
不知成王生時尊號之所致乎呂氏春秋下賢篇曰文
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
之故曰成王是秦以前之書亦同也魯世家管叔及羣弟
流言于國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
武王蚤終成王少誠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王之叔父又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而顧
命曰成王崩豈非成王生號之明證周人及西漢初人
皆知之而東漢馬鄭始不知故說詩說書違經違國語
而不顧乃僞孔沿馬融語遂於酒誥篇首刪去成字豈
知此史臣特筆恐後人疑周公稱王踐阼故特於酒誥
稱成王若曰以發其凡乎此二經大義所關故晳析之
以明古今文家之優劣不可同年語也
明大命于沬邦乃穆考文王肇國
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
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述文王之誡西土庶邦諸侯毋湎酒者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
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
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
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述文王戒西土士民毋湎酒者以告殷民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
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述文王戒西土之臣毋湎酒者 王曰
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
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此乃總西土邦君臣工民庶而通誡以從文王之教
以上皆懲管叔違文考之酒戒以禍其家國故痛
戒西土之人稱文考而不稱殷先哲王知不爲妹

土之人誥也漢藝文志及法言皆言酒誥有脫簡
似當脫在篇首 王若曰之前敘管叔湎酒致亂
之由今佚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
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
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
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述懲紂武庚父子違殷先哲王成湯帝乙之酒
戒以喪其國家故痛戒妹土之人稱殷先王不稱
文王者不為西土之人誥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
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
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
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又總勑周臣以遵文王之教懲管叔之敗治以
重典罰先行於親貴也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
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又別勑殷臣染紂武庚之遺俗者姑先以教化
治以輕典示法寬於疏遠不遽與周人同罰也後
儒不察酒誥為戒周臣懲管叔之敗而但謂戒妹
土殷人狗商紂之俗甚至謂三監未叛以前武王
誥康叔之書謬孰甚焉

梓材　王曰伯禽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
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
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王
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
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

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

尚書大傳以梓材為周公命伯禽之書見金履祥尚書表注
通鑑前編則今文書王曰下必無封字或別呼伯禽之
名周初人皆無字伯禽蓋即以字為名此上半篇
皆告伯禽以達下情慎刑罰與教化為稽田作室
之本皆開國要政也已詳發微中篇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
來亦既用民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
篇末乃以戒伯禽之事陳誨於成王並總告侯甸
男邦采衛與康誥篇叙相首尾蓋三篇同時皆攝
政四年建侯衛之事也

周誥分年集證三 周書第九篇召誥即書大傳五年營成周之事而卜鼎郟鄏亦在是年

召誥篇上

即佚周書度邑解也案尚書召誥洛誥皆記言之史不記事故讀者不得其脈絡其記事之史則度邑解作雒解是也使夫子删書時見之必取其度邑解爲召誥上篇作雒解爲洛誥上篇提綱挈領百世如見矣今分錄篇首略加箋釋疑者蓋闕聊慰僞孔以來千年晦塞之憾耳或曰舜典補亡取諸史記大會湯誥補亡取諸史記墨子泰誓補亡取之諸書武成上下篇以克殷解世俘解補亡取之史記漢律厯志斯皆鑿有證據今召誥洛誥經無佚闕而經補二篇未聞徵引毋乃已專輿曰是則然矣然自僞孔造書十六篇以來竄入聖經攝之學校自王侯大夫士誦奉千餘年曾無一人悟其失者即如周誥數篇征叛攝政營邑之年歲皆被僞孔再四憒亂已詳辯於前夫僞者已去而眞者反不得登則人心終不慊今此二篇者赫然成周盛制出自元公之手與典謨顧命相等且未嘗直尊之爲經也不過寘二篇之前平格小注猶詩之有小序書之有大傳焉以聖人之佚書證聖人之存書夫何專且僭之有

度邑解曰惟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孔晁曰九牧九州之牧也尚書州十有二師鄭注云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孔晁曰司馬彪續郡國志襄城有汾丘左氏襄十八年楚子庶治兵于汾陌此地也去朝歌不遠故可望商邑非晉地汾陽之汾也永歎曰嗚呼不淑兌天之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鹿山麓也自邱之麓而升其巔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王曰久憂勞問害不寢害與曷同王以久憂勞告旦故旦問不寢爲何事曰安

予告汝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
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天不享于殷乃
今有成惟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顧
亦不賓威（此有譌缺未詳）用戾于今嗚呼于憂茲難近飽
于卹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寢能欲王曰旦予
克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貶從殷王
紂曰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之方明（言及此心之未昏欲以心事顯告周公也）叔旦涕泣于裳悲不能對王曰口
口傳于後王曰旦汝惟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
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此叙周公之勞）今維天使予惟二神授

朕靈期（此武王自夢中神遇猶文王之夢錫齡自知年不久故以後事託之周公也）予
未致予休于近懷子朕室維幼子未有知昔皇祖
底于今勗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
田幾以望穫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於上
帝（謂三王及文考監享之禮尚未制作）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舊有十七字脫譌不可解蓋從缺疑）意乃懷厥妻
子德不可追于上下不可咎于民朕不可賓于高
祖維天不嘉于降來告女其可瘳于茲（言當此天下未定不重付託之事而私於妻子漫傳於下無以對斯民上無以資于天禍災旹將降何能瘳濟蓋必欲傳位于周公也）乃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卽今用建

庶叔旦涕泣其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王志已決而周公固不敢受武王之命故下文又以營洛大集責任之武王屬公於天猶兩隱益於天兄弟皆至誠以畏天命）王曰嗚
呼旦我圖夷茲殷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慮天有
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
夏之居（周須斤敗時繹思我祖維求定言天果求繹於我則默相我周室不難也史記索隱居陽作邑以謂地平易近禹都陽城從數十里也）我南望過于三塗北望
過于嶽鄙顧瞻于有河宛瞻于伊洛（鄙一作征此從史記三塗杜預謂在河南陸渾縣南左氏昭十七年傳晉將伐陸渾以有事于雒與三塗請于周此杜預所本也服虔以太行轘轅崤黽爲三塗則是北望而非南望矣故不可從）無遠天室其茲曰
度邑（天室謂豐鎬王都引此以爲營洛之緣起非卽以是爲經也）

召誥周書第九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書大傳曰周公將制禮樂優游三年不能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至況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作雒解曰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乃建大社於國中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農星周人所專祀或作晨星者誤　此五年營洛邑王城為東都之事太保召公卜之其功役亦召公主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用書命庶殷者即多士篇之書也

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昔朕來自奄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今爾維時宅爾宅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此篇即周公命庶殷之書也鄭孔以來並因其次洛誥之後誤釋為七年復辟以後之書今正其誤於此

此五年營成周為下都以處殷民之事周公卜之其書亦周公命之功役亦周公主之諸儒多泛以新邑為王城洛邑又誤以多士篇為營洛成功以後之事溷兩地為一地分一年事為數年并以二公工役之事為太保一人之事又不知遷殷民中尚有遷殷鼎卜厤年之事蓺文志言召誥脫簡當脫在此處故於召公陳誨後儒視同虛詞泛而不切今證辨於後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卹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冲子嗣則毋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此召公因庶殷丕作知周公德盛功懋故率諸侯

取幣旅王若公公羊子曰周召分陝東西何西方被聖人化日少東方被聖人化日多故使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其營都亦然營洛邑以便朝貢易營下都以遷殷民難故召公主營王城周公主營下都而召公遂推周公能化殷民之功以天命人心陳戒於王自此以下別爲遷鼎卜厤之事更端陳誨與此遷殷民誼不甚屬葢一誨而陳二誼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厤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厤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厤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

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厤年式勿替有殷厤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此因遷殷民時并遷殷鼎卜年永祚而陳誨也昔武王克殷命史佚遷九鼎於三巫尙在河北殷地故度邑篇以天保未定爲憂及是周公成武王之志旣遷殷民於下都並遷殷鼎度河而南定於郟鄏介王城成周之閒又得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

祥故太保取幣旅王及公旣陳殷民向背之可畏
又陳天命厤祚之不可恃其曰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厤年明指定鼎卜世之事也我不敢曰夏殷
天命厤年之果一定我不敢曰夏殷厤祚之遂不
可少延惟以敬德不敬德決命之墜不墜皆謂天
命不如人事恐成王恃卜鼎厤年之長而弛其敬
德又恐成王諉於厤數之有定而不知祈天永命
也此誥乃記言之史不詳于事故遷殷鼎之事郎
寓於遷殷民之中而召公之用幣旅王則實以遷
殷民卜厤祚二大端爲責難陳誨之本藝文志言

召誥脫簡二當脫在此後人知其一而昧其一故
不明祈天永命之說何以不見於他書而惟見於
召誥故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見他說非好學深
思莫能心知其意焉

周誥分年集證四 周書第十篇郎書大傳六年制禮樂之事史臣記敘多略今集諸
書證補于左

洛誥篇上

卽佚周書作雒解也說見召誥上篇

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
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東謂衛殷謂鄘霍叔
相祿父也 武王旣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
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 徐奄熊盈殷舊諸侯
從祿父三叔以畔同虜畧 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

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
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
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 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 俾康
叔宇于殷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
周室克造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
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
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湊會也 制郊甸方
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折內分以百縣縣有四
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
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

以庶士（農之秀者可用爲士以用也）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工商百胥人臣僕名異而居不得相雜以別貴賤也）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農星舊作星辰）（此從御覽引先王當自太王而下或加月令之配五帝也）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元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

舂常畫旅（重元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栭也藻梲畫梁柱也移移同承屋曰簃旅列也舂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爲文也）內階元階堤唐山廧（以壘石爲階唐中庭道堤謂高爲之也山廧謂牆畫山雲）應門庫臺元閫（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不以黑石爲門限錄此於前以爲營雒既成制禮樂之本非即以此爲經也）

洛誥（周書第十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六年公請復辟歸政之始也成王允公歸政雖在七年而公之請復辟歸政則在六年近儒懲王莽劉歆踐位稱王之妄遂繆復子明辟爲白子明堂之大法不知以周公未嘗踐阼稱王則可未嘗攝政則不可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公特因成王幼再攝三年故欲於六年歸政而成王欲公符文武親政七年之數故再留一年

此如漢宣帝初年大將軍霍光請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白光而後奏御此即以歸政爲復辟也何必如鄭氏復還君位而後爲復辟哉僞孔傳因篇首此語遂并以召誥洛誥爲七年復辟時一年之事尤謬不足辨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於六年請王莅洛時追述五年營卜下都之事蓋興工於五年而成於六年也下儒以遷殷民故卜於河北黎水之地旣而不吉乃改卜於河南近洛邑之瀍澗是為成周其卜周公主之其營建工役撫綏安輯亦惟周公主之自乙卯至甲子僅十日自鎬至洛往反千二百里蓋王與公往書報郵傳迅速也近日毗陵章氏謂遣伻獻卜卽在下都獻於王城則君臣相距僅四十里一日可往返乃頻頻遣伻而不親晤王遲至十日始報書有是理乎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六年制禮樂時成王命周公先攝行宗祀文王於明堂之事此記言之史不記事故不詳也漢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較夏侯歐陽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則洛誥亦或有脫簡今以書大傳悉自學功一篇明補經文之缺更以孝經周頌廣證於左

書大傳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諸侯之功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獰升者為文鑾龍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諸侯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汲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焉及執俎抗鼎執刀抗匕者負廧而歌憤乎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書自大誥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

孝經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莫不各以其職來祭但言周公不言成王者以宗祀之禮周公主之成王尚未至洛也

周頌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言顯相不言王于周公攝祭也清廟卽明堂中央太室

案宗祀文王於明堂明堂卽清廟也時宗宮考宮

未成明堂先成故先卽明堂中央太室爲文王廟
周公攝行宗祀於明堂據書大傳文武並配帝而
孝經方明嚴父配天之誼周頌爲周公攝祭止稱
顯相故亦誼主文王也孝經兼及后稷者五年營
洛用牲于郊牛二卽以稷配享於天也周公制禮
初成恐公卿諸侯儀文未習故先舉行宗祀於明
堂演習其儀以俟成王之親祭故曰肇稱殷禮祀
于新邑咸秩無文也（殷禮者盛禮卽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謂鄭氏謂周禮未行先用殷禮者失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蓋宗祀之後周公卽欲迎請成王莅洛舉行郊禘

朝覲明堂諸大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春秋書
大有事於太廟又曰天子有事於文武卽庶有事
之謂也乃成王謙讓不敢親至而命記宗祀之功
以周公受顧命爲篤弼元勳卽命行郊禘代受朝
覲庶合萬國之歡心而悉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
之教是賜周公以天子禮樂矣故周公力拒之曰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毋若火始焰焰者言以
大禮私臣下端不可開漸不可長其後魯請郊禘
歌雍舞佾之僭與周公踐阼稱王之誣公已深慮
而遠識之防微杜漸敬愼若此厥若彝以下欲成

王愼守常典速來新邑率臣僚舉行禮制以成明
作之功惇秩之效毋曰禮樂則謙讓未遑也
自此以後皆成王至洛君臣對答之詞蓋成王因
周公有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之語始遵命而來
惟據周頌雝詩禘太祖則此文當有成王至洛親
禘文武廟之事而史失書蓋周公於明堂外更立
太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以待成王之親祀故雝
詩頌文武維后旣右烈考亦右文母而來雝止肅
卽成王自鎬至洛之文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卽成
王主祭周公助祭之典在此當叙於宗祀之後而

史惟記言故不書又案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則此下當有成王至洛親郊祀配以文武之事
詩言成王不敢康則是制作已成朝明堂受尊號
之後正當叙於此史惟記言故亦不書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六年成王至洛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萬國各致
其方賄周公告以敬識百辟享之事也史惟記言
不先書其受朝貢於前故說書者皆無根據又或

如酒誥召誥之本有脫簡與今以逸周書明堂解
王會解補之於左
逸周書序篇曰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
明堂解明堂解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
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
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
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
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
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
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
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
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
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
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此明言朝諸侯於明堂爲六年未致政時事
王會解云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帟陰羽天子
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
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

旁天子而立於堂上此與明堂位爲一事天子居前成王已受朝於明堂何有周公踐阼代受朝之事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
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
露朝服五十物搢笏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
珪瓚次之皆西面彌宗旁之內臺西面正北方應
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
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是皆朝於內者
堂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中臺之外其右
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
外臺天元旣宗馬十二王元繚璧綦十二參方元
繚璧貊虎皮十二四方元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
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周
公旦主東方之貢太公望主西方之貢原文無太公何以孔晁注補之此即書所謂百辟之享與儀物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
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汝往敬哉玆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
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

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

此六年公欲歸政於成王而王讓不受固留公攝政之詞尙未允公所請也明農者周禮六官體國經野之事非歸老田間之謂周家以農事開國公欲辭冢宰攝政專司地官司徒之事成王自以有位無德不敢制禮樂欲公總大政以終禮樂教化之事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

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毋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成王因公固請歸政不得已允自歸鎬留公治洛再攝政一年以符文武受命七年之數而後於下年歸政也王曰之上當有公再三辭政之詞王曰公毋困我之前亦當有周公留王治洛之詞而史惟書王言不述公語故後人罕尋其脈絡至鄭孔以命公後爲封伯禽代之魯國事更謬不足辯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允成王所請留洛再攝政一年而後歸政也公本欲於六年歸政而成王不許及公固請不已乃以文武受命之數七年爲期於是公不敢辭言王以文武之命責望於我我何敢不勉副王意以繼前人成烈乎蓋至是始定七年歸政之議而實未行歸政之事皆六年在洛君臣往返推讓之詞史臣不詳書其年故後人皆誤此爲七年事與

全篇營卜遷殷宗祀朝享六年制作之期皆不相屬非參證他書不能得其條理

周誥分年集證五此洛誥末篇所敘乃書大傳七年致政成王之事

書大傳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贄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案大傳述此為周公居攝六年事正在戊辰王在新邑烝祭之後作冊命後之前則當為洛誥之傳無疑成王以越裳之貢歸功周公即經所謂伻來毖殷乃命寍予以秬鬯二卣也周公乃援往年唐叔嘉禾之舊義亦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即經所謂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也遠夷絕域且來賓而況畿甸之殷民有不萬年懷德者乎又書序肅慎來賓作賄肅慎之命西旅貢獒太保乃作旅獒馬融以獒為豪謂來貢者西國之酋豪召公治西方之化終于旅獒旅巢及息慎之命周公治東方之化終于越裳來賓既皆見于書大傳則必皆有今文書序而今亡之矣

伻來毖殷乃命寍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六年冬七年春公將致政成王因越裳遠貢歸功周公遣伻往洛謂公綏毖殷民之功而寍公以秬鬯二卣以享禮待公公不敢承而歸功於王且稱先王之神明所致以薦於宗廟也史但記言不記事後人誤認為一時之詞致上文方與成王面議此忽突繼以伻來毖殷之文前後橫隔有此文義乎明是六年秋冬成王歸鎬以後遣伻寍公故大傳訓居攝六年越裳來貢當是六年冬七年春之事殆為周公制作成功之祥此大傳補經文所未詳與前段釋烝自學功稱明堂宗祀者皆伏生發揮尚書之大誼後人不知其釋經而以為泛述恒事致經誼茅塞今依大傳區為上下二年而以越裳來賓君臣交讓事係其中千載情事瞭如目睹既與上文離之兩美而史臣敘事繇起張本亦

確有根據此聖經賴有傳也又書大傳述唐叔獻嘉禾事成王以歸周公于東周公亦以獻於文王之廟與此情事一轍彼既為釋嘉禾逸篇之傳此越裳事為釋洛誥之傳何疑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七年冬成王將受政乃親至洛祭告文武以留公治洛之事成王在洛禘郊見周頌者已行於六

年明堂清廟告成之日非至是始舉新邑之祭僞孔傳謂始於新邑烝祭非也此特爲告周公留洛成王親政之事所謂因事之祭也特書作册逸誥在十二月者明成王欲公攝政滿足七年之期前此雖允其請未肯受其政也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見大傳武王太誓至孟津稱王而歸又二年始克殷在位五年故管子小問篇武王伐紂克之七年而崩與周公攝政皆七年史特書之以明父子三聖同符之盛事至多士篇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本在五年而鄭氏謂在復辟七年之後已辯於前賈子新書脩政語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與引古文書說成王十四即位周公攝政七年致政之數合與鄭氏十二即位二十二歲親政不合蓋鄭氏增出居喪居東五年在攝政七年之外與古書皆相左

又案酒誥成王若曰歐陽夏侯說皆以爲成王者生存尊號沒因以爲謚周公以成王可成二聖之功故號之曰成王而不言其稱尊號於何年以周頌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證之則當稱於攝政六年至洛朝明堂位之時禮樂制作甫成故舉是稱以勖王成文武之德惟三家詩說以時邁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則及河喬嶽懷柔百神正頌成王巡守封禪泰山之事與管子保傅史記皆合此則當在七年復辟親政之後不見於書而見於詩及他書者故知周公制禮作樂之盛見於洛誥者僅三分之一夫子删書止見魯國所藏記言之史而未見周室所藏記事之文賴有尚書大傳附事補苴而大傳又多不全後儒但就洛誥殘缺之經文以概周公之事固宜其割裂離析無一相屬也

書古微卷十一

無逸篇古文發微 周書第十一篇

邵陽魏源著

尚書無逸篇僞作高宗饗國百年合未卽位時爲百二十餘歲馬融古文疑其壽過長乃臆改爲享國五十有九年又移太甲爲祖甲而次於高宗之後與殷本紀古文說全不合考殷本紀古文說一則曰帝太甲旣立三年不明伊尹行政當國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伊尹嘉之作伊訓三篇後人褒帝太甲稱太宗二則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

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王政其有闕乎王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於巫咸作巫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號太宗其三曰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訓於王武丁修政行德於天下咸懽殷道復興武丁崩次子祖庚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史敘三宗皆在祖甲淫亂殷道衰以前何爲改太甲爲祖甲謂高宗有子祖庚不立欲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馬鄭創之僞古文從之遂與史記祖甲淫亂殷復衰之語大相矛盾後人將

信史記真古文乎抑信馬融等僞古文乎況古文傳自劉歆而漢書載劉歆宗廟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正法宗不在此數中但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無逸之戒舉三宗以戒成王豈劉歆及太史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鄭之僞古文乎則知古文尚書無逸篇其在太宗爲太甲在中宗高宗之前其文當云昔在殷王太宗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太宗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加以外丙三年仲壬四年居桐三年共四十年其太甲卽位以前約計二三十歲其六十之壽膺

傳言成湯旣歿太子太丁年長者未立先卒其弟外丙仲壬亦俱中年又相繼而卒太甲繼立除丙壬及居桐之年尚享國三十六年則其父太丁之年可知矣稱子乃有外丙僅二歲仲壬僅二歲則成湯暮年安得此沖幼之子乎）其在下文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及我周文王而洪氏隸釋載漢石經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以下缺）其文相連不隔一字洪氏謂其字數祖甲當作太甲在中宗之上考漢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今此段其四十二字正符錯二簡之數其今本史記魯世家載無逸篇亦以祖甲在高宗後且高

宗享國百年作五十九與殷本紀判然矛盾此以馬鄭
僞古文改之豈知太宗之廟當承太祖之次漢以高帝
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俗爲世宗孝宣爲中宗正用
尚書之誼訓太甲在三宗之後已不可訓況以祖甲廁
三宗之列當稱何宗且孔子删書惟錄成湯太甲沃丁
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苟有祖甲之賢名列三宗
何爲不錄其一篇乎孟子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
六七作又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蓋湯至武丁中更太
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故曰賢聖之
君六七作苟武丁之後紂之前尚有祖甲之賢何爲獨

遺之乎國語說事曰祖甲亂之七世而殞大戴禮少閒
篇孔子對哀公曰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一世乃
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
節殷民更明悟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
卒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若武丁之後紂之
前尚有祖甲之賢何謂殷德大破乎漢書五行傳劉歆
說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此外劉向杜欽論衡
氣壽篇無形篇異虛篇並云高宗改政脩行致百年之
壽自馬鄭以前從無高宗壽止五十有九之文論衡氣
壽篇傳稱召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

併未享國之時數之當百有三四十歲矣此皆用今文
尚書君奭無佚甫刑篇之說也馬鄭誤解高宗肜日而
並誣及無逸經文何非聖亂經亦至此哉

君奭篇發微十一（周書第十一篇）

問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此篇爲說曰昔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事云云此篡賊之黨藉六藝以文奸言不足齒及至史遷燕世家以爲在踐阼之前召公不說其盛滿居攝後漢申屠剛傳以爲在還政之後疑其不退位二說不合而編次多士之後斷非踐阼之時後漢孫寶傳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有不相說于經典兩不相損此並古文家說也畢竟何以不說致馬融有疑其苟位貪寵之語大礙經義者何曰此書前人皆以不說爲不說周公故妄啟疑竇違經害義堯典舜讓于德不台（史記自敘班書作不台此今古文家所同惟僞孔改爲不嗣）台即怡也知舜之不台之誼則知召公居位不說之誼矣蓋舜深知爲君之難惟恐德不稱故色然不敢樂受召公深知爲臣之不易自恐耄荒萬幾有闕且有周公任之故舉然深思謙讓引退不敢安位也豈其不說周公哉周公留之首以天壽平格爲言蓋以召公齒德達尊至親夾輔在周公之上何可一日去位周公武王之弟武王克殷年已六十又七年而崩年六十有七（見泰誓篇下）周公攝政七年之後二年而

薨其七十歲爾而召公則康王時尚爲太保計年百餘歲周公知其稟賦之厚可託後事故於其求退而歷述前代與國同休之老臣以勸留之保衡佐殷四世尹子伊陟逮至太戊佐湯六世孫則亦臻大耋巫咸巫賢世掌天官在武丁初年則有傅說無甘盤晚年則有甘盤無傅說蓋一人異名非僞孔舊學甘盤之謂也是商代賢聖之君六七作皆老臣夾輔之力即我朝文武舊臣如泰顛閎夭散宜生虢叔南宮适近日並皆無存太公更已久逝惟餘我二人夾輔沖人若涉大川非老成誰與共濟若耆耇之人復不降志以造就成人小子則英材不生何由致鳴鳳之祥成假天之業使文王之德丕冒海隅乎何以遠鑒天威近迓天休揚我俊民登之在位使目前同心襄助將來繼武以保太平乎故我念天命之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耄倦使後人迷誤效尤動輒引退爲高也周頌皆周召二公所作而有不顯成康之頌是召公更在康王之後故論衡氣壽篇有召公年百有八十之語是成康四十餘年刑措之治皆召公天壽平格所致召誥祈天永命之言于斯驗周公留貽之深心于斯見矣二公仁爲己任志同道合之誼章矣此豈衆人所能測識者乎問白虎通曰先王之老臣不

名故虞書曰咨伯是堯時諸臣伯夷最長至四岳則并不稱字但稱其官皆盛德上壽冠乎中天故四岳有彭祖之稱（見堯典釋經）何此篇不之及曰周公守三統之義故稱引止及夏商而不敢遠引二古之事以自比例也彼馬融輩貪寵苟位之疑以俗儒之腹度聖賢之心而猶謂之說經謂之古文家也哀哉

顧命篇發微上（陽湖惲敬文集）

或問顧命所書禮之失何歟曰禮也蘇氏子瞻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

本朝顧氏寗人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焉狄設黼扆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即位之事也非柩前即位也其閒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即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即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于始成喪與踰年之喪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異乎亂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敢請先抉顧氏之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文定而蘇氏之說蓋可徐理矣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既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顧氏之說大者此數端而已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即位之

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卽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既祔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于二伯者也諸侯之說

何疑于既葬乎抑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卽位證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謚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謚而曰新陟王何歟曰命作册度曰御王册命册命者册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册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卽爲此册遲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卽位見于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歟三宿三祭三咤說者以爲奠于殯禮之哀而殺也見于祖廟而行之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卽位之書也非踰年卽位之書則爲柩前卽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耶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既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愼其初三年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見于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于春秋書卽位明之柩前之禮于顧命明之皆折衷于孔子始死之禮于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同者也

顧命篇發微下

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即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即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即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即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即位與踰年即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于

祖推之于天子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于父于祖于曾高祖下推之于子子于孫于曾孫于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于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下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于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于一身即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于天下天子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之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之所許也曰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于已之齊衰大功以喻即位不幾于無等乎其引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即位後不及踰年即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即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

甫刑發微周書第十二篇

穆王甫刑何以錄于書也曰是篇著誼一微誼二
何謂著誼曰聖人欲廢肉刑先漢文而發其端也劓刖
椓黥等五虐之刑始于蚩尤之世九黎之苗顓頊興而
革之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唐虞又以流宥代
之金罰代之象刑恥之鞭朴佐之惟怙終再犯者始治
以賊刑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者始歸于大辟是唐虞所
謂五刑者一畫象二鞭朴三放流四罰金五大辟豈有
罪至四凶止聞放流竄殛而庶民小罪遽毀支體刻肌膚
舜之五刑必非三苗之五刑可知也馬融注臯陶五常之

刑但有其象無犯云者五常即周禮以鄉八刑糾萬民
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之刑也鄭注司圜亦信唐虞
象刑之制不知何以注書又指爲墨劓剕宮大辟之五
刑與荀子墨子慎子所言象刑皆不合晉書刑法志言
之尤詳鄭知吉凶軍賓嘉五禮周制不可以釋唐虞而
以公侯伯子男五禮代之柰何又以墨劓剕臏宮釋唐
虞之典乎傳曰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康誥非汝封劓刵
人毋或劓刵人是周公成康時尚無肉刑也流及穆王
始變舊典增入周禮遂以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
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及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
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列于司寇之職春秋之世踊貴
屨賤不讀穆王甫刑之書孰知爲三苗之制或夫子錄
之于書則知聖人用世肉刑必當變非直此也春秋譏
世卿惡其以貴族妨賢路則知選舉必當變春秋合伯
子男爲一等使國無過大過小以杜兼并則知封建必
當變錄費誓秦誓於篇末示費將代魯秦當代周田韓
趙魏以陪臣代諸侯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則知天下大
勢所趨聖人卽不變之封建亦必當自變
何謂微誼曰禹稷臯陶三后佐唐虞禹讓稷契及臯陶
堯舜之道惟禹臯陶見而知之此萬世所共聖殷本紀

述湯誥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四瀆已備萬民乃有居
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書序
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
稷是三后自古論定雖湯之興不敢以契入三后而退
臯陶也乃甫刑忽易以伯夷降典折民爲刑推爲三后
而臯陶不與漢揚震孫賜遂以臯陶不與三后恥拜廷
尉之官不知此甫刑之大繆也堯時姜氏爲四伯掌四
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甫齊許見崧高詩毛傳國語
史伯言姜爲伯夷之後許爲大岳之胄是甫侯之置臯
陶進伯夷代列三后者私尊乃祖假王命以寵先靈穆

王耄荒誠哉其耄荒也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
嘗不沿羅悖大唐虞夏商周而外楚爲重黎祝融之後
嬴爲伯益之後而伯益爲庭堅之子禹薦益於天孰謂
大理官不列三后乎史記秦之先始於大業大業生大
費與禹平水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
嬴氏索隱謂大業卽臯陶大費者伯益卽臯陶之子又
列女傳陶子生十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卽臯陶
子伯益也至臯陶之後兼封英六楚人滅六臧文仲謂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者猶周公之後自魯外尚有凡蔣
邢茅胙祭也漢書古今人表只柏益一人並無伯益柏

翳分二人之說甫侯自修其家世而天之所與人力不
與伯夷姜氏之後滅於陳田卒不能與臯陶伯益爭衡
天子以忝替繼甫刑知臯陶伯益之後將繼稷契禹而
代興也惟王變而羈道德變而功利此運會所趨卽祖
宗亦不能總其不自變

何謂微誼二曰古今氣運之大闔闢其在顓頊乎開闢
之初聖而宵者以天治不盡以人治純以人治者自顓
頊始大戴禮武王踐阼記曰黄帝顓頊之道可得聞乎
師尚父曰在丹書班固典引注蔡邕引尚書顓頊河圖
大訓在東序顓頊卽顓頊之丹書也大訓卽箕子之洪
範也武王聞洪範於箕子聞丹書於尚父故一陳東序
一陳西序其顧命經文與蔡邕所引異者今古文之別
也今書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東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西序蔡邕引尚書則顓頊與河圖大訓皆在東序而西序無河圖今書河圖在西而東無顓頊各存其說以志缺疑夫子刪書斷自唐
虞人治不始自唐虞始自顓頊絶地天之通乎生民之
初天與人近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旦
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政欲有語於民則有傳語之官
或以龍紀官或以雲紀官或以鳥紀官龍鳥雲所以通
天地人之上下者也有擾龍氏豢龍氏斯有乘龍以御
天之氏斯有乘白雲以歸帝鄉之氏斯有騎箕尾上升

爲列星之氏能紀雲龍鳥者天之所覆皆得而治之其
政令災祥禍福一以天治而不純以人治變帝臺之統
者顓頊始命北正重司天絶天不通民命南正黎司地
絶民不通天於是天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
見則不能以紀遠乃紀於近純以人治不復以天治於
是王者號令賞罰不盡與天之五福六極相符禹治水
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禹元圭故能役使五行號爲
神禹自禹而後未之聞也其德不足以合天其道不足
以範圍彌綸乎天者則不足以通天地人之道天地日
尊人日卑乃以造物功歸天地故大政之主必敬天名

日月星爲神名[redacted]爲示名天之人亦爲神天神人也地示人也人鬼人也非是則毛羽角翹肖之族非人形則非人亦人與天之部類而已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紀遠則紀其極近可知者曰三萬歲曰萬八千歲人日促天地日壽於是又以悠久不敝歸之天地若曰人與天可相通也人與天地同壽也天地與人同敝也則啞然羣不信皆由地天之通絕也於是釋氏之書專談六合以外天治之說又以因果報應通人治於天而論者猶有取焉謂其足以輔王政之窮此上古中古一大升降閼闢夫子删書肯始自唐虞以人治不復以天治雖天地亦不能不聽其自變

書古微卷十二

邵陽魏源著

書大序集義

書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歷試諸艱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協居方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江聲曰帝謂舜也釐下土方而居民于其方所別其方之所生分其種類若周禮職方氏辨九州各志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之類是也汨治也共讀爲龔龔給也槀飫之誼未聞此篇汨作九共孔氏逸書有之槀飫則孔氏逸書亦未有也書大傳九共佚篇有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毋敖源案九共之篇猶卽周禮所載職方氏一篇所陳九州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疏謂三皇之書爲三墳五帝之書爲五典八卦之易爲八索九州之志爲九邱則五行汨作之後使禹治之而辨九

其風土爲九共九篇槀飫者亦謂所產土宜禹貢之書卽禹承帝命而陳之特書自夏史故爲史臣詞也

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作禹貢

末三字缺文據江注補之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此篇呂覽諸子或以爲禹事或以爲帝相事傳文異詞皆與書序不合別詳本篇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過

過地名也僞孔古文妄改爲歌字之借也五子卽五觀江聲注太康啟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于洛汭是謂五觀逸周書穆王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

假國无正用胥興作亂遂因厥阽以大哀薦賜以彭
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曰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
觀于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
即五觀也國在今頓丘縣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
顧難以圖五子用失乎家巷此言太康仲康等兄弟
更立是爲五觀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文也國語楚
語士娓曰啟有五觀韋昭注爲太康兄弟五子逸周
書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離騷王逸
注云啟子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情縱
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
人家居閭巷失尊位此皆五子即五觀不易之證僞
孔反以五子爲賢述禹戒以作歌不知書有典謨誓
誥訓命從無歌體妄之甚矣至太康失位之事殷本
紀不詳惟左氏襄四年魏絳言于晉侯引夏訓曰有
窮后羿方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尨圉而用寒浞以爲已相浞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
其民而虞羿于田殺之窮石以取其國夏之臣靡奔
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
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

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
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又即虞人之箴
所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
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者也又史記吳世家伍子胥
諫吳王夫差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滅斟尋滅夏后
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
仍牧正有過氏又欲殺少康少康奔虞有虞思夏德于
是妻之以女而邑之于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復收
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是有過氏爲夏后太康仲康之賊臣至
于太康之兄弟同失厥國者或作武觀或作五觀竹書
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
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
觀也墨子非樂篇于五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
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案
此所引蓋五子之歌逸篇文也武觀即五觀則尚書逸
篇之目也始則澆誅灌尋處澆于過繼及少康誅澆于
過皆地名也啟子五觀隨兄太康失國其之過者往過
地逃難也孔子錄此篇表少康一成一旅中興之由至
段氏不以觀爲人名而以爲地名則齟齬不詞甚以人
往某地可也以地往彼地不可也至少康中興
必有誓誥則文獻無徵夫子亦末由補錄焉

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江聲曰羲氏和氏伯仲自唐虞夏商世掌歷官史
記述以此爲仲康之世顧命胤之舞衣則與兌之
弓和之戈垂之竹矢鄭注謂胤兌和垂古人
造此物者之人名其器也胤兌和雖不可考以垂則
舜時共工之名可見亦人名即是此序所稱矣僞
孔與鄭立異故以胤爲國名且造僞經因胤侯文以
堯典子胤顧命胤之舞衣亦皆爲國謬之甚矣孫
星衍曰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胤征云篚厥元黃
昭我周王郭注爾雅亦引胤征之篚厥元黃釗我
周王釗者釋詁云導也昭者釋詁云勉也義與昭
相近周王者國語忠位爲周非商周之周也與孟
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
王見休惟臣服于大邑周各自一事僞古
文假造泰誓亦引此文則從孟子附會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孔疏引鄭注云偰本封國在太華之陽江聲曰國
語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韋昭注元王偰
也自偰至湯二十四世而有天下聲案八遷者偰
居商一遷也二世昭明居砥石二遷也三世相土
居商邱三遷也與湯遷亳而四其餘四遷未聞帝
告謂北方元帝爲元王契所自出說見鄭君禮註
告即詁字釐沃者理亳之土地使肥美故篇名豪
飫源案鄭注契封太華之陽謂今之商州戰國時
日商于符史記三代皆興
西方之義江君尚未悉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江聲曰事見孟子然竊疑之豈葛之君民前此皆
不粒食乎至此乃據童子之饋餉行同餓莩乎且
越境而耕朝往暮返餉者日再勢有不能蹊田莽
牛不備逆詐億乃齊東不經之談乎孟子質言無
疑書序亦言不祀姑存
其說以等史之闕文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

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江聲曰醜惡也孟子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趙岐注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禮記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義湯爲貢之諸侯故貢伊尹于桀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周禮大宗伯疏引鄭注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江聲曰夏社篇蓋責讓社神之詞疑至臣扈二人名馬融曰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三篇皆亡不可攷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今如此編次未聞

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陑蓋自昆吾之夏所經之路也地舊在潼關之內爲湯兵自商州東出渡河出山必經之地鳴條有三一爲桀與湯戰之鳴條皇甫謐謂在蒲州安邑西有鳴條陑或謂在陳留平丘有明條亭者二爲桀所放之鳴條呂覽簡選篇曰湯逐夏桀奔走自鳴條乃至巢門淮南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放之歷山殷祝解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又再徙方至南巢則地在今巢縣有焦湖鄭康成注所謂鳴條南夷地名者也湯未遂桀至南巢時先伐昆吾三鬷三鬷在今山東定陶其地皆在東南至舜卒于鳴條則即所塗之蒼梧與伐桀兩鳴條無涉故孟子謂舜東夷之人以與文王西夷對舉耳

湯歸自夏至于太坰仲虺作誥

史記湯歸至泰卷仲壘作誥江聲曰大坰殷本紀作泰卷蓋聲之轉也仲虺一作仲壘即說文𤳹字

歟定公元年左傳曰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荀子堯問篇文作仲蘬楊注亦謂湯左相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

江聲曰史記殷本紀與此序同堯典正義引鄭注亦同皆古文家說也咸有一德是成湯書故古文皆次湯誥後僞孔別撰咸有一德作伊尹告太甲而以次太甲之後妄甚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江聲曰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當在定陶也堯典正義引鄭注云征是三朡又引伊訓載俘在亳蓋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猶及見之故能引之也

咎單作明居

史記殷本紀注引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江聲曰書曰明居者明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江聲曰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是湯沒之後非即太甲元年其時并外丙仲壬及居桐之年數之距湯之沒久矣而僞孔以爲湯沒太甲即立稱元年謬妄之甚此三篇必皆稱述成湯以訓嗣王之詞伊訓是述湯之大訓肆命是陳湯之政教徂后則是既往之君三篇皆述成湯故合爲一序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江聲曰經云放桐歸亳事見孟子思庸者僞孔傳釋以念常道姑用其說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載帝太甲稱太宗太甲崩子沃丁立江聲曰訓之爲言順也謂順承伊尹之事源案此當謂以伊尹之事訓于沃丁也非順承之順

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江聲曰殷本紀載此序而繼之曰太戊問伊陟伊陟曰臣聞祆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之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帝太戊贊像之徙于廟言之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至伏生大傳又以桑穀生于朝七日大其爲高宗肜日之事劉向五行傳亦同則傳聞異詞當以書序古文爲斷楚詞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國語楚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牲器時服然則古之巫靈氛巫咸爲巫官故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也史記曰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太戊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蓋書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集古錄載齊侯鎛銘其文有再言都命而止于都字命字下各加二畫此亦當云作咸乂止于咸字文之下各有二畫又云作太戊而于太字戊字下各有一畫是爲咸乂二篇太戊二篇合爲四篇如虞夏書佚作汩作九共九篇稾飫之例耳俗儒疏忽不察誤作單文專爲大欬而咸乂遂多二篇太戊遂無其目合兩二爲一四矣脩省之義責于君身有告太戊無一篇而專特巫咸讓禱至四篇之多者乎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江聲曰史記殷本紀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則是原命篇爲伊陟所作不應別有伊陟篇矣史遷嘗從孔安國問故故史記所載多古文說此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此必依經文爲說然則原命之文史遷親見之安得復有伊陟篇乎蓋俗儒于上序誤闕太戊篇因于此條增伊陟之文以合百篇之數原之言再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馬融以爲臣名亦非是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書缺不具

江聲曰史記太戊稱中宗中宗崩仲丁立囂作放鄭元道水經注沸水又東經敖山此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仲丁之所遷也詩鄭于敖鄭地今近滎陽然則敖當仲丁遷近殷所借此序之爲囂攻詩之敖矣史記言仲丁書缺不具者謂初仲丁尚有殘篇遷得見之故但云不具不然百篇亡者多矣何獨此云不具乎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乃立太子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立弟仲壬在位四年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帝雍己崩弟太戊立伊陟爲相而河亶甲不知何世乃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外壬仲丁弟河亶甲外壬弟又殷本紀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殷衰此二文絕不可解若河亶甲繼外壬而立不在太甲之前乎豈太甲以前尚有河亶甲一世乎若謂在太甲之後則太

甲父丙壬爲二世太甲子沃丁太庚爲三世太甲孫小甲雍己太戊兄弟爲四世其距成湯爲五世其間此九君其中並無河亶甲史記乃忽以河亶甲插入仲壬之後太甲之前然則書何以在太戊之後在太甲曾孫之列乎其遷相之書何以作于仲丁遷囂之後乎仲丁太戊子則且在元孫之列乎以此觀之則河亶甲斷斷爲仲丁以後之君斷斷非仲壬之子明矣斷斷不能在太甲之前明矣史遷之語與編書序者之顛倒何迥出情理外竟至是乎前儒不足道近日江君書序考訂至密乃于河亶甲亦襲錄史記世表之文無一語疑議何爲乎甚矣經義之晦闕之不勝闕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已詳書古微本篇

高宗夢得傅說百工營求之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

融曰高宗之訓

史記釋歡此篇民作毋禮乎棄道劉向五行志鼎爲宗廟之器主器者莫如長子示繼嗣將易也蓋西漢今文家說辨詳本篇馬融注以典祀毋豐于呢呢考也謂禰廟也此東漢古文家以臆造之說如其言以豐禰廟致變異則雖何不升于禰廟之鼎而升遠祖湯廟之鼎乎別詳本篇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源案戡黎之年當從大傳在文王受命專征七年之內在國策文王因歎鬼鄂之死囚羑里之後乃自鄭注以來多誤會書序以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果如其說何爲而得出囚又何爲反受命專征乎語詳書戡黎本篇今不復贅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此馬融本爲史記作太師疵少師疆微子本篇詳載

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太誓三篇

江聲曰經言四月敘言一月未聞其說諸家以爲十二年之一月其或然歟源案史記周本紀載太誓首篇九年觀兵至孟津之事中篇爲歸二年告諸侯將士伐紂之事下篇爲十一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書序之十一年一月戊午也何爲有十三年之說乎別詳書泰誓本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坶野作坶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職其政事作武成

史記周本紀全載克殷篇之文是安國古文尚有之當爲武成上篇而孟子所引血流漂杵當在周本紀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兵以開武王之下又歸狩一作歸獸樂記有散馬歸牛之文孟子有驅虎豹犀象之語而佚周書世俘篇尤詳其事漢書律歷志並引武成篇二月旁死魄以下凡八十三字即今世俘解之文則世俘解當爲武成下篇又論語周有大賚以下數行亦似武成佚簡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

武王以十一年克殷至此逾二年矣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臣周去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箕子箕子既受[redacted]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先後歲月之最明矣不知江君何故書武王十三年克殷不應箕子即能受封往返之疑而其于泰誓下篇明書十一年又直誣爲十三年之事與經文全不相顧此等游譚出自陋學眞不可解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江聲曰邦古封字也周本紀言封諸侯班賜宗彝是以邦爲封康誥叙云邦康叔正義謂古字邦封同是也

西旅貢獒太保作旅獒

鄭康成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各推彊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康成曰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康叔得嘉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伏生書大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禾大幾盈車長幾充箱鄭康成曰三苗同爲

一禾此今古文家言大同小異

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江聲曰邦古封字源案此序康叔下當有伯禽二字方符左傳祝鮀語別詳本篇

成王在酆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詳載本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无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此篇召公以耄思引退周公以天壽平格歷引前代老臣與國同休者爲勸留其共濟自馬鄭注以私意誣經今別爲詳辨于本篇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周本紀作薄姑薄姑齊地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酆作周官

鄭康成曰自成王政篇至此篇皆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此皆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源案此前代管蔡定殷邦乃用兵之大事故彙叙于前此則踐奄遷蒲姑特安罷餘孽非大政也故彙叙于後

周公作立政

僞孔假作此篇次周官之後鄭本立政在周官之前見堯典疏引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春秋傳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舊序敘在穆王書內今移之于此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周公在酆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書大傳曰周公復辟三年之後老于酆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公薨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成王不

葬公于周而葬公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成周東郊作君陳

鄭康成曰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也成周在近郊五十里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源案觀此序而論公君奭篇之用心見矣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作册畢公各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舊脫畢字依江氏校補

書疏引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叙相應知彼逸篇非此也惠棟又謂逸書有問命無畢命然則畢命爲册霍侯問命爲訓太僕正各爲一事而互錯之故書與序不相應與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䍐為周太僕正作䍐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柴誓衛包改柴為費指爲費邑謬妄之甚江聲因此篇當次蒲姑其編次于此未聞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率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多多角[illegible]書第[illegible]穆王佚書[illegible]篇所錄

案禮記緇衣篇引葉公之顧命曰汝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所引即此篇也葉公乃祭公之譌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子思弟子則此書非出汲冢而夫子當日必見之明矣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之不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左傳昭十二年楚子革告[illegible]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是祭公以周室宗英為穆王所嚴憚雖其後耄荒作甫刑不能守祭公遺命而此篇若臣告語懇摯儼有三代上謨訓之風視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不可同年而語今東晉僞古文之肯然而論者尚謂其多粹格言莊論止須別編不許與眞尚書同次第為無傷世道況此眞佚周書今日得之得不如獲典寶乎謹錄甫刑之後文侯之命之前存古籍瑞

王若曰祖祭孔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為祖次予小子虔虔在位

旻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次字未詳疑有僞孔注溥大也言是天疾威于我故多是大愆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不弔即不淑也古文弔字篆與叔篆相近故往往叚用詩曰不弔昊天言不幸也孔注以至訓後分弔非是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勗宅天命孔注謀父名言我魂在于天必死猶能明知王所問君天下之事王曰烏乎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孔注下國謂諸侯也天度其心能起侯服而寘明德于其身也故付俾于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付俾猶畀也天既文武以明德乃遂付畀以四方受命于天而敷其文德于下上也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

子追學于文武之蔑中者中也君奭篇曰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言文王以其精微之德降于國人蓋文王周公至祭公世有有精微之德非事功表暴之比也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龕堪同將奉也夷居大商之衆者平滅商民而居之也我亦惟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祭公能執其中和之德以輔治周室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孔注猶謂業行也昭考謂昭王穆王之父也王曰公毋困我哉俾百寮一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恒于黎民般孔注言三公百寮皆在此問疾公若不教以同心輔政則是困我公言信如王所詔必令畢力恒恒于民事俾其蕃殷衆也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惟文武受之

此下敘文武開國文王伐崇密戡黎武王克殷語多重復非中葉追述祖德之體亦非寢疾對君咨訪之體謹節去三行俾歸簡要而尊經誼也丕惟周之開基維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始并烏乎天子三公監于夏殷殷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孔注天子爲大宗旁建宗子則諸侯也以夏殷爲戒則大無後難之道守其序而終之既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公曰烏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已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四句與緇衣所引同義不煩詳釋惟家相句緇衣所無孔注謂

階臣執國政也以上告穆王畢以下告三公烏乎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昔我先王我亦惟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孔注先王即昭王祭公所逮事也辟君也言我事先王遇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言善終也源案先王險難似謂昭王濟漢膠舟之事然當穆王前而及先王之遭變無此對君之體又以自免于難爲幸尤非忠藎之誼或別有所指而決非指膠舟事烏乎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此書末又教其子也康安也子欲保其康安宜勉教誨使克纘述以守世祀不可姑息之使犯常刑也王拜手稽首黨言孔注黨讜同王拜受祭公之讜言則三公拜可知也

芮良夫解周書穆王書附第二篇卽逸周書芮良夫解也此篇爲厲王而作芮伯穆王舊臣屢諫厲王大雅桑柔之詩是也詩作于流彘之後此書陳于將流彘之前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若此書芮伯自作不當稱若此後人仿尚書王若曰妄增之也孔注因下文有謀若之語謂其皆順事之詞故稱若曰勉強之詞不可從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允效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以上舉前爲戒卽蕩詩刺厲王咨女殷商之意烏乎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專利謂榮夷公也作威謂虢公長父也周語芮良夫諫用榮夷公墨子言厲王染于榮夷公虢公長夫荀子成相篇任用讒夫不能制郭公長

夫之難厲王流于彘故蕩詩刺掊克之臣彊禦之臣卽制二人也荀子執公乃虢字形譌虢公爲厲王將兵伐淮夷伐熊渠伐西羌所謂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者也榮夷專聚斂蕩詩所謂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者也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僻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孔注言民不從上命惟從其所行類善也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此憂其必有流汾之禍也惟家畜如之孔注家畜犬馬人養食之則擾服不然則畏人亦如民情也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是不憖德以辟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不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惟王之患其惟國人言諸侯中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有奸雄能突起問鼎者所患其惟國人而已此又明指其汾彘之禍在旦夕也烏乎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聵禍翫烖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口口孔注安危利災弗知戒惕又不知悔改尚不知王之所定況貪諛之人者乎惟禍發于人之悠忽於人之攸輕口不存焉變之攸伏孔注禍伏于人所輕忽惟下民也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知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孔注賢者持默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各得其求君子爲之哀者也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

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吾謂爾不足敬思以德辟爾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爲無曰予爲惟爾之禍

案芮良夫之詩夫子旣取入大雅矣此篇斷無不見之理且其忠告憂勤亹亹乎成康周召之遺與無逸君奭相表裏視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不可同年而語不此之取而取彼何哉卽秦誓亦一時悔殺之敗而三次報復濟河焚舟顯存王[illegible]時代亦遠在西周之後何爲殿彼不殿[illegible]不可解者姑附諸穆王之後以雪僞古[illegible]

遺書之二

尚書啟幪

年家子陶湝宣題

光緒戊子夏五
黃氏家塾開雕

經之火於秦也厄矣其出也尚書之厄爲甚伏生壁藏全經漢初發書教讀止得二十八篇傳諸博士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十六篇藏於祕府不立學官漢末之表章古文者爲劉歆不能勝博士媢家之阨東漢賈逵馬融及北海鄭君力振古文之絕學以行於世而所注者止當時所立學官之二十八篇加後得之泰誓一篇而孔安國增多之篇以無師法之授受無今文之可校讀大儒如鄭君亦不能爲之注其書遂亾矣此僞古文僞傳之所以出也僞書既行賈馬鄭君之注亦遂亾學者積非成是罔識源流

自太原閻氏東吳惠氏諸君子出力辟僞書之杜撰厥後江氏尚書今注音疏王氏尚書後案段氏尚書撰異孫氏今古文注疏相踵而出收輯漢儒散殘之注補所未備竊經之儒漁獵采伐以爲山淵數十不所謂詁訓聱牙苦於雖讀之書至此文從字順各識職矣顧學者難於博覽未必得江王段孫四君子之書以發其幪繙閱舊解治說襲謬心既以先入者爲之主或卽迷而不能返式三淡憫之掇拾是編提綱略目主於簡易復爲之備誌所出覬學者因略究詳全讀四君子之書也四君子外有所援引必誌

姓字其不誌所出者鄙意私定焉或者千慮有一得礎砆之瑜亦補琬琮之缺也乎雖然討尋經意別有一得未嘗不以四君子之書為藍本也矜掇獲而衒之則吾豈敢黃式三敘

尚書啟幪卷一

虞夏書　定海黃式三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曰一作粵曰粵古字通用為語詞若稽古馬融說順攷古也江氏艮庭王氏西莊申鄭君康成說若順也稽同也古天也王氏又訓稽有合義合亦同也孫氏淵如說帝謂同天稽古謂汯古別一義段氏懋堂曰夏史作故曰稽古依段氏說曰若粵及也曰若稽古句放勳堯名

段說本史記江氏以放勳為堯氏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威儀悉備曰欽照臨四方曰明經緯天地曰文思一作塞古讀思如邊塞之塞與𡫳通道德純一曰塞見周書謚法解及馬注鄭君說安安安之至也一作晏晏通本段說允語詞之誠也允克文聯本王氏伯申說讓一作攘正字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光充也與桄通作廣作橫一義也段氏說四表四海之

外鄭君說格至也一作假與徦通段氏說上下鄭君以
爲天地
克明俊德
明顯也材德過人曰俊謂自明顯其過人之德也本鄭
君說俊一作馴一作畯一作峻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九族自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鄭君說也夏矦等說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平一作便又作辨別也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
古賜姓者皆對族也本鄭君說
協和萬邦
江曰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中夏蠻貊莫不雝穌故曰
萬國
黎民於變時雍
黎衆也於與鄔通時即時也雍和也言衆民皆變化即
時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羲天官和地官重黎之後鄭君說江曰欽敬若順也古
文家說元气廣大謂之昊天
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厤象一作數迻江曰厤讀爲秝日月而迎送之之秝象
讀爲聖人象之之象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星二十八宿環列于天四時迭中者也
日月之會曰曟分二十八宿之度爲十二次是爲十二
曟若所謂星紀元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
尾壽星大火析木之津是也秝象其分節以審知時候

以授民也
分命羲仲
鄭君曰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
爲之官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
宅一作度測度日景也嵎亦作禺堣又作郁夷亦作鐵
銕暘亦作暢湯嵎夷暘谷日所出之地也寅賓一作敬
道寅與夤通敬也賓與儐通導也敬導日出之路也江
段說

平秩東作
平一作辨別也一作苹使也或又作便秩敘也一作豑
鄭君曰作生也江曰春時政令當助天生養官辨敘之
也物生于東故曰東作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馬曰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日中晝五十刻夜亦五十刻
星鳥者春分之昏七星中鄭君曰星鳥鶉火之方殷中
也
厥民析

厥其也析皺也將治農事皺布在野江說
鳥獸孳尾
孳尾一作字微江云言方字乳而尙微也一曰乳化曰
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鄭君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江曰申重也孫曰
南交今交阯也
平秩南訛
訛一作譌字同又作爲作僞江曰譌化也夏氣任養化
成萬物故曰南譌謂助天養之政令夏官辨敘之也
敬致
江曰致致日也謂立八寸之表視其晷景夏至之晷尺
有五寸為短之極短極則氣至無伏陰之患是為夏氣
和也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此獨于夏言之
舉一隅以見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馬曰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星火仲
夏之昏心星中也

厥民因
江曰因就也就之言就高也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
鳥獸希革
革之毛羽稀疏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
分一作申西一作西土鄭君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
之兌山昧谷一作柳谷又作桺穀江曰柳者諸色所聚
日將沒其色炎雜有餘色故曰柳谷一說古柳卯同字
寅一作賓餞送也一作淺段氏謂淺為踐謂踐履日入

之路也納一作內又作入

平秩西成

江曰秋官辨敘其成物之政謂助天收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宵一作夜鄭君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虛宿也江曰春陽故言日秋陰故言宵殷仲一作正中

厥民夷

江曰夷平也仲秋自風至當去高居平地

鳥獸毛毨

江曰毨讀若選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本說文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孫曰幽都卽幽州也

平在朔易

朔易一作伏物江曰在察也冬時政令助天地閉藏冬官辨察之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鄭君曰日短日見之漏四十刻於時最短昴白虎中宿也

厥民隩

隩一作燠馬曰燠煖也一作奧鄭君曰奧內也江曰民避寒而入室內也詩曰入此室處

鳥獸氄毛

氄一作毴又作㲨毛一作毣江曰毛盛也

帝曰咨汝羲曁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咨問謀也一作嗟歎詞也朞一作稘又作歲定一作正鄭君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厤將以授民時且以記時事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一作信飭百官眾功皆興釐飭皆理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一作誰舊義也一曰疇與籌通疇咨皆謀也若及也謀此及時升用也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

一佗嗣子朱開明
帝曰吁嚚訟可乎
吁驚詞嚚訟不道忠信之言好與人爭辨也訟一佗庸
江曰嚚絕句庸可乎言不可用本或佗頑凶不用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官也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都於通歎詞方一佗旁大也鳩一佗救佗逑佗聚僝或
或佗僝佗孱佗布具也言大聚官職而具功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左傳靖譖庸回靖靜通靖善也巧也靖言謂巧言也違
回皆邪也一本佗善言其用僻象恭滔天一佗似恭漫
天孫曰漫與慢同謂慢天所付五常之性也
帝曰咨四岳
問謀于四岳也咨一佗嗟岳一佗嶽鄭君曰四岳四時
之官主方岳之事
湯湯洪水方割
孫曰方與旁通溥也割害也

蕩蕩懷山襄陵
蕩蕩一佗浩浩懷一佗褱褱包也見說文襄駕也見爾
雅
浩浩滔天
滔漫也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咨一佗嗟乂一佗艾江曰俾使艾治也言下民咨嗟若
于瀉水有能使治之者乎
僉曰於鯀哉

江曰僉皆也於嘆詞馬曰鯀臣名禹父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咈違之之詞方一佗負圮一佗毀鄭君曰方放謂放棄
教令江曰圮毀族類也言敗其族類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一佗試不可用乃已並經猝一不字江曰异舉也試目
皆用也用之可乃用爾
帝曰往欽哉
朝之治水之人鯀有才辠惡未著時不能遐黜狗眾之

請依鄭君說此堯末年事
九載績用弗成
載一作歲績一作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汝指眾諸侯欲四岳爲之庸命順用天命巽入也皆見
鄭君說巽一作踐巽踐古疊韵字與鄭君訓入本易傳
踐亦入處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
言眾諸侯之無德堪此也否無也忝辱也

曰明明揚側陋
明明察也明察于揚仄陋也本段說一曰明其所明謂
顯舉已顯者也揚舉也側陋謂疏遠隱匿者也本史記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諸侯之長鄭君說錫貢也貢薦也錫貢同義見釋詁
鰥一作矜一作鱞本三十以上無妻曰鰥古音同昆鄭
君曰虞氏舜名馬曰舜謚也
帝曰俞
俞然詞

予聞如何
一作朕聞之其何如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瞽子一作盲者子象一作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傲
不友也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也乂一作治格一作至言厚于自治化父母使不
至姦也一曰烝烝厚也艾養也厚于養父母也見江疏
一說烝烝孝德之厚美也以孝烝烝爲句見孫疏

帝曰我其試哉
試用也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以女妻人曰女時即時也刑法也二女長曰娥皇次曰
女英堯不告舜父而妻觀其夫婦之法此史臣語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釐一作飭降下也嬀汭舜所居處嬪婦也舜受堯命敕
堯飭下二女于嬀汭修婦道于虞帝曰欽哉欲二女敬
慎以成舜之孝也司馬遷曰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如婦

禮堯普之戒二女卽普舜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言民順教也愼一作昚徽一作和從順也鄭君曰五典

五教也譏試以司徒之職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言庶官就理也納百揆冢宰總百職也時卽時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言諸侯敬服也賓與儐通謂儐接諸侯于明堂之四門

也穆穆敬也見江疏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言天心向之也入大麓預隨山刊木之役也烈暴急也

迷冥也舜所入無烈風雷雨甚勿冥舜也舊讀麓爲錄

謂總錄萬事鄭君曰麓山足也

帝曰格汝舜

格假通假汝與曲禮假爾同因也見段說舊說格來也

召之也

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

乃汝也厎卽砥字厲也詢所行事以考所言汝言勉勵

可有功三載也舊說厎致也

汝陟帝位

陟一作登

舜讓于德弗嗣

弗嗣一作不台不怡台怡嗣同聲一作不懌怡懌同義

言舜讓不自安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受終受成事也馬曰上日朔日也司馬遷曰文祖堯太

祖也鄭君曰文祖者五府之總名猶周之明堂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一作琁作旋璣亦作機鄭君曰動運爲機持

正爲衡皆以玉爲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肆類于上帝

肆祭名大也牧誓肆祀周官肆獻祼皆同一作遂又作

𩔲類祭天名告祭比類正祭也亦作禷

禋于六宗

六宗歐陽夏侯說天地四方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

實一而名六古尚書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岱河

海祀天則天神從祀地則地示從鄭君曰禋烟也取其
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
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
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弟五星弟四星也風
師箕也雨師畢也
望于山川
江曰望祭山川之名
徧于羣神
鄭君曰羣神若丘陵墳衍徧一作辯江曰辯古徧字一

說辯讀為班班布也布祀禮于羣神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一作揖馬曰揖斂也既月乃日一作擇吉月日既定
也見方言六與擇同義乃與若同義及也班布與也于
羣后三字本或無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鄭君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
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一作柴作禰馬曰祭時積柴加
牲其上而燔之

望秩于山川
鄭君曰徧以尊卑次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矦
其餘小者或視伯子男或視卿大夫矣秩次也
肆覲東后
肆大也一作遂鄭君曰東后東方之諸矦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協一作叶合也合四時十二月三正十日六同六律五
度五量五權同陰呂律陽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稱
上曰衡見鄭君注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玉一作五樂駁文也生一作牲贄一作摯正字也鄭
君曰五禮公矦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即瑞節執之曰
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
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其餘諸
矦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纁也二生一死者羔雁生也
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如
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
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飾雁

雉執之而已皆夲器卒已也復歸也巡狩禮畢乃反歸
矣式三案馬融說五器即五玉三帛禮終不還若五玉
禮終則還之依文解義馬說亦通依鄭君說如讀爲挐
持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 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
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

如西禮一作如初是也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
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格一作至藝祖一作禰祖一作祖禰廟馬曰藝禰也鄭
君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歸用特者每一嶽即歸也
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使其文相
次是以終巡守之後乃始云歸耳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馬曰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君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
巡守之季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季四方諸侯分
來朝于京師歲徧孫云歲徧者謂四方諸侯分爲四部
凡四歲而徧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奏一作徧告敷又作傅敷奏以言使諸侯徧以治術
奏告也試攷也庸勞也見江孫疏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以青州越海分青州東北遼東之地爲營州冀州地
廣分衛水以北爲幷州分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新
置三州幷舊爲十二州更爲之封山定界疏濬水脈此
本鄭君說也鄭君注大傳讀肇爲垗謂祭十二州之分
星訓封爲壇祭別一說

象以典刑

象擬也示也典常也常刑謂五刑也鄭君曰正刑五罪
劓剕宮大辟加之流宥鞭扑贖此之謂九刑舊說以象爲
畫象江孫從之

流宥五刑

流放也宥寬之也自三苗作五虐之刑淫爲劓刵椓黥
遂滅其淫者以寬五刑也鄭君曰其輕者或流放之四
辠是也

鞭作官刑

馬曰為辨治官事者之刑孫說謂庶人在官有祿者

扑作教刑

鄭君曰扑檟楚也扑為教官之刑

金作贖刑

心無害人而事有所傷使出金贖辠也

眚災肆赦

肆一作過鄭君曰眚災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據鄭君說眚猶災也眚災句兼怙終言也過赦句對怙終賊刑言也式三案眚目不見也眚災謂不見

其害人而害之肆縱逸之猶赦也有贖有不贖皆赦之也

怙終賊刑

終一作眾鄭君曰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殘賊則刑之孫曰賊殺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恤一作卹慎也作謐者音同俗字又作靜者以謐之訓詁字代之也見段說

流共工于幽洲

洲作州正字也一作陵又作都馬曰北裔也

放驩兜于崇山

馬曰南裔也

竄三苗于三危

竄一作遷音義同一作寂塞也杜塞之使不通也孟子作殺者槃之省謂分械之也見段孫說馬曰三危西裔也三苗國名

殛鯀于羽山

殛與極通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朝則洪範所謂極死

也見段說

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罪以大臣故而宥之不用五刑天下服其能欽恤也

罪作辠者正字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二十有八載謂堯避位令舜攝之卒也帝一作放勳段氏以為始終稱名也殂落死也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遏一作閼江曰百姓羣臣也喪考妣三卒羣臣喪堯如

喪考妣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為君方喪三年是
百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遏止也密靜聲也八音不作
哀思甚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上言正月上日是堯正建丑之月也此言月正元日是
已改堯正則舜正建子之月也本鄭君說江云月正月
於是改正也元始也始日朔日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一作謀謂問謀也闢一作辟江曰開明堂之四門以

出政教于天下以明通四方之百目四岳分主四方之
諸侯故謀于四岳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
咨告謀也十有二牧十二州之長食穀也穀善也鄭君
曰能恣也恣順適其意也見江說能善也又讀為而如
也見孫說式三案易釋文屯卦引鄭君注云能猶安也
能通安邇也一說撫柔遠人能使邇附亦通季子以周
曰曰一字句十二牧之言也下舜曰是帝言食勸勉也
食哉句與欽哉惟時亮天功句法同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惇厚允信元善也難阻也猶遠也任佞也一作壬率循
也見江孫疏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咨問謀也奮勉也庸功也熙廣也一作美載一作事宅
百揆一作居官亮采一作相事惠順也疇謀也言能奮
其功廣大帝堯之事績者使居百揆之官佐事順謀
僉曰伯禹作司空
鄭君曰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

必成功故改名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
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
作虞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俞答一作嘆然似答在俞上惟時一作時惟懋一作勉
式三案俞字絕句咨禹句與上咨十有二牧句法同連
下讀時是也言汝為司空以平水土今惟是百揆勉之
哉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拜稽首拜頭至地也稷官名時棄為之天下賴后稷之
功故以官名通稱見鄭君說契亦仛偰偁仛禼竪一仛
臮一仛與臯陶一仛咎繇詳段說
帝曰俞汝往哉
俞一仛然鄭君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
所讓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一仛祖云始時飢也一仛始鄭君讀為阻云厄也后
當仛居見江氏續補義時鄭君讀為蒔江曰凡種穀必

先播其種俟其出乃後拔取叚蒔之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仛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春秋傳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五品父母兄弟
子也鄭君說遜一仛悉正字也一仛訓順也義同在寬
上一本重五教二字江云五品五教五倫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一仛滑宄一仛軌鄭君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强取為
寇殺人為賊由外為姦起內為宄
汝仛士

馬曰士獄官鄭君曰士察也主察訟獄之事一本此下
有明于五刑句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服治也就處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辠陳諸
原野次辠于市朝同族適甸師氏馬與鄭君說同魯語
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
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于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刑三次是無隱也賈逵以野市朝為三次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宅一仛度度賑聯文是也鄭君曰宅讀曰咤懲刈之器
五咤者五種之器謂梏一桎二拲三三居者自九州之
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以為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弍
三桼周官掌囚云上辠梏拲而桎中辠桎梏下辠梏王
之同族拲有爵者梏是辠者之器有五種也下辠梏一
中辠桎梏二上辠梏拲桎三也
惟明克允
惟明察能守法也
帝曰疇若予工

謀及予百工也一作誰馴予工
僉曰垂哉帝曰俞
垂一作倕
咨垂汝共工
共與供通供理工事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殳一作朱伯與一作柏譽諧者偕也俞則然其讓矣仍
使偕往治事孫說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疇若一作誰馴草一作屮
僉曰益哉帝曰俞
僉一作禹為是一作皆益一作菻
咨益汝作朕虞
舊說朕虞朕之虞官莊氏葆琛曰朕當作佚古訓字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司馬遷曰遂以朱虎熊羆為佐哉一作才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馬曰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孫曰典與敟同說文敟主也

僉曰伯夷帝曰俞
鄭語姜伯夷之後是伯夷姜姓
咨伯汝作秩宗
鄭君曰主次秩尊卑伯一作伯夷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夙早也寅一作敬與夤通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俞一作然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

胄一作育謂敎育之一義也一作稚謂季幼也鄭君曰
胄國子也馬曰胄長也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傲一作敖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鄭君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
詩之意也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
也式三案詩言志謂作之也永一作詠通謂既作而歌
之所以長其言也聲依詠依其所詠之志也志喜則以

言聲詠之志怨則以怨聲詠之也律所以和其聲使不
淫不傷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諧一作龤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於都同鄭君曰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
音和也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男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堲或作疾忌行一作偽言惡讒說之盡偽也殄盡也馬

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也震一作振師一作眾鄭君曰
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惑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下納字一作入江曰內言官名所謂王之喉舌也出命
承上言而敷之於下內命時之所宜復于上也允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一本咨作嗟欽作敬亮作相功作事言輔相天道也二
十有二人馬融以為四岳十二牧與禹垂益伯夷夔龍
也申馬皆云上文臯陶弃稷契申特命不數此云二十

二人指新命也鄭君說不數四岳而數殳斨伯與朱虎
熊羆近王伯申云當作三十有二人四岳十二牧禹臯
陶弃契垂殳斨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大傳曰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
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分北三苗
鄭君曰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百猶為
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謂

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北猶別也段云古北背同音通用
故云猶別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舊說舜壽百有十二歲鄭君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
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
位至死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舊說陟方巡守也或曰
舜老不巡守陟方猶登假外遐乃猶而也存疑
臯陶謨
曰若稽古

夏史作故曰稽古段說如此或曰稱皋陶以合天所謂
亮天功代天工也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迪道也道言也能實言有德之人則謀明而輔和謂舉
賢也一本作信其道德謀明輔和
禹曰俞如何
俞一作然下同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
都一作於下同厥作其永作長

惇敘九族
鄭君曰惇厚也一作敦序
庶明勵翼
言眾賢為助也明賢也即黜陟幽明之明勵一作厲厲
作也作為也本鄭君說翼助也見孫疏一作眾明高翼
邇可遠在茲
茲此也鄭君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眾賢明作羽翼之
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禹拜昌言曰俞

昌一作美又作讜讜亦作黨黨昌同聲段說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孫云民謂眾民人謂官人也詩云宜民宜人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咸一作皆時一作是其難之言不敢以為易也帝舊云
堯也江曰舜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
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哲一作悊作智而作能令作善壬作佞鄭君曰禹為父

隱故言不及鯀江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孔
壬甚佞也謂共工也能哲能惠則舉直措枉使枉者直
故無患乎凶人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古本無人字江段說行有九德言有九德行與言俱合
九德故兩言亦也乃言薦之也載一作始采一作事薦
之曰始事其事謂試之也
禹曰何
問九之目

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恭一作共愿謹而能供職也亂一作治能治事而不矜傲也見說擾和馴也毅果決也擾一作懮作柔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廉一作辨簡約而有秩序也塞實也一作塞彊而義身事之宜也鄭君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

彰厥有常吉哉

吉善也鄭君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式三案此言表顯其有常德者則政之善也見孫疏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宣徧也浚敬也一作竣明勉也與孟通有家有采地之臣徧布三德之人早夜敬勉是有家之主也言大夫必備用三德之吉人也

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嚴急也見說文祇即敬也亮佐也有邦諸侯也日急敬此六德之人是能佐事以有邦士言諸侯必備用此六德之吉人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翕合也敷徧也一作普言吉人合受徧施是九德咸事者也

俊乂在官

鄭君曰才德過千人曰俊百人曰乂乂一作艾孫云俊乂言大臣耆老也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師師衆也與微子梓材同工與功同事也言百事惟時也孫曰師師師法俊乂也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鄭君曰凝成也江曰撫循也辰亦時也播五行於四時故謂四時為五辰也循五時以行政則衆功皆成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教逸欲一作無敖佚欲一作無敢逸遊毋敎邪淫奇謀馬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幾一作機孫曰日日事有萬端也

無曠庶官

論衡曰曠空也置非其人與空無異故云空也

天工人其代之

工一作功事也天事以人代之人謂庶官也江曰人謂君也言君代天官人不可不得人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言司徒之代天工也有典一作五典勑本敕字飭也謂作勑又備用勑五典即五教也惇厚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言秩宗之代天工也秩次也自循也五禮或曰五等諸侯之禮或曰五等諸侯為三卿大夫四士五也或曰此

吉凶軍賓嘉之禮也有庸一作五庸

同寅協恭和衷哉

同寅句几同進在朝者江曰寅進也協恭和衷哉句江曰恭在皃衷謂心言内外協和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言同寅之宜負天命也鄭君說五服十二章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天子備十二章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江曰章之言明五等之服有五等之章所以章明其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討治也言同寅之宜畀天討也

政事懋哉懋哉

懋勉也一作茂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畏一作威孫曰聰明謂視聽明威言賞罰呂刑德畏惟威德明惟明自從也上謂天下謂民有土即謂上有邦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惠順也一作吾言底可行乎無皋陶曰三字無惠字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贊其言也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一作余未有知思贊道哉無曰字以知字絶句今本有曰字思字絶句鄭君曰言未有所知所思是也曰與聿通詞也贊明也襄揚也見鄭君注襄作道者道亦揚也

言予未有知識聿明明以道揚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孜一佗孳江云孜孜勤敏之意
臯陶曰吁如何
一佗臯陶難禹曰何謂孳孳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洪一佗鴻
下民昏墊
鄭君曰昏沒墊陷也
予乘四載
江曰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

隨山刊木
隨一佗行刊一佗栞江曰隨山行山也栞槎識也讀若
刊字又佗栞段云如孫子斫樹白書之類
曁益奏庶鮮食
奏進授也庶鮮食眾生食也謂魚鼈之類本鄭君說一
佗令益予眾庶稻鮮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
決行水也距一佗致至也
濬畎澮距川

濬一佗容佗浚畎澮佗く巜鄭君曰畎澮田間溝也澮
所以通水於川也
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艱一佗根馬曰根生之食謂百穀鄭君曰禹復與稷教
民種澤物菜蔬艱尼之食授以水之眾鮮食
懋遷有無化居
懋佗貿者正字亦佗楙佗茂貿遷卽貿易也化古貨字
居與貯通謂貿易其有無之積貨也
烝民乃粒萬邦佗乂

粒立通定也佗乂始治也乂一佗艾鄭君曰粒米也艾
養也眾乃復粒食萬國佗相養之禮一說鮮食懋遷有
無句食少調有餘補不足也化居烝民句徙居眾民也
粒佗立乃立萬邦佗乂句乃定萬國為治也段氏申史
記句讀如此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師汝也一佗然此而美也江氏據之曰師當為斯聲之
誤與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鄭君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
惟思幾殆康安弼輔也直當為悳壞字也言思其所以危殆所以康安其心以有悳者為輔輔成己之悳動自有大應也木江說
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徯危也見方言六危惕其心以昭受天命天其重命以休祥也徯志一作淸意上帝下有命字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鄭君曰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江云志心入禹者猶言推心置腹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鄭君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有撫也見孫疏左右有民謂廣撫之也翼如左右翼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江曰治功曰力言我欲宣播治功於四方汝其為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鄭君曰會讀為繪畫也宗彝虎蜼也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黹黹紩也謂刺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繢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紩以為繡施於裳也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

自粉米而下式三案華蟲雉也黼畫斧形刃白身黑所謂白與黑謂之黼黻者兩己相背以青黑綫比刺之所謂黑與青謂之黻鄭君注闕不全補言之亦鄭君義也
藻本又作藻璪粉米作粉糂又作絲絺一作希作黹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在一作采采聽也忽亂也謂聽諸侯之政治與亂者也以出納五言者五方諸侯之風詩輶軒史采納之瞽矇出播之也史記集解引鄭君說云出納政教於五官禮曰五官之長

曰伯熊疏云五官為五等諸侯則鄭君所云出納於五
官者卽五方之風詩也禹為伯五官之長主於出納之
也在治忽三字各本互異作来政忽者義同忽或又作
曶卽笏字此鄭君說別一義也或作七始訓者七始連
上為句天地人四時之始卽七聲也訓以出納五言句
訓順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也段說分明或作來始滑
或作七始詠有譌字也

予違汝弼

一作予卽辟汝匡拂予拂弼字通㢸古字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一作汝無面諛退而謗予欽四輔臣大傳古者天子有
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

若乃也在察也侯維也侯以之以已通言衆頑讒臣乃
不察是而偶用之盲維已明之則撻之以懲其不忿復
書之而防已之忘也言此見用人違失宜弼不宜退言
也侯一作君孫疏從之舊說侯謂射的江說從之

欲竝生哉

孫曰生養也據周官注江據說文云生進也謂進於善
也記識其過欲使改悔與竝進於善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欲竝生之則納其言有時揚之也格革也謂改過也改
則進之用之也孫云承同烝進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

光廣同光天之下猶言溥天之下也蒼有盛義蒼生謂
衆生也黎衆也獻彥同賢也共一作具俱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敷一作傅作賦庶作試車作輿敢作能孫云讓謂推賢
尚善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孫云時敷時分也奏進也罔無也言帝不以是分別善
惡同日進用則無功

無若丹朱傲

一本此上有帝曰二字無作毋傲作敖作奡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

慢一作嫚
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
罔晝夜句頟頟一作鄂鄂連下讀罔水一作毋水毋舟
也鄭君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
頟頟使人推行之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一作堋殄一作絶段云朋淫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
予創若時

禹言予懲戒于是也一作予娶若時一作予不能順是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
為驛語
一本作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鄭君曰登用之
年始娶於塗山三宿而為帝治水塗一作嵞嵞子孫曰
予弗子一作不字
惟荒度土功
度謀也一作以故能成水土功度訓為成也鄭君曰荒
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弼一作輔千下有里字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鄭
君曰五服已五千里數十既䢦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
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弼一作邲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功
帝其念哉
鄭君曰要服之內為九州為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㝵
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
各六春秋傳曰禹朝諸侯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

言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
者為之師益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
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
長使各守其職孫曰薄至也一作敷江曰迪道也各道
其所領諸侯就功即就也弗就功猶言不受功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一作道吾德乃汝功序之也
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方併也祗大也方祇厥敘併大其敘也方施象刑惟明

併施示典刑而教大明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鄭君曰戛擽也戛擊總言鳴球以下四器鳴球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江曰禮明堂位鄭注以拊擊為敔柷此不以戛擊為敔柷者彼文云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則此數者皆是樂器此則下文別言柷敔則戛擊明非樂器故解有異也孫云樂記會守拊鼓注云言眾

皆待擊拊鼓乃作樂搏拊在樂之先故禮三本篇云縣一磬而尚搏拊式三案周官大師小師登歌擊拊注引先鄭說云樂或當擊或當拊此亦一說柷敔堂下樂偽孔傳以戛擊為柷敔失之

祖考來格

鄭君曰謂祖考之神來至也格一作假

虞賓在位

鄭君曰謂舜以為賓卽丹朱也

羣后德讓

鄭君曰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

下管鼗鼓

鼗一作鞀鄭君曰以下言縣堂下之樂故言下江曰管如篪六空字亦作琯古者以玉為琯故从玉鞀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傍耳還自擊

合止柷敔

鄭君曰合樂用柷柷狀如桼桶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

笙鏞以閒

鏞本作庸鄭君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

鳥獸蹌蹌

蹌一作牄鄭君曰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馬曰鳥獸筍虡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簫亦作箾以竿擊人試舞所用也鄭君曰簫韶舜所制

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
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儀匹也謂致
得雄曰鳳雌曰皇來止巢而乘匹皇俗本作凰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鄭君曰夔語辭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
感百獸相率而舞百獸服不氏所養者庶眾也尹正也
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眾正之官信得其龢孫曰辭作
樂廟堂不應有野獸率舞故以為服不氏之獸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庸一作用此謂因夔言而作歌也敕謹也一作陟江曰
當其可之謂時幾則能成天下之務孫曰惟思也幾危
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喜一作歖江云股肱臣也歖讀如詩意僖之僖僖味也
元首君也先言股肱重在於臣也工讀為功功事也熙
興也羣臣叶味以輔其君則君能振起而百事皆興矣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颺一作揚鄭君曰使羣臣念帝之戒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江曰率先道也興起憲法婁數省察也戒羣臣相率作
起事功當眘守女之法度又數數省察乃能有成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賡一作更釋詁云續也依說文賡續古今文載一作為
鄭君曰載始也明勉也良善也康安也見孫疏江云先
言元首責難於君之誼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馬曰叢總也脞小也鄭君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

大政惰一作墮墮一作隳
帝拜曰俞往欽哉
江曰拜者荅皋繇也受其戒故荅拜之明上之不虛取
於下也往欽哉戒羣臣各往敬其職也式三案典謨之
義大矣而其要在用人以堯之聖末季四凶用洪水災
待舜禹稷契皋陶諸人進而治舜承堯亦咨岳牧諸人
而已論語稱無為而治豈非以天子之權在用人不待
親勞哉此典之大綱也皋陶曰迪德曰知人於九德之
彰尤諳詳焉禹曰暨益曰暨稷曰懋遷曰舉黎獻曰立

師建長與皋陶之昌言無不同末因夔言而作歌必期
明良喜起詳之大綱又如此然則用舍之尋失否泰之
樞移也歟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一作溥作傅馬曰敷分也鄭君曰敷布也布治九州
之水土隨一作行刊作栞作栞又作表鄭君曰除木為
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江曰栞槎
識也謂槎其木為表識以表其道也奠一作定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載始也始壺口山治西河也壺
口山在今山西蒲州府吉州梁山一名呂梁在今山西
汾州府永甯州岐山一名狐岐在今山西汾州府孝義
縣皆冀西偏壺口東縣遂遞治之非河水所經也鄭君
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
在右扶風美陽鄭君說以梁岐為雍州山雍州之岐亦
與河遠見五禮通攷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縣功而修之也太原原之大者也即春秋傳之晉
陽地今山西有太原府太原縣汾水所出岳即職方之
霍山鄭君曰岳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今山
西平陽府霍州東山南為陽曰岳陽自太岳之南直抵
南河統言之胡氏朏明說式三案壺口之下流既治汾
水亦順導入河記此則冀之西偏治而南偏已見矣凡
言至者皆禹至之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南河之地鄭君曰覃懷為縣名懷縣屬河內今

河南懷慶府武陟縣有懷縣故城胡曰言底績則洛濟
諸水皆于覃懷上下入河矣衡漳水名地理志清漳水
出上黨沾縣大要谷入河濁漳水出長子鹿谷山入清
漳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沾嶺及潞安府長子縣發鳩
山是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自北流而漳東注之
則河從而漳橫衡即橫也本鄭君說式三案覃懷治則
凡冀之南偏近河者皆治衡漳治則東偏近河者亦略
治

厥土惟白壤

厥一作其下同壤柔土見說文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則九等之一錯廁也次也田中中言高下也鄭君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備害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地理志恆水出恆山上曲陽縣西北東入滱水衛水出恆山靈壽縣東北東入滹沱今曲陽縣靈壽縣屬直隸真定府胡說恆卽滱水職方之嘔夷衛卽滹沱水式三按恆衛從則冀之東北所分為并州者治矣鄭君云大

陸澤名在鉅鹿北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在今直隸順德府真定府諸界既作言地可耕治也大陸之地可耕見大陸澤之順道言地以晐澤五禮通攷說書二役於田賦之下其成功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也胡說式三案恆衛從大陸作則冀之東西河治矣

島夷皮服

島本作鳥鄭君曰鳥夷東北之夷民搏食鳥獸者也江曰鳥夷衣皮故貢皮服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揚之鳥夷皆州于厥貢之末此州無貢篚之文故記于此不言貢者夷民不制其貢來則受之不來則不徵他州之夷當亦然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夾右碣石未詳鄭君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盤州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五禮通攷曰一說夾古陜字蓋總敘冀州貢道西自陜右東自碣石俱

已入于河入河則達帝都矣如西河渭汭總指雍州之例也式三案記島夷記碣石則冀東北之分為幽州者亦治矣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與豫徐青分界西北距河與冀分界胡說兗一作沇作沇濟作泲正字

九河既道

九河者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見爾雅道通行之也漢書溝洫志許商曰古記九河之名有

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阶中自鬲津以
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
北鬲津最南鄭君曰河水至此流盛而平地無岸故能
分為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周時齊桓公塞之
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
處焉式三案許商鄭君所言九河故道之大略也今直
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
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
縣故城皆漢縣也九河河之下流記此則上流之治可
見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雷夏澤亦名雷澤縣所漁者也灉一作雍鄭君曰雍水
沮水相觸而入此澤中王曰灉沮泲之別流平地涌出
式三按雷夏在今山東濮州東南曹州東北灉沮二水
在澤西北為兗之南偏言南偏而東南距濟之治見矣

桑土既蠶

鄭君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
間者

是降丘宅土

一作民乃降邱度土一作于是民得下邱居土鄭君曰
此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
害既除于是下邱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馬曰墳有膏肥也繇抽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鄭君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
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王曰貞作謂使民自治其田

非如史漢所引夏書言禹抑鴻水之十三年又曰他州
徵賦亦必遲待成就少或一二年多至數年但兗州最
在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篚一作匪正字也下同鄭君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
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江云漆木汁
可以鬃匪竹器所以盛織文染絲織之若錦綺之屬

浮于濟漯達于河

浮過也漯一作濕正字今以濕為燥溼之溼以漯為水

名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有漯河朝城漢之東武陽縣禹城漢之高唐也又青州府高苑縣漢之千乘也漯水出高唐至千乘入海史記河渠書曰禹廝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其一漯川也禹導河自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由是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見蔣氏地理今釋

海岱惟青州

東界至海南距岱陰與徐分界西以濟為兗畛北自瑯

邪以西亦以濟為兗畛經不言濟者蒙兗濟河之支可知也見胡氏說

嵎夷既略

嵎夷在暘緣江之東此青州之地跨海所分為營州者也堯典所謂宅嵎夷即此略治也

濰淄其道

濰一作維作惟淄作甾鄭君曰濰淄二水名濰水出瑯邪箕屋山淄水出萊蕪縣原山式三案箕縣今山東沂州府莒州萊蕪縣今屬泰安府胡曰禹碣石功畢即東行至遼東經略嵎夷然後渡海而南治濰淄二水

厥土白墳海濱廣㡿

濱一作瀕正字也㡿俗作斥一作潟正字也鄭君曰㡿謂地鹹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鄭君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岱畎絲枲

江曰岱畎岱山之谷也枲麻也

鉛松怪石

孫曰鉛者說文云青金也怪石漢書注云石之次玉美好者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萊夷萊之夷也今山東萊州府登州府之地三面㡿鹵中閒又多山澤可耕地少必兼畜牧胡說作始也王伯申說檿絲倉檿之蠶絲可以絃琴瑟檿一作𪎭

浮于汶達于濟

鄭君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不言西西亦距濟爾雅曰濟東曰徐州胡說

淮沂其乂

乂一作治鄭君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北有沂水是胡曰淮出桐柏至此而大為害尤甚故于此州言之

蒙羽其藝

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南蒙陰今山東縣屬沂州府故城在新泰縣東南祝其今江

南淮安府之海州藝一作䕭江曰䕭種也孫曰藝治也胡曰沂不乂則蒙羽不治然二山有諸水當施功又必畎澮濬而後沃饒可藝矣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野一作壄古文也豬一作都正字也下同豬俗字也瀦俗字見段說鄭君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式三案鉅野今山東縣屬曹州府東平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胡曰大野南通洙泗北連青濟東原乃汶濟之下流

厥土赤埴墳

埴一作戠鄭君曰戠讀曰熾赤也江曰戠黏也讀如脂膏敗殖之殖殖亦黏也

草木漸包

馬曰漸包相包裹也段曰漸包一作蔪苞正字也積緻之皃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鄭君曰土五色所以為大社之封

羽畎夏翟

鄭君曰羽畎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江曰翟山雉長尾者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鸐曰甾曰稀曰鷷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夏翟是其總名也畎一作甽翟一作狄

嶧陽孤桐

鄭君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葛嶧山是也式三案下邳今江南徐州府邳州江曰桐榮木也孤桐桐特生者

泗濱浮磬

鄭君曰泗水出濟陰乘氏水經注泗水自彭城東南過

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
石式三案乘氏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地呂梁今在江
南徐州東南江曰磬樂石也泗水之崖產此石濱一作
瀕

淮夷蠙珠暨魚

鄭曰蠙珠珠名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江
曰蠙或為玭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蚌之有聲者玭
珠殷魚盈謂玭珠及其母玭魚也暨一作臮

厥篚玄纖縞

鄭君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江曰黑而有赤色者曰
元縞細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河當依說文作菏江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菏澤水在山
陽胡陵南東入泗王曰菏水澤名泲水所豬在今曹州
府定陶縣東北導沇水之東至于菏是豫州之菏澤也
此達于菏則自乘氏以至胡陵乃菏澤之枝流說文名
曰菏澤水者也

淮海惟揚州

鄭君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鄭君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陽鳥鴻雁之
屬隨陽氣南北王曰彭蠡澤周回四百五十里浸江西
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之界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
陽山故名江氏曰蠡豬而為湖則陽鳥得安所居矣王
伯申从宋林之奇說陽鳥地名又云攸用也下漆沮既
從豐水攸同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既攸二字聯文並同
詳見釋詞

三江既入

漢地理志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在丹陽蕪
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北江在會稽毗陵北
東入海孔氏正義引鄭君注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
海班鄭蓋同韋注國語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釋
文引韋注又引吳地記以松江婁江東江為三江是三
江為震澤下流也初學記引鄭孔注云江自彭蠡分為
三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
江近胡朏明王西莊申是說非也金氏輔之曰經文凡

言東南北者皆指其下流水所趨之地經言東為北江東為中江明在彭蠡東經言為北江入于海為東江入于海明皆專流徑遂故注云江至彭蠡分為三孔入于海據經立訓如此阮氏雲臺曰兩漢之解三江若地理志水經說文正義所引鄭注皆合鄭云分于彭蠡非分于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東江者不易附之也且云分于彭蠡為三孔後之以合漢為北江合彭蠡為南江者不易託之也

震澤底定

震一作振底一作致震澤即周官之具區春秋傳之笠澤太湖自包山以西土人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渼其曰南湖者自丹陽武山以東至平望入赤之間松江左右笠澤之地皆古具區水瀰漫而極淺人資其蒲魚蓮芡之利亦可隄而為田所以謂之澤藪周官職方其澤藪曰具區其浸五湖其區與震澤為一五湖與太湖為一二者不可牽混胡氏王氏諸說如此

篠簜既敷

鄭君曰篠箭簜大竹也篠一作筱者正字簜一作簜一本篠簜作竹箭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江云夭少壯也喬上竦也

厥土惟塗泥

馬曰塗泥漸洳也江云涂泥溼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上錯或上厠中下之賦也

厥貢惟金三品

鄭君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鄭君以金為銅者他州言

貢鏐鐵錫鉛鋥獨無銅故知金即銅史記貨殖傳吳有章山之銅江孫說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江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筱可為矢簜可為幹齒象齒所以為弭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所以為旌毛犛牛尾所以注于首琨一作瓃重文也毛當作旄許段說

惟木

江曰史記漢書皆全載此篇皆無此惟木字可知漢時

尚書本無此字

島夷卉服

島一作鳥島夷今日本諸國卉服木綿之服木綿自六朝傳種中土島夷盖并有之五禮通攷說江曰卉艸之總名也禮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天子之宫有服艸服者也段曰吳都賦蕉葛升越弱于羅紈升乃竹之誤竹可為布見王符潛夫論

厥篚織貝

鄭君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

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

厥包橘柚錫貢

錫亦貢也堯典曰師錫荆州曰納錫洪範曰錫汝保極皆下予上之義荆州納錫錫一作賜賜亦貢也段曰古以錫為賜假借之法也說文錫賜也賜予也古者下之予上亦并云賜鄭君曰此州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王曰職方揚州產錫江曰橘似柚而色赤味甘柚似橙而大味微酢而臭吳無錫縣有錫山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沿一作均馬曰均平也一作松鄭君曰松當為沿字之誤沿順水行也江曰沿循水陸行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鄭君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荆衡山詳見後

江漢朝宗于海

鄭君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九江孔殷

孔殷一作甚中鄭君曰殷猶多也九江从山谿所出其

孔衆大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王曰漢尋陽在江北今湖北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故班氏于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劉歆以九江為湖漢九水後儒又以九江即洞庭辨詳五禮通攷及後案諸書

沱潛既道

潛一作涔濳鄭君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別為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

間彖類桒夏水自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江水流經監利縣及漢陽之沔陽州是鄭君之所謂沱也錐指說詩江有沱荊州之沱也一在江北今湖北荊州府枝江縣百里洲首大江派別北流為內江者也一在江南出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大江為夾水至荊州宜都縣入江是也潛水或云在今安陸府鍾祥潛江二縣境然漢東之地非渠交通未知孰為古潛也

雲土夢作乂

雲土夢澤名作始也史記索隱引韋昭說云雲土今為

縣屬江夏南郡華容𠋣之曰案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段曰本呼雲土單呼之為雲楚語王孫圉曰有藪曰雲連徒洲段氏引之以證土徒杜之為假借字是雲土一澤夢一澤也其地兼跨江之南北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安陸府荊門州黃州府麻城縣荊州府監利縣枝江縣諸界本或作雲夢土作乂胡氏據之云雲夢一澤近所云雲始土見夢可耕乂王氏中之曰雲在江北夢在江南經分紀雲夢其時尚未為澤也下逮殷周浸為澤藪是又以雲夢為二地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

毛一作旄正字

惟金三品杶幹栝柏

杶一作櫄重文也今之香椿與樗相似樗名臭椿鄭君曰櫄幹栝柏四木名幹柘幹柏葉松身曰栝栝與檜通

礪砥砮丹

礪一作厲礪俗字鄭君曰礪磨刀石也精者曰砥砥本字作厎江曰砮石可以為矢鏃者丹巴越之赤石也

惟箘簬楛三邦厎貢厥名

簬一作簵楛一作枯馬曰言箘簬楛三國所致貢其名美也鄭君曰箘簬聆風也枯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枯矢石砮此州中生聆風與枯者衆多三國致之

包匭菁茅

包一作苞正字見段說鄭君曰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既包裹又纏結也段云匭即古文簋字鄭君于同音見義匭讀為糾淺者不知為古文簋字因其从匚乃訓為匣

厥篚玄纁璣組

江曰纁淺絳也染元纁者暑熱則宜荆州地煖故匪元
纁組以貫璣謂之璣組璣非匪實匪實止是組爾
九江納錫大龜
納錫一作入賜段云古以錫為賜假借之法也五禮通
攷曰通典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云九江納錫即此褚
先生亦云神龜出于江灌之間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潛一作涔漢逾一作踰漢上一有于字段云此以浮領
二于字為句洛當作雒亦詳段說江云逾越也逾雒至

南河將治豫州也禹敷功之敘于此見一關
荆河惟豫州
鄭君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洛一作雒瀍當作廛見段說地理志雒水出宏農上雒
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冢領在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
伊水出宏農盧氏縣熊耳山熊耳在今河南陝州之盧
氏縣非導洛之熊耳也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朁亭北穀
城今河南府雒陽縣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新安今亦河

南府之縣三水皆入于雒江曰總言入于河者下經導
洛言會于澗瀍會于伊則三水入雒自明此省文互見
也
滎波既豬
馬曰滎波澤名鄭君曰沇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
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波在其縣東春秋傳閔公二
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今在河南開封府
滎陽縣南滎當作熒波當作播見胡說段說波非洛南
之波水也

導菏澤被孟豬
導一作道下同段曰經文九河既道濰淄其道沱潛其
道皆卽此道字理之曰道某巳就理曰某道孟豬一作
明都一作盟豬段曰周禮作望諸左傳爾雅作孟諸明
盟孟望古音皆讀如芒王曰菏澤依地理志在定陶今
屬山東曹州府孟豬在菏澤之西南此紀禹治陶邱後
山之泲也二澤相距僅一百四十里本有相通之道禹
因而疏之以殺泲濆之勢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馬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鄭君曰壚疏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
枲一作絲江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林漆絲枲則豫州之貢當絲枲皆有枲與紵同類言紵則枲該其中矣絲則缺焉當从史記作絲又曰紵綌屬
厥篚纖纊
江曰纊新緜也
錫貢磬錯
孫曰磬者玉磬錯爲厝俗字說文厝厲石也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浮于洛達于河
一作浮于洛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鄭君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胡曰黑水即古若水漢之瀘水也唐以後名金沙江在今雲南姚安府徼外東北流至今四川敘州府入江非導水之黑水也
岷嶓既藝
鄭君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縣鄭君注當作湔氐道西徼外今四川松潘衛即漢湔氐道岷山在衛之西北二百二十里不曰謂江所出之岷山即在湔氐道也詳見王說段曰岷當作𡶜或省作崏漢人呼爲汶山鄭君云嶓冢山在漢陽西者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後漢世西縣改屬漢陽郡漢陽郡即天水郡地故鄭云漢陽西也近時說者以下經所云導漾之水乃東漢水與西漢源流各異且此嶓冢在梁州非雍州之隴西乃从魏收地形志李吉甫元和志杜佑通

典說云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七十里東漢水所出即導漾之嶓冢在梁州界者也一在鞏昌府秦州西漢水所出在雍州界者也王氏申鄭君說甚詳然後魏于漢河陽地置縣名嶓冢縣諸說固有自來矣
沱潛既道
鄭君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

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
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
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江氏王氏申鄭
君說以西縣嶓冢本是西漢非潛水既流與漢合而又
別為西漢水即可稱潛矣江原縣今四川成都府之崇
慶州武陽故城在今四川眉州彭城縣東見王孫說

蔡蒙旅平

鄭君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王氏申之曰蔡蒙本一
山亦可單稱蒙孫曰今四川雅州府名山縣地胡說以

蒙山之東峨眉高大與之匹疑即蔡山

和夷底績

鄭君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
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地理今釋曰和川水
在今四川雅州府滎經縣北

厥土青黎

黎一作驪馬讀驪謂青而黑也馬曰黎小疏也段氏申之
曰黎之言離也孫曰小疏小孅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鄭君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百又
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一作鏐鄭君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
鏤也

熊羆狐貍

王曰或貢生獸或貢其皮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馬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鄭君曰織皮

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地理志西傾山在隴
西臨洮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
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
其下民謂是阪曲為盤也段氏說以鄭君注謂是阪曲
為盤當作謂阪為是曲為桓也說文巴蜀名山岸脅之
堆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楊雄賦響若氏隤是即此氏字
也字又作阺作坻孫云臨洮在今甘肅洮州衛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逾一作踰鄭君曰或謂漢為沔江曰沮水出武都沮縣

東狃谷南入江或以為河水正絕流曰亂詩云涉渭為
亂入渭亂河之雝州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君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
弱水既西
鄭君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桑欽以為
弱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孫云刪丹今甘肅山
丹縣弱一作溺
涇屬渭汭

馬曰屬入也鄭君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
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涇水出今安定涇
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江曰
屬注也汭之言內也孫曰涇陽縣在今甘肅平涼府城
西陽陵故城在今陝西高陵縣西南案職方其川涇汭
此不以汭為水名者下漆沮之從灃水之同皆以渭汭
言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經先渭而後汭非謂汭水
也下會于渭汭二水不言會也胡說汭一作內
漆沮既從

從從渭也段曰漆沮一水此卽出北地歸德北夷中至
左馮翊褱德東南入渭之洛也在涇東非涇西之漆水
也錐指曰地理志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西東入洛洛水
至馮翊褱德縣東南入渭直路縣故城在今延安府鄜
州中部縣西北二百里褱德今西安府同州之朝邑縣
也
灃水攸同
灃一作酆又作豐地理志酆水出右扶風鄠縣東南北
過上林苑入渭鄠縣今屬陝西西安府上林苑在今長

安縣西南江曰同合會也言合會于渭也
荊岐既旅
地理志荊山在左馮翊褱德南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褱
德見上美陽今陝西鳳翔府扶風縣其西北卽今岐山
縣界江曰旅讀亦為臚臚敘也言功已臚敘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惇一作敦鄭君曰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
也案地理志終南名太一山惇物名垂山皆在右扶風
武功武功今陝西鳳翔府郿縣也王曰鳥鼠山地志在

隴西首陽西南今在甘肅蘭州渭源縣西案至言禹功
所至也謂至鳥鼠山名非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豬野一作都野鄭君曰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
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
武威名曰休屠澤王曰武威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地
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宅一作度丕敘作大序鄭曰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之

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胡曰三危周瓜州漢燉煌唐
分為瓜沙二州今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山有三峯故
名江曰度讀如號度土功之度丕大敘順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中厥貢惟球琳瑯玕
球一作珍正或字琳一作玲說詳段氏鄭君曰球美玉
也玲美石也瑯玕珠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地理志積石山在金城河關西南羌中龍門山在左馮
翊夏陽北王曰積石在今甘肅西甯府西甯縣西南塞

外夏陽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又曰此循行州境也浮
積石至西河是自西而東會渭汭又是自東而西故僞
孔亦云逆流曰會必如此循行州境乃徧足見鄭注之
確僞孔挪還都白帝之說至此則窮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崑崙當作昆侖析支即鮮支賜支詳段說搜一作叟瘦
當作技為正鄭君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技三
山之野者皆西戎也西戎別有昆侖山非河所出者也
江曰即就也敘順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道岍及岐一作道九山汧及岐導以道為正岍以汧為
正太木作大底一作砥俱詳段說馬曰三條導岍北條
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君曰四列導岍為正陰列西傾
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岐山為正陽列案三條四列
言天下山河大界曰經凡言至言逾言入皆言禹跡所
及非尋山之脈絡也汧即地理志右扶風汧縣之吳山
亦名嶽山爾雅曰河西嶽周官雍州山鎮曰嶽山即此

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也逾于河謂逾西河自雍至冀也地理志雷首山在河東蒲阪縣今山西蒲州南夷齊所隱之首陽山也水經砥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東也地理志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今山西澤州陽城縣之西南也地理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之西北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界也大行山延袤千餘里起于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逾而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野王西北漢野王即懷慶府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鄭君志曰地理志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熊耳山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密高嵩高山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王孫中鄭君說云漢陽即地理志之天水郡冀縣今甘肅伏羌縣華陰縣今屬陝西西安府盧氏今屬河南陝州密高今登封縣中岳即外方平氏今河南唐縣桐柏山在今桐柏縣西南安陸今湖北德安府式三案熊耳即導洛之熊耳山在今陝西商州西非漢志宏農盧氏之山也詳見後國一作圖陪一作倍作負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鄭君曰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孫曰臨沮今湖北遠安縣荊山在今南漳縣西竟陵故城在今湖北鍾祥縣南立章山在今湖北荊門州南安豐故城在今安徽霍山縣大別山在今霍邱縣西南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孫曰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案

湘南今湖南湘鄉縣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地理志豫章郡歷陵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案歷陵今江西德安縣敷一作傅淺一作滅胡曰案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潯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甚廬山下因有平原也廬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之境星子地本歷陵而敷淺原即孫放所謂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于彭蠡澤者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鄭君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自此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流沙澤名地理志流沙在居延縣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孫曰合水縣在今甘肅高臺縣西北居延縣在今甘肅甘州府治東北一千五百里王曰經以删丹至酒泉為正流酒泉至居延為餘波近人以合黎至居延皆正流而居延非流沙流沙自在西域則是弱水之西流者特其餘波而正流反東北流乎王氏申鄭君說駁胡說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鄭君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之也王曰黑水漢已無攷鄭闕疑不强說也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謂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為義與他水歷敘所過郡縣者相去遠矣黃杜佑云道元注水經說意詳詞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當从杜佑闕疑為是案黑水源流未詳胡氏錐指與王說正同胡曰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水非界雍之西者南海自揭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海也惟黑水所入為南海故言南以別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河出崑崙虛經言積石河入中國自積石始禹導之亦自是始自積石至龍門計三千餘里龍門尤禹功所盡力也呂氏春秋云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淮南子云禹決江疏河鑿龍門

南至于華陰

華陰華山之北華山在河之南故曰南至

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折而東流貫厎柱孟津一作盟津在今懷慶府孟縣洛汭洛入河處今河南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大伾一作岯坯邳嚭鄭君曰山一成曰伾地喉也沇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南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水出入自此漢志湳溫志注引張晏說云成皋縣山又引薛瓚注云今黎陽山臨河胡氏錐指謂書從薛瓚說本孔仲遠也漢書地理志注從張晏說孫曰成皋故城今在河南汜水縣西一里大伾山上則虎牢連遰大伾也弍三案成皋在河之南去洛汭

地甚近經云至于大伾當依鄭君注自河南洛汭越河之北修武武德之界修武之西武德之東也修武河南縣今屬懷慶府武德縣故城在今河南武陟縣東也從薛瓚說者以黎陽山為河從東折北之地王曰經所敘者原指河之東向所經不當求之從東折北之地若大伾在黎陽河已折而北矣何經以東字貫大伾而以北字繫于大伾之下乎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鄭君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

腹地理志曰大鹿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啻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縣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為共益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謂之共盲據鄭君說降水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之共山也江曰漢志不言共水者文不具鄭蓋據東漢之地志有是共水也王曰信都絳水本漳水之從流而漢志乃以為此經之降

水禹貢二字恐後人所加若果如此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降水矣其謬顯然又曰淇口為河北折之始故曰北過降水蓋特記之也若依漢志降水在信都則折北已八九百里卽酈注以漳水為降水亦折北四五百里何足以識北折之始乎胡氏錐指諸說從酈氏說云降水卽絳水亦曰濁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至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亦名降矣北過降水卽過漳水也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鄭君曰播散也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迎受也逆一作迎入于海一作入于勃海段曰古文尚書逆河今文尚書作迎河逆與迎雙聲方言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曰迎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漾一作瀁古文也鄭君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至江夏謂之夏水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焉案漢志于氐道言瀁水出至武都為漢于武都言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是鄭

君說同也胡氏錐指云氐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阻隔
武都受漾爲不可據又云河漾皆東漢之名又云嶓冢
乃梁州山王氏申鄭君說云東西漢潛沔通流故可以
西漢之山冠東漢首其說甚辨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鄭君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縣界竟陵今湖北天門
縣漢入江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鄭君曰匯回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自鄭漁仲以

此經十三字爲衍文說者信之案漢水源遠流大與江
相匹與小水入大水者不同故江漢合流以後經言胡
宗猶以江漢竝偁則漢導分江之名而爲北江無可疑
也說本錐指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
澧一作醴鄭君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
其以陵名縣乎馬曰澧水名史索隱曰騷人所歌澧佘
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孫曰水經澧水東至長沙下雋縣
西北東入于江下雋今在湖北通城縣西南馬注也又

曰郡國志長沙郡有醴陵盖後漢分地理志臨湘縣之
南境所置臨湘今湖南長沙府治申鄭君注也王曰鄭
例言至于者皆非水名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鄭君曰東迆者爲南江王曰東陵在今黃梅縣境屬黃
州鄭云東迆者爲南江猶云東迆北而會于匯者爲南
江也此匯爲彭蠡北字句絕彭蠡在江之南既云江曰
後人誤以北會于匯之匯爲彭蠡因在湖口彭澤以上
求東迆東陵之地失之也漢書地理志廬江郡下班氏

自注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
陽東南北入江此漢人說之明白可據者也今廬江廬
州府舒城縣應是東陵之首過此以東爲滁州清流關
嶺再東則六合天長以至揚州甘泉江都始爲東陵盡
處東陵即廣陵也鄭注云東迆爲南江用班志南江之
名與中江北江爲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
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三江分于彭蠡所以
釋經言三江于彭蠡既豬之下也江水自石城分爲南
江正是東迆南江至吳縣南入具區具區在北正是北

會于匯式三案水經灉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
鄉與地理志合但淮作灉耳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濟一作泲鄭君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
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為滎案王屋武德見上溢一作泆
軼段說以泆正字軼俗字溢衛包所改字也段曰說文
泆水所蕩泆也蕩泆者動盪犇突而出惟泲水能泆段
說是也為泲水溢出之說者或謂河中截流而過或謂
河底穴地而來或訓河泲相亂南出還清或謂適會河

滿溢出南岸或謂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可見訓
溢為滿段說所駁伏見之說亦非段氏之所取也水經
注引晉地道志云泲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鬥南泆為滎
澤蓋泲水性勁橫流濁河不為所亂動盪犇突而為滎
澤也

東出于陶丘北

鄭君曰地理志陶丘在泲陰定陶西北王曰定陶今縣
屬山東曹州府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泲陰卽引此經以
證是陶丘之所由名也段曰此經丘字當依說文作至

又東至于菏

段曰此菏為定陶之菏澤非謂湖陵之菏水也與王說
同鄭君例云經言至于或山或澤非水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東北自東折北北東自北折東也今山東青州府樂安
縣東北有漢琅槐故城禹時泲水入海處也

導淮自桐柏

王曰漢志言淮出桐柏大復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
此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言出胎簪則指最

西一峰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流者言之桐柏乃總名
耳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沂泗均敵故逆言之王曰予攷宜
言沂泗古文不拘

導渭自鳥鼠同穴

鄭君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
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
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王曰水經渭水

注引地説云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渭水出其中東北
流過同穴枝閒據此則二山也然據漢志是一山鳥鵌
鼠鼵詳見爾雅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胡曰渭水自渭源縣至咸陽縣灃水注之渭水又東逕
高陵縣涇水注之又東逕同州南華州北又東北逕華
陰縣北又東入于河是曰渭口所謂又東過漆沮入于
河也
導洛自熊耳

洛一作雒胡曰洛水出陝西西安府商州西熊耳山是
也漢地理志宏農郡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
東北至鞏入河豫州熊耳獲輿山在東北冢領獲輿熊
耳之支山也分之有冢領獲輿之名總之爲熊耳水經
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山海經曰洛水出上雒
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讙舉卽獲輿之異名也
又名陽渠荀渠燮渠皆讙之轉本一山也若地理志于
宏農盧氏下云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此山又
名東繇又名閟頓領別一山也式三案雒指云熊耳有
二是也江孫二疏以上洛之東北熊耳卽盧氏之東北
熊耳蓋失之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胡曰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
而城西之澗水遂爲穀及漢明帝復堨澗瀍二水使
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于洛
而禹貢東會澗瀍之舊迹無復有存焉者矣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
會同六府孔修

攸一作逌隩一作奥一作墺刊一作栞一作甄段説以墺栞爲正
滌一作疏陂一作澨孔一作甚段曰疏滌之詁訓也陂
者障其外澨者泄其中義相成也江曰同猶和也平也
墺四方之土可定凥者也宅凥也旅一作𢽳𢽳讀亦爲臚
敍也九州之山槎識其木表其高大者以爲鎮而次敍
其祀禮原水泉本也九州之川皆蕩滌其原使疏通無
壅竅水鍾曰澤陂澤障也九州之澤皆已爲之陂障春
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孔甚修治也孫曰滌
同絛通也滌源者謂疏通其本原也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鄭君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
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三壤上中下各三等
也江曰則灋也庶一作衆厎一作致段曰皆故訓字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鄭君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
命之氏其敬說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
所行式三案祗敬也台怡同說也德升也先導也升導
猶險隮朕當作佚古文訓字言中邦敬說其升舉化導

不違所訓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
鄭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
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穗也三百里秸
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
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从之百江曰甸
治田也服事事天子也段曰秸別作䅸見秸戉部僾齋
入刈禾者并穗稾全入之斷去稾者去稾頭穎而入穗

也又去穎者又去穗之穎而入粟實也穎者粟實之莖
也粟糲米也米精米也式三謂禾刈三節總統刈之也
銍去其下節而納二節也秸上節生穗之莖也粟米去
穅之粟也米去穅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男邦一作任國古男任聲同鄭君曰侯服于周爲甸服
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馬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
江曰侯之言候候斥順聚司候王命采者采取美物以
當粱稅男任也謂任王事周之男服誼取諸此云在二

千里之內者自甸服之中央至侯服之弼之外畔四面
面各二千里是在王城二千里之內咎繇謨注云去王
城二千里是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鄭君曰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
江曰綏安揆度也衛衛京師也周之衛服誼取諸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鄭君曰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
蔡之言殺減殺其賦馬曰夷易也蔡灋也受王者刑灋

而已江曰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从之夷四夷也要服以
內為中國其彌在九州之外為四夷周禮所謂夷服也
式三案左傳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上蔡
字說文作𥻘正義曰說文𥻘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段
曰孟子殺三苗卽𥻘三苗也又曰古音蔡同殺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馬曰荒服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
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鄭君曰荒服于
周為鎭服其彌當藩服在五千里之內蠻者聽从其俗

羈縻其人爾故言蠻蠻之言緡也每言五百里一服是
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彌之
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百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
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于
五千也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彌成五服土廣萬里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暨一作泉鄭君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段
說暨除也暨聲教為句江曰訖讀為迄迄直行也爾雅
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孫曰史遷說帝乃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言舜賜禹
元圭以酬庸也以元圭為天錫瑞應此今文家說也
甘誓
大戰于甘
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今在鄠縣西鄭君曰天子
之兵故曰大式三案水經渭水注有甘水逕甘亭夏啟
伐有扈作誓于是亭然則地以甘水名焉今陝西鄠縣
墨子莊子說苑諸書以此為禹事呂氏春秋又云夏后

相與有扈戰于甘澤書序以為啟事水經注同詳見王
孫說
乃召六卿
史記乃上有將戰字鄭君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
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君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鄭君曰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

侮殄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式三棄不循三正以布令即侮五行之盛德也鄭君同馬謂其逆天也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勦一作剿剿恭作共巢段曰勦从力訓勞剿从刀訓絕以剿為正恭以共為正奉也孫曰廣雅剿天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王曰此士卒之車非將所乘之車

也說甚詳攻一作共恭亦作共段曰共奉也江曰攻治也其一作衛正一作政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弗一作不孥一作奴祭江曰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賞于祖告分之均也戮于社告聽之中也祭孥皆作奴謂有辠而沒為奴也或奴或戮視其所犯

後學丹徒陳慶年
孫　家京　炳煥　同校

尚書啟幪卷二

商書　　定海黃式三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王一作湯詳段說格一作來爾一作女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辠天命殛之

馬曰台我也稱一作舉孫曰稱舉也殛誅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爾一作女后作君穡作嗇正作政非夏字江曰我后謂桀也恤憂也嗇事農事也割剝也民苦桀之虐政而興怨言曰我君不憂恤我衆民舍我農而爲割剝之虐政夏衍字李子以周曰篇中稱桀曰夏王曰夏氏我后謂湯與孟子引書後我后同舍穡病農割正害政所言夏桀謂湯不恤我衆之被夏虐政也十三字宜作一句讀

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辠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予惟聞汝衆句言夏氏有辠句一本自予惟至不正在有夏多辠天命殛之耑

今汝其曰夏辠其如台

如台一作柰何孫曰奚何也台音近奚故爲何柰台奚古雙聲李子以周曰九字宜連讀此承上文汝衆言夏氏有辠如何以起下文也非民詰湯之辭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遏一作止割作奪協作和孫曰此三率字皆爲聿辭也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亾

鄭君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亾我與汝亦皆喪亾引不亾之徵以恐脅下民也江曰此民之詞也桀自比于日民卽叚日以論桀言是日何時喪乎我甯與汝皆亾是欲桀之亾也予者民自予也及與也汝汝日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江曰茲此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鄭君曰賚賜也江曰尚庶幾也食僞也

盤庚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適悅也見孫疏有語助詞見釋詞

率籲眾

率語助詞與聿通籲呼也見孫疏眾民也江孫以眾慼為近臣式三案王若曰以下是告近臣此言告民也

慼出矢言

慼一作戚矢誓也言慼民而誓之也多方不肎慼言同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江曰我王謂祖乙也茲此也謂耿也

重我民

江曰重厚謂厚待之也

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劉殺也胥相匡救也不盡殺亦不盡生

卜稽曰其如台

卜稽稽之于卜也如台猶如何也台與奚通曰其如台問辭詞也見江孫疏

先王有服

服治也

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茲此也猶由通用也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鄭君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天命將絕不能察也況能從先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櫱

顛木仆木也由櫱說文作㽕枿又作㽕櫱仆木復生條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紹繼也底致也以上告民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

斅覺悟之也由從也

以常舊服正法度

江曰以用也舊服故事也用有常之故事正其法度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廷

箴謂民之欲陳言者也王謂陽甲也眾民也廷外朝也言籲眾乃王之意也盤庚斅民以下史記盤庚告有位以先籲眾之事以下乃專責有位者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格來也眾謂眾臣奓惡曰黜孫曰予告汝句訓汝猷句
猷道也季予以周曰猷猶可也見王氏釋詞汝可黜乃
心與汝克黜乃心句法同黜乃心務其傲康之心也康
空也大也傲者好作空大之言故下文汝克黜乃心曰
施實德曰不乃敢大言亦後一意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
圖謀也任使也見孫疏播一作譒譒告之修謂脩明王
之教令也

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匿隱也指意也與恉通逸過也變變化之也見江孫疏
不隱恉所以大敬君無浮言所以大變化民
今汝聒聒
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鄭君曰聒讀如聒耳之聒字
當作懖又作𢗊俗作聒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信通伸見江疏膚浮也乃汝也訟公言也起伸險詖膚
浮之言汝以為公言予弗知也責其有逸言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荒虛也含匿也責其匿厥恉江曰惕敬畏也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觀火猶燎火謂燎火也拙一作炪火不光也作為也乃
汝也言予如燎火予亦使之無光謀為汝安居耳謀作
乃逸為句見孫疏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江曰綱網紘所以張網者紊亂也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江曰服治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
德
丕讀為不句絕同語之辭見江說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江曰戎大毒害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鄭君曰昬讀為敯勉也越粵通語助詞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

和諧吉善江孫疏

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乃亦汝也先導之也奉受也恫病也乃奉其恫猶自貽伊戚汝悔句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憸一作憸馬曰相視也憸民小小見利之人江曰時是也憸疾利口也逸口過言也式三案小人猶顧畏箴言之來于人逸口之發于己屈臣也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命謂號令也浮言無根之言恐謂恐嚇沈抌通告言不正以惑之也言恐嚇抌惑乎衆也燎放火也原原野靖安也以上責其動以浮言本江孫說段曰鄉衞包改為嚮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鄭君曰遲任古之賢史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勤勞也敢一作不敢非罰罰之不當者言勞逸與共不敢輒用非義之罰見江疏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選數也掩一作絕作福作災言自作之也非德謂非義之恩惠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若射之有志一作若矢之有志志志矢也凡矢前重後

輕骨族不制羽謂之志其前後輕重同喻言罰與德之不可畸輕畸重也見江說

汝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今本老侮或作侮老辨詳段說有又通

各長于厥居

永久新邑

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江曰作為猷謀也

今有遠邇用辠伐厥死用德章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
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伐厥死謂誅伐之至死江說佚一作逸段曰逸佚失古
通過也此歸功于衆責過于己之詞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曰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
口
齊整肅之也度量度之也江孫云度敷通閉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江曰示以極令則有罰儆懼之

盤庚作
鄭君曰作渡河之具式三謂立為君也與易神農氏作
黃帝堯舜氏作同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此為君時事
也本鄭君說
惟涉河以民遷
涉河自河北遷河南舊說如是東晳云自河南遷河北
王曰河水南有殷墟河亶甲所居
乃話民之弗率
話告也率從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
誕大亶一作單盡也
咸造勿褻在王廷
勿褻敬慎于朝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虛也孫疏
嗚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
承受也承保猶容保江孫同讀
后胥慼鮮

胥相視也與詩胥宇同慼憂鮮善言君相視民之所憂
所善也江曰慼今文為高當从高小山別大山曰鮮詩
曰度其鮮原言先后相度高山而徙民之下所謂適于
山也
以不浮于天時
浮過也江疏
殷降大虐
江曰將遷于殷先正其名號故側殷也莊氏楳瑛曰殷
當為慇說文慇痛也

先王不懷厥攸作

先王謂陽甲也作生也言不戀所生之地也

視民利用遷

視示通見江說言示民以利用遷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承進也俾使也惟喜康共思喜樂康安之與共也比同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籲呼懷來丕從厥志大順此承保之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

試用攸所困極也與禮困知論語困窮義同宣桓通和也見孫疏

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忱曰欽當為廞忱當作扰說文告言不正曰扰古文俗

廞為歆歆貪也言貪念以不正之言搖動上心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鞠窮也臭猶朽也言登舟不渡則朽敗其所載江疏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屬專注也誠信不專胥及溺也孫疏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稽一作迪進也怒一作怨悔也孫疏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

謀不長而以今之遷徙為憂誕勸謂浮言

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上天也何以生于天言不生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命汝句絕一無猶言絕無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倚猗通偏引也迂回邪也江孫說

予迓續乃命于天

乃汝也

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孫曰奉助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丕一乃不肯養也爾然猶如此謂遷都也予不克羞汝

用懷遷都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江曰陳久也丕乃讀爲不乃不乃猶言毋乃崇重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生生日新之意也猷謀也爽失也迪久也與攸暨通見

孫疏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乃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

心

孫曰戕傷也在察也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乃斷棄汝乃猶柰猶云若之何斷棄汝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治政僚友而貪于財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乃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

崇降弗祥

迪啟也言祖及父啟告高后也丕乃同上乃不乃見江

說乃祖乃父唐石經乃乃祖先父于朕孫乃于朕子孫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言非輕告之也

永敬大恤

莊曰敬當讀儆戒也

無胥絕遠

無各相離乖

汝分猷念以相從

分一乃比言比謀慮以相順從也江疏

各設中于乃心

設一乃翕合也言合中道于汝心也江疏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吉善迪道顛癲狂也越踰也暫詐也與民與胥漸之漸

迪遇不正也與齟齬偶睦之義同見孫疏引王伯申說

式三謂暫媮薄也周禮以俗教安則民不愉注愉謂朝

不謀夕左傳誰能無偷朝不及夕皆暫訓偷薄之證遇

合也謂偷合姦宄不爲久遠計也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育長也易種轉生種類王伯申讀育為胄胄允也周語
晉懷公無胄是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試用也建立也孫疏
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鄭君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
廷之位
綏爰有衆
鄭君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式三案安隱卽俗之安

穩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鄭君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案懋一作勖
懋建勉立也大命天命江本無戲怠从蔡石經作罔台
民台讀為紿欺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
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敷心腹腎腸春秋傳所謂敢布腹心也孫說江氏本心
腹腎腸歷作優賢揚厤解之曰今我其溥求賢者而優

禮之揚其所厤試江意从古文鄭君說也段氏以此為
今文家說段是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先王謂湯也王說將大也江說適依也降滅㐫也凶德
惡事也嘉一作綏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極止也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民怪之也一本作
今爾惠朕曷祗動孫曰言汝順我曷震動萬民徙尻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

用永地于新邑
肆今也亂治也越粵通于也及猶汲汲篤敬恭句承
拼同拯也承民命句江孫說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弘茲賁
廢發同謂空勞也弔善也由從也靈神道謂卜也非不
也賁美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依也謂依卜之靈也王說隱卽隱栝之義江本隱作
乘解之曰邦伯州伯也師之言師言進師也長屬長也

百執事之人在朝之人也秉治也尚皆治其職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懋一作助勉也簡閱相視也江說

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

肩獨為之也共同于人也今本共作恭作共本段氏說

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鞠養也言有能養人者謀人之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禮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若順今我進告以我意于斯道順與弗順我未嘗不敬思之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孫曰總聚也庸用也戒其臣以生生為萬民之事不可與之爭利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用也德惠也肩獨任也用敷民以惠常獨任于一心言不怠也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江本肜作融越作粵注云高宗武丁也盤庚之弟子融者融融不絕也祭之明日又祭謂之融周謂之繹夏曰復胙粵于也有者不宜有也雊雄雉鳴也式三案此高宗初祭而有此異也或據史記以為祖己作此以訓祖庚失之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先正君心後正其祭祀之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典主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孫疏史無民字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言民自夭其命夭民字不重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若順也聽從也有不若之德不從之罪者民也孚亦作付言天付王者以正民德也如台猶柰何言柰何者思正德以順天也

嗚呼王司敬民

司一作嗣通言即位也王嗣句敬民句以上言先格王

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段曰昵本作尼馬云尼考也謂禰廟也馬謂尼禰之段借也式三案歷世皆天之嗣常祀無獨豐于禰廟言正厥事也禰謂小乙之廟也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以兄弟相繼高宗則小乙之子也兄弟異昭穆陽甲盤庚小辛雖父列不得為禰然皆天子也安得一豐一儉蓋欲其正典禮隆世祀也是時高宗初立承祧世禮衰之後或于祀禮有闕故祖己言此也喪服四制曰武丁者殷之賢王也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則祖己之言信有

功于禮教矣此篇審高宗中興之始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

鄭君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乘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一作𢦏黎一作𥂁耆飢阢戡殺也代之而殺其君不有其地江孫說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祖伊紂臣訖終也格人亦作假爾命龜詞也一曰格人正士見江段說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相助也孫說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我我殷民棄我不眷顧之也康豐也詩曰康年不豐秦不豐食也鄭君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是康訓安

不虞天性

鄭君曰逆亂陰陽不度天性是訓虞為度也式三案虞

安也天性天命之性仁禮義信智也

不迪率典

鄭君曰傲狠明德不修教法孫云迪道由也率律同法也典常也謂不遵法律經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摯一作𣪠一作胡不至言降威之命胡不至也江說

今王其如台

天命人心皆去欲王省思其柰何也江說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乃女也參森列也或作厽訓絫積也段孫說式三案命
有逆轉不能循常求之見紂之自絕命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指視也功事也戮辱也視其事安能無殄辱商家乎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鄭君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
衍後立為后生紂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
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一曰微子丕殷在比干

既火之後父師名疵少師名彊疵猶微子為王子段氏
以此為今文家說弗或亂正四方無以治正四方也弗
或猶無以也或一作有亂一作治
我祖底遂陳于上
馬曰我祖湯也一本無底字式三案底定也遂洽也與
術通底遂即大誥之底洽陳列也上歬也言我祖底定
洽術列者于歬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沈食也酖通酗醉醬也說文作酌下後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草鈔通强掠也見孫疏竊間取之也由外為姦起內為
宄言小大罔不然也
卿士師師非度
師師卿士之眾也非度者身致顯位言濫賞也
凡有辜辠乃罔恆獲
恆常也所加辠者無一定獲辠之法言濫刑也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方竝也興競起也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淪沒也一作典今文家淪作倫訓以典也江孫說云國
典段氏以典喪為殄喪津濟渡處涯水邊越語詞段氏
以經無涯字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狂一作往鄭君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
也
吾家耄遜于荒
耄一作旄同鄭君曰耄昏亂也言昏于荒淫也史作吾

家孫于荒是古本無遜字鄭讀保爲老
今爾無指告
指示也
予顛躋若之何其
馬曰躋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鄭若曰其
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禮記曰何居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毒一作篤厚也荒亾也一作亾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畏畏謹持之皃咈違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若曰
犧純毛牷牲體完具式三案容隱也隱匿是民不畏神
也無災是神不享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辠合于一多瘠罔詔
讎一作稠馬曰稠數也斂賦斂也式三案乂刈治也用
乂讎句斂聚也以刈敵讎聚召敵讎不解椒也多瘠即
公羊莊二十秊傳之大瘠喻言大瘦癘也詔告神求救
也冀獄興而普惡俱炎如大殷之罔求救于神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敗一作退段以爲壁中文興受其敗謂起而受其禍也
罔爲臣僕無用我爲臣僕也孫說又曰一本無臣字僕
附也言我無所附也亦孫說
詔王子出迪
詔告也迪行也孫說
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躋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馬意父師舊言紂將害王子王

子不出遯終必受害商祀其絕也一本我舊上有微子
曰三字刻一作孩段氏以爲今文家說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別本我舊上有微子曰三字當移于自靖上靖謀也獻
爲誠也謀所以爲誠于先王者以行遯爲宜不復他顧
也一說疵彊詔王子以出乃自言已亦行遯不復顧慮
我殷家也蓋微子疵彊同時去殷
後學江陰章際治
孫　家光朕　同校

尚書啟幪卷三

周書上　　定海黃式三學

牧誓

時甲子昧爽

昧闇爽明日未出時也孫疏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朝早也鄭君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一作坶孫曰紂都朝歌在今河南濬縣坶野在朝歌南七十里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江孫說杖持也鉞大斧也秉執也旄牛尾麾江作麾曰麾指麾也說文作摩

曰逖矣西土之人

逖一作逷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馬曰冢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江曰御治也治事之臣總目司徒以下亞次旅眾也亞次于公之眾卿

師氏

江曰中大夫也

千夫長百夫長

鄭君曰千夫長師帥也百夫長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國皆西戎南蠻江孫說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也爾之俗字戈句孑戟也比相次比也干盾也矛

酋矛江說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晨晨鳴也索空也與梁迴孫說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江曰婦謂妲己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昏蔑也見孫疏肆祭名又大也見游酢答報也酬也弗答不酬報功德也厥遺一作遺厥王父母弟謂同祖之從弟言母者嫡母所出重大宗也見春秋釋王石經作任

逭任謂舊所任用也不迪不用也史佗胥棄其家國遂
其王父母弟不用
乃惟四方之多辠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
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
罰
崇一作宗江曰宗亦尊也以而逋恭一作共奉也段說
又作龔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鄭君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江曰愆過也式三案乃止

齊焉止而齊正行列也乃止句勖勉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鄭君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
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
當止齊正行列江曰六伐七伐衍字也王說同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
鄭君本御作禦曰桓桓威武皃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
也禦彊禦謂彊暴也不卻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以爲
周之役也桓一作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一作如虎如

羆如豺如離于往也御一作迓辨詳段氏說式三謂御
逆也弗御克奔聽其人之能來降不逆之也
勖哉夫子爾所不勖其于爾躬有戮
鄭君曰所言且也式三案所言或有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三祀孫从史記云克殷後二季江氏以爲卽伐紂之
季皆以文王受命之季數之也莊氏謂武王卽位十一
季伐紂後二季紂喪亡箕子朝周箕國名子爵也箕子

紂之諸父見馬說或云紂庶兄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
彝倫攸敘
馬曰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江曰協咊也
合也彝常倫理也式三案騭一作定陰騭猶定也相視
也攸一作逌由也敘次也言天默定下民之休咎複相
視所默定之合于吉業以敘彝倫我不知其由故問之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陻一作堙伊洪一作鴻汩一作曰誤作汩江曰堙塞

汨亂也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鄭君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
大法九類江本疇作𠷎斁从說文作殬注曰畀與洪大
範灋𠷎類殬敗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𠷎彝倫攸敘
言禹德感天也殛本作極極之遠方至死不反故曰極
死見段孫說
初一曰五行

鄭君曰行者順天行氣馬曰从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
文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敬一作恭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君讀農為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一作叶
次五曰建用皇極
江曰建立皇君也皇或為王王亦君也極中也式三案
極本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乂一作艾江曰艾皆為嬖治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疑者稽攷之使明明則疑釋稽江本从說文作卟
次八曰念用庶徵
念攷諗也俗用驗古用念用諗言攷諗以眾著之明徵
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一作響謂妥享之也威一作畏謂悚惕也極窮也福
極在民皆王者所致福在民則如實享示惡極在民則
王者悚惕用之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鄭君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從順也革改也順人改革以致用也爰猶為也種之曰
稼斂之曰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作生也作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水氣化鹹火氣化苦
木氣化酸金氣化辛土氣化甘物味之正而酷者醫家
所謂謹候氣宜司歲備物非司歲物則氣散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鄭君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王說易震
為足動也貌震之木也兌口離目坎耳坤為思言兌之
金也視離之火也聽坎之水也思坤之土也本鄭君大
傳注也劉向說云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或本內經

云脾發貌主土肺發言主金肝發視主木腎發聽主水
心發思主火王氏有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鄭君曰睿通也恭則聰睿行之于我身其從則是彼人
從我似與上下違者我甚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刺也
式三案從順也睿一作容亦通也又作容寬也詳段說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鄭君曰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
臣昭晢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此所致皆

是君然臣謂其政所致也式三案作猶為也晢一作哲
視明而分晰事宜也聰作謀廣聽而有謀也睿作聖思
通則神化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
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君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
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
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
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
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鄭君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星五
星也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江曰分
至啟閉以紀歲朔望朏晦以紀月永短昏所以紀日列
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逡以紀星辰曆綱經緯終始相
參以紀秝數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斂聚也時是也敷布也錫與也言聚是五福以布與庶
民也于爲也孟子汝其于予治義同保守也言惟是庶
民爲汝之極與汝其守極也福極韻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言君立其本則民人無淫比也德極韻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
惟皇之極
念試諗之也罹遭也受就也而汝也康安也攸由繇通

喜也好美也時人是人也斯乃也惟恩也民有才德竝
至者汝試諗之其有不合于極而猶不入于辠者雖有
偏而有用君卽成就之爾乃和爾顏色曰予喜美德矣
是汝錫福于是人則是人乃其恩皇之本也兩之字韻
咎受韻色德福極韻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高明謂顯貴者也羞進也明行昌韻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富祿也穀享其祿也正人富之以祿乃能安享之也使
用也有好有善也弗用有善于汝家則是人徒獲辜耳
于其無好德德義字于猶爲也爲其無善汝雖錫之福
其由汝獲咎也家辜韻好咎韻
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
作擅爲之也頗誼韻好道韻惡路韻江曰改頗爲陂改
誼爲義殊屬無謂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蕩蕩寬廣也平平辨治也反叛于道側偏于道也會合
集也歸依也言君有其本天下會集而依賴之也黨蕩
韻偏平韻側直極韻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皇本作王極之敷言惟根本之陳說也如此陳說是爲
常言是爲訓言也于帝其訓訓本作順謂順天心也訓
順韻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訓本作順近坿也行光王韻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
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勝也彊弱之脩勉力爲之也友順也勉弱其所未順
者剛之勝也燮和也能不拂其已順者柔之勝也言人
心之未順已順者分剛柔以勝之也沈潛猶濡弱也高
明猶亢爽也濡弱勝以剛高明勝以柔言能勝質之所
偏也德直克韻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
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
民用僭忒
鄭君曰作福專慶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
害于汝家禍及室凶于汝國亂下民忒三謂此中言彊
弗友之友剛克也福食國忒韻忒一作慝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龜曰卜蓍曰筮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
占用二衍忒
馬曰占筮也以占用二爲何卜用五占用二以推其變
忒也鄭君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
雲氣在上也圉者色澤而光明也寀者氣不澤鬱鬱冥
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
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卜五占用謂雨濟圉寀克
也二衍忒謂貞悔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忒據鄭君注霽
作濟驛作圉蒙作寀曰圉枉曰寀上圉又作涕作浹作
悌霧又作雺作蟊作霿悔一作𠧪占用一作占之用忒

一作貳通疑克悔忒韻
立時人作卜筮
時人是人也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君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
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決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乃汝也鄭君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

子孫其逢吉
馬曰逢大也式三桀逢與豐通禮逢掖亦豐掖也從同
逢韻吉字別為句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
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鄭君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式三桀龜筮從君與卿
士庶民有一從之者即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
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君曰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
皆與人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從從逆逆韻凶凶
韻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鄭君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
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
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式
三謂雨水氣暘火氣燠木氣寒金氣風土氣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曰時五者來備一作五題來備四字非六字題又作是
作氏蕃廡一作蘇蕪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甚也備多也五者之中一或多之極一或無之極則
凶無一作亡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
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若順也應也謂順其氣以應之也狂猥慢也僭言不信

也豫與猶豫之義同視不定也急聽之促而好自用也
蒙心之不通明也肅狂震木兌木水相化應在雨水乂
僭兌金曰火金相克應在暘火哲豫離火視火木相化
應在燠木謀急坎水聽水金相化應在寒金聖蒙乾坤
艮巽土思正應在風土恆一作常豫一作舒作茶蒙一
作務作霿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省察也王者所省如歲之兼四時卿士分職治事如月
統于歲師尹正也眾正之官統于卿如日統于月正

說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乂一作治俊民一作畯民賢士也明章康韻成寧韻鄭君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好風箕也好雨畢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者日春秋分正當赤道夏至入赤道北冬至出赤道南是日行冬夏之常度也月與日交會之後或上弦行夏至道下弦行冬至道或上弦行冬至道下弦行夏至道是毎月之行皆有冬夏也行常行之度也從非其所行之度而捬之也日月有箕畢度而不風雨此冬夏所行之常度也失中道而從之則大風雨詩曰離畢左傳曰淫于元枵月旅于明星之次離淫旅從一義也夏雨韻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康安也寧願也攸喜也好德美德也考成也終承也成承長之命如謂賢能終其天年又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猶過之也此皇極既建福之響通于四海者然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短折謂本緜延而反短促考終命之反也疾康寧之反不安也憂寧之反不如願也貧富之反也惡謂惡人攸好德之反也弱謂未老壽之反也此皇極不建而四海同此六極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弗一作不豫一作念念喜也疾曰弗豫猶言身不快也段孫又引白虎通說言不復豫政也或曰弗豫即不癒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一作太公召公乃繆卜占既卜也穆字又作睦穆睦繆

古字通用江曰敬也
周公曰未
未如未也之未句絕卜不吉而未可已也
可以戚我先王
戚與頹帝造禰之造古音義皆同言就告也
公乃自以為功
功事也一作質段曰讀如周鄭交質之質
為三壇同墠
江曰封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者太王王季文王各一

壇也
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北面周公立焉一作周公北面立江曰別為一壇于三
壇之南周公所立也言北面則三壇南鄉可知
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鄭君曰植古置字段曰秉古以為柄字柄珪者為之格
如柄立諸神帝也鄭讀植為置者璧體平故不立珪體
柄故柄而立之孫曰秉執也言植璧于神帝秉珪于手
植又作戴作載同部借字

史乃冊祝曰
冊一作策鄭君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
書以告三王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一本作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今本諱稱某者由成
王開金縢讀之不斥名而云某錄書者从其讀而諱之
也見江王申鄭君說阻疾或又作淹疾孫曰阻險也淹
與險聲近又淹久也見廣雅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丕子一作負子負背也子民也言武王有背棄斯民之
咎而將死也此白虎通義之說鄭君曰丕讀曰不愛子
孫曰子申鄭君說者謂元孫遇疾若不救是將有不愛
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式三謂經意謂
三王必要護武王也如天責三王不爭私要護之是有
不子之責也則以旦代之而已江曰旦周公名也君父
疾病方困臣子不忍默爾視其獻欲為之請命於鬼神
求以身代非不知命不可請死不可代也出于忠孝之
誠不能已爾周公便為之江說亦本鄭君義也某一作

發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予仁若考能五字一句旦巧能三字江曰仁若衍字也孫曰仁若考能言仁順巧能也式三案仁旦之譌若及也考壽也材藝猶言技術也言旦畀壽而不遘疾由以術事神不干怒也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不若不能不讀作丕言旦以材藝事鬼神畀不遘疾元

孫大能以材藝事鬼神雖遘疾亦豈必干鬼神怒乎況元孫乃受命帝庭以治四方非徒若旦之以材藝事鬼神也自明以身代君之義如此此本莊氏說也皆說用公自犛求代死之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寶一作保鄭君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孫曰即就也命謂命龜

術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此述命龜詞以告三王也爾指大龜歸字連上句絕俟待也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屏藏也言不畀事神此璧珪無所用之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江曰就三王而卜故卜三龜習重也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籥簡屬所以載書啟謂展視之詳見王氏述聞并或爲

遇或爲逢并逢雙聲字逢遇訓詁字

公曰體王其罔害

罔一作無體兆象也詳江王說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新命一作新受命永一作長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段曰茲攸俟即上俟爾命之俟謂于此用待王之愈已之疾也聖人舉事發于至誠非虛言也神既許之則俟之而已能念予一人者言何能念我天子不忘也式三

余能耐通耐命予一人謂長命天子之康安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鄭君曰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王曰既卜而藏其書本常禮此重祕書故又特加金緘也江曰縢緘也公藏其冊于金縢之匱中式三案金縢之匱昔藏卜書之匱非特設也上言啟籥此言納冊卜禮之常也
王翼日乃瘳
江曰翼明也瘳疾瘉也翼當作翌詳段氏說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鄭君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既喪謂喪服除武王崩周公為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師于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于民閒也孺子謂成王也孫氏中鄭君說以既喪為終喪既終一朞之轉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鄭君讀為避鄭君曰辟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應有欲位之謗無以告于我先王言媿無辭也王曰鄭意以辟即下文居東謂避居東都也偽孔辟訓法謂誅殺以居東為即東征一間流言即往征而誅之必無此事且此流言乃在未叛之前亦王未迎周公前之事也流言與叛兩時也兩事也而傳併為一談以此流言即叛時何其妄也且使羣叔果與武庚同叛矣公之誅之宜也成王雖惛愚亦何至既誅三監猶有未悟必待風雷之感金縢之啟始釋然乎
周公居東二年則辠人斯得

鄭君曰辠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謂之辠人史書成王意也段曰史官書法甚明曰居東知非征東也曰辠人謂管叔及其羣弟也曰得知尚未伏誅也流言至周國不知其所由起至此成王始得其主名鄭云周公之屬黨非也周公之屬黨成王謂之辠人史臣不敢枉筆書之曰辠人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貽當作詒鄭君曰于後于二年後也詒詒說也周公傷其屬黨無辠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

化鴟鴞之詩以詒王今豳風鴟鴞也詩云鬻子㡉成王
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鼻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
故未敢投曰化鴟鴞之詩以詒王蓋不敢正言故俛言
以枏誘鄭箋鴟鴞詩說諸臣父祖勤勞積日累功止王
毀室皆所謂俛言也正言之則云諸臣本無辠而已據
段氏以不正言為詒也謂一化訓乃訹之譌訹古文信
字亦詳段說鄭君以誚為讓者誚卽譙之重文揚雄方
言譙讓也

秋大飆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鄭君曰秋謂周公出二秊之後明秊秋也雷亦化雨說
詳王氏述聞此今文家說也以而迺斯一化盡段曰今
文家斯訓為盡也孫疏云秋大飆以下至歲則大飆為
蔣姑猗之逸文此今文家之說然不可攷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鄭君曰弁爵弁天子諸侯秊十二而冠偁為成人成王
此時秊十五于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
如國家失道告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式三案開藏卜之書以省災異省之不見須再卜此故
事宜爾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君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噫馬本化懿云億也王念孫曰噫懿億竝與抑同信為
一句噫公命我勿敢言何言信有此事抑公命我勿敢
言之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

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周公不恋身竝貪竄位成王至此始悟也泣者傷周公
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見鄭君注勿穆卜不待卜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鄭君曰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逆周公于東與之
歸尊任之逆馬化迎新一化親今文家說無新字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
盡起而築之歲則大飆

乃雨者衛雷電風無雨也論衡作止雨今文家說也焉

曰築拾也不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
亡也築一作筑謂筑其根辨詳王說段說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鄭君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武三
案周公攝政不攝位見鄭君箴膏肓此鄭君意謂成王
幼不作誥誥者實周公攝王命故稱王也猷一作繇在
大誥下是也大誥猷大教導也繇亦導也詳王段說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弔善也言不善于天也弔迋通用見江疏弔淑通用見
孫疏弗弔天三字連讀割害也一作害延延通安也不
少安者武王崩三監武庚及淮夷叛連遭大變也鄭君
曰害不少乃延長之言延一字為句偽孔以延連下洪
為句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
洪惟發語之詞見江疏及王伯申說多方洪惟圖天之
命同是也江又曰嗣繼疆竟歷數服事也言我幼沖人
承繼無人竟之大數大事也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哲有謀也迪進也見爾雅言不能作善謀以進民于康
安也矧況通況也有讀曰又格量度也見江疏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
已王莽誥用作熙段云已熙皆噫之假字攸濟所以濟
也見王氏釋詞敷赴通賁奔通求所以濟渡赴奔之也
莽誥云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段孫據此謂今文無
敷賁之敷字予惟往求朕攸濟賁為句也一說上敷字
衍下敷字連上讀謂奔赴之也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

二年山陽公薨注引書前人受命無敷字是敷字連上
讀也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敷拊通閉絕也依拊前人受命迄茲不敢忘大功天即
降用威予不敢自棄絕也據莽誥敷前人受命茲不忘
句敷作傅大功予不敢閉句閉作比依拊前人受此大
命迄茲不忘其前人大功則不敢比也天降威句無于
字用字連下讀天降威用當王言天降威于殷以安周
王室也獮下遏絕為義此皆今文家說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鄭君曰受命曰甯王鄭君意謂武王也紹天明葬作紹天明意紹兆通寶龜兆發天之明意即示之曰西土有大難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西土人謂管蔡也亦亦天命也蠢動也天命曰有大艱人亦不能靜而起流言及茲騷動也鄭君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蠢一作截葬作于是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鄭君曰小腆謂小國也式三家腆數通數主也小主謂武庚詳見段說誕妄也紀繼也謂妄敢求繼其已墜之大統也紀葬作犯今文家之異字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
此言殷敢紀敘之由也疵瑕也見馬注言武庚以天降威于我國知我骨肉自譏民惑流言而圖反復也反如由衛反衛之反報也謂復報周之取殷也
鄙我周邦今蠢
鄙周邦以周爲邊鄙也王氏說引左傳宣十四年鄙我也成十八年鄙我猶憾襄八年鄙我是欲證鄙我之義殷小腆妄今勢殷謂周爲鄙追咎事周之先世爲殷家幽鄙兆猶小君長則武庚之叛必有鄙周之言王說是也上言越茲蠢席管蔡此蠢動言武庚分以責之擴葬誥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眚災使民不安甚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用今文義
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翼當作翌翌日明日也獻彥通一作儀儀亦賢也詳段說翼助也于往也敉彌通終也甯武謂武王也于翼句

與皋陶謨女翼句法同言于是民獻翼助以往終武王所謀之功績也葬誥作于敉以終于此謀繼嗣圖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鄭君曰卜幷吉者三龜皆从也時既卜乃後出誥故云然江曰大事戎事也休美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江曰肆故于往逋亡播敝也殷逋播臣謂祿父武三粲
肆故今也播叛逋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反復白也考父也翼翊也謂行次也下云厥考翼與此考翼皆指管蔡管蔡於成王為諸父之行次也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害曷通何也段曰尚書本無曷字皆偕害為之衛包盡改害為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江曰永長允誠造遭役使卬身恤憂也故我沖人長思其難而言曰於呼今起師旅誠擾動矜寡可哀哉我遭天之役使以重大艱難之任遺投于我身于我沖人惟憂不克任不身自憂恤也弍三桊越猶惟也兒王氏釋詞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江曰義讀為儀儀度也古者書儀但為義毖昚也甯考武王也度爾國君及衆士羣臣當安予曰無徙昚于憂慮不可不黽勉以成乃甯考所謀之功也責其不暱弍三桊義安同綏慰也言邦君等安慰予也毖勞苦也無毖于恤無毖此憂而辭之也恤一作卹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江曰替廢也卜并吉則天命我東征可知違卜則廢上帝之命所不欲也替并作僭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而征討段曰今文尚書作替讀為僭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休庥同庇也言天庥庇武王也江曰周發跡于百里故曰小邦周相助也天休美甯王興我周國甯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天其相助我民況我亦惟卜是用則敬承天意必獲吉矣明卜不可違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畏一作威弼輔也丕丕大之至也言天之明威予殷所以輔成我大業也基今文作其詳段說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丕一作不詳段說江曰丕讀曰不舊人當遠謫故事爾

乃不能省識於遠省竝知甯王若此勤勞哉責其不知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閟勞也毖慎也詳王說閟毖字衍一詳段說江曰極讀
曰亟卒終也天勞慎我周家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亟
終竟甯王所謀之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
前甯人圖功攸終
誘牖道也化誘猶作告告即道也棐輔也忱一作諶
天棐忱辭天輔助以誠信之辭訓敕龜先告也考成也

一作累詁也孫曰釋名考成也亦言槁也槁爲犒勞之
古字甯人武王也王伯申曰攸用也式三謂圖功攸終
言謀其功之所終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
畢
勤毖撫勞之也見漢書顏注若有疾與康誥義同言天
撫勞我衆而又疾速之于于前人所受之民敢不休息
而畢終之乎休息也畢終也休畢猶作休輔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若昔如前也逝誓通猶誥也艱日思猶永思艱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江曰營若作室若考既底定其法矣其子弗肯堂基況
肯爲蓋屋乎或以構爲構字椽方曰桷況肯其桷桷乎
言不肯也式三案矧肯構一作矧弗肯構段說矧訓況也
亦一義一本構作桓桓疑亙字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江曰菑反艸也一曰田一歲曰菑播布穀也穫斂禾也
一作矧弗肯穫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庶管蔡之棄基也鄭君本肯構下亦有此十二字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甯王大命
越卬及身也言今我曷敢不于我身終定甯王之大命
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有友助友也民養猶作民長江曰管叔于周公兄也于
成王則父行也友謂武庚也管蔡啟商甚閉王室是兄
考有友伐厥子也民長邦君御事皆是也假若父兄有

友與共伐其子長民者其相勸之不救乎明邦君御事
當相救助也故下文以肆哉勉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肆力也勉邦君御事勠力也見江說肆哉山井鼎說足
利古本作肆告我見段說爽明也由猷通哲謀也言邦
君御事明邦之猷謀也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㳒
惟思也思民獻十人進知天命當天輔周之誠鑒此時
不敢改易周㳒王段孫皆云㳒當作定古㳒字作金與
定相似

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莽作定天降戾于周邦言天命下定乎周也段曰詩
傳戾定也此古訓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大艱人大發難之人謂三監及武庚也誕發語也鄰讀
如鱗轢之鱗經典通用鄰或用轔胥伐相矜也謂三監
武庚徼誕鱗轢私相矜功于其室也爾邦君御事亦不
知天命之不改易乎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江曰用夫謂之穡夫我長念曰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務
去艸盡我曷敢不順天意以終竟我田畝之事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休庇也極亟通亟卜謂从卜也于從莽作卜從言予何
其从卜而敢弗從卜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率循也指莽作旨美也言循寧武王之迹有此美疆土
况卜習吉也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僭不信也言天命無不信也見段孫說江曰卜兆所陳
之兆若此則天命可知矣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
馬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魄一作霸江
曰哉始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見
說文劉歆以生霸為望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鄭君曰此時未作洛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新大邑一作新邑

侯甸男邦采衛

侯甸男采衛九服之五也不言要服者以遠于役事恆闕馬本鄭君說也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鄭君曰樂即功作效其力焉式三案百工百官也播布也見效也士事也言百官布列民皆和悅效事于周也

見孫疏

周公咸勤

勤勞之也江孫說

乃洪大誥治

鄭君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大誥康叔以治道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

此申明王命代誥之意也孟侯謂康叔王以康叔為周公弟命公代誥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周公封康叔號曰孟侯師古曰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此古文家說也

伏生略說天子季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問其所不知鄭君注釋孟為迎此今文家義也鄭君注古文時不用今文說

小子封

此以下皆周公代誥之言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克明德一作克明明德段云謂明而又明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庸用道庸庸賢者丕用也本左傳祇祇敬而又敬也威威一作畏畏通畏而又畏也顯民德著見于民也孫曰酒誥云厥命罔顯于民則此顯民言顯于民也肇造區夏商季中夏亂文王始作興之也以修我西土孫疏引王伯申說句讀如此言西土之一二邦尤修治也

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江王段說我西土惟時怙句冒聞于上帝句冒猶上進也孫疏引王伯申說惟時怙冒句怙大也冒懋勉也言惟是大懋勉也休慶也

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

殪殪也戎誕皆大也時善也敘豫也言武王承文王之志殺滅大殷大受天命于其國其民惟善悅豫也詳見孫疏寡兄寡有之兄言賢也勖勉行文王之道也江王段孫說同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肆故今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汝念哉今民句言所念者此東土之民也孫曰祗敬也遹述也紹繼也聞訓舊聞衣同依敬述文王繼其舊聞依其德言也敷求徧求也江疏讀衣為殷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江曰惟思耇老也商老成人商之遺賢耆所謂殷獻民也宅當讀為度訓道也欲求商先王之遺心由商之老成人汝大遠思商老成人之道度之于心則可以知先王之道也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鄭君曰古先哲王虞夏也由江作繇江曰繇道也乂進而上之別求聞道于虞夏先王以安保斯民孫曰別古與辯通又通徧由于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一本宏下有覆字于作乎言宏覆如天也若女也謂康叔也裕饒也女之德饒于身則不替王命也莊曰宏于天若句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也瘝一作鰥一作矜病也言治民者如疾痛之切

身始盡其敬道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

畏一作威忱一作諶言天德輔誠也見風俗通威德也見廣雅天德惟誠是輔諭之民情大可見矣

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康虛也荒也或作倘作侗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積小成大也孫曰此申小人難保之言民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恆起不意當順揖其不

順者懋勉其不勉者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段曰左傳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服宏大卽經文所謂乃服惟宏也孫曰服治也

王應保殷民

王氏伯申說應保猶受保應受也見周語注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江曰宅當爲度謂助王圖度天命也被紂化日久當作新斯民而與之更始式三案宅定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辠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辠小乃不可不殺

江曰猶刑也洽也眚過誤也或作省典經式洽也自作不典式爾句言自為不經不洽之事也

乃惟大辠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適爾偶然也乃惟眚災適爾句既道極厥辜既開道之極盡其辭狀也見江疏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

江曰敘順時是勑勸也若亦順也疾速畢盡棄捐也言有順是殺終赦眚之法則罰大明而民服惟民其勸勉于順甚疾速矣惟民其盡捐㕛咎惡矣皆予引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段云力勑同部而若㸚啓式三案依皆予有敘時句和而有疾之句讀曰又言和順而又疾速也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若一作如江曰赤子无知或觸陷于死地惟在保之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如保赤子則民其安治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毋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毋或劓刵人

刵刲也字从刀耳劓刵同劓鼻也刵斷耳也毋無同言大者刑殺小者劓刵非汝封主之則人無敢主之則汝宜愓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江曰外事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朝故曰外事臬者躲準的以爲法也式三案陳列也汝陳時臬司句臬司法吏也殷罰猶殷刑謂殷之法也師茲殷罰之有理者殷

法之失理不可用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江曰辠人之要辭旣具矣當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挾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須旬時者徐求其情覬有可以出之亦容其自反覆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周禮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坿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辠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斷其獄蔽其訟于朝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亦此意也孫疏以服念爲伏而思念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汝陳時臬事與上汝陳時臬司句法同謂列其刑法之事也罰與師茲殷罰之罰同法也蔽斷也彝常也義宜也次汝封子化即予孫疏訓次爲恣言法斷以殷時之常用其宜者其不宜勿庸恣汝之意也一說勿庸以次句次遂也
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遜順也謂順于事也遜事一作順事曰聿通事盡順聿是敘矣而矜恤之心惟曰未有順事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孫曰若順也用茲義刑義殺勿以順汝之心我心我德亦惟汝知之江曰朕心屬上讀心朕心言以我心爲心也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故曰未有如封之心我心者我之德惟汝知之也
凡民自得辠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據段孫說引荀子自得辠言自服辠不敢隱也江曰于猶取也暋冒憝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刑凡民無不怨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暋一作閔憝一作譈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
矧亦也見王氏釋詞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于與通及也能耐同不能字不忍性以慈字也見江說服治也字慈也疾誒同惛也見孫疏言子不孝父不慈

也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
于弟
顯憲通法也道也鞠稚也見江疏引釋言左傳引經父
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段說左傳旣稽
引古之體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弔通迪至也見江說政人卽下文正人謂長官也得罪
服罪也與上自得罪義同言至此不孝不慈不弟不友

不于我政人得罪則天所與民之彝倫大滅亂矣泯滅
也江作洄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由行也速行文王所作之法刑此無赦也莊曰茲無赦
句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
戛猶楷也不率大戛謂不循大楷法也見段說矧亦也
見上庶子言外者對小臣近君者而言故為外也庶子

周禮謂之諸子其職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而致
其藝以進退之見江說訓人卽師長見鄭君說小臣諸
節謂小臣之受符節者見孫疏別徧也與別求同由古
先哲王之別同求普也言徧布政以進民于大善也
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
弗念弗庸言不念用播敷造譽之訓也瘝病也引惡長
惡也率非迪諸詞非殺言殺臣也自不率大戛至此戒
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
王命乃非德用乂
此戒諸侯也江曰君長謂它國諸侯康叔為牧伯得征
諸侯之有罪者故及之不能不相能也春秋傳曰閼伯
實沈不相能也外正謂正長之官亦對小臣而言外也
亦惟它國君長不能其家人及其小臣外正惟為威虐
于下大放棄其王命乃非德教可用以治也言當征討
之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江本作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懌作擇少十一字依葛
子所引文江說以敬忌爲文王之祇祇畏畏以擇一人
爲文王之庸庸擇一人而用之也式三案由猷同裕道
也見孫疏言女能敬典常乃謀化道其民必思文王之
敬畏乃能化導民曰我思行以及文王則予一人安懌
矣此戒康叔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
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迪吉康爲句鄭君讀爽勉也惟思也見孫疏吉善也作
爲也求終也江孫說同式三案求逑通匹也勉思民事
導之以善安是思殷先王康乂之德與之匹配也適善
也見孫疏殷民被紂化日久無導之者則不向善罔政
在厥邦無政以存其國也在存也見江孫說王伯申曰
爽發聲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予與通及也罰法也行道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孫曰今惟殷民不安靜未定止其心道之以道屢未和
　同勉思天其罰誅我我其不敢怨天怨民祇自思其罪
　罪無在大亦無在多不可不責躬也況日其上能明達
　於天乎式三案迪攸通長也迪屢未同久多未和協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
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蔽斷也忱誠也丕則猶言皆即敏捷也斷以誠心皆即
　敏德也遠乃猷裕句言遠汝謀猷道術也上文云乃由

　裕民君奭云告君乃猷裕我同不汝瑕殄言天與人歸
　不瑕疵之義殄之也本王伯申說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江曰享祭祀也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山川社稷
　所謂命祀國亾則絕其祀故言汝其念天命之无常毋
　殄絕國之命祀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侯國服命以七
　爲節孫曰高乃聽者廣雅高敬也言敬聽我訓則安治
　民之道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替廢也告一作誥敬字告字句絕江孫說同酒誥典聽
朕教又云汝典聽朕毖句法相同典常也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王若曰一作成王若曰馬氏及鄭君本同江氏云此篇
之誥成王親之史氏从後加成字以別異於康誥之周
公代誥也江說本之馬氏三家舊解云成王少成二聖
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諡馬氏駁之妹邦馬云牧養

之地段氏申馬云妹邦卽牧野也妹牧雙聲鄭君曰妹
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言妹之鄉其民
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肇江本作肁江云周家世次文王弟當穆故稱穆考肁
始開也文王遷酆故言始開國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
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毖戒也孫引王氏石臞說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誥於此
時也茲斯通祭祀斯飲酒也見王伯申釋詞命如天命
有德之命對天降威言謂福命也肆兆通分也元大也
言天降福分我民惟大祀甚可飲酒也天降禍亦在酒
甚酗酒可戒也酒惟行酒使之也行猶使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小子謂血氣未定之人正一作政有政大臣有事小臣
彝常也王孫說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江曰於是衆國用文王教飲酒惟于祭祀必以德將之
無有醉者式三案將着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曰聿迪誥詞惟曰我民句迪道也小大德惟一勿以酗
酒為小德之出而任之也江曰惟是我民亦能用文王
教道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其心甚善聰聽祖考之常訓
其所造就有小德有大德小子惟皆純一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嗣習也見詩傳純專也肇敏也一曰謀也服事也見江
孫說厥父母慶自洗通作鈥厥父母欽敬也洗洒通滌
也腆多也見孫說用以也言子惟父母敬自洗滌其揩
多致以酒孝養父母也一曰洗腆潔厚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典常也江孫同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
稽中德

羞進也耇老者也君庶士庶伯之君也丕惟曰猶僉曰
大許之也稽合也言爾能大進酒于耇老及君上則耇
老與君上爾乃飲食之醉飽之也于是眾皆曰爾能久
于觀察事理動合中道也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羞饋祀謂進助祭于君也木鄭注說介右也佑也逸宴
樂也天若句與召誥而稽天若同若順也元德大德也
忘亡失也言爾庶幾能進助祭祀爾乃既祭自相佑以

宴樂此乃信為王有政有事之臣此亦惟天甚順其大
德永不失于王家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輔也徂助通書輔助之邦君及臣也腆多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
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迪攸通天顯天道也見冉經德行德也秉哲守敬也哲

悊通敬也見孫疏咸遍通延也帝乙江疏以為紂父孫
疏以為湯六世之孫祖乙成王畏相成就王道敬畏輔
相也厥棐有恭謂所輔有恭敬之心也江孫疏同崇叢
聚也左傳叢或為崇之崇同江曰崇充也孫曰崇興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侯甸男衛見康誥男一作任男任古聲同邦伯謂州伯
八州之八伯也尹正也亞次也服任事者也詳孫疏鄭
君曰飲酒齊色曰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助成王德顯助成君德之顯也祇敬也辟法也與正人
敬法無敢慢也俱見孫疏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
不易
祇適也保褋通褻也越粤通祇保越怨者適聚于怨也
所謂怨讟于一身者是不易不改也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江曰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閒故言大放

縱淫泆于匪灋以燕飲喪其威儀
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江本傷作慯逸作泆注云衋痛也民無不痛傷其心而
紂惟荒多于酒不息自止息仍然淫泆乃之言仍也依
江說乃泆為句孫訓泆為過連上讀云不息自止其過
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江本罹作離注云很盭離惡也紂秉心疾很恃有命在
天不知畏死惟為虐以積辜于商邑于殷國之滅亾曾
无所愬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于上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自酒一作嗜酒腥本作胜江曰馨香之遠聞者紂不惟
以明德之馨香薦祀升聞于天誕惟民之怨氣衆羣臣
之酒臭胜聞于上故天降喪亾于殷无愛于殷惟以紂
淫泆故速召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
江曰言不徒如此多誥欲康叔有所灋戒

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江曰監視也湯曰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橅通橅亦作模擬形也時是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劼慎也毖敕也見孫說矧亦也見王氏釋詞鄭君曰太
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鄭君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疇一作壽鄭君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主封畿之事
薄勉也違一作韋韋邪行也薄違言勉去其邪行司徒
之職也見段孫說若保宏父謂順安萬民之宏父宏大
也謂司空見江孫說定辟定其灋也矧汝剛制于酒言
三卿定灋及汝嚴斷之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
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誥曰羣飲倡羣飲之議而不可禁者也周官司虣曰以

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拘搏一義戮
殺一義戮辱也殺盤放之也槃放所以辱之也佚一作
失拘一作抲迪音義迪舊殷之舊諸臣工不倡議羣飲
而自湎于酒紮習未能遽除姑教之勿槃之惟工之惟
江云衍字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
于殺
享鄉通恤相惡也與任恤之恤義同蠲除也時是也言
有斯分明之鄉導乃不用教辭是于我一人之惡弗同

惡也於彼舊習終弗除也是同于放槃之辠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勿弗通辨治也司司酒禁者言汝常聽我敕不設汝禁
酒之司民將沈湎于酒也當是時酒禁之嚴如此然後
世民之酖毒有甚于酒者或不禁之或暫禁之而酖毒
愈甚何哉三復斯篇慨然思古焉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此示封以為邦君之重言下則由民及小臣達大家上

則由臣達王皆邦君達之也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
人
若乃越及也師師民之眾也曰予及予也曰越迺殺戮
無辜曰厲言汝為邦君乃常說及曰我有師師眾民汝
三卿大夫眾士及予罔以無辜殺之也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敬矜通憐恤之也勞慰勞之也徂助通君矜勞民故臣
亦助以矜勞

肆往句姦宄殺人句歷人句宥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
句宥
歷次也封往于姦宄殺人之中有次皋之人宥之故臣
亦見其君事戕殺之中有宥敗字衍見江說戕人宥今
文作𢽩人有無敗字
王啟監厥亂為民
監謂諸侯啟監即周官所謂立其監見江王說亂治也
今文作王開賢其率化民亂率同義化為音義同論衡
聠上𢽩人有讀非

曰無胥戕無胥虐
鄭君曰無胥戕無相殘賊無胥虐無相暴虐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敬一作矜與鰥通本大傳屬一作媰媰婦人妊身也見
說文江曰至于鰥寡孕婦皆縣以包容使不失職一說
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見小爾雅又一說敬寡矜恤其
寡屬婦聯屬其婦辨詳王段說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江曰引長恬安也王者責效國君及其治事者其命何

以哉惟欲其長養民長安民而已式三案效教也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孫曰自古王者如此監視其國無所任刑辟也孫讀監
為句舊讀茲句監句監謂康叔式三案辟僻通偏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稽計也計其廣袤為之經制也菑反土也江曰菑反草
也一曰田一歲曰菑陳治也疆界也畎田間廣尺深尺
流水之道見孫說江曰以諭為國當先立綱紀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塈堊色據說文塈當作涂塈仰涂
也茨以茅葦蓋之也言既勤力為牆當思涂塞孔穴又
蓋之以茅葦也喻政事修舉乃有成詳見江孫說塗一
作斁終也詳見莊說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馬曰梓古作杍字治木器曰梓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
鄭君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江曰梓材木材
之美者樸木質也斲斫也言治梓材以為器既斫治其
質當加以采色以諭國既治理要須修明制度典章

使粲然可觀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孫曰懷來也夾輔也享獻也作始也享作猶言作享方併也言今王叒思先王勤勞用明德之臣來爲夾輔是以衆邦始來享兄弟之國竝來賓服亦已奉用明德矣式三案曰越通及也言今王思及先王也勤用務用也作如作其即位之作亦及也庶邦享及兄弟竝來也既終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江曰后繼體君也后之言後對先王言故曰后式用也后能用先王之常典以和集諸侯則衆國大來朝享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用懌江从釋文作用斁注曰肆今也和懌和悅也謂安集之先後謂教導之迷惑也迷民未服从之民也斁終也今王惟德之用以和悅先後此迷惑之民用終先王受命之功也王伯申說用和懌之用連下讀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詞詞若茲監于此爲監也言康叔爲監當爲王謀永保民之策也案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以下據王說疑周公因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江說疑康叔者戒成王故辭合于此

後學江陰瀏　銘
孫　家　辰　同校

尚書啟幪卷四

周書中　　定海黃式三學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鄭君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鄭君以厤筭推知之詳李氏尚之書曁十六日庚寅二十一日乙未史記魯世家以此為成王七年二月乙未與鄭君說異望江作朢从說文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君曰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文恭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鄭君曰相視也江曰大保召公也召公先周公往視可定居處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越與若皆及也連言之則曰越若來至也越若來三月言及至三月也說見王氏釋詞江曰朏月未成光月三日也式三按鄭君說三作二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江曰戊申月五日也大保以五日之朝至洛相卜所居得卜得吉卜也經營度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鄭君曰汭隈曲中也江曰庚戌月七日也能左右之曰以庶殷眾殷民也攻猶治也位城郭宮廟朝市之位逸

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又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越五日甲寅位成

江曰甲寅月十一日也成謂規畫有就緒若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位定矣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江曰翼日明日也周公以十二日之朝至洛遍觀新邑之營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江曰為營兆于南郊因用牲以祀天也作雒解曰乃設
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牛二者帝牛一稷牛
一也郊用特牲貴誠也孫曰自甲寅翼日數之月十四
日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江曰立社以祭后土以句龍配作雒解曰乃建大社于
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
土是也牛羊豕各一為大牢社用大牢降于天也孫曰

戊午月十五日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江曰周公是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之于冊已命役于
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孫曰甲子月二十一日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江曰眾殷成周公命大起趣功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鄭君曰所錫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召公見眾殷
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

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錫
周公江曰以猶與也式三謂錫貢也見非此言入貢于
周公而進之王也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江曰旅陳也言旅王若公則王在矣王蓋以既錫周公
所獻之下而來也備呼眾殷及御事使皆明聽也段曰
詩思齊箋引無自字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
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鄭君曰言首子者凡人皆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江曰
元首也疆竟恤憂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
民茲服厥命
遐終猶易詩論語之永終綿延之謂也服承也殷先王
精爽在天于是後王後民斯服承其命也
厥終智藏瘝在
厥終指紂之世也古無藏字本作臧善也瘝俗字古本
作鰥寡少也言其季世智善之人少在位也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亾出執

夫丈夫也知謀也保讀爲緥小兒衣也抱古伦裦褱也見江說徂訓通告天詞也執讀通藏身也言丈夫謀緥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呼天告其身與妻子之無所出無所藏也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懋盛厚也言天之眷命盛厚于周也疾速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迪攸通子字變也面鄉也稽攷也若順也言視古人有

夏天所從字變保安之夏王亦鄉攷天心而順之今時既殞其命矣此孫氏說式三案面遠也今用緬古用面稽合也遠合天之所順也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格陞舉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壽耇一伦耇老江曰沖子謂成王有又自從也式三案稽合也卽而稽天若也矧亦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王伯申曰今卽也江曰諴和碞險也小民難保故曰民碞言王雖幼小乃天之首子哉其大能和諴于小民則于今休美王其不敢後用顧念小民當畏于民之碞險江說讀顧字絕句式三案十字伦一句讀言顧畏民碞之不敢後也碞嵒同多言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江曰紹繼自用服治也土中謂王城于天下土爲中也

旦曰其伦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江曰俾周公言爲大邑于土中自是可以配皇天而慎祀于上下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其有天之成命以治民于今獲太平之美矣式三案有又通今卽也言王又能成天命治下民卽休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伦所不可不敬德

江曰邁行也召公既述周公之言因卽職治民之道王

者有分土兼分民王治民之先務當治殷之御事使比
附介與于我周之御事節制其性使不失中則日行進
于善矣其敬為之所哉言當處置之得所也不可不敬
德者丁甯致戒以起下文式三案江言節制其性使不
失中者如論語六言六蔽之恉及孟子言性色臭味安
逸之性有命焉是也孫訓節為和亦一義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我王也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服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江曰歷年多歷年所也延之言長不其延言短也言夏
殷年數修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
其命此則所當戒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我我王惟思若此也此功夏殷之功也監其墜命而繼
法其功業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詒哲命

王乃初服一化今王初服厥命莊曰宜化今王乃初服
厥命江曰生子謂年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
意于惡終以惡今王初服命若生子然無不于初生自
詒哲命勉王早自厲于善也哲命謂賢智也式三案江
說本論衡孫說生子之生訓為養詒訓傳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言天制此三命知我初服分命之也江曰吉凶兼言之
則哲兼愚歷年兼短折省文互見式三案天命哲兼愚
傳所謂天奪之鑒者其命以愚也天厭其衷是命以哲

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命可以祈求所謂自作元命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戮字絕句十五字連讀言勿以小民之過用非法遂亦
誅戮之也用乂民若有功若猶而也言能治民而有功
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江曰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位乎天德小民

遵之以用于天下于王光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
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江曰言君臣相與勤勞憂恤其期于夏殷歷年之久欲
王以小民受天長命蓋民安樂則天說喜而增歷數故
以小民受天永命式三案式語詞之用也替廢也以由
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鄭君說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而言我小臣以下召
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臣與羣吏江說予小
臣召公自俾謙詞也以猶與也末猶終也式三案讎柔
通柔民百君子謂撫柔斯民之百君子也友民民之馴
服者也言予小臣敢與撫柔斯民之百君子及馴服之
民安受王之威命明德王終以成天之命王亦光顯矣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勤勞供奉也見孫疏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復如曲禮願有復之復白也明辟明法也謂洛邑之經
營也曰復明辟曰作明辟皆言營洛之法也王如弗敢
及天基命定命成王以營洛之事委周召如弗敢親預
事也及猶預也允保繼太保也相視也允保大相東土
其基爲民之明法所謂基命也定命之功周公欲責難
于君也舊解以復辟爲復還君位或以爲反政于明君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洛師猶京師也乙卯朝至于洛師卽召誥所謂乙卯朝
至于洛黎水在河朔澗瀍水在河南澗東瀍西之洛卽
春秋傳所謂王城平王東遷之所都也當日營此爲朝
會地瀍水東之洛卽春秋傳所謂成周敬王所遷之都
也當日營之以處殷民詳見江王申鄭君說卜河朔黎
水不言食者不吉也兩卜皆言食吉也鄭君訓食爲服
田相食遷都以民食爲重不食之地勿遷鄭君意也灼
龜食墨之說江王駁之爲明式三案經典中食穀互訓

穀謂安享其福祿也洪範既富方穀謂正人受祿方能
安享之也論語邦有道穀左傳三日餼穀亦同穀訓善
善訓吉亦一義之引申此含亦當訓穀謂安享其祿也
善也吉也義皆兼之一曰含用也見易井卦注又老子
注
伻來以圖及獻卜
江本伻作抨云抨使也使人來于王所以其新邑之地
圖及獻所卜之兆象必以圖者為口說不了指圖乃了
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公敬天休荅其命定命之言也來至也周鎬京也言公
至洛視宅為鎬京配美也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
馬云貞當也江曰視古示字恆常也常吉兩卜皆吉也
二人已與周公也言我與公二人共當其美也式三案
貞信也謂其無疑于吉兆也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以與也江本億作意江曰意十萬也一說數萬至萬曰

意誨曉教也言公以我萬意年敬天之美教拜手稽首
受公教誨之言也上拜手稽首是史官所記此則成王
自道己拜非有二拜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
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鄭君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
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
神受職然後須行周禮須說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
殷禮也江本肇作犀稱作再秩作豒江曰再舉也咸徧

也王舉殷禮祀於新邑徧以尊卑次豒之無有文也殷
尙質用殷禮故無文孫氏引漢書翟方進傳咸秩亾文
孟康注曰諸廢祀無文籍咸祭之以為古文家說式三
案殷禮盛禮謂配享文武于明堂之祀天也舉明堂配
享之禮祀于新邑又徧次斿此功臣之祀未有成典者
配于殷祭周公未敢專之因齊集凡有功烈遣使請于
鎬京曰庶幾王從予之請而有事也有事祭也工功通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此周公述王之命許咸秩無文之請而欲以功次秩之

以功之大者爲首祀不以時位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此周公又述王之命也汝謂周公也功載載書之識功者也教工大傳作學功大傳云悉盡也學效也江本教工作斆功式三案效功正字作教工作學俗字王佴周公受命篤弼丕視功載惟汝盡自效功是王既欲以功秩祀將以周公爲後日之元祀也周公述此而辭之故下言成王之朋比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鄭君曰孺子幼小之偁謂成王也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

其往上有愼字見嚴氏鐵橋唐石經校文燄燄一作炎炎又作庸庸詳見段說燄燄火行尙微也灼爇也見江說攸火氣也左氏哀三年傳鬱攸從之是也敘次也厥攸灼敘何戒王愼其役始若火之始燄燄然其鬱攸爇灼次及不可遏絶也

厥若彝及撫事

撫撫通度也言王當順常以度事勿朋比也

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以已通在察也往新邑請王往也嚮鄉通孫作向江作鄉有孫讀爲友明訓勉言予已察周工事矣王往新邑使鄉日就官之僚友勉起有功惇厚宏大成就寬裕王自有辭于萬世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終終洛邑之功承上往新邑言也會百辟還殷民所以終之此下詳言二事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鄭君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式三案享獻也多重也多儀重禮也役實行之也義通愨禮表記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義正同言禮不及者不實志于享凡民亦謂是不享也言此欲王往洛邑以禮馭諸侯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

時惟不永哉

鄭君曰禩勉也式三案頒分也于往也謂己所不及聽者汝當分之教汝往洛以輔治民常恣汝或悍于行而不勉于是非久安之道也言此欲王往撫殷民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江氏正訓長正父言父判如曹叔成叔康叔聃季以及召芮畢毛之屬孫氏父訓長正長謂百官式三案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九字為句言正父皆如予之奉命也言此欲王以鎬京事委正父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汝往謂往洛邑也明農言退老也孫說明勉也大傳說大夫士七十致仕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于門塾教出入之子弟是致仕者教勉農人之業也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裕導也戾來也言予明農處化導我民使之無遠夵而皆來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

明勉也見孫氏引王石臞說留公勉保輔之也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此成王欲留周公述其輔相之功也以與也言公能揚舊世大顯之德與予小子揚文武之烈奉荅天命謂配享文武于明堂之祀天也師洛師也公和協永久四方民之居師謂營下都以處殷民也將大也言公惇厚功宗之大禮舉秩元功為元祀其餘以次祀之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旁段本作方迓江本段本皆作御江曰旁溥也穆穆美也稱上曰衡衡所以取平也濂度之器以諭政柄言公之德光于天地施于四方溥為穆穆之美化操馭乎天下之衡不有迷繆又有文有武以勤教于下我沖子安受其成無待有為惟早夜齊其祭祀而已式三案此申說上兩言公之德明能為此見公之不可夵也文武勤教謂示以大烈明常配享使沖子毖祀之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言公之功輔導我之厚常如是見公之必宜留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退歸也委也卽節通辟法制也委鎬之節制于鎬之臣
荅篤敘正父往洛之言也命公後立伯禽治魯使公留
洛也一說成王是時在洛自言退鎬命公在洛留後蓋
失之上言伻來言往新邑言汝往下言予往言來相宅
言伻來毖殷言王在新邑知此時在鎬欲適洛也一說
周指洛邑以上佗周匹休從王于周例之亦非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
四方迪亂未定為句迪正也言四方之所正所治未定

也句法解義本王伯申敉彌通終也于宗禮亦未克敉
言此禮猶有未終之事也言此益見公之不可去也
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迪導也將助也工事也亂治也言公導助其後監察士
師之事大安文武受民之治為我之四輔也江曰四輔
者道充弼丞常在王前後左右者道立于前周公為之
王伯申曰上文公功棐迪篤下文公功肅將祇歡並以
公功發句文相符義相合
王曰公定予往已
定止也言公留止于洛予往洛邑矣
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
哉一佗我詳見段說肅進也見孫說將助也言公進助
則我歡公去則我困無困我也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江說我惟無斁句其康事公勿替句刑佗型型四方句
其世享句言我無懈倦其安事公勿替以公儀型四方
其世世享我之德也式三案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八字
為句勿替刑句於文為順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
鄭君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烈威也朕段孫皆
定為訓字訓古佗侯恭江佗龔段佗共王命留洛承保
文王受命之民及光烈考武王大訓之供奉也段曰佗
洛本武王之意故曰宏訓共也
孫予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佗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典辟皆法也曰聿通語詞言大篤法殷獻民之治為四

方新洛為周京敬導之事其自是宅中而治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旦周公名以與也多子眾卿大夫也烈業也見江孫說言予旦與眾卿大夫及御士厚先王之成業以荅眾庶為周京信導之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鄭君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據鄭君注考成也昭明也單盡也

式三案昭卽詔字告也謂考究我告子之法度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言遷殷民之事也伻來毖殷使公救還殷民也以明禋享告遷也甯舊訓安江孫申鄭君說指武王式三案甯願詞成王不自告文武許周公代告也江曰秬黑黍也一稃二米鬯釀秬為酒芬芳條暢故曰鬯卣中尊也絜禋為禮故云明禋享進獻也宿經宿也敢于祀不敢經宿敬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

惠仁也篤厚也言以仁厚敘次殷民也遘罪逋交也自用也見江說無有遘自疾無或交相用怨也猒飫也見馬注引長也考成也見江說謂殷民之治永成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江曰王使殷民承順其敘將自是萬年其長觀法我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式三案朕子猶禮之吾子謂成王也懷德安懷恩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

江曰戊辰十二月日也或以為晦日則非也冬祭曰烝記之者記始祀于新邑式三案戊辰在亥月烝祭配享功臣周禮司勳謂之大烝以此本殷禮也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祭歲子月朔日也鄭君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書告神以周公之宜立為後者謂將封伯禽也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莊日是成王八

秊正月朔旦冬至也鄭氏以為成王元秊蓋沿尚書家
一師說以下七秊為紀周公居攝之秊故謂八秊為元秊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江曰王賓諸侯助祭者易曰利用賓于王詩敘曰成王
卽政諸侯助祭禋之言煙周人尚臭殺牲則取膋膏合
黍稷燔之煙臭易達故曰殺禋王賓于殺禋之時
皆至于廟矣季子以周曰祼弗有禋禋之言煙肆師所
謂爲鬱鬯人所謂合鬯也禮記鬱合鬯臭陰達淵泉卽
禋事灌以圭璋卽祼事若燔膋在祼後江說似非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江曰王命封伯禽為周公後作為冊書王依扆南鄉周
公北面伯禽後之亦北面史逸由王右執冊誥之皆降
拜登受冊春秋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扆
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魯周公从以為周公主魯頌曰王
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蓋皆
其誥辭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秊
癸歲是子月復特書建亥之十二月者為誕保七秊言

也舊說以十二月為作冊逸誥之月非也江曰言在十
二月則周公居攝第七秊也孫曰鄭君用衛宏說武王
崩成王秊十歲武王喪畢時秊十二周公辟居東都時
秊十三遭風雷之變秊十四明秊迎周公秊十五反政
秊二十二也史記以武王崩時成王在襁褓與鄭君說
異賈誼新書云成王二十歲卽位享國與鄭君說亦異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君曰成王元秊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

成王命告殷之眾士以撫安之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義見大誥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江本勑作敕孫曰勑同飭正也江曰將猶奉也我周右
助天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以終于
上帝之事式三案罰洽也敕告也敕殷命終于帝為一
句謂告殷之命終于天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馬本弋作翼曰取也鄭君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
汝殷之王命段曰翼訓取者讀翼為弋也偽傳改弋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孫曰畀予也允佞也罔誣也固蔽也亂惑也弼輔也惟
天所不與者佞罔蔽惑之人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
乎江氏本固作怙據群氏古文訓云天不與信誣罔而
怙亂者莊氏說惟天不畀允與惟天不畀純同罔怙亂
與亂怙亂同此又一說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江曰帝亦天也秉執也與讀曰威惟天之不與殷于何
諭之諭之于民而已惟我下民所秉執所作為即天之
明威也天道幽微恐不能諭多士故指民言之所謂普
言天者必有徵于人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上帝天也引懷適憂也適悅也天心憂人之淫逸夏禹
不悅淫逸則天神享之也王充論衡以堯舜引用隱佚
解之今文異說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
致罰
庸用也泆蕩也有辭有辠狀可指說也言桀游蕩有辠
狀聞于天也天無所念聞廢其大命而致于沴也泆馬
作屑屑逸泆古通用詳見江孫說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江曰革更也俊民才德過人者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恤慎也一作率循也配天其澤舊說配天布其德澤江
說配天享其福澤孫說澤訓祿配天終其祿式三案澤

繹通永長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誕語助詞顯㬎通沴也罔顧于天不沴天也天既不與
于先王勤家之道必不能聽念也祇病也祇疷通大誡
厥逸樂罔顧于天之沴民之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不保不佑也有辭于罰有辠朕之罰也于之也見釋詞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
告勑于帝
江投本勑作敕江曰靈善割剝也言武王大善承奉天
事天有命曰剝喪殷國則告敕正殷命之事于帝謂坶
野柴于上帝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貳疑也適敵通言我之事不疑殷之為敵惟汝武庚與
我為敵而畔也江孫說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江曰洪大也我其曰惟爾武庚大無法度我本不女動
也難發自女邑自取滅亡爾
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與也正平也予亦憐天卽與殷以大誅罰喪之若稽
夫故殷不治平而多士煽惑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
康寧時惟天命無違
段曰猷道也道導也猷告者導告也孫曰奉德猶多方

之秉德也成周在紂城朝歌之西南故云西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有或也不敢或後天時也唐石經後下有誅字見段孫
說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迪進也簡與柬通擇也言汝知殷先人有典冊記殷革
夏命之事今汝又曰殷之革命夏多士進擇在王庭有
事在百僚是怨周之不用殷士也江孫說略同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鄭君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江說求爾于天邑
商謂封微子為殷後式三案聽從也見孫說率用也肆
綏縱之也見王氏伯申說予一人惟從用德求于天邑
商有德則聽從之也不可聽從者用綏縱矜憐爾也率
肆矜一作率夷憐謂循常矜憐之也亦通
非予辠時惟天命
惟一作維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
江本多士上有告爾字夜化鄗江云來自鄗謂踐鄗歸
也事在周公攝政三季四國管蔡商鄗酋我來自鄗之
時我大下教令于女四國民我乃明致天罰于四國之
君
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移遐逖逖江本化遂瑕遏悉江曰逐遷徙也瑕遏遠也
多適悉順也徙女于洛邑遠女故土之惡俗比近臣事
我宗周庶幾適于悉順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江曰申重也今我惟不忍女殺恐女陷于辠戾惟是故
有重申之命甫歸自鄗大降民命故此為重命也
今朕化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甯榦止
焉曰賓卻也江曰如馬說則賓讀為擯也今我化大邑
于此土中洛汭之地以待四方我于四方無所擯卻並
獨擯外爾多士乎亦惟爾多士所服從奔走臣事我者
適于悉順則我將安定之爾乃庶幾有爾土爾乃庶幾

安女之榦事之居矣式三条止語詞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
天之罰于爾躳
江曰啻但也言致罰徧懲之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季于茲洛爾小子
乃興從爾遷
江曰興盛也今女惟是安居于女邑繼女所居之業女
其有安事有長久季于茲洛邑則可長子孫于此女小
子乃興盛矣是從爾遷基之也言此者又鼓厲之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言上有譌字見嚴氏唐石經校文江曰王曰下蓋有脫
文或之言有也今時我乃有言告女女其安所居哉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鄭君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
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無
一作毋化亾逸一作佚化劮江說以无佚為古文毋逸
為今文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江本穡作嗇艱作囏逸作佚江曰稼嗇民之勞事也先
知其囏難乃後佚豫則知稼嗇爲小民之依賴禮記曰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先知稼嗇之囏難乃佚一張一弛之道也江說
本王充論衡王伯申曰依隱也猶今言苦衷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艱難乃逸四字聯讀與上同言先苦後甘也乃諺既誕

尚書啟幪　卷四　芜　之二　微居遺書

漢石經作乃憲既延卽史記所謂爲業既長久也否則
侮厥父母皆卽侮其父母也否則猶下丕則言予不知
先苦後甘爲業既遠皆侮之也江本諺作憲否則作不
則江曰相視也憲猶欣也喜樂之意則沾也視彼小人
其父母勤勞稼嗇以搦其業其子安享其成不知其囏
難乃佚豫乃喜樂乃誕妄不濟侮慢其父母曰昔人无
所聞知不知佚樂孫以喭諺爲正俗字解爲恣睢强悍
之義王伯申曰不則猶於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鄭君曰中宗謂太戊也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嚴一作儼寅一作敬度一作亮鄭君曰恭在貌敬在心
江曰儼矜莊貌寅當爲夤敬也儼恭在貌寅畏在心孫
曰度作亮者亮信也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治一作以祗一作震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
也式三家荒虛也不敢空自安也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尚書啟幪　卷四　丰　之二　微居遺書

肆一作故享一作嚮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鄭君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也暨與也武丁
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
故言知其憂勞也江曰時或爲寔寔亦是也段曰其在
高宗句時寔皆訓是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或一作有又也亮一作諒作涼作梁陰一作闇鄭君曰
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

丁立憂諒三季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馬曰亮信
也陰默也式三案作及也
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和也鄭君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
一本雍作讙鄭君曰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臣民望其
言久矣王氏申鄭以雍讙為今古文之異又曰不言待
不出政非三季竟如土偶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江曰嘉善也靖和也安也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鄭君曰小大謂萬民及羣臣也言民臣小大皆無怨王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季
史作五十五季有綿作百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馬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
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閒故曰不
義為王久為小人鄭君說同江王申鄭君說席王肅因
史記言帝甲淫亂遂捌說祖甲為太甲又造為偽傳云

此以德優劣季多少為先後辨極詳段說祖甲今文尚
書作太甲今文敘太甲之事當在高宗前其說據洪氏
隸釋及殷本紀及漢書王舜劉歆之言亦復詳審依今
文說不義惟王謂其顛覆典刑也舊為小人舊久也長
久習聞小人之事也
作其即位
江曰武丁崩祖庚立祖庚崩祖甲立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季

江曰患怨也三十或作卅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季或七
八季或五六季或四三季
耽樂之從一作湛樂是從四三季或作三四季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
周字句絕抑謙抑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微服不衣顯者之服也即就也康蓋通荒草穢之

地文王就此而功田功故不衣顯者服也江云服事也
康安也文王卽安于卑下之事就功于田功孫說康康
通居屋也文王就卑下之事安居之功田作之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江曰徽和懿美也惠鮮鰥寡舊解鮮訓乏惠及貧乏鰥
寡之人王氏訓鮮為善如鮮我方將鮮我覲爾之鮮孫
說同江說據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作惠于鰥寡式三
案鮮斯古通用詩鮮民之生與斯同見阮氏釋鮮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昃一作仄遑作皇為正暇寬也魯峻碑云日稷不夏稷
昃夏暇同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惟正之供舊解云用有常貢案盤一作其供一作共一
作以萬人惟政之共一作惟政之恭無以庶邦三字江
孫解為敬恭于政事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鄭君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江曰文王
享國五十一年言五十舉成數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
鄭君曰淫放恣也一本作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
之供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今之遑古用皇一作兄同暇俗字訓與順通言耽樂非
天人之所順也時人丕則有愆是耽樂人皆卽有辠也
與丕則敏德同江解是人大則效之斯有愆尤孫說丕
語詞言是人有愆尤也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酗一作配說文配酒色也孫曰酗當為酌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
無或胥譸張為幻
譸一作侜一作輈或下無胥字江曰譸張誑也幻相詐
惑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
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順違一本作人乃訓變亂正刑是訓讀為馴也至于

小大句與上同統臣民言也違怨詛祝言民也否則猶
丕則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
江曰迪徃也徃哲明也段說今文尚書當作自殷王太
宗及中宗及高宗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鄭君曰皇暇也皇自敬德謂寬暇自敬不但不敢含怒

乃欲歷用之以知己政辠失之源也江曰皇一作兄兄
古況字滋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辠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
江曰辟辠也孫曰辟法也綽亦寬也叢聚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一本無其字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江曰君尊偁也奭召公名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
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孚付古字通休慶也見孫說言殷已墜命不敢謂殷之
始永付以休慶矣若順也終一作崇作道終崇同聲道
則今文異字祥一作永祥永古同聲言殷能順天所輔
之誠我不敢謂殷之終于不永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孫曰時是也述召公委任于己已不敢不遠慮而辭委
任也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江孫句讀同孫曰言于我民無過失無背違惟恃有人
在化導之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
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
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佚一作失在家謂退老也歷艾也艾久也小子謂成王

在今予小子句言我後嗣弗克敬天地遏失寿人之光
美我二人在家退老不忠天命之不易受天意之難信
乃其墜命弗克經久嗣寿人恭敬顯明之德矣在今予
幼君旦弗克有以改正也惟道揚寿人光延于我幼君
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鄭君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甯王即文王也
江申鄭君說曰釋捨也不庸捨文王所受之命以德之
延長也式三案甯王武王也言文王受命由武王之延

之天乃不捨置之也我道一作我迪迪由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鄭君曰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
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
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皆三公之官當時
為之號也格一作假馬曰至也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鄭君曰伊陟伊尹之子馬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

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江曰敘有臣扈篇在湯誓寿
則為湯臣矣大戊大甲之孫也臣扈猶逮事之與抑別
是一人而同名者與不可知矣乂治也敘有咸乂四篇
蓋說巫咸治王家之績也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巫賢舊以為巫咸之子古咸賢異音也甘盤江氏疑即
傅說未可決信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率肆通語詞也陳道也言惟此有道之臣安治有殷殷

禮謂殷之祀禮陟配天者謂禘郊祖宗祭祀以配食多
歷年所謂商祀六百也見江孫說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
甸矧咸奔走

天惟純佑句純大也佑福佑之也命則商句謂天命天
下宗於商也實是也見孫疏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
族人同姓之臣也江孫說同秉德奉德也明恤明恤政
事也屏侯甸侯甸之為屏藩者矧語也孫說以天惟純
佑命則句商實連下讀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
是孚
　稱舉也乂艾通相也辟君也一人天子也若卜筮罔不
　是孚言信之若卜筮也江孫說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
　壽久也常也格正也言天道常平正秉保乂滅威言之
　也文選潘元茂冊魏公文注引壽作受
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下有孚乂通及也殷嗣謂紂天滅威天滅之以威也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江曰今女長念此則有以堅固其命其治功足以光明
　我新造之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割申勸甯王禮作周田觀文王今文讀割申勸為厥亂
　勸一本割作創詳段說江曰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大
　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江
　說據禮緇衣注式三案甯王武王武王德延文王天蓋
　重勸之而使周集大命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
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鄭君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云文王
　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大師也教文王
　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江曰虢叔文王之弟春
　秋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
　閎也散宜也泰也南宮也皆氏夭生顛括皆名也惟文
　王庶幾能修治安和我中夏之國亦惟有此五臣為之
　輔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無能往來茲迪彝教八字句言不能奔走先後為文王
　道此常教也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八字句蔑無也降下
　及也言文王既無賢臣無德以降下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
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江氏以冒聞于上帝句與康誥同冒一作勖段曰古音
　冒與勖皆音懋是以顧命冒貢作勖贛盤庚懋建作勖
　建孫氏本王伯申說云迪進也昭同詔勸也相也迪見

之迪用也見顯也冒與懋音相近義爲勉言惟大助
秉德之人進知天之威命乃惟是相文王用顯懋勉發
聞于天惟是受有殷之大命也
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祿
鄭君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江曰死者
蓋虢叔也尚迪有祿庶幾輔導以保有天祿式三案祿
善也謂上輔導以善也
後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江本劉作鎦曰鎦克也其後四人與武王大奉天威徧

克其敵謂誅紂及憝國九十有九也據孫說咸滅通殺
也春秋傳克滅侯宣多咸黜不端義皆爲殺
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孫說昭武王惟冒與上昭文王迪見冒同言相道武王
惟懋勉也丕單稱德言大盡稱其德也冒一作瞐段孫
以爲假借字
在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
在今予小子何小子謂成王孫曰游行也江訓泳游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鄭君曰耇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人之德不
降志與我竝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尊聞乃曰有能格天
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式三案同未句小子謂成
王同與恫通未與昧通言知識不周也誕語詞責非責
收修通治也言沖子恫昧矣在位者無于我沖子非責
修治罔勖勵以不及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事小子則
鳳鳥不聞矣矧曰其又有所格乎承上格于皇天格于
上帝言也鳴鳥一作鳳鳥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肆今也兹此也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君曰召公不悅似隱急故令謀于寬裕式三案告君
乃猷裕我句裕道也謂告君乃謀開導我也不以後人
迷不使後人迷惑其心迹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
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孫讀乃悉句又從江讀惟文王德丕承句江曰前人謂

武王也周公召公並受武王顧命命輔成王者孫曰
偶耦通侑也乘承通𢌿人布乃心甚盡命汝立民之中
詘曰汝其以明德勉侑王惟在誠心承此大命惟文王
之德是承受任大責重乘竟之憂也莊曰明勖皆勉也
偶輔也曰汝明句勖偶王句在亶乘茲大命句
公曰君句告汝句朕允
言今告汝予實無欺也
保奭其汝克敬句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江曰保召公官也偁其官而名之欲其思所任也以猶

與也否讀如易否卦之否否阨也肆長也汝其能敬哉
與我監于殷之喪亾大阨長念我之天威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襄除也言予不見信于汝惟如此誥之詳予思曰除去
我二人汝有合意之人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
孫曰茲滋通𥱼也戡堪通勝也言者曰在是二人致天
休美𥱼至惟是二人弗敢勝當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在才通始也時事通𢌿顯賢俊始可讓以大事言今不
可退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
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江曰式用率循俾使也厚輔王室是我二人我用能至
於今日休美我不但已也我欲徧成文王之功于不懈
怠大覆冒天下四海之隅日出所照无不循度而可使
也王伯申曰俾從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江曰惠讀為智慧之慧不惠謙詞也越于也言我不慧
故煩于言若此多誥我惟用悲閔于天于民故也式三
案越及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江曰惟汝知民德靡不有初尠克有終惟其終之為貴
祇若茲往敬用治
江曰祇語詞也我所告祇如此而已君其往敬以為治
哉式三案召公欲退老周公留之危盛甚明直泣涕而
道之其心誠矣而人才難得亦于此篇可見也召公欲

遐老之故難遽臆言敘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當是不敢為保之意如堯典言巽讓德不怡百史記漢書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鄭君馬融謂召公以周公既攝王政致太平不宜復列臣位故不說諸說疑不敢決

後學定海王亨彥
孫　家岱　同校

尚書啟幪卷五

周書下

定海黃式三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君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江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卽謂此時然則多方在多士前且不比也宗周鎬京式三謂奄有再叛之事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

降爾命爾罔不知

江曰四國管蔡商奄多方庶邦也殷之言眾眾侯猶諸侯也尹治也周公稱王命以誥曰誥道爾四國民庶邦君惟爾諸侯治民者我大下于爾教命爾無不知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江曰洪惟語詞也寅當為夤字之誤夤敬也言王者圖度天命而不長敬念于祭祀乎此泛言之也式三案圖啚通鄙也下言大淫圖天之命圖厥政不集于享皆同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迪江氏訓道馬本作攸云攸所也江本惑作或江曰或憂也惟帝升降于夏以監其德有夏大肆佚樂不肯有憂或之言加于民言不恤民也乃大淫荒昏亂不能一日勸勉于天之道乃汝所聞知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
開通也麗施也行也崇重也言桀剝絶天命不能開通于民之所施行天乃大降禍重亂也
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

江曰甲讀爲狎狎習也靈善旅衆也不能善承于衆
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罔無也丕與不通進盡通財也恭共通具也舒一作荼言桀貪無不以財盡其恭大為荼毒于民也本孫疏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叨懫江從說文作饕懫注云饕食也懫忿戾也孫曰欽與廞通興也割與害通亦惟夏民貪戾日興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殘害夏邑如湯誓所謂率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天惟時求可為民主者乃大下光顯休美之命于成湯使之誅絶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純屯通衆也與侵戎我國家純同不畀純謂天不與桀以大衆也孫疏純嘏通好也言天不與以美報也義民猶大誥之民儀謂賢者江孫說同言天之所以不與者由桀于賢人不使之久于厚享祿位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恭共通惟夏之共職多士大不克明保享祿位之道也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言桀于民乃皆惟暴虐于民也句讀解義本孫疏至于百為大不能開言百事不能開導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江曰簡擇也乃惟爾多方之賢者簡擇而任之用是代夏為民主孫曰簡閱通代也一說簡大也式三案慎厥麗乃勸謂慎所施行乃所以勸勉其民也厥民刑用勸

謂刑罰其有辠者亦用勸勉其民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辠亦
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
享天之命嗚呼
爾辟謂紂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
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庸用釋舍也大淫圖大過剝喪也屑悉通悉有辠狀也
屑一作洪作佾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集成也剝害其政不成于天之所享天乃降是禍有國
代之間代也謂商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孫曰蠲潔也烝美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一本暇下有湯字是也暇鄭君本作夏注曰夏之言暇
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于五年五年者文王受命
八年至十三年也江王申鄭君說云文王受命七年而

崩則受命八年是武王卽位之年至十一年觀兵十三
年一月乃伐紂是周帀五年也式三案傳記言文王受
命者或七年或九年言武王觀兵者或九年或十一年
其言伐紂或十一年或十三年說固不一莊葆琛不信
舊說以五年謂旣誅紂立武庚之年於經上下亦復不
貫孫此五年指紂言者是也五年者約言其數之多也
左傳秦鍼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江曰天須暇紂而紂爲民主肆行無道無可爲天聽念

者言紂自絕于天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鄭君曰顧猶視念也式三案開厥顧天謂啟發其能顧
諟明命者也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
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敕通主也教示也簡擇也尹治也言爾多方無能顧
諟天命者惟我周王善承于衆能堪用德以主神天之
祀天惟是用示我周以休祥擇與殷命治爾多方也孫

曰節大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
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
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莊曰夾浹通達也不忱不夾句孫曰忱信也裕道也夾
近也介善也乂艾通相也畋平田也惠順也熙廣也式
三案夾介猶言左右也熙憙通樂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
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迪屢不靜與迪屢未同一義迪攸通長也愛惠也惠順
也宅度通屑悉通播叛通自作不典圖忱于正作不㳒
之事刺絕忱信于正長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
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
寧乃惟爾自速辜
江曰戰懼也要囚要決所俘囚者之辠也重刑殺故戰
懼速召也式三案戰交也要約也囚禁也謂交相要約
而禁止之也有又通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
江曰監謂三叔監于殷者祀年也商曰祀周曰年告殷
民故曰祀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
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式三謂奄再叛而踐之當
在遷洛五年之後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胥伯今文作胥賦解為賦稅江曰胥謂繇役繇役亦賦

也故曰胥賦小大多正謂各長官也臬㳒也正一作政
罔不克臬無不能循㳒之人也明勉也言爾和于已和
其室幷使洛邑皆能勸勉則爾之能勤于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尚一作上庶幾也忌一作諅謂隱諱之也穆穆敬也亦
實也閱說通服也介善也言汝庶幾不隱藏其邪心實
則以敬在汝位克服于汝邑謀善也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
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孫曰畀賚予也迪進也簡柬通擇也服事也僚官也言
汝從遷之洛邑汝庶幾能永遠用力治汝田天惟予汝
矜汝我周惟其大善賜予汝進擇汝在王之廷加汝所
事有事在大官也江曰介助也尚爾事言將顯用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
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江曰致功曰享謂致其所為之功事于上也探取也爾
多士不能裕其忱于爾多方勸其忱信我教命爾亦以

惟不致功事以享矣凡多方之民亦惟曰不享矣爾乃
放佚頗衺大遠背王命則惟爾多方自取天之威我則
致天之罰于汝分離奪汝土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
于和則無我怨
祗敬也言非多此誥乃敬告之也于與通言爾之始不
能敬與和有此遷居無怨我也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伯一作攸準一作辟江曰常伯常任準人卽夏商之三
宅文武之三事也綴衣虎賁文武有其官夏商則未聞
焉虎賁守王宮見周禮綴衣則未有見蓋侍帷幄之臣
也恤收鮮善也周公遂羣臣以見于王曰羣臣拜手稽
首有告于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戒于王曰王左右之
臣若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諸官者周公卽贊之曰
美哉此諸臣之戒知收受其言斯善哉所戒之詞下文
所云皆是也戒王者周公之意使羣臣發其耑不欲專

所戒也孫氏以準人為治獄之官恤訓憂鮮訓罕阮雲
臺曰鮮斯通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江曰有夏謂禹也有室卿大夫之家競彊也多賢人故
曰大競詩曰無競惟人言古之有道者惟有夏之為天
子矣其臣室多賢其君招呼其賢俊以亮天功以尊事
上帝孫疏引兼說迪由通適也語詞釋詁迪由皆訓自
迪惟有夏猶云適惟有夏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首稽首后矣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迪訓道孫疏引鄭說忱誠也恂信也宅居也江孫同事謂三事大夫孫說牧州牧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鄭君說漢石經謀上有亂字江本從之云面向也丕讀曰不義民賢俊之臣此為夏臣告禹之辭言三宅得人此惟君道矣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則三宅失人矣江說如此王石臞云義民謂邪民義讀為俄孫

說從之言三宅在我后之察言覩色用大順德之人則三宅無邪民也式三謂茲惟后矣句謀面句連讀茲惟猶亦惟面緬通遠也言夏之臣誠信九德而後為于后既慎于為人矣亦惟夏后謀之後遠用大順德之人以宅之也茲乃三宅無義民連下讀謂桀也德惟乃弗作句作用也言桀于有德者惟乃弗用之也往任是惟暴德言往受是職者惟暴亂其德之人也此言三宅之所以無義民也罔後喪亡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江曰亦者亦夏先王也釐理耿光即就也亦于成湯升天子之位大理上天之光命乃用事牧準三宅之官能就其所居之位言稱職舉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德言舉不失實式三案亦越亦及也克得也左傳得儁曰克即尼也尼定也見釋詁謂得定宅得定俊也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嚴惟丕式嚴其用人之大法也丕式見德四方大法其著見之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

受德即紂也暋強也昏也一作忞段以為壁中古文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羞刑暴德之人孰練于刑暴縱于德之人也羞孰也庶近也習狎也逸德放逸于德也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欽猶重也見江疏罰之誅之也伻使也言天重誅紂乃
使我有中國浴商湯之受命以大治萬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
灼明也說文作焯俊漢石經作會江曰焯明也文武惟
克知焯見宅俊之心與之敬事上天立以為民長伯伯
亦長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江曰三事猶三宅也上言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下言

立事準人牧夫此變事言任人一也言文武立政以任
人準牧為三事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
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江曰此皆文武之官多與周禮異者周公制周禮有因
有革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盧一作纑江曰烝君也蠻夷微纑二國之君臣服于周
者也鄭君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

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
王罔攸兼于庶言
惟克厥宅心謂尊厥三宅之心也以克俊有德謂尊俊
有德也漢石經作惟厥度心江本從之江曰心能制誼
曰度詩曰帝度其心常事司牧人㝡括上文之官也以
用也罔攸兼無所兼采也庶言眾人毀譽之言也文王
惟心能制誼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皆用能俊有德者
文王無兼任毀譽之言也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
知于茲
江曰庶獄眾刑獄庶慎諸所當慎之事庶獄庶慎惟于
所司之牧夫訓敕其用命無違命而已庶獄庶慎文王
毋敢與知于此王伯申曰之猶與也謂有司與牧夫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
受此丕丕基
率語詞之聿敉終也率惟敉功聿惟終功也謀詢之也
聿惟謀從容德聿惟謀從于休休有容之德也孫曰從

順也容寬也非惟謀順文王寬容之德以竝受此大業
也漢石經此佀茲甚佀其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我其立政句與下繼自今立政句同若善也丕讀爲否
言孺子巳王矣我其自今立政於三宅之人我必克灼
之不克灼之則致亂也江曰丕語聲亂治也言克灼知
其善乃使之治也孫說同連下二句讀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

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相治也勿一佀物閒讒閒也言有物讒閒之也話會議
也末終也言事準牧能治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皆成
德之彥也時則物雖有讒閒之者我自一會議一出言
終思成德之彥以治我受民也
嗚呼予旦巳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徽美也漢石經佀旦以前人之微言孫曰微與媺聲義
相近微言亦美言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文善也見禮樂記注善子善孫猶言賢子賢孫也正長
官也庶獄庶愼惟長官是治勿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
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孫曰由用也繹與斁通說文終也一本宅佀度由佀猶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馬曰憸人佞人也江曰國若無有立政用憸人不順于
德是無有光顯在其世矣今文在佀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憸說文佀憸又佀詖一本佀儉勱勉力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
政其惟克用常人
詰實也兵戎尊患乎虛故曰實言實備也本馬注陟躡
也方旁通溥也覲著見也耿明也庶獄主之牧夫其牧
夫能實備戎兵躡禹迹以溥行天下也覲一佀勤耿一
佀鮮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愼以列用中罰
江說司寇蘇公式句孫說式連下讀江曰蘇公名忿生當武王時為司寇者式法也由用也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凡國之典籍皆藏焉蘇公蓋有成灋臧于太史故因上言庶獄而呼太史以丁甯焉言司寇蘇公之灋敬爾用獄以培長我王國俾蘇公之灋善茲式指謂蘇公之灋也于此灋有加愼焉以其輕重條列酌用其中罰可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孫曰式用也列等比也中

平也以列用中罰以其等比用平罰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惟俗本作厥鄭君曰此成王二十八季魄一作霸懌馬作釋注云不釋疾不解也一作不豫江曰不懌不悅也言有疾

甲子王乃洮頮水
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鄭君讀洮為濯濯澣衣也段氏申之云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為濯爾雅郭本珧眾家皆作濯是其例也頮一作沬一作頮孫曰頮俗字當作頮或沬

相被冕服憑玉几
鄭君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憑俗字一作凭正字一作馮俗字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鄭君曰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芮伯入為宗伯畢公入為司馬江曰同召羣臣受顧命也太保以下六人蓋六

卿也太保獨名者召公周公之兄也至是時出入百歲矣嫌太保別是一人故特箸名焉芮彤畢毛皆畿內諸侯師氏中大夫官掌以美詔王者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掌守王宮者尹正也百尹御事眾正之官與其治事者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江曰漸進也大進言浸入也幾始也疾甚曰病臻至彌終獲得誓謹審詳也言病日至已當命終而淹留之際

恐不得謹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訓教以命汝式三案
彌靡通既靡謂言不淹謂也誓言告言也嗣茲言繼此
者也恐不獲誓言嗣茲句
爾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
集大命
爾君一作爾先君一作爾我君達一作通集一作就宣
重光宣著緟美也麗所施行也與爾于民之麗同奠麗
陳教定所施行陳其教化也肄肄不違謂勞勞不厭倦
也用克通殷集大命統有殷國成其大命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馬本作詷注曰詷共也式三案在後之侗敬迓天威
八字為何言在後人之共敬迎天威也一說侗未成器
之人見論語注成王自謂也迓段本作御說文引作枉
亙居之詷有譌衍字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
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悟覺也貢入也冒貢江本作勖贛江曰釗康王名安邇

方之國恣順其近者以安集勸勉小大眾國勸勉也夫
人泛言人也亂治也以左右之也勖讀為冒觸也贛陷
也非幾不善之微者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鄭君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王孫從鄭君說江
曰羣臣既受顧命而還退也今文既為即字之誤綴衣
帷握之屬帷握必以綴聯綴故謂之綴衣將發顧命即
王寢而張焉事訖徹去出之于庭中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

王崩古本作成王崩翼一作翌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仲一作中毛作髦江曰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仲桓
南宮髦蓋為是官也爰引也齊侯呂伋太公子丁公也
呂氏伋名逆迎也桓髦官卑不可徑迎太子故使引導
齊侯往迎也虎賁百人虎士也桓髦各執干戈逆虎士
百人為齊侯所引且為嗣王衛也王既崩而世子猶在
外世子蓋以王末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崩變危之

際故以兵迎之于南門之外據孫說南門者廟門史記所謂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是也王石臞云爰與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宅一作度江曰翼室路寢偏室恤憂也宗猶主也延子釗入路寢之偏室憂居爲喪主孫曰翼室左路寢也據段說翼作翌翌明也明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

丁卯命作冊度

江曰命作冊者以書成王命詞也度者冊長短之數孫

曰度法制也蓋謂器儀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鄭君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王肅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江曰須當爲頒字之誤也頒布也材椁材也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式三案須待也材用也命士待用統下陳設事

狄設黼扆綴衣

江曰狄樂吏之賤者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扆之制如屏風然設黼扆于明堂太室之南戶外牖

綴帷握張于其所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王肅說此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段說嚮俗字古作鄉敷一作布古通篾當作蔑蔑訓細故馬云蔑者纖蒻義正合說文作莫云莫席纖蒻席也亦同鄭君曰蔑析竹之次青者鄭君意析其最外之青皮爲席謂之箹席析其次青者爲席謂之蔑席蔑同禮注之蔑字也孫曰蔑卽篛之假借字蔑從竹者俗黼純以白黑采緇緣席邊也白與黑謂之黼純緣也華玉鄭君以爲五色玉江曰

仍因也因生時几也不用生時席嫌几亦變之故曰仍几

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

西序鄭君以爲旦夕聽事之坐鄭君曰厎致也蔑纖致席也段申之云致者今之緻字謂蔑席之纖致者馬曰厎青蒲也江申之云周禮蒲筵繢純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則綴純當其繢純然則厎席者蒲席與言厎者見其功致也綴純孫氏謂與大戴禮亦綴戶之綴同飾也則綴純繢純也文貝貝之有文者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東序王肅以為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席王肅以為莞席段中鄭君說以為刮涑之竹席涑治也筍席用竹外青皮而不刮治豐席用竹外青皮而刮治鄭君說四席皆王竹而言豐筍以外青刮治與不刮治為別底翦以次青緻與不緻為別不容合周官為說也鄭君曰畫純似雲氣畫之為緣雕玉玉之雕琢者雕一作彫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夾王肅以為親屬私燕之坐筍席鄭君云析竹青皮

為之禮器如竹篾之有筠元紛純以元組為之緣江本漆作桼云桼木汁也以髹几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馬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寶一作寀鄭君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誇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江曰玉謚王所服用者攷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駹侯用瓚伯用埒禮家說曰全純玉也駹四玉一石瓚三玉二石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純玉五玉玉也玉重石輕故曰五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馬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鄭君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一本河圖下有雒書二字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君曰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大

貝者書傳曰徵玄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此鼖鼓非攷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非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輅當作路綴鄭本作贅鄭君曰大輅玉輅贅次次在玉輅後謂玉輅之貳也先輅象輅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路門內之東北面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

主于朝祀而巳江曰賓階西階面猶前也阼階東階陳
此四路以西為上者殯在西堂統于殯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鄭君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
無藻冒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江曰畢門路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綦鄭本作騏注曰青黑曰騏戈卽今之鉤孑戟江曰戺
切也謂堂廉直下厓也蓋夾兩階者二人一在西階之
西一在阼階之東當前廉厓下相鄉而立夾戺者二人

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西南堂隅之西堂前廉
厓下之兩端蓋皆南鄉也合言四人者以其兵服同故
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鉞當作戉鄭君曰劉蓋今鑱斧戉大斧序內半以前曰
堂式三案序者堂東西牆序外是東西堂云序內半以
前曰堂據中堂以明其東西堂也此經所言宮室之制
依鄭君此注推之甚明諸儒援明堂制度以解此經未
敢信為必然也但參存之而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鄭君曰戣瞿蓋今三鋒矛式三案戣從癸從戈篆文癸
作[illegible]今三鋒矛中形者蓋古之戣也瞿王氏以為如古
文[illegible]字鋒刃似雙目下柄似丨式三案說文䀠目左右
視也瞿鷹隼視也兵器之瞿當作明為正字東垂東堂
之外邊隅西垂西堂之外邊隅在階上也史書言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是堂外邊隅名垂也江曰垂邊也謂東
西序外之堂廉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鄭君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箸柄周禮戈長六
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江曰銳說
文引作鈗隸古定本亦作鈗唐衛包奉詔改作銳側階
北下階也在北堂之下側之言特北堂惟一階故曰側
階江氏又據攷工記注凡矜八觚以申鄭君注矜柄之
異云隋圜者柄也其手握處圜而握不及處為八觚者
矜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鄭君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江本裳作常隮作躋曰

麻冕三十升之布以爲冕也躋升也自西階升未敢當
主且卽殯冊便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鄭君曰蟻謂色元也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江本蟻
作蛾注曰蛾蚍蜉也服章無蛾蛾常常色如蛾者入者
入畢門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江曰彤纁常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承亦奉也介圭鎮圭也攷工記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
寸天子守之爾雅釋器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玠介古
通用詳見江孫說上宗鄭君以爲猶大宗變其文者春
官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
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瑁所以冒圭者今文
家說同改作銅解爲天子副璽馬氏說以同瑁爲一物
瑁稱同者大同天下之意㡳翻改同爲冃亦是一物以
此駁鄭君說段曰鄭君訓同爲杯則上宗奉同王受同
三宿三祭三咤太保受同及以下同字皆如貫珠江曰

同圭瓚也以挹鬯祼祭者周禮謂之祼圭瑁亦玉也所
以冒諸侯圭攷工記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太保
上宗皆奉天子之重器故皆升自阼階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鄭君曰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
于殯西南開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憑亦作馮正字作凭卞當作弁詳見段說江曰燮亦和

也太史言大君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茲訓以君臨
茲國率循大法以協和天下以對揚文武之耿光大訓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
威
若一作對江曰興起也眇眇微也亂治也言我微末小
子其何能而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也式三案而猶
以也
乃受同瑁
鄭君曰王旣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

王三宿三祭三咤
鄭君讀宿為肅讀咤為御云徐行前曰肅退行曰御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御復本位江氏宿讀為茜云茜字或作縮省為宿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茜也咤江氏從說文作詫云詫奠爵酒也三奠爵者以初卺不嚌酒也
上宗曰饗
江曰饗勸彊之也王不嚌酒勸彊之使嚌故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江本酢作醋從說文注曰王以上宗勸而嚌酒既嚌則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盥于僃盥澡手也字從臼水臨皿指事也以異同秉璋者半圭曰璋此同以璋柄所謂璋瓚矣臣不敢襲君器故以異同也太保盥而取異同升酌執其柄以獻言醋者既獻則自醋也周禮時祭開祀皆有嚮諸臣之所醋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江曰為將拜故授宗人同宗人小宗伯也王荅拜者雖君于臣禮無不荅

太保受同祭嚌宅
江曰受同受于宗人嚌嘗酒至齒也宅讀為數度之度嚌酒有節度不啐以初卺故也式三案上三詫之詫一作宅鄭君訓御行孫據以為說云太保受同祭嘗酒而御退也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
江曰太保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入見之省文也收者蓋太史收冊書宗人收同與
諸侯出廟門俟

江曰諸侯卿士邦君也諸侯實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殯所在神之故謂出廟竢待也待王出眂朝也偽古文本顧命篇止于此今從伏生本合為一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江曰王出出畢門也在應門之內位于明堂之庭也應門明堂之庭入門則西為左東為右各隨其方為位式三案天子之門皋庫雉應路上言畢門之內路門內也又言諸侯出廟門謂出路門也王亦出路門在應門之

內則諸侯之朝者入應門說詳王氏後案云此應門與
明堂應門無涉也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
布猶陳也四馬曰乘黃朱者黃馬朱鬣也見詩干旄疏
引鄭君義鄭君又謂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
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白虎通引書黼黻衣黃朱
紱段氏以為布乘黃朱之異文此今文尚書也賓稱奉
圭兼幣者賓擯通奉圭兼幣擯者之辭故云稱見武虛

谷羣經義證說文引稱奉介圭江本從之壤奠謂獻壤
地所生之物也奠獻也見江疏皆再拜稽首惟釋辭者
一人不拜亦見鄭君說
王義嗣德答拜
江說王當喪未嗣位特以繼先王之體義當嗣先王之
德以受諸侯之朝故答拜之此之謂禮以義起也式三
案義嗣禮辭也經傳言禮辭者以禮辭之不堅辭也辭
詞古通用轉寫作嗣道德之德說文作悳德升也此當
訓升謂王既禮辭升位答拜也龍氏說同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
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羑江訓進孫訓善式三案羑善進也見說文若順也言
文武大受命而善順之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江曰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稱新陟王猶後世稱
大行也戡克敷敀也成王盡和協賞罰克定文武之功
以敀遺後人之休美畢協一作必力戡一作以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六師六軍寡命寡有之訓詞也江王段氏本顧命篇文
止于此下為康王之誥今從伏生本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
江曰報猶復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孫曰丕大也平成也富備也務務通冒也冒咎者干冒
災咎也底止也齊中也言文武之道大成備故不干災
咎止于至中也式三案信語詞之誠也言誠能昭顯于
天下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端正也言正命于天也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江曰屏蔽也在存也用是順文武之道付與之以四方乃命之封建諸侯樹為屏蔽以存在我後人言天命之傳子孫也孫曰在者王氏念孫云謂相顧在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孫曰尚庶幾也胥相也綏繼也言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本王伯申說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江本罔作無江曰恤收也若善也雖女身守國于外女心毋不存在王室用奉收其善以藩輔我毋遺我鞠子以羞也鞠子稚子康王自謂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鄭君曰羣公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江曰麻冕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反喪服明未俾王以統事也戴東原曰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為康王之誥東晉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為康王之誥皆非也考此篇自狄設黼扆綴衣至末踰年即位事也必日非陳設故不書日踰年即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即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即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公伯禽也或曰史記謂誓作于管叔之亂蓋不可信後漢書東夷傳云徐戎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穆王命征之誓蓋作于是時鄭君本以是篇次呂刑前蓋本此則公非伯禽與鄭君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江曰譁讙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江曰淮夷淮浦之夷徐戎徐州之戎興起也言往征此淮夷徐戎並起為寇者孫說聽命徂茲句言聽我教命往此費地王伯申曰徂讀為且今也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
敹史作陳𠦝史作善鄭君曰敹謂穿徹之敿謂繫也弔
至也至猶善也江曰至謂密致也密致則堅甲胄也干
也皆所以設衛者故戒以無敢不堅致式三案說文敹
擇也謂簡擇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江本從說文備作葡礪作厲鋒作鏠注云葡具也鍛椎
錬之也厲摩之也鏠兵耑也刃刀堅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
有常刑

說文引經無淫舍二字杜作敷穽乃阱之重文江本從
之江曰牿者梏木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佚軍中牛馬
或備夏逸獨舍不盡攔棄恐有走佚故須牿也敜閉也
擭柞鄂也敜塞也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阱或設柞鄂
于其中以遮獸秋則閉塞之時恐有未閉塞致傷所牿
牛馬故誓戒之江說本鄭君義謂牿為梏據段氏申鄭
舍置也謂大置梏于牛馬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鄭君曰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也江曰逋亾越踰逐追
也禁勿敢踰越部伍而追逐恐亂其行列
祗復之我商賚汝
江曰商讀為章章明也其有得獲此風逸之馬牛亾逃
之臣妾而復還其故主我其明商賚汝據段說商謂商
度史遷祗作敬一作振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汝則有句常刑句失伍據竊之事依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鄭君曰寇劫取也因其逸亾曰攘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乃史作儲糗說文作餱江曰峙具也餱乾食也逮及也
大刑馬說以為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
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東郊謂守故言三遂史作
隧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楨榦皆築具築牆及城者以繩束板立木兩旁為榦又

留木于兩首為楨孫氏申馬注如此有無餘刑謂盡奴
妻子不遺種類鄭君說如此式三案餘除通治也非刑
之者謂有不治者其刑或刵或殺也
殺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鄭君曰茭乾芻也多史作及

呂刑

惟呂命
鄭君曰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江曰呂甫侯氏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耄本亦作薹作眊作旄作秏度下一本有時字刑上一
本有詳字詰一作誥江曰言百年者于時穆王年百歲
也眊讀與薹同眊荒老也王既老而簎度時宜作詳登
之刑使四方謹行之詰謹也式三案耄句絕荒度作刑
句與荒度土功句法同義亦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鄭君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
罔不寇賊鴟義
鄭君曰鴟義者盜賊狀如鴟梟也馬曰鴟輕也式三案
鴟一作消謂滅義也
姦宄奪攘矯虔
鄭君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
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宄一作軌通奪一作敚正
字矯江本作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鄭君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
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
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為

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
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
穆王深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
言未見仁道式三案鄭君云棄善道解勿用靈也靈善
也云上效蚩尤重刑解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也作始也
曰語詞法效也禮緇衣引此弗用靈作匪用命墨子引
此作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
爰始淫為劓刵椓黥
鄭君本作刵劓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羇

鯀入而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泆刻異于臯陶之
爲支矦等遂爲臏宮劓劅㓰庶鯀說文引經作刖劓斀
鯀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鄭君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辠
者江曰有辭有解說之辭謂無辠者也無所差別其有
辭者言皆刑之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民興胥漸民同爲僞詐也漸暫通義見盤庚孫云漸詐

欺也引王伯申說泯泯棼棼一作緬緬紛紛見論衡及
漢書敘傳江曰緬緬昏也紛紛亂也覆孫訓𠬝言𠬝其
詛祝盟誓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
江本方作旁腥作胜江曰旁溥也德外也苗民肆虐作
威眾被戮者受冤號呼溥告無辠于上帝上帝監視苗
民無有馨香外聞惟刑之發聞胜臊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江云皇帝顓頊也報當辠人也顓頊哀憐眾被戮者之
不以其辠報彼虐民者以威遏絕苗民使無有繼世在
于下土謂誅其身分流其子孫也戮一作僇以一作用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鄭君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
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式三案鄭
君據楚語文也絕地天通謂分天地之通祀也降下也
格升也言無有升降之禋祡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

有辭于苗
羣后顓頊之諸矦也下謂羣臣也明明察也棐匪通匪
常異于常也蓋掩也顓頊既命重黎之後自諸矦及下
之羣臣明察異常鰥寡無所掩㪚也言刑無冤也皇帝
堯也鄭君說皇帝清問下民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
再誅苗民故上云遏絕苗民此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
非一事也清審也見江孫疏鰥寡有辭于苗言鰥寡困
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訴也見王氏後案墨子尚賢篇
引此經羣后之逮在下十四字在有辭于苗之下逮作

肆某作不蓋嚚作不嚚振縣于文則是帝堯審固下民
鰥寡其訟有苗之辠堯之羣后及下臣皆明察不掩欺
鰥寡也此亦一義江本從縣于文
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威一作畏惟一作維德所威則人皆畏德所奨顯則人
皆奨顯之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
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三后伯夷禹稷也恤憂也功事也見孫疏折一作悊又

作制制折古通用訓止之也伯夷降下典禮所以止民
于刑也見段說主名山川者江云立山川之主命山川
之名也殷盛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三后成功而後士師制禁百姓以刑之平也中平也
士一作灸中一作衷祗敬也以教民敬德刑以弼教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孫疏穆穆美也灼灼明也率𧗡同語詞棐輔也彝常也

言堯有穆穆之美在上三后明明之察在下灼見于四
方無不忠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正聿治于民以輔
彝常也本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孫曰訖止也富福也言主獄不當終于立威惟終于作
福也本王伯申說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江曰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𦟨則無有可擇之言在
于身也孫曰擇斁之假字說文斁敗也身江本從表記

作躬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克肩也元鄭君訓大大命謂延期長久也惟肩任天德
自造延長之命配享福祿于下也言配者匹天休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江曰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作天牧乎言為天牧民
也春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江曰播施也迪道也今女所監法非時伯夷施刑之道

平式三案伯夷之道先德而後刑也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
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
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麗江訓附孫訓施庶多也多侈也庶威奪貨自侈其威
以奪取貨也蠲潔不蠲不潔之也天以苗民所行腥臊
不潔之而下禍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
言庶有格命

鄭君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孫曰格正也正命謂不
夭折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日謂詞由慰日勤相慰其已勤勞也戒不勤相戒其未
勤勞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齊等比也俾一作矜一作假假與五季須暇之暇同謂
寬與之也非終謂天也終謂終其天年天等比我民寬
與我民一日之命其夭或不夭實人主之戒司獄者能

天絕人命也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江曰逆迎奉承也女庶幾敬迎天命以承我一人之教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休喜也見王氏述聞三德洪範之正直剛克柔克也雖
之可思者勿思可喜者勿喜敬此五刑所以成三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江曰慶善也見詩傳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吁一作於古通用祥刑刑之善也鄭君本祥作詳云詳
審察之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及依史記作宜謚通非人何擇非刑何敬非謚何度三
句皆倒文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造一作遭與曹通謂兩輩也江曰造至也具俱也師士
師聽平治也訟者兩至俱備其情實士師平治其訟辭
言五辭者入于五刑各有辭也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簡誠也孚信也正治也江孫說五辭誠實乃治以五刑
也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
議以五刑而不誠以五罰治之五罰又不順以五過赦
之服從也從順也疵訾通言顯白其失以告之勿刑罰
也
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辠惟均
來馬融作求有求請賕也江曰官挾官威勢也反報恩

怨也內女謁也貨行賄賂也求干請也孫說吏作官獄
內獄官獄謂對官之獄內獄謂中貴之獄或與高明或
投鼠忌器也孫又申馬說云貨為勒索貨賄賕則以財
干請也
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江曰克任也聽獄之事其詳審任之五刑五罰之疑者
皆當有赦也據段孫說克殲之借字審克詳殲也
其審克之簡孚有衆
江曰其詳審任之庶幾誠信于有衆

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惟貌有稽言貌外貌有合也貌說文引作緢江曰緢者
旄絲言微細也稽猶攷也合也但微有攷合而無其誠
則不論以為辠孫曰貌廣雅云治也史記作訊訊亦治
也具嚴天威言其敬天威毋輕用刑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辠
鍰一作選一作率歐陽夏侯說墨辟疑赦而罰百率古
以六兩為率以六兩積算之百鍰六百兩為三十七斤
有八兩一說鍰者六兩三分兩之二則百鍰為四十一

斤十兩三分兩之二江氏所謂太重似非也古文尚書
說鍰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三斤江氏
以為近之江曰閱實簡閱當其實也其罰蓋用銅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辠
江曰倍百鍰為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辠
剕今文作臏臏者刖去厀耑之骨也鄭君曰辠陶改臏
為剕剕刖也訓斷足也馬曰倍者倍二百為四百也差
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

也江曰倍綮者倍百鍰為二百之外又差出二百之三
分二凡三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式三案差不等也
倍之亦不一等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辠
宮辟厺勢之罰六百史記作五百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辠
大辟死刑也後儒謂大辟亦可赦此出穆王枉法斂財
之計實不然也後世之法如老幼廢疾例許收贖與禮
所謂悼與耄不加刑者相合又殺人者必死而律法戯

殺償命過失殺許贖以贖鋸歸器家此正大辟疑赦之
例而法之至公至平無可議者誰謂大辟二百中無可
赦之辠哉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江曰周禮五刑屬各五百合二千五百此三千者辠之
條目歷時輒增也然墨劓倍于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
以是經之玆為輕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
上下比辠無僭亂辭

江曰僭差也刑三千條上比下比期當其辠毋差亂其
詞使輕重失實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
勿用不行者謂勿用其己蠲除之法也惟察惟法惟察
其當行之法也
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江曰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
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
加一等治之宜輕宜重有權焉不可執一也權者所以

審輕重而酌其平孫疏適訓過謂辠過也式三案適從
也從輕則上刑而下治之從重則下刑而上治之與諸
罰之輕重皆有權也
刑罰世輕世重
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孫
氏疏據之杜子云犯治之辠因重犯亂之辠因輕楊注
云治世家給人足有犯法則嚴惡之辠當重亂世人迫
于饑寒犯法者多當輕也江氏注疏據之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江曰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世制宜齊非齊也齊其非齊有倫理有要會式三案惟齊非齊與非終惟終非從惟從句法同言刑罰或等齊或非等齊必使之有倫理有要會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江曰懲忿也刑罰以懲人卽非死刑人已極于病苦是故折獄不可不容也佞口才也口才辨給之人能使囚竄于辭則容有辭詘辯以自解而枉入刑者故非佞人可以折獄惟良善之人折獄公正不偏辯不在中也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江曰因訟之辭或有參差聽獄者于其參差察之以求其情旣得其情非從其詞惟從其情式三案從順也或非順或順于辭之參差察之

哀矜折獄

大傳曰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哲假借字也當爲折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江曰折獄之事明開刑書相與占度皆庶幾中正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

江曰獄成而信矣乃輸汝信于上謂讞獄于王也其刑當訴上有一辠而疑輕疑重介于兩刑之閒者則幷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朝孫曰上而猶能也下而猶汝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江曰官伯謂司正典獄也族姓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僮孫徧呼而敎之

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江曰言刑罰可畏我言之且多畏懼我甚敬于刑也有悳于民其惟刑乎惪惡猶悳也啓刑則民受其悳故云然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馬曰相助也式三案天佑助斯民能配天之澤者在人也

明淸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江曰單辭一偏之辭也明淸則不偏聽猶論語所謂片言可以折獄也兩辭兩造之辭也明淸于單辭則聽兩

辭無不中矣民之所以治以無不中聽獄之兩辭也式
三案中聽平以聽之也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江本尤作訧江曰私家于獄之兩辭謂取貨于獄以成
私家之富府聚功事訧辠也以獄取貨非可寶也惟聚
辜辠之事將報之以眾辠言將為天所罰也式三案家
猶富也禮曰不家于喪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江曰所畏者惟天罰也夫天之罰人非天道不中也

惟人自取之在其教命不中爾式三案在察也言天罰
非不中平惟人自察其命耳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江曰極中令善也王者承天建中庶民于焉取中不中
則天罰之庶民無有善政敢法于下矣孫曰天罰猶天
討王者代天行罰也王罰之不中則庶民無有善政在
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孫曰言嗣孫者詔諸侯承戒其後嗣言自今以往何所
監視非當立德于民之中乎庶幾勉聽之哉式三案何
監非德句言非德何監也中中道也于民之中道庶幾
明以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疆江本作竟也辭訟也屬合也五極五刑之中也見
江孫疏哲人詳悉此五刑使民無竟之辭訟必合于五
刑之中故皆中而有善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江本祥作詳江曰嘉善師眾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當

監于此哲人之詳刑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
王序以為平王也義和晉侯仇之字也同姓侯故稱父
鄭君曰義讀為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鄭君解義
不解和解人之所不明者也馬從史記以此為襄王命
文公之辭義和以義和諸侯也此今文家說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昭一作邵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文王史佗文武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
祖懷在位
鄭君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江曰左右助也肆故
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
純
閔傷悼之言造遭通丕愆大省也謂幽王為犬戎所伐

也見江說殄絕也資財也澤祿也謂殄財祿于下民也
見孫疏純屯通眾也侵伐我國家之眾也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
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即猶則也或有也克肩任也恤收也言遭此大愆則我
治事之臣罔有耆壽賢俊在其服位我則何以肩任之
也我竊冀念曰惟我祖行父行之諸侯其誰收恤我躬
伊誰同聲通用魏志策魏公文伊佗孰績功也有績上
本有克字見臧氏石經校文諸侯能有收恤之功則一

人永安于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
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昭光也顯祖謂唐叔虞也肇敏刑法也謂光昭顯祖
之業敏法于文武也見江注會紹之紹依三體石經亦
佗昭會昭同光昭之也乃辟平王自謂文人文德之人
也修長也汝多長捍衛我于艱難如汝者我所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秬鬯卣見前彤赤色盧一作旅盧旅皆黸之俗字黑色
也馬四匹一乘也本江說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
柔遠能邇義見前惠康順安之也荒虛也荒寧空自安
逸也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江云簡閱撫恤爾都以成
爾之明德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鄭君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江曰
首本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
流是惟艱哉
江本盤作般江曰訖止若順般樂也民止自順是多樂
者責人則無難惟受責于人使如流水之從順是則難
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
江曰逾往員旋也我心之所患者壽日之事既往今追

悔而無及若日月之過往弗復旋來也員今本作云王
伯申曰若乃也言乃弗云來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孫曰始之謀人則以未有就予而憎惡之惟近之謀人
且將以為親附悔不聽故稱之言也式三案忌語詞未
就予忌言未遂予心也說文引作來就惎惎江本從之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云一作員猷一作猶愆一作㥶雖則云然指未就之言
也猷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江曰番番讀當為皤皤老人頭白皃也旅讀為呂呂脊
骨也字或作膂故省而為旅脊強則力壯故曰膂力皤
皤然之善士膂力既過矣言其老也我庶幾有此人而
用之賢其識剏也式三案此謂親舊叔也有之謂親之
見王氏述聞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仡仡馬本作訖說云無所省錄之皃江曰仡仡勇壯皃
違失也射御不失灋度言多技也我庶幾不欲用之惡

其輕脫寡謀以取禍也式三案此謂超乘請人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馬曰截截詞語截削省要也江本易辭作易怠從公羊
傳江曰諞言佞巧言也論語曰友諞佞易怠猶輕惰也
皇況也佞巧之言使君子輕易怠惰忽于禍敗我況多
有其人乎式三案此諞言謂杞子也君子言在位者易
辭輕易其言謂三帥也皇遑通何也何多有之自怪其
親之也截截善諞言說文引作戔戔巧言一作諓諓善
竫言竫或又作靖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
江曰昧昧深思之意介大古㯻相似介疑大之譌馬說
介訓耿介一本介作个
斷斷猗無他技
鄭君曰斷斷誠一之皃也他技異端之技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
鄭君曰休休寬容皃有技才埶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

如是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彥一作盤
是一作寔段曰盤與般同大也子孫上屬句黎民下屬
句職一作向孫曰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冒一作媢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
鄭君曰違猶戾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于君
也殆危也冒一作媢江曰媢疾妒也是一作寔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一作阢江曰阢隉不安也褱安慶善也國之不安由
于一人國之光榮而安亦庶幾一人之善則用人可不
詳脊哉此穆公懲狩戒後之深意也

後學江陰邢世章
孫家鸞 同校

一第 [illegible]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54 版反内

尚書餘論弍卷

咸豐七年閏五月刊

尚書餘論自敘

鄉先生閻潛邱徵君著尚書古文疏證抑黜僞書灼
然如晦之見明今與吳澄書纂言梅鷟尚書考異並
著錄於　四庫古文之僞至我
朝而大著於世晚進後生皆知古文之爲贋鼎矣顧
徵君每云梅賾作僞古文雅密非梅氏所能爲也愚
考之家語後序及釋文正義諸書而斷其爲王肅僞
作古文之排比細弱勦襲複沓其爲魏晉閒文字善
讀者自能知之然皆綴集而成非肅之雅才好博未
易臻此肅好作僞以難鄭君鄭君之學昌明於漢肅
爲古文孔傳以駕其上後儒遂誤信之千數百年莫
能發其覆也近世有惠松厓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
頗疑僞書作於王肅而未能暘明其恉愚特著論以
申辨之名曰餘論繼諸先生之後也夫西京孔安國
祇傳授眞古文未嘗著爲傳也眞古文久佚不傳今
所傳漢孔氏書傳及論語注孝經傳皆王肅依託爲
之者也愚創稿數易定爲此篇斷斷於眞僞之辨不
欲使鄉壁虛造者厚誣古人譎譋後世徵君可作不
易吾言矣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秋八月十日山陽丁晏自敘

尚書餘論一卷目錄

古文尚書孔傳始見於王肅家語後序爲一手僞書

古文尚書孔傳又見於孔叢子皆一手僞作

古文尚書西晉已立博士非東晉梅氏僞作

古文書行於西晉由王肅爲晉武帝外祖故盛行於時

王肅私造古文書魏末晉初已行於時皇甫謐親見古文載入世紀

王肅私造古文書西晉時已盛行杜預代晉武時親見古文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始見於唐陸氏釋文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再見於唐孔氏正義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三見於唐劉氏史通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四見於宋董氏廣川書跋

隋書經籍志孔氏正義於東晉古文多微辭是唐人已疑之不始於吳才老朱子

王肅私造古文以難鄭君並論語孔注孝經孔傳皆一手僞書

古文書傳與王肅注多同唐孔穎達實親見之備載於疏足徵書傳爲王肅私造

古堯典舜典合一篇別有舜典已亾古文割分堯典爲舜典實自王肅始幷及朱氏經義考增改舜典之失

古尚書皐陶謨益稷本爲一篇逸書別有弃稷今亾

僞古文分皐陶謨爲益稷實自王肅始

古文書皆綴集而成非王肅不能作肅注自釋文正義外見於他書所引者多與孔傳同明爲一手綴輯

王肅注尚書皆今文無古文然肅注實有涉及古文者幷詳其說

孔壁古文之存於今者史記漢志說文尚有眞古文說可證孔傳之僞

唐志有王肅孔安國問荅亦依託漢孔氏書之證

僞書作俑於王肅近世惠定宇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皆有此疑未暢其說

馬融忠經引古文尚書非漢之馬季長

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辨正

尚書古文疏證錄朱子古文書疑蔡傳承朱子之學亦疑古文坊刻刪削特表出之

尚書餘論

淮安山陽丁晏學

古文尚書孔傳見王肅家語後序爲一手僞書

王肅家語後序云孔安國字子國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載孔衍上書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録論語則不使名家也尚書孔安國序亦

言孔壁得古文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承詔作傳定五十八篇朱子嘗謂大序不類西京文字亦不是孔安國作眞不刊之論其言受詔作古文書傳乃子虛烏有之談正與後序一類因悟古文書傳與安國論語注孝經傳俱係一手僞書特於家語後序著其篇目又僞造尚書孔序彼此牽綴以實其言冀取後人之信家語本肅所僞撰則此古文書傳亦肅所私造而托名安國者也且後序一篇所言無一可信魯恭王漢景帝子薨於元朔元年不得至天漢之後劉子政經學大儒如有聖裔著書豈得不記家語爲王肅私定巧爲彌縫其僞可立見也漢藝文志言古文尚書與論語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竝不言作傳志載尚書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此伏生今文書大傳也與孔傳篇目不符志又載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不言作傳西京孔安國祇傳授古文未嘗著書也班志原本七略確然可據馬融尚書序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說若古文先有孔傳何得云無師說乎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及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釋文序録作乘欽）王充論衡正

說篇云論語壁中古文孔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卽漢志傳魯論扶卿張禹傳扶卿說論語釋文引鄭云扶先是也徧考兩漢之書無有言安國作傳者獨家語後序言之此肅之肊造也安國竝無論語注今何晏集解引有孔注亦僞造也何氏與肅時代相接魏晉人不學從而誤信之耳

古文尚書孔傳又見於孔叢子皆一手僞作
安國作古文書傳後序之外又見於孔叢子敘書云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文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又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知以今讎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竝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以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又曰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案孔叢一書朱子極斥其僞又謂禮賜三公等語皆無其實敘書所云特以證明大序承詔作傳欲以售其僞耳其謂堯典雜有舜典與僞古文分堯典爲舜典言若合符皆一手所爲也孔叢

子論書篇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孔子曰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幾之政今舜典大麓孔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又論書宰我問六宗孔子答以祭法文書正義曰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周禮賈疏云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問六宗與孔傳据祭法悉同又孔叢引祖迎於坎壇今禮記祭法作相近於坎壇釋文引王肅作祖迎正與孔叢脗合其爲肅所依托有明徵矣孔叢又引商書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於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卽据古文太甲書也
又案周禮春官疏引許慎五經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月令疏引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正與古尚書合此眞古文說也今孔傳六宗据祭法之文非古文竝非今文惟王肅家語孔叢與之同其爲一手所爲信矣孔叢又載孔大夫謂季曰先聖古文臨淮傳義不在科策之內世人固莫識也臨淮謂安國爲臨淮太守也蓋作僞者自度古文書傳突出於魏晉之間後人必將以漢儒未見而疑之者故托爲漢世秘藏世人莫識彌縫

愈工而破綻愈露矣朱子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底做出來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只是撰孔叢子的人作尚書序是做孔叢子的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此等識見眞是卓絕千古非有宋諸儒所及也且受詔作傳果有此事當與中壘校書中郎立后竝爲一代曠典孟堅豈有不載入漢書者乃班史所無而孔叢大序絮絮言之又與王肅僞家語後序脗合豈非一手所僞造哉

古文尚書西晉已立博士非東晉梅氏僞作

陸元朗經典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又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今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置古文尚書孔氏博士一人崧上疏曰世祖武皇帝崇儒興學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孔即孔安國古文尚書當西晉武帝之初已立博士唐孔氏虞書正義引晉書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今晉書無此文沖遠所據蓋王隱臧榮緒等書足見古文書西晉已行潛邱謂前字疑譌非也今晉書禮志杜預議引尚書傳諒信也闇默也議在武帝泰始十年下至

東晉元帝先四十有四年是西晉之初孔傳已行於時矣唐孔氏疏引晉書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古文五傳而至梅氏非梅氏作僞明矣鄭沖仕武帝泰始時已誤信僞古文今晉書鄭沖傳沖等與何晏等共集論語集解何氏引孔安國注即沖所纂入皆一時僞書也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西晉時已有古文書潛邱疏證謂東晉梅氏作僞古文猶考之未審耳

古文書行於西晉由王肅爲晉武帝外祖故盛行於時

或問古文孔傳以兩漢大儒所未見突出於魏晉間當時何無一人議之而翕然信從之乎余曰此殆有故矣今晉書文明王皇后傳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既笄歸於文帝生武帝晉書禮志太康初摯虞奏喪制鄭王各有異同可依準王景侯（魏志王肅傳諡曰景侯）所撰喪服變除詔可其議泰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魏志王肅傳肅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列于學官其所論駮朝廷典制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是時肅說盛行列于學官特如馬融之外戚豪

家呂不韋之懸書市門莫能增損一字當時即有心知其僞者孰敢起而非議之乎僞書之盛行也勢爲之也或問肅說之依託僞書於史亦有徵乎余曰魏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命講尚書帝問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肅義爲長案今孔傳正作順考古道而行之與肅說合與鄭注稽古同天不符是時帝廷之議已黜鄭而從王如此從王即從孔傳也肅之依託孔傳以售其僞著於史者豈不昭昭然哉

王㒲私造古文書魏末晉初己行於時皇甫謐親見
古文載入世紀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序云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
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
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
書今唐御撰晉書無此文今晉書謐傳云卒於武帝
太康三年年六十八逆推甲子當生於建安二十年
魏志王肅傳肅甘露元年薨時謐年四十二肅與謐
同時人也謐爲釋勸論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
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唯余疾困不及
國寵當武帝爲晉王時謐己被徵武帝踐阼鄭沖拜
太傅進爵爲公謐與鄭冲皆歷魏及晉顯名於時故

謐沖俱見古文書蓋自魏王肅私造古文謐沖實親
見之古文施行不始於西晉之初矣湯誓序正義引
皇甫謐云伊訓云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湯誥曰王
歸自克夏泰誓正義曰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紂剖比
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刳剔孕婦也世紀又引五
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自禹至太康不易都域
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世紀太甲一名祖甲竝依孔傳
之文謐引僞古文如此則晉書謂謐傳古文者信也
謐有儒學盛名左思作三都賦尚引謐序以自重謐
就帝借書帝借一車書與之世紀所引古文當卽晉
秘府之書矣古文作僞於王肅又得皇甫謐范甯鄭
冲杜預傳之藉以重名顯爵此所以盛行於時也梅

氏鷟朱氏彝尊皆謂謐與沖不見古文亦失之不考
矣

王肅私造古文書西晉時已盛行杜預仕晉武帝時
親見古文
杜預左傳集解凡引書之見於古文者皆注云逸書孔疏謂杜氏不見古文非也古文尚書孳萌于魏季晉初鄭沖等已相授受此在晉書有明文矣今晉書禮志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杜議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杜所引傳卽古文孔傳也左傳隱元年杜注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正義引晉書杜預傳曰太始十年元皇后崩既葬帝

及羣臣皆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元以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今晉書杜預傳無文論語邢疏引杜預傳與孔疏同）又通典總論喪期云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尚書毋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又通典皇太子爲太后服議云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採典籍爲證左傳疏謂暢爲預鄉人然則段暢之議實元凱嗾使爲之其稱諸儒者卽指僞孔傳文也特其書尚未通行於時故或稱傳或稱諸儒不指名稱孔氏然可證書傳之出衍於西晉之初其改諒闇作亮陰皆依古文書也僞古文說命又沿無逸之文造爲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孔傳亦云居憂信默經文又造爲恭默思道皆所以證成其僞也夫鄭君謂諒闇爲凶廬本於伏生書大傳高宗親喪居廬三年非康成之臆說也且禮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預顯悖聖經飾爲心喪之議爲短喪者舞文則名教之罪人也當時聞杜議者頗以爲怪同朝如袁準范宣皆不謂然然預罔顧是非獨掘古文書傳以排衆論而朝議從之何也蓋古文尚書作俑於王肅晉武帝爲肅外孫杜身仕晉朝諂附貴戚武帝實左袒之故肆其邪說敗禮蔑倫當時內外臣民極知其非而莫能是正也又左氏宣十五年傳引周書庸庸祇祇威

威杜注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今康誥僞孔傳亦云用可用敬可敬昭二十五年傳九文杜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孔疏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爲一物案華蟲爲雉伏生書大傳以華蟲爲一物鄭注本之獨僞孔傳華象草華蟲雉也杜分華蟲爲二訓華爲草華依僞古文書傳也又左傳三犧服虔注云雁鶩雉也杜注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亦據僞泰誓上帝神祇宗廟犧牲之文孔疏謂杜雖不見古文其言闇與之合實則古文爲預所親見故往往依用之也襄三十一年傳引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義曰王肅亦云太誓近非本經是

諸儒疑之也僞古文作於肅而杜氏尊信之其疑今
尚書太誓者古文太誓有民之所欲二語而今文無
之杜親見晚出古文故以今文爲疑也哀十八年引
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杜注官占卜筮
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大禹
謨孔傳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
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于元龜案左氏本作能故釋
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今杜注从僞古文訓爲
先又與孔傳說同是明据晚出書而竄改也杜既親
見古文而注左猶稱逸書蓋古文雖行於世而今文
尚列學官故杜爲集解猶沿賈服稱逸書至議喪制
則援書傳以自飾其說孔疏謂杜氏不見古文毋乃

考之未詳歟

又案杜氏尊崇肅說不獨尚書也余有杜預左傳注
阿坿王肅說一篇坿錄於此說曰嘗覽杜預左傳注
多違賈服而從王肅心竊疑之及讀桓五年孔疏云
王肅作聖證論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惟一安
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
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
王說始悟王肅爲文王皇后之父杜氏仕武帝時阿
諛其說則諂坿之小人也肅注左傳今不傳今閒見
於史記裴駰集解及沖遠正義所引猶存其略史記
注引王肅作三軍注始復成國之禮今杜注亦云今
復成國之禮又引王肅爲仍牧正注牧正牧官之長

今杜注亦云牧官之長隱元年都城過百雉杜注一
雉之牆長三丈依王肅說三丈爲雉不用戴禮韓詩
雉長四丈之說桓六年傳接以太牢杜注以禮接夫
人重適依王肅說接待夫人不用鄭注接讀爲捷謂
會其母之說宣元年傳文馬百駟杜注畫馬爲文四
百也杜依王肅注以文爲畫馬而廢賈逵貍文之古
訓定十年杜注犧尊象尊也疏引王肅以爲犧尊象
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而廢毛鄭以來犧讀如娑
之古訓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疏
云服虔作弊王肅作蔽當如王爲蔽掩之也襄二十
八年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注除地封
土爲壇疏云服虔本作墠王肅本作壇昭十三年傳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
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疏引王肅云鄭伯爵
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肅與鄭
衆服虔謂鄭伯在男服賈逵謂男當作南南面之君
並異襄十七年傳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杜注晏子惡
直己以斥時失故孫辭荅家老疏云家語孔子云晏
平仲可謂能避害矣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
避咎義也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禮記雜記上疏引
聖證論平仲言惟卿爲大夫杜元凱注左傳與王肅
同昭七年傳杜注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案商頌正
義引世本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
孔父嘉則弗父何爲孔父之曾祖杜依家語本姓解

宋父下增世子勝一代妄謂高祖亦依王肅僞說也
春秋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
亂之朝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引家語云洩
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
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
狷矣夫以洩冶之忠直諫捐軀春秋所湊予也杜氏
謟𡎺子雍黨同家語致貶死節之臣魏書禮志又稱
王杜議祥禫同月全乖鄭義爲短喪者作俑其心術
之不正亦甚矣竊以經傳集解頗多紕繆後之學者
誠能扶賈服之微言黜杜氏之曲學亦可謂善讀左
氏者歟
又案杜氏有春秋後序述紀年之文晉書束皙傳大

康二年盜發魏王墓得竹書紀年十三篇案汲郡紀
年晉初之僞書也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
卽依𡎺古大禹謨三十有三載總朕師之文又帝舜
三十三年春正夏后受命于神宗卽依𡎺大禹謨正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之文又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
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卽依𡎺允征乃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之文又小乙六年命世子武
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武丁元年丁未王卽位居殷命
卿士甘盤三年夢求傅說得之六年命傅說卿士視
學養老卽依𡎺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之文皆古
文書也是時僞書競出紀年亦太康時僞撰杜預輩
誤信之耳

又案諒闇古訓皆爲凶廬伏生書大傳云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
此之謂梁闇鄭注闇讀如鵪鶉謂廬也儀禮喪服子
夏傳翦屛柱楣鄭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禮記
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
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謂廬也史記魯周公
世家集解引鄭元曰楣謂之梁闇廬也毛詩商頌疏
亦引鄭書注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
言政事後漢書張禹傳李賢注引鄭元注論語云諒
闇謂凶廬也漢書五行志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
哀顏注涼陰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通
典凶禮引葛洪喪服變除云廬則柱楣楣一名梁又

總論喪期引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文選閒居
賦今天子諒闇之際李善注諒闇今謂凶廬裏寒涼
凶闇之處故曰諒闇呂氏春秋審應覽高宗天子也
卽位諒闇三年不言高誘注引論語曰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春秋繁露竹栝篇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荀悅漢紀文帝紀下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漢衡方碑寢闇苫凷北海相景君碑陰諒闇沈思張
有復古篇云闇治喪廬也从門音蓋自伏生今文尚
書己有梁闇居廬之說康成實依用之漢唐以來共
遵鄭義僞孔獨爲信默之說何晏論語集解引孔曰
諒信也陰默也與書傳宛同其爲一手僞造彰彰明
矣

又案禮記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鄭注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長久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讙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歡喜樂其政教也史記魯世家無佚云佚今字逸古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驩集解引鄭注驩喜悅也荀子大略篇注驩與歡同史公傳安國古文而鄭與之合是古文作驩也晚出古文書改無逸作言乃雍孔傳訓為和偽家語正論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王肅注雍歡聲貌尚書曰言乃雍和肅說雍為和古文及傳明為肅一手所造此又一確證也竊謂古文固偽今文為晚出書竄改字句亦有偽文然古文之偽易知今文之偽

難辨近儒皆知今文之可信而不知今文書中有古文竄改之字則不可从明乎此而後可以辨古文之偽識今文之真甚矣讀書之難也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始見於唐陸氏釋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王肅注十卷敘錄曰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亾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為今文集注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之近唯崇古文今以孔傳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案陸元朗生於陳大建時歷隋至唐初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是時王肅書傳猶存故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

尚書皆有王肅注十卷陸氏親見其書多同孔傳故有私見孔傳之疑舊唐志又有孔安國傳十卷范甯注是依傳作注始於范武子正偽書初行之時故舜典傳用王范注以補孔傳以其注義同也釋文又云相承王氏云梅賾上孔氏古文尚書亾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舜典釋文愼徽引王云美大麓王云錄也文祖王云廟名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四朝王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胄子王云國子也悉與孔書傳同夫陸氏一則曰王肅注大與古文相類再則曰王肅注頗類孔氏足見古文孔傳實肅一手所為唐初儒學備見原書故能言之暸如肅

之作僞自元朗已發其覆矣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再見於唐孔氏正義
孔穎達正義曰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
王肅注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
又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
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
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
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
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亾
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
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
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
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案今晉書無此文舜典三

帛孔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坿庸之君執
黃正義曰王肅云三帛元纁黃也坿庸與諸侯之適
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元諸
侯之適子執纁坿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
孔傳舜典分北三苗孔傳分北流之不相從善惡明
正義曰鄭元以爲流四凶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
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王肅云三
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傳意
或如肅言正義又曰漢世說六宗者多矣惟王肅據
家語說六宗與孔同孔傳月正正月元旦上日也正
義引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孔傳
三就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正義引王以三

就爲原野也市朝也句師氏也左傳哀六年傳引夏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正義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案唐孔氏親見王肅之書多同孔傳故有竊見孔傳之疑沖遠仕於唐初與顏師古王德韶等奉詔撰正義是時江左盛行孔傳而河北學者多宗鄭氏故肅之竊見孔傳唐初人固知之矣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三見於唐劉氏史通

劉知幾史通正史篇云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鈌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元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氏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取此一篇列諸本弟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案史通序景龍四年當唐中宗之世在陸孔之後敘述至

爲精晰至直斥姚氏之僞書取王疏以造孔傳當時咸以爲非尤爲卓識古文僞書之行始於范甯盛於劉炫史通謂古注盡廢孔傳獨行知幾亦不以爲然也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四見於宋董氏廣川書跋

董逌廣川書跋石經尚書云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於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邪案王肅書注唐志尚存彥遠宋人或猶及見其書故能知王肅之注悉是孔傳觀廣川此語則王肅之同僞孔昭然可見益信晉傳即子雍所撰故其語多雷同也惜肅注今佚不傳無由盡摘其伏夫以孔壁之眞古文兩漢諸儒不能寶傳於未亡之前魏晉諸儒乃復竄造於既亡之後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有志窮經者不能不太息痛恨於子雍也

隋書經籍志孔氏正義於東晉古文多微辭是唐人已疑之不始於吳才老朱子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馬融鄭康成爲之作訓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字仲眞始得安國之書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竝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晏案隋書不出一人志一則曰晉世古文尚書今無有傳者再則曰至東晉

始得安國之書奏之敘述明白是唐初史臣固已疑其書矣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序曰古文則兩漢所不行安國注之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穎達等受詔作疏推崇孔氏不得不然然新唐書孔穎達傳明鄭氏尚書猶從河北之學卷二疏云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則沖遠亦不能無疑潛邱訓疑古文自吳才老朱子始實則唐人正義已有微辭讀注疏者忽焉不察耳案正義依注作疏順文衍義然如武成疏云既戊午以下又是史敘往代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是亦駁正古文之說正義不出一人之手唐初諸儒或有自傳己見者是在學者之尋繹也且沖遠之言曰古文則兩漢所不行及魏晉方始稍興又曰

馬鄭諸儒莫覩其學又曰無人傳說是唐初作疏之
人已疑之矣

王肅私造古文以難鄭君幷論語孔注皆肅一手僞
書

王肅私造古文尙書以難北海鄭君鄭君純儒爲學
者所宗肅意不相下據私肊以難之猶恐其不勝也
於是託爲安國書傳則孔壁之古文宣聖之後裔又
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而鄭學不攻自破矣今攷孔
傳多與肅同是肅所僞爲也其說好與鄭異是肅依
託以難鄭者也堯典若稽古帝堯孔傳堯順考古道
而行之魏志引王肅注堯順考古道而行之與鄭注
稽古同天異日中星鳥傳春分之昏鳥星畢見正義
引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與鄭注鶉火之
方異臯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傳未能思致於善徒亦

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王云贊贊猶贊奏也與鄭訓
贊爲明異禹貢冀州既載傳先施貢賦役載於書王
云言己賦功屬籍載於書與鄭注載爲事異又東至
於澧傳澧水名王云澧水名與鄭注醴陵名異淮夷
傳淮夷二水名王云淮夷水名與鄭注淮水之上夷
民異牧誓千夫長百夫長孔傳師帥卒帥疏謂王云
師長卒長意與孔同與鄭注師帥旅帥異洪範思曰
睿傳必通於微王云深思通於微與鄭注睿通於政
事不同七曰賓傳禮賓客無不敬王云掌賓客之官
與鄭注掌諸侯朝覲之官不同大誥殷小腆傳言殷
後祿父王云殷小主祿父與鄭注腆小國不同顧命
豐席孔王同爲豐莞與鄭注刮凍竹席不同三咤孔

王同爲箕爵與鄭注卻行曰咤不同惟金三品孔王同謂金銀銅（詩王注疏見）不如鄭注銅三色之確包匭菁茅孔王皆謂厥包不如鄭注縮酒包裹之確納於大麓傳麓錄也大錄萬機之政王肅亦訓麓爲錄使大錄天下萬機之政鄭云麓山足也與馬融同馬鄭訓麓爲山足與史記堯本紀舜入山林合此眞古文說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傳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王肅亦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鄭云四面相距爲萬里馬融亦云爲方萬里許愼五經異義稱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鄭君之說亦眞古文說也無逸其在祖甲傳云湯孫太甲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史記注引馬融說亦謂祖

甲武丁子馬鄭皆據眞古文書也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召誥惟二月既望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洛誥朕復子明辟孔傳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正義曰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詩疏引王肅注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皆與僞孔傳合禮記疏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詩疏又引鄭注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與孔王不同是王肅私造孔傳以難鄭者也案孔據家語成王年十三最爲肊說史記周本紀成王卽位之年無考魯周公世家云武王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卽襁褓伏生書大傳云成王幼在襁褓春秋繁露云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賈誼新書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呂氏春秋云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禮記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尢經文之可據者若有十三之年則史公何云強葆呂覽何云抱主乎以此知成王卽位童幼

冲人或如鄭注十歲之說鄭又謂成王十五冠大戴有成王冠禮僞家語十三之年眞肊造也顧命河圖傳河圖八卦正義王肅亦云河圖八卦鄭謂河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案以河圖爲八卦本於禮緯含文嘉中候握河紀潛邱既詆河圖說易爲經之蠹而猶曰河圖八卦孔注論語有是說要未可盡抹煞不知論語孔注亦係僞書實出王肅之手與書傳一時所爲也（余別有論語孔注證僞四卷）愚嘗歎兩漢以後王肅爲亂經之首其罪可勝道哉

又案通典嘉禮引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許愼五經異義曰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案譙周晉初人是時古文尚書

已出所引尚書說成王年十三卽僞古文說也公羊隱元年疏引異義古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公羊徐疏誤合二文爲一許君漢人竝無成王年十三之說其造爲此說者自僞家語始也

又案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云云僞家語襲用之爲冠頌一篇增入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等語大戴原無此文足見成王年十三之說眞王肅肊造矣

古文尚書傳與王肅注多同唐孔穎達實親見之備
載於疏足徵書傳爲肅私造

王肅注尚書十卷今佚不傳略見於正義所引其與孔傳同者不特如前所列也堯典平在朔易傳易歲改易王亦云改易引詩曰爲改歲期傳匝四時曰期王云期四時師錫傳師衆王云衆舉側陋臯陶謨彰厥有常吉哉傳彰明吉善也王云明其有常則善益稷懋遷有無化居傳化易也王亦云易居禹貢厥田惟中中傳田之高下肥瘠王云土地各有肥瘠錫貢傳錫命乃貢王云錫其命而後貢之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王云青黑色盤庚涉河傳爲此南渡河之法王云南渡河之事汝萬民乃不生生傳不進進謀同

心徙王亦以生生爲進進懋建大命傳勉立大教王同高宗肜日典祀無豐於昵傳云不當特豐於近廟王亦云高宗豐於禰微子卿士師師非度傳相師效非法度王云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洪範惟天陰隲下民傳隲定也王亦謂天湙定下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傳謂道理次敘問何由三曰柔克傳謂和柔能治三者皆德曰克傳兆相交錯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傳謂日月有常度君臣有常法以上正義竝引王肅說皆與孔同金縢旣克商二年傳伐紂明年王亦云克殷明年啟籥見書傳開籥見占兆書王云籥開藏占兆書管大誥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傳天下威謂三叔流言知我周有疵病王云天降威者三叔流

言知我國有疵病之瑕有指彊土傳循文王有所指意以安彊土則善矣王亦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指意盡天下彊土洛誥王入太室祼傳太室淸廟王亦云太室淸廟中央之室多士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民命謂君也王亦云君爲民命多方代夏作民主傳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王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立政迪惟有夏傳謂夏禹之時王亦云夏之大禹此篇中任人準夫牧傳三亳傳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傳疏引王肅說皆與孔同顧命大訓傳虞書典謨疏謂王肅亦以爲然康王之誥率循大卞傳循大法王亦以大卞爲大法誕受羑若傳憂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王說亦同呂刑何度非及傳當何所度非惟世及輕重

所宜王云度世輕重所宜費誓敿乃干傳施汝楯紛王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此篇中杜乃擭敜乃穽魯人三郊三遂傳疏引肅說竝與孔同秦誓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其心休休焉傳疏引肅說皆與孔同大以肅注與孔傳同者如此其夥則余之斷爲肅作非由臆測後有作者不易吾言矣

古堯典舜典合爲一篇別有舜典已亾古文割分堯典爲堯舜典實自王肅始幷及朱氏經義考增改

舜典之失

孔壁古文伏生今文堯典舜典皆合爲一統名之曰堯典趙岐孟子注云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是古文舜典久佚矣自王肅割分堯典爲舜典卽僞古文之本正義引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以下是也是割愼徽以下爲舜典倡始於肅此其明證也潛邱先生疏證曰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守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舜典合於堯又無庸論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書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用特亦不曰

舜典曰堯典又漢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曰堯典此與孟子以二十八載四句爲堯典正同晏案史記五帝本紀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文勢一氣直下贊稱尚書獨載堯以來惟其止有堯典故有獨載堯之語史公親從孔安國問古文未嘗分堯典爲舜典也經典序錄曰孔傳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又堯典正義曰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鄭氏詩譜引虞書詩言志四語正義曰鄭注在堯典之末馬鄭傳漆書古文及安國衛賈之業未嘗分堯典爲舜典也周禮春官宗伯鄭司農注引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云

云論衡書虚篇云堯舜之篇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又氣壽篇云堯典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釋名釋典藝云五典今皆亡惟堯典存也劉熙所見尚書堯典合爲一篇未嘗割分爲舜典也魏公卿上尊號奏云踐唐典之明憲尊大麓之遺訓是大麓之文本在唐典卽堯典也伏生書大傳納之大麓之野亦在唐傳晉書禮志摯虞表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陳牲幣之數其餘則但曰如初賈公彥周禮疏序云堯典曰伯禹作司空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大宗伯疏案尚書堯典禋於六宗毛詩周頌般正義堯典說巡守之禮望秩於山川皆不曰舜典唐時孔書

雖盛行而馬鄭之眞古文尚存於世故諸儒猶得据爲堯典也陸元朗言梅賾奏上孔傳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是割分舜典自僞古文始然肅雖割分舜典尚無篇首二十八字卽梅氏獻書時亦未有也其升坿姚方興僞文於今舜典之首則自隋劉炫始炫假造連山亦好作僞之人其尊信僞文固宜唐初諸儒多劉氏弟子撰集正義遂依用之貽誤千載莫之是正皆肅之始作俑也近朱氏經義考又謂宜刪去姚方興二十八字自月正元日以下舜格於文祖以上爲堯典冠以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至篇終爲舜典案竹垞所增坿十五字乃出緯文非逸書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李善文選注引尚書中候云建黃授政改朔然則高堂隆所引乃緯書之文與詩殷武疏引契握云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祀詩譜疏引擿雒貳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文正相類皆緯候效尚書語宋書不明稱緯者猶漢人引易緯直稱易曰引禮緯或稱禮說竹垞据爲逸經失之甚矣竊以經義考采摭極博而踳駁實多學者宜分別觀之庶不爲其所誤也

又案事有明知其僞而習焉安之者舜典釋文云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古文尚書云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

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是陸元朗明知孔傳爲王肅之注矣舜典正義亦云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多用王范之注補之是孔穎達亦明知孔傳卽王肅注而猶曰王肅六宗與孔同三帛疏云王肅多同孔傳三苗疏云傳意或如肅言此篇孔傳本闕補以王注安得不合疏明知之而屢稱之曰孔傳則惑之甚者也至二十八字之僞唐人亦明知之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方興本此下或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正義曰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

所不傳而皆以愼微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是時馬鄭古尚書猶存故唐初諸儒洞見其僞後人攻古文者雖多終不如陸孔之說深切著明確然有據故復表而出之

古尚書皋陶謨益稷本爲一篇逸書別有弃稷今亾僞古文分皋陶謨爲益稷實自王肅始

尚書皋陶謨益稷本爲一篇書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唐孔氏益稷正義曰鄭馬王以此篇別爲弃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弃稷之篇蓋逸書別有弃稷揚子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是古書別言弃稷子雲猶及見之而今亾矣僞古文乃分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史記夏本紀皋陶述其謀云云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云云至帝拜曰然往欽哉文義貫注史公親授安國古文此皋陶謨益稷合一之明證也續漢書輿服志永

初二年詔采尚書皋陶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卽謂日月星辰玉絺繡采服之文蔡邕獨斷漢明帝詔采尚書皋陶篇制冕旒是漢人皆以今益稷爲皋陶謨也禮記王制正義引尚書咎繇謨注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引尚書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月令正義引鄭注皋陶謨曰采施曰色又引尚書咎繇謨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云云毛詩鄭譜序正義曰皋陶與虞舜相答爲歌齊譜正義又引皋陶謨弼成五服商頌殷武正義引皋陶謨云禹曰惟荒度土功唐人猶依馬鄭王之本亦以益稷爲皋陶謨也書疏帝曰來禹下引王曰帝在上皋陶陳謨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王肅

明謂皐陶謨止於此言僞古文分爲兩篇作偁於此
王肅雖遵馬鄭之書仍合爲一而兩篇之分已爲作
僞之萌蘖此又一確證也

古文書皆綴集而成非王肅不能作肅注自釋文正
義外見於他書所引者多與孔傳同明爲一手綴
輯
晚出古文皆綴集逸書而成其文雅密非梅氏所能
爲也微肅之學非而博未易構此肅注尚書又與之
合故知出於肅手無疑也今考孔王之相同者自元
朗沖遠所引外閒見他書亦多雷同之說咸有一德
孔傳云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史記夏本紀裴注引
王肅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洪範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傳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宋微子世家裴注引王
肅曰使進其行則國爲之昌又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之光傳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

子之光明裴注引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
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又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孔傳爲兆民之父母故
爲天下所歸往裴注引王肅曰所以爲民父母而爲
天下所歸往君奭率惟茲有陳保乂有般孔傳循惟
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裴注引王肅曰循此
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舜典云舜生三十徵
庸三十在位傳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正義曰云
二年者其一在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劉恕
通鑑外紀引王肅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
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載孔王說同與鄭
注謂舜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

十載不同禹貢惟土五色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黄取王者覆四方朱書引王肅注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大誥王若曰孔傳周公稱成王命禮記疏引王肅注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注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權稱王不同康誥孔傳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康圻内國名詩疏引王肅注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内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與鄭注以康爲謚號不同又商書微子傳微圻内國名子爵疏引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家語本姓解亦云微子圻内諸侯微國名子爵皆一時僞書也嗚呼作僞者既作一書又作數書以佐其僞書傳之外復爲

安國大序家語孔叢彼此互證以堅後人之信孰知夫取後人之信者乃所以滋後人之疑者乎此卽僞古文所云心勞日拙者也

王肅注尚書皆今文無古文然肅注實有涉及古文者竝詳其說

或問王肅與孔傳多同然肅所注皆今文孔王之相同者亦皆今文之注與古文無涉何以見古文書傳竝爲肅所撰乎曰晚出古文實爲肅所依託以肅僞家語證之子路初見篇木受繩則正人受諫則聖古文說命書也辨物篇昔武王通道於九夷八蠻古文旅獒書也又旅獒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注周禮儀禮曰七尺曰仞包咸論語注高誘呂覽注王逸大招注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司馬相如賦注皆曰七尺與鄭君合肅私造孔傳以仞爲八尺非也堯典正義

曰王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僞古文五子之歌正謂太康時與肅說同則古文書信爲肅所私造矣呂氏春秋諭大覽引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僞古文竄入咸有一德改爲七世之廟又作僞孔傳云天子立七廟案鄭注王制以七廟爲周制正義引王肅聖證論難鄭不从七廟周制之說家語廟制篇天子立七廟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肅意謂有虞至周皆立七廟則改商書五世爲七世正肅之所爲肅造爲古文以自實其說又撰家語以證之冀以售其僞也古文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正義曰士虞禮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

又禫祭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
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此孔傳云二十六月
與王肅同鄭元以中月爲閒一月祥後更有一月而
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案鄭說二十七月爲不
易之經典王肅忍於短喪而與僞孔傳脗合傳卽肅
所爲也古文蔡仲之命乃致辟管叔於商孔傳致法
謂誅殺傳以致解爲致法金縢我之弗辟傳辟法也
周公旣告二公遂東征之正義引王肅云東征鎭撫
之案驗其事馬鄭大儒皆訓辟爲避居東都自僞孔
以辟爲法與王肅竝謂東征又造爲致辟管叔託之
古文皆肅之妄作也然則古文書傳幷爲肅所僞爲
確有實據而非憑肊之私言也

又案三年之喪鄭謂二十七月非康成之臆說也儀
禮之記旣有明文鄭君之前先有此說謹列爲五證
以明之士虞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
注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
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荀子非十二
子篇神禫其辭楊倞注當爲沖澹禫澹聲相近故鄭
訓禫爲澹此一證也檀弓孔疏引戴德喪服變除云
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此言禮者戴德據
古禮文也鄭言二十七月遠宗西漢大戴是鄭君之
前已有此說大戴又禮家之宗去古未遠確乎可據
此二證也班固白虎通喪服篇云三年之喪再期二
十五月也又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
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顧氏日知錄引白虎通二十五月而不及二十七月之文
失之甚矣班論作於建初時在鄭君之前先與之合且虎
觀講論帝親稱制臨決而亦說爲二十七月則知古
禮相傳無有異議此三證也公羊閔二年傳三年之
喪實以二十五月何休注引士虞禮中月而禫是月
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何劭公解詁多識
古禮亦謂二十七月與鄭君同且起廢箴肓頗有不
合而三年喪制義据相符是二十七月之說兩漢經
師其相傳授此四證也劉熙釋名釋喪制閒月而禫
亦祭名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熙漢末人以中
月爲閒月與鄭說合此五證也或問二十七月旣有
徵矣而禮記三年問言二十五月何也曰三年問出

荀子禮論篇彼文言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而服以是
斷之者謂除杖去衰故言畢也若謂旣畢之後同月
之內釋服卽吉其於人子之心安乎不安乎故記於
再期言畢以示有終至於素琴縞冠更俟閒月記所
云徙月樂踰月則善於經有明文矣或又謂閒月而
禫於禮亦有徵乎曰有之雜記言期之喪十一月而
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注此爲父在謂母夫
期年之禫尙在祥後閒月則三年之喪斷無祥禫同
月亦必閒月而禫明矣自俗儒誤會記文寖失禮意
孝經緯起於哀平始有五五之文陳忠之奏安帝高
誘之注淮南具言二十五月非禮經所有也魏王肅
專攻鄭君主二十五月之說肅撰僞家語公西赤問

篇云十日過禫而成笙歌釁檀弓既禫之文於十日下增過禫二字以爲祥禫同月之證妄且誣矣通典稱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王說縉紳之士多遵鄭義魏書禮志稱太康中許猛上言以鄭禫二十七月爲得王肅爲失博士宋昌等扶鄭爲衷則晉世不盡依肅說矣竊謂二十七月之制古今所遵守也近世碩學如顧亭林猶謂鄭氏之說過於古人萬氏斯同又予王而黜鄭余特疏通證明以鄭君爲不刊之典傳曰所重民食喪祭又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然則喪祭之制蓋可忽乎哉

孔壁古文之存於今者史記漢志說文尚有眞古文

說可證孔傳之僞

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起其家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考史記引書小異者不具論堯本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典納於大麓馬融鄭康成曰麓山足也說文林屬於山爲麓釋名山中叢木曰林山足曰麓麓陸也馬鄭與史公說合此眞古文說僞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失其旨矣案大錄尚書自後漢始有此制晉書職官志云錄尚書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竝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熹融始猶唐虞大麓之職王充論衡正說篇引此經說曰立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總錄二公之事王肅亦破麓爲錄蓋習見漢魏以來之官制故託爲孔傳以大麓爲大錄非唐堯時所有也本紀又云舜三十而四嶽薦舜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又云舜年三十以孝聞年五十而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書云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鄭注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案史公謂攝位八年居喪三年踐位三十九年合爲五十年即在位五十載與

鄭說合此眞古文說也僞古文改徵庸二十爲三十以三十屬下在位孔傳造爲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以合三十在位之數差錯已甚太平御覽皇王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舜年八十一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馬氏繹史引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眞百歲益誕妄無足辨矣夏本紀引禹貢鳥夷皮服注引鄭元曰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漢地志亦作鳥夷顏注此東北之夷持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又引鳥夷卉服顏注鳥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班鄭皆依古文作鳥與史公合僞孔改爲島非也本紀又引雍沮會同鄭元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此澤中漢志亦引作雍周禮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盧維當作雷雍引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元和郡縣志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班鄭依古文作雍與史公合僞孔改爲灉非也又引均江海通淮泗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漢志亦作均顏注均平也書釋文云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均平馬班皆依古文作均與季長合僞孔改沿是襲鄭說而失之也又引滎波既都索隱曰今文作滎播書疏云馬鄭皆作滎播釋文滎波馬本作播滎播澤名周禮職方氏其浸波溠鄭注波讀爲播引禹貢滎播既都班鄭馬融依古文作播與史公合僞孔改爲波非也宋

微子世家載微子我其發出往注引鄭元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鄭依古文作往與史公合僞孔改往爲狂傳謂發疾生狂斯爲戾矣世家又引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僞孔傳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孔疏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圖書之事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僞起哀平此疏詞約旨明足正孔傳之失史公謂九等常倫眞古文說僞孔襲用劉歆之說以九疇爲洛書遂啓俗儒紛紛之論其謬甚矣又引乃命卜筮曰涕索隱曰涕音亦尙書作驛毛詩載驅箋云古文尙書以悌爲圛正義曰洪範卜兆有曰圛古文作悌今文作圖故鄭依賈氏奏從定爲圛書疏引鄭以圛爲明言色澤光明也說文圛回行也引尙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史公從古文作涕涕卽悌也今文尙書作圛僞孔改爲驛謂氣落驛不連屬非也魯周公世家載金縢曰我之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張守節正義曰辟音避書釋文辟馬鄭作避謂避居東都毛詩疏引鄭曰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幽鄭譜云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引鄭金縢注云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詩邶風鄭譜云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成王說而迎之反而遂居攝與史公合墨子耕柱篇周公旦辭三

公東處於商墨子在未焚書以前與鄭遜居義合皆古文說自僞孔訓解爲法言法三叔又於古文蔡仲之命增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之文以自實其說斯妄作矣世家又云周公於是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珪案自以爲質謂奉珪璧以爲質古質贄通用左氏昭三年傳將奉質幣以無失時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皆以質爲贄僞古文改自以爲功則害理之甚公處流言之際曷嘗敢自居功乎凡此皆史公眞古文說可以證孔傳之僞者也

又案自僞孔改古文雍沮爲灉郭璞注爾雅釋水河出爲灉乃謬引書灉沮會同當之說文河灉水在宋與雷夏之水無涉此沿僞古文之謬也郭景純當東

晉之初已見古文尚書爾雅注引太甲徯我后烏鼠同穴引尚書孔氏傳曰共爲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獒皆僞古文書也

又案史記堯本紀引敬授民時古文今文皆作民時自唐初避太宗諱改民作人沿譌至今習焉不察茲徵之漢唐古籍所引約而舉之得二十六證史公傳安國古文作敬授民時索隱稱敬授人時小司馬仕於唐代改民作人一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伏生傳今文尚書亦作民時二也逸周書周月解言敬授民時周書七十一篇載於漢志並劉向七略所錄三也月令鄭注視時候以授民事正義引書緯考靈耀稱敬授民時緯書出於漢以前考靈耀善言推步又緯書之至精四也大戴禮五帝德云羲和掌歷敬授民時五也公羊隱六年傳何休解詁引尚書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六也漢書李尋傳哀帝初尋對引書敬授民時尋治小夏侯尚書傳張山拊之學守師法教授七也百官公卿表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授民時八也律志引書曰迺命羲和云云敬授民時九也食貨志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十也藝文志陰陽家引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十一也王莽傳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十二也後漢書劉陶傳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名曰中文尚書陶上議引敬授民時李賢注引尚書

避唐諱作人時十三也荀悅漢紀成帝紀敬順昊天以授民時十四也魏書高祜傳敬授民時又食貨志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十五也鄭語韋昭注引敬授民時十六也焦氏易林臨之噬嗑曰欽敬昊天宜受民時十七也劉向說苑辨物篇引書敬授民時十八也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引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變日篇同十九也徐幹中論歷數引敬授民時二十也劉子新論貴農云是以先王敬授民時九流篇云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二十一也隸釋孫叔敖碑考文象之度敬授民時二十二也周易集解益初九利用爲大作虞翻曰日中星鳥敬授民時二十三也北堂書鈔務農引敬授民時二十四也洪範

五紀下孔傳亦曰敬授民時是僞孔本亦作民時二十五也皋陶謨孔疏云敬授民時是唐初本亦作民時改民作人蓋自唐天寶三載命衛包改古文始二十六也杜甫華州進士策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下又云人和年豐嗣後皆改民作人矣古書本作民時是以下文云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命四時之官皆言民者承上文民時言之也

漢書地理志引古文者凡十皆据古文書也右扶風汧自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右扶風武功自注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潁川郡崈高自注武帝置以奉大室山少室山廟古文以爲外方山江夏郡竟陵自注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江夏郡安陸自注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豫章郡歷陵自注專易山專易川古文以爲敷淺原武威郡武威自注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張掖郡居延自注古文以爲流沙會稽郡吳自注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凡此自注皆孟堅之本文非顏注也孟堅典校秘書故得見古文書此所引者眞古文說也初學記終南山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一名太一要義爲劉向所撰向親校中秘古文故與孟堅說合尚書鄭注終南惇物在右扶風岍在右扶風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外方在潁川嵩高山內方章山在竟陵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鄭君傳古文書皆据班志之文僞孔傳顢頇之說第曰山名水名此豈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乎其尤謬者震澤傳吳南太湖案周禮職方氏揚州澤藪爲具區浸爲太湖剖分爲二古文說具區爲震澤僞孔涸入太湖謬甚敷淺原孔傳博陽山既改班志專易爲博陽又脫去專易川三字而以專易山當之不知敷淺原水也元人謂之敷淺水僞孔之謬甚矣此皆班志眞古文說而可以證孔傳之僞者也

漢許愼說文敘曰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其偁書孔氏皆古文也宗字注禾古文保引周書陳宗赤刀常伯作常𢾬竄三苗作𥥍三祭三咤作詫我之弗辟作䢃塗丹雘作𢧁受德暋作忞奪攘矯虔作敚惟貌有稽作惟緢峙乃糗糧作餱粻至於屬婦作嫋婦劓刵椓黥作刖劓斀黥皆古文之僅存者虞書予乘四載說文欙下引虞書曰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舟山行乘欙澤行乘輴史記河渠書引夏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徐廣曰橋一作輂几玉反直轅車也漢書溝洫志引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書正義謂古書尸子愼子有此言皆据古文說僞傳改泥乘輴案玉篇輴與輔同僞孔襲用許君改澤行爲泥行也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說文菏菏澤水在山陽胡陵引禹貢達於菏

水經泗水篇引書亦作菏菏爲沛水所豬與河無涉僞孔無傳至下文菏澤傳菏澤在胡陵足徵上文作河自僞古文改之也言部詷共也引周書在夏后之詷小徐本無夏字今顧命作在後之侗釋文引馬云詷共也與許君合今書作侗亦僞古文改之也金部鈗侍臣所執兵也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如允今顧命作鋭書疏引鄭曰鋭矛屬漢書楊雄傳兗鋋瘢耆張佖案兗當作鈗引說文鈗字注文說文鋋芯也非兵器鋋小矛也鈗短矛也鈗在鋋下鈗上當如鄭說矛屬傳亦謂矛屬而以鈗爲鋭亦僞古文改之也手部抲撝也引周書盡執抲今酒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孔傳解爲收捕謬甚抲與苛同周禮萍氏掌幾酒

鄭注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釋文苛音何又呼何反闇人釋文云苛又本作呵天官宮正注云幾呵其依服操持及疏數者古抲苛呵義同通用以抲爲拘亦僞古文改之也弓部㢧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㢧枿古文言由枿案大徐本有此五字即据僞古文書徐鼎臣所竄入非許君本文小徐繫傳本無此五字是也旻部敻營求也商書曰高宗夢得傳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傳巖今書序作營求史記亦作營求毛詩于嗟洵兮韓詩作敻大雅來旬來宣箋旬當作營古敻營聲近通用近段氏謂大徐改營求爲敻求斯肌說也土部堋喪葬下土也引虞書堋淫於家案說文既引春秋禮記以證堋之爲窆又引虞書以證堋之爲朋文同義別以明六書之叚借所以廣異訓也心部愉薄也引論語私覿愉愉如也古愉偷通用愉之本義爲薄周禮大司徒則民不愉釋文愉音偷是也又引論語以廣異義如聘禮記愉愉焉出如舒雁則爲和樂之義非以愉愉爲薄也段氏注謂說文當作愉薄樂也轉寫奪樂字曲說無據堋即朋之異文當如鄭注朋淫淫門內之說疏證卷二謂如楚王戊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蒙上喪葬之文務爲曲說不明許書之例矣此卷備列史漢說文以證安國古文而未嘗闡明其義其徵引許書頗爲疏漏余特詳說以補之

又案說文金部鍰鋝也引周書罰百鍰鋝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鋝釋文引釋文曰鋝十

一銖二十五之十三也今說文十下脫一字馬融同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書疏引周禮馬融注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百周禮疏引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墨辟宜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二銖十當作一銖傳寫有誤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案此異義引古尚書說與說文及馬融注同此眞古文說也今呂刑孔傳云罰六兩曰鍰反與今文說同豈古文之義乎周禮冶氏賈疏引王肅曰六兩曰鍰正與孔同明爲一手編造矣

唐志有孔安國問荅亦依託漢孔氏書之證
新唐書藝文志書類王肅孔安國問荅三卷隋書經籍志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舊唐書經籍志王肅尚書荅問三卷尚書釋駁五卷新志所載問荅蓋依託孔安國說書之語以相問難安國爲漢初大儒又親傳古文故後人多好依託書正義稱李容集注尚書僞泰誓引孔安國傳孔氏曰見泰誓正義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容何由爲此言釋文又有孔安國音陸氏曰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是皆子雍作僞之徒也或疑孔安國安知非晉之孔安國與漢孔安國同姓名未可知也考晉書孔安國傳字安國以儒素顯孝武時甚蒙禮遇安帝隆

安中詔以領軍將軍領東海王師義熙四年卒據此則東晉孔安國孝武時始通顯王肅歿於魏甘露元年至東晉孝武元年隔一百十有七年自孝武甯康元年歷三十四年爲安帝義熙四年東晉孔氏卒時代迥不相接斷無相與論難之理且唐志以此書入書類必王肅僞撰古文書依託漢孔氏語也

僞書作俑於王肅近世惠松厓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皆有此疑未暢其說
僞書作於王肅先儒從未有論及此者近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賈逵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王肅注家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時棟嘗疑後出古文肅所撰也僞古文改呂氏春秋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王肅主七廟以攻鄭氏故嘗疑僞尚書王肅撰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王注之存於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及僞孔合僞孔之出於王肅乃情事之所有又云王肅注訓多方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即肅撰或皇甫謐依放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又曰僞孔

非王肅即皇甫謐作大約不出二人手案西莊猶爲兩歧之說孔疏謂謐傳古文書得之梁柳晉書所載甚明不得指爲謐作肅好作僞傳注與僞孔正同其爲肅作明矣李氏惇羣經識小錄云今所傳孔傳人莫不知其僞而究不知其出於何人之手予友劉端臨曰蓋王肅所託今案是書既非漢以前人所作非子雍之明敏博洽亦不能作則其說是也子雍曠代之才使其平心靜氣研精覃思何難與康成並駕惜其克伐之心太甚以康成壓其前專欲爲異說以勝之作聖證論未已也又出孔氏家語未已也又爲孔傳是書雖成而未遽出又數十年乃出於梅賾其所爭者在後世之名固不必及其身而出之也後人妄

意古人雖曰出於逆億要亦十得八九矣案孝臣所說逆億之空言也實則肅撰古文書傳歷有證據可憑事有歷千餘年而後人猶能摘其隱伏發露眞贓者要在學者細心求之爾

馬融忠經引古文尚書非漢之馬季長

惠松厓云今世所傳馬融忠經一卷宋藝文志著於錄其書開引梅氏古文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錢竹汀宋史考異云忠經隋唐志皆不著錄爲宋人僞託晏案此書亦非依託當別一馬融與漢馬融同姓名非東京扶風馬氏也崇文總目五行類有絳囊經一卷馬融撰桐鄉金錫鬯云融唐居士非漢馬融也總目見汗筠齋叢書校刻本余觀忠經序云臣融嚴野之臣當亦唐居士所撰後人誤爲南郡太守耳若果漢之馬氏乃外戚豪家不得云嚴野之臣矣又忠經兆人章云此兆人之忠也冢臣章云正國安人武備章云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改民作人唐人避太宗諱也天地神明章昔在至理又國一則萬人理政理章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德者爲理之本也改治作理唐人避高宗諱也益信爲唐人所撰是時梅氏書盛行已久其五引僞古文書不足異矣

閻徵君尙書古文疏證辨正

鄉先生閻徵君著尙書古文疏證既博且精實爲絶學余服膺至矣然徵君之說有云王肅魏人孔傳出於魏晉之閒後於王肅傳注相同乃孔竊王非王竊孔也晏謂傳爲王肅僞造孔王係一手所爲徵君未發此秘故疑爲彼此相竊又謂後於王肅皆非也竊以考證之學久而愈明推而愈密余爲此論以補徵君之所不及則後學之事也又疏證有誤引者二失考者一竝坿箸之疏證卷二云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孔安國曰停水曰池不知何從得此訓意是別有訓說流傳東漢鄭得之載於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詩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

上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苦學誠博矣晏案徵君誤矣安國訓出陸氏釋文乃音義非鄭箋也元朗引停水曰池卽僞泰誓傳文汲古閣刊本不作分行細書以音義㶊入箋故有此誤以釋文單行本校之其訛謬立判矣疏證卷五下云儀禮士昏禮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一條晏案漢儒音注祇曰讀若某未有翻切徵君引鄭氏反語亦誤以釋文爲鄭注也當時刊注疏者割取音義散坿注下遂將壻悉計反十四字譌爲大字㶊入注文故徵君不免沿誤且禮記昏義釋文亦云壻悉計反女之夫也依字從士從胥左傳文八

年釋文壻俗作婿正與此文一類宋李如圭集釋本明徐氏翻刻宋單注本皆無此十四字可據以訂今本之訛此皆沿毛本之誤也疏證卷二又云孔穎達禮記疏漢志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又六藝論亦以孔壁得古文禮五十七篇皆與今漢志數不合未知何說晏案班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併儀禮十七篇與逸禮三十九篇言之劉歆傳讓太常博士疏亦言逸禮有三十九獨投壺孔疏稱鄭言四十篇者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禮益一篇始知逸禮三十九篇宣帝世又得一篇故

鄭君有四十篇也徵君謂未知何說葢考之未詳且凡此皆徵君之疏誤引者釋文訛鄭失考者逸禮增篇徵君有言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其罪大余故不辭其罪之小者而備論之

尚書古文疏證録朱子古文書疑蔡傳承朱子之學
亦疑古文坊刻刪削特表出之
潛邱先生尚書古文疏證附其子詠輯朱子書疑一卷僞古文書朱子已發其覆是以不作書傳疑之甚也余謂九峯蔡氏承朱子之學亦疑僞書坊刻書傳前刪說書綱領而先儒精析之論湮而不彰元鄒季友書傳音釋尚存蔡氏原本亟表著之蔡傳前列孔安國大序下云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而孔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此數語

極爲精審俗刻蔡傳皆刪之村學究之授書固不足以語此也至坊刻書傳每篇言今文古文有無至爲分析舜典蔡傳云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此說至精灼見姚方興之僞益稷蔡傳云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說亦精析殆習聞朱子之訓有以啟發之也近之好爲古學者於宋儒書概置不論余考蔡傳之疑古文者以補潛邱之所未及願與細心讀書者共證之